

唐文续拾 清 陆心源辑

●卷一

☆高祖

《拾遗》卷一。

○赐东乡同安敕

随帝在日，早与朕论及卿才。故命卿，勿以为辞，称疾不往。与朕卧将，其亦可焉。（石刻）

○又敕

比行□乱（缺）沦陷者多，莫不同恶相趋，望风翻叛，将军以□立身，以忠奉国，招集黎庶，召募骁雄，运彼谟谋，奋兹□地，夷险不扰，始终若一。朕揽茂绩，嘉尚良深。军人受命出征，恭行天罚，其兵马恩敕已发遣讫，并有敕书及赐物等，所薄军人，好加慰抚。（同上）

○批答东乡同安妻夏侯氏谢赐葬表

□□□赏，未称朕怀，生乃有功，歿无□赠，情既念往，将以饰终。所谢舌。（同上）

☆睿宗

《拾遗》卷二。

○奉仙观祭告文

景云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凭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于名山所烧香供养。惟灵蕴秘凝真，含幽综妙，类高穹之亭育，同厚载之陶均。蓄泄烟云，蔽亏日月。五芝标秀，八桂流芳，翠领万寻，青山千仞。霓裳戾止，恒为碧落之庭；鹤驾来游，即是玉京之域。百祥覃于远迹，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劳心，前王由其载想。朕恭膺宝位，嗣守昌图，恐百姓之不安，虑八方之未泰，式陈香荐，用表深衷。实冀明灵，降兹休祉，所愿从今以后，浹宇常安，朕与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寿，□官寮万姓符□□之（缺八字）夷狄归心于边徼。

（缺四字）用副诚献。（石刻《金石萃编》五十三）

☆玄宗

《拾遗》卷二。

○宋庆宾敕

（上缺）临事明允，顷居令长，雅闻声称，控带百越，朝宗万里，端察之任，举才攸属，可守广州都督府司马，散宫如故。仍驰驿赴任，主者施行。开元二年九月十一日。（《畿辅通志》）

☆肃宗

《拾遗》卷四。

○三教圣象赞

吾儒之师，曰鲁仲尼。仲尼师聃，龙吾不知。聃师竺乾，善人无为。稽首正常，吾师师师。（石刻）

○批答安国寺僧乘如表（大历二年十一月）

戒分律仪，释门宏范，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石刻）

☆宪宗

《拾遗》卷六。

○授远成太中大夫敕

日本国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右可大中大夫试太子中允，余如元敕。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元成等，奉其君长之命，赴我会同之礼，越溟波而万里，献方物于三检，所宜褒奖，并锡班荣，可依前件。元和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日本邻交徵书》）

☆高宗武皇后

《拾遗》卷八。

○述圣记

朕闻阳耀阴凝，混元所以□□；天覆地载，（缺十一字）高宗见之矣。粤若稽古帝唐神（下阙）俱为草之场；喋喋齐萌，同变乱麻之域。高祖神尧皇帝晦电凝祲，流虹降祉，钟昊穹之眷命，□□□之□□。太宗文武圣皇帝资灵宝纬，挺睿金英，禀赤帝于南宫，（缺）地而殪封豨，歼猾结而殄鸱张，畴野裂而阪泉震，白波静而（缺）临明台而养正，丛衢室以居尊，宵衣竞若厉之怀，盱食□□□之（缺）大帝焉。爰初在孕，及乎载诞，见龙登寝，其宵有梦象之符，休（下缺）大帝之怀，紫翼锦鳞，与常有异，排黼帷而莫惧，依绣□而无□□□圣后曰：乌为慈孝之鸟，复是太阳之精。天意若曰：此儿其以爱（缺）不充，行莫能正履衣，未尝解带。暨阴明落照，柔范韬仪，（缺）埋玺于相思殿前，因告天地祇及山川群望曰：当玺而立（缺）在庭陝，聿谐其望，执金按道，□宛□慕其荣。于是式降（缺）之计，不谋同发，一旦□收。是知殷忧以启圣朝，多难以（缺）试之功，文武斯极。又尝监和御药，手持入进。属太（缺）以惰职废农，基以触围惊仗，天威震怒，立命斩之，（缺）戈战□，戎夏克清，独有汙贝水亏风，丸山阻顺，皇赫怒，（缺）战之气，□居百步之中，大帝莫能自安，魂胆飞（缺）而以远涉之劳，时有不豫，令大帝总知军国，间日（缺）太宗命大帝承旨玉阶，即令敷畅（缺）貌，太宗抚大帝颊而言曰：吾闻（缺）流□□□集紫庭，地含梧野之哀，山起祚宫（缺）之物，岂余□□而□□哉！侍臣衔涕敦劝，扶而（缺）先忌则潜泣累晨，泽奉遗圈，则凝

哀永日，因（缺）之镜欤！好生恶煞之□，财成有截；雨施云行之惠，沐浴激纳。（缺卅五字）其源而春赏秋罚，□□攀槛，思闻逆耳之言，瞽说狂词，仙□□之议□□天□□□大圣（缺廿九字）焕乎天文架丹□而首出矣。□材兼运，仗仁义以明威；□德同敷，资承兵而□□□律□□堂之下，边定□□□之□水（缺十一字）官贻后昆而作范。刘台罢构，姬沼弗营，宝駟咸归，□裘莫扃。由是去雕反朴，□率土而为风；革弊还淳，被遐荒以□□□{曲豆}礼（缺九字）畜而□□皇之神务焉。想空谷以载怀，望中林而式□，出潜鳞于紫泉之里，收逸羽丹青之上，五往三就，志切求贤，得士以昌，（缺十一字）刑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去罚实由于一德，胜残无□于百年矣。若夫尧光四表，才临明昧之墟；禹奠九州，止届蛮要之服，未有（缺十二字）凝甘□□□而湛夜瑞荐摇风之影祥（缺四字）之滋，连宾植而指佞抽，朱草荣而丹芝秀，郊呈皓质，沼戏黄鳞，泽马连（缺十六字）万骑□□，披月侯于云峰，转星于□观，六变杨而地门辟，五精降而天庭开，兴百王之绝典，播千祀之高躅，（缺十一字）逍遥而访道，思眇以寻真，或（缺四字）神人吸风之地，每降汾水之游，天师乘日之野，屡动茨山之驾，永（缺十字）已崩□□□贞□□抱□舄而凝哀，捧遗弓而（缺八字）之恋徒深，曾落构，号天之痛愈切。奄四瀛而遏密，亘（缺十一字）仁况又神圣文武并□溢，今故因有旧（缺十字）皇大帝，庙曰高宗。顾以庸虚，谬承乾荫，竟（缺十二字）文□之词英，岂能□圣海之遥源，叙□人（缺十二字）圣德逾隆，百行咸该，而孝行弥著，每闻义夫节（缺十二字）始□敬养，允副因心。近者□远之初，莹兆未定，朝（缺七字）川，唯此蔚裳怀，必愿奉承先志，每言留葬东土，（缺十二字）自古圣皇，咸遵菲葬，林稽岭，唯闻简素之仪；毕陌回渠，俱崇节□□制。德弥厚者藏弥薄，圣逾重者瘞逾轻，且珠宝（缺十一字）因天造，无待人功，微将所习之书，以未不忘圣道。自钦顾命，奉以周旋，藏殓之资，一遵遗志。斯地则川阜明秀，林甸威（缺十四字）而□符，隐翠柏而成象，石呈永固，柏示无凋。方隆七庙之基，重受三灵之眷，岂非德动天地，庆延无极者乎？（缺十六字）将归上京，崩诉穹，志期攀从。群公列辟，表奏相望，以为关辅尚虚，又频钟祸，故黎庶之情犹惧，宸极之（缺十一字）易□茹荼之恨□尽，唯思赞述，少慰抽擢。但元位尊，丹碑所绝，遐观列代，莫树{曲豆}琼，所以略符传记，弗存铭颂，庶（下缺）。（《金石萃编》六十）（按：此首较多六百余字。）

☆东乡同安

同安，唐武德初德州游击将军摄左金吾卫大将军。

○辞疾表

（上缺）月七日，敕令臣所统兵马山东、河南、河北讨逐逆贼者。臣智昏

菽（缺）一日因赴射跳坑，马倒损脚，今见抱疾，死生莫分。臣□尘微，不敢吝（缺）圣恩，察臣愚恳，谨使男道奉表诣阙以闻。臣同安诚惶戾恐顿首顿首。（石刻）

### ○谢赐表

武德元年五月廿一日，内侍王波利宣赐宝带二袭，摄左金吾卫大将军者，泽自天来，恩从地出。然臣生居山东，（缺七字）射，曾不习文，乌鸟衔恩，犬马（缺）光曲照，圣渥（缺）陛下回赐有功之（缺）诚惶诚恐死罪死罪。（同上）

### ☆崔悬黎

悬黎，南祖房君实子。官主爵员外（《新表》）、司封员外郎（《石柱题名》）、太子桂坊同国史修撰。

### ○龙门西壁阿难像赞

□龙门（缺七字）寿三田□坏至绕集□□之福四□方轨（缺五字）之化□□此其自在□矣。奉义郎御史台□□□思蕴道敷（缺四字）名□外蹇林绂□□□之□□内澄心境，窥月性之无□。乃以大唐总章元年七月□□日，于此河南县会善寺龙门西壁，凿石为阿难佛像一龕。仍图其先考，暨其亡妣杜夫人，供奉佛之左右。尔其瞰迴树基，因高益态，顾□□之□□，□对新莹；写乐土之□□，□分□字。天花绕座，光□□鹤之□；□树低（缺四字）桑之□。瞻容有，维（缺四字）使承煦钢台□景□□朝闻鸟偈，超上品于□楼；夕陪宝手，接□友于金地。其赞曰：

七宝芳林，众流净□。欲□珠阁，务□冰想。有□□□，聿自观象。□旧（缺六字）龙门石开，（缺四字）良因并植，妙觉齐□。（石刻）

### ☆杜易简

易简，襄最人，咸亨中，自殿中侍御史为考功员外，左转开州司马。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唐书·文苑》有传。

### ○御史台柏赞

爰有贞柏，徙植清台。麝条霜劲，蚕叶风开。始逢鹊喜，终见鸟来。（《翰苑新编》前集十三）

### ☆孟利贞

利贞，华阴人。初为太子司议郎，受诏与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唐书·文苑》有传。

### ○龙门敬善寺石龕阿乐陀佛观音大至二菩萨像铭（并序）

窃以真宗寂远，象外之辩莫诠；至教幽深，几初之智罕测。照三明而光有际，驰十力而振无边，沦苦海者济以慈航，迷重昏者□之惠日。大哉梵德，不

可名言。故毕州长史蹇共夫人敦煌郡君范氏，腾芳□，嗣美绂图，展锵凤于时英，允光内政；勛归鳞于□□，□浹千流，誉缉昭涂，景沦幽窅，有子同州司户参军味道，四□绍迹，三杪飞声，雅望重于人伦，至性光于地义。寒泉著戚，怨凯风之莫攀；冥路驰心，悲昊天而逾励。奉遵遗志，敬造阿弥陀石像一躯，并观音、大至两菩萨夹侍。粤以总章五年七月廿九日，雕镌克就。日轮ゼ景，月面开华，莲牟若视，果靨如笑，绀傍映，驻烟彩而凝光；红抓相晖，带霞文而散彩。真容有，仙卫分韶，怖鸽仰而知归，游龙望而遥集。伏愿载扬巍德，式警潜禅，远树宝梯，永安净域。因兹繁祉，广给亲缘，藉此鸿休，具沾动植。俾夫将来希向，怀懿范而励情；终古幽求，践徽□而锡类。勒斯不朽，乃作铭云：

□□妙觉，皇矣太仙。金颜日秀，贝典河旋。镜真心术，雨法身田。容包有际，业畅无边。□林现灭，玄风自传。宪仪宠，镂质贞坚。（缺五字）美形□。山容峻邈，月状明圆。粤兹清懿，言启良缘。（缺五字）岫雕镌。五章交映，六彩相鲜。异表争发，震三千。徘徊释众，羽翼时贤。比义同德，抗（缺七字）围绕芳□偕□景福并起禅天。顾惟凡讵叟，望海几（缺六字）惭重宣（缺）。（石刻）

☆芮智璨

智璨，马翊人，登仁郎守纪五府典签。

○大唐贝□通直郎行沂州新太县令上护军张文奉为二亲敬造像碑铭（并序）

昔闻金河证果，果而缘空；真成而色灭。用能随机诱喻，虽异术而同归；汲引乖方，亦殊源而共本。无相示相，广开方便之门；非身现身，竞托宣游之轳。然则龙宫妙典鹫岳微言，莫不宠十力方以救焚，资四禅而拯溺。荡稽天之若浪，荫之以慈云；廓蔽日之重昏，承之以法炬。其有至诚遐感，大教潜讵衣，陟曾则想梵宫，履寒泉而思彼岸者，即新太令张君之谓欤！

君名文圭，字友仁，清河人，常山王敖之后。若夫茂绪开宗，耳汉貂于七叶；灵源析派，裨晋袞于三台。传钩之庆不穷，负玺之荣相袭。曾祖恩，随上谷郡遂城县令。庭喧溪□，□和自舞之鸾；室响鸣琴，引狎朝飞之雉，祖容，随清河大中正、青州司马。牵丝入仕，驰令问于时谈；衣锦栖荣，播清徽于雅俗。由是声高海岱，□比天齐。显考同操，庆袭箕裘，孝廉应聘，辞出征而曜彩，且蕴价以扬名。大业末年，任高密县主簿。属炎行失决御，厉阶斯起，触山妖党，鼠窃峰飞；编户遗，鸟惊□溃。修蛇犯躄，毒被苍生；卦豕裂冠，矢流黄屋。凶徒孔炽，惧投迹之未□；巨噬挺灾，瞻故乡而路绝。言归河朔，几伤羁旅之魂；饮恨沂南，独吊飘献凯之□。永怀桑梓，望切蓼莪，斯愿莫

从，关山何极。

于是窜身之地，幸遇通家，有泗水县鹰扬府司马太山羊君者，即襄最太□祐之后也，讳彪，字仲武。邂逅相遇，断金之契已隆；乐莫新交，倾盖之情斯允。昔伯通遇士，慰梁鸿之五噫；田文礼贤，荷冯爰之三窟。复有族人张道兴者，即此比邑之髦彦。行仁高十室，恩洽五宗，宗子之眷既深，本枝之情弥切，契阔逾于三祀，艰苦穷于百虑，茹苏藜啜菽，既共戚而均忧，撤少分甘，聊俟时而卒岁。君太夫人即琅邪王氏，绛郡太平令元颢之长女焉。大舅道洽，二舅道液，并花萼交映，芝兰递逶发，非礼勿居，非义不取，弹冠入仕，誉满金门，执贄登朝，光流玉润，不以利害宅心，不以夷险易质。君乃遐思圣善，情切渭阳，复以弄璋之初，于此诞育。随珠自洁，莹之以圆流；梁玉本奇，澄之以方折。贞心逾于郗桂，劲节拟于和□，器度温雅，风神散朗，泊乎皇阶授木，义邸初开，再奉钦明，全身仁寿。以武德之初，擢任舒州怀宁县丞，后迁始州武连令，颍水祥星，始就编珠之集；扶津爰景，修沈连石之晖，贞观八年遘疾，终于私第，为有二。接姻朋，践芝庭而下泣；投膝密友，味兰室而餐哀。

惟君治克传，家声载蔚篇，歆机颖悟，敏艺夙彰，仁孝之道幼讠衣，友悌之风潜扇。宦成名立，沥款输忠，腾懿范于昌期，播清芬于懋赏。以文明元年，授沂州新太县令。县与谷里相邓为亲避地之处，闻问增感，志切因心，瞻露草而长号，仰风枝而永叹，衔哀茹血，追远慎终，舣六度之仙舟，转三乘之妙躅。于是发弘誓□，奉为二亲敬造尊像并菩萨一十八躯，崇胜业也。瑞花承足，彩映青莲，满月开颜色含丹桂，冥人资其解脱，法界仰以归依，永泣身田，长濡性□，□□礼弹究竟，施竭劬劳，结妙果于阎浮，证来生于兜率，识化城之非有，悟火宅之无常。于是敬徙尊容，移居净域，寺称白雉，室照金容，法侣任□，名僧间出，具敖乐架；忍树低阴，徂来西峙慈云吐润。北则宫山孤耸，有汉武之仙踪；南则汶水浮空，览子骞之遗迹。瞻言宝座，永固金仪，竟□石□长□，□恒沙而不朽。欲宣此偈乃作铭云：

缅寻妙典，详观梵梵文。七识驰鹜，五阴群分。高悬法镜，莹此重氛□。觉花承露，忍叶低云。（其一）

大雄□□，能□□泊，道映弥天，德兼初地。生灭惟一，色空无二。方便宠奖，抑扬鳞次。（其二）

爰属有隋，炎行告否。黔首交丧，绿林斯逸。猛噬波腾，群凶岳峙。眷言士庶，□□桑梓。（其三）

睿唐承历，重光应期。聿遵帝道，行宣才慈。布此玄德，凭乎大悲。经启精舍，乃建仁祠。（其四）

显允猗人，思攀静树。涤心净海，寄□号慕。□□□亲，式光冥路。智灯自朗，法流恒注。（其五）

萧然梵域，肃穆神仪。灵颜若笑，宝出疑移。风摇惠草，露湛禅枝。兴言福地，良津在斯。（其六）

敬饰金绳，于兹□□。□满周备，雕砉云整。叶秀庵园，花开莲井。心力俱罄，玄功自永。（其七〈六〉）（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

☆郑休文

休文，荥阳人。进士、将仕郎

○唐故公士安君墓志

禀淳和以为人，含神爽以为用，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于乡党而则恂恂，于富贵而不汲汲，谐大隐于朝市，笑独行于山林，斯则安君见之矣。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藏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随，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若夫澶旌鼓吹，西临白曾之躔；国界城池，北拒玄龙之塞。钟山瑶树，所以齐其积德；闾阖金精，所以生其壮气。汉年侍子，先外鸟城之域；魏代侍中，爰列蝉冠之地。亦由班家十纪，初则朔野扬声；金氏七貂，终以近臣为盛。祖贍，皇唐左卫潞州府左果毅，武人贞吉，智果为毅。或奇或正，知玉帐之兵雄；千夫百夫，识金坛之卒劲。父生，上柱国。南荆则昭阳始居，西楚则共敖作，战功所与，今古荣之。

君星辰河汉之精，泰一终南之气，鸿鹤羽翼，云翥风抃搏，松柏枝条，霜封雪抱。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温良泛爱之德，振人趋急之心，固以发自冥机，关诸天性者矣。属天地大有，朝野多欢。梁上银蛇，余祥未竭；地中犀犬，积庆仍传。开北阮之居，接南邻之秕。翟门引客，不空文举之座；孙馆延才，还置当时之驿。金鞍玉帖，连骑而不以骄人；画卯乳豚，陈鼎而未为矜俗。加以冯良居室，端肃如对于严宾；仇览定交，矜庄岂闻于狎。义之所去，纵千乘而犹轻；道之所存，虽一介而犹重。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岂犹柳市万章，贵人争茂陵原洗，群公慕之。惜夫静树含悲，怀梁多恨。秭书未越，忽游司命之天；鸠杖有仪，不及乡亭之岁。以长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疾终于醴泉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丧以过哀，几于灭性。邻母听哭，投箸而辍餐；枥马闻号，衔刍而落泪。即以神龙元年三月五日葬于长安县之龙首原，礼也。迤迤平参差拱树。三千年之见日，马识幽泉；一千岁之来归，鹤知荒冢。乃为铭曰：

猗远祖之扬名，桂馥松贞；粤夫君兮挺异，珠明剑利。宿昔何从？礼教为容。平生何托？琴樽聚乐。月之望，年之辰，石折智士，山颓哲人。短歌送葬，长笛哀邻。坟横凤綬，冢次龙鳞。夜台长夜，春非我春。（石刻。《唐代志

汇编《神龙四》)

☆许敬宗

敬宗，《全唐文》一百五十二有传。

○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者督卫景武公碑  
(并序)

有唐建极，将事补天，物色异人，营求国器。采六奇于楚将，而疆宇廓清；探九疇于商贤，而彝伦式叙。若乃西戡建木东剪（阙三十四字）者，其在景武公乎！公讳靖，字药师，陇西成纪人也，原夫龙德在躬，法混成而谓道；猿灵象臂，纵饮羽以穷神譬诸吞乙，皇灵由其锡庆；（阙二字）扰龙，（阙三十四）若水□□□□□梓，灵源所渐，美地冠于神洲；国谍攸章，茂绪光于列代。盖以被于金石，无俟一二详焉。曾祖卜，后魏河、秦二州刺史杜县开国公（阙三十三字）开府仪同□□□□和、复、碭、殷五州刺史永康县公。中南降灵，材高文梓；关西出将，气盖削成。游刃六条，理棼丝而有绪；拥旄千里，（阙一字）敌以销锋。（阙二十七字）公（阙五字）赠使持节都督□州军事荆州刺史。绮岁权奇，慕成庆之高义；弱龄耿介，服子路之嘉言。竟能絜马埋轮，自立（阙二字）之誉；走魂裂骨，以表知己之（阙一字）。公心（阙四十字）以纳方邵于胸中，藹赵辛于跨下。岂非帝锡贤弼，以祚圣人，比夫文成作师，用康汉道；滋泉入繇，实沃（阙一字）心。生命（阙七字）之（阙三十八字）行事咸施可久。谋而后动，智越老成；宽而纳众，量含多士。数召与语，嘉其志气，每商榷通变，靡究端涯，□叹久之。（阙四十七字）之可畏矣。年十有六，长安令调为功曹。盖以望表黄图，光膺礼贲；英B赤县，不谢弓招。俄而雍州引升宾贡，擢策（阙二十七字）崩次骨严科，滥加端士，天伦之长，竟被凝脂。由是除公为汲县令，历安阳、三原，考绩连最。

于是寰中万宇，并厉秋（阙四十一字）昼（阙五字）设地险而分疆。公乃以德安连，长城弛柝；运奇料敌，合境无尘。于时鼃鼃为梁，久盘泽国；盗骊穷辙，留滞水乡。公（阙四十二字）代（阙三字）条而涣汗。流汤之旅，犹未倒戈；渐台之众，尚婴穷垒。故知元天覆构，非断鳌之所持；臣壑腾波，岂精卫之能（阙一字）公□□有□不以（阙四十八字）引居周卫，申之以心膂。太宗地居帝子，冥应宝图。则哲钦明，内韞知臣之鉴；推心通梦，预纳投（阙二字）之谋。耀（阙四十六字）耶溪赤堇，守江堑以谁诃。由是命公抚宁荒憬，建直指，进次夔州，招集遗黎，将申部罪。铄徒冉肇跨有群蛮，利尽沉黎，（阙二字）迈（阙四十二字）止授以兵权，慰勉痍伤，人皆拔拒，奋扬衷怠，发并冲冠，孤城掩扉，已经二载，能胜兵者，裁八百人，夜赴贼营，乘其不意，□平三（阙四十五字）扬尘翳景，我师既鲜，人皆色变。公徐马策，而谓



众云！：“贼扰且器，是其怯也，及未成列，可以薄之。”分二百人，蔽山而出。公方（阙四十四字）且□是清定，因请孝恭进图萧铣，诏授行军总管，便事首途。于时八月凉秋，稻水湊荆门之厄；二江行潦，暮雨□五岭之（阙一字）舫（阙四十四字）即□其巢，势若疾雷，敌必无备，远征不可以应速，近召未足以成军，计日就擒，此兵家之上策也。由是决计躬为先锋，迅□□□倏（阙四十六字）城□□□之争搏，救其悬命，处死地以图山，先犯后军，王师遂恧，贼争虏掠，散地交驰。公亲率前茅，射虚而进，擒其为帅，由是倒戈（阙四十四字）江抚循岭外，承制选补，百越率从。敕授岭南道安抚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东渐闽区，南逾象浦，雕题凿齿，并（阙一字）淳风；断发文身，尽（阙一字）宏德。（阙三十六字）烈霆霓分■投醪，惠深时雨，玉桴括野，侯玉弩以弛威；金镞成飙，指金陵而振旅。僵短狐于洞泽，则溱浦□流，斩长蛇（阙四十五字）太宗统极，宠渥增隆，征拜刑部尚书，参图国政，别食邑四百户，仍以本官行太子左卫率。未凡，转兵部尚书，再践□□□参，百揆（阙三十九字）八（阙一字）俱远若，乃旄头上列，星野于是分区；大沙下布，地脉因而致绝。谓天骄子，代蹙中原，随氏季年，长围（阙一字）。自兹厥后，遂失榆中（阙四十六字）无复引弓超忽，白登不闻吟镝。公乃轻赍毕景，随风雪而长驱；勒骑通霄，遗风而远袭。奄逾高阙，势若飙驰，潜□虏庭，倏如□降（阙四十五字）之功是称医赖。进封代国公，增邑三千户，加位左光禄大夫，余官如故。曩代和戎，赏褒舞佾；昔人出塞，加号冠军。以彼□今，曾何（阙四十字）尚书右仆射。当权执宪，象雨露之无私；纬俗经邦，法岳渎之为纪。远清迩晏，画一之道无差；翊政还醇，登三之化斯在。□□深（阙四十五字）上不能抑下，诏从之，加授特进，许其闲逸。散金之赏，拟迹疏公；松子之欢，比肩张傅。安车弘大隐之义，杖国协（阙二字）之（阙四十四字）。

太宗悯兹视肉，疢彼游魂，乃诏征公为西海道行军总管。于是羽申令，立表即戎，县旌鄯善之阿，酣战昆仑之表，（阙四十七字）公，彼有惭德。改封卫国公，授濮州刺史。畴其爵邑，子孙承嗣。太山如砺，信誓之文不渝；镂鼎传铭，世祿之猷方永。皇情眷（阙四十四字）诏曰：仪比台阶，允归时望；位参袞职，履俟茂勋。是以汉之邓鹭，垂芳于往载；晋之郑袤，著美于当时。特进卫国公靖器宇□□，网□□远，（阙四十六字）职居端副，志在奉上，知无不为，叶赞之道既彰，止足之风弥远。自违朝宠，仍属沉疴，摄养私第，炎凉亟改，言念庸□，无忘（阙四十九字）职事望重台槐，职雕神化，追踪昭伯，腾映前猷；继美叔林，仪形当代，庶将乞言胶序，相礼云亭，天不留，俄从化往。以贞观廿三年八（阙四十一字）诏赠司徒、使持节孝督并汾箕岚四州诸

军事并州刺史，给东园秘器，班剑人，羽葆鼓吹，凶事所须，并令优厚，赐莹于昭。（阙三十八字）谥曰景武公，礼也。

惟公才膺衡石，契合休明，受律九天之上，心功四维之表。洞庭狼顾，剪不崇朝；惟扬蚁徒，擒如拾芥。（阙四十字）生灵。巨川始济，东流遽阅，揭日未淹，西崑已晦。将军从骠之客，望祁山而动怀；丞相开卜之宾，对佳城而掩泣。乃与家臣室老，追述德音，（下阙）

猗欤茂族，同源帝先。郁云B陇，切汉分川。（阙一字）床攸出，金輿在旃。洪基诞圣，末派生贤。秦州忠烈，执羈从誓□□芬（阙四十三字）达变在□□通。顾盼扬采，鼓动生风。惟皇作极，求贤委政。轩后顺风，有虞申命。在我明辟，道包前圣。拟汉藩荆，如周引郑。（阙一字）宫南纪，九（阙四十五字）智缴大风，威歼凿齿。夷波海ㄟ，廓气江汜。昏昏鹿塞，渺渺鸡田。编穹浹野，蕴蒸天。受律横奋，电扫云褰。垂衣削衽，截翰（阙五十字）明明。□□著绩，溢宇腾声。壑舟潜徙，国栋俾倾。托辰沉曜，爰景韬精。朝念明谟，哀深诏葬。士思令范，缅怀宗匠。晋原不作，岷山徒望。（石刻。《昭陵碑录》中）（按：此首较多一百二十余字。）

#### ○大唐故中书令高唐马公之碑

盖闻（缺）和（缺）神统守（缺）耆艾相盛（缺）静（缺一字）寒川能处而不（缺四字）之在（缺）百氏之书（缺一字）同（缺）既而神凝物表，久抗《梁甫》之吟；运拒（缺一字）来，思效扶摇之举。方属□□域（缺）敕公直门下省，修起居注，超综国言，虔司帝举，良直之道，骤简宸心。贞观六年（缺）有（缺一字）称职无竞惟人。八年，擢授承义郎行侍御史。顷之，加位员外散骑侍郎，仍行本（缺）其式叙。十二年，转守中书舍人。久之，迁持书侍御史。票乡纓西液，润玄以申谟；□步南台，修彤（缺）缅还三代之淳，赞端拱之玄猷，将致五刑之厝。弥纶昌运，实允具瞻。今上（缺）兔苑，扈清夜而飞文；挥翰波，入紫宸而衍诰。任遇斯极，时论荣之。及大君秦（缺）多（缺）违，鸡树含芬，饰五字而ゼ绚。十八年，（缺一字）正议大夫，守中书令，仍兼左庶子。前兼朝（缺一字），望重导輿，还（缺）袭（缺五字）而顺动，乃留储驾。近□中山，军国条殷，总归于（缺一字）后（缺四字）足（缺一字）于（缺）几□玉立青禁，□□□妙典于金科黄（缺一字）静（缺一字）趋博望之仙苑，辟建礼之（缺）银青光禄大夫（缺二字）圣（缺二字）发神衷，褒善之义以彰，成人之誉斯盛。（缺）臣特超于终古。

俄婴沈瘵，摄聒耳私庭，分玉饌于仙厨，驿珍羞于御府，纶（缺二字）发亦（缺）贞观廿二年正月九日，薨于万年县之隆庆里第，春秋八。太宗撤悬流悼，恻结于殄良；今上（缺）如□诏以其年岁次戊申三月辛巳朔四日甲申陪葬

于昭陵，赙绢布三百段，葬事所须，（缺一字）令官（缺）窆以（缺一字）怀（缺一字）茅社而旌德。永徽二年，诏赠高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恩兼余□礼茂（缺二字），声尘没而不渝（缺）书赠幽州都督高唐县开国公马周，字量冲深，思用韵举。昔佐藩邸，□遇斯隆；逮事春坊，雅□逾切。（缺）軫悼，宜申旌壤之义，兼加延赏之恩。可赠尚书右仆射余官封如故。其子（缺二字）朝散郎（缺二字）之恩（缺）器式夷简，神情朗晤。天经地义，基百行以立身；睹奥升堂，包四科而精业。芜室甄量，已见澄清之心；（缺一字）岩翘材，（缺四字）之（缺）虚帐（缺二字）高步文昌之右。体无私于雨露，随方被沾沐之欢；燮大造于阴阳，称物荷平分之施。（缺四字）莫窥（缺）明，故行任切近机，荣跻上秩，附蝉留影，用表高洁之姿；行马（缺二字），更显权奇之略。既而神（缺）于家□，人莫之知。至是焚之，式苻藏用。危纆逾迫，无忘致美之心；隅烛既陈，犹即自（缺一字）之节。没而后已（缺）之已后，阴德无爽，缉丕构以增遥。契夺金兰，几凝凄于宿草；芳留玉树，足慰怀于故人□□披文，而为颂曰：

姬御畴庸，赵城开国。望高秦右，声驰魏北。奕叶提休，蝉联祖德。灵庆斯远，芳□允塞。（缺）攀柏心（缺一字）餐共思越。纯虑冥感，至情天发。既除纤縠，乃综缁緌。弋猎词囿，隐（缺一字）文场，岁（缺）几超云幄，累综霜台，清襟月湛，朗议霞开。黄扉夕拜，紫禁朝陪，簪纓（缺一字）躅，（缺一字）庙登材。（缺）契等埧簏。岁寒增励，夙夜无亏。望竦鹤关，荣昭螭冕。推毂谋畅，持衡誉（缺）庆（缺二字）深□。□赠山陵，归魂魄毕陌。式陈容卫，载光窀窆。舍哀盈，投□慕积。均台（缺）贞石，永传来□。（《昭陵碑录》下）（按：此首较多一百十五字。）

## ●卷二

### ☆李

，字玉田，初为汜水主簿，擢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考功郎中，事母甚孝，母终，哀毁卒。《唐书》附《李素立传》。（按石刻署衔“□□县主簿李撰文”，与史合）

### ○汝州司马□暉造象记

正教初，□□攸□不生不（缺）之所莫（缺）妙其在兹。□有清信弟子汝州司马□暉，为（缺）奉先寺（缺）又石像一龕，方（缺）尺焉（缺）季□九（缺）夫人（缺）千高（缺）德以□□闲（缺）愿齐体（缺）昊苍瞻（缺）及永言何（缺）之性□怀好（缺）义之□，乃相与而□弘誓□浣濯衣□□善之源悟淳生□理□方广崇圆对（缺）山得未曾有（缺）佛尊□如相八十程好（缺）由是（缺）及□界溟蒙（缺）大千济此州（缺）灵觉往生净国，超（缺）莲

，长□阎浮，解脱三危之苦，无求不应，福□□任，□津重启，丹石书□。其词曰：

山幽禅寂，对□□兮。安乐清静，法为尊（缺）太慈，□依正教兮。报福□冥，助沉魂兮。孝子偏孤，□罔极兮。□夫怀□，居鼓□兮。□身利益，度彼岸兮。（缺）石刻永存兮。（石刻）

☆李义府

《全唐文》一百五十八有传。

○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府君之碑

（上缺）并追子燕，于稷下（缺）绪纪云凝贶郁（缺）静，既设馭马之□，□□带■之弊。（缺）爽爰彰于必复，积庆成德徽，（缺二字）于后大公（缺一字）贞（缺）滋华，趣逸丘坟，道高衡泌，垂董帷而勳志，掩孙户而游心，□前贤之（缺二字）先圣之旨。于是（缺二字）必（缺）鸿□□□标远概，汉东籍其英烈，江北仰其嘉猷。俗推独步，时称只立。属炎灵版荡，海县崩离，（缺）武皇作翰，参（缺）晋汉，且晦沈几，习吕牙之阴谋，僻左丘之微婉，引公为师友，特蒙优遇。公历观图讖，备详兴灭。昔黄星耀彩，验□苗之必（缺）释之间褐拜大将军府典□□□□□常陪旌，既荷入幕之遇，屡借箸之谋。

逮高祖九五飞天，一六光宅，思入鹵之绩，想中涓之从。武德元年，授齐王府文学。九年，又转行鄴王府文学。公曾徽弥劭，累职英藩，置醴猿岩，恩逾申穆；ゼ文菟苑，誉掩邹枚。（缺）授燕王友，寻除员外散骑常侍行（缺三字）咨议参军。轻盖夕飞，奉西园之良宴；长裾晨曳，叶东平之乐善。至如梁台逸藻，赋夹水之檀栾；楚泽奇材，（缺一字）倚天之（缺二字）以（缺）云，□□月池，命公陪（缺二字）屡□□□群臣，共难经义，公雅议抑扬，高情□□，飞谈锋起，骋论涛惊，百辟于是解颐，一从由其拭目。独推四座之道，孤擅重席之（缺一字）若（缺）加正武议大（缺）熙其宿风论俗狎，吏滑浇，公克奉朝章，以毗藩化，务崇清简，政阐廉平，惠泽帝流，嘉谣远洽。寻以东阳富域，南纪奥区，（缺一字）山近控，龙（缺）允属循良，□授州□史。教陈（缺二字），政设韦弦，威肃秋霜，惠沾春露，轻浮载革，敬让爰兴，聊遵置薤之言，俄喧伐枳之咏。既而景催奔箭，礼就悬车，（缺三字）于（缺三字）止（缺一字）于（缺）学想□□□□□均企望斯允。乃除国子祭酒。词条纵辩，摧五鹿于环林；言泉骋义，降三于璧沼。教兴青领，术宄丹碑，才（缺一字）风行之化，弥致月将之益。昔弘擅礼乐，□□所以（缺）能（缺一字）事，彼有惭德。清（缺二字）华黄□□重□□之寄，自昔攸难，闻望兼资，方阶斯授。廿三年，除散骑常侍。出陪鸾辂，承密勿之荣；入映貂，（缺一

字)规谏之重。(缺三字达)□□□□□华(缺)

公累登显绂，(缺一字)践崇班，鉴盈满之机，□闲逸之理，将娱黄发，庶褫青乡，屡申祈请，久而方遂。永微五年，下诏曰：“褒贤之义，列代彝章；尚齿之风，前□□□。散骑常侍(缺)誉于□□献□攸归，播嘉声于琐闼。悬车礼及，抗表祈闲，宜锡崇班，式旌高志，可金紫光禄大夫。禄赐防阁(缺)之□既而川阅苍波，风驱白日，方扈云亭之礼，奄缠窆室之悲。以显庆三年正月七日遘疾，薨于长安县之(缺)□□□□□”下诏曰：“张禹授经，礼穷宠秩；桓宁侍讲，恩加诏葬。故金紫光禄大夫张胤识量宽厚，体业淳粹，依仁游艺，经明行修。早蒙光(缺一字)特荷殊(缺)绸缪潜德乃鸣(缺十一字)中□华□之□以(缺一字)安斯钟漏县车邑里，方养德于东序，奄移舟于夜壑。永言懿范，实愴予怀，追远之荣，宜悬(缺一字)彝典，可(缺)葬昭陵，并赐东园秘器，(缺一字)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令五品一人监护。”粤以其年月日，陪实于昭陵所，礼也。

惟公灵台秘远，神论坛冲深，(缺一字)身以恭剑之方，□德以忠贞(缺)指西河之疑圣，迈东(缺一字)之知贤，负(缺二字)之材，蕴帝师之略，综微言于系表，授训于宸衷，览稷起而知真，听社鸣而辩圣，荣名睿主，委质□□□德修(缺)剖□竹入紆银艾(缺三字)纪(缺一字)历□朝□□表其芳(缺一字)，谣诵光其美化，恭勤处事，平允居心，澄桡不移，始终无爽。暨乎清辉已谢，缛礼犹加，紆八座之荣，申九(缺一字)□之(缺)长子震，富阳县开国公□卫零池(缺四字)尉。第二子济、子谦、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师，并早夭。第五子律师泗洲司马；第七子统师，太常丞；第八子丰□□□夙承(缺)之□□□永(缺)然(缺一字)地(缺)徽音载阙，刊钟镂鼎，功伐攸传，思撰芳猷，树之神道，清埃之不绝，与皎日而长悬。其词曰：

构(上缺)汉。德(缺一字)光辅，祥钧叶赞。互显题楨，各隆栋干。璧来耀庑，珠生滋岸。(其□)

散(缺一字)弘道，华禁飞名。零陵导德，雅俗驰声。帝师纯懿，(缺)艺(缺一字)杏坛，业优槐市。(其□)

四野瓜分，三方鼎立。察景遥鹜，瞻星迴集。师傅攸贤，恩徽备及。礼光锡祐，宠(缺二字)邑。(其□)

(缺)处之望(缺一字)爰司国胄。拾芥年登，扶麻日就。素范攸简，青规式授。望表时髦，德华朝秀。(其□)

紫芝(缺一字)咏，赤松驰(缺一字)方(缺)永闭佳城，长辞华屋。□切三友，哀缠九族。(其九)

恩隆诏葬，泽被幽埏。兆陪毕□，卜□原阡，荒坟□□，空垄(下缺

) (《昭陵碑录》中)

☆崔融

融，《全唐文》二百十七有传。

○赠兵部尚书房忠公神道碑（并序）

（上缺牧）□□□遇主静难□人师旅系以存亡，社稷由其轻重。随历云季，丧乱弘多，帝用不臧，式缺。惟有若房公运□□算，匡我不烈，巨鱼纵壑，高鸟俟树，其生也荣与（缺）子□秦有尝□□徙家灵寿，汉有甘陵守，著族清河。子光，名在儒林，人传其学。伯武（缺高）载乎□史；清忠惠利，遗爱存乎雅俗，祖敬道，官至司空府集曹参军侍（缺）薄于□位□于天爵□敬叔高谈，并劳资州县，而仲弓令望，自重于□衡。德必不孤，善（缺）气凌□云德兼□，三端咸备

遭炆帝失驭，海内骚动，公时年十八，雄略过人，出入将（缺）充所□充授公□龙骧将军。公知充非真主，又与裴仁基等谋背王充，将归（缺）令通事舍人□庆基等检校所须官给，尝赐坐于（缺）州刺史。武德四年，□□未息，高祖以绥抚为急，攻战为劳，方与王充割据而化（缺）管□马云扰，羽旄星流，出口□京，至于洛水，所向风靡，贼徒慑怖。是以建德受缚，王充请降，（缺）阴□魏正孝所嫉□招毁摈徙，授公麟州刺史。及（缺）侍□□散□列侍以荣杖节褰，共理尤切。寻迁太州刺史，朝廷以公族茂（缺）人□察□惠爱□敦孝义□□□不□兴趣刑礼□□□有伦，迁使持节都督潭泽道（缺）内忧去职，有制葬事官容给。寻而夺礼，授金紫光禄大夫行（缺）江左制命，公杖钺出征，赐宝九一口，以（缺）帝用嘉之。迁郑州刺史。属河洛建者，周汉光宅，四方表（缺）闾是掌，周卫惟穆。公以年过致仕，夜行可衣，诣阙上（缺）宗有事岱宗□□□从公会病不果行，中使相望，名医结辙。春秋七十六，粤以二年赠（缺）而惜之，诏赠左骁卫大将军使持节都（缺）日陪葬（缺）太宗□从容问群臣（缺）是时□蒙恩□□□□登（缺）皇运、中兴，乃下（缺）幽州□□上柱国□□公仁裕，轩（缺）于后渚，可赠兵部尚书（缺）四州刺史次□先质历通事（缺）等（缺）勒功颂德。其辞曰：

（上缺）载弄之璋，命代非常，无忝前良。随运不纲，群，黎靡康。宇宙（缺）谋莫当。所向□攘，擒彼伪王。混壹遐荒，俾侯封疆，其有宠章，（缺）厥声，奕奕□将。献替之地，一登其位，（下缺）（石刻。《昭陵碑录补、》《八琼宝金石补正》三十六）

☆苏

，《全唐文》二百五十有传。

○蒋烈女碑

大唐（缺四字）之元祀五春三月哉生魄日，户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缺一字）中书令越国公钊绍京（缺三字）章（缺一字）陈上疏，为祖母安乐县君，当隋时开皇中，虞子茂（缺三字）而能忠烈戒子正（缺一字）名义，檄书飞五花之绫，锡命动九真之俗，内降缀珠珀罗鞭蓉冠、蹙金线纹屐、五章琴瑟走霞裙、水晶如意赤玉如意赤玉鉴台、珊瑚楞伽枕、琥珀唾壶，天语优举，附诸国中。大业三载，终于临庆郡青风（缺一字）之（缺三字）四年正月元日，迁于富川县松安里。元号水西里，因县君葬此，敕改焉，取其正直安乐之义也。我太宗文武大圣皇帝眷切先臣，特正明诏，发皇华之命，出府库之钱三千缗，助殡之费。适丁孝治之期，敢贷铭旌之号，庶绎龙纶，永刻翠琰。皇帝曰：“俞诏工部侍郎许国公臣苏，询事考能，直笔勒石。”廉挹弗下，敢挾鄙思，未能述懿铄万分之一也。

县君临贺蒋氏之艾，性淑德纯，善谈论，巧书札，尝唾青赤缥绿桃花笺，写曹大家赋，学卫夫人笔法。又笄，从颍川钟氏，讳騫，字宗闵，则魏太尉繇二十代孙。由零陵、汀沅入南，封贺城太守。生二子：长子士雄，拜开府仪同三司、伏波将军、持节广南酋帅；次子士略，银青光禄大夫岭县国公，食邑里五百户。武德四年，李卫公巡抚岭徼，受贺州刺史。每临母之私忌，则命浮屠辈于家庙宿斋，讲《上生经》《百法论》毕，则望寝园之隧道，涟涕如雨焉。噫！钟氏甲族，其来尚矣，（缺一字）杰也。赞曰：

古人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蒋氏教子有方，视死如归，喻祸福于文华，而自守中心我，功既矣，名既闻矣，封安乐县君，不亦宜乎！帝曰：“钦哉！”（《广西通志》）

☆李俨

《全唐文》二百二有传。

○大唐故左戎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内戎卫率赠荆州都督上柱国怀宁县开国襄公杜公碑

（上缺三十字）张膺□帝之□□□锡命（下缺）之重（下缺）英□□□□□□□绩宣于草昧，执玉衔珠之美，宠茂于（缺五十八字）而（缺一字）德秉（缺一字）徽猷（缺七字）继垂芳袞侍中（缺五字）金之□尚书□□□□璧当涂之史，□□峻代，可略言语晴。曾祖（缺三十字）削墨以飞华，□弦歌而阐化。祖谧，北齐举秀才，授中山郡功曹，迁□郡□□县令。总钟璧而扬□，包水镜以凝清，效五美以享（缺廿九字）皇朝赠使持节汝州诸军事汝州史。纳娄秀起，含章骏发，砥□游艺，职责隐括循道，生前之德既远，身后之荣弥峻。公蓄（缺廿九字）之怀昭乎弃岁（缺一字）忠信之甲冑（缺一字）儒墨之城池□让惟于仁□□谈□于义室，虽拾紫纁青，一经之□业可尚；而

图功中，六（缺十九字）。逸气风高，□情电激。翹关折键之材，逾群拔侣落雁吟猿之技，概俗标时。属夫旬（缺九字）区宇□□黎元吸霜衣雾，构衅具祸，郊原于（缺廿一字）。而□高卷迹□朝（缺一字）剑而归汉，输诚奥主。

义宁之始，（缺二字）都投义（缺廿八字）忠勤于凤邸。于时国步（缺一字）艰，方隅未一，（缺廿八字）吧，摧宋金刚于夏县。虽运天舞地，纵以神（缺一字）而执讯□□，资乎□□。公至□□益，□箸劳绩，既竭忠勤，弥荷恩顾。寻奉（缺廿六字）交御辇，矢及宸闱，（缺廿二字）实□□□□□人（缺廿五字）北门□□公（缺）寻封□城县开国侯，食邑四百户，真食绵州（缺十七字之任）□□五等之□□□□□通□□□□□□怀宁县公，食邑一千户□□□□□茅锡宇，开国传家，□□□□归其□□□□斯极（缺九字）之（缺一字）册俾俟之盛（缺八字）年，授忠武将军，行左监门中郎将，加护军。昔卫绾忠醇，践中郎之职；韩（缺一字）聪达，居护军之位。在于汉魏，是□得人，以公方之，彼未为重。明年，诏于玄武北门留守，赐彩一百段。洎銮輿旋阙，赆物如前。迨乎从幸灵武，赐马两区、杂彩五十段。寻拜兼领军将军，□□翠微、玉华等宫，又并诏公留守。宫阙之重，帑藏之寄，亟天盼，弥效忠肃。廿三年，正除右领军将军，加上护军检校左武侯（缺一字）屯营兵知（缺三字）屯羽林于中垒，严肃可□；拥缙骑□□术，纾凶自屏。岂止运以明谟笃（缺二字）慎，称乎损益，统彼兵权而已哉！\$\$\$\$永微之初，兼检校左卫将军，又检校右武侯大将军，兼知右厢诸门兵马队使。许仲康之忠勇，乃齐其位；曹昭叔之□妙，□莅其职。致乎恩礼绸缪，任仁（缺六字）我，彼亦多愧。河巩之地，是曰旧这控三州，遥分九谷，测圭定鼎，宅中观奥，华阙（缺一字）云，雕宫纳景，眷言监守，式俟朝贤。其年，奉敕驰驿往东都留守，改左领军将军。励以公方尽其□□，掖地增峻，都城载谧。加上柱国。及天蹕（缺一字）巡，以公留守称旨，赐黄金一百两，绢一百五十区。从幸许州，敕检校左卫将军。洎旋京室，又检校右卫将军。御卫之重，心膂攸托，宠授频加，人多景（缺一字）顷之，兼□太子左卫率。诏曰：“左领军将军怀宁县开国公杜君绰，志性沉果，识怀淳恣。时逢締构，宣力于霸朝；运偶□平，效官于陛戟。储宫禁卫，劳旧斯仁，宜令参典，以申干用。”寻又检校□□□将军。飞华紫禁，奉□戟于兰；腾芬青陆，警周庐于桂宫。兼综斯美，忠勤允著。顷之，奉使于州道简点。明年，又□辽东道经略大使，赐物一百五十段、金带一□、骏马一区。耳节弛原，扬车鹿式路，□奇兵于近甸，□戎之□克宣；申秘算于遐川，三韩之首载惕。朝嘉其美，锡以崇章，拜左领军大将军。宠茂登坛，荣高坐树；董司戎政，爰戒不虞。同羊祜之周密，类陶回之方范。

其年，□驾□□□□□□□公于宫城留守。驾还京，龙朔二年，册拜左戎



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内戎卫率。册曰：“夫五（缺一字）斯重，允切于惟旧；三宫以穆，必伫于时英。咨尔逸气昭果，英姿沉毅，功宣□□□□□经纶□表书□□声于捍御。洎□玉璫西警周庐于桂宫光膺卜洛之寄；羽旆东临，克隆剪华之守。绸缪之心膺，款怀弼亮，（缺二字）钩陈，企望攸属。往钦□尔□其□微前烈，允终图始。”方谓麦丘贻祉，槐路腾□，参月□于胶庠，奉天游于（缺一字）奕。岂意逝川（缺一字）反，遽叹涉洹之歌；藏山不留，俄深游岱之恨。春秋六十有二，以龙朔二年十月廿五因朝，薨于禁庑。天子震悼，废朝二日。乃下诏曰：“书诏追荣，□扬于遐册；朱棺禭礼，事郁于遥图。故左戎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典戎卫率杜君綽，器用（缺二字），体局淹邃。兴王在位运，诚尽霸图；□照登宸功宣代邸。当五营之剧务，总七萃之机谋，时历二朝，年将四纪，永言勋旧，情义兼常。少选（缺二字）俄从怛化，（缺二字）惊悼，□□□怀。宜茂徽音，式旌忠烈，可赠使持节都督荆硤岳朗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余如故。仍赠绢帛四百段、米粟四百石，陪葬于昭陵。赐东园秘器，凶事葬事所须，并令鼓吹仪（缺一字），送至墓所往还。”仍令司库大夫温源翁归监护，皇□□□□左□议郎贾敦实吊问曾物一百区。粤以三年岁次癸亥二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迁窆于陵东南一十（缺一字）奉常考谥曰襄公，礼也。

□□□□□□□□□□运璇质而岩峙，总瑰□□□□□德□名政言缉行，幼怀壮节，倜傥不群，智同初，神深虑表。在物奚忤，赴烈则犹安，（缺四字，坠曾台而靡）。□其□勇雄毅，绝众□伦，□三明之□，□于杼柚，水虞之曾金□□□之术得（缺十七字）从云骧首。爰属隆平，培风辣翰，袭英缙于俊路，扬茂轨于清朝，鸾阙增岩，龙（缺二字）秘。（缺一）字□私于己，公平之道克彰；不谋其欲，忠亮之规弥远。虽徂龄弗驻，九原□□□□□□□千载之声逾穆。嗣子□王府□曹参军事上柱国延基等，并光谢玉，彩嗣韦珠，充穷之酷既深，苦之容弥切。泣清仪之永翳，惧徽烈之将泯，载刊□琬，式树昭亭，与山川而并（下缺三十一字）

（上缺三十二字）须晶矫矫，风标清令。中，攸资□正。於铄显考，立德无竞。□□可称，追崇景命哉上哲，茂质英姿。迎善若流，（缺三十一字）骏节，气总奇雄。依仁践孝，服义基忠。辑颜允德，□□循躬。往属道□，韬□戢翼。命逢运始，攀云骋力。影照□钩，光浮越棘。（缺廿八字）恩回天顾，寄重神京。肃肃勤敕，昭昭乃诚。万化无期，九原俄。吊鹤先下，游鸡□萃。垄阙云愁，山空月思。书芳篆石，此词（缺下缺四十二字）（石刻。《昭陵碑录》中）（按：此文较多六百十余字，李俨名亦全。）

○大唐故清河长公主碑

（上缺）禀庆宸枢，分光日驭，依紫庐而擢秀，蔼彤闱以凝质。若金娥之秘影，托照仙轮；疑宝婺（缺）清河长公主而见之乎！公主讳敬，字德贤，陇西狄道人也。绕星舒电，明一以（缺）攸归，允开昌运。曾祖世界元皇帝，禀乾坤之休气，降山岳之淑精，梦（缺）高祖太武皇帝，推端椎轮揆侯，养晦乘时，提名于溟濊幸之初，播物于氤氲之始。履（缺）叶□文□锡命（缺）阶立，遂奔甸通萌，运天舞地之功；辑宁区宇，鞭电震雷，（缺）姿朗媚，如彼仙菊；曜彩秋潄，如彼幽构。擢茂春猷，聪几达妙，宁伫训（缺）而□鉴。淑慎之道，勤追踪于曩□；贞静之风，必取诫于绵册。翔诗鹖礼，（缺）式崇笄□，载加汤沐。贞观二年，诏封清河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布衣在饰，翟（缺）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姜之孙，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镇军大将（缺）东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茂族华宗，人英时彦同谢庄之风貌，类殷冲之（缺）之重，王姬之盛，□降情抑志，流谦自牧，弗恃贵以宣骄，岂矜荣而黜礼。乡丽弁笄独簪，（缺）情□嫔□□□忌惮每嗤险謁，追仰螽斯之德，遂奉关雎之化。若乃葺宇披轩，依（缺）□□□□花分态，骄禽乱曲，公主尤非所乐。恬然自处，伤彼毕侈，务兹俭约，（缺）□□□□山之耀笄，若槐江之驻毕。公主地惟近属，驸马任光巡警，粤因扈（缺）□□□□期□芝桂而符寿。岂谓明灵爽鉴，福履徒欺，龙门迅流，随奔箭而（缺）春秋有一。皇帝情深共萼，恻切分枝，躬为举哀，废朝三日。（缺）昭陵，至墓所往反送葬，家人并官给食料，仍令殷王府司马屈（缺）廿三日，迁窆昭陵南一十一里，礼也。重惟公主中枢演照，方载（缺）风态独高，绰而能和，华而不冶，琅情书史，瑶心组织，飞文属思，锦（缺）我有余地，降年不永，今长古长辞。追帝子于湘川，从密妃于洛浦，（缺）余□□神伤，抚遗孤而情换。眷言千载，期乎同穴，崦恐葭灰骤飞，燧（缺）其辞曰：

（缺）允□。□□贤明，夙标柔令。抚怀庄德，循躬砥行，桂馥贞襟，兰薰淑（缺）辱□贵忘娇。金迤匪替，宝瑟攸调。去者崇俭，乐静澄器。其风（缺）帐□飘。幽□莫莫，潜室寥寥。山昏雾景，林断霜飙。曾徽不昧，驰（下缺）（石刻《昭陵碑录》中）

☆元思

思，证圣中宣德郎行幽州司户参军。

○造像记

夫日容含，世相之殊姿；月面流光，八十种之奇状。故能独高天上，称妙觉而为尊；孤标地前，显能仁以居大。昭惠灯于冥隧，运慈筏于迷津。思敬造地藏菩萨一区，庄严已毕，庶超三界二象，希游四禅，既登峦而□□□琰而斯镌铭曰：

□□□□，依依鹫峰。爰疏石壁，式启金容。岩传清楚，谷响疏钟。炉烟霏柏，盖景临松。瞻颜如在，式展虔恭（石刻。《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九）

☆王汝

汝，先天中人。

○程司马墓志

君讳芝，字灵秀，广平人也。远祖上党太守，封潞城县侯，子孙因家焉。昔玄鸟呈祥，运叶高辛之代；白狼表瑞，道符殷帝之年。因地封官，谋不同于千里；惟天佑德，彰有命于伯符。贤良挺生，文才间出侍中匡时于汉帝，功著克谐；尚书不就于晋君，名征太学。望高三辅，贵重五侯，光映史图，可略言矣。高祖礼，齐银青光禄大夫并州刺史摄诸军事。高情赋物，为九能之大夫；宠略佐时，宣六条之美绩。蒲鞭未耻，竹骑怀恩，万顷波涛，千丈崖岸。曾祖相，隋叶县令，职裁贝锦，政揆弦歌。鳧去鳧来，岂孤芳于往彦；星出星入，何独美于前修？树上翔鸾，遥窥心镜；桑间驯雉，远狎仁风。祖师仁，辩月髻年，参玄早岁，书通三篋，学富五车。笔海澄漪，包马卿之云气，词林颖拔，擢公干之松枝。十八秀才，举八东京，三张减价，二陆罕俦，声振洛阳，名高贾谊。初授本州司户，簪裾郡邑，誉满百城；衣锦乡关，荣光三井。后改任同州录事参军，提纲境内，振领壶清，佑列岳以穷奸，闾中肃穆；辅帝乡康直，天下规模。

惟君器锷淹凝，风神秀出，辅小山之桂，佐长孤之兰，忠孝其心，瑚琏其德。岂谓藏舟易往，隙马难留，春秋六十有三，遘疾卒于私第。夫人华阴杨氏，太尉公之裔，上柱国礼会府折冲才之女也。家风迥举，门庆夙彰，泛轻柏于中河，附长松于邃谷。俾俄而凤移圭树，生死齐伦；龙去剑潭，雄雌并化。同于先天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于潞州西南三十里平原，礼也。地入全晋，城分故韩，壶口东临，得昭侯之奥壤；漳源西据，识帝女之衔枝。兽石存莹，啸清风于荒隧；乌占卜地，侯白日于佳城。嗣子思俨、仲子思训、季子思空等，哀缠叩地，痛号天，俱怀荼蓼之悲，共结风木之恨。纵九河如带，茂烈仍存；三山若砺，风猷尚在。其词曰：

高辛之苗，伯符之胤。庆袭殷周，荣承魏晋，赵客曰婴，汉臣为浚。惟子乃孙，金正玉润。猗与祖考，聿修厥德。武库经邦，文场观国。三辅为荣。两河馆职，洛最才子，其仪不忒。寒水潇潇，高陵郁郁。隐道藏灵，三琴悲瑟。素盖风移，丹灵拂。一归兮玄夜，长辞兮白日。（《长治县志》、《乾隆潞安府志》二十）

●卷三

☆武崇正

崇正，开元中人，自署汝隐居。

○大唐都景福寺主威和上塔铭

和上讳灵觉，俗姓武氏，□□则天（缺十字）之次女也。外□父泗□刺史（缺十二字）国太平长公主□□□□补（缺十三字）这尊，兼鲁馆之□□□□□之鹿，（缺）归一（缺二字）今稀□圣主（缺）恳诚至到，天后嘉尚□□为□配（缺约十字）当李之年，遂能舍□□珠玉之服玩地钟鼎（缺七字）及辞荣出尘，离染□□□空□也□乃持□□行□□□□探颐幽妙，三藏（缺五字福）闻□戒行□备（缺十字）以奖便徒从也。于□因□□山普□禅师（缺四字）授以禅法，砥□真几，解悟□拔，□获□主□至（缺五字）去来，湛入真以相都泯，契□如□。以开□廿（缺约六字）日，忽谓门徒，令具汤水，澡浴换衣，焚香端（缺七八字）然无常于景福伽蓝，时春秋五十二也。呜呼！生（缺约五六字）弟处荣贵而能舍，行苦行而能勤，固非百劫千（缺约五字）旧习，孰能至此哉！遂于龙门西岩造龕，即以其月□日□□□之礼也。季弟崇正哀友于之义重，悲同气之情深，如（缺约三四字）遂为铭曰：

炼石初天，□□□国。雁（缺三字）凤栖形极。挺生哲女，处荣不□。弃彼器□，归于宴（缺）亲能孝，归□虔诚。戒行圆备自修，风仪肃清。六尘不染（缺）明□极乐，□界上生。（其二）

阙塞之北，□门之南。（缺）笼（缺）潭下（缺）石，永幽深。天长地久，耕凿无□。（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二期）

○大唐□□□寺尼□和禅师□修石龕铭

禅师俗姓□，讳惠灯，□彭城人也。祖元刚，朝散大夫龙州奉□□□朱绂承荣，羽仪表贵，父三朗，业尚檀那代传□□盖累叶于兹□所居私第，造永曜□给孤独园，□方之矣。禅师□资慧晤。年甫十余，与妹惠事内供奉禅师尼智运归行勤诚。初以出□□息之系空辩空无着不月洞（缺）遭和上忧，哀慕过礼，自初至终，不加栴沐。逮于祥祔覃，鬓发全脱。于是郡县上其精高，天后闻而嘉焉。有诏姊妹并度为尼，入内道场供奉。一侍轩阙卅余年，绝粒纳，无所营欲。人主钦其高节，躬亲供养，既以师资见重，遂谓之和和焉。尔乃有中宫便为号实，长安未平，恩敕令出于都宁刹寺安（缺）禁阻绝不□父母终时及闻凶□哀（缺）以成其坟，哀哀孝思，□天永感。斯（缺）微预知凶□若因方□□令人□虽有灾横，必（缺）返拒，是以罕能则焉。以开元十九年正月十日，忽告其妹曰：“吾衰久矣，尽期将至。”澡浴焚香，坐而便化，于时春秋八十有二。冥变逾月，爪发更长，面色如生，凡瞻礼者，莫不嗟异焉。于是右金吾将军崔瑶及妻永和县主武氏，伤梵宇之摧枯，痛津梁之永绝，遂于龙门西岩

造龕安置。嗚呼！朝野悲哀，縑素号恸，法云黯而无色，慧景翳而潜辉。崇正家代门师，幼瞻仪范，德行备彰于耳目，玄邃不可以言宣，矧笔短词芜，岂申万一，勒贞石而纪德，庶劫尽而名存。其铭曰：

猗那上哲，业履贞纯。越腾欲海，超拔嚣尘。纳衣绝食，苦行勤身。誉闻天□，遂降丝纶。（其一）

三尊为左，□□□君。进退合矩，忠孝兼闻。鬓发自落，负土成坟。爰观今古，卓尔无群。（其二）

□□□至，■痴□焉。澡漱紧坐，瞑目奄然。□□□月，容色□鲜。缙□追慕，涕泗涟（缺八字）徒异妻对石夫执（缺十字）爰凿岩窟（缺四字）南瞻（缺五字）国门。双壁□□，□□浚奔。宅兹（缺六字），藏魂。千秋万古，□□长存。（其五）（石刻《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二期）

#### ☆秦献

献，开元中朝散大夫行州清淖县令上柱国。

#### ○造石浮图像记

窃以宝阁□庭，皎三明之朗照；花园法界，湛八水之清澜。庇鹤树之崇荫，演龙宫之妙义，□□天而仰德，括初地以□坎，知应感通神，随缘济福，散慈云而广被，□法雨以遐□，□开方便之门，远辟归依之路。献以出身事主，移孝作忠，□□朝荣，频承锡命，牵丝作宰，更沐殊恩，阶叙群（缺）非上灵降，至德玄通，复以禄不逮亲，每（缺）道之心，想磨顶而讷酬，纵铭（下缺）。（石刻）

#### ☆吉逾

逾，开元时范阳县丞。

#### ○题云居上寺诗序

岁辛酉秋八月，仆与节度都巡使王潜、墨轩辕伟、仆犹子余、潜息益，同跻攀于此，勒四韵于后观上。开元廿八年记。（石刻）

#### ☆闾玄亮

玄亮，开元中顿丘人。

○唐故朝议郎行楚州安宜县令太原王君夫人刘氏等合葬志铭并序君讳晋，谥康，其先太原人矣。远祖因宦而播迁京兆。祖献，随任蕲州蕲春县丞；父，唐任邵州武岗县丞，并天纵宏才，地灵孤秀，故得匡维大邑，翼赞皇风。惟君素藉微阴，早承余润，诗书积性，刀笔从荣。或鸿陆犹潜，且先鸣于吏道；或莺乔迴翥，亦驰誉于仙台。遂解褐为司农太仓丞。犹是清白澄襟，防四知于静夜；恭勤尔职，戒三惑于良宵。故得朝野有声，言行无点，后从太仓丞迁楚州安宜县令。既而牵丝抚化，妙膺循良，制锦裁规，弥光上宰。下车之际

，既胥悦而来苏；祔失满言归，亦栖遑而益咏。方冀人钦白玉，垂令问于生前；岂谓鬼赠青帛，瘞芳魂于厚夜。以唐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卒于故里，春秋六十有七。夫人刘氏，四德驰芳，三从著美，宽裕贞顺，翼尔宗枝，缵组絮丝，作嫔君子。谁谓风霜早降，桃李先凋，遂使影谢兰帷，芳辞桂阼。以景龙四年八月四日，奄从风烛，宅兆未终，权为殡厝。以唐开元十五年十月五日，随于所天，旋附葬于龙泉故里矩阴山北平原，礼也。次子崇义茹荼軫泣，风树缠忧，嗟令问而空存，庸慈颜而永谢，将恐居诸易往，先烈无闻，爰想德音，重为铭曰：

大哉乾象，神妙无方。挺埴元气，降此贞良。（其一）

贞良于何，淑人君子。刀笔从宦，韦弦播美。（其二）

清白守职，胡宁不臧。人谣善政，俗赞甘棠。（其三）

天道攸攸，人生若浮。魂兮奄丧，永古长秋。（其四）

恭惟后嗣，敬想前猷。茹荼軫泣，风树缠忧。（其五）

启玄扃与蚁む，庶慈颜而永济。列善颂于余芬，望明德兮长存。既龟从于五兆，亦何谢于千春。（石刻）

☆韦乡 滔

《全唐文》三百七有传，《拾遗》卷十九

○青城山投龙璧记

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专知礼仪集撰上柱国沛郡开国公乡 滔、中大夫行内给事上柱国张奉及等，并亲奉圣旨，令检校内供奉精勤道士东明观主王仙卿，就此青城丈人灵山修斋设醮，并奉龙璧。庚午岁开元十八年六月七庚申入净斋醮，十一日甲子敬投龙璧礼一。京兆韦乡 滔。（石刻。《道家金石略》页一一）

☆丘悦

《全唐文》三百六十二有传。（撰《像赞》时，官银青光禄大夫昭文馆大学士。又为相王府记室参军，见《升仙太子碑》）

○大弥叉等身像赞

前秘书少监韦得器、前遂州刺史利宾、前蓝田尉利涉，奉为亡妣故扶阳郡太夫人天水越氏所造。夫人故司列少常伯仁本之女，今左威卫将军东都副留守谏之姊。夫人柔婉，长贤明，诗礼天然，图史暗合。家君之为相也，特见奇异，常谓女师；辅佐君子能循法度，是称妇德；从宅垂训，多著才名，斯为母仪。年七十七薨，合京兆。终天永夺，泣血无追，唯托能仁，用资冥果。坎岩壁，现真容，因高制龕，即疏座，东临伊水，百亿津梁，北走鼎门，大千方便，所愿上升切利，功德证明，宴侍耆，神通无碍，斯名不朽，兹山永固，穷佛

劫以长存，拂天衣而无尽。铭曰：

弥又得道四劫前，庄严幽路百福先。法身不朽山石坚，昊天罔佛日悬。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按：此文较多数行，丘悦结衔亦不缺。）

☆李季良

季良，系出郇王房。（《新表》）

○李兴造象记

（上缺）是释伽之政教；有色有空，即如来之妙法。三（缺）毫光于大千，十种好拯群生于十一。是知扶除（缺）救济含灵，出利苦缘，俱成佛果。弟子李兴上为十代（缺）为亡过父及见存母杜，敬造□□一所，以开元廿八年正月（缺）日于宅内正南，建立其石也。匠□头□雕镌毕功，其塔也（缺）真容俨然常住，龙兽侠卫，宝相跃腾，不彰耳功（缺）后裔云尔。并词粵：

释教幽微，□空莫测。神道冥（缺）讷识。（其二）

拯教生死，毫光其力。（缺一字）塔兮建成，垂芳兮（下缺）。（石刻）

☆徐彦伯

《全唐文》二百六十七有传。

○唐柏梯寺之碑铭

作调御，於昭灵觉，户崇四生，丕践十号。故能使慈风广扇，道机具立，握生灭之巨权，制色空之宝柄。则动而逾寂，超越于妄想之樊；隐而不晦，嬉翔于究竟之域。然后六波横济，五衍高驱，穿枣叶而掷恒河，拥莲花而张世界。至若昭明慧苑，赫怛利之隅；最胜真宫，蔼须弥之顶。亦有耆之宰，直对五城；仙居之岩，俯窥罗柰。则知大雄说法，多在天上，声闻宴坐，或处林中。岂不以宝落严，雄住持之境；山龕石室，定禅诵之心乎！

柏梯寺者，昔有超述头又，此峰伐柏为梯，以升匆危路尔。其陔隰平坦，井闾雄赫，汉武帝以草木为哥，秦穆公以兵车合戟，鼎云孤上，盐烟不绝，历桑浦色南栖，蹀苓岑以东憩。践零石，排峻崎，磧砾焱骇，穹崇云挠，夕{山}倚天，黯凝黛色，朝壁衔晷，融月光，群木罗穴，崩榛塞路，若经魑魅之蹊，更甚莓苔之滑。亦犹闾风三角，平于斗杓，削成千仞，孤秀灵掌矣。非夫傲世者，不能し步以蹶之；非夫茹云者，不能攀霓以巢之。

后魏有烟禅师，如来左臂迦叶神足，摆拂俗尘，登睨兹岭，开剪蓬棘，驱斥狐狸，葺构榱栋，庇安经像，而孤{山疆}攢险，盈科掩闰。檐壑则人迹幽悬，挈壶则石梁危涩。禅师然香作礼，默念弯孤，彀弦三发，崩泉壹涌，曾<厂金>为之潺，潜<疒盍>亦以涣。林清晓吠，射香溜而添厨；谷应中钟，畎凉潭而洗钵。虽箭穿银鼓，矢缀金莲，不能过也。岂至讫咸动神，而永世作利乎？后有

玄济禅师，以直心为净土，持戒为道场；又有文操禅师，以三空为室宅，四念为租税；并能继崇轮焕，广辑[QLDG]彤，揆尺调绳，素斨轮于倒景；扞藤挽葛，吸沆瀣于重霄。未就厥庸，倏焉而化。呜呼！可为长太息矣。

爰有禧法■者，中条懋族，大昴纯精，坚杵摧破于高山，药草蠲调于众疾。马鸣菩萨，戒律逾严；牛迹比丘，威容甚肃。尝以为我初出世，诸佛见身，爰日含宇，慈波洗物。珠豪藻耀，能仁坐兜率之天；金粟煌，法聚起优填之愿。乃与上座诸法师等光昭睿业，保真居，行圆成果，心空无碍，钦承紫诰之；不退黄山之勇。明玳十斛，尽掷龙龕；珠囊千金，即悬鹦树。中岩草木，皆书半偈之言；多宝幡幢，更涌全身之塔。梁北涧，塹东岑，规其噩嶂，负其潭壑，列金之十重，竖宝阶之三道，玉虬蟠扈，玳虎吞杠，疏柱承景，重阁架月，伏长槛而弄蛇，登高隅而坐风雨。绿苔红卉，添曙牖之月青；啸枯吟篁，助晴宵之姣乐。八斋则仙御绕空，六时则昙花落树。应真飞锡，初提劫石之衣；罗汉持盂，共饱香天之饭。寂历焉，虚徐焉，人则法门之健将，地则医王之别业矣。金以为誓愿成就，庄严具足。真说空说，般若之勋大；上生下生，沕和之道洽。旁征琬琰，博访文章，濯瓶水于东山，煦日光于西壁，灵龟负石，科斗悬书，则翕辟薰修，上人不地戮力；而证明因果，下走无愧于含毫。其词曰：

☆陆海

海，官朝议郎侍御史，授尚书主客员外郎、湖州刺史。（见《新春》）

○大唐空寂寺故大福和上碑

水之流也，微风以成其；人之生也，积行以成其道。木有火，石有金。火非燧而莫出，金非炼而莫见，则知定以慧发，觉为行先，得之本无，求之不有者，自释迦举传达摩，末传于我大师矣。师族于张，家于丰，含有在胎，异气所感，诞厥弥月，其目犹闭。有异僧见而惊曰：“此西夏之圣者，当度众累，以宏大乘。”双倾眸忽开，允付授记。其卯也，识泯智叶，意裁道牙；其缙也，行苦业净，福薰果孰。初于西明寺持《五分律》，后于南荆州宗大通。师默领法印，暗通幽键。大通谓师曰：“萌乃花，花乃实，可不勉矣！”师闻之惕息，言下而悟，以为不生者生，超心即妄，无说是说，对境皆空。师得法而还，大通承诏而至，虽有灵山之别，不异龙花之会。无何，大通居东洛师，师愿偕往。大通锡以如意杖曰：“吾道尽在于兹。”以为如意杖者，比如意珠也，用之不尽，可教西土之众。于是我师遂留，施物以安，诱物以渐，慈摄神鬼，威伏虎狼，昆虫草木，罔不沾润。景龙岁，敕授涂山寺上座。尝有神僧宴居曰：“后四十年间，当有胜士继体是处。”事由冥契，因以宿感，我师应焉。又授荐福、庆山、龙兴三寺上座，皆承天诏，允从人愿。时之聒名，于我何有





儻，《全唐文》三百九十六有传。

○大唐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并序）

尝语如性，因观我心，即照皆空，真空无我，即谈其妙，是妙恒如。嘻，月鉴流以（缺）温凉慈氏，有以证用通微，澡身扬戒，乘定济混腾之患，慧炬拔焚迷之苦，扶持所□□□寿根启所法识旷劫谁比，次有□大禅师乎？禅师法讳道安，俗姓李氏，荆人也。玄悟慧达，神应道心，秀气古韵，绀发青目，奇其仪表，质于言谈。自弱年师问，独出尘感，躬被艰难，行洞精苦，越生于开皇，洎夫大业，禅师已德闻于周郑矣。时飞鸟气，伏螿星妖，草昧中原，戈殳散地。我唐龙战在野，人狼顾，无家而尘垢惟深，不霾珠曜，冰霜惟惨，不夺松贞，禅师或建功华阳，或授手连难，俾劳作逸，尔惟武德九年也。位定乾坤，气惠河海，佛乘杨文以曳绪，禅池洌净以通原。

是日大师弘忍传禅要于蕲下，禅师趋风而慕之，顶颂初闻，事隳太行，竦身以精意，投步而希迹，悲喜罄于资尘，微密玄而会同，双目片言，洞融发念，则佛池，净其法身，圆月湛于清空，传灯□于冥室，毗耶谈极其不二，耆山直示以无三，何以加之。稽此禅门要宗，始乎天竺达摩，纳众流以成海，总群妙以立身，一香普闻，千光分照，同玄而通导，各受而齐适。及至弘忍大师，传付五人矣。比岁禅师与大通俱学于大师，大师每叹曰：“予常有愿，当令一切俱如妙门，获所安乐。学人多矣，唯秀与安，惜其才难也，将吾传之不至欤？今法要当付，付此两子，吾无忧哉！”上因数征请之，以师受禅要。禅师爱避位，推美子玉泉大通也。

从此就皋蓺，翳师榛，高让名闻，坚进师礼。谓人曰：“山间树下，难可厌舍，丰石足以枕倚，香泉足以澡漱，与道而游，不乐何求？”竟居嵩山会善寺焉。夫日登浑天，苦夜者利见；火熙寒室，倦凄沧者庆来。举地依归，倾都师仰，若然者随至随詈，击之逐之。□忝尔怀，誓涂我口，拂衣而起，却游以辞，益指于荆州玉泉，已而反覆年序矣。山下有涕泪求法，陨灭不回，解体而献心，决目而贡诚。至讫咸神达，上骇天圣。若夫高密诣耶，则无务薄言；神梵仪耶，则无闻往教。哲后躬亲禅窟，咨□道门睿族，保之而尽师大道，友之而来仰贺，中旨殷勤而一昼三接，朝恩稠□而以月系年，非道妙动于时，能仁感于俗，安至如是乎？遂不得已而心副于世。禅师崇要秘□，指日广乘，反经而合权，恢理而约喻。或赞其溃靡，发虑由□；或指以汪微，道义维远，悟之者意豁而无住，昧之者思绝而失常，或诟或扬，而玄味加此，慈诱无舍而禅悦隘声，群籁齐韵而各尽其音，三兽渡河而不渝其心。虚空广大，得之同体；日月融朗，得以同晖。始自山门，遍于天下也。乌感韶乐者，美克绍之事；深谈良玉者，美贞明之心。夫故听其声而不辱其事，观其事而不累其心，于□禅师

有之。

惟景龙二年二月三日夜，禅师忽而命门弟子等，谓曰：“惊波洋洋，即生而亡；人代汤汤，共斯为常。无依缘报，建缘报谢，缘灭二百之后，当以驿以山，无庵无庙，深以林莽，因之野火，寻焚而灭，惟吾之初愿也。操必化之器，运不停而寄，欲议恒久，终古无有。凡百尔众，勿违我言。”越五日，将尽□□万回大师自京驰寄披纳，宣意相喻。至八日，乃阖户去人，卧胁累足而灭。询诸耆宿，盖去禅师生于大随开皇四年，灭于有唐景龙二年，春秋得百有廿余岁能。□□隐其灵通，圣道遗其岁时，故莫得实其报龄也。

呜呼！人生如电，随风将尽；即风如我，随电皆空。三界共然，前后相莅；五运恒矣，往复何穷？惟圣灵常存，随感宣应，从游者不能尽造，希声者不能毕闻。门人之间，故有百身请代，啜血穷恋而不得者。既而绝息擗地，推膺呼天，覆载为之杳冥，川岳为之震动，蚁有号吼，鸟亦悲鸣。主君辍朝，可其付托；侯王哀赴，侑以礼仪。道远惟光，敬久弥福。嵩岩焚余，起幽灵之塔；滑城化渐，置招提之寺。且复罄金资福，广济度人，灵泉涌溜于道场，瑞气结文于林顶。异虹奇鸟，首末连见，同感盛贤之去也。以予度禅师之至，采禅师之事，性□法力，身发法光，美以里仁，安不择地，迹□蹇而□泰，智由下而转高，斯固道以生知，德惟天纵者也。以为教必称师，是有双峰之学；贞不累俗，自有独鉴之美。形骸外物，聚散均于容尘；精神内凝，肉骨皆为舍利。至人心洞于存没，胜被于师资，一为圣胎，一为僧宝，是以弟子慧远者，袭明承庆，演末裕源，东传之法而载极乎天，北流之妙而不坠于地。今也其没，苍然何归？同学等行出高标，业精深寂，永慕师道，长怀友风，缘幽石以形言，向遗履以投体。式资墨客，而扬德馨。辞曰：

水实精鉴，激风而扰。心实澄恬，触境而挠。浑回者理，定以之清。者心，慧以之明。定复伊何？清照万有。慧复伊何？明彻重垢。是训是学，惟德惟师。狂象调伏，情马依羈。我自贞，勇超禅定。遍朗珠髻，大圆心镜。不袭俗谛，慈王真如。万法都，五蕴何储？堂堂如月，光流不极。抚照余晖，取拾无得。众所瞻仰，香光晓色。□乐相望，清明识度。逮时而没，即心奚退。忧花疚怀，摇扬如□师徒齐致，离会同然。永痛斯日，载奉何年。解吾人之愠，妙觉常存。化吾人之道，净戒弥尊。勿信世相，但等浮云。

建塔僧破灶刊。开元十五年十月廿一日建。（石刻）（按：此首较多二百三十余字。）

☆李宅心

宅心，天宝中东海郡司法。

○大唐故监察御史越郡李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博陵人也。崔氏之先，著在图谍：河鲂之喻，叹美诗人；雕龙之作，擅名汉史。语烟族之家，共称齐大；叙少长之例，不为任齿。曾祖行功，秘书监；祖景，县令；父仲容醴泉丞，并垂裕多闻，象贤不乏。叔祖玄，神龙初立大功于国，封博陵王。读班彪之文，汉德斯在；知条侯之器，刘氏必安。由此诸宗以博陵为称首矣。

夫人幼而敏晤，动识机微，气调精明，天与淑顺。七岁读《女史》，十一就妇功。岂织组乡川，不废事业；将前言往行，以成规矩。秦晋足也，归我府君焉。体从人之义，得嘉偶之名，敬则如宾，礼犹行古，宜其家室，譬彼瑟琴。况中馈克修，外言不入，使六亲取则，二姓交欢，闺门肃然，如不可犯。府君之履台宪也，也持斧之雄，受登车之任，江湖风靡，瓯越星驰，时霁威严，亦由辅佐。及府君之没世也，夫人才廿九矣。位登柏署，朝廷嗟不之遗；年若华，中表切未亡之痛。以世业在兹，自西徂东，长悲纨纈右之孤，不绝敬姜之哭。一女在襁褓，三子尚婴孩，殆历三时，方诞季女，盖生人之至艰矣。夫人衔酸茹泣，义深节苦。属家本好俭，岁仍不登，不厌糟糠，不辞浣濯，以身率下，以悦使人，屡报农收，遂安反侧。而亲授诸子，夙兴不怠，能修业者存以燠休，未成功者先之夏楚。故累岁之后，登孝廉者数人，诗礼所至，比之严父矣。善平府君之世，昆弟孝友；夫人之家，上和下睦。内外一体，其教可知，居有孟徒之贤，行有班随之赋，积善余庆，议者荣之。自夫人之初笄也，以府君素无怙恃，乃叹曰：“幸承巾栉，不逮舅姑，徒习绅之仪，终无奉戴之日。”故睦娣姒以申义，和亲族以辅仁。丧不逾节，礼也；勤则不匮，智也；能训诸子，慈也。夫人有伯兄弟，长姊孤侄，或死生契阔，时命屯否，拯之救悬，常若不及。事不则心已行，此胡质清畏人知，介推文不求显，此夫人之孝也。有具美而降年不永，哀哉！天宝十载正月遘疾，十二日终于东京仁和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其载十二月十二日辛酉，葬于寿安之北原，不忘本也。初，府君之殡也，近在洛阳，距夫人之丧卅余年矣。虽鲁人之，宜恭行于典礼；而滕公之室，惧多历于岁时。询诸哲人，且有后命。爰子懿文，不幸早世。长子前东海郡司法宅心、次子前许昌尉居中等，仓卒无地，充穷靡依，号而不言，愿述先志。其铭曰：

长岑之胤，世擅雕龙，先祖浓兮。冀缺之门，如宾之敬，其仪盛兮。穆伯既丧，言归于东，礼由衷兮。历训诸子，克成于学，咸总角兮。就其禄养，使有令名，风教清兮。福善伊何，莫喻伊何，莫喻中寿，垂不朽兮。伊洛交会，嵩邙口复，叹陵谷兮。思慕罔极，施及宗亲，愿百身兮。合有期，保兹同穴，嗟永决兮。（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九七》）

●卷四

## ☆房涣

涣，天宝中闪州刺史。

### ○翠峰亭记

我皇帝道高前圣，德迈三皇，天下晏然，四方无事。朝廷清谧，常思蹈舞之仪；宫苑欢娱，每赐春游之赏。天恩广备，锡赉见沾，旬日飞觞，求诸胜地。武兴泉石，触目惊人，况卜良游，自须奇绝。顺政游胜，郡南十里，山障重复，石壁干云，渌水澄湾，清泠见底，岗峦掩映，葱翠宴赏，同诸英佐，得尽欢游。天宝八载三月二十日，太守房涣自书。（《道光略阳县志》四）

（按：《全唐文》阙名所收《房使君题记》，实《翠峰亭铭》，即继此记而作。撰铭为太原王（下泐），当是继房涣守郡者。

## ☆宋叔钧

叔钧，大历中河南进士。

### ○窄涧谷肃上人禅房记

于西域耆，东溟方丈，盖羽化之所窟宅，真如之所游衍。攸哉邈矣，固难得而周流，其于一丘一壑，胜之美者，亦往往有焉。矧王屋大形，左右相睨，方且七百，其高万仞，松桂从植，峰峦交薄，幽奇之丽者，何可单论。而此谷焉，特名窄涧，夤缘六七里，攀援数十丈，一壁却立，直戴云天，两崖翼张，横窥日月，稽道则神灵交集，笔语则雷风聿兴。伊昔乡人选胜兹所，宏愿既果，经始勿亟，其始也琢石为堂，功成一{匱}。其终也饰金作像，数满大千。而物换时移，斯迹犹著，翔而后集，不亦宜乎！我上人德冠三乘，行超十地，梦幻隳体，□月澄心，以禅寂为不二之门，以意识为五蕴之户，克绍先烈，独秀□林。乃拔溺寰中，投身物外，懿其事也，构其居也，因厥旧而新是图，采椽不斫，亘为禅宇，爰居爰外，南东其户。西次步，别置水亭焉，高才一寻，方仅五尺，〈广晷〉泉自出，环流镜清，注于洋，溢为沼，灵草千种，修篁数茎，花香互开，烟媚时发。春禽辍鸣，似听色空；玄猿罢吟，如求渐顿，登陟者结缚悬解，经行者尘昏自朗。仆，野人也，夙尚云林，性本疏散，逮此真境，然忘归。况羞我以桎梏，诱我以泡幻，知□隗之不远，识害马之累生，筌蹄顿忘，世事如扫，参则不敏，请濡翰以记。时圣唐大历七年岁次玄姑洗月也。（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三）

## ☆崔

，官正议大夫行州别驾兼太子仆赐紫金鱼袋上柱国。

### ○大唐故曹州成武县丞博陵崔氏府君改葬墓志铭（并序）

昔游于镐京、雍洛、梁宋、河朔，名山大川，秀润形胜之地，复出入往来二陵之间，观古之实贵重臣祠庙丘冢之所，见其崩摧，便房遗榭，与朽壤偕尽

，而独铭声存焉。故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勒名金石，所以传无穷之岁。况我先君府君，德迈前古，衣冠茂族，万代一家。扶风太君太夫人河南褚氏，坤顺志柔，和颜清敏，荣因重贵，明德惟馨，安可阙而不书矣。先父府君讳文，字文，宣德郎行曹州成武县丞，博陵安平人也。先炎帝神农、太公之后胤，食邑于崔，因封赐姓。自大唐受命之初，封陈留县侯，因封而家焉，子职相传七代。自汉高帝九年岁次癸卯，爰及大唐八叶百有五十四年，一世，绵历八十四年，自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隋、唐，世世为卿相大夫，至今轩冕尤盛，代为名臣。高祖客王，皇朝夔府都督；大王父讳民英，皇袭封太中大夫守汴州刺史陈留县侯；王父元周，皇宿卫出身，拜沧州景城县主簿、蜀州晋原县尉，敕朝散大夫蔡州吴房县令，皆宣风惠□，仁德济世。以至于先父府君，轨范自天，上善若水，内外三教，穷无何之要道，知诸行诸，终始不替，承先人余荫，宿卫出身，拜润州参军，一任曹州成武县丞。仁义包含，器溢江海，才高贾谊，位屈桓谭，不幸积善无征，奄钟天罚。开无廿八年九月廿九日，遇疾不瘳，崩背官舍，权安厝于汝南郡吴房县城西北百步。嗣子勉等昊天罔极，思古敦本而思本焉，以大历六年岁次辛亥八月甲寅朔廿九日壬午，龟筮勒从，迁厝于博陵郡安喜县城南一里长原，礼也。才行无闻，不敢光扬休烈，但直书其事，用表其千秋，不易于琬琰。其词曰：

☆韩云卿

《全唐文》四百四十一有传。

○鲜于氏里门碑（并序）

鲜于，殷姓。武五克殷，获《洪范》于箕子，封于朝鲜。其子仲，食菜于（缺）京兆尹，魏有辅为度辽将军，家于燕国，因为渔阳人也。降及□皇（缺）刺史，因家闾中。闾州生简州长史士简，简州生赠卫尉卿令徵□赐（缺）尉性二男：长曰仲通，以秀才上第，骤履台阁，为益州长史兼御史（缺）五十四州节度采访等使，威化斥于巴蜀，入为京兆尹。幼曰叔明，（缺）金商等州采访使，入为京兆尹，自左庶子出为遂州都督兼御中（缺）一十四州节度观察等使，封渔洋郡公。仁惠洽于巴渝，子姓甥侄（缺）方岳，更处台省，衣冠钦其礼，乡里服其义，虽及羈贯，皆象服是饰（缺）化而成风。夫德及于人者庆，延惠施于物者赏，博若鲜于氏之德，是宜（缺）章，播流金石，永垂后裔。辞曰：

姣姣箕子，为殷仁人。遗册立周，退为周宾。获氏因地，子孙世嗣。几二千载，□□有国，因官闾中。三代勃兴，降生二公。钦惟二公，怀器佐时。尤行懿姿，龙变□□维□方伯，□国落□。□时楷式。绳绳子池，佩礼服义。职典中外，灼耀名位。□□温故，儒衣□，服礼劳谦。巴渝岷蜀，□风成俗。在

昔炎汉，里有万石。下及季□，清风欠□，千祀再激。兴替之原，祸福无门。义亏族夷，德修庆繁，铭之里门。（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四）

☆侯总

总，大历中才练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正字。

○刺史兼殿中侍御史薛公敬造石阿弥像赞（并序）

大圣不可得而名，后之者□思仪形，或范金，或刻木，或黼绣藻绘，寓厥法身，是崇瞻仰。夫金则铄，玉则蠹，黼绣藻绘，倏然成空，徒窃因缘之名，深乖久竟之义。粤若贞以全璞，不□不琢，据连□以示现，与厚地而终始，则此龕石阿弥陀像在焉。谁其尸之？△我邦伯。公□澄降趾河汾，丕承令绪，德礼相顾，清明自持，建施父母之恩，执简励风霜之操，远夷景附，黠吏波逝，葺荒堵成安居，变莱田为嘉谷，实相门之良胤，王国之令臣。复能通向真宗，勤求上善，割清白之俸，资庄严之费。爰稽厥初之考制也，梵侣相宜，□师献艺，梯绝壁，铲苍苔，载琢载砻，无昼无夜，大砮才訇以雷落，小忽霏而星飞。坎坎之声，虽非击鼓；冲冲之状，颇类凿冰。曾未逾时，宝相斯起，精微拟于神道，敬信协于人谋。德水宝池，拟生观；白鹤孔雀，将出雅音。认悟幽栖道场，粗同极乐世界，惟二菩萨左右伊如，灵趾融融，晖映广座。先是，落涧有□石，燃灯有废木石则如础者，如镇者，木则任榱者，任栋者。公命携仆以负之，购良工以营之，石以裨高阶，木以架危阁，一则云矗，一则砥平，永忘燥湿之虑，妙契修行之愿。所谓易有之无，褒多益寡，微公之达识宏量，其孰能臻之？猗欤□人以流静，□也；图事以□坚，智也；徼福不私己，仁也。夫如是，宜其法尊天，百禄是遒，为龙为光，令问长世。总忝司戎，亦尝读旧史氏，命授简，多愧（缺七字）

真圣（缺）人□深（缺）粲尔镜彻，然霞张。射林（缺十二字）延长。位斯崇，德斯厚，羌福男之充溢，固将等□□□□。大历十三年二月廿一日。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四）

☆王

，建中二年易定等州观察判官掌书记朝散大夫行司士参军、（本碑）主客员外、（《郎官石柱题名》）监察御史、（《精舍题名》）。（按《广异记》有宁州刺史王，又云：“乾元中，王籍者，太常之族子。”《太平广记》“大理卿王改金吾将军”，疑即一人，与《全唐文》二百五十九王别。）

○唐符阳郡王张孝忠再葺池亭记

上谷，古之郡名。昔韩魏列土，郡即燕国南都之地也。昭王霸有幽蓟，雄抚朔易，殆秦并天下，朝市沦替，汉魏已降，空余丘（下缺）侯或封地为城，树□藩屏，因旧台榭，浚为池沼，□□以壮邑都也。今兹山亭，互为陈迹

，稽之□代，考诸兴建，则图藉不书（下缺）风雨所蠹，倾颓靡葺。我故相国司空赠太傅李公，自首除奸臣，秉节恒岳，地方千里，带甲数万，择良将以总戎，任良牧以守郡，得御□□无□（下缺）阳郡王张公曰孝忠，剖符于兹，逮今三祀。戊午岁，天作霪雨，害于粢盛，人多道堇，邑无遗堵。王之来也，其一之岁（缺）郭理疆场，缉逋亡，恤鳏寡，躬问疾苦，坐不安席，志通邻好，忧人阻饥，使屡空之家，无不自给，负米之孝，知其所归。况征敛输纳重轻之法，人吏一变，奸欺绝源，老幼相携，归府如市，此乃事不师古，抑谓王命维新，寇盗既除，囹圄亦殄，其（缺）以营垒湫隘，首渠□技，杂处观寺，军人部曲，寄于闾阎，■黄酷于腥膻，里巷厄于争斗。王于是相地建营，训以（缺）未□厥库犹□积其军实，或时朽蠹。是以菽粒聚于桑门，尘滓秽其毫相。王大葺仓庾，纳如京坻，启（缺）景福，比及三年，兵自戢民自安，众自和，财自阜，然后散利薄征，缓刑宽疾。况听政之位有关，王能补外馆之地，不（下缺）王能□厚其墙垣，壮其栋宇，□门足以纳币，高视可以临人。甘棠肃恕，以庭无事，或时涉层台，以观云物，下西亭以玩鱼，（缺）池，审曲面势，乃匠新意，革旧规，必将掉扁舟，垂钓，□鳧鸥，独游□。吏则止水可为江湖，一鸟可齐天地，向若犒师享士，（下缺）使文武毕会，尊卑有序，则斯亭也，坐不得接□，□不得旋踵。我王智天机，神与心计，而能力役乌获斧斤（下缺）利之泉，拔有害之木外益其□，内挟其流，一驱鬼神，若干造化，则壶中江汉，在我浅深；掌上蓬莱，因吾盈缩。然后削培娄（缺）状□洞之新开，饰檐楹之旧制，虽奇特之状至丽，而平易之功至寡。其广也，可以回车舆；其博也，足以列冠盖；幽足以栖隐，（缺）神，暇□以言诗，静可以叙事。稍稍松响，耿耿柳阴，长疑九秋，不知三伏。慧五月，王以居相国（缺）宴久之□君父之礼，礼□□乎心□□□□□军□境回净域，地变禅宫，因请律仪，谓（缺九字）实□□□□兆也。□在（缺十五字）鱼于泉亭□献诸晡飧王（缺六字）识。实。岁来□□所以泄污滂也义不有命尔（缺七字）之□水所（缺）恻隐□如此□□大□□志必尽家邦（下缺）□□百。不□皆□战曾顾谓曰：兹郡。而见其增修浚抒独有此地，郡之遗阙。受命于座末，其军州文武□寮□诸碑阴□岁在作噩月会鹑首□戊辰功毕（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五）

☆李挺

挺，建中时扬州高尉

○又罗尼幢记

孤子李挺、挹、揣、拱等，号天稽首十方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虚空一切遇圣。弟子殃咎深重，不能自殒，摧心泣血，弱息余生。先考常诵《又罗尼



咒》及《金锡般若波罗密经》。挺等哀苦靡诉，精诚向佛，敬造此幢并诸功德。伏愿考畴日所曾诵持经典，永习无忘，宿世已来或有业障，应念消除，睹文见影，皆蒙资福。惟愿诸佛菩萨，虚空一切遇圣，慈悲证明，加被考，乘诸功德，坐西方净土，见佛闻法，心得自在，成无上菩提。建中二年八月十九日建。（石刻）

☆杨交

交，兴元中卢州长史。

○大唐东都弘圣寺帮临坛大德真瞳铭（并序）

大德法号真坚，河南府五屋人也。俗姓杨，即弘农太尉之苗裔。宿植善根，天生异俗，自小不茹荤血，十三即志愿出家。孤才禀不群，气识殊众，屡经阻难，确乎坚贞。年廿具戒，后即探讨毗尼，制《道仪钞》传于后学，莫不遵崇旨，远近流行，乃至新罗异域，尤加尊重。初准敕住天宫寺，后奉敕抽充弘圣寺大德，又充会善寺临坛十大德。其为性也，恤贫敬老，救病哀弱，啸傲名利，脱略喧繁。兴元元年五月十二，忽示现生灭，终于弘圣寺本院，俗年五十有七，僧腊卅七夏。其月十五日，于东都龙门西天竺寺南冈面阳安厝，仪也。出家姊安国寺主真心、俗弟庐州长史交、弟子弘圣寺僧嗣兴等，敬造《尊胜又罗尼》石幢，以记迁谢。其铭曰：

天生聪惠兮辩正邪，割爱辞亲兮小出家。修持戒律兮净无瑕，传述圣教兮逾海涯。色身厌世兮归寂灭，声问空存兮满京华。手足永断兮不可续，送终追往兮徒悲嗟。（石刻）

☆李衡

衡，系大郑王房，官清漳尉（《新表》）、建中四年咸阳令（《奉天录》）、度支员外（《石柱题名》）、郎中（本碑）常州、潭州刺史，湖南、江西观察使（《旧纪》），以给事中为户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新书·刘晏传》）

○唐绛州闻喜县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

维唐贞元元年仲冬十一十有七日，闻喜县令杨君故夫人河东裴氏葬于京兆之九毗原，礼也。裴氏其先，自周汉命氏，爰及晋、魏，衣冠炜盛，八裴之称，为冠族欤。至于隋、唐，蕴而不竭，与韦、柳、薛，关中之四姓焉。曾祖友直，皇朝给事中，简要清通，郁有时望。给事生子九人，并以文学懿德，盛于当时。祖伯义，皇朝彭州刺史，即给事府君之第四子也。履历显官，至于二千石，元纯茂于闺闾，教化布于州人。烈考讳就，皇朝大理评事，重以德义，闻于盛朝，何才高而位卑，复积庆而无嗣，神亦辅德，故钟美于二女焉。夫人即评事府君次女也。性根大孝，礼自生知，幼辞严母之训，长习仁姊之教，是有

令问，光昭六姻。及笄而嫁杨君。君弘农人也，四代五公，实当荣耀，雅有才器，登于子男。夫人辅佐周旋，韵谐琴瑟，杨君叶和敦敬，礼达闺闱。岂期风落天桃，露萎芳惠，神理不昧，泉台已深。呜呼哀哉！夫人伯姊嫁于吴氏，吴君大历之中，为国元舅，志匡帝室，承国宠荣。伯姊居贵柔谦，敦睦亲族，痛鲜兄弟，哀于祀，乃与季妹形影相随，永言霜露之思，乃发筐篚之有。夫人述伯姊之志，赴东周之宅，由是裴氏之三代祖考而松贾修焉。建中贍养在盗移国，夫人东北丧朋，从人故绛，天遥地隔，支折形分，乃不茹荤血，积忧成疾，以至于瞑目。哀哉！吴氏伯姊远自巴蜀，含酸护丧。远日有期，陵谷攸记，志于泉户，见托斯文。铭曰：

和气氤氲，与物青春。芳为天桃，茂为淑嫔。展矣淑嫔，礼诚德富。夺松之贞，逾玉之素。爰及笄字，适彼良门。妇道光仪，百氏称云。不有令姊，孰兹归妹。义隔存亡，名传中外。惋彼芳质，朝露何先。泉扃一，万古千年。

（石刻。《唐代墓志汇编·贞元四》）

☆王泉

泉，贞元中官荥阳县令。（按与《全唐文》二百五之泉别为一人）

○移碑记

夫为政有爱于人，人则思爱而纪其政，或尸而飨之，或碑而颂之，使芳名转彰，旧绩不泯，岂独光于前哲，亦冀后遇警慕而似之。公为政有闻，是以皇帝降书，以称其名，勒书为碑，会人刘公作（缺四字）其绩，刻于碑阴。其碑巍然，地水东道北，雨频坏道，其过者不得周览，但知其名，莫得（缺七字）年四月，天作雷雨，频坏道震碑仆于坑口碑赞少亏，龟破四段。吏人告余，余骇而（缺九字）洗而视之，其文瑰蔚，其迹殊特。顾问从吏，从吏不知，及问邑客，无有知者。噫！余以为口（缺六字）卢君之德行，彰刘公之文学，不然者，岂卢君有隐慝耶？余乃上白府君韦公，请自输俸（缺五字）于县门，以光其邑，韦公允之，乃遂事也。于是碑县（缺二字）文绩再扬，余虽不敏，警慕高躅刻于（缺三字）记移日。贞元十八年二月十日，荥阳县令王泉记。

（按：与《全唐文》九百八十七《卢府君碑阴记》微有不同。）

☆卢徵

《全唐文》四百七十八有传。

○救苦（右司郎中造）观世间菩萨石像铭（并序）

□□建中□年，自御史谪居夜郎。贞元二祀，自□官贬□南□皆为权臣所忌，实□不□□□□□东□再□□□□□□苦□人□神仙□如梦亦不知其所向往也。夜宿龙门香山寺灵龕，天眼亿万，相对稽首，悲嘿如暂降临，因发诚愿，归旋之日，于此造等身像一躯，此乃夜郎之役也。贞元之黜，又过于此。仆

夫在后，独行山侧，有白衣路人，随马先后，因唱言曰：“去日花开，来时果熟。”其去也春三月，贬信州长史；其归也秋八月，迁右司郎中。详求所言，有如昭报。复以阖门幼弱，万里沿溯，畏途炎裔，鲜克保全，胜衣含气，我独无害。即知慈雄覆护，匪无显效，心形惕，焉敢暂忘。复以小子童已来，常元持《大悲菩萨如意轮叉罗尼》，岂无感通。长兄从时任河南府司录参军，（缺）侄圣善寺沙门处常图终创始，选功舍财，罔不精竭。葺事已毕，（缺一）灯，明传三界，允喜感跃，以偈为铭。铭曰：

（缺）告。仰诉大悲，有如昭报。嗟乎大悲，随方救护。哀我数年，（缺一）悉如燎原。炎炎蒸瘴，行看马鸢。惟此身势，岂期生全。惟（缺一）不回旋。再升九天，如出九泉。众灵在空，如日高悬。无日不见，无（缺一）如君如父，思报何缘。遂刻全身，于此山巅。山既不朽，像亦常存，明发（缺一）怀曷论。庶为依怙，子子孙孙。岂无深信，共仰丕尊。（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

☆杨叶

叶，贞元中巩县尉。

○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并序）

如来灭后，五浊恶世，厥有悟最上乘者，即我大师欤！大师俗姓柳，法号明演，累代家于相州汤阴县。幼而温敏，长而良逸，蕴颜子之德，升孔子之堂。天宝季，擢明经第。宝应中，调补濮州临濮尉，后迁濮阳丞。清能肃下，威能卜豪，芳名振于齐鲁之间，孰出其右。因诣方袍士，语及无生，喟然叹曰：“万法归空，一身偕幻，琐琐名位，曷足控抟？”遂投绂捐玺，适于京师。时神策都知兵马使检校御史大夫王驾霍奏曰：“前件人舍官入道，乐在法门。因章敬皇后忌辰，伏请度为僧。”诏曰：“可。”乃隶名于洛最县敬爱寺，因具戒于嵩岳坛场。厥后口茹一麻，身衣百纳，洞达五方便，探赜修多罗。虽思代居梁，佛图在赵，方兹蔑如也。兴元初，延长定觉，念定舍那，七八年间，历抵开法，龙象鳞萃，冠盖云集，济济焉，锵锵焉，得其门者或寡矣。思振锡，步及于巩县净土寺，县君陇西李公闲，洎夫人吴郡张氏，礼足归依，虔心谛听，净财珍服，舍而勿吝。由是景附响和者，不可胜。非夫悲日悬空，宝炬破暗，其孰能臻于此乎？

且迴出四流，既远离于烦恼；遽成三黜，徒示现于涅槃。以贞元十七年二月五日，整三衣，掩一室，汨然坐化，容白如生。四众涟洳，奔走织路。俗龄六十有九，僧腊三十有三。门弟子净土寺主智德、律坐主常隐、神昭寺三纳宝灯、坚志、如印等，因心起孝，扶力议事，言于同学曰：“不建塔，曷以旌盛德？不刊名，曷以纪高行？”谋之既臧，罔不率从。未迁朔，缟素叠委，泉谷

交积，佣工度地，才延埴为砖，不伤财，不害人，格于十旬，杰其高寺。以明年春，绳床趺坐，归于厥中。左迓名区，前临清洛，浮云朗月，松贾飏飏。叶从官于兹，尝陪高论，援毫含歆，遂作铭曰：

于休上人，伟白昂藏。遗荣濮上，练行嵩阳。淤泥自浊，荷花自芳。澄思一室，闻名四方。了悟真诠，门人骈阗。双林遽，孤磬空悬。屹立素塔，遐对清川。憧憧行路，孰不凄然。（石刻。《八琼宝金石补正》六十七）

☆李充

充，贞元中官太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护军赐紫金鱼袋。

○大唐东都敬爱寺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

禅师讳法玩，俗姓张氏，其先魏人也。年十八，学道于大照大师，甘受具戒。报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以贞元六年秋八月十三日寂灭于东都敬爱寺。越十九日，门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嵩岳少林寺之西偏，杖执紼，赴丧会葬者以万数。弟子安国寺尼法名寂然，师以志性坚操，菩提心猛利，故号为精进军，即予之从母也，躬护厥事。其明年冬十月，新塔既立，将以抒门人永慕之志，播先师玄邈之风，俾予叙铭，以示来裔曰：

尝闻拯群迷者根平道，弘至道者存乎人，至若播甘露于法林，架慈舟于苦海，反邪归正，化昏作明，教被洛，德高嵩少，实我禅师其人也。夫纪无相之士，宜略其族谱；述无为之教，宜舍其示现。故不书姓系，不□□行，直言秘旨，用阐真宗而已。自像教东流，法门弘辟，以戒律摄妄行，以禅寂灭诸相，以辩惠通无碍。禅师总斯三学，济彼群生，或居嵩高，或住洛邑，道俗师仰，遐迩攸归，应用无方，称物施化。惠日恒照，无暗不除；宝镜常悬，有昏斯朗。尝谓门人曰：“正法无著，真性不起，苟能睹众色，听众声，辨众香，味众味，受众触，演众法，而心恒湛然，道斯得矣。”大凡禅师设教导人，必形于行，以为法无憎爱，故喜愠不见于色；以为法无分别，故贵贱视之若一；以为法无取舍，故齐于得丧；以为法无去来，故泯于生灭。是以访道者听言昏解，观行学成，非夫心契真如，识通妙有，孰能修身演化如此其盛者欤！清川东注，白日西匿，归真于此，空山杳然。铭曰：

嵩山之阳兮灵塔尊，色身既灭兮妙法存，志此贞石兮弘教门。（石刻。《东都冢墓遗文》）

☆陆淳

《全唐文》六百十八有传，《拾遗》卷二十六。

○印记

最澄梨形虽异域，性实同源，特禀生知，触类悬解，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犹虑他方学

徒，不能信受，所请当州印记，安可不任为凭。大唐贞元廿一年二月廿日，朝议大夫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陆淳给。（《日本邻六徵书》）

☆郑审则

审则，贞元中明州刺史，南祖房地官员外郎元敬曾孙。

○印记

孔夫子云：“吾闻西方有圣人焉，其教以清净无为为本，不染不著为妙，其化人也，具足功德，乃为圆明，最澄梨性禀生知之才，来自礼义之国，万里求法，视险若夷，不惮艰劳，神力保护，南登天台之岭，西泛镜河之水，穷智者之法门，探灌顶之神秘，可谓法门龙象，青莲出池。将此大乘，往传本国，求兹印信，执以为凭。昨者陆台州已与题记，故具所睹，爰申直笔。大唐贞元廿一年五月十五日，朝议郎使持节明州诸军事守明州刺史上柱国荥阳郑审则书。（同上）

●卷五

☆吴夕

夕，贞元中台州司马。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诗序

过去诸佛为求法故，或碎身如尘，或捐躯一虎，尝闻其说，今睹其人。日本沙门最澄宿植善根，早知幻影，处世界而不著，等虚空而不凝，于有为而证无为，在烦恼而得解脱。闻中国故大师智夕，传如来心印于天台山，遂赍黄金，涉巨海，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外其身而身存，思其法而法得。大哉其求法也！以贞元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臻于临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斑组二、火铁二、加火石八、兰木九、水精珠一贯。陆公精孔门之奥旨，蕴经国之宏才，清比冰囊，明逾霜月，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以书《天台止观》。陆公从之，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华，邃公亦开宗指审焉。最澄忻然瞻仰，作礼而去。三月初吉，遐方景浓，酌新茗以饯行，对春风以送远，上人还国谒奏，知我唐圣君之御宇也。贞元二十年三月巳日，台州司马吴夕叙。（《日本邻交徵书》、《显戒论缘起》上）

☆郭洪

洪，贞元中宣德郎前节度驱使官试左卫兵曹参军。

○唐故行涿州司马金紫光禄大夫彭城郡刘公墓志铭（并序）

仁德忠贞，君臣之节义；理家孝悌，亦为政之荣基。方府君能尽忠于国，纯孝于家，可谓忠孝双全者矣！府君讳建，字建，汉室本宗，彭城是望。昔

自尘飞中夏，达士蓬征，逐胜而迁燕台，应纳于兹数代，不复彭城，今即燕人也。自大父以前，多遇荒虚不明，难为具载昭穆。故顺化州刺史兼侍御史讳瑰，即其先人。府君伯季六人，房居第二。先兄讳逸，青春之年，已丧人世，痛哉绝嗣。府君天授仁孝，袭继为纲，闲居即共共被同食，分飞乃哀鸿霄汉。大历中，诗中成立，节行□天，特赐金紫光禄大夫行涿州司马，仁佑勋贤，振乎千里。次第九爱弟讳迅，艺人文笔，俭素守官，行幽府司户参军，再历檀州司马，谢于瀛州景城县之令长。其次第十讳□，才兼文武，勋业望重，历职辕门，驱鸡五邑，淹于潞湄县之仙宰。次讳述，□□回车，二宰大邑，终于涿郡归义县。季曰讳遘，守檀州司法参军，三十岁余，已倾下寿。或曰群翥，圣代急难，延及子孙，余庆未坠。府君历任年代，碎务关心，袂气俄临，疾忽于甚，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八日谢于□刺之公馆，时春秋四十有五。有子两人，长曰拭，次曰摸，聪敏孝行，人所难偕。摸则殁于不幸，拭乃孝嗣奉先。有女一人，适吴郡朱氏，妇德世知，朱君早逝。府君灵槨，比者龟筮未□，权在大莹，今乃兆迁潞城西南旧里之原，礼也。哀号送往，孝思未□□柴护，仪毁容，诚可继于曾氏，□□当宅相，幼沐殊恩，无路效于始终，志铭记于贞石。词曰：

府君物望兮间气自天，双持文武兮圣代勋贤。雁行忽断兮名没天际，空存嗣子兮孝行相传。新阙巍巍兮看成拱木，铭记昭昭兮将凭万年。（石刻。《唐代墓志汇编·贞元八九》）

### ☆李师直

师直，第进士，元和中人。

### ○唐嵩岳会善寺敕戒坛临坛大律德塔铭（并序）

详夫金人应世，迦维诞生，玉毫腾耀于八方，教法流传于此土，三乘并驾，五部齐驱，澄混不杂者，惟律宗焉。中有绍继挺生者，即吾师矣。讳惠海，俗姓张，汉司徒之胤，今为河东猗顿人也。七岁寻师于妙道寺，精持宝偈，即《维摩》《法华》一部。自年逾弱冠，具戒此山当寺，遂杖游二洛，精研律宗，前后敷扬约廿余遍。自贞元七载奉敕临坛，传教度人，莫纪其数。至贞元之末，情慕大乘，伏膺于魏府门下，精通《楞伽》，思益搜蹟玄微，名贯三秦。而数郡邀请，匪度物之将倦，而志成云壑者矣。伏维和尚德重丘岳，释门孤秀，包综三藏，精通一乘，凛凛兮如万丈寒松，皎皎兮似一潭秋月。若乃香坛康法得度者，而数越稻麻，亲授衣珠者，人逾数百。理应高悬佛日，重耀昏衢，岂期弘愿未终，化缘将毕，享年六十有五，僧腊卅有九，于元和八年癸巳之岁十二月廿六日示疾端坐，念兹无生，乃告门人，言旭寂灭。门人惟峰、遍澄等，隳裂肝胆，声悲涕流，恨长夜之忙忙，望灵仪而恍惚，遂乃召以良匠

，罄以有资，卜于名山，崇兹塔庙。其塔也耸涌云棱层碧空，左挟天中之古祠，右俯玉华之壮气，前临颍水之瀑布，却倚群峰之屹声。雕白玉以为门，叠龙鳞而成质，即知匪其铭也，无以彰于师之德，匪其塔也，何以表师资之孝诚。余虽不才，聊为铭曰：

玉豪隐耀兮西土，三乘并驾兮东驰。律宗委嘱兮波离，后有吾师兮继之。白云起兮青山暗，戒月沉兮世界昏。不知迷子何时悟，万古空余雁塔存。（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九）

☆李仍叔

仍叔，字周美。初名章甫，系出蜀王房。元和五年登第，历官右补阙、水部郎中、宗正卿、湖南观察使、太子宾客。

○唐渤海王五代孙陈许<sub>子</sub>殷蔡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李仍叔四岁女德孙墓志铭（并序）

女生元和乙未岁七月廿日，亡戊戌岁七月十八日，于同州内城官舍，来廿七日己酉，瘞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因圣寺佛阁西门之南地。土连亡叔之墓，风接西莹之松，冀尔孩魂，不怕幽壤，铭云：

姓李氏，生崔氏。聪明神光，骨发天祉。言语未正，自解亲亲。顾瞻<sub>子</sub>盖彩，颜色沉人。走弄之间，呕吐生疾。气噎深喉，血流中质。玄风潜吹，元精不凝。柔闲在抱，呼哭莫应。既未及殇，讵可等彭。肝胆翕起，无奈此情。

（石刻）

☆王礼贤

礼贤，元和中试中左金吾卫兵曹参军。

○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唐元和丁酉岁夏四月廿九日，太原王君终于平原郡财城之私第，春秋五十八。呜呼哀哉！曾祖讳协，祖讳志良，烈考少恒，咸独韞当代，俱有其才。君幼禀纯和，长怀刚正，艺应时出，擅女娲之笙簧；洞谐子晋之音，远叶伶伦之妙，凤响龙韵，宛如神仙。故得奇伎致身，出入王族，历事显贵，垂三十年，恭谨谦贞。终始若一。虽淳于多智，梅皋毓词，善戏谑兮，无以过也。方将寿比灵柏，何大寒而凋。粤以其年十月五日，卜窆于都城西北五里原，礼也。夫人殷氏，先府君而逝。有子二人：长曰元佐，次曰元；女二人；俱怀孝思，逮至灭性。将启旧窆，于新封，哀哉！铭曰：

蔓草苍茫原迢迢，王君令室窆于此。双剑一归几千祀，萧瑟悲风终夕起。

（石刻）\$\$\$\$☆顾方肃

方肃，元和中吴郡人。

○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姓赵，望在平原，祖歿年远，子孙绝嗣，无人纪于后世之事，今难序焉。夫人父讳萱，皇朝定难功臣，官宪试鸿胪大卿，先夫人三十年已前而卒。夫人即先鸿胪卿这令女也。笄年十五，执事箕帚，而适于杨氏之门。如凤之飞，双鸣相应，周旋二十余载，而杨君处理寝疾，去元和六年十一月，终于京兆府长安县之肆，殡金光门外小严村之里，坟塹存焉。儿女九人，皆尚幼稚，孤茕抚育，霜露所哀，追攀永怀，哭对寒烬。夫人寻患腰脚，行李不逮，虽坐御家事，犹慈和六亲。春秋屡徂，容鬓衰改，且贫无以为节，礼徇时宜，鰥寡多猜，迫以从事，方再行于吴郡顾氏。低迷四五年，而公洁躬，文字未达，寓居中彭汉武初兴之地矣。夫人无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不起宿疾，终于兹川。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以其年岁在戊戌二月十二日，归窆于发县昆明乡魏村先妣段夫人之莹，礼也。嗣子四人：文晟、文、文、文昱等，皆以哀号泣血，匍匐仰天，联翩弟兄，永失慈训。方肃以哀情所属，虑在幽冥，刊石为文，记之于圻。其铭曰：

惜哉仁，逝往中原。才瘞蓁棘，亲宾共怜。愚夫撰铭，买石雕镌。建记陵谷，他时获全。林栖暮鸦，陇憩啼鹃，寂幕春墅，长宵月悬。浮生幻化，五蕴虚假。万古悠然，千秋永夜。（石刻）

☆朱千乘

千乘，元和中试卫尉寺丞。

○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

沧海无垠，极不可究。海外缁侣，朝宗我唐，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能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去秋而来，今春而往，反掌云水，抚桑梦中，他方异人，故国罗汉，盖乎凡圣不可以测识，亦不可以智知。勾钱相遇，对江问程，那堪此情。离思远增，愿珍重，愿珍重。元和元年春姑洗之月聊序。当时少留诗云。（《邻交徵书》）

☆郭审容

审容，字惟肖，长庆中文林郎权知龚丘县令摄中都县令。

○更庙纪

穆宗改元之星鸟月，走承府金摄宰于龚丘。既至，未遑恤于鰥寡，而道谒乎先圣。见祠宇崩圯，土复■所，一邑之豕牛□□焉乎□其顽童矣孺，恣以弹射，田夫里妇，互进纸钱滴觞，罗拜祝祉，目之为夫子神□呜呼！当天地之冥昧，非大高□而罔照；洎礼乐之崩缺，非先圣卓则莫振。鲁，先圣之出也，盖先百郡而谨之，胡乃先百郡而□隳之。日用弗知，以之行简，纵氓俗之淫祀，□简之□义，岂若是耶？走退详其事，罹方割之害，阖户为鱼者累累入开耳焉。征葺之猷，身惟艰矢，乃□谕里客之名于籍者，与夫里生之学父于学



□，殊音共词，不从厥志，胥金损服膳，而卒修之。肇其载之季秋，讫来岁之仲春，绘素圣□，□□十二子，列二十二儒，环■产壁□之赞述，如其国庠矣。

迨癸卯岁之三日，走荐承□□粤以并（缺五字）三载而积□□移理之辞，罔克允而来乎！自龚至之日，复首谒于先圣祠宇，崩圯犹复龚矣。吁其甚者，厥趾处一方之震位，□□□之隘陋，傍瞰荟，俯瞩秽，里墉蔽其前，每周旋而通衢焉。由此言之，殆不若也。矧先圣制为之地，男女车徒之轨存乎目，坏垣弗建，倾栋弗扶，隳□弗缮，曷以观古人之象？喟然复叹，乃申元戎而更之。度其■中撤屋而堂端□屏□□□于康在采章序列，亦犹夫□龚矣。于是又经北室，为师儒函丈之所，创两序，为学者亲师□□俾四方之洁己进修者，咸处之而以藏息焉。备岁贡于有司，庶几将来□□罔夺其（缺七字）冀天下笃教敏行□□□先于鲁也。至若先圣□□德合乎玄黄，昭邻乎日月，敷如六籍，非铘敢称，今所纪者，更而已矣。（石刻）

☆舒元舆

《全唐文》七百二十七有传。

○承天军题名记

有唐长庆元年秋七月，赵人乱，其帅弘正为下所弑。我公奉诏，率诸侯之师问罪。冬十月，师次于承天军。十有二月，入泉二□□□□□□□□□明吾粟天子下哀痛之诏□□□庭湊为帅以息人也。是月班师晋阳，公命掌书记元舆录其名爵，洎参佐将校，凡五十九人，刻于承天军城西石壁。公有舅有弟，自他府来，有二子从行，咸附列于后。廿一日癸未，舒元舆题。（《畿辅通志》引《金石录补》、《山右石刻丛编》八）

☆王化清

化清，宝历元年文林郎守端州司马。

○游石室新记

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诡怪万状，崆峒其中，发挥灵踪，盘薄厚地，皆神仙之窟宅，为区奥之胜概。或有巨石，皆似蹲兽反顾，叠化仰空，的琼脂，色如截肪矣。帝引危窍，疑为洞门；横耸石床，方次仙座。西厢峭壁之下有涵泉，泓澄镜色，味轻瑶浆。东西倚山之阳二十余里，西通于上武林，东抵于零羊峡。时开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右迁陈州刺史北海李邕述《石室记》，列于苔壁，懿乎！宝历元年秋九月二十日，摄经略巡官试大理评事权知军州务赐绯鱼袋博陵崔公，领寮属及将吏游于兹室，探讨奇迹，异乎幽踪，尽日攀跻不尽高意。化清时官守司马，得倍盛游，辄叙鄙词，纪于前事。（石刻）

☆杜宝符

宝符，宪宗相黄裳之子。官河南府参军（《吕温集》、）度支郎中（《郎官石柱题名》）。大和中朝议郎守太子少詹事上柱国新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

○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京兆杜氏，氏为名有日矣。自虞以还，谱牒承美，挥翰于太史氏也，阅周、秦、汉、魏之书，迨于革隋，不远百祀，而杜之嗣续官业有功于时者，有名赫于代者，有负大人之材不伸于岩野者，有词清人标为缙绅之准绳者。暨夫神尧帝天下，文皇宅西海若室屋之时，贤相有翼戴之功，推夫人七世祖也，时封莱国公，名见史籍。厥后随圣叶而代有焕于文学者：夫人曾大父讳含章，任左千牛，累赠郑州刺史；夫人大父讳绾，任京兆府司录，累赠尚书左仆射；夫人父讳黄裳，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累赠太尉。外族李氏，出赵郡，封东祖，世有大官，不书可认，其业茂矣。门风清扬，有弟兄四人，皆服勤儒业；姊妹五人，举其显者，由次姊适宰相韦执谊，外生有官于台阁者。夫人天锡明敏，若非学知，罔究古籍而洞得淑态。笄年适河东裴<sub>子</sub>。子以门子入仕，历官五任。子氏之有别也，测涉河而东，宜指大山，山突古坟，松贾百里，岗环势止，徒莹畿洛，自得姓以来，代修儒业，史笔褒之为第一，衣冠凡三世，外内皆显名迹，追封定谥，为琳琅慕向。子性谨厚，志尚儒雅，凡未识子者，见子之风度俯仰，皆曰：“岂非硕德名儒之家耶！”由是人十之七八具词也。子曾官于河潼知华驿。时属河北有师拒王命者，持诏之臣，往复军师，日之百数辈，阃溢吉。公食不足，即夫人罄其私室以备官须，往往寒衣不纴，箪食绝味，虑子之内愧，以职公而不补其家，则假以他事，而饰词以相怡悦。时家甚窘，而礼义富之。适子廿年，生子九人：长曰柄，业擅两经；次及女等，年皆稚子，志性甚高。夫子享年卅七，大和乙卯岁歿于崇贤里僦宅。呜呼！天施几何，何人鹤年，余馨尚存，吉人遗旨，里闾为哭，亲爱无生。以其年十一月廿九日权窆万年县宁安乡杜光里。时弟宝符追亡姊之行止，未编史策，愿写志石。其文曰：

高道浮云，云散何寻。德润和璧，其璧永沈。令门正肥，青楼始构。寂寞其生，炜烨其后。岩甚壮，有时而倾。穷冬枯连，有时而精。沧波万里，有时而田。丘墟荒野，有时而城。死杨空株，有时而梯。夫人此去，永永无期。善恶莫分，孰宰冥。夫人忽夭，苍不知。（石刻）

☆刘可记

可记，大和中乡贡进士。

○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从政，太原郡人也。其先历代簪裾，间生贤哲。祖因官，遂家于河南

府版籍焉。曾祖讳冰，使持节诸军事守虢州刺史，镇居方岳，位列雄藩，弘化之美，信孚百城。祖讳琳，仕为原州司马，名以孝闻，们因才达，国华人望，荣观一时。府君即司马之长子也，至性崇礼，以奉宗祀，感覆载之深恩，恋晨昏而不事。恭近于礼，以此为美；不失其亲，以此为贵。夙夜虔虔，匪躬之不逮，恂恂于乡党，爱敬尽于祖考，协和宗族，岂非福庆而致焉。於戏！祸兮无迹，生也遇疾，殄流日臻，百药不救，人有斯疾，天丧斯闻。享年七十，于大和四年夏四朋启手于灵台县之私第。呜呼哀哉！公弱冠之初，娶于河东郡薛氏，即故云麾将军之嫡孙也。夫人夙承善庆，生自德门，归彼君子，舍章永贞，奉以舅姑，流谦自诫，洁斋承祀，善复勤劳。仪尔芳名，内外钦属。呈哉天道，言负贤能。以大和九年冬十一月，顾命于家，舍其荣养。公有三子：长子元通，次子元用，幼子僧次严等，并以温柔克谐，全诸孝悌。慕风泣血，远象高柴；知礼善丧，岂唯颜子。以开成元年岁次丙辰三月三日合于皇考故莹，即涇州灵台县东三里北原之礼也。恐陵谷迁变，刻于贞石。铭之词曰：

昭昭白日，昊昊上天。悲风松柏，瘞于陇田，功勋承代，痛惜良贤。□里不，俄归逝川。白驹遄及，日往月迁。至孝□□，谅阴墨言。四时潜运，永乎祀年。千秋□□，坟所生烟。（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开成二》）

☆赵商

商，大和中朝请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唐故平卢军讨击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彭城郡开国男食三百户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逸，字海，其先彭城人也。昔陶氏之后裔。祖讳方□，志行不群，孤标独异，公忠济物，勇略称时，终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父讳元宗，素蕴奇志，早践戎旃，亲卫爪牙，内外经历，终义武军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常卿。公即第四子也。幼专诗礼，长艺弓裘，不坠门风，雅称宗祖。长庆初，以镇冀不轨，丑迹彰闻，元戎太原五公乃脱彼凶妖，束身诣阙。公乃要为侍从，共拔海需，殊节既成，众望斯洽。主上以太原公勋绩超拔，乃授义成军节度使，化验以即行焉。俄又有除凤翔节制，公又亲从。既至，十年从事，一旦无亏。迺又有国命，除平卢军节使，公又从至，复署前衔。时元戎自丁家戚，将谋葬于京辇，乃命公行。事无纤大，一以归付。既达所务，俄闻元戎寝疾，即星驰却回。及到，以至薨歿，公乃号恸发泣，情不胜哀，悲怀郁结，因兹成疾。大和八年三月廿日，终于青州私第，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四月廿五日吉，权窆青州益都县永固乡之原，礼也。凋弓既罢，元施绕树之能；宝剑沉埋，自有十年之气。公夫人清河孟氏，晨昏号泣，痛不可胜。有子一人：儒林郎试陇州近阳县尉曰卞登，秘兼居职，位已及尊亲，为子之道，斯之当矣。虑其

年代更易，陵谷又移，爰刊贞石，将期不配。其铭曰：

江陆之才，挺生于世。毅勇相袭，英谋斯继。天何不佑，降此祸殃。质形虽灭，其名永臧。（石刻。《山左冢墓遗文》）

☆皇甫曙

曙，元和十一年登第，宝历间，崔从镇淮南，辟行军司马。开成中泽州刺史。

○金刚经幢记

余上在髫髻，忽闻家人传读是经，一世思尔建立传模暗记数行。及长思之，信有宿习。自弱冠至于今，时念不辍，常愿广宣同志，无穷无穷。今故刻石建幢，永为供养。开成元年岁次丙辰五月七日建，泽州刺史皇甫曙记。（石刻。《山右右刻丛编》九）

☆宇文坤

坤，后周介公玄孙，太阳子。开成初，官经略随军将仕郎试太子通事舍人。

○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溪州诸军守溪州刺史雁门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田公志铭（并序）

噫，四时有代谢，人情有始终，贵贱荣枯，有生有灭者也。然哲有忠贞者，仕主之令名；有节行者，为人臣之远格。夫外人天之极，唯忠孝焉：忠于事主，可建邦家；扬于王庭，可为人杰。一而遂之，则故田使君之能事矣。使君公讳英，字英，雁门人也，安平君之苗裔也。其先祖榆京镐，德寄黔中，冠冕联绵，朱紫不绝。烈考玉讳，寅字，官任黔州洪杜县令，帙满口奏授光州司马上柱国赏绯鱼袋。询访耆旧，称文词绚练，翰墨芳馨，道赞连城，化毗方岳，挹王祥之美化，得罗含之风者哉。太妣苏性也，武功之贵族也，母仪有则，贞淑可观，德充赵之亲，贤可王陵之母。然古今有隔，节行不殊者哉！公禀精粹之气，岌然天姿，气魄棱棱，事君竭节，能展熊罴之任，肃著爪牙之威，机变权谋，人具瞻仰。又位分符竹，宣赞六条，政术多方，化洽封部，不苛不扰，愍恤嫠，布政五溪，誉传巴楚。呜呼！享年六十有四，良图未展，厚禄初沾，自守郡城，才经二稔，天道恍惚，时事多端，悔吝吉凶，阴阳莫测，无何遘疾，业力无施，运命两乖，奄归真宅，冰容忽逝，永弃明时，一代生涯，千春已毕，杨朱益泣，墨子重悲。以开成二年丁巳岁暮春之杪二旬有八日，终于西阳官舍，至科十二月旬有三日壬寅，葬于府城西南隅虎牙峰高原，礼也。粤有节妇张夫人者，则南阳张□君仙尉之女也。芳闺令淑，婉婉贞明，秦晋合仪，调如琴瑟，节偕杞妇，贤颇鸿闺者欤！且鬻其服用，资贍送终，丧尽其哀，祭尽其敬。一女特达立节，忘躯大义，克崇妇道之本也。有善不旌，有

节不录，何以激人伦而彰化本也！或虑山回谷圯，或市或朝，主嗣莫分，命余述志。余学识浅劣，承乏操文，不揆管窥，叨陈梗概。铭曰：

伟哉田侯，礼乐锵锵。敦经阅史，为人纪纲。公心翼翼，为栋为梁。位分符竹，惠化封疆。亢龙有悔，悲哉夕阳。千秋万岁，委骨效荒。（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三）

☆王宰

宰，怀州温人。初名晏宰，后去晏，独名宰。官至河阳节度使。《唐书》附《五智兴传》。

○灵石县记石

开成五年，自陇州防御使拜工部尚书，节制宁。至会昌三年，蒙恩换许昌节。至九月，自许昌统当军骁卒，泊河阳、义成、宣武、浙西、宣歙等军兵马，充攻讨使，诛除壶关嗣。至四年八月十日，梟逆道，献阙下，蒙恩奖宠。除左仆射。至九月，将归许昌军，次温县，天使持节至，又授宠诏，迁镇北门，十月过此。至会昌六年，上登宝位，蒙恩加司空。至大中元年，奏以云、蔚、朔三州之腹，为贼喉要，故戍旧封，多所废缺，蕃寇奔突，无所限碍。又相厥土浓壤，可出军食，遂疏其利宜，请立耕战。三城募卒六千，任其事，务农习战，永斥连寇，克富军储。至二年九月，秋成境肃，上录其功，诏不拜司徒。宰以叨乘微效，祇寄北都，及今五稔，日惧幸悔，靡遑非据，遂沥诚拜章，乞覲明庭。既蒙恩下允诚恳，至十二月十二日，遂行祇诏，拥节趋阙，赴正仗朝聘之礼。至明年正月十一日，又蒙圣旨奖加光禄大夫，依前检校司徒，却归本镇。至二月五日过此，因览其重峦复叠，积树参差，汾水回[C042]而潺，天险蔽抱而崇固，可壮夫霸图皇业，万代之基。驻旆关亭，吟睇移景，又睹中令河东公及相国令狐公、左揆狄公、相国崔公来罢之题列，遂辄纪其转历及住复所自云。（《金石续编》十一、《山右石刻丛编》九、《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四）

☆卢从俭

从俭，大各中官朝散大夫行京兆府户曹参军。

○唐沔王府谏议参军张公墓志铭（并序）

王者制国，立文武之训，招选茂异，命百执事。其于兴礼乐，陈教化，式系乎文；禁奸慝，弄暴乱，必资乎武。分牟鹿并鹜，废一莫可。其有器识通济，则兼用之。该二事者，今得之于张君矣。君讳侔，字侔，其先北地贵强族也。曾王父打开才西岩，皇平州刺史；大父瑰，皇龙岗节度刑观察使；刑生道晏，皇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涿州刺史；皆风格奇伟，洞究韬略，张皇戎律，宣布朝经，延庆后昆，济美不泯。公即涿州第三子。克荷前修，不陨厥问，始自

韶龢，已若老成。抱忠勇果敢之姿，仰祖宗勋重之业，而乃饰以书剑，励其锋，公之元舅司徒高公每所叹重。司徒公讳霞字，尝随族父崇文平剑南西川寇难，论功第一，拜卫将军，寻振武军节度使，又转唐邓、宁庆等道节度使，入备爪牙，出膺藩翰，扬历雄镇，威重当时，以公孝敬忠勤，可（缺一字）戎事，而曰：“吾之宅相，其在尔乎？”因扒颊哺之恩，委以牙门之任。历职既久，官秩累迁，皆著能名，显赫中外。既登朝序，克扬林声。方振翻于九霄，忽埋魂于重壤，天乎不，呜呼哀哉！以大和三年八月十一日终于沔王府谿议参军，年四十四，识与不识，闻风慨然，悯公之有其才而无其时也。夫人清河崔氏，清门淑德，婉婉听从，有合卺共牢之思，无齐偕老之业，抚棺谁诉，块然未亡。有子一人曰宪郎，冲孺未立，呱呱以号。公之内弟右卫威将军扶，即司徒公之元子也。含风云然诺之分，抚孤雪泪；感平昔指使之恩，爰悉家财。式护窀穸，以其年十月廿三日窆于万年县崇义乡南姚里，盖从宜也。且曰陵谷靡常，将识泉户，乃以铭文见托。感其义，故抽毫以应之。铭曰：

於戏张君，方武兼才。业广运促，遄归夜台。风烈则在，精魂不回。淑人如此，彼苍何哉。龟筮叶从，宅兆将托。晴河天晓，寒郊月落。风凄薤露，尘随乡惠幕。度城关兮逶迤，音容于泉壑。（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二十》）

### ☆李潜

潜，官岭南西道观察支使（见钱行制。）

### ○尊胜经幢后记

先考故绵州刺史李君封树前尊胜真言石幢之余石。呜呼！潜罪衅酷，重遭大祸，残喘未泯，以及今日，号奉安，如斩之创，巨痛无所解。闻西方教有尊胜真言，可以福荐神道，是用购集镌刻，谨立于封树前二步。冀清净尘露之语，上为冥，下则微蠲终天之苦。既讫功，宜具年月日，幸佛语之刻有余，谨梗崩圯□□于此。呜呼！潜生薄祐，在襁褓，先妣元夫人弃世。外祖母崔夫人怜而育之，命甚微而能活。年七岁，外祖母又歿，乳妯提挈，方获侍先君于本家。继卢夫人悯其幼孝，抚爱如己生。先君亲授诗礼，每训之曰：“吾冀尔异日能□策名进士，古人扬名显亲，尔知之乎？”潜其时虽稚矣，佩斯训不敢怠。自后侍车游宦，勤远役，历星岁，无惰业。以至就乡里贡，亟不售，先君益导励其志。逮倒昌癸亥岁，始升名太常第。既成事，归覲巴西郡，先君抚以泣曰：“吾□□代评论儒，尔自此当谨嗣素业矣。”既退，实思调庥得禄以充养。天夺其志，酷祸荐及，孤危余气，艰棘难全。时犹引息啜泣，以思似续之重。既自蜀护奉归洛京，由荆州启先妣，以爰安于河南县金谷原大王父太常府君莹之东北六十七步。若先君志行盛业，先妣懿德门风，具在郑州刺史李公褒所撰

石志，今不敢以荒秽鄙语，上黷先德。呜呼！天何不仁，重毒单于之苦，同气皆早世，顾经杖只影，则茹荼以备祭。呜呼！闻西方佛拯世，用大悲法，至于窈冥不测之际。潜有望尊胜真言之功，助玄远。于是顿颡出血，染翰就石，此石有泐，罔极之痛，与天地无极。谨记。唐会昌四年岁次甲子十二月己卯朔十九日丁酉，孤子李潜泣血长号书。（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七）

☆李栖玄

栖玄，会昌中东川节度左二将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侯。

○造像碑阴记

施水孛牛五头，行营职掌所由身官健子将等，共花见钱口拾阡文，又（缺三字）生口赎废大云寺地，每年收租子充此洁斋。前件牛并合定（缺四字）士字宀（缺六字）发愿施口堂便充（缺七字）值利充二时斋附水口常住供养，并（缺三字）阡文赎庄布施，日后如有人隐欺（缺五字）僧斋当受百牛（缺三字）不出（缺六字）李栖玄谨白。

●卷六

☆常袞

《全唐文》四百十有传。

○谢冬至赐羊酒等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恩命，以至节赐臣者。圣旨频降，荣赉过优，以周官百品之珍，载颁其实；虽魏臣五熟之釜，岂容其多。受赐逾涯，拜恩失次。臣出自孤微。素常贫苦，食不满腹，窃诚修身。且祭不才豆，饭惟脱粟，昔贤之美，其俭可师，敢望丰盈，重彰尸旷。而雨露偏施，岁时益荣，俾奉先之飨，味兼陆；合族之宴，甘及膏粱。又沐深慈，下沾中馈，以感以庆，启处难胜，无德无功，惭惶罔极。

○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敕书并手诏，劳勉臣等，兼赐臣衣一副、腊日口脂红雪一合、中和尺一、贞元八年历日一通。陛下道迈古先，德动天地，凡于一物，必寄圣慈。欲臣襦暖嫠，故衣裳是赐；欲臣除去人患，故良药下沾；欲臣永驻衰容，故馨香流润。新历方启，庆昌运之无穷；彝尺辩才，审度量之不昧。力微赐重，捧戴兢惶，臣无任踊跃之至。

○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郭昕至，伏奉手诏，并赐腊日口脂戏雪、贞元九年历日等，拜受怔营，不知所措。臣某中谢。伏以玉散降于仙宫，金膏流于秘藏。含芳咀味，觉六府之和；润骨凝肤，改三年之观。况复惟新圣历，受朔齐人，称庆戴恩，倍万恒品，不胜踊跃之至。

### ○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吴千金至，伏奉十一月九日赐敕书诏，存问臣及将吏百姓等。自天涣汗，遍施稚孺，普及纤细。欢呼示暇，圣念再加，老幼捧恩，感动肌骨。又以腊日将及，赐臣红雪口脂各一合、贞元十五年历日一通。跪启缄封，荣相集。伏以方传上仙，药成中禁，却老除患，妙绝如神。尝所闻知，岂期亲授。况阶侯朔，晷度不差；蒲柳微生，又膺天历。恩波逾重，局难胜，不任感恩荷圣踊跃之至。

### ○授孟子周太子宾制

敕：闻匹夫之爱其子者，犹求明哲为之师，贤善为之友，而况于羽翼元子，宾游东朝，非旧德耆年，孰副兹选？前守光禄卿骑都尉赐紫金鱼袋孟子周，词艺饰身，端厚居业，历官中外，休有令闻，人推君子风，朝洽名卿之目。副予求旧，咨尔诚明，勉修讽喻之词，以俟元良之德。可守太子宾客，勋封如故。

### ○减放太原及沿连州郡税钱制

门下：朕思三五已降，谁能去兵？文武之道，参用为理。况以寡昧，获承丕构，环四海九州之大，子圆首方足之多，一夫之疾痛，必轸其忧；一士之忠劳，必思其报；一风一雨之愆候，必申其所祝；一士一役之横费，必念其所来。业业兢兢，如即深薄。虽兴后动众，非予素怀；而伐罪吊人，有国常宪。干戈一举，飞兔是劳，缘路征输，指期朝发，耕夫不遑于垆畔，织妇有辍于机中，予之疚怀，岂忘终食。顷以虏骑犯塞，王师戍连，今以潞寇阻兵，灵旗指境，始无虞于塞北，复有征于山东。劳者未安，居者遽扰，盖不获已，且多惧焉。念其征发师徒，道路供给，地素贫褊，物力已穷。今欲及征秋税之时，宜有蠲免；用布慈仁之泽，冀为疲瘵之医，免副曲恩，永安生业。其太原管内忻、云、汾、代、蔚、朔六州，振武、天德及河中、晋、绛、陕沿路州县，今年秋税及地头钱，宜放免。河南府亦是供顿往为道路，比晋、绛、太原，即免编并。其沿路畿县，及河阳、水县秋税地头钱，量放上供一色。其合留使留州钱物，各委本道观察使且放欠额数闻奏，当与商量。於戏！朕君临盛方，子育兆庶，务将去害，岂谓佳兵，上天鉴予，立功福善，宁闻扫殄，共乐清平，未间之心，忧愧而已。凡百多士，宜体朕怀。（闽刊本《常衮集》）

### ☆李吉甫

《全唐文》五百十二有传，《拾遗》卷二十四。

### ○请修天德旧城奏

伏以西城是开元十年张说所筑，今河水来侵，已毁其半。臣量其事势，不堪重修，若另筑新城，所费殊广。计其人功粮食及改屋宇，比及事毕，不下三



十万贯钱。此但计费，犹未知出入之处。城南西即为水所坏，其子城犹坚牢，量留一千人，足得住居。天德军士合抽居旧城，岂可更劳，版筑，虚弃钱物。若三城是国家盛制，仁愿旧规，亦须得天德添兵，然后有人修筑。按天德旧城，在西城正东微南一百八十里，其处见有两城。今之永清栅，即隋氏大同城旧理，去本城约三里已下，城甚牢小。今随事宜置，仍本天德军额。北城周四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阔一丈七尺，天宝十二载安思顺所置。其城居大同川中，当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钳耳髻，山中出好材木，若有营建，不日可成。牟那山南又是麦泊，其地良活，远近不殊。天宝中，安思顺、郭子仪等本筑此城，拟为朔方根本，其意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觉项，北制匈奴，左右钩带，居中处安，诚长久之规也。寻属禄山有事，子仪留老弱于此城，身率大众，河北讨贼，为贼将宋星星所破，纵火焚烧，遂移天德军永清栅，别置理所于西城。只缘添兵未得，且因循并在一处，力所不足，实非远图。臣久访略已计料，约修此城，不过二万贯钱。今若于天德旧城，随事增饬，因有移换，仍取城隶于天德军，别置使名，自为雄镇，以声势可殊邻。（《远和郡县图志》卷四）

#### ○请置飞狐钱坊奏

臣访闻飞狐县三河冶铜山约数十里，铜矿至多，去飞狐钱坊二十五里。两外同用拒马河水，以水斛销铜，北方诸外铸钱，人工绝省。所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炉铸钱，旧迹并存，事堪覆实。今但得钱本，令本道应接人夫，三年已来，其事即立，救河东困竭之弊，成易定接援之形。制置一成，久长获利。（又卷十四）

#### ○请涪州仍属黔府奏

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输纳往返，不逾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余里，途经三峡，风波没溺，颇极艰危。自隶江陵近四十年，众知非便，疆理之制，远近未均。望依旧属黔府。（又卷三十）

#### ☆李绅

《全唐文》六百九十四有传，《拾遗》卷二十八。

#### ○唐故博陵崔氏夫人归李府君坟所志文

夫人博陵崔氏。祖，父纬。以贞元丙寅岁移天，从于李氏先府君，礼也。府君以元和庚寅岁终于无锡县私第，以元和丙申岁归于白鹿原。夫人以大和甲寅冬十月十五日终于越州使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夫人无嗣人，有女子一人，已出也，嫁于河东裴达。达亦先霜露，孤女归我，与弱子苑，苑先祖母夫人两日疾终。开成戊午岁春正月，启夫人于李，与孙苑口北，苑归其裴氏大墓，夫人合于先兄奉礼府君之口。秋七月既晦乙酉，合封礼毕。夫人柔淑谦顺之

德，详于府君先志。呜呼！夫人有姊妹五人而鲜兄弟，先兄娶夫人而无嗣子。夫人之女子适裴氏，一子中殇以亡。崔、李、裴三氏皆绝胤，岂天乎，不知皆阴鹭耳。铭以志言，用符玄室。铭曰：

☆李德裕

《全唐文》六百九十六有传，《拾遗》卷二十八。

○甘露寺重瘞舍利记

有唐大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于丹徒县甘露寺东塔下。金棺一、银椁一、锦璞九重，皆余之施也。余创甘露寺宝刹，重瘞舍利，以资穆皇之福也。江浙西观察等使兼润州刺史李德裕记。（《苏诗》施注引《玉壶清话》）

☆柳知微

知微，大中中朝议郎前行京兆府富平县尉。

○唐故颍川陈氏墓记

陈氏讳兰英。大和中，归于我。凡在柳氏十有七年，是非不言于口，喜怒不形于色，谦和处众，恭敬奉上，而又谄孰礼度，聪明干事。余以位卑禄薄，未及婚取，家事细大，悉皆委之。尔能尽力，靡不躬亲，致使春秋祭祀，无所阙遗，微尔之助，翳不及此。无何疾生于肺，缠绵不愈，以大中四年十二月三日终于升平里余之私第，年四十。先有一女曰婆女，五岁不育。今有一男曰貂蝉，年未成童。即以其月十一日葬于长安县永寿乡高阳原。虑陵谷变迁，失其所在，遂书石纪事，置诸墓门云尔。（《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五）

☆李仲文

仲文，大中时乡贡明经。

○唐义昌军故衙前将守左卫朔州尚德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赐上骑尉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名望彭城，于来久矣，贞乎远代，世杰殊伦。府君讳士弘，字士弘，始祖门，前晋时坐而待旦，台阁风生，貌威神扬，色不可犯，征南元海之苗裔也。皇考讳幼平，字幼平，家本蓟门，世成幽莫，干戈之际，避地斯焉，弈叶传芳，胤流沧海，德高匪仕，纵逸云林，以山水为善邻，以琴书为良伴，逍遥自在，可为世仙，全而归真，今今罕并。府君则公之季子也。少怀明敏，上智天生，言维经邦，信必通远，志可一直，行无回邪。公禀职军门四十之载，统更水陆二十余年，常履春冰，毫无秋犯，谦劳自德，不止喧嚣，松筠不易于炎凉，诚节益彰于塞暑。方将鹏抟霄月，骥展遐龙，孰谓杞梓秋摧，琳琅寒缺。公因少理，寝病俄乖，二竖忽止于中霄，两楹奄之于长夜，春秋七十有二，大中元年四月廿九日，窆于浮最城东南御河之际莲池坊之私第。呜呼！天将择善

，其亡乎！夫人田氏，当年从眷，礼请皆宾，谓钿镜而长悬，其余永保。覲斯存歿，睹昼如霄，情同日月之一亏，心等江河之半竭，憔悴索发，气绝声沉，化石摧城，将未比矣。三从不坠于古今，百行宁乖于闾里，班姜可及，曹孟齐邻，端外凶帏，血泪相继。嗣子长曰友亮，仲曰友庆，季曰友义，次曰友忠，幼曰友等，五子号恸，万众参然，感愁云之遍生，得吊鹤而咸集，绝浆七日，耳目血流，哀戚过情，荒迷似性。以大中元年丁卯岁十月癸巳朔十七日己酉，宅兆于沧州城东北五里清池县界茂林乡五宾村之私第古原神埠之岗，礼也。恐年代改易，陵谷推迁，刊贞石于泉垆，永为不朽者矣。乃其词曰：

公其令胤，嘉声自振。好道清修，谦恭恪慎。（其一）

既忠于国，复孝于家。岂期穹苍，降斯祸泽。（二）

福成兮将托，大运兮寂寞，月照兮泉门，风生兮夜壑。（三）

逝水汤汤，野田茫茫。星移月落，地久天长。（四）

古原兮其来，岁月将久。新坟兮岁平，川松暮柳。龙虎兮日夕盘岗，子池兮千年不朽。（其五）（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五》）

☆阎吉彦

周彦，咸通中幽州节度要籍宣德郎试太常寺奉礼郎。

○（上缺）前守宿州司马妫瀛莫三州刺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御史中丞河南阎府墓志铭（并序）

中丞讳好问，字子裕，其先河南人也。以咸通十四年仲夏月二十王日即世于妫州官舍，寿六十有四。蜀巴西太守芝三十四代孙，二十三代祖冀州刺史鼎，皇贝州长史试大理评事讳昱嫡孙。祢讳晋，皇不仕；妣扶风马氏，汉宫大练蜀郡白眉之洪胤也。会昌中燕帅赠太尉兰陵张庄王念切重甥，特署衙职，功因破虏，官奏宪阶，心务廉平，志尚章句。庄王嫡直方以户部袭位，情娱弋猎，性乐微行，常以谗言维持，严于宿卫。庄王犹子德辅潜祈大福，阴构祸阶，爰从东第，直临正寝。乃被坚执锐，从辰泊申，威惊前锋，血盈左胁。户部遽选名医，始获痊愈。明年冬，谏户部叶以血诚，请覲龙阙。时台席白公敏中俯察连劳，持论半刺，宣皇恩诏，授宿州司马。故天相梁园李公宗闵弟宗冉守甬桥之日，神惊陟屺，望切倚门。故府燕国公以揆师临之时，乃遵旧歧，遐归故里，署为幽者县令。俄授幽府录事参军。才振纠绳，又委连垒，授安塞军使。咸通初，奏侍御史，又摄纳降军使，奏御史中丞。地临朔漠，位亚竹符，燕国公遐察字人，试其巡警，授节度都虞侯。有谁何之誉，副旌之心，又授都牙。遽付专城，实稣边俗，授妫州刺史。未逾期负，授瀛州刺史。今俯仆射以貂蝉统戎之际，推以新恩，骖膺旧秩，授莫州刺史。逾数月，授幽府司马。以督察殷繁，遂其闲逸，重临妫，再治旧疆。府师仆射哀恸存亡，迭为贖，即以其

年仲秋月廿八日，厝神于幽州之乾十里高粱岸南何大原。先夫人尚氏，合先莹之左。今夫人彭城刘氏，即莫州唐兴县令讳箴道之幼女也，泪洒朝晡，痛无宁息。有子六人：长处章，讨击副使；次处庸，未筮仕；次处实，计击副使；次处玄，慕释宗；次大端，次小端，皆童。女二人：长适幽州讨击副使张从嗣，已先凋天；次躬莫州莫阝县主簿刘震，燕灵王显胤。二历典午，四改分符，驯雉一迁，乌台三上，赏文举之座，慕元礼之门，少远脂膏，慕遗清白。周彦幼遵面训，冠乃山居，书读素王，职迁青绶。深竹林之荫，已仅四十年；痛松户之期，未盈一百日。征其自叙，规乃韦班，敬述家风，样传潘陆。虑渝岸谷，薪折松楸，才文泪何穷，含毫直叙。铭曰：

胤从周室，嫔荣汉皇。巴西剖竹，冀土分疆。爰自河南，裔归蓟北。名标隼，位升熊轼。崆同秀峙，碣石壮临。平原后耸，又桑前浚。夕木风悲泉庭月皎。望断块封，永安宅兆。（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一〇六》）

☆冯玄度

玄度，咸通中人。

○西方龛记

述曰：岚飙既振，吹大块而竖八维，辟阖乾坤，方睹二仪（缺）退影之方，太白光其中，昭矩统其位，现化冬日，独以极乐标（缺）亏短之患，恒保解脱之乐，人皆身口意净，状同七宝之池，累一百盖游□便为八德□□□运，吹声传般若之音；人鸟和鸣，钧点合苦空之曲。宝幢だ{山甬}，花盖{山}峨，珠网玲珑，楼台隐映，斯则极乐世界之□事也。中有教主，号阿弥又佛。唯佛也，尊之号；唯法也，理尽无遗之称。常以一法化人，位分九品之产左；观行多□，数□十方之异。□念成就，便得往生于上品，尽报受持，定证补处之最尊。斯则阿弥又佛方便之力也。观音奉旨，传扬于南瞻部州，那至□□常在他方世界。昔有国大皇后，字□提希，弃宝位则愿坐于金莲，厌幻影则求证于法□，于□那便证□□之□须臾之间，特放五毫之相，斯则教法之力也。

今有弟子冯玄度，幼怀逊悌，长有英称，俭约修身，孝仪苦节。母李氏，惠和□□，柔顺天生，庭之仪范不亏葛{卅累}之咏。常奉母告子曰：“人居幼境，孝义则资素王之礼。至于请福延龄，须凭诸佛之力。”遂乃育玉刻贞石而为佛像，乡芳优真圣主，金范素于旃檀。今有北岩灵境，宜写西方胜事于其中，母子倾诚，遂召良工。利颖才施，初疑弥勒下生；事毕功成，忽睹四方世界。造者无非克铭表别，辞尽德广，谨于赞中。赞曰：太极之功，万境寂默。二仪位定，八方表则。西之一境，蕴善仪或。佛居其中，艺容岐嶷。蠲灭八苦，涤荡六□。教流南瞻，念佛为德。观音□□，潜运神力。应天顺人，□啄无忒。捡念成就，便生净域。镌造供奉，其功最极。金字题名，□功纪德。令名

转丽，荣贵万亿。（石刻）

☆郭崧

崧，咸通中乡贡明经。

○药师像赞（并序）

粤有东方，去此佛刹十恒河沙，彼国大师厥号药师琉璃光。《如来经》云：“以白银琉璃为地，宫殿楼阁，悉□七宝，亦如西方无量寿国，无有□也。”此药师琉璃光本所修行善□道时，发心处誓，行十二微妙上□，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慈如是。崧思火宅之难，想无依倚，遂说谕乡人，恃凭内典，顿悟迷津，递相诱化，至诚结愿，方会无上之因，各以舍财不吝，与道齐通，回心坚贞，奔驰于此。立召良工，雕磨斯像，使信士等日加精勤，时无懈怠，用功计日备矣，庄严具相，真如恩布之容，礼者福利无疆，念者祸灾永灭。自兹恳愿，愿国祚永延，朝贤无缺，元戎布德，泽润生灵，牧宰常安，人民鼓腹，龙神后稷，潜佐人天，风调雨顺，国泰连绵。施主邑人等生生值佛世，往往唯闻解脱，音德垂后裔，令望古今，乃祖乃父，世笃忠贞，子子孙孙，引无极也。复愿幽冥先亡，早离三涂，内外烟亲，咸登法会。时属咸通贰载岁临辛巳壬申十五日丙戌，用表成功，以明著矣，洞彻空宗，志谓斯文。

巍巍堂尝，光振遐方。恩沾草芥，蠢动令康。赖者必副，魔弃郊荒。自兹永泰，万国咸昌。（其一）

善哉善哉，祸去福来。英人哲人，舍食舍财。以怀多福，法门常开。愿生彼国，长处莲台。（其二）（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三）

☆泚詹麟

麟，咸通中朝议郎守太子詹事柱国赐绯鱼袋。

○范阳卢君妻京兆泚詹氏墓志铭（并序）

予娶颖川陈氏，生夫人，即予之长女也。大父讳昱，官至国子博士，赠散骑常侍；伯舅讳修古，亦由□官历复、郢二州刺史，皆以背碑覆局得名。故夫人自幼小知书，敏悟得中外之风，和淑为绅之表。大中五年，予常白马□书奏，遇范阳卢真，遂妻焉。良人守士风，居覃怀一邑，无趋名利意。故居止茅茨，食止藜藿，而夫人与之同此，曾无一日萌不足意。始初逮事先姑，每进飧粥，未曾不躬亲调味，以取适口。噫！女得妇道，斯谓全矣。咸通十年五月，遣一介至京师招国荒居，诘其故，曰：“卢氏夫人被人被病不救矣。”生子男三人，男循父教，女承母训，可谓大其门矣。母兄融，官任宣城令。予素达死生之理，况当衰迈之年，乃遣单人□备情礼。呜呼哀哉！其铭曰：

生有归，得妇道母仪；没奚悲，尽修短之期。穷辛富贵□如斯，难素期，刻铭于石置泉扉。（《修武志》十）

☆魏深

深，咸通中乡贡进士、道州军事推官。

○书李当事

公尝自中书舍人，乘廉车问俗湖南。他日宣皇帝注意急征，值公南风中足，不克见。久之，乃有金貂之拜。泊足力如常，除户部侍郎，寻出尹河南，移宣口，镇褒斜，霭然龚黄之理，为天下最。士君子莫不延颈企踵，日望霈然，为时霖雨。先帝知之，拜天官氏。岁余，除尚书左丞。于时奸臣窃国柄，凡以直道事主，不附于己者，悉去之，由是出牧于道。道人比岁最九之灾，山民蚁聚为贼，且起三州之兵以剪之。于是公以书先谕而招之。泊到郡之日，则遣使以逆顺之理告之，祸福之门纳之。不劳尺刃而山贼革面，皆得保生生之福。耕于野而岁再稔，道人由是不闻夜吠之犬。今则四凶已去，元口用之，请书其事，敢为前贺。时自道移申，及此拜口，得归西掖。咸通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魏深题。（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

☆萧珙

珙，兰陵人。

○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

粤兹雄镇，实河东军之要津，封接蒲城，当舜夏墟之旧地，有关曰阴地，有亭曰雁归，固晋川之一隅，通汾水之千派。金流汹涌，林麓森沈，东控介岫，西连白壁，峰巔万仞，壁峭千寻，足食足兵，有威有固，则代郡雁门，何越之有。至若旆骑星驰，华轩云凑，往返骈阗者，皆中朝名士，悉憩驾于雁归亭，未尝不题藻句，纪年代也。西南松门洞豁，径通千里，岩献隐映，朋输矾者居焉，旦暝遗运者众，混流箭激，不可渡之。虽有叶舟，过者怀疑，或覆溺溪人，或驻滞游子，凡经渡者，咸有咨愤之词。

伏会兵马使清河张公领是镇，初有关城，居人百姓等偕诣柳营，请创建长桥，以导达津阻。公挺俊人表，导全礼乐，器兼经济，才为时生，深恻隐，运良筹，允所陈而召节级，僉曰：“吾北离旌■，南过斯军，致舟车不便，众有蹙容，胡为关河字人矣！”遂请当镇咸通观音主法大德普安，激劝朋辈，结聚青帛，兼自减月俸，以咸通九年戊子岁五月九日，兴良工政，纲条毕能，科时逐便，自利出材，勉为甘言，赏励短匠，不日毕成。是桥长一百尺，阔一丈五尺，下去水四十尺，创置门屋，立锁钥，安华表柱，俾闾者洁严掌辖，署其名曰通济。其桥南有古之鲁氏石桥，虽名扬寰海，而通济之义，莫大兹也。由是自华亭斗虹梁，飞鹊脚，架云栈，回朱槛，化くぐ于洪波，腾华鹤于朱户，炳焕方面，盖以壮皇家天外北门之咽扼耳。

曩者亭际中流，有怪石蹙浪，声砰轰若雷霆，震而不息。两堤人口辩其言

音状有蛟螭潜处其下，居者尝虞，罕窥其祲咎。公以建桥之日，奠肴酒祝之，其声顿止。是□□规风振俗，兆应昭彰，故得磊落妖声，潜弥水府，以表我公之勋业巍巍乎！愚才非敏达，得不纪兹殊绩，载缀斯文，用刊贞石，是十三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纪。（《金石续编》十一、《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七）

☆邓喑

喑，咸通中摄资州录事参军。

○造观音像记

弟子摄资州录事参军邓喑，自去年三月九日到官，遵字教条，匡持众务，自以耿直为事，翻遭猾吏加诬。至五月廿九日，奉命停务。喑仰祈阴鹭，下烛无群，因发愿奉为相公及当州使君，造二大圣，金采容，焕乎圆备，果蒙如护，□监深冤。至其年十月十七日，蒙相公迴垂仁鉴，俾复本官。若非圣力所加，安得无移旧贯。今者因斋庆赞，式表丹心，爰刻翠琰，以彰灵应。时咸通十四年岁癸巳六月八日记。（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三）

☆沈卜

卜，咸通中乡贡进士。

○国清寺止观堂记

向者我大中七年九月十日，有日本国大德僧，法号圆珍，俗姓殷，自扶桑而来，抵于巨唐福建，旋适五台，复止天台国清，传西域金人之教。我师幼能拔俗，剃度出家，以慧镜内明，戒珠外朗，作昏夜之烛，为苦海之舟。誓愿维持三乘妙理，以彼方尚阙，此土可求，俄拂麻衣，飞玉锡至。游历此寺，数换星霜，陟华顶之峰，礼大师之迹。此地自会昌废圻之后，大中恩旨重兴，佛殿初营，僧房未置。白衣居士，经行而晓泊浮云；青眼少沙门，座定而夜栖磐石。师乃瞑心起念，言发响从，爰得郢人，伐幽林之怪柏，丁丁之响，朝发南山；落落之材，暮盈北坞。妙运斤斧，长短得规；巧引绳墨，曲直成准。功不逾月，其如化城，飞而彩曜庵园，胜概而光扬鹫岭。以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师即住持此院，苦节修行，以无为心，得无得法，遂挈瓶锡，告别东归，即十二年六月八日矣。有赵郡李处芳，名达，爰来告愚，与师有旧。东望云外，空增浩然，仰梵宇之宽斯，其功莫大，乃命予实录其事，唯惭不文。咸通二年五月十日记。

☆李俭

《全唐文》七百八十八有传。

○幽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陈君墓志铭（并序）

皇唐甲子四周岁在丁丑夏四月甲戌，陈君没地府城之隶慎里。越月景申晦，葬于幽都县礼贤乡之平原。惟君孝达于神，悌流于乡党，信称于朋执，业著

于官曹，惠施于危亡，文形于作，自束发至启手足，言绝浮伪，行无玷缺，为学不倦，济物不匮，皆章灼炳焕，不可备举其迥出人者，今得书之。执亲之丧，头蓬不栉，面垢不，负土成坟，必自己力，残形埏隧之间，寄命晷刻之际，泣尽继血，五周天星，府县旌表，簪裾高尚，虽从仕进，抱终身之戚焉，盖人之难能。后有从事韦雍死于乱锋，琴瑟并命，老母弱子拘诸佛寺，音信不通，樵苏不爨。君与其弟游，谦若己咎，瘞其遗骸，慰其稚耄，昼乞州里，夜饷殍饔，进恐吏诃，退忧室谪，后诏访遗类，官给葬事，亡者免饫于乌鸢，存者复归于乡井，名教感其仁，豪杰尚其义，此又难之尤者。繇是休闻善价，汪郁烈，翔于道路，动于公卿。于是群贤推毂，元侯授简，年过强仕，方从命官。释褐授檀州参军，非其志也。俄改幽州参军，非其志也。俄改幽州安次主簿，管护军表疏。府换，署府兵曹。满口，重假前任。职业聿修，声华日美，方期大用，遽委修途，春秋五十有八。府主痛惜，闻于上公，赠赙有加，轸悼逾等。平生交友，如断手足，相与扶服，礼如期功，宁止恻于寝门而已。君讳立行，字希颜。昔周武封帝舜之后于陈国，是于楚，派支于燕，代为蓟人。祖辉，人，皆养志含贞，学而不仕。娶河东柳楚女，有男子女子名一人，并在孩孺。长兄良贵口其葬事。君之伉俪，韦氏之出，韦氏又予之出也。要矜慎配，遽此婺口，抚存悼亡，刻石纳隧。铭曰：

乌！陈君人之良，错综四科及五常。孝既至今节既彰，名卓著兮道逾光。神默默兮天茫茫，宜福而寿反祸殃。妻弱子幼兮行路咸伤，一闭佳城兮地久天长。（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二九》）

## ●卷七

### ☆王悚

悚，广明中文林郎守满城县令，辟军事衙推。

#### ○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并叙）

上谷郡扼燕赵之中枢，标河山之壮观，俗惟犷犷早，兵本骁雄。苟非正人，孰董斯任？洎天子忧边，乃心北眷，爰命陇西公，付之是理。公承荣鼎鼎，积庆庭闱，勋功倚天，宠贵盖代，莫不银黄照路，戟盈口。列藩翰以推才，非由党援；继轩裳而受命，尽出忠贞。惟公器能，迥拔乎萃，实为世济其美，口不乏贤。昔荀氏九公，大夸晋室；杨门五组，独耀汉朝。方之宠荣，谅有惭德。况公宏才博识，应物知机，洞教化之根源，导生灵之骨髓。内足以阐提声教，翊赞谟猷，扶社稷之洪基；外足以戡定戎夷，恢张土寓，壮皇王之大业。始者褰帷问俗，露冕观时，颁政事于六牺，颓纲尽举；播威声于十郡，异化斯彰。且杨震怀金，徒为克慎；圾威赐绢，曰清贫。弃无益以功成，贱易物而民足。刑期不滥，刘宽何贷于蒲鞭；信及无私，郭诘惭于竹马？由是西临朔塞



，北拒胡尘，或刁斗昼惊，或烽烟□起，虽军兵示勇，壁垒争雄，而蜂虻难防，犬羊易扰。公乃增崇雉堞，克浚池隍，颁月俸以具口粮，伺农隙而兴畚筑，量功命日，虑事[QC53]徒。楚令尹以立沂城，方之未重；赵宣子之临晋国，比此攸轻。而又创修马军营，别立防城院。当讲武论兵之地，实曰训齐；在夸戎耀狄之秋，何妨致备。沉机内设，妙画斯彰，矗修庑以连云，敞横轩而对日。文[C042]映，藻井交分，既大壮于军威，亦允陈其师律。至若武贲，铁骑夭翘，森敛棘以霜攒，耸□童而岳立，精而养锐，习以程功，连营怀（缺七字）射雕之勇。顷以苗螟作厉，叶兴灾，致比户以流离，当数年之耗竭，加以横征重敛，罔（缺六字）须，何尝旷日。公乃大敷仁爱，深軫疲羸，一年而俗阜时康，再岁而家给人足，自然（缺五字）雨知期，陇多合穗之祥，川有还珠之媚，市无易贾，农不迁业，将畏爱以兼行，在恩威而毕□。高楼□□，□货贱而如山；广陌长衢，沸歌钏而若市。既庶且富，极乐无荒，昔为犷戾之邦，今作繁□之地。邵父杜母，□自前闻；羊字贾名，仰为虚称。市老□谓曰：“夫百姓不能以自治，是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是为臣以佐之。□公之贤，其孰能继？”诚叹咏之不足，遂赞呼以无穷。（缺五字）陀罗尼幢，在开无寺，上以光昭懿绩，次以显答休恩，是宜刻石传功，垂文著美，将依妙法，式赞嘉猷，且释氏广慈敬之门，开缘果之路，慧灯长照，法海前流。三十三天，共给青莲之会；百千万佛，咸观白马之经。况妙尽雕镌，功穷篆籀，螯擎凤举，似到龙宫；鸟迹虫文，如窥贝叶。晴峰迥映，便同灵鹫之山；晓木傍临，宛是祇陀之树。莫不金龙护助，宝刹庄严，增寿劫于恒河，布福田于净域。天长地久，将垂不朽之功；万古千秋，永保无疆之庆。赞曰：

巍巍我皇，膺图受命。挺生间杰，匡时翊圣。百氏丹青，九流龟镜。四岳惟赖，六钉斯正。理若砥平，心如□静。刚以触邪，直不容佞。人惟恺乐，境绝纷争。犷戾怀柔，嫠遂性。襦兴谣，仓箱起咏。爰崇妙法，用答良因。奇功既就，众愿斯申。规模尽妙，彩饰如神千花互映，七宝交陈。慈云布雨，慧草留春。祥烟入座，瑞鸟迎人。童艾欢呼而塞路，斋坛戒洁以清尘。将垂懿范，永勒贞珉，唐广明二祀孟夏九日记。（缺石刻。《金石续编》十二）

### ☆郭筠

筠，乾宁中摄涿州录事参军朝议大夫前行汉州绵竹县令柱国。

### ○蜀先主庙记

夫燕之南，第一州曰涿。涿之郡城雄峻，山水清奇，人户殷繁，农桑活壤，凡为牧守，必假贤明。我太保彭城王蕴翼圣之沉机，抱安人之妙算，举□三略，动应六韬，秉千里之戎麾，持三方之相印。以其郡□郡之最，必当慎选其材，乃命使持节涿州诸军事守涿州刺史兼永泰军营田等使诸县镇护乡保胜攻讨

都指挥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娄公牧之。公自莅是州，敷和气以应天时，布惠泽而叶地利，遂得余粮栖亩，朽粒盈，唯闻鼓腹之歌，顿绝分糜之叹。是以封疆毕葺，壕寨咸修，人播讴歌，事成容暇，致其险固，皆自指挥。连烽无侦逻之虞，武率有纵横之备，论奇功韩彭未是，较至理则龚黄不高，扬历三州，抚绥一致。遂使乡闾相庆，皆歌谣太守之恩；寮吏交欢，悉感□使君之德。仁覃远迹，道洽隆平。况龙章凤姿，有叔夜仙中之趣；瑶林琼树，多夷甫尘外之仪。政化之饬，训练之暇，凝神珠顶，注意玉毫，每分禄俸之中，以补伽蓝之阙。俾得飞蠹动，皆洒荫□；甘雨和风，自叶冥祷。然后衙庭公署，成华丽于指踪；月榭云亭，创新奇于心匠。至于僧庵佛宝，灵迹神踪，或一经游，皆谋修饰。丁巳岁仲春月，因荐奠于蜀主，叹其年代绵远，庙貌荒凉。栋宇欹倾，透风霜于几席；簪缨零落，杂尘坌于珠金。欲再修崇，旷于故实，乃命乡使曰：“显其先主懿迹，俾得世人咸知，尔宜为之，无所辞也。”筠簪组微流，轩墀末□，□□尘土，但愧生活笺毫，徒怀雀跃之诚，叨纪龙飞之地，捧承严旨，诚谓斐然。

夫膺天诞圣，应运披图，未有无殊常之征，而无□特之兆者。分日□□□□月魄以腾辉，星律□□□表庆，此皆明于史传，不接见闻。唯先主姓刘氏，讳备，字玄德，涿郡人也。端启奇桑，言符法驾，遗芳尚在，传异无穷，景帝之金枝，靖王之玉叶，□□□□蜀国中兴，世以陆亭失侯而家涿鹿，后因三访谋臣而获卧龙。祖父雄，父弘，世仕州郡孝廉，官至东郡范阳令。先主少孤，其母贩履织席为业。□□□南角有桑生，高王丈余，遥望憧憧如小车盖，往来瞻瞩，咸谓当出贵人。时先主与宗中小儿戏于树下，自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及长大，意气不群，形像出众，人皆奇怪，共许绝伦。不乐披寻，□便驰骋，既留心于音乐，仍致意于衣装，身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顾自见耳。少言语，善接人，负不羈之才，富宽和之誉，荐历艰计，方叶霸图。至建安廿六年四月，即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章武三年夏四月，升遐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谥曰昭烈皇帝。洎乎南征北伐，时屯运泰，载之志记，略而不书。以冠剑□□□陵，祠宇崇于故里，甘皇后配享于神座之中，诸妃嫔图形于旒之后。孔明、孝直，股肱皆列于东厢；关羽、张飞，爪牙悉标于西庑。威生户牖，武耀庭除。北□向高仙之台，常连紫气；东窥海神之庙，远让清风。当外境之要冲，为郊原之胜概。春祈冬赛，非独功并于舜词；选异搜奇，抑亦事同于禹迹。今则百堵俱作，一夫不劳，殿宇精严，□□□必于神□肃□之者自以□永为涿水之光辉，常作燕南之壮观。昔以为无庙名，人皆□呼姓讳，而久创之牌额，用以晓示□蒙，若以昭烈之题，又虑不详，故实□蜀主之庙。所贵易革俗风，皆因创制之良规，敢漏金度之妙道。其于军州寮使，文武

官□，具载于文，期于不朽。时唐乾宁四年九月五日。（石刻）

☆王雍

雍，□□中淮阳人。

○□□□题名

淮阳王雍圣钦、郎中李义行之，自并驾，投馆庆寿，将期于新平、宜禄境上，阅视危磴，以通行役。因获四览山川气象之雄，而旅怀吟酌，有释羁恨。时忽云晦雨作，禽鸟尽栖，殿阁半空，上下阒然，信市□而不□山（下缺）（石刻）

☆杨宏

宏，唐末将仕郎守大安府大安县尉。

○重修三郎君庙碑

泰山岩岩，镇兹东土，宗长列岳，峻极于天。天降明神，而（缺）天齐王，即其主也；郎君，即王之子也。别有庙宇画丹（缺）之音，变化无穷，阴最不测，年代浸远，灵异弥彰。周环（缺）藻悦之文，塑像图形，乞灵徼福，未有不如响之应声者，（缺）难，遂罄俸钱，建立碑碣，怪异事迹，无不具载。顷岁以（缺）石文字，错乱靡灭，不可复知。近有工人追琢翠眠，访寻（缺）申使府请词，以纪其事。留后仆射琅琊王公，乐善好文，稽古博雅，久安禄位，（缺）宠光，初临是邦，方思葺理，才闻其事，欣然慰怀，上欲副圣君敬神明之心，下乃资生民祈恩福之意，遂令虚薄（缺）

（上缺）群岳之长，东岱之雄，天孙建阙，（下缺）。（《山左金石志》十四）

☆高讽

讽，天中节度巡官朝请郎检校尚书□部员外郎侍御史柱国赐绯鱼袋。

○太师中书公北平王再修文宣王庙院记

若夫厥初生人，人不能自治，必维天降圣而治之，则太始太素之古，将□兴起而莫之知。洎乎容成大庭，义皇□□之世（缺六字）之上以虚静恬淡治其下，下以抱质悦天奉其祀。及历唐虞，时更三代，当淳离朴散□□乐刑罚而治之。至周道中微，乾纲不振，皇灵屡□，论侵伐为横流，怀谲诡为常道，君臣父子之礼怠，（缺一字）人五霸之政缺，暴乱无象，群雄力争，万□分（缺一字）王□□□。由是天降宣圣，拯斯坠典，（缺二字）时艰，难挥至教，体合造化，道均覆载，弘用不极，仰之弥高，与天地合其德；照洞无际，智周万物，有（缺一字）必鉴，无得而逾，与日月合其明；抱春生夏长之仁，定阳开阴闭之纪，正五气，分三统，与四时合其序；索隐洞冥，知微知章，变化无方，玄览无始，与鬼神合其吉凶，有德无位，志在垂训，立百王之□轨，为千载

之士师，遇此周衰，载扬鲁道，宏敷黄礼，显正国风，故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行《诗》教则温柔敦厚，行《书》教则疏通知远，行《乐》教则广博易良，行《易》教则静精微，行《礼》教则恭俭庄敬，行《春秋》教则属辞比事，是知（缺一字）上（缺二字）圣德实为教父，所以和君臣，顺父子，定人伦，莫上于儒。且历代王者，唯蒸尝之礼，则绝之，独以素王区宇之内，声教□在，莫不备俎豆腥熟，气臭而不绝享荐焉。则天地□长久，则知至德，三子之言明矣。

是时也，复遇守文笃，中原荡析，钟皇运之百六，值四海之寻（缺二字）道纷纭，□武（缺一字）炽，礼乐由是道污，儒宫又滋荆棘。属今遇太师令公太原公，应辰纬之纯精，禀□□之秀气，天骨特异，研道知机，太史群书，罔有不（缺二字）宜恺悌，教行礼乐，宽惠足以爱人，贞正足以威暴，逊让足以协比，德操足以垂范，人洽其（缺二字）降大和，德教充塞，功敷动植。固出□歧洽颖之秀，即德及□福也；驰素翼霜毛之产，即德及飞走也；八风不奸，十雨顺晷即德合覆焘也；其将必忠，士必锐，即德及军旅也；耕者击壤，（缺一字）者行歌，即德及黎献也。况仁被昆虫，泽覃幽显，不可备得而称焉，盖少明其大略也。值比四郊多垒，毒元元，天未悔祸，人崩厥角。余以堤封不耸，邑里底寻，非我公独以诗书礼乐化人成俗，则何以见兴儒导训，变风变雅，当□扰之运，行邹鲁之道，俾乡党之间，复（缺二字）之风焉。且以先师庙，昔日大中岁，范阳卢公仗钺东山，因命再葺。以今之去范最公，又六十顾时虽未久，而摧朽攸深。今所余者，唯列序旧基，修廊遗堵矣。公曰：“昔者夫子救乱世，拯颓纲，垂五典，显七教，敦忠孝，博文行，为人灵之大训，于今治国之道，昭昭乎为化之本（缺二字）使夫子之寝庙，不能庇于燥湿，即何以行其道？忘其本，能无愧乎”于是乃命步军都虞侯王超，经营亻孺土，揆时度费，集刳厥□，积便楠，匠石□□，□役毕萃。乃于天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始修正殿，取规大壮，绮栋交耸，绣桷横飞，藻沉沉，璇题钓钓，焕乎华构，肃然清庙。所以火藻龙章，备若鲁堂之貌；桓璧，如沂水之贤。栋宇轮奂，象设咸备，りり列侍，翼翼有容。次葺三礼堂，览之见历代礼备矣。次创斋院，以为释菜三献修斋之所。次修学院，及特建进书堂，览之见历代礼备矣。次创斋院，及特建讲书堂，以俟近思切问之士。次列长廊广室，以止青衿横经之子。然犹于范阳公前所制置之外，复添建堂室至多，则夫子之庙宇大备矣。

。时未周星，百工咸华。夫如是，其圣人受命，贤人济时，□立儒之教唯圣人，行儒之教惟贤人，即魏之文侯，汉之文翁，豫章之学台，南郡之（缺二字），皆于治平之代，师儒行教，岂比我公当茫茫九服幅裂豆分，属兹多难，光

扬丕训，启迪文教，而行夫子之道化人，修夫子之宫劝学者哉！校斯盛美，复冠前史；顾惟鸿口，允昭永代。讽幸参幕吏，实愧闻，奉命纪石，以旌不朽。时天十五年岁次戊寅四月癸卯朔廿一日癸亥建。（石刻）

☆罗袞

《全唐文》八百二十八有传。

○栉门铭（有序）

前惟王者之义，无所不正，或得贤以反国。既作《枕》《杖》二铭以风，复念时人歉于自修，卒违善及祸，或侈满不能长嗣，因亦铭诸栉、铭诸门以劝。

◎栉铭

而有发，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门铭

金枢玉键何足牢，止盈修德后必昌。（《邛州志》）

☆张昭

《全唐文》八百六十四有传。

○题窦巩诗后

巩嘬嚅，诗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见其集，《联珠》之最也。戊戌岁中元前一日，夷门旅舍书，潜夫。（《窦氏联珠集》）（按：戊戌岁为晋高祖天福三年。）

☆韩建

《拾遗》卷四十六有传。

○辞揣摩时政得失告谕藩镇奏

昔先皇帝幸蜀都之日，陈敬守镇锦城，过恃宠私，多所参预，所以远方观听，物论訾宣然。臣岂敢遵彼覆车，同其滥吹。至于堤防道路，拱卫乘舆，夙夜在心，是臣之职。（《册府》）

☆王仲父

仲父，梁乾化中人。

○小蓬莱题名

壬申秋社日，主簿颜志道、尉杨子章，同观主张义之到是峪，水声寒玉，山色迷霭，深得仁智之趣，观夕阳忘归。是日济北王仲父题。（《山左金石志》十四）

☆利

，后梁端州琐史。

○清泉禅院钟款文

第子节度左押衙充府墙池内外副指挥使并都教练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身使持节端州诸军事守端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利，去天复二年十月廿三日，铸造洪钟壹口重壹阡斤，于清泉禅院供养，永乞爵位高迁，家眷宁谧。此时设斋庆赞讫，久未得题号。今专差匠人周匡往镌字，开平五年六月三日重记（《广东通志》）

☆蔡曙

曙，梁贞明中同禧观察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紫金鱼袋。

○新修南溪池亭及九龙庙等记

沙海之北，漆沮之阴，有地外阜而中坳，对山百近郭，广狭所□□顷有余，囊括百物之容，崛起形胜之质，藏奇隐怪，实天设焉。按梁载言《十道志》云：“氨冯翊县东南八里有泉，九穴同流。”即此处也。唐咸通中，太守王公龟为理之暇，以其遥瞰莲岳，葺亭而名之。庚子年，大寇犯关，遂至烬灭。

乾宁岁，连帅李公瑋再营斯构，兼立龙祠，塑貌不严，榱桷草创，零祀止容于举爵，牲牢莫展于加筮，栋宇虽存，才庇像设而已。迩来亭沼堙毁，旧迹微留，敷政事多，无力及此，鞠为萋苇，二纪有余。我太傅武昌程公佐命于经纶之始，竭节于草昧之初，许国即汉砺盟勋，过庭乃莱衣承庆，一门之内，四世同荣，位高而愈见谦和，功显而略无矜伐。昔韩侯拜将，家不待于问安；纪鸢养亲，官不闻于列戟。古今伦拟，未有如我公之盛美矣。加以礼贤而曾彰比节，宽仁而不怒翻羹，爰自璧田主留，仗钺斯镇，下车而邻无不睦，攀辕而人尚去思。时属兵火初销，里无完室，戎马所及，野有闲田，先条薄赋之科，次谕恤刑之内，简静而第容小过，廉平而唯举大纲。先以惠养复逋逃，次以缮修严雉堞，廩食足而武备斯壮，民瘼除而闾里自康，汤湛浚沟，突矗金垒，孜孜四稔，急务皆周。

一日，谓都监尚书及副车司空诸从事曰：“此民阙者，宴赏之境矣。”遂亲选胜概，爰及斯地。乃命都指挥使刘敬德、左静安指挥使丁约已下，及无随都押衙员建，付以营建之谋，示以制置之略。繇是剪芜秽，筑基址，疏三池，启八亭，制度悉有乎等差，岸泚名分其涯洿矣，或延薰风而涤烦热，或面大野以豁襟灵。玉柄罢摇，九曲静分其汹涌；雕甍未晓，三峰已显于嶙峋。然后再广龙祠，殿添鸱尾，重关创设，环堵遍修，厢分攫之形，离立鬼神之将，并新彩绘，表里亏塄，造を匝之长廊，引前后之檐庑，室分胙传杯之地，广三酹万舞之庭。兼以群川辐凑，众派同流，若暑雨暴飞，狂波突至，不先有备，必贻后忧，别开斗门，俾其通注，式减连山之势，免兴捧土之讥。诸将尽禀规绳，一无漏略，而又远移芟，多放修鳞，蛇盘而磴道缘岗，蛻斗而双桥夹砌，列

植五千余树，为圃三百余畦，若榴与桃李分行，椅梧共杉松间色。高哥藉雪，方洒落于嵇康；翠带挪烟，学雍容之张绪。莫不众盆共拥，一溉无停，紫牙暗换于陈根，绿幄别添其新盖。蓼辛兰馥，各自任于天和；夏实春荣，都不知其移致。

大兴畚鍤，才浹三旬，然殊胜之功，化出神仙之境，有香皆纳，无奇不呈，愜目畅心，不可谭悉。缓季鹰之归思，堪钓鲈鱼；资山简之胜游，何须习沼。乐就而众皆称善，悦使而人不告劳。至于犒赏所须，材石之费，悉自清俸圆融，一无扰于州县。若夫花光月烛之时，促席泛舟之兴，驾肩叠迹，举白飞觞，岸帻酡颜，游人相顾而言曰：“此是壶中天地，洞府春光，又不知白罨画溪，复何如焉！”噫！王公始作而未究其妙，李公继踵而罔尽其工，岂非天留盛事，要显我公之心匠乎。

陈留蔡曙获预宾席，奉命而实录其事，□心入咏，梦未验于神传；篆贝辞，妙有惭于祖德。贞明三年丁丑岁春三月二十七日记。（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九）\$\$\$\$☆李彦宾

彦宾，晋天福中人。

○石香炉记

随使押衙李彦宾，有愿造石香炉壹□□者，伏为与父司徒离（缺）有亏参勤，遂启丹诚，□此功德，愿早父子相见，事官清吉，合家安乐，永无哉苦。天福八年九月日记。（石刻）

☆许九言

九言，周显德中朝散大夫试大理评事行秦州成纪县令兼监察御史。

○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并序）

粤若卫人兴咏，庄姜推贤德之名；周道克隆，文母预功臣之数。岂不以关关叶美，灼灼玆华，彰懿范于一时，飞英声于千古。自天钟秀，何代无人，则我故楚国夫人之谓也。夫人梁祖裔孙，冀王长女。王即帝之长子也，讳友谦，字（原空二字）处亲之地，力赞经纶；当禅代之时，首分茅社。初司留于陕服，后节制于蒲津。旋属季弟临朝，嗣君失德，惧奸臣之构乱，思转祸以图安。观三气于晋最，瞻乌送款；求援师于陈宝，插羽论亲。果因协比之谋，克就中兴之业，书诸信史，载在丰碑。母燕国贾人张氏，生本将家，称为贤妇，赞梁室惟新之兆，宣王门内佐之风，国人咸赋于鹊巢，帝泽遂封于石。夫人之兄并蝇头学赡，鲤腹书精，爰从问礼之庭，皆未专征之任。貂皮蝉翼，装冠冕以临民；虎节龙旌，拥貔貅而制敌。或登坛于左辅，或推轂于许田，三戟交门，万石当世。先秦王素称霸业，奄有关畿，四海仰之为真人，诸侯奉之为盟主。后秦王以地居冢嫡，任有股肱，方作翰于回中，兼握兵于岐下。五彩百两

，亲迎有期；纳吉问名，御轮无爽。结援宁同于郑忽，捧孰愧于怀嬴。夫人诞自皇闱，育于朱邸。幼则谢公庭际，咏飞絮以称奇；长则齐主宫中，破连环而震誉。言足以中规矩，行足以睦宵亲，才足以助弥纶，智足以辩邪正。总是具美，归于令门，致允叶于一方，非寻常之四德。繁筐，无违祭礼之仪；丝竹宫商，洞晓鉴锵之妙。始号高平县主，改封楚国夫人。祖为帝而父为王，兄为相而弟为将，夫乃霸君之子，身为贤王之妻，享富贵而无双，治闺门而有法。嗟乎！青天甚远，痛偕老以莫谐；只翼堪伤，抱沉痾而不起。未毕三年之制，已萦二竖之灾，兼之以盗据城池，公行剽掠，因兹骇愕，遂到弥留。大汉乾二年己酉岁六月七日殁于凤翔府私第，享年五十一。权殓中堂之奥室。有子一十三人，曰永熙、永嵩、永固、永载、永济；女七人，长适兰陵萧渥，次适高阳许九言，次适供奉官赵延祚，次适左友武统军赵匡赞，次适前州节院使焦守，两人幼而在室。颖川郡夫人蔡氏，中郎远裔，太守名家。叔隗党来，我则推贤而让善；孟子云卒，此乃继室者何人。且以骨未化于重泉，时已经于一纪，痛心疾首，叩地号天。大周显德五年岁次戊午正月（原空二字）日，用大礼葬于岐山县凤栖乡，秦王之新茔也。昔日凤凰之卦，式叶同心；此时松贾之坟，别封偃斧。良有以也，何足道哉！惨行路以若斯，英魂而已矣。九言门馆下吏，儒墨承家，偶上国以立身，幸忝真王之择胥。今则方拘十室，无由伸临穴之哀；虽奉八行，不那乏碎金之作。多惭漏落，勉副指踪，同悼斐然，强为铭曰：

帝王之子兮王公之妻，富贵莫二兮今古莫齐。智可照奸兮才堪助理，行必合道兮言且中规。金石丝竹兮悉穷其妙，织纂组兮罔违其道。柔良内积兮无爽和鸣，贤善外彰兮式歌窈窕。颜如英兮未及中年，痛彼歼夺兮遽遽沉绵。不医不卜兮愿从下土，有始有卒兮庶叶终天。郡号辛勤兮率励诸子，菲食薄衣兮送归蒿里。英魂烈魄兮宅此佳城，万古千秋兮识兹名氏。（石刻）

#### ☆刘从

《全唐文》八百六十有传（按从，五彦超辟掌书记。显德五年，朝议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

#### ○修府衙记

（缺）以序四民之业，故曰强不（缺）致寿昌藏文显用已来，渐成奸诈，眷言（缺）职四海澄波，当阃外之罢征，念关中之待治，（缺）甸斯地也，今称盛府，昔号名都，黄图赤县（缺）绮错，里星繁，临高乎翼张，守要而襟束（缺）道往来，资粮靡屨之馈，治烦按剧，非（缺）静勤身以致力，因事以制宜，镜悬而远取四（缺）后甲，每出令以风行；今昔禱，听徒歌而响合。（缺）温，所以致其附，刚而断，所以灭其私，宽而栗（缺）树其仁而恤隐，绝其利而革邪，引义以正其身，（缺）美，曲尽其能，比夫黄霸米盐，细民



受赐；李崇桴鼓（缺）语哉。急务皆臻，期年尽化。尝以府衙本文昌（缺）亭祀浸远，栋宇倾颓，因周览疚怀，不怡终日。且曰（缺）高张，提八校而正军容，备九牢而迎（缺）{而而}于欢，有司决具狱之冤，裨将展属之礼，虽回（缺）宇荒阶，略无完缉；寒来暑往，但恣因循。乃命度方（缺）于旧趾，耸崇构于新规，危詹霭若以云横，大厦岿（缺）栋虹舒，见暂劳永逸之谋，见经始图终之义，觚棱（缺）免飞，见府城之改观。加以不贪为宝，以（缺）之高封，不戏稼穡，耀（缺）绝歌堂舞阁之欢，屏飞盖照棋之乐，匪开谋政元（缺）之仪形作（缺）。叨依（缺）三千，虽尘接武；铁钱十万，敢谓怜才。奉命直书，俾刊（缺）将来，时显德五年岁次戊午九月一日记。（石刻）

☆安审琦

审琦，字国瑞，其先沙陀部人。历官至平卢节度使，封陈王。《旧五代史·周书》有传。

○请射庄宅奏

臣近于庄宅营田务，请射到万年县春明门陈知温庄壹所，泾阳临泾教坊庄、孙藏用庄、王思让庄三所，衣例输纳夏秋省租，逐元不管园林桑枣树木牛具，只有沿庄旧管田土，一切见系庄司管属，欲割归县久远承佃，供输两税，伏候指挥。《全石续编》十三\$\$\$\$☆李莹

莹，周显德中登仕郎试大理司直河中护国军节度掌书记。

○栖严寺新修舍利塔殿经藏记

蒲城东南十五里，抵中条山，登山复五里，届栖严寺，隋武元皇帝藏舍利之塔庙也。迩来因时因事，或废或兴，具诸僧史，此不复载。我国家以圣，武功成，文德修，恒思驱天下苍生于富寿间，其术在于择长吏而已。丙辰秋八月，诏今府主太尉，移北庭节度，镇于蒲。盖北庭之能政闻于天，而蒲之疲民渴于理也。一之岁，省案牒，有节目不利于政者，咸去之；二之岁，访井邑，有风俗而无益于民者，尽革之；三之岁，千里之地，远者近者，公者私者，熙熙闲闲，各遂其所。屡欲揭碑表于九达之衢，以扬府主之化理，府主极词以止之。然方有暇于宴游出处，用示其成政也。己未春，登中条，憩栖严，山水形胜，尽于历览。顾谓寮佐曰：“今之化人，能令终夕之间，佩服道德者，甚为难事。佛之垂教，使无量劫，出生死海，登菩提岸，较其功德，实悬天地。而或纵其湮没，其如何哉？嗟乎，佛之像貌，去世逾远，其所遗者，有舍利在，今塔庙圯毁，讫为平地，我将表饰之。佛之言行，箸于经文，今依山架龕，岚气腐润，匪朝伊夕，磨灭无睹，我将严护之。”于是搜材索匠，揆曰：孱工，始则构高楹，辟大宇，乃壮乃丽，轩如翼如，所以覆舍利也。中则斫便冉，布龕室，乃金乃碧，轮焉奂焉，所以藏经文也。观其宏敞之状，固密之功，虽历永

劫，无蹇崩之忧，次使众生有归敬之地。论者曰：“佛之大教，囑于正人。事立则民敬，民敬则福生，福生则清净之缘结矣。今府主以是福力，兴斯善缘，复闻以少香少花，一句一偈者，犹获福无量，而此覆舍利、藏经文之功，谅百千劫中，永为供养，岂不以是法力，助府主之福，历百千劫，亦复如是者哉！”幸预宾阶，实闻时议，况承严命，因敢直书。时大周显德六年岁次己未九月癸卯朔九日辛亥，稽道谨记。（石刻。《山右石刻丛编》十、《金石续编》十二）

☆侯殷

殷，周广顺中显陵守当使。

○蜀国夫人尊胜幢记

伏闻至理希夷，视听罔能究其极；真场幽邃，知识无以（缺二字）源，斯可谓钻之弥坚，磨而不磷。於戏！我佛教演三乘，是开方便；山摧五蕴，拔彼牢笼。以像相策初心，以色声诱迷，睹质勤奉，称一方而（缺一字）善道；聆音省察，持一句而灭繁殃。而或洞展慈光，高燃慧炬，仗（缺二字）于大士，尊胜威灵，拯异生于众禽，尘沾影拂。殊功莫大，旷古传休，墨尘之（缺一字）有清峻之猷无尽。今有显陵司部蜀国夫人崔氏（缺一字）縻宫阙，事历繁难，竞竞则夜寐夙兴，惕惕则临深履薄，频更兴废，恻怆徒增，（缺一字）身世之（缺二字）念宗亲之无托。繇是抽僧口哺，匠石镌文，愿预（缺三字）。之因，自作全收之利，敢冀坚牢藏里，他时无隐（缺三字）幽远冥间，异日有证明之瑞。纪由叙事，和（下缺）文。时大周广顺二年次癸丑四月辛亥朔二十一庚□建。（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八十一）

☆汪少微

少微，吴顺义中处士，歙州人。

○歙眉子砚铭

松操凝烟，楮英铺雪。毫颖如飞，人间四绝。（《东坡杂说》）

☆吴怀恩

怀恩，番禺人。南汉内常侍，进开府仪同三司。常师兵北征，尽得蒙、桂、宜、连等十一州之地。时称善战者，以怀恩为首。

○感报寺铜钟款寺

维大汉乾和十六年太岁戊午闰六月庚朔十六日己未，弟子万华宫使桂州管内招讨使特进行内侍上柱国吴怀恩，铸造鸿钟一口，重五百斤，置于梧州云盖山感报寺，永充供养。上资当今皇帝龙图永固，圣寿万春。谨记。（《广西通志》）

☆夏侯氏

夏侯氏，唐初东乡同安之妻，封临清郡君。

○谢礼葬东乡将军表

妾夏侯言：伏奉今（缺）夫怀慕□及乱（缺）者□奉命，取今十一月十一日礼葬讫，礼光逾旧（缺）之仁。妾之尘微，何幸今日。未亡妾夏侯谨奉表陈谢以闻。死罪，谨言。（石刻）

●卷八

☆神智

长寿中僧。

○造象记

详夫安居三日，未下神仪；道树六年，尚隔灵轨。是以三千刹土，百亿大王，各写真容，金慕圣迹。□如来之相好，四八无亏；工妙质于荆山，三千具足。神智私祈觉力，遂感玉裕，姿星彩同，严日晖圆，□夙愿克成，□符灵相□。一方履善，非泾壑所迁；六度居心，非江淮能变。报同指掌，义无差惑。比岳神智上为圣神皇帝，下及师僧父母，一切含神，法界有情，咸沐此因，俱升仙果。大周长寿二年岁在癸巳七月十三日，神智记。（石刻。《州石室录》一）

☆慧忠

山阴冉氏子。为僧居南阳白山。肃宗征入京，大历十一年卒，人称南阳忠国师。

○般若心经序

夫法性无连，岂藉心之所测；真如非相，谍假言之所诠。是故众生浩渺无穷，法海汪洋何极，若也广寻文义，犹如镜里求形，更乃息念观空，又拟日中逃影。兹经喻如天地，何物不从地之所生；诸法唯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号总持；悟法无生，名为妙觉。一念超越，岂在繁论者尔。（《金石续编》十四）

☆肃然

建中时河内龙兴寺僧。

○窄涧谷造像记

庚申之岁，唐建中元年二月十日，河内龙兴寺僧肃然，先天宝十四年冬至乾元初，顷遭艰难，所愿蒙大悲加备。至大历二年春，发愿不坐僧房，不食常住，不同僧私养头陀，出居于窄涧谷古魏太平寺千佛岩下。住经一十四年，方召得□工，发心造阿弥陀像一龕。今已功讫，用答先愿，上奉为大圣文武孝感皇帝，圣躬永寿，帝业恒昌，州县官寮，常居禄位，师僧父母，常保安乐，过往先亡，愿神净土，十方施主、法界众生，同登觉道。（石刻。《八琼室金石

补正》六十三)

☆道邃

贞元中天台僧。

○付法文

比岳僧道邃稽首顶礼天台大师：窃以法王出世，一开演说，机感不同，所闻盖异。故权实之义，接于诸部；大小之文，森然殊流。要其所归，无越一实。故曰：“虽示种种道，其实为佛乘。”又曰：“开方便门，示真实相。”喻之以众流入海，标这以不二法门，自他两得，同诣秘藏，此经所由作之。所以虽洎鹤林灭而法纲散，神足隐而宗殊涂，不若只是得一心三观，而取证如反掌。百一言一心三观者，本体不生，能离因果，常住不灭，遍一切处，当知天真独朗之一言，本来所具之三谛也。三即一相亦非一，又曰：“非异一相一切相，相即不相即不相。”即非相非无相故。此谓一言唯佛与，佛知一切法，教本一切法，义中一切戏论息也。虽名一心，不通义理；虽称三观，不及毁赞。是以经曰：“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又曰：“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说一心三观，只在斯一言而已。于是古德相传曰：昔智者大师，隋开皇十七年仲冬二十四日平旦；告诸弟子曰：“吾灭后三百余岁，生于东国，兴隆佛法，若有感应，先呈瑞灵。”则一法钥投空，倏忽而入空举。众虽慕瞻，终不知所届云。而今圣语有征矣。遇最澄三藏，不是如来使，岂有堪难辛，然则开宗示奥，以法传心，化隔沧海，相见杳然，共持物慧，同会龙毕。大唐贞元二十一年岁次乙酉二月朔癸丑十五日丁卯，天台沙门道邃付日本国最澄三藏。（《日本邻交徵书》初一）

☆至禅

元和中僧。

○王药藏等造经幢赞

盖闻佛本无形，假有形以起信；法离文字，获文字以全真。《佛顶尊胜经》者，昔三藏佛又波利见妙吉祥□封墅甫□山□水有清阴素流之美，即河南县金谷□之□，地胜人蕃，迤迤百家，皆崇十善，聚五郡，孰不钦诺？社录吕秀等悉心福门，皆向熟王君这声矣。早岁写经画幡，今又建又罗尼石幢，刻经咒之□。王君等各愿合家清吉，支离遽还，五谷丰繁，四时叶序。时有唐元和六年辛卯献春景申朔十五日庚戌。

帝城之右，洛莞之傍。魏封之里，信心为良。结社延庆，奉赖我皇。僦敛金帛，竖兹经幢。（石刻）

☆净观

元和中零陵寺僧。

### ○零陵寺井栏铭

此是南山石，揭来造井栏。留传千万代，永结佛家缘。尽意结功德，应无好坏口。同沾口福者，超于口界口。

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朋甲申朔十五日戊戌，沙门净观于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及石盆，永充供养。（下■十二字，惟“大侣”二字可辩，当是题名）。（石刻）\$\$\$\$☆道明

元和中寿阳楞伽寺僧。

### ○寿阳县大乐山重修古楞伽寺碑记

楞伽寺，自古有之。元和中，僧道明遂见此寺破坏，众人所请，为国崇修，及诸功德，并造神碑一所，以记之。切维大唐之治天十也，绍尧舜之风，重释迦之教，皇风被，于万国，佛法垂于三千。其有敬之者福生，修之者果满，何以知其由也？《览异记》云：“周昭王表瑞之年，至圣降生西域；汉明帝肇帝之岁，法海东流。”道明所恨生逢于佛后，沉沦于苦口，锡巡于五台清凉圣境。朝礼之外，神光百变；夜睹苑煌之圣，火艳千灯。虽不见大真身，愿沐慈光，从兹有愿，晏坐林间，得邑中信士王龙、张等，于历八之岁，礼请留住此山。乃登毗云林，俯瞰幽谷，固侈奇状，殊异众峰。其山也，畏亚磅礴，接五岳之两崇；一崑赞峦，倚九天之一柱。朝参暮礼，了达善缘，是以理与明，素非仁智之流，岂能皈向如来，而重修此寺哉！

大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六月甲子朔，太原府寿阳县大乐山古楞伽寺住持道明口立。（石刻。《山右石刻从编》八、《金石续编》九）

### ☆国威

长庆中成都府沙门。

### ○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

盖闻三光有象，烛万物而可寻；大地分区，鼓阴阳以埏埴。宣尼阐五常之大，则忠教君亲；玄元立自然之宗，设无为之化。虽不言之教理，终非解脱之源。而因心所期，苟有恤人之志，而况吾师正觉，成就神通，事显多门，开秘密教，总摄三藏，统御十（缺）可随平施财，生灵音普等者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矣。加以傍生扰攘，家影触而惑苦，顿口善住执持。乃口口立身，不受口利，恨空来而无益，悲往西方，文殊申海，戏以殷勤，喜得东夏。自是而后，胜口之相兴焉。或标之以四衢，或建之以迴野，非定方所。弘之者人畿亭巽隅舍布金之（缺）知人天之净界非遥，回换口足指之口有苦。神策都虞侯侍御史史公，气直而方，志柔而刚。不吐不茹，逸盘根而必错；寸阴是觉，睹片善而克修。乃与总持社邑人司（缺）等同力檀施，聿建兹幢。公等一结真侣，三口体口，历寒暑而松心自贞，更变移而石席非卷。或青鳧见舍，或转乞傍人

，奉国为家，刊乎贞石，冀滔滔臣福，逾法界而无穷；圣善遐敷，与天长而地久。国威不敏，见托为文，心以表言，直书其事。时大唐长庆甲辰岁十月落十二叶记。（石刻）

☆义林

大和中内供奉三教座主安国寺赐紫沙门。

○尊胜陀罗尼幢记

《瑜珈论》有十支，一曰高建法幢支，幢以高（缺）玄契，可以震摄魔魅，惊骇神鬼，灭除障累，增益胜福，由是波利宿因，文殊草化善住，生天行愿之事，难可具记。若有周石琢玉，而建立影（缺）而右龙武军正将兼押衙怀义，恭而有礼，孝以竭力，信则因心，奉为亡考六郎，于其坟所建立花幢，以资魂路（缺）陵谷迁而不移，桑田变而不改，实可谓贞矣。大和二年二一廿日记。（石刻）

☆圆镜

开成中青龙寺僧

○回日本僧实慧等书

开函见书，信增顶符。虽乡居海外，人近日宫，知音之道不遗，重教之诚弥切。今我开成皇帝化周四极，八表来朝，圣德巍巍，皇道荡荡。左卫功德使骠骑为股肱之济济，实文武之{廿铎}々。粤在鸿滨渤海巨浪之东，是金乌玄象始明之地，乃阳德之出处也。国号日本，即曦和这直上翔于天，乃辉赫之域也。国君命宰臣使朝宗我大唐，因知彼土大师八人等，并习胎藏大牟尼法，宗金则界光明相会，学苏悉地密严威仪，悉是故空海大师去贞元中来此国，投之故内供奉灌顶教主慧果和尚处习学，至永贞初还本国，弘三部大法，为彼土大灌顶师，遂有门弟子八人，奉教流化，乃西望瞻我祖师之灵。遂奉冬夏法服口罗之珍愧，不远乎数万里来寄之也，并练乡廿匹、绵一百屯、剃刀廿枚并笺素等物，敬以捧投之，皆列之大师影前。十一人等垂啼写塔，拜首坟前，感异乡之重教，愧殊国之恳诚也。今相国使还，传灯师归国当之，今月春风习习，莺吟新声，流水涓涓，冰开旧沼，去去君意，遥遥我心。谨附书于东国传灯大德阿黎等：

首春尚寒，伏惟动止康裕。圆镜等与此国诸大德等，并蒙国恩，悉安法仪。伏谢远遗珍奇物及方物，顶荷之诚，翰简雅喻。比地亦奉酬之信，备如别纸，并经法道具等，俯望幸赐检到。云路阻远，沧波淼然，望东日以瞻之，申西天之同志，既法无异源，亦期之于华藏。谨附状不宣，谨状。

开成四年正月日，大唐青龙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沙门圆镜、传教内供奉持念大德当封闭沙门久正、传教内供奉持念大德沙门令则、同常明、同义真、

同法闰、同义丹、同常坚、同义圆、同文贲、同契宗，状日本国律大德传灯大法师实慧阿黎等座前，谨空。（《日本邻交徵书初编》一）

☆义真

开成中青龙东塔院僧。

○送日本僧实慧物状

青龙东塔院传法灌顶承弟子义真等十八人，上信物道具经法等。五钴铃一、三钴杵一、独钴杵一、已一三事，故大德慧果先师受持道具，充空海阿黎影前供养。《金刚顶经真言教法》共五十卷、羯磨杵一、金刚轮一、独钴杵一、三钴杵一、白子二匹、黄梢异纹绫一匹、褐结纱一匹、杂绫四匹、免褐绮一匹、白熟滑州纱一匹、黄绫袜肚二、紫绫袜肚二、黄绫香画褥子一、紫罗履一、白叠手巾一。右件物，伏望不责轻鲜，远国之信也。其物并请实慧阿黎与圆行阿黎等九人同受用分散。谨状上。开成四年闰正月三日，传法阿黎义真等。

（《日本邻交徵书初编》一）

☆智本

大中时百岩寺僧

○百岩寺奉敕再修重建法堂记

唐之胜气，壮怀川之佳景者，太行山焉。其山东连白鹿，西接□坛，南眺盟津，北暨燕岱，中有山曰天门。岌然巨峰，藏矣横带，上插云汉，下□溟壑，瀑布悬界，喷浪腾空，灵泉涌沙，分流散谷，窄涧确犇，盘石峥嵘，□□千寻，磅礴□丈。古松偃蹇，点翠屏以如妆；岚气氤氲，□碧岫而若冠。孙登台□，时闻虎啸之声；五列泉连，每听鹤鸣之响。刘灵纵酒，三年偃处犹存；嵇康剑□，千载遗踪尚在。齐代长老稠公，宴息兹□，以立斟酌。至于周末神僧，谈经岩窟，听徒每之，饭自天来，香从空降。时因百家逃难，隐窜兹岩，犹此寺题号百岩矣。寺之所致，四百余秋；更替摧残，三□兴废。

及我唐贞元岁，有章敬大师。师自清凉，下幽蓟，登徂嵎，届兹寺，玩林藪以畅虚心，瞩岩穹□□道味，□毳三霜，门禅四序，凡厥所止，道俗如市。后宪宗皇帝远向德风，征逐至京，以致国师之礼。□继其踪，有范阳大师。师亦章敬之伦肩也，闻岩寺之胜，瞻太行之绝，□徒五百，道示一乘，卜寄兹山，禅栖□载。后虚刘公遵钦至道，邀□远赴，重以师资之敬，□后名德继踵，如灯续灯，法眼相承，明明不坠，即余之先师。师讳神悟，绍国师之后，两度登攀；袭章敬之风，三秋宴坐。属先皇厘革，毁废伽蓝，佛像摧颓，僧尸□道。明敕既□，莫不遵行；官吏颁宣，敢不从命？于时会昌五年夏五月十八日，其寺废矣。伤夫巍巍大厦，翻为瓦砾之堆；□□金容，变作泥沙之聚。仰天何诉，抚地何依，谓言永滞□风，岂知再睹遗像。至六年夏四月，武宗升霞

，今上御□，才登宝位，便启洪恩，创治万机，更宣进□，古踪灵迹，□□修宗，州府伽蓝，□□旧额。轰轰天下，浩浩四方，咸仰圣恩，率归王化。

会昌七年春三月，革号大中，□居四年秋九月，有百姓仁参董□□□□景安、通性等，睹灵山之旧迹，感圣上之深恩，乃投款于宰主杜公，启诚言而欲再造。杜公乃圆解申□，将闻郡主。主左庶子李公□，览词掷笔，详而许之。至其年十月十三日，符命下县，便令修建。于是剪荆榛，□蒿□，竖立尊容，安施僧室，纪纲楚楚，典□33，皆戮力同心，□声霜操者也。时余因游旧山，躬登陟，见山门兴废，悲喜交集。为僧众□留，感荷铭□，再言未诺。及有同学弟智宗恳志精诚，愿造法堂，请余允受，乃与之言曰：“堂成，决契宗弟敷□□教，□契心源。”不言而化，任道而行，抵于平阴，遇陇西李公讳让□□款□□之于言。李公乃特达丈夫，英明哲士，一言道合，决□□□，便舍珍帛，赍往□□。未逾旬月，李公仓卒，膏肩在躬，奄忽而终。已去尘世。呜呼！有匪石之志，无终蕘之坚，□□□构泉，绵绵宗公，吊乎孀妻，暨乎而侄□男景字果终□愿，更持贿赂，便以兴工。于是命侄□□匠硕，剪材截梓，运锯之车□，□纪未盈，巨功告毕。其堂□□中岩之壮□□一寺之□仪，□□临主壑又颠，岌岌耸□□之势四角□□毗日相□镇□□之前后踞南山而才□□□禅妙，通昏接昼，万古□□，□功罕究。命余为文，琢珉为记，劫石齐坚，永永不坠。大中八年十月五日记。（《金石续编》十一）

☆后素

唐左临坛大德青龙寺沙门。

○比丘尼又玄建经幢记

（缺）唐安精舍地灵木秀，多出奇人，果应斯瑞，僧基之（缺）皇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充内中尚使兄公（缺）尚军奉御侄当、前明经侄楚卿、见任左清道率府（缺）之岁，有功德季内僧录赐紫尼澄素，颇承（缺）栖止，遂落发于九重之内，授具于万乘之（缺）文皇帝谓曰：空门高士，多尚头陀，不亲王侯，岂（缺）遂止唐安，与家姝智幽，同黎李父大师（缺）继踵，乃吾心之尝分耳，岂假苦多（缺）而后至焉。（缺）珍，遂得马鸣之深玄，领空中之妙旨，但（缺）辇学士（缺）州居云水，值松柏（缺）代历（缺）用怀（缺）曰吾事斯毕，理有□归付法自（缺）得□和（缺）悦遗诚才毕，奄然而终，春秋四十有九，僧年三十夏，（缺）不专遗命，共保清规，选殊地于万年（缺）乡教（缺）所托，后素法中昆弟备悉（缺）

（缺）玉磬韵哀，金言□悦。永隳烦笼，独超羈屑。（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八）

☆德徽



唐孟州僧。

○怀州方市邑众竖立生台记

夫离离秋月，出众星以舒晖；皓皓释风，截四流而称圣。是知教传永代，寺启多方，益皇化以及黎居，福群生而资异道。若乃山陵鹤路，院贯幽岩，一带之云岫凝凝，百处之栏记灼灼，即太行美矣。又以岁寒洁志，道抱清风，葺金地以集云流，营孤蓝而来士侣。实乃塑采月象，构坚徘徊，装饰而让爽色咸臻，焚睹而氛氲共雾。爰有孟州支郡，河内英聪，绍给孤之前踪，继祇陀之后路，水精玉地，金石齐升，损家俸以殿基，舍珍财而平红宇。王晨之岁，月侯青阳，营香各以供云流，陈素文而赞上善。伏愿皇畿昌政，长垂舜祀之荣；大业永隆，时同尧光之筏。遍流沙界，资品汇而超因；次及郡风，运幅星而有庆。功圆匠毕，补砌复周，谨具芳名，以清永固。（《河内志》二十）

☆玄英

唐慧化寺沙门。

○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

夫立身行道者，扬名于后代；树善崇德者，状苦于将来。盖所谓异轸同归，殊途合迹，至若周惠博利，广□溥□，修梵福而出尘劳，拯幽灵而祛□业，其唯释教欤！此浮图者，清信佛弟子刘玄望、弟定辽、弟文立、侄男陪戎尉志贞、侄男志敏、并出家妹法喜、法澄，奉为先亡兼及法界所经始也。玄望等悲风树之难停，痛□□之易践，每怀其鞠育，仰□荣□□酬；陟彼高岗，思父母之劳瘁。以为福因业感，感□则福臻；行为善成，成功则行著。□割金帛，励同缘，就此山龛，聿修嘉地。尔其丹壑青溪，蓄雷雨而□虹霓；□峦秀，插云□□而擎素月。于是审□□，揆方圆，树□□之宝□，□九仞之□塔，徒观其天近裁规□□□伐□□□琢雕□□玉。磅礴岌岌，恍如空□飞来；郁崛亭亭，又若□□□出。火珠□，不夜而星流；粉壁□辉，无云而雪落。然后模列圣，邈有仪，丹青饰以相鲜，金碧笼而轶耀。庶愿妙缘遐被，高胜永存，溟壑变而有期，□□□而无泯。□铭曰：

有至人兮生西方，□众魔而坐道场。□尊天兮越北□，□群旨兮泯空色。神用兮克周，□迹兮弥留。法体于圆寂，□□播于阎浮。有孝子兮荷□怀，念先君兮怀罔。舍五介之珍财，壮□坚之妙力。■竭诚以昭应，仗浮图而匡翊。庶□□而福资，速超升于域。（石刻。《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思敬

后唐长兴中净土寺僧

○尊胜经幢记

维大唐洛京河南府巩县净土寺，今于当寺建竖《尊胜经》石幢。伏愿皇风

永扇，玉蕊连芳，内外群臣，惟忠惟孝；次愿镇县官寮惟清惟政，先亡父母、师僧和尚，及兄杨简、侄杨、当处土地、护伽蓝神、前后亡歿师僧，伏自所年兵革，非理煞伤，睹兹胜因，早证菩提之道。长兴三年壬辰岁八月己酉朔廿二日辛未建立。（石刻）

☆希宁

晋天福时僧。

○金刚经赞

祥夫《金刚经》者，摧邪显（缺三字）相事事（缺一字）圆串（缺二字）空（缺一字）实（缺一字）□圆迥异，遂于园会上，悲（缺一字）海中，流三乘于国土，接五柱于世间，是知（缺一字）柱中寂，假名言之方显。乃有信重姓李名恭，经持二万五千余遍，息（缺四字）一斋心素身而战马（缺二字）咸化（缺二字）曾遭水溺，广阔而渺漭而连，如同陆地无殊，曾无少损。此皆持经灵（缺一字），岂昧圣慈，方欲显示于信心，乃幸归于逝水。然今清信孤（缺一字）万达，奉（缺二字）过（缺一字）尊灵宿（缺一字）旧愿，志（缺二字）奚，未遂酬还，掩归长夜。孤子万达受父母之严训，关骨肉之深情，（缺一字）咸有为之贿（缺一字）崇无上石壁这经，所贵不昧平生，上报叩劳之泽。粤以天晋天福三年岁次戊戌四月戊寅朔十五日，敬镌石壁《金刚经》一卷。斯乃（缺一字）峭峻，嵯峨之迥出群峰；碧岫峥嵘，[QPDI]之（缺三字）岳。实住佛之胜境。为此土之良因，山名合玄之山，寺号太平之寺，遂（缺一字）公舒仰睇，叹以其能；王耳澄眸，嗟其罕有；伏惟尧云永布，舜日长明，玉叶金枝，光荣万嗣。冀以三途八难，法界异生，见在先亡，俱登证觉。乃为词曰：

惟有此经，诸经中上。持（缺一字）有灵，十方无量。（其一）

岩谷深远，潜龙膺息。鹤翥青霄，水流碧涧。（其二）

孤子资荐，志酬往愿。经壁周圆，定生胜善。（其三）

本智证真，毫光遍，动念才生，圆镜以心。（其四）（石刻）

☆戒贞

周显德中修行寺僧。

○周西京修行寺故讲律临坛大德赐紫尼戒恩尊胜幢记

佛兴西土，法自东传，教明了义之因，各显修行之果，大德尼法（缺）修行寺讲律临坛大德尼慧灯手下出家，得遂披剃，进（缺）讲律临坛，乘法度人，众推孤节。蒙留守太尹太师侍中闻其戒行清高，动表闻天，于广顺二年七月皇帝永寿节宣赐紫衣。至广顺三年三月，得疾（缺）颜同学等六人，善因、悟块、了真、戒通、戒恩五人，并已沦没（缺）力进身比望，永绍宗门，长为法

乳。何期寿命短长，遽归沦（缺）《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幢子。况《佛顶尊胜陀罗尼》者，于永淳（缺）赖佛陀波利号如来智印，喻曰藏摩尼，显彰七反之功，招感诸佛之（缺）尘沾触，免三涂种种之形类，受千劫重重之福因。经载难恩，佛称（缺）结菩提之眷休，成离恨之缘罪，若冰销魔，如电散然，愿见丰法（缺）切含灵，普沾斯善。时显德元年岁次甲寅二月丙午朔二十四（缺）修行寺讲律临坛大德戒贞记。（石刻）

☆传光

前蜀武成中慧业罗汉院僧

○节度使琅琊公敬就慧义寺罗汉院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原夫佛心广大，教绍恢弘，牢笼法界之源，间□津梁之□。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九十九亿信中，尽同宣赞；三藏三乘教内，特□标题，□□真言，详称秘密，盖我佛由本誓愿，发无□慈，托给孤园□□□□□古业□，昏衢息群生之雨驻，铁城免善住之花萎，顶髻才宣，章句顿晓，甚深喻某日之升空，烟霞莫滞；等炎（缺）停人间之贱业，同□天界之福门□广（缺）花台一贪观心□时春登。于是梵螺声韵，师子威容，垂决定言，授菩提记，龙神を匝，凡对骈填，飘四色花，合十指掌，事载竺乾之语，经存贝叶之踪。洎大圣文殊（缺）五峰僧足万众，问言当代。□仪凤元年，有高僧佛陀波利□辞印度，思慕清凉，逢化相之劝回，取深经而复至。既尊对约，共契悲心。时君亲发于御题，法侣重明于季日，龙庭翻译，凤诏施名，使佛刹僧□，或高楼绝顶，相看俯近，影佛尘沾。皆令树立经幢，必冀普滋胜利。今安昌旧宅慧义灵山，虽楼台之宏壮未全，而景趣之登游可尚。有罗汉院主净颜上人□化群心，已兴堂宇。伏遇令公与时降瑞，保国□贤，笑八法之未□，得九天之要术，匡扶帝道，□□宸车（缺）民（缺）于（缺）之□□两俯咸清于惠化。二年，立顶万（缺）尧聪，寻倾舜泽，宁论□彦，岂俟□□日□冠□□之□□□□专□之，□神祇洽润，草木昭苏，二江同激于恩□，五郡横铺于喜色。而又安民暇日，专心福田，数十处之伽蓝，荒残累岁；百千贯之物，平等（缺）念以华构虽成，高幢不立，□尊眷属，发至诚心，造此经幢，永为福佑。台思才启巧□，俄镌□贞石于（缺）金轮□□□□慧日（缺）然之□□瞻屹若，万年永固。传光叨依释教，获奉陶钧，无□真□莫彰□□□记。（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八十一）

☆文□

周显德中开元寺赐紫僧□照大师。

○周并□郡坊里社众创修六曹轩宇四时祭敬记（并序）

□夫幽显难昧，阴阳詎测，大则□山□绩，列祀以钦崇；深则地府冥开

，标祭书而敬奉。变通□□，征感□灵，应虔以□流慈，逖诸眚；逐齐庄而去德，□百殃□。是以清庙聿兴，严□□壮。三□四□，□当陈如在之勤；万井九流，□脯荐至诚之款。祝其ん□，□以威容，苟或时旱伤苗；颊霖雨之沃□；□□□□，□□□之权衡。怒目张而魑魅偷□，□□开而休征显被，露霾电□，瘳□冰消，皆凭收卷之功，密伏惨舒之力。精筐之馈，□鲜藻之登，钻仰玄猷，披戴阴鹭，其来久矣，孰敢漫焉？

惟六曹上德，九□名寮，冲和别于天然，朗悟殊凌于坤府。山含玉润，珠贮川明，正直难□，守们宁私于ツ向；英襟莫イ疑，当仁何啻于优庸。肯托名以为妖，未因河而作怪。同□泰岳，各掌一司，羽翼天齐，股肱王室。挥毫案牘，人伦之事有盛衰；指顾史官，鬼部之情悬忧乐。吉凶俯仰，祸福华夷，应无迂曲之□，自有翕张之理。抚忠讷之流辈，渐陟亨衢；惩奸宄之侪僚，遐埋秽迹。蕴兹贞固之问，誉动阴君；叶彼委录之宜，运符幽赞。朱袍□简，俨然台署之姿；玉佩金章，焕矣驾鸿之列。

爰有坊郭邑乡墅社公等人，各抱谨恪，俱怀柔良，侃侃风采，泯泯仪容，寒松之节概难移，璞玉之温朗易秀。或隶职辕门，或业居商贾，知机识变，见义行仁，能炯诫于控汤，善人交于淡水。公暇相诲，□□同筹，□生各便于经图，济活咸充于贍给。岁忻靖泰，物乐丰盈，承一人垂拱之恩，普安闲放；荷二天禅襦之惠，尽庆优游。左右中良，内外齐肃，抚我厚我，怀德怀仁，曷无祷祭之劳，胡答休祥之泽，须凭香火，用报神灵，繇□共竭丹衷，鳩会祗醮，一约卒集，久釀镗。始天福□年，届广顺三载，凡经一纪，罔替初终，择地慎材，创庶构栋。雅容肇塑，想玄室之仪□；美状方图，挺阳间之气骨。分曹列扃，若窥绿算之文；端秉正形，如慎宪章之理。四时殷荐，六珍严具，红鳞白鹿，殚水陆之新鲜；清酌紫莼，毕庖肴之甘滑。至于车輿壮饰，金碧相宣，畜马雄强，丹素交莹，向司方而竦敬，沥沥倾情；对员位以肃恭，勤勤初洗。所冀降灵就玷，歆胙临床，执杯肆意于兰浆，犹乎夜饭；下箸□□于鼎实，勿类羊羹。率奉少牢，妄邀多福，俾夫帝力广运，逾八极而混车□；相府永居，伏一方而降惠爱。上卿小相，实敦毗赞之能；右职左寮，闳益匡扶之略。然后龙调十雨，亘川之稼穡有秋；兵戢三连，通野之樵渔□畏。老少富寿，泉货奔屯，远者来而近者安，亢者臧而勃者逊。百祥五福，貽庆绪于社人；三苗四凶，歼叛亡□徒党。将俟夫戮力无怠，拳□有修，宗厚地之列官，奉明神之享。遂索贞珉于岩峤，凿之形躯，耸奠巨螯，雕镌大篆。□古不古，勿迷苔藓之痕；劫灰莫灰，更丽菁花之迹。何将盛事，见顾非才，刊辞未弃于斐然，摭拾终惭于苒尔。乃为铭曰：

厚壤诸英，正直聪明。无阿无说，心平理平。縻贤掌簿，任材司冥。批殒

录毗，注活苍生。虔祈祈锡祚，昭告□情。荐之薄醴，向于至诚。功潜护物，力著加贞。岱岳良佐，崇山福星。曹扃惠爱，邪僻消停。塑象兴宇，列饌唯馨。牲牢肥盾，浆液洁泠。勤拳俨肃，竦栗惕兢。粢盛岁序，车马纵横。楮□茂贄，彩妓绘缯。春凭夏祷，秋赛冬蒸。奠酌殷属。固有专□。皇屋基壮，尧舜圣名。红旆镇永，龚黄令声。三辰耀朗，九土和宁。休牛放马，务农销兵。渔歌樵唱，富□郁兴。最肩□酒，无敢漫轻。公私亨叶，上下登升。福谦助顺，奖善祸盈。凶歼蚤削，地平天成。风调雨穆，海宴河清。□琰龙□，隶篆鳌擎。摭词记事，万古千龄。显德元年岁次甲寅八月癸酉朔二十八日□已建。（石刻）

●卷九

☆马元贞

天授中金台观道士。

○奉山观投龙记

天授三年岁次壬辰正月戊辰朔廿四日辛卯，大周圣神皇帝缘大周革命，奉敕遣金台观言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功德。十六里，至奉仙观沐浴□斋，行道忏悔。廿一日，于济渎庙中行道，上神衣，辰时在路，日抱戴，庙中行道，日又重晖。宣读御词，云垂五色，□□□至廿四日，章醮讫投龙，日开五色，又更重晖。官寮（缺）同见。弟子杨景□、弟子□□□、五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同见官人朝散大夫行济源县丞薛同士，同见官人宣义郎行主簿五智纯，同见官人承奉郎行尉薛元杲，同见官人登仕郎行济渎令孟意诞，同见人上骑都尉（缺），同见人□□尉行。（缺）（石刻。《道家金石略》页八十）

☆李昭宗

昭宗，天宝初开元观道士。

○请改观额奏

本观先是清都观，敕改为开元观。属玄元降符，陛下加号，往年改额，题“开元”文字，今日崇号，合兼“天宝”之名。其额望请改为“大唐开元天宝之观”。（《唐会要》五十）

☆胡伯成

大历中自署潜丘道士。

○铁元始像赞（并序）

道者一气元二仪，始寂兮无为之理。其形也从本降迹，拯拔生灵，则有玄都圣容焉，天尊仙卫焉。有若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张公，英果绝伦，宏略冠代，志清国难，戍此累霜。初则环山作城，班输望之息计；终乃弘道佐主，有苗于焉来格。遂锐精足巧，范铁庄金，烟霏霞裳，镜写河目。仙圣之

臣斯睹，无俟射山；肆觐之礼获申，不殊台岭。则知公之守则固，战常克，皆慈卫之力也。虽勿受福人，神其舍诸？成忝玄门墨卿，敢忘赞述。名曰：

大罗虚皇号元始，陶冶乾坤度生死。张公范金列于此，保国宁家千万祀。

（陆耀《金石续编》八）

### ○承天军城记

《易》称设险，《诗》曰干城，盖陈述公侯藩五室者也。晋东东山井陘者，昔淮阴伐赵之路，控天作险，蹙地成隘，一夫奋守，可以当万。皇六叶，贼臣总燕师者，帅渔阳杂虏，逾盟津，突函谷，有切天下之志。时元戎薊公虑侵轶于我，乃申命开府张公曰奉璋，严戎式遏。公谋包百胜，雄入九城，名恒赫大戎，容仿佛麟阁。既至，登鸛鹄洪中顶，四顾而叹曰：“敌在吾目中矣，束其口扼其喉者，兹乎？”遂度地势，笼山铁谷，筑登登，削冯冯，未浹辰而毕。其缭崇牖于岩半，百雉云矗；冠小城于峰巅，万仞天削。设以楼台，实以军府，铁骑千匹，虎贲万计，旗拂霄红，甲曜日白。于是明之以斥堠，严之以赏罚，使夫见可而出，逐彼者易于转圜；知难而守，攻我者难于上天。则虽云梯百，地道千，班输再生，莫吾及矣。其发石也，星落乎九天之上；伐鼓也，雷斗乎冰虚之表；饮马也，泚零池可吸而竭；奋力也，常山可踏而倒。岂止早食负刺，屋振瓦之而已哉！城成，帝嘉之，号承天，信承于天也。

公又黄沙路筑德化城，示怀也；慕荣隘筑灭胡城，示威也；复联建三堡，绝细径也。由是南北千里，东西两乡，飞禽走兽不得横绝矣。自禄山首逆，思明继乱，虽中原亾扰，而晋阳无东顾之忧，以此。岂与夫楚池汉水，翦起有一苇之航；秦城华山，刘项无横草之阨。所以妖气日净，我功益崇，国步日清，臣官益大。故先太尉李公、司空王公、御史大夫管公、邓公、今相国辛公，皆伊吕之伦也，咸表上闻，累迁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答洪勋矣。君子曰：“宜哉！”方将运陶钧，秉旄钺，宁止赞三军，镇一面而已。况此城邻子房之古戍，借箸可追；接妒女之灵泉，洗兵非远。晓窥溟渤，将日观而齐高；俯视云霞，引赤城而共色，不唯御寇之所，兼亦栖真之地也。（同上。《山右石刻丛编》七）

### ☆曹□高

开元甲承议郎行益都县令。

### ○青州云门山功德记

夫代上以役，人间□□，茫是非之环，均□□之海者，久矣。六代祖□□使持节青州诸军□青州刺史讳轮□投□道被东□□从祖□孝卿剖符□□□大府久暨幼□□身体□□是郡莫□□丕□□以冥护（缺六字）嗟嗟（缺六字）净业（缺六字）群生□□善□□大千之化蠲□□□初翹勤（缺六字）嗟

峨で（缺五字）汨沉养（缺六字）罔测惟像□能（缺三字）开元十九年岁辛（缺四字）丑朔十五日辛卯，京兆□子□□。（《山左金石志》十二）

☆王□

建中中河南府功曹参军。

○尊胜陀罗尼幢赞（并序）

百行之先，孝之德也；一念之应，圣之门也。孝莫大于□福，（缺）莫□于通（缺）孔氏何以知（缺四字）释教何以知福之怙，言及意及，精欤详欤？（缺四字）扬州高邮尉李公挺、次弟前□合尉挹、中弟前吉州太和尉揣、季弟、大弟（缺）先考故滁州别驾树善之所建也。公之昆弟孝友恭睦（缺）业在诗礼，崇不匮之志，申永锡之心，庶一尘□□犹回（缺）百福之因，巍如□如，是瞻是敬，唐果岂昧，昭报存焉。见□斯□为讲（缺）孝之大，法之先。圣立言，理必诠。昭其报，冥不泯。化无穷，□难尽。李氏（缺）友于，痛于怙。依孔氏，托释门。也罗尼，最胜因。斫他石，请刻字。唐（下缺五字。

）（石刻）

☆□捻

捻，官幽州观察判官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

○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碑

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无何？范阳本幽之属，右碣石，左督亢，流水经欺前后，有林麓陂池之利。至于井肆之大，州梁襟带之固，自河达燕，其比不过一二，□朝次列县之级第为望，领户万，流庸附占者如之，兵兴人折，兹又独异。且陪□□南百里而遥，居郑之阴二百里而近，磅礴周广，隐然名区，控扼蕃戎，凡五六所。大历初，诏剖幽之范阳，归义□知知为州涿郡之地□为涿第为上，以范阳为□所县遂□遂□州□矣。后此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释奠，盖伺州之已事，□笱豆寄升降于故阶。

迨今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工部尚书特点我大夫彭城刘公，建中初假道州县，操□是邑，暑兹遗阙，喟然叹息。顾其寮老曰：“学所以知君臣父子之义者，昔在三代，皆乡里有教，两汉已降，罔不述用三德。矧今朝廷颁宗子之诏，郡县早置清庙，溥崇明祠。今州廷大张，县署□陈，而至圣先师时飨无所，岂导人□□□意乎？彼刘昆创祭器为礼，范宁养生徒兴化，皆所讲达万类，而朝宗至理也。吾宰主百里，作人父母，权輿斯庙，以为人纪。”乃视县前近里之爽垲，心规其制，□划其地，度广狭之量，平庐舍之□，□彼居人，直以官俸□□瓦□舟铁之费，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财□之，人不之知庙倏之构，圣贤之象，备□奠之器，见庭除肃如，黎元翕如，□不待施而□，□□□教而变。于是置食钱二百万，生徒三十员，洙泗之风，集于期月。时公年始弱冠

，方刚之日，克明古□，君子是以知公奉若典谟，有将来之大矣。

今广平守□□介□之□也，倚法不削，忧公如私，以能名自蓟县而来迁，政率由旧，履公之躅，守而勿失，睹公之为，□而不及。学舍异文翁之后，罔□缮修；琴堂挹子贱之风，恒余局。歌咏不足，愿言发扬，见求微词以载贞石。其所□者，正于创州置庙之实，即夫人□□□□盖存诸史册，且谥□今人之□，岂余顽童，敢纪颂焉。铭曰：

振颓周室，警寐殷楹。旷千百年，炯作□程。圣唐御极，治致升平。□□□三，□□□□。明王既兴，夫子乃贵。苴茅列爵，建庙崇□。纂截海，聳□思。春诵县き寄奠，生徒罢习。崇崇大贤，昔岁临兹。区颁劳役，克就□祠。□矣像设，森然其仪。风化之源，一至□熙。继继伊人，恪居所职。食蘘苦志，戴星任□。瞻我宏规，阐我明德。□琢琬琰，阼阶之侧。贞元五年岁次己巳二月□□日建。（石刻）

☆文□

会昌中乡贡进士。

○平□罗□军兵造弥勒像设平□斋记

盛唐垂业竿祀，万邦□□，黎民安，四趣慧土，蒲类晕粥日表烧当象林羌戎彭长幼□□龟兹□□猾夏蛮夷，□贼奸宄，莫不称贤霍丘，横天守塞。圣皇之嗣服也，龙虎自伏，不生，日出日没，附我皇室，此辈驯为仁焉。于是握乾符，恢至德，威灵天地，恩覃万汇，化原契道，沃泽九，辟四门，明四目，光临万国，典稽唐虞，恩浹九夷，煦□宇县。阐玄元之化，播植区宇，廓清妖气于九□，致□生于仁寿。况相国抚镇，功□钧衡，草莽创新，子育庶，瞻观□□，谕□风教，犯我疆陲，敢包蚁斗之声，□□乌鸢之众。螳螂仰彳□，终不同食；鼎镬游鲜，讵知煨烬。百无一门□保林藪自恃蜗角之峰，□迹荣泸□□之林菁之险□豕蝎之□凡一千余日，□拥□□? □良入奸，大修戈甲，为日月不照其丑，人鬼不怒□凶。相国乃忿然勃色，点集甲兵；上将李栖玄署都知兵马使，就讨除□□□七擒七纵，运五兵六奇，斡发事机，捭阖图阵教旗□武□□□□指顾阴符□令申之约后先太一□布甲之局，天地与之吸嗑，鬼神与之符，□电卷长驱，扫尽妖□，破灶不延，□□称劲，丑类百数，梟雄□卯□州□大败□者徙突林麓，□兵近袭，纲无不□。逆首黎宜满等，凡获十人，军门面缚（缺约□字）□兵于应灵邀截，凶丑不出，深计□遇鲁怀忠等，□促七百余，烧□八十□□锐卒遭兴□阴袭之时息未移，略地诛剪，（缺）铁骑布峡山之四隅，搜拘要，捕捭□窟穴，擒获杨九牧不复使兵马宁□等凡五十余人，并□之（缺）钟山获申州，此一代功绩，编树麟阁。今冉奋弄难□归，使不毛之地，称有其人，束手□为，不战而胜，势在心机，恨不得与使



越（缺）与龚黄□将军有良佐军へ太原公精□有谋美材能莅仕。是以倚敌□秋阳旋□□□时当仲氏寓左氏斋日（缺五字）堂穴窟数，峭壁刻弥勒佛像，凡一□营，并龙□□冀福于（缺）诸漏略。时会昌七载丁卯岁二月一日记。（石刻）

☆王□

大历中进士。

○唐故（缺）和尚隶公影塔铭

□师讳隶然，（缺）阳人也。□□李氏，幼而好学，（缺）石（缺）知非有（缺）度（缺）戒（缺）罢（缺）寺（缺）僧（缺）食（缺）人投身物（缺）霍（缺）秘丞故蒸（缺）本之□道澄心（缺）呜呼！法无（缺）缘有尽（缺）凝然（缺）八十□僧（缺）人洪（缺）石□影（缺）标记心（缺）集辛□三月□□其□心成遂□□仪则□茶毗之，得舍利□十四粒，□兹其礼也。用□陵谷，□述辞□：

生于乾□，殃于金根。□之□□，寂□□浑。□□□□，性□长存。（其一）

坐岚□□，□□宗逸。□世有□，□□将毕，舍利所□，迁葬□室。（其二）（《河志》）

☆□良嗣

○龙门奉先寺（下缺）颂

（上缺三字）心（缺）况贤哲之事造（缺）之经囿（缺）天（缺）长久，而况出于其□哉（缺）之外者（缺）依（缺）识大道者则不然□我（缺）元辅（缺）长（缺）之少子也。幼有弘（缺）代（缺）殖（缺）游戏寂乐，孝而能（缺）伊（缺）几大（缺）永言孝思，振起良业，（缺）关塞之首者，莫盛于（缺）就钻坚行险之□□使（缺）恩深（缺）若乃梯绝梁P，滑□□微（缺）相圆而岩空集螟飞而（缺）能仁□□归功定大乘（缺）坠（缺）衔□□□其（缺）推（缺）于至□开于（缺）动法（缺）考（缺）心而我万有（缺）专（缺）甲子（缺）容于此辰与（缺）崩解（缺）藉（缺）者或□功成（缺）金（缺）颂曰：

（上缺）无（缺）根上（缺）廉孝，近于象教，（缺）回（缺）美如韦平（缺）年（缺）秀（缺）岁□甲子三。（下残泐）。（石刻）

☆苏允平

周显德时安州防御判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按名允平）。

○妙乐寺重修舍利塔碑（并序）



高恣厌怠之心，故现涅槃，俾怀慕恋。渴仰之意，如狂子之父实在而言死，但天人之师□□□□□□□倒□□□□□是造塔起八万四千，此土□一十九所塔，是其一数也。既睹支提之相，因兴思慕之心，所表真□，以存像法。

而后风摧雨击，古往今来，同赖堵之形，微有定基之址，荆棘生焉，□□践焉。乃有此丘自□□□俗，□法出家，□□□石之坚，□□□柏之操，行头陀之行，衣布弊之衣。知生老死□之身，非为究竟；以柔和善顺之道，是□恒常。举步不离于道场，出言皆合于典教，慈能恤物，直不妄谈。睹此古基，因发大愿。既立崇修之誓，爰虔□□□诚，而则募有缘□□□□□□□□□□至诚感神，惟德是辅。乃得维那戮力，檀越齐心，而复史公清河公太夫梁氏、郡夫人刘氏，各舍净财，共崇胜事。自大周广顺三年癸丑岁兴工，至显德元年甲寅岁毕功。不□二载，□成□塔。□身高一百尺，相轮高二十三尺，纵广相称，层层离地，岌岌耸空。虽不至于梵世，而已□于云汉。上穿紫雾，傍惹绀烟，宝铎才感清风，金轮灿白日。亿人始睹，疑阿育之初兴；四众乍观，谓多宝之再现。繇是□徒雾集，俗士云屯，懈怠者向此回心，追慕者于兹堕泪。盘陈法喜，炉ヤ檀，歌呗之韵齐兴，铙钹之音相续。或燃一□，□舍全身，翼翼倾心，种种供养。

但观是相，如对先佛，以斯诸众，皆是宿缘。于恒沙尘劫之前，已曾亲近；在五浊□世之内，方得见瞻。故立堵波，以表菩提相。彼干禄之士，勿谓直上之丹梯；继鳌之流，勿谓擎天之独柱。有诸佛□，□诸天人，每结精诚，时来巡礼，奈何流俗不起敬□。故童子取沙，犹成佛道；支公塔，何量殊因。在其□□及诸□，或舍力，或施财，或□言转劝于多人，或洁己□崇于胜果。凡施绩效，皆获福缘。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标，佛语非□。故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过佛塔寺，大乘经典，新者布施供善意；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者，或毁怀者，修补营理，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当为国王；檀越之人，当为转轮王。还□□法教□诸小国王□□更能于塔庙前发□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连。”又云：“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幡盖，敬心□供养。或有人礼拜，或复但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得小伍头。以此供养像，渐见□□佛，自成无上道。”又云：“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此盖金□所宣，宝藏所贮，但陈斯述，皆案教文。於戏！当浊恶世，□梦□身，急急自修，分分□□，若见是塔，但设恭敬，作礼尊重，必获因果，此是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塔也。恐众未达，故再直书，勿生轻慢，勿起毁十。苟发谤言，必堕恶道，愿希多士，俯听诚□。

允平虽处儒门，粗亲释教，知佛法是归依之地，知此身非究竟之途，苟利

养之所拘，在增修之靡怠。恒愿当来世，长作沙门；渐渐积功，冀睹□□□□谐拔擢，即□出离前岁，爰承辟命，<sup>レ</sup>彼怀覃。今则旋奉奏章，佐于安陆□□，随□旌旆，离郡经田，幸□鄙愚，获瞻□妙。遂见他山之石，未有文告之辞，虽揣荒虚，回许撰施，每于公退，乃作斯文。□思临笺，对色丝□□愧；成章绝笔，想披锦以增惭。洎著拙辞，未摭佳叹，爰征典实，遂成铭焉。

我佛释迦，辩才了牵。以慈修身，成等正觉。念沉沦，势力拔擢。化世非世，□学无学。于三千界，化百亿身。升高宝座，转大法轮。教诸菩萨，洎诸天。俾成善果，使就良因。为大因缘，出现于□，脱其苦缚，拔其苦济。愚者根钝，贪爱自蔽。爰开便门，而显大势。示其火宅，现其化城。初□□法，诱彼□□。后谕□车，恣彼游行。复如大树，枝叶芳荣。久住世间，恐生厌怠。故现涅槃；俾其追□。但谓灭度，焉知实在。常居鹫岭，劫坏不坏。佛之出世，如优昙华。佛之寿理，如恒河沙。故□□灭，但遣□□。既知难遇，因种善芽。舍利爰存，国王建王。造八盛塔，安十方土。瞻礼妙躯，忆念慈□。焚香如云，泣泪如雨。日往月来，自今及古。砖石□坏，荆棘成林。曙旦烟合，春残草深。□□虽在，□□□□。□□高僧，法名自悟。道行淳实。□□坚固。□谈直，身衣粗布。因睹隳基，遂发□□。既宜誓愿，再构修崇。劝募多士，兴建众功。头头教化，事事亲躬。其心惟一，其道克隆。自癸丑年，至甲寅岁。□□爰成，厥功毕制。岌岌妙形，巍巍大势。云鹤难逾，斗牛欲蔽。纵广正等，称其崇□。红日才照，金轮显昭。清风既至，宝铎重摇。烟碧盖，雾覆殷绡。耸踊凌空，棱层峭拔。□道□冲，云衢上□。□□华岳，右对扶桑。前临少室，后据太行。表刹既兴，天人下礼。每设一拜俱投五体。□圣萃臻，围绕阶陛。肃肃虔虔，雍雍济济。造者果就，礼者福全，慕天生天。所述□□，□出秘典。至□直宣，繁辞俱剪。呜呼众流，殷勤崇善。慎勿毁<sup>十</sup>，慎勿嗤寅。既兴宝塔，爰立贞□。□□，身压玄龟。功惟广大，文不珍奇。但纪胜事，千载不隳。

佛功德海，叹莫能□，□搜□文，复为偈曰：

□□大圣尊，浊民中出现。能化百亿身，非论十八变，欲调庶汇情，先与群魔战。法鼓震祥云，□□□□电。众生业重身，几个遭逢见。□缘闻佛名，□□睹佛面。久居在世间，□众怀厌贱。是故现涅槃，□□□慕恋。皆为实灭度，岂识真方便。□□灵鹫山，或游少界遍。国王得舍利，造塔余八万。劫□□□□，此□重修建。一心构胜缘，□载□宏愿。表刹既兴隆，善缘□□□。□志劫修崇，虔诚礼供养。□□□□主，□获皆无量。果位从此兴，菩提渐无上。今告众人，愿钦众妙相。所陈简直辞，□□□□□。无非居

因缘，无非居典则。审谛听是言，勉励植众德。愿同□□□，当来遇弥勒。

（《武陟县志》）

●卷十

☆阙名

○和余粟窖砖文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纳和余粟六千五百石，第四头，纪王府典签陈元瑜、右监门直长郑端、高买太仓副使韩达、竖云宫副监常明、副使晋王府掾陆元士、使人水部郎中柳件臣。

○又

贞观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大街西从北向南第一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纳和余米四千四百石。第一头一千五百石。和余官人右领军骑曹贾仁素、右卫兵曹杜元逸；第二头二千九百石，和余官人平淮丞蔡弥、雍州参军□师利、左监门校尉冯武达、右监门校尉素和又、窖匠张阿刚、太仓府步、监事赵贤、丞宋、□田强、和余副使左监门长史王玄策、大任殿中丞长孙文则、司农卿清河公杨弘礼。

○又

东南场乐南院，从北第三行，从西第二窖，贮大中三年户部和余粟壹万陆阡玖伯捌贰硕。从大中十年□月廿二日起，重毫量扬掷入窖。至八月廿六日毕□用五石函，元纳行概人南公素、王义、张荣□□人李行儒、函头段楚□□□并入窖场□□雷昌培、元纳监事焦密、元纳专知官陈洙、丞替入窖专知官窦全真、元纳卿薛从、丞替入窖卿卢藉。

○又

□□□□□院从南第一行，从西第三窖□□□□□部和余粟壹万阡玖伯□□□□柴斗，起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用□函，重毫量扬掷入窖，至廿四日毕，□数内伍阡叁伯叁硕玖斗，东南场入，元纳并入窖行概人宋元杲、姚公□、张元振、元纳函头王文□、□文端、丞替入窖庞叔亮、场官□王□雅、监事张鲁万、丞替入窖监事□公锴、张牟牟、元纳并入窖仓令张仲玄、元纳专知官陈洙、丞替入窖窦全真、元纳卿薛从、丞替人窖卿卢藉。

○感怨文

余慈亲二吕孙乐安孙氏，量必天合，器与代殊，惟德是修，惟明是贵，不以荣华为乐，不以豪贵为雄，澄心如不贰之门，求真习道。慈亲春秋卅有九，以天宝十一载夏六月庚寅大渐弥留，征方勿药，薨于别业。神容俨然，不知何贤人变易生死也。父痛慈亲先世有恨未亡，遂舍雄豪，发菩提志，稽首以信

微妙法，清淨操心，造九级浮图安中台也。嗟乎！闵予不，慈训早违，乾景外临，阴仪内缺，英二妹细小，花萼偏遗，虽活明时，毁灭无异。父以英弟妹偏露，惊惶匪宁，遂婚继亲北平县君弘农杨氏，性敦柔洁，膺锡中和，花萼痛闻，号天擗踊，刻铭微志，以布腹心。（石刻）

###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波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至此土，到五台次，遂五体投地，向山礼曰：“如来灭后，众圣潜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山中，汲引苍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远涉流沙，故来敬谒。伏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见尊仪。”言已悲泣雨泪，向山顶礼。礼已，举头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法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憎劬劳，远寻遗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恶业，未知法师将此经来不？”僧曰：“贫道直参礼谒，不将经来。”老人曰：“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必识。师可到向西国，取此经来，流传汉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明，报诸佛恩。乞师取经来至此，弟子当亦示师文殊师得菩萨，所在。”僧闻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敬礼。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

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回至西京，具以上事闻奏。大帝遂将其梵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敕司宾寺典充杜行夕等，共译此经，施僧绢卅匹。其经本禁在内不出。其僧悲泣，奏曰：“贫道捐躯委命，远取经来，情望普济群生，救拔苦难，不以财宝为念，不以名利关怀。请还经本流行，庶望含灵同益。”遂留翻得之经，还僧梵本，其僧得梵本，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汉僧顺贞，奏共翻译。帝随其情。僧遂对诸参念，共贞翻译讫，僧将机梵本向五台山，入山于今不出。今前后所翻两本并流行于代，小小语有不同者，幸勿怪焉。

至垂拱三年，定觉寺主僧志静因停在神都魏国东寺，亲见日照三藏法师，问其逗遛，一如上说。志静遂就三藏法师谕受神咒。法师于是口宣梵旨，经二七日，句句委授具足，梵音一无差失。仍更取旧翻梵本，勘校所有脱错，悉皆改定，其咒初注云“最后别翻者”是也，其咒句稍异于杜令所翻者。其新咒改定不错，并注其音讫，后有学者，幸详此焉。至永昌元年八月，于大敬爱寺见西明寺上座澄法师，问其逗留，亦如前说。其翻经僧顺贞见在住西明寺。此经能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恐有学者不知，故具录委曲，以传示悟。（石刻。《闽中金石志》二、《山右石刻丛编》九、《益都县图志》二十七）（按：与《全唐文》九百八十六所收《尊胜经序》多二百余字。）

### ○后晋户部牒

户部牒晋昌军节度使：准宣头，晋昌军节度使安审琦奏：“臣近于庄宅营田务，请射到万年县春明门陈知温庄壹所，泾阳临泾教坊庄、孙藏用、王思让三所营田，依例输纳夏秋省租。其逐庄元不管园林桑枣、树木牛具，只有缘旧官田土，缘见系庄宅司管属，欲乞割归州县永远承佃，供输两税，伏候指挥者。”前件庄，可赐安审琦充为永业，宜令安审琦收管，依例输供差税，仍下三司指挥交割。付三司，准此者。牒具如前。

已牒晋昌军庄宅务，仰切详宣命指挥使，交割与本道节度使讫。具逐庄所管荒熟顷亩数目、交割月日，分析申上。所有未割日已前合纳课租，即仰务司据数管系征纳，□绝讫申。其随庄合著系县正税，亦仰具状牒，与本县管征，无令漏落。事须牒晋昌军节度，亦请差人交割收管，充为永业，依例输差税者，谨牒。天福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牒。（《金石续编》十三）

### ○李时用德政记

朝散大夫守归德郡太守兼诸军事鲁国公上柱国李公讳时用，武可济代，文以匡人，刑示蒲□，驱鸡政令，寮庶畏爱，何贤如之英与。公贤愚之道，或万有一通，而贵贱之阶，宛天将地。公德柔淮海，禄重丘山，但窃慕公仁龙时济代之风，潜窥为政，未尝见公临人有一狱不慎，有一讼不审有一屈，可谓德政也。公为国安人，雅风训俗，至于词人才子渴咏，公友文硕德，洪儒□□公高□至于遐洋洋乎盈耳也。□□□之□□瞻应分澄宝剑之光奸□（缺七字）君子之惠□□电（缺四字）不揆庸征敢（缺八字）将来。（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八、《斋藏石记》二十五）

### ○慧贇禅师塔记

维大唐垂拱四年岁次戊子四月戊子朔八日乙未，昔有慧贇禅师，在此山门住持五十余载，精勤勇猛，志操严凝，感应灵奇，通明异绝，英声外播，道□远闻，禅支与七觉俱清，戒品其六根同净，研精二谛，覃思一乘，为世福田，信堪依怙。抽资什物，谨舍净散财，敬造斯塔一所，奉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普及含灵、存亡眷属，尽愿超逾，俱登觉道。（石刻）

### ○造汭交水桥记

夫好士者以动为智，动则众物充拥，厌讫宣者以毒乡为仁，毒乡则群情乃□□□动毒乡者仁智之□□□为□□水不弹，冯夷□舟，涉川无忧□若或有乘楂入汭，时睹天人；鞭石浮海，不能观日。鲁生聘思于汾方，杜子勒功于河上，檀茂响于采□，传□□于前古，自兹已降，代有仁人，济物扶危，其道非一。壮思云起，巧历风驰，缣汗所不能书，竹素所不能该，{舟人}桥□□，其来自远，究弊兴利，何其博哉！且黑狄长黜，所昭者□炬；爰河无底，能渡者智

舟。开子义之门，游实相之境，不住空有而求解脱者，□非智慧乎？

爰有至圣，时秒妙觉，出无相之门，游烦恼之海，□启重暗，大拯群溺，得其道者，若鷓冥之处太虚；学其智者，犹醯鸡之涉巨海。终日誉之而不喜，没世毁之而不怒。百川同注，示觉其盈；万□齐酌，莫测其减。威力振山海，神光动天地，心念□诵，拔萃□滓；弹指合掌，脱落风尘。曩遭随末，法令□□，□□未足比其烦，凝晦无以□□密，符诏如续索，州县若响应，转输道死，□一征十。鸱目虎吻，琢磨宇县；狼顾鹰眩，革命鞭笞天下。清言承旨，必作帷幄之臣；利觜长距，无非州县之尹。抚苍生而逐雀，驱庶若群羊，扫地从□，女子为市，山家访崩，神鬼夜器，盗贼比于□蚁，人死剧于乱麻，寒则露宿粪壤，饥则易子咬骨，枯骨弊平原，流血丹野草。遗响未灭，故老犹存，见之者痛入骨髓，闻之者莫不酸鼻。大唐膺运，雅握玄玑，解亿兆之倒悬，致百姓于人寿，余粮栖亩，讴谣满路，人无百里之□，室有一堂之乐。鼓腹击壤，若尧□；□井□田，如披舜□。人如野鹿，不习而解温恭；情同泽雉，不学而知敬让。日临月照之所，节风沐雨之域，莫不献□输琛，贡环呈粦。山称万岁，示足比其胜平；河表千年，□以方兹圣代。皇帝恭承宝命，嗣□丕业，符石纽之图，当乐推之重，抚临天下，于兹四载。河海息浪，尉伯无惊，□手足于一身，视苍生其若子，岳神入辅，星精下降，访胜于□猷，酌清风之故典。公擢涓滨，士搜狐掖，投笔明允，奇僚爽鉴。不使空桑李公，独播清忠；东虢公孙，孤标□物。

赵州之地，分维毕昴，南通河济，北控燕蓟，西厄井经，东连大陆。有洺交水者，出自龙山之北，经于程氏之南，硖不容舟，深而联涉。秋夏浩荡，非一苇之能航；春冬渥涸，非乘盾之可渡。楼季之勇，未敢□凭；织蓐贪珠，无心□没。峥嵘穷于地脉，{穴条}深而入泉，垂耳鞭而不上，的□踊而不南，危逾绝险，峻若走丸，夏暑渐帟，寒冰伤骨。猗父壮士。于是访轮石，量用材，度功程，议远迹，邑里首附，不日而至；工人雨集，□铿成响，空隆云构，蜿交属。雕栏映水，乍似鹏飞；钁槛临□，□颖虹降。□其如带，顾此物而无倾；海作桑田，冀兹桥而尚在。□平北走，不惧船人；赵鞅南游，为烦津吏。□军王霸，无由近谪萧□；耦耕沮溺，不得高欺季路。

此村及诸姓长幼等卅许人，并识悟英远，允归物主义，行称乡曲，信著闾阎。知逝川之逾□，□隙驹之不竺，征蓬少老。欲归□之无期；落叶朝迁，愿还柯之何日。项羽拔山之力，终为一聚之尘；曹章冠世之英，便作半棺之土。纵横□国，□免车；拔扈将军，卒屠{卅膏}剑。□知淮南九转，谬擅仙经；神土五芝，空传秘录。列子乘风而上游，王乔驾鹤而陵汉，令威不□，君达仍存，并是高谈，俱非实论。□肴珍味，诚为爽□之方；靡颜膩理，更是荒神之药



。累德丧生，斯其甚矣。岂若留心智慧之境，力善福德之门，济行者于□陆，拔泥涂于坠溺乎！若□园菊始荣，井桐初落。华发之老，睹寒□而才文□；伤离之士，对别□而深哭。人落落而自稀，岁忽忽于遒尽，悲积善而□深，恨润身之不立。大唐永徽四年岁次星□月维大吕，遂□于程村之南，交水之上，立永桥一所，临戈产，□嶄岩，扶本回空，飞梁□汉。□冰未□，不□□行；秋水方深，无妨并毂。岂使英誉与兰艾□□，风声共秋兼零落，勒翠石于往古，示不朽之来作。颂曰：

博施之用，其适众灵。经天缚地，出幽入明。□之则□，履之则宁。及危从吉，变荣□□。唯其士女携手同行。曰有婆伽，住诸实相。奇特吊诡，异常灵贶。博而不繁，直而（缺十字）三界独尊，焰乎无上。上玄降圣，膺物挺生。山开石纽，日负珠衡。河□不浪，尉伯无惊。□□允实，□□□明。（缺七字）横。村邑父老，卅余人。景行高洁，□业贞新。爰施奇贖，割舍名珍。济彼沉溺，修此梁津。勒兹翠石，永刊深仁。（缺七字）荣。成彼□□。沾此□□。仁及翔泳，义叶幽明。饮□□惧，飞普不惊。持许功德，同济群生。（石刻）

#### ○九塔寺记

（缺）舍身典策与有（缺）岩下忽门公疑□而（缺）奔如曰出世人（缺）通（缺）离传迹混为谷身为道（缺）。攸（缺）北游中（缺）和尚□日言化□已（缺）灵□人而（缺）山发（缺）归泉路，亲受□言□出（缺）迦佛观世音，及和尚（缺）赵地此世（缺）年河间太守卢晖识是真俗，遂归本寺，（缺）开元廿六年三月十六日灭度，摧葬泰山（缺）重于此山悬窆灵□□起苏堵波塔，其间（缺）多宝塔中如来□见□大赖（缺）齐为（缺）。（石刻）

#### ○石经中台浮图记

石经者，昔琬公之（缺五字）之上灵（缺四字）公（缺五字）经明道（缺九字）台山者，吾师（缺七字）四台浮图，凌霄之（缺五字）惟中台嶄岩，宛然未有真状。公讳晋，太原人也。挂冠辞代，孝□精诚，树福于金岩，恐先虚空，乃浩□□于菩提之□□人以□粟□资，造九级浮图□于中台也。夫米粟者，曾祖父母产业之出也；衣资者，亡妻之□也。□浮图相好端严（缺八字）诸信士等□诚（缺五字）真容，□法□于迷津，汨法雨于火宅，（缺六字）思议即毕，（缺八字）以传不朽，（缺八字）而上（缺八字）九□□六道□。天宝十二载十月廿五日建。（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八、《斋藏石记》二十五）

#### ○沁河枋口广济渠天城山兰若等记

二仪始分，山河已显，岂伊造化，实曰自然。此沁水者，出自沁州沁土山

。初出泉涌，已堪赏玩，数里之外，便作洪流。坼万仞之山，辟千重之岭，蛇盘龙势，虎卧凤翔。或东澍而跳波，或西倾而箭激，或南流而绳纒，或北泻而若飞，屈曲萦回七百余里，奇峰怪石，匪可名言。有若佛形，或如仙状，翔鸾蹲凤，异兽神人，迺迤相望，至于谷口中间潭洞清濂，亦数百余，鼃鼃蛟螭，莫知其数。峭壁万仞，耸出深潭，人过无由，鸟飞方度，危险崖登，匪可书穷，浩浩雄流，辄不可犯。屈兹枋口，实曰巨河。水像枋形出山，俗谓之枋口。有释子坚公者，禀天地之气，承造化之英，怀济物之心，有开河之志。承恩衔命敕使监临，观天十地形可开处。便辟飞轮至此，巨致殊功，招樊哙之徒，召五丁之娄，驱崆[A095]之石，拉佛云之梢，堰洪口巨流，缺乐南之岸，分流一派，溉数百万顷之田。荷锄兴云，牟渠降雨黄泥五斗，粳稻一石，每亩一钟，实为广济。由是河内之人，无饥年之虑，〈扁马〉堰残水，尚为大河，千里澄澄，东流入海。此枋口内，湾环绿水，状若盘龙，周回翠屏，削成万仞，中间有地数顷，夷若平川，金门雄山，引头直入，数峰〈角戢〉々，势若联珠。余因游焉，结茅禅室，目之四面，号曰天城，时人因称天城山联珠峰兰若。既居胜境，安敢匿词，智短山长，略述其状。

元和四年赤奋岁春三阳此兰若。六年单阏岁冬十一月，刻此记焉。济源县令李朝阳、丞学宏、簿李勋、尉王士端同立。（《绩语堂碑录》、《金石续编》九）

#### ○特赐寺庄山林地土四至记

昔大魏第六主孝文皇帝延兴二年，石壁峪县鸾祖师初建寺。至承明元年，寺方就。至太和十八年，本寺重修，大会感甘露降，厥后帝迁洛阳。至十九年，特赐寺庄为夜饭庄子，东至大河北夜岭下小河水心大河，南至大横岭东昊至龙港寨，南至武遂沟掌石州分水岭，西至大河南水松岭西昊小沟子大河北五十岭分水，北至左掩沟掌后，东海眼、西海眼为界。大唐德宗皇帝贞元十一年，营大会，甘露降，重赐。宪宗皇帝元和七年，复三赐石壁寺至文谷，赐庄壹佰五十里有余。谨记。大唐长庆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石刻）

#### ○天王院记

龙兴寺后（缺）二龕（缺）四间，于会昌六年九月十□□起功，至大中元年五月八日功（缺）使持节荣州诸军事荣州刺史赐绯鱼袋荥阳郑操所舍月俸，修前件功德，伏愿宝尊父尊夫人成纪郡君福寿及阖家平善。今遣僧文远住持，并赎废大云寺水一所，准敕估价钱壹拾伍阡文，□日收租利真纳官中。如价钱数足，即令文远收利入天王院，充修□及□师功德香油供养，永为基业。其行营都头李才西元功德及施牛田地等，并一以后岩贯之。恐久后寺家妄有侵谗，故镌石为记。其僧文远，本贯长久，所习《圆觉经》《起信论》五部持念

，少小出家，志求正法，可以于此住持。大中元年八月三日纪。（石刻）

### ○百家岩寺邑记

盖闻灵山名寺，圣化无穷，朝现神通，暮归岩谷，香风叠至，祥瑞咸臻。其山势连白鹿，西枕太行，千峰积翠，万仞排空，瀑布飞岩，松罗森□。稠禅隐迹，龕室犹存，罗汉房中，黄卷尚在，洞绕名萼，涧流香水，灵莫测，□□□辉。大哉名山，匍匐瞻仰，爰有天宫，峻万岫，峭壁，岩前真宫化出，中方景致实绝。幽奇花，开张如同展锦，白云楼亭，上连霄汉，遥观映映，□时全无，对境难亲，凡流莫近。方知名山圣迹，不易登临，睹此灵岩，顿悟回向。是以各启虔诚，投慕圣因，遂各减粮储，同崇此会，□与来生，菩提树下，尽会此因，从兹已后，官勋不绝，爵禄恒昌，灾不临身，常居福。以咸通五年岁直甲申四月丁未朔十五日辛未建立福纪，所立碣结邑，奉为愿佛教永兴，法轮常转，长将香火供养真身，当今皇帝德超万劫，永坐龙宫。伏惟中书积代簪纓，累□□相；□中丞官勋二品。食禄三千，尝理凋残，常居八座；邑长兵马使门□令德，互袭衣纓，未遇投笔从戎，位列高□之上，交华满腹，书剑两全，爵禄重重，官过；都维那判官□□□将累袭官勋，词翰咸推，武艺自备，好善增福，衷心无诡，灾横恒除，永登爵位；□□邑众等并是中华秀士，寰海英贤，玩□诗书，自怡樗散，舍邪归正，奔往释门，共给来生，同归极乐之因。其词曰：

灵山圣境，凡俗难亲。明验虽征，结缘有因。神祇万变，悟者齐臻。刊石纪名，千秋共存。（石刻。《修武县志》十三）

### ○蜀先主庙碑阴记

□夫郑卿子仪，鲁相{上小}孙，咸□意于葺修，俱有能于兴废。莫不□凭神虑，凡规谟而尽□，随□□蓍龟□□□而固无（下缺）继以□勤主，故得比□心才，梓材是力。此乃在昔时之俊，诚独□焉；宜方今日之英奇，又何能也。（下空）公本姓常，名尚贞，时遇（下空）唐范阳□□□□公依忠笃□，洁行临人，遂命锡己姓而联子名□隆恩而兴（下缺）智果乎远大□之□匪维乐镜，偏扬鉴澈之名；岂止黄陂，乃有浊难之喻。（下空）公一临沔，□□三年，□□西川，亦逾周岁，实谓郡惟不扰，吏不敢欺，俾贪猾以革心，本（缺）命直书，务在州□□乾宁四年正月。自武州擢授涿州刺史。（下空）公到任自其□□□因谓侍史曰：当州有何祠宇，不至隳残□□恒莅公□□资闻见命□□道（下缺）蜀王庙前□君□□□懿迹已在良珉，虽就刊镌，未克扶立。公恍然而深思，□然而□□□□前劳□□从速（下缺）建斯名（缺六字）藻，颇严如在之容，役使时作，复契当农之隙，而又多加殿陛，□守□常昭□于勤劬□□□于任使（下缺）幸厕趋□阶，合请纪于勋庸，辄采掇□词，实埃尘（下

缺)厚德具□蜀王之嘉躅，已具先文，贵寓其名，用于不朽。时光化元年十二月廿五日，谨记。(石刻)(按：《顺天府志》作《常尚贞修庙记》，其正碑郭筠撰，误乾宁为乾符，实则一二年中事也。此记为刘守文立石，撰文人缺，下仿佛有“卢龙节度□□官”云云，是撰文人署名处，然泐不可辩。)

○定州曲阳县龙泉镇□□山院长老和尚舍利塔记

详夫苍苍称大，侧竹管以犹知；杲杲虽明，聚土圭而可验。则知四时代谢，三灵无以出其□□□□□□不能逃其性焉。夫我佛三练行，六度化缘，齐空色而混圆通，断烦恼而登正觉，一乘调御，中天共号□□□□□居尊三界独称其上士，因满果满，智圆福圆，骋威力以无边，得神通而自在。称域中之大，彼分为三；尽天下之能，我居其一。泊乎□轮托荫，宝树化生。神光上贯于紫□，周星隐耀；圣教聿来于中夏，汉梦先征。其后则文翻译，宝偈喧腾，飞锡争驰，白莲竞结。僧会东下，吴帝从□；罗什西来，秦人大化。佛图澄扬名河冀，陆居士混迹荆蛮，盛事芳踪，不可备载。

今有□□山院长老者，法字栋梁，空门瑚琏，持戒珠而月满，淬惠剑以霜明。桂质清贞，根自生于高岳；莲心芳洁，叶不染于飞尘。五蕴皆空，诸漏已尽，等杉松而并操，异兰菊以同英。搜妙道于他方，情非有待；达慈舟于彼岸，理在无言。保须玉出荆山，偏推思静；不必珠生汉水，独比道汪。夫大小佛乘，二三禅定，皆波涛于□海，咸弛骤于心田。洋洋焉，赫赫焉，不可得而论也。至于咒石飞泉，化龙行雨，莲生钵内，虎伏庵前，乃是寻常之事，抑盖东土之菩萨也。长老自言代州人也，生而有异，弱而能言，忽谓父母□□身知石火风灯，电光露彩，不可得久也。惟愿弥勒，可能兑矣。聚尘之岁，五台佛光寺出家，侍塔院长老为师。既而因辞师，游河东，假以听学数年。将行，谓其僧侣曰：□诸经论，法王之筌蹄，其旨惟《法华经》大乘经□□如来解脱之□□入天井山，长诵《法华经》一部。猿供山果，且不异于甘瑜；鱼听江舡，□何殊于净范。\$\$\$\$时缘头李筠闻长老之名，乡诸檀越，请长老来住此院。其山也，林泉势异，峰峦秀绝，掌燕攀赵，碍日凌天，洞乳凝华，光连碧落，岩□□气，瑞接青城。若非忽生忘形者，不可得□□□。长老于是忘机内境，栖恋玄关，拟高阁于天台，状重楼于勾曲。莲宫化出，长廊四合以环周；宝座飞来，正殿中央而岳立。龙泉漱玉，磬韵敲金，架飞以长悬，稍云门而下激。雨翻石□，□□□瓔珞之岩；花圻松庵，□香惹留璃之地。凡斯异迹，不可殫□，盖菩萨之洞天，神仙之福地也。长老自天井山来，住此五十余年而不下山。关惠远之匡庐，(缺五字)影无出矣宾头卢之化，寺人莫知。前后所度门人，亦五十余人，皆方道人心中，弟子咸连其桂字，取其高高绝尘之义也。

大唐天中，时□主先令□来□岳侍从甚盛，献罢因游山寺，睹斯胜境，树

贞石，复田税，兼赐米一百硕。□惠约于褚州，靡间减俸；同竺潜于王导，不立丰碑。比夫长老，远有惭德。至汉朝乾之元年也，忽振锡往飞狐。彼之戍守张公，久闻长老德行，□盖院因□之举家归敬。日月不从，春秋已矣，忽逢灰劫，遽奄泥洹。以显德元年秋九月二日，迁化于彼院，季年八十也。张公悲恻举门城咸威仪，寻荼毗于郭之外，三日而收其舍利。初长老（缺七字）本院在定州曲阳县，有门人焉。吾归空之□，幸（缺四字）为召之。及歿，张公如其言，门人桂岩等，寻亦遥知之，令（缺五字）二人□彼取而归□其在镇（缺）日有未而致果由取以相欢。遂各舍家财，共助□□□院之东南一里多宝山前，永为供养。天长地久，（缺四字）之家；日月来往，咸荷因缘之福。起赞同范泰，律谢张融。过去中贤劫□佛，虽知己矣；未来世龙华三会，当愿逢之。敢同□郡之功曹，幸作山阴之都讲。时显德四年岁次丁巳二月己未朔十五日建。（石刻）

### ○富义当监使扶风公造弥陀殿记

（上缺）因革□□弥陀殿者，□□释卫之微□，是久□之妙乘。崇斯盛事，不可（缺）□□生死度脱之功，溥惠慈悲之力。公情□觉□□□□□职承□于（缺约八字）谓以□空□□□川悠悠，时□尹谐之□，暂就莲宫（缺约七字）川胜地，富义名监，山九曲而峥□，水萦纡而伏□，□□（缺约九字）之□后列廊庑之配□箕□德自大历十二年三。（缺）成初（缺六字）丑岁免□□及物□□尽死。会昌岁□□六年七年（缺）卯（缺八字）三秋（缺四字）石像大小□身。公先抽衣帛，首（缺约七字）丹□召良工□长□。俄停彩□，方罢霜斤，知明帝之梦（缺约八字）王之寐迟，玉剑巍巍。像倚悬崖，地连□陌。节高低之梁□，□升□□□远近之林峦，傍临大监。此后滩声发丛，呗赞传音，晨昏不（缺约六字）无□于归海。又乃郊甚迩，里邑非遥，公私获展敬之缘，（缺约六字）氏公简庭望重（缺）大蜀之优权，任军储之剧要，官荣二揆，务显三司，千兵（缺六字）两纪临而恩威并上荒岁旱，开廩庾以赈饥贫；宥过宽（缺四字）而矜老弱。乡增户口井溢咸源，皆由□□之能，尽自公忠之化。□□□老□日□□□忘□智之风；煮海灵传，永□吴王之德。丰登稼穡，止苗螟叶贷之（缺约六字）猛焰惊波之患。神龟渚上，秋科镇息于狼□；石鳖滩前，往□□□□于首。书刊峻壁，匪足言文，常留不朽之名，图纪无穷之绩。时武（缺五字）次戊辰四月辛丑朔十三日癸丑奉命记。（石刻）

### 好县造塔记

奉为亡考建立石塔一所。蠢蠢苍生，皆兹覆养；茫茫群品，咸奉慈恩。□罔极之怀，□仁亲之义，所□建斯石塔，守此福田，伏愿七代□□，同登觉路，遇□□之妙乐，□六道之归依，（缺）大唐神龙二年岁次景□四月甲戌朔

十八日建立。（石刻）

○镇象塔记

以大宝（缺）月乙卯朔六日庚申（缺）面招讨使行内侍监上柱国邵□□地一段收（缺）及诸寺院僧尼，镌造佛顶尊胜□□尼（缺）大白衣观□□□萨尊（缺）塔五层，四面龕室，装严佛像，又舍黑（缺）差僧延嗣住持焚修。伏以所崇妙善，盖（缺）群象踏食百姓田禾，累奉敕下差人采捕驱括，入栏烹宰，应贍军□□共戴披甲□□□负耒之□□□遗骸滞魄，难舍去（缺）良因，免涉幽扃之苦；速承济度，永辞异类之徒。（《广东通志》、《南汉金石志》一）

○造千佛宝塔记

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壹所七层，并相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龙□有庆，祈凤历无疆，万方咸□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后善资三有，福被四恩，以□乾节设斋庆赞讫。（石刻）

●卷十一

☆阙名

○赵怀相造像记

（缺）三千回面了（缺）见而和南，此大方便者，其有两（缺）直乎。曾祖博，隋任德（缺）寻事参军。中庸布德，积义归仁，廉慎为心，功效可尚，声著闻天。遂改授寿州前塘县令，本性恭宽，为人简约，条剪弊，冀长淳和，当官叹来暮之逢，谢职恨攀辕之□。祖信，唐真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卢州孝感县□。九毗百里，抚赞一同，合境被其威恩，闾称其仁智。父□□，唐授上骑都尉，少怀武□擅，干戈横行，静海外之□直踢扫辽城之孽。以兹命赏，克著畴庸。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远照，觉镜员明，悲乳哺之余深，想慈颜之已谢，□□割妻帑之。（下缺）。（石刻）

○洪湛造像记

盖双树潜辉，现群生之有尽；二像留世，表圣算之无穷。法师□洪湛，俗姓王氏。青衿入道，尤□三学之宗；缁服终身，妙解一□之说。至于道俗亲施，衣钵资□余本不闰身，回崇经像，遂愿□在千佛堂所，敬造释加像□□区。贞观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厥功乃就。普为含灵，同登彼岸。（石刻）

○韩文雅造像记

大唐贞观廿年岁次景午五月壬辰朔三日，佛弟子韩文雅为妻唐，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贤圣：夫运有缘，轮回万品，铃铸无□，逢遇全身，仰凭三宝，夫妻二人抽舍净财，□于伊阙寺，敬造石龕并二菩萨，装严□容，饰成就如然，上为皇为隆，下为去先亡七世父母，并见存亲眷及一切众□，俱沾净土，永作胜

因。图写刊□，共同供养。（石刻）

○女弟子刘造像记

清信士女佛弟子刘，夜忽梦于阙峡水东升山履壁，梦中惶惧，愿造千佛，悟便思惟，心开情悦，知梦即作，恐千像微主久磨灭，乃造阿弥陀像一区，以遂梦中之愿。经言佛一身为多，多身为一，恃斯神力，一切含生，同发菩提，俱登正觉。大唐永徽元年十月一日。（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

○洛州□安县蒋安定等造像记

大唐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信（缺）洛州□安县蒋安定等，并□州闾（缺）六道（缺）之（缺）之众留（缺）力以像（缺）上为皇帝御□，圣化无穷，下为七世考妣，见在未（缺）勒石镌碑，□名永固。其碑上属（缺）山，下临苑山，乃{山徒}峨嵋，上捍霄汉，岷（缺）莫之能比，清流绮苑，共日争新，圣主王公，无不游观，（缺）之地岂（缺）得□捐（缺）学贯古今藻（缺）悬（缺）水□是为（缺）吾□未之□比欲标异德（缺）曰（缺）洛浦莫（缺）闾贵（缺）华（缺）永□趣（缺）四。（缺）。（石刻）\$\$\$\$○李庆岳造像记

佛弟子李庆岳眷大小及法界众生□□十方诸公，敬造弥勒像一躯，愿（缺五字）会说法先（缺三字）首无始以来及己身十恶重罪，悉皆忏悔，上为皇帝、永劫师僧、过生父母，上通有顶之天，下及有情之类，俱时作佛。大唐永徽五年岁次甲寅十月。（下缺）（石刻）

○洛阳县登思等造像记

大唐永徽五年□月一日，洛阳县登思、孝思、信思、义思□□为母梁及亡父、过去见存眷属，敬造释迦石像一龕，即日成就。铭曰：

赫矣神□，妙哉玄法。光济恒沙，□沾尘劫。仰凭实相，勒□山隅。津通八水，安步三车。日往月来，周章易□。固兹泉石，天长地久。（石刻）

○叶师祖妻造像记

叶师祖妻孙知身无常，夫主先亡，以显庆元年四月廿五日发心，敬造优填王像一龕。未及成就，门孙婆其年五月四日身故。续后有眷属爨协叶信、孙信等检校，今得成就。愿亡者灵化净境，断除三障，又愿及一切含识、俱登正觉。（石刻）

○马官寺造像记

盖四序推迁，终同逝水；百年我尔，竟似腾驹。是知苦海广深，托津梁于彼岸；火宅赫炽，并招写于三乘。故人马彦、崔□共建此堂，同延石像，未及雕莹，各以病终。既□□<耒耜>存□□□夜感风树再□□□以大唐显庆二年岁次丁巳八月丁巳朔廿五日辛巳□缕修成，立石镌记，为陛下、同施像主、内外

眷属，及法界苍生，庶使河流似带，海□□田，劫石有销。功德□□。

○刘□□造像记

显庆五年二月十日，刘□□于赵龕内，敬造阿弥又像六躯，并二菩萨、二圣僧、师子、香炉□□供养。但弟子愿想形由逝水，□类烟云，遂仰慈颜，冀□□。乃镌山琢玉，营□真容，相好既殊，奇功□就，□愿皇家永固，藉此庄严，下及法界含生，俱登正觉。妻张婆及男女供养。（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一）

○杨君植造像记

大唐显庆五年岁次庚申七月廿日，洛州偃师县凤乡御侮副尉杨君植，为妻萧五月十六日亡于龙门敬善寺南，敬造阿弥陀像一龕。夫妻及男女等供养，此日并德成就。又于龕上为身造救苦观间菩萨二躯，并愿先代父母，往生净土，见存眷属，皆得平安，上为皇帝，下及苍生，有识含灵，俱同此福。（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一）

○汾阳县史造像记

大唐龙朔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汾最县史穆□光■为亡妻姜氏，敬造优填佛像一龕，以言记事，勒之于后。

观夫至道无道，知妙道之难测；至言无言，实微言之秘尊。言从道著，道自言生，道历言以赋名，言据道而彰德。故知是法非法，舍利演无穷之端；小形大形，观音现神通之力。然姜宿殖德本，且葢禅心，识幻真幻之机，表身非身之始，重一法于山岳，轻千金若鸿毛，鄙时俗之□终，□□绣于泉壤，慕先哲之归向，□分躯于草莽。显庆五年十二月，寝疾于思恭之第，而谓■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岂意非福，痼瘵缠躬，不讳之后，愿从所志。”其月廿八日，薨于内室。遂延僧请佛，庭建法坛，设供陈香，累七不绝。筮辰卜日，休兆叶从，宝帐香车，送归伊岭，尸隐□树，魂葬孤岩，实曰尸陀龕法礼也。寒鸦岸叫，痛悲稚之继肠；旅雁孤鸣，助鰥夫之郁鲠。悼□□□，敬造优填王一龕。其像间豪相，共慧日而争晖；颺下珠璣，与众星之竞作。威严自在，光相具□。上为皇帝陛下，圣化与天地齐敷；下为法界苍生，□□共□□同□。（石刻）

○魏处造像记

夫因果之本，依释氏以为基，名教潜敷，济度苍生者矣。粤以大唐龙朔二年岁次壬戌五月己丑朔廿八日景辰，佛弟子魏处仰为亡考积善无征，早从物化，见存慈母，身带沉疴，并弟文宽忧患多日，等归钦上圣，遂罄家珍，敬造弥陀像一龕。望使烦笼解脱，福庆缘身，同履妙因，咸登正觉。（石刻）

○总章二年造像记



总章二年十月，弟子孤独妻魏早亡，身复失明，作叹辞。

盖闻湘川之竹，由泪染以成斑；五濯神珠，感哀声而涌出。桓山之鸟，尚怨分离，况吾之情，永叹恨者也。但政春秋，遇患沉痾，谁□荼苦，由如暗室，上无元季之兄，下无伏床之子，苟存朝夕，养其蜉蝣之命，知遗光之不反，晓零之难停，加以减割朝<sub>7</sub>食，肃其寒暑之服，敬造尊像一龕，□龙门以记功，凿山盈而存朽。（下缺三字。）（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一）

#### ○刘媚儿造像记

窃以语极推极，寂灭无为之境；因空言空，眇邈大千之界。蒋王内人刘媚儿、崔磨吉等，敬想神仪，逆修来果，于此山所造弥勒像一铺，上答皇恩，下沾僚庶，师僧父母三鄣痾蠲，又愿当来，幼涉缁门，精修梵行，十方众圣，普供三身，十一部经，受无遗漏，愿法界含生，咸登实际。（石刻）

#### ○安太清造像记

窃以法身无像，像应无连；实体非形，形周万品。但以殊徒受化，净秽斯彰；宝刹翘心，求希安乐者也。蒋王内人安太清，敬造阿弥陀像一铺，上为皇帝、皇后殿下、诸王、过现师僧、七代父母、法界含灵，愿嘱来生童子入道，恒闻正法，三鄣永除，缘此菩提，共登正觉。（同上）

#### ○都督长沙姚意妻造像记

（上泐）之力□□能□拯授，运□舟于菩海，明慧炬于（缺）州都督长沙门□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路由此地（缺）愿男女长大，□须□祛，即于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台风阁三品上柱国□县（缺）不□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大李行止往（缺）今女牛良可宗郡□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州县（缺）曾孙广任左□林军未（缺）李氏文桂妻□南周氏□妻□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贖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缺）后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裾错□慈可报高龕（缺）之后裔登□□阁□祠音（缺）县□徐侨之书。（石刻）

#### ○柏仁县尉周楚仁造像记

窃以释教冲玄，法门凝邃，记之者而生彼岸，背之者而溺苦津。登仕郎行荆州柏仁县尉周楚仁，洛州河南县人。粤以咸亨三年岁次壬申九月乙丑朔十五日癸卯，□太夫人□氏年寿居高，归心正觉，敬造一佛二菩萨、傍像正身，侍佛供养。其词曰：

日种降生，辐轮开□。八难冰销，六尘无障。（石刻）

#### ○柏乡县丞牛密母造像记

咸亨三年十月九日，赵州柏乡县丞牛母张敬造一佛二菩萨，称愿成就相好

庄严，冀托真容，同超彼岸。其词曰：

星雨明周，金人梦汉。法象载兴，微言幽赞。六趣遐开，三乘远焕。郁彼慈云，游心拯难。瞻仰雕篆，神功在旃。圆形满月，宝相开莲。化光有顶，道济无边。茫茫法界，慧日长悬。（石刻）

○柏仁县主簿息张造像记

窃以舍城分利，派万像而流姿；鹫岭光□，卓千则隆态。故得状群生于火宅，□品物而□波。盛哉美哉，谅慈悲之□观。弟子恨作罪之如□，常忽焉而□觉，或贪或诞，慢法慢□，故立灵像，以符心悔前□而□愿普觉□□苦。上元二年四月一日，柏仁县主簿息张□供。（石刻）

○法兴造弥勒像记

永（缺）岁次□□九月一日甲午朔（缺）法兴。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家、师僧、父母、有识含生，普乘微善，龙华三会，俱得齐上。又愿皇祚永隆，三宝绵延，法轮长唱，所生父母托生紫神，莲升兜率，面奉慈氏，足步虚空。恪发大愿，所愿如是。（石刻）

○王方等造像记

永淳二年六月内，为天炎<sub>7</sub>，侧近诸村史同、王方一百余人等，于朗和尚广所祈请，遂蒙甘泽，发心设斋，造像造经，以（缺）。（石刻）

○比丘法祜平造像记

大唐乾封二年八月十日，比丘僧法祜平敬造阿弥陀像一龕，上为皇帝、师僧、父母、东征行人，并愿平安，又愿国土安宁，十方施主离障解脱。成无上道。（石刻）

○苏州长史妻造像记

大唐仪凤二年五月十五日，苏州长史崔元久妻卢，夙遭不造，早丧所天，慈母保育，得至成立。所冀永欢膝□，长奉晨昏，此志未终，风树俄迫□□□□□□□痛之悲□极情（下缺）海。（《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一）

○胡处贞造像记

大唐永隆元年岁次庚辰九月卅日，处贞敬造弥勒像五百区，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怨憎，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逢善知识出家修道，永离盖缠，晤无所得。（同上。《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一）

○唐州北阳令造像记

大唐永淳元年岁次庚午十一月十一日，□州城县人□□□任唐州北阳令，言将覲省汉池，背河□而□，途经龙门而极□翠岩□□尊仪万龕，睹净域以归心，仰灵相而诚恳。遂发第一愿，敬造释迦牟尼像一龕，奉愿天皇天后圣

（缺）百姓安乐，见存父母、眷属知识、一切见在、一切过去、法界下地、法界众生受□之形（缺）恶，生一切善，发菩提心，行菩提道，共超彼岸，齐登正觉。（同上）

#### 承议郎行内侍省宫闈□令骑都尉莫古□造像记

观夫有形□炭，□沦苦海之津；□气为炉，同消火宅之□。故天师利见为大□王郎隐□于涂树□梯于彼岸，泊乎鸿林□彩，鹿苑韬辉，□□网□未穷，凭受兴而罔息。承议郎行内侍省宫闈□令骑都尉莫古□早（缺）解脱，□头陀之行，发菩提之心，上为皇家，敬造阿弥陀像，观世音菩提、大世至菩萨各一区，以光宅元年九月三日，□饰毕。□垂不朽，而为颂曰：

伟哉显行，妙矣□王。神功□□，□□无方。炎龙□□，□象□狂。火宅□轨，苦海舟航。□石有尽，斯福无疆。

#### ○幽州司马造像记

夫以提那妙说，法声应而降魔；如意宝珠，神光触而除恶。由是百千菩萨，俱求稽首之尊；八十频婆，会集归依之圣。故得天花遍满，天雨飞腾，净有俨其称扬，渴仰承其赞叹。司马李承基诚心法印，愿庇慈云，是用抽舍净财，敬造出家菩萨，雕形作像，感德巍巍，画彩端容，庄严□□。伏愿三明具足，四果回流，长依成□之缘，永证无生之思。（石刻。《州石室录》一）

#### ○令狐胜造像记

大周圣历元年□月廿八日，令狐胜为亡兄□敬造石药师琉璃光像一躯。勒石裁龕，像因石建，通光广高尺有寸，雕镌既毕，灵相粲然，丹果耀唇，青莲湛目。眉光晓辟，如升多宝之台；毫相朝披，似入毗伽之舍。伏愿以斯功德，滋益亡兄，含识有灵，同登觉路。（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四）

#### ○周崇造像记

（上缺）遂克荷天福德，仗佛神威，法海朝润，慈云暮笼，至哉孝子，具足归依。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十八日，前渭州参军郑令周崇奉为亡考周忌造。

#### ○孔思义造像记

大周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廿三日，弟子孔思义为法界苍生及合家眷属，敬造弥勒尊像一铺。愿长离苦者愿令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病患者愿得早差，业道受苦及恐家请主，悉愿布施欢喜，速得神生净土，又具足者并愿具足，众生普愿安乐，同发菩提，一时作佛。（同上。《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

#### ○唐严造像记

（缺）际飞（缺）虹舒（缺）踊出弟（缺）严训早（缺）露叶增感（缺）集恋思弘（缺）之基，冀渐（缺）之福。窃以因慈山而纪石，劫火所不能

□；托慧海而乘舟，岚风所不能击。爰凭瑞塔，敬造尊容，愿元际之生，咸陟有缘之路。铭曰：

妙矣大雄，慈门是辟。纳芬留想，乘莲曜迹。宝台恒净，珠柱无夕。庶此刊金，期诸佛石。（石刻）

### ○比丘尼阿妙等造像记

开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比丘尼阿妙、比丘尼净果、比丘尼阿秋等，久尘俗网，觉苦海之恒深；彼岸途遥，恐慈舟之难济。遂发洪愿，同心敬造阿弥像壹铺，普为法界苍生，共成佛道。（石刻）

### ○河内摩崖造像记

唐元廿一年癸酉岁二月己巳朔日，弟子王维敬造阿弥陀像一躯，申宿诚也。夫至诚必应，福无唐捐，□游此山，实爰幽胜，宏发誓愿，思卜闲居，果契陈志，诛茅□□，兹太行之绝境也。往来三□，途经佛□斜连□义之□对压丹河之派□七迹棋□灵像，爰开粹容，永资礼谒，一切含识，同跻觉路。

太行之崖，丹河之际。爰开佛影，是申宏誓。（缺八字）往来礼谒，千秋万岁。（《河内县志》二十、《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四）

### ○周村余家造像记

维开元廿四年岁次景子正月辛巳朔十八日戊戌，崇仁乡周村余家再镌。昔创名山，方求润础，镌容刊像，承祖祢之前规；拔苦拯迷，为子池之原福。具三十二向一百余年，睹容色而将昏，冀装严而取丽。村人若老若少，终翹代鹄之心；惟妇惟夫，实切护九之诚。贫无减己，不辞悬罄之劳；富有积诚，将倾润屋之费。维求异术，或访奇能，方施藻葢之工，载耿丹青之色，巧行金顶，通饰玉毫，光焰浮于九天，慈悲盈于十地，湛莲华于净目，谓弥勒之初生，曜果于鲜唇，觉如来之不灭。自营功德，并舍农忙，薰辛无人口之期，酒肉绝充肠之旨。五体投地，希符长者之诚；一心启天，冀洽菩提之愿。（石刻。

《同治修武县志》十、《金石续编》七）

### 尚识微等造像记

弟子尚识微等，一生以来，行业不善，或即恶口骂言，亦愿宿殃之业，随业霄除，劫劫千生，常在五台山中修道。愿每日诵得五百纸经，受得五百纸经，三岁上奉敕，童子出家。天宝三载正月十日，以诸花香而散其处。（石刻）

### ○桑始兴合邑百余人等造像记

□□斯尊，传名于□□；众生现□，□□于世间。□使布宝拥沙，六天已呈宫阙；成童垒□，众生钦其上得。但以里至幽玄，体无分别，丽世克檀，备于东夏，咸报殊方，光风迅迈，欲海漂流，死生如炎，慧镜皎然，取迷自返。然今邑师僧智都邑主桑始兴合邑一百人等，宿植善根，常情汉远，识达苦空

，财如五有，知身无常，死同泡沫，石火不久，冈风崔命，异人契心，卒同树善，采玉荆山，访积石口，正中奇岩，倾遇家珍，今在嵩岳之南下宅伽之所，崇成此福，莫□双□置（缺）之势，敬造石像一区，莫不□刊（缺）兴是全（缺）之□□写得□去（缺）睹者（缺）为（缺）缺郡高□民□花（缺）愿师僧父母，七世先亡□及（缺）边地众生□□之类，俱登正果。（石刻）

### ○经略副使张行久造像记

维大唐青州益都县清泰元年岁次甲午伍月庚子朔十五日，平卢军节度同经略副使张行久□为（缺）滂生张先曾有愿舍缘物等，修创佛院壹所，佛堂叁间，伍庆□前面□座，堂内装塑释迦牟尼佛壹尊，并阿难迦叶及观音世志菩萨，及护法神王供养子等，其计玖（缺）所申意者，愿国泰人安，四方无事，五谷丰登，次愿合家清吉，长幼无灾，此世来生常登佛会，先亡父母早得生天，然愿乡邻姻眷并保安康，三藏诸佛为护，一切有情，同沾福利，故记。（石刻。《平津馆金石萃编》十三、《益都金石记》二）

### ○比丘尼永悟造像记

夫法界功深，无越多罗之典；瞻洲灵应，唯称尊胜之名。即知为苦海之慈舟，作四生之良药。微音莫究，能余七返之殃；妙理难通，唯拔三途之苦。善住结沉沦之业，如来开救拔之门，密语宣而利死生，有情闻而皆解脱。即有比丘尼崇静大师，永悟肃构，良因预□藏往，遂琢他山之石，仍镌秘藏之文。冀（下缺）

### ○刘恭造像记

敬镌造药师琉璃光佛、八菩萨、十二神王一部众，并七佛、阿弥佛、《尊胜》幢壹所，兼地藏菩萨三身，都共壹龕。右弟子右厢都押衙知衙务刘恭、姨母任氏、男女大娘子、男仁寿、仁福、仁禄，并发心镌造前件功德，今并周圆。伏愿身田清爽，寿算遐昌，眷属康安，高封禄位，先灵祖远，同沾殊善。以广政十七年太岁甲寅二月丙午朔十一日丙辰，设斋赞讫，永为瞻敬。（石刻。《金石苑》二）

### ○承秀造像记

弟子通引首行首王承秀、室家女弟子张救脱部众并十方佛、阿弥佛尊胜幢、地藏菩萨四身共一龕，（缺）氏发心诵念《药师经》二卷，并舍钱妆此龕，劭氏同发心造上件□□，今民就。伏冀福寿长远，灾障不侵，眷（缺）私清吉。以广政十八年二月廿四日修斋表（缺）德意希保家门之昌盛，保夫妇以康和。（石刻）

###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圣（缺九字）陀□□师（缺四字）藏记□□□怀□□宝中□贞观嗣位初元

之年，大丞相张公识师精进之行，表上其名，得赐衣之请。师望张公之□动必循戒，谈不忘教，□□□若贯□与行相应，□五十载，见之如初。师俗姓赵氏系自晋卿世袭冠冕，前德不泯，厥居靡定。王父讳宪，终于郎中□观察□□始占籍居洛阳，故为河南人，母太原郡王氏，师□由免乱戾。（下缺）。（石刻）

### ○宗庆造尊胜幢记

圣（缺九字）陀□□师（缺四字）藏记□□□怀□□宝中□贞观嗣位初元之年，大丞相张公识师精进之行，表上其名，得赐衣之请。师望张公之□动必循戒，谈不忘教，□□□若贯□与行相应，□五十载，见之如初，师俗姓赵氏系自晋卿世袭冠冕，前德不泯，厥居靡定。王父讳宪，终于郎中□观察□□占籍居洛最，故为河南人。母太原郡王氏，师□由免乱戾。（下缺）（石刻）

### ○宗庆造遵胜幢记

（上缺数字）中兴，流化东域，并源菩提之路，俱开般若之场。回幽□而就慈门，移苦根而著心户，即知有亡（缺）养百千万亿。有志孝男宗庆等□思寤寐忠辟踊心拜域起莹，持扫缉室，立真如亿瞻{卅匄}敬礼□（缺）堵菩提□□□□解脱吉利三世救苦诸佛生于此门。男宗庆等敬追善福，用荐先考魂灵，愿早生（缺）路□□迷涂今昭□之释题曰功既立矣，名合存焉，今而不载，后欲何传？为□可爱为法（缺约十字）当季春之三月，在元和之四年。（石刻）

### ○宣武军亳州南护国禅院立尊胜陀罗尼幢记

自乾符二年，草贼王仙芝、尚君长、黄巢等结聚群凶，煞戮万姓，莫知其数。突入京国后，却逐淮阳北十寨，约百万余众，讨伐州县，烧劫乡间，围绕当郡，赖我当使司空、当州尚书（缺）兴召男（缺）其□大败星散诸处，例皆斩首，献上天廷。使万姓再获□□，骨肉团圆，重启生涯，悉皆乐业。军人百姓等遂各舍资帛，共造《佛顶尊胜陀罗》幢一所，上眷圣恩，用资荣福。时中和四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六日建。（石刻。《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十五）

### ○平泉寺智寂等造经幢记

（缺）若菩提觉（缺）而□有（缺）戒香等，聪颖自天，坚恣神与，事父母（缺）前□惠自先师不灭双林，昼夜号恸（缺）之后，行坐流涕，仰告穹苍，遂造《尊胜》幢矣（缺）读虚便敢□亡人生十方佛国无尘大世界点著人乎云生五净居天善住合受七（缺）利将经□来（缺）遂免三涂苦报□□寂见之感，敬为师造焉。大德尼清敏，俗姓严，天水□胄族之胤矣。先师（缺）郎讳挺之，皇考官任二政，后除黄门侍郎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讳武，令□□情（缺）华。六岁出家于上都遵善寺，廿授戒于东都□□焉。苦节住持，习爱遂之高

躅；专精学道，（缺）身（缺）威若律（缺）归问谓之务间（缺）脊地而□□，宴坐净虑而摄念，四众钦敬。遂举□□大德（缺）清远（缺）欲超腾生成顿栖□门学问，惟我山门祖师，便指于空王心印，次参礼于敬爱东院知□所心缘贤豪（缺）本□而自持清静，则夫获珍宝，求□而得未曾得也。贤□女□兮文亮，补阙严公讳楚之令女也。风□天生，性坚神□，精修禅□，众皆推之，亦升临坛之位也。呜呼！先师居迁变世界，存没有□□膏肩疾来，药饵无救，俗七十九，僧腊□十□以开成元年岁次景辰十一月景寅朔十六日，奄然迁化于本□□□弟子智寂、戒香及诸门人等，皆号泣（缺）法□□□必祇园十□于寒天，景幕瞻，愁色幢拥路□□禹门于□代莹坟，兼树幢葬之原，礼也。其词曰：

巍巍尊幢，灵瑞祯祥。□□坟墓，亡生十方。雄雄严氏，冠冕相继。中书侍郎，两川节度，清敏大德，脱落尘滓。无相无为，子（缺）度人（缺）升航。如金百炼，方始成刚。愁云漠漠兮，古木苍苍。吊鹤声兮，行路姜伤，麻衣溢路，葬送玄堂。千秋兮夜月（缺）攸长。（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七）

#### ○花严寺李友诚等造经幢记

（缺）越于吏部乎。昔五戎标痢要（缺）键秉人物之极，要出纳之□，谓（缺）或以进德，或以词章居最，或以翰墨称（缺）达知窃冥，而有情□常乐真如，以求实（缺）在无足而员来，或剡或袭，成之不日，载雕（缺）真实视之者，方开净眼，具宿植德，本□求（缺）学尝试言之，目论宪□，乃为铭曰：（缺）堂堂。（石刻）

#### ○黄顺仪造经幢记

女弟子黄氏，号顺仪，为亡女练师廿二娘，于莹所建造《尊胜陀罗尼》幢壹躯。意者伏愿承此影沾功德，离苦下脱，不堕三途，往生净土。其莹河南县龙门乡午桥村，地一亩，东西南北共贰伯肆拾步，东至张家坟，西至薛，南至李，北至薛。咸通七年岁次丙戌六月一日甲戌朔十八日位。（石刻。《八琼室金石正》四十八）

#### ○净土寺僧思敬建经幢记

维大唐国洛京河南府巩县净土寺。今于当寺建竖《尊胜经》石幢。伏愿皇风永扇，玉叶连芳，内列群臣，惟忠惟孝，次愿镇县官寮惟清惟政，先亡父母、师僧和尚及兄杨简、侄杨、当处土地、护伽蓝神、前后亡歿师僧，伏因□年兵革，料理杀场，睹兹胜因，早证菩提之道。（石刻。《平津馆金石萃编》十三）

#### ○张文□等造经幢记

唐有涿郡西北其山，号曰涿□，时号石经，是北齐高僧琛公也（缺）广，不可具宣。今当□固安县千秋乡□□村信士清河张文□等，并归心至理，□乎夙缘。去中和二载孟夏初辰，因陟灵降，各自发愿，每年四月八日，结邑躬诣其所，共造香厨。自此□□□今不辍。至光启庚午岁，有兴居寺习律上人日□□机□邑众亲结善缘，刻石贞珉，用彰年代。遂于当□之中，创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一所。《陀罗经》者，□闻西天□□天子善住路（缺）而受生日□精诚，乃再□而传，或城或邑，立功立德，（缺）影（缺）其苦□竭力成此者盖众中□□论，非物表之遐淡，涤烦恼而达真如，坏十思而成十善者，其惟尊胜之经幢。树立在本□僧院之中□□何奇树氤氲，状□□之园（缺）阳岭□贪增谅，六道昏衢，疑雾卷而法灯□照；四生暗国，窗贼丧而慧剑弥辉。自然演昭乎沙界，功□乎（缺）其不朽。时光启肆年戊申岁二月廿七日。（石刻）

### ○张景等造经幢记

（缺）津梁道，破荡昏衢，难说难称，无方无及者，其唯大佛顶尊胜随永无上王之心印也。今有清河郡张景，为都维那□化□□共崇（缺）形势（缺）泉表佛之心印刻布回鸾法王顶尊镌□凤迹，所冀瞻旋者之除三毒之吞；烧影覆尘□□五通之俗□□途开□□佛要津（缺）张景等□为当今（缺）齐日月，臣寮惠改，疾念疲羸，鸡犬无讫宣，昭苏有泰，建此胜缘，同申祷贺。自此别申所为，稽敬丹心，奉为天水郡□□□大德安厝之所也。大德俗姓赵氏，（缺）清□□□情深久施，善诲志学，（缺）载戒授千人，□□息念之观门，坚处冰霜之意地，德播时钦，人归门望，厌兹声利，志乐山林，□尔□锡（缺）山寺□坐（缺）存□□之（缺）语吾今□毫不返，故□言讫而终，□然似息（缺）十三门人绍（缺）法维哀盈岩谷，携持灰骨，乃安厝于兹大幢之下，奉展法恩之礼也。入室僧弟子□律（缺）洪本行（缺）乃研穷律法，靡所不通，（缺）都维那张景等，亦□亲瞻道（缺）师受佛顶于香阶，（缺）既以身沾法训，悟此金文，将酬携接之恩，须罄建修之恳。是以与门徒僧俗，造立斯幢，伏恐□周易□□□□知音□有纪之□□咏□时乾化伍年岁次乙亥。（缺）

### ○辉尊胜幢记

小师惠舟与诸檀越众，同上奉《尊胜又罗尼》幢一所，式荐良因，共登觉路。伏愿承总持秘密之力，能仁护念之心，超欲海以清升，泛慈航而解脱。和尚法讳辉，俗姓侯，□□道人也。大德才学之富，□□无□严律观经。未几，缁素每（缺）知足□畜贤□施（缺）荐游圣迹，驻泊香山，方依谭柄。后乃展卷看经，举义知归，穷其奥□，□智增修，□倍加精进，昼夜六时，□神净



域。于天三年九月下旬，忽染微疾，至廿□日，淹然辞逝，年五十三，僧腊三十四。门人抚机摧感，思鞠育之□，悲罔极之哀，立于导记。天四年岁次丁卯三月戊寅朔廿八日乙巳，建内道场持念大德知诲书。（石刻）

○普明大师幢记

甲子岁九月上旬九日，有故内殿讲论普明大师赐紫弘哲，俗姓李，寿年七十二，僧□五十二，迁化于洛京长寿寺。大师名传海内，讲导诸方，诱劝百千万人，恳说三乘五性。因缘将毕，掩质禅栖，虽佛性无去无来，奈色身有去有住。门人内讲论大德德□四年募道，角从师，空思法乳之恩，不睹□悲之相，遂收舍利于灰中，建幢垒于山寺。同学师弟内讲论大德匡符，从行江浙，被历辛勤，及归帝都，义继，建幢刻石，用为不朽。开平二年七月十四日记。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九）

○移建尊胜幢题记

大梁乾化五年岁次乙亥四月辛卯朔四日甲午，京兆留守司□西寺□院（缺约十余字）院僧小师怀讷尔，当二内维那邑余，于合龙涧上原有倒塌《尊胜》幢一躯不知年代，僧向维那信士共部领车牛丁□重般载到即建立。功德主怀讷尔、维那五邵、陈景文（以下人名不录）所修功德，奉为国王及府主令尉。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六）\$\$\$\$○郭昌嗣建香幢记

大晋国黎阳县清信佛弟子郭昌嗣，于大仁丕山下院内建立香幢壹所。伏愿皇帝万岁，郡主千秋，四海晏清，八方宁静，县镇官班恒俱禄位；更愿一切人安，法轮常转，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次希阖家清吉，长幼康和，法界有情，同沾上善。开运二年岁次乙巳正月戊寅朔二日戊戌建立。（石刻）

○陀罗尼经幢记

伏闻至圣至灵□，其唯我将军。伏以将军七镇三宫□四□□□庙临澠水，威振海隅，（缺）上苍□大启发生之□而乃年年□稔，岁岁丰登，莫（缺）挂，敕赠将军官位□额□敕于东西两庙，相次八载，（缺）连正祠，遂发□诚，创修廊宇□一□□□一二百之们发普愿（缺）与庙主大王福位□□□寿（下缺）

天福六年岁次辛丑七月己未朔（缺四字）建。（《山左金石志》十四、《益都金石记》二）

○龙池石块记

大汉通容元年太岁甲辰，其年大旱，有怀州河内县界沟村百姓李继安，为商泛湖，回至君山庙。祭奠次，忽见一人衣朱衣，形仪有异，将书一通，称达至怀州西七十里，济源县县西北约三里，有一龙池，前有石地块。但击此石，必有人出，其形差异，但勿惊畏。此书玉皇敕下济渎神行雨，子至彼，当得



王天垂迹，肇兴于闾。威灵傍洽，仰之铃键。爰祚我唐，照乎变现。廓土开疆，腾电延。（其一）

惟王有国，惟神有灵。教兴印度，德洽大庭。绵历岁纪，天资克成。僧蓝是托，国（缺）（其二）

灯幢昭赫，邈哉天王。炳灵垂休，帝业其昌。翠殿含耀，徘徊炜煌。庆于阍氏，祚于保唐。（其三）（石刻）

○大唐故节度随军宣德郎试大理司直权知齐州司马清河张府君弥勒佛赞文（并序）

夫善而能固者，莫若于山；圣而不可穷者，莫若于佛。虽冲虚罔测，终相好可观。府君讳颖，字颖，令嗣三人，伯曰元赞，仲曰元质，季曰元实，痛榆之恋，感陵谷之状，遂征访奇工，镌砉弥勒佛一铺于考此莹西北山之颠，山名凡山也。每泣涕叹劬劳，则昔贤何足加尚。因旌厥善，而为赞焉：

峨峨万重，□天之力。凿山为佛，佛号弥勒。曙霞昭彰，岚烟拂拭。敬之敬之，永为登陟。元和十年岁在乙未四月。（石刻）

#### ○尊胜经幢赞

伏以□立九州，山分五岳，壮国□□，□□神庥。况东岳府君定死主生，兴云致雨，骋神□圣□国□人临阵即暗助阴兵，□□即清除疫鬼，威灵莫测，变化罕□。女弟子杜氏亲□加被，方切□张，立庙塑仪，祈恩求福□者（缺）冥教，令立宝幢经载□□福资幽显□《尊胜陀罗尼》功异余教，验莫能书，影覆尘沾，得生天□，名传声至，□□禄荣。今则镌石功□，标名不朽。乃为赞曰：

府君冥教，□造灵幢。□明世永福城隍。神通罕恻，胜利难量。乾坤永固，共日月齐长。神女杜氏，永福永昌。□□□□，□广赞扬。（石刻。《益都金石记》二）

#### ○造经幢赞

（缺）舍□财，遂刊石镌（缺）者归依礼□功德。况乎□□大士果圆十地，道满三祇（缺）主却住琉璃国上或（缺）世界，或救娑婆浊恶众生，令离苦源，超升极乐。于是手摇（缺）而声振三涂；掌捧玉珠，五色而光（缺）众苦。使剑树刀山之锋刃，成鞭蓉叠翠之芳条，镬汤炎猛之（缺）凉冷波涛之淥沼。此我菩萨愿力，具（缺）大士神通，若不如然，因何出离。今则功圆果就，镂玉置金，镇当□之无疆，保算沙之不朽。赞曰：

大国神京，士庶英明。敬僧重法，摄念修行。（其一）

投金掷玉。精蓝植福。歿后津梁，生前备足。（其二）

刊石记名，表敬心精。天曹地府，冥部分明。（其三）

菩萨大士，仪容写彼。到者发心，见生福利。（其四）

斋设一同，十分全收。地狱不历，天堂去游。（其五）

功德所作，顿离浊恶。法界有情，一时利乐。（其六）（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九）

### ○云麾将军造像赞

（上缺）中书（缺）于大造（缺）通振（缺）云麾将军左（缺）敬造石（缺）神王宝（缺）香炉（缺）天（缺）明时序（缺）舍舄（缺）名山于天府浔（缺）慧日之辉（缺）慈云于彩见（缺）引（缺）百辟永（缺）殊（缺）乐而韵和（缺）色香（缺）天雄卫（缺）覃有福流遐迩，遍及苍生（缺）名言并庸（缺）可欲敢课虚以申词，谨为赞曰：

上圣流福，大智弘慈。能仁普济，遍救无私。（其一）

舌相广（缺）周游天下，岂独西垂（其二）

爰从西土，来卫我皇。保兹康乐，地久天长。（其三）

岂量高下，唯应至诚。（缺）福被群生。（其四）

开元廿年岁次壬申五月一日壬寅朔十五日景辰建。（石刻）

### ○魏可观经幢赞

（上缺）碧光分妙界，影偏众流黎。惟我佛慈悲，褒称匪鉴，即有奉戒男弟子魏可观（缺）丁张氏特捐金镪，建立宝幢，凭兹佛珉之功，荐彼杳冥之识。况乎（缺）善住蠲擲累殃。迺后波离觉士，获游是邦，揖觐文殊，叠还西土。遂赍梵旨（缺）当念群动，没溺昏翳，循擐尘劳，以托胜同，拯齐苦趣。此则仍乃旁（缺）可周细具述者也。唯冀幽魂永辞浊世，遐陟□方，遽陪人圣之仁（缺）尊胜玄奥，大悲威灵。有权有实，唯妙唯精。极乎品类（缺）界纵横。若非厥道，何益群生。（石刻）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军事押衙充东北面巡检都指诸寨兼充吴泽镇遏使何宗寿释迦牟尼佛赞（并序）

原夫大云广布，笼九天而为盖；慧日腾晖，鉴十地而含镜。岂若神光发曜，恒沙之金刹俱明；圣教流传，微尘之石劫常住。法身香气，氛氲于六合之中；妙色尊容，昭晰于八荒之外。名山鼓动，凤岳之震岭岩；德水腾波，乌江之惊涛浩汗。故能觉悟群品，道引含虚。异域注经，竞风驰于卫国；诸方请法，争雾集于王□。四众倾心，五魔稽首。东海龙女，变质为男；西山鹤驾，飞来献供。精信贤士，乃知佛性无能测量者哉！有信士维那陇西李坚等，累世此土人也。高怀四勇，壮志烈于秋霜；义感三荆，连枝滋于春露。可谓青松独秀，翠竹孤标矣。阻逢紊世，廿载戈，不暇狼烟，三十余岁。悟身而如电如露，若泡若沤，引化群情，共崇因果。乃有陆真奚之古寺，寺号延昌精舍，毁除

空存□记。上为皇帝、文武百寮、过去先亡、见存眷属，各启宏愿，抽减静资，再立殿台，构崇祥室。深溪选石，远召良工，造释迦像壹尊，庄严具足。右迹山阳之境，傍奔白鹿之峰。黄津一带，长川回视，羊肠之岭，琼宫岌{山合}。上拂云端，禅室<尸>层，傍连甲第，祥风朝引，徐牵梵响之音，瑞气时生，香珍馥郁。上愿皇王万岁，宝祚无穷，下及法界众生，同登正沉。时开平伍年岁次辛未二月乙酉朔八月壬辰毕工。（《修武志》、《道光修武县志》十）

### ○天王赞

崇山之下，涧水之□。开凿翠壁，视现大□。□颜目，护法分身。保□境界，资益郡君。□永多福，贻厥子孙。

### ○弥勒佛赞

至圣不形，形何（缺）形（缺）攻石□玉，妙与神并。□生虑端，忽若化□。□{髡帝}云（缺）月明（缺）永□严名。（石刻）

### ○吕氏尊胜幢赞

孀妻吕氏，特舍资捐建《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奉为亡夫资荐去识。曾闻善住天子，得脱七返之身。累劫沉沦，因此而超升于净城。若人课诵，暂得闻经，九有四生，河沙罪灭。今则有孀妻吕氏，将酬襁褓保，上报慈尊，聊陈示悔之恩，冀（缺）得。由是磨砢削石，命匠输金，八连之修饰光辉，一座之宝鲜鏤《陀罗尼》□□，写秘密之灵文，用答孝诚，将酬鞠育。于是庆云布彩，烟惹长空，瑞色射于九天，亡灵生界，标乎像事，彰在坟傍，福利奇载。乃为赞曰：

佛又尊胜，起自西天。文殊示观，波利赍还。取其梵本，翻译唐言。若人持续，枯骨生天。今有妻子，志舍资捐。为其亡夫，追荐九泉。一承妙善，长在佛前。先亡利苦，胜事俱圆。贞石克备，永固万年。天福七年岁次壬寅三月甲辰十二日丙寅建立。

### ○唐故上柱国庞府君金刚般若经颂

公讳怀，字伯，其先南安郡人也。远祖因官，家于范阳焉。曾祖光，魏任雁门郡承；祖安，齐任魏州昌乐县令；父谦，随任定州别驾，并价重连城，光融照乘，栖仁杖义，履顺居贞。公璧孕蓝田。珠生汉水，幼不好弄，长实多能，勋庸冠于朝伦，领袖标于士友，讷止门称武穴，室拟龙泉而哉。岂其与善无征，云亡奄泊，遽以光宅元年十一月遘疾，终于私第，春秋七十九也。有子德相等扣地屠魂，号天泣血，想津梁之无据，思回向之有因，以为救助莫若于受持，施与不及于书写。今敬为亡父镌石造《金刚般若经》一部，以垂拱元年四月八日雕饰毕功，兼设四部众斋，送经于山寺之顶也。重岩万仞，上亘有天；幽谷百寻，下临无地。緬黄接影，口梵连声，同饮祇树之风，共浹恒河之润

。有而为颂曰：

有为有著，三千大千。情尘瞥景，业鄣横山。惊猿不息，蒙蚕自缠。□珠靡解，心火徒然。（其一）

恒河洒润，祇树摇风。即色非色，言空不空。无来无去，宁始宁终。□□妙法，其唯大雄。（其二）

如露垂□，恒沙善诱。书写受持，□为法首。□□□来，天长地久。陵谷可伤，金石不朽。（其三）（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九）

○仁尊法师石龕弥勒像颂

盖闻法性希夷，理超玄像，慈悲示现，事极庄严。所以调御人天，汲引氓庶，眷言弘益，羌难具纪。净土寺主仁尊法师，道性凝远，冲规峻□，戒行冰洁，慧训川流。敬诣兹山，式图灵妙，造弥勒像并二菩萨。相好□晖，似初成于道树；夹侍齐□，若始会于华□。斯乃即石□坚固之身，因□留常住之□。□师先造弥陀，又镌弥□。□宫乐国，咸启净心，寿佛□□，□瞻妙□。而身无两□，□□一缘，合集称量，回归□□。□遵愿旨，无或疑焉。稽□□道，乃为颂曰：

妙门崇寂，道相希夷。□□□行，式缮灵□。神□□踊，花趺下映。座启峰莲，□开崖□。疑从耆岭，忽降□□。寻光□日，丈室含空。□相东刊，□□西托。福流□部，魂归妙乐。（同上。《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

○大唐□□□□氏浮图颂（并序）

窃闻□□曜彩，流法教于大千；敷电扬晖，散惠云于十地。晓色身之非我，知性相之为空。尽虑三乘，虔诚二谛。真容俨，如临百亿之宫；毫相ゼ光，似映三千之界。丹霞竟吐，紫气争流。记嫔则于龙龕，覲母仪于鹫岭。乃为颂曰：

爰开雁塔，式树螺宫。双林隐雾，独苑迎风。嫔仪永固，母训长终。黄泉有去，白日无穷。（同上。《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二）

○郭元造龕像颂（并序）

□□真容解脱，广开方便□□；妙体虚融，应设善权□□。□□乘而摄化，以拯□□；□万德而为缘，导有□□□□辉辉妙相，捌拾□□□□；□赫祥仪，叁拾□□□□。□以法云垂布，□□□□□日扬晖昭穷□□□慈光而等感救壹□□令安布悲念以无方□万类而出苦。于是引众□于福地，普免尘劳；庶□于禅林，共登波若。故知恩敷历劫，赤子之爱无偏；惠布恒沙，救接之心平等，拜恩无尽，报谢难酬，敬范□□，式流远益。今有清信□□玄及合家眷属等，□□□□□皇帝兼及柴代□□□□法界苍生，崇兹□□□恩深重情报难思□□□资施充妙像。粤以万岁通天元年肆月捌日，□首于龙门秀岭，造此尊龕

；伊川胜源，开斯圣塔。有缮士焦元操诚心志节，巧范真容，雕克洪规，以传妙则，楷模众圣，用表慈颜。芳踪非壹日所传，懿迹拟阡秋不泯。至玖月之朔，方乃毕功，庄饰严持，咸悉成就。又施主郭玄等虔情念切追敬逾深，恳志抽心，而结弘誓。愿以斯功德，资益神皇，托此胜缘，庄严父母，参大愿力，劫劫不穷，肆弘誓心，生生无尽。圣体恒昭，法相常明，度脱苍生，护持国土，见闻随喜，发菩提心，顶礼归诚，回邪人正，普修妙行，共结胜因。使苦海波□□□□彼岸序之不己，□□□□其词曰：

（缺六字）方便拯救（缺八字）德身（缺八字）上道（缺十九字）报（缺七字）真学粤（缺七字）列尊仪（缺六字）普劝归依（空六字）通天元年。

（石刻）

○定州刺史吕国公□□洛法华经颂

□州总管定州督（缺）为（缺）府主（缺）将舍绢三百□（缺）玉如山之固，万代长存，与日齐明，共三辰并耀。若夫无□真理微妙（缺）实相清净冲虚，斯乃道弘四果，开通十地，成兹究竟，证此菩提。道德三涂，李伯阳弗尽其趣；生死二迳，孔□文罔述其理。故抟风八万，抢掄之所不知；激水三千，涓涔之所未晤。然虚无际，世界无连，受苦循环，竟何极已。惟解脱银相，法应金躯，六度□满，十□其足，阐一乘之义，著八水之功，拯四趣之罪，□三途之咎。聊开慧炬，刷荡□明，暂才义法舡，济渡有溺，□有□至真□盖无得（缺）有高士李惠宽，皋陶之后，左车之胤。盘石之宗，连华帝藉，生而达理，长而悟玄。韶龢之年，蔡伯喈闻而趋步；□□□岁，王站子见而绝倒。洞□古空之理，偏知物我之义，□□句而燔两臂，□一偈而烧十指，尸毗割肉，萨拂□牙，方之厉行，略无（缺）加以食松却粒，卧石泔流，夏则编菖为衣，冬则引□□覆。形体虽残，不以为苦；谤讪虽至，不以为失。猛兽□□，未足称奇；□鸟来巢，讷将为异。属有随失驭，区宇分崩，西郡则杼柚皆无，壬城则骸骨俱满。龙惊退，豕突鲸吞，■下亏然□□荡荡惠宽乃（缺）愿早遇太元，□吝身形，共崇福发洎，粤若稽古，大唐仰握□镜，俯案地图，膺期接统，濡足授手，据八十一□之分，承七十（缺）君类□□□□之时同尊卢祝融之日惠宽□□□□素□获从，圣人既作，万物咸睹。以武德六年四月□□日，乃于此山（缺）修立凿岩为崖，镌石造贤劫千佛《法华经》一部，营构造大神灵护持，就使百亿须弥，未有若斯修福者也。其（缺）临柏县，龙舆□□之所；北带□山，鹤驾游天之处。东则神泉汹汹，远达沧□；□则泫水澎澎，近连翠岭。弥亘千里，控带百川。邇（缺）南之垂条回□北之际，下□金阙，上跨玉京，□达退食之墟□□□□之□如□真范，遍历岩崖，修好妙旨，周回岭岫，长松映（缺）之彩，文石（缺）金之（缺）竹林而起精舍，（缺

）树而制香炉，云□浮沈，恒过□野；乌兔来往，直指鹫山。窗户平接星宫，梁栋斜□月殿。既类（缺）又成（缺）池涌出名僧持（缺）邑争来德众攀（缺）方□至。于是使持节上柱国□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定州都督相州总（缺）刺史（缺）大夫吕国公（缺）洛佐命心膂（缺）死，王□廉李之流，绛灌樊之辈，飞旌河朔，叠鼓恒阳，发过既类秋霜；（缺）同春日。六条布德，志洽弟□；十部垂恩，情深□□。□悬犊□，百姓兴五之歌；雁□鹿驯，四民发两岐之咏。恭敬三宝，回向（缺）脱舍财□，减彻车马，遂与惠宽共营此福，大弘（缺）启□□柏仁县令严□抚□□□清肃□圻迹同迁□治弥驯惟精诚信□经始，加以劝课丹青，修饰经像，虽目连之神（缺）木□智慧庄严□□尊崇实为□□类有宿士李长钦、李士罗、李□、李明明□孝等，并乡社髦人，里清修，爰法念道（缺）□□功小效□载景□细事□言犹□鼎。况布金意□骨□心□□高碑传来，乃为铭曰：

□□夜隐，汉□□通。□□述德，□□钦风。百年同□，万事皆（缺）逢。（其一）

威加三界，德（缺）劝□十善，屏除五□。方便演说，殷勤□□（缺）烛。（其二）

□□独行，赵□□民。乐道致命，重法烧身。□鉴妙典，雕（缺）福□臻。（其三）

翠薇千丈，青万□。□见鸟飞，平看云进。神容俨肃，尊仪（缺）芬芒□俊。（其四）

□旄自北，制锦由南。□政号五，异迹称三。威□近被，风教（缺）窟，舍施车□□。（其五）

上下众芳，□□诸国。未有敬信，若兹功德。千载松□，百年□□，长存篆刻。（其六）（石刻）

#### ○赵州□城县丞孟玄镜造弥勒像颂

□□火宅晨□，资法云之荫；水□六暖，由智□之□□。故□坟崇福，波斯建善，咸希聚日之容，各图满月之相。虽□高卑殊迹，丰乡□异途，而虔心回面，古今一揆。赵州□城县丞孟玄镜叹百龄之倏忽，悲五欲之纷纶，薄游□山，睹兹净刹，遂□萝陟献，顶礼发愿。于是妙选良工，□龕□像，成弥勒一躯，并二菩萨，庶凭正觉，永树胜因。法界□灵，俱沾上果，东海虽变，尊颜无朽。乃刊□于坚壁，共天长而地久。□□□□比云毕，□容有晖。轮光□□，□影云飞。长存瞻仰，永矢归依。□同金粟，方齐铁□。（石刻）

#### ○姚二娘造元始天尊像颂

地列阴阳，调五行，摅万象者，惟至尊道乎？洛州登封县清信女弟子姚二





（缺）道识□□如幻如化，知正法可□可归（缺）割资□□建此龛所。赫赫奕奕，如朗月（缺）煌煌，□□灯而彰暗室。彩云垂九天军（缺）闲舒揆□□崖立上时岁在（缺）彩绘{火鸟}亡终□□赞曰：

（缺）十九（缺）刻雕贞石，图写如真，千眼（缺）清（缺）三转法轮，有祈必应。（缺）无端，闲发霞光，身倚（缺）斯福无疆。（石刻）

○泰州司法参军造弥勒像铭

□□州（缺）柏仁人（缺）颞頄之裔□□武君之（缺）公侯，门多卿相，□□道箸（缺）通（缺）高祖□，□郡守□丰侯；曾祖□，赵郡（缺）惠；祖□□容□中定州□□达三郡守。君识量该通，忠孝并箸，虽闲□险，早应义旗，授□州司功，除泰州司法、轻车都尉。但以金轮圣主，终□爱河玉辂贤竟□火□□悬车旧里，遐冲虚愿于宣务□阿归崇正觉，弘□之业未□，风树之期奄及。息弘寿、弘信、玄□等，泣血忧毁，□诚先志。大唐贞观十四年四月八日，敬造弥勒像一铺。俨类神坊，金疑化□，庶□上资帝业，下润苍生，俱越苦津，同升法苑。弋□金石，乃作铭云：

芳垂虞典，道光周。代有凤毛，门多骥足。上连帝谱，下承天族。忽矣逝□，俄然风烛。嗣子克孝，崇建尊仪。宝光焯焯，豪相□奇。法轮永振，惠炬长□。俱捐欲海，同游褥池。（石刻）

○弥又石像铭（并序）

爰水横流，色风惊坠。恒文未掩，犹迷弱丧之津；乐界遐通，即兆归依之路。爰有汝州司士参军范阳卢昭顺，为亡息泸州都督府参军遗恕，敬造弥又石像一龛。仍学文生存，端仪在列，精诚罄毕，功德周圆，福润无涯，潜该有象。埋谢家之玉树，实切深衷；弄羊氏之金环，空悲绝胤。重宣此义，乃作铭曰：

父子之道，天性难忘。式资泉路，敬树津梁。石相其质，文载其芳。贞坚不泯，于国之阳。

大唐景云二年岁次辛亥九月癸酉朔廿八日庚子建。（石刻）

○杨将军新庄像铭

昭昭大觉，巍巍圣功，身融刹海，愿洽虚空，闭众趣以室惕，阐玄门以包蒙。物成缘而必应，理无幽而不通。有美至人，股肱良臣。受圣寄任，闻难经纶。英谋贯古，韬略通神。一蒙金钺，屡建华勋。善代不伐，功成不居。功归天子，善托真如。乃贡灵相，用答冥符。佛心虽空，佛福常在。愿普此因，同臻性海。开元十二年十月八日。（同上）

○唐净住寺释迦文贤劫像铭（并序）

盖闻昆轴仙居，烁能光而西峙；瀛不秘宇，影罄（缺）物有变于陆危，岂

若地接王城，门通鼎室，控黄山（缺）写韵银宫照日，绚尧景而分，理会以真空，规符化（缺）显报。爰有河东裴行纯，胄启膏腴，姻连（缺）棣华而才忍思承颜，靡托罔极之恋，逾深同气，无依（缺）门，遽亏邻社。故知毁形从灭，未释尘劳，履孝归诚（缺）释迦牟尼像一龕，并贤劫千佛，即于净住寺供养（缺）工葺玉雕珉，俯蓝田而洞彩；千光万字，照京兆而（缺）足鹞头，已对难之室；蕙楼菌阁，还开末利之居（缺）。空终令欲大含清，惠州澄映，顶礼归其影说，种相（缺）林，游宾而可期，瞻罗卫而非远。有道成法师者（缺）清像极鉴虚，体包观露，纽桑门之落构，徼俗谛之（缺）难名；玉豪韬圣，览声尘而可纪。况周王神眷，尚勒（缺）地之初，故可史籀垂文，用写四禅之妙。其铭曰：

惟彼仙宗，词标有相。岂如正觉，义归无量。惠炬开（缺）似香炉。神超系象，妙极规模。花开胜迹，月写真图。（缺）照牖，八解疏池。瞻颜颂德，显相标奇。多宝非远，千（缺）异。觉树含芬，禅河引泌。义逾得一，情期不二。（其四）

菩（缺）重昏克明。方超古岸，永济香城。（其五）（石刻）

### ○观世间石像铭

夫法王降迹，大开拯溺之权；梵帝居尊，广通微妙之力。至圣幽邈，其道难思。弟子中山郡王隆业奉为四哥娘六亲眷属，敬造观世音石像一铺。勤诚雕刻，月面光舒，净虑庄严，金容相满。以斯胜果，资奉四哥娘六亲眷属，伏愿寿比崇山，固同盘石，傍周庶品，俱润良缘。长安四月三月廿七日，中山郡王隆业造功毕。

## ●卷十三

### ☆阙名

### ○唐马君起造石浮图铭

原夫鹞岳驰灵，马鸣阐三乘之旨；鸡峰诞粹，龙树彰十地之资。是以雁塔凌空，影照日宫之宇；雀离架迥，模标绀殿之规。然则蔗苑疏流，导祥河于少海；嗜山发妙，低宝树于王城。圣迹远而难征，至道幽而颇说，酌而不测，其在兹乎？爰有石浮图主马君亡考妣之所立。其先扶风茂陵人，汉伏波将军陇西郡守新息侯援之后。十一代祖远，字彦道，雍州大中正金紫光禄大夫，因官封武邑郡侯，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县人也。昔门传两口，灵图表于射熊；代蕴三神，盛积光于锡乐。谋深豹略，英声逸于铸铜；思察龙吟，问令兴于纱帐。高祖游，后魏大益州刺史。乘轩抚俗，降瑞鹿于临淮；置水观风，格神珠于合浦。曾祖和，齐四门博士。优游成卷，沉思五车，杏坛倾鲁相之风，雾市擅张公之则。祖贵随幽州蓟县令。制锦宣功，鸣琴赞务，量屈涵牛，道标驯鹄。父海

，龙游乡长。农夫荷德，酹酒相欢，田衔恩，牲祠已罄。然则琼柯递照，玉叶相辉，拟杨氏之乘轮，比袁门之袭鼎。

君起夙钦地藏，早敬天经，叹井藤之易凋，恹塘勺之难驻。弘心设福，建此浮图，砉斫已终，雕镌始毕。其地前聆赵瑟，艳曲仍奢，后聒燕哥，悲风尚激。观津左眺，蔽日栖霞；通泽石临，云引雾。对坟莹而构趾，蒿径含悲；俯□隧以疏基，棘心增痛。庶使醍醐广润，丰盛炬高县，重昏登夜晓之□，幽□□□ぎ之济。夫从言显，文由颂作，镇天街而永安，侔□坤而不铄。其词曰：

日宫肇构，月殿初开。鸡峰建宇，鹫岳疏台。马鸣继出，□树潜来。鱼灯广照，雁塔虚回。实相空寂，至真冥廓。惠炬烛幽，法音生铎。十地可□，三乘不落。雀离今设，福哉攸博。猗欤令人，美乎纯孝。痛深膝下，悲申庭教。衣锦摧心，风枝毁貌。将酬罔极，恕镌微效。

大唐仪凤四年岁次己卯三月辛己朔廿六日景午。（《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八）

### ○王思恭造石浮图铭

维大唐景云元年岁次庚戌九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夫眇睇权光，□□□昧，稽天廓，宅仁孝而朝八荒，□□□氛，践慈悲而维八极，敷十纶于□□，谐九变于钟丝。陟配乾郊，著严□于祀；昭升地纽，腾孝响于仁伦。虽复荐鲔终晨，未静轮回之难，供□厚夜，修论肃煞之因。纵使模柏穷号，叹风树而归多宝；叩坟长恸，嗟隙驷而俯香台。归依为忍辱之基，回向乃升仙之路。

爰有清信士王思恭史思庆，心贞昆玉，行蕴兰荪。别派遥源，高文秘于中国；分枝远胄，盛烈剪于南荆。蹈礼于孔门，探玄归于释氏，昔为三灵有谴，五福无征，梦感两楹，灾延二竖。卧痾漳浦，积弊切于刘祜；结悬中虚成于弩影。乃有良医周元贞迹超秦缓，伎躐华陀，罄谒丹诚，尽心祈祷，发原瘳[QL50]□□□报□□于是广命班仁垂，傍求郢匠，上为七代父母及见存家□，敬造浮图一区九级。邓琼瑰于楚岷，迹入仙工；镌琬璧玉燕峰，影来天匠。若乃方基应矩，警十一之雄风；轮相含规，承九天之坠露。白鹅飞翥，游宝铎而安禅；青鸽腾空，践金瓶而宴息。遂使鲸津水客，献珠泪于蛟盘；天汉神妃，□绡缙于玉树。岂非慧力方□，广济无□者哉！上为皇帝陛下握纪临乾，飞龙践阼，时邕俗泰。邑讼途谣，寝六戎以无施，韬五刑而罕用。尔其地也，左右川陆，表里山河，□□□昌，实三尊之邃宇。下官薄游。乡邑，□步于斯，启闾阖而虔诚，俯香台而稽首，谬陈心腹，略为铭记，俾夫衣铺劫石，知慧日之在兹焉。

皇矣大雄，遐哉胜地。□殫千变，神窍万类。契界三千。

□□□□，□□□来，游□以至。（其一）

兹（下缺）（石刻。《金石续编》六）

○修行寺尼真空敬为亡考妣造石浮图铭（并序）

若夫正觉虚玄，妙源凝寂，散慈云于亿劫，融慧炬于大千。化城开敬信之门，祇树启菩提之迹，津梁庶品，拯拔迷途，皆想于法音咸归于寿域。今修行寺尼真空早悟无为，夙明因果。痛慈颜之不待，恨结终天；悲报德之无由，诚依福地。于是竭精进之志，穷清净之财，于先亡莹恻，敬为考妣造石浮图一所。窃遵无上之教，用酬膝下之恩。翠石雕奇，丹容备相。龙门南指，鹤林之状不遥；龟浦北流，猴池之际何远。功德已就，不可思议，伏愿神力潜通，毫光迴烛，济艰危于过往，垂惠泽于将来。所冀负土之坟，历千秋而永固；聚沙之塔，超累叶而长存。乃为铭曰：

法云洒润，甘露凝祥。高临慧曰，远烛毫光。（其一）

自然生灭，（缺一字）运慈悲。诚深报德，法尚归依。（其二）

爰有精进，或谢先灵。近（缺一字）奇塔，长登化城。（其三）

大唐神龙元年岁次乙巳三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建。（同上。《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九）

○优婆夷阿刘造石浮图铭

窃以法流湛寂，窥之者莫知；妙道疑玄、仰之者无尽。启津梁之大路，火宅消炎；静尘界之妖氛，烦河息毒。有清信优婆夷阿刘，为亡过夫、亡过男，在禅院内敬造七级浮图一所。前瞻古堞，梁妻大哭之城；背孝堂，郭巨埋金之地。西临彗驿，共飞云而竞远；东望天孙，耸崇岩而切汉。罄喉中之玉粒，市石荆山；尽篋里琼□，遴工郢邑。雕□已毕，镂刻方成，涓日差时，树之胜地。晃晃明明，浮空直上，□丹霞而映仙掌；，独出干霄，入紫□而拂星桥。其颂曰：

巍巍宝刹，高余海碣。嶷嶷才赞空，独秀园中。金轮照日，玉铎吟风。云衢获翳鸟，天路留虹。丹青克妙，态巧无穷。（其一）

嗟乎亡者，福田斯擅。托生上品，超然西国。法起四缘，尘消六贼。长辞欲海，永归弥勒。（其二）（《肥城县志》）（按：此铭见《肥城县志》，无年月，谓是宋以前物。玩其文义，当为唐末人作。）

○石灯台铭（并序）

夫（缺四五字）以言金石演法，□□相（缺七字）德难量信，有如□□□佛弟子曹文玉，项以（缺七八字）难，遂抽减净财，敬□石灯台一所。采以荆山之石，坚径徐瑕，发□□而雕磨，周环无玷。宴□而立□，灭一切之迷冈；层望数重，救七代之亡□。又镌阿弥陀像一铺，饰金为相，镌翠成肖

，宛得真形，然若□。沙门顶谒，疑是梵天；童□来观，真如西域。上为皇帝，文寮武寮，法界苍生，同沾此福。即以天宝十有一载有五月，焚香设斋，度赞围绕，安置于僧家佛堂门所建立。恐桑田改变，陵谷频迁，故勒丰石，乃为颂曰：

斫宝石兮腾夜光，镂真容兮饰璧。亭亭岌兮云虹□，如涌出兮现十方。惠日澄澄兮照不灭，慈风岑岑兮未殃。万古千龄终不朽，劫□恒沙为栋梁。（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七）

### ○建幡竿铭

奇哉妙缘，古圣相传。救脱大士，利教人天。今有（缺）特就祇园。度可风莹石，匠选□班。嵯峨势逸，状（缺）因果告终，福事周圆。愿承斯祉，共□□安。（石刻）\$\$\$\$○大唐光明寺故大德僧慧了法师铭

法师□慧了，俗生宋氏。若夫西京纂历，车骑建其英谋；东汉握符，司徒鼎其鸿业。曾构与灵山比峻，昌原共德水俱长，人物备在典□，□烈焕乎篆籀。法师道心天纵，解行自然，不假薰修，已达四禅之趣；无劳雕琢，便登八正之途。七岁出家，久著老成之德；十三依众，早识性相之原。有信行禅师者，释氏之冠冕，桑门之栋梁。达究竟于冲襟，穷权实于灵府，济群生于正觉，辟众品于重昏。一见法师，叹之良久，曰：“绍隆三宝，非佛子而谁？”法师游忍三乘，括囊十地，阐龙宫之奥旨，演鹿野之微言，远近归依，道俗钻仰。尔乃心敦寂灭，志绝攀缘，晦迹林泉，韬光岩谷。文帝既行轮王之圣教，将穷正法之玄宗，敕令太子太保宋公，大德僧内铨简三人，所以辟召。法师方拟对扬宸极，宋公共论法相，鄙吝便，似遇天亲，如逢无著。因而居□□范缙徒，其有牟腹决疑，杖锡请法，咸剖错节，俱释盘根。但□□居诸，晦明迭代，崦光易落，阅水难留，既伤坏木之可，还切□舟之叹。显庆元年八月五日寝疾，迁神于光明寺禅坊，春□□十有四。即以二年二月十五日，终于南山便梓谷。禅师□□，□骨起塔。昔郭泰飞英，汉室尚勒无愧之文；贾逵擅誉，□□□□不朽之颂。祝津梁六道，济度四生，理须播美缣緌，□□□□□为铭曰：

伟哉开士，道济群生。跨蹶龙树，牢笼马鸣。□□□□□□□□既登胜果，永断无明。（石刻。《金石续编》五）

### ○唐八卦镜铭

天地成，日月明。五岳灵，四渎清。十二精，八卦真。富贵盈，子孙宁。皆贤英，福禄并。（五、《小檀栾室镜影》四）

### ○唐临池镜铭

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窥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貌娇来。（同

上)

○居德寺碑

原夫玄牡玉楼，九府压西荒之地；紫真金阙，三山覆东海之波。考云阁于财岑，鲜存高岸；天台于北洛，空见平池。此皆寂寥难托，虚声□□，鞠仙道则眇漫而系风，案人事则摧残而有日。莫不杜侯未掩，终伤汉南之地；丁令不存，空听辽东之鹤。其有扬乾坤之中土，得人野之平易，一开圆寂之容，几历微尘之劫。宝坊金界，捧慧日以同明；净宇禅居，向诸天而并远。久而弥固者，□见之于此矣。

居德寺者，则河朔之佳境也。徒观其风土形胜，山河表里，千薨爽垲于邑居，万里恢平□道路。北连斗□，□□指于三□，南窥□穴，润俗通于十□。若乃于云雨之所蓄泄，封畿之所襟带；关关皋鹤，侯法鼓以霄惊；啾啾岩猿，听香钟而晓引。斯可谓列仙之上馆，□帝之下都，率土之津梁，含灵之喻筏。虽峥嵘邃宇，互榱栋以将周；结构层台，视高明而未立。

则有清信士秦洪亮等，并灵根宿植，慧果天资，□雀瓶而易毁，睹□岳而□净。将以□心八解，俱希白象之缘；削迹六尘，各愿青鳧之施。爰于此寺门东偏，敬造浮图一所。尔其兆迹宏敞，规绳大起，指寥廓以浮轩，望烟埃而列砌。于是耸中唐之瓠[QSDX]，玄之既玄；排远汉以，损之又损。况复土花五色，金精百练，云将稀影于玄梁，日馭销光于丹木，亭亭岌岌，固无得而言矣。

又有故简州平泉县令秦君慎，独励家资，于寺门西偏复建浮图一所。惟君行该真际，表达盖□。知下邳有入座之由（原碑似脱一字）、朱门可待；觉外道□三乘之径路，尽篋为施。俄见见于尘心；勤求于故里。于是运土精于西华，斫金采于南阳，青疏起不日之程，紫柱问成风之□。自发原定水之域，□累土五城之界，修百舍以忘劳，瞻十区而靡爱。何忽九成不远，秉心作屈指之期；一遗将乖，□泽有頽山之痛。悲夫！立功不可以无主，为事不可以失时，屡惊飞管之灰，几重县衡之铁。虽复日来月往、轻尘微露，暂□感其红□而□□□彤彤峻级重阶，无与争其秀特。

今寺内有名僧会广等，环情四摄，宝志三坚，摇幡忍辱之场，舂楫陀罗之海。思而□〈门〉，修净域以同游；惜所□圆，顾珍宝而发愤。是用赞经营于不足，削瓶钵之有余，靖恭莫莫之诚，靡登登之业。加以子来板筑，俗委檀波，孰言累月之□，克备□旬之制。既而庄严相好，龕龕舍卫之尊；粉饰花条，级级菩提之树。照金轮于满月，夜若蟾诸；吟宝铎于长风，朝疑雅乐。能事斯毕，殊容信美。既与东浮图有对，复能以高下为□，各在门偏，俱临道侧，中间疏密，甚得均整，于时遂号双浮图矣。亦犹天台双阙，隐灵迹以相高；荆国两崖，负穹筠而合远。岂止巍巍一桂，□赞江陵之台；でで三休，偏美

章华之观而已。况乎眺听仟眠，登顿屈曲。每至岁游苍陆，物煦青春，太簇轶而光景丽，少阳通而天地淑。衔芦负暖，驯雁塔以忘旭；采萼垂香，下蜂台而欲住。从龙卷霭而清旷，野马收氛以虚寂，绚烂林树之间，豁尔河山之际，则有朱轩推毂，拥流水于猴池；赭骑齐镳，结浮云于鹫岭。还所以倚裳连袂艺，亦所以蹑踵侧肩。于是步蹇开峻，攀邃（原碑二句似有脱文）阳扉暂启，频纳气于暄曦；阴户徐开，□□风于发。灵槎自托，冥云汉之中；仙□何求，迢递烟霞之上。乃福地之宏丽，香园之殊观者也。

县令于公，地承阴□，天资秀气，暂劳展骥之才，且莅亭亭鸡之用。县丞河东裴令昭、县□兰陵萧越客、主簿平阳路恽等，并价重西秦，和璧为天下之宝；气冲南斗，雷剑有锋芒之锐。雄图可举，□六月苴晨遥；雌伏无言。辅三河而□格。竟冒伊兰之质，争为祇树之因。乡望以鹤发鲐背，抚四生于水月；士女以心□顶受，主气于空云。□驰方便之门，愿乐慈悲之路。金以□笔书爪画，犹出离于邪峰；积土聚沙，尚登临于正觉。矧伊中天揭起，仰天兜率之庭；踊地凭虚，俯□阎浮之境。岂使六通神宇，临汗简而□□；七宝奇功，师贞刊有阙。所以踣蹶八难，顾步一音，环叶句以披文，绕花台而相质。虽宏摹可大，难言弊日之容；而小子当仁，敢惜凌云之笔。述而不作，敬立言曰：

西竺降影，南浮载芳。和柔作相，寂灭为常。威仪有顶，教戒无疆。空传喻筏，曷用津梁。（其一）

建室星罗，分庭云布。亦有法院，覃怀作固。宝□□牖，金绳途路。叶乡由典章，花传晓暮。（其二）

秩秩居士，昂昂宰官。共攀道树，各悟伊兰。愿言经始，骨悦重栾。挥斤雷赴，荷锺云攒。（其三）

九□□出，双标牙耸。累砌，重轩あ从。特起天浩，巍然地踊。彩凤欲飞，火私若动。（其四）

仿佛多宝，依稀由旬。莲床不夜，花壁长春。皎皎珠净，□□盘新。月满金轮。（其五）

少阳开晴，大吕生律。寒郊气敛，泮水风谧。翠野莺初，苍洲雁疾。□意流月，垂捧日。（其六）

壮哉灵塔，靡标奇，殫神极丽，作镇成仪。路开波若，劫用僧祇。一刊之后，千古如斯。（其七）（石刻）

### ○白鹤观碑

盖闻有明有晦，阴阳不测之谓神；无始无终，言象莫筌之谓道。夫道者，不可以形声察，不可以方所窥。窃窃冥冥，昏昏默默，玉检银函之秘，玄霜绛雪之传。若希若□，可思而河闻；惟恍惟忽，可得而不可见。伏戏之袭气母



，肩吾之处太山，莫不体之以为灵，因之以为灵，因之以成圣。太上玄元皇帝统金阙金仙之贵，当玉晨玉帝之尊，竦鹤驾于玄洲，控龙舆于紫府，吸风饮露，翔八景而游上清；；饲雪餐霞，出九天而流太素。辟中宫之奥旨，启东枢之真诠，蜕假登真，还魂返魄，斯乃被诸简册，无待一二详焉。故能兆朕帝先，发挥皇极，降天族于玄牝，启邦基于素皇。

我圣唐承感星之遥源，袭浮云之远构，毓此仙根而膺大宝，握神器，以驭中区。日者随运崩离，生灵板荡，白波以之腾沸，黄神于是啸吟。高祖神尧誓钺参墟，披图汶水，荷历数之晶运，驭斗之骁兵，东伐西悲，南征北怨，正倾维于赤县，挽巨浸于苍生四，海同其乐推，贰宫随以高举。太宗文武圣皇帝诞灵虹渚，毓照蛟门，体日角以凿乾，禀星图而出震，神谟电举，圣略风回，戾青天以凤翔，腾紫氛而龙战，旌所指万里内钦；扬钺所临，百城外溃。扫崩云而清六合，息斗川而晏九瀛，重辟寰区，更张礼乐，人灵俾，品物昭苏，振长策以驭遐荒，执大权而移弊俗。合二仪之煮载，并去陆；还两耀之照回，以安仁寿。

高宗天皇大帝发祥雷泽，聚祉云房，受绿地之灵符，应玄穹之景命，叶准绳于石纽，契法象于珠衡，履翼登极，握震齐巽，鉴洪范而亭育，象耀魄以财成，黔首安其寝绳，黄叟欣其击壤。灵台偃伯，戢萧斧而息韬铃；雍馆尊师，敞黉门而兴雅颂。道既贞矣，时又清矣；期已昌焉，代亦康焉。于是高明演贶，沉潜荐祉，骋遗风于泽马，骛流水于山车。以至门庭，鹑生苑石，黄龙入纪，朱雁登歌，集五老于星躔，朝七神于雪路，佞枝历草，佩绿舒丹，连理含芳，夹阶被分，涌金图于翠沼，泛琼检于，洪河。碧空浮若月之晖，河汉缚非烟之相。祥鸿瑞雀，不绝青史之书；祯丕灵茅，相继白藏之府。掩开梧而设微，迎建木以疏封。蠢蠢鳞衣，集中区而袭冠带；悠悠义驾，抵大道而陪阙庭。转一气于铜仪，调四时于玉烛，绀轂黛耜，屡申千亩之劝；红粟赤苗，每获九秋之稔。为而不宰，执契比于神功；用而不知，凿井忘于帝力。遂乃习礼茅，告成松茨，谒雍趾而觐三灵会梁阴而朝万玉。以是垂衣衢室，布政合宫，不言而淳化聿兴，无为而寿域斯泰。稽上皇而比德，则仁超九翼之前；校近古而论功，则道出六飞之外。荫高天者，徒承垂翼之形；涉广海者，讵识沧溟之泽。方谓昆吾驻景，长荷煦而承明；砥柱辍流，镇浮深而戏广。岂意荆岩铸鼎，湖乙飞珠，丹灶之术既隆，白云之驾俄远。群方遏密，共切朝像之悲；万国奔号，同作口裘之慕。

则天大圣皇后禀睿庭山，资灵渭矣，冠清晖于润石，照茂范于曾沙，将圣多能，既明且哲。知来藏往，心周覆载之中；索隐钩深，智出天人之外。乾象坤元之秘，玄珠法境之辉，莫不总照灵台，同包礼器。故能光玉衣之远庆

，赞金之休征，以偃月之真仪，构扞天之丕绪。思贤属想，令闻著于菁莪；□下缠怀，芳声振于つ木二妃匡舜，俱惭内辅之功；三母翊周，并谢扶成之美。孝光四海，至性感于神明；忠积九重，深诚格于穹昊。及峻狼沉景，舞凤兴悲，攀紫枢而酸心，挽朱而而泣血。虔膺顾托，肃综枢机更创业于彝章，重延慈于兆庶。永惟先圣，茹慕终天，以为裂骨靡躯，竟无补于迁拔；祈仙契道，庶有益于津染，遂隆纶音，广揭峻德，爰合经营，用分修葺。

白鹤观者，垂拱二年之所立也。于是朝野安，遐迩宁晏，坤元之德方远，云幕之化惟新。因玉府之有余，起琳房之宝构，斯则韩赵之旧境，辛冯之古迹，实两河之胜地，乃三城之奥区，九岭镇其西，鱼陂荡其北。顾瞻巨阙，輿连云表之居；扼控通庄，路接风邮之影。于是揆日晷，考星耀，设表置臬，授梓仑材，敞金殿而排霄，辟珠楼而望月，翠观岑竦，雕阁霞连，写玄象之高居，法清阳之上府，叠祥烟而作室，逍遥缥缈之天；积绛气而为台，放旷碧旋之地。开紫元之灵相，启黄盖之真容，玉树瑶林，含九韶之妙响；叶池花沼，带五色之仙光。□驾徘徊；乘太虚而萃止；霓掌容曳，发上办而来游。斯可以献福常山，荐祥稽岭，镇怡神于宝地，永纳祐于酆都。垂拱二年，长子县宰朝■大夫高同营创基宇，造立尊容，建此丰碑，旌以功德。属高公坐事去官，历载推迁，不遑修复。

伏惟应天皇帝陛下睿图鼎盛，宝命惟新，累圣重光，上下祜是福，神灵滋液，中外光和。契叶天人，膺纳符录，功业与黄羲合矩，声教与日月均晖，证神仙于涅，邀胜缘于天下。欲使九龙五凤，化渐云居；玉洞金峦，真凝净域。文物所以极天蟠地，生灵于是讴吟舞，河清海谧，岁阜时康。朝义郎行长子县令郑遂，辰像授精，山河诞粹，锐器出昆吾之域，桂树生天山，爰珍罗生，波涛汨起，南宫曳屣，北海横经，载德象贤，不僭于弓冶；隆家格盍，靡坠于庙堂。纯孝至忠亲仁接友，渔猎百氏，琢磨六艺，修身立志，露洁冰清，抚俗宁人，风行草偃。鲁之化，更重睹于当今；蒲密之规，不独闻于在昔。丞白贞谅、主簿辛齐物、尉王晟、张瑜等，并江湖蓄润，荆蓝孕彩。风格テ峻，墙宇难窥，思缙卿云，学该瀛略，含吐宫羽，隐括循良，或历践优班，或初婴下秩，咸能蹈因缘之阃奥，竭营卫之精诚。观主谷太希、上座常齐物、监斋任太素、练师李知白、威仪程游玄、法师韩驯等，并业彰善救，体应徐生，抱鸿宝之微篇，伫裳之远驾。道士关兴图、韩道宗、宋子仙、魏玄宗、万冲仙、杨鸞鹤、鲍探玄、鲍习庄、五羽客、李真邃等，劲节霜明，清心月映，超风尘而不杂，泛道德以孤征，道士郭法傅、无光隐、李虚室，（下磨灭缺两行。）并依仁践义，蹈礼鸣谦，或筮仕周行，或栖闲郑圃，顾循诸已，攀日姓以承恩，伏想帝乡，軫天崩而倍怆。乃与邑宰郑公及观主等，造斯妙像，同立胜缘，上奉圣

因，侧申追福。日光月光之相，照烛仙工玄右玄之仪，辉焕金阙。怡神湛寂，似一气之非遥；寓目清微，觉重阳之未远。以为炎凉递代，赤明之劫不留；陵谷推迁，沧海之田将变。自非图徽素篆，勒美翠琮，何以表懿迹于修期，纪玄功于远叶。爰命庸讎叟，俾述声塵，辍课下才，式旌高烈。其词曰：

悠哉众妙，邈矣重玄。察之无象，寻之无连。埏埴九地，陶铸三天。兆朕皇极，权舆帝先。於赫睿唐，实惟仙胤。应运甄海，乘时出震。龙跃参墟，凤翔汾晋。大启土疆，长歌缉振。怀珠继照，握镜重光。躋躋千古，牢笼百王。朝宗绝域，缙绂遐荒。仁高白帝，化叶朱襄，元圣纂戎，大横承绪。赤方连耀，青云干吕。御荣河，观图洛汭。向明斋世，乘□当宇。雨沦云磬，风裂，风琴。天门瘞玉，日观泥金。寿域方泰，悲泉遽沈。慕凝苍野，哀缠林。穆穆坤元，泣承遗托。仁清月互，化贞云幕。攀圣九霄，崩心五柞。结缘紫府，崇因碧落，于休真士，远自殊方。择兹金地，式建琳房。星列珠柱，虹分玉梁。去来鹤驾，栖息霓裳。茂宰具僚，家承纓弁。齐俗百里，浇风一变。黄绶清班，玄者胜彦。其崇象设，同兴雕善。千灵彩绘，二曜桷分。轩墀濯露，藻绩排云。荣浮日彩，浦样凤文，烟霞散乱，松石纠纷。地裂碧城，道询黄盖。祥流万吕，福资三大。金沼濯灵，玉虚锁溢。长勒美于仙石，永飞声于天籁。（石刻。《山右石刻从编》五、光绪《长子县志》七）

○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普为法界敬造弥勒像

盖闻至理玄微，起夫言象之域；真身眇邈，出乎希夷之境。有人降迹，随缘利现，紫状西诞则珠星奄辉，白马东驰则金人入梦。是使三乘之轨齐骛，八正之门洞启，日用之益，可略言焉。自化洽三千之前，道光汲引；塔盈八万之后，归业寂然。悲夫！佛在难遇，辟彼□针；人心易迁，同兹斫石。何则释迦现于既往，仰企踵而不追；弥勒降于将来，俯翹足而难俟。居前后而成鄣，惟进退而莫逢，言念沉沦，喟然叹息。乃与同志百余人等，上愿皇基永固，配穹天而垂拱；下使幽涂载晓，趋彼岸而清升。遂于兹岭，敬造弥勒像龕一所。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前溯清流，却倚重岫，紫带□薄，密迩京华，似耆山之接王城，给园之依卫国也。既资胜地，又属神工，疏凿雕镌，备尽微妙。以大唐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庄严斯毕。于是尊仪始著，似降兜率之宫；妙相初成，若在菩提之树。白豪月照，紺发烟凝，莲日疑动，果唇似说。其有礼□具足，瞻仰尊颜者，莫不肃然毛竖，豁尔心开，释梵所归依，龙天所卫护。彼丹青徒焕，旋见销毁；金玉虽珍，易以零落。岂因山成固，同乾坤之可久；刊石为贞，何陵谷之能贸。于是勒铭龕□，式缵灵仪。其词曰：

真如眇眇，正觉巍巍。四宏动念，八相流辉。鹿园阐法，鹤树拂衣。十方三世，异轸同归。（其一）

猗欤逸多，正真道备。踵彼遐武，补兹佛位。兜率降神工阎浮广利。净土□启，玄门罔。（其二）

思睹圣容，龕兹岩曲。既雕既就，将起将躅。释梵冥感，灵祇幽属。似会龙华，如游鸡足。（其三）

丹献重叠，清川漾。松桂灌业，圣仙来往。影留怖鸽，手威狂象。妙包湛然，历劫瞻仰。（其四）（石刻《金石萃编》四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较《全文》九百八十九《弥勒像碑》多二十余字。）

### ○宁阳造像残碑

春秋之（缺）书之表记，惟公承礼乐（缺）洁身□义不践（缺四字）服指□天道于无物宿至（缺）俗（缺六字）灭迹□□浑（缺）智■时同体□之识□□以为凡亦以（缺）饮者继□乃云济人之急，岂无救（缺）境□丘□□邑居□临□□胜势□度命工凿井（缺）见底，红栏□□，倒影涵空，□绿杨以垂（缺）阴故事□□在□于□汲引□□缚□不（缺）净□□之如□岂非至人之□云为于斯□大者（缺）药□不□价西蜀卖□钱□百文皆德臧公亦庶几（缺）晏如，器尘不杂，猗欤（缺五字）焦氏更著精诚（缺）□圆□天启□□性（缺四字）烦恼无布□以不（缺）住能到本处，岂惟（缺十三字）哉（缺）圣文神皇帝爰及七（缺八字）眷属□其上（缺）相好斯具□大海成田（缺九字）在（缺）大唐天宝二年岁维鹑首月在林（缺五字）申建也。（《山左金石志》十二）

### ○省堂寺残碑

（上缺）回山掀海，经天纬地（缺）密州莒县慕贤里（缺）正议大夫王须达、孙定国、东莞县正宁道显（缺）武骑尉孙子贵，飞骑尉徐道（缺）张仕达、唐德威、副督公亮（缺）合三十六人等，共舍五家之财，建立佛常（缺）于是运石他山，求师外国，（缺）丹道昆仑（缺）雕题刻削（缺）妆〈青女〉妈洛浦之珠，雕绘以蓝田之宝，（缺）轻云映月（缺）伏惟国主帝王（缺）沸腾纵横崔嵬（缺）琼田香草，绣柏文桐，交柯相映，（缺）鳧雁鸳鸯（缺）重申言颂。其词曰：（缺）元气，混屯之初。阴阳创建，日居月诸。（缺）东西正直，南北相当。如来湛湛，菩萨阳阳。（缺）不敷春不落秋科（缺）大唐永□元年岁次庚□四月。（《山左金石志》十一）

### ○法筠残碑

（上缺）事金银造具□百□□□□发玉简及瑟瑟（缺）人到（缺）之顷寺之门楼及钟经等阁（缺）茨而未尽□□沙门法筠者，法将之雄（缺）崇焉极乐之所也。嗟夫！大音希声，大觉无（缺）公（缺）忠（缺）心居其泊，志处其约，或蹇蹇谔（缺）劝恶人（缺）惧任（缺）善人焉（缺）月（缺）孤悬（缺）

）棱剑锋，长倚天外（缺）御史内供奉梁公、侍御史内供奉姜公，（缺）兵马使开□仪同三司□中监李奉忠文（缺）清□卓绝□膺□□尤著□能共（缺）亏施百（缺）修（缺）心清静（缺）旨屡迎兮归（缺）生（缺）真容兮忘□情，琢巨石兮赞休。（下缺）（石刻）

○会善寺残碑

（上缺）毕竟空□归我（缺）可于远迹未尝知倦（缺）敬而接细侣，画力而卫法（缺）山之祸□述引是旋奉（缺）佛事者（缺）旦日于上都安国寺趺坐如（缺）姑以建中元年二月廿五日，葬（缺）矣，授官主之印，盖已久（缺））铭曰（下缺）

○双流县福田寺残碑

（上缺）龙德三年癸未，勒石铭曰：原共东接剑南益州之阻□□引至蜀川之东北，西自岷峨青城之来脉，汇注曲百江九十九曲之毕，终合一江而下引，县治西关，石梁之交□□近面旄丘子午□□隐几后函大阜丁丙三奇阻山带河，□□泉水地胗，虎踞龙盘，人安物盛，（下缺）（《双流县志》）

○双流县丕乐庄孟蜀内侍残墓碑

广政□□□□辛丑，给内侍（缺十字）葬于丕乐庄上原（缺十一字）孤松却老□延年（缺八字）诗卷不泯娱□晨夕（下缺）（《双流县志》）

○会善寺时居士残碑

（上缺）等济众（缺）愿故若男若（缺）至于奉前佛（缺）饮马洛川，悉索闻人胁从为（缺）说三之奥旨，会不二之妙门，诠经（缺）及（缺）咸得奏请以革之。正法载行，旷劫（缺）三月三日示有□微疾，沐浴趺坐，谓门（缺）年九九之数，僧腊六十有一。道俗奔（缺）门人等号泣罔闻，穷慈靡极，乃相（缺）于山北寺，将有俟焉。居士名时（缺）年正月十七日，自山北寺迁（缺）王公缙、弘家杨公馆为支许（缺）这峻极者矣。良辅升（缺）。（石刻）

●卷十四

☆阙名

○大唐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扬州荆州二大都督并州大总管上柱国襄邑恭王之碑铭

窃维丽天凝景，藩卫纪其躔次；括地分区，侯王胙其疆域。巨唐经纶帝业，光启灵图，茂功延赏，弘以□□之（缺九字）之□，其有绩宣（缺四字）龙，兼望重于亲贤，树英猷于家国者，其在襄邑王乎！王讳神符，字神符，陇西成纪人也。景皇帝之孙，郑孝王之子，太宗文皇帝之从父，今上之从祖也。昔绕枢流庆，肇基□□，贯月ゼ神，嗣兴宝。齐圣广深之德，既向于虞庭；可道

非常之教，亦葳蕤于周史。景皇帝功高定霸，瓚攸归；郑孝王业盛经邦，舟骥斯在。若殷契之佐夏，景毫终启其祥；喻姬昌之佐殷，镐京乃隆其祚。浮天引派，浚委咸池之源；拂日疏柯，遥披若华之景。王累圣钟美，积德垂裕，辰象陶其粹气，山岳感其英灵。抱义含仁，辄神宫而峻趾；腾文击武，跨仙涧以鸣律。雄姿映彻，逸韵韶举，曲台宣榭，礼乐以成其德；□宇缙林，诗书以弘其道。寻其轨躅，矫如北唐之驾；窥其奥秘，焕若东山之府。属江都不守，中京圯历，毁榑才延灾，噬骖昭衅。火焚彝器，惊巨燎于炎昆；水覆竹舟，扬洪波于沸海。战争方始，乱离云瘼，金九兴而素灵哭，玉镜隐而黄神吟。王划迹韬光，待时藏器，智周朝野之际，神恬宇宙之间，戢此□鳞，潜孟诸而未跃；进□太翼，临扶摇而将举。我高祖太武皇帝抚归运，握祯图，横姬钺，撻轩弧，正倾维于地纽，缔落构于乾枢，掩参郊而大誓，望井域以长驱。及四门允穆，太尉翊□□之命；万邦作，司空膺□象之尊。爰以茂亲，用昭缙礼。义宁元年，封安吉郡公，食邑二千户，仍拜太府少卿。俄而天地革运，品物咸亨，则大居宸，履端垂统。黄初受命载隆隆御侮之规；太始开元，式降分封之册。武德元年，封襄邑郡王，邑三千户，余如故。转雍州司马。展其骥足，仰叶题舆，屈此鸿材，俯膺持板，德刑具举，宽猛兼济，期月成化，鞶鞶肃清。于时文轳未同，国步斯阻。西羌煽祸，犹拒彝城之仗；北狄称兵，时引萧关之寇。天子闻鞶轸虑，扒鞶仁宁能，将申横野之功，必在光朝之选。乃以王为平道军将，出镇岐州。其年，除稷州诸军事稷州刺史。仪轩戒涂，闰景山之灵雨；建临境，翊梦渚之雄风。照以秋阳，流之冬爱，坐棠所以垂咏，伐枳于是兴谣。四年，除并汾寿辽太榆七州诸军事并州总管。以善政，入为太府卿，加右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大哉元气，制之者鼎臣；赫矣天台，参之者国器。六材膺务，八座分司，蜀剑骇其光芒，郑履腾其声实。固已道高损益，效彰出纳者焉。九年，除使持节大都督扬润常和楚方滁七州、寿苏越括歙宣舒循巢九州都督诸军事扬州刺史。连率居综兵之礼，独坐受班条之任，俗变偷生，人无轻死。义阳之牧凉部，威化临连；太原之镇许都，忠谋□帝。贞观元年，入为将作大匠兼散骑常侍。东园徙□，藻凝华；南郊陪乘，貂绚美。神居博敞，无惭百郡之吏；武库纵横，自表一时之杰。寻转宗正卿，余官如故。既而留神系表，探至颐于鸣谦；属想帝先，遵炯诫于知止。赤松可仰，紫艾非荣，岩廊逾峻，屡竭叫阍之请；纶玺载严，未允挂冠之志。王事非饰让，备陈诚恳，有感皇怀，方优散秩，加光禄大夫。岁时朝请，访阁禄赐，并同京官。望极尊荣，居惟爽丽，门施□互，地兼山水。云华春苑，登紫台而肆目；月净秋轩，避绮筵而命。玳簪恒满，玉树生光，陶陶然不觉万物之为细也。圣上以至仁驭宇，大明践极，丕承景历，率由旧章。载仁宁宗臣。首命仪台之秩；乃眷尊属，独荷升

與之恩。贞观廿三年，又下诏授开府仪同三司。车同画鹿，服授文鳞，居此达尊，俾其终庶雍宫执爵，膺乞言之大礼，羸里鸣銮，奉升中之壮观。登天肇梦，夹日成灾，遽切蒿亭之歌，空祝麦丘之寿。以永徽二年五月毙于私第，时年七十三。

惟王德包上善，道迈中庸，揭日月之鸿晖，疏风云之逸气，澹乎川镜，巍然山峙，管内严，菁华外发。抑扬贤哲，必蹈功名之轨；枕席丘坟，不求章句之业。孝敬莫极，地义为重，友悌兼资，天伦斯穆，蕴奇略，怀远图，词轶藏牙，艺优摧骼。分麾受律，一剑非其务；酃酒投醪，三军被其德。出莅藩岳，美政洽于萌讴；入司元凯，雅举光于朝列。观有卮而取则，深惧满盈；听鸣弦而告老，言追闲躅。位邻中穗，敬贤之口不渝；景侧下口，乐善之心弥固。不夷不惠，非吏非隐，含元自守，居荣待终。所谓皇室之羽仪，鼎门之标榜者矣。而电惊虚牖，瞻驷影而不留；星沉德门，托龙光而遂远。悲夫！

以永徽二年岁次辛亥十月庚寅朔八日丁酉，诏陪葬于献陵，赠司空使持节都督荆硖岳朗四州诸军事，并赐东园秘器，仪仗道至墓所。先是，主上举哀于别次，礼也。子少府监柱国临川县公德懋、凤州刺史广川县公义范、怀州刺史上柱国文柬等，并擢秀藩枝，自分华于棣屏；呈材邦干，方演庆于槐庭。而穷慕艰情，随霜露而弥积；庶先献懿范，将日月以曾悬。故旌美玄庐，图芳翠琬，俾夫峰颓岷曲，寄沉石以流芳；室毁滕城，宁金生而表绚。词曰：

岩岩崇构，绵绵茂绪。祥叶寿丘，祉光华渚。地德攸荐，庆灵斯宁。天秩逾繁，人英克举。（其一）

肇口磐石，大启维城。藩枝表式，口萼标荣。地隆蒋，道茂平。惟良缉誉，乐善驰声。（其二）

馭俗垂范，威连作镇。惠政霜明，德间雷震。玉府崇博，紫机严峻。列岳弘风，括河疏润。（其三）

无私逾洽，圣泽弥深。缅惟贤口，遐览口箴。辞荣褫玉，诚满捐金。贞风有励，雅俗攸钦。（其四）

凤邸临年，猿岩警曙。轩盖盈列，歌钟在御。寒菊浮香，春萸柳絮。四美攸极，百龄多豫。（其五）

川惊箭水，景迫轮曦。玉摧梁竹，落唐椅。应滋带草，流涸书思。寂寥陈迹，仿佛崇规。（其六）

地迹文园，莹通神阙，梓庭杳霭，松阡芜没。寒木啼风，荒坟思月。琬字无味，金声靡歇。（其七）（《唐三家碑录》上、《金石萃编补遗》一）

○大唐故左骑卫大将军幽州都督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牛公碑铭（并序）

若夫仰观成象，三辰开上将之星；俯察成形，九地总中权之术。故乃闻鼓

擎而仁宁想，感（缺）社告征，编星兆祝，受天明命，光宅域中，制轩弧而驾群材，乘夏载而朝万国，其有克（缺）乎琅琊公焉。公讳秀，字进达，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因官而迁于濮，龙首惊雷之泽，龟文负卦之滨，（缺）之旧，龙光昭于绂篆，鸿伐旌于表缀。因以笼冕奕代，轨映后昆者矣。曾祖定，后魏韩州显衔珠之瑞；□□齐润，仁敷导柏之流。父汉，随濮州主簿、州清漳县令。蜀客谈星，（缺）之礼，童戏叶军旅之容。开八阵之图，非究览于鱼复；体三略之奥，焉取镜于龙韬。天（缺）迎拒箕亡，咸池（缺一字）三□之华，汤谷□七枝之景，纵昆墟之烈火，决渤海之冲流。三户（缺）体命曹随之境，□□橘柚之乡，咸造和门，策名麾下，白马之号徒（缺）癸（缺廿字）王室（缺三字）之（缺）而感（以下缺）（《金石续编》四）

○大唐绛州闻喜县令苏府君德政碑（并序）

观夫天下，不可以独理，其惟列邑乎！君上必存于共□，□□□宰乎！然则孔公时圣，□应中都之秩；□叟大贤，首宅□坛之地。礼节行而风雨顺，德被人灵缙（缺）流，功悬日月，道存之矣，仁远乎哉！

粤我苏府君，名昱，字奉素，魏都亭侯河东相侍中则之十一代孙，扶风武功人也。因封命氏，昆吾之胤绪克昌；赐邑畴庸，司（缺）远系书持节，汉国仰其忠臣；佩印乘轩，洛最推其说客。苏冀州之逸概，不受二天；苏将军之盛名，自高三辅。袭铜铃而播，代有其才；蕴金册而凝祯，时无与（缺）上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国子祭酒大理卿京兆尹吏部户部刑部三尚书尚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袭邳公，又封宁陵侯房公，皇朝赠（缺）军事陕州刺史。出入两宫，光昭百揆。封侯命将，鸟落印面兽衔珠；折狱提衡，人不□而言□□，祖□，随晋王文学、太子洗马、鸿胪卿，著《乐志》一部。书重悬金，文高□玉。下兰宫而一息，光烛玳筵；临棘署而曾飞，望华□□。父儂，随尚辇直长，皇朝晋州司功，秩满，高尚不仕。德为物范，言成士则。仲雄藏器，初从主父之班；元亮遗名，竟保居贞之节。

君以奇光照社，异气充庭，龙翰凤翼成其文，璞玉浑金比其德。王公孙之绮岁，致赏时□；刘孺子之〈角隼〉辰，便称邦彦。□中有对，日下无双，叔皮云渐于上京，伯鸾遽游于太学，万言成讽，百遍忘疲，杜子夏之专精，□□春之藉甚。弱冠明经高第，寻授右屯卫仓曹参军。业谢青襟，名升紫卫，有司之吝，克著于当官；终宴之游，载推于上客。既而擢授沛王府骑曹参军。寻丁父艰去职。泣□三年，坟高一夕，坊鱼跃鳞而入祭，才阁雉接翼而来迁。服阙，留君沛府仓曹，择时贤也。从容碣□，荏苒□庭，眷彼飞文，已出应刘之右；详惟立政，行驰豹产之前。秩满，迁绛州闻喜县令。新城奥壤，左邑遗尘，浚练浩洋而疏川，景差峨而连镇，夏墟傍亘，千树成阴，吴坂遥通，七山相



对。苍苍苇谷，积烟云于岁时；蒲陂，澄日月于朝夕。□鼎衣冠之盛，乡有八裴；土风名物之□，地推三晋。□其身正，其德恒仁义足以禁非，礼教足以敦善，下单车而府庭无事，去什物而□办肃然。猛兽恶禽，咸避不（缺五字）孝□□□和宁之风。志在爱人，善于从政，武康刑□，未劳旬月之间；余杭化行，诂竺期年之后。∫食其泽者，乐道而忘归；闻其名者，不言而自劝。问疾苦，恤□□□农□不□□□寒□□而万宝□，天地交□百祥降。爰有丘中之麦，迥出两歧，□□□之一□□□城之五穗，纤芒濯露，秀色翻风。虽公□以稼作歌，仲康以嘉（缺四字）之□□□京□□蓄家室以绩妇承□，桑姬□化，春归歧路，侯蚕□而□钓，秋（缺六字）而弄杼，衣食足，知荣辱，其斯之谓欤！而犹御之以公方，抚之以□□，崇学校（缺七字）宽之布□察以临之，推诚恕以街待之，夫然后盗贼空，冤讼息，经其邑，树木茂，过其境，沟洫深，都鄙有章，上下有序，□无二价，道无拾遗，官曹□诏□□□椽史□□□暇豫，良辰美景，自公退食，俯中庭而披外阁，□磬学而敞琴堂，接定陵之高士，引临邛之贵客，谈清静之化，读圣哲之书。时果逮于耆德，官俸给于□□，可□奇（缺九字）吏胥效职□□鸿飞士□乡人只闻风化，若斯而已哉！县丞汝南周大鼎、主簿狄道董履贞、县尉渤海封恂行、扶风马嘉宾等，并□□□贞道存□乔□霄□□□□□□□栖中夜不扃，遽睹罗虚设，一□联事，载奉恩徽，人无间言，我有余地，斯不亦休乎！惟君德贯终始，材膺久大，道综多能，艺优具美，风□□奕，共□天（缺七字）自出尘埃之外，穿杨百中，运金镞于神工；奉□千桥，得银壶于旧礼。绿琴风警，变卉木而振阴阳；彩笔云摇，写鸾而图日月。三载考绩，殊□之美□彰；四□循环，代□之期云□。□人相顾，老幼追攀，街巷云蒸，闾阎雾拥。门喧□鼓，见叶令之初飞；路咽轩车，属刘君之已去。合境萌庶，乡望老人，县录事宋德本等，或名推绛老，德重□人，或栖息丘□，优游乡党，金以为高陵善化，思□阙而何邻；密县休风，俟登台而有日，莫若激扬徽烈，□□德音，爰陈上蔡之词，或仁宁中郎之笔。下官游汾□宝，仕晋非材，至于是邦，幸闻其政，陆士龙之画像，自有生祠；虞季鸿之颂声，非无载路。义不获已，尝试铭云：

地方百里，人杂四鄙。清原近控，绛山帝峙。不有大贤，谁其□美？粤我令德，于焉戾止。（其一）□□□声，貂裘擅名。其后必大，莫之与京。邳公人杰，晋府时英。显允（缺）（其二）庆基华闳，神仪天骨，雅操∫霜，虚怀入月。探蹟书圃，穷微义窟。是称领袖，□为簪笏。（其三）□栏攸掌，文台接□。一□衔崇，俄惊负□。松竹自高，笙歌变□。幸（缺）长。（其四）其虚其徐，清风穆如。爰清爰静，政成下车。诚□应物，神用藏诸。德及春□，仁沾夜渔。（其五）永言播殖，深惟稼穡。授以天时，□其地力。秀歧嘉

颖，箱千亿。春（缺）命织。（其六）析礼通神乘机任人。膏□不润，甑里生尘。令□禁止，时□俗淳。邑□□德，家变忠臣。（其七）□惠□举，□□□序。□□□称，□飞忽阻。路泣人吏，亭悲士女。（缺）车无所。（其八）谣童有焉，思君悒然。生祠爱结，雅颂功宣。登□不□，拜尹行迁。□陵何事，守阙三年。（缺）。（石刻。民国《闻喜县志》二十下）

○唐故登州刺史淳于公神道碑

（上缺）享国延长，裔孙蕃茂，□姜分姓，始于姜□□朝□地受封（缺）洋溢青编，代有其人，不可胜纪。暨隋□□郎为莱州刺史，封燕国公，荫绪□勋（缺）览之□不□□□之骥（缺）直善于知□器之兴宗家范（缺）则龙蛇文斗□故晋国□公为（缺）勋广平作牧，公为国家（缺）緋会□□之□为□□国之（缺）甫以解围赖弹（缺）节□□□以寄（缺）绩（缺四字）受代陕（缺）曰可□□矣，固知彼有人焉（缺）列戴知己之恩，□□已属于（缺）之在人举无遗策，复（缺）郭尚书从晋公之（缺）府谋策，职在□公□公既授节托公（缺）魏王旧国□□仙乡非开达无以抚（缺）迎奉急征，诏曰：“尔顷佐元勋，□国（缺）思之节诏到，便可赴阙，别行委任。”公捧诏（缺）宁戚之怀难抑。才终礼制，便欲征还，（缺）之规，亻宁察颁条之政，归□与（缺）之盛□□无伦。先是所部狂寇，纵□□民□公至（缺）礼以遇物（缺）靖（缺）公而终公（缺）百□状（缺）然（缺）故太子少□□公□之（缺）於□□可□□□清师□尉（缺）感慨天子□□其（下缺）。（《山左金石志》十四）

○唐幽州内衙□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并序）

□□□合□□□□□□日□□□上□渎□其下一物不受，无私□照乃□□不阻□□之流，则知天地之仁，其赖□□之□□彼始终之道□兹聚散之□今古□其□其□也。府君讳壬林，字茂卿，其先安乐人也。姬姓，周文王□子武王母弟唐叔为侯，居河淇之间，□□□司寇赐以卫□器以彰有德，传嗣康伯、孝伯、□伯，至真伯子顷侯，五周□□命□为侯，顷侯子侯，侯子武公，□□□□之政，百姓和集。周幽王遭犬戎之难，武公将兵，佐周平戎，其有功平王命命卫为公□□□□□□为卫上卿□邑于□其孙武仲，以王父字为氏焉。继位上卿，良□林□，著于《春秋》。其后孙武入吴王阖闾将，善用兵□□□□□齐宣王将□魏将□□于马陵，虏魏太子名□护，子孙遂居齐安乐。□其□孙会宗□安太守。曾祖讳润，字泽□□军□□□□光禄大夫检校□子祭酒兼御史中丞。祖讳进，烈考讳□，幽州内衙□将。

府君弱年□仕，壮岁从戎，负扶危□□之□□□□□□□□□□律颇识士□□亏三令之威，不挫万夫之敌。累迁幽州内衙副将，加中散大夫、试殿中



西十二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子迁窆于河南偃师县之西原。恐陵卜谷徙，事绝名沉，敬勒徽猷，式昭鸿烈。乃为铭曰：

高阳茂绪，庭坚盛宗。因官赐姓，铸鼎铭功。世称模楷，奕叶光融。冠冕相继，徽音克隆。（其一）

积善砺德，载诞 η 人。摩霄振羽，冲波跃鳞。门资良冶，家有绅。笔华《喻蜀》，词高《剧秦》。（其二）

鉴同许郭，行侔曾史。价重璋，名高杞梓。功业未就，遽归藁里。教迹空存，音容莫视。（其三）丹 冒露，素盖排空。松寒月冷，陇暗尘红。有子纯孝，长号树风。恨泉门之永闭，痛玄夜之难终。（石刻）

### ○宋都尉墓志

君讳举，字思进，太原西河人也。出自帝尝，殷王之苗裔。若夫周封微子，锡九命以分都；汉拜宋宏，列三公以赞国。沿兹以降，轩盖相承，腾茂飞英，不得同日而言矣。祖秀，齐镇远将军；父悦，隋擢为本郡中正。君维岳降生，含章闻起，正心孤耸，凌百丈之松；逸足迴驰，超千里之骥。搏风迅上，劲羽薄于穹天；凌波远溯，巨鳞横于大壑。大唐兴运，更造二仪，清氛寝于区寰，扫群凶于九域。君搴旗斩将，名震霸功，灭敌摧城，动参王业。特授仪同三司，非其志也。君归依上道，充念朦固，凝心寤灭之场，托想无为之境。不谓梦奠两楹，沈疴二竖，飞龟之散，忽验于留魂；画龙之符，无论于救疾。大唐永徽二年六月十四日卒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一。士友骏奔，亲朋擗踊，启手启足，乍陨乍生。嗟天地之无心，恨灵祇之爽德，辅仁与善，谅曰徒言；积庆延龄，竟成空说。君履道贞纯，怀铅握素，仁义播其徽猷，孝弟扬其茂实。虽潜晖山水，声闻九泽，晦彩林泉，誉流三辅。呜呼！名存身没，实追悼于当今；物在人亡，更悲凉于古昔。夫人裴氏、钟氏，冠盖良家，公侯甲族，年龄不竟，风露先。窀穸之所既宏，窆棺之礼从吉。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合葬于州城西二里。南望羊头，云蒸触石；西通漳浦，水气沉潜，东临百雉之城，北枕三垂之岭。山形起伏，还符白鹤之祥；地势风云，更合青乌之侯。呜呼！乃为铭曰：

微子归周，九命封植。宋弘佐汉，三公建职。作帝盐梅，为君羽翼。奕叶英贤，蝉联盛德。（其一）

惟祖惟考，乃文乃武。蹇谔匡君，忠贞翼主。功被山河，德资茅土。价重十城。名高九府。（其二）

君之嗣也，克复前踪。仪弄模楷，词令温恭。搴旗斩将，名立功成。惟求上道，寂灭为宗。（其三）

五福无征，两楹作梦。龟散徒闻，龙符无用。士友骏奔，亲朋悲恸。昊天

不吊，奄焉长送。（其四）

裴氏钟氏，兰雕桂折。玉色消沉，金声永绝。织女还星，嫦娥归月。回帐泉门，光辉此灭。（其五）

寒郊寂寞，川空鸟思。陇暗云昏，松吟风驰。望道增爱。看碑落泪。一朝今古，千秋铭志。录识何从，新封此地。（《长治县志》）

### ○樊弘度墓志铭

君讳宽，字弘度，蒲州河东人也。周樊侯之远胤，汉南阳令德云之末孙。若夫长源带地，共德水而齐流；崇基极天，与嵩岱而俱峙。祖贍，齐右卫将军宁都公，英规振远，雄略从横，同夏日之威，比秋霜之励。父匡，随刑部主事，神机朗鉴，懿德钩深，朝野挹其楷模，缙绅钦其令范。君家承阀阅，挺秀仪形，禀天质以贞明，不雕镂而成宝，汪汪万顷，湛雅量于黄陂；千丈森森，秀和松之直干。敷信义于交友，尽敬爱于闺门，为宗族之璋，实乡闾之领袖。属随季版荡，天下分崩，戢曜潜辉，不干名利，玩琴樽以取适，托泉石以娱情，高蹈风云，萧然自逸。方凭赏趣，望保遐龄，膏肩之疾未瘳，风烛之期奄及。春秋有九，没于私寝。夫人韩氏，禀闺帷之训，秀绝代之姿，六行发自生知，四德元姿天纵。初笄之年，归于樊氏，虔属朝夕，礼则无亏，燕婉温柔，琴瑟方韵。降年不永，早遘天倾，誓守两髻，阒导孀独。悲怀纾郁，遂结沉疴，先后异时，同归窀穸。长子师广，弱冠早亡；三女见存，出成他族。其女等伤祀之无主，痛神灵之靡依，荼蓼萦心，哀怀罔极，共营泉室，孝备始终。以大唐显庆五年岁次庚申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合葬于故钱坊东北一里。恐高岸为谷，大海在田，托诸金石，冀无忘焉。乃为铭曰：

门承积善，余庆方隆。钟鼎代袭，蝉联靡终。哲人继武，克绍光融。如金如玉，惟孝惟忠。（其一）

惊川易逝，隙驹难留。萧萧风树，微微夜舟。一归郊野，万古荒丘。唯余令问，永播芳猷。（其二）（石刻）

### ○周故监门校尉陈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叔度，颍川长社人也。唐君握镜，乃命氏于妫滨；周天乘乾，即受封于陈国。其有聚星号美，飞凤延祥，史策明诸，讵待志也。曾祖讳道，齐仪同三司营州刺史；祖德茂，刘右武卫大将军广阳郡王。或褰帷作伯，翼亮齐朝；或封爵称王，维城邺甸。因官乐土，食椹怀音，昭穆相承，爰居此地。父敦，随勋侍励威府司兵。公堂构靡亏，箕裘莫坠，亲侍丹禁，忠恪有闻，爰自冠年，迄乎知命。既而心游方外，道逸中，规老室本空，挹庄谈而小物。逍遥得性，散诞怡神，岂期孔仞颓山，稽松瘞，春秋七十一，上元元年九月六日卒于私第。夫人太原斛律氏，祖文端，唐任梁州廉让府骠骑将军；父，金紫光禄大夫

灵州都督府蜀永州司马。结褵离归我，作嫔君子之门；合卺申仪，用媿良人之室。柔荑表咏，雅誉重于诗人；束素称妍，嫣容彰于赋者。四德兼备，六行无亏。积善无征。奄缠痼疾，春秋五十，以麟德元年四月廿二日歿于内寝。以大周长安三年十二月丁巳朔十日丙寅，合葬于邳县西里野马岗大井村西二百步平原，礼也。龙堂已构，凤穴斯成，痛蒿里之无归，恨窀穸而长。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祚土唐年，受封周日。侯伯之职，王公之秩。济济冠盖，雍雍文律。（其一）杰生贤胄，挺出俊人。攸称义府，是曰德邻。松贞竹劲，桂馥兰芬。如何不淑，哲士其衷衰。庄口走壑，孔仞山颓。随会不返，陈焦讎回。（石刻。《邳下冢墓遗文》）

### ○师言墓志

君讳某，字师言，潞洲上党人也。其先炎帝之后。祖寿，齐乡郡守，决讼举善，道敷庶绩。父英，任州主簿。属隋室道穷，中原鼎沸，横流亟乱，危途屡践。暨乎代帮将表，而良时已逝，乃归闭旧里，养素丘园。有道无时，空怀子舆之叹；居常自得，雅叶启期之旨。君识字凝深，器略宏远，松操不改于穷滥，竹质岂移于岁寒。俄而顾复无依，几筵礼革，春秋五十有九，卒于私第。以总章二年岁次己巳十月甲午朔二十八日，与太夫人王氏合葬于州城西北五里。于是愁云惨而原野晦，悲风起而林禁秋，勒遗芳于玄石，庶作固于风猷。其词曰：

荒凉原野，凄怆山川。霜沾秋草，树没晨烟。玄台不曙，白日何年。（《长治县志》、《潞安府志》二一）

### ○大唐孟君墓志

君姓孟，讳善玉，齐州历城人也。自轩丘诞庆，若水疏澜，弈叶联华，君其胄矣。君雅亮高致。风猷轨物，动为俗范，言必锵金。夫人阮氏，毓德重门，早标令淑，好齐琴瑟，恩洽诸姻。琼梦祸谦，金风坠叶，里邻绝相，行路增感。粤以咸亨三年岁次壬申二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合葬于州东北二里之平原，礼也。恐河神敛带，海若居桑，庶令德之长存，镂斯铭于泉户。（石刻。《山左冢墓遗文》）

### ○大唐故道王府典军朱公墓志（并序）

公讳远，字元通。若夫峙茂族于阳陵，声高侠窟；植华宗于沛国，业峻儒宗。是以贞宣易名，腾士林而结藹；文忠孝行，振家叶而连芳。代袭璋，门传绂冕。曾祖广，镇军大将军。神穷豹略，艺洽隼墉，恢七校之宏摸，阐三门之秘术，祖綽，齐州长史。升荣展骥，底绩效于康庄；奉职题舆，令问驰于鞶鞶。父宽，岚州司马。卷舒人野之际，隐不违亲；逍遥得丧之间，贞不绝俗。公

腾晖骥浦，凤标千里之姿；濯耀骊宫，早发十城之价。礼而后动，苞五体而润身；谦以自居，蕴四美而光德。暨乎解巾捧檄，挹投翰之雄图；揽辔升车，蔑调虫小技。俄而擢拜绛州同乡府果毅。赵冠耀首，赵剑文腰，神交黄石之符，训洽青巾之侣。固已望华兰，声重羽林，三台推殉国之功，六郡掩干城之誉。于是皇枝列壤，资武略以恢藩；帝叶分，伫戎昭而隶邸。遂转公为道王府典军。风惊楚泽，时陪雁沼之游；月上梁园，屡奉猿岩之宴。既而光衰蒲柳，景谢桑榆，固申匪石之祈，颇展挥金为。万里封侯之愿，终屈志于风云；百龄迁壑之斯，遽缠悲于霜露。以咸亨三年九月廿五日卒于大贤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四年二月廿八日迁葬于咸阳之原，社也。长扃万古，终寂寞于滕公；永托九原，空流连于随会。嗣子护，任三原县天齐府左果毅。哀缠霜岵，欻结风枝，抚松剑而无追，瞻楹书而靡托。敬刊沈石，永播芳声。其铭曰：

庆发指河，祥开鉴日，誉宣兰槛，威横石室。猗人诞命，荷兹隆吉。逸志请纓，壮心投笔。策名羽校，委质玳筵。饮石余勇，挥金暮年。光贤薤露，影谢蒿泉。山悲夜月，陇思寒烟，感亨四年二月廿八日。（石刻）

#### ○大唐故正议大夫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字闻礼，讳才仁，陇西天水郡人也。曾祖字启，讳开，周仪同三司直卜将军；祖字信，讳僧，随任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父字宏，讳壮，皇朝银青光禄大夫。君字闻礼，讳才仁，皇朝正议大夫，其泉源溶发，奕叶重晖，委质策名，咸编武帐。公以幼少之日，乃逢随季崩离；成立之年，遂属经纶之始。公用谋略应接义旗，蒙授正议大夫戎昭果毅。唯公鉴识玄远，博达古今，荣利不，知止不怠；□敷五教，□□递来，恂恂如也。岂唯司寇弹琴□酒，非独嵇生履俗行□，归心内典□□保斯余庆，庶寿遐年，构疾不痊，俄归蒿里。公春秋八十有三，永淳元年六月廿六日终于乾封县待贤坊之私第。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葬于高阳之原，礼也。白杨萧索，青松森耸，薤露朝，权公元夕拱，桑田易变，带砺难凭，敢勒斯铭，沉之玄室。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逝川东注，白日西流。死生有命奄忽移舟。坟莹将启，驂马。丹旌前曳，素馘后游。人生到此，天道宁周。长归蒿里，永别城楼。（石刻。《唐代墓志汇编·永淳七》）

#### ○大唐故处士贾君之墓志铭

君讳文行，字钦贤，平阳人也。自电影上耀，轩星下辉，色辩两仪，混分元气，既锡士以赐姓，实谊公之派焉。祖，才绮秀冰，藻缙花镜，成文缀彩，二马羞风；著述华鲜，两班惭听。职下量高，齐任龙州江油县令。善温兹厉，叔度未方；屏盗息奸，西门诘拟。父端，隋任太仆令。观律吕于指掌，纳钟管于胸怀，则五星以侯四时，法三辰而调寒暑，故得阴阳顺序，六气不愆，大

庇苍生，弘济黔首，方圆中礼，规矩呵仪。君绮岁英奇，玩琴书而畅道；韶龄隽异，好籟箴以申能。年十八，隋召为太祝。庶几清慎，居职有功，动入盐梅，言成准的，依仁游艺，非礼忽言，作朝廷之楷模，为乡闾之轨范。时当隋末之标，乃属荡版之辰，遂尔隐遁墟虚，栖墀岩石，风月悦志，烟霞赏心。岂谓琛璧蕴于荆山，明珠藏于汉浦。何期隆年不永，忽遇沉疴，膏肓之疾未瘳，风烛之期奄及。春秋七十有六，卒于私第。夫人北平田氏，足恭婉淑，三从之义可遵；惠质贞心，四德之成合轨。年八十有七，奄从窀穸。以永淳元年八月十三日同窆于百羊城南二里烂石山西之原，礼也。龟筮告祥，安其兆域，恐山为碧渚，水变清溪，故勒斯文，乃为铭曰：

瑶光贯彩，启瑞吉祥。虹月流辉，肇膺显彰。德美清贞，拟辅忠良。去周不仕，至汉称王。汪汪玉貌，沉质幽房。济济戏颜，潜形窅堂。金罢酌，碧休尝。佳人口馥，美室空解手觞。（石刻。《唐代墓志汇编·永淳一〇》）

○□周故游击将军上柱国南阳赵府君墓声铭（并序）

□讳智仁，南阳人也。其先承帝颛顼之苗胄，隆周之别族，若敖之胤，赵文子之裔。奕叶邯郸，传光周封，黼黻相承，历晋卿之后。自我先君肃侯之代，名振九邦，爰泊敬侯，声扬遐迩。终晨假寐，爰流冬日之晖；朝夕匪亏，卿大夫传严明之美。神马覆育，分为二族之昌；秦雍兴宗，青、益任四州岳牧。君即京兆侯元凤之十代孙，司空公之支派，因官京师，今为长安人也。曾祖纯，随任隆州新井县丞；祖谦，随任利州绵谷县令；父僧德，唐任天官朝议郎上柱国；并器包瑚琏，材实栋梁，词令闻于绿墀，章奏动于丹地。玳簪珠履，元僚光殿骥之能；墨绶铜章，下邑标舞鸾之政。止戈为武，柱国垂后之名；七德俱兼，高门降文武之效。君拔俗挺生，异时间出。落浇垂象，有剑士之光芒；郁郁腾文，有贤圣之气象。坐乔林而卧盘石，啸明月而傲清风。萧然独王，自谓神仙；倏梦两楹，俄惊二竖。不谓西州石折，己年之梦有期；东国山巅，庚日之灾奄及。孟尝君之富贵，台榭终平；羊叔子之登临，江山徒在。以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四月八日，卒于神都来庭县会节坊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夫人宗氏，悲夫逝川易往，同激箭而不追；浮景难回，岂麾戈而能驻。夫人庆钟兰室，才冠柳风，执四德以乘龙，遵二仪而卜凤。当晨起梦，始泣秦嘉之书；徙宅垂恩，俄悲张胤之扇。成龙弱{条}，染别泪以孤生；待凤乔梧，抱空心而半死。岂期朝露溢至，菱花奄逝，以长安二年七月廿九日终于延康坊私第，春秋有七。呜呼哀哉！桃李春风，与子偕老，桑榆暮景，携手同归。生荣死哀，抑斯之谓也！暂分生死之桐，终合雄雌之剑，黄泉路远，白日年深，栖吹动于箫笳，愁云暗其旌。青乌卜葬，惟嗣子之缠哀；白马奔莹，逢故人之来哭。粤以长安三年岁在癸卯二月癸巳朔廿八日庚申，合葬窆于长安神县神禾原



，礼也。其日，同迁葬祖父母及叔等，俱同莹限。长子相玉直司上护军令诰、次子上护军万庆等，孝逾天性，礼备哀荣，泣血无追，思竭送终之范。至于葬礼，今古罕俦，痛结九泉，哀深毁瘠，绝浆止美，顾悌高惭，孝感飞禽，仲由闻而下愧。庶防桑移谷变，勒琰雕铭，希海树迁陵，千龄鉴兹遗志。其词曰：

终南东峙，交涧西流。宝符鼎气，□膺洪休。（其一）

廊庙彝器，璋令名。学综三箴，词雄二京。云中仰德，日下推英。（其二）

莫事王侯，实钦巢许。桂丛攀折，芝兰延伫。人代共贵，天年不与。欲听鸡鸣，翻闻鹤语。（其三）

家承积庆，傲俗遗荣。一丘一壑，无欲无营。琴歌酒赋，月契风情。道义相得，林泉共清。一归长夜，永佳城。（其四）

镜尘埋月，履迹封苔，松深雾惨，树古风哀。泉扃一闭，幽显悠哉。式追南岷，用赞铜台。魂兮长去，神兮无来。（石刻）

## ●卷十五

### ☆阙名

#### ○故人高君墓志铭（并序）

缅咏麴史，遐探土记，则有嵩岩诞粹，是生惟岳之贤；渤海灵，代穆浮晚之杰。君讳应，字师仁，本渤海人也。君恭恪柔凝，邈邈澄峻，吴穹昧信，有爽福胎。以大周久视元年十二月四日，遘疾卒于家。夫人孟，同郡人也，柔章内则，硕德中宣，躬俭家肥，孙慈子爱。享年九十二，以唐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九卒，即与其时葬城东南十一里平原，礼也。嗣余庆泣孤□□，□枚五肠，恐谷徙陵移，式刊铭颂。其词曰：

渤海酌粹，浮河效祉。猗欤夫君，秀灵居此。嘉猷实播，里仁为美。天不留，生涯已矣。习吉龟绵，归魂鸟垒。哀以送终，千秋此始。（石刻。《益都县图志》二十七）

#### ○唐故太原府太原县丞萧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令臣，字祯之，兰陵人也。微子嗣殷，源以之远；ガ侯相汉，流以之长。至彪为中书令，徙居兰陵，代有懿德，曾祖岑，梁吴王；祖瑾瑾，永修侯，随亲卫大将军；父凝，赵州司功，左授雅州庐山令。公生稟淳和，靡德不铄，孝友资性，直方立身。若贞松高标，良玉发润，俗不可得而黷也。代业不坠，祖德聿修，出入无违，余力成学。至于六经正始之道，九钥凝神之术，四禅绝谓之教，罔不精该，洞与心悟。常曰：“吾远祖汉相国何，每僻陋安宅，曰：‘若使后代贤，师吾之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又外远祖太尉震云：‘无广屋宇，使后代知吾清白吏子孙耳。’钦若二祖二训，克举百行之美

，于哉！”年弱岁，丁庐山府君忧，泣血绝浆，几于灭性。乡闾远迹，无不嗟服。解褐荆州当阳丞，德礼变荆衡之俗；改授汾州介休尉，直谅成汾晋之风。祔失满从调，会府属冢宰氏大练多士，尤旌书判，密名考核，示人以公。判入第二等，超授北都太原尉，羨才也；累迁太原丞，宠政也。噫！天纵其能而不与其寿，以久视元年正月九日遇疾，启足于太原之官舍，春秋五十六。公体惟真素，行实高邈，业固丰硕，器则冲深。抗节加乎彝伦，立言成乎不朽。谁谓与善，曾不遐龄？壮志溢于白驹，远图殁于黄绶，悲夫！夫人南阳张氏，郢州刺史度之孙，州长史越石之女。祇若妇德，克闲有家，宣昭母仪，抚训孤嗣。义方既著，棠阴不留，以开元八年六月十三日终于河南县政俗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四。以开元廿三年二月十日，迁于清风乡安乐里之旧莹，礼也。长子宽，濮州濮阳主簿，不幸早亡。次子寂，干蛊用誉，丕烈克扬，孝感终身，哀荒罔极。於戏！茫茫天壤，郁郁山河，积余庆之无穷，知子孙之逢吉。铭曰：

殷臣播德，汉相流庆。才贤继轨，子孙其盛。矫矫高节，忠孝自然。安仁体道，知命乐天。莅彼二邑，人以康理。聿来汾京，独擅其美。牧卑晦迹，志匪徇荣。天假之才，而夺其龄。玄堂神邃，贞石载刻。万古千秋，潜灵纪德。（石刻）

### ○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守忠，字元德，其先太郡人也。自周王锡族，子晋疏源，离、翦并誉于秦朝，阳、尊连芳于汉日。至于蔡邕倒屣，吕虔归佩，让邻枣以抗节，筮淮水以期昌，声驰八，宗播三海，故君上党家矣。曾祖暉，祖义，父淹，并晦迹衡门，养神丘壑，侔曾闵之孝友，逸老庄之节概。君文武不附，行能起邈。敦诗阅礼，见称童孺之年；矫矢虚弘，挺誉弱冠之日。应良家之选，备羽衣之林，一卫轩墀，屡移星律，勉慕仁智，放情山水，屏器杂，出氛埃，别业萧条，新开柳援，闲居荫映，旧是桃源。呜呼！川阅不停，山颓軫思，忽弃北堂之寿，遽从东岱之游。开元廿年六月卒于私第。夫人陇西氏，四德先著，久闲于内则；三从不爽，尤契于母仪。南国双鸾，乍分飞而失伴；丰城两剑，终合响于同游。兰堂未尽于遐龄，蒿里何催于此日，开元廿六年十一月，卒于家，享年七十。新妇新平冯氏，次子承休之偶也。悼彼绮纨，宛若桃李，千金窈窕，正下于星桥；二八娉婷，何先于月路。开元年十三祀三月歿于室，甫年十八。粤以开元廿七年岁次己卯二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合葬于潞府南三十五里蒲池村西北二里平原，礼也。东临沧海，翩翩翔凤之川；西望秦郊，翼翼分疆之地；南观峻峙，是仙人跨鹤之乡；北眺陇岩，为神叟伏牛之土。孤子承业、承休等，感深风树，路断云天，俯悬兆而魂消，仰慈庙而气竭。敢镌金石，永纪芳猷。其词曰：

庆开传序兮茂祯祥，天道何远兮斯沦亡。郊原一望兮泪沾裳，丘陇千秋兮增感伤。日月居诸兮同归于化，敬题琬琰兮地久天长。（《长治县志》）

○董君墓志铭（并序）

详夫孕质银河，凝神珠浦，郎摇光之鉴晰，莹水镜于澄漪。金紫光禄之荣，银青大夫之职，洎兹以降，代有其人。君讳师，字德行，望本陇西，董狐之苗裔，因官此郡人也。曾祖道、祖绪，本州子录事；父骑都尉，器宇澄邃，局度洪深，礼教修于乡闾，仁风扇于里。福不仁，仪凤三年三月二日于家第，春秋四十有二。夫人裴氏，淑质凝辉，应凤祥而在则；芳姿湛彩，抚鸾舞以载规。闾里挹其辉猷，郡邑钦其礼节。春秋六十有九，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正月戊午朔二十八日己酉，窆于南董村东南一里之原礼也。嗣子立言，循陔动思，陟岵兴悲，执遗砚而长号，抱藏书而永恸，扶毁瘠之力，用叠高坟；分灭性之余，以崇棺槨。恐山移岸徙，勒石为铭。（《长治县志》）

○王府君墓志

君讳盛，其先太原人也。盖仲宣之后，因官为上党人焉。曾祖达，卓尔不群，气自天秀，恭而有礼，卑以自牧，谦谦君子，人无间言。祖广，禀质挺生，瑰资人杰，道无不适，学艺博通，耻州县之徒劳，守丘园以徇志。公幼而知礼，长能训道，乡曲先其孝悌，朋友许以信诺，盖百行而不乏，亦十室而有邻。加以教子义方，必依乎礼；垂其泛爱，不违于道。嗟乎！德行推先，善庆门积，诚可高门待封，何乃蒿里先归。且夫善人为善，自强不息，天之报施，何其显欤？春秋八十有六，以开元廿六年五月五日卒于私第。母郝氏，宣慈惠和，恭敏勤恪，挺生其质，廉静天资。以先天二年九月终于私第。继母陈氏，是曰慈母，训子从道，岂伯奇之能养，亦子骞之尽力。以开元廿六年八月卒于私第。以开元廿七年岁次己卯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并合葬于府南五里平原，礼也。山瞻壶口表永固于千秋；平临堆阜，冀不朽于万古。嗣子宗等痛高柴之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怨曾参之绝浆，七日几至亡躯。亦哀毁而骨立，痛魂灵之罔象。生事以礼，死葬以礼，式刊贞珉，纪诸芳烈。其词曰：

生代何几兮难留，风树不静兮何求。德音冥冥兮超忽，魂灵泉壤兮山丘。皇天惨惨，白日悠悠。泣谁怙兮谁恃，怨神道兮幽深。（《长治县志》）

○冯处士墓志

君讳元，字裕甫，上党人也，即冯亭之后裔。五岳开基，三元辉彩，功高翼汉，道克匡周，累叶相承，派流斯日。曾祖龙，齐任魏州长史，美政及人，祛飞蝗于千里；慈仁育物，宽峻法于三章。祖范，隋任夏州博士，拥座授经，得鸿名于北海；下帷慕道，□□腾令誉于关西。父裴，少好琴书，志穷山水，重暮山之饮犊，退朝歌之驰骏，德性恢宏，潜名不仕。君养志丘园，同陶潜

之五柳；居家孝友，异田之独株。每于书阁云消，动词章于白凤；墨池波靖，望笔海于飞鸿。白马临关，谢事急于即日；清琴向月，赤烛养于今晨。属以积福无征，易箴斯及，同两楹之应兆，若二竖之殃来，旬月之间，缠痾不愈，卒于私第，春秋五十有七。嗣子加辉，卜葬于城西南司马村西北平原，礼也。左临苍海，对蓬莱仙岛之宫；西望昆池，识汉帝石鲸之沼。呜呼哀哉，呜呼痛哉！其为词曰：

一从蒿里，永秘泉台。白马既往，非任不回。痛临川之已逝，感俗士之伤悲。（《长治县志》）

### ○郭柱国墓志

君讳盛，字德，太原人也。周虢叔之苗裔，郭之后，卜洛开宗，赋江流胤，分枝列位，政绩全殊。林宗入朝，驱麟折角；细侯敦信，竹马为期，备著缣緌，可略言焉。曾祖宝，任庆州华池县尉；父愨，隋朝举秀才；维岳降神，名章挺秀，敦诗阅礼，至操风云。君蕴三略之英谋，预七萃之行阵，往以龙游贝水，弃笔从戎；鹿尽中原，动兼武帐。回戈指日，挺剑冲星，勇烈冠于三军，忠赤衡于一旅。君智谋双美，文武兼资，时展效以鹰扬，得封侯于燕颌。言唯金石，气袭芝兰，嗅物许其用游，逊第闻于亲执。岂以百龄已尽，千月遽空；俄軫北游，奄闻东首。春秋六十七，开元廿八载四月廿一日终于私第。呜呼痛哉！何期然也。夫人冯氏，并妇德凤彰。母仪坚著，性谐琴瑟，道契埴簏楚剑双沈，梧桐俱死，春秋六十，开元十六载五月十三日终。男神安，开元廿六载二月十日终。以天宝九载岁次庚寅十一月丙戌朔廿四日己酉，合葬于郡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邻麦岫，右带龙山，南望雄峰，北临孤岭。嗣子神太修陔动思，陟岵兴悲谷变山移，刊石正记。词曰：

郭尹闻望，冯氏正洁。琴瑟两谐，潘阳双绝。勒铭兮幽泉，千载兮不灭。（《长治县志》）

### ○大唐故人诸葛府君夫人韩氏墓志（并序）

原夫蜀王贵胤，根英与金干双口；神气精粹，先宗乃帝位之次。下逮葛仪，为九江侯三闾大夫，其孙葛稚川，为蜀中散大夫。十七代孙诸葛韶颜，齐任光州太守、蓟州别驾诸葛。八代孙诸葛崇昌，锦州太守、雁门君主，入为弘文观学士。曾祖良卿，齐朝将仕郎，夫人敦氏。祖君尚，赤县尉、国子博士、汉州长史，夫人仇氏。君讳明，乐道丘园，逍遥风月，池台荫德，琴酒摅怀，放旷闲居，释而已。夫人韩氏，早闲妇礼，淑誉闺仪，堂堂然千古流芳，济济然万秋明镜。遂使神龙两剑，前后俱沉，仪凤双栖，一时零落。嗣子嘉亮，过庭不阙，习礼无亏，故能孝悌力田，和睦上下。女大娘等冰清洁己，贞顺无亏，名播于漳滨，志同列女。其余<角牛>类而长，坚乎竹柏，妙乎幼仪，长

闲高节，耿耿乎独步河朔，抗节乎雅超升于炳毅，挺和声于庭范。呜呼！坚金干于门首，立仁酋莘于云族。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君子道穷，滋洒徘徊。贤士并宅，太山其颓乎；贤妇兹久，梁木其摧乎！大地沧于积水天销于炎火，优哉悠哉，聊以卒岁。以天宝四载岁次乙酉十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以其年月日葬于故零泉县西北一里半平原，礼也。有古人之风，实先王之桑梓，左据沧海，右罗行山，前眺零泉之区，□仁背洪岩之{册}，考兹沃壤，建此坟莹。虑以陵谷会迁，桑田改变，刊石勒铭，乃为词曰：

英秀云枝，奇精昂竭。冰处日居，柳杨特绝。树似山峰，坟如大别。锦列西楼，银□粉雪。文武之道，盛光于试。宣义鹏轩，龙蹇凤峙。天生鼎族，众诸袭气。齐通即墨，赵让平原。□□之德，威振八藩。临宜制敌，虎视中原。□庞同□，万古千年。先天□□二月七日卒，妣开元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卒。

（石刻）

○大唐故安化郡马府君墓志铭

公讳元倩，字（缺六字）人也。□元命族，钟□承家，蝉联兰谱，可（缺三字）曾祖□，随州司马，祖隐，檀州刺史，考慈，藏卫尉大□公幼而□聪，长实茂异，孝为德本，忠能奉君，□里□□仁朋友深于信。年始十有三，属天子事于南郊，公以俎豆述职，厥有成绩，□从□于天官。无何，尉沧州乐陵，初筮仕也。□满，□潞州屯留，佐庶政也。更□宰庆时（缺字）功也。功洽于下，所莅□方谓悬望于（缺三字）奄从于逝水。呜呼哀哉！以天宝□年八月廿三日泣化于马岭之官舍，享年卅八。□摧梁木與榱空归，以二年二月胀安之毕原，礼也。胤子体温等，敢刊□□之铭曰：

松贾萧萧兮毕之原，蔓草□□兮□□山，问□□此地兮何可论。（石刻）

○大唐故襄阳郡襄阳县令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逞，字逞，荥阳原武人也。北齐开府仪同三司魏州刺史襄城公□五代孙，湘阴府君第四子，怀州刺史卢师丘之自出也。公性惟谦冲，天假忠孝，举措必由于礼，造次勿替于庄，笃信不亏，出言无玷，险讪皮者慕义以变节，赐悛者闻风而履顺，懿夫伯夷之操，宁出是乎？行己周身，才膺筮仕，以荫补左卫三卫，解褐授金州参军，次授汝州龙兴县丞。位当贰职，政优百里，恩惠浹于编，清俭播于中外。本道廉察使以公功绩尤异，特达奏闻，帝用嘉之，下诏甄奖，擢为京兆府奉天县尉。公既沐鸿造，弥励丹诚，提振纪纲，肃清人吏，投刃讷留于肯綮，遇物必造于精微。未逾旬时，已多弘益，且畿甸寮采，尽为英髦。属制命审官，使臣刘楚，按察使以公负不羁之才，出众人之表，因而升荐，复被恩荣，拜长安县尉。处繁理剧，常有若于优游，破坚摧刚，曾无避豪右。秩满，从常调，吏部侍郎裴方仰止高躅，比拟要官，公以太夫人在堂，乐土

关外，务于就养，不愿荣班，以此恳辞，，请为邑宰。裴公深所感叹，称于朝廷，即日授许州扶沟县令。结绶未几，酷罚俄钟，号泣无绝于时，水浆不入于口，则曾史至性，夫何异哉？服阕，授襄州襄阳县令。开元十五载四月遭疾，其月廿六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七十。呜呼！天不惠，哲人其委。夫人博陵崔氏，故郑州荥阳县令德义女也。作配君子，仅变星霜，未及梦兰之征，奄先同穴之祸。继室清河崔氏，故宋州砀山县处真之女也。克谐琴瑟，固有裕于宜家；敬慎威仪，实无惭于内则。嗣子洗、璋、，皆孝敬罔极，追远惟深，卜宅兆而至诚，卫灵而以萃止。以天宝十古载正月廿五日合于广武山之旧原，礼也。由是二灵信誓，能从皎日之期；三嗣因心，空结终身之戚。于以天长地久，谷徙陵迁，瘞贞石以勒铭，庶佳城之不昧。铭曰：

开国受姓，自周而昌。翼子谋孙，为郑之良。玉亲卫，铜章作宰。汉水岷山，人亡德在。上帝不吊，大贤运速。宅兆未安，思远再卜。日落新郑，风悲旧国。灵卫送终，荒阡及哭。存若浮，歿若休。时门古采，滎水东流。惟乐石兮斯刻，传令德乎百千秋。（石刻）

#### 古衍禅师墓志

大历三年三月五日，古衍禅师墓志。僧弟子达立于东院。移日，天雨花富地，白鹤来翔，传授南宗，承灯不二。□除心□，挺生白枢，法雨润人，坚冰苦□。雍城陌上，青草路傍，空闻天香，鹅珠在户，群生何仰。勒石镌铭，千秋长想，道成法通。知寂、空寂、真悟、道等，善寂。（《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二）

#### ○大唐故恒王府典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景秀，字景秀，其先太原人也。周文之胤，汉司午睡徒关内侯二十六代之孙也。公早岁从戎，文武兼备，克和忠孝，风骨稟然，器宇深沉，朋流翕袭，清规雅量，特立不群。授恒王府典军，赐紫鱼袋，冀峻节横腾，天机永烈，苍生有望，辅翼邦家。何图天不遗，夺我忠善，使魂归墅陇，魄散异乡，回望故郊，哀罔绝嗣。悲夫！以大历十一年八月三日遭疾，终于幽州客舍，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巨鹿魏氏，立性温和，秉志贞操，妇德备于仪则，恭让逾于古今。将谓琴瑟之义永迁，何乃先钟斯祸，悲苦重叠，凶衅聚门。以大历十年九月十三日寝疾，终于幽州别业，春秋六十有三。呜呼！卜兆良日，启殡有期，归葬旧坟，合付新椁，以其年岁在丙辰八月丙辰朔二十九日甲戌，葬于蓟城北保大乡之原，礼也。长女十三娘、次女明德、次女端严、次女净德等，零丁极塞，所向无依，号诉于天，縻愤肝胆，临穴哀叫，五内崩摧。恐千载之后，陵变谷移，刻石纪功，铭曰：

归葬伊何兮蓟城北，愁云惨惨兮黯无色。泉门一闭永不开，窀穸幽冥兮云

何极。桑乾上，燕台傍，万古千秋兮人自伤。（石刻）

○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彦，字怀彦，其先渤海人也。曾祖考燕，高上不仕，时号徵君焉。府君即是高道之长子也。府君钦承先训，少闻礼经，立信义于友朋，备教敬于亲戚。出言成教，从善如归，不羁名位之荣，自得逍遥之趣。呜呼！天命不降，降此鞠凶，以贞元廿年十一月十八日遘疾，终于青州益都县之私第，享年七十九。呜呼！存亡之数，生人常分，无足悲者。府君理家奉亲，纯孝至忠，睦宗族以敬让，御乡党以恩信，故其歿也，咸痛惜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三窆棺于郡城东南二里望沂乡之原，从宜也。夫人太原郭氏，誓言偕老，忽见孀居，昼哭口孤，哀而知礼。长子义恭，惟严孝以因心，欲报劬劳之恩，将修迁殡之礼。虑恐年代深远，陵谷有迁，乃刊贞石，勒之为纪。铭曰：

茫茫昊苍，幽远莫测。哀哀哲人，未始有极。大川东注，悲风不息。天地改容，山川元色。莹莹孝子，负土成坟。乌灵余歿，号叫难闻。凄凄孤垅，漠漠愁云。千零万古，闭骨泉门。（石刻）

○唐故吴郡朱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阳，字正中，其先承汉侍御梁公之绪，今为杭州监官县人也。祖讳初，父讳养，公即养之第四子。幼有壮气，长而敦行，世之仰也。公伏枕之日，二子左右晨夕不离，出不改容，入有忧色。奈何天之命也，呜呼！以永贞元年九月廿四日，终于此邑长平乡之私第，年六十有七。公娶闵氏，有子长曰亮，次曰清璇。毁不灭形，哀而执礼。以其年十月廿日，窆于此乡紫微山建莹，礼也。恐桑田改，而为志焉。词曰：

长风萧<sub>风瑟</sub>，悲乎松柏。一旦泉台，千秋永隔。（石刻。《唐代墓志汇编·永负一》）

○唐故天平军仗义将判官承奉郎试光禄卿飞骑尉赏绯鱼袋陇西郡辛府君太原郡王氏夫人合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仲方，其先陇西人也。皇考讳惟壹，历代绵远，英哲世生，修枝弈叶，荣爵不坠。其间或道长晦名，或学优登仕，楷模后世，衡镜当时，经济邦家，扶持社稷者，无代无口，青史具彰，此不洋载。府君即惟壹之子也，幼而卓异，不随徇于里童；长愈孤贞，乃标准于流辈。闻诗闻礼，克俭克勤，六艺备身，三端在己。事父母以孝敬无违，处弟兄而绰绰有裕。才年弱冠，投笔从戎，貂蝉委能，宾僚奖赏，遂补公为前职，故得名闻遐迩，道冠古今，职烈军前，官荣宪绶。谁料天锡永寿，遘疾东归，不幸以大和四年十月三日歿于青州私第，享年六十有三。元戎嗟叹，六亲兴哀，里巷辍音，友朋摧恸。府君礼娶夫人太原王氏，洞达诗礼，明闲妇仪，<sub>髻</sub>髻昼啼，克遵教诫。公有嗣子三人

，孟曰文庆，次曰宗汶，不幸早亡，季曰从皋。有女二人，长适杜氏，次嫁成家。夫人王氏不幸以咸通六年二月十三日遘疾，亦歿寢室，享年八十有八。志孝等天钟志行，孝道弥彰，泣血茹荼，几至灭性，遂用咸通九年闰十二月一日合葬于州城东北约二里驿城之原，礼也。伏恐陵移谷变，年代绵远，铲石烈字，而为铭焉。

贤哲君子，德行夫人。有贤有德，其体可遵。天何匪谶，白昼俄昏，丧此英淑，哀冤讵论。玄堂重启，以闭幽魂。陵移谷变，佳猷永存。（石刻）

○故来府君及夫人常氏次夫人郭氏墓铭（并序）

府君讳佐本，南阳人也。君平生志操，性本谦恭。岂谓穹苍降孽，忽遘私疾，俄终厥寿，权措故里，早分今古。夫人郭氏，年及乡 丽笄，父母礼适来氏，则母仪贞淑，妇德无亏。享年春秋七十有二。终于兖州。来君有子名叔庆。男女等灰心毁容，泣血匍匐，乃墨兆玄龟，露著灵筮，自南阳扶护故府君及夫人来就合附，以咸通十四年岁在癸巳十二月廿九日旦兖州瑕丘县普乐乡临泗城阴村郡城东北六里平原礼葬。叔庆痛见孤坟寂寂，松吹萧萧，又恐陵谷迁易，桑田有变，乃命功刻石为铭。铭曰：

穹苍苍天，日月高悬。□照六合，不照下泉。擗踊哭泣，（缺）。（《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一一〇》）

○唐故会稽郡孔氏府君之墓志

府君曾祖讳年代深远，不载乎名。先圻讳怀顺，本贯青丘人也。授职在军，任副将兼门枪官。次处班列，负竭力奉公，立忠信而谨节，三端身貌，仁出侪流，六艺道升，俯衙俱美，廿年前以归幽冥。夫人王氏，幼从笄，结发行齐，礼备贞贤，左于琴瑟。奈何不消仁德，便此去留为守孤儿糜经寒暑，胤子二人，是日从<至月>，孝道侍亲，名求荣禄，市易为徒，殷奉甘旨，前年暂出济涉波，□岁回来，疑存侍小疾命大夜。府君享年三十有八，去大顺元年四月廿八日终于私第。克取当年八月七日葬于青州益都县永固乡之原大莹内。永先娶妻董氏。二人至日合大礼毕。后娶任氏，女无乖，见存侍奉。有子一人冯哥。有弟一人从礼，调（缺）常宽弘佳志，黄天不，伤手足，吉日近。临安府张氏久从侍奉右存有侄二人；忙忙、女妹妹。昔府君安座宅，永□玄室，大礼以毕。后恐桑改易，固变移，故阡石为记，以俟他日。词曰：

府君行坚，立性难□。为情昊浣，语无宿言。济人拔苦，慈善心宽。而车启路，坟座高原。闾里伤叹，朋友追攀。骨肉相送，六亲哀怨。孤坟寂寂，悲风落然。一住归于蒿里，永另万岁千年。（石刻）

○唐残墓志

（缺）十一年，以贞元三年岁次丁卯合于卫州卫县君子乡平原旧莹，礼也





之职，相国同之，太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并在其下。”《宋书·志》曰：“太宰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也，太傅、太保同之。”就此等文案之，相国、太傅、丞相、太宰等，位冠百僚，掌殊掌职。本朝大政大臣，可当汉家相国等。又《大唐六典》曰：“三师训导之官，大抵无所统职，无其人则阙之。三公论道之官，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已曰无所统职，又称无其人则阙之，可以唐三师当大政大臣，唯我朝制令之意，大乖大唐令条。何者？唐令三师、三公，独专其官，不备尚书省之官员。我朝大政大臣，虽无分掌，犹为政官之职事，斯其所为大乖也。元庆八年五月九日。

○为藤大纳言请减职封半状

右臣氏宗伏奉恩旨，忝授大纳言。身居非据，位在具瞻，衔胆栖冰，惧无与二，重以就列槐棘，封户八百。割土之赏，臣既知其不功；欺天之罪，臣未计其所避。鬼神恶盈，况於人乎？望请职封之中，半将资公府之礼节，唯所遗岁入犹足，又伏腊还，恐朝家以臣为不知分量矣。不胜恳款抗言以闻。贞观八年。

○为右大臣请解左近卫大将状

右臣氏宗言：先修表状，辞让重仍，愚诚虽尽，遂不听省，兢悚之深，心肝如刻。大将者，国之弓马，君之爪牙也，若无其人，国失兵机，君失武备焉。氏宗泛览官寺，点阅府寮，或有缺职连年犹无患者，或有空官数月而无忧者，至於宿卫岂夫可。然古之圣人，安不忘危，先声之谈，自备非常。氏宗老病相迫，筋力已衰，月弦暗委埃尘，霜锷空悬蒲柳。三思既毕，十上何劳，不独营己，专资患国。伏愿特蒙天鉴，避路後贤。贞观十年四月十二日。

○为源相公请罢右卫门督状

右金吾之职，位望惟崇，臣忝得居其任，皇恩不可以测。臣自去春首卧病私门，未效药石之一功，已见风景之三改。仰思凤阙，悲不重趋；空抚龙泉，恨无再带。伏望殊降鸿恩，幸垂天量，解罢臣职，消损物讥。若今游魂可招以息，残气得养而留，然後输恳诚於明时，竭忠节圣代。不堪至情，修状以闻。贞观十二年。

○为源相公重请罢右卫门督状

右臣生去十五日修状，伏请罢右卫门督。精诚不达，天听逾高，臣之愚款，抑而不许。臣病根差结，药石无功效之期；魂气既浮，衣冠断趋拜之望。若带官班，空填沟壑，不唯负讥於下地，亦将得罪於皇天。臣尽命重苏之时，枯骨重肉之日，灰身粉骨，是臣愿也。伏望特播弘仁，再回圣虑，恩诏一降，察臣累闻。不堪恳至，重修表状。贞观十二年。

○为右大辨藤原山阴朝臣请罢所职状

右臣山阴江奉去月廿九日诏命，以臣任右大辨，心肝失据，冰谷增危。臣业废文章，性无政事，幸过覆焘之包容，久偷禄位之过溢。况官惟崇望，职即要机，量其力，思其列，显臣朱愚，累臣白罪。加之臣先上表状，请罢右近卫权中将，虑无他贰，专志在侍太上天皇。诚概才通，适赐宽裕，今当此重任，更追先请。人臣之节，贵其有终；犬马之情，何为默止。伏愿殊回照览，解罢所职，苍天苍天，察臣恳款。不堪屏营之至，冒昧以闻。臣山阴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贞观九年闰二月十日。

### ○请参议之官定为职事状

右伏见今之参议，古之观察使也。考录无法，官位不明。谨案《续日本纪》曰：“大宝二年四月，从三位大伴宿弥安麻吕、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从四位上向朝臣麻吕、从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古麻吕、小野朝臣毛野参预朝政，本官如故。”又省去大同二年五月四日问曰：“观察使无官位相当，仍不注兼字，而或云可注兼字，何以为正？”明法博士赞岐广直答曰：“虽无相当，官员既备，仍须注兼字。”弘仁七年六月廿五日问曰：未得解由之参议者，预厘务□□判事物部敏久答曰：“参议之号，不载令条。但大政官去延历八年八月廿日下民部省符称，得省今日十三日解称，被大政官去六月一日符称，参议正三位佐伯宿弥今毛人去月十日致仕已毕，省宜承知依例施行者。仍捡案内无有依致仁赐收参议封之例，今不知行状，谨请处分者，被右大臣宣称，奉敕宜准职封减半，自今以后，永为恒例者。”今据此符，参议准职事例，然则未得解由不预厘务。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问曰：“前太宰帅参议从三位多治比真人，身带参议，不预他职，考禄之法，未知所云。”明法博士兴继人答曰：“大宝二年始敕任参议朝政，然则可谓职事，准据令条，可预考禄，但相准官位，事须处分。”夫则大宝初置之日，即云本官如故，大同决疑之时，又曰须注兼字，又未得解由之人不预厘务，不带他职之辈，可给考禄之状，明法曹司勘申先毕。加之顷年之例，自职事拜参议者，至兼本官，必有宣旨。遭丧解任之徒，夺情复任亦降敕旨。况所食者职事之封，所载者除日之簿，号之职事，所据非少。但格式未立考禄马断之法，官犹无相当行守之文，此其或可论非职事之故也。若果谓非职事，则三位参议不带余官者，当无家司，所以为非职事三位也。爰知可称职事，所据已多，论非职事，或有牾。望请被定官位考禄等之式，永为职事官。谨奏。元庆六年七月一日，为式部少辅为省修此状。

### ○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

〈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

右《考谭令》曰：“凡秀才试方略策二条。”谨案此令，问条有限，证事无期。仍天长以往，一问之中，多者四事，少者三事，尤少者每问载一事，才

足於二问。通而计之，遂留二事。承和以来，二条之内，少则十二义，多则十六义，至多则一句含数义，犹谓之一征。分以言之，已及三十义。後文前质，理固虽然，陈力展材，何无程里。请立新制，将劝後贤。

〈律文所禁可试问否事〉

右《职制律》曰：“凡元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一年。注曰：“私习亦同。”然则律条所制，不得贮其书，亦无习其术，已云不习，何备试问？唯年来之例，被敕策问者题下，问中时触禁忌，然而问者无辜，对者无咎，此问之事，可谓生常。今之学者，动设巢窟，不独安己，将又窥人。假令问者依例适发其微，对者固称畏法不习，则得否之决，将至申诉，诉者稍得其理，问者反坐其罪，罪科之间，不可不慎。请豫降处分，令问答如流。

〈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

右《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其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颇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目，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

以前条事如件，臣某职忝铨衡，官兼贡举，苟居其任。况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至件三事，迷途未辨，伏请处分，谨奏。元庆七年六月三日。

○勘奏神泉宛白状

右谨案《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时，上林苑有白鹿，以发瑞应。”又《考经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白鹿见。”宋均注曰：“应宴嘉宾。”然神泉者，古之上林苑；嘉宾者，则今之渤海客。以今稽古，应在明时，图谱所存，宜为上瑞。臣伏奉敕，勘申如右。谨奏。

○为侍从等请引驹日赐幄座状

右侍臣之职，陪从惟务，大小宴游，座席随设，唯至引驹，未有前例。虽然，当日早朝，会集本所，乘輿初出，行列如常。比至马场，出居大夫高升殿上，辨少讷言引就幄中，诸卫府并临时修阶下之辈，各有所守，容身就地，自余侍从，东西分散。及还本宫，不遑赴集，所司每加严呵，闭口不敢措词。寻其所以，怠由无座。望请别赐幄座，将备祇候，送日之资，储在本局，事须递相往还，不空幄下晚头就例，陈力无疲，谨请处分。元庆七年四月一日。

### ○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

右谨检大学诸道博士明经之学，所习惟大，故官无暂旷。五人全备算明法书音等，生徒虽少，常补二员。文章则学业非小於明经，博士犹同於书算，非唯乏少，又阙一员。（某）天性之暗，人人难堪，方今硕民列，既有其人，伏望被补件阙，共济杂务。元庆八年二月廿五日。

### ○为在中纳言谢民部卿状

右臣行平伏奉今月九日诏旨，以臣为民部卿。恩暄冬日，惧切春秋，三省而惭，一身无厝。臣谨检人民损益，仓库盈虚，虽系国吏之常忧，复关所司之明察。故既往任此职者，皆是详通政事，广蹈吏途，金曰之容具瞻所属而已。臣累佩银鱼，久忍尸素。纵期粉骨，已无才智之可施；空叩丹心，唯有老病之相迫。上畏元鉴，下愧苍生，伏愿陛下曲回圣恩，罢臣所职，勿俾微臣为天工之盗，机要为闲旷之官。元庆八年三月廿一日。

### ○请解职状

右臣某伏奉昨日任藏人头之敕旨。梦中之想，经晓犹迷；冰上之行，向春欲陷。臣谨检近代之例，天安藤原良绳、贞观藤原家宗同山阴仁和平、正范藤原有穗源元、当代藤原时平同高经原希等，或出自潢流，或生於鼎族，其德也堪守芝兰之种，其威也足率鸾凤之群，未有凡夫懦士之能当此任，以遗其名者矣。臣罢官南海，归命北辰，枯苑更华，死骨重肉。驯阙下而趋拜，分已无涯；列侍中以周旋，恩何不翅。古人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臣自谓褊衣短裳，亦复慎之，况其职之乖人望乎，况乎其任之违天量乎？伏愿圣主陛下停臣所掌，更选其人，勿俾跛妄触仙栏，腐鼠初禁省而已。纵使臣凌崩浪於鳌头，臣岂敢辞命；纵使臣蹈畏途於虎尾，臣岂敢惜身。唯此非据之职，臣之所不知也。宽平三年二月卅日。

### ○重请解职状

臣不堪件职之状，以去二月卅日上奏，右少辨希传敕旨云：“事须先举可替人，然後辞退件职。”又奉口敕云：“早从职掌，不得阙怠。”自尔以来，渐十六日，进退周旋，莫不违礼，奉行宣下，皆斯失常。加以某去三月九日任式部少辅，今月十一日兼左中辨，此两个职，过分逾涯。况复直泷口撰书之所，候御前侍读之唤，所带者二官，所勤者两役，虚琐之才，难可兼济。望请特被殊优，将解件职。然则宠光之中，暂全伤翅；恩泽之下，久养枯鳞。不堪至诚，重请处分。宽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

谨案在唐僧中，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讷等所到之录记，大唐凋弊，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中虽区区之旋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

，岂非习性。臣等伏检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被，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款诚，伏请处分。宽平六年九十四日。

○请令议者反覆检税使否状

检税使始议之日，臣奏曰：“臣所见只赞岐一国也，以彼国之风论之，若遗此使者，颇有物烦欤！”其日大纳言源朝臣以下二三人，同有不快之气。其後令重议之场，大纳言奏所勘定剩物之内，若半分若三分一，适被返给，於事无妨。参议源希朝臣等，意虽无所专许，偏被引公益，遂无所困难。臣某亦复如是。其後使定之日，臣须暂谏止其点使事，尽愚心以穷可否。而未得量决之间，依有所疑，犹豫不奏。议毕之後，伏思起虑，欲罢不能，其间一两治国能知政术者，乍闻此事，无不愁闷，越前守小野朝臣葛弦等是也。又不纳言以下，虽奏无妨之状，於今犹有内难。臣厚蒙国恩，早升高官，人之所不安，曾不可隐忍。凡此议初起之由，为勘出帐外之剩物，以相补国用之不足也。以名言之，公益甚多，臣始不固难之故是也。以实论之，物烦不少，臣今所重请是也。何者？天下诸国，其俗各虽小异，其政孰非一同，况乎世衰国弊，民贫物乏，是故或国司乖文法以回方略，违正道以施权议，虽动不为己，其事皆犯法。臣今举三条之否，谨待一览之用。

○复奏囚人拘放状

右臣某月十三日谨奉口敕云：“去十日令检非违使，别当从三位中纳言兼行左卫门督源朝臣，勘录左右狱中系囚之数。十一日录奏既讫，须朕亲到狱对放遣，而德不及古事未宜。今汝者朕之近习也，大师也，列见罪人，依实拘放，令如朕之所念者。”臣伏奉敕旨，十三日早朝，率从五位上守左少辨源朝臣唱大外记正六位上多治有友、左大史正六位上大原史氏雄等，会集右卫门府升殿。於时左右捡非违使佐以下，召列罪人等，祇候南门外大路。臣召使等先令辨申所犯轻重，使等勘会日记过状，一一执申。其犯重其罪名者十六人（左十一人，右五人），二人先死，其遗十四人即加防援，各还术狱。其犯有疑其罪未定者四十六人（左二十八人，右十八人），令使等计列南门之前，臣率辨以下及捡非违使等，著门中坛上胡床。即口宣曰：“奉敕罪人，汝等或被疑杀人、伤人、强盗、窃盗，或被告伪印、强奸、投石、放火，如是等罪，科法有限。今如闻有司搜实情之间，空送二三年，狱官寻证难之内，纵经五六月，须虽累年序，难积旬月，愜定其犯，明立其罪，任理出入，随事拘放。然而别有所念，直以放免，汝等重有所犯，後日曾不宽宥者。”罪人等共称唯，或伏地呜咽，或仰天嗟叹，敕使府官道路见闻，不胜感泣，拭泪而归。臣某顿首顿首死

罪死罪，伏录事状。宽平八年七月，中纳言。

○为藤相公请罢职状

右臣高藤谨言：臣伏奉去年十月二十六日诏旨，以臣被任参议之列。臣激励愚性，扶持病身，晨昏备员，左右从事，而衰老迫事，宿疴弥倍。计不上，则拜除之後及三百日；量其力，则弱之中过六十年。纵使皇恩忍以无咎，如何天鉴明而不容。思之顾之，以畏以慎，伏愿特降宠光，罢臣参议，不胜至款，修状抗闻。宽平八年某月某日，参议从三位行近江守臣藤原朝臣高藤。

○请特授从五位上大内记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管根状

右臣某谨寻事意，去宽平五年四月二日，东宫之始，太上天皇敕臣曰：“此般东宫，每事省略，仍二员学士，阙而不补，汝已任亮，兼供执经云云。”臣顷伏奉纶旨，一身两役，而所守忽剧，遂违敕命。爰至於十月，以臣不遑执经之状，奏闻太上天皇，即举件管根，令听升殿。管根昼夜恪勤，上曰明日，每当顾问，应无私，纵容之次，宿侍之间，引经传以发睿情，搜章句以催文思。其所奉授者《曲礼》《论语》《後汉书》等，秩卷有余，以口奉习之类，不可胜计。加以管根对策及第之後，七个年於今也，准之前例，谓为晚成。况年四十三，多後等辈，伏愿特蒙天鉴，叙之上阶，一补成业之旧功，一明侍读之新赏。宽平九年七月日。

○请令诸纳言等共参外记状

右臣某谨检去宽平九年七月三日让位诏命曰：“大纳言藤原朝臣、权大纳言管原朝臣等，可奏可请之事，且海其趣奏之请之，可宣可行之政，无误其道，宣之行之者。而诸纳言等，疑以为奏请宣行，自非两臣更不可勤。”臣再三反覆诏旨云云，奏请之人，虽称所指，寻常之务，无止诸卿。加以臣业有文书，欲伺闲以传授，身非木石，思寄暇而摄治。藤原朝臣独自从政，何堪每日频参之役。伏愿太上天皇陛下去年诏命之意，察今日申请之诚，宣喻诸纳言等，相共令参外记，然则庶多繁多，暂无拥滞，群臣激励，俱致恪勤。昌泰元年九月四日，权大纳言正三位兼行右近卫大将民部卿中宫大夫管原。

○决诸纳言所疑状

臣某谨言：伏奉今月十八日敕旨，诸纳言之所疑，一朝冰解；让位诏之攸指，千载日明。臣素性虽劣，丹诚最深。奏请宣行，尽忠不敢回避；养身传业，随状将得优游。臣悦至焉，臣愿足矣。昌泰元年九月十九日。

○请罢右近卫大将状

右臣某出身儒馆，偷职武官，三四年来，罪深责重。伏愿圣主陛下曲降鸿慈，罢臣大将，不胜悃切之至。修状以闻，昌泰三年二月六日。

○为藤大纳言辞右近卫大将表

臣氏宗言：臣伏奉恩制，得备宿卫，光宠自天，惧心无地。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才非文武，智谢股肱，忝假纳言之名，空窃大将之号，一以惭於过分，一以耻於非据。况乎桑榆景暮，蒲柳气衰，仅可陪缙绅之臣，何堪预陛戟之列。仍先再修上表，请解右大将，遂无闻天之声，逾益伏地之恐。臣以为甲冑未必忠信，忠信自为甲冑，望请解罢所带，避路於後贤，臣尸素可以除，臣愚丹可以尽。不胜恳款，抗表以闻。贞观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三位守权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藤原朝臣氏宗上表。

○为大政大臣谢加年官赐随身第一表

臣良房言：伏奉今月十日敕旨，赐臣以食邑如旧，命年官准三宫带刀资人随身兵仗等事，荷恩不力，衔眷无间。（中谢）臣闻大政大臣者，上理阴阳，下经邦国。一人有庆，师范犹施；四海无波，仪形自用。而先帝不弃臣庸琐，委此崇班，纯阳未免履冰，腊月逾添流汗。自愧形影，深执谦。唯许减封三分有一，又随身兵仗等事，虽旧贯，臣不敢当其仁。年官则恩是新情，臣未堪为其首，故臣并固辞，以视不虚受。今陛下更宪章先帝，重先慰鸿私，忠诚不移，先後惟一。臣欲推贤以避路，何私陛下公选之官；将扶老以干城，何分陛下宿卫之士。况比年调和偶，水旱重仍，仓廩少礼节之资，城池失金汤之险。故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圣主下敕曰：“服御常膳，并宜减撤。”同年七月二日，又公卿上奏曰：“五位已上封禄，亦暂减折。”其议未复，其事犹存。岂君臣偏好卑谦，盖内外共待丰稔。若以斯时，全食彼邑，斯耻格於先帝，而取嫌猜於当时也。且尸素者天夺其鉴，充盈者鬼瞰其家。温饱有余，何以忘止足；年龄已暮，暂欲养游魂。臣所以不奉遵公私兼济而已，不任恳款屏营之至。谨修表状陈让以闻。贞观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大政大臣从一位臣藤原朝臣良房上表。

○为大政大臣重谢年官随身第二表

臣良房言：去十五日，中使中纳言藤原朝臣（基经）至，奉宣圣旨，返臣上表，将遂先敕，频苦刻肌，再惭蜚耳。（中谢）臣自谓功之轻薄，鸿毛则其重万钧；赏之深渊，鳌海则其浅三尺。盖荒年祭祀，礼不必充丰；歉岁威仪，事或从俭约。今陛下藜羹自存，王公茅土且减，臣全不食邑之意，将断先己之嫌，若事不得已，义可必行，五稼登年，群臣复旧，然後同享所减，臣愿足矣。又陛下不许臣就私第，赐直庐於禁中。霜仗百重，随身何用；虎贲千列，带仗安施？臣所以固辞，亦复在此。臣所有一两仆隶，皆是陛下幼年之侍童也，随分得官者，或年三四人。陛下以为慰旧功力，臣以为拜家数人，未报万乘之先恩，何拟三宫以新制。臣持心不重，暂欲乐地中之山；禀质犹轻，恐不为风下之草。今不堪恳诚，重表以闻。贞观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 ○重谢年官随身第三表

臣良房言：丹款无遗，紫泥不测，事之嫌，志之执，至於再，至於三。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臣伏惟满两不倾者，未闻百器之一器；贵而能久者，谁见万家之一家。臣云汉昭回，位望期极，天颜咫尺，恩宠有余，臣所以固辞崇赏，亦复一如前表而已。殊恨桑榆景薄，蒲柳秋深，虽有肝胆之精勤，而阙晨昏之供奉。纵使臣封至连城，富为润屋，岁入之多，家门可无游用日用之费，伏腊今有几回，时不可留，心不可转。臣输陛下以忠诚无二，陛下赐臣以眉寿且千。又如敕旨，则陛下自有忘德之嫌，归臣多以好谦之责，昧死无地，眉目何施？而事为国不为义，向公不向私，将分忧织妇，何取笑樵夫。臣枯骨之余，请训苍昊；臣寸心之重，愿带黄河。今不堪精诚之至，累表抗闻。贞观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 ○为大学助教善渊朝臣永贞请解官侍母表

臣永贞言：永贞当年负笈，壮日成功，乃心於王室之前，叉手於黎民之下。臣母妾今年八十有五，凯风南吹，薄暮西夕，医虽三世，药虽万金，施之游魂，有何一效。臣闻侍养之道，律令有文，子孙尽之，然後旁达。臣被天摩折，终鲜兄弟。臣弟少外记爱成，身居显官，才亦可用。臣为大学助教，十五年来，圆冠非中身之服，函丈是游手之资，羊质虎皮，名留实去。夫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居官以养，异於委亲。然而君臣绝道，爱敬不可两全；朱白殊门，忠孝何以兼济？臣先是帝城之外，有一小园，茅屋数间，草莱三径。樵苏之费，不佣力以何供；藜藿之羹，不假地而欲荐。此是区区之尺土，足侍老母之余年。弟爱成出为魏阙之臣，臣永贞入为寒闺之子，或家或国，共是王臣。伏惟圣朝为民父母，以孝行治，政不及旦暮之人，恩先遍期颐之老。昔令伯为祖母辞官，晋帝无不省览；臣今为所生解侍，陛下何敢依违。纵谓臣去官，请察多士之居於臣後；谓臣专孝，将见求忠之心於臣门。若桑榆遂落，髀骨长归，斂手足形，乃尽臣节而已。今有胜鸟鸟之情，昧死以闻。贞观十四年。

### ○为右大臣谢官表

臣基经言：基经伏奉恩旨，以去八月十五日任右大臣。仰思注意，望辰极以魂亡；俯具瞻，揖丞黎而颜厚。臣某诚惶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银黄滥服，菽麦弥昏，欲报光宠於昊苍，更累崇斑於尸素。况乎《礼》之强仕，臣齿未满其期；《书》之阜成，臣能未及其事。昔甘罗之一十余二，以多智不为少年；今微臣之三十有七，以无才犹谓太早。伏愿陛下鸿慈，听臣愚悃，退臣所带，俾槐路绝旷官之声，华门得税驾之地。不胜至诚，上表以闻。贞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 ○为小野王谢别给封户第一表

臣某言：去九月二十一日敕旨，赐臣百户之封，以助斋乍之费。仰承温煦，未悟比量。（中谢）臣往年病发，沉困不归，谢簪缨於帝城，约香火於释众，菩提一念，身虽在草庵之中；空观六时，心未离魏阙之下。大致臣合门万事，皆随省折，灰冷之服备避风，菜茹之食资送日。若更蒙新赏，犹满旧封。水石幽闲之地，有嫌於贮藏；烟霞晚暮之家，无节於游用。陛下宠光不翅，恩之又恩甚深；臣虚受非功，过而再过惟重。伏愿陛下察臣丹款，照臣素情，卷中於九重，留上腴之百户，臣愿足矣，臣望称焉。贞观十年十月十九日。

○为小野王重谢别给封户第二表

中使右近卫少将平朝臣正范至臣草庐，宣传口敕，推心出言，中情自见；量分辞赏，上表无听。臣葭莩属贵，磐石封高，将系电於残魂，奄侈元流於遗教。王臣匪躬之义，念念逾真；佛子行道之勤，生生何慢。至彼晓岚萧飒，读诵经行；涧水潺湲，优游自得。斯则所以陛下不咎臣入道，俾成臣本愿之故也。何更家蓄万钟，空待山鬼之敢；室无悬磬，长失野夫之闻。陛下鸿慈，愿赐照察，臣之幸矣，不亦悦乎！无胜款重累以闻。贞观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重谢别给封户第三表

去月二十六日，中使左近卫少将藤原朝臣有实至，谨奉敕答，宣喻殷勤，泪汗俱下。（中谢）臣昔带职从事之日，冠盖无非圣恩；今移病出家之时，衣钵皆是官施。一死一生，或出或处，若负恩德，明神亟之。臣伏案去十月二十三日施行诏书，戏督州吏，掩水伤之尸骸；书拾郡民，复风害之役。自古圣帝明王，未闻无灾，唯在克己复礼，谓之有道而已。方今如纶命之旨，养臣以孔怀之亲，陛下既忧国家，小臣岂安寢梦。嗟！臣乡栽松竹，寒而不可裁衣；产业香华，饥而不可充食。然犹庶几手掬山宛，以备粗税之逋悬；肩舁野蔬，以助黎民之炊爨。曷为当此有损之年，空受无功之赏，使陛下取名於私亲，小臣忘义於知止，纵天下讥不载於口，而臣独自不惧於心乎？伏望特赐优恕，察臣愚款，臣寄生者陛下，将终始於一心；臣师事者世尊，何屈申於两舌。不敢饰谦，恐处违敕，慈悲哀愍，必垂听许。不堪悃诚之至，重以上表拜闻。贞观十六年十一月。

○为工部卿请罢所职表

臣忠良言：中使官姓名至，宣传口敕，抒臣退官之情，加以温慰之辞。臣位高二品，年迫六旬，宠光之恩甚深，报国之力既屈。亦气离魂魄，王母甫降而不治；病结膏肓，扁鹊重产而何益。望阙呜咽，冠带不由，命矣皇天，使臣固疾。伏愿陛下内照睿情，外顾人议，以赐优放为臣长生之术，以察愚诚为臣不死之药。不堪悃款，重累抗闻。

○为右大臣重请被停摄政表

臣基经言：中使右近卫权中将藤原朝臣山阴至，奉传敕旨，仰止臣请，不知愚款之乖圣怀，更疑微诚之逸天听。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位贵官重，皆是陛下之殊私；禄厚封高，亦复陛下之绝宠。殊恨淹引日月，偷安非服，不意纶命乍降，属以重寄，纵令陛下责臣以有一割之刀，而复臣诉陛下以无再全之锦，不独顾身，亦能思国。以臣思国之虑，将尽报主之情，陛下推而察之，莫重臣罪。臣以为春苍夏昊，犹是一天；朝东暮西，未为两日。伏愿臣心不离魏阙，将致今上臣子之忠；臣身常侍仙阶，天失亡叔临终命。臣谨检故事，皇帝之母，必升尊位，又察前修，幼主之代，太後临朝。陛下若宝重天下，忧思幼主，则皇母尊位之後，乃许临朝之仪。臣竭力施功，不敢懈缓。臣诚尽矣，臣愿足焉，不堪悃款之至，累表上闻。贞观十八年十二月五日。

○为南大纳言致仕表

臣年名言：臣闻年满致仕，人臣之礼也；气衰发病，人生之命也。气衰年满，臣既知之，知而忘之，未免重责。（中谢）臣位升三品，职至纳言，前兢却惕，冰渊意危；昨是今非，犬马齿截。臣平生以为性虽愚蒙，止足之分，不敢逾矩；力虽喘息，贪进之间，不敢从心。至於陛下即位，春秋甚富，臣不忍逐孤云以归髀骨，苟且延数日而报国家。岂图心事不谐，困病乍发，淹沉未几，魂气如离。臣自谓茅土封高，皇天降谴於阴罪；康衢漏尽，冥鉴结罪於夜行。臣八百户之恩，死而不朽；臣七十年之帮考以几时。伏愿陛下赐臣放归，优臣先老，以闻恩许为药石之效，以蒙敕裕为招复之方。臣欲荷表函以奏阙下，起居不辨，冠带无由，故谨遣男从五位下内藏助良良臣抗表以闻。贞观十九年四月八日。

○奉敕重上请不减御封表

臣讳言：伏奉敕旨，减折御封。不恭承而止，畏切栖冰；欲才甘默以从，诚亏底露。（中谢）臣闻天之与人，孝子业在谐命；事之随理，愚夫慎其有常。故一天下之至尊，臣不拒前敕於童稚；二千户之甚少，臣能稽旧章於志成。而今枉降中使，重叙睿情，才纳半封，更增掎挹。臣谨计入租，伏量输贡，若任土非实，恐支用或虚。陛下纵损全数，虽有谦之德；臣遂从折分，既忘爱礼之义。况皇天贵诚不贵物，臣子为道不为身。陛下臣之皇天也，请将竭诚於方寸；臣陛下之臣子也，请不失道於小铢。伏愿鸿慈回照，鉴臣血诚，仰云霄以竞惕流汗，临渊谷以累表抗闻。元庆三年二月十七日。

○为公卿贺朔冬至表

臣基经等言：臣闻潜鳞游泳，乐春水於和风；稚羽来宾，拂晓云於秋月。彼微情之二物，犹感奉天，况在位之群臣，谁忘钦化？臣某等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夫三象知诚，四驺得道，斯乃寒温之平也；双离合璧，五纬连珠

，斯乃至哲之事也。臣等谨案历日，十一月丙辰朔旦冬至，稽之旧章，理诚宜贺。伏惟皇帝陛下钦若无掩，升惟馨於昊天；敬授不偷，袭其自於黎庶。益古先帝之希有，旧史氏之所罕言，陛下所得之明德，至矣猗欤！日则南至，陛下向阳之美可观；星惟北拱，臣等诣阙之诚何切。圣寿无疆，明时有瑞，不胜舞拜表以闻。元庆三年十一月一日。

○为尚侍源朝臣全姬请罢职表

妾全姬谨言：妾先陈悃诚，请解所职，重年远隔，单素难通，一二年来，逾增颜厚。今妾位崇三品，龄迫七旬，将假脂粉以从事，紫闼非扶杖之庭；欲催绮罗以勤公，丹悃惭悬车之义。妾不敢谦退，白日惟明，妾亦无饰词，苍天在上。伏愿殊垂降鉴，听妾诚请，避高班於贤路，养残气於幽闺。妾全姬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无庆四年。（以上见《日本图经》）

☆僧空海

空海，《拾遗》卷七十二有传。

○献书表

《刘希夷集》四卷。右伏奉少内记大伴氏上宣书取奉进。但恐久搢挥翰，笔不胜意，不勉强书，空汗珍纸。

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於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当今尧日丽天，薰风通地，垂拱无为，颂德溢街，不任手足，敢以奉进，庶令属文士知见之矣，还恐招耻辽豕。

《贞元英杰六诗》三卷。元是一卷，缘书样大，卷则随大，今分三卷。文是透逸之文，书则褚临王之遗体也。比属临池之次，写得奉上。

《飞白书》一卷，亦是在唐之日，一见此体，试书之，虎变为犬，虽未成功夫，比之献芹。伏愿天慈曲垂一览，不任葵藿之至。谨遣弟子僧实慧随状奉进。轻黥宸严，伏深战汗，谨进。宏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献墨本十部表

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大王诸舍帖一首、《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铺、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释令起八分一帖、谓之行草一卷、鸟兽飞白一卷。

右虽轻乏，敢表丹诚，但恐轻法尘圣览，招耻辽豕，谨随状谨进。宏仁二年八月，沙门空海进。

○献毛笔表

毛笔四管。真书一、行书一、草书一、写书一。

右伏奉昨日进止，且教笔生坂井名清川造得奉进。空海於海西所听见如此，其中大小长短强柔齐尖者，随字势粗细，总取舍而已。简毛之法，缠纸之要

，深墨藏用，并家传授讫。空海自家试看，新作者不减唐家，但恐星好各别，不允圣爱，自外八分小书之样，拓书临书之式，虽未见作，得具足口授耳。谨附清川奉进，不宣，谨进。宏仁三年六月七日。

### ○献杂文表

《急就章》一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一诗）卷、《朱千乘诗》一卷、《杂文》一卷、《王智章诗》一卷、《赞》一卷、《诏》一卷、《敕》一卷、《绎经图记》一卷。

### ○献梵字并杂文表

沙门空海言：空海闻帝道感天，则秘录必显；皇风动地，则灵文聿兴。故能龙卦龟文，待黄牺以标用；凤书虎字，俟白姬以呈体。於焉结绳废而坟灿烂，刻木寝以五典郁兴，明皇因之而宏风扬化，苍生仰之而知往察来。不出户庭，万里对目；不因圣智，三才穷数。稽古温故，自我垂范，非书而何矣。况复悉昙之妙章，梵书之字母，体凝先佛，理含众智，所以三世觉满，尊而为师；十方萨陲，重逾身命。满界之宝，半偈难报；累劫之障，一念易断。文字之义用，大哉远哉！伏惟皇帝陛下贯三表号，减五称首，道迈规矩，明齐乌兔。露沉文下，六合无为；风动琴上，一人垂拱。玉烛调化，金镜照耀，所谓轮瑞之运，於今见矣。空海人是瓦砾，每仰金仙之风；器谢巢许，久卧尧帝之云。窟观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每见苍史古篆，右军今隶，务光韭叶，杜氏草势，未尝不野心忘忧，山情含笑。谚曰：“奴口甘，郎舌甜。”敢因斯义，欲献久矣。然犹狼籍污秽，还恐触尘圣眼，微诚潜达，先闻於天。伏奉布势海口敕，欣踊缮装《古今文字赞》、右军《兰亭碑》，及梵字、悉昙等书都一十卷，敢以奉进。伏乞天慈不嫌涓滴，一览飞尘。伏愿陛下披梵字，梵天之护森罗；再阅神书，神人之卫逼侧。达水遥浦，忽入封疆；嵩山岫，来受正朔。常住之字，加持不坏之体；遂古之民，击耕於今辰矣。龙瑞纪官，永豫枯射；凤祥名职，放旷金阁。轻黥旒，伏深战越，沙门空海诚惶诚恐，谨言。

《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昙一律师碑铭》一卷。宏仁五年闰七月八日，沙门空海进。（以上并《遍照发挥性灵集》四）

### ○献诗表

沙门空海言：去六月二十七日，主殿助布势海将五彩吴绫锦缘五尺、屏风四帖到山房来，奉宣圣旨，令空海书两卷《古今诗人秀句》者。忽奉天命，惊悚难喻。（中略）对山握管，触物有兴，自然之应，不觉吟咏。辄抽十韵，敢

书於後。伏乞天慈宥其罪过，幸甚幸甚！谨所书屏风及《秀句》本，随表奉进，轻黷圣览，伏增流汗。沙门空海诚惶诚恐，谨言。宏仁七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图经》引《宏法大师正传》）

☆观贤

观贤，日本僧。

○奉勘空海遗迹状

勘申真言根本阿梨入唐，求得法文册子三十帖，如本可纳本寺经藏，令宗长者代代相承之事。

右就真言一宗，伏捡旧迹，根本阿梨赠大僧正法印大和尚空海，去延历末衔诏入唐，大同元年归我本朝。宏仁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皇帝御书赐大法师位任内供奉十禅师。天长元年祈雨有感，超少僧都。以同年六月六日任造东寺，别当且行造寺之事。且兴真言之教，即表请东寺为真言寺。入唐请来佛舍利法文道具，及唐阿梨付属物等，收置东寺经藏，传法供家，宛如私室。以同七年转任大僧都。和尚能知终期，东寺之事，一向委付弟子律师实慧。以去承和元年，追终焉之地归高野山。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厌世间味，乐寂灭理，朝露永尽，夜松独遗。惟时件册子法文等，更不随身。厥後律师实慧为宗僧纲，守先师迹，次转少僧都，具建行宗事次。同弟子僧正真济为宗之长，进止宗事。此两代间，坚收东寺，都不移动。次根本阿梨舍弟子贞观寺真雅僧正，以慧宿大法师为经藏，预请度披。见僧正以去贞观十八年六月六日，令权律姨真然，请收件这日，如本可返纳东寺之口仰毕，遂至元庆三年正月三日，奄然入灭。须件法文如僧正教，返纳东寺，而真然僧正为少僧都，与宗僧正共行宗事。两人不和，件册子法文不返纳东寺，称是先师随身法文，随身持去高野，住山二三年，此间转任大僧都。至元庆八年，在京僧正永入寂灭，住山僧都转任僧正，独出守道，无傍领宗正。余年晚暮，宽平之初，遂归本山。爰请申云：公家初置山座主，寿长大法师是其元也。以同三年九月，黄叶易散，泉流难停也。寿长坚闭山，持件法文。次座主权律师无空，每常随身，往还山城。无空去延喜十六年於圆提寺卒去之後，观贤件册子早可返纳东寺之由，告知彼弟子僧等。而左右遁申，都不进纳，爰具注事由奏闻。河原院即召彼弟子僧殊下勘责，取出所给也。若非法皇御德，於凡僧等中，殆令纷失。此即以根本重物，置枝叶轻处之所致也。观贤去贞观十年生，年十五，就贞观寺真雅僧正为师承仕，同十四年受具足戒。然则十年以往之事，依文书见以传言，十一年以後事，住贞观寺所见闻也。今或人申云：件法文元产主法文，收彼私室，不收延历寺者，此又不例。何者？圆仁是後出之座主，吾师是在初制。彼山以最初座主传教大师入唐，求得天台法文，收延历寺，代代座主相承传寺，此宗亦尔

，以根本制入唐，请来真言法文，收东寺，代代宗长相传。护来至後，後人人所持法文收私室，此尤可然，何以他宗末人例同宗本师乎？实以根本一师之後，枝叶繁茂，别居之寺，虽有其员，东寺是根本，自余皆枝叶。今以件法文置根本一所，枝叶诸寺，自然归仰。设令先师以件法文随身，虽云留山，今至末世，护持人乏，门徒僧纲宗之长者，取出护持，更有何妨？况元来收东寺，今亦本所代代宗长者相承者，此尤可叶先师本意也。观贤以愚昧之质，忝为宗长者，就先师遗迹，盍寻其本意乎！以前依仰旨勘申如件。延喜十九年十一月九日。（《日本图经》）

☆阙名

○释迦佛造像记

法兴元世一年岁次辛巳十二月，鬼前太後崩。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宫法皇执病弗，子食五後仍以劳口并着於床时。王後、王子等及与诸臣，深怀愁毒，共相发愿，仰依三宝，当造释像口尊。王身蒙此愿力，转病延寿，安住世间；若是定业，以背世者，往登净土，早升妙乘。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後即世。翌日，法皇登遐。癸未年三月中，如愿敬造释迦尊像并口侍。及庄严具竟，乘斯微福，信道知识，现在安隐，出生入死，随奉三主，绍隆三宝，遂共彼岸普遍六道，法异念口得脱苦缘，同趣菩提。使司马鞍首止利佛师造（《日本图经》）。（《日本图经》）。

●卷一

☆高祖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卷一。

○劳王君廓诏

卿以十三人破贼十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前闻。非惟骁勇绝人，亦足显卿忠节也。（《册府》四百十九）

○问慧乘诏

道士潘诞奏，悉达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於无上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於事可知。（《续高僧传》三十一）

○禁非礼祈祷诏

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祈祷，一切禁断。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亦皆禁止。（《唐会要》四十四）

### ○曲降十二军界诏

门下：朕膺受图，君临区宇，承凋弊之馀俗，拯黎元於涂炭，夕惕思，日旰忘劳。每念粟帛不丰，人多匱乏，干戈未戢，狺狂犹繁，纳隍之虑，无忘寢食。然而神皋奥区，京畿攸在，四方辐凑之所，万国朝宗之地。顷年薄伐，师旅荐兴，行役转输，不遑宁息，加以往因丧乱，条章废（下缺）。（《文馆词林》六百七十）

### ○问佛教何利益诏

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释。（《续高僧传》三十二）

### ○先老后释诏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续高僧传》三十一）

### ○置大中正敕

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以本州闻望者兼领，无品秩。（《唐会要》六十九）

### ○定服饰敕

三品已上，服大料纁由绫线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服小料纁由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及双纁川，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车俞石。流外及庶人服纁由绢纁布，其色通用黄白，饰用铜铁。（《唐会要》三十二）

### ○赐李靖手敕

既往不咎，何忧何惧。今日以去，心哽咽不须忆，旧事吾久忘之矣。（《册府》九十九）

### ○赐秦王手敕

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中而已。（《册府》十九）

### ○褒武士敕

此人忠节有馀，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未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与伦。（《册府》六百二十七）

### ☆太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卷四。

### ○答群臣请修太和宫手诏

比者风虚颇积，为弊至深，况复炎景蒸时，温风铿节，沈痾属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恐成劳扰，今卿等有请，即相机行。（《唐会要》三十）

### ○建波斯寺诏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义甯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唐会要》四十九）

○房元龄充京城留守诏

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廩，并委卿处分发遣。（《唐会要》六十七）

○答李百药手诏

省所和诗，极为佳作。何身之老而才之壮，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册府》九十七）

○褒孔颖达上释奠颂手诏

省所上颂，殊为佳作。循题发函，清辞烂其盈目；启封申纸，逸气飘以凌云，骊龙九重，不足方斯绮丽；威凤五彩，无以比其鲜华。杨雄天，高踪何远？黄香日下，茂轨犹存。寻读周环，弥觉欣玩。卿夙挺璋，早标令誉，网罗百氏，包括六经，思涌珠泉，情抽蕙圃。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乎兹日。庶令弘四科於缣帙，阐百遍於青襟。翰苑词林，卿其首之也。（《册府》六百一）

○覆奏死刑诏

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三覆奏，决日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著于令。（《唐会要》四十）

○允八座忌日仍理军务诏

今既戎旅大事，不可失在机速，所以仰顺古风，俯从今请。（《唐会要》二十三）

○获石瑞曲赦凉州诏

门下：昔朱鸟降於周代，君臣动色；黄龙见於汉室，天下称庆。况乃禎祥显著，灵眷昭然者哉！朕嗣守宗祧，夙夜夤畏，忧勤在於政道，抚育遍於含生，十七载于兹矣。上玄储祉，贞石表瑞。成命发於文字，事高振古；冥符迈於河洛，祚表无疆。朕是以式备燎，躬谢苍昊，逮于储两，亦申虔拜。玄冬式序，黄钟在律，朔风既切，飞雪载零。及长至在辰，同云倏卷，既升泰坛，爰奉玉帛，六合开朗，爱日扬光，两仪交泰，灵贶允集。神介福，岂独在子，和乐之庆，且被率土。可赐天下大三日。自汉魏以来，及於近代，每有大庆，或赐牛酒。然牛之为用，耕稼氧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以上，令州县各量给酒米面，并以官物充。凉州之地，嘉瑞攸出，加恩之典，抑有旧章。凉州都督府一州及所管县，大辟罪以下见禁囚徒，并宜原放。其十恶故杀人、劫贼伤人、窃伤人、谋杀人已伤、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盗所监临

，悉不在施限。都督府官人及当州折冲府并县官人，并宜赐会，以官物充。仍令通事舍人一人，驰驿往宣诏并看会。凉州百姓给复一年，金紫光禄大夫行同州刺史检校都督安康郡开国公李袭誉赐绢一百匹，所管县令赐绢卅匹。囚系之徒，虽有罪谴，因兹嘉庆，弥用哀矜。其京城见禁囚徒，宜令皇太子（讳）虑过。其诸州囚徒，遣使分道驰驿往虑。十恶皆不在虑限。讫并奏闻，仍令所司具为事条。（《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七）

### ○立皇太子大赦诏

门下：朕只膺灵命，嗣守鸿基，孜孜於政道，兢兢於宝位，中夜求衣，日旰忘食，十七载于兹矣。实欲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济斯人于仁寿，反浇风于淳朴。永言前载，详思至道，以为储贰之重，宗祧所系，不肖者既为亿兆废之，明德者又为社稷立之，三善既隆，四海攸赖，七庙之祀有寄，万代之祚方永。元良之庆，岂独在子，宣布恺泽，被之率土？可大赦天下。自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皆赦除之。（《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六）

### ○诞皇孙恩降诏

门下：固宗祧者，允属元良；隆本枝者，实资祚胤，周德所以休明，汉历於焉长久。朕只奉灵眷，临御帝图，天地降祉，宗社垂。今月嘉辰，嫡孙诞育，祥发高，事逾甲观，一人之庆既洽，万叶之只无疆。宣布恺泽，被之亿兆。天下见禁囚徒，咸宜降罪，死罪从流，流从徒，徒以下罪并放。其犯十恶常赦所不免，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盗所监临，劫贼伤人，故杀人谋杀人已加功者，并不在降限。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五日。其去年收俭之处，百姓既有少乏，不在大之限。（同上）

### ○明经兼习周礼仪礼减选敕

自今已後，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於本色内量减一选。（《册府》六百三十九）

### ○给内外官地子敕

内外官职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虑其禄薄家贫，所以别给地子。去岁缘有水旱，遂令总停，如闻卑官颇难支济。事须优恤，使得自资，宜准元敕，给其地子。（《册府》五百五）

### ○赐荆州都督武士手敕

公比冬冰，方恩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嘉禾生于垌亩，其感应如此。（《册府》六百八十一）

### ○章敬寺设斋敕

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

式。（《唐会要》四十九）

○问法琳临刃不伤敕

所著《辨正论·信毁交报篇》曰：“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且赦七日，令尔自念，试及刑决，能无伤不？（《续高僧传》三十二）

○叙劳进阶例敕

散位一切以门荫结阶品，然後依劳进叙。凡入仕之後，迁代则以四考为限。四考中进的劳一阶，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一考上下进二阶。五品以上非特恩，刺史无进阶之令。（《册府》六百三十五）

○决囚日进蔬食敕

前敕在京决死囚日进蔬食。自今以後，决外州囚第三日亦进蔬食。（《唐会要》四十）

○与千乾长敕

敕交州都督府司马干乾长：交州重镇，控驭夷夏，二佐之任，不易其人。遂安公寿，虽是宗室近亲，未经职务，须相匡弼，其行善道。闻卿乃背公向私，唯存谄媚。非理之事，动必赞成；奉法之人，即斯排毁。彼都督府长史李玄明居官清慎，每存正直，卿与都督疾之若讎。计卿此情，难可容恕。但以远道察访，恐未详审，所以不即加罪，更令委访。卿宜勉励，改往修来，若此行不除，必无纵舍之理。宜知。（《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一）

○授杜如晦等别检校官敕

敕：兵部尚书蔡国公杜如晦、刑部尚书永康县公李药师，勋望之重，情寄攸深，虽成务礼闱，宜参掌枢秘。如晦可检校侍中，药师可检校中书令。（同上）

○命房玄龄检校礼部尚书敕

敕：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勋高情旧，望重寄深，文昌政本，参赞攸属。可检校礼部尚书事。（同上）

○请勿弃河东表

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望风平殄武周，克复汾晋。（《册府》十九）

○请慧净为普光寺任令

纪国寺上座慧净法师名称高远，行业著闻，纲纪伽蓝，必有弘益。请知寺任。（《续高僧传》卷三）

○骨利干名马叙

骨利干献马十匹，特异常伦。观其骨大业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腿像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後桥之下，促骨起而成峰；侧鞞之间

，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掘砖非拟。腹平赚小，目劲驰驱之方；鼻大喘疏，不乏往来之气。殊毛共枋，状花蕊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间彩。仰轮乌而竞逐，顺绪气而争追，喷沫则千里飞红，流汗则三条振血，尘不及起，影不暇生。顾见弯弓，逾劲羽而先及；遥瞻伏兽，占人目而前知。骨法异而应图，工艺奇而绝象。方驰大宛，固其弩蹇者欤！（《唐会要》七十二）

### ○使至帖

使至辱书，知公所苦少可，慰意何言。不知信复更复何似？时气渐冷，善将息，所请景贤，公即宜留，听追然後遣。若无好药，更遣拣择。今为北边动静，奉敕即行，相去大近，信使非遥，实情欣忭包耳。遣无一。李世民呈。

### ○东都帖

东都今年别税草，今既不去，并停常税草。彼处应无用处，且宜减纳，即早处分，勿迟。敕。九日。

### ○服蜀葵帖

卿昨日道服蜀葵，可录方将来。敕。廿三日。

### ○唱箭帖

唱箭处，只道官号及姓；不唱名，不知是何人，想宜应合唱名。敕。三日。

### ○临朝帖

比者久婴沉疾，虚弊何言！昨旦临朝，略无劳忤，看此稍望平复，未知於後何如。且用慰心，自怡而已。昨夜痛发，少觉劳弊，所以不能相见，若有事进。敕。十一日。

### ○昨日帖

昨日来，体履似渐可。始闻卿不佳，旦来何似？敕。

### ○平复帖

三五日来，渐望平复，所以不能相见，恐更劳发。敕。

### ○道宗帖

卿与道宗谁已得多马，明当至，故遣问，即报。敕。十四日。

所疾者渐可，不至忧耳。

### ○北边帖

北边始有表至，甚无事，故书相报。敕。

### ○八柱承天帖

八柱承天，乾道由其广运；四维纪地，坤元所以载安。是知缔构经纶，必伉风云之佐；燮谐枢宇，咸资川岳之灵。故轩邱御，六相宣其景化；妣水乘时

，五臣济其鸿业。

○气发帖

数日来气发，今旦服一饮子，不得相见，有事进状。敕中书门下三品，廿七日。

○门下中书省帖

门下、中书省及侍郎、给事中、舍人、员外郎、铠曹参军、左右庶子、明日移营，向五桥一二里著。敕。三日。

○患痢帖

数日来患痢，今虽稍可，犹自虚忡，欲三五日将息。请司有事进状。敕。十一日。（并《淳化阁帖》一）

☆高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十一。

○量叙隋齐忠烈子孙诏

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齐侍中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裴泽，并标忠烈，其子孙令所司量材叙用。（《唐会要》四十六）

○广召解律人诏

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唐会要》三十九）

○毁剔宝钿鞍辔诏

朕近寻殿中旧帐，宝钿鞍辔甚多，既非所须，徒烦贮掌。其殿中供奉及妃嫔已下宝钿，并金装鞍辔、鞞秋等，并宜令毁剔，各依仪式。须赐人者量留。（《唐会要》三十二）

○申严婚姻受财诏

後魏陇西李实，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赏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唐会要》八十三）

○搜访贤才诏

内外交困官四科举人，或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或游泳儒术，沈研册府，下帷不倦，博物驰声；或藻思清华，词锋秀逸，举标文雅，材堪远大；或廉平处事，强直为心，洞晓刑书，兼包文艺者；精加搜访，各以名荐。（《册府》六百四十五）

○禁断恶钱诏

天下恶钱，并令禁断。钱令初下，或恐艰辛，宜量出米十斛石，令府县及太府寺选交易稳便处所分置，依时价糶与百姓，收取恶钱，便送少府监捶碎。

（《唐会要》八十九）

#### ○行幸戒烦扰诏

来年行幸岱宗，州县不得浪有烦扰。其水浅可涉，不可缮造桥梁。所行之处，亦勿开道路。诸州及寺观并百姓，不得辄献食。（《唐会要》卷七）

#### ○给京外官俸料诏

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其课及赐各依本品。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二十贯，员外官不在此数。外官则以公廩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之半。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上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减判司，主簿、县尉、丞各三分之一。诸内员外同正员者，禄料赐会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员。其不以同正员者，禄赐食料亦同正员，馀各给半，职田并不给。（《册府》五百五）

#### ○量停律外决杖诏

别令於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後总五十九条。决杖既多，或至於死。其五十九条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十二条，自馀四十七条并宜停。（《唐会要》四十）

#### ○令王公百姓出钱充官人俸料诏

廩食为费，同资於上农；岁俸所颁，并课於编户。因地出赋，则沃瘠未均；据丁收物，则劳逸不等。俾之富教，其可得乎？永念於斯，载怀厘创。如闻文武内外官应给俸料课钱，及公廩料度封户租调等，远近不均，贵贱有异，输纳简选，事甚艰难，运送脚钱，捐费实广，公廩出举回易，典吏因此侵渔。抚字之方，岂合如此？宜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钱，以充防阁、庶仆、邑士、白直、折冲府仗身并封户内官人俸食等料。既依户次，贫富有殊，载详职务，繁简不类，率钱给用，须有等〔差〕，宜具条例，并各逐便。（《册府》五百五）

#### ○定文武官进阶例诏

比来文武官计至三品，一计至者，多未甄擢，再计至者，随例必升，观愚一贯，深乖奖劝。今後一计至已上，有在官清慎，材堪应务者，所司具状录奏，当与进阶。若公正无闻，循默自守，及未经任州县官，虽再经计至，亦不在加阶之限。（《唐会要》八十一）

#### ○孝敬皇帝庙敕

孝敬皇帝神主，再期之後，宜于太庙之夹室。迁之日，神主遍朝六庙。仍

令礼官考核前经，发挥故实，具为仪制，副朕意焉。（《唐会要》十九）

○选人试经史授官敕

司戎诸色考满入选，司列诸色考满入流，人并兼试一经一史，然後授官。（《册府》六百二十九〈七〉）

○详议选政敕

敕；吏部兵部，选人渐多，及其铨量，十放六七，既疲於来往，又虚费资粮。宜付尚书省，集京官九品已上详议。（同上）

○停追收鱼袋敕

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三十一〕〈三十二〉）

○功臣致仕加阶敕

功臣贞观二十三年已来简退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从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阶，先有正四品者，不在此例。（《唐会要》四十五）

○定夷舶市物例敕

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唐会要》六十六）

○忌日废务敕

同祖大武皇帝既开洪业，不可限以常礼，忌日特宜废务。（《唐会要》八十二）

○沛王贤判尚书省敕

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其应补拟官及废置州县并兵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唐会要》卷四）

○定诸州长官选改例敕

诸州都督刺史及上佐见执鱼契者，中间选改，须有分付。其有选改无三官者，且留知州事，待摄官及三官内一人至任，依常。（《唐会要》六十九）

○免贱为良敕

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诸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及废疾者，并免贱。（《唐会要》八十六）

○乐籍人应侍亲病取中男充敕

音声人及乐户祖母老病应侍者，取家内中男及丁壮好手者充。若无所取中丁，其本司乐署博士及别教子弟应充侍者，先取户内人及近亲充。（《唐会要

》三十四)

○议继嫡母服制敕

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理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唐会要》三十七）

○县令内简择清望官敕

县令有声绩可称，先宜进考。员外郎、侍御史、京兆、河南判司及自馀清望官，先於县令内简择。（《唐会要》八十一）

○贡举人须先通道经孝经敕

自今已後，《道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人并须兼通。其馀经及《论语》，任依常式。（《册府》六百三十九）

○用上元舞敕

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皆将陈设。自今以後，圜北、方泽、太庙祀享，然後用此舞，馀祭并停。（《唐会要》三十二）

○以礼停任官听致仕敕

文武官五品已上，老及病不因罪解，并五品已上散官以礼停任者，听同致仕。（《唐会要》〔六十七〕〈六十六〉）

○请置东宫史职表

臣闻《汉书》曰：“太子既冠成人，乃有纪过之史。”今所以冒敢陈闻，请遵故实，愿置史职，用为箴诫。（《唐会要》六十七）

○赐四臣赞

泛洪源，俟舟楫。（戴至德）飞九霄，假六翮。（郝处俊）咨启沃，罄丹诚。（李敬玄）竭忠节，赞皇猷。（崔知悌）

○答玄琬书

辱师所示妙法四科，循览周环，用深铭佩。法师早祛尘累，游神物表，闾鹜岭之微言，探龙宫之秘藏，洞开灵府，凝照玄门。固以高步弥天，邻几初地，遂能留情博施，开导蒙心，理实义周，词华致远，包括今古，网罗内外。训诱之至，审谕之方，纵圣达立言，师傅弘道，亦未足仿佛要津，拟议高论。但行慈减杀，顺气奉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谨当緘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胜因，用斯冥。（《续高僧传》二十八）

○元堂帖

使至，知元堂已成。既得早了，深以为慰。不知诸作早晚，总得断手，日月犹賒，必须牢固。数日来极热，卿等检校，大应疲倦。陵初料高一百一十尺，今闻高一百卅尺，不知此事虚实。今因使还，故遣相问。敕。十五日。

○太子僻洛城帖



太子无事，欲僻洛城西门仗，听。更不须覆奏。敕。廿三日。

○过午帖

过午将审行宏福及仓粮〔帐〕（帐），乏绝户数，向衙里来。敕。廿五日。

○文帖

卿及文、处俊、敬（玄），午前到九乾门来。敕。廿九日。

○平章事帖

昨日令卿等平章事，遣作状报，何因不进？敕。六日。

○东都帖

今遣〔弘〕往东都逐生气，敬〔玄〕已下宫臣及队仗至彼，听入於文思、章善等门，承启事、进食等物，并听。其文思门宿卫处，卿等共其相知检校。敕，更上一层楼须覆奏。廿六日。

○吊江叔帖

不审夜来胸气何似，想当渐散。痢复断末？江叔所患，竟不痊除，奄然逝，闻问悲痛，哽咽何言。想叔同气之伤，故当难处，今故遣使往参，一一无委谕。

○怀让帖

怀让患水边身肿，复利，形势极恶。耶耶意多恐不济，遗爱劳发大重，气候似少可。於豆卢亦似难差，伤念不可言。奴报其妇知也。

按：《吊江叔》《怀让》两帖，《阁帖》收入太宗，宋黄伯思以为高宗，信是，今从之。

○晚间帖

六尚书及尚书左右承、侍郎、殿中、将作、少府、司农等长官，今日晚间并唤向衙里来。敕至德。二日。（并《淳化阁帖》〔一〕）

●卷二

☆中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十六。

○依旧给功臣家所食实封制

功臣段志玄、屈突通、萧、李靖、秦叔宝、长孙顺德、刘弘基、宇文士及、钱九陇、程知节、庞卿〔恽〕（挥），窦琮、苑君璋、李子孙、张平高、张公谨、梁洛仁、安修仁、秦行师、独孤彦云、苏定方、李安远、郑仁泰、杜君绰、李孟尝等二十六家，所食实封，并依旧给。（《册府》五百五）

○答权若讷手制

卿资孝践忠，怀才蹈义，讨论今古，皆据典章，循览所陈，再三嘉尚。

（《册府》〔四百八十〕）

○崇恩庙依旧享祭制

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昊、顺二陵署令丞如太庙。

（《唐会要》二十一）

○禁节日进奉制

自今应是诸节日及生日，并不得辄有进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唐会要》二十九）

○封户甚於征行敕

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馀家，应出封户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产。其安乐、太平公主封久取富户，不在损免限。百姓著封户，甚於征行。（《册府》五百五）

○依例送户籍敕

敕：诸籍应送省者，附当州庸调车送。若庸调不入京，雇脚运送。所须脚直，以官物充。诸州县籍手实计帐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其远年依次除。皇宗祖庙难毁，其子孙皆於宗正附籍，自外悉依百姓例。（《册府》四百八十六）

○功赏依格式敕

应酬功赏，须依格式。格式无交，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以後永为常式”者，不得攀引为例。（《唐会要》三十九）

○禁擒捕鸟雀敕

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求赎生，犯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县市司严加禁断。（《唐会要》四十一）

○册立使不得差蕃官敕

应差册立诸国使，并须选择汉官，不得差蕃官去。（《唐会要》五十九）

○京外递相移易敕

内外之职，出入须均，更递往来，始闻政治。京官中有才干堪治人者，量与外官。外官中有清慎著称者，量与京职。（《唐会要》六十八）

○检校市事敕

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车驾行幸处，即於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其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地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唐会要》八十六）

○答唐绍手敕

乾陵每岁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内使去，其诸陵并依来表。（《唐会要》二十）

○诸陵供拟不得差派敕

诸陵所使来往，宜令所司预料所须，送纳陵署。仍令署官检校，随事供拟，不得差百户私备支承。（《唐会要》二十一）

○定仗下奏事例敕

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唐会要》二十五）

○奏事先进状敕

诸司谷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同上）

○给诸门交鱼符敕

宫殿门、皇城门、京城门、禁苑门，左右内外各给交鱼符一合，巡鱼符一合；左厢给开门鱼一合，右厢给闭门鱼一合。左符付监门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时开闭，则用之。（《唐会要》三十）

○免乐籍人科徭敕

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唐会要》三十三）

○优恤功臣子孙敕

自宏道以前，经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晋府寮佐四品已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致破家。子孙无任京官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寮五品已上子孙，亦宜准此。（《唐会要》四十五）

○处分理诉敕

诸色理诉，兼抑论内状，出付中书，应制敕处分者，留为商量。自馀并封本状，牒送所司处分。（《唐会要》五十四）

○定内宴供食例敕

内宴王公日，尚食局进供客食於阁门，付品官将入。其局官等，非别敕唤，不得辄自下饮食。（《唐会要》六十五）

○员外官分判曹事敕

内外员外官及检校、试官，宜令本司长官量闲剧取资历，请与旧人分判曹事，自外并不在判事之限。其长官、副贰官，不在此限。（《唐会要》六十七）

○巡警街铺敕

诸街铺并令左右金吾中郎将自巡，仍各加果毅两人助巡队。（《唐会要》

七十一)

○羽林飞骑厨食准国子监例敕

左右羽林飞骑厨食，准国子监例，委军司自定，官典押当。（《唐会要》

七十二)

○任满依本资选叙敕

六品已上官，缘州县改入上中下，阶品与元授不同者，宜休旧任考满日，依本资选叙，不须改动者。（《唐会要》八十一）

○定女乐部数敕

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

（《唐会要》三十四）

○准蕃人读书国子学敕

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唐会要》三十六）

○答卢粲谏为武崇训造陵敕

安乐公主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鲁王陵缘此特为陵制，不烦固执。（《唐会要》二十一）

○别库贮钱市物敕

少府季别先出钱二千贯，别库贮。每别敕索物，库内无者，即令市进。皆须对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於後还钱。其钱兼以绢布丝绵充数，其祠进明衣及布，亦用此物充。（《唐会要》六十六）

☆睿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十八。

○进状题时刻敕

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上昼题时刻，夜题更筹。（《唐会要》二十六）

○禁诸节贺遗敕

太子及诸王、公主、诸节贺遗，并宜禁断。惟降诞日及五月五日，任其进奉，仍不得广有营造，但进衣裳而已。诸亲及百官，一切不得进。（《唐会要》二十九）

○令史资劳敕

内侍省令史资劳，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省诸局。（《唐会要》六十五）

○部送太常所须粢盛敕

太常寺所须粢盛，今总计料定。每年所司差纲一人，典二人，一时部送，不得更有零叠，亦不得辄差使催。（同上）

### ○常参官廊下设食敕

左右厢南衙廊中食，每日常参官职事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馀赐中书门下供奉官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百官每日常供具三羊，六参日节日加羊一口。冬月量造汤饼及黍霍，夏月冷淘粉粥，其栗黄、文桃、梨、榴、湿柿等，择不堪供进者，亦供衙前食。若御内坐当参日，即於外廊设食，并给门下、中书，有馀赐供奉官六品以下，及在仗三卫主兵师、漏生、漏刻直官等食，不须回折。东宫衙前食，并准此。仍每坐日，职事五品以上赐食，供〔十盘，六参日供〕四日五盘，有馀赐左右春坊供奉官、詹事直。若非坐日，设三盘。诸节日应设食者，准料即造，不须奏闻。其断屠日，各於衙内设两口羊食。其六品以下於光禄食者，每正、冬、寒食三节，皆给饼、肉作节食。（同上）

### ○句覆两京四库彗敕

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句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徵後人。（《唐会要》三十五）

### ○令百司寻览格令敕

律公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唐会要》三十九）

### ○御承天门楼赐食敕

每御承天门楼，朝官应合食，并蕃客刮见，并令光禄崔旧例，於朝堂廊下赐食。其朝官食，回衙内食充。（《唐会要》六十五）

### ○押仗奏平安敕

左右卫将军，纵非当上日，每日一人押仗。其左右金吾将军，亦一人押仗，奏平安。（《唐会要》七十一）

### ○勒还游客敕

游客、官人子弟勒还本贯，十日外杖一百居停同罪。须覲问，即陈牒，给假发遣。（《唐会要》八十二）

### ☆元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二十。

### ○命马怀素侍读制

春卿人讲，道盛儒学；德珽赋诗，义均师友。光禄卿马怀素静专动直，资忠履信，词赋成於鼓吹，典坟富於泉海，绝韦励精，重席待问，岂止本仁祖义，行先王之道，故亦谦退谨密，多君子之风。朕於听政之馀，尝思稽古之对，俾迁近侍，润兹鸿业。可左散骑常侍，仍每日入朝侍读。（《册府》五百九十五）

○授嵩阳观道士崔泌太子洗马制

前刑部员外郎嵩阳观道士崔泌，门承贵仕，志慕元宗，顷辞簪绂之荣，遂托嚣尘之外，栖迟隐钓，独往忘归。虽高尚之风，雅正於浮俗；而精贲之道，申宠於幽人。宜回紫洞之游，俾在青宫之列。可太子洗马。（《册府》九十八）

○答刘彤制

朕夙敬之志，惟在味爽；卿重慎之诚，欲及辨色。国体宜尔，用纳良规，然要须早朝，稍尽夜漏耳。（〔《册府》〕五百三十三）

○以理去职具名录奏制

曾任五品以上清资官以理去职者，所司具录名奏，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唐会要》六十七）

○授颜元孙滁州刺史制

仰并早升清要，特擅风规，往牧黎人，宜荣刺举。可依前件，主者施行。（黄本《颜鲁公文集》〔十七〕）

○授颜真卿监察御史制

长安尉颜真卿，文学擅於登科，器干彰於适用，宜先汗简之职，俾著埋轮之效。可依前件，主者施行。（同上）

○择使观察风俗制

古者三载考绩，黜幽陟明，允升大猷，以（□）劝天下。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循名，或乖古义。自今已後，诸道使更不须通善状。每至三年，朕当自择使者，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者，当别择用。（《册府》六百三十五）

○宣光景元四陵置官制

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号谥，稽古有则，而陵寝所奉，须广彝章。其建初、启运二陵，仍准兴宁陵例，置官及陵户。自今已後，每岁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诸陵例分往巡谒。仍命所司准数造辂，於陵署收掌，以允备礼之用。其建初、启运、兴宁、永康等四陵，年别四时及八节，委所由州县数与陵署相知，造食进献。（《唐会要》二十）

○贬田仁琬舒州刺史制

田仁琬忝居节度，镇守西陲，不能振举师律，缉宁夷夏，而乃公行暴政，不务恤人，挠乱要荒，略无承禀，边官之责，职尔之由，宜黜远藩，用诫边使。可舒州刺史，即驰驿赴任。（《册府》四百五十）

○赐宋应手制

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鉴诫终身。（《唐会要》、《册府》一百）

○试崇元生各减一条制

崇玄生试及帖册，各减一条，三年业成，始依常式。（《册府》六百四十）

○停来岁江淮漕运制

所运粮储，本资国用，太仓今既馀羨，江淮转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来载水陆运入京，宜并停。（《册府》四百九十八）

○禁止义仓变造诏

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以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送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以後，更不得以义仓变造。（唐会要八十八）

○封华山诏

以今载十一月有事华山，中书门下及礼官详议仪注奏闻，务从省便，（《册府》三十六）

○禁东都用钱变动诏

如闻东都用钱，渐有变动，留守及河南尹作何检校，宜敕刘知柔、单思远稍自勗励，严加捉搦。（《册府》五百一）

○季俸先给钱诏

近断恶钱，恐人家少钱行用，其两京文武官夏季防阁、庶仆，宜即先给钱，待後季任取所配物货卖，准数还官。（同上）

○销毁恶钱诏

禁断恶钱，改铸新者，务於精好，行之久长。如闻诸道置铸，御史专掌，未称所委，仍有滥恶，且更提振，不即加罪。有先铸不如法，总重毁炼，并已纳太府者，并令更拣择不合样，送所出重铸。已後倍须在意，不得更然。两京少府并准此，（同上）

○官收恶钱诏

比来所市恶钱，略计数应未尽，本欲防其私铸，务在总纳於官。若博换尚多，则须抬估价，百姓避孕药愿出恶钱一千文，计秤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无好钱处，依时估折布绢杂物，每季终各令随近送纳铸钱，仍申主者勘会。（同上）

○求言诏

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谏议，时纳箴规，不闻一言，甚无谓也。凡百庶僚，宜体朕怀，各尽昌言，以副虚位。（《唐会要》二十六）

○定三恪诏

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以循旧章，曰予嘉客，肃雍成性，温润合理，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具。（《册府》一百七十三）

案：《全文》三十九卷《加尊号赦文》佚“曰予嘉客”以下四句。

#### ○进奉先县职望诏

黄长轩台，汉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为则。宜进奉先县职望班员，一同赤县，所管万三百户，以供陵寝，即为永例。（《唐会要》二十）

#### ○京官考满选例诏

京官考满带禄选，有本司要籍奏留，请不用阙者选数，不须与成劳。（《册府》六百三十五）

#### ○陈许豫寿四州分地均耕诏

陈、许、豫、寿等四州，本开稻田，将利百姓，庆其收获，其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种。先所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

（《册府》五百三）

#### ○三皇以前置庙诏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唐会要》二十二）

案：《全文》三十九卷《加应道尊号赦文》佚此三十四字。

#### ○改定山水名称诏

天下山水，名称或同。义且不经，多因於里谚；事若仍旧，何成於禹别。宜所司各据图籍改定讫闻奏。（《唐会要》五十九）

#### ○流宋浑岭南诏

浑幸因门绪，累升荣秩，顷委以澄清，擢居风宪，而公心有害，私欲弥彰。冒法受赃，既坠於家业；败名徇利，载犯於国章。特申念旧之恩，俾从流放之典，宜除名，长流岭南高要郡。（《册府》四百八十二）

#### ○举人不得充乡赋诏

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赋，皆须补国子学生及郡县学生，然後听举。四门俊士停。（《册府》六百四十）

#### ○委采访使具官人善恶诏

三载黜陟，百王令典，殿最之迹，廉问攸归，欲更别遣使臣，虑有烦扰，今载宜委本道采访使具官人善恶奏闻，以申劝沮。（《册府》六百三十五）

#### ○流李彭年岭南诏

彭年幸以资序，累登清贯，委之铨综，任以权衡，不能徇公减私，持平守直，而乃贪财败类，黷货无厌，既玷清朝，有冒法度。顷令推鞠，皆自款承。据其罪名，合当殊死，但以阳和布令，善贷好生，特舍严刑，俾从流窜。宜除



名，长流岭南临贺郡，仍即差纲驰驿领送。

朕以为制理之本，期返淳风，庶叶至公，期於不犯，永言议罪，良用恍然。其陈力就列，本於正己，从事效官，义存守法，为恶者与众共弃，务善者以才必升。凡百庶僚，深宜自勉，立身之道，可不慎欤！（《册府》六百三十八）

○赐澧州刺史李泌诏

今荆南都会，粤在澧阳，俾人归原，惟贤是牧。以尔文可以化成风俗，政可以敛在婺，爰命颁条，期乎共理，无薄淮阳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册府》六百七十一）

○听工部尚书元怀景致仕诏

怀景朝廷旧德，光阴迟暮，宜听致仕，遂其颐摄。（《册府》八百九十九）

○监司每月具宫内用数敕

总监每年支杂物到，其钞数於本门进。若宫内所须，别索供讫，每月底宜令监司具破用数进。（《唐会要》六十六）

○制表年月作一二等字敕

制、敕、表、状、书、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唐会要》二十六）

○都督刺史面辞敕

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至任之後，宜待四考满，随事褒贬，与之改转。（《唐会要》六十九）

○禁赐聚敛敕

赐合宴，止欲与人同欢，广为聚敛，固非取乐之意。今後宴会，所作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等，俱是无用之物，并宜禁断。（《唐会要》二十九）

○诸蕃使次第入朝敕

诸蕃使、都府管羁縻州，其数极广，每州遣使朝集，颇成劳扰。应须朝贺，委当蕃都督与上佐及管内刺史自相通融，明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仍各分颁诸州贡物，於都府点检，一时录奏。（《唐会要》二十四）

○禁朝参不著珂乡散敕

文武官朝参，著褶珂乡散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夺一月俸。若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频犯者，量事贬降。其衣冠珂乡散，乃许著到曹司。（《唐会要》二十四）

○京官两人随仗敕

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两人随仗待制，供奉及宿卫官不在此例。

（《唐会要》二十六）

○太庙五飨拣择德望通摄敕

太庙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拣择德望高者通摄，馀司不差限。（《唐会要》卷十七）

○分别铨授敕

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补授。其员外郎、御史并馀供奉官，宜进名敕授。

（《册府》六百三十）

○拣择太庙室长敕

太庙九室，室长各三人，於见任斋郎中拣择有景行谄闲仪注者，送名礼部奏补，仍给厨食，满十年与官。（《唐会要》十七）

○太庙荐享加牙盘敕

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荐太庙，每一室一牙盘，内官荐享，仍五日一开门洒埽。（同上）

○职田租不得过六斗敕

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四至顷亩，造帐申省，仍依元租价对定，六斗已下者依旧定，已上者不得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唐会要》九十二）

○禁保识官伪滥敕

诸色选人纳纸保後，五日内其保识官各於当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贯头衔，都为一牒报选司。若有伪滥，先用阙，然後准式处分。（《册府》六百三十）

○要官之子年少不得授县官敕

要官儿子少年未经事者，不得作县官亲人。（同上）

○改转员阙敕

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官员阙非安稳者，所授官在任经一考已上，宜量与改转。（同上）

○禁断内外官守阙敕

内外官考未滿，所司预补替人，名为守阙，特宜禁断。纵後有阙，所由不得令上。（《册府》六百三十五）

○享宗庙差摄三公官敕

享宗庙，差左右丞相、尚书、嗣王、郡王摄三公行事，若人数不足，通取诸避三品以上长官。自馀祭享，差诸司长官及五品以下清官。（《唐会要》十

七)

○宗庙加笱豆敕

宗庙祭享笱豆，宜加獐、鹿、鹑、兔、野鸡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鲜，仍令所司祭前一日具数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

○处置二王後子孙承袭例敕

敕：二王後有宾者，会赐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诸王公以下无子孙，以兄弟为後。曾经侍养者，听承袭（赠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虽不曾侍养，亦听承袭。其二王後犯罪当除爵者，改立次贤。（《册府》一百七十三）

○赠太子庙令子孙主祭敕

诸赠太子，须寺官为主庙，并致享祀。虽礼欲归厚，而情实未安，蒸尝之时，子孙不预，若专令官祭，是以疏间亲，遂此为常，岂云教孝？其诸赠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庙，各令子孙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无後者，宜依旧。

（《册府》六百二十一）

○诸郡员外官依式给料敕

诸郡员外官无阙职处，均取正官料给，钱数不定，颇为劳费。自今已後，阙料官及员外官，依式取官钱准给。

○逃人复业放免当年租庸敕

诸州逃人，先除籍帐，能自归复业者，其应徵当年租庸资课，一事已上，并宜放免。其隐漏举放改正人等，亦宜准此。（《册府》四百八十六）

○五官品进状敕

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奏陈，听。其馀常务，并令进状。（《唐会》要二十五）

○岭南北黔府管内阙官选例敕

应南州每府同一解，岭北州及黔府管内州每州同一解，各令所管勘责出身、由历、选数、考课、优劳等级，作簿书先申省，省司〔勘〕应选人曹名考第，一事已上，明造历子，选使与本司对勘定讫，便结阶定品，署即牒付选使。其每至选时，皆须先定所拟官，使司团奏後，所司理覆同，但凭进画，应给签告，所司为写限使奏，敕到六十日内写了，差专使送付黔、桂等州，州司送本州府分付。（《册府》六百三十）

○糊名试判敕

敕，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等第奏闻。（同上）

○改田地四至为路敕

自今已後，应造籍帐及公私文书，所言田地四至者，改为路。（《册府》四百八十六）

### ●卷三

#### ○元宗皇帝（二）

#### ○给京司文武防阁士力白直敕

王公已下视品国官及京官五品已下，每月别给仗身悉停。凡京司文武职事宜，五品已上给防阁，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已下给庶仆，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县主（四十人）、特封县主（四十二人）。京官任两职者从多给。凡州县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数如白直。其防阁、庶仆、白直、士力纳课者，每年不过二千五百，执衣元不过一千文。防阁、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月分诸官应用给。（《册府》五百六）

#### ○公卿巡陵依常式敕

每年春秋二时，公卿巡陵，初发准式。其仪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内，还具仪仗。所须马，以当界府驿马充。其路次供递车两，来载仪仗，推辂三十人，馀差遣并停。所司别供，须依常式。（《唐会要》二十）

#### ○六陵进羊口敕

献、昭、乾、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如节祭共朔望日相逢，依节祭料。桥陵除此日外，仍每日进半口羊食。（《唐会要》二十一）

#### ○四陵造食进状敕

共建初、启运、兴甯、永康四陵，每年四时八节，委所司判与陵署相知，造食进献。（同上）

#### ○不移封内旧坟敕

诸陵使至，先立封，封内有旧坟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同上）

#### ○禁上墓燕乐敕

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下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唐会要》二十三）

#### ○先给明衣绢布敕

承前所给明衣，多於斋夕付物，既不先造，徒有其名。自今以後，明衣绢布，并祀前五日先给，付监祭使具点阅，仍永为常式。（同上）

#### ○朝集限日敕

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见。

（《唐会要》二十四）

○陈设诸王便坐敕

诸王入朝，及别恩，近至朝参日未入，间于便近处坐，仍令所司陈设。

（《唐会要》二十五）

○诸州贡人限数敕

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其所贡之人，将申送一日，行乡饮酒礼，牲用少牢，以现物充。（《唐会要》二十六）

○奏事牒所进门敕

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进，仍令本司牒所进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奏事亦准此。中书门下、御史台不须引牒。其有告谋大朔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如有违者，并先决杖三十。（《唐会要》二十六）

○行幸起居敕

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处，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并递表。（《唐会》要三十六）

○代行朝集使敕

诸州朝集使长官上佐，分蕃入计，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经考者，不在禁限。其员外同正员，次正官後集。（《唐会要》二十四）

○岭南五府不朝集敕

岭南五府管内郡、武安、万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贡物者，并附都府贡进。（同上）

○边要州不在朝集敕

灵、胜、凉、相、代、黔、丰、洮、朔、蔚、妫、檀、安东、叠、廓、兰、鄯、甘、肃、瓜、沙、岚、盐、翼、戎、慎、威、西、牢、当、郎、茂、安、北庭、单于、会、河、岷、扶、拓、安西、静、悉、姚、雅、播、容、燕、顺、忻、平、灵、临、蓟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潞、荆、秦、夏、汴、洋、广、桂、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史并不在朝集之例。（《唐会要》二十四）

○褶制度敕

应诸服褶者，五品已眩通申绅绶及罗，六品已下小绶，除幘头外，不得服罗縠及著独窠绣绶。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襜褕，缘用

锦绣。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纁由绛罗、五色丝靴履。凡裱色衣不过十二破，泽色衣不过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会及大礼陈设事，缘供奉官摄官者，并依摄官服之。（《唐会要》三十一）

○宰臣出镇请朝官敕

宰臣自朝廷出镇，请朝官至侍御史已上者，即许兼章服，便为久例。（同上）

○笏制敕

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听依品爵执笏，假反官依例。（《唐会要》三十二）

○禁追匠修理杂物敕

殿中鞍辔、伞扇及诸司杂物，须修理造作者，本司送至作所修理讫，自往衣受，不得追匠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可者，给匠修理。其物应纳库藏，亦本司自送。（同上）

○五年一易门戟敕

庙社宫门，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尹、大都督、大都护、开国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诸州门，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百官门不在官易之限。薨者葬讫追纳。若子孙合给者，听准数留，不足更给。其以理去任及改为四品官，非被贬责，并不合追收。（同上）

○禁伎乐敕

自有隋颓靡，庶政凋弊，徵声遍于郑、卫，炫色矜于燕、赵。广场角，长袖从风，聚而观之，浸以成俗。此所以戎王夺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变浇讹，用除灾蠹，眷兹伎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唐会要》三十四）

○禁散乐巡村敕

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同上）

○免教坊博士杂徭敕

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须留长教者，听用资钱，陪其所留人数，本司量定申者为簿。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又音声人得五品已上勋，依令应除簿者，非因征讨得勋，不在除簿之列。（同上）

○听县学生入四门学敕

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

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人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长官补。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寄县州受业者，亦听。（《唐会要》三十五）

#### ○递改明器墓田敕

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唐会要》三十八）

#### ○量贬左降官重犯敕

左降人考未满间，重有犯，应解免及放归田里者，并申奏，更据状轻重量贬。若是五流及余犯，自依常法。（《唐会要》四十一）

#### ○决杖人发遣敕

自今已後，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後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輿者，临时发遣。（同上）

#### ○放周利贞等归草泽敕

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刘晖、杨允、姜、封行、张知、卫遂忠、公孙琰、锺思廉等十三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事迹稍轻，并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同上）

#### ○流酷吏来子等敕

周酷吏来子等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陈嘉言、鱼承煜、皇甫文备、传游艺宜配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同上）

#### ○留历生两人敕

太史局历生，每番留两人当上，余并七月一日上，至十月三十日下。（《唐会要》四十四）

#### ○试天下僧尼诵经敕

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诸寺三纲统，宜入大寺院。（《唐会要》四十九）

#### ○检责僧尼敕

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馀载。访闻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检责处分。（《唐会要》四十九）

#### ○禁释道聚众敕

惟彼释、道，同归凝寂，各有寺观，自宜住持。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断。（同上）

)

### ○差官送龙璧敕

每年春季，镇金龙玉殿功事毕，合献投山水龙璧。出日，宜差散官给驿送，合投州县，便取当处送出，准式投告。（《唐会要》五十）

### ○安置诸道真容敕

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本州府写貌，分送安置。（同上）

### ○源乾曜等食实封敕

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等，忠诚辅弼，以致升平，褒德赏功，先王制也。自今已後，中书门下宜供食，实封三百户。自我礼贤，为百代法，仍令所司即令支給。（《唐会要》五十三）

### ○详覆加阶敕

加阶入三品，并授官及勋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至门下省重加详覆。有驳正者，便即落下墨涂乾，仍於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书省。（《唐会要》五十四）

### ○进封事不限旦晚敕

自今已後，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於职，诏讼不便於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诏六品以上，亦宜准此。（《唐会要》五十五）

### ○诉冤经尚书省敕

在京有诉冤者，并於尚书省陈牒，所由司为理。若稽延致有屈滞者，委左右丞及御史台访察闻奏。如未经尚书省，不得辄入于三司越诉。（《唐会要》五十七）

### ○敕後起请连元敕後敕

尚书省诸司有敕後起请，及敕付所司商量事，并录所请及商量状，送门下及中书省，各连于元敕後。所申仍于元敕年月前，云起请及商量如後。（同上）

)

### ○褚弋等稽滞案牒敕

尚书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职事。吏部员外郎褚弋等十人案牒稽滞，弋稽四道，户部员外郎吕太一四道，刑部员外郎崔廷玉二道，兵部员外郎李廷言、刑部郎中杨孚、虞部郎中田再思各一道，虞部员外郎崔赏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则，尚书郎皆是妙选，须称职司，焉可尸禄悠悠，曾无断决？昨者试令询问，遂有如此稽逋，动即经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标令式



，自今後各宜懲革，再若有犯，别常处分。（《唐会要》五十八）

按：《全文》二十七所收《戒谕褚弋诏》，与此文前半略同，疑别为一首。

#### ○诸州庸调等簿留空纸敕

诸州每年应输庸调资课租及诸色钱物等，令尚书省本司豫印纸送部。每年通为一处，每州作一簿。预皆量留空纸，有色数，并於脚下具书纲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递相分付。（同上）

#### ○修长行旨条敕

以每年租税杂支，轻重不类，令户部修《长行旨条》五卷。诸州刺史、县令替日并合令递相交付。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画颁行，附驿递送。其支配处分，并依旨文为定。（同上）

#### ○文武互选定品敕

吏部选人请武选者，宜取强壮身材六尺以上（者）、籍年四十以下堪统领者，其兵部选人请文选者，宜取材堪治民，工於书判，并无负犯。十二月内定品奏闻，一送以後，并不在却关之限。（《唐会要》五十九）

#### ○侍郎专知武举敕

所设武举，以求材实，仕进之渐，期为根本，取舍之间，尤宜审慎。比来所试，但委郎官，品位既鬼，焉称其事。自今以後，应武举人等，宜令侍郎专知。（同上）

#### ○同州等注田收长春宫敕

同、蒲、绛、河东西并沙苑内，无问新旧注田蒲萑，并宜收长春宫，仍令长春宫使检校。（同上）

#### ○专知传驿官敕

专知传驿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终，所由不得辄回改，并别差使，及别报勾当。（《唐会要》六十一）

#### ○访察骚动民淹留敕

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馀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史专知访察。（同上）

#### ○乘传给券敕

如闻比来给使人，为无传马，还只乘驿，徒押传递，事颇劳烦。自今已後，应乘传者，宜给纸券。（同上）

#### ○御史出使敕

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辄差判官。其出使日，皆於侧门进状取处。（《唐会要》六十二）

○申明御史出使格敕

御史出使，举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闻州县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仆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礼何？今後申明格迎，不得更示威权。（同上）

○广召能书迎

於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後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唐会要》六十四）

○褒贬学士修书敕

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如褒贬。（同上）

○禁请外医疗敕

尚药书医官，王公已下，不得辄奏请将外医疗。（《唐会要》六十五）

○复内侍局敕

义方之训，固在亲承，太子既绝外朝，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异，别立主司，其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同上）

○免内侍差科敕

内侍省内坊单身给使，有品无品，并免户例差科。（同上）

○给内侍酒料敕

内侍将军、中郎、内侍、内给事五品已上官，宜准宿卫官给酒料。（同上）

○内侍遭忧敕

内侍省品官遭忧，宜待终服还官勒上，如有灼然要籍者，临时奏。（同上）

○陵署考第隶太常敕

诸陵主衣、主辇、主药，每色各八员，分为四番，季上其考第，仍隶太常寺。其陵署若更有执掌，亦于此三色内通融驱使。（同上）

○补拟诸道牧监官敕

诸道牧监官有阙，系要者委本使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牧尉有阙，亦委使司差补，申牒所由，如不足，并申省司速访补拟。（《唐会要》六十六）

○审详犯官雪罪敕

内外官犯赃贿，及私自侵渔入己，至解免已上，有诉合雪及减罪者，并令大理审详犯状，申刑部详覆。如实冤滥，仍录名送中书门下。其有远年断雪，近请除罪，亦准此。其馀具《刑部格》。（同上）

○官吏施门籍敕

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於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後与监门相兼出入。（同上）

○藏官不摄外事敕

左右藏官典，职在出纳，不得判摄外事，及帖诸司。（同上）

○总监用钱自行勾当敕

总监破用钱物，一事已上，须南衙勾当。宜令总监自勾，每月进一本历来，内自勾勘。（同上）

○致仕官朝朔望敕

致仕官应物，令所由送至宅，三品已上并听朝朔望。（《唐会要》六十七）

○子弟停官侍养敕

致仕官子弟无京官者，其在外者听一人停官侍养。（同上）

○伎术量与员外官敕

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官。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同上）

○禁边蕃刺史请宿卫敕

岭南及黔府管内诸州并蕃州，检校及摄刺史，皆录奏，待敕到然後准式。其岭南、黔府蕃州等刺史在任，不得辄请宿卫。（《唐会要》六十八）

○佐史解限敕

州府及县仓督、府司佐史、县录事、里正等，若有景行，明闲案牍，任经十年，不在解限。（《唐会要》六十九）

○定上中下三州敕

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其六雄、十望、三辅等，及别敕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缘边州三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後仍旧。（《唐会要》七十）

○定上中下县敕

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去京五百里内，并缘边州县，户五千已上亦为上县，二千已上为中县，一千已上为中下县。（同上）

○改幽为敕

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辩惑，必也正名。改“幽”字为“”。（同上）

### ○安置屯营敕

驾在京，左右屯营宜於顺义、景风门内安置。北衙亦著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驾在东都，左右屯营於宾耀右掖门内安置，兼於元武北门左右厢，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唐会要》七十二）

### ○四军枪梢用纷敕

四军枪梢，左飞骑用绿纷，右飞骑绯纷，左万骑红粉，右万骑碧纷。（同上）

### ○都护品位敕

单于、安北等在都护，亲王遥领者，加副大都护一人，准从三品，总知府事。其副都护准正四品上，长史正五品上，司马五品下。（《唐会要》七十三）

### ○侍讲等官放选敕

王子未出阁者，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并取见任官充，经三周年放选，与处分。产艺馆诸色内教，通取前资及常选人充，经二年已上，选日各於本色量减两选，与处分。左右卫、三卫及五品以上子弟，经七年，杂卫三卫经八年，勋官经九年，并放选，与处分。（《唐会要》七十四）

### ○补拟剧司敕

繁剧司阙官，有灼然要籍者，听牒选司，於应得官人内，据材用资历相当者先补拟。（《唐会要》七十五）

### ○选限期敕

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铨注使毕。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同上）

### ○优复边州客户敕

应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郎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情愿者，随其所乐，具数奏闻。（《册府》四百八十六）

### ○出身人给告牒敕

诸色出身人铨试讫，应常选者，当年当色各为一甲，团奏给告牒。过百人已上分，不满五人附入甲。（《唐会要》七十五）

### ○诸蕃共为一甲敕

诸蕃应授内外文武官，及留宿卫长上者，共为一甲。其放还蕃者，别为一甲，仍具形状年几，同为一奏。（同上）

### ○改注考校失错敕

应授官考校，叙功累勋，有失错者，门下省详覆有凭，即为改注。（同上）

#### ○禁容许附贯贡举敕

诸州贡举，皆於本贯籍分信明者。然（後）依例，不得於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唐会要》六十七）

#### ○宏文等生依令式敕

宏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已後，一依令式考试。（《唐会要》七十七）

#### ○诸道判官三年满限敕

诸道采访使判官等，自今已後，并须首末经三年。其缘事故停，不得满年限者，承优节文，准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敕处分。（《唐会要》七十八）

#### ○采访使入奏敕

采访使等所资按部，恤隐求瘼，巡抚处多，事须周细，不可匆遽，徒有往来。宜准刺史例入奏。（同上）

#### ○七道节度置木契敕

平卢军、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陇右、剑南等七道节度使，宜各置木契行勘。（同上）

#### ○驸马阶仍借金紫敕

官不滥升，才无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於缪赏？驸马都尉从五品阶，受自先朝，颇亏前式。华甫降，紫艾先登，不循旧章，有紊彝典。宜遵古训，以革逾弊，俾九族无私，千官有叙。自今已後，驸马阶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鱼袋。（《唐会要》八十一）

#### ○殿最刺史敕

刺史能否，郎官、御史出日，较量殿最，定为五等奏闻。考集日，考使与左右丞、户部长官重详覆类例，考限内录奏，以凭升黜。（同上）

#### ○专知甲库敕

尚书省内诸制敕库，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书景迹并甲库，每司定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中书门下制敕甲库，各定主书、录事已下各一人专知。周年一替，中间不得改移。（《唐会要》八十二）

### ●卷四

#### ☆玄宗皇帝（三）

#### ○禁婚部民敕

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及县令，于所统属官同。其订婚在前

，居官在後，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不在禁限。（《唐曾要》八十三）

#### ○定户敕

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其杂匠及幕士并诸色同类，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过两人；三丁已上，不得过一人。（《唐会要》八十三）

#### ○勘覆造籍敕

自今已後，应造籍，宜令州县长官及录事参军审加勘覆。更有疏遗者，委所司具本判官长等名品录奏，其籍仍写两本送户部。（《唐会要》八十五）

#### ○招诱户口敕

检获招诱得户口应合酬者，其有课户，皆须待纳租庸，然後论功。（同上）

#### ○归首人报采访使敕

诸州应归首复业者，比来每至年终，皆当州县录奏。自今已後，宜令牒报本道采访使同勘。当道归首人，每州略单数同一状奏，仍挟名报所由。（同上）

#### ○禁两都烧窑取土敕

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唐会要》八十六）

#### ○禁与诸蕃互市敕

诸锦、绫、罗、谷、绣、织成绸、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同上）

#### ○修两京城敕

两京城皇城及诸门，并助铺及京城守把捉兵之处，有城墙若门楼舍屋破坏须修理者，皆与所司相知，并量抽当处职掌卫士，以渐修营。若须登高临内，即闻奏之。（同上）

#### ○置常平仓敕

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余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唐会要》八十八）

#### ○赈给水旱敕

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後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唐会要》八十八）

#### ○官钱取利敕

两京行幸，缘顿所须，应出百姓者，宜令每顿取官钱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

。仍令所由长官专句当，不得抑配百姓。（《唐会要》二十七）

○禁封家举放敕

封家总合送入京，其中有别敕许人就领者，待州徵足，然後一时分付，徵未足闻。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唐会要》九十）

○食封以丁为限敕

诸食实封，并以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於太府寺纳，然後准给封家。（同上）

○封物就坊请颁敕

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馀食封家，不在此限。仍令御史一人及太府寺官检校分付，使给了牒。（同上）

○承袭实封敕

诸王公以下食封薨，子孙应承袭者，除丧後十分减二，仍具所食户数奏闻。无後者，百日後除。诸名山大川及畿内县，并不封。（同上）

○百官月俸敕

百官料钱，宜合为一色，都以月俸为名，各据本官随月给付。其贮粟宜令入禄数同申，应合减折及申请时限，并依常式。（《唐会要》九十一）

○给赐等国敕

、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唐会要》一百）

○太清宫行礼用朝服敕

比太清宫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乐未易旧名，并告献之时，仍陈策祝。既非事生之礼，皆从降神之仪，且真俗殊伦，幽明异数，理有非便，亦在从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宫行礼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为青词于纸上。其告献辞及新奏乐章，朕当别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议仪注奏闻。（《唐会要》五十）

○简择专知两推敕

东西两推及左右巡使，皆台司重务，比来转差新人，数有改易，既不经久，颇紊章程。宜简择的然公正精练者，令始末专知，不得辄替换。若无缺失，至改转时，迟速间以为褒贬。（《唐会要》六十二）

○停御史充判官敕

所置御史，职在弹违，杂充判官，诚非允当。其诸道节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并停。自今已後，更不得奏。若切须奏者，不得占台中缺。其本台长官

充使者，不在此限。（同上）

○御史比类能否敕

御史宜依旧制，黄卷书缺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门下改转日褒贬。（同上）

○禁私役幕士敕

卫尉幔幕毡褥等，所由多借人，非理损污，因循日久，为弊颇深。爰及幕士，私将驱使，并广配充厅子、马子，并放取资。近今推问，事皆非缪。今後其幔幕毡褥等，辄将一事借人，并同盗三库物科罪。并使幕士与人张设，及自驱使，擅取放资，计受赃数，以枉法论。其借人及借与人等，六品已下非清资官，决放，馀听进止。仍委左右巡使常加纠察。（《唐会要》六十五）

○注授评事敕

大理评事，今後子弟及至亲中有未历畿县者，不得注授。（《唐会要》六十六）

○恤赏入朝蕃客敕

九姓、坚昆诸蕃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後，使给一百贯充葬，副使及妻数内减三十贯。其墓地，州县与买，官给价直。其坟墓所由营造。（同上）

○举人箭垛敕

自今以後，应试选举人，长垛宜以十只箭为限，并入第一院，与两单上；八只入第一院，两只入第二院，与一单上次上；十只不出第三院，与单上；十只不出第四院，与次上。馀依常式。（《唐会要》五十九）

○停武官番试敕

习武入官，已经精简，随番更试，事颇为烦。其武官自今已後，因番试及过中书门下宜停。（同上）

○分赐胙肉敕

祭必奉牲，礼有归胙，将兴施惠之教，以广神明之福。比来胙肉，所进颇多。自兹以後，即宜少进，仍分赐祭官及应入衙常参官厨共食（《唐会要》二十三）

○闰二月停服褶敕

百官朔望朝参，应服褶，并著珂散，至闰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闰，仍永为常式。（《唐会要》二十四）

○从容朝参敕

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时，于常仪一刻，进外办。每座唤仗，令朝官从容至阁门，入至障外，不须趋走。百司无事，至午後放归，无为守成，宜知朕意。



（同上）

○太守谢表附驿敕

比来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谢，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颇劳顿，亦资取置。自今已後，诸郡太守等谢上表，宜并附驿递进，务从省便。（《唐会要》二十六）

○寒食禁火敕

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後，寒食并禁火三日。（《唐会要》二十九）

○停用赤色敕

近改旗帜为赤黄，以符土德。其诸卫队仗绯色者，宜令所司依内出黄色样，即造。其枪并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须更染别色，长一丈四尺为限。其诸军职掌有先用火焰绯幡处，宜各依一样送付诸道，准此改换，先用赤色宜停。（《唐会要》三十二）

○听家畜丝竹敕

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殿欢娱。行乐盛时，覃及中外。（《唐会要》三十四）

○教习孝经敕

自今已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唐会要》三十五）

○加枉法赃律敕

官吏准律应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自今已後，特宜加至二十匹。仍即编诸律，著为不刊。（《唐会要》四十）

○赎铜纳钱敕

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斤一百二十文。若负欠官物，应徵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尺。若会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同上）

○专知叙勋敕

准制及格式叙勋，今後宜令司勋员外郎二人，除曹务之外，每有勋甲团进後，专知磨勘。所须主事令史，任简择差定，如有疏略，委本官奏录。（《唐会要》五十八）

○详定元元庙乐敕

《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自今已後，每有荐新，先献元元庙。其缘告享所奏乐，宜令所司详定奏闻。并差宗正寺官一员及差户洒埽。两京崇元学各置博士、助教一员，学生一百人，资荫宜同国子学例。每祠享所斋郎

，便以学生充当。（《唐会要》五十）

○检校元元宫敕

两京元元宫及道院等，宜委崇元馆大学士都检校，务在精修，勿令喧杂，仍不更隶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同上）

○内外官考进单数挟名敕

所校内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进单数，二月三十日进挟名；外官二月三十日进单数，三月三十日进挟名。自今已後，并了日一时挟名奏，不须更进单数。（《册府》六百三十五）

○关内庸调徵限敕

敕：自今已後，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徵庸调及资物，并限十月三十日毕。（《册府》四百八十七）

○徵收庸调期限敕

自今已後，天下百姓宜以十分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每岁庸调八月徵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同上）

○选人放留条目敕

吏部选人书判蓝缕，及杂犯不合得留者，不限选数并放。除此之外，先从选深人一概并留。其选深被放人，选浅得留名，具留放逗留，榜示选人，各令知委。仍以单状奏闻，不须更起条目。（《册府》六百三十）

○申严远州不肯到官敕

如闻黔州管内州县官员多阙，吏部补人多不肯去。成官已後，或假解，或从正，考满得资，更别参选。自馀管蛮僚州，大率亦皆如此。宜令所司於诸色选人内即召补，并驰发遣至州，令都府勘到日申所司，如迟违，牒管内都督决六十，追毁告身，更不须与官。（《册府》六百三十）

○公卿巡谒诸陵敕

每年春秋二时，巡谒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礼郎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礼郎、右校署令，自今已後宜停，至陵所差县官及陵官摄行事。其巡陵仪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县收掌，长行需用，仍令博士、助教习读，临时读相，永为常式。（《唐会要》二十）

○置三皇五帝庙敕

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权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唐会要》二十二）

### ○曲盐并勒斗量敕

自今已後，曲皆以三斤四两为斗，盐并勒斗量。其车轴长七尺二寸，除陌钱每贯二十文。馀曲等同。（《唐会要》六十六）

### ○本色人充将作监敕

将作监所置，且合取当司本色人充直者，宜即简择发遣。内作使典，亦不得辄取外司人充。其诸司非本色直，及额外直者，亦一切并停。自今以後，更不得补置。如岁月深久，尚或因人，所由长官，量事贬降，其所应直，决一顿，配余边军。（《唐会要》六十六）

### ○安存致仕官敕

如闻六品已下致仕官，四载之後，准各并停。念其衰老，必藉安存，岂限其高卑，而恩有差降。应五品下致仕官，并终其馀年，仍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七）

### ○停六品以下员外官敕

内外六品已下员外官，至考满日，一切并停，各仍选例。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拟。其皇亲幼小、及诸色承优授官，军功、伎术、内侍省、左右龙武军，并诸蕃官等，不在此例。（同上）

### ○刺史犯赃加等敕

牧宰字人，所寄尤重，至於禄料，颇亦优丰。自宜饬躬励节，以肃官吏。如闻如犯赃私，深紊纲纪。今後刺史犯赃，宜加常式一等。（《唐会要》六十八）

### ○刺史不得兼别职敕

简择刺史，冀令抚字。诸使等或奏兼别职掌，政治有妨，既阙亲人，仍乖本意。自今已後，更不得别奏请。（同上）

### ○郎官御史先取县令敕

亲民之官，莫过於县令。比来选司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自今已後，郎官、御史，先於县令中三考已上有政绩者取。仍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九）

### ○禁官吏放债敕

郡县官寮，其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徵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後，更有此色，并迫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同上）

### ○选取飞骑敕

应募飞骑，请委郡县长官先取长六尺，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已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申送。（《唐会要》七十二）

○诸州医学附甲敕

诸州医学生等，宜随贡举人例申省，补署十年与散官。恐年岁深久，检勘无凭，仍同流外例附甲。（《唐会要》七十五）

○宏文馆学生帖试敕

宏文馆学生，自今已後，宜依国子监学生例帖试。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恒式。（《唐会要》七十七）

○不差孝假敕

顷以乡闾侍丁，优给孝假，官吏等仍科杂役，天宝初已遣优矜。如闻比来乃差征镇，岂有舍其轻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恤然。自今後，将侍丁孝假，不须差行。（《唐会要》八十二）

○官典受钱同枉法赃敕

自今已後，天下两税，其诸色输纳官典受一钱已上，并同枉法赃论。官人先解见任，典正等先决四十，委采访使巡察。若不能举按者，采访别有处分。（《唐会要》八十三）

○团貌定哀悼敕

今载诸郡因团貌宜便定户。自今已後，任依常式，应缘察问，对众取平，准今载三月五日敕处分。（《唐会要》八十五）

○退团貌敕

天下郡县虽三年定户，每年亦有团貌，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同上）

○禁关西诸国兴贩敕

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後，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唐会要》八十六）

○置广运潭敕

古之善政，贵於足食，欲求富国，必先利人。朕以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此潭，以通漕运。万世之利，一朝而成，其潭宜以“广运”为名。（《唐会要》八十七）

○兼官俸料不两给敕

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两给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除准式亲王带京官，外任官副大将军、副使、知军及正事京官兼内外官知政事，据文合兼给者，余并从一处给，任逐稳便。（《唐会要》九十）

○郡县阙职钱纳当郡敕

郡县阙职钱送纳太府寺，自今已後，纳当郡，以员外官料钱。不足，即取

正官料钱分。若无员外官，当郡分。（《唐会要》九十一）

○停免白直钱敕（疑）

郡县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约计一载破十万丁已上，一丁每月输钱二百八文，每至月初，当处徵纳送县，来往数日路程，在於百姓，尤是重役。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请用料钱，加税充用。其应差丁充白直，望请并停，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同上）

○职田送所管州县敕

两京百官职田，承胶佃民自送，道路或远，劳费颇多。自今已後，其职田去城五十里内者，依旧令佃民自送入城，自馀限十月内便於所管州县并脚价贮纳。其脚价，五十里外每斗各再版二文，一百里外不过三文，并令百官差本司请受。（《唐会要》九十二）

○改年为载敕

敕：天宝三年改为三载者，所论前後年号，一切为载。其後造帐计岁月，云若干载，自馀表状文章并准此。（《册府》四百八十六）

○男丁计年正役敕

比者成童之岁，则拄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軫予怀。自今已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同上）

○处分伪画印敕

其伪画印，宜用伪铸印刻印之例处分，永为常式。（《唐会要》四十一）

○太史监官入朝敕

太史监官除朔望朝外，非别有公事，一切不须入朝。及充保识，仍不在点检之限。（《唐会要》四十四）

○南岳投龙告文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初五日降诞。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萼仙洞。位忝君临，不获朝拜，谨令道士孙智惊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太岁寅戊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六）

○与倭皇书

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命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称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堂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时。（《日本书记》卷二十二）

☆肃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四十二。

○赠故利州司功参军严方约等制

门下：有後之庆，谅存平义方；饰终之典，用彰於锡类。故利州司功参军严方约等，早申嘉绩，夙负奇才，名器重於当时，声（阙）著於遗烈。虽舟壑已谢，久沦过隙之期；而子孙皆贤，实积高门之祉。属恩加令嗣，泽及先臣，宜优表赠之礼，俾治（阙）荣之命。可依前件，主者施行。（黄本《颜鲁公文集》卷十七）

○赠颜惟贞秘书监等官制

门下：悼往之义，必在于怀贤；饰终之典，允资於锡类。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崔涣亡父赠贝州刺史璩等，才业贞修，风襟淳茂，或践于周行；或用驰声，备更於历选；或量才未适，或禀命不融，永惟过隙之悲，是得承家之美。教忠斯在，行庆攸归，宜覃泉壤之恩，式叶哀荣之命。可依前件，主者施行。（同上）

○赠韩择木亡母张氏等制

门下：礼厚饰终，义殷锡类，永惟泉壤，谅在哀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多少保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上柱国昌黎郡开国公韩择木亡母赠南阳县太君张氏等，柔顺壶仪，慈和家范，含章内备，纯德外昭，遽从迁壑之悲，空闻择邻之训。顾其令嗣，光我缙绅，或已及迫封，或未从表赠，载覃渥泽，爰洽幽明，宜宏休命，俾协彝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同上）

○赐韦见素等子孙一人官诏

太子太师见素、太子少傅李遵、太子少保韩择木、太子宾客嗣吴王、太子詹事兼扬州长史崔圆，并承东宫优异，品秩已高，不可更改，宜各与子孙一人官。（《册府》七百十一）

○备国马诏

园苑内有闲厩使总监，各据所管地界耕种，收草粟以备国马。（《册府》六百二十一）

○停采访黜陟使诏

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徵发及文牒，兼使命来往，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後当有处分。（《唐会要》七十八）

○典贴虚实诏

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碾等，先为实钱典贴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馀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唐会要》八十九）

### ○慎择御史敕

风宪之地，百寮准绳，顷者有司殊非慎择。其御史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唐会要》六十二）

### ○均平科役敕

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徵发过多，俾其怨咨，何以辑睦？自今已後，所有科役须使均平，本户逃亡不得辄徵近亲，其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唐会要》八十五）

### ○量给官禄敕

天下郡府及县官禄，白直、品子等课，从今年正月一日已後，并给一半。事平之後，当续支还。（《唐会要》九十）

### ○赃数约绢估敕

先准格例，每例五百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已後，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唐会要》四十）

### ○又敕

《名例律》评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评功庸者。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牛、马、驴、骡车亦同。其船及碾、邸店之类，各依当时赁直，庸虽多不得过其本价。自今已後，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同上）

### ○县令等官准故事选拟敕

县令、录事参军，自今已後，选司所拟，宜准故事，过中书门下更审详择，仍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九）

### ○简择巧儿修理金吾墙敕

左右金吾内外廊所缘墙壁、廊宇、器械等破碎，并宜于当色月番人中，简择巧儿，随事修理。如更别创造，缘墙宇所须一切已上，俱录状奏，仍永为恒式。（《唐会要》七十一）

### ○外官给半料京官不给敕

天下都府及县官禄白直品子等课，从今载正月一日以后，并量给一半，事平之后，当续支遣。

乾元元年，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亦与职田，不给料。（至德已後，内外官无料钱，至是给之）仍敕度支使量闲剧司给手力课，员外官一切无料。

（《册府》五百六）

### ○逃户田宅官为租赁敕

逃户租庸，据帐徵纳，或货卖田宅，或摊出邻人，展转诛求，为弊亦甚。自今已後，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

，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徵索。（《唐会要》八十五）

#### ○宣付诸州文状敕

诸司使、诸州府进奏文状，应合定理行三纸已上，皆自写宣付四本。中书省宣过，中书省将两本与门下省。（《唐会要》五十四）

#### ○简择常参官敕

散骑常侍且各置常参官两人，令自简择闻奏，参典亦置两人。（同上）

#### ○勿信中使宣言敕

诸道州府所承上命，须凭正敕，後可施行，不得悬信中使宣言敕，即便遵行。（《唐会要》六十五）

#### ○客户编附百姓敕

客户若住经一年已上，自硃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减一半，庶填逃散者。（《唐会要》八十五）

#### ○安存现在百姓敕

近日已来，百姓逃散，至於户口，十不半存。今色役殷繁，不减旧数，既无正身可送，又遣邻保只承，转加流亡，日益艰弊。其实流亡者且量蠲减，见在者节级差科，必冀安存，庶为均济。（同上）

#### ○勒留过客器仗敕

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後，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馀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後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唐会要》八十六）

#### ○刺史县令改转例敕

刺史县令，自今已後改转，刺史三年为限，县令四年为限，员外及摄试官一切不得厘豫。（《册府》六百三十）

#### ○赐诸王手札

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後，延入宫中，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南部新书》甲）

### ●卷五

#### ☆代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四十六。

#### ○选择郎官制

周有六卿，分掌国柄，各率其属，以宣王化。今之尚书省，即六官之位也



。古称会府，实曰政源，庶务所归，比于喉舌，犹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丕绪，遭遇多艰，典章故事，久未克举。其尚书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利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其郎官有阙，选择多识前言、备谙故事、志业正直、文史兼优者，勿收虚名，务取实用。六行之内，众务毕举，事无巨细，皆中职司。酌于故实，遵我时宪，几百在位，悉朕意焉。（《唐会要》五十七）

○诛姜庆初等并削裴仿官爵制授颜真卿刑部尚书告

门下：昔舜命咎繇，曰女作士，明于五刑，惟刑克允。重华，圣帝也，远人来格；庭坚，理臣也，象弄惟明。金紫光禄大夫使节湖州诸军事前湖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含和毓灵，经德秉义，继文儒之业，宏亮直之风，执礼鸣谦，敦诗变雅，扬名四极，流誉三朝，夙著嘉猷，聿形大节。既茂次公之绩，宜褒越石之勋，询谋佥同，堪登右序；矫枉过正，亦会左迁。知进退而经始一心，交荣悴而用舍一致。今载举遗典，重理庶狱，以遵旧服，其教在明。可刑部尚书，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黄本《颜鲁公文集》卷十七）

○复左藏库诏

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於数中择精好之物，进三五十万匹，纳入大盈库，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册府》四百八十四）

○优奖功臣後嗣诏

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李靖、李、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于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其後嗣沈翳，将加优奖。如庙宇荒毁，即宜修葺。无德不报，何日忘之。（《册府》一百三十九）

○京兆府属官回避诏

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御史台五品已上，诸同正员三品以上，诸王、驸马中，要周期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县、丞、簿、尉。（《册府》六百三十）

○州县官不得听本贯人任话

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同上）

○召募官健诏

诸道军中，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须申。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初不得辄召募。（《唐会要》七十二）

○显要官子孙不得拟授州县敕

敕：见任中书、门下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三品已上，子孙合授官者，一切拟京官，不得拟州县官。（《册府》六百三十）

○诸司阙官职田充修廡宇敕

京诸司阙官职田苗子，自今以後，宜并充修当司廡宇用。其草准式处分，仍令分司监察御史勾当。（《册府》五百六）

○谏官每月奏对敕

谏官奏事，不须限官品次第，于每月奏事官数内，听一人奏对。（《唐会要》五十六）

○逃人物业量授附籍人敕

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已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册府》四百九十五）

○郎中员外任刺史敕

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唐会要》六十八）

○府县替除敕

诸州府县，今後有才不称职，及犯赃私，即任本使及州府奏人请替，除并不在奏请。其所许奏人，仍须灼然公清，曾经驱使者，课效资历当者，兼具历任申报年月，并所替官合替事由同奏。（《唐会要》六十九）

○谏官每月上封事敕

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唐会要》五十六）

○带职官不用缺敕

诸州府录事参军及县令，其有带职兼官、判、试、权知、检校等官者，自今已後，吏部不在用缺之限。（《唐会要》六十九）

○罢不通经业两馆生敕

宏文、崇文两馆生，绵以资荫补充。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通者与出身，不通者罢之。（《唐会要》七十七）

○巡检衢路敕

如间诸军及诸府，皆於道路开凿营种，衢路隘窄，行李有妨，苟徇所资，颇乖法理。宜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唐会要》八十六）

○五方上帝等祠用猪羊敕

五方上帝九宫，并大祠；朝日夕月，百神大社，先农释奠，并中祠。自今以後，大社用犊，中祠用猪羊各一，委所司支給，送太常八涤其副，准前。

（《唐会要》二十三）

○给是衣绢敕

自今已後，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宜准式给明衣绢及浴巾，馀准常例。其布绢支左藏库青苗物充。（同上）

○给百官丧葬人夫敕

应准敕供百官丧人夫、幔幕等，三品已上给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已下三十人。应给夫须和雇，价直委中书门下计处处置。其幔幕，鸿胪、卫尉等供者，所须载幔幕张设人，并合本司自备。如特有处分，定人夫数，不在此限。（《唐会要》三十八）

○还棹八城敕

如闻士庶在外身亡，将棹还京，多被有司不放入城。自今已後，不须止遏。（同上）

○奏送解天文人敕

艰难以来，畴人子弟流散，司天监官员多阙。其天下诸州官人百姓有解天文元象者，各委本道长吏具名闻奏，送赴上都。（《唐会要》四十四）

○州府改革申尚书敕

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以下商量闻奏，不得辄自奏请。（《唐会要》五十七）

○流外人不授州县敕

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诸军诸使亦不得奏请，仍委所由检勘。虽恩制所授，并不得与上同。会缺不成赴集，如须要甄录者，牒中书门下、吏部，改与别官。（《唐会要》五十八）

○拆毁临市楼阁敕

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唐会要》五十九）

○检校秘书敕

秘书省书阁内书，自今後不得辄供诸司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递相搜出，仍旧封闭。（《唐会要》六十五）

○较印斗秤敕

自今以後，应付行用斗秤尺度，准式取太府寺较印，然後行用。（《唐会要》六十六）

○都水监造掌鱼敕

应祠祭乾鱼，宜令都水监依样每年起十月造掌，随祭供用。其醢鱼催，据用数依限送光禄寺令供造。（同上）

### ○刺史替代降鱼书敕

诸州刺史替代及别追，皆降鱼书，然後离任，无事不得辄追赴使及出境。刺史有故阙，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知州事。（《唐会要》六十九）

### ○金吾置判官敕

左右金吾引驾仗，自今已後，每仗置判官两人，左右街使置判官一人，并取金吾将军卫佐充，二周年放选，优与处分。（《唐会要》七十一）

### ○停止禁卫充手力等敕

左右金吾引驾仗三卫等，承前以来，抽充三番将军手力，及都知判官等处，并承旨省中，承符驱使，仍取资课。供用禁卫这人，不合擅离职掌。自今以後，宜一切停止。（同上）

### ○精择中郎将敕

入阁升殿中郎将等，带刀升殿，职掌不轻。宜委中书门下精加选择，仍以品第于廊下别与置厨。其千牛郎将宜准此。（同上）

### ○禁止皇亲交婚军将敕

皇五等已上亲，不许与军将婚姻。驸马、郡主婿，不许与军将交游。（《唐会要》七十二）

### ○量定进士冬集授散敕

礼部送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及崇贤生、道举等，准式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其《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业人，比缘习者校少，开元中敕一例冬集，其礼业每年授散。自今以後，礼人及道举、明法等，有试书判稍优，并荫高及身是勋官三卫者，准往例注冬集。馀并授散。（《唐会要》七十五）

### ○童子出身敕

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唐会要》七十六）

### ○董晋等充三司使敕

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蕃、给事中刘乃，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厅一所充使院，并於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唐会要》七十八）

### ○品官依户纳税敕

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

，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航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

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厚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唐会要》八十三）

#### ○禁割贯改名敕

名籍一家，辄请移改，诈冒规避，多出此流。自今已後，割贯改名，一切禁断。（《唐会要》八十五）

#### ○修造桥梁敕

承前府县并差百姓修理桥梁，不逾旬月，即被毁拆，又更差勒修造，百姓劳烦，常以为弊。宜委左右街使勾当捉搦，勿令违犯。如岁月深久，桥木烂坏要修理者，左右街使与京兆府计会其事，申报中书门下，计料处置。其坊市桥令当界修理，诸桥街京兆府以当府利钱充修造。（《唐会要》八十六）

#### ○限正月修桥敕

其坊市内桥，不问大小，各仰本街曲当界共修，仍令京兆府各差本界官及当坊市所由勾当，每年限正月十五日内令毕。如违，百姓决二十，仍勒依前令修，文武官一切具名闻奏，节级科贬。如後续有破坏，仍令所由时看功用多少，计定数修理，不得辄剩料率，及有隐欺。（同上）

#### ○职田徵收各送本官敕

内外文武官职田及公廩田，准式，州县每年六月三十日勘造白簿申省，与诸司文解勘会，至十月三十日徵收，给付本官。近来不守常规，多不申报，给付之际，先付清望要官。其间慢卑官，即被延引不付。自今以後，准式各令送付本官。又准式：职田黄籍，每三年一造。自天宝九载以後，更不造籍。宜各委州县，每年差专知官巡覆，仍造簿依限申交所司，不得隐漏及妄破蒿荒。如有违犯，专知官及本典准法科罚。（《唐会要》九十二）

#### ○军器本钱放利敕

军器公廩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纸笔，宜於数内收一千贯文，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廩收利杂用。（《唐会要》九十三）

#### ○建双庙敕

顷者国步艰难，妖星不落，中原板荡，四海横流，公等内总羸师，外临敌，析骸易子，曾未病诸，兵尽矢穷，及其忧也。呜呼！天未悔祸，人何以堪

；甯甘杀身，不附凶党，信光扬於史册，可龟鉴于人伦。其立庙焉，时以祭祀。（《海甯州志》）

### ○戒理甌使敕

理甌使但任投甌人投表状於甌中，依进来，不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便止遏。（《唐会要》五十五）

### ○宰蔬出镇许百官迎送敕

宰臣出守方镇，中书门下并百官迎送，不须闻奏。（《会要》五十三）

### ☆德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五十。

### ○常参官初授让一人自代制

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军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及大理司直、评事，授讫三日内，於四方馆上奏让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长吏附送。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以举多者授之。（《册府》六百三十）

### ○诸色罢使冬季闻奏制

自今已後，应诸色使行军司马、判官、书记、参谋、支使、推官等使罢者，如是检校式五品已上，不合于吏部选集，并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闻奏。（《唐会要》七十五）

### ○条件息利本钱制

百官及在城诸使息利本钱，徵放多年，积成深弊。宜委中书门下与所司商量其利害条件以闻，不得擅有禁钱，务令通济。（《唐会要》九十三）

### ○宣读时令制

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定理读时令，朕常与百辟卿士举行之。（《唐会要》二十六）

### ○支給郡县主钱诏

郡县主婿有正员官停者，郡主每季给钱七十千，县主每季给五十千。郡县主婿已亡歿者，亦准此支給。（《册府》五百六）

### ○褒刘昌城平凉诏

平凉当旧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刘昌请城于兹，分兵保戍，实以遏其要冲，保宁边鄙。（《册府》四百十）

### ○宣赐淮西镇守军及诸道行营将士诏

淮西接界州县本军镇守及诸道赴行营将士等，宜共賜物二千万端疋，以充赏设。仍委本道条录闻奏，并与甄叙。其行营将健各放归本道，明加宣谕，令悉朕怀。（《册府》百二十八）

### ○賜故太尉段秀实祭葬立碑铭

贈在尉段秀实，天授贞烈，激其颶风，苍皇之中，密蕴雄断，将舒国难，诡收寇兵，挠其凶谋，果集吾事，挺身径进，奋击渠魁，英名凜然，正迈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缘葬所要，一切官给，仍於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诸军将士有身死王事，委本使具名衔闻奏，即与褒贈。（《册府》百三十九）

#### ○减诸道手力诏

今年十月三日，权减诸道诸州刺史判军事料，及专知勾当官加手力课，并减州县官手力、门、仓库、狱囚子、驿馆、廨宇等钱，宜一切却仍旧。（《唐会要》九十一）

#### ○窦克构准赴选诏

窦克构宜令赴选，仍委有司比类前任正员官，依资注拟。自今已後，郡县主婿除丁忧外，有曾任正员官停检校官俸料者，亦准此处分。其馀先是兼试同正员等不在选序者，停检校官俸料，任便赴集，有司据检校官量降三资与正员官。元无官，与解褐正员官。（《册府》六百三十）

#### ○封韩晋国公诏

江淮转运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韩，励精勤职，夙夜在公，漕挽资储，千里相继，可封晋国公。（《册府》四百八十三）

#### ○将军以下充武成王庙献官诏

《虞书》云：“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典孔明。稽开元旧仪，可为口则。其武成王庙，自今已後，宜令上将军以下充献官。馀依李纾所奏。（《大唐郊祀录》十）

#### ○条件五品以上武官去任诏

军卫及率府五品以上正员武官得替，及以理去任者，宜令兵部准五品已上文官例，每年作格限条件闻奏。（《册府》六百三十）

#### ○减常膳诏

古者，天子不修德，下民罹其祸，则内府损服御，太常减膳以克责。朕德信不著，奸臣不判，今两河之间兵革未戢，郡道疲於徵敛，百姓失业，不得农桑。朕是以对案辍食，私自贬损，其供常膳，有司宜省之。太子诸王已下食物，亦各节其数。（《唐会要》五十三）

#### ○给郡县主婿月俸诏

郡主婿检校四品京官者，户部月给俸钱三十千文，度支岁给禄米一百二十石；县主婿检校五品京官，给俸钱二十千文，禄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前任正官，并负才学政术，欲从上举选者，听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唐会要》六）

○置神策军统军诏

左右神策军，特为亲近，宜署统军，以崇警卫。其品秩俸禄料，一事以上，同六军统军例。（《唐会要》七十二）

○报权德舆诏

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唐会要》五十五）

○注拟大理太常官阙敕

大理法官及太常礼官，宜委吏部每至选时，简择才识相当者，与本司商量注拟。（《册府》六百三十）

○令中书省检勘行在授官敕

应去冬奉天行在给敕牒授官人等，宜令中书门下检勘牒文，凭据分明，即与依授官日月进画，已後检日并画日为定，不得用所行下月限。（同上）

○五品官不合选补使注拟敕

五品官准式不合选补使注拟，宜付吏部检勘讫，送中书门下。其据资叙却合授六品已下官，任便处分。（同上）

○散骑常侍不兼任使敕

左右散骑常侍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谓之侍极，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馀不合兼任使，先已授者，宜改与别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授。（《唐会要》五十四）

○选人由历附所司申闻敕

除常参官及诸使判官等，馀并附所司申，其兵部选人亦准此。（《册府》六百三十）

○放免逃亡息本敕

自今後应徵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徵邻近者放免，馀并准旧徵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柴货，充填本数，并已後所举，不得过二十贯。（《唐会要》九十三）

○令常参官举堪任县令等官敕

宜令清资常参官每年於吏部选人中，各举一人，堪任县令、录事参军者，所司依资注拟，便於甲历具所举官名衔，仍牒报御史台。如到任理政尤异，及无赃犯，事迹明著，所司录举官姓名闻奏，当议褒贬，仍长名後二十日内举毕。仍永为常式。（《册府》六百三十）

○御史分察六部敕

监察御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从下次。旧例，从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则六察御史递相移改。今请令监察从上第一人察吏部、礼部，第



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每年终，议其殿最。（《唐会要》六十）

#### ○停东西推官敕

知东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台司以推鞠为重务，请令第一殿中同知东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人有故，同推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员，请停。（《唐会要》六十二）

#### ○升兴元府敕

梁州升为兴元府，官员资叙，一切同京兆、河南府。（《唐会要》七十一）

#### ○重考不合选应举人敕

礼部应进士、举人等，自今以後，如有试官并不合选，并诸色出身人有应举者，先於举司陈状，准例考试。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重加考核。如实才堪，即令所司追纳告身，注毁官甲，准例与及第，至选日，仍稍优与处分。其正员不在举限。（《册府》六百四十）

#### ○简择待制官敕

宜令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仍于见任、前资及同正、兼、试九品已上官中，简择文学理道、兵锋法度优深者，具名闻奏。度支据品秩，量给俸钱，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须干力什器厅宇等，并计料处分。（《唐会要》二十六）

#### ○禁采捕敕

自今已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县禁断探捕弋猎，仍令所在断屠宰，永为常式。并委州府长吏严加捉搦。其应合供陵庙，并依常式。（《唐会要》四十一）

#### ○减文武百官月料敕

文武百官每月料钱，一百贯已上者三分减一，八十贯已上者五分减一，六十贯已上者七分减一，四十贯已上者十分减一，三十贯已下者不减。待兵革甯後，仍旧给。（《册府》五百六）

#### ○支給致仕官禄料敕

致仕官所请半禄料及赐物等，并宜从敕出日，於本贯及寄住处州府支給。（《唐会要》六十七）

#### ○给公主等封物敕

诸公主每年各给封物七百段疋，此依旧例，春秋两限支給。诸郡主每季各赐钱一百贯文，诸县主每季各赐钱七十贯文。其郡县主婿见任前资正员外员官等，一依支給。（《唐会要》六）

○驸马无子不用母荫敕

驸马、郡县主如无子，准式养男，并不得用母荫。（同上）

○太尉摄祭南郊敕

郊坛时祭燔柴瘞埋，并依天宝十三年制。自今以後，摄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受祝版，及赴清斋所。（《唐会要》九）

○郊庙行礼不齋禡敕

至庙行礼，不得施禡，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准此。（《唐会要》十三）

○马燧庙敕

赠太傅马燧庙，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给卤簿。（《唐会要》十九）

○嗣郡王庶子班位敕

今後嗣郡王列於官班之上，庶子宜在卿之上。（《唐会要》二十五）

○功臣分二等敕

国初以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者，宜差次分为二等。（《唐会要》四十五）

○待制官各陈所见敕

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陈所见一条，仗下後封进，观古略兼补阙拾遗，有足匡时，固宜无隐。如事烦细，非理道所切者，不须。（同上）

○许百官送太傅燧葬敕

故司徒兼侍中赠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发引，百官不须入朝，便于城外送发引。（《唐会要》三十八）

○嗣王葬用卤簿敕

自今已後，嗣王薨葬日，宜令所司并供卤簿，仍永为常式。（同上）

○丧葬给卤簿敕

自今已後，应缘丧葬，俱给卤簿，即遂便于街中宿幔。（同上）

○死刑停先决杖敕

比来所司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温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先决杖宜停。（《唐会要》四十）

○疏理禁囚敕

农事方兴，时雨犹少，言念囚系，虑有滞冤。京城百司及畿内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处极法，宜从宽典，各决四十，配流诸州。其馀禁系者，委御史台与诸司计会，敕到後五日内疏理讫闻奏。（同上）

### ○供进井水敕

立春日前，内外两井纳水总二千五百段，每段长一尺，厚一尺五寸，宜令储县勾当，澄滤净洁供进。（《唐会要》五十九）

### ○侍御史据六典举奏敕

准《六典》，殿中侍御史，凡两京城内，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谓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讹宿宵、蒲博盗窃、狱讼冤滥、诸州绸典贸易、赋敛违法，如此之类，方合奏闻。比者因循，务求细事，既甚烦碎，颇失大猷。宜令自今以后，据《六典》合举之事，所司有隐蔽者，即具状奏闻。其余常务，不须更闻。（《唐会要》六十）

### ○禁滥给驿券敕

诸道进奉却回，及准敕发遣官健家口，不合给驿券人等，承前皆给。路次转达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自今以后，宜委门下省检勘，凭据分明，给传牒发遣。切加勘责，勿容逾滥。仍准给券例，每月一度具状闻奏。（《唐会要》六十一）

### ○驿官减选敕

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知大路驿官，每一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仍任累计。次路驿官二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三周年减两选。（同上）

### ○置尚药局医官敕

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唐会要》六十五）

### ○内侍养子敕

内侍省五品已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同上）

### ○停省州县佐录簿尉敕

减诸上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员；中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各一员；下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各一员。诸州参军一半。诸县中等已上令一员，尉一员，下县令一员。京兆、河南府司录、判司及四赤县丞、县尉，量留一半，参军全留。馀并停省。其诸赤及畿县，每县留令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馀府准上等州县例。以诸州户口减耗，三分去二，其官员合省。今员阙偏并，尚未均平，宜令所司依前件额，即分析州县等第与奏。其左降官且仍旧，其余一切权停。至来五月三十日续取处分。其应停减官俸、粮禄、职田、杂料、手力、粮课等，一切已上，各宜令度支勘审检收，纳送上都左藏库收贮，充赏战士所用。（《唐会要》六十九）

○省州府判司敕

天下州府别驾及司田、田曹参军，除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其诸州府判司双曹者，各省其一，录事参军准判司例。（同上）

○引接上将军敕

诸卫上将军，自今以後，每朝，下马至朝堂以来，宜令左右金吾作等级，差人引接。其退朝亦送至上马处。（《唐会要》七十一）

○放鼓传点敕

四月一日以後，五更二点放鼓契。九月一日以後，五更三点放鼓契。日出後二刻传点，三刻进坐牌。（同上）

○条件诸卫并举武班朝参故事敕

六军先已有敕，各置统军一人，十六卫宜各置上将军一人，秩从二品。其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俸料随军人马等，同六军统军。其诸卫上将军次于统军支給。自今已後，内文武官阙，于文武班中才望相当者，相参叙用。仍待已後各改事，一本卫量置卫兵，所司续商量条件，奏听进止。仍举故事，置武班朝参。其廊下食亦宜加给，称令优厚。（同上）

按：《全文》五十一所收《增置金吾十六卫料钱粮课诏》，互有不同。

○诸卫将军入宿敕

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等上将军、大将军，宜于八宿。（同上）

○宿卫选人子京官敕

选人南北衙宿卫、前任京官等，前衔带卫者，依资并子京官。（同上）

○禁军司违越敕

左右羽林军飞骑等，兵部召补，格敕甚明，军司不合擅有违越。自今以後，不得辄自召补。（《唐会要》七十二）

○答使部奏请量事注拟敕

两考阙，不在用限。其三考阙，如非当年准格令用，除别敕授官人外，亦不在用限。如阙员不足选人，事须处分者，临时奏听进止。馀例依。（《唐会要》七十四）

○契丹首领授官敕

幽州道入朝契丹大首领悔落拽何等五人，并可果毅都尉；次首领王下诏活薛于君等一十六人，并可别将，放还国。（《唐会要》九十六）

○停福建选补司敕

岭南、黔中选，旧例补注讫，给票放上，其俸除手力、纸笔、团除杂给之外，馀并待奏申刺到後，据上日给付。其福建选补司宜停。其桂、广、泉、建

、福、贺、韶等州，宜依选例称补。（《唐会要》七十五）

○明经进士人数敕

明经进士，自今已後，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唐会要》七十六）

○类补弘文崇文学生敕（疑）

应补弘文、崇文学生，员阙至少，请补者多，就中商量，须有先后。伏请准建中三年十一月敕，先补皇总麻已上亲，及次宰辅子孙。仍于同类之内，所用荫，先尽门地清华，履历要近者，其余据官荫高下，类例处分。（《唐会要》七十七）

○幕府改官折资敕

诸道幕府判官及诸军将，比奏改官，例外超越，应从散秩入清望官，并折资处分。（《唐会要》七十八）

○诸道副使等官改转敕

诸道观察、都团练、防御及支度、营田、经略、招讨等使，应奏副使、行军、判官、支使、参谋、掌书记、推官、巡官，请改转台省官，宜三周年以上与改转。其缘军务急切，事迹殊常，即奏听进止。（同上）

○诸军文资官不得叙战功敕

诸军功状内，其判官等既各有年限，并诸色文资官，不合军行。自今以后，更不得叙入战功。其掌书记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有灼然功效可录，任具状奏闻。（《唐会要》八十一）

○磨勘内侍官结阶敕

内侍省自今以后，高品官白身等，官至五品已上，合结朝散大夫等阶。及准格母、妻合得邑号，并结阶。累勋阶者，并宜当司磨勘，具衔奏来。（同上）

○处分冬荐敕

本置冬荐，务在得人。自今以后，所荐官考试奏入上等人，如无他故者，准前敕类例处分。其下等人，有司便以时罢退，任待他年重荐。如情愿同吏部六品以下选不合得留人例，请授远慢官者，任经都省陈状，吏部勘现限等第。敕出后一月内，送中书门下商量进拟。（《唐会要》八十二）

○前资官俸料敕

前资官未有功劳，不合改转，既无俸料，又虑艰辛，入库之日，宜与同类官。（同上）

○访求医博士敕

贞观初，诸州各置医博士，开元中兼置助教，简试医术之士，申明巡疗之

法。比来有司补拟，虽存职员，艺非专精，少堪施用。缅思牧守，实为分忧，委之采择，当悉朕意。自今已后，诸州应阙医博士，宜令长史各自访求选试，取艺业优长堪效用者，具以名闻，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须选集。（同上）

○见任医官不加料敕

其见任医术官，应非翰林供奉，不在加料钱限。（同上）

○停选医官药童敕

翰林医官及药童，自今已后，纵考满，并不得于所司选。其见选人亦宜停。（同上）

○取诸街枯树修桥敕

宜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新。（《唐会要》八十六）

○选官专知斗门敕

漕运通流，国之大计。其河水每至春夏之时，多被两岸田莱，盗开斗门，舟船停滞，职此之由。宜委汴宋等州观察使选清强官专知，分界勾当。其郑州、徐州、泗州界，各仰刺史准此处分，仍令知汴州支遣院官计会勾当。（《唐会要》八十七）

○诸陵四面三里内不得葬敕

敕：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里内不得葬。如三里内、一里外旧莹须合者，任移他处。（《唐会要》二十一）

○禁销钱敕

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过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唐会要》八十九）

○赐浑敕

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千约，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申覆。如有急，令马希倩奏来。朕今与卿诀。（《画墁录》）

○又敕

今赐卿剑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将军裁之。（同上）

●卷六

☆宪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五十六。

○赐爵叙除制

旧例皆云三品以上赐爵三品，为银青光禄大夫、云麾将军已上。若职事官难是三品，散官四品以下，并不得叙爵。但有三品以上散官，虽四品职事官

，并合叙爵。其所叙爵，止於郡公。其郡公更蒙赐爵，即听回授。其国公及封王，并须特恩，不在叙限。其国公及封王准赐爵，亦听回授。其制书中有诸色职掌，临时处分，其职掌即池发高卑，准制便叙，有司更不得妄授，须三品阶例。近日有司起请中，往往有言其叙爵须限职事三品官，此乃深昧典章，紊乱纲纪。其叙阶据制书旧例，四品已下阶，四品谓正议大夫、忠武将军，都不系职事官。内外官叙三品者，皆须文武散官至四品上。叙五品者，皆须文武散官至六品上。如四品阶并是通议大夫、壮武将军以下；六品阶，承议郎、昭武副尉以下；虽制书中累加散阶，亦在不叙三品、五品之限。如一制中累加散阶，亦不得先叙一阶。至正议大夫、忠武将军、朝议郎、昭武校尉，因续取制书中所赐，皆叙三品、五品，永家禁断。如两制书日月相近，亦准前不得累叙。直须制书出时，以正议大夫、忠武将军、朝议郎、昭武校尉已成，方得叙三品。纵制书中有优劳，合加数阶，入三品止於银青光禄大夫、云麾将军，入五品止於朝散大夫、游击将军，不在累叙。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以上阶，并须特恩，不合累叙。其外命妇封，内外官母、妻各视其夫及子散官品令，不得约职事官品。文武五品阶为县君，四品阶为郡君，三品已上阶为郡夫人，即止。其国夫人须待特恩，不在叙例。如至郡夫人，又有制书赐封，即改为郡夫人，受新恩履历而已。（《唐会要》八十一）

#### ○停永安军额制

荆南是税赋之地，与关右诸镇及河南、河北有重兵处体例不同。节度使之外，不合更置军额。因循已久，烦弊实深。严绶所请停永安军额，宜依。其合收钱米，委严绶于当府诸县蠲除，不支济人户，均减讫闻奏。（《唐会要》七十八）

#### ○按举刺史制

度支：如刺史於留州数内，妄有减削，及非理破使，委观察使风闻按举，必当量加科贬，以诫列城。如刺史不奉制敕，不得称有公事，请赴本使。其录事参军，亦不得擅离本州。（《唐会要》六十八）

案：此首《全文》收在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内，字句微有不同，而《会要》又作元和二年。或元和二年《南郊赦文》之佚文。

#### ○定功臣谥诏

张柬之等皆书勋国史，配飨庙庭，赐谥易名，义光百代。宜令所司即与定谥闻奏。（《唐会要》六十）

#### ○禁中外官子弟私举钱诏

应中外官有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起今日後，举钱无尊属同署文契，其举钱主在与不在，其保人等并杖二十，其本利钱仍令均摊填纳。应

口马庄宅诸色，买卖相当後，勒买人面付卖人价钱。如违，牙人决重二十，付钱主家亦科罪。（《册府》六百十二）

### ○科制避徭诏

男丁女工，耕织之本，雕墙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为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备为科制，修例闻奏。（《唐会要》五十）

### ○访择校书正字诏

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後，於平留选中加工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唐会要》六十五）

### ○职田草粟诏

百司职田，多少不均，为弊日久。宜令每司各收职田草粟等数，自长官以下，据多少人作等差，除留阙官外分给。（《唐会要》九十二）

### ○建泉等州纳物粗恶惩罚诏

大府奏建州、泉州、寿州所纳物，粗恶短狭。布帛有幅，制度所存，近日劝课不精，羸滥方甚，遂使女工都弃，国用乏虚。若无所惩，何以知惧？刺史宜各罚一月课料，录事参军、本县令各罚一季课料，本曹官罚一季课料，仍书下考。（《册府》五百四）

### ○令百寮陈钱物重轻利害诏

钱重物轻，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将以便人，所贵缙货通行，里闾宽息。宜令百寮各随所见，作利害状以闻。（《册府》五百一）

### ○禁销钱毁器诏

今已後，诸州府有请以破钟再铸，宜令所在差人监领，不得令销钱毁器，别有加添。（《册府》五百一）

### ○禁止停省职员诏

诸道新授节度、观察、经略等使，自敕出後，使未到以前，或前使尚在本镇，或已发差知留务军等官，其军府职员多停省改易。自今以後，切令禁止。纵先有此色，新使到道，并令仍旧。（《唐会要》七十八）

### ○支郡镇遏属刺史诏

诸道节度使、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等。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接连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即不在此限。（《唐会要》七十八）

### ○赵宗儒权选事诏



东都留守赵宗儒，权知吏部，令掌东都选事，铨试毕日停。（《唐会要》七十五）

○公主等所养鹰鹞不得越界按放诏

公主、郡主、驸马等所养鹰鹞，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辄地诸界。其故违者，府县切加检察，录名闻奏。（《册府》百四十一）

○惩宗正卿李上公等诏

所由阙于周防，敢尔侵犯，各据事状，宜有科惩。知山门押官决六十，削一任官，纒骑三卫并决四十，陵令马叙罚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罚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罚一月俸。（《唐会要》十七）

○允权德輿请缘迁令子弟营护手诏

按：此诏见五十卷本《权载之文集》，题“元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与《全文》五十三卷德宗诏同。今存其目，文不录。

○赠权仁垂尚书礼部郎中敕

案：此敕见五十卷本《权载之文集》，题“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与《全文》五十四卷德宗敕同。姑存其目，文不录。

○处分郑方逵敕

郑方逵宜委京兆府鞫身，递送黔州，付季模于偏远州驱使，勿许东西。

○试官改转敕

诸司府参佐检校试官，从元授官月日计，如是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经三十个月外任与改转，馀官经二十个月奏改转。若是未经考使，有故事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个月，即任申奏。（《唐会要》八十一）

○禁铅锡钱敕

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刮目相看了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唐会要》八十九）

○京官俸料给现钱敕

京百官俸料，从五月以後，并宜给见钱。其数内一半充给元估足段者，即据时估实数回给见钱。（《唐会要》九十一）

○支給邢士美料钱敕

工部尚书邢士美，以疾未任赴京，宜就东都将息，疾损日赴任。其料钱准上官例，令有司支給。（《唐会要》九十一）

○收管岐阳马地敕

闲厩使所理岐阳马旧地，方三百四十七顷。据监察御史范传式奏，岐阳马坊地，既不妨百姓租佃，又不阙官中、赋税，宜据数交付闲厩使收管。（《唐

会要》六十五)

○量置学生敕

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五员，太学馆十五员，四门馆五十员，广文馆十员，律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唐会要》六十六）

○停东都防御使敕

承前东都留守，无防御使名，往因权宜，遂有制置，俾从省便，以复旧章。其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将士六千七百三十八人，数内见所管将士都防镇及宫苑中、营田、河阴、阳翟、偃师等县镇遏使，其四千六百三十人，委留守收管。襄城、叶县镇遏使，共二千一百人，委汝州防御使收管。（《唐会要》六十七）

○裴次元充东都副留守敕

东都留守，创立新军，所召将士，切资精选，要得府县共详簿书。况分正副留守，抑惟旧典，宜令河南尹裴次元以本官充东都副留守。（《唐会要》六十七）

○举人纳策止宿敕

制举人试讫，有逼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上宿。仍各仰金吾卫使差人监引，送至宿所。如勾当，勿令喧杂。（《唐会要》七十六）

○刺史上言利病并禁任处置产敕

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皆不限时节，任自上表闻奏，不须申报节度、观察使。本任得替後，遂於当处置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此色并勒依元额输税。（《唐会要》七十六）

○罚韩皋俸料敕

敕：封杖决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韩皋备历中外，合遵典宪，有此乖越，良所怆然。罚一月俸料。据决孙月日，是旧刺史辛秘离任之後，新刺史范传正未到之时，俱无愆尤，不可议罚。馀依。（《吴兴艺文补》、《元氏长庆集》三十八）

○考核所举县令敕

元和三年敕书，所举县令，皆直言其事，不得妄有文饰，吏部举其事状，随事检勘者。今词不达意略勘资历，未究人材。自今已後，宜委吏部精加考核，必使详实，不得同皂选人例酬官。所冀举不妄施，官无虚授，仍令四时注拟。其观察使、刺史所举人，不得授以本州府县令。到任後有罪犯，其所举主准前敕贬罚。（《唐会要》六十九）

### ○停英武军敕

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著在国章。近置英武军及加军额，宜从并省，以正旧名。其英武军额宜停，将士及当军一切已上，并合入左右威远营，依前置使二人勾当。（《唐会要》七十二）

### ○停威远营衣粮敕

左右龙武等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其一千八十人所请衣粮，宜并勒停。仍委本军具名牒送府县收管。（《唐会要》七十二）

### ○禁聚射敕

京城内无故有人於街衢中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送府县科决。其诸军诸使，禁身奏取进止。（《唐会要》七十二）

### ○父母年老单身免差敕

单身百姓，父年七十能上能下，及无父其母年六十以上，并不得差征镇。（《唐会要》七十二）

### ○申光蔡三州县官俸料敕

有司奏申、光、蔡三州州县官，缘给复无税，应支俸料。今量事实上员额及课料，其六品以下官，仍令吏部于选人中择优与注拟，每月课料钱委所司量与支給。其员外课料等本额，待给复年满，一切仍旧。（《唐会要》七十五）

### ○授新罗国王金俊邕等册敕

金俊邕等册，宜令鸿胪寺于中书省受领至寺，宣授与金力奇，令赉归国，仍赐其叔彦升门戟，令本国准例给。（《唐会要》九十五）

### ○法司详断刑宪敕

旧制，刑宪皆大理寺、刑部详断闻奏，然後至中书裁量。近多不至两司、中书，使自处置。今後先付法司，具轻重闻奏，下中书令、舍人等参酌，然後据事例裁断。（《唐会要》五十五）

### ○处分滥给券敕

准元和三年诸道滥给券道敕文，总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长官宜夺一季俸禄。其本州官、曹官及录事参军，付吏部用阙，去任殿一选。（《唐会要》六十一）

### ○访察州县敕

前後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徵科，及刑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外地生人之劳，朝廷莫得尽知。今後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俗，闾阎疾苦，水旱灾伤，并一一录奏闻。郎官宜委左右丞勾当，并限朝见後五日内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如所奏不实，必议惩责。（《唐会要》六十二）

○县主不得离京敕

县主婿请授外官，如赴任，县主不得离京。自今以後，永为常例。（《唐会要》六）

○修周文武祠敕

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阳县，宜令有司精加修饰。（《唐会要》二十二）

○命妇朝谒敕

每至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妇朝谒皇太后，自有常仪，不合前却。自今已後，诸公主、郡县主，宜委宗正寺勾当。常参官母妻，御史台勾当。如有违越者，夫、子夺一月俸。无故频不到者，有司具状闻奏。

（《唐会要》二十六）

○宫中上寿敕

今月六日，是朕降诞之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其日并赐于光顺门内殿与百官相见，永为常式。（《唐会要》二十九）

○安置李师古妻女敕

李师古尝经任使，待以始终，虽是师道近亲，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并于邓州安置。（《唐会要》三十九）

○御史专知赃赎敕

今後应坐赃及他罪当赎者，诸道委观察判官司人事勾当，及时申报。如蔽匿不申者，节级科贬加罪。不系奏官长量情处置者，其赃但准前申送御史台，充本色给用。仍差御史一人专知赃赎，不得以赃罚为名。如罪名未正，妄罚其财，亦委观察判官勾当。差定後先，具名闻奏。（《唐会要》四十）

○削郑良宰官敕

郑良宰如闻本非士族，岂容尘忝班行？宜削所授官。通事舍人知馆事杨造，轻有论荐，颇乖言慎，宜罚一月俸。（《册府》四百八十一）

○不酤官酒照湖州例敕

不酤官酒，有益疲人，管内六州，皆合一例，宜并准湖州敕处分。（《册府》五百四）

○权判官与正授敕

自今已後，应受权判官，京官一考已上，外官两考已上，职事条举者，然与正授。如未及正授，别要除改者，不得全用权知判官资。如特委重务，即不在此限。（《册府》六百三十一）

○停卢则见任敕

御史出使，动为标式，功在肃下，不唯检事。监察御史卢则奉使推鞠，致使官曲犯赃，被人告诉，失在周慎，亦可薄惩。宜停见任。（《册府》五百二

十二)

○答权德舆谢追赠祖仁垂礼部郎中表批

按：此文见五十卷本《权载之集》，题“元和十三年闰五月”，与《全文》五十四《批答》同，今存其目，文不录。

☆穆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六十四。

○萧仁免守吏部尚书诏

古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季氏以还，鲜由兹道。先皇帝在位十五载，凡解相印二十人，多为大僚，或授兵柄。矧余小子，宜有加焉。朝议大夫守右仆射袭徐国公萧仁免，以勤事国，以疾退身，本末初终，不失其道。既罢枢务，俾居端揆，兹朕所以加恩超等，复语前言，而仁免继有让章，至于三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是用改选部尚书，足以表予宠重，所以嘉尔谦光。宜钦厥心，以保厥位，无忝我明命。可守吏部尚书。（《册府》四百六十四）

○停抽给用钱诏

顷以寇贼未殄，费用滋广，先有诏敕，于诸道留州留使给用钱中，每贯量抽二百文。今兵戈已戢，经费有常，其抽钱宜从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後停。切令官吏所在知委，不得妄有增减。（《册府》四百八十四）

○答崔元略上章自辨诏

朕所命官，岂非公选？卿能称职，奚恤人言。（同上）

○任百官寒食埽墓敕

寒食埽墓，著在令文，比来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遂私诚，自今以後，文武百官有墓莹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埽。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开不到者，委御史台勾当。仍自今以後，内外官要覲亲于外州及拜埽，并任准令式年限请假。（《唐会要》二十二）

案：《全文》六十五所收《定寒食假诏》，计三十九字，与此敕不同。

○命路随韦处厚兼充史馆修撰敕

随、处厚尝在史馆，才行可称。伏以《宪宗实录》未修，切资论撰，宜兼充史馆修撰，仍分日入史馆修实录。未毕之间，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册府》五百五十四）

○放宫人敕

先在掖庭宫人，及逆人家口并配内园者，并放出外，任其所适。（《唐会要》三）

○赐蕃客重阳宴钱敕

蕃客等使，皆远申朝聘，节遇重阳，宜共赐钱二百贯文，以充宴赏，仍给

太常音乐。（《唐会要》二十九）

○任诸色人入道敕

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之者，亦听。宜令所司具令立文状条目，限降诞月内投名请试，今年十月内试毕。（《唐会要》五十）

○员外二周年转官敕

自今以後，员外郎知制诏，敕复授本官，通计二周年，然後各依本行转，郎中亦依二周年与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转前行一周年即与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诰，合转员外者，亦以二周年为限。谏议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给事中并翰林学士别宣，并不在此限。（《唐会要》五十五）

○详覆大理结断敕

今後大理寺结断，行文不当，刑部详覆；於事不精，即委中书舍八举书其轻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唐会要》五十五）

○禁中使传券违越敕

中使传券，素有定数，如闻近日多越券牒。宜令诸司府据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敕，分明晓示。自今已後，如更违越，所在州县俱当时具名闻奏。（《唐会要》六十一）

○定太常员阙敕

吏部所注太常寺伎术官直殿中，既准格，未为乖越，宜并待考满日停。太常寺所论员阙，从来年以後，并任本寺收管，诸司更不得占授。（《唐会要》六十五）

○优礼孔敕

尚书左丞孔可守礼部尚书致仕，仍委所在长吏，岁时亲自存问，兼致羊酒。如至都，其刍米什器之类，委河南尹量事供送，务从优礼。筋力未衰，坚请休退，故示优礼。（《唐会要》六十七）

○诸军使属同百姓差遣敕

京兆府百姓属诸军、诸使者，宜令具挟名敕下，一户之内，除已属诸军、诸使，其馀及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明立簿籍，同百姓例差遣。（《唐会要》六十七）

○官俸折米敕

近日访闻京城米价稍贵，须有通变，以便公私。宜令户部应给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给匹段者，通给官中所采粟，每斗折钱五十文。其段匹委别贮，至科采粟，填纳大仓。（《册府》五百七）

○节度交割状限敕

诸道节度使去任日，宜准元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敕处分。其交割状，限新人到任後一个月內，分析闻奏。并报中书门下据替限，委中书门下据报状磨勘闻奏，以凭殿最。（《唐会要》七十八）

○禁卖新罗百姓敕

禁卖新罗，寻有正敕，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归。宜委所在州县切加勘会，责审是本国百姓情愿归者，方得放回。（《唐会要》八十六）

○给韩宏俸料敕

司徒兼中书令韩宏，疾未全平，尚须在假将息，其俸料宜从敕下日便令所司支給。（《唐会要》九十二）

○添给诸司本钱敕

添给诸司本钱，准元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敕，内外百司准二月五日赦文，宜共赐钱一万贯文，以户部钱充，仍令御史台据司额大小、公事闲剧，为等第均配。（《唐会要》九十三）

●卷七

☆敬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六十八。

○条流沧德二州官吏俸料诏

沧、德二州州县官吏等，刺史每月料钱八十贯，录事参军三十五贯，判司各置二人，各二十五贯，县令三十贯，尉二十贯。其俸禄且以度支物充，仍半支省估匹段，半与实钱。（《册府》五百七）

○放宫女敕

在内宫女宜放三千人，愿嫁及归近亲，并从所便，不须寻问。（《唐会要》三）

○罚殷侑俸料敕

敕：殷侑故违制令，擅置戒坛，须示薄惩，用警方任。罚一季俸料，其戒坛勒停。（《册府》六百九十九）

○选择正员官敕

京百司应带职奏正员官者，自今已後，宜於诸司及府县见在任官中选择，便以本官充职。如见任无相当者，即任於当年见选人中奏用，便据资序与官，不要更待铨试。仍永为常式。（《册府》六百三十一）

○注拟回授周亲官敕

应请以一子官回授诸亲者，自今已後，须是周亲，仍勘验分明，可注拟。（《册府》六百三十一）

☆文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六十九。

○允路随详正顺宗实录诏

其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葺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其余依奏。（《册府》五百五十六）

○允裴度奏勿废飞狐县铸钱诏

鼓铸之利，合归有司，制置已成，难亟更改。其飞狐依前令度支收管，其甲价便以新铸钱充。其所由工匠，令院司与观察使计会，具挟名申，不得广占人户，侵扰州县。（《册府》五百一）

○答崔郾奏必茶法诏

榷茶本率商旅，纽贯涉於加税，东省曾有驳正，盐铁又经奏论，法贵大同，事难独改。（《册府》四百九十四）

○尹台相逢仪制诏

尹正官重，台宪地高，道路相逢，仪制不定，各执词理，每有纷争。胜负取决於一时，参详未申於久制，委有司斟酌内故闻奏。（《唐会要》六十八）

○答刘凉请割闲地牧马诏

委本道节度使差人与判使勘验，如实无主，便任收管。仍不得侵夺居人田产。（《册府》六百二十一）

○赐入道公主封物敕

浔阳、平恩、邵阳三公主皆舍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赐封物七百段疋，仍准旧例，春秋两限支付。（《唐会要》六）

○出降县主妆粉钱敕

出降县主妆粉钱，宜令所司自今以後，从出降日支付。（《唐会要》六）

○东都权置举敕

今年权於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任便东都赴集。其上都国子监举人，合在上都试。及节目未尽者，委条流闻奏。（《册府》六百四十一）

○禁奇异袍袄绫敕

三品已上，许服鹞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已下常参官，许服小协和窠绫及无绫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其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及诸司三品官，并敕下後，许一月日改易；应诸司常参官，限敕下後两月日改易。除非常参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许通服丝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断。其花丝布及繚绫除供御服外，委所在长吏禁毁讫闻奏。其不可服丝布者，敕下後，限一月并须改易。（《唐会要》三十二）

○赠恤王武俊妻李氏敕



故太尉王武俊妻晋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横流之中，拯定奔溃，属当葬事，宜加赠恤。宜令有司特给仪仗事。（《唐会要》三十八）

#### ○罚不及嗣敕

官必任亲，贤贵无宜轻授；罚不及嗣，经训具有明文。若坐子孙，虑伤事理，此一节且仍旧，余依。（《唐会要》三十九）

#### ○递减禁囚敕

京畿之内，万类聚居，触刑章者，多於天下，加以百役牵应，由斯致咎，若干一一不恕，则杀戮滋多。应京畿内见禁囚犯，死者降一等，从流当徙者，以远近节级递减一等处分。（《唐会要》四十）

#### ○停解奸吏敕

案：此文见《唐会要》卷四十，题曰“开成四年”，与《全文》卷八十宣宗敕同，姑存其目。

#### ○检勘旧官敕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逾滥。如闻近日诸处奏官，不经司检寻，未免奸伪。起今已後，诸司、诸使、诸道应奏六品以下诸色人，称旧有官及出身，请改转并请授官，可与商量者，除进士及登科众所闻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书、门下及三库，委给事中、中书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与甲库官同检勘，具有无申报。中书门下审无异同者，然後依资进拟。如诸司、诸道奏论不实，以有为无者，临时各加惩罚，务使仕进稽实，永绝侥幸。（《唐会要》五十四）

#### ○事有不可封章上论敕

凡事命颁行，事有不可，给事中职合封进。省审既毕，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今尚书省、御史台所有制敕，及官属除不当，宜封章上论。其事状分明，亦任举按。须指事据实，更言风闻，及滞诏旨，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访闻按举，自准前後敕文，不在此限。（《唐会要》五十四）

#### ○记言记事敕

宜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入阁日赍纸笔，於螭头下记言记事。（《唐会要》五十六）

#### ○参详元和以来制敕敕

元和、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以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闻奏。（《唐会要》五十七）

#### ○参议仆射故事敕

仆射实百僚师长，国初为宰相正官，品秩至崇，仪制特异。近或勋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列上凌，旧章下替。昨令参议，颇为得中，宜储所司，永

为定制。（《唐会要》五十七）

○罚沈传师俸料敕

不度僧尼，累曾有敕。传师既为藩守，合奉诏条，诱致迷妄，须示薄惩。罚一月俸料，戒憎勒停。（《册府》六百九十九）

○批答杨於陵辞致仕全给俸料敕

卿早更委任，每著声猷，累闻告老之辞，勉遂悬车之请，故优廩禄，示以宠劳。廉光有终，虽君子之贞吉；当仁不让，亦先哲之格言。宜体至怀，即断来表。（《唐会要》六十七）

○致仕依品秩敕

请致函仕官，近日不限品秩高卑，一例致仕。酌法循旧，颇越典章。自今以後，常参官五品，外官四品者，然後许致仕，余停。（《唐会要》六十七）

○李石守本官敕

盐铁判官守尚书刑部郎中李石，宜守本官。自今已後，刑部郎中，诸司诸使，更不得奏请充职。（《唐会要》五十九）

○允滕向致仕假公乘敕

滕向致仕还乡，家贫路远，宜假公乘，允其所请。自今以後，更有此类，便为定例。（《唐会要》六十七）

○置宿州敕

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甬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其旧割四县，仍旧来属，已下官便委吏部注拟。（《唐会要》七十）

○禁京城坊曲习射敕

嫩闻京城百户，多於坊曲习射，宜令禁断。其诸军诸使，各仰有司自差人觉察。（《唐会要》七十二）

○权停流外令史敕

吏部疏理诸色入仕人等，令勘会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礼生、楷书、医工，及诸司流外令史等，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六百五十七员请权停，一千三百一十五员，请令诸司守缺。除见在外，以後不得更置。委御史台察访。（《唐会要》七十四）

○准格详断选人敕（疑）

应选人未试以前，南曹驳放後，经废置详断，及准堂判却收。比来南曹据给帖人数，续到续试，铨司更不考判，便同平留选人例注拟，稍涉侥幸。自今以後，应有此色，并请待正月十日，准格详断限毕都引试，判不及格并杂犯，及续检勘库报，并前选子案不同，并驳放。不任更陈状披诉，及重详断之限

。（《唐会要》七十〔五〕〈六〉）

○奖引勋臣子弟敕

自今已後，天下勋臣、节将子弟，有能修词尚学，应进士、明经及通史学者，委有司务奖引。（《唐会要》七十六）

○进奏正官不带检校官宪官敕

诸道进奏官等，旧例多是本道差文武职掌官充，自後遂有奏带正官者，近日又有请兼检校官及宪官者，递相援引，转无章程。自今已後，更有奏请带正官，不得兼检校官及宪官。如准诸道、诸军、诸使职掌官例，请检校官及兼宪官充，则不得带正员官。其见在进奏官，已有检校官兼宪官者，且听仍旧。至改转时，商量处分。（《唐会要》七十九）

○停陕虢防御使敕

陕虢西去两京非远，唯管一郡，分置廉使，本因艰难。若四方少事，则旧制为便。其都防御、观察使额，宜停。所管兵马使，属本州防御使。（同上）

○楼烦监牧置判巡官敕

楼烦监牧及造水等使，宜共置判官一员，巡官一员。（同上）

○停陇州判官敕

陇州防御使，宜准长庆二年九月十八日敕，例置判官一员，其兵马留後判官勒停。（同上）

○处分李夕等伪造印符敕

敕：李夕等八人，并伪造印符，权卖巨蠹，推穷尽伏，法断死刑。宜付京兆府各决痛杖一顿处死。马羽卿等一十二人，引致梯媒，合成奸计，各决六十，配流岭外。杨虞卿勾举虽则尽心，检下终是无术，亲吏逃逸，赃状未明，量罚两月俸料。逾滥官六十五人内已付所司者，速令详断见勘具申奏，其赃及伪印符等，并付所司准法处分。（《册府》六百三十八）

○改转甲库官敕

甲库官，旧例初入授同类官，考满去职，则与依资改转。此事参差，有优有屈，今宜同并诸色职事带正员官者，准宝历二年十一月九日敕处分，其改转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库授官者，即听且依旧敕处分。（《唐会要》八十二）

○赐武口军绫绢敕

武宁军士马悉在行营，不同常日，旧赐绫绢二万匹，仍委度支逐便支送。（《册府》四百八十四）

○诸色本钱拣殷富放存敕

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惟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干了者三

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家。（《唐会要》九十三）

○支給李寰将士衣粮敕

李寰下将士衣粮，旧准神策军例支給。今初移镇伍，令度支且准旧例处分，待沧景事平後，仍委条流闻奏。（《册府》四百八十四）

○前资官充诸军杂任敕

应缘诸军使充押当杂任使，合承优砵选人请差前资官充，不得取选数过格人。（《册府》六百三十一）

○诸道将校不得兼授正官敕

应诸军使及诸道军将兼特授正官等，如闻内外官曹悉皆充满，上自要重，下至卑散，班行府县，更无阙员。或未经考，便须替换，相沿荐请，为弊滋深。况设官有定额，不可增加，列职无常数，难兼命秩。又文武名分，授受各殊。其诸使、诸道将校等，自今后宜依注列，除旧有正官外，并不得兼授正官。（同上）

○赐沧州营田绫绢敕

沧州营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数，频有奏（□）论，方及春农实资济恤。宜更赐绫绢一万疋，其来年将士粮米，便勒本道自供。（《册府》五百三）

○禁掠买良口敕

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饟遗良口，前後制敕处分重叠，非不明白。卫中行、李元志等虽云买致，数实过多，宜各令本道施行。准元和四年还将有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敕文，切加约勒。（《唐会要》八十六）

○并度支分巡院敕

潼关以东度支分巡院，宜并入盐铁江淮、河阴留後院。（《唐会要》八十八）

○纠告私贮蓄积现钱敕

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内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危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於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唐会要》八十九）

○给外任一品天料敕

应外任官带一品官京职，纵不知政事，且依俸料，宜付所司，并令兼给。（《唐会要》九十二）

○谒陵敕

凶徒窃发，震惊京师，中外协心，即时擒斩。昨者将戮叛党，咸告庙社，国之大事，合谒诸陵。宜令所司，即择日撰仪差官。

○丁匠代役并减青苗钱敕

诸邑丁匠，如有愿纳资课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纳钱二千文。其青苗地头钱，天下诸州每亩率十五文，比以京师烦剧，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例，每亩十五文。

○王播权知东都选敕

吏部今年东都选事，宜令河南尹王播权知侍郎，铨试毕日停。（《册府》六百三十一）

○驸马守检校官敕

驸马都尉尚公主后，宜令守检校官二周年，满则量人材资序，改转天员官。仍为定例。（《唐会要》六）

○次对官奏事敕

自今以后，每遇入阁日，次对官未要随班并出，于东阶松树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齐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对官奏事讫，同出。（《唐会要》二十五）

○师保等官凶太见敕

宜令师、保、宾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门下，与前件官诣崇明门谒见皇太子。其一官两员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阴雨休假，其辍朝放朝，并权停。（《唐会要》二十六）

○郑覃谒见太子敕

太子太师郑覃，每月与宾、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谒见皇太子，宜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诣崇明门谒见。若遇阴雨休假，其辍朝放朝，即取以次双日。余准今年四月敕处分。（同上）

○新罗生住学敕

新罗宿卫王子金义过等，所请留住学生员，仰准旧例留二人，衣粮准例支給。（《唐会要》三十六）

○渤海生徒留六人敕

渤海所请和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同上）

○勒新罗生还蕃敕

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服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同上）

### ○疏决禁囚敕

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其有绝小事者，经数月，不速穷诘，延至暑时。盖由官吏因循，致兹留狱，炎蒸在候，冤滞难堪。宜付御史台，委高元裕选强明御史三两人，各於本司分阅文按，据理疏决闻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衔闻奏。（《唐会要》四十）

### ○庆成节禁敕

庆成节，宜令内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杀，永为常式。（《唐会要》四十一）

### ○进改左降官敕

贬责降资授正员官员，及曾经误累停免未经引用者，并与进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称者，中书门下量才处分。（同上）

### ○使用责授官敕

诸州府有现授六品已下正员官，起今已後，宜委吏部许终四考满与替，仍先具事由，申中书门下取指检，不得同寻常员阙使用。（同上）

### ○放赦流人准律敕

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狱官令》，有身名者，六年已後听赦；无官爵者，六年满日放归。（同上）

### ○禁司天台与朝官交游敕

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并杂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须明制约。自今已後，监司官吏并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仍委御史台访察。（《唐会要》四十四）

### ○中书事宜覆奏敕

中书文状，悉在中书，断割裁量，须旭根本。如关钱谷、刑狱等事，有宣付诸司处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旨敕施行。（《唐会要》五十四）

### ○户部侍郎判钱谷敕

户部侍郎两员，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钱谷。如带平章事及判盐铁、度支，兼中丞、翰林学士，即不在此限。仍为永例。（《唐会要》五十八）

### ○缮写秘书缺书敕

秘书省、集贤院应所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唐会要》六十五）

### ○答柳正元条陈利病敕

正元条陈利病，实谓推公，所请割属留守，及停废职员，并依，粮并宜停。其新差知院郑镒，亦是冗员，宜勒赴任。仍委留守於见在职事人中，差补勾

当。郢州每年送苜蓿丁资钱，并请全放，实利疲，宜依。其修武马坊田地，河阳节度近年权借，依胶勒闲厩宫苑使，且存借名收管。（同上）

○罚驸马都尉窦滂 赐钱敕

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宜罚窦滂 两月赐钱。（《册府》百四十一）

○军司先状中敕

左右神策军所奏将吏改转，比多行牒中书门下，使覆奏处置。今後今军司先具闻奏状到中书，然後检勘进覆。（《唐会要》七十二）

○禁百姓著绯敕

坊市百姓，甚多著绯皂开後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後，宜令禁断。（同上）

○准故事监考敕

考课之法，前王所重，盖以综核吏理，励精政途，名实苟违，将何沮劝？宜准故事，置内外知考使，兼令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监考。（《册府》六百三十六）

○停泗口场杂税敕

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闻怨。薛元赏到镇之初，首请除去，表章适至，凶诛已兴。泗口税据元赏所奏并停，所置当官所司由并罢，委元赏当日榜示。其泗口税额，淮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後两度奏状，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委户部每年以实钱爱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其他未贍，委在才臣，其息怨咨，以安行旅。（《唐会要》八十四）

○三司更改官不移替敕

盐铁、户部、度支三使下监院官，皆郎官、御史为之，使虽更改，官不得移替。如显有旷败，即具事以闻。（《唐会要》八十八）

○召佃户税额敕

诸州府或遇水旱，有欠税额，合供钱物斛斗，伏请委州县长官设法招携，及召户承佃，其钱续续填纳，年终後具归，复填补钱物数闻奏，并报度支。（《唐会要》八十四）

○两道选补更停五年敕

两道选补，停罢多时，极为利便。隔年举奉，挠动远情，宜更停五年。（《册府》六百三十一）

○私度僧人罚李颖等俸料敕

郑州中牟县私置坛场，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归色役。其刺史李颖罚一

季俸料，摄县令胶管城县令叔良停摄官，仍殿本官两选。（《册府》六百九十九）

○河北诸道每年许奏两三人入仕敕

诸门入仕，人数转多，每年吏曹注拟无阙。唯河北诸道、河东、泽潞、山、剑、三川、京北、京西管内，官员稍多，假摄之中，资有劳效。每年许奏两三人，仍须是元额阙，不得替见任人。其馀诸道，并不得奏人。（《册府》六百三十一）

○条流递过流囚月日时刻敕

配流囚人，行李所在，州县申报到发时刻月日，颇甚迟违。今再条流，其递过渡以囚，准律日行五十里，所在州县各具月日时刻，相承申报。自今更或停滞囚徒，有淹申发，其本判官罚五十，直县令罚三十，直本典决脊杖十五。（《册府》六百十三）

○诛杨延宗敕

特宽今日覆族之刑，以答当时毁家之效，毙於枯木，非谓无恩。（《南部新书》癸）

●卷八

☆武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七十六。

○置降神圣节敕

玄元皇帝降诞日，近览天宝二年敕：“我圣祖澹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须展事生之礼。”今太清宫荐告，皆用朝谒之仪，即降诞昌辰，理难停废。宜改为降神圣节，休假百官，庶表贻谋之庆，以申严敬之诚。（《唐会要》五十）

○金云卿授淄州长史敕

左右神策军，先有奏正员官大将请授官事，起今已後，宜依资改转。如无正员官者，军司欲为奏论，须有功绩者，臆具事迹奏闻，当为甄奖，不在注拟之限。（《唐会要》七十二）

○投匭进封事验卷轴敕

应投匭进封事人等，宜起今後，并须将所进文书，到匭院验卷轴入匭函，不得便进。如轴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为常式。（《唐会要》五十五）

○令史馆再修宪宗实录敕

《宪宗实录》，宜令史馆再修选进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与新撰本同进来。（《册府》五百五十六）



### ○释放郑复敕

东道节度使郑伤，虽称有疾，擅离本道，宜释放。以後藩镇如更违越，必举宪章。（《唐会要》二十四）

### ○庆阳节设斋敕

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後，以素食合宴，仍别赐钱三百贯文，委度支给付。令京兆府量事陈设，不用追集坊市歌舞。（《唐会要》二十九）

### ○依崔于等状敕

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唐会要》五十八）

### ○检点摩尼寺庄宅敕

摩尼寺庄宅钱物，并委功德使及御史台、京兆府差官检点。在京外宅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摩尼寺委中书门下条疏奏闻。（《唐会要》四十九）

### ○诸道授後发期敕

诸道节度使、观察使授後发期，宜令不得过十日。（《唐会要》七十九）

### ○节将随从将校限数敕

比来节将移改，随从将校过多，非唯妨夺旧人职员，兼亦费用军资钱物。节度使移镇，军将至随身不得六十人，观察使四十人，经略、都护等三十人，宜委监察军使及知留後判官具名闻奏。如违此数，知留後判官量加惩罚，监军使别有处分。自今以後，节度使等如罢镇赴阙，应将官吏将健随赴上都者，并随使停解。纵有带宪官充职，亦勒停。其间或有是功勋重臣，旧将校人数稍多者，离镇後新停解，即须具人数闻奏，当与量事宜处分。（《唐会要》七十九）

### ○内侍省拟阶敕

内侍省官叙阶，起今以後，宜依前件。其会昌二年四月准制合与拟阶者，便依此处分。其衔内无赐绯官，先校朝散大夫以上阶者，宜令仍旧，不得即与改转。以後如有特恩敕别宣与改转者，即不在此限，永为定规。（《唐会要》八十一）

### ○厘革寺家奴婢敕

山南、江淮间寺家奴婢，比来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赎男女将归，岁月既深，今却搜检，情非违敕，事恐扰人。如有此色，勘检有凭，并旼不要进收。自会昌元年以後者，不在此限。（《唐会要》八十六）

### ○神策军官定额敕

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

，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改转止於中下州司马，并不拟登朝官。其驱使官从使挟名敕下，各从补後，计四年优放选。其十员官，如官满及用阙，本军与奏，仍由中书门下依资官判以下员。如老弱不任道途，事须停解者，终身不许更有参选。如有殿犯，即据官判以下，或谪官覆资，或罪轻停解者，亦须终身不许更有参选。仍永为常式。其元和二年十员定额官敕，不在行用之限。（《唐会要》七十二）

#### ○毁留寺宇敕

所合留寺，如舍宇精华者，即留：如是废坏不堪者，亦宜毁除。但国忌日当州宫观内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馀依。（《唐会要》四十八）

#### ○百寮不得于京城置庙敕

自今以後，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庙。如欲干坊内置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即不失敬亲之礼。（《唐人要》十九）

#### ○流布现钱敕

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磬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价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其一半先给虚估疋段，对估价支給。（《唐会要》八十九）

#### ○宫市依官直敕

如闻十六宅置宫布已来，稍苦於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已後，所出市一物已上，宜并依三官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册府》五百四）

#### ☆宣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七十九。

#### ○禁宰牛制

爰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都不遵守。自今已後，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忝军等严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杀牛并盗窃杀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决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管官吏不铃辖，即委所在长吏节级重加科责，庶令止绝。（《唐会要》四十一）

#### ○授徐商崔节度使制详议顺宗宪宗改题神主诏

太常博士李稠所进状，言追尊顺宗、宪宗谥号，礼官请别造神主及改题事，请集通儒详定者，宜令都省集议闻奏。（《唐会要》十八）

#### ○诸使请覲先请诏旨敕

自今以後，诸道节度、防御、经略等使有请覲者，但先献表章，请得诏旨许允，即任进发。务使行止之际，临时不失事机。（《唐会要》二十四）

#### ○犯赃陈首敕

今後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已前，能经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如知事发已有萌兆，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唐会要》三十九）

#### ○犯赃定估敕

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假有蒲州盗盐，州事发，盐已费使，依令悬平，即蒲州中估之盐，准蒲州上绢之价。於州决断之类，纵有卖价贵贱，所估不同，亦依估为定。（《唐会要》四十）

#### ○送择刺史敕

诸州刺史，委中书门下切加选择，非奉公洁己、素效彰著者，不得妄有除授。到官之後，理行事称，未三周年，勿使移改。如有才用堪拔擢驱使，及无政绩须替换者，不在此限。（《唐会要》六十九）

#### ○名同御名奏改敕

中外官寮，有名与御名同者，及文字点画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韵文字点画不同，不在奏改之限。（《唐会要》二十三）

#### ○地所神策官额敕

左右神策军，自今已後，如有奏判官以下官额十员请转官者，宜委中书门下依元和二年流例与覆奏进拟。其会昌五年七月四日厘革定额转官，自今已後不要行。（《唐会要》七十一）

#### ○禁用金玉修佛像敕

准今年五月三日赦书节文，如缘修饰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银铜铁及宝玉等。如有犯，衣冠录名闻奏。（《唐会要》四十九）

#### ○郑颢尚万寿公主敕

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人之节也。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南部新书》壬）

#### ○旌表周小儿敕

周小儿方至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时风。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优恤。（《南部新书》癸）

#### ○以诸畜代牛享祀敕

畿甸及天下州应屠宰年犊，宜起大中正折正月一日後，三年内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断。如郊庙享祀合用牛犊者，即以诸畜代之。（《唐会要》四十一）

#### ○徒流人减年限敕

造就充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年。但使循环添换，边不阙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开，先准格，徒

流人亦量与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住者亦听。（同上）

○成维扶三州流人例敕

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汉人例，七年放还。（同上）

○奏状具小节目敕

应诸道州府及京诸司所有准勘奏状，宜令具小节目状，于大状前同进。

（同上）

○折杖折笞敕

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医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同上）

○精选知制造敕

大和中敕旨，条流制造改转事，颇为得中，实重官业。自後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使迁转频繁，近日却成壅滞。自今以後，宜举大和四年旧敕，便永遵行。仍每选知制造，於尚书六行郎中官精择有文学行实、公论显著者，以备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馀准大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处分。（《唐会要》五十五）

○违诏进状书罚敕

应投匭及诸光顺门进状人，其中有已曾进状，令所司详考，无可采取，放任东西。未经两三个月，又潜易姓名，依前进扰公廷，近日颇甚。自今以後，宜令知匭使及卜门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状与进状。如故违与进者，必重书罚。（同上）

○改转起居郎敕

郎官、御史、遗、补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制置。行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满二十个月为改转。（《唐会要》五十六）

○三公上时聚会敕

三公、仆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时，须有聚会。宜令度支、户部准开贡例勾当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钱，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唐会要》五十七）

○觉察水陆两路乘券敕

如闻江淮之间，多有水陆两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只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自今已後，宜委诸道观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觉察。如有此色，即具名奏，当议惩殿。如州县妄有只候，官吏所由，节级科议，无容贷。（《唐会要》六十一）

○猴氏县庄赐配陵官敕

杨施礼缙氏县庄，宜赐东都内侍省新配恭陵守当贫穷官正居住。（《唐会要》六十五）

○置光州司马敕

光州比是中州，停废司马员额，今以升为上州，宜令却置司马。（《唐会要》六十九）

○判司等官不得非时奏请敕

两判司、县丞、簿、尉，不带敕额职事者，及不知捕贼，不得非时奏请。如事故非常，须行奖黜者，不在此限。（同上）

○禁坊市置弓刀敕

京兆府奏，条流坊市诸车坊、客院，不许置弓箭长刀，如先有者，并勒纳官。百姓所纳到弓箭、长刀等，府县不合收贮，宜令旋纳弓箭库。仍委司府切加觉察，所由等不得辄有藏隐。（《唐会要》七十二）

○禁受外藩赂遗敕

如闻朝臣出使外藩，皆有遗赂。是修敬上之心，或少或多，号为人事。从前如此，率为常例。今边上受命抚戎，类须发使，若每使许循旧例，则十方竟至困穷，如事前不与绳检，又使臣难为辞拒。其出使朝廷边上，一物以上，并不得受领，却到京後，方镇亦不得辄寄附。（《唐会要》七十九）

○禁藩镇改移留别敕

藩镇改移，见在仓库钱谷，既已得替，便属新人。向前曾有敕文，更给留别。岁月深久，官吏因循，苟徇军情，不守朝典。自今以後，节度、观察使除替改更，不在给留别限，仍勒知後判官及本曹官典，切加检举。如有违越，当重科惩。（同上）

○宋球等罚俸敕

右补阙宋球等奏冬荐状，引敕文年月不同，各罚一季俸。仍委吏部长以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大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著为定制。（《唐会要》八十二）

○批答中书门下奏谏免郑光所赐庄田税役敕

省所奏，具悉。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卿等列位股肱，每存匡益，事无大小，必竭公忠。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省览再三，良增慰悦，所奏宜体朕怀。（《唐会要》八十四）

○投诚吐蕃回鹘配岭外敕

边上诸州镇送到投来吐蕃、回鹘奴婢等，今後所司勘问了，宜并配岭外，不得隶内地。（《唐会要》八十六）

○折毁韦让造舍敕

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毁折。（同上）

○答恭逵奏敕

恭逵新置关城，得其要害，形于图画，颇见公忠，宜依所奏。（同上）

○禁诸仓耗物敕

应畿内诸县百姓军户，合送纳诸仓及诸使两税，送纳斛斗，旧例每斗函头耗物遽除，皆有数限。访闻近日诸仓所由，分外邀额利，索耗物，致使京畿诸县转更凋弊，农桑无利，职此之由。自今以後，祇令依官额，馀并禁断。（《唐会要》八十八）

○禁京城积蓄敕

自收关陇，便讨党项，边境生民，皆失活业，连属艰食，遂不甯居。兼军储未得殷丰，切在多方瞻助。今年京畿及西北边稍似时熟，即京畿人家，竞搬运斛斗入城，收为蓄积，致使边塞粟麦，依前踊贵。兼省司和籴，亦颇艰难，其弊至深，须有厘革。其京西、北今年夏秋斛斗，一切禁断，不得令入京畿两界。（《唐会要》九十）

○禁以麦造面入城敕

近断京兆斛斗入京，如闻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货易，所卖亦多，切宜所在严加觉察，不得容许。（同上）

○原州等垦辟五年不加税赋敕

原州、威州、秦州、武州并六关，访闻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如有百姓要垦辟耕种，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後量定户籍，便为永业。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从今後一切配十处收管。（《册府》五百三）

○三千户以上县置市令敕

中县户满三千已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治。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册府》五百四）

○批答白宏儒奏请以诸太子神主庄恪庙敕

白宏儒所奏，颇为得宜，令太常卿集礼官重议闻奏。（《唐会要》十九）

按：宏儒原奏收入《全唐文》九百五十卷。

○送官告使事物不得过三千匹敕

敕：会昌三年六月八日，已有明敕。应文武官除授诸道节度、观察、经略、防御使，及就加官爵等，起今以後，与送官告、旌节、使人事物，不得过三千匹，为定制。令诸道各有旧例，有过三千匹者，宜准敕减，不得违越。（《唐会要》七十九）

○京兆尹罚俸减

景陵神门，盗伤法物，其贼既抵极法，官吏等须有惩责。宗正卿及陵令、县令，已从别减处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肃清，封部责帅之义，其何以逃，宜罚两月俸料。（《唐会要》十七）

☆懿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八十三。

○授郑愚岭南节度使制

按：《旧唐书·懿宗纪》事在咸通三年五月，《全文》八十六收，今存其目，文不录。

○答河东军民乞留节度使崔彦昭诏

按：见《旧唐书·崔彦昭传》事在咸通末年，《全文》八十收，今存其目，文不录。

○准杜悰 留奏留颖州刺史宗回敕

宗回清干临人，自有月限，方藉绥葺，未议替移。（《册府》四百八十四）

○承佃逃亡田地敕

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经五年，须准承前赦文，便为佃主，不在论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处分。（《册府》四百九十五）

○答高骈奏寻访褚遂良苗裔敕

岭南各委本道搜访，如有褚氏事迹相类者，寻防闻奏，当加优悯。（《唐会要》四十五）

○灵武六城隶朔方敕

灵武一道，别有六城，屯兵不下数千。丰州、胜州，和分主将。令并仰割隶朔方军，其军将委本军署置。（《唐会要》七十三）

○李群玉进诗赐物敕

卿所进歌诗，异常高雅，朕已遍览。今有少锦彩器物赐卿，宜领取。夏热，卿比平安好。（席本《唐诗》）

○祈雪敕

节及抄冬，稍愆时雪，须命祈祷，以济农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诸神庙。（《册府》百四十五）

☆僖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八十六。

○删去任勿论律敕

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後应删。吏所犯诸罪，五年之後，去

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刑。（《唐会要》三十九）

○残废徵赎敕

应残疾笃废犯徒流罪，或是连累，即许徵赎，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已下者，准律文处分。（《唐会要》四十一）

☆昭宗皇帝

事迹详《全唐文》九十。

○禁军法戮人敕

近日用刑，皆隳旧例，多黜斧，鲜行鞭笞。今後应天下州县科断罪人，切须明于格律，不得以军法戮人。（《唐会要》四十）

○收赎被虏百姓敕

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还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唐会要》八十六）

○复天下兵马元帅敕

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乃自近年设为诸道，宜却复为天下兵马元帅。（《唐会要》七十八）

○停废诸使敕

今後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卜门、飞龙、庄宅九使外，馀并停废。其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府勾当。（《唐会要》七十九）

○答钱羽论勘内臣朝服助祭御札

卿等所论至当，事可从权，勿以小瑕，遽妨大礼。（《唐会要》卷九）

☆哀帝

事迹详《全唐文》九十三。

○乾和节禁宰杀敕

乾和节，文武百寮、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许设酒果脯醢。（《唐会要》四十一）

○命妇表贺皇太后敕

册皇太后，内外命妇比合朝贺。今缘命妇未有院宇，兼虑或阙礼衣，若准旧仪，恐难集事，宜令各据章表称贺。（《唐会要》二十六）

○张荣充兼修国史敕

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唐会要》六十三）

○废威远军敕

威远军宜停废，其所管兵士，便隶六军，其军使张勤，宜却守本官归班。



（《唐会要》七十三）

○答柳璨请国画梁王敕

魏赏彭阳之功，别创纪勋之观；齐旌泗水之续，乃崇嘉德之楼。式示新规，爰从旧典，宜令所司於皇城择善地，别造凌烟阁国写，赐名曰“天佑施功之阁”。（《天中记》）

○置宣徽院使敕

只置宣徽院使，以权知枢密事王殷充，副使以赵殷衡充。其枢密使并宣徽南院并停，所司勒归中书。宣徽院人吏不得私出本院，与人交通。诸道勾当事人，亦不得到院。凡有公事，并於中书论请。（《唐会要》七十九）

○司勋复故事敕

司勋所掌勋及十二转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等，勋有迁陟，以显勤劳。近年已来，止叙柱国，耻转轻车，殊不知上柱国已比二品，上轻车已比四品，官既叙烈，勋亦近隆。今後宜复故事施行，庶止侥幸之路。（《唐会要》八十一）

○市肆交易以八十五为陌敕

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文。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府指挥市肆交易，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唐会要》八十九）

☆高宗武皇后

事迹详《全唐文》九十五。

○文武官计考进阶制

文武官加阶应入五品者，并取出身历十三考已上，无私犯，进阶之时，见居六品及七品已上清官者。应入三品，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亦无私犯，进阶之时，见居四品者。自外纵计阶应入，并不在进阶限。其奇才异行、别效殊功者，不拘此例。（《唐会要》八十一）

○御史受登闻鼓肺石状制

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捶鼓、石者，今御史受状为奏。（《唐会要》六十二）

○公文作大字制

敕：公文钱物仓库，计赃科罪，传符过所，各依式及别敕作大字。馀寻常文按解牒进奏，依常式。（《唐会要》二十六）

○禁选人非理喧悖敕

选司抑塞者，不须请不理状，任经御史台论告，不得辄於选司喧诉。有凌

突选司，非理喧哮者，注簿量殿；尤甚者，仍于省门集选人，决三十，仍殿五六选。（《唐会要》七十五）

○流外出身不得任寺丞等官敕

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大理寺司直、评事、左右卫、千牛卫、金吾卫、左右率府、羽林卫长史、太子通事舍人、亲王掾属、判司、参军、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詹事府主簿、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其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七品官中亦为紧要，一例不许，颇乖劝奖。其考词有清干景行、吏用文理者，选日简择，取历十六考已上者，听量拟左右金吾长史及寺监、丞。（同上）

○戒户役影护敕

天下百姓，父母合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等第，并须与木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其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各从析户承，勿容递相影护。（《唐会要》八十五）

○骁勇僮仆击契丹敕

士庶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并令讨击契丹。（《唐会要》八十六）

○神座敕

祠明堂图丘，神座并令著状，便为常式。（《册府》）

○简择天文历生敕

在史局历生、天文观生等，取当色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人内简择。（《唐会要》四十四）

○节度家口传乘敕

诸军节度大使听将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万人已上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并给传乘。（《唐会要》六十一）

○禁避诸司奏请敕

京尹府县官多避诸司奏请，避难就易，殊非奉公。自今以後，诸使、诸司、诸州改官充判官、支使、随身驱使等，准旧敕不得放去。（《唐会要》六十七）

○应留选人不论考第敕

选人应留，不须要论考第。若诸事相似，即先书上考。如书判寥落，又无善状者，虽带上考，亦宜量放。（《唐会要》七十五）

○选补桂广等州县阙官敕

桂、广、泉、建、贺、福、韶等州县，既归好处，所有阙官，宜依选例省

补。（同上）

○禁相书敕

相书及朔计家书，多妄论祸福，并宜禁断。（《唐会要》四十四）

○白司马坂造大像敕

大像宜於白司马坂造为定，仍令春官尚书建安王攸宁充检校大像使。（《唐会要》四十九）

○禁法外生利敕

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仍令州县严加禁断。（《唐会要》八十八）

○给入朝蕃使粮料敕

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唐会要》一百）

○内外官禄料上日给敕

诸内外官禄料赐会，二事已上，皆据上日给。新授官未上，所司及承敕使差充使者，禄料并考第，一事已上，并不在与限。如别敕应差使者，京官以敕出日，外官以敕符到日为上日。若新授外仍直诸司者，上日同京官，即旧人应替，先别敕定名，充使未回，两应给而无正课料者，以当处官料充。职田据新人上日为断，不别给旧人，因使应别给者，经一季虽未了，不在给限。其制敕授官，虽敕符先到未上者，旧人无犯，不在停限。（《唐会要》九十）

○犯官续前考敕

犯罪之色，授以文武远官，年考未满，方便解退者，宜令依旧重任，续前考满。（《唐会要》四十一）

○置左右补阙等官敕

记言书事，每切于旁求；补阙、拾遗，未宏于注选。瞻言共理，必藉众才，寄以登贤，期之进善。可置左、右补阙各二员，从七品，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列次于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唐会要》五十六）

○御史纠获罪状敕

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辄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唐会要》六十二）

○盗尊像敕

盗公私西半球像，入大逆条，盗佛殿内物，同乘御物。（《唐会要》四〇十一）

○省补市令录事敕

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已上州市令，并长安等六县录事，并宜省补充。（《唐会要》六十七）

○亲貌户口形状敕

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後，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唐会要》八十五）

○贬降官朝谢敕

贬降官工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至任日不得别摄馀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後劳考。（《唐会要》四十一）

○赐外国物附入敕函敕

应赐外国物者，宜令中书具录赐物色目，附入敕函内。（《唐会要》五十四）

○禁选人无故不到敕

选人无故，三试三注唱不到者，不在铨试重注之例。其过门下，三引不过者，亦不在更注之限。（《唐会要》七十五）

○十考以上隔品选叙敕

监察御史、左右拾遗、赤县簿、尉、大理评事、两畿县丞、主簿、尉，三任已上，及内外官经三任十考以上，不改旧品者，选叙日各听量隔品处分。馀官必须依次授任，不得超越。（同上）

○选人甲历检叙敕

文武选人检甲历不获者，宜牒中书门下为检。如又不获，若在曹有官前後相衔可明者，亦听为叙。（同上）

○使绝域依式给料敕

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唐会要》一百）

○请内外百官习老子道德经表

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唐会要》七十五）

○垂拱元年吴师道等及第後敕批

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唐摭言》一）

☆中宗韦皇后

后，京兆万年人。嗣圣初立为皇后。与安乐公主等弑帝。临淄王兵入元武门，后为乱兵所杀。

○妃主给鼓吹表

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婚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准此。（《唐会要》三十八）

●卷九

☆梁太祖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一。

○改宫殿门名制

东京宫殿诸城门，宜赐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玄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名，大内正门为元化门，皇墙南门为建国门，滴漏门为启运门，下马门为升龙门，玄德殿前门为崇明门，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兔门，正衙东门为崇礼门，东偏门为银台门，宴堂门为德阳门，天王门为宾天门，皇墙东门为宽仁门，浚仪门为厚载门，皇墙西门为神兽门，望京门为金凤门，宋门为观化门，尉氏门为高明门，郑门为开明门，梁门为乾象门，酸枣门为兴和门，封邱门为含曜门，曹门为建阳门。升开封、浚仪为赤县，尉氏、封邱、雍邱、陈留为畿县。（《册府》百九十六）

○赐诸道节度使一子官制

诸道节度使钱A、张宗、马殷、王审知、刘隐，各赐一子六品正员官，高季昌赐一子八品正员官，贺德伦赐一子九品正员官。（《册府》二百十）

○讨刘知俊悬爵赏诏

削夺刘知俊在身官爵，仍徵发诸军，速令进讨。如有军前将士，怀忠烈以知几；贼内朋徒，愤胁从而识变，便能梟夷逆竖，擒获凶渠，务立殊功，当行厚赏。活捉得刘知俊者，赏钱一万贯文，便授武军节度使，并赐庄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刘知浣者，赏钱一千贯文，便与除刺史，有官者超转三阶，无官者特授兵部尚书。如活得刘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将，并梟送阙廷者，赏赐有差。

（《册府》二百十六）

○幸蒲陕诏

同州边隅，继有士众归化，暂思巡抚，兼要指挥。今幸蒲陕，取九日进发。（《册府》二百五）

○巡幸东京诏

东京旧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东都。扈从文武官，委中书门下量闲剧处分。（同上）

○升汴州为开封府诏

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故丰沛著启祚之美，穰邓有建都之荣，有壮洪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刺史、佑国军节度使。（《册府》百九十六）

○差官祭岳渎山川诏

初宅洛都，将行郊祀，应岳渎名山大川及诸州有灵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册府》百九十三）

○改拜郊日期诏

秋冬之际，阴雨相仍，所司选日拜郊，或虑临时妨事，宜令别更择日闻奏。（同上）

○令魏州差官祷雨诏

苏律将迁，亢阳颇甚，宜令魏州差官揽龙祈祷。（《册府》一百九十三）

○令宰臣祈雨诏

雨泽愆期，祈祷未应，宜令宰臣各於魏州灵祠精加祈祷。（同上）

○戒牧宰诏

共理庶民，是资牧宰，克勤厥职，必选端良。倘徇私以灭公，则兴灾而敛怨，岂遵条教，实蠹风猷。其所在长吏，不得因缘差役，分外诛求，律令所施，典刑具在，岂容残忌，合务哀矜。宜令所在长吏，不得淫刑酷法，须臻有道，免致无辜。（《册府》一百九十六）

○闾以时开闭诏

闾是正门也，宜以时开闭，用达阳气。委皇城使准例检校启闭，车驾出则阖扉。（《五代会要》二十四）

○禁朝参官从人不得阑入银台门敕

左右银台门，朝参诸司使库使已下，不得带从人出入，亲王许一二人执条床手筒，馀悉止门外。阑入者抵律，阖守不禁，其所犯同。（《册府》百九十一）

○放宫人敕

西宫所有前朝宫人，宜放出宫，任从所适。（《五代会要》一）

○给行营阵歿家属粮赐敕

去年六月後，昭义行营阵歿都将吏卒，死于王事，追念中赤，乃锡其名氏，各下本军，令给养妻孥，三年内官给粮赐。（《册府》百九十五）

○安存阵歿将士家属敕

诸都如有阵歿将士，仰逐都安存家属。如有弟兄儿侄，便给与衣粮充役。（同上）

○改南郊日期敕

两都宫内修造，尚未毕功，过此一冬，方当绝手。宜令於来年正月内选日申奏。（《册府》百九十三）

○恤阵歿将士敕

行营将士阵歿者，咸令所司给彗楮，津置归乡里。（《册府》一百九十五）

○凡补监生须愿修学敕

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补盗生，须令情愿於监中修学，则得给牒收补，仍据所业次第，逐年考试申奏。如收补年深，未闻艺业，虚沾补牒，不赴试期，亦委监司具姓名申奏。（《五代会要》十六）

○落恭筠进士敕

礼部所放进士薛筠，是左司侍郎薛廷男。方持省辖，固合避嫌，其薛筠宜令所司落下。（《册府》六百四十九）

○止绝举人拔解敕

近年举人，当秋荐之时，不亲试者，号为拔解，今後且止绝。（《五代会要》二十二）

○褒裴迪榜文

谬膺重委，总授三藩，军机虽罄於拙谋，民政全系于右席。节度裴判官详明吏理，首冠宾筵，冰蘖不渝，始终如一。自此应诸州钱谷、刑狱等，并请指挥，仍遍报管内，咸遣知委。（《册府》七百十六）

☆梁开帝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

○令御史台点检诸道入奏官诏

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台点检，各从正卫退后，便于中书门下公参辞谢。如有违越，具名衔闻奏。应面赐章服，仍令卜门使取本官状，中书门下受敕后，方可结入新衔。（《册府》）

○诫李晋卨 诏

李晋卨多因释教，诬惑群情，此後不得出入无常。（《册府》九百二十七）

○太康等县夏税据见苗输纳敕

开封府太康、襄邑、雍邱三县，遭陈州贼军奔冲，其夏税只据见苗输纳。（《册府》四百九十一）

☆後唐庄宗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四。

### ○断除宰杀马牛敕

凡军人、百姓将牛、驴及马宰杀货卖，今後切要断除。如敢故违，便即擒捉，不问职分高低，所在处斩讫奏。其本军指挥使，若不切口钤辖，致军内有人违犯，别处捉获，亦当取断。（《五代会要》九）

### ○在京空地任人请射敕

在京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外臣寮，於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营。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五代会要》二十六）

### ○诸陵台令不得影占人户敕

宗正寺严切指挥诸陵台令、丞，不得辄令影占人户。其诸陵旧例合破巡人，仍令酌量额定数自，自本州县于中等人户内差遣，交付陵所。切不得自招影占人户，搅扰乡村，致妨县司差遣色役。便仰密具本官姓名申奏，当行朝典，仍具条约，晓示诸陵台及本州县讫闻奏。（《五代会要》四）

### ○觉察藩方私买衣甲敕

如闻藩方入奏之人，多於京内私买衣甲，宜令总管司密加觉察。（《五代会要》十一）

### ○伪蜀降官次第任使敕

初平伪蜀，应伪署官员等，官至太师、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已上，并宜降至六尚书，临时更约高卑，为六行次第。阶至开府、特进、金紫者，文班降至朝议大夫，武班降至银青。爵如是旧伪署将相已上，与开国男三百户，余并不许有封爵。其有功臣名号，并须削去。如检校官，至郎中、员外郎、兼侍御史已下。如是伪署节镇，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委行营都统缘事迹奖任。如刺史除停罢外，有见任政绩可称者，但许称使君，不得更有检校及兼官。其伪署班行正官四品已上，依此降绶。五品已下，如不曾经本朝授官，又无族望可称者，材智有闻，即许於府县官中量材任使；如无材智可录者，并宜放归田里。若西班有称统军、上将军者，若本是功臣子孙及将相之後，并据人材高下，与诸卫小将军、率府副率、中郎将，次第授任。如是小将军已下堪任使者，委西川节度使补衙前押衙已下职。所有归降官，除军前任使下，并称前衙候，续据材行任使。（《五代会要》十七）

### ○答李琪转仓贍军条陈敕

李琪所论召募转仓斛斗，与官行赏，委祖庸司下诸州府，有应募者，闻奏施行。（《册府》五百十九）

### ○水潦放免两税敕

自京以东，幅员千里，水潦为，流离渐多。宜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减



膳彻乐省费，以答天谴。应去年经水决处乡村，有不逮及逃移人户差科，夏秋两税及诸折科，委逐处长吏切加检点，并与放免，仍一年内不得杂差遣。应在京及诸县有停住斛斗，并令减价出粜，以济公私。如不遵行，仰具奏闻。（《五代会要》十一）

○李文矩等复旧官敕

其先减省员官，除已别授官外，左散骑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宜却复旧官，太子詹事石戡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将作少监岑保嗣等一十四人候续敕处分。（《五代会要》二十）

○奏状斜封明题公事敕

四京并诸道州府及京百司应申奏诸色公事奏状等，先曾指挥，并须实封斜角。其常呈奏状，於斜封上明题所为公事，或干军机言不题事，直至御前开封进呈事。宜指挥四京及诸道，令散下管内诸州，依元宣旨处分。其在京百司，仍令御史台各录敕文晓告。（《五代会要》四）

○观察支使俸料准掌书记敕

宜公诸道节镇，依旧更置观察支使一员，其俸料春冬衣赐，仍准掌书记例支遣，余依租庸院所奏。（《五代会要》二十七）

○报齐州刺史孟弋书

尔当我急时，引我七百骑投贼，何过之。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尔来，将何面相视邪。（《册府》）

☆後唐明宗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六。

○任百姓私面酝酒诏

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面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面，酝酒供家。其我随夏秋徵纳。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应逐年买官面酒户，便许自造面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逐户计算。都买面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後，管数徵纳榷酒户外，其馀诸色人亦许私造酒面供家，即不得私卖酒。如有固违，便仰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一任酤卖，不在纳榷之限。其面敕命到後，任便踏造。如卖面酒户中，有去年曾买面，今年因事不辨买面，住开店者，则与出落。如睹新敕，有还必须愿开店投榷者，则不计旧户，便令依见纳钱中等户例出榷。以後酒户中有无力开店卖，亦许随处陈状。其旧纳面钱，并宜停废。应诸处面务，据见管面，亦仰十分减八分价钱出卖，不得更请官本踏造。（《册府》五百四）

○明法科同开元礼科敕

其明法科，今後宜与《开元礼》科同，其选数兼赴举之时，委贡院别奏请，会诸法试官依格例考试。（《五代会要》二十三）

○答司天台敕

宜令司天台密奏留中外，其馀凡奏历象、云物、水旱等事，及诸州府或奏灾祥，一一并申送史馆。（《五代会要》十八）

○量力进奉不得伤耗生灵敕

应中外臣寮及三京、诸道州府，如是谢贺并节序，并可据有无，量力进奉，不得因兹掙敛，伤耗生灵。至於奇巧珍、玩飞放搏噬之物，并不得转将进奉。（《五代会要》五）

○答史馆奏事敕

史馆奏陈事件，皆叶规程，显验公勤，并宜依允。（《册府》五百五十七）

○答和凝奏五凤楼前谢恩敕

五凤楼前，非举子谢恩之所。令於朝堂谢讫，即赴国学。试日，宜令御史台差人院司听察，放榜日至晚出院。此後永为定制，馀并依奏。（《册府》六百四十二）

○官限准长定格敕

少尹上佐，以二十五月为限。其府县官，宜准《长定格》，以三十月为限。（《册府》六百三十三）

○吏部南曹晓谕选人敕

宜依。吏部南曹具此分明晓告，及遍下诸道州府，应是选人，各令知委。如守官满日，未给得解由历子等文书，随处不得便令辞谢。如逐州府辄有邀难，不便出给，罪在本判官并录事参军。（同上）

○马步判官不得差摄敕

诸道马步判官不得差摄官。如交阙人，须於前资正官判司簿尉中选性行平允者补授。（同上）

○凡有除移人到交割敕

今後凡有除移，准宣诏遣差外，其馀须候人到彼点检，交割军州公事了日，即可发离本处。仍令逐道观察使散管内诸州准此。（《五代会要》二十四）

○得替防御等使立班敕

诸道得替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见後，并宜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令随常参官逐立班。（《五代会要》六）

○官告绫纸价钱并与官破敕

其自陈状乞除官者，所赐告身并系特恩，虽旧例令本官自出价钱，虑不迨

者稍难送纳，兼知本司人吏以此为名，接便更致邀颀。於官估绫罗纸价外，广索价数，力及者随时应副，阙乏者须至淹延。今後应是官告，除准宣官破外，其过状乞除官，并追封、追赠、叙封、进封官告，及举人冬集绫罗纸衤票轴锦袋等，宜令并与官破，仍勒各随色样尺寸，如法装修，疾速书写，印署进纳。（《册府》六百三十二）

#### ○放免诸州苗亩所徵面钱敕

酒醴所重，面蘖是先，顷缘卖价太高，禁条颇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繁苛之政，各随苗亩，量定税钱。访闻数年以来，虽犯法者稀，而伤民则甚。盖以乱离日久，贫下户多，才过升平，且勤稼亩，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面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减成凋弊，深可悯伤。况欲致丰财，必除时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无名之求，尤宜广罢，但得日新之理，何辞夕改之嫌？应三京诸道州府苗亩上所徵面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面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於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册府》五百四）

#### ○州府秆草依则例受纳敕

天下州府受纳秆草，每束纳一文足陌，每一百束纳拘子四茎，充积年供使，棘针一茎，充享场院。其草并紫蒿，一束只纳一文；其绸绢纒布绫罗，每疋纳钱一十文足陌；线绵纒由丝麻布等，每一十两纳耗半两；麻鞋每量纳钱一文足陌；见钱每贯纳钱七文足陌。省库受纳诸处上供钱物，元条流见钱每贯纳钱二文足陌，丝绵纒由丝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其诸色疋段，并无加耗。此後并须依上件则例受纳。（《册府》四百八十八、《五代会要》二十五）

#### ○又敕

今後诸州府所纳秆草，每二十束别纳加耗一束，充场司耗折。其每束上旧纳盘缠钱一文，仰官典同共击署，一一分明上历，至纳遣了绝已来，公使不得辄将出外，分张破使。（同上）

#### ○戒封赠停滞敕

宜令所司报在朝文武官员及诸道州府，当制内有未沾恩命者，令供申文状，到者旋即施行，不得停滞。（《册府》四百七十五）

#### ○改宏文馆名敕

三馆重事，历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旧制，因近臣之避忌，易大国之规模。今属惟新，理宜仍旧，其崇文馆宜改为宏文馆。（《册府》）

#### ○放免河东等处两税敕

振武、新州、河东、西北边，经契丹蹂践处，放免三年两税差配。（《册府》四百九十二）

○诸商税委逐处州府扑断敕

应三京诸道州府商税等，多不系属州府，皆是有司差置场官。朕自受命开基，励精布政，将推诚而感物，每屈己以从人，况於列侯，尤所注意。岂可山河重寄，并在藩方；关市徵租，独归省务。加以所置职掌，素处幽微，向以肆威，与王公而抗礼，盖已往从权之事，岂将来经久之规？特议改更，贵除繁屑。自今已後，诸商税并委逐处州府扑断，依省司常年定额，勾当办集。冀除生事之端，不失丰财之理。（《册府》五百四）

○答雍王重美敕

重美学洞儒元，官居尹正，因三教之议论，希千春之渥恩，特立条流，以防滥进。宜从。（《册府》六十一）

○禁钱锡钱敕

先条流三京诸道州府，不得於市使钱内夹带铁锡钱。虽已约束，仍闻公然行使。自此有人于钱陌中捉搦一文至两文，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所犯人准条流科罪。（《册府》五百一）

○又敕

诸道州府，累降敕命，不得使铁错钱，如有违敕行使者，所使之钱不计多少，并没纳人官，所犯人具姓名以闻。近日依前有无良之辈，所使钱内夹带铁错钱，须议即行止绝。宜令诸道州府严切条理，密差人常于街坊察访，如有众私铸泻，及将铜钱销铸，别造物色，捉获勘究不虚，并准前敕处分。（同上）

○给王志料钱敕

仙韶院乐官每月料钱数内，减三百千，转给翰林侍讲太子少师王起。

○停四孟月旦起居表敕

三京诸道节度团练使、防御使、刺史、文武将吏、州县职员，皆进月旦起居表，其四孟月旦，并可止绝。（《五代会要》四）

○秦王从荣班在审相上敕

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从荣，位隆针相，望重磐维，委任既崇，等威合异。班位宜在宰相之上。（《五代会要》六）

○停转对敕

今後宰臣文武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仍旧，其轮次转对宜停。若有所见，许非时上表。其朔望入阁待制候对，一依旧规。（《五代会要》五）

○诸州等庆贺表本道封进敕

今後天下诸州刺史及系属节镇团练、防御使，除应圣节、冬至、端午外，谢上及每月起居庆贺章表，并付本道封进。其馀公事准往例，节度，观察使剩覆奏闻。（《五代会要》四）

### ○贖贈段端丈尺敕

太常礼院例，凡贖匹帛，言段不言端尺，每二丈为段，四丈为尺，五丈为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贖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库司临时并蹙丈尺给付，不得剩有支破。（《五代会要》八）

### ○条流寺院僧尼敕

应条流三京诸道州府县镇寺院僧尼事：

一、访闻近日僧尼等，或因援请托，以便参寻，既往来以为常，致奸讹之有幸。自此後如有官中斋会行香，显有告援，及大段斋供，请命即行，依时赴会。除此外不计斋前斋後，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仰逐处坊界所由及巡司节级，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其所犯人衣物资财，便充捉事人优赏。如有人诘告不虚，准此酬赏。

一、此後如有修补寺宇功德，要开讲求化，须至断屠之月，即得於大寺院开启，仍许每寺只开一坐，兼不得僧於尼寺内开讲，尼亦不得将功德事请僧於诸寺开讲。如敢故违，法师兼功德主僧徒三年，尼并逐出城。其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因三场斋月开讲，亦不得过僧舍。如公然通同，许捉获所犯人，并加极法。今後僧不因道场及斋会，不得公然於俗舍安下住止。如违，准上科断。

一、访闻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此後有志愿出家，准旧例经官陈状，比试所念经文，则容剃削。仍不因官坛，不得私受戒法。如违，所犯僧及本师等各徒二年，配於重处色役，如是尼女及年老，放杖，只勒还俗。若有童子出家，亦须显有分据。

一、访闻近日有矫伪之徒，依凭佛教，诳诱人情，或伤割形骸，或负担钳索，或书经於都肆，或卖药於街衢，悉是乖讹，须行断绝。此後如有此色之人，并委所在街坊巡司纠察，准上决配。

一、此後应是僧尼，不计高低，於街衢逢见呵殿官寮，并须回避。如有故意违犯者，便可收送法司。若在身有章服师号者，便委辰吏举奏，当行剥夺；如无章服者，仰所在逐出城。若有房院，便许别人请射。

一、州城之内，村落之中，或有多慕邪宗，妄称圣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托宣传於法会，潜纵恣於淫风。若不祛除，实为弊恶。此後委所在州府县镇及地界所由巡司节级，严加惩刺。有此色人，便仰收捉勘寻，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

右宜遍降敕三京诸道州府长吏，分明晓示逐处管界，各令遵守。（《五代会要》十一）

### ○州县引对敕

中书先条奏州县令、录，正衙谢後合趋内殿谢辞者。如令、录是除授，宜

令给事中引对；如是指授者，准旧例委三铨尚书、侍郎各自引对，仍须前一日卜门进状。（《五代会要》十九）

○百官五日一起居敕

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其中书非时有急切公事请开延英，不在此限。（《五代会要》五）

○改卫军指挥敕

敕：卫军神威、雄三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分为左右厢。（《五代会要》十二）

○权罢宏词诸科敕

今後吏部所应宏词拔萃，并宜权罢，其贡院据见应进士九经并五科童子外，诸色科名亦宜停罢。（《会要》廿二）

○赐闻喜宴钱敕

新进士及第有闻喜宴，今後逐年赐钱四百贯。（同上）

○禁铸私钱敕

先令天下州府公私铸钱，近闻铅锡相参，缺薄小弱，有违条制，不可久行。今後氏官铸钱，私下禁依旧法。（同上二十七）

○批答中书门下奏敕

宜便行晓告，如原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器物；如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物，每斤四百。如远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同上）

○居丧终制敕

朝臣居丧终制，委御史台具姓名申奏。诸道宾从除丧後，合宣行恩命。州县官才授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忧者，服阙日除官。（《五代会要》八）

○允刘英甫以讲义代帖经敕

刘英甫请以讲义便代帖经，既能鼓篋而来，必有撞钟之应，宜令礼部贡院考试。（《五代会要》二十三）

○夏苗人户拱手状敕

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拱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状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徵。（《五代会要》二十五）

●卷十

☆明宗（二）

○御史等官免朝不得私行人事敕

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官员，遇有公事推勘详断时，宜与免朝参，兼不得私行人事。若无公事，即依寻常赴朝。（《五代会要》六）

○州府不得奏荐将校敕

诸道州府不得奏荐将校职员，乞行恩命。如显有功效，即列奏以闻。（《五代会要》二十四）

○给赵讷等十人公凭敕

吏部南曹奏：“前齐州临邑县令赵讷等十人，纳到历任文书，合给公凭者。”其公凭仰所司以绫纸修写，取本行尚书侍郎列署。已出给者，候将来赴选，依此重给。（《五代会要》二十一）

○三司断案免朝敕

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奏：“三司官每推断案牒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法官推覆时，不得私行人事。公事毕日，朝参如常。（《五代会要》十六）

○州县考满追还本司敕

应诸司职掌人吏，前后选授州县官，考满日委本处申奏，各追还司职，依旧执行公事。（《五代会要》十七）

○朝臣奏对宣付史馆敕

朝臣起居，入阁奏对公事，奏覆後宣付史馆，宜依。其时政记、起居注，候别敕处分。（《五代会要》十八）

○刺史案牒须申廉使敕

刺史既为属部，安可自专，案牒既成，须申廉使，馀依所奏。（《五代会要》十九）

○初除官不得侵正员敕

今後诸司初除官、勒留职人吏等，并於省员州县判司簿尉内除授。免侵使见亲公事正员，及不支料钱。（《五代会要》十七）

○废租庸院敕

停废租庸院名额，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专判。仍废租庸院大程官，及放猪羊柴炭户。其括田竿尺，一依伪梁制度，仍委节度使通申，三司不得更差使检括。州使公廩钱，先被租庸管系者，一切却还州府。（《五代会要》三十四）

○三铨公事封送礼部敕

三铨公事，宜准近敕指挥，仍祇使吏部尚书铨印，并宜付中书门下，封送礼部权收管讫奏。（《五代会要》二十二）

○随府罢职官除授敕

去年相次有诸道前资掌书记已下宾从到京，求官人数极多，或自述行止，或得替节度使论荐，兼有已於郊天行事者。即日朝班中无员阙安排，前件官等皆随储罢职，相次到京。当奏辟之时，慎选尽由门馆，及替闲之後，安排须告朝廷。若不特议区分，反恐久令淹滞。宜令于诸道掌书记已下，据有员阙处各除授一员，仍自此凡是朝官及诸州府判官，得替一周年後，得求官擢才，特敕不在此限。（《五代会要》二十五）

#### ○逃户屋物不得毁伐敕

应诸处凡有今年为经水涝逃户，庄园、屋舍、桑枣一物已上，并可指挥州县，散下乡村，委逐村节级、邻保人，分明文簿，各管见在，不得辄令毁折房舍，斩伐树木，及散失动使什管物。候本户归业日，却依元数，责令交付讫，具无欠少罪结状，申本州县。如元数内称有事欠少，许归业户陈状诉讼，所犯节级并乡邻保人等，并科违敕之罪，仍敕备偿。或至来年春入务後，有逃户未归者，其桑土即许邻保人请佃，供输租税，种後本主归来，亦准上指挥，至秋收後还之。（《五代会要》二十五）

#### ○京城菜园许人收买敕

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为业，固多贫窶，岂办葑造，恐资豪猾，转伤贫民。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掌曹司等，已有居地外，於别处及连宅买菜园，令人主把，或典赁于人，并准前敕价例出卖。如贫穷之人买得菜园，自卖菜供衣食者，即等第特添价值，仍卖者不得多吝田土，买者不得广占田地，各量力力，须议修营。（《五代会要》二十六）

#### ○进士选数年满于都堂试赋敕

近年文士，轻视格条，就试时疏於帖经，登第後耻於赴选，宜绝躁求之路，别开奖劝之门。其进士科已及第者，计选数年满日，许令就中书陈状，於都堂前各试本业诗、赋、判文等，其中才艺灼然可取者，便与除官。如或事业未甚精者，自许准添选。（《五代会要》二十二）

#### ○武成王庙四壁陈祭物敕

武成王庙四壁英贤，自此每至释奠，准《郊祀录》，各陈脯醢诸物以祭。（《五代会要》三）

#### ○举人试判不得只书未详敕

每年访闻及第举人，牒送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所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後应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关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诸假字，即牒贡院申奏停落。（《五代会要》二十三）



○禁断在京市肆牙人敕

在京市肆，凡是丝绢、斛斗、柴炭，一物已上，皆有牙人。百姓将到物货卖，致时物腾贵，百姓困穷。今後宜令河南府一切禁断。如是产业人口畜乘，须凭牙保，此外人不得辄置。仍委两军巡使觉察，切加捉获，如违并当严断。（《五代会要》二十六）

○国忌设僧道斋敕

尚书兵部郎中萧愿奏：“每遇宗庙不乐这辰，宰臣到寺，百官立班，是日降使赐香，准案禁乐、断屠宰、止刑罚者。”帝忌、后忌之辰，旧制皆有斋会，苾申追远，以表奉先。多难已来，此事久废。今後每遇大忌，宜设僧道斋一百人，列圣忌日。斋僧道五十人。忌日既不视朝，固难举乐，所奏止刑罚、断屠宰，宜依。兼河南府向来送酒行香宰臣，自此止绝。天下州府至国忌日，并令不举乐、止刑罚、断屠宰，余且依旧。（《五代会要》四）

○诸州宾从奏具姓名敕

诸州侯伯所请宾从及主事元随，并令奏其名姓，或参佐道亏，各令加罪。（《五代会要》二十四）

☆後唐闵帝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十三。

○州县敛民加等论敕

刺史、县令、丞尉得替，自今後如是见任官，将已分钱物资送得替人，即勿论。其或率敛吏民，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加一等。如以威刑率敛，以枉法论，其去作受财人，减二等。（《五代会要》十九）

○处分卖官买官人敕

如有卖官、买官人等，并准长兴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断魏钦绪犯买官罪，决重杖一顿处死敕处分。其诈假官及冒名接脚等，并准律文及天成元年九月十六日指挥。（《五代会要》十七）

○籍没田宅禁请射敕

诸州府籍没田宅，并属户部。除赐功臣外，禁请射。（《五代会要》十五）

○节度等使官告不得漏泄敕

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等，事关急切除授官告，若待画下，给即留滞。勒枢密院凡经由处，不得漏泄。（《册府》六百三十三）

☆後唐末帝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十三。

○答太常礼院敕

祀事在质明前，仪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干，宜依常年受朝。（《五代会要》五）

### ○抽借私马敕

诸道州府县镇，宾佐至录事参军、都押衙、教练使已上，各留马一匹乘骑。及乡村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马不以牝牡，尽皆抄借。但胜衣甲，并仰印记，差人管押送纳。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收管。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除自己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军都将，除出军及随驾外，见逐处屯驻者，都指挥使旧有马许留五匹，小指挥使两匹，都头一匹，其余凡五匹取两疋，十匹取五疋，更多有者，并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内诸司使已下随驾职员，旧有马者任令随意进纳，不得影占人私马。各下诸道准此。（《五代会要》十二）

### ○百官充使依例轮差敕

凡关差使，须示均平。今後文武百官充使者，宜令依例轮差，中书置满，不得重叠。其内降宣谕，不拘此例。若当使自缘有事，或不欲行，注簿，便当一使。长兴三年正月後已曾奉使者，便著为簿首，已後差使，次第注之。

（《五代会要》二十四）

### ○举奏判官敕

判官宜令本州刺史自选择举奏，初且除本职，未得与官，或与刺史连任相随，显有劳能，许本州刺史以闻，量事奖擢，仍海里枉有论荐。其三月後九人，且与施行。（《五代会要》二十五）

### ☆晋高祖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十四。

### ○奖泾州节度王周诏

王周佐国贤臣，殿邦良帅，战伐之功显著，葺绥之政尤彰。昨者殄寇常山，总戎泾水，安边静塞，克施抚驭之方；察俗观风，尽去烦苛之弊。备陈条件，足验公清，一方既洽於咏歌，百姓顿期於苏息。王周宜赐诏奖饰，兼颁下诸道，仍付所司。（《册府》六百七十三）

案：此篇见明钞本《册府元龟》六百七十三卷，不著时代。案王周事唐庄宗为裨校，晋天福中历贝州、泾州节度使，去苛虐，民皆复归，故有此诏。

### ○公私铸钱条章诏

国家所资，泉货为重，减耗渐亏于日用，嗇自致于时康。近代已来，中原多事，销蠹则甚，添铸无闻。爰降条章，俾臻富庶，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晓示，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司铸样，颁下诸道，令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或虑诸色人

接便将铅铁铸造，杂乱铜钱，仍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依旧禁断。尚虑逐处铜数不多，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冶处，许百姓取便开炼，京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市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其馀许铸钱外，不得辄便杂铸铜器。如有违犯者，并准三年三月敕条处分。（《五代会要》二十七）

按：《全文》一百十四所收《许百姓铸钱诏》，计一百五字，与此不同。今据《会要》参《册府元龟》一百五补录。

#### ○科耳称冤罪敕

耳称冤人，准大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敕，若有犯者，决杖流配，诉虽有理，不申明。今後所陈，与为勘断，耳之罪，准律别科。（《五代会要》十）

#### ○答马承翰封章敕

马承翰所贡封章，俾人知禁，虽曾条贯，恐未周详。腴依，馀准近敕处分，仍付所司。

#### ○判官参选敕

伪清泰二年三月己前诸道州府所差马步判官，有勤绩者，宜令并准元敕赴吏部参选，不得更经中书陈状。（《五代会要》〔二十一〕〈十〉）

#### ○衙前大将差补都虞候敕

诸道马步都虞候，今後朝廷更不差补，委逐州府丁衙前大将中选久历事任晓会刑狱者充，仍以三年为限，不得於元随职员中差补。其今日己前见在任者，如无罪犯，宜令终其月限，候将来得替。仰本道於衙前收管，不得赴阙。

（《五代会要》二十四）

#### ○改承旨官名敕

承旨者，承时君之旨，非近侍重臣，无以禀命。是以大朝会则以宰臣承旨，草诏书则以学士承旨，若无区别，何表等威。除翰林学士承旨外，殿前承旨改为殿直，枢密院承旨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卜门、客省承旨，并令别定其名。（同上）

#### ○张昭远班次敕

新除翰林学士张昭远，早践纶扉，久司史笔，曾居宪府，累陟贰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别宣班序。其立位宜镒崔。（《五代会要》十三）

#### ○除留守降麻敕

留守之任，委寄非轻，凡除丝纶，宜同将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五代会要》十九）

#### ○常安公主出降仪敕

纳采之时，主人再拜，使皆不答，虽《开元礼》具载其仪，今宜答拜，仍

令郑王重贵主其婚，中外不贺。（《五代会要》卷二）

○处分选举人文解差谬敕

今後选举人文解差谬，过在发解州府官吏，其选人、举人，亦准格处分。（《五代会要》二十二）

○任公私铸钱敕

先许铸钱，仍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处，有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因兹不得入铅并铁，及缺漏不堪久远流行。仍委盐铁使明行晓示，餘准元敕指挥。仍付所司。（《五代会要》二十七）

按《全文》一百十六所收与此不同。

○奏状须印署敕

应内外诸使诸司及诸州府，凡有诸色公事须具奏闻，今後不得白状及札子记事申覆。如事关机密，即准元降宣命，实封斜角，不题事目通下。其合申中书及中书勘会公事，所申状亦须是本司及逐处官员印署，不得将白状及记事札子，兼令司局抄札子申。宜令御史台及宣徽院、三司侍卫司、诸道州府准此。（《五代会要》二十四）

○封赠三代不得第降敕

其内外准敕合与三代已下封赠者，并以见居官品比拟，不得第降。付中书门下准此。

及正室，不在论请封叙之限。应诸色官请与母、妻叙封，须候官阶齐即得。如官及所封官高，并许施行。（《五代会要》十四）

○令盐铁使禁销钱铸器物敕

朕以历代铸钱，济时为宝，久无监物，已绝增添。迩来利之人，违法甚重，销熔不已，毁蠹日滋，禁制未严，奸弊莫止。既无添而有损，必耗国以困民，将治丰严，奸弊莫止。既无添而有损，必耗国以困民，将治丰财，须行峻法。宜令盐铁使禁止私下打造铸泻铜器，速具条流事件闻奏。（《册府》五百一）

○赐僧法城敕

敕法城：卿佛国栋梁，僧坛领袖，今遣内官赐卿研金虚缕沈水香纽列环一枚，至可领取。（《清异录》一）

☆晋少帝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十八。

○定亲王公主婚礼法物诏

少府监今後儿修制亲王婚礼法物并册文，出降公主九树华钗、箱等，宜令

不得用龙红条帕。（《五代会要》十六）

○进策人定三等诏

应诸色进策人等，皆抱才能，方来贄献，宜加明试，俾尽臧谋。今後应进策，中书奏覆，敕下，委门下省试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元进策内有施行者，其所试策或上或中者，委门下省给与减选或出身优牒。合格选目：其度策上者，委铨司超一资注；其试策中者，委铨司依资注拟；如所试策或上或中，元进策内不曾施行者，所试策下，元进策内曾有施行者，其本官并仰量与恩赐发遣。若或所试策下，所进策内并不施行，便仰晓示发遣，不得再有後进。餘准前後敕处分。（《五代会要》十三）

○遇大祭祀等不得行极刑敕

四京诸道州府决大辟罪，起今後，宜令遇大祭祀、正冬、寒食、立春、夏、雨雪未晴已上，并不得行极刑。如有已断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後施行。仍付所司。（《册府》六百十三）

○显陵行事官加阶减选敕

显陵行事及庙等行事官，并宜加两阶、减两选。理减外，合格日免取文解，便与注官，过格者降一资。为事勒停者，许宜勒停日理本官选数，仍与减两选，合格日免取文解，仍注边远同类官。（《册府》六百三十四）

○下礼部贡院敕

礼部贡院自前考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试诸色举人等，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宜并准旧施行。（《册府》六百四十二）

○邺都诸门赐名敕

邺都诸门宜赐名额：罗城南砖门为广运门，观音门为金明门，橙糟门为清景门，寇氏门为永芳门，朝城门为景风门。大城南门为昭明门，观音门为广义门，北河门为靖安门，魏县门为膺福门，寇氏门为迎春门，朝城门为兴仁门，上斗门为延清门，下斗门为适远门。（《五代会要》十九）

○招充西京太常寺乐工敕

太常寺见管西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餘二十二人，宜令本寺招召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亦量添请。（《五代会要》七）

○太庙置库敕

天地、宗庙、社稷及诸祠事等，访问自前所司承管，多不精洁。宜令三司预支一年诸司合请祠察礼料物色等，於太庙置库，仍差宗正丞石载仁专主掌，监察御史宋彦升监库，兼使供奉官陈审往洛京，於太庙内稳便处修葺库屋五间。俟毕日，催促所支物色监送入库，交付讫，取收领文状归阙。每有祠祭

，诸司合请礼料，至时委监库御史宋彦升、宗正丞石载仁旋旋给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监祭使检点饌造，小祠即令行事官检点。如致慢易，本司当准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制，已有者更仰雅饰。（《五代会要》四）

○差摄官满五年授官敕

有司差摄官员，今日已前任摄满五年者，宜追验本司差摄文牒，及亲公事文书，并乡贯三代点检者，与授初官。起今後，所司如更有阙，须差摄官者，可具所摄乡贯三代奏闻。（《五代会要》十七）

○御史不得以小事请假敕

今後诸却史，宜令除准式请假外，不得以私故小事请假离京，并除奉制命差勘公事及按察外，不得以琐细事差使出外。（同上）

○令佐招携户口加阶敕

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携户口，比初到任交领数目外，如出得百户以上，量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一阶，主簿减一选；出二百户以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主簿减两选；出三百户以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二选，别与转官，主簿加两阶、减一选；出四百户至五百户，以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朝散大夫阶，超转官资，罢任後许非时参选，仍录名送中书；如已授朝散大夫及已出选门者，即别议奖酬；主簿加三阶。其出剩不及一百户者，据户口及添租税数，县令加一阶，参选日超一资注官，主簿加一阶；如是一乡收到三十户或五十户以上，一村收到三户五户以上者，其及本乡村节级等，与免本户二年诸杂差使科配；如是一乡收到一百户以上，一村收到十户以上，本乡村节级等，与免本户三年诸杂差徭。如愿且允节级，所由未得差替，如愿归农，便与免放。仍仰本县准敕，分明给与凭据。

自灾已来，户口流散，如归业者，切在抚安。其浮寄人户，有桑土者，仍收为正户。其归业户，天福五年已前逃移者，放一年夏秋租税，并二年诸杂差遣；天福七年已前逃移者，放一年夏秋一半租税，并放一年杂差遣。其创收户如先有租税，即依元额输纳；如元无租税，即据所营地亩，且收半税，并放二年差徭。如乡村妄创户，及坐家破逃者，许人纠告，勘责不虚，其本府与乡村所由，各决脊杖八十，刺面配本处牢城执役。县司本典知情，并同罪。告事人放三年租税差徭，仍将放免数却配苾藏。创户及坐家破逃户本乡所由，均分输纳。今後天下州县所收新添户口租税，限十二月二十日以前申送户部点检。如违限，本处判官、录事参军罚五十直，仍削一级，孔目官、勾押人、本案人吏杖七十，降一资。（《五代会要》二十）

☆汉高祖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

### ○省躬罢役诏

卑宫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舄绋衣，哲后之明德。至于损上益下，惜力爱人，冀息烦苛，渐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宫费用，太官常膳，一切减损。在京及内诸司并天下州府，除应奉军期急切外，其馀不急之务，非理营造，并皆停罢，免致劳役。（《册府》五十六）

### ○禁断契丹装服敕

近年中华，兆人浮薄，不依汉礼，却慕胡风，果致狂戎来侵诸夏。应有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等，并令逐处禁断。（《册府》一百六十）

### ○文武官父母加恩叙封敕

应内外文武官员，有父母见在合得加恩叙封者，不在官阶品齐，但见居官品合与父加恩、母叙封进封者，便与施行，馀准前敕。（《五代会要》十四）

### ○停张灿见职敕

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张灿体事未明，执理乖当，宜停见职，犯皮者贷命放之。（《洛阳旧闻记》五）

### ☆汉隐帝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一。

### ○州县替任叙资规程敕

审官之要，必择才能，与理同归，迭处中外，约以选限，固有条格。迩来或自朝行，或从宾职，愿为州县，自就便宜。当求事之时，冀得而不论卑位；及既替之後，叙资而却理前官。须立规程以绝侥幸。（《册府》六百三十四）

### ○父在母封议中太子敕

应内外臣寮，如父准恩敕合承子荫加恩者，父未曾有官，即量其致仕官，见任亦自该恩赦，又难用子荫，如已去任，愿授致仕官者，亦可施行，即不得就加恩命。其父在母承子荫叙封、追封，合加太字与不合加，虽有艾颖、尹偃近例，恐是一时特恩，别无敕例，宜令尚书省集议奏闻，永为常式。（《五代会要》十四）

### ○俸户不得当直敕

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於中等无色役人户内，不得差令当直及赴衙参。如有阙额及不逮，明申州府差填，不得衷私替换。若是令录、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数外，剩占俸户及令当直手力，更纳料钱，并许百姓陈告。其陈告人与免户下诸杂差徭，所犯人追毁告身，更加力役。如令佐、录事、参军内有员阙，州府差摄，亦依例支与俸钱。差摄曹官不得一

例供破。定例如後：三千户已上县，令逐月一十二千，主簿六千；二千户已上至三千户已下县，令九千，主簿五千；一千户已下县，令六千，主簿四千。录事、参军、判司，依本部内户口最多县分例支破。其录事、参军依县令例，判司依主簿例。（《五代会要》二十八）

○批答窦文靖奏朝官便衣徒步敕

宜令御史台常加察访，具以名闻，当行谴逐，隐而不言，与之同罪。（《五代会要》十七）

○诸州公事先申廉使敕

诸防御团练州申奏公事，除朝廷以军期应副，则不及闻於廉使。如寻常公事，不得自专，须先申本管斟酌以闻。今後州府不得违越。（《五代会要》二十四）

○伪命文书追毁换给敕

应是伪命文书，不在施行之限者。今有缘晋朝受官，契丹年给解由历子，若执格敕，又虑有废身名。凡州县幕府曾受契丹伪命者，追毁文书，取唐、晋朝出身文书参选，本选外仍殿五选，降三资注拟。凡唐、晋朝诸科及第人，於契丹年号内出给文书，许追毁换给，仍自新给年月日理选。（《五代会要》十七）

○诸道团集差散从官敕

诸道州府宜差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下州二百人，宜量户口多少，差团集本处管系立节级，点检教习，警备州城。（《五代会要》二十四）

●卷十一

☆周太祖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二。

○授王溥中书侍郎平章事制

鸿遇顺风，比事者美贤良之任；鹏征积水，寓言者伸远大之图。位非才而不居，才非位而不展，两端相叩，庶绩方凝。爰升佐命之臣，以授调元之职。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溥，智出於众，行高於文，茂学懿久而策名，长才广度以成器。始归霸府，尝效折冲；泊翊造邦，寻参宥密。擒禁林之词翰，伸秘殿之论思，履顺持谦，奉公处正。紫宸三接，在注意以方深；黄阁九迁，谅登庸而允协。俾宣相业，共赞皇猷。食邑赠封，功臣改号，仍进阶资之贵，俱为辅弼之光。尔其师克俭於焚机，继在公於补袞，诡辞而出，奉义而行，将联赉载之歌，长保虔恭之位。佩服兹训，式昭德音。可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册府》七十四）



### ○牛皮人犯重处敕

诸道州府牛皮，今後犯一张，本犯人徒三年，刺配重处色役，本管节级所由杖九十。两张以上，本人处死，本管节级所由徒二年半，刺配重处色役。告事人赏钱五十千。其人户有牛死者，其本户报告本地方所由节级、邻保人，仰当日内同检验过，令本主画时剥皮，及申报本主官司史，限十日内须送纳毕。其筋骨不得隐落。（《五代会要》二十五）

### ○定铜法敕

铜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断，一任兴贩。所有一色，即不得泻破为铜器卖买。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其地分所由节级，决脊杖十七放，邻保人决臀杖十七放，其告事者给与赏钱一百贯文。（《册府》五百一）

### ○高绍基请捕录李怀义答敕

李怀义、怀贞、景韬等并放，宜令向训并诸房骨肉奴仆，津置起离，量差兵士防援，并於汝州安置。

### ○磨勘州县前资官敕

朕祇荷上玄，恭临大宝，虑一夫之不获，期四海之所归。近知铨选人多，州县阙少。或经年而空淹桂玉，未授一官；或欲归而暗想乡闾，又遥千里。以斯去任，虚历岁时。其间或妄乞官者，多是逾违，自称淹滞，或未合格者，不遵条制，显紊公方，宜行厘革之条，以绝侥求之路。宜令自今月十一日已前，州县前资官及诸色选人等，曾经中书陈状者，并送吏部南曹磨勘。如今年冬合格无殿犯违碍者，即送中书除官，未合格并诸色违碍格敕，及曾殿黜得洗雪者，并仰各守格敕，叙理赴集。其汉朝州县，为徵科不了，及擅用破逃户停官人数，并令赴吏部南曹投状磨勘，实是无过停替者，本朝解由公凭及牒三司灼然，过准格成一考前停官者，可送名中书除官。一考後、两考前停官者，减一选，两考已上者，上理本官选数，并取解赴集。起今後，应有前资州县官并诸色选人等，及曾经黜该恩得雪者，并仰各守敕格赴选，不得妄有乞官。如敢故违，宜殿两选，将来降一资注拟。如或本司不依格敕，妄有滞留，罪在所司，当行宪典。一则俾守规程之道，一则稍除躁竞之门，免恣滥逾，贵遵条制。如是特恩，不拘此例。（《册府》六百三十四）

### ○四庙行事官除官敕

追尊四庙诸司寺监合差行事官，宜令差补汉末七州信替州县官充。候行事了，各与除官。如行事官人数未足，以前资州县官已合格并过选者充，仍历勘官牒，委无违碍，方得差补。（同上）

### ○追毁出身敕

今年正月五日恩赦前，应诸色官员有过犯，合追毁出身历任官牒，至今尚未追毁，其本官叙理，仍各依格敕处分。（同上）

### ○西京册庙行事人减选敕

应京诸司职务掌赴西京册庙行事八十有六人，宜令吏部南曹引验出身历任行事无遗阙历子，委无违碍，与各减一选。如有今年冬初合格又已过选者，铨司注官日与加一阶。其不该选数已经补奏者，减一年劳。（同上）

### ○条件诸色出选门州县敕

近日多有诸色出选门州县官，累经中书陈状，援引从前敕文，乞除官事。中书先准乾二年二月十日敕文，以此难议施行，今将已前敕文，详酌可否，特与条贯，庶无淹滞。应前後出选门州县官内，有十六考叙朝散大夫阶，次赤令，并历任中曾升朝及两使判官、五府少尹，罢任後一周年除官；曾任两蕃营田判官、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罢任後二周年与除官；并许经中书陈状，点检不欠年限，当与施行。选期既近，不得依常选人例，更理减选，仍须分明批书历子，请给解由。若是逃失户口，降书考第，及显有过犯，必行殿降。应诸色选人过犯三选已上，及未成资考、丁忧、课绩官无选可减者，宜令自认吏部南曹投状，准格敕磨勘无违碍，申送中书门下，并与除官。其州县官自恐亏损年限资序归选门者，亦听自便。如或曾任推、巡、军事判官等，并诸色出选门官，并据见任官选数叙理取解赴集，依格敕磨勘，送名中书门下，於铨司注拟前先次除官。所有诸色常选人，皆自有选限，合赴常调，今後不得妄有陈乞，及不依格敕论理功课。如违，当行举劾。若是特恩除授，及擢才委任，不拘此例。（同上）

### ○磨勘郊礼行事官敕

郊礼行事官，并差在京求仕者充，各据出身历任，子细磨勘，委无违碍，方得差补。如曾有殿犯、除名、免官、勒停等人，未经恩洗雪者，不在收补之限。若已取解，及免取解赴选，在外未来者，不得着人承替。如收补行事後，将来赴选，南曹磨勘，别有违碍，所补官司与本人并当勘断。（同上）

### ○令李仲玉氓唐陵庙敕

唐明宗五庙在至德宫安置，其徽陵上下宫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监门卫将军李重玉为主，其徽陵下宫及至德宫缘庙合留物外，宜令内养刘延韬於金银器物数内，量事给李重玉迁葬故淑妃王氏及许王外，馀并付李重玉并尼惠能、惠登、惠严，令重玉以时祀陵庙，切在丰洁。（《册府》一百七十四）

### ○处分供申考簿违限敕

敕：起今後，诸州府更有功中考簿违格限申到者，本判官并录事参军各罚五十直，其录事参军仍殿一选，本勾押官典委本州各行科断。如违程限一月已

上不申到者，仍令尚书考功催促，候供申到考帐，依例施行。所有科罚，准前处分。若是校考过时，即与次年依格奏校。（《五代会要》十五）

○又敕

凤翔考帐违限，本府各以科惩，其考帐省司特与考校。起今後，诸州府更有违限者，本判官、录事参军各罚五十直，录事参军殿一选典押本处科断，仍令省司依时催促。若校考过时，即与次年校奏，并依前後格敕指挥。（《册府》六百三十六）

○又敕

州县官或特敕除授，或非时有故停任员阙除官到任者，缘赴任不拘期限，申发考帐之时，但满一周年，便与依例书校一考申省。如书校时少欠月日，即与次年付帐申校，不得漏落考第姓名。如或有违，罪本道书考官吏。（同上）

○命开封府处死妖妄人敕

敕：赵应、智钦、陈光济三人处死，连坐郭延贵等十七人，并决配蔡河务收管。（《册府》九百二十二）

○榜谕宋州敕

敕榜宋州，晓谕管内诸县民等：省前节度使常思所进丝四万一千四百七两，言放出在民，例以五月内徵纳其丝，并還元契。除已纳到者，委巡检使柴进据数追户，责领归还。榜到，速告报知悉。（《册府》一百六十）

○检勘受官不赴谢人敕

起今後更有受官不赴衙谢人，宜令门下省、御史台检举，追勘闻奏。其授官後违程不赴任，并准元敕殿选。如选未满便来乞官者，除外别行降敕施行。（《五代会要》六）

○诸道奏荐僧尼道士人数敕

永寿节，每年诸道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奏荐僧尼道士紫衣师号，今後见任带使町共奏二人，见任防御团练、刺史只许奏一人，在朝文武臣寮及前任官，今後更不得奏荐。（《五代会要》十一）

○减损永寿节臣寮设斋供敕

内外文武臣寮遇永寿节辰，皆於寺观起置道场，便为斋供。访闻皆是醮金，所宜减损，以足公私。今後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等共设一斋，枢密使与内诸司使、副等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马步军督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其馀前任官员及诸司职掌，并不得更开置道场及设斋。（《五代会要》五）

○朗州升大都督府敕

顷者淮海陆深，举干戈而入寇；湖湘覆没，致黎庶之倒悬。惟彼武陵，素

称雄镇，连营比屋，皆怀勇烈之心；戮力协谋，尽复江山之境。宜降褒崇之命，以升忠义之邦，俾列大藩，永率南夏。其朗州宜升为大都督府，在潭、挂之上。（《五代会要》十九）

○遣曹匪躬点检佃租敕

京兆府耀州庄宅，三白渠使所管庄宅，并属州县，其本务职员节级，一切停废。除见管水布局及州县镇郭下庄宅外，应有系官桑土、屋宇、园林、车牛动用，并赐见佃人充永业。如已有庄田，自来被本务或形势影占令出课利者，并勒见佃人为，依例纳租。条理未尽处，委三司区分，仍遣刑部员外郎曹匪躬专往点检，割属州县。（《册府》四百九十五）

○遣赵延休相度租赋敕

废卫州共城县稻田务，并归州县，任人佃蒔。宜令户部郎中赵延休往彼相度利害，及所定租赋闻奏。（同上）

○升朝官赐绯敕（节文）

今後升朝官，四任以上著绿，十五周年者与赐绯。凡州县官历任内曾经五度参选者，虽未及十六考，与授朝散大夫阶。年七十已上合授优散官者，并赐绯。非时特恩，不拘此例。（《五代会要》六）

○寺监官满七年同明经出身敕

其诸寺监摄官，任满七周年已上，应奉公事无遗阙，文书灼然者，并与同明经出身。如不满七周年者，任逐稳便。今後寺监不得以白身署摄。如违，本司官吏并行朝典。（《五代会要》十七）

○赐郑仁诲手敕

按：见《旧五代史·周书·德妃董氏传》，与《全文》一百二梁祖敕同，今存其目，文不录。

☆周世宗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五。

○公私织造须合制度制

化民成俗，须务真纯；蠹物害能，莫先浮伪。织杼轴之制，素有规程；裨贩贸易之徒，不许违越。久无条理，渐致浇讹，苟所鬻之或精，则酬直之必重。宜从朴厚，用革轻浮。应天下今後公私织造到绢帛、绸布、绫罗、锦绮，及诸色疋段，其幅尺斤两，并须合向来制度，不得轻薄假伪，罔冒取价。如有已上物色等，限一百日内并须破货了绝。如限外敢有违犯织造货卖者，仰所在级节所由擒捉送官。（《册府》五百四）

○不得奏荐判官诏

两京、诸道州府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今後并

不得奏荐。如随郡已历前件官职任者，不在此限。其防御团练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员。（《五代会要》二十五）

○停罢官面许人户自造诏

诸道州府面务，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卖面，逐步处先置都务，候敕到日，并仰停罢，据见在面数，依时踏造，候人户将价钱据数给面，不得赊卖抑配与人。应乡村人户，今後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於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面条法，依旧施行。（《册府》五百四）

○收寿州战骨并优给阵歿将士爱物诏

自攻讨寿州已来，应有将士歿於王事者，宜差殿直刘汉卿於寿州四面收敛其尸，以官物祭奠。本家仍与优给，有男者量与叙用。（《册府》一百三十五）

○选大户为耆长诏

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五代会要》二十五）

○命在朝文官再举幕职诏

在朝文资官各令再举堪为幕职令、录者一人。所举幕职州县官罢任後，便与除官，仍并许赴阙。（《五代会要》四）

○织造绢布不得夹带粉药敕

旧制织乡绢布、绫罗锦绮、纱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後，公私织造，并须及二尺五分，不得夹带粉药。宜令诸道州府严切指挥，来年所纳官绢，每疋须及一十二两。河北诸州并莱、登、沂、密州，须及一十二两。乡乡由止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乡乡由绢长依旧四十二尺。（《五代会要》二十五）

○供给无家罪人水米敕

应诸道见禁罪人，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人逐日破官米二升，不得信任狱子节级减稍罪人口食。仍令不住供给水浆，扫洒狱内，每五日一度洗刷枷杻。如有病疾者，画时差人看承医疗。（同上）

○杖臀不过十五敕

州县自官已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还必须状轻重用，不得过臀十五杖。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同上）

○行盗三犯决杀敕

诸盗经断後仍便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不同赦前後、赃多少，并取决杀。（同上）

○逃户庄田各市地人请射敕

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後，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田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应已上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葶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莹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葑，只仰交割与归业人户佃葑。

一、近北请州，自契丹离乱，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近来多有百姓自番界回来，其庄田已被别户请射，无处归托。今後如有五周年内，其本主还来识认，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中交还一分。应上项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葶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给还之限。如十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莹外，不在给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葑，祇仰交割与归业人户佃葑。

一、应有坐家破逃人户，其户下物业，并许别户陈告，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充为永业，不限年载，不在论认之限。所有要户及乡村节级，重行断决。

一、诸州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其本户归业之时，不计年限，并许论认。仰本县立差人检勘，交割与本户为主。如本户不来归业，亦许别户请射为主。民有冒佃人户及本县节级，重行科断。如冒佃人户自来陈首承认租税者，特与免罪。

一、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已前，应有逃户抛下庄田，自来全段无人承佃，曾经省司指挥，开阖租税者，宜令本州县招携人户归业，及许别户请射为主，与免一年差科色役。至第二年已後，据见在桑土及租到见苗，诣实供通，输纳租税。（《五代会要》二十五）

#### ○解送监生须是监中受业敕

国子监所解送广顺三年已前监生人数，宜令礼部贡院收纳文解。其今年内新收补监生，并仰落下。今後须是监中受业，方得准令式收补解送。近年有诸州府海里解举人，即投监请补。（《五代会要》十六）

#### ○未朝谢御史不得受供给敕

起今後，应有自外新除御史，未经朝谢者，经过州府，不得受馆驿供给及所在公礼。（《五代会要》十七）

#### ○秋夏徵了追摄公事敕

诸道州府所管属县，每年秋夏徵科了毕後，多时邓追县典上州会末文钞，因兹科配敛掠，宜令今後秋夏徵科了足日，仰本州府但取仓场库务，纳欠文钞。如无异同，不在更追官典。诸道州府管内县镇，每有追摄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职员及散从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摄公事，祇令诸道承受递送

，不得更差专人。若要切公事及军期，不在此限。（《五代会要》二十五）

#### ○兴贩牛畜抽税敕

诸道州府应有商贾兴贩牛畜，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如是货卖处，祇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不得别有邀难。（同上）

#### ○毁废妖妄占卜书敕

应诸色阴阳占卜书，宜令司天台、翰林院集官详定。其书如是曾经前代圣贤行用合正道者，只可存留，其有浅近妖妄不依典据者，并可毁废。（《五代会要》十一）

#### ○省废两京五府诸州曹官敕

两京五府少尹、司录、参军，先各置两员，今後各置一员。六曹判司内，只置户曹、法曹各一员，其余曹官及诸州观察支使、两藩判官，并宜省庆。（《五代会要》二十）

#### ○命再举令录敕

应在朝文资官，各令再举一人堪充令、录及两使防御、团练、军事判官者。自前或因公过微有殿犯者，亦许称举。馀准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处分。（《五代会要》四）

#### ○诸道俸料不得分配人户敕

应诸道州府进奏，逐月合请俸料及纸笔等钱，宜令今後于本州公使辖内支給，不得分配人户及州县门户。如本州公使钱少，不便支給处，只不要置进奏官，仰於衙前差有名粮职员充，进奏闻院副知。仍二周年替罢，本州优与安排。（《五代会要》二十四）

#### ○差人收盗贼逃军凶命人敕

应诸司贼盗，宜委本府州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专切断除。其部内凡有贼盗及逃走军健、诸色凶命之人，并须觉察，设计差人收，不计远近，以获为限。应有婚姻斗竞、贼盗公事，仰逐处长吏躬亲鞫问，仍令本州官不住提举，疾速区分，庶光救命。凡自大辟罪断讫，其公案申奏，今後仰抄录要当事节，兼於前面朱书罪人入禁至断了日数闻奏。（《五代会要》十）

#### ○任乡村煎盐敕

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榷盐，今後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不有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界。（《五代会要》二十六）

#### ☆南唐先主李升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八。

#### ○宋王妃改氏南平制

南平王国之元老，婚不可离，信王妃可改氏南平。（马令《南唐书》）

○却符瑞诏

谴告在天，聪明自民，鲁以麟削，莽以符亡。当谨天戒，犹惧或失之，符瑞何为哉！皆抑而勿扬。（马令《南唐书》一）

○勿议讨伐诏

知尼不辱，道祖之至诚；革廓则裂，前哲之元龟。予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讨伐之议，愿勿复关白也。（《钓矶立谈》）

○奖太子诏

守廉退之风，师忠贞之节，有子如此，朕复何忧。（陆游《南唐书》二）

○赐宋齐邱书

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亲，老相怨，可乎。（同上，四）

○上晋高祖书

边校贪功，乘便据垒，矧机宜之孰在，顾茫昧以难申。否藏皆凶，乃大《易》之明义；进取不正，亦圣人之厚颜。适属暑雨稍频，江波甚涨，指挥未到，事实已违。今者猥沐眷慈，曲形宸者，归其俘虏，示以英仁，其如军法朝章，彼此不可；扬名建德，曲直相悬。虽认好生，匪敢闻命，杜光邺等五百七人，已令却过淮北。（影宋抄《册府》一百三十三）

☆南唐嗣主李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八。

○赐陈况手札

欲以绫绮赐卿，卿必不受。今赐朕自服纁由缣衣三十事，卿其领之。（陆游《南唐书》七）

○赐周继诸金锄手札

是朕苑中自种药者，今以赐卿，表卿高尚之节。（《江南馀载》二）

○答喻俨等手札

天不吊，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类于厥德，用灾于厥躬。故退处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蔽，以为卿忧。惟予小子，实生厉阶。（马令《书》二）

○让太子表

古之立太子者，所以崇正嫡，息凯觎。如臣兄弟，禀承圣教，实为敦睦，愿寝此礼。（同上一）

○赐宋齐邱书

明日之行，昔时相许，朕实知公，故不夺公志。（《湘山野录》）

○南唐後主李煜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八。

○遗吴越王书

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陆游《南唐书》三）

○答张泌谏书手批

古人读书，不止为词赋口舌也。委质事人，忠言无隐，斯可谓不辱士君子之风矣。朕纂承之始，德政未敷，哀毁之中，智虑荒乱，深虞布政设教，有不足仰嗣先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进谏谋，十事焕美，可举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终，卿无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于赦书处分者。二十八日。

（《江表志》三）

○批韩熙载奏

言媮而辨，古人恶之。熙载俸有常秩，锡赉尚优，而谓厨无盈日，无乃过欤！（马令《南唐书》十三）

○书述

肚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日无全虏。又如夏云奇峰，畏日烈景，纵横炎炎，不可向迹，其任势也如此。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敌，举扳佳作睡随，以白羽麾军，不见其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噫！壮老不同，功用则异，惟所能者可与言之。又云：书有八字法，谓之拨镫。自卫人人并锤、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会，得受诲于先王。奇哉是书也，非天赋其性，口受要诀，然後研功覃思，则不空其奥妙，安得不秘而宝之。所谓法者，虫、压、钩、揭、抵、拒、导、送也。此字亦有颜公真卿墨迹尚存于世。余恐将来学者，无所闻焉，故聊记之。虫者，虫大指骨上节下端，用力欲直，如的千钩。压者，捺食指著中节旁。钩者，钩中指著指尖，钩笔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间，揭笔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笔，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钩笔，名指拒定。导者，小指引名指过右。送者，小指送名指过左。（陈思《书苑精华》二十）

☆南汉後主刘𦨭长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二十九。

○镜铭

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端，鸾舞双明。传闻仁寿，始验销兵。（《嵩洛访碑日记》）

○吴越武肃王钱A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三十。

### ○海会寺也罗尼经幢记

当使早以训齐兵旅，讲武家山，为国为国，摧凶弭寇，继平蛇豕，以静江南。累蒙七帝酬恩，功归第一，以至双封两国，连统三擅，为明代之父师，帅天下之兵柄。唯以上尊天地，次敬神明，兴三教之慈宗，建六通之法宇。乙亥岁，暂归故里，遍集胜因。以功臣山之奇峰，爰崇禅室；观竹林寺之湫隘，重构莲宫。半载之中，庄严俱毕，皆选净名长老，各为住持，冀广善牙，常资妙觉。昨以寺院功毕，金像周圆，特于殿前建立《千手千眼大悲真言经》及《守护国界主也罗尼经》两幢，充扬胜事。所冀珠緘宝偈，睹者生缘；步影飞尘，沾者获善。而以福均土地，光荫乡园，克兹先远，松楸共泰，锦城军俗，以增幽显，利等恒沙。时宝大元年岁次甲申五月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A建。（《两浙金石志》四）

### ○开慈云岭记

梁单阙之岁，兴建龙山。至滩之年，开慈云岭，使建西关城宇，台殿水阁。今勒贞珉，用纪年月。甲申岁六月十五日，吴越国王记。（石刻）

### ○请封镇东军神祠奏

镇东军神祠，颇有灵验，救灾祈福，人民赖之，请赐封崇。（《册府》一百九十三）

### ○祭潮神祷词

六丁神君，王女阴神，从官兵六千万人。A以此丹羽之矢，射蛟灭怪，渴海枯渊，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愿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吴越备史》）

### ○报道宏手札二首

十一月三日报道宏师：冬冷，想当安适。得状，劳以节送软枣、茶面等，已令收领，为愧殊多。回人遣此，不具使人，委曲付道宏法师。

秋冷，想当安适。得进奏院状报，蒙恩加太师兼九锡，叨功臣名号，劳致贺状。回人遣此，不具使人，委曲付道宏法师。（《嘉兴府志》）

### ☆吴越文穆王钱元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三十。

### ○建化度禅院宝幢记

夫真如演化，以广大慈悲，济度沙界。其有达微妙之音，宏胜善之缘，尽孝思之心，创清净之业，靡不回慧炬而照烛，乘法力以津梁，超彼龙天，证菩提之因果。窃以自恭遵诏命，虔禀遗言，承制两浙，□驭藩阃，事有益於显晦，功臣合於禎休，皆许□□鼎新，用光积庆。昨以西兴城垒之内，曩岁曾别置狴牢，虽宰断至明，固无枉滥，而縻繫稍滞，或有沦亡。念兹绵历重泉，何由

解脱。於是变圆扉而崇梵宇，开绀殿而立容，仍建宝幢，镇兹土地。磨砢翠琰，刊般若之文；辉焕禅扃，集庞洪之福。所有前後幽暗魂识，一一咸冀往生。然愿以此功德，资荐皇考武肃王，升七觉之法身，耀千光之瑞相。其次保安疆境，兵火无虞，以子以孙，永永蕃盛。长兴四年癸巳三月二十六日，起复吴越四面都统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钱元记。（《两浙金石志》四）

☆吴越忠懿王钱<sub>兀</sub>

事迹详《全唐文》一百三十。

○报重曜书二首

报云门山净名庵长老重曜：今差人赍到白乳茶三十斤、绫瓷香炉一只、衙香五斤、金花合盛重五十两。仍支见钱一百千文足陌，可亲入忤保安，遣此示谕。不具。

报越国云门山净名庵长老重曜：昨据节度使钱仪申，所请为官中入忤保安事，具悉。师心镜绝尘，衣珠无类，修释氏务三之训，得净名不二之宗。泊挂锡宝坊，栖真玉节，节使素钦於景行，远有来闻；国家因罄于精诚，遂可其请。况奇峰正耸，炎景斯烦，非坐非行，颇劳精进；烦心引领，尤愧忠勤。今则再赐到乳茶三十斤、乳香三十斤，至可领也。夏热，杨得平安好。故兹谕，想宜知之。不具。（《绍兴府志》）

○闽忠懿王王审知

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兄潮，为县史，寿州盗王绪闻潮兄弟材勇，召为军校。後杀绪，推潮为主。潮卒，审知代立。唐拜审知武威节度同平章，封琅琊王。梁太祖加拜中书令，封闽王。同光二年，卒，年六十四，谥忠懿。子<sub>鉉</sub>僭帝，追谥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

○请封砧奇里古庙奏

当县界砧奇里古庙，祈祷有灵，乡闾父老皆有陈请，望赐封崇。（《册府》一百九十三）

●卷十二

☆越王贞

贞，太宗子。始王汉，徙原，已乃封越。善骑射，涉文史。武后初，迁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迁房陵，与韩王元嘉等图反正。兵败，仰药死。开元四年，复爵，谥曰敬。以从孙琳嗣。

○随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并序）

原夫真身设范，垂二字以标灵；应佛涅，显六时以为固。崛山利见，善摧之业斯远；连河缉化，随机之道斯异。废兴之业亦殊，要者连肩虽复，坚住之

上人，解慧之开士，广演八藏九部之说，剧谈二空三性之文，曷尝辩於真伪之宗，讵能晓於是非之旨。洗洗法侣，犹苦迷方；济济觉徒，安知最胜。遂使鱼目研综珠篋之奇，区别金书之秘，标象运之时用，扬末法之幽键。独步一人，功侔十力，惟我大善知识信行禅师矣。至乎氏胄之华，熏习之业，既昭著於前碣，於此可略而言焉。仰惟禅师，识洞初几，照逾机之科，对药病之理，定邪正於波扰，决疑似於雷同，妙达几先，利生同极，业契初依之躅，仁逾後际之用，酌金河之茂典，解沙界之深缠，起十受於心灵，遵三舍於身命。惑障攸灭，控洌净之遥源。慧炬弗赏，既免简择之尤；善人不滥，良无枉罚之酷。长蠲七损，永谧三灾，开示之益允宏，对遣之慈弥广。用因收果，即从因以表真；以果摄因乃缘果而除妄。□高慢之见，树增上之地，自空静名相之惊飙，升河岸於振峭，山彼逝魂，收名鬼录，起兹朽骼，受气人灵，谅释门之指南，允缙服之共北者矣。虽复孤擅决了之士，无穷智慧之贤，犹昧开导之规，尚乖劝诱之义。遂使锻冶之子，未习数息之因，浣濯岂不然欤！钦惟曩俊，亲承圣范，犹致疏谬，靡叶深机。矧乎今士，才传遗说，有迷幽趣，实丧菁华。蠢蠢四生，常沦苦海；茫茫万汇，恒溺爱河。殊涂同归，有足悲矣。斯乃前哲失之於既往，惟我禅师得之。於韵於旋宫固守刻舷，弃神锋於水府。亦犹析薪求火，岂睹炎光之盛；画瓶缄毒，莫饫甘露之津。蛟喙之识罕周，牛便之劣滋甚。握斯坠叶，不悟大力；恃此藕丝，矜乎小智者矣。若乃三阶演法，五位腾恶而成性，徇迷惑而为习，信恶之诚且笃，忘善之志亦深。紊善恶而冈分，杂正邪而靡悟。於是甄明种性之贯，式彰颠倒之违，虽则禀命愚痴，克迈辟支之轡；挺质莫智，俄□□御之乘。若夫七处聚义，能力未藉於假人，等大地之广持，类元天之遐覆。导师谐愿，代苦之德靡涯；正法甚深，善诱之仁多裕。四谛无作，更胆自力之知；六住表规，益垂得度之纪。信恶迷善之子，唯章□善之方，信善忘恶，术由祛惑而获范，克绍声闻之乘，能拨乱而致资因，生巨厥躬之东，广敷无漏之，肇近诸身之事，远该成彼之业。观色观象，四部之教不同；学上学下，三宝之几斯异。佛法代法之攸闻，自验自知之照理，谅如蒙瞽之昧，即从忍受之安。修上法而挹，习善这业弥优，仰言之益日滋，随悦之方月进，深符八式，蹈三义之宗。好恶俱闻，忧喜不溺於心术；信直咸综，成就克却於情田。受剝剥而犹甘，希韞涅之趣；惠首目而罔吝，冀证菩提之缘。惧诚施之难销，褫翼衣而归俗，袭重杨之存慎，珍而契冷之节既调阳（缺一白四十馀字）及毁正之侣继踵，置於无闲，訾圣之徒接衽，赴於冥晦，祈法雨而涤衅，入净土而投诚，求智之美以隆，叹法之深以举。乐嬉游於火宅，示惧一门之隘；恣泅允泳於苦海，匪惮五欲之灾。因馭牛以宣慈，说穷子而启谕。守节迦叶，辞请食於檀主；护名释允，拒匹儂於国王。且夫秽观已成，嫌恶未受，不

引其贼，如挤其抗，惟好所用自归，惟善所愿躬纳，犹虚天而比广，若厚地而契大，烦恼之藏莫窥，空智之几难睹。亦有戒坏而见存，或有见全而戒毁，能发诚而忏悔，遂房间而悔愆。二伐之报可求，三乘之果何远，梦罗刹而能警，临将歿而敦念。故婆门诽谤，思良津而免尤；阐提善根，资後因而延福。观相之心既切，系念之志必深。蠲五逆於幽狴，解四禁於冥籍。原乎苍生处俗，受格异规；黔黎居代，殖操殊轨。负才之了，实多矜己之长；好讥之流，则惟睹物之短。既憎身之长少，便卖人之短多，学上益以弥丰，存下好而良鲜；遵别之情无极，业溥之道未宏，靡疚怀而利他，乃留想而裨己，习气飘而匪定，禀命杂而弗醇。暨乎诠圣之理可徵，验果之由斯照。则有偏居信善，兼包信恶。自他之善，甯敢专收；自他之恶，安能孤亮。正可以举善而摄善，知恶而统恶焉。假使少能回己以同人，废人以从己，亦未能顿祛三业，长驱八正，然可恶善之内，则利俱学之优，既远之中，因尔总施其能，都泯其踪，物我咸缉之务乃宏，是以冰室由之遂寒，石峰以之增峻。三春戒序，青要之律克调；九秋御节，白藏之气攸美。遇善诣性，叶胜缘而自臧；逢恶为情，蕴凶德而成否。固可广存并学，甄明别机，粗迷二阶之宗，式标其趣矣。次有利根邪见，常緘颠倒之想，敏质僻怀，恒苞迷谬之态。虽复久承戒珠之义，夙奉禅镜之明，犹十毁於波若，尚尊沓於种智。肆其轻诮，则背诞於三宝；纵其妄识，则委体於六魔。坠泥黎而未央，陷河鼻而无尽，徒勤误学，虚事错遵。七十五由，断见之非仍起；九十一劫，暗馁之苦未瘳。易前探於本根，当後归於正遍。又有因无始之界，自有识之心，罕聆法宝，尝沦俗化，或恃长以缩短，或见短以综长。或习上好之多，或学下好之少，惟别溥之偏驳，混善恶之交驰，植角之喻兹兴，被鬣之讥斯发。泊乎睹佛开教，闻法貽矩，眇身之善遂多，视彼之恶攸众。但能废人同己，未克省躬就物，志希极上之业，情昏最下之规。（《绩语堂碑录》）

案：此碑本从剪本过录，原跋谓通篇文理有不能句读者，疑当是装池时为劣工剪弃。

☆纪王慎

慎，太宗子。韦妃生。始王申，後徙纪。武后时改氏虺，谪巴州。

○外姻不为婚奏

堂姨母之姑娘，及堂姑娘父母之姑娘，父母之姑舅姊妹婿，姊妹堂外甥，虽并外姻无服，请不为婚。（《唐会要》八十三）

☆襄王重茂

重茂，中宗子。初封温王。韦后弑中宗，矫诏立为皇太子。即帝位，改元唐隆。睿宗即位，废为温王。明年，徙封襄。开元二年，薨。追册为皇帝。

○太平公主依旧置府敕

公主置府，近有敕总停，惟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镇国太平公主府即宜依旧。（《唐会要》卷六）

○行乡饮酒礼敕

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唐会要》二十六）

☆雍王守礼

守礼，章怀太子贤子，高宗孙。嗣封雍王。唐隆元年追封王。薨年七十，赠太尉。

○赠太子庙隶太常奏

敕赐臣父庙号陟冈，乞隶太常寺，仍请安国相王书额。（《册府元龟》）

☆褒信王ギ

ギ，许王素节子，主宗孙。初封泽王，降郢国公，官宗正少卿，进封褒信王。天形容词初为宗正卿。

○皇妹服制奏

皇妹及女，准礼出嫁後，各降本亲一等，今後并降为第二等。臣以为执礼破亲，有亏常典，宜请一切依服属等第为定，不在降服限。仍望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五）

○嗣泽王润

润，泽王上金之曾孙，光禄卿沔惠之子。官恩王府司马。

○大唐故奉义郎行京兆府泾阳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支<sub>阝</sub>，字文秀，琅耶临沂人也。曾祖同皎，驸马都尉琅耶文烈公，赠太子少保，尚定安长公主。祖繇，驸马都尉琅耶懿公，赠太子太傅，尚永穆长公主。父训，累授光禄卿，娶嗣纪王纘诚之季女。公聪明生知，忠孝天与，出身从仕，为众所知，不以得失继怀，不以喜怒形色，谦以自牧，宽以养闲，足可永保盛名，克终天寿。公自弘文馆明经、虢州弘农尉，次任扬州江阳主簿。考秩寻满，蹉跎江乡，累佐诸使，勤劳借著，名绩时称。以去年入调长安，天官以书判取人，授公京兆府泾阳主簿。今春季月，遂赴所任，宿疾不瘳，渐婴羸瘵，千骥万疔，神道何依。以其年八月九日，终于万年县兴宁里永穆观之北院，享年五十七。呜呼！淮水不绝，君家自昌，岂鄙药餌不灵，与物争谢，故知修短有定，古亦无替。

夫人则秘书监赠扬州大都督嗣泽王沔惠长女，润之姊也，居家守礼，出事恭仪，淑顺不亏，天生自得。公任弘农日，染疾不起，权殡於县界。长子贞素泣血号天，柴毁过礼，终身之痛，唯兹是忧，遂策杖於弘农，扶护棺槨，将及

合。公有子二人，次曰贞镒。女一人，犹未及笄，出我家也。後娶杨氏，有子三人，女二人。杨氏与贞镒尚家维杨，嗟之道路遐远，报不及期，以其年闰十月七日，卜择於万年县汧产川乡先茔之侧也。

贞素以东海尚变，陵谷恐平，启润纪之，庶乎不朽。润以天伦之痛，内兄之哀，托石叙情，备於岁月，惭无刀翰，有愧於文，握管恻伤，衔悲述作。铭曰：

天不藏宝，必降贤良。公贞有度，雅淑无量。将永保於闺祿，何忽变为代伤。呜呼！郊原寂寂，松柏苍苍。嗟白日之昼短，痛泉台之夜长。（石刻）

☆崔善为

善为，武德中尚书左丞。（《唐书》有传）

○纠谥丁忧起复奏

欲求忠臣，必于孝子。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之义，

丁忧之士，例从起复，无识之辈，不复戚容。如不纠劾，恐伤风俗。（《唐会要》三十八）

☆薛收

《全唐文》一百三十三有传。

○骠骑将军王怀文碑铭（并序）

盖闻惟生为贵，轻之者类於鸿毛；非义不居，取之者同於熊掌。当仁处命，不其难乎？故亡佞不羁之才，英奇杰立之士，遑遑重志业，落落建功名，心贯金石之中，气逸烟霞之上。虽则山沧海覆，雾卷尘飞，偿节捐躯，蹈之由己，斯为美矣，岂徒然哉！若乃寥廓干龄，仰杨万代，独显非常之效，以终国士之恩，高烈振於遐年，义声闻於当代，则骠骑王君见之矣。

君证怀文，字思忠，太原祁人。其先姬氏，周室之胤。水府山宗之秀，载挺环奇；琼林桂苑之华，夙承休祉。腾芳上叶，流庆後昆，故能异人郁起，雄图间出。祖魏常山郡主簿、博野丞，寓量沈深，养名蓄德；父膺，齐仪同临朔镇将，风格凝峻，居仁蹈礼；并藏器於身，蕴材傲俗。君腾精玉守，禀性金方，少负不资之质，长婴斥弛之累。局步通衢，戢翼中野，矫迹嘉遁，伫运观时。暨炎历将终，皇猷爽德，生灵版荡，剪为寇乱，九县区分，四郊多垒。君怀袂激愤，抽戈抗节，既濯鳞羽，思遇风云。是时四柱方倾，共工之难尚梗；五星不聚，汉祖之业未隆。空怀耿介之心，犹阻奔是之路。刘武周兆天猗夏，荐食晋阳；宋金刚剽邑屠城，挺恶汾浦。乃以君为伪上柱国行军总管，非其好也。君久悟焚巢，恒思择木；终观投石，未安累卵。行危苟免，言逊俟机。

太尉秦王建旆东辕，元戎北指，出九天之外，引百胜之师，星驱雷骇，克平大憝。既乃鸟合为群，俱同杀翮；兽聚之内，咸遇剪毛。而一面开罗，三驱

致礼，舍钩焚榑，特降优隆，光被宠荣，式加殊命。乃受骠骑将军，则大唐武德三年也。王充负衅青丘，流氛紫极，属南巢放桀之始，西伯事殷之初，窥觐非冀，妄干大宝。圣上敏兹黎首，情轸纳隍，救彼沦胥，思同濡足。吾王奉遵庙算，受徂征，蕴金匱玉钤之谟，运沙城石阵之略，凿门尽阨，指定旧都。君乃陪预戎麾，俱参列将，自屯师洛，结垒邙山，丑类逋诛，屡犯旌旆。君鹰鹗杨视，展效献功，未极千里之涂，翻垂六鸟之翅。锺仪去楚，不舍南冠；华元入郑，未通文马。王充置之左右，情加推信，仍授伪官，兼优封爵。君乃诡同背诞，密运忠规，潜图去暴，庶恢茂绩。方欲梟除元恶，赞我大猷，越以四年二月，王充悉其步骑，出至城西。吾王凭轼观兵，与其相遇，旗鼓虽布，锋镝未交。君乃独断神谋，先腾壮烈，抽戈电击，挺剑风，决机两阵之间，申威万人之上。一发则贯其左股，再申而析其右肱，凶魁僵仆，应时颠趾，奔鲸赴穴，桀犬如林。以无因之迹，骇不序之地，莫不眩目惊视，废手顿足。雄夫为之亡胄，猛士於焉累气，流光夺景，浮云变色。喋血数步之中，跃刃重围之下，以寡制众，援阻路穷，交铍莫御，结纓终毙。於是声嘉玉冕，悼感琼枝，四国嗟伤，三军凄怆。司仪奉命，致礼而辕，賻所加，特超恒典。功书天府，复降王人，诏赠某官，谥曰某公，礼也。

君质茂松筠，心标铁石，慷慨有丈夫之操，磊落怀烈士之风。运偶物艰，时锺德丧。阔节高度，不以细行自拘；爽气通才，方持雄略为重。属兵车九合，齐楚之地未宁；天下三分，商周之道初革。君乃屈迹抑愤，与俗沈浮，违乱去恶，归身大造。既荷生育之赐，方酬山岳之恩，契阔无亏，造次斯在。发忠显效，殉主捐躯，登太行以未危，怙焦原而不惧，故能抗逋藪之敌怨，致天诛於巨猾。虽则荆卿奏曲，空进燕图；豫让吞声，唯惊赵驷。翳桑之倒戟怀惠，辅氏之结草酬恩，比事信纸功，固不同年而语矣。吾王重义敦本，情深嘉尚，永言遗节，有遗前修。以为纪绩铨名，彝章之盛范；镂钟镌鼎，邦家之宏训。乃命勒兹元石，式建丰碑，树美无穷，垂芳不朽。方见去飞幽陇，飘飘与生气俱浮；吹动孤松，肃肃与馀风共远。其词曰：

於穆显宗，肇分姬姓。休绪焉奕，灵源鼎盛。鹤舞周储，鳧飞叶令。流福响，传芳辽。木秃乔林，波腾巨壑。英奇奕载，杰人间作。是曰材，兹称勇略。稟质亡佞，游心寥廓。珠囊掩曜，玉弩腾晖。雾拥元阙，虹贯紫微。一人丧道，兆庶无依。逝莫以骋，翔而未飞。皇运膺期，帝图惟始。野有龙战，人同猬起。望阻昌期，迹沦干纪。处异信国，居非仁里。奸魁放命，肆逆汾阳。椎毂台铉，授律文昌。威宣取乱，绩著侮亡。氛既灭，遗黎以康。雷作既解，风行斯涣。承兹渥泽，去彼危乱。跃鳞清波，厉羽霄汉。乃优宠秩，方隆荣观。萌纵慝，狼戾为群。嵩邙地阻，伊洛川分。五策命将，六郡兴军。言从



戎政，冀展鸿勋。桓桓征夫，蠢蠢穷寇。举斧未殄，吞舟犹漏。堕伏无虞，前茅爽候。翻逢纆圭木，乃同夹尸。违邦靡贰，苦节思负。志除封豕，庶剪长鲸。神机奋发，奇略允成。惟义是蹈，兹躯以轻。烈气外扬，雄规内。拔棘超距，横矛再事。渠魁既接，孽党咸暨。剑及王僚，凜加吴边。人称韩相，地曰楼兰。捐生怨府，建效锋端。论功彼易，语迹今难。致命所欲，垂名不刊。森森壮节，凛凛风度。易水方寒，邙山永暮。月照泉户，烟浮松路。唯馀侠骨，传芳竹素。（《文馆词林》四百五十二）

### ☆齐士员

士员，恒州行唐人。贞观中，官右监门中郎将延陵县开国子。

### ○太武皇帝太穆皇后供养石像之碑

若夫妙觉诞因，历几绵劫，塵磨大地，筹斩灌丛，草木与□壁同华，日月与邱陵等观，皆有生灭之起，无分帝王之果。太武皇帝早感枢星，晚逢电影，开基肴右，则天启圣，升霞而去闾阖，桥山而葬衣冠。太穆皇后德并乾坤，明同日月，不终十善，早弃六宫，同寝献陵，永辞长乐，高陵与灵岳等峻，夜台共渭水俱深。陵庙近，松杨悲，笳管息，人禽思。上国延陵县开国子齐士员，宿殖善根，家传妙胜，早悟正觉，共敬育王。义旗同盟，即沾佐命，心如白水，节等秋霜，悟大品而识大乘，辩大悲而归大智，聚沙为塔，累壁成台。妻舍生资，夫施象马，求妙绝之工，开秘密之藏，初雕玉石，开发金光，为弥像一区二卫菩萨，太武皇帝太穆皇后二圣供养。万劫崇善，梵响长闻。香烟不绝，金山宝崛，狐菟不栖，淳潭深海，蛙蝇不宿，无二之性，即是法性，心无生灭，即是涅槃，尘满由旬，衣拂大石，尘消石尽，福报斯隆暗之山，重逢涌出，无量寿国，宛在目前。其铭曰：

帝应紫震，后归真净。祚与天连，业同主圣。臣悟二空，为修八正。万善修缉，十力雕莹。无去无来，湛然常定。永安天阙，长归法性。

右监门中郎将右勋卫郎将检校左右领府郎将长乐宫大监定州刺史上柱国延陵县开国子齐士员；曾祖常，□平南将军豫州汝南郡太守；祖恩，齐尚食典御；父羨，随□州记室参军；兄傲，随庐州司兵参军；妻吕氏，延陵郡君；世子小师，右翊卫；息世武，文德皇后挽郎；息世文、世才、世贵，孙神感、神法、神雨，世文已下并幼，未登仕。长女潘水府果毅和宜妻，女娘儿。然士员早承华绪，先人馀福，开皇之岁，宿卫宫闱，寻配兵曹，以为品子，久滞武库，未骋文房。大业末年，乾纲落纽，幸逢开辟，运属周旋，立佐命之元勋，成割地之鸿业。义旗之始，即授正议大夫左一军领。帷幄之中，决胜千里；阵场之上，身敌万人。爵赏既隆，领禁天阙，每承机要三十馀年。太武皇帝寿极升霞，即奉敕於献陵供奉，死生不离，仍於陵後千步，赐以莹域。既尽君臣之礼

，冀申忠孝之诚，建功业於前，存正念於後，立颂报德，勒石纪恩，庶使万古千秋，湛然不朽。（《非见斋碑录》）

### ○献陵造像碑

贞观十三年岁次己亥正月乙巳朔一日，右监门中郎将延陵子齐士员，恒州行唐人也。王保府折冲都尉赵伽、频阳府田阿女、怀信府果毅都尉独孤范、天齐府斛律环、长丰府王仁感、频阳府关文瓚、左右监门校尉三原县令检校陵署令崔{巫}王、署丞裴珉、内省御侮尉郭元宗、陵寝二所宿卫人、吕村、任村、王村、刘村、朱村、唐禄村、房村、袁吕村、谢村宿老等，但士员奉诏，赐以终身供奉陵寝，许生死不离宫阙，纵令灰骨丧躯，无能报国。今分割宦禄之资，为太武皇帝、太穆皇后敬造石佛殿一所，并造弥陀像二菩萨师子香炉座，四面为宫内存亡写《金刚般若观世音经》各一部，及一切经目。昔前汉数终口运，长安绝迹三年，後随历季之期，天下分崩累载，军兵其敛而给，黎庶析骸而食，皆悲杼柚之空，咸结倾匡之恨。金符去其王室，玉帛出自私门，四国是遑，三川若沸。太上皇膺天顺命，伐罪吊民，发义晋阳，除凶京辅，八荒怀服，万国朝宗，率土来苏，群生再造。荷斯极口，建此神功，托圣德於渡横流，仰慈悲而登彼岸，设使高山销隙，大谷陵移，冀等日月而长悬，同天地之永固。此报圣上之恩，冀存万代，但恐无识之徒，辄有轻毁，後若有人敲打佛像、破灭经字者，愿当来世，恒堕三涂地狱，世世不复人身，常值灾穷之报。

（同上）

### ●卷十三

#### ☆虞世南

《全唐文》一百三十八有传。

#### ○论略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逾。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於王道。景帝之所周康，则尚有惭德。”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於始皇，则为优矣。至於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馀而德不足。”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侔欤？”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苾流於

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侔。”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於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饰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岨於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缺）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於张良、韩信者乎？然汉祖功臣，皆以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後汉衰乱，由於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非乎乱阶，始於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後，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自炎精不竞，宇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杀伏后，鸩荀彧，诛朱融，戮崔琰，娄生毙於一言，桓邵劳於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劭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刘公侍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侔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

弗能逮。（以上《长短经》二）

公子曰：“诸葛亮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敌者乎？”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忽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於李胜，委鞫狱於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公子曰：“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先生曰：“景帝少有名节，见重当时。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元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以见其英图矣。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於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篡位，聪明夙智，朝野欣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赞，拟迹伊周，遂乃伪杀彦士（高贵乡公字），委罪成济，自貽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字内，可谓晋之明主乎？”先生曰：“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於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ヨ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

公子曰：“晋惠之时，张华、裴尽忠王室，扶颠救危，犹足南面，何以坐视其弊危而不救焉？”先生曰：“晋自太康之末，风教凌迟，俗浇薄为日久矣。况惠帝稟质下愚，贾后天性凶狡，以凶狡之性，役下愚之质，犹纵烈火而燎於原野。自杨骏灭後，诛戮相继，八王力争，戎狄窥觐，颓纲漏网，一时崩溃，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张、裴儒雅，安足用之？”

公子曰：“中宗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於前代，功德云何？”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闻，及建策南渡，兴亡继绝，委任宏茂，抚绥新旧，故能嗣晋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是以王敦纵暴，几危社稷，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

公子曰：“东晋自元帝已下，何为贤主？”先生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磐石之宗，居上流之地，负才矜地，志怀冲问鼎，非明帝之雄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

，佐任群贤，因、润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兴复中原，不难图也。”

公子曰：“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疆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讖，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公子曰：“谢安为相，可与何人为比？”先生曰：“昔顾雍领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称其贤也。夫以东晋衰微，江左凋弊，戎狄交侵，疆场日骇，况永固（符坚）英主，亲率百万，符融名将，执锐前驱。厉窦衡之觜距，骋张蚝之锋镞，先筑宾馆，以待晋居，强弱而论，虽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静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元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在於胸中矣。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哉！若论其度量，迫古以来，未见其匹。惜哉不与八元三杰，齐衡接轸，骧首太阶，赞升平之业矣。”

公子曰：“桓元聪明有夙智，奇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德治人无闻焉。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於夷灭，固其宜也。”（以上《通历》四）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元，再兴晋室，方於前代，孰可比伦？”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纓汉室三十馀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围，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卢循於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

公子曰：“宋文宽明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後为善。文帝沈吟於废立之际，沦溺於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贤？”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

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緘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

公子曰：“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代，诚有之乎？”先生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穡之艰难，且立身俭素，深知理道，践位已来，务存简约。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饰过度，然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斯为美矣。”

公子曰：“齐明帝爰自藩枝，遂居南面，为时来之运，历数斯在，为人愿所及，负而趋乎？”先生曰：“《左传》云：天生季氏，以贰鲁侯，时命所鍾，为日久矣。高武诸子，跗萼相辉，皆处藩，并分茅社，宗枝磐石，非无秀令。明帝猜忌之心，虑在身後，诛惭吞噬，兰艾同焚。委重东昏，冀延七百，与夫宋之孝武，异代同规，岂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宝卷之字，冥数已彰，斯葶假手埽除，以为後代熔范者也。”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葶人事也。唯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驯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懒惰，贵贱礼乐（一作“礼隔”），规猷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贾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师、少保、少傅，是与太子口者也。故以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其恶行，选天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翊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生乃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语。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讼狱，所习者无非斩劓肘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如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恶性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选左右弼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禀中庸之性（一曰“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不肖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以上《通历》六）

公子曰：“梁武帝夷凶剪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馀载，葶有文武之道焉。至於留心释典，桑门比行，以万乘之君，为匹夫之善，薰蕕不验（一作“薰羞不染”），危亡已及，岂其道非耶，何福谦之无效也？”先生曰：“夫释教者，葶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於方寸之内，超於有无之表，尘累既尽，攀缘已息，然後入於解脱之门。至於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苟以所修为因，其报为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阙焉，果亦随减。是以明丑於貌而惠於心，赵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罗袞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见比于之割心，久为忠贞不可为也，闻偃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若然者，盗跖高枕於东陵，庄乔悬车於西蜀，考终厥命，良足贵乎？”公子曰：“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杀之权，势挟风云，力摧山岳，其威德大矣，其运行远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济为怀，仁恕为体，一物失所，若已纳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万类，则得道之真也。若乃泽不被於行苇，化不沾於海外，区区一介之善，亦何取焉？”

公子曰：“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乃不终帝祚，卒至倾覆，何也？”先生曰：“元帝聪明技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殄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值国难之後，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於怀楚，藩屏宗枝，自为讎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已来，可方何主？”先生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埽重氛於绛阙，复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谟长算，动无遗策。苟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为优矣。”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先生曰：“梁季版荡，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故未夷。文皇聪明睿知，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宇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广，推心待物，可谓宽仁之主焉。”

公子曰。“长城公所以亡，既闻之矣，此则人事不足，非天道焉。”先生曰“江左之地，国小兵弱，自吴晋以来，历年数百，止以人和地险，用以自固。陈末时，隋文新有天下，励精而理，习兵讲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强弱，信不侔矣。若使明主贤臣，修德抚众，加礼於邻敌，仅可保全四境。况至德之末，任用群小，军旅废绝，江淮难固，而不足守，欲求不灭，其可得乎？然亦期运使之然也。”公子曰：“何谓期运？”先生曰：“陈氏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武帝受禅，溥夜宿黄门侍郎孔宗范舍，梦一人著朱衣，自天而下，手执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看毕，凌空而上。既觉，为宗范说。宗范曰：‘吾年纪已多，此梦若验，其子孙之忧耳。自武帝至後主实五主，从永定之初至今贞明之末，又三十四

年，谅知冥数已定，非独人事。’陈亡之岁，史溥尚存，故详录焉，以记异也。（以上《通历》七）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号，观其器用，足为一时之杰乎？”先生曰：“道武经略之志，将立霸阶，而才不逮也。末年沈痼，加以精虐，不能任下，祸及方悟，不亦晚乎！”（一作“不能任命达生，而欲移崇目下”云云）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与为辈？”先生曰：“太祖、太武，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觐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稟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侑也。”

公子曰：“魏献文禅位厥子，其义云何？”先生曰：“《易》称‘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财’。夫万乘之尊，鸿名也，四海之官，大宝也。鸿名大宝，三五之君，尚步骤於兹矣。献文忘情九县，脱屣万机，传位嗣子，克昌鸿业，然汾水，不亦美乎？”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袞，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若其威仪技艺，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

公子曰：“孝明之谥，符於行耶？”先生曰：“古人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後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崇高，斯风替也久矣。孝文衰运之时，无夙成之德，奸臣擅命，女主临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坠，立名之义，不亦乘乎？”

公子曰：“孝庄逢阳九之运，将立中兴之业，其不遂者，何也？”先生曰：“昔小白有鲍叔、隰朋，重耳有赵衰、子犯，然克清宗国，遂伯诸侯。孝庄羽翼心膂，无闻英彦，虽果於一剑之端，终致夷灭之祸。德之不健，斯可哀也。”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先生曰：“神武潜谋於永安之际，致捷於韩陵之间，冲天之势，固足伟矣。至於垂翅玉壁，税驾晋阳，雄图不展，智勇俱困。然进为徇魏之臣，退作肇齐之主，奇才大节，亦有可称焉。”公子曰：“文宣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国富人丰，不至於乱亡，何也？”先生曰：“昔济桓奢淫无礼，人伦所弃，假六翻於仲父，遂伯诸侯。文宣鄙秽忍虐，古今无匹，委万务於遵彦（杨），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人，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公子曰：“武成传位，可与魏献文侑否？”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



若父。’献文之谢百辟，克固皇家，武成之委万方，倾覆宗祀，知子之鉴，无乃异乎？”

公子曰：“高纬昏乱，匹於周之天元，孰者为愈？”先生曰：“齐人鼎足之时，世宅中土，东逾海岱，西距华山，南极江淮，北临沙漠，燕弧冀马之劲，渔阳上谷之兵，负海贡其鱼盐，清漳泻其腴润，国富兵强，二方所不及也。至如斛律骁勇，将帅之雄杰；兰陵忠肃，宗王之英武。信臣精卒，距险乘边，若使中才之君，承斯旧业，守而勿失，镇之以静，纵不能跨彼边疆，振荡宇内，自可保全四境，式固宗祧。而纬狂愚悖乱，毁道败德，任用群小，诛戮諫臣，嬖孽□□图，羯竖含天宪，宋鹊有乘轩之宠，的卢蒙玉食之尊，骄淫昏暴，宜其亡也。比诸天元，可为兄弟之国。”（以上《通历》九）

公子曰：“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先生曰：“若语其封疆，料其士卒，则周强而齐弱，非徒雁行而已。文帝潜师致果，以少击众，虽周瑜之破孟德，谢元之摧永固，无以加也。不然，何以能自行卒间而霸大业，奇谋长算，固有以为。但顾命犹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於期谬矣。”

公子曰：“宇文护废杀二帝，而欲自全，臣节不终，卒至夷灭。观其心迹，逆顺云何？”先生曰：“宇文护与晋里克、宋谢晦无以异也。此三人者，并功荇一时，势倾宇宙，若欲窥其神器，有馀力矣。其始实欲存国安身，从容没齿，树德後人，以赎前愆。是以里克对云：‘不有废也，将何以兴？’谢晦表云：‘耿不以贼遗君父，臣何负於宋室？’此其情见乎辞也。但三子才不逮於伊、霍，故不能克全厥美，原其本志，岂不然乎？”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艺，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一字内，为一代之明主乎？”先生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观其卑躬励士，法令严明，虽句践、穰苴，亦无以过也。但攻取之规，有称於海内，而仁惠之德，无闻於天下，此猛将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公子曰：“其毁灭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公子曰：“请闻其说。”先生曰：“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於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元牝当存，长生久视，应龙驾鹤，区中之教也。至於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於王化，无乖於俗典。今以众僧犯律，道士违经，便谓其教可弃，其言可绝，奚异责机而废尧，怨有穷而黜禹，见瓠子之泛滥，远塞河源，睹昆岳之方阳，遽投金燧。曾不知润下之德，为利己远，变腥之用，其功甚博，并蛙观海，局於所见，轮回长夜之迷，自贻沈溺之苦，疑误学者，良可痛焉。”

公子曰：“天元所行之事，出人意之表，诡譎奇怪，何太甚乎？”先生曰

：“太山之将崩，必因拔壤，树之将折，皆由蝎蠹，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诡譎奇怪，岂足怪乎？”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先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晋武，可为侔乎？”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殫，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遗，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以上马总《通历》十）

### ○左武侯将军庞某碑序

昔者彤云受命，樊灌佐其雄图；白水兴王，耿贾宣其上略。并能刷羽跃鳞，倍风激水，誓丹书以建国，锡青社以开基，居陈五鼎，出驰干驷，盛矣哉功臣之为贵也。眷言前烈，畴能踵武，嗣斯风者，其唯安化公乎？

公讳字，相州邺县人也。灵源导论产姬水，胙土因乎魏邑。或修文仕晋，光命服以享大邦；或习武游梁，握兵符而居上将。自斯累叶，徽猷相踵。洛下名相，仲达显其龙章；襄川奇伟，士元腾其骥足。长戟高门，轩冕相继，形诸雕篆，可得言焉。曾祖某，齐中散大夫陈留太守。登高能赋，凌云之气已遒；下车布德，甘露之祥斯表。固已陈诸往牒，纪乎前载。祖某，齐襄城王西卜祭酒镇西将军；父某，北海郡丞正议大夫；并德业相传，家声不坠，清谈笃论，芬芳无绝。用能载挺时俊，克昌先绪。

公体膺景纬，气禀英灵，容貌都雅，风神秀异。资忠履孝，彰於髫髻之年；武艺雄才，见於幡旗之日。弯弧妙於百中，击剑逾於千里。於是气盖山东，名驰海内，思骋龙媒，用申鸿渐。岂直梁甫在咏，上〈渚见〉长吟而已哉！弱冠为左翼卫。执戈武帐，整笏禁闱，便烦左右，爪牙攸属。遇炎德无象，雅邺莫亡，雕骑随满月之兵，雁门列阴山之阵。公频驱七萃，出自九重；右控六钧，左挥双戟。莫不搴旗执馘，後殿先鸣，勇冠当时，勋高幕府。蒙授朝散大夫。既而雾昏九用劲，尘飞五岳，戎狄交侵，藩维内侮。公乃销声晦迹，言念卷怀，语默沈浮，用观时变。及钦明在运，经纶维始，孟津同德之侣，沛邑大号之初，莫不抱乐争趋，奉图归命。公早达兴亡，夙布诚款，乃嬴粮景从，凭风抚翼。于时天步犹艰，王途尚梗，偷名窃号，猬起蜂飞。公每翼义师，率先锐士，衔枚束舌，夜袭晨趋，沈舟焚次，义无旋踵，气夺九军，战同三捷。以平霍邑之功，蒙授开府仪同三司。薛举负阻秦川，凶徒甚盛，仁果嗣虐，同恶实

繁。爰降神武，龚行天罚。公频率精骑，亟引军锋，入地道之九重，超石城之百刃，逾艰履险，奇绩居多。舍爵册勋，帝用嘉止，蒙授大将军。以冯异之谦，加卫青之荣号，论功序爵，朝章斯允。值马邑城氛，侵扰疆场，龙庭酋长，为之声援。陈疆兵，尚屯参合；卢芳壮骑，或喻高柳。乘折胶之气，罄引弓之力，元戎致讨，远临句注。公奖率义勇，亲禀宏谟，躬先士卒，奋不顾命，雄剑长驱，大歼凶丑。王充阻兵怙乱，窃据伊，秣马河华，连鸡赵魏。相王宣威阃外，杖钺鼎门。公以前茅左矩，奇兵深入，凌孙瓚之严城，绝王离之甬道，元恶克殄，厥功斯茂。及取刘闾於州，破徐贡於兖邑，常随大旆，每翼辕门，摧坚陷阵，所向披靡。拔帜扬徽，随机应变；殊勋茂绩，大启河山。蒙授上柱国，封真定县开国侯。五年，以久劳戎阵，奇功克举，优秩仍加，用彰勤口，蒙授秦王府左三翊卫府右车骑将军。七年，授秦王左一副护军。其年，又补左内马军副总管。九年六月，以业预艰难，效彰忠款，蒙授左卫副率。其年七月，诏授右骁卫将军。其年九月，改封安化郡开国公。皇上膺图御历，临抚万方，永言惟旧，恩荣弥重，爪牙任切，金议所归。贞观元年七月，诏授左武侯将军。居陪阍，出导金舆，戒式道之青旌，引金吾之缇骑，戎麾文物，光辉朝野。方当比迹韩吴，齐功卫霍，陪玉检之封，翼萝图之驾，而衔珠表瑞，弗永於百年；坐树留名，空传於千祀。弓韬明月之晖，剑灭连星之气，精粹所禀，何其促欤！以今贞观二年六月八日，遘疾薨於雍州长安县之安仁里宅，春秋卅有五。皇帝悼深衽席，恩同诏葬，赠某官，谥某公，礼也。

惟公少称弘量，喜愠不形，尤长武略，仁而有勇。及感会风云，立功成务，谦虚下物，始终无改。虽复关羽有国士之风，祭遵怀儒者之操，无以加也。粤其年十月甲戌朔廿一日甲午，窆於雍州长安县之某原。遗孤藐然，不胜孺慕，同气友睦，弥庸急难。爰建丰碑，式镌不朽，宣令名之无柒，播遗芳於可久。乃作铭云（下缺）（《文馆词林》四百五十三）

### ○龙泉寺碑

案：此碑《绍兴府志》题作虞世南撰，不知其所据。姑存其目，文见《全唐文》阙名。

### ○去月帖

世南从去月廿七八，牵一两日行，左脚更痛，遂不朝会。至今未好，亦得时向本省，犹不入内。冀少日望可自力。脱降访问，愿为奉答。虞世南谕。

### ○郑长官帖

郑长官致问极真，而其三人恒不荡荡，将如何？故承後时有所异责。

### ○潘六帖

潘六云司未得近问。莫邪数小奴等，计不日当有状来。（并《淳化阁帖》

#### 四)

##### ○承示帖

承示名公书，尽观，可以顿醒滞思，专此致谢。世又拜。（《绛帖》）

##### ○诏书帖

世南伏奉三日诏，示陛下三日临王羲之书。伏以前时手诏比之，往往出逸少之奇踪，实臣安（下缺）。（《汝帖》）

##### ○晴需帖

晴需於行含沙射影为要，定在何日。世南比脚异恶，不获到府叙离，今以凄恨。（《兰亭续帖》）

#### ●卷十四

##### ☆李百药

《全唐文》一百四十二有传。

##### ○洛州都督实轨碑铭并序

盖间补天立极，大圣於是勃兴；政乱朝昏，名臣以之陈力。步骤之迹既弘，经纶之会斯在。固雷风通响，成其化者玄功；韶错音，应其时者人杰。公讳轨，字士则，扶风平陵。受终若帝之初，大启鸿业；中兴复禹之绩，因生命氏。广国追让之风，声高外戚；安丰功烈之美，义正中台。爰暨皇唐，始於盛汉，门感灵贶，母仪天下。是故昭章图牒，冠冕绅。经文纬武之才，照重光於百代；勺锺列鼎之盛，流馀庆於千祀。十二叶祖统，雁门大守，大将军武之从子也。武以大功不遂，为阉官所诛，统避难亡奔出塞，代为南部大人，威振华夏。七叶祖羽，为魏太尉、辽东京公。属魏氏中微，总摄朝政，竭忠贞以安社稷，挟幼主而令奸雄。曾祖略，征北大将军太保雍州牧柱国建昌孝公。德高礼缙，郁为帝师；清徵素范，坐镇雅俗。祖炽，魏侍中、周太宗伯、随太傅雍州牧上柱国邓恭公。以苾俗之姿，运如神之智，道尊三代，义尽一心。父某，周大宫伯、襄州、亳州总管、上柱国、邽国公。挺将相之门，怀栋梁之器，位因功显，名以实高。

公藉繁祉之资，禀英灵之祚，感白云而谐庶绩，受璜玉而秘兵钤。幼树风神，夙标名节，志尚宏远，独秀人伦。期管乐於老成，望韩彭於儿戏，轶云罗於沮泽，追电驾於当途。随仁寿中，以献皇后挽郎，授朝请郎，迁资阳郡东曹掾。苞湘纳汉，始涓浚於滥觞；蔽日干霄，尚峙倾於覆篲。气愤风云之际，情察天人之理，石立之祥斯兆，土崩之义有徵。公家即涂山，姻连渭。想白狐之庆，义属过门；望黄鸟之旗，预同德。及星屯秦井，电奄商郊，军次蒲城，便仗剑请谒。太上皇见公大悦，言及平生，备献诚款，虽卢绾之出入卧内，邓禹之止宿禁中，不能过也。命公为渭南道大使招抚，得以便宜从事。取永丰之粟

，甚汉卒之食敖仓；下华阴诸县，同周师之据修武。既有宿饱之资，仍成才益喉之业。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公。又召募英勇五万余人，从入京师，翊成大业。扬州精甲，未足拟仪，蓟市耶榆，曾何等及。兵临九地，气竭百楼。以公为东面大将。于时四夷云合，万里风行，彭濮比肩，樊灌接踵，皆公麾下，止预偏裨。任寄之重，罕有其二。平城之日，功实先登，进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国也。仍除大丞相府谘议参军事。军咨祭酒，此即其人；霸府洞开，首膺高选。寻而稽胡侵铁，将逼近畿，公乃推毂专征，大破凶党。复令公乘胜长驱，讨薛举残獍。武德元年，拜太子詹事。总司之要，任协官端；才地之华，允兹时望。寻迁使持节总管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带秦州道行军元帅。秦陇形胜，控馭遐远，虽地接京畿，而人多异类。西戎即序之地，尚馀榛梗；北狄背义之徒，时警烽猴。总以司牧，寄之分阃，事兼文武，惟公是属。於是剪寇虐以威刑，整风俗以平典。宽猛相济，化成期月。其年，进封为公爵，食邑通前三千户。二年，以邛初平，命公持节巡省，以为陇蜀道安抚大使。三年，拜益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拟迹文昌，仪刑端右，此之举也，特异常伦。仍以行台兵从平伊洛。然神旗所指，事切来苏，刍牧之劳，尚资心力。公处帷幄之内，在行阵之间，运筹执锐，功冠诸部。四年，平王充，擒窦建德，仍陪旌节，献捷京师。凯乐之辰，五将同列，元帅居首，是惟圣上，荣宠之盛，今古未闻。七年，废行台省，仍权检校益州大都督。九年，朝廷大论义旗已来有大功於王室者，并食真邑，公於是别赐益州封户书社六百家。贞观初，拜使持节大都督益绵嘉邛陵雅简眉八州{宀隹}南会宁三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公自杖节华阳，绵历时序，怀荒抚众之勤，定笮存邛之效，固以夜郎款徼，昆弥率俾，非假谕蜀之文，宁劳度泸之役。俘馘之众，每献庙庭，宾赋之多，充仞王府。殉公益国，不可胜言。自秦昭平蜀，历兹永久，或班条刺举，或部符共化，窃比明德，彼用多惭。王襄乐职之篇，盖为小技；王尊叱馭之举，非曰大忠。文翁之修学校，才方进诱；李冰之毙江神，多惭义烈。自馀眇小，夫何足言。寻入为右卫大将军，加左光禄大夫。文昌上将，列位天庭，轩禁钩陈，疑仪震象，惟公居之，隐如敌国。二年，拜使持节行都督洛郑伊怀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如故。阴阳交会之所，山川作故之都，先王以之卜食，今上於焉分陕。居此地也，实简帝心。公道在公平，义惟正直，开物阐化，急病让夷。训五方繁杂之，化三川机巧之俗，源清流急，风行划偃。四年，以疾薨於馆舍，春秋若干。五年，葬於某所，谥曰某公，礼也。

惟公始於立身，終於行道，操履端肃，志尚清朗，未为显晦易情，不以风霜变节，神用成九德之基，天经为百行之本。早升庠序，遍观流略，既韞从横之志，便轻俎豆之容，数为《梁父》之吟，每动崇丘之啸。王浚闯巷，轩盖有

期；陈蕃虚室，间居未扫。观象察变，穷数知来，尝睹赤伏之符，且识黄神之命。属唐郊受手，大济生灵，匪止姻连帝家，固以才膺王佐。潜德之友，本以鸡酒相期；利见之辰，还成鱼水相得。言行计用，未藉三略之书；战胜攻取，自有万夫之敌。故能动合神心，毕符冥契，收鲸鲵若摧朽，拉犀象如拾遗。拥节临藩，捍城之道斯极；分麾鞠旅，方面之绩居多。功若丘山，屡形中旨；心如金石，且降王言。而临军用兵，莅官行政，以为不言之教，藉震曜以为威；大道既乖，非仁慈之可化。纯以儒术，汉帝谓之乱家；先以刑书，郑相以之理国。中兴之道云盛，遗爱之德犹存。是以奉之律令，申之以贾楚，侯严霜而厉威，则飘风以疾恶。至於旧交密戚，弥行直道，虽苟之忍对从母，苏章之暂礼故人，无以喻也。亦由至察共简易相背，强断与峭直相成。故丑正之徒，或传口谤；盗憎之讼，时闻旒。爰自贞观，俗易时移，太平之化伊始，荆措之风愈治。公望表知里，在变能通，协圣主之心，遵上皇之治，导德齐礼，有耻且格。自非惟几以成务，其能与於是乎！其拙慎守道，厉精勤事，求之古人，未易遇也。固以重南容之三复，惜陶尹品之分阴。及遭疾弥留，至於大渐，每发中使，屡遣太医。凶问至京，庙朝軫悼，诏葬之仪以极，赠之制有加。夫立德计功，垂范贻则，可以铭太常而书王府，镂金石而被管弦，在当年而无愧，历永代而不朽者，惟公乎！故吏某官姓名等，想生气其犹存，痛徽音之永谢，式昭盛业，树碑神道。嗣子某等，克构丕基，早标令誉，怵惕霜露，俗报之志无从；匍匐几筵，谏德之情斯切。衔哀见托，乃述铭曰：

炎光浸隐，命历斯穷。滔天塞雾，振海飞风。皇灵膺录，大济神功。龙兴晋野，电照秦中。灼灼英武，人之先觉。才应时须，神生灵岳。始离襁褓，将游黉学。已寤深沉，俄以卓萃。乘机动产乱，杖义来苏。雕戈振旅，玉帐陈谟。将屠涿鹿，且塞飞狐。情深寇邓，庆叶微卢。既入商郊，仍开轺道。高邑攀鳞，灵坛荐宝。每奉王命，遂行天讨。拾益如遗，偃秦犹草。水斗王城，神开伊阙。策预玄女，功参黄钺。告庙饮至，循墙称伐。一厕等夷，芬芳无歇。河洛帝里，岷峨襟带。毕综枢机，常司要害。始遇天造，终逢时泰。间以韦弦，动摄群会。南山献寿，北里呈祥。将陪东狩，遽落西光。群物不夭，彼独殄良。哀缠士庶，痛结苍。冥漠人理，生平华屋。初笑後号，始哥终突。舄奕钟鼎，葳蕤简牍。方托辰精，徒嗟梁木。（《文馆词林》四百五十九）

#### ○夔州都督黄君汉碑铭（并序）

盖间龙胜凤举，圣人德合上天；附翼攀鳞，名臣道符兴运。然济人活国，非止独见之明；保大定功，必藉群才之力。大唐乘乾御历，奄宅区夏，图禄草昧之辰，旌旗卷舒之际，风云所感，交武兼资，得孙吴之秘荣，为韩彭之称首，其唯都督虢国公者焉。公讳君汉，字景云，东郡胙城人也。皋陶伯益，迈

种之德无穷；太尉司徒，重光之庆弥远。自晋宅淮海，代仕丹杨。六叶祖琚，与王玄谟同趣滑台，仍为东郡太守，故自江夏徙焉。长江上膺井络，总百谷而会万川；灵河气积咸池，孕骊珠而开龙匣。故能舍英发秀，载挺异人，舄奕三古，昭章百代。曾祖颢，魏散骑侍郎、平昌郡太守。金珥之华，实符令望；银章之重，式允具瞻。祖崇，太中大夫。器守深邃，风调高简，中庸履道，上庠待问。父刹，卷怀丘壑，养志琴书。属天将弃齐，政荒人散，蛇豕荐食，彭徐危殆。君投袂发愤，情深批患，乃召募乡人，表请式遏，敕授乡豪大都督。及本朝倾覆，仍从偃仰。既而尉回称兵，保全州圆，仍总督士马，出赴汴州。

公义承庭训，庆藉绪馀，持名教以立身，错黼藻而成性。年甫弱冠，耿介不群，指黄卜以载怀，望青云而孤竦。豹略龙韬之旨，因心以悟；背山面水之术，尽地成图。蹈义之方，属熊掌而不厌；趋角之力，顾龙文而以轻。匕手截交，忘归饮羽，毙江神而愤壮气，贯月魄而运冥功。随炀帝驱役中夏，远征辽斗具，乡闾首望，咸遣募人。公义不获已，自免从事，虽师徒覆败，犹以先登获赏，授立信尉。本州敕置军府，选补越骑校尉，仍为本府司马。既而大业数穷，朝危国蹙，公深叹横流，方期义举，招辑忠勇，且观时变。李密据兹胜地，振彼洪飙，力拔嵩华，志倾龟鼎。公言思祸始，拥众策名，授上柱国河内总管，封汾阴公，仍据守柏崖，委以并吞河朔。然同轨之谋，已留东井；翦商之众，且定西秦。公察变知来，虽怀先觉；盛思恋旧，未忍推亡。

及魏公丧律，方效诚款，窦融之河右言归，刘琮之荆州内向，弗之尚焉。诏除上柱国使持节总管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封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窦建德鸱张河朔，王充狼戾伊潼，绝地为妖，滔天肆虐。柏崖山河表里，密迩寇雠，跨太行之险，抚崇邱之背。是以不移旧政，用逼凶丑，贼徒嫁祸，指期吞噬。始则甘言厚币，以怪乱神；终乃穷兵黩武，若卵投石。以同心同德之众，藉百战百胜之威，伪将每擒，连城必下。云飞铜爵，电照金墉，辨亡国必败之徵，夺凶魁将死之魄。以功拜使持节总管怀陟恭西济四州诸军事怀州刺史，封虢国公，食邑三千户。公自献款圣朝，未蒙利见，必驰象魏，表请来庭。太上皇以氛未靖，方资经略，间不容发，用惜分阴。乃降玺书，未允情愿，仍谓群臣曰：“虢公诚绩昭著，朕思见其人，宜遣画工，图厥容象。”昔邓禹云台，霍光麟阁，身歿之後，方饰丹青，岂比皇德念功，意存容质。遂以生年，用章仪范，眇寻前载，罕见其伦，足以高迈前修，传芳来叶。皇上亲驭一戎，将倾九地，敕公总斯骁锐，扈从神麾。於是靖洛斗而受图书，暨河朔而弘声教。饮至庙庭，大弘勋典，赏延于嗣，礼秩斯隆。既而东鲁妖氛，尘飞崇岱，北赵馀孽，气积旄头，陪从戎旃，言诛後服。爪牙之用，情寄斯重，首虏之

多，功无与贰。江湖潜沸，杨越作梗，别总师律，以振皇威，尽巢穴致前茅之功，自淮肥成破竹之效。军还，除使持节都督涇泽盖韩辽五州诸军事潞州刺史。唐晋之郊，用礼旧俗；韩赵之际，战国馀风。丧乱之後，人凋俗弊，冠冕同裂，文章咸荡。公以□□□厥心灵，以坟典开其耳目。奉圣皇之训，比屋可封；感邦后之明，有教无类。及黠虏内侵，边烽夜警，鼎飞则神器无守，网漏而群凶竞逐。人灵之贵，涉血履肠；地载之厚，瓜分裔切。大君有作，甯济区夏，七十二战于戈，廿八将咸膺星象。公望仁义而归往，随讴歌以欣戴，运此谋猷，奋斯灵武，义兼追楚之骑，实与戡黎之功。或任切中权，或寄深麾下，或侍言樽俎，或式清宫禁。虽玄女秘术，必翦鲸鲵；赤伏神符，自奔犀象。而皇情乃眷，荣府书勋，懋德懋功，可久可大，轶丘山而庆赏，尽带砺於无穷。乃出总兵机，外抚方镇，既弘车服之锡，还资侯伯之重，行太平之化，抚思之，鸟兽於是归仁，蛮夷以之革面。荒徼之外，种落实繁，不识君臣，莫知正朔。公申以文德，示以尧心，泛海梯山，夜郎内款；观风侯海，朝飞重译。方前驱犖道，受记明庭，参驾銮舆，告成日观，而彼苍寡惠，与善愆期，沉痼弥留，晦时愈积。眷言神道，祸福之涂终昧；并走群望，史之试无感。粤以贞观六年薨於州馆，春秋五十有二。城府阒寂，风云凄惨，营柳翳以销亡，棠阴飒而落。哀缠野祭，痛结谣，庶遗爱之长存，恨百身之不赎。盾替夙启，灵舟归帆，攀帷噎水，号慕盈涂，非关巫峡之猿，岂止江之兽。

粤以七年十一月，还葬於本邑之旧莹。皇情轸悼，增加等，太常考行，谥曰某公。嗣子骑都尉河寿，第二子骑都尉河上，并气调标举，器干夙成。立德之方，终期永锡；扬名之美，允属孝思。至性通神，叶归乡之梦；大龟袭吉，奉安宅之图。故吏某官姓名等，痛徽猷之永远，惧陵谷之迁贸，乃传芳金石，式昭不朽。乃为铭曰：

周氏彭濮，汉室吴英。并云列土，各控强兵。竟随同德，并擅高名。於惟上将，实总连城。弘宣义烈，翼赞休明。家积祉祉，门多卿相。始自江干，聿来河上。昌平温雅，大夫贞亮。曰父之盍，惟人之望。奕载其德，我承灵贶。冗々英丐，赳赳雄姿。唐生问相，太卜开龟。永怀庙食，独照军谿。窆铭北虜，羿徼东夷。遗迹是慕，馀风可追。国步屯圯，时艰孔棘。绝地群飞，经天薄蚀。受图膺运，乘乾立极。大济生灵，载清区域。震风效响，时英肆力。将军挺秀，承风扇威。纵鳞独运，抚翼横飞。常陪秘荣，必从戎衣。穷神观化，察变知微。山河命赏，车服增晖。既戢兵权，用求人瘼。家肥物阜，推厚居薄。报德回龟，申冤鸣鹤。多见不忍，谁云主诺。惟国之桢，惟人之铎。循虚警节，移望亏轮。浮生怛化，阅水归真。高明至此，景福谁亲。泉宫永夕，松路非春。千年生气，万古芳尘。（同上）



○荆州都督刘瞻碑铭（并序）

昔西都佐命，罕闻风烈之余；东汉功臣，鲜预公卿之任。以帝王之胄，随腾啸之举，出居侯伯之重，入处丹青之地，树鸿勋於草昧，敷文教於彝伦，见於武陵刘公者矣。公讳瞻，字道洽，彭城绥舆里人也，今侨居亳州之鹿邑县。自彤云启命，光宅域中，繁衍之祚无穷，克昌之道斯盛。固以分华若木，疏派咸池，参良极以高骧，振江河以长迈。曾祖方誉，魏长社县令；祖英信，颍川太守；譬仲弓之弘道下邑，庆属後昆；即细侯之布政近畿，福流京县。父玄，寂州主簿，得性一丘，忘怀三径，始游尘俗，终逸江海。

公藉庆承宠，含和禀秀，长虹吐闰，奔电增辉。灵府之中，高县明月；姿仪之表，近照澄流。爰自幼年，远标风尚。始游黉塾，闻戒露於九皋；将骋康衢，蹶遗风於千里。言从宾贡，利用王庭，虽礼秩未弘，而声猷藉甚。自永州行佐，徵授雍州万年县丞。随大业之末，频掇行华阴、ガ、泾阳、、三原、武功诸县事。是时赋重役烦，政荒人散，历试诸县，盖有由焉。考绩独高，优陟宜远，敕除太原县长。神淮改口，天将侮祸，独夫之怨既深，抚我之情逾切。公仰观垂象，俯慨横流，哀时命之未申，痛人岂之孔棘。方成纵壑之资，自感登山之梦，尽变通之术，进从横之图，运韬略於枢机，煽风云於怀抱。

义旗初建，授正议大夫。太上皇开大将军府，以公为谏议参军事。斯固公达处军谏之地，奉孝成大业之辰，岂止孙盛、贺循，从容府朝而已。圣上别总轻锐，出定西河，令公权掇行军长史。西河平，进授银青光禄大夫，仍留公检校西河都通守，得便宜从事，仍令催督军粮，招集士马。吴起作守，未固河山；干木遗风，犹多节概。公导之以期运，示之以几微。於是投袂争先，赢粮景从，非期而会，不下万人。武德元年，以西河为浩州，授公刺史。九月，进位大将军，封武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西河始属乱离，人情未一，自公安抚，咸悦来苏。妖贼刘武周，闾左叛徒，挺祸汾晋，虽讴歌有奉，而穷奇未革。同恶相济，丑类实繁，连结百城，从横千里，驱率犬羊，尽锐攻逼。重以并州失守，人情惶惧，云梯地道，气尽百楼，烹妾易子，粮无半菽。公怀此精诚，厉斯忠义，非唯举刃指虏，重围洞开，足使拔剑挥泉，飞流自涌。士感恩惠，以死为期，或刎颈自明，或焚妻取信，请将败衄，多见奔投，因公获济，则有人矣。孤城绝援，绵历三年，内安外拒，心力俱竭。

圣上扫清雾，方得保全，进位上柱国，仍除太府卿，以旌功伐也。公贞固以济时，清明以膺务，理繁而不紊，处剧而行简，气序才移，大标声誉。五年，拜襄州道行台兵部尚书，仍持节山南道巡抚大使。戎事之大，分职文昌；旌节所履，载光原隰。又以本官检校襄州都督襄州刺史，寻除司农卿。帝命四子，敬授人时；农曰八政，实惟国本。选众而举，能官攸属，仓廩既实，礼教斯

弘。八年，以赵王为安州大都督，又是本官检校安州大都督府长史，文权检校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其年，又检校襄州都督。贞观二年，又检校荆州都督。五年，诏除使持节都督荆硤岳朗沔东松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周称九命作伯，汉云六条刺举。分职设官，轻重或异；导礼齐德，损益同归。昔杜元凯以经国宏才，总司南服，爰自樊汉，迁督荆郢，以今望古，比迹为邻。其抚有蛮夷，弘宣王经，岂择沮漳之令典，将尽周邵之遗风焉。而夔亮之道未申，夭寿之期俄毕，促生灵於厚夕，掩昭代於重泉。以年月日薨於储舍，春秋若干。粤以其年月日，葬於某所，谥曰某公，礼也。

惟公风力宏远，英姿秀发，少多大志，卓犖不群，图鹤列於抚尘，肆龙吟於狭室。陈平闾巷，车马每游；王浚门庭，幡旗斯在。时有未遇，道或可怀，屈壮志於胶序，挫雄心於俎豆。俯仰之节，自合威仪；造次之间，动成规矩。文籍满腹，曾无舛驳之讥；璋闰色，宁有多藏之患。以义利人，以仁求己，贵不易交，贫而好施，顾惟百行，深惧四知，廉足激贪，俭多逾礼。霜霰凝而莫改，风雨晦而不息，始见渐陆之资，俄纵垂天之羽，附日月而起沛庭，履玄黄而翦商邑。霸朝讽谏，岂止中涓之勤；西河守御，宁唯冀城之固。再登九列，任隆望重，高（缺）。

□分字，承天之龙，为国之柱。□□农政，爰司玉府。叶赞九功，兼资亿庾。惟彼荆衡，作固作镇。形胜所属，道风逾峻。江汉澄清，琨瑶比闰。黄阁未丹，云贻启衅。庸矣国桢，伤哉梁木。捐来释耜，涂吟巷哭。鄢郢故墟，江山极目。清晖素范，兰芬桂馥。藩牧寮采，友执通贤。共怀遗爱，同嗟小年。至情枯柏，大署开阡。丰碑永祀，盛德方传。（同上）

○千志甯

《全唐文》一百四十四有传。

○宏农府君当迁不讳奏

依礼舍故而讳新，故谓亲尽之祖。今皇祖宏农府君神主当迁，请依礼不讳。（《唐会要》二十三）

○随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

夫素秋肃煞，劲草标於疾风；叔世艰虞，忠臣彰於赴难。衔须授命，结纓殉国，英声焕乎记牒，徽烈著於常，岂若衅起萧墙，祸生蕃翰，强逾七国，势重三监，其有蹈水火而不辞，临锋刃而莫顾，激清风於後叶，抗名节於当时者，见之弘义明公矣。君讳诞，字玄宪，安定朝那人也。昔立效长丘，树绩东郡，太尉裂壤於槐里，司徒胙土於而乡门，是以车服旌其器能，茅社表其勋德，铭功卫鼎，腾美晋鍾，盛族冠於国高，华宗迈於栾却，备在史牒，可略言焉。曾祖重华，使持节龙骧将军梁州刺史。润木晖山，方重价於赵璧；媚川照阙

，曜奇采於随珠。祖和，雍州赞治，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胶、泾二州刺史。高衢将骋，遽天追风之足；扶摇始搏，早坠垂天之羽。父，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长乐恭侯。横剑互，威重冠军；片瑞蕃条，声高渤海。

公量包申伯，禀嵩山之秀气；材兼萧相，降昴纬之淑精。据德依仁，居贞体道。含章表质，讷待变於朱蓝；恭孝为基，宁取训於桥梓。锋犀象，百练挺於昆吾；翼掩鸳鸿，九万奋於溟海。博韬骨产，文瞻卿云，孝穷温情之方，忠尽匡救之道。同何充之器局，被重晋君；类荀攸之宏图，见知魏主。斯故冗罗众艺，囊括群英者也。起家除周毕王府长史，荣名蕃牧，则位重首寮；丫服睢阳，则誉光上客。既而苍精委驭，炎运启图，作贰边服，实资令望，授广州长史。悦近来远，变轻讠少於雕题；伐叛怀柔，渐淳化於缓耳。蜀王地处维城，寄深磐石，建玉垒，作镇铜梁，妙择奇才，以为僚佐，授公益州总管府司法。昔梁孝开国，首辟邹阳，燕昭建邦，肇徵郭隗。故得驰令问於碣馆，播芳猷於平台，以古方今，彼此一也。寻除尚书比部侍郎，转刑部侍郎。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誉重周行。俄迁治书侍御史。弹违纠慝，时绝权豪；霜简直绳，俗寝贪竞。

随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咒网泣辜，情存缓狱。授大理少卿。公巨细必察，同张季之听理；宽猛相济，比于公之无冤。但礼闱务殷，枢辖寄重，允膺此职，实难其人。授尚书右丞，洞明政术，深晓治方，臧否自分，条目咸理。丁母忧去职。哀恻里闾，邻人为之罢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辍歌。孝德则师范彝伦，精诚则贯微幽显，虽高曾之至性，何以加焉。寻诏夺情，复其旧任。于时山东之地，俗升民浇，虽预编民，未行声教。诏公持节为河北河南道安抚大使，仍赐米五百石、绢五百匹。公轩布政，美冠皇华之篇；拥节观风，荣甚绣衣之使。事讫反命，授尚书左丞。然并州地处参墟，城临晋水，作固同於西蜀，设险类於东秦，实山河之要冲，信蕃服之襟带。授公并州总管府司马，加仪同三司。公赞务大邦，声名藉甚，精民感化，黠吏畏威。

属文帝剑玺空留，銮辂莫反，杨谅率太原之甲，拥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乱京城，同州吁之才延祸濮上，虽无当璧之地，乃怀夺冠不之心。公备说安危，具陈逆顺，翻纳魏勃之荣，反被王悍之灾。仁寿四年九月，溘从运往，春秋五十有一。万机起歼良之叹，百辟兴丧予之悲，切孔氏之山颓，痛杨君之栋折。赠柱国、左光禄大夫，封弘义郡公，食邑五千户，谥曰明公，礼也。丧事所须，随由资给，赐帛五千段，粟三千石。

惟公温润成性，夙表白虹之珍；黼黻为文，幼挺雕龙之采。行已穷於六本，蕴德包於四科，延阁曲台之奇书，鸿都石渠之秘说，莫不寻其枝叶，践其奥

隅。譬越箭达犀，馀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龙。救乏同於指菌，亲识待其举火，进贤方於推毂，知己俟以弹冠。存信舍原，黄金贱於然诺；忘身殉难，性命轻於鸿毛。齐大小於冲襟，混宠辱於灵府，可谓楷模雅俗，冠冕时雄者也。方当亮采泰阶，参综机务，岂谓世逢多故，运属道消，未展经邦之谋，奄锺非命之酷。世子民部尚书上柱国滑国公无逸，以为邢山之下，莫识祭仲之坟；平陵之东，谁知子孟之墓。乃雕戈勒石，腾实飞声，树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陇，锺庄禁之以樵苏；贾逵之碑，魏君叹之以不朽。乃为铭曰：

殷后华宗，名卿胄系。人物代德，衣冠重世。逢时翼主，膺期佐帝。运荣经纶，执钧匡济。门承积庆，世挺伟人。夜光愧宝，朝采惭珍。云中比陆，日下方荀。抑扬元辅，参赞机钧。玉叶东封，贰图北启。伏奏青蒲，曳裾朱邸。名驰碣石，声高建礼。珥笔宪台，握兰文陛。分星裂土，建侯开国。辅藉正人，相资懿德。中台辍务，晋阳就职。望重府朝，誉闻宸极。乱阶蔓草，灾庄剪桐。成师构难，太叔兴戎。建德效节，夷吾尽忠。命屯道著，身歿名隆。牛亭始卜，马豸葛初封。翠碑刻凤，丹旆图龙。烟横古树，云镇乔松。敬铭盛德，永播笙镛。

案：此碑据北宋拓全文录。

☆欧阳询

《全唐文》一百四十六有传。

○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墓志

公讳彦博，字大临，□□太原祁人也。其先分土于晋，勤王□□□□书社於温，乃□□於韩魏，□其鸿魏，载德流其茂社。是以魏图伊□，曼基驰龚黄之□，□□多故，太真□□□之绩。永言盛烈，可胜言哉。祖裕，魏太中大夫。澄波万顷，竦岩千仞，屈迹中（缺十六字）皇朝赠魏州诸军事魏州刺史。文为德表，范为士则，荣被幽泉，芳流史。

公陶皇灵之正气，体生民之上姿，因心而齐曾闵，抗迹而偶扬墨。行之所践，比一乡而靡贵；言之所应，逾千年其如响。下帷纵志，含□擅奇，采学肆之珠玉，价倍梁楚；伐翰林之杞梓，材高廊庙。临川永叹，望古遐想，讥沮溺之长勤，陋晏管之底绩。是以屈已成务之规，肇於傅岩之下；经国应变之术，得於圯桥之上。岂唯马况清□阳之器小，桓彝□叔通鉴称季野之名高而已哉！随开皇中，有诏举士，公首应嘉招，以封荣高第，□□礼省，寻除通事舍人。敷纳青蒲，雍容丹陛，冕旒悦其音旨，绅美其风标。以艰忧去官，俄夺情起复旧职。属炆帝巡历六合，征伐八荒，鹰扬之将载驰，凤举之使结□。公伏轼辽左，则夷貊革心；张□蓟北，则奸冗改过。亦如傅介之四楼兰，果胜之静勃海也。既而火运告谢，天历有归，下车而弘大道，当而隆至治。兆发螭龙，轶

有周之得士；赏穷带砺，迈炎汉之畴庸。乃授公上柱国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征为中书舍人，迁侍郎。昔士季智谋，无闻德行之美；孟阳辞藻，非有政事之才。兼之者，公也。久之，出为行军长史。属胡骑蚁集，穹庐胃起，合围过於百重，在危侔於七日，类回溪之垂翅，若肴陵之丧师。张拳大泽，耻怀少卿之志；茹毛穷海，终全子卿之节。圣上不承景业，惟新宝命，求衣切於中夜，思治劳於日昃。徵随会於秦国，将寄盐梅；召张裔於吴朝，方资启沃。□乘获反，驰燕越之高衢；和璧既归，增秦赵之重价。除雍州治中、检校尚书吏部侍郎。未几，复为中书侍郎，迁御史大夫。

□□□□□上，庶寮哀恻於下，虽魏惜景兴，晋悲子若，不是过焉。敕遣民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尚书工部侍郎卢义恭监护丧事，又遣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杜正伦持节吊祭。又赐以秘器及莹地一区，并立碑记德行，前後赙赠二千，丧葬所须，并令官给。诏遣尚书礼部侍郎令狐德、水部郎中□文纪持节，册赠特进，谥曰恭公，礼也。粤以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於昭陵侧之东所。悲哉逝水，□矣夜台，惧岸谷之或迁，怀金石之可久。式昭盛德，永播遗音。其词曰：

江之永矣，发自长源。族之茂矣，肇自高门。金帝宅，拾芥礼园。世禄不朽，德音若存。猗欤令范，鉴铄□韵。资孝为忠，移友於信。如彼琬姿，照庀流润。如彼骥，€云表骏。爰初仕进，莫展风力。若鸿斯磐，如鸾集棘。虽居下位，逶迤退食。虽在乱朝，好是正直。河图表瑞，捧日高骧。提衡底绩，执法铭常。近追辞第，远慕循墙。循墙伊何？鸣谦是则。辞第伊何？克己表德。彝章有序，徽音允塞。方齐召南，遽侔鲁北。秦殒奄息，百身靡期。晋且士会，九京是思。美矣遗烈，眇若共时。宸居震悼，庶□涟沍？

嗽觶霎尽！醅陈迤郑踉倪鉴馈M 醮ǎ菸馈？这拧醢拢洗家说于R喙饴淮蠓蚰费糶(6)楞#去獭0 矗骸坝反蠓颡毕掠腥薄！短拼怪净惚唷ふ晃畚宥罚？

### ○女子苏玉华墓志铭

女子玉华，盖洗马苏君之季女也。夫其瑶姿外照，蕙性内芳，体备幽间，动合礼则，既娴习於图史，且留连於音律，以故名霭兰闺，声绵梓里。夫何美质，降年不永，竟致天歿，春秋十有五焉。以大唐武德二年五月九日，终於居德里之第。即以其月之廿有五日，葬之於京兆之神和原。悲欤！天乎不臧，曾靡降福，□道何昧，竟貽斯殃。谅岂有违，芳龄永逝；悼以长往，终天无期。呜呼哀哉！乃为铭其墓。铭曰：

玉碎兮珠焚，风悲兮日曛。问天兮无言，永绝兮音尘。善可纪兮慧绝伦，严霜降兮值芳春。丹飞兮泪沾巾，千秋万世兮哀无垠。（《石刻》）

### ○车驾帖

车驾取四日迴京，东宫以吾从秋来重困，气体疲顿，甚垂恻隐。蒙遣劳问，别给餐酒，奉笺通谢，手令优答，惶恐欣劳，岂任诚素。弟恨此身已老，尽忠所事，特有平庄之心耳。惠子知我，兹故云云。贤淑并安佳，询再拜。（《汝帖》）

○足下帖

足下何当定返还，人望示心曲。永嘉书处，定难以为其心也。

○比年帖

比年守疾病，无辜绝心气。至於书处焉，并昔时既言必求，然显数字，岂能备矣，须将示之。十五日，欧阳询。

○脚气帖

吾自脚气数发动，竟未听许，此情何堪！寄药，犹可得也。（并《淳化阁帖》四）

●卷十五

☆褚亮

《全唐文》一百四十七有传。

○随右骁卫将军上官玫瑰碑铭（并序）

若夫楚都为宝，兼璜於是为贵；梁国攸珍，明珠以之非重。贤臣者，为政之枢机，佐时之栋干。鸞鸟累百，无申搏击之功；良马日千，乃见康衢之力。至於勋书纪状，业著司庸，存公立事之臣，没称遗爱之美，则上官使君其有焉。公讳政，字基济，京兆人。其先惟德受氏，因官赐姓，青史孤其长源，丹契传其远叶。子兰楚国之大夫，桑乐汉家之令望，自此兰芬桂馥，玉润金英，轩冕和继，贤才为伍。九代卿族，既已惭华；七叶珥貂，信其殊宠。王父某，魏使持节大行台原州刺史。布教文昌之宫，仪形列岳之选，功宣彝鼎，道冠生灵。父某周使持节大将军某州刺史。象贤以德，受爵惟仁，盛业存汗竹之书，馀风表甘棠之惠。

公现承基绪，早播声芳，协膺运之雄姿，爰诞灵而秀出。皎皎奇节，昂昂异口，雅性与江海同深，英风随寥廓共远。孝友之行，道高於缙绅；退让之心，誉结於乡党。技殫剑史，学兼韬策，孙子短长之术，魏君接要之书，巧射匹於阳元，善骑同於武子。纵情儒业，游艺翰林，蹈道必於仁厚，结交崇其信义。弱冠登朝，修名独远。天和元年，召为右侍上士。其年月，改授折冲上士。于时王业肇基，霸图将构，妙求贤杰，允属勋庸。公劬劳草昧，竭尽心力，依日月之末光，眷攀附而长想。大象二年，奉别敕依仪同例。是日勋旧，乃被荆棘，独升朝伍，弥简帝心。及革命从时，应期启运。宋昌特拜，既可为俦；何曾尽礼，尤其相匹。开皇元年，乃授仪同大将军，赐爵安养县子。茅土之恩

，爵颁五等；蒲璧之美，荣高一代。五年，授左武候车骑将军。八年，以本官兼长春宫总监。式道之官，实须御侮；离宫所幸，必资供辩。十六年，授左备身府骠骑将军。十九年，改领右亲卫府骠骑将军。惟左惟右，兵栏於是得才；或内或外，钩陈以之载肃。仁寿元年，獯粥孔炽，控弦犯塞，烽火通边，薄伐之选，非公勿可。於是奉诏徂征，鞠旅深入，结武刚而为阵，运衽席以致兵。出其不意，忽然相接，将士用命，思蹈汤火，斩获不穷，遂歼巢穴。十一年，进授上大将军，改封义清县闰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加地进律，桀勋命赏，户口盛其租入，光宠备於朝章。三年，授左备身将军。四年，以本官检校慈州刺史事。于时晋阳构乱，妖气未静，漳滏之寄，心膂攸归。公式遏寇虐，廓清遐迹，关河克定，赵魏无尘。於是黠吏畏威，小人怀惠。龚壮之化，谅在兹辰；贾却之风，固其惭德。大业二年，授潘州道行军总管。憬彼海隅，不遵王略，公执钺遍师，宣威外阃，除其氛，遐方静谧。三年，徵授左武卫将军。顷之又授右骁卫将军。升降彤闱，驱驰紫复，声称斯远，朝野穆然。其年，普班新令，官号初改，於是更授右光禄大夫，将军如故。及銮驾西幸，怨其南征，辙迹所臻，方任尤切。於是又以本官检校西平太守。疆场偏隅，寇戎接境，公道之以德，齐之以刑，夷狄相趋，彊络而至。释冤理讼，无劳於钩距；以宽济猛，不行於皎察。得经邦之妙旨，识美化之有由，可谓共，兼称能吏，求之古人，差无愧色。循良之化，载暴於天朝；修短之期，奄捐於人事。上玄辅善，既已无徵；勾芒赐寿，岂为诚说。某年某月，遘疾薨於官，春秋五十有五。天子辍朝不举，追思将帅之臣；萌庶罢市相悲，同兴环块之恨。有司考行，谥曰某侯，礼也。

惟公早契宏图，夙标令问。天经地义，得之於自然；蹈德依仁，匪由於傍习。廉洁不私，精慎无怠，莫窥喜愠，罕测堤封，履行斯和，所交必信，见恶如由己，闻善若顺流，宽裕足以容众，矜庄可以励物，既在贵而能降，实居荣而好谦。爰初弱岁，洞晓兵略，攻取战胜之机，隳城陷敌之勇。每至营图却月，气析寒胶，矢石如飞，旗鼓相望。公则雅歌临阵，挥扇从戎，威棱独远，隐如敌国。加以终始一心，驱驰两代，遂经征讨，屡典军人，去必见思，居常称职。故能服冕乘轩，独荣当代，拥旄杖节，垂誉後昆，岂非斯人之秀士，有国之良翰。而道长运短，零落无时，一丧名贤，同悲殄悴。

即今十一年，还葬於京兆郡某县之亾原。古者王臣之勋，必书方策；貽厥之义，式铭锺鼎。前志有之，足以明镜，言之不可以已，其在斯乎！嗣子某等，在家惟孝，登朝必闻，上弘思亲之道，傍求纪德之事。於是刻石宣风，永贻相质。颂曰：

辰昂降精，人物之英。门多才秀，族有公卿。永锡流祉，继迹扬声。递驱

华毂，互委长纓。迨兹令胤，奇姿挺生。盛德祀长，属在人良。黄中岐嶷，青领璋。如彼鸣凤，曜彩朝阳。如彼振鹭，矫翼高翔。暗室无怠，幽宫独芳。心齐竹柏，操拟冰霜。从横剑杪，游息文场。功参霸业，策定勤王。董司军要，展力遐方。式陪兰，著迹衡漳。勋存赏册，勇冠戎行。申感朔野，克定边荒。时逢交泰，运属重光。巡警载肃，劬劳以彰。出典专城，方隅廓清。屡摧封豕，亟翦长鲸。一年请借，期月斯成。银黄盛宠，金爵馀荣。悠悠长运，促促浮生。运龙堙没，送雁哀惊。阳陵卜兆，洛占莹。藏舟不固，深谷终平。死而可作，惟兹令名。（《文馆词林》四百五十三）

○随车骑将军庄元始碑铭（并序）

昔姬文政典，司勋诏於常；鲁史策书，大夫称其功伐。洛师镂昆吾之铭，尸臣镌邑之颂。然则纪述庸器，必候非常之功；腾芳彝篆，用资可久之德。况乃殒身殉节，捐生立事，奋於百代之上，裕乎千载之下，而无刊勒者哉！公讳元始，字长节，南郡江陵人也。若乃执思越，非重上卿；装金入楚，实交穷巷。武强命社，承助显於西都；会计临人，侍从光於东国。冠冕之盛，可略而言者焉。祖亼，义阳太守，父威，湘东内史；并泛涉儒书，尤晓兵略。威之大父灵福，亦守武陵；剖符千里，於此三代。

公降灵秀发，资神挺生，爰自髻绮，已标机悟。通家李尹，验其占对可观；即座颜回，叹其风规独远。长而异量雄姿，角立杰出，苞权豪之远度，蕴将师之奇材。长剑抟击之机，短书纵横之术，弯弧蝉翼之妙，登鞍口封之巧，有一於此，公必兼之。仕陈之旦，历官藩府，起家宜都王国常侍，稍转内兵参军。属王师伐陈，江表初定，公奔窜句吴，山林屏迹，而江湖肇乱，轻合从，闽越潜城邑平起。公乃避地余杭，志在宣力。值吴兴逆贼，攻逼州城，梯冲俯临，资援外绝。公身在穷围，受屈强寇，士有饥色，人无固心，而三令已明，九距兼设，分兵决战，遂翦妖徒。一州获全，实公之策，军师议赏，授仪同三司。高智慧作乱，吴州同恶相济，舳舻亘水，旌旗不绝。时越国公为行军元帅，交兵浙江。虽豹略之机，决胜千里；而乌集之党，犹思一战。公受命军门，先驱锐卒，运习流而直指，挥戈船而长鹜。奇兵电激，凶徒瓦解，逆竖崩溃，分窜海隅。公又从元帅轻舟远袭，山谷酋豪，应时殄殄，水陆阻凭，随方剿定。更授上仪同三司，就加开府。於是乘传入朝，屯卫宫掖，恩逾上等，礼出旧臣，吾彦既晚入之荣，黄权乃从公之贵。俄授车骑将军，仍从越国公北伐，大俘丑虏，振口而归。寻丁湘东君忧，哀毁为疾，从权夺礼，还摄本军。而獯羯未宾，侵扰边服。仁寿元年，越国公总戎出塞，公任在後军，复随幕府。故以再从骠骑，雨出定襄，属伯初於偏师，隐子颜於敌国。及大军转战，黠虏纵兵，砂砾风飞，矢石雨下。公溃陈深入，轻骑独先，利剑之所奋击，长戈之



所仆毙，莫不膏润野草，尸横乱麻。辮发裘旃，扶伤救死，锐气骄贼，临难忘身，殒於虏阵，春秋卅有六。天子闻之，临朝不举。乃诏曰：“车骑将军元始，气干标勇，襟神果毅，情深为国，志在忘生，竭力戎行，功立身殒，兴言壮节，有悼於怀。宜追加荣位，用申赏典，可赠上天大将军，丧事随由资给。”仍以本官开府回授适子永兴。有司考行，谥曰刚子，礼也。

惟公早叶英风，夙标远概，资德率礼，履信基仁，出言为九鼎之贵，恤患轻千金之产。聿乎立勋江外，位穆台阶，肃恭奉上，廉洁御下。故能竭诚边幕，流恻宸襟，使者降敛袞之荣，册书隆加命之典，岂非忘生蹈义，临色尽节者哉！以今二年三月六日，葬於泾阳之神狐里。阡临京兆，地拟德阳，五校发饶歌之军，十里开赐莹之所。博陵官属，尚惆怅於王沉；谒者护丧，实流连於邓训。金以陈君物范，且勒颍川之碑；张氏孝廉，犹书冠军之碣。况乃励兹近俗，振我淳风，节士慕义，懦夫成勇，言之不可以已，其在斯乎！乃刊志清徽，树之神道，俾夫披文相质，知皇代之有人焉。铭曰：

梁楚华肖，卿相高门。俯拾青绶，奕叶朱幡。祖考积德，踵武洪源。洪源实长，有此人良。△年岐嶷，绮岁璋。高风凛凛，逸足昂昂。冯九百封，披书五行。赐璧游赵，明珠人梁。宗京黍稷，旧社沦亡。独往攸贵，自得为场。吴越轻心，寇贼交侵。连衡浙右，阻乱稽阴。我有奇策，偏军卒临。良图外断，英勇内沉。转斗千里，观机七擒。台仪已峻，帝宠尤深。麾下骑士，兵屯羽林。权烽夕照，绝幕从戎。登蛟气愤，跃马心雄。腰横楚剑，项纵秦弓。酣战力屈，长驱路穷。伤情边塞，结悼神功。荣命追远，丝言饰终。哀荣礼备，赠恩隆。蚁结将掩，龟谋已同。旌旒照日，铙铎含风。谁言不死，贵在铭功，（同上）

○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并序）

若夫圣人有作，宝历应期，贤杰於是降生，叶替以之同德，望方邵而长想，超韩白而高步，弼成久大之功，夤亮邦家之业，腾芳前古，垂裕後昆，身与朽壤同弊，名随锻帛俱远，俾无愧色，其惟谯敬公乎！公讳孝范，汝南安成人也。姬水降祥，惟王於是建国；周原命氏，因生以之赐姓。积德绵远，历载悠长，公侯继及，袞绂重映。主射雄辩，颂美於秦君；绛侯质直，终安於刘氏。宣光之竭心士位，子隐之节边疆，自斯已降，可得而言者也。曾祖某，梁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庐、沔二州刺史、保城肃侯。早标誉望，雅有干局，用能杖节拥旆，树功立事。祖某，陈车骑将军、都督八十二镇诸军事安定、二州刺史、武昌壮公。张幕临戎，褰帷作牧，殊勋表於甲令，茂赏盛於史。父某，随大将军使持节永、桂、云三州卅管卅一州诸军事、左武卫将军、谯僖公。旧德非远，汗竹纪於声芳；遗爱所存，甘棠表其歌咏。自保城著绩，武卫安边，宣

条千里，於此三叶，继踵方牧，时论荣之。

公惟岳降生，含章秀出，湛机神而内融，肃墙宇以外峻。因心本孝之义，发白天资；率由立身之道，匪因傍习。姿貌瑰杰，容止方严，穆乎苞不测之量，毅然有难犯之色。兵书军志，虽不学於孙吴；嘉谋远算，自追踪於卫霍。弓矢尽葶延之妙，骑乘均王济之功，州闾推其敬让，宗戚叹其淳厚，美誉所归，独高兹日。随大业三年，起家齐王典签。其年，授交郡司仓书佐。趋职藩庭，出临荒裔，冀北之步，虽涉本於康衢；图南之举，未申於寥廓。于时炎精已季，亡徵将兆，公卷舒其德，沉浮体命。殆均亭伯，遂远出於辽阴；更似文休，亦窜身於外寓。

及皇明革运，品物咸亨，越自遐方，归于京城。主上昔在继城，任隆分陕，朴燎原於锤岱，止横流於溟勃，远求时彦，用清中夏。公亦推诚霸主，委质兴王。附翼之机，因转风而自远；纵鳞之致，与委水而争击。武德五年，授秦王府右库直车骑将军。君右之举，谅俟勋贤；折冲之任，乃升帷幄。公之此选，实允得人。九年六月，改授太子右内率，仍检校北门诸仗。宫率精兵，见称历载，储闈御武，尤光显职，奉鸡戟以趋侍，肃龙楼而巡警。其年授千牛将军，封宜春县公，食邑一千户。地拟封君，荣超戎秩。将军之礼，宠赐比於命卿；建武之选，名号随於制敌。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於玄武门领兵宿卫，仍以本职出使北藩。宣杨国威，晓谕边俗，班奉四季要之书，肃清万里之外。使还，又领玄武门内左右厕仗。肃钩陈於中禁，排闾阖而上征，羊祜之握兵机，典韦之统军帐，任寄之重，恩私罕匹。五年，转授左卫将军，袭爵譙郡公，加邑二千户。乃司栏，奄有茅赋，象贤光於继及，承基盛其土宇。六年，以本官检校殿中监事。公累升显秩，所在勤官，故能入司武职，兼总文吏，人资才干，任华宫省，公励精为政，见称明察。七年，舆驾幸于九成。天驷观风，屯警尤切；神居所寄，互斯重。乃与左仆射玄龄同掌枢禁。昔汉后出征，马防留後；魏帝巡幸，徐宣统兵。方之往贤，足称连类。公励志竭诚，言则不隐，嘉谋谏论，知而必为。中旨劳问，宠赐优洽。既旧痍疴恙，遂淹气序，爰如遘疾，载回天着。於是加授左屯卫大将军，封爵如故。方且羽仪当代，奖鉴具僚，成大夏之栋梁，济巨川於舟楫。而夜台忽掩，朝露已稀，未勒窦宪之山，遽终毕万之牖。七年，薨於京师。天子为之辍朝，追悼者良久。乃赠工部尚书，餘并如故。有司考行，谥曰敬公，礼也。

惟公诚量明远，风神爽发，蹈德无怠，率礼不违，洁操乃出於冰霜，贞心有逾於金石。至於乡闾之教，规范之言，石庆愧其馀风，王昶惭其家法。非典谟之书弗尚，非忠信之言弗践，轻刘德之货财，重季布之然诺，终始一心，涉历三代，口绝臧否，行无玷缺。加以长於武艺，妙识兵机。金坛奇正，得之於

怀抱，玉钤攻取，无劳於积习，祭遵儒术，未足方其雅歌，曹仁智勇，才可用其胜口。自临戎御众，莅政当官，节约以检其身，宽和以接其下，不矫饰以招誉，岂乾没以徇私。在公必闻，奉上无隐，焚书草而方奏，问温树而不言，赵武之情留管库，晏平之禄及朋友。而玄化旋促，芳尘不追，投竿致其掩泣，下机所以流恨，岂非有始有卒，立功立事者哉！

即以其年永窆於万年县之某所。三河甲士，还陈出塞口容；五校铙歌，犹奏旋军之曲。岷山之拜，弥怀於旧思；原氏之旰，更开於新道。公早著款诚，夙展勤效。沛公初起，萧何举宗而有归；晋祚肇基，何曾在朝而尽敬。故能特升爵位，偏隆宠渥，书社千室，享禄万鍾。曲旃雄戟之重，文轩销弩之贵，当代近臣，罕出其右。薨祖之日，朝野兴悼，恩加丘陇，礼备哀荣，爰命有司，立碑隧道。昔者西汉殊功，唯颂美於充国；南宫旧事，止画像於仲华。未有勒兹丹字，旌斯玄兆，发自睿衷，永贻相质。天古地久，与时代而长存；石散金销，随风猷而共远。同夫庸器之典，兼取雕戈之义。铭曰：

绵绵姬绪，弈弈豳风。克纂遥胄，惟兹懋功。家承台袞，人出才雄。祖考载德，勋庸在躬。是为人誉，复绍名公。盛业长祀，猗欤积庆。诞斯明哲，实标英令。孝贤口感，仁由天性。洁比清冰，皎同悬镜。藩庭入仕，水乡从政。勇冠秦陇，声驰函洛。誉美遐外，绩宣台阁。运逢霸道，时惟圣作。乃司禁卫，兼谋帷幄。宠越等伦，恩逾於藩岳。天爵期重，时荣已隆。是惟显职，兼司禁中。竭诚奉上，捐私徇公。励行无怠，当官匪躬。文能附众，武实收功。人擅荣宠，族华卿相。乃求懿德，惟人之望。职重中军，名超列将。摧梁奄及，伟才长丧。油素傅芳，丹青表状。逝川不息，拱木行阴。犹回慈悼，尚结神襟。思加陈席，宠越遗簪。追荣总泊，策赠交临。化运长往，空嗟德音。百身靡赎，千载犹生。没贵无朽，唯兹令名。铭开古石，地上新莹。年代滋远，王陵或平。眷言芳烈，永树风声。（同上）

☆褚遂良

《全唐文》一百四十九有传。

○请厚诸弟奏

即日内外官人、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给皇弟，顿少於亲王。大臣深知形迹不奏，私说窃语，殊非光益。臣伏惟圣主奉义天心，岂不恐其多财纵溢，或至自败。必不得积货骄盈，宁使俭急不足。虽不比於皇子，亦须微允物望。臣是以谨访荆、韩、汉、鲁四弟，自足资财，滕、密、霍、道四王，尤为缺少。臣於芳春殿冒以奏闻，伏惟天明，必记臣语，若厚於诸弟，人皆闻见。六月四日诏，便是至公。若供给诸弟，事皆俭陋，即似叔季昆弟，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钺，更敢陈闻。昔汉明帝每赐子弟，必语群臣云：“不得使朕子多於先

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终後汉皆以明帝为法。臣闻君施教令谓之风，人随上行谓之俗。陛下厚於诸弟，太子亦厚於诸弟，相承恩笃，岂不美哉！伏惟陛下疑阙短者，因而赐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唐会要》五十四）

### ○谏昭陵建造佛寺奏

关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长安而制四海，其间卫士已上，悉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乘衅灭辽，若不役关中人，不能济事。由此言之，理须爱惜。今者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虽云和雇，皆是催迫发遣。邠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来赴作，遂积时月，岂其所愿。陛下昔尝语宏福寺僧云：“我义活苍生，最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准禅定寺，则大宏福寺自不可大於宏福。既有东道征役，此寺亦宜渐次修营，三二年得成，亦未为迟。（《唐会要》四十八）

### ○论任杜淹奏

贞观初，杜淹为御史大夫，检校选事。此人至诚在公，实称所使。凡所采访七十余人，比并闻其嘉声。积久研覆，一人之身，或经百问，知其器能，以此进举。身既染疾，伏枕经年，将临属纊，犹进名不已。陛下悉擢用之，并有清廉干用，为众所钦望。大唐得人，於斯为美。陛下任一杜淹，得七十余人，天下称之。此则偏委忠良，不必众举之明效也。（《唐会要》七十四）

### ○王氏帖

臣遂良奉五日敕，赐观陈元庆所上王氏寄东山书二百七十三字。虽有齐梁著录，而其年月不合，盖安石太和之元，未历中书，王之去郡，乃永和未，其非决矣。且连城之宝，光景殊绝武夫；芝兰之芳，岂萧茵而可杂。既经而其年月不合，安石太和之元未历中书王之去郡乃圣览，宁俟臣言，明恩不遗，辩列万一。侍书臣褚遂良谨上。（《汝帖》、《邻苏园帖》）

### ○道妙帖

遂良顿首：得六月八日报书，闻涂中侍奉安住，为慰。道妙近还至东畿，气体小不宁，承与医疗，疗即平复，弥深感尉。遂良自南迁以来，每思白首之年，孤奉国恩，触事成悲，何言可喻。因高、崔二侄归，白此。褚遂良再拜。（同上）

### ☆杜正伦

《全唐文》一百年五十有传。

### ○释法护葬铭

伊昔承恩，诲深提耳。及兹展觐，恸兴床几。颓泣可援，沉嗟靡已。庶在遐龄，永陪高轨。（《续高僧传》十五）

☆岑文本

《全唐文》一百五十有传。

○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

昔者帝妣升历，九官奋其庸；有周诞命，六卿扬其职。国钧总於公相，赞乎二辅；极密归於台阁，成乎百官。淳雅虽被于き寮，勋庸特铭于锺鼎，是以功高魏赵，治比高，此炆帝载其盛德，建武嘉其卓操也。若夫昴宿丽天，感其灵者人杰；嵩岳镇地，降其神者国桢，叶卜梦於龙丽乡，作口器於舟楫，其资也超庸器于陶窳，而其操也坚贞心于金石，此又岂虚誉哉，抑功无复加也矣。

公太原祁人，讳彦博，字太临，系姬文之远胄，派唐叔之遥源。食邑河内，世功开其绪；著姓晋阳，世德派其祚。虽曰安国名震于寰中，而实持世之大义，独于天下。世之勋烈未真著于众口口，苾犹培萎之望岱华，潢污之让河海。祖裕，魏太中大夫。言为淮的，行成表缀，廊庙翘首，绅结辙，仿公叔而比德，颜思行而并驰，风追赤芾，使重皇华。随赠司马，皇朝赠魏州刺史。聚萤励学，梦鸟成文，名冠海中，望隆日下。孔门密子，声华不显於当时；颍川陈君，哀荣无闻於异代。能兼之者，不亦优乎！公建两仪之功勋，垂百世之懿德，穷节义以明之，敦礼让以行之，故内疚常怀，外防自维，具耿光，口远识，所以知其洋洋焉，若洪河之东注，岩岩焉，犹岳之西峙。若乃三德六行，列圣之所重也，举错必践其域，陈疏裕略，先贤之所难也。口报恩阙庭，建侯疆圉，口风口之奇，树云以达命，沦湮者而能与，则高台凌霄，始於覆篲；长江维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宾王而佩印；文终创业，皆名吏而命礼。昭著雅范，同符前烈，宏开奥义，太启崇庸。奉诏启复旧职，乃以关内史用。于是隆令德而依仁，当朝硕望士如薛道衡，文宗口肆，牢笼多士；太子洗马李纲，直道正辞，羽仪海内；并下堂见礼，倒屣定交，而遂相称莫逆，远来能口赵孟之诗，近悦能追成季之勋。留心义化，处衡岳则奏疏章；辅善谏言，坐宣室而悦道谊。乃授通事舍人。敛笏凤池，垂绅鸾阁，瑰姿月举，韶音玉振。每至文武在列，华裔近庭，对越于青蒲之地，敛抑于丹墀之所，倍口龙光，汉苑内之杞梓，亦即洪涛中之砥柱，以方其对，斯乃口贤。口馀庆具，口之口隅，猗欤雅度，在乎经国。大业之始，以亲丧去官，孺慕之感，哀毁之极，与夫长孙居口乎龙性疾口其口而口归。嗣以夺情，起复旧职。炆帝巡历，时九伐逆罪，而输转无时，公记勋书功，不惑规矩，边徼宁谧。後或觫斯政出奔高丽，既而乘辕南反，诏公衔命蕃境。申明臣节，陈之以逆顺；晓畅皇威，喻之以祸福。遂致蠢兹恭亚，咸能以口心口，以纠密口，盖龄返为日之戈，夷庭去焚巫之刑，岂如郭公申礼，空旋於辽海；张骞拥节，无功於月氏。又以公为东北道招慰大使。

属天地横溃，华戎版荡，夷羊牧野，郊原□祥之师；□费□导，□无常难之臣。我高祖定四方而出震，乘六龙而御天，凭依握乾坤之符，播越迁夏商之鼎。艾绶银章，弓旌先於髦俊；建社班瑞，光宠属於勋庸。庶绩所以咸凝，群王然後就列。乃以公能扶危拯难，特授总管府长史，转授侍御。公邈迤而进，非忠义之报也哉！虽连接总其方盛，光能毗其政刑，而灭没不群，岂蹉跎於吴阪；清越振响，终特达於章台。徵为中书舍人，迁中书侍郎。昔周建选，远迹怀归，一时屏藩，胥比事书贤，国学乡校，尽德行道艺之选。故其历政则清□传美于岐西，而其得人则孝若飞声於洛下，云谁嗣响，复在兹焉。属狻猊纵慝，疆场大骇，甘泉迷龙烟之火，云衢列象燧之阵，□神武之所前向，履满于皇躬鞠于朝。韬铃素怀，实干城之将；琴书在御，伫甘瑜之臣。乃以公为行军长史。十万之师，方绝大汉；五饵之前，必系单于。而南风褰律戟之弘，北扬肆豺狼之毒，卫尉超奇，复设□□剪□敌而□能，谓□□之难施，故困留于辽海焉。皇上嗣尧亮工，继文治宇，故荡瑕涤□，浇俗侔於结绳；叶和万邦，远夷同於编户。威慑龙瀚，泽浸龟沼，□宝无俟于方域也，而使敌者举被渥泽，褒其劲节，故嘉邴生之说齐，召士季而返晋。拜公为治中、检校吏部侍郎。寻以侍郎□迁御史大夫。公望为时宗，才称王佐，鸿翼所渐，自回溪而薄九霄；骥足既驰，游闾阖而骋千里。虽信勇并宿，乃□斯灵道之术，□地者莫无辞焉。□议诚□□□□阁纠谬为於大选，陈议武□，渥洽归□□□，故能爵命日隆，宠禄岁厚，犹司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官拜太子右庶子，迁御史大夫，仍给事中书侍郎，迁中书令。志矢蹇蹇，望重巍巍，建大义于廊庙，陈谤言于阙庭，在位几载，独宠冠百僚，职司八柄，公又处之，故能出总纠察，入专机管，执简册以肃周行，奉比纶以光帝业。朝夕靖献，出纳廛随会之忱；远迹闻风，始终念苏武之节，岂其犹人欤！

俄而勋铭卫鼎，功纪徐陵，故晋封虞公，复食邑三千户，德优爵重，镐京之旧制，非功不侯，中阳之令典，逾七命而兼二善。天下以为公之北征，而佩命南旋，以厉节酬庸，宠锡其由来者渐矣，斯旬宣而尽其方伯之职，仆射而逾于副相之位。上图天道，如斗极之运四时；下料人事，迈元恺之替百揆。圣朝钦若前典，宪章往代，怀溪而萦梦想，嘉□国而励坚贞，非公之硠硠不屈，介介不苟，结主知於艰危之际，临事而不惧哉！观东道之通，返南宫之政，实心体道，勤行而不倦，历选前哲，仰止而无怠。是以忠允宽裕，怀内恭之温温，虚外著之抑抑。谨度习仪，自叶巽贞之吉；尽忠补过，不忘前惕之勤。损兹骄盈，戒其遍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献替之规，不忘於忠恕；损益之义，皆出於仁厚。违规矩，拄寻尺，光其家而弗为；利社稷，安□兆，危其身而无悔。肃肃焉，济济焉，宛若犹龙之持已；仁以立之，义以行之，更如於菟之

毁家。慎动言于公庭，即执信义为国。柄心之所同，必择善以利物；意之所异，不是己而违人。辟德义为宫墙，包礼度为开阖，人之善行，励人之清操，闲人之邪思，规人之匪彝，善辞令而绝毁誉，绳愆谬而笃德义。位高矣，持以慈和；禄厚矣，治以俭约。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洽於犹子。允所谓朝廷之栋干，家门之桥楚焉。

以贞观十一年春，奉命巡察，道出洛阳，驻旌遁疾，以动寄深□□□□恩笃股肱之□，载□碑于道路，名□□陈其方技。逮辅德愆报，弥留旷旬，两楹之奠既兆，二竖之灾乃□。诏特遣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杜正伦抚视疾体，并简谄谋。而公志存忠□，表陈治道，慎忽之几□尽，□□之德著者。□卿大渐，无□忘於举能；子颜启足，倩存於慎赦。眇焉千载，於斯一揆。六月廿日，薨於旌阳□贤进而官第，春秋七十有□。□□□□□□□之□□类齐后之□□□□□□即以其日□□於□陵□□□百寮倍列，莫不流涕。乃诏民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工部侍郎卢义恭护丧，行中书侍郎杜正伦持节吊祭，遣礼部侍郎令狐德、水部郎中□文纪，持节册赠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谥巨恭公，敕令立碑纪德，卜莹地於昭陵之侧，并给东园秘器，赙赠二千段，丧葬所须，并令官给。予祖送之典，坟域之制，咸率礼度之宜焉。

夫显微阐幽，义不容辞。功高德盛，资篆籀之铺扬；声飞实腾，载金石以不朽。是以定献忠穆，汉室之良佐也；审晨当阳，晋朝之贤辅也。虽复卿云擒思，班尔运奇，勒铭由其子孙，表墓资于寅僚，纪奕叶之作述，叙国桢之挺生，故史册发乎幽光，而纶诏追乎往载，不甚伟欤！武汤一德，垂之百代。其词曰：

蔼蔼高门，世膺显命。堂堂盛德，家袭馀庆。抗节飞英，扶危流咏。轩葦接连，圭璋辉映。操凌张裔，勋高赵孟。独饰朝纲，屡持国柄。露布驰声，循墙示敬。出险入危，风疾草劲。鼓篋穷经，超艺绝德。栽成吕锤，范围儒墨。非马擅奇，雕龙貽则。发迹素里，驰声上国。仲舒扬庭，吾丘侍职。数历屯，不遑日月。□是正直，待後守先。和璧韞石，隋珠辉川。伊吕之佐，尧舜之年。颀颀往哲，伯仲前贤。受书圯上，释钩滋泉。陈谟德显，定策功宣。纵壑才鹜，搏风初矫。密勿鸾阁，便繁凤沼。仲举性纯，伯遗性信。立我楷模，示我仪表。万古青霄，千秋丹。众仪维则，衣德堪绍。呜呼忠忱，怀思渺杳。屡遭艰厄，□逝良弼。铸册义府，传薪埋□。水逝黄陂，光沉赵日。税驾天府，夷体泉室。麟阁图形，乌台腾实。悲缠奄息，惨怀尹吉。永叨恩隆，垂裕。维地河山，□天箕毕。懿范昭兹，德音洋溢。

## ●卷十六

☆许敬宗

《全唐文》一百五十一有传。

○臣下丧服葬毕後除奏

伏奉遗诏，臣下丧服，以日易月，皆从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殡，皇帝主丧，山陵事毕，方释衰。依礼，近臣君服斯服。敢缘斯义，请延至葬毕後除。（《唐会要》三十七）

○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

和尚自说姓张，名真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随故特进蜀人段经、兴善寺僧释永倩，并见和尚於太清初出入中条，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随氏末年，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十馀日不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形数处。属我皇应运，率土崩裂，和尚竟著先知，住锡黄龙寺。迨於定鼎，果护奇验。以武德二年五月廿有九日，即化於卧龙寺之禅堂。先是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诸僧众曰：“菩萨当去尔。”越旬无疾而逝。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殓葬资须，事丰□厚。乃以武德三年秋九月四日，葬於万年县凤□原。望方坟而才泪，盼白幕而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其铭曰：

□化毗城，金粟降灵。猗欤大士，权迹帝京。绪胄莫明，邑居孰见。譬彼涌出，犹如空现。五尘夙离，三条九依。戎珠靡缺，忍铠无违。智灯含焰，慧驾驰。哀兹景像，悲斯风电。将导舟梁，贻我方便。形烦心寂，□□□□。观往测来，睹微知显。石□亡儒，星开□贤。反初息假，薪绝火然。神明何许，暗室空传。（石刻。《唐代墓志汇编·武德一》）

☆薛仁贵

《全唐文》一百五十九有传。

○致新罗王金法敏书

先王开府，谋猷一国，展转百城，西畏百济之侵，北警高丽之寇，年将耳顺，榆景日侵，不惧船海之危，远涉阳侯之险，沥心华境，顿颡天门，具陈孤弱，明论侵扰，情之所露，听不胜悲。太宗文皇帝气雄天下，神王宇宙，扶倾救弱，日不暇给。哀纳先君，矜收所请，轻车骏马，美衣上药，一日之内，频遇殊私，亦既承恩，对扬军事，契同鱼水，坚於金石。一朝大举，水陆交锋，驻蹕之战，文帝亲行，吊人恤隐，义之深也。圣人下武，王亦承家，洗兵刷马，咸遵先志。数十年外，中国疲劳，帑藏时开，飞刍日给，以苍岛之地，起黄图之兵。今强寇已清，讎人丧国，当应心膂不移，中外相辅，自然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良史之赞，岂不休哉！

今王远乖天命，近弃父言，侮暴天时，侵欺邻好，守无所支，进不能拒，大小不侔，逆顺乖叙，此王之不知量也。违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心非季，一



身二名，何以自宁？听从横之说，烦耳目之神，忽高门之基，延鬼瞰之责，先君盛业，奉而异图，岂为智也？又高丽安胜，年尚幼冲，自怀去就之疑，匪堪襟带之重。仁贵矜其伤弓之羽，未忍加兵，恃为外援，斯何谬也！皇帝德泽无涯，仁风远泊，远联消息，悄然不信，爰命下臣，来观由委。而王不能行人相问，牛酒犒师，遂便隐甲萑陂，藏兵江口，潜生自噬之锋，而无相持之气。必其高将军之汉骑，李谨行之蕃兵，吴楚棹歌，幽并恶少，四面云合，方舟而下，依险筑戍，辟地耕田，此王之膏肓也。王若劳者歌事，屈而顿申，具论所由，明陈彼此。仁贵夙陪大驾，亲承委寄，录状奏闻，事必昭苏，何苦怒忽，自相萦扰。呜呼！昔为忠臣，今乃联系臣，王以机晤清明，风神爽秀，归流谦之义，存顺迪之心，血食依时，茅苴不易，占休纳，王之策也。今遣王所部僧琳润贲书，伫布一二。（《东国通鉴》）

☆李淳风

《全唐文》一百五十九有传。

○传仁均历有违古法奏

故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云：“历代已来，日月薄蚀或差于朔望者，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参差。”今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之蚀，必在朔望。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频大，即仁均之术，于古法有违。

（《唐会要》四十二）

☆王

，字叔。官礼部尚书，谥懿。

○驳皇甫无逸谥议

赴蜀之初，自当扶持老母，与之同去，申其色养。而乃留在京师，子道未足，何能为孝？（《唐会要》卷八十）

☆裴行俭

《全唐文》一百六十二有传。

○卫公帖

因检文字，见卫公论定襄用兵之势，叹服不能已。行俭。（《宝真斋法书赞》五）

☆杜楚客

楚客，如晦弟。贞观中给事中。後为魏王府长史，迁礼部尚书。王贬爵，以如晦功免死，废于家。终虔化令。

☆招抚议

北狄狼戾，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陛下纳其附附，处之河南。夷不乱华，闻之前典，以臣愚见，必为後患。存亡继绝，列圣通规，事不师古

，难以长久。（《唐会要》卷七十三）

☆苏瑰

《全唐文》一百六十八有传。

○请省员以救时弊奏

臣闻萧何载其清静，歌以画一，汉文垂拱无为，几致刑措，光武吏员并合，务在省官，此即省事清心，实裨政要。关辅菽粟非贱，又戍役烦数，州县先有定科，官寮禄俸不加，公廨利钱，更令分给员外。若妻子不赡，理即侵渔。望请省员，以救时弊。委巡察使及州正员，有犯咸殿勘问。伏以所在员外，资次相当，简公方清干者，使即替授讫申闻。正员惧替，不敢僭违，员外希迁，自能励勳。将停员外，渐得省官。（《唐会要》六十七）

☆桓彦范

《全唐文》一百七十五有传。

○谏除方术人为国子祭酒奏

陛下自龙飞宝位，遽下制云：“军国政化，皆依贞观故事。”昔贞观中，尝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至于普思等，是方伎庸流，岂足比踪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人，滥以天秩，加以私爱，惟陛下少加慎择。（《唐会要》六十七）

☆王知敬

知敬，怀州河内人。善书。历官太子中允。武后时，官麟台少监。

○大唐左监门卫副率哥舒季通葬马铭

爰有名骢，厥号云花，声高天厩，产重流砂，盖武德中尝以赐故越州刺史都督诸军事哥舒府君者也。府君既已就义戈行，维是名骢，亦从殁焉。孤子左监门卫副率季通，乌号血竭，鸡耸骨立，永怀罔极之悲，思广推恩之义，乃图厥形，葬之坟隅。肇锡嘉铭，用□雄特。其词曰：粤维泰运，异质斯生。坤元毓德，天驷流精。惟彼云花，驰声御枥。龙文表瑞，凤翥开绩。於赫府君，丕茂肤功。帝曰賚汝，骏尾方瞳。越国过都，逐星激电。体健腾骧，姿雄顾盼。绌力著德，合志同心。策勋奏凯，照古凌今。夫何不永，阳九当厄。倏□霜锋，早坠逸翮。瓦鸳羞全，缙鹤并飞。存亡既偕，神魄攸依。矫矫精忠，垂光丹□。翩翩者骖，扬华骥尾。云花顾影，杨叶嘶风。（刻石）

恋彼故主，遗恨焉穷，（石刻）

☆李行廉

行廉，高宗朝司元大夫。

○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张君墓铭

廷尉名卿，东阿良相。积庆鍾美，清徽遐畅。显允哲人，克标令望。宪章

颜、冉，牢笼舒、向。气芳兰芷，价重。望之逾肃，即之也温。高情月举，逸调霞轩。雕章绮合，缦藻日繁。爰初筮仕，弹冠奉檄。或佐名邦，盘根遽析。乃升州部，平反著绩。孰谓蹄涔，能申海击。濯纓金杖，主吏铜梁。善立惟敬，谦道以光。白生虚室，颖曜锥囊。焚林伫秀，远应明扬。纵掉江波，观光洛浦。调高文囿，思盈书圃。擢第金门，沦躯泉户。未终千日，俄成万古。吊宾絮酒，贞龟卜筮。风急长原，云低荒隧。佳城莫启，幽埏永。玄石图徽，芳尘不坠。（石刻）

☆卢宽

宽，礼部尚书。

○明堂制度议

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陟则劳勤圣躬。侍卫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欲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群官详议焉。（《唐会要》卷十一）

☆李安俨

安俨，官左屯卫中郎将。

○谏处置皇太子诸王奏

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巡天下之情。（《唐会要》卷四）

☆郭汉章

汉章，贞观中人。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凉州刺史定远县开国子郭公墓志铭

公讳云，字仲翔，京兆万年县人也。祖庆，隋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相州长史；父振武，开府仪同金紫乐禄大夫幽、并二州刺史；并箕裘绍业，锤鼎传门。公禀肴华之秀气，降昂纬之星精。英姿飒爽，得孔门季路之风；智计宏深，有前汉留侯之略。属隋氏失政，率土分崩，我皇崛起，英俊云集，公投款辕门，深蒙优礼，授武骑尉。公乃霜戈奋武，星剑临戎，静则岳峙山立，动则雷奔电掣，识超万众，勇冠三军。以故但从征讨，辄建奇勋。武德元年封定远县男，邑五百户。既又因旧封进爵为子，赐以绛节，俨上将之仪；苴以白茅，开建国之模。方当翊卫皇家，驰骋云表，不幸以贞观五年六月廿有七日终於修德里第，春秋五十有九。赠银青光禄大夫凉州刺史。夫人唐氏，定远县君，内府丞仲翔季女也。贞顺著行，珠玉含华，雅称良匹，先公永逝。以其年十月六日葬於县西龙首原，礼也。嗣子汉章，痛风木之不停，虑陵原之倏变，乃铭贞石

，庶表芳徽。铭曰：

惟岳降灵，是生郭公。既智且勇，克奏肤功。蔚彼虬松，长留雄风。亿万斯年，流庆无穷，（石刻）

☆张柬之

《全唐文》一百七十五有传。

○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铭序

府君讳玄弼，字神匡，范阳方城人也。夙阅游窟之资，详之碣文别传。五岁而孤，志学伏膺於大儒谷那律。律为谏议大夫，乡由书秘府。府君以明经擢第，随律典校坟籍。八儒分眇，五墨殊途，刘歆析九流之区域，郑默辩三阁之同异。五十五部册四家，访宁朔之新书，《礼》穷庄敬；览南阳之统论，《易》尽精微。緘策秘文，委■前记，并登灵府，一以贯之。逸思烟回，清飙霞举，言同神遇，理叶而成。七从职为益州府功曹参军事，以贤良徵，册入甲科，未拜职。以龙朔元年五月十九日终於洛阳，春秋五十有五。夫人吴兴丘氏，以永昌三年九月三日终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九。

柬之识不逮远，禀质愚昧，趋诗礼之训，承顾复之恩，早预微班，驱驰贱役，自祸苍昊，诸弟皆幼。夫人劳断织之训，深噬指之慈，刻心提耳，孜孜不倦。今兰发玉晖，多从化往，唯柬与晦，仅存喘息，三复规诫，万古不追。奉夫人遗海，使改卜新莹，府君先窆南山，今移与夫人合葬於安养县西相城里之平原。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铭，柬之等不敢改易，谨刊李铭，以存不朽。（石刻）

☆韦叔夏

《全唐文》一百八十九有传。

○太社冒黄土奏

《韩诗外传》云：“天子太社，广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讫，上冒以黄土。”说者云：“冒以黄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据此，则合用黄土遍覆坛上。今检旧坛之上，亦备方色，唯中央数尺，饰以黄土，则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旧制，望请准古改造。（《唐会要》二十二）

案：《全唐文》至“亦备方色”止，下缺。

☆李俨

《全唐文》二百一有传。

○金刚般若经集注序

夫以观鸟垂文，振宏规於八体；泣麟敷典，涣洪波於九流。循其辄者，不逾乎寰域；涉其源者，仅归乎仁义。孰若至圣乘时，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总沙界而诠道，释春冰於一乘，冠尘劫而流化。若乃是相非相，是空非空

，乎不测，廓焉无像，假名言以立体，包权实而为用。穷不照之照，引重昏於梦境；运无知之知，导群迷於朽宅。究其实相，则般若为之宗矣。自真容西谢，像教东流，香域徙筑於绵区，宝台移构於中壤。鳞萃羽集者，咸徇其法；云蹇雾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无得而称也。

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罗什三藏於长安域创译一本，名舍卫国。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阳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真谛三藏又翻一本，名只树林。隋初开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只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虽分轸扬镳，同归至极，而笈词析义，颇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带天亲《释论》三卷，又翻《金刚仙论》十卷。隋初耶舍又翻无著《释论》两卷。比校三论，文义大同。然新则理隐而文略，旧则工显而义周，兼有秦世罗什、晋室谢灵运、隋代昙琛、皇朝慧净法师等，并器业韶茂，博雅洽闻，耽味兹典，俱为注释，研考秘蹟，咸骋异义。

时有长安西明寺释道世法师，字玄恠，德镜玄流，道资素蓄，伏膺圣教，雅好斯文，以解诂多门，寻核劳近，未若参综厥美，一以贯之。爰掇诸家，而为集注，开题科简，同铭斯部，勒成三卷，号为《集注般若》，兼出《义疏》三卷、《玄义》两卷。现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灵山积坏，于天之峻弥高；巨海纳川，浴日之波逾广。披文者冀穷其理，讲道者洞尽其性，学侣无疲於倍功，谈客有同於兼采。金石妙义，掩二曜以长悬；玉轴微言，贯三才而靡绝。岂止声芬鹫岭，字韞龙宫而已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二十二）

☆王友方

《全唐文》二百二有传。

○王氏龔铭

前豫州司功参军事上骑都尉王有（缺四字）考明威将军过右武侯に辕府折冲（缺四字）国，妣渔阳郡君，李平居日约束於（缺四字）一龔，今疏缮既毕，谨勒铭云：

嗟乎昊，我实不天。哀哉后土，我□无母。苴麻累袭，谁谓荼苦。出则靡依，入□□怙。倾耳瞪目，遗仪莫睹。他人养今，我则□□。古有其训，在於龙门。疏山建塔，匠石仪□。□□周华，金容肃净。式固家国，含生沾庆。□□□荡，丹崖旁映。风谷吟松，云峰写镜。旷哉□□，实日栖禅。灵龔月偃，桂殿星悬。凌虚划石，□岭飞轩。岩高隐地，波澄倒天。一从直勒，於□□年。（《绩语堂碑录》）

☆姚崇

《全唐文》二百六有传。

### ○中书事状略言优劣奏

中书舍人六员，每一人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今商量，其大事执见不同者，望请便作商量状，连本状同进。若状语交互，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於两状後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唐会要》五十子）

☆陈子昂

《全唐文》二百九有传。

### ○荆州大崇福观记

维大周揖让受唐有天下十载，施化育德，扬光显仁，天下咸和，中外胥谧，任门法寓，泽罔不暨。粤若无上太祖孝明皇帝，神明睿哲，龙德而隐，君子勿用，于（一作子）我诸宫。葳蕤春风，时雨，讴歌归之，允矣大王、王岐镐之渐也。於戏西伯潜圣而遗其三龄，故我太祖始安时处顺，乘彼白云，以归帝乡。方城之人，嗟咨涕洟，魂魄罔遘，乃以珠襦玉匣，兹衣冠。谷林方崇，乔山未掩，龙盾卒寝，在兹观者七月焉。馀威化北，颜涂积。逮皇帝顺人乐推，凤翔虎变，追革显号，宗祀于明堂，跃诚（疑作试易或跃在渊自试也）所历，莫不昭晰（一作皓皓）宠光也。长史弘农杨元琰，雅量川浚，贞节岳立，有倚相坟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稽皇图，徵文献，以为会稽之庙，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遗迹，祈饰仙阶。司宾卿于惟谦、地官主事鲁玄杰，咸经沐浴邦宪，升官周京，亦恢廓徽猷，任佐诚请。时皇帝方垂拱旋渊之中，以思大化，故书奏不答。

道士孟安排者，口玄禀真，骨记上阶，黄裳羽袂，囊中窃感，苍梧遗化，长沙旧寝，不可以不昭（一作明）发圣世，复重理前状，伏奉阙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悯然迁思回虑，旌别斯观，锡名曰大（一作天，非）崇福焉，时龙集己亥圣历之二年也。翌日，又优制褒崇，特降银榜，仙书凤篆，飞集王官（一作宫）。天文昭回，瑞我鄢郢。则有逾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潇湘，郁荆门，庞江徼（一作激），莫不翼戴扑舞。澡雪心目者已。安排乃喟然叹曰：“道恶乎在，名恶乎在。茅茨文轩，未始离也；朱宫玄圃，未始乖也。损之而又损之，思乎思；无为而无不为，知乎知。则我何拘於常见哉？而不谓熙帝庸也。”遂经玄都，爰伐琴瑟，作为仙观之宫。文彩构榭，砌砌（一作牟口）阶，栌夕森郁以宏合，藻井翕以天开，瑶坛跻於上清，银阙表於中界。高步玄（一有记字，非）云，肃（一有纲字，非）然灵风，仿佛紫阳之天（一作大，非）也。然後璇题显曜，金格道相，朝浮彩云，夕泫清露。眇哉邈乎，信皇灵之所感发矣。盖金简玉牒，可存而不可知；昆仑方壶，可闻而不可阶也。犹

且曰（一作之）道录贵于真经，况皇明帝载昭铄日月而已。乃刊石作记，以传维罔极。（《文苑英华》八百二十二）

○洪崖子鸾鸟诗序

《鸾鸟篇》者，晋人洪崖子之所作也。洪崖子遁我玄魁，责其默行，矫迹汾水，习隐洛阳，乘白驴，衣羽褐，游朝市之际，杂缙绅之间。时人或将袭共青牛，师蓟子训之陈迹也。尝以翠鸾时栖，明主之瑞；君子独立，矫世之方。於是和墨澹情，洒翰缟意，寄孤兴於露月，沉浮标於山海。乃集瑶圃，洗玉池，翩翩然又以自得也。时尚辇奉御梁国乔仁品，闻其风而悦之，乃刻羽剪商，飞毫牍，扣归昌之律，协朝阳之音，率诸君子属而和之者十有五。余始未知夫洪崖也。乔子慕义，命余叙之。凡若干首。（本集。《文苑英华》七百十五）

○无端帖

道既不行，复不能知命乐天，又不能深隐于山藪，乃亦时出于人间。自觉是无端之人，况渐近无闻，不免自惜，如何？（《宝真斋法书赞》五）

☆崔融

《全唐文》二百十七有传。

☆荷华帖

荷华想已残，处此过四夏，到彼亦屡，而独不见其盛时，是亦可讶，岂亦有缘耶？敝守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颇有可观，恨不与□□□□□望虽不远，披对邈未可期，伏纸可胜怅惘耶！（《宝真斋法书赞》五）

☆张说

《全唐文》二百二十一有传。

○请以时乐鸟编国史奏

伏见天恩以灵异鸚鵡及刘延景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异物志》，有时乐鸟，鸣皆曰“天下太平”，有道则见。臣验其图，丹首红臆，朱冠绿翼，与此鸚鵡无异，而心聪性辩，护主报恩，故非常品凡禽，实瑞经所谓时乐鸟也。延景虽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编国史，以彰圣瑞。（《册府元龟》八百四十）

○答徐坚问葬

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贵贱升降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官。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尝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

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没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由项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欹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黝垩。不置瓴[QSDX]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桓石楨，王孙倅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金，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助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终吉。後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同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祔遂服明器，罗列十里，坟土未乾，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吴兴艺文补》）

### ○墨令答赞

入相论道，资孝为忠。朗如明镜，穆若清风。既调饰鹤，又擅雕龙。有则有典，是为文雄。（《张燕公集》一）

### ☆李朝隐

《全唐文》二百三十六有传。

### ○科钱不得令州县牵捉奏

请籍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捉。（《唐会要》九十三）

### ☆韦嗣立

《全唐文》二百三十六有传。

### ○谏造佛寺奏

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赞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馀，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运转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诚哉此言。且元象秘妙，归于寂灭，苟非修心定慧，诸法皆涉有为。至如七木雕刻等，惟是殫竭人力，但学互相谤丽，岂关降伏身心。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蛰虫在土，种类最多，每日杀伤，动即万计，连年如此，损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不深思之！（《唐会要》四十八）

### ☆李峤

《全唐文》二百四十二有传。

### ○为王相公请改六书箐表



〈按：此文《书苑菁华》题作李峤，今存其目。文见《全唐文》九百六十二。〉

☆李邕

《全唐文》二百六十一有传。

○驳韦巨源谥议

三思引之为相，阿韦托之为亲，无功而封，无德而禄，同族则丑正安石，他人则附邪楚客。谥之曰昭，长恐未当。（《唐会要》七十九）

○（上缺）府别驾上柱国任府君神道碑（并序）

（上缺十三字）之宏□。至若享以令德，□以懿□□□启其深□□□覆其前敌，故能名重於位，德广於时。夫高也不以固国（缺十七字）史策，殁纪简□，岂扬亲之自躬，信翼子之惟肖矣。公讳令则，字大猷，本乐安博昌，因居官，今为西（缺九字）封於任□有子国，与薛同姓，故滕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与诸任齿。”汉御史大夫敖、後汉司空隗、魏吏部尚书恺，并朝（缺十二字）军府君，祖皇朝州司马辩府君，考皇朝资州司马直太史盛□□□□□退身，周仁形志，或云（缺十字）惊微尚无悔，幼安□□梅福永归，□如也。公骏发炳灵，丕承□训，风神散逸，轨度闲□，□□成□，锵金有声，杂以诗书□□□□□□之□□□□□名教之中□□□□其制，文其德，武其□，仁其行，礼其□，智其谋，义其断，司马（缺二十六字），苾未□□□□□汝器用已周，与兴补远□□斯□□□可袭，汝其□□□□□也。公乃执颜拜首□□□□□□於□□□□□何如（缺八字）以□下情。是岁安□府□在□毁过於□□□□倾落亦□□□□□结茅匝营，植柏祥鸟，□至甘□□□君子□之。则天□□□□德音数加以□宗□圣□□帝□□出镇之初（缺十字）诸子□□质□□事相历数载，或□公□□观书，虽□储学贯，□习□□□□□□□□之□□京兆府□□□□□上，无何转左果毅，累除右□府左果毅，仍长坐议□，叹曰：“扬公执戟潘子□□□□□□於代也，一从一横，一□一□□□□□□迁（缺十字）泉府折冲。时吏部尚书朔方□使王公讳，忠义倜傥之□□□□□□足威边，略能戡难，奏□□□□□□□□击□□公□以五戎，惑以五转，伐交斗其两武，□树伏其三军，□虏慑焉。□康待宾□□□□□朝廷以弓劲马（缺十字）之□□□□事留守王公讳，公直严简，□正人也，□叹公□：“昔者李□封侯，孙□□□□□□□用而命舛莫登，虽□□□□□刀□□□□□□□尝所乘马，备公□坛。或□荐者，乃奏公副前相国李公元以讨之。□旅饮至，授甯王府左亲事典军，随班例也。寻以西南□□□□有□，迁公朝议大夫□州大都督府别驾，专知西川灵关两道游奕使。公刺候每精，什伍尤练，罚明而赏信，众附而师和，贾勇者投石而□行，□义

者□□而思□。是以石堡诸□，相次归□者，累八九焉。方将□四夷，扫万里，为□□防，作边长城，而天不遂良，神或助逆，□凶酋□□刻□□臣之□子。呜呼，以开元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寝疾，终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五。悲夫！夫人吴兴郡君谢氏，辅德□行，和鸣齐（缺十字）期，以开元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合葬於武功县仙原，礼也。□王府属令方，公之弟也；岷州刺史奉国，公之侄也，□□臻於□□□□□□□□实□□之英彦，国之栋梁也。嗣子神鼎府左果毅武贞、仲子左司御司戈奉先、次子兵部常选黄、季子孝□□□□□□稟□永□□□下□从事景托穷□，日月电□，松本风紧，泣血将诉，号天莫追，愿纪述於先莹，□光扬於往行。其词曰：

□□黄帝，地□□□。□封命□，滕薛分流。□□□□，鼎臣辅周。人惟国宝，学是家邱（其一）。族有贤英，业尚韬晦。藏用明□，鸣谦□背。有典有则，可久可大。知□□安，□□□□（其二）。赫弈□子，芬芳盛时。风□代□，轨□人师。绝编广业，□□陈诗。永惟名父，特许清资（其三）。代邸方开，醴酒□设。既本文□，□□□□。□□怀隐，□为□□。乍奏戎谋，因加武烈（其四）。扬雄执戟，王粲□□。□横绝漠，气遏长云。三边金鼓，万里功勋。兴言燕颌，耻与□□（其五）。一□□□，明廷一德。举以爪牙，生兹羽翼。胡虏久推，戎羌屡北。□□□□，元功未塞（其六）。悠悠旅棹，眇眇凶行。归途剑阁，返葬坟莹。□□□□，□□□民。□□□□，□树先倾（其七）。礼乐诗书，伯仲叔季。号天追攀，泣血□□。□心是日，记德兹地。刻□美於丰碑，悬孝敬於荒隧（其八）。天宝四载十二月廿八日建。（《非见斋碑录》、《金石续编》八、《八琼室金石萃编》五七）

### ○龙山寺碑阴

录事参军□守□、功曹参军□仙隐、功曹员外同正□□□、功曹员外同正（缺四字）曹参军□□□、仓曹员外同正李（缺）户曹参军罗良□、□曹参军□云（缺）士曹参军赵永亨、参军赵挹、参军刘利器、参军沈□、参军尔朱浚、录事王敬琛、李公□、博士张长卿、博士王元礼、市令程秀芝。赞曰：礼乐仕门，贤才君子。同官比能，邻德为美。坦坦雅怀，谦谦虚己。有功丰碑，□□□纪。

长沙宰苗理、□议郎戴□、丞员外康楚元、主簿员外同正成麟、□尉杨□晋、尉上柱国刘怀靖、尉卢元庭、尉员外同正皇甫□、尉员外同正刘思义、前主簿伍思□。赞曰：名家祀意，君子德心。□才均□，众木繁林。阶下无讼，堂上有琴。大弦既雅，小弦不淫。

○醴陵令李仁瓚、丞张□道、主簿张思己、□员外尉李灵、□尉张光庭、尉□元（缺）、衡山令刘威之、丞刘□、员外仇□□尉□之尉刘□、员外尉王

光大、尉周待征；湘乡令王武信、主簿□（缺）尉李光同、尉□（缺）。益阳令孟（缺）。主簿同（缺）。浏阳令□（缺）。主簿张（缺）。赞曰：华宗旧德，利器良工。□□播政，震雷和风。□能□□，雉不驾空。有典有则，惟始惟终。

朝议大夫□城宰张守、睦州新安主簿盛□□、老□邓洪敏、卫思禧、梁元则、祝仁期、张文远、石泰、张恽、□□□、朱封禅、范知□、桓嗣宗、杨庭训、罗元楷、□□□、邓希声、王晁、王、□济物（下缺）。（《湖南通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四）

○久别帖

久别，怀仰增深，即日奉惟动静安胜。邕此不足言。二儿至彼多日，何时可令还家？谨状，五月四日，李邕状。（《汝帖》）

○比无近书帖

比无近书，益用驰仰。毒热，惟胜和，儿郎无恙也。邕粗尔少理。张子有家事，望□授与递，可不示也。谨因驰白，不具。

○吏部三弟帖

吏部三弟改少傅，惘惘不已。五月廿九日，邕谕。

○胜和帖

毒热，比惟胜和。邕今日至当涂，地迳人远，不及把袂，惘惘何如。珍重珍重。谨驰力，不具。李邕状咨。六月廿二日申时，致意儿郎等各佳也。

○濮王帖

即欲迎濮王，八郎后来足得，未劳急也。蒙周至惠鹿，欲报适来风水事也，少于道左申谢耳。因还使驰力，不具。李邕状咨，二日。光八郎记室劳借马，甚堪骑，悚息。濮王少若问还报驿上安置，得不示之。（并《书画汇考》七）

☆陆柬之

柬之，苏州人，虞世南之甥。官太子司议郎。以书名。

○得告帖

近得告为慰，上下无恙，恙不得吴兴近问，悬心。得药书散势，耿耿尝也。（《淳化阁帖》四）

●卷十七

☆宋务光

《全唐文》二百六十八有传。

○请建都督议

汉氏惩周之弊，矫秦之失，初置刺史十三州，任用得贤，海内称治。国家

下明诏，发德音，悯黎元，修古法，而拘文牵俗之党，喧然以为非，期破其议。或云权归於下，或以授非其人，遂令方牧拜而未行，朝典疑而将寝，不其惜欤！且授非其才，或可详择，权归於下，未之前闻。且率计天下三百馀州矣，今补二十四都督，物议以为未可，则良二千石安得三百馀人耶？苟不贤，则百姓怨而和气伤，比者雨旱不调，未必不由此。可建之理一也。

巡察使人，数年一出，驰轩按俗，往复如飞。夫隐慝潜过，朋执不能知矣，况使者车不停轨，而能郡县攘讼遏狱乎？设有举按，多不周悉，使车朝返，奸吏夕生，而讼者亦不全其躯命矣。都督则不然，久於其职，无得苟且，岁时巡按，物无窜情。行者无远诣之劳，贪者有终身之惧，方伯以委之，御史以按之，至愚之人，犹知自勉，况朝廷妙选乎！可建之理二也。

秦人以役烦流祸，岂监郡之过耶？汉室以外氏专宠，岂刺举之罪耶？古有明徵，事无深感。可建之理三也。

今长史贪冒，百姓流亡，职所以安之者众矣，而多未安。近时之要，在兴古制，此又持疑，苍生何望？所愿率而行之，以俟成绩。（《唐会要》六十八）

#### ☆纪履忠

履忠，万岁通天中监察御史。

#### ○纠来俊臣五犯奏

御史中丞来俊臣，犯状有五焉；一专擅国权，二谋害良善，三赃贿贪浊，四失义背礼，五淫昏狼戾。论兹五罪，合至万死，请下狱治罪。（《唐会要》六十一）

#### ☆张庭

《全唐文》二百六十九有传。

#### ○请重选十道巡察使奏

天下至大，郡邑至多，贤牧良宰，诚难尽得。兼下僚贪暴，小吏侵渔，黎庶不安，穷困众矣。纵其发使廉问，暂往速还，假申今冤，却招後患，各思钳口，无敢率心。臣窃见国家比置十道按察使，不限年月，惩恶劝善，激浊扬清，孤穷获巡，风俗一变。伏望复下明制，重选使臣，秋冬之後，令出巡察。自然贪吏望风惩革，陛下视听恒遍于海内矣。（《唐会要》七十七）

#### ☆徐坚

《全唐文》二百七十二有传。

#### ○救韦月将疏

月将诬构良善，故违制命，准其情状，诚合严诛。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辰，即从明戮，有乖时令。谨按《月令》：“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

熟。”陛下诞膺灵命，中兴圣图，将弘羲、轩之风，以光史策之美，岂可非时行戮，致伤和气哉？君举必书，将何以训。伏愿详依国典，许至秋分，则知恤刑之规，冠於千载；哀矜之惠，洽乎四海。（《吴兴艺文补》、《旧唐书》百二）

☆崔沔

《全唐文》二百七十三有传。

○谢恩尉喻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书慰问，跪捧跃，不胜感戴。臣某（中谢）。臣东鄙孤贱，名节未立，北州述职，绩用无闻。诚愧王尊，倾河羨溢；德惭吕望，恒雨雾霏。加以擅散国储，辄违常宪；权稽兵赋，不会严程。虽事切忧人，而迹冒平法，鞠躬夕惕，侧足屏营，伏待刑书，岂期恩命。陛下明逾日月，施重丘山，察求瘼之心，弛慢公之责，紫泥佳命，降自云霄；玄泽殊私，旁沾草木。振穷之际，散发廩之深愆；极溺之辰，矜泛舟之小惠。恤下诸吏，咸之向方；徒役征夫，卒获宁止。猥承天造，安敢名言，徒誓微躯，何能答效。臣某限以守职，不获蹈舞阙庭，无任。（《文苑英华》五百九十七）

○议州县官月料钱状按：此文《唐会要》九十一作崔沔，文见《全唐文》三百四。

☆刘知几

《全唐文》二百七十四有传。

○请节私恩奏

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惟汉世有赐爵一级，恩泽封侯，此乃旷古殊恩，千载一遇，非是频频渥泽，每岁常行者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於证异，其间不过十馀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徼幸实深。其厘务当官，尸素尤众，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便迁。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持一附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带，先办衫袍。今日御则天门，必是加勋一转，明日飨宣阳观，多应赐给一班。既而如愿果谐，依期必获，得之者自谓己力，受之者不以为惭。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会，绯服众於青袍，象板多於木笏。望自今後，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唐会要》卷八十一）

○请节赦奏

臣闻小不忍乱大谋，小仁者大仁之贼。窃以赦之为用，复何益于国哉！若乃皇业权舆，天地初辟，嗣君即位，黎元更贻，则时藉非常之庆，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攻术，犹为未允。况乃时非变革，代属清平，而辄降彼谬恩，原兹

罪罚者乎？是以历观古，两汉旧事，匡衡儒学之俊才，吴汉弼谐之硕辅，至於说言规主，惟愿勿赦。刘先主亦尝谓诸葛亮曰：“我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言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理？”及後主嗣业，蜀赦渐多，故孟光於众中责费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贤，百寮称职，有何旦夕之急，而数惠奸宄之徒？上违天时，下违人理，岂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迟，浸以雕弊。

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泽，可谓多矣。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若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无疑惮。设使身婴桎梏，迹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且下愚不移，习性难改，虽频频肆眚，每放自新，而见利忘义，终焉不易。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沐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恶之去，每欲览轡埋轮，效鹰而报国；褰帷露冕，去蠹贼以安人，而遇赦无以效其功，阅恩无所施其巧。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谓也。

伏望造览匡、吴、陈、郑之说，近寻刘、葛、费、孟之谈，而今而後，顾节於棱。（《唐会要》卷四十）

☆卢怀慎

《全唐文》二百七十五有传。

○谏置景云翊圣寺奏

伏准去年闰九月十三日敕，宜于两京及荆、扬、益、蒲等州，各置景云、翊圣等观，图样内出，候农隙起作者。近闻所在已有起作。率计一观，将数万功，并而言之，为役凡几。日计未见其损，岁终或受其弊。谨据元敕，重人遵循，式稽老氏，无为者养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日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采斫林藪，天害昆虫，既违顺时之宜，且非好生之义。夫修建塔庙，不在朝夕，务兹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闻，有妨农要。伏望天恩重申前敕，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揆日。又诸州申请，欲用当处官钱，既违成规，亦不可允。（《唐会要》卷五十）

☆阎立德

名让，以字行。立本兄。拜将作大匠，护治献陵。历工部尚书，爵大安县公。卒谥曰康。

○请除元宫栈道奏

玄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唐会要》卷

二十)

○九室五室奏

两仪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官，断在圣意。（《唐会要》卷十一）

☆薛昭讽

昭讽，中宗时为太子中允。

○复斜封官奏

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之、宋等沮先帝之明，归怨陛下。道路谤々，天下称冤，奈何与万人为仇敌，恐有非常之变。（《唐会要》六十七）

☆韦方质

方质，光宅初为凤阁侍郎，迁地官尚书。俄为酷吏所陷，流死儋州。神龙初，复官爵。

○御史不可监军奏

旧制有御史监军，今未差遣，恐亏失节度。夫古将军出师，君授之钺，阃外之事，皆使裁之。如闻被御史监军，乃有控制，军中小大之事，皆须承禀，非所以委专征也。以卑制尊，礼便不可。（《唐会要》六十二）

☆薛稷

《全唐文》二百七十五有传。

○夏热帖

夏热，体中复何如？廿八日遣书至魏十三兄处，今早信还，闻奉九姑已过扬州。追问不及，极驰情也。六月中旬，当使伯阳注省。不审路远，得息肩未？稷再拜。（《宝真斋法书赞》八）

☆郑万英

万英，高宗朝元氏县丞。

○大唐信法寺弥陀象碑

原夫有或染性之初，无明住地之始，家犬羸而易遣，野鹿柔而尚驯。暨乎结贼缔交，俄成六十有二；爰魔乘便，终为八万四千。生死之业既殷，轮回之劳讵息。悠悠六趣，积骨逾乎嵩华。扰扰四生，泄泪拟乎溟海。既横流於欲水，亦奔骇於嗔焱。掇忧期於启圣，拯溺在乎深仁。若乃五眼傍罗，知见之功已大；三身光被，摄受之道斯弘。蔼蔼玄猷，禅慧为其力用；堂堂相好，慈忍为其风骨。毕竟清浄，识法海之常流；□性员明，知佛日之恒照。何则？法本不然，非双林之所能灭；空即是色，岂千母之所能生。斯乃具相，归我唯识，假有示变鸟而非去，乘梦舄而无来。故能奄有十方，遂荒三界，或权或实，且俗

且真，矧口智莫之窥，睿辩所不测，岂与夫乡番经演繇，发其优劣者哉！是以龙象具瞻，释梵归仰，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至如慧力霜飞，解凝航之爱网；智口风举，摧怖畏之坏瓶。遂使主蠲疾於身心，难脱屣於妻子，不其然欤？

信法寺者，比邱尼释解口口所存也。彳氏川灌其北，丛台峙其南，原野阡氏，室宇胶葛，士韞断金之奇意，女呈如玉之华姿，有列仙之遗风，居全赵之胜地，处穷巷而非隘，迫厘阨里而非谊。不丰不陋，不口不野，合至道之要妙，据方便之岐剧。洗洗法侣，俗定水而去猿心；济济仙仪，棹虚舟而升慧岸。清风将梵响争流，芳芷与香云竞馥，夜铎吟鸾凤之曲，晓幡曳虹霓之影。徘徊四照，含白露而扬辉；び靡九衢，掩兰蕙而矜色。於是祁祁士女，习习纨素，憧憧不绝，井井相仍，咸净七枝，俱捐三毒。解疑释累，叩鸿钟而不穷；虚往实归，酌衢樽而靡竭。虽目连骇仪而改服，斯那闻戎而归虔，无以过也。

大唐均然造物，神功遐畅，德泽共二仪潜运，冥化与七曜齐光，播五礼以移风，扇六乐而成俗。太宗文皇帝重光御极，体睿凝图，始自忧勤，宁群飞於海外；赐之仁寿，拯涂炭於寰中。毡裘板屋之酋，入提封而请吏；雕题镂胸之长，屡郊甸以相趋。蠢尔三韩，不供贡职，肆梟镜於君主，施鸩毒於蒸黎，士庶忧惶，道路以目，既軫纳隍之虑，爰奋赫斯之怒。尔乃亲弘庙略，问罪辽东，义勇争先，水陆齐举，柱国李口徵、都维那飞骑尉杜遗愿合应募一百人等，怀忠应募，蓄锐口口，被组练之衣，参熊罴之旅，虽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而蜂蚕有有毒，傥或兵凶。遂乃同德同心，愿造弥陀像一铺。既而登之罽以电过，跨渤海而天临，一战褰旗，风前冰泮，擒凿齿於华野，缴大风於青邱，刻琬琰於九都，饮骅骝於渊渚。元氏县一百人等，并推锋於漂杵之地，贾勇於先鸣之晨，厠邱山之隆赏，预川坻之嘉会，名节书於王府，勋庸被於管弦，竟免数偏差发肤，终不离於雾露，岂知幽明叶赞，神功不测者乎？於是思报慈恩，咸申本愿，傍求斑匀，嗣彼优填，摹写真容，极兹神变。员光共口轮同照，口口与菡萏俱青，丹唇绀发之表，紫口白珂之色，丈六显其尊仪，一豪擒其胜相。瑶池沆彳养，既控法流；宝树参差，还生净果。凄清鹤奏，舍口吹而方清；摇曳裳，乱瑶云而且至。皇皇侍卫，旃檀为贞实这林；弈弈仙宫，琉璃为观止之地。莫不睹相增善，结愿往生，低头而入正定，举手而成佛道。

赵州刺史李振，长史潘、司马韦ê，并衣冠胤胄，岳渎英灵，有四序之和风，赞六条之善政。钩距既设，则下吏不欺；骥足风驱，则上京驰誉。元氏县令李守节，源流浚远，地望清华，标略千刃，漪澜万顷，和如琴瑟，筇间类亨鲜，水镜为心，冰霜成操。琅琅高致，月旦与琼佩齐声；亭亭孤竦，岁暮将寒松比色。不可得而近，不可得而疏。寺主比邱尼通达、上坐昙睿、都维那员应、员意等，并渴仰大乘，征营不罪，合募人等咸真除心垢，耨身田，莫不异口赞



成，同心随喜。惟惧柏薪交谢，舟壑潜移，形无常主，生亦有崖，不口镌勒，辉光曷擒？乃为铭曰：

实相之相，无名之名。惟惟忽，非色非声。不来不去，谁灭谁生。彼宅火宅，斯城化城。至矣能仁，猗欤善逝。救焚拯溺，通幽起滞。既达性源，还依本际。佛日长朗，广运潜殪。五都胜地，列真攸托。招提载起，飞甍绮错。更似庵园，还同奈阁。方传法教，恒流圣铎。明明口帝，光宅神州。蠢兹匪奔，不率王猷。爰以口豹，届于青邱。霜锋暂举，渤安流。无言不讎，无德不报。矧乃先觉，人天善导。幽赞之功，吁于口到。傍求八绝，摹兹十号。神威抑抑，口相堂堂。日华莲净，豪流雪光。池含瑶碧，树挺林琅。凄清鹤奏，摇曳裳。循佐，彬彬良宰。操劲松柏，口芳兰<sub>え</sub>。大功丕立，胜因口仁。或口盛口，同归法海。一念虚假，四相迁移。寒暑递进，日月交驰。口此颂美，文不在斯。式刊贞石，永树丰碑。（《常山同石志》四）

### ☆庞行基

行基，垂拱中人。

### ○大唐故上护军庞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德威，字二哥，南安人也。昔三方鼎峙，王道申其爪牙；六国权衡，霸图重其谋略。泉源浚极，遣派灵长，擢扶疏，修条■茂，公即其後也。曾祖隆，周任益州司仓参军事。赞分符於玉垒，佐剖竹於铜梁，仁教以之傍融，政化因而远被。祖庆，随任潞州上党县丞。德宇奇廓，器量淹深，百里仰其成规，一同资其善政。父师，随任广州司马。嘉谟自蕴，妙善非因，洒落风烟，超摅云汉。辅分於五岭，道洽泣珠之乡；杨别扇於三湘，恩浹落星之境。公则器惟瑚连，性乃璋，岐嶷表其龀年，魁岸章其冠岁，英姿挺秀，天骨标奇，立行可模，出言成范。明明令德，莫测其浅深；滔滔雅量，讵知其远近。神机独运，吞镇北於胸间；智略兼人，掩征南於度内。深衷海浚，壮志山高，学尽五车，书工八体。控雕弓而屈右，落雁啼猿；张空拳而启行，批熊拉武。往以三韩未附，是壑惊波，九种犹迷，鳌津骇浪。公荷霜戈而奋武，挥星剑以临戎，勇若专诸，捷如庆忌，遂授公勋官上护军，酬劳效也。昔叔敖知履尾之惧，不受楚国之封；仲连怯触鳞之威，竟谢齐君之禄。公深明止足之诫，远识无厌之讥，乃谢病辞朝，自乐马游之乘；追欢宴友，方欣陆贾之田。怡怡弟兄，恂恂乡党。

不谓辅人虚设，天道无徵，二竖缠痾，两楹兴叹。名香何在，唯增启足之悲；神灶空传，讵免游魂之怨。以乾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寝疾弥留，卒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琴台月上，水息阳春之音；金埒风生，谁控桃花之骑。夫人王氏，其先太原人也。侍中游览，警魏阁以流芳；将军卧病，开秦基而演庆。

祖尚，随任银青光禄大夫相州长史；父暉，随任潞州司仓；并璋其质，松柏其心，处涅不缁，凌寒转翠。夫人腾姿月魄，禀质坤灵，道冠三从，行该四德，品摇空之舞雪，特妙因风；辩绝响之哥弦，悬明第次。承巾奉食，重德轻鲜，礼逾晋缺之帷，义越楚庄之室。虽良人瘞质，弥軫画眉之情；而克己明心，以表轻身之咏。岂谓百年难续，千月易穷，倏奄夜台，俄辞白日。以垂拱三年岁次丁亥十月六日卒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单鳧独逝，已凄潘子之怀；两剑双沈，遽切丁君之虑。即以其年十一月辛酉朔廿二日壬午合葬於四池之侧，礼也。青乌献兆，宁惟千载之坟；白鹤占原，自应三台之气。孤子行基等仰苍穹而无色，擗黄壤以崩心，痛结蓼莪，哀缠陟岵，恐山回北壑，海变桑田，爰纪芳猷，式刊贞琰。其词曰：

惟岳降灵，惟天降昴。诞兹明哲，信邦之宝。式赞皇基，爰扶帝造。功成名遂，身退天道。（其一）

昂昂挺秀，锵锵雅士。脱略公卿，跌宕文史。盛德推贤，谦才为克己。妙闲韬略，尤明宫徵。世曰琳琅，时称杞梓。（其二）

《易》美家人，《诗》光女则。登机成素，之田奉食。海曲和鸣，河洲比翼。孝该笼水，慎深攀棘。月牖孀帷，含贞抱直。（其三）

匣中双剑，先後俱沈。泉中瘞王，地下埋金。荒郊引雾，寒垄凝阴。佳城郁郁，逝日。一归穷壤，谁明恨心。（其四）（石刻）

☆陈文德

文德，垂拱中人。

○唐故朝请大夫陈府君墓志铭

君讳护，颍川人也。昔厘降二女，唐尧安洪水之灾；运策六奇，汉祖免白登之败。其後太邱之长，道贯聚星，河朔之才，文光倚马。地灵相继，时央不绝。曾祖并绝干千寻，断山万仞，一篲发乎金之彩，五车览群玉之书。君姿灵秀气，诞粹冲和，澄雅操以霜明，照清规而月举。践义为勇，履孝成忠，渐礼义之膏腴，嗣箕裘之声训，藏器而逢乱代，进德以及明时。爰属义师，暂披诚款，推锋後殿，擐甲先登，雕弓挂满月之辉，雄剑耿长天之色。蒙授朝请大夫，赏有功也。既而轻忽簪组，踞傲泉石。鱼山骋望，怀子建终焉之心；鹏海惊涛，养孟轲浩然之气。惜乎浮生易夭，七百之寿未阶；飘忽难留，千月之期行尽。以上元元年终于私第，春秋一百有一。夫人蔡氏，即以垂拱四年正月廿三日合葬于三乡，礼也。子文德，仰高天而垂吊，厚地以缠哀。恐舟壑潜移，莫辨藤公之室；海田斯变，不晓原氏之阡。式志阴沟，乃为铭曰：

至矣大君，超然不群。事君以敬，在家必闻。信著朋执，义兼仁恩。早沾舜雨，夙奉尧云。提戈仗剑，扫除氛。谋□□略，功横大勋。循路顿阻，昭代

俄昏。落祖光之□□，□长夜之归魂。起寒烟于贾隧，下白露于松门。

□□□□百代後，宁知埋玉此邱坟。（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垂拱四八》）

☆程彦先

彦先，长寿中人。

○大周故处士程先生墓志铭（并序）

先生讳玄景，字师朗，京兆长安人也。若夫道契儒林，季升腾芳於汉日；才光俊藪，延休播美於晋时。故赠绢伤离，夫子仰先生之德；横威绝漠，将军获武帝之勋。由是冠葶蝉联，风徽不绝，长波栝地，高构凌天，涣图史以铭功，故可略而言矣。祖恭，隋朝议郎行泾州平梁县令，迁蝗感德，蹈卓茂之高风；属马流仁，酌罗含之懿范。父敬逸，唐大丞相府朝散大夫，义旗肇建，率土咸宾，褒德锡功，授斯散职。惟先生风神警悟，器宇虚明，清月露於秋天，擢风云於冬日，仁能接物，孝以安亲。三思後行，季文子之高志；去食存信，孔宣父之清规。嵇叔夜许春雅琴，阮嗣宗推其清啸，优游自得，放旷无为。所异云翳孤松，偃霜岩而挺节；岂谓风摧六贾，瘞泉石以收荣。气掩如兰，既摧年於露；光沉若木，俄促节於惊飙。以长寿三年岁次甲午正月景戌朔五日甲午，遘疾终于群贤里，春秋五十有一。呜呼哀哉！先生夙崇三业，妙洞一乘，然智炬於心田，则迷途自朗；泛慈航於欲海，则彼岸攸登。粤以其月廿二日景午葬於龙首原，礼也。有子彦先等趋庭阙训，陟岵无依，践霜露以崩心，庶题珉而纪德。其词曰：

崇基磊落，清派滂宏江。赠缣伤别，捧日承光。寒松比操，秋桂同芳。即色非色，筌忘蹄忘。川舟易往，隙驹难停。云悉偃葶，电激流旌。启黄泉於卜宅，掩白日於佳城。叹松门之一闭，痛蒿里之长扃。（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四）

☆柳绍先

绍先，景龙中陕县尉。

○杨氏合葬残碑

（上缺）咏常流非乎高韵自然，灵心无阂，曷能韶问联古，垂光不世若是哉！府（缺）让帝；平恩贵威，敞丹第而封侯。弈叶承家，沧澜浸远，莫不光被金简，炯（缺）夫兴叹，当俟雄飞；萧何以刀笔见称，初犹雌伏。祖耀，随滕王东阁祭酒。仪（缺）礼。父神，雅有奇节，居多胜气，虽簪玺夺目，常泊如也。漆园非遁，自许逍遥，（缺）踪，生甫初孩，聪而善对，孝悌由乎天性，仁慈发乎率由。自六经笔削之馀，（缺）有之不习而妙矣。贞观年，制授杭州录事参军。纲纪六曹，风飙四起，吴（缺）恩信察奸邪。叶县飞凫，时来谒帝；中牟乳翟，化及游童。岂唯我述冥恩庸（缺）隆二年，制除恒州司马。城

邻代野，塞口胡郊，俗负雄边，人多侠气。爰自（缺）农桑，张露冕之风，裕题舆之绩，严城偃析，侦櫓销烽，家含鼓腹之歌，人有（缺）户。文明年，突厥猖狂，潜伺寇掠，寒胶既折，冻水初坚，古满月而宵飞，涨秋（缺）城思周灵契马生，则扬烟保谷，精无无方，卒令丑类潜奔，凶徒骇散。寻除（缺）佐，将谓盐梅利往，鼎调饪於槐司；簪绂时来，节声明於袞路。而辅仁徒说（缺）六月七日，寤疾卒於私第，春秋六十五。夫人华阴郡君杨氏，赤泉鸿胤，朱（缺）周别生而玉度，长协金箱，奉柔训以宜家，缮榛修而主馈。若乃纂组之饰，（缺）岁通天二年正月五日，春秋七十六，卒於私第。子彦协等思极终忧，情逾（缺）礼，以景龙三年七月十九日合葬於长安县西龙首原，礼也。若夫纂撰家（缺）深碑迁山顶，而其中有象，与恍忽而无穷，人莫不知，贯幽明而独在者，不（缺）色丝之雄绩，哀哉！俾九原之可作，知孝心於古石。颂曰：

（上缺）起乎贤林。嵩丘之阳，汝坟之阴。时之永矣，东箭南金。二祖肃肃，道为君子。（缺）光文史。皇考恬素，独酌元猷。风情隘俗，文气横秋。濯缨沧渚，洗耳清流。（缺）传其淑。幽兰作操，丛蓍韞卜。精动时主，人徵象木。鹤鸣在阴，鸿飞于陆。（缺）生彩词。情忘耻过，犹去惟疑。灾蝗避境，奸吏惩欺。我求寺任，翩然遥集。笔（缺）靡及。北门雄镇，南望边冲。戎尘每举，汉甲常逢。自从为政，亭绝飞烽。允（缺）桑是竞。户闻耻革，家兴廉正。旋降玺书，恭承爵命。咨运流之何止，痛（缺）已窟。碑表徒象，光灵永歇。无复明镜照春颜，唯有霜枝挂秋月。（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九、《金石萃编补略》二）

## ●卷十八

☆王昕

昕，长安时人。

○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长孙氏，河南郡人也。七族疏派，十姓分源。茂绪洪宗，光辉於图史；通槐烈棘，昭绚於缣緌。曾祖敞，随金紫光禄大夫宗正卿平原郡开国公；祖义常，唐通议大夫华容郡公；或名高去病，或声重隐之，乍酌贪泉，口论兵法。父朝散大夫怀州河内令、瀛州司马，贰职十城，道光於展骥；弦歌百里，化孚於驯翟。夫人兰畹传芳，琼田泻润，禀三灵之淳粹，挺四德之英姿，敬慎礼仪，允恭箴训。初笄之年，适于太原王氏。三周既御，百两言归，琴瑟既谐，条枚是则。菊铭椒颂，烛耀於心田；绮鹤纹，发挥於意匠。通闺仰其柔范，列阃挹其清猷。初别敕拜成安郡君，寻除怀德郡君，以德升荣，从夫锡帙，既同石，更似延乡。圣历元年，王府君止坐延灾，奠楹俄及。夫人柏舟靡托，葛屨无依，志殒形存，景心誓口。既而浮休迥薄，干运推迁，与善徒欺，俄

婴沉痼。琼田灵草，重遇无期；西域胡香，再逢无日。呜呼哀哉！以大足元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汝州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夫人宿植得本，深悟法门，舍离苾缠，超山爱网。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乃遗令於洛川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窆以安神埏。子昕等孝穷地义，礼极天经，思切风枝，哀缠霜露。从命则情所未忍，违教则心用荒然，乃询访通人，敬遵遗训，遂以长安三年，梯山凿道，架险穿空，构石崇其基，絮陈其隙，与天地而长固，等灵光而岿然。乃为铭曰：

□矣洪绪，悠哉霸图。辽河建国，灵武开都。山川演赋，人物英谟。（其一）

诞斯令德，作嫔君子。声茂葛覃，道超江汜。调谐琴瑟，誉芳兰芷。有淑慎，无刑愠喜。（其二）

良人捐背，つ枝靡托。遗角窈冥，堂隅萧索。阅水波逝，虞泉景薄。风劲兰摧，霜霏桂落。（其三）

寒惊岭北，日惨山西。灵而动驾，哀挽凝凄。松帷露泣，柏帐风啼。芳徽无泯，天地俱齐。（其四）（石刻。《唐代墓志汇编·长安五四》）

☆马德表

德表，武后时朝议郎行合州司马。

○庆林观铜钟铭

维大周长安肆年岁次甲辰拾月癸丑朔贰日甲寅，合州庆林观观主蒲真应等，奉为圣神皇帝陛下敬造其钟一口，重肆伯斤。普及法界苍生，并同斯福。

（拓本）

☆王安仁

安仁，武后朝人。

○大唐故文林郎王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雍州乾封人也。原夫灵根■茂，秀玉树之青葱；纯派悠长，控珠流而浩汗。由是声尘，冠苾蝉联，备佐方册，可略言矣。曾祖等并抽芒星纬，毓庆云枝，渐鸿陆而游天，激龙津而运海。父义通，任秦州上■县令。牛刀游刃，武城之誉克隆；鱼跃享鲜，莱芜之芳式序。积善馀庆，信而有徵。夫人则柏明府第三女也。骊川孕彩，虹浦翘姿，藻四德而扬芬，劭三从而裕。年甫十五，适于王氏。粉绘从邻之训，财成断织之规，钦若张箴，允厘曹诫。所谓兰闺淑慎，袭蘅薄而流芳；岂图夜台超忽，掩泉扃而■魄。粤以上元元年岁次甲戌八月戊寅朔廿二日己亥，寝疾终於醴泉里第，春秋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八月廿九日，权殡于长安城西一十五里高烽原，礼也。子安仁等风枝结馥，寒泉增感，青乌演兆，犹未於重衾；黄垆启隧，軫分莹於改卜。丹青歇灭，人事推迁

，爰阐德音，式题贞石。其词曰：

龙邱锡祚，虹姿绚美。猗欤令淑，克明终始。柔婉自天，徽猷在己。丹桂流馥，紫兰贻社。于嗟口范，倏掩芳荪。机网织，鸾镜尘昏。风凄陇隧，月落山门。天长地久，身翳名存。（《绩语堂碑录》戌）

☆冉元一

元一，武后时人。

○大周故薛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刚，字（原空二字）河东人也。炎精爽馭，土瑞B基，山海沸腾，人灵荡覆。君游弱丧，遂为京兆人焉。公之先祖，光华史册。公气袭冲和，姿B孤秀，陞沈人隐，捐利忘名。而积善无徵，俄惊怛化。（原空二字）年□月（原空二字）日终于龙首里第，春秋（原空三字）旋以其年□月（原空二字）日葬于长安龙首原，礼也。夫人戴氏，早丧而夫，位居孀妇，孤育稚子，卅餘年内不愧心，外无惭影，卫姜陈妇，谢德攀贤。寻以（原空三字）年（原空二字）日终于怀远里第，春秋（原空三字）即以其年（原空二字）月（原空二字）日权殡此原也。子天护等行高曾闵，孝答劬劳，式遵异室之仪，聿奉同衾之礼。粤以久视元年岁次庚子五月己酉朔廿四日壬午，乃迁坟合葬。苍山激溜，碧海扬尘，勒兹贞石，永播良薰。其铭曰：

於穆幽灵，生为隐逸。聘于戴氏，宜其家室。齐体合欢，交臂相失。今椁虽两，其坟是一。永玄夜，长辞皎日。勒夫珉础，传乎英实。（石刻）

☆高延贵

延贵，长安时人。

○石龕造像记

夫悠悠三界，俱迷五浊之因；蠢蠢四生，未窥一乘之境。蒙埃尘於梦幻，隔视听於津梁，朝露溘尽，前途何托？渤海高延贵卓尔生死，超然先觉，知灭灭之常乐，识空空之妙理，眷兹朽宅，思树法桥，敬造石龕阿弥也像一铺。具相端严，真容澄莹。金莲菡萏，如生功德之池；宝树失疏，即荫经行之地。所愿以兹胜业，垂此妙因，凡应含灵，俱升彼岸。长安三年七月十五日敬造。（石刻）

☆姚庭筠

庭筠，中宗时官右卫郎将。宗楚客引为御史中丞。《全唐文》八百十九有传。

○请诛魏元忠奏

臣闻贞观中，兵部尚书侯君集有社稷元勋，蒙赐铁券，後与太子承乾谋反，法司断以极法，太宗临朝，谓群臣曰：“君集有功于国，朕将乞其性命，公

卿等许我乎？”于时群臣进争，皆云：“君集拟危社稷，天地不容，请处斩之，以明大法。”太宗涕泣与诀，令依国典，斩於四达之衢，以谢天下。其後房遗爱、薛万彻及齐王等作逆，虽是懿亲，皆从国法诛戮。今魏元忠与李多祚等结构谋反，并男俱入逆徒，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今讦扬，是犯龙鳞，忤主意，但以事缘宗社，岂能希旨不言。且元忠功不逮君集，又非国戚，君集等以形才见，未有兵戈，元忠等兵缠紫微，围逼神座。今朝廷宣议，皆言元忠爨逆，合赤族污宫，在朝廷有朋党宽救其恶，为饰诈词，以惑圣听。昔宣尼为鲁司寇七月，诛少正卿。臣蒙擢居宪司，已经十日，不能诛锄逆党，息朝廷纷议，可谓素殄尸禄，负陛下鼎镬之烹。愿行两观之诛，以绝四凶之慝。（《册府元龟》五百二十二）

☆毕彦

彦，中宗时乡贡进士。

○大唐利州刺史毕公柏堂寺菩提瑞象颂（并序）

尝闻宝界有无生大仙，善权多方，藏用灭息，首出众圣，量涵虚空，示色法而（缺）向有化，偃三空而不无，穷微极思，人径罕及，应求而往，莫或阶焉。自白月扬晖，双林税驾，优（缺）□以昭异，或因机以变石，或留影以制龙。金蚁神其源，白兔祥其末，与夫异同门入於乐地（缺）化由乎觉忍，诚信资乎胜根，理实然也。利州柏堂寺往居列城，州牧攸宅，天后圣帝（缺）於兹宇，晋寿遗黎，葭萌古壤，锦嶂缘其後，凌江达其冲。轩槛丰丽，场域闲敞，危途缅衍，驰鹜（缺）□因寺以兴号，假树以立名。初者天竺不生，思睹象法，能殫众巧，所拟罕成，上界通士感念（缺）泥不满，备珍饰而相好周圆，灵哉真颜，今即遗制。粤若季父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利州（缺）源受魏□梁之大业，克济厥美，不陨其名。管枢极而三事代传，牧本州而五叶相袭，英气联（缺）郡太守度支尚书兖州刺史府君，台庭坐谋，遗爱贵州，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公之曾祖（缺）大父皇朝尚舍奉御、蜀、虢二王府长史、台、鄂、滁三州刺史府君，六尚钦若，王藩列（缺）器司戎半刺，邦政驯致，咸腾景标举，葳蕤昭赫，恭列务以夷乱，牧外台而保甯。徽问溢乎（缺）洁白安可而缙磷，冲用以博畅，经才以优洽，强学垂裕，虚容保和，孝睦叶於灵心，能事探（缺）仓参军，次拜滁州录事参军，次除博州录事参军，迁郑州司兵参军，初掌军储，再司枢纽，（缺）冲要，曳墨绶而效绩克扬，奉游冠而清白□□□□问美□时谈，制授秦州都督。（缺）奏课连最，受金帛以延渥，异品□□以□□□□□功俾我令职。至夫导礼以训缺肯至於臧否顺□何□□□仪慧□□□□□□□於□□□□□之未□瞻前徽而（缺）欵以遐瞩（缺）问□□□□□（缺）声众肃恭（缺）於纤埃能（缺）热於嘉木地（以下缺）。

（《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一）

☆崔莅

《全唐文》二百七十八有传。

○置都督有弊议

为政之道，尚简也，治人之道，尚宽也。宽则得众，简即易行，扇之以淳风，施之以惠化，务崇清静之教，不贵滋章之法。且贤良者，在君用与不用，邦国者，在君治与不治，岂宜察察而劳司举，孜孜而用督责者哉！《老子》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诚哉是言，其可不信。往者周武之有天下，封建子弟，以为藩翰，当其初也，亲以同忧，有磐石之固，及其末也，疏而相讨，成逆命之国。强侵弱，众暴寡，或诸侯犯境，或天子蒙尘，王室凌夷，终於倾覆者，实由枝繁必折，尾大不掉之所致也。前汉时，吴楚大族，山东诸豪，并令迁徙长安，充奉陵邑，葑以虚外实内，强干弱枝之计也。则天分割雍州为四，益州为三，所以减削其权，不使专统，葑以防微虑远，杜邪塞奸之策也。何则？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甯容倒持太阿，而授其柄，虽初委任得士，政颇有方，後恐未必皆贤，弊从此起矣。贞观故事，足可依行，弃而不遵，臣所未取。（《唐会要》六十八）

☆源乾曜

《全唐文》二百七十九有传。

○请封禅第三表

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辞，鸿名盛典，不可得而让。陛下功格上天，泽流厚载，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赞，故符瑞毕臻，天意也，书轨大同，人事也，菽粟屡登，和平也，刑罚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亿兆之情，犹知不可，况上帝临照，神宗顾讵是，其可止乎？愿纳王公卿士、列岳绅之望，回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胜恳切，敢昧死再拜，上请以闻。（《册府》三十二）

☆吕太一

《全唐文》二百九十五有传。

○答吏部牒

眷彼吏部，铨总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南部新书》辛）

☆马怀素

《全唐文》二百九十六有传。

○大唐大理卿崔公故夫人荥阳县君郑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字□□，其先始自后稷，著勋唐代，子孙其昌，奄有郑国，实能以忠辅周室，职为司徒，风人之赋《缁衣》，抑有由矣。以国命氏，自虢而东，簪组弈叶，纷纶□漫，可□而略也，故代为荥阳郡人焉。曾祖子仁，齐通直郎；祖植，□朝司勋、左司二郎中、长安令、将士作少匠、检校太常少卿；父行宝，詹府司直、□勋员外郎；并学□在躬，忠贞植性，立言盛范，从政有声。故能毓此柔明，动合仪训，作□□□，爰择好仇，其谁居之，言□崔氏。自盥笄崇礼，淑慎其身，四德聿修，六行□□，不侈其服，必亲浣濯之衣；不倦其劳，必恭织之事。缉谐女史，敦顺母仪，谦□以奉其上，慈爱以率於下，周给恤隐，矜孤悯穷，居厚者不尚其多，处少者不□□薄。与长姒卢夫人深相友敬，执礼游艺，行同言合，□外之间，怡怡如也。古之□□，无以加焉。又心存释教，早寤缘觉，常诵《金刚波若经》，住持正法，无忘夙夜。□积善之庆，天何忽诸？忽药不瘳，至於大渐，顾命长子司农丞、次子华州参军珽等曰：汝免过失，吾歿无恨。两房兄弟，足可协睦，若生异端，□违吾意。又训诸女必崇内则，尽礼夫家，以宏妇道，春秋册有七，以长安三年八月廿四日终於京兆府永乐里之私第。以开元五年十月廿五日□窆於情理州之旧莹，礼也。

夫人德容光闡，仪范聿修，性蕴□□，身服仁义，闺门许其宗匠，远近归其准的，女工之善，无工不兼，妇礼之□，□礼不综。固以□□众艺，苞举群材，岂独莱妇曹妻，邢姨□妹而已。□□□□生荣死哀，嗟碧□之早落，叹黄泉之不返，周□启隧，赵国疏（缺六字）凶仪远，听虞歌之□绝，看殷奠之盈虚，烟云积而高月苦，草树（缺五字）夫以义□家室，想琴瑟而增凄；子以情感蓼莪，捧杯圈而聚叹。山川□□，□代无穷，寄勒芳徽，以存不朽。其铭曰：

□□荥波，衣冠实多。诞生懿淑，言附松萝。举案遵礼，正家以和。威仪棣棣，令□□□。年未知命，奄离营魄。秦坏移坟，恒山改宅。日晦旌施，烟生陇陌。万古（缺七字）良人何愁，令允何思。元堂不晓，白日无期。黯黯泉□，悠悠岁（缺八字）去长辞。（《常山贞石志》七、《金石苑？古汇编》二十三）

☆赵冬曦

《全唐文》二百九十六有传。

○论左迁贬降未可革心奏

臣闻古之择牧宰者，皆出於台郎、御史，以为荣迁。何者？以为亲民之职，人命所系，故贵其位而重其人也。今则不然，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夫常人之心，未

可卒革，此之不称，彼焉能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何必贵大邑而贱小邑，重近民而弃远民耶？夫食君之禄，而冒君之荣，陛下赐之死可矣，流之边可矣，於左迁贬降之例，恶足为王者之政与？夫如是，则上下相同，而官得其实，而天下治矣。（《唐会要》六十八）

☆裴耀卿

《全唐文》二百九十七有传。

○营田奏

窃见天下所检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已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有优矜，即此辈侥幸，若全徵课税，目击未堪。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給。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於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平收一年，不减一百石，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日免征徭，安乐有馀，必不流散。官司每丁收纳十石，其粟更不别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判三十价，然後支用。计一丁一年还出，两年已上，亦与正课不殊，则官收其役，不为矜纵，人缓其税，又得安舒，仓廩日殷，久远为便。其狭乡无剩地，客户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若宽乡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则三两年後，皆可改涂。弃地尽作公田，狭乡总移宽处，仓储既实，水旱无忧矣。（《唐会要》八十五）

☆杨

《全唐文》二百九十八有传。

○谏博士弟子夺情奏

臣窃考经传，丧记有文，历代相因，损益无替，斯事体大，人谁敢违。国家孝理天下，超迹百王，焉可以直之人，叶钟磬之乐，既伤往教，复玷清猷，良史见书，难为直笔。臣职惟宣化，期不奉诏。（《唐会要》三十八）

☆裴光庭

《全唐文》二百九十九有传。

○文武选人正月内团甲奏

文武选人，承前三月三十日始毕，比团甲已至夏末。自今已後，并正月三十日内团甲，二月内毕。（《唐会要》七十一）

☆邢

，官四门助教，终鸿胪少卿，（见《唐书?王牟 共传》）

### ○周易略例疏自序

王辅嗣《略例》，大则指一部之指归，小则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顺之理，应变情伪之端，用有行藏，辞有险易，观之者可以经纬天地，探测鬼神，匡济邦家，推辟咎悔。虽人非上圣，亦近代一贤。臣谨依其文，辄为注解，虽不足敷宏易道，庶几有裨於教义，亦犹萤增辉於太阳，涓流助深於巨壑，臣之志也。

### ☆韦璞玉

璞玉，玄宗时人。

### ○大唐故朝议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国韦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希损，字又损，京兆杜陵人也。□祖量，魏散骑常侍，生高祖瑗，隋阳武令；瑗生曾祖知□，□□建伯，勋领豳州刺史，生祖仁俭，俭早终；生考嗣业，皇□□世为蓬阁之秀。君即秘书公第二子也。少孤而元兄又歿，友于诸弟，乡党嘉焉。学则不固主忠信，行有馀力而亲仁。□岁□□□马迁之史，廿而冠，同先儒之经。志家国子生擢第，补梁州城固主簿。一命随牒，不以臧否经怀；三载视人，岂与徒劳屑意。秩满，历渭南、蓝田二县尉。下车未几，穆如清风。时京尹河东薛公昶伟君之才，引为四部尉，□□万年县丞。自西徂东，政不易□，台伯鼎相，夸能者久之。□诏除京兆府功曹，士叹後时也。尝应制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无所用，唯将献寿答尧心。”作者称之，深以为遗贤雅刺矣。由是不可得而求进，每推遭遇以遣机。悲夫！君子道消，日月逝矣，终而为恨，其唯君乎？享年六十有三，开元七年八月九日，倾于新昌里第之中堂。

先是，诫次子璞玉曰：“昔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十周，逮德下衰，以宝玉崇窆，浮侈蒿目，我不忍为也。不讳之日，尔其志之。”及浑金等鞠然在艰，罔知所从，乃只遵先训，卜宅之□。以开元八年岁躔庚申正月八日，奉神輿权安厝于城东南曲池里，礼也。槨中唯贮纸笔古集六卷，设熬置铭。其词曰：

我祖哲兮，我君是继。小子各天兮，不孝于世。松贾日已拱，尊猷靡翳兮。（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九五》、《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一）

### ☆贺知章

《全唐文》卷三百有传。

### ○东阳帖

近日东阳绝无书问，忧心何可言，想足下当尽能致。（《汝帖》）

### ○敬和帖

敬和在彼，尚未议前增耿耿。（同上）

○隔日帖

隔日不面，悬迟何极，计足下须人，兼具此等事势，速令垂报也。（同上）

○事宜帖

以诸人不至，今日自当得□事宜，诸人何为不报也。国老题。（《宝真斋法书赞》五）

☆彭景宣

景宣，开元中人。

○千佛崖造角记

开元十年太岁壬戌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满弟子彭景宣奉为亡妣郭氏，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龕。愿亡妣魂路，乘兹善根，千华台上，凝法性以生身；七觉法中，棹禅波百悟道。见存大小，身康十力，九横云消，体披三坚，千灾自散，上资有顶，下及无边，同预胜因，俱登佛果。（《金石苑》二）

☆卢兼爱

兼爱，开元中左内率府胄曹。

○大唐故宁州丰义县令郑府君墓志铭（并序）

荥阳郑君讳温球，字耀远，洪源浚流，鼎门硕胄，固以烦焕，图传洋溢。曾祖逊，随鸿胪卿河南公。祖福祥，皇唐州刺史。父方乔，始州临津县令。昭穆晖映，芝兰芬馥，咸迪俊业，不其休哉。君温恭好学，出言有章，贞白成一，立行无玷。解褐虢州玉城县丞，毗赞有伦，人吏胥悦。时蛮方作梗，王师出诛，监军御史元公钦君器能，相邀入幕。克清夷落，韬弓饮至，君之策焉。优制嘉之，转蒲州汾阴尉，仪形关辅，损益弦歌。秩满，调补宁州丰义县令，以膺精择。无事自理，示信不欺，子游不下堂，贾人歌来晚，俦君之政，无以加焉。方将树勤王家，勒保天府，彼苍不，瘥瘵所缠，药石何欺，灵佑斯爽。以开元十四年七月廿九日终，享年五十有八。才优命舛，沉屈下僚，隙驷不留，岩电易谢，人生到此，天道甯论。君有昆曰温琦，廊庙巨干，朝廷重宝，由礼部侍郎转州刺史。君诣兄所，憩息未行，哀哉祸臻於廨宇。天伦之感，振古莫俦，即以其时枢迁于，以开元十五年七月廿七日，权窆於京兆府县□福乡原，礼也。有子七人，皆精敏之士；兼，绛州翼城主簿；兼，汴州开封主簿；揆、充、收、孚、回等，并茹戚肌肤，沉痛创巨，纂夫懿德，寄我松槩。予夙预姻亲，曲承诱顾，士感知己，怀此无忘。聊系情於斯文，庶有光於泉壤。铭曰

:

陔镇岩岩，溱流汤汤。展我之子，为龙为光。有昆如，有子似璋。家瘥其宝，国殄其良。千秋万岁，杳杳茫茫。（石刻）

☆赵演

演，开元中飞鸟县主簿。

○石亭记

葶此石亭者，送别之地也。昔汉国二陆，□郊□□风流雨散，有追送之篇章，西□□梁，是分岐之祖饯。何独古之凄怆，今之□凌乎？粤我县寮丞广平宋元，主簿太□郭钦让，尉博陵崔文邕，总括宏才，且安卑秩，承凋弊之俗，行辑甯之化，政能垂绶，声辍调弦。去来宾朋，不欢会於永日；远近郊郭，惜悲离於一时。供帐虽开，野亭多阙。而乃春籍芳草，秋倚乔林，赋诗赠行，酌酒相劝，亦以别矣。然崔子名族之秀美，干於事，适於时，爰凭岩崖，用省结构。┘嵌岩以高敞，豁崆峒以傍开，种柳横阶，蒔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耉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癍织锦，俯伏江许，编联道周。是以驻征葶於浮雪，长鸣斑马；握离杯於沟水，促转飞婴。庶将来之吾贤，知有作之明□，式刊古石，永烈声徽。是时开元十有八年冬，星回大荒落，月应大吕，朔临甲乙，日御戊辰，前飞鸟县主簿赵演词也。（石刻。《四川历代碑刻》收拓本）

☆张愿

愿，襄阳人。柬之之孙。开元中驾部郎中。

○唐故秀士张君墓志（并序）

君讳点，字子敬，其先范阳方城人也。轩辕锡族，司空分派，繁衍光大，自北徂南。九代祖贞，从西晋入东晋；六代祖荣，去西魏自南齐。迁宦弈叶，因家樊沔。祖汉阳郡王中书令柬之，佐命元勋，建封立庙，服器有具，子孙其昌。父峰，则王之第二子，君则王之第七孙。渥洼蹶足，有权奇也；丹穴乡卒羽，异翬翥也。学诗学礼，舞象舞筮，克孝克温，日肃日厚。成童未冠，遭疾而终，谁与聪明，不假眉寿。先天二年八月十六日，瘞于私第，时年十七。开元廿一年十月十六日，改殡于安养县西，先坟，礼也。祖庙，祭也。呜呼哀哉！君之兄驾部郎中愿，痛萼跖之不禄，悲涕泗之无从。铭曰：

陟彼先莹，东西隧之。伊何君子，左右位之。备德，痛幽之。棠棣之华，上春坠之。（石刻）

☆崔无讷皮

无讷皮，开元中官中大夫守集州刺史上柱国。本韦后外家，博陵旧望。後为荥阳太守，死禄山之难。《唐书》附《忠义?张介然传》。

○石龕像铭

像教流行，启诸未萌。爰施有相，用导无生。其体至净，其化唯平。混之不浊，澄之不清。得自内照，失在外营。法性难睹，方假虚形。喻筏之妙，为

道之精。惠灯分影，思广其□。慈心普济，同归此诚。石劫纵灭，金容未倾。将来遇者，善念恒盈。万岁之後，魂依胜庭。世之英达，当鉴徽□。（《金石苑》二）

☆韦济

济，开元末恒州刺史。（按此当为宰相嗣立子，两《唐书》均附《韦思谦传》）

○白鹿泉神君祠碑

粤泉之由来尚矣，葦不知其古始焉。故老相传，或言汉将韩信，东下赵，涉井陘，壁于峥嵘，军用渴绝，俄有白鹿袍地，飞泉出焉，百万之师，壹朝以济。永徽中，邑尉皇甫哲导泉自陘□，东注郛落四十馀里，馀波入于滹沱，屯云行雨，膏凝脉散，优渥浸润，所蒙葦多。开元□亥岁日在东井，自春不雨，至於是月。济肃承嘉命，有事名山，斋宿泉源，静恭旁祷，神必响答，灵液□□，嘉苗来苏，岁以穰熟。夫後造化而出，奇功也；活三军之众，立勋也；广利百姓，善化也；施不违素，善信也；非夫圣估旁通，坎灵潜发，实能迈种于德，左右犁入若兹者乎？宜蒙法食，昭著祠典。而荒凉苔石，埋秽榛芜，历代弥年，莫之旌赏，碑板无纪，堂象缺然，非所谓无德不酬，有功必祀。乃命县属，率彻俸钱，扫除林麓，修创庭庙。吏人欣<页>，不日而成，兼旁构数亭，以休神憩侣，因石为室，即山取材，□□以茨，不皮不斩。尔乃面大道，临长亭，襟西晋，合东溟，半二县之封疆，束百会之车马，重岩屏绕，连池珠沸，ち沦洞澈，葱青[QY56]蔚，澄漪冰寒，华清露味。於是游闲乡族，仁智名儒，穀击肩摩，郁挠淫裔，感灵泉之旧哉，忻厥命之惟新，或笃言乎令节，或祈谷乎农辰，吟咏嗟叹，弹弦鼓舞，去者思还，来者忘归。此里仁之为美，实神君之所相也。（以上碑阳）

时别驾荥阳郑韬光、别驾汲郡尚景述、长史赵郡李光、长史河东薛昭、司马兰陵萧诚、司马武功苏晓、真定县令柳令誉、鹿泉县令窦钦望、井陘县令于怀赞等，昌言而进曰：“夫建国设邦，分土画野，必有名山大浸，灵境胜迹，绥镇□□，□晖□望，耆旧载其风谣，颂歌其事。若关西之昆池灞岸，洛南之梓泽龙门，□帝室之威神，嬉王城之风俗，既丽且康，不可得而议也。其馀B□□□，倒景重溟，金阙银台，五明蓬莱，空传方士之词，莫在人间之世，又不可得□至□。夫□会稽□□中，姑苏之虎邱，成都之武担，楚之□首，晋之晋□，皆俯带麇□，□□烟月，名区列郡之特所，章著B绝者也。总天下□□，配鹿泉□六矣。是□子虚诧於乌有，东吴展於西蜀，亦各尚其国风，夸其乐土，顾惟我郡，愿无阙□，□伐石钻铭，貽厥来裔。其辞曰：车不得方轨兮井为关，辐□□晋兮东山□，□道骈阗兮往复还，岩祠咫尺兮泉湓闲。

碧□红藻兮洞连弯，霞朝岚夕兮□石颜。停举税马兮驻登攀，灾祈穰答兮无□艰，宴康乐兮万斯年。

开元二十有四年王春三月，鹿泉县主簿杨景新监修池亭毕。时司功参军杨慎言、司法张卞、司士邱□、司仓□□诚、参军□俊、参军吉社、参军长孙祭、参军卢泽、恒阳军总管元贤宰、教练使李乔、□城县令柳浩、石邑县令杨承庆、九门县□王庆、灵寿县令朱昂、房山县令鲁拱庭、真定县丞姚□、主簿张惟肃、尉王灵仙、尉蔺庆、尉王老言、鹿泉县□□□客、尉□光朝、井陘县丞姚怀□、主簿周仲□、尉司徒惟良、石邑县尉史凜然等，群公毕会，□□乎建碑。故勒诸其名，用昭不朽矣。（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五）

☆孟修己

修己，开元中乡贡明经。

○本愿寺罗尼经幢颂

佛顶尊胜罗尼经者，（缺）其经仪凤之岁发迹波斯，（缺）之重谴，消生死之泥林，（缺）者也。原夫金躯演法，迦（缺）涅之相，故能不生不灭，（缺）手群迷之境，独为先觉，（缺）杨惠敬、范什毛、面义仙、（缺）家国□□绝之□（缺）觉（缺）苑而（缺）财□□（缺）幢□□严之奇石，广召（缺）遥临千仞，类殊闻之双居，（缺）宝符之秀岳，似接鸡山，拒（缺）龄不朽，长存如在之容。百（缺）芳列而为颂云：

□此□（缺）为□□台安坐，莲花养神，（缺）识，咸归至真。大唐开元九年岁次辛酉。（《常山贞石志》八）

☆崔文邕

文邕，博陵人。开元中官梓州铜山县尉。

○千秋亭咏序

此千秋亭者，邕草创也。故得词人刊其不朽，自兹作古，仍勒是诗。客过郢中，庶有同唱者矣。（《金石苑》二）

●卷十九

☆张纘单

纘单，襄阳人。柬之曾孙，开元时人。

○唐故豫州郾城县丞张君墓志（并序）

君讳孚，字孟信，其先范阳方城人也。曾祖玄弼，益府功曹，赠安随郢沔四州诸军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特进中书令汉阳郡王；父漪，朝散大夫著作郎。公著作之元子，幼而明敏，长复刚断。年十八，以门资斋郎常选。廿而孤。神龙後，谗谀间衅，家遇屯剥。今上登极，昭洗旧冤，合门长幼，悉皆拜职。君授随州司仓参军，泉货是司，出纳惟允，邦君坐啸，邑吏行谣。旋属按察刘

商有怨先子，诬以他事，免君职焉。君曾无愠容，退返初服，婆婆里，不以屑怀。无何，五岭尘飞，将军授钺，决胜之荣，君能赞谋。献捷之辰，畴庸是最，弃瑕录用，复拜豫州鄆城县丞焉。此县陈、宋之冲，淮、河之会，舟车辐委，寇盗肩随。君正色临人，刚肠疾恶，奸豪股栗，伏窜他境，而渠魁十辈，犹离於其间。君乃设摘伏之科，正绳愆之准，擒之匪日，聚以歼旃，蒲中清，犬不夜吠。复丁家艰去职，以开元廿八年六月十四日遘疾，终於故里私第，春秋五十有八。夫人呼延氏，故亳州ガ县令谋之女，修习礼法，洁羞苹藻，事姑以孝，训子能慈。後公丧十四日，终於私寝。嗣子佻，既及壮年，先秋徂谢，孙迪承其祀焉。词曰：

餘庆未已，厥生君子。位不充量，没恨泉里。（其一）

夫人礼则，当时见美。同冗兹辰，徽音用纪。（其二）（石刻）

☆张佑仁

佑仁，开元时官太子校书（直崇文馆兼左卫率府兵曹参军，敦煌人）。

○唐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

尝闻上方有至德曰禅寂，形沦含动之表，栖迹玄空之外；西极有达道曰真幽，忘情是非之地，涤心有无之境。其为广大长久也，恒沙计劫而无尽，那由数界而未周；其为徵感发通也，僧孤敷化而莫穷，娑婆受身而不足。传一音以口法，众听各闻其声；现一相以示容，群窥各见其像。宿命之察，过往而未来；神光之照，无闻而有顶。若其冤亲共贯，爱憎同叙，断以欧午之劲，而我弗谓讎；贵以随和之美，而吾非其惠。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声非声，乃闻正声。适来彼时矣，适去彼顺矣。地不藏秘，为之十八震动；天不隐道，为之十二光辉。花则檐葡提优钵，青红之秀；香则旃檀罗跋拘な，紫黄之彩。旄幢幡苾，出诸修梵之宫；殿塔楼台，括彼潢弥之岳。祜祥不可而纪也，福惠不可而殫也，所以正遍知，明行足，调御士，降伏师，启方等之因，布圆明之教，如斯而已矣。及乎维长谢，泥洹高往，腾兰晔乎覩止，澄什翻然降次。悠悠中寓，初闻角教；眇眇舍氓，始知深法。於是嘉山灵水，香刹坐殷，华郭贵都，梵宫俄遍。其至感也如彼，其幽应也如此。

天城山修定寺者，本邺人张僧猛之禅居。魏太和十七年，孝文猎於此山，初立为天城寺也。始僧猛射，而恋恋弗去；及孝文逐口，又投房弗出。公既感而摈俗，帝亦奇而创寺。重以大统法师，粤投兹境，香花供养，三十馀年。若其警蹕喧岩，旄麾沓嶂，降万乘之周卫，下千官之舆辇。绳山风海，越国归下；绝党殊邻，皇邮请道。岁时首路，前後弗绝。齐天保元年，宣帝以由有二水合流，改名合水寺。随开皇三年，文帝追猛公薰修致志，更名曰修定寺。故今则因其号也。



观其经构之博，弥山跨岛，设象之峻，于星列云，负曾槛以插虚，架修栌而瞰绝。其左则太行西陈，万里壁奔，沓谷骈岗，森矗天倚。共右则山东列国，平畴锦章，连缘黛阴，沓万魂极。南有逶迤缘水，滨岛花明；北有阴岑玄洞，风雷潜震。於是山祇营道，谷灵模饰，徵桂林之翠碧，采辰水之朱丹，扞珍海伯之府，探产河侯之藏，南阳枫桺，西辅怪松，飞柱则开阳夜至，浮刹则新甯朝下。黯疑天降，修廊岨勿以云生；若海飞，广殿■テ而[QWDT]布。雕楣绣夕，红焰焰以矜然；走行栏，岌良々而争动，白纨表里，红纱上下，风含水精之瓦，烟照石项之砌，又有龙花瑞塔，降於忉利；雀离仙图，来于天竺。露盘带以云表，相轮峥嵘乎风半。金铃欲曙，欹璀璨而称晨；宝铎将昏，奏铿车宏而司闭。七重行树，一一树而百枝；四色祥花，一一花而千朵。鹰鸇听吠，居得乌□之果；鹿虎驯禅，尽登师子之位。竹无心而自扫，松不意以独吟，果则低枝献采，花则倾跌投折。松乔东适，疑方壶而下问；安凌西驾，谓板桐而中止。登攀之恋，信宿忘返而未周；游览之娱，穷年不归而无厌。又况乎曹公台观，石国园池，东魏龙蟠之所，北齐凤扬之迹。山川若旧，朝市革而气幽；故雉其荒，刍牧吟而泪尽。

时有寺主僧法爽、上坐玄、都维那玄等，并邺都纯粹，漳河英颖。逝祛疑纲，即断惑绳；□步檀那，便倾法本。戒珠圆净，优波离解律之高；虚印方平，富楼那说经之最。亦犹舍利弗华光之号，当居离垢之境；须菩提名相之尊，仍临有宝之劫。不□聪明第一，识空无二，其何以臻乎？尝以为泥金树德，B 诫之深；刊石纪声，崇劝之大。传之所以示化，闻之足为自勉。以弟子学该儒奥，才擅史坟，将勒丰碑，俾旌华页。不知晋之文伯，方愧凡官之唱；宋之词英，亦谢定林之作。恭□不默，夫岂讨精。于时开元三年岁次乙卯三月己未，建于寺之南门，大唐有天下之九十九载也。词曰：

大通普胜，释伽牟尼。先觉之主，正乘之师。《法华》抚运，《般若》乘时。明行咸了，正偏皆知；妙哉筏喻，不可思议。舌相潜融，毫光普遍。铿车宏雷怒，煜龠飞□。有顶上周，无间下遍。六趣悲恐，三涂矜<单友>。乘佛声光，尽得闻见。维载谢，□不归。正法西住，象教东飞。律什传授，生融启挥。理究冥灭，功探密微。于嗟眇眇，复得其依。兹山峻峙，眇闻奇特。下括漳河，同临邺国。猛公营创，统师刊勒。从魏增修，经随改卜。禅居森蔼，遗踪此得。崇堂烟耸，广殿云敷。带矜戴，峥嵘斗□。龙花飞塔，雀离涌图。□含海月，网络星珠。千楣万夕，赫弈□□。筏宝海游，レ金□嶂。下括坤宰，上邀天□。□□真容，雕模妙相。□蕊紫□，莲花回向。□□庵园，悠然可望。□字崇邃，道门虚寂。梵首昂昂，缙徒弈弈。四分律要，七众□□。□岳冬齐，智流春碧。□珠法印，清风流迪。泥金纪德，刊石载声。崇劝之要，B 诫之

精。思延华妙，式播词英。树此功实，传诸令名。秋千古万，不颓不倾。（石刻）

☆杜昱

昱，东郡人。先天二年，登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开元中，官太仆少卿，迁太仆卿，守河南少尹，终给事中。

○有唐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并序）

优婆夷讳未曾有，俗姓卢氏，范阳人。曾祖义恭，皇朝工部侍郎；祖少儒，卫州刺史；父广庆，魏州司马；代业冠冕，详载碑牒。优婆夷即魏州府君有斋季女也。夙禀成训，猗承柔范，开惠昭於人图，浚敏发於天性。只婉婉以自式，鸣环佩而有行。展如克家，实佐君子，尸季兰之馈，赋采苹之什，内睦伯姊，外和六姻，妇功娴於昌族，芬誉腾於众口。圣善慈顾，来归甯，沈念在慰而两绝，旧疴承欢而自愈。专业禅门，和滋介祁，观不空而舍妄，寤不染以得心。虽承教之日浅，而见实之理深。摧<sub>え</sub>若於未秀，泣琼环而先绝。开元廿六年正月己卯，右胁而卧，告终於城南别业，春秋廿有二。是月景申，迁神於阙塞之西岗，礼也。

优婆夷髻北多智，潜识迈伦，事不违同，义然後取。九岁闻人诵《般若》，便暗习於心，句无遗言，如经师授。或时见僮贱给役，母兄有挾罚过当，怡色谏止，允叶其中。自宗师大智，茂修禅法。生子男旧矣，孩笑可娱，锤邁时疾，遂见天夺，以短长有源，置而不问，其割弃情爱，卓拔流俗。尝以诸佛秘密，式是总持，诵《千眼》、《尊胜》等咒，数逾巨亿，则声轮字合，如闻一音，而心闲口敏，更了多字。假使金盘转图，玉壶倾注，传厥尽美，未云能喻。身抱羸恙，爱语忘劳，资迫屡空，惠施不倦，夫其守道纯深，奉戒精一，居常而静虑不乱，临困而景行弥高。先是未疾之辰，密有遗嘱，令卜宅之所，要近吾师，旷然远望，以慰平昔。後之人慈悼兼极，不敢加焉。其殊致丰裁，犹略而不举，故铭堵波，用彰其徽烈。必後成正觉，当示献珠之奇；如未转女身，且为散花之侣。其词曰：

起堵波，量有二兮。诞惟轮王，一切智兮。於铄忍界，光文字兮。永播芳烈，齐天地兮。（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六）

○大唐故大智禅师塔铭

禅师讳义福，俗姓姜氏，潞国铜人。曾祖仲迁，随武陟丞、雁门令；大父子胤，烈考解脱，并邱园养德，隐居不仕。禅师体不生之口神，纲不染之绝韵，爰在悼龢，游不狎群，遂更童长，身无择行，峻节比夫嵩华，雅量方於溟渤。初好《老》《庄》《书》《易》之说，亟历淇澳张滏之间，以非度门，一皆谢绝。

齿迈三十，适预缁流，慧音共芝若同芬，戒相与莲花比洁。大通之在荆南也，慈导风行，声如鼓钟，应同鸣鹤，乃裹粮修谒，偏袒请命。逮得法要，式是励精，浹辰之间，砉然大悟，三摩随入，顺忍现前。大通印可，密宏付嘱。自是多历名山，普雨甘露，经行如市，宴坐成林。门下求谒，固嗤三年之滞；众中乐闻，常兼五十之喜。则我禅伯之徽业，实亦骏扬于耿光。及游步上都，载脂咸洛，法梁是荷，人宝归尊，有如王公四叶，下逮裨贩百族，明发求哀，涕泪勤请。则亦俯授悲诲，朗振圆音，应器而瓯缶必盈，逗根则条权尽洽。如摩尼皆随众色，入檐葡不嗅馀香，所可修行，分获梁证，升堂或落落间出，其余滔滔皆是。

前年輿驾东宰，禅师後旋有洛，闭关静虑，犹兮无言，或趺坐通霄，或冥寂终日。门弟子有观异相，窃或怪之，知化缘将终，接衽悲侍。开元廿四年夏五月廿五日，右胁徂逝，春秋七十九，僧夏口八。粤六月十有七日，恩敕追号大智禅师。秋七月七日甲申，迁於奉先寺之西原，起塔守护，礼也。禅师以道分人，运慈济物，凡所利乐，率先宏溥。其茂德殊行，则刊在世碑；冥赋神迹，则详夫外传。简兹尽美，略而不书，犹迷变海之期，示勒开山之记。铭曰：

阙塞西麓，相萦抱兮。极目南临，伊汝道兮。永锡大智，神所保兮。达人□已，岂多臧兮。率由代教，骏发祥兮。于荫法嗣，道有光兮。（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三三》）

#### ☆张旭

旭，字伯高，吴人。善书，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世呼张颠。仕为常熟尉。

#### ○足下帖

足下晚复不知疾痛如何，深极忧难比也。上下安之，必得发耶？

#### ○患差帖

得足下十五日问，为慰。仆前患差，张旭书。（并《淳化阁帖》五）

#### ○藏真帖

藏真久在风波，不复颠逸，今日到故园，将多不知其由，故书之。山下消息等，乃可忧也。

#### ○颠书帖

颠书之趣，所贵者日复当，异与足下颠草，必有奇势。所将委曲及船取米，必定知减于石雄逸。藏真白。

#### ○秋深帖

秋深，不审气力复如何也。藏弊何知，可论河南送物人。近来得京中消息，承彼数年不熟，忧悬不复可论。不委诸小大如何为活，计几日有京中信，使

知之，当数报委曲耳。（《宝真斋法书赞》）

☆张令该

令该，官化成县主簿。

○化城县造像记

给事郎行化城县主簿张令该，幸以微班，来臻此邑，屡逢凶贼，得免阽危。爰抽薄料，敬造释伽牟尼佛一铺於巴州西南山。美夫郁穹，崇悬石壁，雕镌始就，毫相星开；装饰已成，金容月满。当愿见在兄弟，合家长幼，永无灾厄，永保康宁，加以法界苍生，共同斯福。时开元廿八年中春之二月也。（石刻）

☆薛良

良，开元中人。

○唐故尚舍直长薛府君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裴氏，河东闻喜人。高阳肇裔，非子受封，汉宠侍中，晋称吏部，问诸绛事，大达斯分。曾祖思质，汾州刺史太平县开国公；祖行夔，魏州顿邱县令；父贞国，楚州淮阴县令；或拥千里，或纾绶一同，训理窥於古人，香政飘於後嗣。夫人即淮阴之仲女也。夫孝以居室，恭顺多农於己族；义以奉外，执谊归於我家。其初迓也，璨珠玉以和礼容；其为妇也，谐琴瑟而偶君子。

浮荣不幸，移天早没，哀女萝之无施，泣梦兰之不兆。夭夭华岁，莹莹誓居，卅馀年，志不我忒。音律之事，为性工乎，直长府君云亡，竟不聪弦管，贞节也。以季母之亲，抚犹子之类，示以典礼，导以谦和，岂口斯门，流式他壺，慈训也。馭下以肃，教而後罚，左右敬爱，内外严恭，正范也。聿修三善，腾心入解，金仙圣道，味之及真，外身等物，不竞以礼，放迹远俗，谓为全生，凝神寂寞，块然而往。春秋五十有九，以开元十三年五月廿三日考终於通利之里第。孑孑明魂，寥寥归琮，无三年之服者，唯数隶而号慕。人代可哀，元门允乐。先是遗付，不许从於直长之莹，以其受诫律也。今奉所志，以明年景寅二月廿三日，葬於河南龙门山菩提寺之後岗，明去尘也。族孙良，备览休迹，敢叙而为铭曰：

尘飙为劫，不可年兮。莹贾无像，知几迁兮。有德斯纪，迹必宣兮。神道昭著，福谓传矣。贞静悌陆，存没真兮。君子之谓，贤妇人兮。（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三）

☆韦陟

《全唐文》三百六有传。

○考试掌举官亲族移送吏部奏

准旧例，掌举官亲族，皆于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试。有及第者，尚书覆定

，然後附奏。臣本司今阙尚书，纵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伏望天恩许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员外郎试拣，侍郎覆定，任所在闻奏，即望浮议止息。（《唐会要》五十八）

☆韦纘 滔

《全唐文》三百七有传。

○奉常主宗庙奏

奉今年二月三日敕，宗庙所奉，尊敬之极，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礼官详择所宜奏闻者。谨详经典，窃寻令式，宗庙享荐，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庙署望废，令本司专奉其事。（《册府》五百八十九）

○请加广筵豆酒爵奏

请宗庙之奠，每坐筵豆各加一二。又今之与献，酒爵制度全小，仅止一合，执持甚难。请令广大，其郊祀奠献亦准此。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详议，务从折衷。（同上）

☆孙逖

《全唐文》三百八有传。

○授崔太子左庶子制

○授崔季太子左庶子制

○授郭虚已太子左庶子制

〈按：以上三篇，旧钞《文苑英华》四百四署名孙逖，今存其目。文见。《全唐文》二百五十三。〉

☆李华

《全唐文》三百十五有传。

○蒙求序

安平李翰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释之。比其终始，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讽诵，形於章句，不出卷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义，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轻传达识者，所务训蒙而已，故以《蒙求》为名，题其首亦每行注两句，人名外传中有别事可记者，亦此附叙之。虽不配上文，所资广博，从《切韵》东字起，每韵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尔。（东洋刊本《蒙求》）

按：李翰著《蒙求》，前人以为五代时人。此文初不敢遽信为遐叔，而李良表有当代文宗云云，信非遐叔不可当此历官。封外较《新传》差先，与《唐摭言》合。

☆李良

良，天宝中饶州刺史，历抚州司马、太子中允。

○荐蒙求表（按：别本云此表国子司业陆善经撰，未知所据。）

臣良言：臣闻建官择贤，其来有素；抗表荐士，义或可称。爰自宗周，逮兹炎汉，竞徵茂异，咸重儒术。窃见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马仓参军李翰，学艺淹通，理识精究，撰古人状迹，编成音韵，属对类事，无非典实。名曰《蒙求》，约三千言，注下转相敷演，向万馀事。翰家儿童三数岁者，皆善讽诵，谈古策事，无减鸿儒，不素谙知，谓疑神遇。司封员外郎李华，当代文宗，名望夙著，与作序云：“不出卷而知天下，岂其蒙求哉！”汉朝王子渊制《洞箫赋》，汉帝美其文，令宫人诵习；近代周兴嗣撰《千字文》，亦颁行天下。岂若《蒙求》者，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宏益，老成亦颇觉起予。臣属忝宗枝，职备藩，每广听远视，采异访奇，未尝遗一才，蔽片善，有可甄录，不敢不具状闻奏。陛下察臣丹诚，广达四聪之义，令翰志学，大开奖善之门，伏愿量授一职，微示劝诫。臣良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天宝五年八月一日，饶州刺史李良上表。（同上）

☆李卜詹

卜詹，元宗时郑县尉。历监察御史、仓部员外。

○华岳题名

郑县尉李卜詹，以开廿四六月六日充敕简募飞骑使判官，向陕虢州点覆。其月十四日事了回，便充京畿采访使勾覆判官，此过赴京。（《金石萃编》七十九）

☆李彭年

《全唐文》三百二十九有传。

○勘检出身奏

准例出身已来，并合检覆，中间已叙五品，勘责皆有所凭。今重检寻，恐为烦扰，如曾经勘叙成者，请从五品已後勘检。其五品已前，但勘考数，即为进叙。（《册府》六百三十五）

☆孟匡朝

《全唐文》三百三十有传。

○请以漳水为渎奏

江淮河济，各能独达於海，故受四渎之名。按《尚书注》云：“漳水横流人河。”今之此水，与古有异，发源潞州，东赴沧海，有逾淮济，合著渎名。请以漳水为一渎，并前为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济水配中岳，庶随正方，各得其宜，阴阳克和，风雨时若。（《封氏见闻记》四）

☆张回

回，天宝闻人。汉阳王柬之之侄孙。

○唐故太中大夫守新定郡太守张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フ，字フ，其先范阳人也。马渡丹阳，龙战河洛，烟尘北拥，冠冕南迁，今为襄阳人也。曾祖则，随比阳县令；祖玄弼，皇益州功曹参军，赠安州都督；父晦之，桂坊正字、左率府兵曹参军；伯父柬之，中书令汉阳郡王，赠越州都督，扶危宗社，勋庸太常。初公父早亡，伯父进养，诸吕殄灭，大汉分，茅土锡封，奏公授职，诏授荆州参军。後韦氏临政，虺变为蛇，公授抚州参军，累贬也。又试太子通事舍人，来复也。又授将作监主簿再太子仆寺丞、太子文学，检察浮费，司供舆马，黄中有理，堂上头。转定州司马、邢州长史、朝散大夫泾州别驾，鹤来辞海，朱绂加荣，与旧见题，佩刀是赠。又拜渠州刺史、涪陵郡太守、零陵郡太守、临川郡太守、新定郡太守。蜀山云平，非无叱驭；湖水天浸，岂惮洪波？江南听采菱之词，成中和之曲；新安逢江水见底，比清镜岂如。太夫人韦氏，安府户曹玄宝之女，封冯翊县太君，子贵也。板舆侍奉，岂独长筵，东征有词，何惭旧赋。公禀休和之气，降山岳之灵，忠孝事於君亲，恺悌施於邦国。惜其大位未继，泉路溘随。以天宝十载六月廿四日，遇疾薨於新定郡官舍，春秋五十有六。诸侯之礼，国典备仪，迺路有瑞鹿随车，黎人悲父母奚若。

夫人陇西李氏，陇西郡君，夫荣也，刑部尚书乾之孙，相州尧城县令昭礼之女，中书令昭德之侄女。能事组乡川，明阅诗礼，令德赞於从职，淑善穆於宗亲，天乎降灾，殒斯贞丽，以开元廿一年八月三日先公而亡，以天宝十二载八月廿六日，合葬於临汉县平原，礼也。嗣子回等栾栾棘容，哀哀相次，乃馨香其实录，将刊刻於正词。铭曰：

猗公命氏，伟乎邈遐。勋庸列土，继体分葩。世业弘大，忠孝淳嘉。官政多历，斯绂光华。沂海可咏，专城累加。天道不，梁木空嗟。（其一）

夫人陇西，实惟公族。尚书祖理，中书伯录。体德柔顺，瑶姿令淑。如月之皎，如尸之育。内则事姑，齐诗在禄。谁谓奉倩，先悲瘞玉。（其二）

嗣子栾栾，几不灭性。禀孝纯至，执容瘠病。哀号泣血，象设惟命。母训义方，慎终善令。女也摧毁，施于庄敬。树斯文於不朽，纪勋业而贞正。（其三）（钟刻）

☆颜杲卿

杲卿，字昕。天宝中常山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死禄山之难，谥忠节。

○伪降上禄山书

钺下才不世出，天实纵之，所向辄平，无思不服。昔汉高仗赤帝之运，犹纳食其之言；魏武应黄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有缺）今河北殷实，百姓富

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万家之邦，非无豪杰，如或结聚，岂非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军，严其後殿，所过持重。且详观地图，凡有隘狭，必加防遏，慎择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东，且为已有，广挽刍粟，缮理甲兵，传檄西都，望风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协谋，士庶奔命，则盛兵巩洛，东据敖仓，南临白马之津，北守飞狐之塞，自当抗衡上国，割据一方。若景命已移，讴歌所系，即当长驱岐雍，饮马渭河，黔首归命，孰有出钺下之右者。（凌义渠《湘烟录》引唐包《河洛春秋》、《资治通鉴考异十四引》《河洛春秋》）

☆包处遂

处遂，官赵州司户。

○上颜常山书

明公身荷宠光，位居牧守，秘弃万全之良计，履必死之畏途，取适于目前，忘累於身後，窃为明公不取。今若拒禄山之命，招十万之兵，峙乃刍茭，积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声，通井陉之路，与东都合势，如此则洪勋盛烈，何可胜言哉！轻进瞽言，万无一用。魂消东岱，先怀屠裂之忧；心拱北辰，愿立忠贞之节。（同上）

按：颜杲卿、包处遂二书，出於包《河洛春秋》，即处遂之子，疑欲归功于父，故言杲卿初无讨贼意，是二书未足为信。然杲卿往迎禄山，受其金紫，及被执，禄山怒曰：“吾擢尔太守，何所负？”皆载在《唐书》，则此书或缓兵之策，未必诬也。题曰《伪降上禄山书》，而於杲卿千秋大节，曾不加损。

☆吕岩说

岩说，元宗时人。

○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轸，字季心，其先范阳方城人也。九世祖贞，仕宋南徙。五世祖策，随梁北归，寓居襄阳，因为此土旧族。先考漪，朝散大夫著作郎；大父讳束之，特进中书令汉阳郡王；曾大父讳玄弼，益府功曹，赠教学发随郢沔四州诸军事安州刺史；皆诸侯之选，朝廷之良矣。君著作府君之第四子也。孩而岐嶷，北而颖亮，卓犖机鉴，汪洋德声，人难其才，共许远大。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紺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徽，蹈其玄车扁，得其深趣。苾以为摄慧乘者，良已以弘物，知理道者，徙义以适权，况乎祖之谋孙，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哉！所以曳长裾，游太学，不谄不黷，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参彼都辇，万方是则，分兹俸郤，四海能均。虽曹参以狱市留心，鲁肃以菌仓济友，未足称於古



也。春秋卅有六，以开元廿年六月五日，因调遘疾，终於洛阳陶化里之私第。祸沾霜露，颜回之才不幸；叹兴筵几，孙楚之涕无从。越开元廿一年十月十六日，改于本郡安养县相城里先祖之旧域，礼焉。

君立身谦和，为性孝友，兄弟温如也，乡党穆如也。始以甘脆甯奉，至行乐於晨昏；终以醇醪养闲，深仁绝於膻血。斯志固不可得而言已。嗣子纒单、绍等，风训有纪，义方成素，其在哀疚，远近伤之。岩秩自衡、闽，道由襄汉，抚嵇孙以映咽，杨冢而迟回，渍絮非馨，柔毫可奠，永惟陵谷，无愧丹青。词曰：

堂堂乎张，川岳降神。文华经国，孝友谋身。我才以通，我命以屯。三魂为主，四体为宾。古树苍苍，幽火々々。冥漠千世，悲凉万春。樊邓之郊，周楚□津。纪此□□，□予故人。（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四）

#### ☆褚庭诲

庭诲，盐官人。左散骑常侍无量次子。登开元五年文儒异等科，官左拾遗。善书，时人目为小褚。

#### ○辞奉帖

辞奉後，不辱问，实增驰系。初寒，惟动履休胜。庭诲推前耳，未由拜展，悠悠下情，惟珍厚。人信惠问，通法师往，谨附状，不宣。谨状。（《淳化阁帖》四）

#### ☆崔季梁

季梁，长安人。天宝间，官通事舍人。

○大唐故奉义郎行洪州高安县令护军崔府君夫人河南旬孤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河南人也。父讳奉先，果州长史、蜀国公，纯粹英灵，传之胜古，祖姑三代，作配君王，蜀公即唐初元贞皇后父，故梁王信之嫡孙也。夫人先舅讳大方，海州刺史。公果行育德，作为人范，无施莫可，家国有闻。夫人德嗣谦柔，性惟恭敏，周旋（缺五字）母仪，受训贵门，□天盛族。前室有女嗣，谓继亲鞠育，情深若（己□□喷□□□）应，遘此鞠凶，以天宝二年十月十七日，育背於长安县嘉会里私第，时年十十。呜呼哀哉！逝川无归，{穴勿}冥长往，攀慕不及，糜溃五情。嫡子朝议郎通事舍人内供奉季梁，痛慈颜永隔，五内屠裂，号天呼地，罔极难追。呜呼哀哉！日月不居，卜其宅兆，岁时不便，未得迁先莹，不谓存者生疑，实恐未安泉路。今且於府君莹西北一五百十步得地，以十一月二日庚时，权安厝於长安县义阳乡义阳原，礼也。昔吴雄葬母，不择地而莹；今季梁所封，有同於往日。呜呼哀哉！至通年择日，迁於先莹。季梁自锤艰罚，触绪崩摧，悲不及文，扶力铭纪：

仁包四德，诚信百龄。月悬星署，名其永贞。（其一）

世间难事，为口继亲。始终加一，怜念日新。（其二）

万象有类，天地无依。陟彼蛄岬，哀荒失仪。（其三）

尚存馀喘，将以送终。刊石玄坏，传纪无穷。（其四）（石刻。《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四）

☆颜真卿

《全唐文》三百三十六有传。

○元陵每日供羊奏

按《後汉?礼仪志》云：“古不祭墓，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但四时特牲祠，每帝幸长安，诸陵乃太牢祠。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社、腊日及四时祠，无每日上饭。其亲陵一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其与洛阳诸陵，及亲陵降杀不同之文也。”又《春秋传》曰：“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祭，二祧则时享，坛单则岁贡，大则终王。”固以亲疏相推，远近为制。又《祠部式》：献、昭、乾、定、桥、恭陵，并朔、望上食，岁及冬至、寒食各设一祭。唯桥陵除此日外，每日供牛口羊充荐。是则元宗之于亲陵，与诸陵且有异矣。今请元陵除朔、望及节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荐，准《祠部式》供拟。泰陵、建陵，则但朔、望及岁、冬至、寒食、伏、腊、社日名设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唐会要》卷廿一）

○更定婚礼奏

郡县主见舅姑，请于礼会院过事。明日早，舅坐於堂东阶上，西向，姑南向。妇执笄（竹器，元表里），盛以枣栗，升自西阶，东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举之。赞者彻以东。妇退，再拜，降於姑阶下，受笄，盛以段修（从者执於阶下），升进，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姑举之。赞者受以东。妇退，又再拜，降之。诣东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讫，便赴光顺门谢恩。婿之亲族，次第奉谢讫，赴十六王宅观花烛。伏以婚礼主敬，窃恐非宜，并请停障车、下婿及却扇诗等。行礼之夕，可以感思，至於声乐，窃恐非礼，亦请禁断。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今时俗以子、卯、午、酉年谓之当梁，其年娶妇，舅姑不相见，葺礼无所据，亦请禁断。（《唐会要》八十三）

○武成王庙用乐奏

武成王庙用乐，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之礼，与诸侯王名位义同，庙庭用乐，合准诸侯之数。今请每至释奠，奏轩悬之乐。（《唐会要》二十三）

### ○家庙碑後记

建中元年岁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镌毕。八月己未，真卿蒙恩迁太子少师。冬十月壬子，男κ封沂水县男，硕新泰县男，侄男顶承县男，颂费县男，顾邹县男。微躯官阶勋爵并至二品，子侄八人受封。无功无能，叨窃至此，子孙敬之哉！（石刻）

### ○家庙碑额阴记

高祖记室君国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庙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秘书监君礼部侍郎君侍焉。虢州君居後堂，华州君於堂中生焉。今充神厨，少保君堂今充斋堂，厅屋充亚献终献斋室。（石刻）

### ○与卢仓曹帖二首

卢八仓曹足下：叙本甚是佳制耳。（留元刚《忠义堂帖》）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怅然。珍重珍重！所欲拙书，今勒送十馀纸，望领之，忽怪弱恶也。不具不具。真卿。卢仓曹足下。（巩嵘《忠义堂续刻》）

### ○与李太保帖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阙一辽）痊损，更加保爱。真卿有一二药，烦宜常服，谨令驰纳。少间借马奉谒，不次。二十日，颜真卿状上太保大夫公阁下。（同上）

### ○一行帖

真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趋百里，本期奉见，以慰远别。疲於道路，且止数昔，但深攀仰耳。（《汝帖》）

### ○南来帖

夫卿承命南来，诸事草草，但贼势尚尔，奈何！张贞口不了，国事可念可念。真卿。（《忠义堂帖续刻》）

### ○江外帖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诸州水，并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没溺。赖刘尚书与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仅不可安耳。真卿白。（同上）

### ○草篆帖

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但曾见张旭长史，颇示少糟粕，自恨无分，遂不能佳耳。真卿白。（同上）

### ●卷二十

#### ☆颜真卿（二）

#### ○元陵仪注

#### ◎初丧复

将复於太极殿内，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衮冕服左荷之，升自前东溜；当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阶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复者彻殿西北扉，降自後西二。其复衣不以衮敛，浴则去之。既复，乃设御床於殿内楹间，去脚，舒单簟，置枕。迁大行皇帝於床，南首，以衣覆体，去死衣。楔齿用角四，缀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内东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荐焉。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仪。

其告丧之礼：使至所在，集州县官及僧道、将吏、百姓等於州府门外，并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师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妇人居後。立讫，使者立於官长之右，告云：“上天降祸，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弃万国。”刺史以下抚膺哭踊，尽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遗诏。”遂宣诏，讫，刺史以下又哭，十五举声。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遗诏，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称万岁者三。百姓及州县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举声。三日释服。节度、观察团练使、刺史并斩杖，诸文武官吏服斩，无杖。大小祥、释服，并准遗诏。其有敕书，使者宣告如常礼。（《通典》八十三）

### ◎沐浴

将沐浴，内有司为爿於殿西廊下，累块为灶，东面，以俟煮。沐浴新盆盘瓶鬲皆濯之，陈於西阶下。掘坎於西阶之西，陈明衣裳於其侧。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练。栉及浴衣各实於篋。将沐浴，内掌事者奉米潘及汤，各盛以瓮，并沐盘升自西阶，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东楹间，北面西上；内命妇以下在殿西间，北面东上；俱立哭。既沐而栉。将浴，内执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才臣用浴衣。设床於大行东，衽下莞，席上簟。浴者举大行，易床设枕，理其须发，断爪，盛於小囊，大敛即内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敛之衾覆之。内外入，就位哭。

### ◎含

内有司奉盘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贝，实筭，执以入，西向坐，发巾彻枕，奠玉贝於口之右，大臣一人亲纳梁饭，次含玉。既含讫，嗣皇帝复位。执服者陈衾衣十二称，实以箱篋，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讫，设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纳舄，乃衾。既衾，覆以大敛之衾。乃开帷，内外俱入，复位哭。

### ◎小敛

将小敛，内外各随职备办，尚食先具太牢之馔。厥明而小敛。於敛前三刻，侍中版奏请中严，御府令设小敛床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备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陈小敛之衣十九称，及绞衾於殿中间之东席上，南

领西上。小敛前二刻，开宫殿诸门，诸卫各勒所部，仗卫如常式。设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设内外命妇等拜哭位。小敛前一刻，侍中奏外办，礼仪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次，从临者哭。内谒者引诸王等进就位，百官亦入就位。执礼者称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绞上，乃迁於衣上，举衾而敛，以次加衣十九称毕，乃结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进，跪冯大行，兴，哭踊无数，扶引还次。（以上《通典》八十四）

### ◎小敛奠

尚食奉饌入，列於殿东。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讫，奉饌升设於大行东。斋郎取爵於筐，受酒爵，跪奠，兴。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诸行事者应退者降退，奉礼郎称止，谒者引诸王还内省。礼仪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内外侍临者，代哭不绝声。百官退位如常式。

### ◎大敛

其日大敛前三刻，侍中版奏请中严，内外皆哭。御府先设大敛床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帟帐如初。所司先陈大敛之衣百二十称，及绞纆今衾，并六玉於殿两楹之东席上，南领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时正服。前二刻，开宫殿诸门，诸卫各勒所部，陈设如常仪。设皇帝位於殿东间，西向。前一刻，引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东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东，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东；皇从父兄弟在皇子北稍东，南上；诸公主、大长公主、长公主以下，并於西间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寮并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办，内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仪曰再拜，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举声。礼仪使奏请止哭。内外皆止哭。内高品扶皇帝就次，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内官掌事者皆盥讫，升敛，如小敛次加衣毕，乃以组连、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宫龙盾紼等人陈於殿西阶下。至时司空引梓宫升自西阶，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宫内，其合施於版下者，并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黄帛裹施仰藿，画日月星辰龙龟之属，施於盖。陈衣及六玉敛讫，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宫内。所由先以白素版书应入梓宫内，一物以上称名进入梓宫，然後加盖。事毕，覆以夷衾。

### ◎大敛奠

皇帝至位哭，内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进授，皇帝执爵进奠於饌前，少退。礼仪使奏请止哭，内外皆止哭。大祝跪读祝文曰：“维某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遄速，奄及大敛，攀号擗踊，五内屠裂。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芻合，芻其嘉蔬，嘉荐醴齐，尚飨！”读讫，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举声，礼仪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

皇帝还次，诸王公主以下各还次，百寮序出。（以上《通典》八十五）

### ◎设铭旌悬重

大敛讫，所司设太常，画日月，十有二力，杠九仞，力委地。大敛之後，分置殿庭之两阶。又设铭旌，以绛，广充幅，长二丈九尺，题曰：“某尊号皇帝之柩。”立於殿下。

设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凿木长丈二尺，横者半之。取沐之米为粥，盛以八鬲，幂以疏布，悬於重内横木上。以苇席北向屈两端交於上，缀以竹箴。（《通典》八十四）

### ◎殡

既大敛，内所由执龙輻右左，引梓宫就西间。将监引所由并柏等升自西阶。所由设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鱼腊等，於龙盾侧南北各一筐，东西各三筐。设讫，於西面垒之。先以绣黼覆梓宫，又张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长六尺，题奏为四阿屋，以白泥四面涂之。赞事讫，所司设灵幄於赞宫东，东向，施几案服御如常仪。侍臣捧衰裳冠杖，盛以箱，就次进。皇帝服讫，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禄卿率斋郎捧馔入，礼仪使引升。陈设讫，礼仪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内外皆就位哭。

### ◎将葬筮宅

既定陵地，择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将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设使以下次於陵地东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莅卜，服祭服。祝及卜师、筮师，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宫位南，北向西上。赞者引莅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东向南上。卜师立於太祝南，东面北上。赞者引使者诣卜筮席南十五步许，当元宫位北向立，赞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赞者少进，东面称事具，退复位。莅卜者进，立於使者东北，西面。卜师抱龟，筮师开〈韦卖〉出策，兼执之，执〈韦卖〉以击策，进立於莅卜者前，东面南上。莅卜者命曰：“维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谨遣某官某乙，奉为考大行皇帝度兹陵兆，无有後艰？”卜师筮师俱曰：“诺。”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龟曰：“假尔泰龟有常。”命筮曰：“假尔泰筮有常。”遂卜筮，讫，兴，各以龟筮东面占曰从，还本位。赞者进使者之左，东面称礼毕。赞者遂引使者退，立於东南隅，西面。若不从，又择地卜筮如初仪。

### ◎启殡朝庙

启前十日，皇帝不坐以过山陵。前启一日，门下省奏：“某日某时，启太极殿赞宫。”启日之晨，奉礼郎设御位於太极殿之东间，当帷门，西向。诸王位在後，以南为上。典仪设阼公、介公、皇亲、诸亲、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资常参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极殿东庭。又设蕃客，酋长位於承天门外之西，僧

道位於承天门外之东，并以北为上。左右金吾与诸军计会，量抽队仗，随便设禁。

其日质明，皇帝服初衰杖，入就位，晨哭。诸王具去杖，入就位，晨哭。β公、介公、皇亲、诸亲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丧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郡县主等，亦服入就内位哭。中官皆布巾丧服，侍卫晨哭，并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长及僧道分立於承天门外之位。启前二刻内，所由设奠席及香烛於帷门之外。奉礼郎设盥洗於东阶下西南，北向，盥水在洗东，筐在洗西，南肆。设太尉版位於东南，西向。设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礼生一人执拂梓宫之巾，陪其後。设礼仪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礼官等陪後。设监祭使位於礼仪使之下。光禄卿具太牢之馔，俟於东阶下。又於馔上设樽坵位於奠席东南，北向，加酌幂。礼仪使立於樽坵东，御史立於樽坵西，太祝、奉礼郎立於樽坵南为位。礼官在礼仪使後。

启前一刻，侍中版奏外办，礼官赞执事官入就阶下位，礼仪使等横行，以西为上，再拜讫，升就位。礼官省馔讫，赞光禄卿引馔升自东阶，列雌门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入就位，哭踊。礼仪使前进，跪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诸王妃主等并各就位，晨哭。礼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各入就位。礼官赞太尉再拜，又一人赞群官再拜，哭十五举声，礼官各赞止哭。礼生引太尉诣洗，盥手洗爵，升自东阶，诣樽坵所，太祝举幂，酌醴齐以授太尉。礼仪使跪奏请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进。中官承传止哭，殿内皆止哭。太尉以醴齐於皇帝之左，跪进醴齐，皇帝受醴齐，跪奠於馔前，免伏，兴，少退立。太祝持版进，北面跪读祝文讫，奠版，免伏，兴，退复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内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亲、诸亲等皆哭，十五举声、止。礼仪使跪奏献毕，请皇帝退复位。礼官引太尉及礼仪使降，复阶下位。所由彻馔，执事官序降讫，皇帝退就次。礼生引司空执巾，升自东阶，於赞宫南，北向立。司空跪启曰：“谨以吉辰启赞涂。”告讫，太尉哭，群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序出。堂事者升，彻赞涂。彻讫，司空以巾拂拭梓宫，覆以夷衾绡幕，内所由周回设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仪。讫，礼仪使升就旧位，礼官陪後。皇帝就哭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礼仪使请再拜，皇帝哭尽哀。礼仪使跪奏请止哭，降出。群官再拜哭，十五举声。讫，又序出太极门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仪，退。（以上《通典》八十五）

### ◎荐明器

前二日，所司设文武群官次於太极门外，东西廊下。又设帐殿於庭，帐内设吉幄，幄内设神座，南向。又设龙盾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韦障及阶下凶庭并版城。少府所由移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仪

设群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仪。又设挽歌席位於嘉德门内，设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门外，并左右序设，北向相对。设鼓吹、严警位於承天门外。画漏未尽三刻，有司设庭燎终夜。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就版位立定，礼官赞哭，哭毕，退就次。挽歌作，尽二点止。严警次发，尽五点止。二更，群官皆哭，及挽歌、鼓吹、严警如上仪，其三更、四更、五更并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礼郎设御座，所由设奠席，奉礼设盥洗及礼仪使、太尉版位於东阶下，光禄卿具太牢饌，并如启奠之仪。前一刻，侍中进奏外办，礼官省饌，光禄卿引饌，礼生引太尉、礼仪使等横陈，再拜讫，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群官人就位，亦如启奠之仪，礼仪使跪奏：“请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仗前进，中官承传止哭，殿内止哭。太尉以礼齐於皇帝之左跪进，皇帝受醴齐，跪奠於饌前，免伏，兴，少退立。太祝持祝版进，北面跪读祝文讫，奠版，免伏，兴，退复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内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诸亲等皆哭，十五举声，止。礼仪使跪奏：“献毕，请皇帝退复位。”礼官引太尉降复阶下位。所由彻饌，执事官序降。内所由彻殿上帷帐，唯南北施素帷於旧帐座，所以为障蔽，前设常食。少府监进盾车於西阶下。礼仪使跪奏：“皇帝奉甯龙盾。”奏讫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龙盾前，哭踊尽哀，乃复位。执事者以纛及重先导，礼官一人朝服，赞尚辇奉御，帅腰舆伞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仪。内侍捧几置舆上，伞扇侍奉至殿庭帐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於座前，伞扇侍奉如仪。礼官司人引符实郎一人，主宝二人，以赤黄褥案进取谥宝。又礼生二人，亦以赤黄褥案进取谥册。礼官授之，并随礼官先诣册车，安置其旧宝册，准次取置於车。侍中当龙盾南，跪奏：“请龙盾降殿。”太常卿帅执事者升，以障梓宫。中官高品等侍奉其侧。司徒帅挽士升，奉引龙盾降殿。礼仪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亲，进捧梓宫。少府、将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宫登於龙车上，遂诣帐殿，下素幄。皇帝哭从，诸王等陪从，公主、内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从。群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

### ◎祖奠

祖前一刻，奉礼郎设御位於龙盾幄之东南，西向。所由设奠席於龙盾幄前，奉礼郎设樽坫於帐幄东南。又设太尉位於樽坫东南，西向，礼仪使在其下，监察御史次之。又设，洗筐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禄卿帅斋郎捧饌俟於横街之次，北面西上。礼官进省饌讫，礼生赞光禄卿捧俎进跪奠於席上，诸斋郎捧饌随列於席上。礼生引礼仪使及太尉就位，礼官赞哭。又一人赞群官哭，又各赞止哭。礼仪使导皇帝立於龙盾之东南，西向。礼生引太尉诣洗，盥手洗爵，执诣樽坫所，太祝举幂酌醴齐以授太尉。礼仪使跪奏：“请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进。中官承传止哭，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齐於皇



帝之左跪进，皇帝受醴齐，跪奠於饌前，一免伏，兴，少退立。太祝持祝版进，北面跪读文讫，奠版，一免伏，兴，退复位。皇帝哭踊再拜，诸王、妃、主及群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举声，讫，礼仪使跪奏请复位，一免伏，兴，皇帝退复龙盾後位，礼官各赞群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门外位以俟。光禄卿帅斋郎彻饌以出，礼官一人朝服，赞尚辇奉御，帅所由以腰舆伞扇诣神座前，各以序立。内谒者、中官舁香出，内侍捧几置舆上，内所由举伞扇侍奉以出，中官帅其属舁衣箱以从，遂诣玉辂。礼官於辂後立，赞登车。内所由进舆当辂後，伞扇分蔽左右，内谒者帅香案进於辂前，内侍奉几登辂。其腰舆亦进居辂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玉辂及副车。内侍并乘马从辂。於是侍中进龙盾南，跪奏称：“请龙进发。”一免伏，兴，退。司徒帅挽士奉引次出。执事者以太常先建之力车，纛次之。公主内官以下应合乘车者，并先升车以俟扈从。

### ◎遣奠

前三日，所司设皇帝奉辞次於承天门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卫如常仪。卤簿使先进玉辂於承天门外东偏稍南，舆辇、鼓吹、吉驾、卤簿并序列於玉辂前。又进せ京车，当承天门中稍南，凶仪明器序列於せ京车前。奠前一刻，奉礼郎布文武群官位於承天门外，异位重行，如太极庭中仪。光禄卿具遣奠之饌以俟。执事官位并先俟於门外之东。龙盾至承天门外，礼官赞止哭，内外皆止哭。侍中进龙盾前，跪奏称：“请升せ京车”一免伏，兴。司徒帅舁梓宫官及所由奉梓宫升せ京车。所司设奠席於せ京车东南，西向，奉礼郎设樽坫於席东南，设洗又於其南，设太尉版位於东，西向。礼官进省饌讫，礼生赞光禄卿捧俎进，跪奠於席上，请斋郎捧俎随列於席上。礼生引太尉就位。礼官赞哭，在位者皆哭。又赞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礼生引太尉诣洗，盥手洗爵，诣樽坫所，太祝举冪酌醴齐。礼仪使就次，奏请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东，西向。太祝以醴齐授太尉讫，礼仪使奏请皇帝去杖前进，中官承传止哭，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齐於皇帝之左跪进，皇帝受醴齐，跪奠於饌前，一免伏，兴，少退立。太祝持版进，西北向跪读祝文讫，奠版，一免伏，兴，退复位。皇帝哭踊，礼仪使赞皇帝再拜。诸王、妃、主及在位群官等皆哭。礼仪使跪奏：“请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监设读哀册褥於奠东，礼官引册案进，举册官举册进至褥东，西面，以册东向。礼官赞太尉及群官止哭，中官承传诸王、妃、主皆止哭。礼官引中书令进，跪读册，讫，一免伏，兴，退复位。举册者以授秘书监，秘书临以授符宝郎。皇帝哭踊，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太尉、群官、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彻褥，光禄彻饌讫，礼仪使跪奏称：“せ京车将发。”皇帝前哭尽哀。礼仪使称：“请再拜奉辞

。” 丌 免伏，兴。皇帝稽顙，哭踊，再拜？

箕蹙 ㄉ 搗 i @ 褚鞘褂止蜃啾骸扒牖实刍构！必槩夥恕＝譚齧实 ㄨ 氦巍 L 疽韵蚂洞文虾嵒薪侷莘畚瞧甃捅局啊 H 纒钊趿泄什桓吧搅噉擻够实鄯畚侨氦吾幔钊楚沥箕蹙 ㄱ 螭阅衙希蘧 “ B 侷萋恰 e (18) 齧 20. 詮伊蝗 ㄱ 擻钊箕蹙 ㄱ 滇幔 ≈ 铎蓓侷萋恰 F 档奘讨徐钊箕蹙 ㄱ 登航蚯虢 iii 槩夥恕？

### ◎葬仪

山陵日，依时刻，吉凶二驾备列讫，尚辇帅腰舆伞扇入诣神座前，内侍捧几，内谒者捧香炉，各置舆上。中官帅其属舁衣箱以出。神舆至玉辂後，内常侍捧几置辂中，舆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传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辂及副车中。神驾动，警蹕如常，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至侍臣上马所，礼生赞侍臣上马。侍臣上马讫，夹侍于前，礼生在供奉官内。诸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神驾动，鹵簿官以黄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当陵门，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马，步导於前，神驾至吉帷宫，迴车南向。尚辇帅腰舆伞扇至辂後，内常侍奉几置舆上，伞扇侍奉至帐殿下，内侍捧几置座上，内谒者捧香炉置座前，舆等退就列。玉辂及鹵簿侍卫之官，停列於帷宫门外。吉驾引，礼官赞侍中进せ京车灵驾前，奏请灵驾发引，丌 免伏，兴，退。司马执铎，挽郎执绋，挽歌振作，及挽以进，内外哭从，以赴山陵。灵驾至陵门西凶帷帐殿下，回驾南向。公主及内官以下并降车，障以行帷，哭於凶帷殿之西，东向北上。群官、皇亲哭者序立於帷门外，东西相向，北上。哭十五举声，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礼郎於隧道东南，量远近设皇亲、诸亲奉辞位。又於其南设应从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辞位，又於其南设六品以下奉辞位。每等异位，重行，西面北上。设奉礼郎位於其北，礼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内谒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内设公主、王妃及内官以下奉辞位，东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设奠席於せ京车前，设盥洗筐於东南，盥在洗西，筐在洗东。於是群官列位序立。光禄卿帅其属以饌奠於席上。礼官引太尉诣盥洗，盥手洗爵，诣樽坫所，太祝酌醴齐讫，太尉跪奠於饌前，丌 免伏，兴。太祝持版进太尉之左，跪读文讫，奠版，丌 免伏，兴。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发引，至南神门，将作监进龙盾於灵驾之後。礼官赞侍中进せ京灵驾前，跪奏称：“请降灵驾，御龙盾。” 丌 免伏，兴，退舁梓宫。所由乃奉迁梓宫至龙盾，舁梓宫官左右捧从。司空以巾拭梓宫，并拂夷衾。少府属绋於龙盾。礼官赞侍中进龙盾前，跪奏称：“请引龙盾即元宫。” 丌 免伏，兴，退。挽郎执绋，奉引龙盾，左回北首。礼官赞司徒前导，白弩、素信幡、大及た，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夹进如礼官导。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导於龙盾之左。主节官帅持节者脱节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门外之西，重行东向，押官排比以俟。皇亲、诸亲、群官等哭从。

公主、王妃及内官等障以行帷。龙盾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时妃、主、内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内就位，东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亲、诸亲各就奉辞位，所由各赞哭，在位者皆哭。其吉卤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门外之东，西向北上，哭，皆三十举音，止，再拜奉辞。至时，内官以下吉服，奉迁梓宫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龙盾退出。其押吉卤簿官，并服白布巾衫就哭，将掩元宫，并依前服吉服。初，梓宫降自羨道，奉礼郎设太尉进宝册赠玉币位於羨道东南，西向，设礼仪使奉实册玉币位於太尉之南，又设秘书监位於其南。礼官导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导持节者服节衣引太尉之前；礼部侍郎奉宝绶案、谥册案、哀册案，每案四人对举，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监奉赠玉，置於匣，帅其属捧立於礼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币元三二，置於筐，帅其属捧立少府监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宝册玉币之後。立定，礼官导通事舍人，引礼部侍郎取宝绶於案，进授太尉。又礼生一人引秘书监取谥册、哀册，进授礼仪使。又引少府监取玉於匣，并荐巾。又引太府卿取币进授礼仪使，以向承巾玉。礼部侍郎以下并退。龙盾既出，礼仪官分赞太尉、礼仪使奉宝册玉币，并降自羨道。至元宫，太尉奉宝绶入，跪奠於宝帐内神座之西，免伏，兴，退。礼仪使以谥册跪奠於宝绶之西，又以哀册跪奠於谥册之西，又奉玉币跪奠於神座之东，并退出复位。礼生引将作监、少府监入陈明器，白弩、素信幡、た等分树倚於牆，大置於户内。陈布讫，并内官以下，并出羨道就位。所由赞内外哭、群官、皇亲、诸亲并吉仪侍奉官皆哭，三十举声，再拜，又再拜，奉辞讫，引退以出。中官赞公主、王妃并退出，周以行帷，至门，乘车以扈从。礼生导主节官，帅持节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将作监、御史一人监~~车~~巢闭元宫，司空复土九锺（所司帅作续以终事）。其先除服者，并改服。凶仪卤簿，解严退散？

箕蹙 𠄎 总 17. 醪 苳 簋 栋 爻 悄 诘 胤 馗 F 灋 匚 顺 加 谜 咳 蚤 环 佟 # 丁 隕 稀 鍛 𠄎 钁 聿？

### ◎虞祭

将启，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启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东向。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伞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群官俱退於太极殿门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陈仗卫如式。典仪设太尉、司徒、宗正卿、礼仪使及诸行事官位於东阶之东，设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又少南设典仪位，俱西向。典仪帅礼生二人先就次立，礼生用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门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禄卿帅其属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东，太祝帅斋郎奉祝版立於饌东。立定，礼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亲、诸亲，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严，皇帝素服就次。光禄卿帅其属捧饌人，俟於东阶之前。太祝帅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禄卿帅其属并设醴 C、酒樽於帷门外

前楹中间之东，北向西上，设筐於樽西，实觶一、杓一，皆有冪。设盥洗筐於东阶之东，北向，盥水在洗东，筐在洗西，南肆，实爵二、巾一，有冪。执盥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办，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赞群官在内外位者哭拜。礼生引礼仪使省饌讫，升就位。礼官升位後，光禄卿帅进饌捧饌，司徒捧俎，光禄卿引饌，及诸执事官并升自东阶，设於帷东门外席上讫，降复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樽所，执樽筐者各立於樽筐之後。礼仪使导皇帝於饌东，西面。礼仪使跪奏：“请皇帝止哭奉奠。”承传内外皆止哭。太祝以觶酌醴齐於皇帝之左，跪进；皇帝受醴齐，跪奠於饌前，免伏，兴。太祝持版进神座之南，北面跪读祝文，讫，奠版，免伏，兴。礼仪使导皇帝复位，跪奏：“请再拜。”皇帝哭再拜。礼生引太尉亚献终献讫，降复位如常仪。通事舍人分赞内外哭再拜。礼仪使又跪奏：“请再拜。”免伏，兴。皇帝哭再拜。奉礼郎传赞内外再拜，礼仪使跪奏：“礼毕。”免伏，兴。近侍扶皇帝还阁，群突发俱退。太祝乃跪匱神主，遂闭帷门，降出。内侍之属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门外。百寮乃於太极门外奉慰如常仪。每虞日朝哭礼皆准此。

### ◎庙

庙前二日告迁，其礼如常告之仪。所由先备腰輿等并舁人。告讫，太祝先匱代祖神主，奉迁於西夹室中，车巢闭如式。次腰輿迁第三室神主，入第二室，宫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室，太祝捧帝主复置於室，俱东向。次迁第四室入第三室，次迁第五室入第四室，次迁第六室入第五室，次迁第七室入第六室，次迁第八室入第七室，次迁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仪。入室皆车巢闭讫，次所司移幄帐等物，依次各迁入本室讫。其九室应缘幄帐、香案、斧、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陈设於室中。其代祖室旧帐幄等物，并移於西夹室中，虚设车巢闭如式。

将迁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择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职。应用法驾卤簿，黄麾大仗，前一日陈设，及太庙四门量设方色兵仗如上仪。将作监先清埽庙之内外。京兆府修路，从承天门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东入太庙三门，又向南，又向东至庙南门。宗正具飧料差，三公及应行事官斋戒，如常飧仪。又申太极殿告灵座料如常式。太乐令设登歌於太庙殿上，并如常式。尚舍於庙南门道西设神主幄座，东向，幄内设床、席、褥、黼、香案如式。内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诣庙南门幄帐中，太祝捧置於座上，乃下帘帷。内侍省量差中官侍卫。礼仪使奏请差题神主官，即以飧前一日，尚舍具香汤，并题神主席褥，内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罗巾、光漆、笔墨等，诣於幄帐所。礼仪使与题神主官等，其日质明诣幄下。太祝以香汤浴栗主，拭以罗巾。题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题云：“代宗睿文孝武皇

帝神主。”墨书讫，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诣帐座，置於匱中所在，侍卫如式。

前一日，尚食与西内使、计会、鸿胪除太极殿上白幕，并以吉模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仆进玉辂於承天门外，当中南向，及诸辇辂、羽仪、仗卫、伞扇陈设於玉辂前，左右金吾引驾，所由陈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严警於承天门外之南，皇城留守奏飨日质明，开朱雀门，大内留守与内检校使奏开太极殿门、嘉德门、承天门。卫尉於太极殿门外廊下，量设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庙南门外，量设百官次於道东，如在太极殿庭仪。

先奏灵座之日，质明，宗正卿帅执馔斋郎，光禄卿帅太官良酝实樽俎笾豆，并应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门以俟。至祭时，应行事官诣太极殿东阶下，西向序立，典仪於太极殿庭布文武官、皇亲、诸亲位如常仪。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时，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礼生赞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辇帅腰舆、香案、伞扇入诣殿庭阶下，分东西立。侍从官摄侍中中书令以下，并列位於左右序立。太仆进玉辂於嘉德门外，当中南向。礼生引祭官等行告礼如常仪。告讫，宗正卿、光禄卿帅斋郎长祠彻馔。礼官引侍中升，尚辇帅腰舆升诣帐座前，共伞扇侍臣等夹於阶间。侍中进跪於幄前，西向奏：“请降座升舆庙。”内侍奉几置舆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舆上几後，扶持降自西阶，伞扇侍臣夹引以出，自太极殿门中门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亲、诸亲等，便从神舆而出。至嘉德门，分左右序立，神舆至玉辂後。侍中跪奏：“请降舆升辂。”内侍捧几置辂中，太祝奉匱升辂，千牛将军夹辂而趋。出承天门五十步，侍中进，当辂前跪奏：“请敕侍臣上马。”侍臣等皆上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俟玉辂出承天门，各逐便路先赴太庙南门次，以俟神舆。鹵簿至庙门西三门，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飨礼讫，退。其仪仗等并於庙南门分左右列位，俟飨礼毕，退。玉辂既发赴庙，尚舍收拆殿上帷幄及版城等，应合收者，与内检校使、计会处置。

其日，太庙飨应绿斋戒齐官、陈设地彝酒醴坩爵、省牲告洁、进署祝版、陈设乐器，并如东向常仪。玉辂将至庙西门，尚舍奉御设奉谒褥位於庙庭横阶南，当中北向。奉礼郎於庙南门外稍南设文武百官及皇亲、诸亲位，如太极殿庭之仪，又於庙庭横阶南设文武百官及皇亲、诸亲位，亦准此。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亲、诸亲等，常服就南门外位。礼生引应飨官俱祭服。立於庙东门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礼生引礼仪使、御史以下执事官等先入，当中阶，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礼生赞再拜，礼仪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引自东阶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扫除讫，降复位。礼官与太祝自西第一室开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东，启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踏上，次宫闈令入室

，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启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踏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仪。讫，并斋郎室长各於本室依仪出入，须知次序。太祝退立於樽站所，宫闈令退就阶下执事位。

玉辂既至庙南门，回辂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辂前。神輿入幄，则侍臣立於幄门外。尚辇帅腰輿进辂後，侍中跪奏：“请降辂升輿诣幄座。”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舁诣幄座，内侍捧几置座上，东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讫，礼生於庙东门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庙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礼官、太祝、乐官等，各逐便自东西阶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复阶上位。

侍中进於幄座前，跪奏：“请降座升輿謁。”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礼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亲、诸亲，自南门外分左右从入，就东西班位立。神輿至庙门，伞扇分左右立於门外。神輿至庙庭褥位，侍卫各退就本班。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启匱出神主，置於踏上。讫，侍中进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称：“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謁。”奏讫，免伏，兴，退。

少顷，侍中诣褥之西，东向跪奏：“请升輿飧。”免伏，兴，退，降就位本班。太祝进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腰輿既升，礼官奉引神輿，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于东壁下位褥上西南，退立户外。少顷，太祝进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内侍捧几置於座，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踏上，其匱置於几东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屏腰輿所由并降自东阶，由庙东门出。神主置座讫，礼生赞再拜，太尉以下及应在位官并再拜。

礼生诣太尉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登歌，奏《永和》之乐九成毕，礼生赞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生引太尉盥洗，执瓚升，诣从西第一室，酌郁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裸讫，奠瓚於饌席，免伏，兴，退出户，北向再拜。次引诣第二室，次引诣第三室，次引诣第四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仪。讫，登歌止，引太尉降复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礼生引司徒执俎入自正门。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饌升阶，乐止。礼生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阶以出。诣太祝取萧蒿焚於炉炭。饌升设讫，斋郎降自东阶，由庙东门以出。礼生引太尉盥洗，执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乐。至第九室，奏《保太》之乐，行飧礼亚献终献，并如常飧之仪。讫，降复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彻豆，还樽所，登歌止。礼生唱赐胙，又唱再拜，众官应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献官不拜）。《永和》之乐作，礼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礼生进太尉之左，白礼毕，礼生引飧官自东门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群

官南门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纳於室如常仪。礼官帅腰舆诣庙门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舆，遂自庙门南西偏门昇入，诣庙殿北帘下两阶之间。将作先具锹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亲、诸亲诣延英门，进名奉慰如常仪。

### ◎小祥变

前二日，内所司先具八升练布冠、裳、腰等，光禄卿具太牢馔，宗正进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毁庐为堊室，尚舍奉御设蒲席於室内，内所由陈练冠於别次。其日，依时刻内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荐香烛於别灵前。内外及百寮俱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装，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内外在位者皆哭，十五举声。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内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练布冠裳进内，服讫，内外及百寮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内外百寮皆哭踊。光禄卿引馔升，设於灵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礼仪使奏请止哭，内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礼仪使，礼仪使受酒，跪进，皇帝受酒，跪奠於馔前，免伏，兴，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馔前近南，北向读祝版曰：“维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祸所鍾，攀号无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烦冤荼苦，触绪糜溃。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芡合、芡苢、嘉蔬、嘉荐、醴齐，祇荐祥事，尚飨。”读讫，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内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还次。通事舍人引群官退，其奉慰如常仪。

### ◎大祥变

祭前二日，内所司先具大祥服，光禄卿具太牢馔，宗正进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将作涂堊室内，所山陈大祥服於别次。其日，未明，内所由先整拂几筵，荐香烛於灵幄前，内外百寮俱服装，去杖。至传点时，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装，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内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举声。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赞者承传内外在位者皆再拜。讫，礼仪使奏：“请止哭，就次变服。”奏讫，与礼官等趋出。近侍扶皇帝就次，变大祥服。内外百寮皆就次，变服素服讫，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礼官省馔，光禄卿引馔升设灵幄前，太祝执爵酌槽酒。礼仪使奉引皇帝稍进，诣馔前。礼仪使请止哭，内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礼仪使，礼仪使受酒跪进，皇帝受酒，跪奠於馔前，俯伏，兴，少退。太祝持版於馔前，北向读祝文讫，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赞者承传内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举声。礼仪使奏礼毕，与礼官等趋出。近侍扶皇帝还次。通事舍人引群官序出太极门。百寮奉慰讫，以素服诣延英门起居。

## ◎禘 覃变

其日，百寮早集西内，入就位，侍中进办，并如大祥之仪。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举声。礼仪使奏衣再拜，皇帝再拜，赞者承传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请就次变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百寮趋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内外百寮皆哭踊。礼官省馔，光禄卿引馔升，陈设酌奠，亦如大祥之仪。太祝读祝文，祭讫，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哭再拜，赞者承传内外百寮皆哭再拜。讫，礼仪使奏礼毕，遂与礼官趋出。近侍扶皇帝还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极门外，进名奉慰讫，各服黻公服，便诣延英门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黻吉服，其百官黻公服，至山陵事毕，乃服常公服。（以上《通典》八十七）

案：元陵，代宗陵名。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十月己酉葬元陵，真卿为礼仪使。殷亮撰《真卿行状》云：“今上谅暗之际，诏公为礼仪使。先是，元宗以来，此礼仪注废缺，临事徐创。公惟搜礼经，执直道而行己，今上察而安之。前後取定仪注，合门生左辅元编。”则此仪注为真卿所定无疑。《新唐书·艺文志》有真卿《礼乐集》十卷，此即《礼乐集》之一也。

## ●卷二十一

### ☆李林甫

《全唐文》三百四十五有传。

### ○度支长行旨符奏

租庸、丁防、和籴、杂支、春彩、税草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据州府及诸司计，纸当五十万张，仍差百司抄写，事甚劳烦。条目既多，详检难遍（《通典》作已），绿无定额，支税不常，亦因此涉情，兼长奸伪。臣今与采访使及朝集使商量，有不稳便於人，非常土所出者，随意沿革，务从允便，即人知定准，政有常文（《唐会要》作政必有常），编成五卷，以为长行首冠（《唐会要》作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书颁行，每州不过一两纸，仍附驿送。（《通典》二十三、《会要》五十九）

### ○定天下赃估奏

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唐会要》四十）

### ☆徐珙

珙，洛阳人。天宝中进士。

### ○唐故使持节上柱国□君夫人邱氏墓志铭

（上缺四字）王午元祀季□月六□□故率府郎上柱国□君妻邱夫人疾终于



洛阳永泰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夫人讳教，字教。昔先祖仕于宏农，遂家於彼，本望出于河南。其长源茂族，芾史牒详矣。曾祖□，隋朝议大夫□州湖城县令；大父，皇朝议郎□州司马；烈考方，皇朝隐于华山，高尚其事；□积德承庆，根□□克昌（缺三字）人□焉。夫人□温和之心，承柔顺之教，忠以□于□陵□□载（缺三字）诚□□宗其祭如在，事上敬谨，身□□爱下以先□□岁宜室宜家，六亲仰其，妇道母道，三德敷闻。凤凰双飞，自得和鸣之乐；琴瑟合调，无忘在御之欢。昔（缺三字）今则见於是矣。呜呼！信（缺三字）痛君子之先倾，□不□□，俾我躬之永谢。福善之应，神何食言？内则云亡，人将安放？惟三祀甲申春□□月乙□朔廿日甲申葬于河南□□之北原，从礼也。长子涣，咸安郡良山县尉；次曰瞻；并栾栾在疚，□大连丧，哀哀色极，逾高柴之毁。珙以情因世故，义叶通家，而二子求蒙祖述，言不尽意，铭而识之。铭曰；

盛德之後，子孙其昌。惟我夫人，令淑□彰。修身无忝，宜家有（缺五字）今也则亡。陟彼岵兮瞻望父，陟彼屺（缺十字）居伊水之东，龙门之下。泉扃壹闭，铭兮千古。（《古志石华》一）

☆周珍

珍，天宝间国子进士。

○唐故河南宇文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琬，字琬，代郡武川人也。炎帝为所出之先，普回曰受符之祖，则有定侯岳峙，文皇龙跃，承家翊魏，开国称周，弈蓁英华，斯为盛矣。曾祖洪亮，皇灵州回乐令。祖楷，皇绥州义合府左果毅。父延陵，皇朝议大夫授绵州司马，虽从事鞅掌，而游心澹泊，垂裕积庆，生我公。洪惟执志谦默，有质端伟，义存展惠，德不近名。空素业能资乏绝，狎朱门菲高轩冕，事亲孝而奉兄友，训家俭而育子慈，慕君平而取给，钦仲长而不仕。於是人伦遐瞩，声芳坐驰。族兄故黄门侍郎嘉而悦之，因而器之，而後朝选，尚其不干禄能干人之蛊，匪带财多克家之誉，矢死不倦，输诚靡他。呜呼！积善无据，享年未永，春秋六十一，以天宝三载六月五日终新昌里之私第。其载十月廿日，窆於万年县龙首原，礼也。盈里闻而凄恻，及路衢而卜替恻，伯亡友季焉如己婿，违外舅乎犹子。感夫男明敏而德，女柔丽而有则，未毕婚娶，如何闵凶。夫人天水赵氏，桃李犹春，室家承式，痛孀嫠而俄及，念遗孤而无怙。嗣子逖、遂等奄茹荼蓼，永违颜色。既号天靡诉，庶刻石铭休。知余先人之故也，将志其事，能旌其德，抚孤泫目，敢不钦承。虽荒唐无取，申梗概而为志矣。铭曰：

和惠因心，谦冲自得。持身无玷，睦亲垂则。（其一）

昔为英胄，今在齐人。遐思赤族，不慕朱轮。（其二）

投迹尘俗，劳形奔走。和光葆真，人先己後。（其二）

投迹尘俗，劳形奔走。和光葆真，人先己後。（其三）

天乎不侖，罹是鞠凶。俄然永隔，仰止无从。愁扃荒垅，泣树孤松。冀星霜兮，长垂令问。托金石矣，铭彼高踪。（其四）（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五五》）

☆范朝

朝，天宝间广文馆进士。

○唐故武部常选韦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琼，字琼，京兆杜陵人也。汉叶崇盛，丞相乃擅其名；唐业克昌，逍遥遂因其号。君之苗裔，即其後也。曾祖元整，皇中大夫使持节曹州刺史上柱国；祖林，皇益州成都县令；父景，皇广平郡肥乡县令；并箕裘嗣业，弓冶克传，殷仲文之风流，潘安仁之令誉；君幼年好学，书剑两全，蔑邳洗之登科，慕班超之投笔。封侯未就，遘疾俄臻，神草无徵，灵芝靡验。以天宝四载十二月廿九日终于阳郡九陇县之私第，春秋册有六。嗟乎！梁木斯坏，哲人其萎，织妇罢机，舂人不相。以十四载五月十三日卜葬於长安肥永寿乡毕原，先茔，礼也。南临太一，北带皇城，地势起於龙蛇，山形开於宅兆。胤子署居丧有礼，毁瘠劬劳，泣血三年，绝浆七日，盾车永掩，奠彻长施。恐筮短之龟长，惧陵迁而谷徙，式镌贞石，用纪芳猷。乃为铭曰：

帝尧之裔，豕韦之枝。温恭其德，淑慎其仪。佳城郁郁，玉黍离离。月悬新垄，松疏旧碑。坟茔改变，陵谷迁移。万古幽室，滕公瘞斯。（石刻）

☆丁凤

凤，乡贡进士。

○唐故河南府参军张君墓志（并序）

君讳轸，字季心，其先范阳方城人也。曾祖玄弼，皇秀才擢第，拜长安尉、益府功曹，赠都督安随郢沔四州诸军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秀才擢第，宗社艰难，时危反正，特进中书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汉阳郡王本州刺史，食封七百户，硕德金章，勋庸茂绩，传诸国史，备列先碑；父漪，秀才擢第，朝散大夫著作郎，佐父潜谋，能安汉室，建荣除吕，献议如昌，功亚朱虚，侍妇疏受。君则著作之第四子。聪含诞孕，度积公忠，体峻晴峰，神高秋色，傅母罢乳，膾腥靡尝，岐嶷有成，诗书便览。往昔中宗复辟，雅党构端，大父被夺凤池，归来典郡，见君性不食肉，幼及成童，奏为梵苑沙门，配居龙兴精舍。载虽及纪，材必为时。君谓释门之道也，祈没後之因，儒门之教也，救当今之弊，修惠狭於善己，济世博於苍生，返初服於巾簪，舍缁流而冠带。属天波昭涤，祖庙立宗，支子从班，大才谁继？喟然曰：“吾当擅鸿笔，取青紫。”即胄太学

，举秀才。无何，拜河南府参军，以秀才有後也。况官参河尹，摄馆府曹，坟藉文章，儒宗墨客，虚心待士，散俸归仁。馀庆未融，斯文乃丧，味不知突，以逮于终。以开元廿年六月五日遘疾，不禄於洛阳陶化里私第，春秋卅六。呜呼！知音者莫法云：变风雅之篇什，禀江山之清润，方经国而可大，尚沉迹而未光，痛昭世之早辞，乃邦家之殄瘁。有集三卷行於代。

夫人安阳邵氏，备佩针菅，修整组纡川，事姑侧听於鸡鸣，作嫔洁羞於苜菜，训子得义方之蛊，孀居存师傅之仪。早岁专德於公宫，晚载修心於释典。以天宝四载六月十七日寝疾终於故里私第，享年有九。越天宝六载十月十二日合于安养县柏城里先祖之旧莹，礼也。嗣子曰纡单、曰缙，奕奕相抚，哀哀相次，恺悌孝友，阅礼言诗，既积学而含章，亦高墉而射隼。女也事夫终远，弄瓦存卑，相对悲号，皇皇孺慕，将题实录，用叙哀词。铭曰：

轩辕垂裳，支裔分张。子孙范阳，奕叶全昌。从宦迁徙，茅舍金章。（其一）

猗欤君子，炳灵代起。文章宫徵，弱岁异此。不食于肉，归於释子。（其二）

翻飞国庠，擢秀明文。继业联芳，参卿洛阳。嗟乎中折，梁坏人亡。（其三）

夫人婉德，礼全内则。毋仪柔克，嗣子食国。丘驰文墨，呱呱相向，铭志将勒。（其四）（石刻）

#### ☆张晏

晏，天宝中奉义郎行仪王府兵曹参军。

#### ○大唐清河张府君墓志之铭（并序）

公讳敷，字承宗，清河东武城人也。弧星命氏，鹄印傅芳，历三代以相韩，因五星而辅汉，可谓世载其美矣。曾祖渊，随开府仪同三司江南、辽东二道行军总管、卫尉卿上大将军文安县开国公食邑壹千户，谥曰庄。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勋贤之业，克备于兹。祖孝雄，唐尚辇直长、湘源县令，鄴府司马。凤辇是司，弯庠作化，以资佐理，实在题舆。考敬之，侍御史、司勋郎中、乾封县令、汉州刺史、太府卿、礼部侍郎。柏署霜威，肃衣冠於北阙；含香伏奏，振起草於南台。三异久闻，六条逾阐，吝司出纳，光我礼闈。公即侍郎公之元子也。弱岁以宿卫出身，中年因常调糜职，授秦州参军事。子卿之秩，未展骥於长衢；王佐之才，且参名於州县。方将陟遐自迓，必复於公侯，宁谓夜壑舟移，遽先询问风烛。秀而不实，良以悲夫！以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缙东京温柔里之私第，享年叁拾有陆。

夫人琅琊王氏，祖方茂，伯祖方庆，唐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承相门

这庆绪，得女则之深规，识稟天资，礼逾师训，贞芳懿范，穆以姻亲，服浣斋心，恭於祠祀。将福寿於馀庆，何积仁而不昌，以开元拾柒年柒月贰拾五日遘疾，终于东京寿安县之别业，享年七十有二。并以天宝十二载二月十二日同归于京兆府金城县三陂乡旧莹东北卅二步，礼也。嗣子恒，前饶阳郡鹿城县丞，行为物范，材实天经，徒积慕於高堂，竟流悲於风树。九原长往，万古何追？痛泣血以衔哀，期贞石以表德。俾余作□，用纪玄扃者欤！其铭曰：

鍾鼎承家，轩裳祖德。相韩继代，辅汉表则。勋贤克备，邦家允塞。弈叶传芳，威仪不忒。邈哉懿范，实曰哲人。

才B吐凤，业著成麟。二命非偶，二竖何亲。舟移夜壑，年天青春。中野言归，卜宅于此。日下荒陇，烟埋蒿里。[QM50]々松风，哀哀孝子。昊天冈极，生涯已矣。（石刻）

☆王叔通

叔通，开元中贸阝 邑令。

○唐故了缘和尚灵塔铭（并序）

开元廿六年岁戊寅七月既望，了缘禅师圆寂。其徒奔相告，且求铭焉。师蒋姓，少多慧悟，十三出家，自号了缘。尝游於吴会间，乙卯遇余於毗陵，叩之释典，无不通晓。年四十，渡江而东，见贸阝 虽海滨，而山川颇幽邃，遂结茆以终老焉。余来贸阝 甫三月，簿书卒卒，欲造未果，而遽得其耗。呜呼！岂所谓大解脱欤？时道腊六十有二。铭曰：

人各有其天，举世孰能全。明心见性，厥惟了缘。（石刻）

☆杜敏

敏，开元中国子进士、蕲州刺史。

○尊胜经幢铭

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而自理，岂非□□□也哉！所谓尊胜经（缺五字）而有横□之所念心，日之所□，必能左（缺八字）莫梧（缺四字）孝友□□□□十室忠信（缺四字），专诸（缺十一字）始至也（缺五字）元圣（缺五字）生岂惟□□色空□□魔妄而已。为之铭曰：

崇□者（缺）书宝□□自重□□□空□□无（下缺）。（石刻。《金石萃编》六十六）

☆吉温

温故，宰相项从子。杨国忠引拜御史中丞。安禄山荐为武部侍郎，以诛死

○处分朝参不到奏

朔望朝参，望自今以後，除仗卫官外，馀官不到两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长

各夺一季禄；五人以上者，奏听处分。至冬应合著裤褶并珂伞，若不具者，请准敕弹奏。（《唐会要》二十四）

☆萧谅

谅，天形容词中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与兄诚皆名能书。

○员外官不许知事奏

近缘有劳人等兼，授员外官，多分判曹务，颇多烦扰。前件官伏望一切不许知事；如正员官总阙，其长官简清干者权判，并本官到日停。（《唐会要》六十七）

☆戴德永

德永，湖州馀不乡人。

○请析置武源县奏

武康东界一十七乡，枕临溪泽，通舟楫，饶鱼、稻、桑、竹、苕、芦之利，请以其地析置一县。（《吴兴志》一）

☆李升

升，开元末官卫府卿。

○行从队仗送纳武库奏

诸卫行从及冬、正等甲杖、袍袄、幡旗幕等。每年行幸温汤，及冬、正陈设，两京来往，诸卫将军事毕後，多有污损，逾限不纳。又比年因温汤行幸，所由便奏勒留，充冬至及元日队仗用。以此淹久，便长奸源，兼恐回换。望自今以後，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如有违限，所由长官及本官望请科违敕罪。其典量决杖，仍不在奏留之限。（《唐会要》六十五）

☆郑权

权，开元中官横海军节度使。

○请置归化县奏

当道管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自灌家口草市一所。顷者，成德军于市北十里筑城，名福城，割管内安德、平原、平昌三县五都，置都知管勾当。臣今请於此置前件城，缘隔黄河与齐州临邑县对岸，又居安德、平原、平昌三县界，疆境阔远，易动难安。伏请於此置县为上县，请以归化为名。（《唐会要》七十一）

☆张

，太府少卿。

○除粟加价折纳奏

准四年五月八日并五载三月十六日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粟，贱时加价收余。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八年七月九日敕，量事除粟，至粟麦熟

时徵纳。臣使司商量，且棗旧籩新，不同别用。其除棗者，王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诸加价便与折纳。（《唐会要》八十八）

☆李知柔

知柔，开元中为淮南采访使。按与《唐书·宗室传》嗣薛王知柔别。

○考满年不得给假奏

县令考满，准络产付废品食粮。臣近巡按诸州，多有考秩向终，替人未到，请假便去。望每至考满年，州司不得给假。如有先请假未还，考满者，勒到百日内却赴任，准格交废品食粮。违者量殿三数选。（《唐会要》六十九）

☆王翼

翼，开元中司农少卿。

○孟月给禄奏

应诸司请禄，望准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敕，并令孟月三旬内给了。仍望预分请日，每司一时分付讫，其历便封送当寺。若逢阴雨，仓司灼然事故未得给者，当日牒上所由。待给诸司毕後，准前勘会分付。（《唐会要》六十六）

☆李通

通，开元时御史大夫。

○朱衣裤褶准式奏

每至冬至，及缘大礼，应朝参官并六品清官并服朱衣，馀六品以下许通著裤褶，如有不参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褶者，其日听不入朝。自馀应合著而不著者，请夺一月俸，以惩不恪。（《唐会要》二十四）

☆包融

融，润州延陵人。官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齐名。《旧唐书》作湖州人，佶之父也。

○道虬替序

沙门道虬，年三十三，立才独行，亦犹山有凤凰之雏，林养狻猊之子，凡百羽毛之族，莫不祇畏。（《吴兴艺文补》）

☆崔厚

厚，字致之。官右司员外郎、司勋郎中，历谏议大夫。

○驳郭知运谥议

郭知运承恩诏葬，向五十馀年，今请易名，窃谓非礼。谨按《礼经》云：“礼时为大。”又曰：“过时不及为礼也。”昔卫公叔文子卒，将葬，其子戌请谥於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盖以时不可逾也。今知运既名不浮行，数纪之前，门生故吏，已合谋谥。今乃申请，窃将有为而

为。其子英父，顷属多故，屡制方隅，朝廷策勋，位崇端揆。附从者窃不中之礼，会无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轸，专征者百辈，若率而行之，谁曰无请？不惟有司疲於简牒，抑恐名器等於草芥，虽欲曲全，窃将不可。又《礼经》云：“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若知运合谥而不以其时，则嗣子废先君之德；若不合谥而苟遂其志，则先君因嗣子而见尊。以仆射而言，既诒越礼之诮；以国家而言，又殊旌善之体。请下太常寺重议。（《唐会要》七十九）

☆辛{敖山}

{敖山}，天宝时人。

○唐陇西尹公浮图铭（并序）

惟夫智度至广，圣<sup>之</sup>弥深，实相现而功德是萌，无为开而□乃作。故真常□寂而寂用无方，般若□冥而冥□群像，所以道从果起，法逐缘生，童□发聚沙□□，长老布黄金之迹者也。鲁有清信士陇西尹公，字守。海童弘达，博涉道门，玄妙无方，何所不应。父思礼，□迹尘俗，丘园养真，味清白以道□，观袍□而自适。夫人范氏，四德咸备，温贞自恭，献龙女之珠，行超十地；□韦实之□，□□三乘。（缺八字）举□□其心□无亢兮，少有善誉，不幸短命，春秋廿有九，（缺四字）三载己月六日，遇疾（缺）仟我良人，哀百身之不留，痛二亲之若剖，严父哭丧明之□，□慈□泣血之身，□仞（缺）少习内则，贞顺自闲，事翁姑无毫发之憾，敬□僧有非常之节。公自丧此男，肠断疾（缺）贼以般若冰洗清□心知是病是见□□生若减□舍之财，以天宝十四载四月（缺）男元□敬造石浮图一所。上千霄汉，旁映丹霞，光耀璧台，（缺四字）金绳□道（缺）窗疑翻花而下听，□弹磨琢艺极丹青，妙□如在，结心是托，□曰□□□真（缺）仙一颠非一世之心，九层希九族之福。今合门志请□思觉（缺）土魄事弥陀父母之怀，至诚所至，敖遂闻风，随募（缺）释迦作教，其法唯雄，有为成象，无髓不空。（缺）烦恼破暗如灯，偃邪犹草，（缺四字）赋象至广耳□又元载雕载必贞□对飞层遄（缺五字）翻紫□□炉绕香烟，道□三界，善积千年，锡彼□者，永兹福田。天宝十四载八月廿七日书记。（《县金石录》上）

☆刘庭玲

庭玲，天宝中人。

○大唐故安乡郡长史黄府君夫人彭城刘氏龛铭（并序）

昔贵立德立言，垂范垂训，光而不朽，其在兹乎！夫人讳字，彭城人也。扰龙肇裔，斩蛇不绪，保姓受氏，不隕其名。曾祖行之，唐蒲州永乐县丞；祖延，安南都护；父含章，雍州长安县尉。乃祖乃父，克岐克嶷，文史纵横，衣冠叠耀。夫人柔仪颖悟，淑问载驰，年才既笄，归于江夏黄才为。公历试郡县

，怀宝无时，屈己从人，推财重义，挹醞醑之正味，□般若之妙门，爰写藏经，或崇塔庙。夫人虔事舅姑，恭勤夙夜，内则冈坠，中闺聿修。男女二人，不幸早友，掌失□珠，帷空并玉。若敖之鬼，不其馁而；伯道之魂，天何殄嗣？既而菑居累载，静念安神，五福暂愆，百龄俄奄。以天宝十三载七月廿一日寢疾，终於东京宣教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呜呼哀哉！即以其载秋月十日，葬於龙门南西山净土村太平□律师之塔北长史之龕傍，合礼也。九原凄怆，逝矣难回，雨剑悲鸣，翻然冀晓。庭玲寸宦梦闻，哀苦交集，雪涕援翰，实旷徽音，伟兰菊之长存，藹金石之无替。铭曰：

龙门峨峨兮白水汤汤，鹤林森森兮玄室光光。矧伊人兮宅兆，□幽魂兮冥茫。何千龄兮□奄忽，緬万古兮垂芳。（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二五一》）

### ☆雷宾泰

宾泰，天宝中人。

#### ○大唐故处士陪戎副尉雷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询，字明远，阙内冯翊郡人也。德能匡俗，垂宝光於先；功可济时，福庆流於後。故祖路，晔兮雄勇，风骨不凡；郁兮清雅，神彩异俗。应前随以见用，位列锦司；入大唐而升朝，职临司马。父通，上柱国。智可运筹，德堪济物，不徇私门，唯忧报国；挥霜戈於陇外，戎虏电除；耀金甲於轮台，骨都胆。功成遂退，赏悦北园，知命无忧，自怡风月。君禀阴阳之秀气，天地之雄和，维孝维忠，克恭克敏。虚心应物，任性归真，坐幽壑以怡神，卧白云而放志。将为羨门比寿，岂其孔父齿亡，以天宝五载六月五日构疾於私第，终於家馆。夫人赵氏，道叶坤顺，德配乾刚，性以谦约为本，行以温柔作常，训女垂诚，教男义方，迁居均善於孟母，守志侔贞於敬姜。何宝婺之昔殒，乃龙剑之今沦，同臻玉匣，双契佳城，书帐虚而敛迹，妆楼空以生尘。幽显既分，死生道隔，降萎次谥訾月，合葬於仙宫原，侍先莹也。孤子宾泰敬思遗训，伐称泉壤以为铭。其辞曰：

凜兮俨兮，家国称美。倩兮绚兮，闺闈有轨。道契神明，德侔君子。动止不乖於町畦，心形岂违於天理。任物同物，委体从流。泯然形顺，然入幽。琢石饰铭兮光德，芳声不朽兮千秋。（石刻）

### ☆杜鸿渐

《全唐文》三百六十四有传。

#### ○停让帝等庙四时享献奏

让帝、七太子庙等，停四时享献。每至之月，则一祭焉。乐用登歌一部，时献俎樽之礼，同太庙一室之仪。（《唐会要》十九）



### ○与杨祭酒书

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赏，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吴兴艺文补》）

#### ☆张孚

《全唐文》三百六十五有传。

### ○州县官三考一替奏

今年五月十九日制，州县官自今已後，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数州申解，疑三考後为待替到，便为勒停。今望令校三考官得待替到，替人不到，请校四考後停。（《唐会要》六十九）

#### ☆于休烈

《全唐文》三百六十五有传。

### ○当祭而日食奏

臣谨按《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接祭而已矣。”牲至未杀则废。汉初平四年正月，当祭南郊，日蚀，又行冠礼。博士殷盈孙与八座议，以为正月元日太阳亏，而冠有裸献之礼，有金石之乐，是为闻灾不严肃，见异不怵惕也。望下太常别择日，其二日祭太一，准礼仪物同祠所，既缘日蚀，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更择日。（《唐会要》二十三）

#### ☆蔡希综

《全唐文》三百六十五有传。

### ○法书论

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有篆、籀八体之法。六世祖陈侍中景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记室君知，咸能楷隶，俱为时所重。从叔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有邻，继于八体之迹。第四兄缙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并深工章隶，颇为当代所称也。

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为隶书，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仲又以楷法变为八分。其後继迹者，伯喈得之极，元常或其亚，草圣始自楚屈原，章草兴於汉章帝，楷隶则曹喜师宜官梁鹄、皇象、罗景、赵嗣、邯郸淳、胡昭、杜度，穷草法则崔瑗、崔、张芝、张昶、索靖、卫、卫恒、羲、献，宋、齐之间，王僧虔、羊欣、李镇东、萧子云、萧思话、陶隐居、永禅师，唐初房乔、杜如晦、杨师道、裴行俭、高士廉、欧阳询、虞世南、陆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琅琊王昭宗、颖川锺绍京、范阳张庭，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继其能者，东汉崔瑗及，弘农张芝与弟昶，河东卫及子恒，颖川锺繇及子会，琅琊王羲之及子献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东海徐峤之及子浩，兰陵萧诚及弟谅，如是数公等，并遭盛明之世，得从容於笔砚。始其学也，则师

资一同，及尔成功，乃菁华各擅，亦犹绿叶红花，长松翠柏，虽沾雨露，孕育於阴阳，而盘错森梢，葳蕤艳逸，各入门自媚，讎闻相下，咸自我而作古，因奇而立度，若盛传於代，以为贻家之宝。是八体之极，是归乎锺蔡；草隶之雄，是归乎张王。此四贤者，自叹百载来未之逮也。

右军《笔阵图》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笔。”昔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晒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近代已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弃姓名。夫书匪独不调端周正，先籍其笔力。始其作也，须急向疾，不鹰视鹏游，信之自然，犹鳞之得水，羽之乘风，高下恣情，流转无碍。蔡中郎云：“欲书先适意任情，然後书之。若迫於事，虽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须正坐静虑，随意所拟，言不出口，气不再息，则无不善矣。”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木，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昔锺繇与胡昭俱能为行狎书。繇初师刘德升，後传蔡邕笔法，由是学之致妙。繇临终，於囊中出授子会曰：“吾精思三十馀年，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佗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若之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寢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用其功如此。

右军云：“夫书之为意，取数非一。”故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凿甲也；水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帅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笔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若欲书，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见繇，潜心改迹，每画一波，常三过折，每作一点，常隐锋为之，由此而成。晋太康年，有人於许下破宋公墓，遂获此法。审此而行，用笔之理明矣。

右军云：“若作点，必须悬手而为之，若作波抑而复曳。忽一点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画失所，如壮士之折一肱。”可谓难矣。每辽皆须骨气雄中，爽爽然有飞动之态，屈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主客胜负，皆须姑息，先作者主也，後为者客也，既构筋力，然後装束，必须举措合则，起发相承，轻浓似云雾往来，舒卷如林花间吐。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故殊。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措别体。”盖其理也，时议多之。

右军每叹曰：“夫书者，玄妙之伎，自非达人君子，不可与谈斯道。”右军之迹，流行於代众矣，就中《兰亭序》《黄庭经》《太师箴》《乐毅论》《大雅吟》《东方先生画替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隐居云：“右军此数帖

，皆笔力鲜媚，纸墨精新，不可复得。”右军亦自讶焉，或佗日更书，无复似者。乃叹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过江游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之许，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见蔡邕石经；又於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於是遂改本师，新於众碑焉。”是知学成非一师之能致，非好奇博艺之士，不能存之。予顷尝为一《体书赋》，亦略陈梗概，今复论之，用臻其理。

夫始下笔，须藏锋转腕，前缓後急，字体形势，壮如虫蛇相钩连，意莫令断，乃须简略为尚，不贵繁冗。至如棱侧起伏，随势所立，大抵之意，圆规最妙，其有误发，不可再摩，恐失其笔势。若字有点处，须空中遥掷，下其势犹高峰坠石。又下笔意如放箭，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然则思於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事，则不能先发於笺毫。张伯英偏工於章草，代莫过之。每与人书，下笔必为楷，则云：“匆匆不暇草书。”何者？若不以静思闲雅发於中虑，则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难。仲将每见伯英书，称为草圣。卫、索靖俱效於张，亦各得其妙。议者以为卫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子敬以来，学者虽各擅其美，故亦抑之远矣。

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有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後，方肆其笔，或施於壁，或扎於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问书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後能齐古人。”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後因阅江岛间，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葶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於古人。

又崔长史云：“其为书也，推意结字，以断天下之疑；垂明示象，以纪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纸之间；日月星辰，回环於尺牘之上。”汉光武以中兴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赐万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也。灵帝时，中郎伯喈硕学多闻，经籍去圣人久，俗求正宗六经。灵帝许之，遂令伯喈丹书於碑，使工镌刻，立於太学门外。于时晚儒後学，咸取正焉，观视摹写，车乘填溢。岂惟一台推妙，十部称贤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强学，不宝尺璧而重寸阴，或缉柳编蒲，或聚萤映雪

，寢食靡暇，冀其业广，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誉流千祀，勉旃为之，（《书苑菁华》十二）

按：与《全唐文》三百五所收不同。

☆崔仲海

仲海，元宗朝官元氏县丞。

○县令庞履温清德碑阴记

古人有以睹河特派员而思夏（缺）义自参毗佐，三考于兹，初□□他邑关官，或承乏外掇。次年以郡总丁赋，而役在使乎！迨归府从事，一周星矣。自公之暇，听诵輿人，故宰庞公其人亡，其德不朽，有政理碑在龙山观。事往岁迁，久之不树，埋没空院，人莫能知。今良宰李公，德厚君子，继美前政，宣滞德音乎！尝试论之，不谋同志，乃观其所制，永嗟遗烈。属秋峙，雨深莓苔，林石倾欹，文字隐翳。呵仆者刷清尘黥，命匠人揆度形势，审龟背以勘碑，喜鱼头之全鲁。上唱下和，封之建之，庶黄茧之词，昭然可见，墨绶之美，永矢不谖。时上获宝符建元之十有四载，冬孟□哉生魄，县丞博陵崔仲海字长□□□并记。（《常山贞石志》九《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五）

☆张尹

尹，南阳人。

○灯台颂（并序）

夫大觉希夷，以声色，法门高炬，曾燎群生，即无因之因，照有道之道也。故知不为我人，□宗称涅，佛号燃灯，由来授记。爰以村坊道俗，同造石台，良工琢磨，超乎法相。且天开宝塔，有诸异香，地踊莲花，无□清净。种种微妙，庄严道场，其犹以灯燃百千炷，契佛明行，故号长明。乃为颂曰：

忽兮卜晃今天中天，佛与法兮世所先。明一心兮遍沙界，传一灯兮照大千。复说理门无住相，复说董修有福田。欲解大乘明解缚，去就还须到本原。十地流通无碍，万法圆融即涅。借问此台能供养，永□终朝常洞然。大唐天宝十一载七月十五日造。（《常山贞石志》九、《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八）

●卷二十二

☆贾至

《全唐文》三百六十六有传。

○百家类例序

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纪者，唯尊官清职，传记本原。分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须有部折，各於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唐会要》三十六）

☆王缙

《全唐文》三百七十有传。

○大臣入朝见百寮奏

《春秋》之义，臣子一例。今後有大臣入朝，百寮望请朝罢于中书行相见之礼，其宴飧准故事于鸿臚亭集。（《唐会要》二十四）

☆刘晏

《全唐文》三百七十有传。

○恳让吏部尚书表

伏以天官之职，师在冢卿，任当选仕之权，班居诸曹之首，至密者可以启事，至明者可以论材，内者无能，何堪就列？且转输之务，国家之常，千仓万庾，陛下之粟也；槁工楫师，陛下之人也。纵万亿及秭，达于京师，邦赋获殷，军储克贍，此亦常理，于臣何功？况受任以来，淹引岁月，减耗颇有，委积非多，经费所支，尚贻圣虑。在臣之责，实亦难逃，夙夜惕厉，不遑启处，岂敢取众人之力，以为己劳，守臣下之分，因而受遗。速其官谤，紊以朝经，愿回震光，乞寝前命。（《册府》四百六十四）

○检点祭器奏

诸色祠祭，委礼仪使撰礼料为常式，祭前点检祭器及馔物明衣，有不在者，所由量事料决。其行事官若出斋宫，及不到，明衣及料不得妄。（《唐会要》二十三）

☆包佶

《全唐文》三百七十有传

○请详定开元时令奏

开元删定《礼记·月令》为《时令》，其音及义疏并未刊正。其《开元礼》所与《月令》相涉者，请选通儒详定。（《唐会要》七十七）

○明立私钱赏罚奏

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馀并铅锡铜汤，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滥渐深。今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唐会要》八十九）

○社稷改用太牢奏

春祭社稷，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历六年十月三日敕，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唐会要》二十二）

☆刘秩

《全唐文》三百七十二有传。

○政典

我皇帝思侔前古，永传後裔，下无山甫将明之才，乃听百药偏昧之说，从群臣之小议，挫为国之大经。设爵无土，署官不职，王泽不布，人无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国用不殷，权柄擅于后氏，社稷绝而复存。揆久安之由，在于取顺而难为逆；绝欲夺之原，在于单弱而无所惮，此即事之明验也。百药不详秦、汉、晋、宋、齐隋得失之异，谓不足法，复忽清于贾、曹、刘、陆成败之说，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弃人事，舍天理，灭圣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贰，岂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贵於永久，贵其从化而省刑。故郡建则督责，督责则刑生，国开则明教，明教则从化。从化之行，因於封建。封建则诸侯之制与天子备同，备同而礼杀，礼杀然後可宣教化，宣教化则仁义辰，仁义长则尊卑别，尊卑别则祸乱息，此封建之所以易为理也。郡县之理，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可以责成，不可以化俗。呜呼！上无尧舜犹可也，有尧舜之德，欲广其泽，舍此何以哉？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辇，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唐会要》四十七）

☆李比

《全唐文》三百七十三有传。

○选人自觅保识官奏

宗子诸亲、斋郎、室长选人，准格，每年遣诸陵庙丞等右保识官。今请选人自于诸司求觅清资，及在任宗子京官充保识，以凭给解。伏乞编入吏部选格，以为久例。（《唐会要》六十五）

☆柳浑

《全唐文》三百七十七有传。

○请改名奏

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或带戎，时当偃武，请改名浑。（《南部新书》甲）

☆李泌

《全唐文》三百七十八有传。

○学士去大字疏

伏蒙以臣为集贤殿大学士。窃寻故事，中书令张说中朝元老，硕德鸿儒，恳辞大字，众称达礼。其後至德二载，崔圆为相，加集贤殿大学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馆大学士亦准此。（《唐会要》六十四）

☆归崇敬

《全唐文》三百七十九有传。

### ○上丁释奠讲论奏

上丁释奠，其日准旧例，合集朝官讲论五经文义。自大历五年以前，常行不绝。其年八月以后，权停讲论。今既日逼，恐须复依旧奏。（《唐会要》三十五）

### ○请罢裤褶奏

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裤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请罢之。（《唐会要》二十四）

### ○御署祝版奏

每年春秋二时释奠，祝版御署讫，北面而揖。臣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受之。请参酌轻重，庶得其宜。（《唐会要》三十五）

### ☆严武

武，字季鹰。房荐为执事中。坐事，贬巴州刺史。久之，擢剑南节度，加检校吏部尚书。年四十，卒。

### ○御史给公乘奏

应在外新除御史赴台，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给公乘发遣，以为永例。（《册府》、《唐会要》六十二）

### ○巴州古佛龕记

巴州城南二里，有古佛龕一所。

右山南西道度支判官卫尉少卿兼侍御史内供奉严武奏：臣顷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龕一所。旧石壁镌刻五百余铺，划开诸龕，化出众像，前佛後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坚，雕饰甚妙。属岁月绵远，仪形亏卹，乃扫拂苔藓，披除榛芜。仰如来之容，爰依鹫岭；祈圣上之福，新作龙宫。精思竭诚，崇因树果，建造屋宇叁拾馀间，并移洪钟壹口，庄严福地，增益胜缘。焚香无时，与国风而荡秽；然灯不夜，助皇明以烛幽。曾未经营，自然成就。臣幸承恩宥，驰赴阙庭，辞日奏陈，许令置额，伏望特旌裔土，俯锡嘉名。降以紫泥，远被云雷之泽；题诸绀宇，长悬日月之光。兼请度无色人，设有道行者，柴僧，永以住持，俾其修习。

敕旨：其寺宜以光福为名，除依。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九）

### ☆乾济

济，乾元中大理评事巴州长史。

### ○唐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铭

兹救苦观世音菩萨像者，巴州刺史严武奉报烈考中书侍郎远日之所凿也。

乾元二年正月十三日，大理评事兼巴州长史韩济铭曰：

於铄使君，孝心不忘。□□菩萨，灵相克彰。昊天永永，思报无疆。

□□岩岩，庶乎有常。（石刻）

☆崔巨

巨，字为式。大历中右补阙、殿中侍御史。

○大唐宣州刺史薛公碑

按：《新安志》（九）及《实刻丛编》（十五）引《复斋碑录》，皆作崔巨撰，文见《全文》阙名，今存其目。

☆独孤及

《全唐文》三百八十四有传。

○郑驸马孝行记

特进驸马都尉荥阳郑潜曜，字某（五字，《英华》作郑赞潜曜其字），睿宗外孙，元宗之甥，代国长公主之才子也。睿敏而文，生知纯孝。开元中，长公主寝疾，公年二十八，△燧侍左右，带不解面不者累月，尝药请祷，忧恳备至，而祥无瘳。乃刺血濡翰，书为策（《英华》作策）祝，请命于上下神只，愿以身代亲之身，乞灵祈死，泣尽继血。既而诚达於神，感而遂契，彻筵俟命，焚其章草（《英华》作毕），独神道许三字在乎（二字作存於）煨烬之中。翌日，长公主疾间，公固命左右勿敢言。於其请天之章，公之客尹灵琛之辞也。向微灵琛言之，则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谓天道远，人道迩，其死生冥运，吉凶阴鹭，未尝与人（《英华》作天）同功也。而孝子竭诚，上元为感，神符灵贶，来若响答。乃知行或精至，则幽明（《英华》作冥）不能逃其应，而况人乎！郑氏之行，其事亲也，可谓孝矣。惟武王、周公，与天合德，三坛之祝，宜有丕应。若公者也（《英华》作地），在绮襦纨之中，非有植璧秉之礼，而精诚上之，神亦降福，非德性纯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欤！

公开元二十八年，尚元宗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公主柔明而贤，辅佐以礼，公力行好学，处贵不骄，跋履夷险，无替忠信。历太仆、光禄，嗣荥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馀载，克荷大业，而崇其家声。善而必庆，为不诬矣。惧他日史氏阙疑也，故著之於篇。（本集十七、《文苑英华》八百三十）

☆田伏宝

伏宝，恒州人。

○造象刻经记

弟子田伏宝，为先亡父兄、见存母弟，往为门亏十善，不树福缘，侄岩殒命於同罗，女子夭辞於白日，虔心告佛，罄志归依。敬就三门石柱，刊《阿弥陀佛蜜多心经》，以乾元凶年四月五日镌镂功毕。桑海有改变迁移，经像固存



乎不朽。合家眷属，法界有缘，同沾斯福。（《常山贞石志》五）

☆贾耽

《全唐文》三百九十四有传。

○华夷图玉山记

玉山与天际，势联北斗，又名玉斗山。循山之麓升降，凡十有五里，至大洋坂，地宽旷约数百亩，而奇峰秀岭，怪石深池，环列于前後左右，真仙灵之窟宅也。山有龙潭一十八祭，又有二十四奇，曰玉耶峰、银尖峰、七盘峰、狮子峰、石牛峰、云盖降、蟠龙峰、金鸡墩、洗墨池、望香墩、九莲池、天门峰、飞泉峰、屏风峰、誓坡石、浴佛池、彩霞岩、过云洞、连理木、天圣松、金刚岭、石鼓山、罗汉峰、志初岩。真一邑胜概之尤者也，故县亦由此名。（《游名山记》）

☆刘太真

《全唐文》三百九十五有传。

○诸道供纸张奏

准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为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已有到日，见欲就功。伏请於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其纸写书足日，即请停。又当司准格，楷书八年试优，今所补召，皆不情愿。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元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馀钱请添写史书。（《唐会要》六十五）

☆王敷

《全唐文》三百九十五有传。

○唐故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庆，字弘庆，东莱掖人。汉议郎扶，即其先也。崇勋重爵，允光前史；休风茂范，克被後昆。祖相，随任齐州录事参军；考馥，随任济州东阿县令；并容表魁杰，机神颖悟，虽位不充量，而行足扬名。公幼得奇童之目，早正人之称，多才艺，尚冲简，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年甫弱冠，河济名流，翕然已想望其风矣。龙朔初，刺史河南邱孝忠褰海甸，下车未几，便引公为谈客。时高丽馀孽，作梗辽川，诏徵舟师，济自黄垂。邱君以公有深谋远算，遂要在中权，同郗超之入幕，类田畴之出塞。阅赏酬庸，拜上柱国。军罢，敕授昭武校尉营州都督府泸河镇将。马邑萧条，龙山阻绝，肃恭王事，余病未能。久之，除雅州和州镇将。昔我先君，尝旋驂於九折；顾惟徽尚，愿迁闭於一邱。是时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公孝性纯息，兴言饮泪，衣不解带

，药必亲尝，居丧之礼，哀毁过制。万岁通天元年，白虏赳赳；锋交碣石，青林失律，火照甘泉。天子诏左卫将军薛讷绝海长驱，掩其巢穴，飞刍挽粟，雾集登莱。监军御史范玄成与公素游，捐公清干，且以务简，得兼统押，乃密表驰奏，朝廷许焉。俄除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仍充南运使。恩命光临，饬躬就列，情勤悦使，义荐均劳，工粟齐山，飞云蔽海，三军叹美，金曰得人。圣历年，运停还任。公雅爱虚寂林壑之致，始终不渝，虽嚣尘满庭，常啸咏无辍。昔桓温每云我方外司马，岂斯之谓欤！何图天属不戒，奄从化往，春秋六十七，以神龙元年十一月二日卒於官舍。呜呼哀哉！夫人同郡吕氏，剑履旧族，言容夙备，作配君子，宜其室家，而与善徒欺，未秋先落。粤开元九载龙集辛酉十一月甲辰朔六日己酉，昭启灵殡，合葬於掖城东南五里冈掖山之阴，礼也。嗣子瀛州司户参军敷，处孝出忠，自家形国，啼枯柏树，思结寒泉，勒丰石於夜台，播馀芬於永世。铭曰：

伟哉华胄，世济贤秀。猗欤若人，不忝其旧。幼有令名，长□宦情。飞谈入幕，坚卧辞荣。始乃事亲，终惟报国。方舟转饷，辽水无极。展骥来旋，仁风允塞。雅怀未愜，痼疾弥留。荒凉池馆，零落山邱。剑埋同匣，树耸行楸。苍苍日暮，烟鸟空愁。（石刻。《山左冢墓遗文》）

☆臧希晏

希晏，宝应初左金吾将军。

○街鼓减常式奏

诸街铺鼓，比来依漏刻发声，从朝堂发远处，每至夜才到。伏望今日已後，减常式一刻发声，庶绝违犯。（《唐会要》七十一）

☆王淑

淑，乾元中右金吾长史。

○医术请同明法奏

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後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药藏局请同典膳局，太医署请同大乐署。（《唐会要》八十二）

☆胡詹

詹，永泰中幽州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朝议大夫行监察御史。（按新《顺天府志》作明詹）

○大唐故高士荥阳郑府君之碣

府君讳忠，字惟忠，荥阳人也。其先出自周，宣王母弟友受封於郑（缺六字），为（缺六字）代为韩□侯後以国命氏。榆甲族，继美荥阳；阅阅名贤

，散居天下。七代祖览，河间太守，封莫阝亭侯；生幽州录事参军昌，昌生高祖武清令罗汉。属随室土崩，豪杰云起，有若窦建德者，聚兵称乱，围逼武清，时独坚守孤城，确固臣节。□神尧践祚，壮之，加右卫大将军，宰县如故，进封永年公，食邑一千户。兹邑建功之地，子孙克守勋业，至今家焉。生曾祖讳赞，赞生□祖讳□志，俱以儒术著闻，频徵有道不起。生皇考讳承。杨公问罪东夷，请於幕府，以豹略谋於军事。及还，耻受辽之功，拂衣高蹈，以例授陪戎副尉上护军，终不言禄节也。

府君即副尉之元子，风概天资，硕德山立，长材伟貌，虬髯虎膺。心游六经，□二事，孝悌仁信，礼让温恭，皆发於自然，如竹箭之有筠也。早勤色养，不顾人仕，中服儒行，不沾於名，晚固幽贞，不趋於世，是以乡党三荐孝廉，皆不之应。其晦迹也，恬然静默，其偶俗也，同为滑和，致身於木雁，与物为刍狗，谓为慕隐，不处於山林，谓为趋荣，不亲於朝市。人徒识其貌，不测其心，徒仰其高，难师其行。至於王霸大略，馭人体要，守宰钦风，谘谋政术者，踵至於门矣。他日尝独立，谓其子希潮：“吾暗测天道，静观人事，九六之运，莽卓之灾，将丁圣代。尔当坚秉诚节，勤修令名，嗟吾道衰，良恐不免。”居十数岁，果安氏逆命，窃据洛阳，将欲崇式真贤，辉光伪位。以府君林庐潜蹈，馨香远闻，姑欲縶维，允塞人望，迫令强起，尉於长丰。则知鸟戾於天，云罗得之，鱼潜在泉，川罟得之，伪命遍於正人，乌可脱也。虽欲逃於天，穴於泉，其可得乎？史氏继乱，抑授东光县丞，转奉义郎左卫尉兵曹参军上护军。既睽宿心，曾不视事，拂衣解印，请留幽都，阖门静居，屏弃尘事。独与一二道者游息乎家园，幽赏琴壶，倚傲云月，进则□为，退能全高，卷舒在怀，语默兼遂，君子曰智哉。以大盗未清，沉忧成疾，年五十七，壬寅岁夏四月乙亥，倾背於挹楼里之私第。冬十月，圣上翦四滑，清三光，凡拒凶徒，特加超授。议者以府君遇乱胁从，矢志无挠，逢时旌善，生涯不留，悲夫！故书曰高士，成府君之志也。

夫人彭城刘氏，柔顺以成孝，贞正以起家，蕙心先□，椒颂仍在。丙申岁夏五月二十有七日，先府君而终，享年五十有三。嗣子希潮，血毁长号，骨立过礼。以今年十有二月庚申，安神於武清县西北崇仁乡白塔东北原，合於先莹之左。丧事尚俭，奉遗诫也。夫耸曾峰者，磐乎厚地；瀆洪流者，发自深渊。府君德迈於前，锡羨於後，故嗣子以功骤迁金紫光禄大夫，历太仆卿、文安郡别驾，转殿大监幽州节度判官上柱国。位雄卿月，文颂国风，佐理莫阝南，惠怀邑屋，运筹蓟北，磔裂僭林。郁此国栝，独耀乡锦，得非府君善训积庆之也。以为隳先构者匪仁，扬美名者谓孝，况白华之悲罔极，缙衣之颂未传。詹与殿监在幕密交，匪才见托，俾先碣，永示後贤。词曰：

於赫我祖，荦阳系先。显允烈考，分族居燕。才用骏发，心机镜悬。芥视小节，雄成大贤。（其一）

大贤伊何，以孝忘仕。忘仕伊何，屡荐不起。博考坟籍，工言政理。邁尔凶徒，玷我良士。（其二）

身摆伪禄，口吟归田。独与道者，同栖浩然。闭门柳口，虚室草玄。遽从零露，俄悲逝川。（其三）

角立贞臣，庆流贤子。卿月高鉴，尧天佐理。政必移风，清逾饮水。柴也泣血，杖而後起。（其四）

怙恃合，毁瘠偏伤。途摇白，棺饰黄肠。山门寂寂，垆树苍苍。秉兹幽节，永播清芳。（其五）（石刻）

### ☆阴庭诫

庭诫，大历中乡贡明经，摄敦煌州学博士。

### ○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

敦煌之东南，有山曰三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艮为象。峻テ千峰，磅礴尤里，呀豁中绝，央相。凿为灵龕，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依然地居，杳出人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灵仙鬼物，往往而在。属以贼臣干纪，寇幸灾，磔裂地维，暴殄天物。东自陇坻，旧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柝木夜警，和门书扃，塔中委尘，禅处生草。

时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郑王府谏议陇西李太宾，其先指树命氏，紫气度流沙之西；刺山腾芳，鸿名感悬泉之下。时高射虎，人望登龙，开国西凉，称藩东晋。谏议即兴圣皇帝十三代孙。远派天分，世济其美，灵根地植，代不乏贤。六代祖宝，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曾祖达，皇敦煌司马，其後因家焉。祖操，皇大府车骑将军。考奉国，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镇将。早逢昌运，得展雄材，一命是凌云之资，百龄怀捧日之庆。垂条布颖，业继弓裘；筑室连闾，里成冠葺。难兄令弟，卓然履道之贤；翼子谋孙，宛尔保家之主。

谏议天授淳粹，神假正直，交游仰其信，乡党称其仁。义泉深沉，酌而不竭；道气虚远，感而遂通。尝以为挹江海者，难测其深浅；望乾坤者，不究其方圆。况色空皆空，性相无相，岂可以名言悟，岂可以文字知。夫然，故方丈小室，默然入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尔表无念之真。以其虚谷腾声，洪钟应物，所以魔宫山坼，佛日天开，爰水朝清，昏衢夜晓，一音演法，四众随缘，直解髻珠，密传心印。凡依有相，即是所依；若住无为，还成有住。由是巡山作礼，历险经行，盘回未周，轩监屹断，刻削有地，缔构无人。遂千金贸工

，百堵兴役，奋锤声壑，曷石聒山，素涅盘像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索菩萨各一铺，画报恩、天请问、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东方药师、西方净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弥勒上生下生、如意轮、不空索等变各一铺，贤劫千佛一千躯。初坏土涂，旋布错彩；豁开石壁，俨现金容。本自不生，示生於千界；今则无灭，示灭于双林。考经寻源，备物象设，梵王奔世，佛母下天。如意圣轮，圆转三有；不空妙索，维持四生。人其报恩，天则请问。六牙象宝，摇紫佩以栖真；五色兽王，载青莲而捧圣。十二上愿，列於净刹；十六观门，开其乐土。大悲来仪於鹫岭，慈氏降迹於龙华；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众，重围铁山。希夷无声，悉欲动。尔其檐飞雁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於阶陞。左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风鸣道树，每韵苦空之声；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

时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道治生知，才膺命世，清明内照，英华外敷，气迈风云，心悬日月，文物居执宪之重，武威当杖钺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练之暇，以申礼敬之诚。揭竿操矛，戟以从；蓬头胼胝，傍车而趋。熊罴启行，鸾陪乘，隐隐辚辚，荡谷摇川。而至於斯窟也，层轩九空，复道一带，前引箫唱，上干云霓。虽以身容身，投迹无地；而举足下足，登大有阶。目穷二仪，心出三界。

有若僧政沙门释灵悟法师，即谏议之爱弟也。戒珠圆明，心镜朗彻，学探万偈，辩折千人。出火宅於一乘，破空遣相；指化城於四坐，虚往实归。於是引兄大宾、弟朝英、侄子良、子液、子望、子羽等，拜手於阶下。法师及侄僧志融，敛袂於堂上，曰：“主君恤人求瘼，戡难济时，并税且均，家财自给。是得旁开虚洞，横敞危楼，将以翼大化，将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昭六亲。况祖孙五枝，图素四刹，堂构免坠，诒厥无惭。非石何以表其贞，非文何以纪其远。且登高能赋，古或无遗；遇物斯铭，今岂遐弃。”纷然递进，来以求蒙。蔡公乃指精庐而谓愚曰：“操斧伐柯，取则不远，属词比事，固可当仁。”仰恭指归，俯就诚恳，敢扑略其狂简，庶仿佛於真宗。时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八月旬有十五日辛未建。（《西城水道记》，伯三六〇八）

#### ☆第五琦

琦，字禹。以吏干进，官诸道盐铁铸钱使，进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拜同平章事，贬忠州长史，起为朗、括、饶、湖四州刺史，终太子宾客、东都留守。

#### ○常平仓奏

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采，贵则减价棗卖。（《唐会要》八十八）

○请旌表窦升朝二女奏

奉天县窦升朝二女伯娘、仲娘，虽长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州接界。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岁，藏於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身於谷，贼方警骇，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折首破，血流肢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而去。（《册府》一百三十九）

☆钱庭条

庭条，大历中官秘书省著作郎。

○唐故太中大夫太常寺丞兼江陵府仓曹张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锐，字郟侯，姓张氏，清河人也。派引南阳，光连景宿，仪以纵横为秦相，禹以经术作帝师，盛烈茂勋，代有人矣。曾祖志，州洛交县令；祖彦升，赠邓州长史；父卞留，朝议大夫虢州长史。公，虢州之长子也。生则秀异，幼而聪敏，雅传黄君之经，深得临池之妙。未弱冠入仕，以门荫宿卫，解褐授右司御率府兵曹。至德中，充四镇节度随军判官知支度事，转恒王府掾，加朝散大夫，转光禄丞，赏有功也。属西蕃未静，国步犹虞，或从幸阙东，或随军幕下，寻奉使宣传圣旨，陷没贼庭者久之。公辩说纵横，权谋应变，陈之以祸福，惧之以威严。既回，有诏特迁太中大夫蜀王府司马，嘉其节也。公以恭承睿略，远仗天威，於我何功，固辞不拜。前後三口方允，乃授今任焉。由是恩制授太夫人长乐县太君，礼有崇也。以板輿迎侍于江陵，申禄养也。公干於从事，清有吏能，勤劳自公，出纳惟吝。且夫奉使不屈，忠也；杨名立身，孝也。方期积庆，用以成家。天道何常，降年不悄，以宝应二年正月廿五日夭歿于江陵府之官舍，春秋廿有七。以今大历九年岁次甲寅三月四日癸卯窆於京兆之凤栖原，从太君之新莹也。澹澹春云，垂阴陌树，冥冥厚夜，独幽泉，嗟雨散以风摇，空父临而弟拜。铭曰：

後生可畏兮谁与为徒，张氏之子兮其庶几乎。苗而不秀有矣夫，庭折芳兰兮掌碎珠。太君莹旁兮左爱子，千秋万岁兮魂不孤。（石刻）

☆卢元裕

元裕字子宽，刑部侍郎、剑南节度、太原尹、太子宾客。

○请重杖不致煞费苦心

准式制敕，与一顿杖者决四十，重杖一顿者决六十，无文至死。式内自有杀却处尽等文，即明重杖即合加数。京城先因处分决杀者多，一死不可复生。望准式文处分，或决痛杖一顿者，式文既不载，亦请准重杖六十例不至死。

（《册府》六百十二）

☆韩择木

择木，昌黎人。大历中工部尚书，历右散骑常侍。

○相国帖跋

相国狄公，元功盛德，垂之万代。颜尚书家有其请太子归京师手奏七百馀字，以示昌黎韩择木，为书于其後，子孙宝之。

☆张从申

从申，吴郡人。大历中进士，检校礼部员外郎，官至大理司直。工书文。弟从师、从义、从约，称张氏四龙。

○重刊季札墓碑记

夫子篆季子墓，凡十字，历代绵远，其文残缺，人劳应命，其石湮没。在昔开元中，元宗敕王仲雍模拓其本，尚可得而传者。暨大历十四年己未岁，润州刺史兰陵萧定重刊于石，宪章遗范，以永将来。吴郡张从申记。（《汗简》卷七）

☆李宥

宥，大历中人。官藁城县主簿。

○解慧寺三门楼赞（并序）

後魏兴和二年置寺，名之静观。大随开皇十一载也，改创解慧为文。北近滹沱大川，西负井陘巨镇，山势迢迢，依依目前，河流潺湲，缭绕金刹。定殿昔立，长廊旧成，门之不修，梵宫未备。去如意年中，有高僧日宝，弃世从道，秉心安禅，悟真如，达无生，白日雨天花为香，清夜拥毒龙为卫。愿修佛事，随喜兴功，大圣启心，群生响应。乃亲自仗锡，诣乎山林，寻乔松，求巨石，良工度木，剡之为栋，山神指石，石化为柱。既人神乎戮力，乃何往乎不济。然後雕朱粉，镂文彩，基上为门，门上为楼，三门之义，其大矣哉！是将化群俗，崇善因，悲火宅之将焚，引凡愚於净界，双林之地，宝楼化域，有千般蕙草，明媚於前，列百丈乔林，郁盘於後。清心一陟，如登刁利之天；梵宇遍游，悉获菩提善果。

顷北虏南侵，河朔惊震，城郭宫室，列火而焚，父子兄弟，挥刃而死。大师楼上陨身而下，毫发无伤。口诵佛顶神经，刀仗乃向身而断壤；心持救苦之念，宝楼乃火不能烧。胡晓□群，启颡而□。北有雁塔，建乎齐朝，香剥上凌青云，登陟迴超三界，为苍生大筏，令迷津自达彼岸，镇滹沱巨水，乃河龙不敢南侵，此乃宝公前生所造，人传圣迹，悉有明徵。寺内耆德璨海，童子出家，清心入道，为梵宫之主，继前圣之心。上坐崇俊，小年披衣，□立大功，建宝堂於常住；精持般若，开释教於苍生。同力禅宫，俱成佛事。维那法广、性明、了智、通惠，为僧众之领袖，秉伽蓝之纪纲。合寺僧徒，悉皆清静，少长

有礼，威仪不忒。持钵同归，想祇园而目睹；洗足圆坐，如释迦乎斯在。余一尉於此，又簿於是向五稔焉，春秋廿有四也。性狂简，非佛法，忽经戎，傲三宝，出入以渔猎为乐，膳食以酒肉为味，口逸其性，三涂业成。

有大法师曰珠言，余之义兄也，身長七尺，江目海口，心明玉镜，色净莲花，演大乘经，救苍生於此邑。至四月初，结夏兹寺，招余往来。初言祸福之门，再指吉凶之道，愍我如是，令归善因。余知昔非，稽首从命。谓余曰：“圣迹如是，大功无纪，千岁之末，谁人共传？子其志之，请不辞也。”敢不承命，书词後焉。词曰：

大师宝公能安禅，至今日乎一百年。过门楼乎金刹前，念救苦兮贼不害。力禅通兮火不然，成大功而百三天。故有为以入无为，结有缘乎福无边。大历十二年六月六日记。（《常山贞石志》六、《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一）

### ●卷二十三

#### ☆康仲熊

仲熊，大历中人。

#### ○陪遂安封明府游灵岩瀑布记

县之西有山，山之岩有泉，胜可知也。薄游于兹，懿彼幽绝，不俟终日，褰裳造焉。遂负绿绮，岸乌纱，履及於城隅，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萦纡，乍缓步以趋。县君封公闻而喜曰：“兴所引也，我得无行乎？”乃命车骑，邀嘉客，追我於枫香之野，乘我以骊眉之马，载笑载言，遗谷超原。於是穿窈窕，蹶岖，缘云搏壁，极乎所闻。观其阳崖划开，阴壑旁转，悬水百仞，注而成潭，万象奔走以呈形，群峰回合而却倚，练影挂於层汉，雨声散於长林，潺潺然无昼夜而息。虽天台之飞流，蔑以过也。吾徒盥於斯，鉴於斯，尘心洗然，世虑都遣，啜香茗以傲睨，招清风而咏歌，足以长道机，涤烦想，功名轩冕，於我为宾。矧夫上隐云天，下临佛土，岩岫藹，时人穿窺，禅庵居解虎之僧，洞堀栖骖鸾之客，永言长往，其可乎哉！封公曰：“异乎夫子之说。方今国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尝胆之秋，遽欲退闲，恐非通论。”仆曰：“唯唯。幸无重吾过，请从子而归。”回首林萝，谢白云而去。刻彼岩石，聊纪盛游。时大历十二年暮春上巳之明日也。（《严陵集》七）

#### ☆韦光辅

光辅，代宗朝太府少卿。

#### ○改造铜斗尺秤奏

今以上灵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较两市时用斗，每斗小较八合三勺七撮；今所用秤，每斤小较一两八铢一分六黍。今请改造铜斗斛尺秤等行用。（《唐会要》六十六）



☆韦缜

《全唐文》卷四百有传。

○大唐华州下邽县丞京兆韦公夫人墓志铭（并序）

维唐大历十三年三月廿五日，韦公夫人遘疾终于长安亲仁里之私第。夏四月口迁殡万年县加川乡西原。时无良礼，不备故也。贞元庚午岁二月廿三，卜叶礼具，返葬洪固乡韦之旧疆，皇姑也。享年册九，孝子之戚倍焉。

夫人姓王氏，其先太原晋阳人也。九代祖亮，後魏比部尚书、西河郡公，尚书令中山郡王之弟也；曾祖真行，有唐汝州叶县令；祖怡，河南尹、东都留守。初为御史，正惮奸息；父毗，京兆府奉先县丞。夫人少丧怙恃，终鲜昆弟，年十七归于下邽公。公五代祖孝宽，周为大司空，隋为雍州牧，其後登三台，列八座，煌国史，此不具举。夫人惠和懿柔，禀之自然，故韦口门大族茂，能卑以自约，祗上接下，而人无间言，事姑惟勤，口夫以敬，喻廿载，妇道睦如也。训子均育，免怀就傅，亲贤ê口，母仪温如也。华靡不改欲，荣耀不汨志，安买臣之尚贫，知口口之未遇，敬孟齐口，梁鸿比德，君子谓之无愧辞。宜乎锤寿畀口，口何先露早世，时口彼苍，仁者之惑，呜呼哀哉！有子五人，曰缜、曰洁、曰系、曰绾、曰纾，免三年之丧，茹终身之痛，恭守俭薄，爰卜安兆，封树将立，日月有时。攀涂车而莫及，轸泉扃以罔极，恩尽苴，悲长霜露，是用述景行，式杨幽窆。铭曰：

行备德充，反殀其躬。哀子泣尽，良人室空。辞殡还乡，魂安孝终。口贾有折，慕思无穷。（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六）

☆张延赏

《全唐文》四百三十二有传。

○请减官收俸料资西讨奏

为政之本，必先命官。旧制官员繁而且费，州县残破，职此之由。臣在荆南剑南、当管州县阙官同者，或数十年，吏部未尝补授，但令一官假摄，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员可减，无可碍也。今请减天下官员，收其禄俸，重募战士，从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匮乏矣。（《册府》四百三十九）

☆陆羽

《全唐文》四百三十三有传。

○顾渚山记

豫章王子尚访昙济道人千八公山，道人设茗，子尚味之云：“此甘露也，何言茶名也。”（《吴兴艺文补》）

☆韩

《全唐文》四百三十四有传。

○同中书门下加俸奏

准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恩敕，加给京文武官九品已收正员官月俸。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带正官，敕内无额。应检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请同正官例，就一高处给。（《唐会要》九十一）

☆崔造

《全唐文》四百三十四有传。

○进状先本司奏

亡官失职、婚田雨竞、追理财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报投匭进状。如进状人未经三处理，及事非冤屈，辄妄来进状者，不在进限。如有急切须上闻，不在此限。其妄进状者，臣今後请并状牒送本司及台府处理。（《唐会要》五十五）

☆李季平

季平，陇西人。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子詹事兼晋州刺史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墓志铭（并序）

山有发地崛起者，胃之灵岳；木有梢云挺擢者，谓之长材。然木之秀也，遇惊风或折；山之峻也，有朽壤则崩。噫！以人事拟其伦，我李公近之矣。公讳良金，陇西人也。五代祖俭，佐高皇帝定都於雍，因居豳郊，子孙不迁，遂传於新平矣。皇祖素，宁州真宁宰；大父亨，绛州长祚府折冲；烈考宗，益州新繁令；或墨绶驰声，或冠陈力，皆树德积善，而锤美於公。

公即新繁府君之次子也。幼而锐敏，长而英奇，气郁风云，心坚铁石。弱冠忽投笔太息，杖剑独游。时朔方节度副使论公，遇公而置之幕下，□後出奇破敌，戡难计功，世年间累有迁拜。日者受分符之寄於晋也，人乐其化，吏畏其威。虽迫凶使，而身处唐郊；亦怀王命，而心驰魏阙。间岁职营田之务於蒲也，规画强理，巡阅耕耘，法立令行，人莫敢犯。

岂意讼因小吏，词忤大臣，苍黄之际，命归不测，伤哉！以大历三年七月十一日，奄终於河中府，春秋有七。夫人荥阳郑氏，芳兰之姿，坚冰之操，中年不幸，先公而亡。以广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返□於晋州官舍，享年卅有一。旋以公即世之岁十一月廿六日，合葬於晋城东遍，龟筮叶从也。嗣子季平，弱而在疚，哀不绝声，长号终天，愿言报德。铭曰：

长材国桢，雅望人杰。植性刚毅，守官忠烈。（阙）心苦节。汾晋作牧，吏畏人悦。如何生涯，忽焉置（阙）秀木折。繁霜凝兮芳兰歇，千秋兮万（阙）双魂兮同穴。（《绩语堂碑录》）

☆王延昌

《全唐文》四百三十五有传。

○大唐兴唐寺净善和尚塔铭

和尚姓张氏，法号净善，京兆云阳人也。幼而神清，长益灵悟，诚请既深，缘爱自净。乃授经於惠云，溯源穷委，靡弗彻贯。以故业行高超，利益弘溥，知与不知，但蒙宣示，咸得解脱朗悟，信大道之津梁也。以乾元元年二月六日，告行於兴唐寺。门人惠信等，与俗侣白衣会葬，近千人焉。以其年九月九日，起塔於毕原高冈。式昭大道，庶慰永怀。铭曰：

佛有妙法，使皆清静。世界罕闻，茫然莫正。大哉我师，降厥慈悲。开示寂乐，破其惑迷。法相既圆，色空自离。千万大众，叹泣而随。功成身去，自契自藏。铭於塔石，与天同长。（石刻。《八琼室金石祛伪》）

☆鲍防

《全唐文》四百三十七有传。

○停罢咸阳县令贾全奏

准广德二年敕，中书门下及两省官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官，诸王驸马等周亲已上亲，及女婿外甥等，自今已後，不得任京兆府判司及畿县令、两京县、丞、簿尉等者。今咸阳县令贾全是臣亲外甥，恐须停罢。（《唐会要》六十九）

☆徐承嗣

《全唐文》四百三十八有传。

○日蚀退分请编史册奏

历数合蚀八分，今退蚀三分，计减强半。准占，君盛明，则阴匿名而潜退。请宣示朝廷，编诸史册。（《唐会要》四十二）

☆卢迈

《全唐文》四百三十八有传。

○京兆河南两府不勾县案奏

伏详比部所勾诸州，不更勾诸县。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勾府，并勾县。伏以县司文案，既已申府，府县并勾，事恐重烦。京兆府、河南府请同诸州，不勾县案。（《唐会要》五十九）

☆徐浩

《全唐文》四百四十有传。

○谢赐书表

臣言：伏奉诏书，赐臣汉故南阳郡太守邓恢素书一十五行。奇迹远至，臣孤见寡闻所未遇。臣当临仿，冀日进益，不任欣戴。谨奉表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死罪。（《宝真斋法书赞》五）

☆于頔

《全唐文》四百四十三有传。

○别置推事文例奏

诸处推事不尽，须重勘覆，或有诬告等，每失程期，稽滞既多，冤滥难息。诸司及诸馆驿多以大理为闲司，文牒递报，颇至稽滞失望。今後各令别置文例，切约所由，稍涉稽迟，许本寺差官累路勘覆。如所稽迟处分，州县本判官请书下考，诸司使本推官夺一季俸料。（《唐会要》六十六）

○祀武成王议

处理经恢弘祀典，法施于人则祀之，故追尊仲尼为文宣王，贵德也；以劳定国则祀之，故追尊齐太公为武成王，崇有功也。臣伏以文宣王礼乐刑政之纪，为君臣父子之节，措置皇极，化成人文，齐日月之耿光，合天地之明德，其於礼物，宜其优崇。而武成王翼康匡周，拯人靖乱，功表东海，道光一时，推为武宗，诚谓不朽。请依李纾奏为之焉。（《大唐郊祀录》十）

☆卢杞

杞，字子良。相德宗。阴害矫谄，李怀光反，暴杞罪恶，帝始寤。贬新州司马，徙泮州别驾，死。按与《全唐文》四百四十五卢杞别。

○置监考使奏

《六典》云：“中书舍人、给事中充监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无监考使，既阙相临，难令详拣，请依旧置监使。（《唐会要》五十五）

☆黎干

《全唐文》四百四十六有传。

○李勉勾当京城诸街奏

京城诸街种植，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唐会要》八十六）

☆董晋

《全唐文》四百四十六有传。

○昭德王皇后庙奏

伏惟古礼，合用今年七月卒哭，庙。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睿宗十月而葬，并葬讫便卒哭卒哭，庙。圣朝典故，伏请遵。仍令所司於今月十八日已前择卒哭位。哭讫，以十八日庙。（《唐会要》卷三）

○公主出嫁行册礼奏

今月十日，新都长公主出嫁，行五礼。准旧例，并合前一日於光顺门行五礼。今奉敕，其日早於光顺门使行册礼。遂为故事。（《唐会要》卷六）

○册公主典故奏

今月八日，正衙册新都长公主。准《开元礼》，其日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册礼，陈乐悬。伏准贞元二年五月册嘉诚公主，二年二月册长林公主，皇帝并不御正殿，亦不设乐悬，遂为典故。（《唐会要》卷六）

☆王绍

《全唐文》四百四十六有传。

○权设幕屋为献懿二祖行庙奏

奉迁献祖、懿祖神主，于德明、兴圣庙，为修庙未成，今月十五日内，移献祖主於德明、兴圣庙中，一处安置。九室数已定，请於德明、兴圣庙东北量地之宜，权设幕屋为行庙，奉安神主。候新庙成，准礼迁神主入新庙，每至年，各於本室行享礼。（《唐会要》卷十四）

○陈设四室权安神主奏

请於德明、与对庙添造雨室，奉安神主。今缘就旧庙增修，则德明、兴圣庙殿南垣内，陈设四室，权安神主，庶为宜称。（同上）

☆王涯

《全唐文》四百四十八有传。

○均摊南郑欠税奏

兴元府南郑两税钱额素高，每年徵科，例多悬欠。今请於管内四州均摊，代纳二千五百贯文：配蓬州七百五十贯，集州七百五十贯，通州五百贯，巴州五百贯。（《唐会要》八十四）

☆桑叔文

叔文，贞元时左卫经府骑曹参军。

○唐故淮南节度讨击副使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泗州长史上柱国北平县开国伯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仁先，京兆府泾阳人也。锤鼎之族，被于前史。高祖宏，皇光禄大夫灵、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马；父仁俊，朝议大夫朔州刺史；并公望骤归，德映台阁，冰壶表节，水镜居心。公惟岳降神，妙年独秀，才高捧日，词美朝天，怀百胜之谋，有七擒之略。故淮南节度使工部尚书颍川陈公特达见许，殊礼相遇，屈公入幕，补节度讨击副使。累奏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泗州长史上柱国北平县开国伯。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汉有汲黯，当朝为之正色。若非功高卫霍，名比关张，孰能有此荣贵。方将匡赞台阶，克隆元老，何期智士石折，贤人星殒，积善无徵，奄然辞位。贞元三年七月七日

，告终于江都县赞贤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一。未得归其榆，且欲卜其宅兆，即以其年八月四日，归葬于江都县山光寺南原之莹，礼也。公孝德纯深，风表墙仞，舒卷风云之际，从容淮海之间，挺生不群，保此全德，一朝休息，平生已矣。豪梁之上，无复鱼台；仲蔚之园，空馀榛棘。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森然秀气，郁尔嘉猷。弯弧月满，长剑星流。肃肃辕门，棱棱霜气。日耀金戈，云连铁骑。南阳菊散，西鄂芝沉。摧残壮志，埋没雄心。琴覆弦宽，书埋简落。平陵松树，颍川石郭。旷野萧条，悲风寂寞。（石刻）

☆李说

说，官河东节度北都留守太原尹。

○进甘露表

臣说言：臣所部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山寺，今月二十二日夜，甘露降于寺内戒坛西及寺外柏林上，大枝小叶，无不周遍，凝泫垂滴，甘甜如蜜。当寺临坛大德僧慎微与僧惠广等一十五人，咸共观赏，覆问如状。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顾氏《金石文字记》四）

☆裴同亮

同亮，京兆人。进士。

○唐故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夫人张氏奄终于长安县怀德里之私第。夫人张氏，府君贾秀曾孙，游击利休之爱。夫人宿丞令族，天与其惠，柔仪雪映，志行松操。至於织纴乍束，奠祀之礼，厚情周物，丝竹通妙，皆禀生知，出为时则。泊玉笋耀首，至德全成，求之美地，媵于张氏。秦晋有疋，凤凰其仪，镜鸾无而双影临，柏舟泛而中河媚。尔乃服其浣濯，鼓其琴瑟，内闲外恭，安亲惠下，宿窈之容有节，螽斯之庆大来，黔娄之妻从夫，孟轲之母训子，方俟同年也。呜呼！积善无徵，疾也有作；山林之色，泉路何迷。夫人春秋六十有已，贞元十六年，葬于□□□。儿女四人，孤幼，雁行泣血，白鸟祥至，风树不停，神道昭感，天之明察海珍，抚视摧恻。惜萤■之早落，兴言异室；羌桂月之先扼，哀悼痛伤。骨肉持封石字，永同天地之长，海变桑田，还识恭墓志铭：

堂堂府君，后族之良。灼灼夫人，宗室之光。疋若秦晋，睦若潘阳。琴瑟培培，凤凰锵锵。宜尔偕老，万寿无疆。如何吴穹，今也则亡。重泉幽壤无见日，荒垄白扬生萧〈风瑟〉。（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七）

☆史恒

恒，同元初州三水县令。

○大唐故扶风郡夫人冯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门传高族，锤鼎承家，既笄之年，配于君子，即故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太原王公庭瑰之夫人也。公则厉节立身，忠以奉主，出承王命，入侍禁闱，累秩成劳，频迁禄位。何期不寿，逝我良臣，以兴元元年薨於私第。夫人孀居苦节，备礼从家，婉顺执心，三随妇道，常依释众，斋戒有时，早悟空缘，修持真谛。奈何积善无徵，德昭祸及，昔掩空堂，梧桐半折；今归厚夜，琴瑟两亡。呜呼哀哉！又足悲也。贞元八年岁集壬申九月廿八日，终於京大宁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六。即以其年冬十月廿七日，合於长安县龙首原，送终礼也。嗣子德进、次子德逸、次子德逊、晏等，孤女嫡于刘氏，并号绝擗地，毁骨伤神，痛割於心，昊天何极。恐陵谷海变，托石铭云：

太原王公，厉节奉忠。不图早世，祸降先薨。郡君夫人，四德能恭。生之秦晋，死之穴同。（石刻）

☆杨自政

自政，贞元初大理评事。

○大唐南阳张公故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先裔之太原，曾祖文武不坠，才艺馀美，阴迹邱园，父处泰之二女也。夫人四德备身，内和外睦，敬上抚下，爱之六姻。一念真如，修持众行；三归净戒，灭即示生。奈何积善无徵，有染来疾，日月已累，厚夜长辞。贞元八年二月廿九日，终於京长安县义甯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即以三月廿二日，葬于城西龙首原，礼也。嗣子奉天定难功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兼试太常卿上柱国开国伯右神策军副将专知苑内都巡突，孤女笄于高氏，并号叫擗地，气绝无声。以托斯文，刻之铭记。词曰：

张公之室，大原郡君。名家远族，非晋即秦。前之与後，永闭双春。白扬悲风，伤之见人。（《绩语堂碑录》）

☆田益

益，贞元中人。

○唐故泗州长史试殿中监京兆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仁先，京兆泾阳人也。曾祖宏，唐故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灵、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马；父仁俊，朝议大夫祥州刺史之次子也。公豁达英才，气雄志勇，少参戎武，累著勋业，至如攻必取，战必胜，安危定难，只在谈笑，则公之德欤！世不绝贤，寻拜泗州长史试殿中监，又历诸府幕，权总职司，则翰墨不能缕载。夫人清河冀氏，淮南节度押衙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景城郡王奕之长女也。皆轩冕盛族，令德备闻，辅佐君子，实谓秦晋耳。公久主强兵，屡清淮海，功高望重，日冀迁荣，所谓公禄及二千石，寿逾百岁。奈何上天不仁，屈公以短历，哀哉！贞元三年七月七日，寝疾歿

于扬州江都县赞贤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其时道路艰阻，未获还乡，权卜葬于扬州江都县临湾坊之原也。积善无庆，夫人小因沉痾，於贞元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又终是室。呜呼！漂然寄家，亲故乖远，数岁之内，沦谢相望。夫人作腹不孕，府又无别息，以侄孙益继副其後。益罄其馀产，奉举大事，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合於府君旧莹，礼也。虑恐岁月迁迈，陵谷变移，所铭贞石，期於不朽。辞曰：

功成业就兮身之云亡，事不可问兮悠悠彼苍，骏马锦衣兮沦形灭影，宝剑金甲兮沉气销光。孤坟峨峨兮倚云临水，新柏肃肃，滴露凝霜。亲友哭送兮从兹一别，永无返期兮泉路何长。（石刻）

☆任要

要，官都督兖州诸军事。

○岱观题名

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顶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来致祭，茶宴于兹。（顾氏《金石文字记》六）

☆赵传说

传说，建中时人。

○资阳县法雨寺北岩释迦牟尼佛龕颂（并序）

龕者，以文字之义，则合加於龙。龙之德大矣哉，上古以之伏藏焉。所谓石室也，後代勒之以佛像，传宝迹於远也。□□穷於□劫，刚石偏於沙界，用包大空，□入群有，光明□□清静龙飞，善救（缺四字）慈然龕者，乃此居士，姓左名岩，字太素，其先出於齐国。五代祖因□派流，今为资中人也。爰宅我居，惟桑与梓，幼而贞敏，长而能贤，家室谐和，孝友恭俭，五十馀年，人莫知也。故能靖回修习，体魄精凝，不□□□宝生□室？戌仝（缺四字）膏所留处而俗化不规（缺四字）。是片□奇匠舀灵岑锤未及（缺四字）作鑿不见烽火即□焰□□□之□而□之{宀负}贝□□於绝壁（缺四字）於峭，螺髻云结额（缺五字）北峰比崇目将南江长注，现轮王之□好，观诸虚空而此身（缺四字）世界而彼佛□来，徒以寒暑之不居，阅□穷之久代，以天地之长久，悲永劫之因缘。乃为颂曰：

离灵峰兮亘□□，湛明镜兮大龙□，□□{宀负}□今日月辉，若有人兮知四谛，观佛性兮□□际，见光□兮千□□。（《金石苑》二）

☆侯牟否

牟否，德宗朝人。

○大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骁卫将军上柱国陈公墓版序文（并序）

公讳义，字兴。厥初以大舜之裔，侯于陈而氏焉。敬仲已还，不常其所



，今又为河东人也。王父克同，列考福，皆读叔夜《养生》之论，慕蒋诩敛迹之风，淳素自高，疏于荣禄。公属天宝季祀，羯胡千纪，激仁为勇，移孝作忠，徇定远之从义，期征虏以效节。顷之，官至左骁卫将军，荣上柱国，累有功也。寻入居环卫，载睦亲朋，方趣无生以得真，先依有相而弘法，割田园之产，罄俸禄之资，斋筵列於皇州，僧徒毕至；香翰写於玄籍，唐本无道。允矣知身是幻，而况於财，不亦达乎！将福庶类，而况祖考，不亦仁乎！春秋七十有二，愿终遘疾，永贞元年十月六日，卒于上都金城里之私第。於戏！嗣子叔宁，年齿尚幼，夫人河南北氏，风有淑德，严于壶范，公之善功，皆夫人佐成。逮今茹荼饮泣，庀于丧事，以其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庚申，葬于长安县龙首原，礼也。铭曰：

尚忠好仁载经籍，公实兼之成懿绩。作善精魂当有适，顺时松贾斯冪冪。

（石刻）

☆樊晃

晃，德宗朝润州刺史，历度支、兵部员外，湖阳人。

○杜工部小集序

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厄，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类，分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杜工部集》）

☆李藩

藩，字叔翰。少沈靖，敏于学，杜亚守东都，表致府中。张建封辟节度府官。建封卒，诏追入，释拜秘书郎。擢吏部郎中，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为华州刺史，未行，卒。赠户部尚书，谥贞简。

○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

殇女李氏，赵郡高邑人也，小字孙二。年十六，贞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遘疾，终於长安永宁里之旅舍。以十二月三日窆於万年县高平乡西焦村之南原，从权礼也。曾祖父讳畬，皇国子司业，赠太子宾客；祖讳承，皇正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潭州刺史赠吏部尚书，谥曰懿子，历淮西道、淮南道黜陟使、河中道、山南东道、湖南道节度观察都防御都团练等使；父藩，秘书省秘书郎。殇即藩之第三女也。念尔禀天之和，而聪明孝友，得礼之节，而恭敬廉让，奉

上顺下，动无所违。吾身苦病，尔之疾畏吾之知；吾家苦贫，尔之欲亦畏吾之知。淳性感人，逮此增痛，痛莫及矣，哀如之何！唯俟於吉时，归葬于故国，我先莹之松柏，从尔孝思而已矣。衔涕书此，用安幽魂，魂而用知，鉴我诚意。贞元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秘书省秘书郎李藩记。（石刻）

☆宋并

并，兴元中人。

○魏博将校勒功铭

唐兴元元年岁在甲子冬十有二月戊辰朔，贼臣李希烈据江汉之阳，跨淮汴之右，窃神器，阴包祸谋，为蛇为豕，荐食郊圻，难杂中夏，祸□□服。帝命东□□□伐叛。时永平鼓行而冲其前，昭义悉甲而倚其左，平卢张翼而角其右。我尚书田公以北鄙多虞，专征楚□，乃遣节度押衙後率兵马使□符恍为行营统军，以精卒万骑，仗律以蹶其後。以其月七日甲戌次于孟津，遂屯于大伾之下。汉营□岸而月□，虏帐连山而星列，乃维舟为梁，截流□度。数日之後，方□□济，锐气□集，云合九天，雄俊傍□，霜肃万里，□□元恶，恭行□□。爰刊兹山，□□厥事。（石刻）

☆杨暄

暄，贞元中宏农人。按黄本骥谓即天宝宰相国忠犹子，非。

○大唐故清河张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号威德，清河之族，积善承家。祖考讳延昌，二女□不乏甘贤，园林隐迹。夫人既笄之後，于闾氏。婉顺和睦，克柔母仪，淑慎於家，声闻於里。况乎先觉，早悟色空，斋戒在心，持念闭目。奈何善不增寿，命也。自来染疾月旬，岁过不减，贞元八年二月廿日，终於京长安县义宁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即以其年五月十八日，择兆吉辰，葬於长安城西龙首原之礼也。嗣子庭萼，右龙武军宿卫，忠孝之道，号绝过礼。次子庭珍，右羽林军宿卫，州节度使尚书张献甫奏赴行营，遂忠於国。孝不并行，报哀之情，昊天何极。呜呼痛哉！又足悲也。一女四德，于白氏，半子之分，礼以恭仁。攀慕痛深，将刻斯石。其铭曰：

清河夫人，于闾氏。二男一女，忠孝谁理。（其一）

公之独守，痛绝灵机。四时定省，赖之半子。（其二）

楚挽送终，染疾一问。死生命也，念之何求。（其三）

孤坟寂寂，松柏飕飕。泉门永掩，万古千秋。（其四）（《古志石华》

）华）

●卷二十四

☆崔儒

儒，德宗朝人。

○严先生钓台记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气同道济之谓也。同则无变，济则兼利，虽君臣之殊位，品类之异数，其义一焉。严子陵与汉世祖，可为天地之交矣。严君处道玄寂，超往返独，以辅弼为纆继，以宠荣为秽污，绝世高蹈，归乎旧山，斯达人之常域也。世祖不以禄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来也同寝共体，共去也鸿飞云逝，示君臣之与际，存天地之易简，道泰气同，交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不及，异而疏之，饰而词之，是雕之至朴，迳於夷途矣。况今之交者，权利倾弛，百无一全，知人知己，事皆味绝，邈想遗尘，慨然兴悲。覩其两峰相，群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临清流，可以垂钓，乃嘉遁之胜境，舍此何居，则吕尚父不应饵鱼，在公子未必钓鳌，世人名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行舟辍帆，因有斯述，将以诫夫伪交与贪位者，岂直纪事而已哉。兴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严陵集》七）

☆宋再兴

再兴，建中时人。田悦叛，伪封长丰县丞。

○故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宋公墓志铭（并序）

府君宋公讳俨，西河郡人也。宿著在雅，英雄越风，当才用武，文烈古今，料敌先锋，决胜千里，冲突兵象，煞气横尸。建中二年七月，出蓟城，奉恩命，元戎朱公我神将，府君宋公亲领甲兵，收掌恒定，围深州，克伏。其年十一月，破恒定节度张惟岳十万余人，积尸遍野，收聚尸骸，埋筑丘冢。何期国家负德，不与功勋，反祸燕师，授太原河东节度马遂恶奏，先领朔方兵甲，陇右道李怀光领秦兵及殿前兵马同廿馀万，屯营魏博御河西侧。我幽州节度并以恒冀兵马，建中三年二月，离深州至魏、贝，相去秦兵十里屯营，再鼓烈阵，弓矢相交。六月卅日，破马遂兵马廿馀万，积尸遍野，血流御河。我府君名将节操，冲突交锋，决命於先，不顾残躯，名播後世。何期运命缘终，逝水长流永绝，卒於此日阵也，享年春秋卅有八。呜呼痛哉！丧矣哲仁，愁云位垂，悲风惨色，为此忠效。冀国王封子长丰县丞，报其名父。夫人公孙氏，孀居叵岁，抚育家业，礼有曹家之诚，孝绝孟母之葬，齐眉双明，琴瑟同韵。何期先丧於前。卜筮食日，建中四年岁次癸亥四月丁未朔廿七日癸酉，葬於幽州昌平县东北十里武安乡。坟开数仞，後拥月岗，堆阜千重，横瞻玉按，右带房山之秀，左临沧海之涯，宜其备矣，镌石千古万世。铭曰：

名将贤良，贞干负霜。荣枯万世，惟德洋洋。（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建中一八》）

☆张周

周，建中朝官给事郎。行河南府洛阳县丞、翰林学士赐绯。

○大唐泾王故妃韦氏墓志铭序

夫必有妇，其尚矣，先务德，次求容功，兼而有之，方谓尽善，不尔，则不足以侍执巾栉，宜其室家。故《诗》称好逑，《傅》著嘉偶，非必获是，孰媿名王。妃姓韦氏，苾京兆长安人。祖，皇朝中散大夫赖王府司马，赠禄卿；父昭训，皇朝中散大夫太子仆，赠卫尉卿；皆公望自远，吏才兼优，来以何暮见歌，去以不留兴咏。妃即淮阳府君之第四女也。自汉及今，门为望族，男不卿士，女则嫔嫱，蝉冕鱼轩，与时间出，腾光简牒，昭晰纷纶。妃蕙以为心，馨甘如<sub>え</sub>，词懿而定，服纯而衷，位则千乘小君，行则一人犹母。虽贵无寿，命也如何？呜呼！享年四十八，以建中二年十二月己酉薨於寝，以三年二月庚申葬於原，礼也。存不育男孕女，没无主祀执丧，有足悲夫！铭曰：

关右著姓，海内名家。气与兰馥，颜如华。宜乎作嫔，于王之室。如何不淑，中路先毕。松贾交植，涂刍共来。一昼朝露，千秋夜台。目睹原野，心伤埋没。日既光沉，人亦薰歇。中无可欲，焉虑发掘。但怅长辞，独归城阙。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五）

☆高郢

《全唐文》四百四十九有传。

○勒停鼓吹四严奏

《六典》：凡驾行幸，有夜警晨严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为严，相承已久，乐官不能辨。伏奉《开元礼》，皇帝时飨太庙，及上辛祈谷牙圜邱，皆于正殿致斋，第三日欲赴行宫，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严之仪，并无五更三点以前四严，及驾至桥一严之文。伏请勒停，准礼依时刻三严。又其是所设宫悬，悬而不作，銮驾进发，不鸣鼓吹。至祀日，太庙飨礼毕，銮驾欲发，及南郊行事，銮驾还宫之时，然後各有三严。皇帝既还大次，停一刻须槌一鼓为一严，三刻须槌二鼓为再严，五刻须槌三鼓为三严。往例仪注，皆准此礼。鼓吹署所申，并与礼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礼，是行事毕有三严之制。伏以立礼之旨，务於精诚，銮驾出宫，在祀前之日，犹悬而不作，不鸣鼓吹，况祠所斋洁，明发行事，此夜诚合清静，不应钲鼓喧哗。其鼓吹署所申四严及临上坛一严，伏请勒停。其行事毕後，南郊回，请准礼依时刻三严，太庙宿，其後不严。及南郊回，於明德门里鼓吹，引驾至丹凤门。（《唐会要》卷十八）

☆邵说

《全唐文》四百五十二有传。

○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左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文安郡王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碑铭（并序）

大历乙卯岁夏四月，有星犯於北落。洎秋九月癸巳，大将军维岳薨于位。冕旒悼惜，赠工部尚书，申命有司备礼。以其年十月乙酉，葬於高陵县奉政之先茔。公髻髦敏异，弱冠宏达，风仪郎彻，望之嶷然。业地武，专于学，精于战陈，□于兵铃，万人之敌也。天宝末改服仗剑，北朔边。属幽陵首祸，安羯称乱，汾阳王郭公子仪伟其才略，引为步将。清渠之战，特拜左卫将军。党□背德，恣为陵逼，肃宗命公以麾下敢死，亟往摧之。迁右卫大将军。乾元中，汾阳荡定咸洛，追⊙元恶，公奋无前□，勇拔棘而驰。自卫抵邺，煞伤满野，加通义大夫太仆卿，封南阳县男。思明继逆，再扰东夏，太尉李光弼扼河阳之险，制覃怀之寇。公凌堞□□，□擒魁渠，矢贯其眦，血流被臆。圣私表异，迁银青光禄大夫试鸿胪卿。李国贞继掌师律，身戕众溃，虎旅散掠，居人骇亡。公□□寇盗，完安郡邑。仆固怀恩之授钺也，亦仗公以心腹。公阅视才力，教之引满，艺成彻札者，凡二千人，署曰平射营，为师之左右先後。

今圣践极，改试殿中监，进封开国伯。自是走朝义，逾九河，梟凶〈酋或〉逆，日闻凯获。授特进，试太常卿，进封南阳郡公，食以实封，累加开府。怀恩之遁，封汉东郡王，增封一百五十户，充朔方都知兵马使。公以三军无帅，审于避嫌，丐归阙下，□食四百五十户，拜左羽林军将军知军事。公固辞爵邑之大，食二百五十户，前此军政坏，蠹习以生，常有无其人而私入其食与其衣者，有市井屠沽之伍，避属所征役而冒戎行者，公悉罢斥。归之尹京，解紫绂而从褐衣者，凡千二百辈。其馀慰抚字恤，讨而训之，皆し才勇悍，一以当百。丁忧去职，柴毁过礼，而官曹之事，复旷紊无章。大君深惟其人，莫克纘奉，起公于苴之内，俾复旧官，改封文安郡王。泣乞终丧，抑而不纳。于是图贍军实，贸迁有无，制良弓劲矢，强弩坚甲，动万万计。其长戟利剑，戈矛爨铤，亦万万计。至于经费馀羨，缙钱缙缟、米盐稻麦之数，莫之能纪，咸登于内府，实于禁仓。其有牛车什器入于中者，亦数十百万。上所奖重，迁奉军大将军。公以天时地利，明主之所当知也。创风□气候图，密以上献。复虑国用不足，奉私财佐军，帝益加叹，因而赐吊。公始自将校，骤随节制，幕下之硕画，公必佐焉；军中之右职，公秘更焉。迨□禁旅，ì存濡渥泽，一人之顾问，公实参焉；九重之谋议，公皆造焉。锡以金券，仍画像于凌烟阁，谓享鲧耆，为邦翰垣。不及中身，何剥丧之速，寝瘵之日，御医结辙，倾落之後，中贵盈门，祔遂之数，加常一等。或吊唁其室，或奠祭于涂，其恩□之厚也如此。

公外强毅而内淳至，其奉亲也，竭力于养，尽心于疾，养则问其所欲，视其所膳，晨昏莫之违也，疾则悴其色，致其忧，冠带莫之解也。虽迫以严命，竟从於金革，而饮恨终身，永痛於创钜。加以义礼接於姻戚，任恤深於子侄，{宀娄}贫饱其惠，孤藐忘其亡，盖孝悌之极也。本乎世系，则随齐州刺史政

之曾孙，皇太子家令元济之孙，丰王府司马赠灵州大都督履仁之子。世尚忠肃，以术学理行闻，盖灵源之浚也。议其祚胤，则益王府长史曼，左监门卫率府录事参渠杲，太子司议郎晟，崇文生晔，长未及冠，弱才知方，然而因心克孝，率礼不越，盖积庆之深也。公视其母弟有志，切于己焉，家之余财，身之后事，尽委于志。既而丧纪办护，丰碑篆刻，皆令季之所为也。人谓文安友爱，有志弟悌，张氏之业，其不替乎！铭曰：

勋臣之贤，将有文安。累康屯艰，为邦垣藩。焚焚巨滑，射天吠主。帝念汾阳，专征耀武。惟公愤发，愿从旗鼓。肇自朔裔，南驰关辅。关辅既清，复东其旅。训激貔肤，戕摧寂虏。思明继逆，再扰三河。河阳之师，实制犴賈牙。桓桓太尉，将定诸华。忿是覃怀，附于凶邪。公擒其帅，勋伐居多。怀恩授钺，讨除奸羯。翳公烈烈，遂扫逋{薛女}。汾上之溃，我成其功。违难远嫌，宛口清风。训馭北落，声华有融。如何昊穹，而降斯凶。赠以冬官，洪惟饰终。青发京邑，圻归渭。精魄何之，英名孰继。空留片石，万有千岁。（石刻）

#### ☆韦皋

《全唐文》四百五十三有传。

#### ○破吐蕃奏

云南蛮王异牟寻领部落兵马破吐蕃，弃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擒吐蕃王五人，归降百姓一十二万人，约计三万馀户，大小城一十六所。（《唐会要》九十九）

#### ○请赐南诏金印奏

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伊宽献所授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印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同上）

#### ☆韦执谊

《全唐文》四百五十五有传。

#### ○请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奏

伏以皇王大典，实存简册，施于千载，传述不轻。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於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其封彙。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三）

#### ☆李若初

若初，贞元时官盐铁使。

#### ○请勿禁见钱出界奏

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缿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唐会要》八十九）

☆关播

《全唐文》四百五十五有传。

○三省库官更置一人奏

三省中库官各一人，或属假故，即公事废阙。请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内考功、司封、司勋郎库中，仍请两人分掌，临时事故，即勒通知（奏）。（《唐会要》八十二）

☆王础

础，贞元中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大历七年进士，历秘书少监中丞）

○请准东谢蛮朝贡奏

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左右大首领朝散大夫前检校邛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谢汕、左右大首领继袭摄蛮州巴江县令借紫金鱼袋宋万传、界首子弟大首领朝散大夫州录事参军谢文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贺，自後更不许随例入朝。今年恳诉，称州接，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等朝贺，伏乞特赐优谕，兼同刺史授官。其尔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三年一度朝贺，仍依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所推者充。（《唐会要》九十八）

按：自“前件刺史”下，与《全文》九百九十九所收东谢蛮宋鼎奏同。

☆沈既济

《全唐文》四百七十六有传。

○枕中记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一作邑）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於邸中。与翁共席尔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褻，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与言适乎。吾尝思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

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

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一作郡）。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徵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一作采，疑）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而节度使王君新被杀，河湟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一作十馀万），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众叛亲离石於居（一作扶）延山以颂之。

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徵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馀年。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一作共）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一作死罪）投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曰俭、曰传、曰位、曰侗、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侗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馀人。两甯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馀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後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後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

後年渐衰迈，屡气骸骨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於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歿，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貽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钟漏并歇，筋骸俱耄，弥留沉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沉痾，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子自爱，犹冀无妄，期於有瘳。”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於邸舍，吕马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恍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



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吴兴艺文补》、《文苑英华》八三三、《太平广记》八十二）

☆李坚立

坚（立），贞元中为司农少卿。

○太仓石柱记

贞元五年，四海文明，天子唯谷是恤，思富国便民之事，莫若端本，以尊农事。故廩庾仓，尤切圣虑，俾少卿一人，专领其署，盖欲难其任而重其事也。（《唐会要》六十六）

☆崔纵

《全唐文》四百七十八有传。

○复祀灵星等坛奏

立春後丑日祀风师，立夏後申日祀雨师，立秋後辰日祀灵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惟上元元年制，中祀、小祀一切权停。至永泰二年，有敕复风师、雨师。其灵星、司中、司命等坛，宜令所司准《开元礼》配享。（《唐会要》二十三）

☆杜黄裳

《全唐文》四百七十八有传，

○前资官充夺知奏

以前资官充专知，既无俸料，颇亦艰辛。请入库日便依资与官，仍许四周年不用阙。（《唐会要》八十二）

○中宗神主迁西夹室奏

顺宗皇帝神主已升太庙，告祧之後，即合递迁。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礼合迁于太庙後西第一夹室。每至之日，合食如常。（《唐会要》卷十五）

☆裴堪

《全唐文》四百七十九有传。

○请勿以太学生代斋郎奏

严奉宗庙，时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典也。故致斋清宫；设斋郎执事，使夫习肄虔恪，肃恭神人，内尽其敬也。太学置生徒，服勤儒业，宏阐教化，发明德义，用严师以训之，悬美禄以待之，限其课第，考其否臧，外奖其学也。夫如是，斋郎官员焉可废也。太学生徒焉可乱也。若虑不素洁，则无以观其敬矣；志不宿著，则无以成其业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从事也；绩其勤而禄之，使其服志也。罢斋郎则失重祭之义，用学生则挠敬业之道，将何以见促数之节，肃敬之容，强立之成，待问之奥，知必不能至矣。况国家有典，崇儒有

制，岂以斋郎渎易是病而思去之？学生冗惰无取。而思杀之？诚宜名分有殊，课第自别，使俎豆有楚，弓冶知训，供职有赏勤之利，敦学得乐群之至。礼举旧典，人知向方，庶乎简牍无罢代之烦，监寺绝往来之弊矣。将敦要本，在别司存，俾不相参，庶合事体。（《唐会要》五十九）

○谏张茂宗借吉就婚奏

按：此文见《唐会要》三十八，题作裴堪名。今存其目，文见《全唐文》五百十五卷。

☆高参

《全唐文》四百八十有传。

○赐爵以五品为限奏

准贞元二年十月敕，准制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并以三品阶为限者。其有以五品受赐者，并未标格限，所司检勘不备。其贞元元年十二月制，五品已上赐爵一级，亦请以五品为阳。仍望为常式。（《唐会要》八十一）

☆权德舆

《全唐文》四百八十三有传。

○请续修律令事类奏

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三十卷、《处分长行敕》等，自大历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两度制删之，并施行。伏以诸司所奏，苟便一时，事非经久，或旧章既具，徒更烦文，犹理重轻，系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删定，至元和五年删定毕，所奏三十卷，岁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後，续有敕文合长行者，望令诸司录送刑部。臣请与本司侍郎、郎官参详错综，同编入本，续具闻奏，庶人知守法，吏绝舞文。（《唐会要》三十九）

☆李文则

文则，建中朝人。

○大唐故宣州宣城县尉李府君夫人贾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嫔，字淑容，长乐人也。其先晋唐叔之後，因别封而族焉。远祖谊，以文傅长沙桓王，汉帝膝之前席。洎王莽未裔，祖复以创命功，遂图云阁旌美之，则本仁义、淬文质、守忠信者，良亦多矣。祖王父艺，易州遂城县令；王父玄操，州刺水县令；烈考彦，朝请大夫阆州刺史；皆种德前烈，温温其恭，泽流子孙，世济於美。夫人妙闲闺壶，明练威仪，婉婉潜会於徽容，工巧实资於柔德。有行之岁，仪凤于飞，闻既见之诗，而誓心永毕。公陇西人也，举贤良，授宣城尉，其馀官婚，列於别传，故不书。遂能宫徵调和，坝簾韵叶，奉苹藻而修盥馈，朝舅姑而事组纡川，雍々喈喈，闻唱必和。岂图天不吊

，歼我良人，夫人感恭姜之遂孤。痛颜子之不幸，至哀而哭不在夜，居丧而动必合礼，遂贞其节，洁其名，守其婺矣。以从父之弟住於兹邑，因臻焉。又能恤孤弱以慈，睦天伦以孝，优游自得，喜怒不形。谁谓六极俄鍾，遐龄不享，以建中二年二月十二日寢疾，奄终於赵州元氏县之官舍。浹族衔哀，举门抱痛，春秋七十有六。无子，有张氏女一人，泣血毀容，殆将灭性。以其年三月廿三日窆於七义原，权礼也。合防之志，今则未从，同穴之言，他年奚复。从子文则哀迫恳到，寄词于石。铭曰：

於昭祖宗，诞膺明哲。爰洎夫人，克勤礼节。人钦嘉行，族满休声。心存大顺，志洁孤贞。嘉行伊何，合於内则。休声伊何，轨仪不慝。物终歇灭，道有湮沦。哀哀孝女，尽我生人。一扃泉壤，万岁千春。（石刻）

☆李齐运

齐运，蒋王恽孙。始补甯王府东阁祭酒，擢累监察御史、长安令、京兆少尹，出为河中尹。李晟壁渭桥，齐运时拜京兆尹，督刍粟餉晟。贼平，颇有助，改宗正卿，进至礼部尚书。

○请收利以助公厨奏

当司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钱二千贯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厨。（《唐会要》九十三）

☆皇甫政

政，贞元中越州刺史。

○请补进绫奏

贞元十年，进绫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唐会要》八十五）

☆郑叔则

叔则，贞元中太常卿。

○皇太子覲谒暂服墨衽参议

准礼，子为母齐衰杖周，更无贵贱降杀之别。伏以圣上以大中立教，以至孝兴理，宪章古道，肃慎礼文。皇太子禀训睿哲，因心孝敬，缘情酌礼，复古为宜。准礼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衽覃。至于昏定晨省，问安视膳，不可服衰麻密近宸。伏请每诣正内覲谒，暂服墨衽参，归至本院，依旧麻。庶适变通，允叶情礼。（《唐会要》三十八）

☆萧据

据，贞元中河中府仓曹参军。

○请详定妇为舅姑服状

堂兄侄女子适李氏，婿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

院详定。（《唐会要》三十八）

☆令狐建

建，滑亳、魏博节度使彰子。累官左神武军右领军卫大将军。坐专杀，贬施州别驾。卒，赠扬州大都督。

○议改武成王庙祝版署名奏

当今兵革未偃，宜存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劝今，欲有贬损，恐非激劝之道也。顷者追尊也，致礼者文，戡乱者武，遂追尊王位，以时祠之。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礼，则无以重其教也。故文武二教，犹五行之迭用，四时之代序，固宜并立，废一不可。况其典礼之制，已历三圣，今欲改之，恐非宜也。

（《唐郊祀录》卷十）

☆李业

业，贞元时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

○草马不许出界奏

当管诸军州草马，准贞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敕文，不许出界。又准去年五月十五日司门转牒，诸道应有草马，准敕并不命出界。今缘近日诸道差人，于当管市马，不依敕文，并收草马。伏乞天恩，诏下诸道，准元敕约勒。（《唐会要》七十二）

☆李兼

兼，德宗时江西都团练。

○破贼神应请付史官奏

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贼李希烈之将童待召率众袭鄂州，顺风纵火，邑屋将焚。臣乃祷於城隍神，倏忽风回，火烈贼溃，遂击破之，连拔黄、沔二州。请付史官，以答神意。（《册府》三百九十八）

☆杨贞

贞，贞元时御史中丞。

○现任官不得离任奏

现任官或被诸司不奏便移文牒充判官。伏请自今已後，应现任州县正官不承制敕差补，不得辄离任。（《唐会要》七十八）

☆刘震

震，贞元中试左骁卫兵曹参军。

○唐故朗州武陵县主簿桑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字，受性命氏，编于史册。曾祖克诚，皇朝左羽林军长史；祖瑰，皇朝江夏郡司马；父倩，皇朝试庐州长史。公阅勋华，世为显族，博究书传，达不因人，肃政推能，历有梅香之任。清规迥秀，服称时辈；虚心应物

，士归雅望。天宝五载，奄从大夜。

夫人太原王氏，东都闲廐使知古第三女也。聪惠柔顺，贤和早彰，笄岁移天，主公中馈，既谐琴瑟，鸾凤和鸣。居公之丧，弃膏捐粉，敬依佛道，斋戒为心，训子孀仪，亲姻仰则。天宝末，贼将禄山掩有河洛，乾元之中，思明继祸，中原鼎沸，涂炭生灵，十室九空，人烟断绝，少有疾疹，遂至膏育，辛丑年中十一月而卒，攒窆洛城南缠私第，从时宜也。

日诸月诸卅餘祀，爰子曰初，朝散大夫试鸿胪卿，累朝忠臣，佐辅戎幕，荡涤边羯，拂锄群丑，功逾卫、霍，计拔良、平，久俟通年，获此龟吉。以贞元五年八月廿一日，归河南县平乐乡先君，礼也。顷家尽产，卜宅从仪，恐陵谷难常，刊石将为不朽。词曰：

积德餘庆，福垂後昆。高门是封，龙虎风云。先君旧域，孝妇新坟。千秋万古，盛嗣存存。（石刻）

☆李吉甫

《全唐文》五百十二有传。

○修元献皇后斋奏

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若於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礼经典故，检讨无文。伏以元献皇后庙在太社之西，今请修葺，以为大行皇后别庙。（《唐会要》卷三）

○旧制经略不隶灵武奏

国家旧制，六胡州在灵、盐界内。开元中废六州，置州以宽宥为名，领诸降户。天宝末，宥州寄理於经略军，盖以地形居中，可以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经略隶灵武，又不置军镇，非旧制也。（《册府》九百九十三）

☆韦彤

《全唐文》五百十五有传。

○瑶台寺侧置文皇寝园奏

历代礼书及国朝故事，未见有不可改移之礼。先王建都立邑，以安民也，有不便则为之迁，况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寝园，顷遇焚，遂奉仙驾，久移旧宫，事则因灾，非无故也。岁月传叙，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谓至顺。且陵旁置寝，是秦、汉之法，择其高爽，务取清严，去陵远近，本无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数不同，各于柏城随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访闻昭陵旧寝经火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隐蔽，迳路欹危。伏以元宫尚幽，所奉宜静，今若必须仍旧，土木兴功，不惟负载至难，亦恐喧嚣太逼。大道以变通则久，圣人以适时为礼。今陛下孝思所切，营建惟新，是则通于神明，岂伊常情所及。圣旨

所示，谓于瑶台寺左侧，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内，不在瑶台寺明矣。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从，俯近井泉，则膳羞愈洁。规模一定，垂之无穷，酌其便宜，诚为允当。（《唐会要》二十）

☆杨於陵

《全唐文》五百二十三有传。

○辞全俸表

臣以年力衰退，陈乞休闲。伏蒙圣恩，特赐矜免，授尚书左仆射致仕，特恩令全给俸料。臣伏以朝廷致禄，本为职劳，衰病乞闲，自宜家食。而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义诚属於优贤，事亦兼於养老。以臣慵耄，敢当料程，伏以思维，已为过幸。今若又逾常制，重启殊恩，锡端寮之厚俸，为朽质之私费。循理抚事，情所不安，招损害盈，臣所深惧。伏乞俯回圣眷，再敕有司，得从半禄之文，斯乃残年之幸。（《唐会要》六十七）

○刺史见阙量材差择奏

贞元中，观察使李复奏，南方事宜素异，地土之卑，上佐多是杂流，大半刺史见阙，请於判官中拣择材吏，令知州事。臣伏见近日诸道差判官监领州务，朝廷以为非宜。臣谓现今州县凋残，刺史阙员，动经数岁，至於上佐，悉是贬人，若遣知州，必致挠败。伏缘李复所奏，降敕年月稍远，惧违朝旨，伏乞天恩许臣遵守当道所奏，各量才差择，以便荒隅。（《唐会要》六十八）

●卷二十五

☆严洵兑

《全唐文》五百二十六有传。

○祀武成王议

谨按李纾所奏，援引训典，比量礼度，祀文轻重之杀，献官尊卑之节，诚至当矣。而推以广之，抑未尽也。夫大名徽号，先圣王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谓其言可以范围，其行可以师表，其功可以施百代，其业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则不可虚美。其于太公，兵权奇计之人耳。当殷辛失德，八百诸侯皆归于周，时惟鹰扬，以为佐命，在周信有功矣，于殷谓之何哉？祀典不云乎：“法施于人则祀之，有功于民则祀之。”仲尼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王及学者皆宗师之，可谓法施于民者。如周弃之始播百谷，勾龙之序平九土，生人衣食者皆受其赐，可谓有功于人矣。非为是族，其有片善，式闾封墓也。我有唐以义兵集大勋，以武德平祸乱，度隋室法尧之禅，当夏启慕禹之绩，立法垂制酌乎永。贞观中，以其兵家之流，始令溪立庙。开元中，著上戊释奠之礼，其于追宠，不为薄矣。上元之际，执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武成封王之号，拟议于文宣王。优劣万殊，不可

以训。《礼》不云乎：“拟人必于其伦。”《春秋左氏传》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太公之于圣人，非伦也；名至而德尊，非名也；德薄而名大，非顺也。有一于此，是为神羞，况三者皆谬，安可徼幸之哉！太史公以韩非与老子同传，人到于今非之；高祖封韩信为侯，自耻与绛灌等列。况圣朝褒口之称，其可雷同乎？愚以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旧令为齐太公庙，人无间言矣。享献之事，余依李纾奏。（《大唐郊祀录》十，参《唐会要》二十三）

按：《全文》所收与此不同。

《全唐文》五百二十六有传。

### ○比类累年榷盐钱数奏

江淮、河南、河内、兖郛、岭南诸盐院，元和三年榷盐，都收价钱七百二十七万八千一百六十贯，比量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才忽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估钱一千七百八十一万五千八百七贯。贞元二年收榷盐虚钱六百五十九万六千贯，永贞元年收榷盐虚钱七百五十三万一百贯，元和元年收榷盐虚钱一千一百二十八万贯，二年收榷盐虚钱一千三百五万七千三百贯，三年收榷盐虚钱一千七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贯。谨具累年榷盐比类钱数，具所收钱，除准旧例充盐本外，请付度支收管。（《册府》四百九十三）

### ☆窦参

参，字时中，刑部尚书诞孙。以荫，累为万年尉。德宗初，为御史中丞，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宣武刘士宁饷参绢五千，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贬州司马，赐死。

### ○续差御史监祭奏

得监察御史郑襄状，准《六典》，应郊庙祀祭，皆御史监之。盖职在省其器服，阅其牲牢，有不修敬，则举劾闻奏。主者严荐献，交神明，监者举过缪，纠阙误，所务不同。准式，斋官有故，许通融行事，公事数人，可得通摄。其监祭御史唯有一人，旧例有故便阙者。伏以祀事肃恭，国家大典，苟无纠察，恐亏慎重。却请以后监祭御史誓戒后，有假及改转者，许续差御史，令沐浴洁服往。即冀官次有常，礼物严备。（《唐会要》六十）

### ☆武元衡

《全唐文》五百三十一有传。

### ○更请厨料本钱疏

厨料欠少，更请本钱一千贯文，收利充用。置捉钱四人，其所置，请用直官及写御书各两员，每员捉钱二百五十贯文，为定额，即免额外置人。（《唐会要》六十四）

### ○三院御史班序奏

准贞元二年班序敕，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参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内供奉里行，即入御史班。缘使下御史，近例并不在内供奉班内，请自今以後，诸使下御史内供奉者，人阁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员外郎之後，在正台监察御史之上，使为常式。（《唐会要》十五）

### ○三品官除谢奏

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从三品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阁谢，其余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唐会要》二十五）

### ☆裴度

《全唐文》五百三十七有传。

### ○废金扣等十六县为乡奏

兴元府废金牛县为乡三，洋州废洋源县为乡五，阆州废岐平县为乡四，利州废景谷县为乡五，通州废三冈县为乡四，废石鼓县为乡五，巴州废奇章县为乡四，废盘道县为乡五，蓬州废郎池县为乡六，废良山县为乡六，集州废通平县为乡十，壁州废广纳县为乡六，渠州废大竹县为乡三，废水县为乡三，凤州废黄花县为乡二，开州废万岁县为乡六。准今年二月敕，废金牛等十六县为乡，令并随便近割隶属诸县讫。（《唐会要》七十一）

### ○乞留男让奏

京兆府参军裴让是臣男，年甚幼小，官无职事。今准近敕，须令守官。伏以臣男之官，无虑数人，悉是资荫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既无功事，离任从无妨阙。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册府》四百四十七）

### ○西门元佐

元佐，元和中乡贡进士，西门大夫从侄。

○大唐故朝议郎行宫闾令充威远军监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西门大夫墓志铭（并序）

公讳珍，京兆云阳人也。曾祖□，祖彭，并蕴异才，不苟荣禄，孝悌虽形於家室，声芳已著於远迹。父进，朝议郎行内给事赐绯鱼袋，立性於宽，执心忠亮，入侍闾，出抚军师，历事四朝，竟无败累，故中外贵介，咸遵厥行。

公器局宏邈，见解殊伦，干於理剧，果於从政，志存大略，不忌小节，恒人讥其傲睨，高贤许其豁达。至德之初，释褐从仕，大历之末，擢居宣徽。建中四年，王室多故，泾源叛卒，昼入犯门，銮舆西巡，以避封豕，艰虞之际，尤尚通才，除内府局丞，充凤翔陇右节度监军判官。时怀光不臣，潜与Γ合



，翠华於是更幸梁洋，节使楚林果有疑贰。公每於衙府，輒肆直言，谕其将士，徼以祸福，国家靡隲之忧，州县免诛夷之弊，微公之力，殆不及此。德宗闻而异之，俾充荆襄沔鄂洪府宣慰使。兴元元年，遂除洪府判官，随先锋兵马使伊慎下安黄等州。贞元元年，来献俘馘，上旌公功，拜内仆令，令赴本道。其年季秋，改充豪寿观察监军判官，寻除张建封尚书为徐泗节度，诏公独监送上职名如故。其年朝覲，迁荆南监军。上以公习於戎事，欲将任重，圣心未决，久而不遣。至八年，充剑南三川定理慰使。其六月，监淄青行营兵马三千余人，戍于岐山，西荒服。上以公临事不私，抚军有术，凡积星岁，逾十瓜时。十三年入奏，上嘉其勋，锡以朱绂。昆戎自从会盟，历负恩信，知我有备，未尝犯边。上以关东甲士，远从劳役，悉令罢镇，却归本管。三军别公，援辔挥泣，如诀父母，岂胜道哉。既归阙庭，复任高品。暨德宗升遐，顺宗嗣位，爰选耆德，以辅储皇，转为少阳院五品。永贞元年，属今上龙飞，公以密近翼戴之绩，赐紫金鱼袋，充会仙院使。元和元年，改充十王宅使。

历事六朝，公智足以周身，谋足以解难，事上不逼，接下不悔，自束发委质，衔命抚军，宣慈则蒸庶再苏，讨叛则凶渠授戮，动有流誉，人无谤言，若非淑慎，曷能臻此？公身居禄位，志不骄矜，克遵象外之谈，不讳生前之事。遂於长安县龙首原西距阿城东建莹域，高岗难枕，夏屋未封，君子闻之，僉曰知命。夫人马氏，驥之女也，内备四德，外谐六姻，邕睦允阳於《曹风》，折旋不亏於《戴礼》，不幸先公而歿。有子四人：长曰季常，次曰季平、季华、季焯，或名参密侍，或职列禁军，咸蕴构堂之姿，俱是保家之主。以元佐性无饰伪，文好直词，爰命纪能，庶旌实录。其词曰：

洪河孕气兮嵩岳粹精，圣君当馭兮哲人乃生。才调不羈兮智略纵横，器宇寢深兮量包沧瀛。结发从宦兮捐私徇公，弱冠受命兮临人抚戎。入侍丹陛兮明接宠，出宣青塞兮九译潜通。功成位高兮锵金拖紫，居安虑危兮先人後己。去健羨师老氏之玄言，齐死生宗大仙之至理。自昔有生兮孰能不亡，考彼灵龟兮兆此龙岗。或培或筑兮高坟深穴，爰栽爰植兮青松白杨。

上以公恪勤事主，密慎左右，至七年，迁监威远军使。昼巡夜警，卫士畏威，敷奏阙庭，众称其美，谓保贞吉，以享百龄。逝川不留，奄随朝露，以元和十二年七月一日遘疾，终於于修德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四。以明年七月廿日壬寅迁窆於长安县承平乡先修之莹，从其命也。（石刻）

☆魏匡赞

匡赞，三卫出身。元和间剑州普安县主簿。

○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人讳邈，字仲方，其先钜鹿人，寄居于京兆府咸阳县积代矣。顷因禄山

暴逆，凿舆南征，畿甸士庶，皆为俘馘，由是图籍毁致，产业烟烬，不可复知先人之事也，此无以述。曾祖宾，皇仕陇州长史，祖母王氏；祖朝隐，鄙恶浮名，高尚其仕，祖母柏氏；伯父逊，试左卫率府兵曹参军；皆不幸短命，先归黄垆。且大人少履文字，贞元初以乡举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贿援兼无，竟不登第，然当时称屈者众矣。其后为河阳节度使所辟，随逐戎幕，处事详明，奏怀州参军，丁祖母忧不上。後参选拜果州司户参军，未上，为度支山南租庸使所厚，抑志勾留，共理盐鹵，官满不舍。其後惧以覆瓿束，恳辞所荣，租庸使韦公不胜其辞，由是获免。既而四海无业，一家若浮，遂携老幼而入关。关中无投足之地，贾居于万年县之胜业里，然无托食於亲知者首尾五祀。出无车舆，坐寡粮糗，妻孥有含菽饮水之患，无衣无褐之虞，而我父不为耻不陨越者，以其知止知足，达於至理者也。元和四年夏四月，相府裴公因人而知其善，补待制官，掌握丝纶，廉慎益著。地居近密，不发私书，朋旧昵亲，由斯咸怨。人虽欲遗之金布斗粟，曾不我容焉。所谓蹈火不热，履霜坚冰，其此之由乎？拜婺州司功参军，转宣州司功参军，未几，今年复有诏令之本官。以其年十月十三日，终于宣州宣城县之公馆。匡赞亲侍灵舁，明年岁次乙未四月八日己酉，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之毕原，礼也。

於戏！大人履善道，践古事，亦已久矣，而不曾极耳目之所观听，娱心意之所爱乐，一生蹇蹇，终日才妻々，而死之日，馀俸不足以葬藏一身，儿女无歌哭之地，其不痛矣，然则庸非俭极乎？娘赵氏，试璧州别驾升之女。自罹衅咎，泣血终日，加以孤幼缠绕，丽羸殆深。生男女六人。女三人：长曰素恭，嫁李氏；仲曰季风，嫁侯氏；季曰季雅，犹未从人。儿三人：长即匡赞，仲曰文质，皆三卫出身；季曰齐贡，拜兖州都督府参军，丁此忧不上；并生遭不造，少集荼毒，酷裂烦冤，无所逮及。仓天仓天，噫！大人积德累仁如此，竭忠尽孝如此，宜乎天地孔昭，神明大鉴，享年有永，降福穰穰者焉。如何朝阳露，璋暴殒；仓天仓天，此赞所不以斯文托於人，以其情地崩迫，冀其纪事之明也。虽赞父之德，则为宠亲，而内举不避，且旌善人。其辞曰：

冲和降气，诞生忠良。和顺内积，英华外扬。靡暴于弱，无凌于强。天胡不惠，流毒祸殃。情魂倏殒，声积弥彰。千龄兮万代，共响乎遗芳。（石刻）

☆韦同翊

同翊，乡贡进士。

○唐故龙花寺内外临坛大德韦和尚墓志铭（并叙）

大德姓韦氏，法号契义，京兆杜陵人也。元和戊戌岁四月庚辰，恬然化灭，报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粤以七月乙酉，迁神於万年县洪固乡之毕原。遗命不坟不塔，积土为坛，植尊胜幢其前，亦浮图教也。曾王父讳安石，皇尚书

左仆射中书令；大父讳斌，皇中书舍人、临汝郡太守；烈考讳袞，皇司门郎中、眉州刺史；家永卿相德勋之盛，族为关内士林之冠。始先妣范阳卢夫人，以贤德宜家，蕃其子姓，故同气八人，而行居其次，在女列则长焉。自始孩蕴静端介洁之性，及成人鄙铅华靡丽之饰，密置心於清浄，教亲制夺，其持愈坚。年十九，得请而剃落焉。大历六年，制隶龙花寺，受具戒於照空和尚。居此法身，本於天性，严护律度，释氏高之。国家荣其善教，乐於度人，敕东西街置大德十员，登内外坛场，俾後学依归，传诸佛心要。既膺是选，其道益光，门人宗师，信士响仰，如水走下，匪我求蒙。持一心之修缮佛宇，来四辈之施舍金币，高阁山耸，长廊鸟。像设既固，律仪甚严，率徒宣经，与众均福。故闻者敬而观者信，如来之教，知所慕焉。尝从容乡里，指於北原而告其诸弟曰：“此吾之所息也，为其识之。”呜呼！生归於佛，歿归於乡，至哉其孝乎！所以报生育劬劳之恩备矣。窀穸之制，咸所遵承。弟子比丘尼如壹等，服勤有年，号奉遗教。杖而会葬者数百千人，极释氏之哀荣，难乎如此，乃沉础而志于墓云：

迷方之人，妄聚之身。白日下临，苦海无津。我得度门，性□□□。亦既落发，於焉报亲。孝乎终始，归于故里。石幢（缺五字）南趾。（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元和一一八）

☆贾中立

中立，元和时人，翼王府参军。

○唐朝议郎行凤州司仓参军上柱国司马君夫人新安孙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字坚静，建业人也。曾王父瑜，睦司马，即吴之洪允矣。祖从，朗录事。父愿，皇慰望江。咸袭繁祉，垂裕後昆。夫人婉婉令淑，挺然生知，及笄年适于司马司仓君。窈窕闲雅，谦和优柔，行合规矩，言堪典模，恭理黍稷，调畅琴瑟，义光中馈，孝显家风，纲衣无华，举案有则，训女四德，示男六经。亲族娣姒，肃然心伏，凡在闺阃，莫不书绅。性止恬淡，情忘嗜欲。洞了生灭，俄而谢世。元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微疾冈瘳，终于长安颁政里第也，享年五十三。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将迁于国西阿城南原，礼也。呜呼，生事毕矣。二女早逝。有子长裕，泣血哀号，抑情就礼，痛雍穆之风，泯然斯绝，刊石纪德，庶几不朽。中立旧馆之宾，睹其家道，不揆为铭，未充名实。铭曰：

婉婉积善，不享遐龄。贞操符礼，柔和合经。尺波一谢，寸晷冈停。爱其芳烈，刻石存铭。（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

☆卢坦

《全唐文》五百四十四有传。

### ○劾柳晟阎济美进献奏

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接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赦令，理合遵行。一时归朝，固违明旨，复修贡赋，有紊典章，伏请付法。又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城，亦有进献，当时勘者称离越州後，方见赦文，道路已遥，付纳无处，既经恩赦，须为商量。将诚来者之心，必举赎刑之典，已书罚讫。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诸道长吏有离任赴阙廷者，并不得取本道财物妄称进奉，苟有违越，必举宪章。柳晟等既违新令，不敢不奏。（《唐会要》卷四十）

#### ☆张宏靖

《全唐文》五百四十四有传。

### ○萧斋记

陇西李君约於江南得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以笔势惊绝，遂匣而宝之。其遇之之由，则君之赞序与崔监察备论之详矣。君与字俱载舟还洛阳仁风里第，思所以盖其瞻玩，藏置之宜，则箱椟临视不时，有緘启动摇之变。遂特建精室，陷列于垣，复本书之意，得遥睇之美。寂对虚牖，势若飞惊，虽烟雾交飞，虬鸾紮动，轻旆翻，微云卷舒，不能状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当时，逍遥道枢，脱落荣利，识洞世交，神交古人，而风致之馀，特精楷隶。所得魏晋以降名书秘迹多矣，以不越於缣素之间，未为殊珍也。苾壁字奇纵，乃为希宝，故异而室之，文而志之。意匠所得，非常域也。夫萧之为字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铭壁，宜乎命斋。萧斋之名，与此字俱传矣。

（《书苑菁华》十三。《法书要录》三）

○按：此文始见於张彦远《法书要录》，题为“大父高平公《萧斋记》”。案彦远为宏靖孙，文规子，见《唐书·张嘉贞传》。谥则彦远之伯叔行，见《宰相世系表》。自明刻《要录》後附彦远传，有自其大父稔有能书名句，此记遂沿为谥作。《书苑菁华》题作宏靖，与《唐书·张嘉贞传》《世系表》合，且较《要录》多馀字，姑录存之。

#### ☆王仲舒

《全唐文》五百四十五有传。

### ○国子博士韩愈除都官员外郎制

朝议郎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上骑都尉韩愈，直亮廉洁，博达而沈厚。守经嗜学，遂探其奥；希古为文，故得其精。美宋玉之微词，尚杨雄之奇字，为己求道，暗然扬声。可行尚书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洪兴祖《韩子年谱》）

#### ☆林藻

《全唐文》五百四十六有传。

### ○深慰帖

辱问，知所苦已减退，深慰也。承廿七日发，时热如此，疾未全瘳，冒犯而行，得否善自度之。如料气力未禁，何如改告，别作逗留。愿审己而动，勿使道路重复，转更栖遑。藻那日送欧阳回，至横灞，便属马脊破，烂溃特甚，不堪乘骑，数日来都不出入。虽不得数至问疾，常令问中和，知减损，将谓程宽，且将息，不知发日顿近，明後闲暇，得鞍乘，当奉诣，未际预悬离别之恨恨也。拙序不足奉扬盛美，过言见谢，无乃外欤！崔、郑、欧阳诗付往，章八元、陈羽各有一篇，未能取得，续附也。诸公处申意，寻当与达，即冀展奉。无复寒暄，不宣。藻拜手，廿三日。郭郎少公执事。先所仗写文卷，闲垂检出，续令住取，谨问。（《寓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八）

○台逋还珠赋（节句）

珠之去也，山无色兮，氛雾冥冥，海无光兮，空水浩浩。珠之来也，川有媚兮，祥风习习，地有润兮，生物振振。（《闽书》）

☆林蕴

蕴，藻之弟。《全唐文》四百八十二有传，今次藻下。

○对贤良方正策

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更生臣也。（《福建通志》）

☆柳宗元

《全唐文》五百六十九有传。

○唐清河张府君墓志铭

案：石刻署柳宗元名，恐是後人所加。姑存其目，文已见《全唐文》不录。

☆欧阳詹

《全唐文》五百九十五有传。

○吊汉武帝文（并序）

阅太史氏书，见汉武之御极，虽大量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睹其《内传》，有学神仙，筑三山，为饮露飧露，希升汗漫，激流企石，用拟林泉。呜呼！秘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始其事而不知所以从。夫一物各异道，万汇不同致，帝王之与神仙，林泉这与市朝，犹鳞群毛族，川陆分之，日居月诸，昼夜常之，麒麟不可有处渊，蛟龙不可更居藪，玉兔莫延於旦，金乌罔瞻於宵，附其翼者两其足，与其角者去其齿。不兼之义，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亲人；仙者，宜先於远世。以林泉为意者，可居於草泽；以天下为念者，可谨於朝廷。是以唐尧、虞舜无野心，子晋、许由辞窳祚，诚以帝王与神仙有隔，林泉将市朝难并也。今据唐尧、虞舜之地，而求子晋、许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体为仆御，元元所以膏割血为饱暖，非图好林泉而

学神仙也。故予览其传，伤心久之。

戊辰岁秋八月，周览秦原，次茂陵之下，既睹永归之地，弥怀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统物，岂无足称之德欤！盖叹日月高明，有时亏异；珠玉贞洁，不免疵瑕。徘徊路隅，兴言而吊云：

赫赫兮炎灵降神，造汉焚秦，四叶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群龙，卓为世祖。秋风扬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辟未名之土。虽殊仁圣之后，是异凡庸之主。伊可肤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谟，想夫仙道。鱼处重渊，兽居茂草。辨乎朝市，别以林泉。日由旦陆，月丽宵天。迹既两分，理难齐克。若死将生，犹南与北。贪臣王公，鞅掌者可以勤万机；欲升汗漫，逍遥者可能为匹夫。爱深宫秘殿者，可以垂旒纒；好青山绿水者，可以栖江湖。饮露参腥，激流贯都，苟能同致，实曰殊途。尧舜曰圣，由晋匪愚，确乎守一，亦以难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图山水？君子乾乾，孰为神仙？呜呼哀哉！前监孔彰。高台深池，夫差以戕；寻山越海，嬴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无殃。胡为不辰，互穷厥方。舟全虎臂，车出羊肠。已临隧炭，几绝苞桑。反覆前闻，痛心疾首。药石无人，瑾瑜有垢。暑来寒往，时移代久。古垄将颓，恶声不朽。曰临宇宙，有时而亏。目睹毫厘，或不见眦。将为而不知，复知而故为？呜呼噫嘻！（本集）

案：此文据明刊本《欧阳行周集》，与李观所作字句不同。

☆于方

方，元和中秘书省校书郎。

○唐裴氏子墓志铭

有唐故侍御史裴公，讳琚，知京北馈餉军。时夏州连帅韩全义以王命讨淮夷，不克归镇，德宗孟明於异日，释而不问，疑惧之甚，而意端公焉，遂有青蝇之间，白圭成玷。贞元十七年，竟贬崖州澄迈县尉。至廿年十一月，终于南海。明年，灵而北归至襄阳。夫人史氏在焉，我之出也。有一子曰承章，聪勤游艺，精敏工文，幼学之年，迨成人矣，而志慕贤才，心尚书道，人之所保，不居过地，可谓令子矣。年十八，娶扶风窦氏，父瑞，余之从祖姑之子。七岁以孝廉登名太常，文词学业，衣冠名表，而四十五十遽归泉里，取女藐然，归于承章。承章之事亲也，孜孜孝敬，亲之念承章也，慈爱亦过，至於跬步之间，不见不得。去年端公凶计远到襄是，承章哀号，几灭天性，将奔迎焉。亲以其怯弱，惧其毁也，止而不许。及护灵车由东洛将归京师，在路遽疾，若轻而未遽其夭也，至永甯竟终焉，春秋廿矣。殆及属纒，精神分明，辟母别妻，意绪哀恨，所谓天难忱，命靡忱，善人而夭，颜子其如斯乎？太夫人哀念愈痛，昼夜叫呼，殆将不胜。以元和元年四月将柩至城，其年十一月廿六日归葬

于城南，陪先父之莹，礼也。虽其未禄，功德不被於人民，而施於有正，孝友已及於亲戚。於此伤悼，弥可以铭。乃作铭曰：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端公之仁，有子之令。其令维何，孝悌恭和。孝悌而夭，天命如何。佳城郁郁，松柏森罗。年年孤月，空此经过。（《绩语堂碑录》）

☆刘禹锡

《全唐文》五百九十九有传。

○拟门下侍郎平章事制

门下：天地至大，任四时以成功；元首虽尊，托三台而佐理。况外居黄阁，入奏青蒲，夤亮王猷，缉熙帝载。以相子位，以安兆人，必有梦卜之期，式重将明之职。求其具位，果获良臣。（《文苑英华》四百四十九）

○拟中书侍郎平章事制

〈按：此文见《文苑英华》题刘禹锡名，今存其目。〉

☆裴次元

《全唐文》六百十一有传。

○京畿等县不置员外试官奏

神州务剧，官僚先多，更置员外试官，於事颇为繁冗。京县近有此色，天恩已令即停，犹恐选曹更有注拟，望请当府及京畿等县，自今已後，一切不置员外试官。（《唐会要》六十七）

☆杨嗣复

《全唐文》六百十一有传。

○蜀武侯祠堂碑阴题记

子以元和初为临淮公从事，因陪刻石。时序荏染，二十有七年。今谬膺戎寄，□继先烈，谒拜祠宇，顾瞻斯文，省躬怀旧，不胜感幸。（《金石苑》二）

☆崔群

《全唐文》六百十二有传。

○论谏议大夫张宿奏

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然起於卑位者，其例则少。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求闻达，或材行卓异，出於等伦，以此选求，实惬公议。其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时，虽有例超升，皆时论非允。张宿本非文词入用，望实稍轻。臣等所以累有奏请，依资且与郎中。事贵适中，非於此人有薄厚耳。（《唐会要》五十五）

○遂王正位青宫奏

大凡已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义，若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子长，所宜正位青宫。（《唐会要》卷四）

☆窦群

《全唐文》六百十二有传。

○请宥郭子仪子弟与张氏争财奏

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素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使私自退省。（《唐会要》六十）

○常参五品官请假奏

常参官假满，惟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於正衙参假，其馀不在此限。臣伏见诸司官，或位列通班，职居要剧，其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并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参假例。或弥旬旷废，皆不上闻，或未满一日，例不举奏。蔬今衣尚书省四品官、御史台五品官、中书门下五品官请假，并同三品例参假。旷废必知，勤惰无隐，臣职当弹举、辄陈事宜。（《唐会要》六十）

●卷二十六

☆武少仪

《全唐文》六百十三有传。

○请明示何竦曹寿罪状奏

太学生何竦、曹寿等，今月十四日，有两人称神威军官健，本军奉进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缘神威是禁军，称奉进止，所由不敢随去，臣亦不敢牒问。经今二日，更不见回官。臣伏以何竦、曹寿等学生之中，素无异迹，皆勤艺业，臣职在监临，颇所谙委，察访游处，不涉非违。今忽被军中骚收，恐横被诬误。太学生胄多来自远方，自见追此二人，不知其故，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何竦等徿情理难容，伏乞明示罪状，加以刑法。如或枉遭诬执，伏计必尽其辞，冀无滥罚，人知惩警。臣谬当承乏，职领生徒，令其千犯国章，敢逃其责。（《册府》六百四）

☆韦纾

《全唐文》六百十三有传。

○唐故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韦公玄堂志

唐元和十四年三月廿三日，公弃背于长安新昌里私第，享寿八十有三。嗣子缜、洎练、纾、绚，哀号于天，毁未敢死，乃稽先王卜兆之义，以明年五月一日奉迁灵座，于万年县洪固乡毕原先太夫人太原王氏之莹焉。缜等咸以公潜耀道德，不求显者，他人论撰，未能尽美，盍自志之。

公讳端，字正礼。五代祖孝宽，後周大司空郟襄公。高祖津，隋民部尚书



。曾祖琬，皇成州刺史，赠礼部尚书。祖季弼，太仆寺主簿。烈考廉，尚书库部郎中。自郟襄公以盛业洪伐，延耀後嗣，以至于郎中，茂纘其德，□官寿不至，士大夫到于今嗟称之。公即郎中第二子也。体苞元精，天付全德，孝友忠信，莫匪生知。以古之观达，有保身遗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道，莫不洞与心契，归於一揆。故常以恬旷自适，怡摄为宗。是以家人忘贫，位不称德，官历率更寺主簿、下わ县主簿、下わ、阳翟二县丞、国子监主簿，凡五仕，三为色养、为孤幼，皆非公之志也。自是之後，萧然杜门。淮夷削平之明年，皇帝在宥天下，方弘孝理，诏百辟父母，存有显擢，歿有褒赠。时缜为工部郎中，由是拜公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先太夫人追赠临汾县太君。时谓公之义方，缜之显扬，斯为至矣。太夫人曾祖讳子真，皇襄州录事参军，祖怡，河南尹、东都留守，考毗，昭应县尉。太夫人生令族德门，禀柔明渊懿，修睦妇道，裁成母训，辅佐君子逾廿年，所以敬养先姑无违尤，慈幼惠下无怨悔。缜等不孝，禄养未及，祸罚已鍾，而外族沦替，靡所依倚，是以霜露怵惕，有加冈极之痛焉。以贞元六年奉安宅兆，至是苾。呜呼苍天！缜，工部郎中。系，阳翟县尉。练，乡贡进士。纾，兼殿中侍御史。绚，前太庙斋郎。纾，顽暗不类，哀敬不文，泣血书石，以置泉隧。（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

☆郑

《全唐文》六百十四有传。

○唐故同州司兵参军上柱国京兆杜府君墓志铭（并序）

呜呼！士君子表於代而列於荐绅靡间言，由己之仁义，是以而又缮性於和，体道於仁，遵坦衢，泳天爵，独禀贞厚，与令名相终始，虽位寿或舛，人且许之为达矣。公讳行方，字友直，京兆杜陵人也。曾祖讳元志，杭州刺史；王父讳参谟，陕州司仓，赠礼部郎中；烈考讳伦，文术政事，为时龟玉，异时选部第书判，明廷策贤良，皆登甲科，价压公论，历宪闾郎署，而後出分符竹。公即泮州府君之长子。弱冠游国庠，以明经擢第，释褐任右司御率府胄曹参军。久之从调，授同州澄城县丞。三改秩至左冯翊司兵掾。以太和七年秋七月十二日启手足于上都升平里之私第，享龄六十。问於龟策，得十一月甲寅吉，乃卜于万年县龙首乡龙首原。夫人荥阳郑氏焉。夫人试秘书省校书郎称之第二女，操顺淑朗，先公十年而歿。有子五人，硕、颢、夕、颀，其幼小字曰老老；女子二人；皆柴立致毁，吊宾为之反袂；公平生於分义最明，四方名人洎中外族昆弟，其或旅食灵台，求选京师，欢然授馆，改星霜无倦色。闲探百家之言，赋诗什颇遒丽。奄（缺四字）入以命不可说相唁。知公之事烈详熟，雪涕识□□而铭之。其铭曰：

（上缺四字）兮昭令图，阴鹭难诘兮或隆或污。精金不试兮良玉不沽，清风可挹兮白日西徂。野云屯兮垄草芜，永矣潜寐兮国城东隅。（《古志石华》十八）

☆李应

《全唐文》六百十五有传。（按应元和中自户部郎中授湖州刺史，迁苏州）

○请许百姓自酤奏

先是官酤代百姓纳榷，岁月既久，为弊滋深。伏望许令百姓自酤，取登旧额，仍许入两税，随贯均出，依旧例折纳，轻赍送上都。（《册府》五百四）

☆王播

《全唐文》六百十五有传。

○榷盐利付度支奏

应管江淮、兖郛等监院，元和七年计收盐钱六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贯，比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才忽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二百一十七万九千贯，其二百一十八万六千三百贯榷盐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贯充榷利，请以利付度支收管。（《册府》四百九十三）

○榷盐加价奏

扬州、白沙两处纳榷场，请依旧为院。又请诸监院榷盐付商人，请每斗加五十交，通旧二百文价。诸道处煎盐场停，置小铺榷盐，每斗加二十交，通旧一百九十文价。（《唐会要》八十八）

○御史在任减月转准奏

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具，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具，加至十八月，今请咸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十月，转准具具，加至十三月，今请咸至十月。（《唐会要》卷六十）

○盐户不许追扰奏

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盐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后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奏闻贬黜，刺史罚一季俸钱。再犯者，奏听进止。（《唐会要》八十八）

☆孟简

《全唐文》六百十六有传。

○常平义会文州县得专奏

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斗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粟，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系得专，以利百姓。（《唐会要》八十八）

☆裴

《全唐文》六百十六有传。

○史馆修撰一人判馆奏

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除名目，并请不置，仍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三）

☆李逢吉

《全唐文》六百十六有传。

○祭天地社稷用乐如旧奏

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谨按《礼记》，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礼》及元礼，圜钟之均六变，天神皆降，林钟之均八变，地祇皆出。谨按不废天地之祭，谓不敢以卑废尊也；将祭必作乐者，所以降神也。敬有所阙，则祭不成礼。伏请准元和元年二月敕，用乐如旧，三年之内，不祭宗朝山陵。庙后，四期飨祀如式。（《唐会要》二十一）

☆张

《全唐文》六百十七有传。

○具赐爵例奏

伏准贞元元年十一月制，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者。臣谨详制旨，本以三品已上，其阶已贵，故赐爵；四品以下，其阶未贵，故加阶。伏缘请条不标所限，司封据品，通取职官。其有官是三品已上，阶是四品已下者，遂以阶叙阶。又以官叙阶，爵比于官，阶等者受赐偏优。臣欲准状覆成，则虑於比滥；检条破格，复无以依凭。官既随用则迁，阶乃累考方至，泛恩叙爵，理合从阶。若许兼约职官，伏恐竟为觊幸。臣今谨具赐爵例如前，望为永式。（《唐会要》八十一）

☆段文昌

《全唐文》六百十七有传。

○秋气帖

总不得书，何为如此？秋气稍冷，不知当如何也。有华阳消息，可报委曲。十四日报。（《宝真齐法书赞》五）

☆陵淳

《全唐文》六百十八有传。

○祀武成王议

臣闻统天下者礼法也，救天下者权数也，拯难者常以权变礼，以数易法，有国者则尚德而贱数，尊卑而晦权。何者？礼法行，则人安其分，而务于修身；权数骋，则人思变常，而务于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变常，乱之本也。故救一时之弊者，事不可贻于将来；法垂万祀者，道不必行于当代。窃以

武成王，殷臣也，见纣之虐，不能谏之，而佐武王以倾之，于周即社稷之臣矣，于殷谓之何人哉？不然者，何其效拯横流，业授役寰，孔圣片言以褒之，议知神化，勋树宗伯，《周书》无篇以纪之，岂不以其事不可传，言不可训耶！且夫尊其道者必师其人，师其人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庙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见师，思其道所由至法，则俾夫立节死义之士，安所措其心乎？圣人所以宗尧舜，贤夷齐，不法桓文，不赞伊吕，先之以敬让，遵之以礼乐，葺谓此也。况文武之道非二宗，犹天地之有阴阳，时日之有昼夜，相依而立，相须而成。故王者之制，因比而为伍，因伍而为乡，因乡而为军。乡有六，故置六乡，居常可以理人，有难足以应敌，闾长党正即率五焉。师师即大夫焉，下建立皆遵其制，故将将即正卿也，执人病即元帅也。暨乎战国陵夷，王道荡灭，务于功取，不顾典刑，遂有孙吴之略兴，起剪之才用，文武之事异，将相之职分，葺基于此始也。今圣上纂祖宗之鸿猷，建中兴之盛业，方将□颓波于千古，垂格言于後昆，犹使武成之名，与文宣为偶，权数之略，与道德齐衡，恐非不刊之典。臣愚谓宜罢上元追封立庙之制，依贞观于溪置祠，有司以时享奠，斯得礼之正也。（《大唐郊祀录》十）

案：《全文》六百十八所收，兴此不同。

☆李道古

道古，嗣曹王皋子。举进士，擢校书郎、集贤院学士。历利、随、唐、睦四州刺史。代柳公绰镇鄂岳，召为宗正卿。以荐所善柳泌，斥为循州司马。终以服丹欧血死。

○睦州大厅记

任地列封，有国之恒制；张官考绩，王者之六轡。故监部分刺，世官为重，秦汉之来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为睦州。尝析桐庐为严州，复为东睦州，寻并为属邑。领县六：建德、桐庐、清溪、分水、遂安、寿昌。幅员一千二百里。大山经川，陵陆畏垒，居七十；萑蒲斥泽，田植之壤，居十二；其余中田小亩之数，一农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诏，残以渔利，单户危乡，岁虚籍计肆，朝廷难其任也。泊于山陵二江合会之势，龙门疏凿矣，に辕东扼矣。丹阔耸，远通海水，岩险呀豁，斗绝邻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顿机网。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亲敬大化其封也。自国家有兵甲之赞，不实内府，经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兹郡重於它郡。加以铁官盐策，尽服其籍，调租过於太半，自息而应征，盖所以天下夺时，人无其力也。前时兹郡多命德贤，风化所浸，父兄成教，君子为之，斯可一变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书名氏，森然在列，以识迁授。元和七年甲子岁记。具录累代刺史名衔除授年代如後。（《严陵集》七）

☆张西岳

西岳，元和时人。

○铜山湖记

粤有铜山湖者，即我南阳叶侯字再荣之所建也。顷因皇唐元和始载，江左允疴，民人歉纪之次，我叶侯而独勿然。所勿者，盖由心能远虑，廩有积粟，旁观众馁之辈，而无宿备者矣。遂谓乡人曰：“没者已没，存者须存，岂不见铜山之北，谷岭之阳，左峦右陇之内，仍有宝泉一眼，水泚沓沓而涌，气同沓沓而吐，磨砂旋欧腾汨汨，无冬无夏，不泚或不缩，四顾平仰，回合坚贮，实可以为湖者哉！然君子所居，必有邻焉。德邻者谁与？即有下邳余鼎、乡尹黄芝、童云等数人，智计相亚，皆以道同意合，俱时响应。起元和二载岁次丁亥二月旬有二日，下手筑捺，月才半而功毕。

毕功之日，清波溢岸，泛冪冪之晴烟，澄弯弯之曙月，植户四十，溉田三顷，平深一丈已上，周回四百馀步。可谓形穿镜范，闾泻虹规，弄影兮乙项，鸬鹚{穴登}翼兮ㄟ觜。春藻未生，泻天形而净尽；夜风才息，黠星彩而无遗。倒叠山光，则林花笑底；翻铺云影，则玉叶卑心。就知变化由人，澄虚在水，既得东塘永固，而南亩无忧汪洋虽小於镜湖，运智而深於太守。乃恐代之迁变，後来者不知前之所能，仆虽不才，聊述湖主之言而为记之。（《越中金石记》）

☆崔归美

归美，元和中乡贡进士。

○唐故文贞公曾孙故谷城县令张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曛，字继明，范阳方城人也。汉功臣留侯之後。五代祖荣，梁岳阳王谘议参军，赠持节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谘议生，为周宣纳上士，隋巴州录事参军。参军生则，隋比阳、泮阳二县令。高祖玄弼，唐长安县尉、益府功曹参军，赠都督安随沔郢四州诸军事安州刺史。曾祖柬之，故特进中书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汉阳郡王，赠司徒，配享中宗庭庙。祖名峰，高道不仕。考讳愿，皇驾部郎中、曹、婺等十一州刺史、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廿四州采访黜陟使。自岳阳至于采访，皆累叶重光，奕世载德，或补天之绩，或黜陟幽明。嘉祉未泯，遂生我公。

公即采访之第八子也。起家以门荫，解褐补太常寺奉礼郎，旋授左武卫兵曹参军，贞元中，皇帝追先帝旧臣子孙，以答功绩，遂进补在神武军录事参军。在昔高宗外戚擅权，密构神器，滔天之祸，如火燎原，区宇版荡，上糝下黠，荆棘道路，人思息肩，天未移运，碣降元老，泊产、禄溃计，皇纲荐纫，鲸鲵曝鳃，祥庆委积，公竟以非罪中祸，谪窜遐裔。景公于驷，无德而称；夷齐

首阳，万古嘉叹。公尝念先祖有大功於国，宠被一门，裂土分茅，纶翰盈篋，身歿之後，名溢蔑然，决意挺行，怀表诣阙，志诚幽赞，达于聪明，匍匐雪涕，帝用增叹，乃降明诏，自宰臣已下，集议行迹，谥为文贞。五王同时，赖公之力也。朝廷嘉其愤激，抗表极论，可谓孝子孝孙，弓裘不坠。遂特授襄州谷城县令。其在邑也，弹琴静理，高视云水，仁以变俗，德以临下，吏不敢欺，盗不犯境，举直措枉，黔首钦服，西门在邺，子产治郑，几不若也。辞祿失之日，寮吏色沮，遮车固留。

公久想故园，去如脱屣，思与白云长往，采蕨家由，类鸿鹄之在冥，同骐驎之解绊。不幸因疾，缠绵不起，以元和八年六月十九日歿于私第。呜呼！上天不惠，歼我良士，闻者交洋，旧邑罢市，岂不以仁於斯，德於斯。公享年六十七，以其年十一月廿三日于大莹，礼也。冢子向，先於公一年而卒。次子、操、等，衔衰泣血而言曰：“桑田有变，陵谷迁改，者无旌识，何以号访？请刊贞石，铭以志之。”余以子婿之情，授简而退，敢为铭曰：

文贞之孙，采访之子，泊于我公，令问不已。其德如山，其臭如兰。久而弥芳，万古不刊。（石刻）

#### ☆邵仲方

仲方，元和中将仕郎试太常寺奉礼郎飞骑尉。

○唐故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游击将军守冀王府右亲事典军上柱国勒留堂头高平郡邵公墓志铭（并序）

夫生灭之相，贯于天地，盛衰之门，业推而化。故期生诚荣禄，奄歿幽泉，机兹褒向之灵，刻石於元扃之记。典军讳才志，字元甫，望出高平，万年县人也。曾讳庆，皇不仕；祖讳仪，皇不仕；父讳明，皇任昭武校尉守恭王府左帐内副典军上柱国，赐绯鱼袋。公即长男也。立身从仕册馀年，自建中四年癸未岁朱Γ寇逆，陷歿城墉，执持堂印，随驾奉天重围之内，苦历艰危，克复之时，功勋崇奖，遂迁五品，职佐台阶，累序勋劳，历更九任，勤效干蠹，靡资台期，孝奉家庆之休，廉谨风猷之德。遂至元和十四年八月廿七日，藕遇朋友，酒筵至夜，有司纠劾，以达圣聪，诏下书刑，贬於坊镇。又遭寒热，伏枕数旬，有嗣子全亮儒直奉孝，过於孟孙，悲泣跪药，甚於韩伯。孤妻张氏，亲看扶举，洗浣哺餐，食不知味，寝不求安。弟曰才应，官任清资，职司枢密，朝入公门，暮归奉孝，恭敬悲念，乳药哺餐，在处求医，药饵无效。岂期寿限将毕，大愿不从，时年春秋五十有五，至元和十四年己亥岁九月廿七日，终於坊州馆舍。嗣子等号天泣血，声一举兮三绝，女及诸侄新妇等感悲恸哭，伤痛四邻。卜筮有期，至其年十一月十六日，举葬于长安县承平乡史刘村，附先代莹之礼也。仲方素谙有德，乃述其词。铭曰：

典军功效，安国理民。重围之内，印信奉陈。光荣先祖，忠直事君。孝义奉母，哭竹求辛。身败四时，久疾癯羸。医药无愈，奄有云亡。魂归逝水，形影无光。幽扃悄悄，归於北邙。筠风吹竹，悲声白扬。年年松柏，空向泉堂。（《绩语堂碑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

☆沈超

超，吴兴人。元和中摄魏成县令、前守巴州盘道县令。

○崔文公魏成县灵泉记述

崔司业融当久视元年莅斯邑也，刻《灵泉记》於此巨石焉，迨今正百年矣，人莫得知。超以公务之馀，览民公照邻《放生池碑》於西墅，有好事者大梁文纵曰：“昔崔文公有记，存於石堂观焉。”遂不侯车马，蹶然而至，离披之蔓草，铲狎猎之封苔，鸟迹依然，匪磨匪磷。嗟乎！以公之德，而发迹於斯，以公之文，而荟於此，百年已降，後进君子，曾不称之者欤！超叨承下风，祇访高躅，寓目增慨，临文永怀。不腆之词，辄纪其年月云尔。元和四年岁次己丑三月三日，摄令沈超记。（《金石苑》二）

☆王钜

钜，元和时人，郑州荥泽县尉。（按与天中知制诰王钜疑别）

○唐故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叙）

公讳昌，字仲达，其先河东人也。保姓受氏，其来远矣。洎永嘉之年，衣冠南渡，风流遗烈，代有其人，礼乐绅，显于家谍。曾祖元凯，祖明达，父仁安，并徽懿盛才，昭振前列，望高族茂，勋华贯时。公即府君之第二子也。稟淳和之性，有坚贞之操，以德行立身，以仁信交友。志尚闲逸，不以禄利为荣，是以不屈节折腰，耽玩琴史，实朋执之龟龙，仁物之衡镜。隐沦混迹，洞达穷通，道在其中矣。於戏！有至行不享其福寿者，其斯之谓欤！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遇疾终于长沙郡湘潭县之江次，享年八十五。呜呼！夫德立而人世不称，行成而幽灵无报，短长之制命耶？以先莹松柏，陪葬尚矜，礼许从权，乃于上元县凤台乡梅顶冈之东北原，别建兆域，以其年八月二日权窆焉，从吉兆也。夫人吴郡朱氏，淑慎忠厚，行成闺门，内政有敷，义光诗史。有子五人，长曰兴，次曰干，次曰超，次曰孚，诗礼垂训，教及义方，识度自然，哀不逾礼。幼子曰，先公而亡。有女二人，长适彭叔雅，次适蒋干，皆蕃令德，事舅姑有闻。蒋氏爱女，早谢浮荣，亦先公而卒。令子虑陵谷迁变，见托斯文，采摭行能，勒铭贞石。其词曰：

於惟裴公，凜然循德。在丑不争，惟人是则。乐天知命，道达通塞。栖心云水，处事寂默。沿汉溯江，东西南北。（其一）

天胡不惠，哲人其萎。大朴已散，淳风不归。丹翩翩，新陇巍巍。泉门一

闭，与此山垂。（其二）（《古刻丛钞》）

☆李

，雍王房六世孙。营田判官前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又官司封郎中，见《郎官石柱题名》。

○高凉泉记

魏成县南五里有长岭，虽岷峨支派，似无他异。其阳崖产高松凉泉，夏不知暑，其阴窦藏灵境怪石，人未之造。摄令吴兴沈君超，好古之士，为政之暇，冥搜得之。异日，子乘轺一来，沈君谓子曰：“山无拉不灵，泉非山不清，然则凡岭突兀，虽大而顽，污池沦涟，虽广必泥，良不并也。我有奇旷，子能覩之乎？”子斋诚以往，果有所骇。其始至也，则风於一山，玉溜潺，众籁成吟，笙竽匪禁，登之洗然，如谒群仙，心意自殊，若与道俱。横石如陨，匪鏊匪凿，傍架绝壑，根山不落，上磨曾霄，屹然。其间可俯而入焉，则空洞博敞，如堂如室，苔驳古状，奇怪生妍，谁开混元，益伟造物。然则始知夫山林独往之士，一北自足穷年忘归，亦何必察耕父於清冷，送白日於昧谷，然後为异也。傍得是铭，隐磷馀字，即久视元年崔司业融首莅兹邑，高有禱，刻石斯存。地繇古观，废非一祀，沈君必将复其层构，招置道流，以识前修，且彰今躅。渔阳李洛客评之曰：“夫躁静根性，兴废繇人，昔北明与孔圣同好恶，今吴兴发文公之胜概，恬智之域，若合符然。矧沈之力政嗜学，实希曩哲，斯境也，适丁斯时，为不朽矣！”後之好事者，亦奚必陋今而荣古哉！元和四年闰三月十二日记，（《金石苑》二）

☆刘士举

士举，元和时人，

○唐故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通，其先彭城郡人也。家承汉绪，德袭尧风，门称硕儒，世躋高位。父讳滔，养真不仕，处顺而安，唯道是从，居简无悔，灵鉴岂惑，庆流不私。况府君性自天姿，幼沐庭训，式备诗礼之义，克修敬慎之容。恩惟睦亲，谦以和众，岂在遐迹，其谁不瞻。奚图上天，止赋中寿，奄折梁木，旋萎哲人。以元和八年九月十日终于扬州江阳县崇儒坊之私第，享龄七十矣。夫人清河张氏，蟾宫降德，虺梦膺祥，声华既芳，容范增肃，凤唱斯洽，龙光奄分，离魂九升，衣临三绝。男一人，名士举，恭惟四德，言念孝思，爰自执丧，毁过常制，泣奉龟策，将谋所安，人神叶心，灵兆彰吉。以其年十月十八日丁酉，躬护丧槨，安厝於江阳县嘉宁乡五乍村之原，礼也。恐陵谷有变，乃刻石纪德。铭曰：

漫漫丰谷，霏霏杨云。盛德不亡，逮生府君。智实天假，学如素闻。光景



莫留，英灵已分。奄卜五乍，屹为一坟。川水夜流，松烟昼昏。空有书剑，传於子孙。（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元和六四》）

○唐故南阳张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张氏，其先陈留郡开封县人也。今B时望，移家淮楚，今遂扬州江阳县人矣。曾祖岷，处性廉儒，风规可则，门B仁孝，名立其德。祖潜，风云稟性，忠孝立身，能混於世，居然自真。父洽，运务忠干，奉公克勤，才闻八座，位参孔邻。夫人即公之第三女也。三仪远著，五德流乡，意能柔顺，贞明内仪。才始登笄，旋归彭城刘氏。自结秦晋，无亏妇礼，举按之风，入室绸缪，岂绝恭姜之礼。夫人承大家之馀训，受母师之典教，何图天夺斯寿，魂魄上升，体掩泉门，归于逝水。粤以元和元年八月六日奄终于江阳崇儒坊之私第，享年有九。夫人育子一人曰士举，夙承雅训，早著令名，哀号泣血，哭踊无声。即以其月廿五日，窆于嘉宁乡五乍村，礼也。故刻兹贞石，永为记之。铭曰：

皇天不仁，歼我慈母。浮云往来，清魂何去。不见慈颜，空悲风树。洒泪洒血，朝朝暮暮。（石刻）

●卷二十七

☆景审

审，南阳人。元和中，试太常寺奉礼郎。工作诗，留心翰墨。

○一切经音义序

昔者素王设教，著《十翼》而通阴阳；玄帝谈经，演二篇而明道德。岂能仁出代，独步迦维，会三乘於鹫峰，转四轮於鹿苑。繇是有半满之字，敷贯散之花，因缙客而西至，驱白马以东迈。是知不无不有，掩蔽邪徒；即色即空，甄明正道。於是慧云蓄润，垂而荫群氓；法雨含滋，散空而沾众草。斯之功利，不可胜言。大矣哉，觉皇之为教也！若乃书之贝叶，编诸海藏，结集由饮光之心，文义宣庆喜之口，流传此土，七百馀年。至於文字或难，偏傍有误，书籍之所不载，声音之所未闻，或俗体无凭，或梵言存本，不有音义，诚难究诸。欲使坐得明师，立闻精谊，就学无劳於负笈，请益诘假於扞衣。所以一十二音，宣于《涅槃》奥典；四十二字，载乎《华严》真经。（十二音，是翻梵字之声势也。旧云十四音，误也。又有三十四字，名为字母，每字以十二音翻之，遂成四百八字。其相乘转成一十八章，名曰《悉谈》，如《新涅槃经音义》中广明矣。）故曰无离文字解脱也。

暨国朝初，有沙门玄应，孤标生知，独运先觉，明唐梵异语，识古今奇字，撰《一切经音义》一部，凡二十五卷。可以贻诸後进，光彼先贤，作彼岸之津梁，涉法门之键钥。次有沙门慧苑，撰《新译华严音义》二卷，并编於《开

元释教录》。然以後译经论，及先所未音者，至於披读讲解，文谬谊乖，得失疑滞，寡闻孤陋，莫有微通，多见强识，罕能尽究。然而自卜敖之辈，耻下问而不求；匿名好之流，吝深知而不答，是圣言有阻，能无悲焉。

有大兴善寺慧琳法师者，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则大广智不空三藏之弟子矣。内精密教，入於总持之门；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既瓶受於先师，亦泉泻於後学。译回缀，参於上首，师掇其阙遗，叹其病惑，览兹群经，纂彼诂训。然则古来音反，多以傍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吴音与秦音莫辩，清韵与浊韵难明。至如武与绵为双声，企以智为叠韵，若斯之类，苾所不取。近有元庭坚《韵英》，及张戡《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於此，大略以七家字书释谊（七书谓《玉篇》《说文》《字林》《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七书不该，百字咸讨。又训解之末，兼辩六书，庶因此而识彼，间一以知十。师二十餘载，傍求典籍，备讨经论，孜孜不倦，修缉为务。以建中末年创制，至元和二祀方就。凡事百轴，具释众经，始於《大般若》，终於《护命法》，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旧两家音义，合而次之，标名为异（两家谓玄应、慧苑等）。浩然如海，吞众流以成深；皎兮若镜，照群物以无倦。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绝笔於西明寺焉。

审以颇好文字，择善从之，许为不请之师，自愧未成之器。因启其卷，乃告厥功，谬以微才，叙之云尔。（东洋刊慧琳《一切经音义》）

#### ☆李逊

逊，元和十三年京兆尹。

#### ○处分官徒奏

诸司使、诸军所由官徒等，共九十四人挟名。伏检元和二年三月敕，并委京兆府。比从十年，更无逃亡补替等处，遂使影占文牒，散在村坊，凡欲差役，皆无凭据。臣祈请诸司案旧名额，自元和二年，其逃亡补替挟名乡县，牒臣当府，令别与左右神策金吾军，伏乞圣慈一例处分。庶明区别，永久有常。

（《唐会要》七十二）

#### ☆杜英策

英策，元和四年为安南都知兵马使，兼押衙安南副都护。

#### ○举张舟政迹状

举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兼安南都护张舟到任已来政绩事。安南罗城，先是经略使伯夷筑，当时百姓犹甚陆梁，才高数尺，又甚湫隘。自张舟到任，因农隙之後，奏请新筑。今城高二丈二尺，都开三门，各有楼，其东西门各三间，其南门五间，更置鼓角，城内造左右随身十营。前经略使裴泰时、爱城池

被环王昆仑烧毁并尽。自张舟到任後，前年筑州城，去年筑爱州城。裴泰时军城不守，军中器械却失并尽。赵昌到任日近，旋除广州。自张舟到任，诸道求市，每月造成器械八千事，四年以来，都计造成四十馀万事，於大厅左右起甲仗楼四十间收贮。安南戎寇，难利斗战，先有战船，不过十数支，又甚迟钝，与贼船不过相接。张舟自创新意，造艨艟舟四百馀支，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掉手三十二人，车弩一支，两弓弩一支，掉出船内，回船向背，皆疾如飞。（《唐会要》七十三）

☆李

，字建侯，邕从孙。第进士，补秘书省正字，擢累吏部员外郎，进御史中丞。宪宗初，由河东节度召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谥曰肃。

○停高陵等四县烽子奏

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兵，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计九百七十五人。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唐会要》七十二）

☆崔直

直，元和中为御史中丞。

○知弹御史被弹待罪奏

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请，知弹侍御史被弹，即请向下人承次监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备其阙。臣伏以朝官入阁失仪，知弹侍御史合弹奏错失，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递相弹奏，事後入本班。候监奏出阁，然後合侍御史待罪。此乃殿廷旧制，於事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弹御史之下，以防向上失错，或殿中自错，则拟更立何人向下。监奏系於瞬息，只合知弹侍御史便了，不必别差殿中。既乖故实，终虑驳杂。伏请自今已後，却依阁内故事，才知弹侍御自有错失，不被弹奏。候班退监奏毕，然後出待罪，冀从易便，永可遵行。（《唐会要》六十二）

☆郑元修

元修，元和三年为京兆尹。

○命妇丧葬节制奏

王公士庶丧葬节制，一品、二品、三品为一等，四品、五品为一等，六品至九品为一等。凡命妇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听从夫、子。其无邑号者，准夫、子品。荫子孙未有官者，降损有差。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唐会要》三十八）

☆皇甫

，临泾人。贞元初，第进士。历吏部郎中，迁司农卿。时方伐蔡，急於用

度，严辨济师，帝悦，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巧媚自固，以荐柳泌。穆宗立，贬崖州司户参军，死其所。

#### ○权借外命妇院置官典院奏

旧例，平章事判度支，并中书省借阙官厅置院，臣以为事体非便。今请权借外命妇院内舍十数间，隔截置官典院。又旧例置郎官二人，於中书判案人中差定，并量抽盲典七人，随官勾检文案。伏以臣职在中书，务兼司计，钱谷事重，须自躬亲。臣今酌量简要，并自判抽，其余寻常公事，各有本判即官，今依条流勾当处置。臣仍请每月三度，候中书事简入南省。（《唐会要》五十三）

#### ☆窦易直

易直，字宗元，始平人。明经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六年，进御史中丞，观察浙西。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封晋阳郡公。卒，赠司徒，谥曰恭惠。

#### ○详议仆射答拜仪注奏

臣谨案唐礼，诸册拜官与百僚相见，无受拜之文。又谏议大夫至拾遗，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并为供奉官，不合异礼。今仆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阶上，合拜庭中，因循舛驳之制，每致沸腾之议。伏请下尚书、太常礼院详议，永为定制，使得遵行。（《唐会要》五十七）

#### ☆刘遵古

遵古，元和四年任监察御史。

#### ○太庙五享摄祭差三公奏

太庙五享摄祭三公等，伏准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敕，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兼嗣郡王，择德望高者通摄，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庙摄祭公卿，准敕令先差仆射、尚书及师傅等，如无此色官，亦合次差诸司三品。比来吏部因循，不守敕文，用人稍轻。伏请起今年冬季已後，敕吏部准敕差定，如仆射、尚书等阙，即差京师三品职事官充。（《唐会要》十八）

#### ☆王源中

源中，字正蒙。累迁左补阙，转户部郎中、侍郎，擢翰林承旨学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拜刑部侍郎，卒。

#### ○罪犯归有司奏

夫台宪者纲纪之地，府县者，责成之所，设有罪犯，宜归有司。安有北军势重於南衙，鞞下权倾于仗内。乞还法司，庶平职分。（《册府元龟》四百五十九）

☆陆庶

《全唐文》六百二十二有传。

○烂柯山碑记

烂柯仙躅，图谍详矣。观夫巨石横空，矫如惊龙，兀划坼，际於穹崇，南走群峰，北控遐陆，不远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权舆之初，俾宅真仙，而幽赞人民，脱笼槛於兹地。不然者，扰扰尘迹，潇洒灵踪，高步遐瞩，相瞬而致，则樵夫之遇二仙，其所以示化与？何元造无关，而壶中之日月，可得而窥矣。庶牧於是邦，迨兹五祀，政惟自守，民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机虑如洗，颓然性复於静，静复於真，天地之万类，吾生之忧乐，将不介於胸中矣。心境相传，不知吾之遇灵境与，灵境之遇吾与。时元和三年三月十八日。

按：此文据《嘉靖衢州府志》，与《全唐文》所敢，略有不同。

☆赵昂

《全唐文》六百二十二有传。（官左金吾卫会唐参军翰林院学士赐绯鱼袋）

○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奉芝，其先彭城人也。著姓史荣，略而不书。曾祖宝，皇右领军卫折冲都尉。祖敬，皇左卫果毅都尉。父柱，赠将作监。公，监之第二子，夙奉严训，早闻诗礼，谦和仁厚，履信资忠，口不茹荤，心唯奉佛。解褐拜内坊典丞，秩满授内储局丞。无何，转本局令，寻迁内寺伯。自出身事主廿馀年，三命益恭，四知尤慎，言辞谨密，体貌魁梧，带尽十围，眉间一尺，出入宫禁，周游里闾，望之俨然，真天子之近臣矣。如何位不充器，天不与年，未及悬车，忽焉就本。以上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渐于辅兴里之寝屈，时年六十五。公素有通识，不以夭寿婴心，故自卜龙首原，用开莹域，土周石椁，将反本而归真。以今上元二年辛丑岁正月丁亥十二日丁酉，与前夫人赵氏合而同穴。安时处顺，不亦礼欤？

嗣子景延、庭倩等号天叩地，泣血崩心，充充有穷，林莫能起。至於小大敛服，涂车刍灵，启殡祖庭，备物致用，皆取制於右监门卫大将军伯。将军自公之亡也，恍如有失，忧色恻容，拊膺而哭曰：“天乎！奈何不先罚於子，而乃降祸於汝？手足云断，心魂得安。”人有闻之，知将军之为兄也仁矣。昂学旧史氏，书法不隐，举善无遗，庶旌恭友之风，以成褒贬之义。铭曰：

刘氏之子，公山正礼。白眉皆良，伯仲一体。同事昭代，威仪济济。□何为乎，夺我令弟。能建生死，自为石室。启手知全，长辞白日。合葬非古，周公已来。哲妇早世，同归夜台。舟壑忽迁，孰知桑海。唯公令名，终古不改。

（石刻）

☆吕温

《全唐文》六百二十五有传。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吏部尚书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

工之良者，斧斤神运，不离绳墨之内；士之全者，器用无方，必归忠孝之域。若离绳与墨，而厦屋立构，大匠以为妖也；失忠与孝，而功烈幸成，君子以为乱也。除妖讨乱，独立中道，以人伦风俗为己任，吾闻其语而见其人。

公姓韦氏，讳武，字某，京兆杜陵人也。其先命于商，显于汉，霎时联于晋魏之後，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在名大德，大节大勋，悬诸日月，倬在图史。族姓之盛，莫之与京。曾祖皇朝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讳待价，致君皇极，时惮其正；祖银青光禄大夫梁州都督讳令仪，布化南夏，民怀其惠；父举进士，宏词制策皆入殊科，又判入高等，累枉畿赤名尉，迁朝议大夫监察御史，转殿中御史、侍御史、尚书礼、吏员外、中书舍人、给事中，擢口礼、吏、户三侍郎，亦列名藩及列卿之清者，时年四十九而薨。然亦由不一其名字，故家传略而不尽也。赠二部尚书讳镒，时方大用，士痛其夭。

公未免怀而孤，六岁知慕，每问居处几杖，则失声啼叫，废绝于地，云物与之变色，乌鸟与之悲鸣，况夫绅之履霜露者。元中书载，公之先执，泣抚其首，目为孝治之瑞。衣无兼彩，食去鲜味，若居丧者数岁。年十一，始以门第补右千牛。历京兆府参军、高陵、栌阳、万年三县尉、长安县丞。昼则游刃吏事，夜则服膺经籍。循性为学，深於礼服；顾行为文，长於议论。曾未壮齿，郁其老成。颜太师真卿、萧黄门复以雅道名节自屈，罕有及其门，而皆与公为忘年之契。由是振动於卿大夫间，擢为太常博士。草朝廷之仪，大事不繁，小事不略；谥人之行，褒者不德，贬者不怨。德宗西狩，委室随难，除殿中侍御史，执简於乱兵之中，顾指风生，邦宪不挠。皇舆反正，犹践旧职。崔大夫纵雅相推重，动静咨度，方表公为侍御史，副总台务。会户部元侍郎董司漕运，惧不克济，奏授公仓部员外郎，充水陆转运判官。得公之谋，而不能用，与道进退，义无沦胥，称疾杜门，数月而元果败。朝野之论，服其贤明。寻转礼部员外郎。上方以戡复之庆，亲告郊庙，大兵仅解，百度各缺，执事忧惑，悉咨於公。公以变通之识，酌于宜口，备物约用，礼成掌中，群司遵行，罔惑愆素。

属邦畿艰食，朝议敦本，选台阁之通理术者十人，分宰大邑。公与故相国郑公瑜等同被推择，遂检校本官兼昭应县令。时东后继覲，馆无虚日，王人急宣，冠盖相望，县道之弊，昭应为剧。公内结信惠，务穡劝芸，而农不释耒

；外运才敏，储费应卒，而宾不乏饩。传置如市，田闾不知。改遂州刺史。郡中地狭江隘，屋室骈接，岁有溃决焚如之害。公顺势疏壅，峻其提防，而暴潦泄去，申禁严备，开其巷陌，而流焰断灭。二十年间，水火无惧，民到于今歌之。召拜户部郎中。不以望积南宫而怠弃其职，修版图以隐核郡国，天下不敢以垦田籍民之数欺于有司。除万年令。问民疾苦而不问过失，忧民赋输而口忧盗贼，惠孕诚达，其令自行，端冕而朝，轂下清静。迁京兆少尹。是岁荆吴昏垫，宸衷轸骇，亲临轩分命十使，驰传吊谕，且令察视。非清明简重有生民之望者，不在此选。公筮昨奏罄实，固言蠲赋息役之宜，为聚敛者所嫉，出为绛州刺史。因其岁歉，导以地利，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环绛而开辟者三千馀顷。舄鹵之地，京坻勃兴，课最屡闻，玺书降劳。迁晋慈隰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自绛及晋，不三百里，惠泽旁浸，仁声先路者久矣。至是疲瘵之心，如幽蛰闻春雷而起，柔荑望和风而坼，其感煦驯致之自然欤！

居晋郡六年，顺宗就加左散骑常侍银青光禄大夫，宠循政也。今上奥秘为兵部侍郎，崇德口也。方议毗倚，置于台司，中外翕然，日夕以冀。俄以丰陵复土之重，辍公严护，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山陵桥道等使。公哀敬尽瘁，殆忘寝食，凡七十日，遇暴疾薨于长安通化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皇帝悼惜兴叹，诏赠吏部尚书，太常谥曰某公，给卤簿鼓吹。以某年某月日，葬于京兆府某县之某原，前夫人博陵崔氏焉，礼也。

公所撰《家祭仪》三卷，文集一十五卷，凡诸著述数万言，并行於代。崔夫人，京兆尹御史大夫邳国公昭之女，柔德懿行，仪形闺壶，贵寿莫偕，先公而歿。有子曰延亮，前某官，孝敬忠厚，英华逸发，胸襟所得，往往有绝云霓之势，若不离师友，无倦追琢。吾见韦氏之馀庆，未可量也。二女：长适桂管观察支使太常寺协律郎陇西李允元，次适荆南营田判官江陵府户曹参军陇西李景俭。有是子以为後，有是婿以托孤，公其无忧於地下矣。後夫人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继室以德，罔替前修。帷堂昼哭之後，女有归，男有立，姻族愈睦，门风益清，咏《鹊巢》之诗者，孰不归美。公终鲜兄弟，有姊一人，承顺恩敬，贵而弥笃，为海内所称。於戏！六岁而孝闻，人子之难也；五十以悌闻，人弟之难也。苟非天性充塞，以身立教者，其孰能践百行之至难乎！况文章经术，礼乐刑政，磊落光耀之如彼，斯可以言士之全也。

前年冬，延亮泣奉家传，造予衡门，以金石之事见托。会守远郡，岁月差池，作吏迫屑，文字殆废，卒不获命，诚无愧词。铭曰：

以甘受和，以白受采。洽自闺门，闻于四海。韦公之行，於是乎在。名教以来，未之有改。吁嗟乎韦公！天生蒸民，非礼弗存。贵为天子，非礼弗尊。

韦公之学，实专其门。秉之以心，立之以言。吁嗟乎韦公！惠训孜孜，视民如伤。子产之後，莫如龚、黄。韦公之政，允绍其良。民之父母，今也则亡。吁嗟乎韦公！奕奕相庭，在朝之右。人方瞩目，帝亦虚受。韦公之年，曷不悠久。德庆既郁，宜其有後。吁嗟乎韦公！（足本《吕衡州集》六）

○唐故湖南团练观察处置等使通议大夫使特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上丞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府君夫人河东郡君柳氏墓志铭（并序）

柳氏系起黄帝，世家河东。晋永嘉末，济南太守卓随军南迁，吾先太夫人其後也。高祖善才，皇朝荆王侍读。曾祖尚素，润州江宁县令。大父庆休，渤海县丞。以第二子兵部侍郎浑平章政事，追赠蔡州刺史、工部尚书。考识，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或户牖儒奥，或绳墨吏道，或龟龙文章，率有纯行，皆有馀力。渤海府君以道之不行，储庆於相国；屯田府君以贤而无後，寓美於夫人。

夫人年十四，归我先公，从秩封安邑县君，进为河东郡君。贞元十六年六月庚寅，前先公七日，弃养于潭州官舍，享年四十有二。有男四人，长曰恭，举进士未第；幼曰让，年小未学；恭之中弟子翼，夭於襁褓。长女适淮南节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奉礼郎豆卢策，次女适前进士柳淳，二幼，曰贡娘、小贡，仅发。所母先公之子三人、女一人：长曰温，前集贤殿校书郎；次曰俭，前仆寺进马；季字秦生，能言而夭；女适故太常寺协律郎杜正。孤子温、恭，以某年十二月八日，号奉帷裳，从先公归奉于洛阳邙山清风原之大莹，礼也。呜呼痛哉！

夫人事先公二十七年，事不思不行，言不践不发，循守法度，辉光辅佐，苟有亏先公而获己所安，未之或从，苟有宜先公而於己未适，无所不就。先公或未叶于中，必废食感悟，得请乃复。先公之允归于美，则耸美将顺以成。为继王母在堂，峻妇姑之礼。夫人柔色肃气，奉威承颜。虔盥洁馈之勤，寒燠匪懈；和灰纫絨之事，顾指而具。备修妇顺，动以诚格；旁感母道，益无闲言。王氏姑尚礼而毅，尝言：“吾嫂敬我，使我加重。”杜氏姑好仁而廉，尝言：“吾嫂知我，使我加感。”刘氏姑与先公异出，尝言：“吾嫂信我，使我加亲。”其馀则循分制义，亲疏各得其所。有初克终，中外咸归於穆。夫人以恭既有誉处，每戒曰：“文学政事，汝有父师，非吾所急。吾唯厚尔孝悌之望。”豆卢氏、柳氏女亦既有行，每戒曰：“组乡川环佩，汝有姆傅，非吾所勤。吾唯宜尔室家之望。”恭由是先行後艺，二妹皆自他有闻。锤爱於某，常称其克荷，劝先公命以为嗣，而使巷症之，惟疾之忧，是恭无加也。贤杜氏姊，怜其早孀，劝先公取以归宗，而躬抚之，衣服礼秩，则二妹莫伦也。推是以往，而配德肥家之道备矣。外祖母丧，夫人侍王母在洛，讫自江左，不勺饮者三



日，礼不敢过，而哀有馀。外祖前亦寓殡於丹阳，外叔祖至宰相而未克归葬，至是夫人诉於先公而假力焉。且刺指书血，寄誓家老，俾偕启兼护，归伊川旧莹。卜祥无收子之名，报德於移天之後，言孝者以为难。夫人出自崔，韦氏长姨出自萧。先公贵为方伯，韦府君黄绶早世。夫人於异同之间，荣悴之际，爱敬必尽，颜色无违，言友者以为难。从祖舅山南节度推官曰从，学於外祖，能业文行。夫人以终鲜兄弟，怜比同气，见其立也，喜亦如之。崔氏舅益王府参军曰涇，幼依外祖母，矢志埒园，夫人以如存之思，奉比诸父。闻其丧也，哀亦如之。推是以往，而以本睦亲之礼尽矣。畿的可以仁蹈中庸，义合古训，慈感土木，孝通神明，宜乎从先公极贵，见诸子乘白，而始食郡封，未开国号。某未达，恭未官，幼弟甫，季妹方孩，曾不浹辰，怙恃继失，才文血相视，裂肝穷号，举世独冤，终天莫诉。呜呼酷哉！孤子某永负极思，靡所置痛，稽铭懿实，不敢失坠。其词曰：

景云发祥古天子，圣人之清柳为氏。氛氲萎苏积繁祉，南迁鼎玉烂江。吾先夫人懿厥後，感神慈孝因心友。辅佐盛德誉无咎，福宜高明寿悠久。湖之南，湘之阴，天乎匪忱摧棘心。洛有濒，邙有巔，邈万斯年咽寒泉。（同上七）

☆白居易

《全唐文》六百五十六有传。

○授刘总秘书郎制

〈按：此文见《白氏文集》四十八卷、《文苑英华》四百卷，与《全唐文》所收杜牧作同，姑存其目。〉

☆段平仲

平仲，字秉庸，武威人。第进士。元和中尚书右丞。世推其敢直，终太子左庶子。

○厘革太常仪注奏

按《开元礼》，应受册官初上仪，并合与卑官答拜。又准令文，仆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仪，而尝与卑僚答拜，仆射上，独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国典，素无明文，因循乖越，切在厘革。太常所定仪制，依据三公上仪，其间或有增损，事体深为折衷。酌为永制，可以施行，应同所见，各得连署。

（《唐会要》五十七）

☆牛僧孺

《全唐文》六百八十二有传。

○升御史大夫为三品奏

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兴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

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开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以及秘书少监、国子监司业、京兆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兴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缘关朝廷典制，须行之可久，必得博尽韦议，询谋佥同。望令两省、御史壹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设位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废置，盖取於一时所宜。苟得其宜，则为当代之美。臣等伏据《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历代之制，位不常定，至於刑宪之所倚，则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宏约法之道，俾增崇品秩，同秩丞郎，盖千年一时之盛美也。臣等又据故事，御史大夫总朝廷刑宪，掌邦国纪纲，峻其秩位，亦计所宜。御史中丞虽官贰大夫，兴大夫多不并置。专席既称独坐，隔品岂合迭居，今命秩资升迁，实为允当。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於典章，永为定制。（《唐会要》六十）

○唐故太常丞赠谏议大夫温府君神道碑（并叙）

温氏裔颀頔，为己姓。其后有平，佐夏灭穷，厥用祚土，子系因□其邑，而仍其侯。侯廿六代至，邑于周，别封于郟（缺二十字）。以纘以起，曰序而忠，曰恢而智，羨良峽义□高□□下咽堙横张郁必大集（缺廿八字）无隐，二祖之德爆闻，于时馨烈薰炙，益炽而大。□州生范阳令晋冲，范阳生右金吾（缺廿六字）。公讳佶，字辅国，即南郑公之长子也。敏中方外，韞蕴不露，纂经穷元，法为时师，元关押闔缺五字而归（缺十八字）不闭。鲁郡公真卿守平原，公杖策往谒，云风类随，忠气合发。当是时，二颜横起，虏喉咽受逼□□愁几至（缺十八字）实系公之助也。乾元、至德间，太尉临淮王以智力自高，少为士屈，待公如礼，不（缺廿五字）乞以爵縻，因授太常丞。公行藏有素，讷谢而去，华奢闻显，益不喜爱，栖神灭（缺廿六字）一人而已。以建中元年卒於邺郡之一成安里第。穆宗、文宗朝，累□子贵，赠谏议（缺五十字）也。子男五人，曰邁、曰邈、曰造、曰逊、曰（缺卅五字）者气实一（缺五字）早世，具於仲兄今尚书公志墓文。邈於长庆、大和间，累以拾遗补阙（缺五字）不（缺六字）故徐州王仆射飞章交荐，朝廷□□起为百里（缺五字）昔荀淑、陈仲弓父子兄弟，以贞名高行为时师，每岁安车蒲轮，玉帛贄币，填塞门巷，代光荣之。今温门二廿交聘，征书不绝於道□□荀陈之（缺三字）其是欤！

天将秤其德而世其家，而今河阳三城节度使捡校户部尚书公出焉。尚书名造，即谏议公之第三子。潜武经文，□器（缺十字）先生之行，具於故礼部郎中知制诰唐君次志谏议公墓文。虎蹲蛟蟠，始动，三台百□，争以状乞，累官

至尚书右丞。属兴元军乱，节度使李公为兵乱所杀，朝廷夏之。宰相泣於上曰：“李绛死不□□，而今而后，天下为镇者，孰敢主其□。了办是役，唯温造耳。”上（缺五字）授缺三字度使。公单车去，举止如书生，入之日，自旦及午，拥叛卒於外，悉杀之（缺三字）下梟其首乱者百廿人，祭李侯之柩。於是朝之大臣（缺七字）若温公者，吾其可名乎？微温公，吾其能保其任而完其生乎？”当是时，若事或不幸，即四方之佼佼者，倾耳而胃起，其后量哉！识者以为公之功（缺五字）而截天下之流不横矣。其后由台阶而赞大化，福万品而光祖先，斯入之望，可指而待。嗟乎！谏议之烈不泯，而尚书之德复昌，温之（缺四字）穷乎？唐制，位三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纪神道。僧孺於尚书为（缺三字）日月为多时，门风祖烈，闻之详矣，□其石□，□让於仁。铭曰：

先生之先，在世多才。曰博宏将，三英彦联。黎公瀛州行□而华，实难并系，世复卑位，不称（缺六字）厥有先生，先生□□，危行（缺四字）入神。扶颜遏安，批裂两河。饥鲸骇，几死■窠。兵血之间，笑言委迟。不有其庸，孰利於名。名从而（缺六字）人思德望，生必有子，尚书之（缺五字）晦当大明，功曝而贵。嘻其先生，亦已不死。谁其刻诗，杨郡长史。（《金石续编》十一）

#### ☆苏景胤

景胤，长废中监察御史。

#### ○重罚朝参不到奏

祠祭称定出斋宫等旧例，准朝参不到，四品以上罚二千交，五品以上罚一千文。伏缘所罚稍轻，更请加罚。（《唐会要》二十三）

#### ☆刘栖楚

栖楚，其出寒鄙，为镇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荐于李逢吉。逢吉喜助己，不次任之，历右拾遗、谏议大夫，授刑部侍郎，数月，改京兆尹，峻诛罚，恃权怙宠以干进。韦处厚恶之，出为桂管观察使，卒。

#### ○闭市门让诸阴奏

术者数之妙，苟利於时，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闭门得晴，臣请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让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会要》八十六）

#### ☆李德芳

德芳，长度中乡贡明经。

#### ○唐故颜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永，其先琅琊人也。祖考并继世承训，除风所播，家传素药，门望清风，志含大和，隐而不仕。府君中和立身，文武全节，温柔成性，积禄崇德

，孝悌邕邕，言谦有则。呜呼！不幸遘疾，即以长庆四年岁次甲辰二月辛巳湖七日丁亥，终于扬州江阳县布政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夫人南黄氏，令则高门，容华备质，笄年之岁，归于颜□之门，事君子尽忠，于亲戚慈以孝。有男二人，长曰亘，次曰少洪，皆务□□，早达义方。即以其月廿九日己酉，安厝于芜城之东嘉宁乡五乍村之原谢氏之地，礼也。恐年代绵远，陵谷□移，故刻贞石纪德。乃为铭曰：

江汉炳灵，继生贤明。猗欤颜君，郁然时英。洛日空奄，逝水峨倾。卜葬平野，风摇柏声。（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唐代墓志汇编·长庆十八》）

☆华良夫

良夫，开成间人。

○让试官书

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馀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於千卷。（《唐摭言》二）

☆麋简

简，东海人。开成中乡贡进士。

○南阳叶公逆修墓志铭（并序）

唐越州上虞县宝泉乡处士叶再荣，南阳人也。其先盛族，以晋时过江，即□□睦郡乌龙山管寿昌县仁风乡。大历二年，从宦下车，自晋抵越，具载图谱，削繁不书。曾祖讳金，祖讳银，皇考讳，皆务本乐道，林园避时，高尚不仕。□□人荣阳郑氏，环公之女也。公娶童氏，长五男四女；长曰常倩，谥曰常春，曰常，曰常迈，曰浩然；长女适童氏，次女归楼氏，次女有赵氏，次女求氏。公产性端直，居家孝慈，名行众推，郡邑景仰，谨身节用，训子业农，智自心生，惠从目巧。岁获地利，日资天年，造作改张，成树邸店，轻财好施，崇善敬空，闾并通和，亲明恭顺。每与食以救饥馁，解衣以济单寒，信义在躬，谦让行己。大《易》所贵知存亡得丧，其唯圣人乎？大雅美其有初有终，乃为君子也。遂得□□语妻孥曰：“人生必有灭，有来必有往，吾欲逆修墓莹斋七，身後无扰，尔意何如？”妻孥变色相顾，叶顺无违。以开成四年七月廿四日，卜宅吉兆，选地得宝泉乡孝敬里新成村，预造坟墓，合并全，先备夫妻同穴之义。运数将尽，以□年甲戌八月廿壬申日归葬此原。生前有言诫诸子曰：“常倩等俭省随时，无妄破费，慎勿奢僭，益後子孙，莫惑交亲，宜守志行，丧祭依礼，无忤我情，云来子孙，永不可忘。托麋秀才文字，为我铭云。”简依命牵拙，其辞于後。

知存亡兮其唯圣人，知得丧兮固非凡身。成家基兮心因力因，有初终兮易形为神。坟兮垄兮厚其尘，松兮柏兮无为薪。石兮字兮唯其真，德兮馨兮千万春。（《越中金石记》一）

☆李随

随，长庆中秘书少监。

○请铸造秘书阁图书印疏

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以当省御书正本，开元、天宝以前，并有小印印缝。自兵难以来，书印失坠，今所写经史，都无记验。伏请铸造。（《唐会要》六十五）

☆李浚

浚，宪、穆间人。按与《全文》八百十六李浚别。

浚忆儿童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口事特异者。取其秘实之迹，暇日辍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本书）

☆韦公式

公式，官秘书郎京兆府功曹。

○岳祠题记

右公式顷年佐理斯邑，自後向逾一纪，六变官曹。今者虑以官成，身有所系，奔马到此，追寻旧游，览前题处，岂胜□□。（《金石萃编》八十）

☆方参

参，大和中官左骁卫仓曹参军。

○岳祠题记

□执笏豆，为国讨叛，思契丹愆，敬祭敬拜，牢饩毕陈，所期感通，昭鉴不昧。列旌旗于绿野，罗冠剑于明庭，其展礼容，因以题记。（同上）

●卷二十八

☆赵全泰

全泰，敬宗时承务郎，摄易州满城令。

○唐承务郎前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摄易州满城县令赵全泰妻沛郡武氏墓记

夫人姓武，常山真定人也。其先宋武公後，迁沛郡，流芳散莽，得地皆荣。祖颜，皇赵州司马；父谏，皇冀州司仓参军；簪冕承家，琳琅继世。夫人即司仓之幼女也。恭守先训，为妇柔和，内抚遗孤，外睦亲眷。其於孝行，难以具陈。以宝历元年七月廿一日卒於定州深泽县之官舍，享年有六。呜呼哀哉！有儿女五人，雉相次，哀号一绝，悲感四邻。即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迁窆於定州西南五里新乐县仁义乡之原，於先莹，礼也。

全泰官移此州，才馀一月，旋闻疾困，医祷无徵，顾命之时，後事无托

，关河阻远，奔赴不及，痛一朝而永隔重泉，感平生而抚棺恸哭。虑陵谷变迁，刻石纪其年代也。（《常山贞石志》十）

☆符载

《全唐文》六百八十八有传。

○亡妻李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姓李氏，其流派出於天汉之一枝矣。卫尉卿升之孙，吏部尚书之堂侄孙，心州刺史逞之女。凡妇之柔嘉茂淑，组紉川应对之事，夫人备有焉。加以敬恭长上，诱纳卑孺，情礼周洽，六姻睦然，风韵孤远，不婴常态。中馈酒食外，弹雅琴，咏古诗，鄙人褊吝，阴有辅助。不幸夭落，春秋三十六，以贞元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疾杂于寻阳。是年四月廿一日，权窆于德化乡之北岭。元和七年八月七日，载上天降祸，荐丁衅罚，扶护灵榭，归於凤翔，因得启发，于皇先姑之侧，礼也。呜呼！生展于敬养，歿葬於旧乡，上不愧于三光，下不畏于九泉，可谓始终妇道，无罪悔矣。男曰匡儒，女曰上清子，攀号不逮，哀缠荼蓼弘农杨夫人育之於顾复，训之於教义，几乎成立，莫知所自，庶足以慰幽魂焉。铭曰：

浮江溯汉归旧乡，己方甲穴掩玄堂，千秋万岁安未央。（石刻）

☆薛存诚

《全唐文》六百九十三有传。

○御史推勘不限东西奏

当司应受事推勘等，台中旧例，及兴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纵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人，共成四推，犹以东西推为名。又各分京城诸司及道州府，为东西之限。只日则台院受事，双日则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则同推便知者。伏以所分诸司及府州，为限已定，事若并至，无例均分。剧者则推鞫难精，闲者则吏能莫试。今请不以东西为限，亦不以取只日、双日受事，但请依旧请四推，御史令轮环受事，周而复始。如此则才用俱展，劳逸必均。其馀应缘推事，须有约勒，若一一闻奏，虑烦圣听。敕下後，请随事条流。（《唐会要》六十二）

☆薛平

《全唐文》六百九十三有传。

○禁掠卖新罗人口奏

应有海贼讎玄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夷，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於理实难。先有制敕禁断，缘当管久陷贼中，承前沿守法度。自收复已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已後

，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讎玄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唐会要》八十六）

☆高元裕

《全唐文》六百九十四有传。

○丞郎拜食先牒台司奏

伏以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时有称疾，便请先出。请自今合候对官遇延英开日，有事要与宰臣商量者，即请拜食後先出，仍事须前牒台司。或年齿衰迟，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许三度仗下後先出。其馀官不在此限。如违，请每月终一度具名闻奏。（《唐会要》二十五）

☆李夷简

《全唐文》六百九十四有传。

○宪宗称祖奏

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剪寇逆，累有武功，庙号合称祖。陛下宜当决在宸断，无信齷齪书生也。（《唐会要》十五）

○弹奏举选限内请朝参奏

准贞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颜、元和元年三月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礼部、侍郎官，每年举选限内，不奉朝参。又今年所造选格，不详敕文，复请明日朝参，臣合弹奏。（《唐会要》二十四）

○访察诸道不法奏

诸使诸州有两税外杂率，及违格敕不法事，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访察，状报台司，以凭闻奏。（《册府》五百十六）

☆李绅

《全唐文》六百九十四有传。

○唐故试太常寺奉礼郎赵郡李府君墓志文

府君讳继，字兴嗣，晋陵府君之长子，先夫人裴氏出也。府君娶博陵崔纬之女。君享寿六十一，以元和四年三□日终于常州无锡县寓居，葬于□□□□之阳。至十一年秋七月廿有□日，弟绅启奉归于长安白鹿原，陪王父郾县府君莹之後七十六步。冬十一月庚寅，封树毕事。呜呼！先兄有文学信义，不幸无位，天何不仁，又绝其嗣。有二女，一已有行，其幼犹室。呜呼！绅远自淮南赴秦□□呼天泪血，而东之诸侯，咸为具事，远□□□。所可恨者，崔嫂以信丁巫神，不护灵，可为痛哉！敢志於石，用告幽壤。谨志。

博陵不义不顺，不奔不护，明神有知，终不得。（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九、《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四、《唐代墓志汇编?元和九四》）

☆李德裕

《全唐文》六百九十六有传。

### ○奏回鹘事宜状

右臣等见杨观说，缘回鹘赤心下兵马，多散在山北，恐与奚、契丹、室韦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远去。今因华封回輿，望赐仲武诏，令差明辨识事宜军将，至奚、契丹等部落，谕以朝旨。缘回鹘曾忠效，又因残破，归附国家，朝廷事体，须有存恤，令奚、契丹等与其同力，讨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渐出汉界，免有滞留。如蒙允许，望付翰林约此意撰诏，兼诏克恭，未审。（影宋本《会昌一品集》）

### ○请发陈许军马状

右臣等商量，贼中人心，久合自变，犹恐顾望河朔，旬月偷安。陈许累有战功，军声甚振；王宰年力方壮，才略可称。委之征行，必有殊效，非惟破贼稔之胆，足以坚镇魏之心。倘有先声，必当自溃。望诏王宰，自拣当军马步精兵，除合留在镇外，并取河阳、相卫路，直抵磁州。其在镇兵马，委行敏权知，仍差干事判官一人留务。未审。会昌三年八月十一日。（同上）

### ○赐王宰诏意

用兵之难，在於过险，既收要害，便合成功。故出并陞而赵师虜，过成皋而吴寇殄，得略阳而陇坻服，入大岷而广固平。近则破鹿头而翦蜀，克郾城而定蔡。卿初取天井，大振威声，皆谓计日而取泽州，指期而擒刘稹。顿兵危坂，已涉二时，日费殆过於千金，途隘有逾於九折，士不宿饱，人已告劳。在朝公卿，继陈谏论，皆云卿之血属，质在贼中，此珍之常情，固当无隐。昔乐羊食子，文侯见疑，爱既及於懿亲，义岂後於君上。若虑危害晏实，未忍急攻，但卿披诚，朕必深恕，即当与卿移镇，必使两全。如能大义灭亲，至诚体国，舍尔所爱，建兹殊勋，继先王钟鼎之荣，传子孙带砺之庆，即须厌塞公议，早覆妖巢。朕之报卿，必异群帅。暑潦将至，农事已兴，偃武息人，固难淹久，深思朕意，勿更食言。又知卿比留支兵，守备万善，既分武力，尤费机谋。今授刘沔河阳，日临寇境，俾为声援，常据要冲。卿既进攻，必无後虑，勉当协力，副朕至怀。（同上）

### ○答侍郎十九弟书

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众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第。（洪迈《容齐续笔》一）



○遗段少常成式书

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北梦琐言》）

☆李渤

《全唐文》七百十二有传。

○创置理匭使奏

伏准实应元年五月刺，给事中韩赏、中书舍人杨綰同充理匭使。其时，二人奏大理评事虑翰充判官。又准《六典》，匭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为之。台中人吏强幹，首列百司，明刺特并入匭，实同创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纸笔，委本司条流间奏。（《唐会要》五十五）

☆李听

《全唐文》七百十三有传。

○募马备边奏

请於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者，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无阙。（《唐会要》七十二）

☆胡季良

《全唐文》七百十三有传。

○方山实幢赞（并序）

义不□国，非忠也；福不普缘，非教也；会昌□□年，立幢大居士陈君曰常进，□处居家，不□三界（缺四字）晋□生灵□僧白僧岳，内闵菩萨，外现声是，建立实幢，福延成性，以此教救善住□远八□入菩提之门，今以净愿，立存存之□诚，□致□□之福也。良工周氏□□立石沓花台，势矗梵史，只□户叨成也。赞曰：

文殊取经，大帝宏教。文德武功，惟忠惟孝。开张修相，阐门门要。龙华□期，□福□妙。（石刻）

○德本寺碑

〈按：此文见陶宗仪《古刻丛钞》，题胡季良。谈《吴兴志》亦云：“《德本寺碑》胡季良撰。”与《全唐文》九百九十阙名之文，大略相同，惟“立君”之“立”，《丛钞》作“丘”，“必无其迹”之“无”《丛钞》作“垂”，“达於所亡”之“亡”，《丛钞》作“止”，“落涧”上，《丛钞》有“同”字，“永躅”下，《丛钞》有“其石路兴石桥之名，相次不朽”二句，馀皆同，所据当别一本。今存其目，文不录。〉

☆柳公权

《全唐文》七百十三有传。

○尊毆卑议

尊毆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南部新书》壬）

○笔偈

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同上丁）

○圣慈帖

圣慈允许守官，稍减罪责，犹深忧惧。续冀面言，不一一。诚恳呈卅第处十四日，即空。

○伏审帖

伏审帖姊姊八月定发，第兴廿八第同从行，迨闻不胜跃。今日元七来，望第速到极也。愿在路咨问，不停滞，幸甚。未即展辖，尚增恨恨，不一一。公权呈廿三第、廿六第、廿八第、卅第处。卅一第意不殊，前要小楷，后使送往。空。

○赤箭帖

奉荣示，承已上讫，惟增庆悦，下情但多欣愜。垂情问以所要，悚荷难任。倘有赤简，时寄及三五两，以扶衰病，便是厚惠。不具，公权状白。

○辱问帖

辱问，却道及碑本，兼虚奖逾涯，但深反侧。因见赵张，如虚奖之说为缘饰也，幸甚不具，公权呈。（并《淳化阁帖》四）

○时新帖

瓜一颗，时新，第一割而尝之，味又甘好，以表汝之孝也。明后至，彼不悉耶？告世四娘省。（《汝帖》）

○年衰帖

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出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为乡应，惟深察。公权敬白。（同上。宋拓《兰亭续帖》）

○兰亭帖

张兰亭诗，兼公权续得者，亦付上，伏维检领入篋。除冀面话，不次。十一日，公权状上给事阁老间下。青衿票辄换却旧者，谨空。（《兰亭续帖》）

○题王太令送梨帖

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大和二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三希堂帖》）

○谢人惠笔书

近蒙奇笔，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

，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敝手}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灵性。後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一，即为妙矣。（《天中记》）

☆吴皋

皋，宪、穆间台史。（按：当为卢坦官监察时。御史台令史有谓台史，即今所谓属吏者。疑非。）

○为卢坦纪事铭

卢坦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然以受饷见疵也，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如不善守，必恣其不道，以归於人。”黄裳惊其言，自是遇加厚。蠹史感而铭曰：有灿者物，有悚者欲。投之而迷，才也罔束。维後之艰，杂身之戮。垢业乃盈，冥数乃肃。嗟彼■人，朗焉如浴。识与天■，动与义属。利奚以乘，害奚以局。断带齐莛，作獭比毒。藏丝并晖，受鱼拟辱。玉壶澄姿，冰轮逸躅。子孙尔昌，福禄尔足。闻则悼心，见则骇目。我欲行之，炯诫是躅。（《十二砚斋金石录》）

☆韦辞

《全唐文》七百十七有传。

○请停榷面奏

前使王公亮奏请榷面，收其赢利，将代上供。臣到州察访，自停加配，闾里稍安，人户逃者亦渐归复。但藏挟颇易，挂陷颇多，兼当州土宜，少有面麦，州司远处求余，般运甚难。伏请却停榷面，任商旅将至当州，州司准榷酒元敕，乃洪州、鄂州流例，於州县津市官酤，以代人户配须。（《册府》五百四）

☆崔元略

《全唐文》七百十七有传。

○军使追人令移文牒奏

诸司、诸军、诸使追府县人吏所由及百姓等，比来府县除贼盗外，所有推勘公事相关者，皆行公牒。近日多不行文牒，率自擒捉，禁系之後，府县方知。其中人吏所由，亦有奸猾，为无凭据，妄生推枉，又难辨明。其百姓等听被追捕获，缘无公牒，多加怨动，致有逃匿。今後望降敕旨，应请诸军、诸使要追府县人吏百姓等，非盗贼外，并令行移文牒，所冀官曹免相侵扰。（《唐会要》六十七）

☆李珣

《全唐文》七百二十有传。

○徐行周五代同居奏

庐州舒县太平张百姓徐行周，叔侄兄弟，五代同居，请免其同籍户税。

（《册府》四百九十一）

○华景洞题名

郴州刺史李珣、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允□，会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同游。时珣蒙恩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谱、楷从行。（《广西通志》）

☆韦绚

《全唐文》七百二十有传。

○戎幕闲谈序

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话古今异事。当镇蜀时，宾佐宣吐，不知倦焉。乃语绚曰：“能题而纪之，亦足以资於闻见。”绚遂操觚录之，号为《戎幕闲谈》。太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韦绚引。（本书《说郛》七）

☆藏诸

诸，文宗朝人。

○菖蒲涧记

菖蒲涧，渊多菖蒲，因名之。自北入涧行，经此新开路，东转不啻一百步。其间巨石叠倚，嘉木交映，嵌空森耸，奇势异状，绿苔青蒲，印搭履迹，扞手探足，抚非苍翠，幽禽欣欣，飞泉潺潺，若有羽人仟客，鼓瑟吹箫於同穴之中。繇是使人心逸神畅，恍然忘归，斯实方外灵邃之佳赏也。噫！自有此涧，杳无人踪，岂异夫浮世之事，通塞亦步亦有时耶？今凿崖为路，梯石为径，连延抵于碧岩盘石之东，究其涧分之所，岩石变前镌字。开成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武功男子藏诸记，山房僧弘真同寻涧路。（《金石苑》二）

☆魏则之

则之，文宗朝人。朝散大夫试太子詹事兼监察御史。

○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兼左街功德副使金紫光禄大夫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高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刘公故夫人宏农县君杨氏墓志铭（并序）

夫积庆得宜，锺乎介社，享祐者宜降以永年，繆■若斯，根源靡究，然修短之分，岂造次而逾焉。嗟乎！月堕仙娥，星收婺彩，花摧玉树，噫足悲哉！夫人宏农杨氏，讳诞，字琼华，京兆长安县人。曾祖待宾，皇昭武校尉守绥州义合府折冲；祖延祚，皇任内飞龙厩都判官宝应功臣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父惟良，皇任华清宫使朝散大夫守内侍省内常侍上柱国赐绯鱼袋；皆簪组传荣，衣冠弈叶，庸勋继代，谍谱详诸。夫人即内常侍公之长女也。坤灵毓质，兰晚挺姿，性禀冲和，量怀温雅，诗书瞻曹家之奥，管弦精

蔡氏之能，婉含贞，宗族攸重。三星始见，百两爰来，年泊初笄，适于高平刘公。英润。齐眉等贵，合盃联辉，相敬如宾，和鸣并耀。日来月往卅馀载，晨昏盥馈，夙夜无违，逮事舅姑，益彰温清。因夫延宠，疏邑显荣，石之封，固无惭德。繇是闺门郁郁，素履弥芳，壶范聿修，彤管称美。宜乎永谐宫徵，终契百年之欢；乐往悲来，旋徵二豎之梦。膏育有验，和扁无瘳，沉痾连绵，委卜臻极。以大和四年六月十一日，卒于辅兴里之私第，享龄五十有四。妆奁遽闭，香阁永辞，逝水不回，奄归长夜。呜呼哀哉！琼枝忽坠，鸾镜徒悬，悼隔幽明，痛深泉路，兆卜先远，龟筮告从，旌启行，而盾就引。即以此年十月廿九日，迁窆于凤城西之龙首乡龙首原，礼也。

有子五人，长曰仕任，子亭判官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上柱国高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次曰仕仁甫，朝议郎行漳王府参军上柱国；次曰仕侗，中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次曰仕僚，次曰仕份，赐绿，或趋驰禁掖，或参贰王曹，或委质宫闱，或优游坟籍，皆神形特立，隼秀当时，声掩八龙，价迈三虎。茹荼叩地，瘠毁苦庐，泣血绝浆，孝侔曾闵，攀号不逮，孺慕冈依，感切风泉，哀缠骨髓。恐川成峻岳，山变洪波，愿刻贞珉，庶旌盛烈。衔悲见请，窃愧讵叟才，握管抒辞，多惭漏略。铭曰：

《易》赞坤灵，《诗》美嫔则。妇道母仪，柔从淑克。行标茂范，德播择邻。事上尽敬，抚下推仁。宜昌百禄，保寿千春。天胡不臧，降祸兹辰。宅兆何所，凤城西偏。松贾云树，晓夕凝烟。杨叶萧萧，马鬣危危。芳尘渐远，朗月空垂。（石刻）

☆睦畚

畚，大和中人。自号姑射处士。

○唐故试大理司直辛公墓志铭

公讳幼昌，字宏运，其先陇西人。曾父奉国，开府仪同三司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萧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工部尚书。烈祖荣，朔方节度副使□会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平阳郡王，食实封一百五十户。父□，持节通州诸军事守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累传茂范，藉振能名，聪博机谟，卓然宏异。始总□郡会，嬉戏之际，识者目落落之清安，则骇谓固天纵也。暨长□□□瀚墨，无（缺十五字）明示将来□□一□荷□□□莫大之术者，何腰金拖紫之崇贵，得不坐而至乎？何伏波定远之□爵，得不俯而置乎？亦何俟伏膺，然後为学。繇是六奇三略，开阖襟□，每鸣弦架镛，远近弛张，谓古之破叶号猿，今足当仁矣。公以业□簪组，旌戟交辉，固欲指掌青云，捧杨白日，仕进之广路，宦学之多门，□躐梯阶，式为修立，授试大理司直。□寄结僚，友□追游，孟仲芬葩，芝兰叠馥。岂止庭申孝敬之则，□节尽周旋之诚

。远望前程，熟究边极。岂其彼苍者天，修□无算，巨鳞既□，烟溟势穷。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卒于平阳郡之私馆，□□甘有七。允子师周，孺未识，熙怡讷悲，零丁雁行，□□茶戚且□中丞□□迁牧通川，南北迢遥，山川绵隔，□家于□已历岁时，凶讣难飞，增疚。仲兄幼直等部办仪具，克叶龟从，以明年三月廿七日，□送归附於京兆万年县三赵村东原之大莹，礼也。固恐桑田凌谷，俄徙星霜，庶摭□实，凭不朽而雕于石。其辞云：

命运罕知兮杳冥莫恻，□□建□兮殄我懿德。不可用赎兮永□□春，闭玄宫兮松柏为邻。（《绩语堂碑录》、《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五七》）

☆昔耘

耘，大和中乡贡进士。

○大唐故陇西郡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夫地称膏壤，乃生度用之材；家号忠贞，必育仁义之子。盖庆由善积，气自元深，在谕物情，其义一也。府君讳琮，字温中，先曰陇西人也。门承台鼎，代袭勋崇，懿范令仪，生而复禀，谨饰挺立，孤高莫俦。爰自推龄，至于羈历，抱瑚连之器，有老成之风，处荣荫而貌不自媒，为贵允而心无所伐。曾祖钦，皇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太子太保，雄名伟望，迴冠古今。祖晟，皇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间杰之後，特因时生。匡国宁人，事著贞元之世；禀忠奉节，名光图税之书。父殷，云麾将军前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禀灵祚胄，拟器英枝，韞忠略而候难以行，置谋猷而候时乃进。府君饱聆教道，足守义方，未逾弱年，两覲銓选，位官察职，流辈无双。罄勤恪以务公途，竭俸禄而资私养，朋友归美，亲族称贤。谓若寒松，永固凌霜之质；翻如春槿，旋飞不实之华。倾自疾缠，暨亏莫救，时大和八年二月一日，终官于朝请郎行都水监丞云骑尉，廿有一，何颜子促矣。傅父保母，哀无辍时，恨存歿之有殊，属穿窆而获曰，诚有可载，议刊刻焉。遂命末才，俾为纪述。以是年是月十五日，墓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杜光里。庶年祀更易，陵谷推移，希播馀徽，用铭於石。其词曰：

贵叶勋枝，非尔乃谁。挺生秀气，特禀英姿。体抱冲和，色逾谦敬。宇盖松寒，肌肤玉净。中称孝谨，外伏敦良。威仪自得，行义潜间。千里之驹，九秋之鹗。方富於年，曷为凋落。原仪将设，送礼斯陈。黄垆日闭，万古千春。（《绩语堂碑录》）

☆刘础

础，大和时正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光禄卿上柱国，终坊节度。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之子。

○唐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王公夫人故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元素，其先陇西人也。爰祖及父，俱厌名位，高尚不仕，以从其心。夫人四德克修，五常无爽，乡党重其孝，邻里传其行。年□九，适王公，因家于幽州之幽都县。与其娣姒，偕事先姑。夫妻艺出自然，孝秉天性，及姑之病，绵历岁时，夫人色不满容，行不正履，饮食汤药，必致其诚，裁缝绣画，必尽其力。是以先夫人爱之重之，不使离其侧。每谓所亲曰：“我见此新妇，则疾觉小瘳。”其敬顺之至，通於神明矣。洎丁先夫人之祸，亦以孝闻。

有男二人：长曰从约，次曰从礼。有女一人，早归於础。元和之末，穆宗篡位，础自幽州戍作牧南阳。夫人爱女随焉，衔命西上。旋属蓟门长恶，姻党称兵，音书两亡，倏忽十载。九秋胆月，不照别离之心；三峡夜猿，应识悲凉之思。粤去年秋七月，方达京邑，弃危疑之地，登仁寿之乡，室家以和，骨肉相保。岂期百花林下，未尽欢娱；三春节中，俄闻哭泣。以大和六年二月廿有九日，遘疾垂道政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六。属纆之时，精神不挠，所有遗托，其词甚哀。

呜呼！夫人台二姓之好，历四纪于兹，事夫禀梁鸿之妇道，训子法孟轲之母仪，持家以正，接下以慈，命也不造，德之何衰。即以其年五月八日归葬於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成义里凤才西原，礼也。虽音徽昭美，已布於遐迩，而陵谷更变，或资於述作。琢于贞石，用纪遗芳。乃为铭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彼美夫人，宜其室家。既出李宗，嫁为王妇。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唯静唯默，以贞以素。谁谓年光，忽如薤露。成义之里，凤才西之岗。寂寂墓门，萧萧白杨。身葬异国，神游故乡。万岁千秋，德音不忘。（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和四八》）

#### ☆贾文度

文度，大和时人。宣德郎守左春坊太子内直郎。

#### ○唐故太府寺主簿弘农杨府君墓志铭

公讳回，字居然，其先弘家兴也。纓冕不歇，炳焕相联，虽曰四代五公，其後益炽。公曾大父玄，任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大父，任银青光禄大夫守卫尉卿驸马都尉，尚万春公主，赠太常卿。父亘，任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尚宜□县主。世秉懿德，姻袭金枝。初任文敬太子庙令，奉苹藻，供祭祀，礼敬必诚，严谨备至。次任左监门卫胄曹参军，和而不固，雅而应物，克己复礼，时然後言。次任左威卫胄曹参军，性专静内，敏有干局，无□无为，化成於政。次任河中府河东县尉，俭慎端默，居官廉洁，所□不过一肩，而政行一邑。次任太府寺主簿，守位必敬，临事必端□尝以悔吝改节，为权豪屈言。府君有子二人：长子□弘，次子□□，训以义方，敦阅诗礼，咸能被服文行，时人称公善诱善教。何期□不福善，以大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寝疾终

於延康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吁，公之没也，志负其愿，寿违其仁，官屈其器，君子是以嗟其才而哀其命。呜呼！渭水东注，时与之俱，音光缅然，何□□矣。

夫人秀谷县主，礼乐风操，家之范也，柔明孝慈，天之质也，□修采苹之职，以正家节。杨氏之六姻肃，九簇睦，实夫人是赖。岂期修短，是岁十一月十日，不胜其哀，薨於灵侧，春秋二十有六，後公廿三日而歿。公之难弟前司农寺丞道，涕血护丧，痛失雁序，谨以岁次甲寅八月己卿朔廿四日壬寅，迁公及夫人灵座，合安厝於县高平乡高望里，附先莹之礼也。犹惧人世陵谷之不可期，故刻石志之，冀其名氏之攸远也。铭曰：

琼树零落兮秋夜长，金枝寂寞兮遗清芳。永扃泉户兮诚感伤，天乎欲问兮徒苍苍。（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七六》）

☆崔鶚

鶚，大和时人。官阙无考，尝奉使三韩。按《唐书·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有鶚，当阳尉。

○大唐故兴元元从登仕郎守内侍省内侍伯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朱公故夫人天水郡赵氏墓志铭（并序）

崇高兮广大之厚，磐礴兮周流之远，浚源长派，茂干修柯，著于图谍，可得而言也。夫人姓赵氏，其先天水人。逮乎晋室，克纘妻烈，播扬芬馥，历世辉耀，绅之盛，著乎人文，炳然昭彰，备存简册。夫人幼禀礼法，长明诗训，闲惠详雅，实生之知。及笄而归于朱氏之门。克承坤顺之柔，婉婉谦恭之美，奉舅姑著雍和之称，睦娣姒有柔爱之仪，垂甄可以示後昆，立程可以式九族。加之以恭俭离惠，爱人以礼，慈和温敬，六亲仪形。是宜克保室家，永绥丰禄，良时难再，昼哭二十二年，及兹从心，专意内典。以嗣子奉命鸡林，三岁然复，疚心疾首，六时礼念，冥期助，以福後胤。果符神力保全以归，泊相见时，悲倍於喜。浹旬，大夫宠命日隆，自宫闈令拜卜门使，中外相庆，咸谓夫人冥求保助，以致於斯。既契夙心，吾无恨矣。

呜呼！方欢娱於色养，遽见悲於夜泉。夫人以大和八年四月十六日终于长安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五。归全之日，遗命谓大夫曰：“汝忠於国，又孝於家，海外三年，吾期重见，於此尽矣，更何恨焉？”启手足，亲戚悲号，皆若终身之酷，可谓生死之义备矣。先府君元和七年即世，权窆于京兆长安县龙门乡石井村。今以其年十一月十四日改卜新阡，重安窆窆于承平乡大严村，合礼也。

嗣子朝政，宫闈局令充卜门使，克承家之景行，著挥谦於士流，文以饰身，武资忠力，一心匡主，万里前途，泣血莹莹，杖然后起。两女；长适濮阳吴



氏，先夫人二岁而卒；次适彭城郡刘氏，画认错哭泣，水浆不入，行路感叹，殆至毁性。锷尝忝国命，兴大夫同赴三韩，备闻夫人善德，托以叙述，不敢饰让。庶纪其梗概，其余壮大烈，固存乎女史，刊于贞石，以惧陵谷之变也。铭曰：

灼灼华，皎皎如月。既归我里，礼法斯设。（其一）

垂匭体则，用光妇德。克奉舅姑，亦展忠力。（其二）

永享丰禄，宜其家良。白日不驻，青松已行。（其三）

哀哀嗣子，崇崇高原。冥寞长夜，仿佛在焉。（其四）

陇遂新启，寿堂初开。合神宫，永安夜台。（其五）（石刻）

☆明援

援，大和中儒林郎试左金吾卫长史上护军。

○唐朝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铭

胡府君，安定人。其先分氏於舜，曰胡公满之後也。绵历载代，英贤显赫。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十七稔而终。祖考名讳，仕进文藻，暨府君德行名节，男婚女媾，悉具前志，故略而不书。夫人族望沛国，累世因时播迁，今为江夏安陆人也。曾祖、大父，载在家谍。考讳壁，游心物外，守节岩阿，志遂忘情，不屑时务，可谓邨园奇士，圣代逸人焉。夫人即处士第一女也。柔惠懿淑，婉婉雍妍，礼乐素谙，女工夙解。年及乎笄，归于府君，琴瑟克谐，浣濯示俭，箕帚既恭，苹蘩式洁，闺门以睦，宗族以和。中罹府君之艰，痛枝之半折，恨龙剑之偏沈，抚膺尽哀，秉心全节，恻怆褰慕，寒暑载移。於戏！吉凶倚伏，幽微难明，德礼弥高，年龄忽落。以大和六年□寝疾，明年正月十□日终于江夏郡中和晨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越二月廿□日，合葬于黄鹤山之南原府君之莹，遵鲁人之，同皎日之诗，礼也。嗣子真等，皆发刃受锋，亲材见宝，孝心塞乎天地，而横乎四海，岂止於泣血终丧，感深殒绝而已哉。以援曾预严亲之友，奉命述其盛德云。铭曰：

嶄岩黄鹤，峰峦旁薄。迢迢南冈，形胜北翔。合旧域，威仪不忒。猗那夫人，德礼难伦。闺壶朗彻，松筠表节。地久天长，柱馥兰芳。桑田变海，贞石不改。（《古志石华》）

●卷二十九

☆李

，武阳人。开成间乡贡进士。按与《全唐文》二百六十六李父别。

○唐故处士颍川陈氏公墓志铭（并序）

陈公讳韞，字韬光，西汉太邨长之远裔也。曾祖晏，祖□先，父澄，偕高蹈不仕，浪迹人寰，以处默为轮舆，以轩冕为桎梏。教垂嗣允，德冠我公作隐

遁股肱，为□山浚峭。峻义方而□属不闲，宏心计而资给丰饶。□用身安，降年有永，故春秋七十有八矣。所宜溢斯上寿，□有中庸，谁谓剑没延津，珠胎淮水，以唐□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寝疾於江□肥之私室□□□年四月七日，归於顺化里黄（缺五字）莹，礼也。夫人谯郡曹氏，先公三祀而□□□子□立□瘠绵顿，几不胜哀，服惑经营，面垢（缺六字）有礼，号恸而行路无聊。仁孝光□以□父□二□□荥阳潘氏，妇仪母道，自彼抑阳，岂不性□□沿□□有自。於戏！言犹在耳，音容已緘，哀□临岐，谁无怨□。父以曾荫德宇，忝识前修，实录遗芳，刻於贞石。铭曰：

□德门所嗣兮退藏是先，名与身孰亲兮道在保全。福寿所资兮天降永年，遗芳不替而蒸蒸（缺四字）兮□□□前。（《古刻丛钞》）

☆诸葛

，大和中人。

○唐故{取木}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庆，字文悦，冯翊人也。大和六年青龙在壬子九月十七日，歿苏州嘉兴县进思乡私舍，春秋五十。祖疑，曾祖，父达，家谍具述，不书也。公即达长子也。志操孤峙，孝友无先，虽不梦奠之徵，忽生鞋履之别。娶陆氏，有子二人：长药，次允孚。女一人。偕血泣柩左，扶<疒支>问於筮兆。当年十月廿六日，封当县南甘露乡崇福里祖坟，礼也。恐烟峰及巨溟变改，请文勒石。词曰：

悲鸿惊月啼霜天，寒云长夜斗牛悬。嗣子哀号望不还，令问遗风光万年。佳城虎踞龙左盘，刊文勒铭金石坚。（砖垢本。《唐代墓志汇编·大和五三》）

☆南卓

卓，字昭嗣。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及第。官拾遗。因谏，出为松滋令。大中朝，历黔南观察使。著有文一卷、《唐朝纲领图》一卷、《羯鼓录》一卷。

○题刘薰兰表後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刘薰兰最为嬖，後即不复顾他色。始余与房晏言，薰必预，故余得周视薰所举，凡为言，虽尚才功柔戏以乐左右，而往往甚正命，独恨对薰兰，凝视之移晷刻，将有嘲述，卒不能云云。顾余才不足当语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贤抵豹居。下贤诚才，尤精为太史公言，一见其书，果能备薰善。时余贡於京师，豹与张孝标美善言文并挑笑事，因录沈述采。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才色两相宜耶？故复叙之，以系於沈左。（《沈下贤集》十一）

☆吕述

述，字修业。秘书少监、商、睦二州刺史。著有《东平小集》三卷。

### ○移城隍庙记

睦州城隍神庙，旧在城内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郑膺甫移置於城北门楼上，其地旧置州狱及司法官厅。开成四年，刺史吕述移狱就六司院东南之隙地，於废址上立新庙。堂屋三间五架，阶高三尺，上设鸱尾，三面行廊联属，东响开门，门外造厅一间一厦，为修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庙成，迁神像焉。神坐後分画侍卫於左右壁，其门左右画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寓马二，阶前植松五本，门外夹道亦植松。三月十六日，大备牲牢杂乐，率将吏以落之。今纪其祝词於後云。礼陈八蜡之名，曰祭防与水墉事也。然则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积厚成阴，环兹郡国，论功校重，冠彼神只。自州城卜迁，神位已固，访闻元和首岁，移置郡楼，下不在田，乖镇宁之义；居无亟丈，阙鼓舞之容。况乎列卒巡城，通宵击柝，往来褻慢，启闭喧呼，既违肃敬之方，岂获幽阴之助？

述谬膺符字，亲谒仪形，睹筮豆之亏废，叹祝史之亏窄，虽饰以黼帐，新其灵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内，废址犹存，遂创新宫，式从弘敞。丹刻咸毕，飞有严，练此吉辰，敬迁庙貌。伏愿永安邃，敷生灵，使封境无水旱之虞，牧守成富庶之绩。敢申崇奉，毋丑聪明天。开成五年六月一日，刺史吕述建。（《严陵集》七）

### ○马目山新庙记

睦州主乌龙、马目二山。马目在州西南，势如惊奔，拔去不得，中蓄怪态。晏天常阴，望之而知其能云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层潭，其深无至，鳞物宅焉，因立庙潭上，而马日顾无之，每有祷，则附而祝曰：“告於层潭马目之神。”开成己未岁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于神曰：“能雨，则立庙。”越三日晡时，云气从山来，乍赍墙进，空中涛喧，俄而震雨随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

八月既霁，述溯江四十里而远，躬择庙位。果有一峰压江，随水荡摇，蕃茂蔽覆，浅浓百色，周步其下，绝蹊无径，斩丛攀，渐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数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顶如壶。侧视之，有木一本十五，垂覆三面。无地，独其北平可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宁也。乃依势取高，架为新庙。明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将吏以衅之。盥于瀑流，席于香茺，挂豆筮于森疏，响笙磬于萧瑟，燎于烟霭，瘞于嵌空，扬帆而下过，酹酒祈福，信可以畏百众而雄诸祀也。夫祭山曰■县，盖谓或■或县，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义矣，尚永賚于斯民。（同上）

### ☆顾齐之

齐之，开成间处士。

## ○一切藏经音义序

慧琳法师俗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夙蕴儒术，弱冠归於释氏，师不空三藏。至於经论，尤精字学。建中末，乃著《经音义》一百卷，约六十万言。始於《大般若经》，终於小乘记传。国初有沙门玄应及太原郭处士，并著音释，例多漏略。有西明寺玄畅上人，克绍前烈，晦明不倦，志夺秋霜之净，心涵止水之鉴。乃寻其遗逸，蕴而藏诸，焚之以ヤ檀，饰之以绮绣，光前绝後，骇目惊心，福祉生焉，弘利博矣。齐之不敏，欲窥藏经，乃询於畅公，蒙示音义。

齐之以为文字之有音义，犹迷方而得路，慧灯而破暗，潜虽伏矣，默而识之，於是审其声而辩其音，有喉腭齿唇吻等，有宫商角徵羽等音，晓之以重轻，别之以清浊，而四声递发，五音迭用。其间双声叠韵，循环反覆，互为首尾，参差勿失，而义理昭然。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诸掌而已矣。朝凡暮圣，岂假终日，所以不离文字，而得解脱，无师之智，肇自心源，析疑滞之胸襟，烛昏蒙於倏忽。真诠俗谛，於此区分；梵语唐言，自兹明白。又音虽南北，义无差别，秦人去声似上，吴人上声似去，其间失於轻剽，伤於重浊，罕分鱼鲁之谬，多传亥豕之误。至如四十二字母，及十二字音，从毗卢遮那佛心生，则鸟迹虫文之所不逮。然源流有异，音义无殊，披沙拣金，从理证性，性得而言可遣，言可遣而文字亦忘，同归一真如，则筌蹄弃矣。上座明秀寺主契元、都维那玄测，皆精悉真乘，获持圣典，文华璀璨，经论弘瞻，或道情深远，独得玄珠；或律行清高，孤标戒月。上以愜圣贤之意，下以旌勤恳之心，因命匪才，敬而为序。时开成五年九月十日。（东洋刻慧琳《一切藏经音义》）

### ☆唐正辞

正辞，开成间乡贡进士。

○唐山南东道节度总管充泾原防秋马步都虞候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赵公亡夫人譙郡夏侯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之先譙郡人，後移贯深州乐寿县。昔武王克商，封夏禹之後於杞，列爵为侯伯，厥後因为夏侯氏。汉有滕公讳婴，佐高祖定天下，子孙益炽，冠冕弥盛，国史家传，粲然可观。曾祖讳载，沧州长史。祖讳璀，试太子詹事沧景节度都押衙。考讳萼，试太常卿充冀州南宫镇遏兵马使。皆宄材茂器，移孝作忠。夫人绍馀庆於千年，传遗芳於三代，备谦柔之行，禀纯淑之姿，举不违仁，动皆合礼。既笄年之岁，归于赵氏，克叫关雎之兴，允谐鸣凤之求。赵公以文武全才，述职戎府，公家之事，不遑底宁。夫人内睦姻亲，外承宾客，辅佐君子，清风穆然，斯不谓之贤哲之行欤。期天降鉴，介以眉寿，鱼轩象服，夫贵妻荣，为龙为光，闺蠹，何图年始知命，奄归下泉，积善无徵，吁可痛也。

以开成五年六月廿六日，遘疾终於襄阳县明义里之私第，享年五十。赵公总戎泾上，式遏西蕃，王事靡盐，瓜期未至。夫人瞑目之际，不及抚床之哀；窀穸之辰，莫展临棺之恸。人之知者，孰不为之伤叹焉。以其年十一月癸酉朔廿四日甲申，龟兆叶吉，葬于襄州邓城县〈支力〉湖村之东岗，礼也。长子宗立，当军节度散将；次曰宗本，乡贡明经；次曰宗元，次曰宗式，咸禀慈训，且服教义。宗立、宗元侍从防边，宗本、宗式躬护丧事，必诚必信，礼无悔焉。爰以夫人德行，来请铭志，录于贞石，庶千载之後，徽猷不忘。恭副孝思，乃为铭曰：

猗欤夫人，植操无邻。孝由天性，义冠人伦。德行聿修，徽猷日新。如何不吊，奄谢芳尘。展矣良夫，护塞从军。窀穸有期，归路无因。樊城之阴，汉水之滨。卜得鲜原，厥起孤坟。秋草萋萋，逝波。德存于石，磨而不磷。（石刻）

☆郑覃

《全唐文》七百二十一有传。

○请赐五经博士禄粟奏

大学新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屯田素无职田，请依王府官品秩例，赐以禄粟。（《唐会要》九十二）

☆杜元颖

《全唐文》七百二十四有传。

○劾李渤奏

渤卖直沽名，动多狂躁，圣恩含贷，且使守官，干进多端，外交方镇，远求奏请，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转恐生事。（《册府》四百八十一）

☆封敖

《全唐文》七百二十八有传。

○乡老献贤能赋

按：此文见《文苑英华》，题封敖名，今存其目，文已见《全唐文》九百四十六卷。

○修斜谷路奏

当道先准诏。令臣检讨，却修置斜谷路者。臣当时差军将所由领官健人夫，并力修置道路桥阁等，去七月二十日毕功，通过商旅骡马担驮往来，七月二十二日已具闻奏讫。其馆驿先多摧毁破坏，并功修树，今并已毕。臣已散牒缘路管界州县，及牒凤翔、剑南东西、南川观察使，并令取八月十五日以後，於斜谷路过使命，谨具如前。（《唐会要》八十六）

☆崔龟从

《全唐文》七百二十九有传。

○宋昂殿两选奏

前婺王府参军宋昂，与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参选，追验正身，改更稍迟，殊戾敕旨，宜殿两选。（《唐会要》二十三）

☆王彦威

《全唐文》七百二十九有传。

○进唐典表

臣于太和六年，伏蒙圣恩，擢授谏官，又叨史职。注记之暇，常览国史，臣辄略其繁文，举其机要，起自武德，终于永贞，撰《唐典》一部，凡七十卷。谨诣右银台门奉进。（《册府》五百五十五）

○上元和曲台新礼表

臣闻礼之所始，及损益之文，布于前书，不敢悉数。开元中，命礼官大臣改撰新礼，五礼之仪始备。又按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後，迄于圣朝，垂九十馀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後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後宣行。

即臣今所集开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矣。又检修礼官故事，每详定仪制讫，则约文为之礼科，以移责于百司，又约之以供备，然後礼事毕举。礼科者，名数之总，与仪注相扶而行者也，阙一不可。臣今所集备礼科之单复，具供给之司存，欲使谒者赞引之徒，官长辟除之吏，开卷尽在，临文易徵。其他五礼之仪式，或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莫不次第编录。窃以圣朝典礼，于元和中集录，又曲台者，实礼之义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并目录勒成三十卷。谨诣光顺门奉表以闻，伏乞裁下。（《唐会要》三十七）

☆卢宏正

《全唐文》七百三十有传。

○题柳泉驿

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事虽偶然，亦冥数也。（《南部新书》乙）

☆柳仲郢

《全唐文》七百三十有传。

○唐故柳氏长殇女墓志铭（并序）

呜呼！天不与寿而生不能成其美者，我家之殇妹名老师是也。会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夭于升平时在第，享年一十有六。兄仲郢见任京兆尹，以为家有世禄，者于族系，官讳严重，不敢口书，盖亦以彰幼而有知之体。粤以六月二十一日，葬于杜城村，准经制也。兄仲郢挥涕执笔，志其石云：

惟我幼妹，中和率性。粤在孩提，自知诚敬。名满姻族，谓宜承庆。天何难达，福乃遄罄。人之有生，修短前定。其所阴鹭，岂不助正。今兹爰忽，绵历疾病。徒言稟授，实获余听。城南别业，□城开迳。临穴于此，保尔安静。

（《常山同石志》）

☆崔杞

《全唐文》七百三十二有传。

○大理寺官犯赃加等奏

当寺宫人，今後在寺详断，或出使推案，有犯赃私者，请于常式加罪一等，馀犯即准旧式。（《唐会要》六十六）

☆庾敬休

《全唐文》七百三十二有传，

○制置除陌等钱奏

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及除陌钱等，伏以剑南道税茶，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换。大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税茶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以来，都不依元奏，并三道诸色钱物，州府多逗留不送，皆不稟奉。今请取江西例勾当。於归州置巡院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所冀免有悬欠，仍令巡官李溃，专往与德裕、遵古量商制置，续具闻奏。（《册府》五百四）

☆刘宽夫

《全唐文》七百四十有传。

○论陈岫自引罪奏

昨论岫之时，不记得先後，唯执笔草状，即是微臣。今既论事不合，臣甘当罪。若令寻究根本，自相推排，恐或遽相诬执，有损事体。凡所论差误，臣尽甘当罪。（《唐会要》五十六）

☆崔珙

《全唐文》七百四十一有传。

○祷雪终南广惠庙奏

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於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於灵迹处精诚祈请。（《册府》）

☆李汉

《全唐文》七百四十四有传。

○举人不试诗赋奏

准太和七年八月敕，贡举人不要试诗赋策，且先帖大经、小经，共二十帖，次对正义十道，次试议论各一首讫，考核放及第。（《唐会要》七十六）

☆周太元

《全唐文》七百四十四有传。

○杂物结赃估断奏

准制条云，杂物依上估绢结赃，所犯若干匹，并无估定计折字者。伏以监利物与两税物，好恶有殊，一例科决，虑忧有屈。今请盗换两税绸绫绢等物，请依元盗换匹数结罪科断，更不估定。如盗换监利物，杂麻布焦葛匹段丝绵纸，及诸色进贡物，不是两税匹段等，请准法式，估定数依上绢结赃科断。

（《唐会要》四十）

☆杨归厚

归厚，扶风人。元和中，自左拾遗贬凤州司马，历官郑、虢二州刺史。工书法，受之皇甫阅。

○郑州置驿路奏

当州郭下管城，不置在州城内，使命往来，出入非便。伏请准汝州例，置驿路於成西。（《唐会要》八十六）

☆马植

植，字存之。第进士，补校书郎。开成初，为安南都护。清净不烦，洞夷安之。宣宗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忠武、宣武节度使。

○升武陆县为州奏

尝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唐会要》七十三）

○请给杜存诚印奏

当管经略押衙兼都知兵马使杜存诚，管善良四乡，请给发印一面。前件四乡是獠户，杜存诚祖父以来，相承管辖，其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伏以夷貊不识书字，虽凭印文。从前徵科，刻不权用。伏乞给发印一面，令存诚行用。

（《唐会要》七十三）

☆黄

，乡贡进士。

○朝散大夫使持节韶州诸军事守韶州刺史上柱国陈府君墓志铭（并序）



呜呼！陈府君罢牧韶阳，挈家东还，遘疾终于道。丧及乎故里，其姻家有济南五经，造吾庐曰：“熟子以文自重素矣。今陈府君实番禺支侯，有朱纁皂车之贵，将归骨地下，欲吾子为志诸美盛，备乎陵迁，斯足以波振雄藻耳。”愚曰：“夫文之所以可观者，在乎无苟毁誉，故得其道则为文，失其道则为讠字。愚之所重者，盖守其道，安敢以己为乎？且古之名器，不虚假人，故二千石为重。今四方多梗，国家用兵，有执政者，务足（去声）□国力，所以人仕者半蹊於财利，裂壤者多出於权旋，濯竖而巾，抑足以富有方土矣。是则府君於古实为盛，於今实为室，儒之职固愿伸白其道，编次于文，安俟济南生孜孜过其词以相劝乎！”於是耸然执管，而唯命曰：

府君讳说，字昌言，其先颖川人，太邨宰仲弓之後也。晋末避乱于闽，因而家焉。曾王父护，同州司马；王父福，侍御史内供奉；皇考，大理评事，赠兵部郎中；皇妣彭城刘氏，赠彭城郡君。自同州司马至兵部郎中，皆性於高逸，不以爵禄自拘。棣德於己，发为祲符，以锤于府君。府君为儿时，便知不以沙土戏玩，岐嶷有志，欲大其门。求司马子长而下三家书，外其身以穷之，披卷释然，洞得心髓。裴公帅闽日，尝大器之，命与子弟处，子弟即故相国公坦也。年中乃西与计偕，以发泄奇蓄，遇公道大开，声光崛振，仅及□举，遂擢高科。时尤重其名，榜下授秘省正字。後历调授涇阳尉，後又尉奉天江夏令。其同寮以道相知许者，莫匪名贤，鸣玉锵金，迭登朝右，不可殫纪。顾公汨没常调，皆不自平，欲拔在班行间。公切於问安，坚乞一官还家，遂授此府长史。朝彦嘉之，相率以诗为赆，绍溢绂帙，到今街童巷妾，亦能荣而歌之，未去於口。公及释夏服，久之方起莹垅。会故相国裴公时节制襄川，章行业上闻，遂授春州刺史。公既莅止，以公为家，以民为子，抚而理之，咸饱其赐，如乳饭口。朝廷能之，复命牧韶之人，复若春之人，礼让大兴於蛮貊，风谣洋溢乎远迩。咸曰：“吴隐之之投香，王子贡之止水，盖异迹而同德耳。”

公前娶于汝南周氏，奉嫔君子，内助宏多，不幸中年与物先化。後娶于范阳卢氏，封范阳县君。皆华族令仪，兰芬玉映，中馈增辉，他族取则。汝南夫人有女四人，长适于济阳蔡漪，次适于汝南重，次适于高平邵殷，次适于彭城刘极，皆抱器怀才，为州呈椎美，而复在席之选焉。范阳君有子一人曰渥，有女二人。渥天与英敏，志传业，居丧逾礼，孝感有闻。吾知敬仲之风，其将复振矣。弟二人；仲曰□，处性冲厚，时誉畅茂，恩授幽州昌平县令；季曰海，举进词学优富，流辈多宗之。命不偶时，累战失捷，郑司空愚辟署南海掌记，试秘省校书。亲舅全正，鸿少卿；次全交，前《开元礼》，见任河南清县主簿；内弟知新，三礼登科，见任陕州司马；皆绅上流，当代名士。故具于是，以明中外之盛耳。噫！公之名德富於身，功利流於人，朝廷方将大用之，以

为诸侯标镜，位仅止於专城，身奄谢于南陬，得无痛惜哉。时享年八十有三，葬于候官县葛崎之先茔，礼也。黄氏子既伸白其道，乃掩袂荐之以铭曰：

鸟有凤，兽有麟。虽居处之非异，盖凡圣之非伦。山为波，石为尘，遣耿光而泯。（《绩语堂碑录》）

☆柳正元

正元，开成四年为闲厩宫苑使，终大理评事。

○放停宫苑使料钱奏

当使东都留後知院官郑镒，每月院司给料钱三十四贯文，兼请本官房州司马料钱。今请於使司所给料钱数，克减十千，添给所由二十人粮课。巡官二人，请勒全停。郢州旧因御马，配给苜蓿丁三十人，每人每月纳资钱二贯文，都计七百二十贯文。其州司先以百姓凋残，阙本额，量送三百九十六贯文，今请全放。当管修武马坊田地，伏准太和二年河阳节度使杨元卿奏，请权借耕佃，充给闲用。今缘安利一军，伏请永配主管。伏以当司应属东都宫苑闲厩事务管，系旧额，名数尚多，苟在影占之门，是启非违之路。但系务繁地远，访察尤难，况推犯罪人，动经旬月，因缘流滞，移牒用情事务委留守主管。曹司烦职，官吏冗名，俾无尸素之员，又云申报之滞。其东都院每年合送宫苑使加给钱一百二十千文，亦请停送。当司方图羨馀，自备课料。伏乞圣慈，允臣所奏。（《唐会要》六十五）

☆李固言

固言，字仲枢。擢进士甲科，累官户部郎中，进给事中、尚书右丞。出为华州刺史。大和初，召为吏部侍郎。九年，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屡出为节度使，终右仆射。卒年七十八，赠太尉。

○监仓御史五日一入仓奏

监太仓，殿中侍御史一人；监左藏库，殿中侍御史一人。台中旧例，取殿中侍御史从上第一人充监太仓使，第二人充监左藏库使，又各领制狱。伏缘推事，皆有程限，所监遂不专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仓库，动经累月，莫审盈虚，遂使钱谷之司，狡吏得计，至於出入，多有隐欺。臣今商量，监仓御史若当出纳之时，所推制狱稍大者，许五日一入仓；如非大狱，许三日入仓；如不是出纳之时，则许一月两入仓检校。其左藏库公事，寻常繁闹，监库御史所推制狱，大者亦许五日一入库；如无大狱，常许一旬内计会，取三日入库勾当。庶使当司公事，稍振纲条，钱谷所由，亦如警惧。（《唐会要》六十）

○知弹御史专掌京城奏

知弹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诸州府等公事，应关文法者，皆先申台司，旧例配知弹侍御史一人，专掌其事。至朝日入阁，又对仗弹奏中外臣僚不如

法者。事最繁重，又须详精，一人当之，实恐不逮。臣商量，请知弹御史一人，专掌京城百司公事；皆弹侍御史一人，分掌诸州府之事。庶使官业各修，无所遗阙。（《唐会要》六十一）

☆张讽

讽，大和中为刑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夔州刺史。

○议亲议贵奏

其一议亲曰：皇帝至太皇太后、皇后亲，有内外服同者，皆在议条。伏以亲疏之序，既有等衰，即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实皇王大猷，自家刑国，亲九族、协万邦之旨也。近者，绛州刺史裴锐所犯赃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亲，下尚书省集议。此乃陛下知刑赏之埋重，与众共之。伏请今後亲有任刺史、监临、主守，犯赃罪得蒙减死者，必重其过，直以赃罪为污累，定刑流决外，其後子孙并不得任理人官及为监临、主守，庶得家知其耻，人革非心。

其一议贵曰：谨按礼经，贵谓近于君也，非独高秩厚俸之为贵。今後刺史非在朝文武职事三品官任者，於所部犯赃抵死罪，并不得以刺史品秩议贵，徵司议条，免所犯罪。如先在在朝三品，合在议条者，即准议亲条决流外，子孙并不得任理人官及监临、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官，不详官品，妄有引议，请科违敕罪。其功勤宾故等，有犯赃罪同者，并请准亲贵之法。（《唐会要》三十九）

○李衢

衢，大和中屯田郎中、修玉牒官。（进《皇唐玉牒》一百卷，著《皇室维城录》《皇唐新谱》）

○玉牒特创嘉名奏

窃以圣唐玉牒，与史册并驱，立号建名，期于不朽。伏乞付宰臣商量，於玉牒之上，特创嘉名，以光帝籍。（《唐会要》六十五）

☆崔郾

郾，第进士。累除刑部郎中，迁吏部侍郎。由宣歙观察使，入为太常卿。文宗末，改中书侍郎。终淮南节度。

○旌陈；五代同爨奏

溧阳县百姓陈；，五代同爨，请蠲除赋税，旌表门闾。（《册府》一百四十）

☆滕向

向，大和三年以右庶子致仕。

○乞给券奏

伏蒙天恩致仕，今欲归乡，家在浙东，道途遇远。官参四品，伏乞行给婺

州己来券，庶使衰羸获安，光荣乡里。（《唐会要》六十七）

☆吕贞俭

贞俭，开成中进士。

○陈少公亡太賚蒋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族本乐安郡，郓府节度押衙兼御史中丞裕十七代孙。派流远裔，簪绂相承。祖肴，皇虔州赣县尉。父政，好游山水，志考诣文，弃业从途，终于虔州。夫人即公之第四女也。少而孤露，育于母手，每思其亲，常哀咽不食而竟夕，繇是亲戚咸哀而异之。性直寡言，喜怒未常见於色。及笄岁，嫔于陈氏。性仁温孝，能奉舅姑，於娣姒之间，偏沐抚爱。姑常谓之曰：“蒋氏新妇解吾意，每所动用，皆合吾心。”此乃妇德也。有子二人，一男一女。女出侍江家。男季端，娶故徐州彭城县尉刘氏第三女也。有孙四人，长孙师贞，次孙宫十、李老、金娘等。自夫人於开成五年六月中旬卧疾伏枕，至今春渐将逾殁，知大期向终，顾为其男曰：“吾气力顿衰，殆将不起。夫礼节廉让，汝粗知也，吾终之後，汝主奉农业局，当谨节温勤，无至哀毁，此即吾瞑目无忧。”子遗此示，向卯而终，享龄六十九矣。以其年春二月十三日甲寅，宁神卜兆于江阳县嘉宁乡北五乍之平原，礼也。呜呼！泉扃一奄，邈于千古，萧萧松柏，烟伴愁云，孤魂，路乖亲戚。嗣子季端，恐陵谷千变，乃克石纪铭。其词云尔：

其一曰：漠漠春云，归无处所。悠悠大川，贤愚一路。人人德行，奄忽朝露。刻石记铭，以永千古。其二曰：恍恍魂游逝水，森森坟耸荒川。望愁云兮气绝，号叫声咽空原。会是元年二月十三日记。（石刻。《唐代墓志汇编·会昌一》）

☆赵博齐

博齐，大和间人，自署嵩阳隐士。

○大唐故朝议郎河南储登封县令上柱国赐绯鱼袋崔公墓志铭（并序）

忠信笃敬，天爵也，渊默诚恇者有之；卿相禄位，人爵也，运机□□者得之。至於志意修而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侯，由是论之，人与天一何远哉，今见之於崔公矣。公讳蕃，字师工，魏郡博陵人也。自食菜受氏，世有明哲，子玉以座右显，季由屏风著，或以《春秋》笔削自任，或以嫉恶鹰隼兴谣，後魏定姓，氏簇为第一。风流炽焰，以至公大王父元隐，皇朝比部员外郎；王父讷甫，华州司法参军；父洵，少府监，赠散骑常侍；皆以肖重称美，首冠士流。於戏！侯王不系其本根，凤雏必生於丹穴，公即右貂之仲子也。早以门荫补崇文馆学生，试经高第，授华州参军。历摄诸曹，若纱更练，方辩才适用也。次授郑县主簿，未上遽内艰，色惨神伤，泣饮而哀，衣裳外除，犹杖而起。久之，方调授郑县尉。不乐烦剧，辞疾就选，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兰□清，联获

殊最，以政治修举，为楼烦陈公所辟，为监牧使判官，奏大理评事。公勤绩著，群牧孳息，转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陈公改迁，又为後使郭公邀留，奏殿中侍御史，迁监牧副使。骅骝馵骏，服御称旨，特加章服，以报勋劳，朱纓煌煌，益光宠命。郭公以称望弥重，非外口所堪，上表荐闻，除河南府仓曹参军。秩满，调集天官，又以才出流，记名宰府，众谓此时必居廊署。执政失鉴，除登封县令，咸共冤叹，公独欣然。之官二旬，遂至颠殒。大和癸卯岁闰七月三日，启手足焉，享年五十有九。夫仁者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宰辅不至，耆传尚遥，稽验前志，一何爽也。

公率性闲暇，襟抱澄旷，弱不好弄，乐道遗荣，自幼至长，不易其操。德宗韦贤妃，公之从母也，恩荣重沓，□□□光，竟以冲退，不受其荣。家贫位卑，断可识矣。娶河南于氏，有子二人。长曰阎约，挽郎出身。次曰阎六，岁与名齐，戏罢辄啼，伤心何极。有女□人，长适太原王氏，馀未及笄，皆泣血呼天，行路哀叹。季弟著，检校太仆少卿□州别驾，手足情重，洒泪盈襟，抚孤奉椽，以其年十一月八日，归葬于京兆□□县宁安乡曲，先莹也。博齐与公少相狎，长相爱，芝焚蕙叹，吾□□□用感生平，泣而铭曰：

孔周之剑，不能煞人。光含冰雪，闭匣生尘。上稽往古，艺绝无邻（缺六字）今辰。岳岳登封，深怀至仁。垂髻启手，不丧其真。道非偶运，不执□□。身为帝戚，且复居贫。冲谦抑退，安此沉沦。绪传万祀，孰不书绅。少陵原畔，万木无春。唯馀令德，终天不泯。（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二、《唐代墓志汇编·大和六四》）

### ●卷三十

#### ☆余球

球，会昌中人。

#### ○五大夫市新桥记

夫山岳降灵，非大圣无由开化；适化所有，非释教无以导心。於是会稽东不远七十里，有大泽曰虞江，江之东南廿里有草市，粤五大夫，在凤山南面。山则连环朝仰，如君臣相揖有序，冠纓免虽异，人莫能测。本因焦氏立莹於此，孝感上圣，而为名焉。故其地也，聚天下之民，鬻天下之货，市之南岗则德兴村，大云寺置庄於兹市之北新江路，路通於市。则黄山河，古人以彳勺之将接，行旅为不滞之由，缘不壮不丽，危而且险，或游童牧竖，登陟於此，多误断坠，以父母兄弟□噫相仆，为民所病。

时大云寺僧常雅公，本吴郡富春孙氏，因宦徙居金华焉。上人少小聪慧，知释教之可归，岁从缁，心若冰镜，戒全鹅珠，穷阿难之妙音，洞迦叶之微旨。既见我皇帝乾元启运，布德维新，遂乃发心慕缘，造兹桥二所。其桥上临

星斗，下跨洪流，资万世之妙因，旌千秋之胜善。时有前溧水尉彭城刘公皋，发心造斯胜幢，其议□卓立南岸，用彰永福（缺）。太子岳牧县宰父□师僧，十室长幼，资其冥福，使亿劫著善，为行旅揭厉，逃炎送钱，赏玩怡神者哉！时廉使李公仁风远扇，卧牧百城；邑大夫王公术过烹鲜，轸嵇琴於棠树。□丞公簿尉诸公，有仇香之异能，同梅真之惠化。并州县职吏，及市内尊幼，四村檀越，并八龙兄弟，三虎子孙，其植胜因，同崇广福。会昌三年岁在渊猷月属无射二十有九日建。

□唐会昌三年建此幢，至五年八月奉敕毁寺，其幢随例亦毁。至大路即位元年，佛法重兴，至四年庚午岁秋七月九日，前宣州溧水尉刘皋，与当信十等，同募缘而再建立於五夫桥南，□丹ぬ周圆，伏虑代□□□，後人不晓，遂克金石，聊□□□。廉使李□、令常□□□主簿罗□、尉李□、郑□□□□□将郑□勾当陈继宗、冯招。（《越中金石记》）

☆于

，京兆人，会员中乡贡进士，字子漪，终泗州判官。

○唐故河中府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叙）

夫人李姓，敦煌远孙。曾祖承家，皇越王府司马；祖庭，皇朝散大夫太子典膳郎；父袞，皇虔州刺史赐紫金鱼袋。夫人即袞之第二女。生河东柳氏，嫁京兆韦敏。敏先夫人而歿。夫人为女淑，为妇干，奉释仰道，虽缙衣黄冠，不能嘉也。谐六亲，奉公敬，假假然不摇其仪，レ幼指卑，入则躬善。夫之前媿，有女有男，抚育煦暖，虽熟知审识者，亦不辨其异出也。四十五年称未亡人，计生活於郊屋，荆扉瓦牖，食糠羹藿，眉不戚涩，怡怡然若居朝市食香脆也。开成四年代八月廿二日，无不适，□叠足如寐，没于京兆储云阳县龙云卿之旧第，享年六十六。邻里乡党，恻若已属。用会昌五年正月廿四日，葬于兴平县茂陵乡肺浮原。接先夫人适韦门，韦敏第三娶，是不早。夫人已无有出。韦前室男曰通，娶李氏，官及成都新繁尉；女曰婉，妻荥阳郑氏，皆前夫人而终。通之子嗣实、茂实，皆顺而孝，悲奉葬贝，已得兆时，祈外兄郑茂卿请识墓於京兆于。於郑之亲，亦郑於直之类也。是为铭曰：

嘻夫人，生有云，女良族，妇德门。折有仪，揉不纷，道释，了无昏，无厥家，法可尊。呜呼兮，复其魂，邃安兮，定有坟。（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四）

☆王侑

侑，会昌中试左骁卫兵曹参军、前延州防御衙推。

○唐故宣功参军钜鹿魏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

公讳邈，字仲方。《世本》云：秦改魏为钜鹿郡也。後徙家于山南，今则

洋州兴道人也。昔周建侯王，是称盘石，国命良相，谥曰文贞。公自枝派初分，导自洪源之注；兰荪并振，时为铨藻之芳。祖宾，父朝隐，皆敦儒术，谅识弘深，高乐轩林，自求野逸。公孝达参闾，学茂游夏，禀志孤贞，洁行端操。顷因入仕，多为台鼎、廉察之知，累以德艺精粹，开於天庭。始奏授怀州参军，次选授果州司户参军，次任婺州司功参军，次任宣州司功参军。凡历四郡，皆以直道佐理，惠洽优人，官赖其能，民受其福，以兹树善既至，必获神休。岂谓天丧贞良，倏延荒瘵，乃针石靡效，冥龄益乖，奄忽俄然，尽为松贾，是则逝波湮没而不还，风烛泯光於残夜。以元和九年十月十三日，不禄於任，寿年五十有五。即十年四月，护归京兆，窆于万年县洪固乡北韦村北原也。夫人天水赵氏，考皇任婺州长史升之仲女也。少习师保，内则素彰，懿淑茂仪，柔顺芳婉，而乃失翼凌虚，亡舟涉济，孟母彼美，敬姜谓欤？以会昌四年冬，偶婴微疾，殆累旬，冬筭冰鱼，日无不至。十一月十五，遂歿於延州丰林县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五。

今以五年十一月廿三日，护丧于万年县洪固乡北韦村北原，礼也。有文四人，长适皇甫氏，次适李氏，次适侯氏，幼适王氏，并早闲保傅，克就柔仪，女德妇功，怡声婉婉，或逝川不返，或妇言益嘉，虽女史无口，亦家谍自口。有子三人，长曰齐贡，前任延州丰林县令；次曰匡赞，前任剑州普安县主簿；幼曰文质，任解州永泰县令；俱以簪笏宦途，学行清敏，政则洽民，惠乃周物。自棘口栾貌，泣血绝浆，号护墙た，毁瘠终制。及灵车南迈，哀恋北堂，尝之仪，昼暮增洁。窃以雁行式序，祈诗永年，土木非刚，刊石为事。俦每愧孱薄，冲让未获，辱命染翰，为词颇难。铭曰：

黑水之西，终山之北。厥土上人，人惟温克。邺谓之先，秦风是则。簪笏所继，其仪不忒。淑慎佳美，咸曰贞廉。妇礼乃著，母德式瞻。家以义徙，子以道谦。未获荣养，奄弃恩严。岂曰盛衰，抑夺人欲。千载之後，悲此山曲。

（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四）

#### ☆崔耿

耿，清河东武城人。崔隐甫曾孙也。会昌元年，为衢州刺史。大中六年，官安南都护。

#### ○东武楼碑记

衢之城，成於龟山峥嵘岭上。其守之居，西北角有楼，以女名之。其楼深在守居静固之地，女子所居宜之，名楼之宜，岂然乎哉？又按信安分於东阳，昔姑蔑国也，其地上当婺女人之舍次，意其号楼，亦或在此。图经无记，宿老昧传，故莫能知其所以女名其楼之义者。结构年深，土木疲惫，关键交付，参差倾脱。每登之，慄乎反怀忧，岂能消忧者欤？

会昌辛酉岁，余只命作守。至此逾月，条悉郡理之余，视其将毁坏，命工度其形势，执已去不可留，难加补葺，乃重作之。上楼下室，木架侏儒，两两相接，接为众柱，中匪全力，气不两交，遂去联缀，代以伟干而贯之，扶持已有道，根本自然牢固矣。东南磴路，本合而未歧，斜委暗通，曲回取便，有似乎宵人之迳，今不出其梯，更加其级，引其执，直其道，安而行之，左右升降，洞然无衡碍焉。南附小楼，内同其无，外揭其有，舒二翼而北抱之。室立壁垣，楼彻户牖，有山在前，有水在下，浩然群籁，哦哦，阴魄悬光，阳辉升照，一邑风景，万井人烟，笛怨切而歌清亮，飘飘然出乎虚无无际间。春日暖而花含笑，夏风凉而檐度凉，秋气澄明而虑澹，冬景通而望远，历四候之变态，睹万物之动息，美景开筵宴於是，暇日阅图书於是。时俗奖朋誉，顾我无游徙，偃仰虽欣於所遇，惭惧不任其共理，安其所安，聊乐以处。

耿也本清河东武城人，因六代祖岐叔讳镛，仕隋为散骑侍郎、内史舍人、文林馆学士，应诏入洛，遂留于都。在前代代其家，在後光启旧土。开元中，曾祖考太保忠公以道事君，任冠中外，自并入覲，报政册勋，复开国於东武城。於戏！大凡为人後者，动一意，举一足，不敢志其本。因旧址作新楼，北向临风，万感俱集，强名东武，以成愚志。遂磨贞石，日而月之，书其所以然也。（嘉靖《衢州府志》）

#### ☆郭图

图，官仓部员外。（按《云溪友议》《郎官石柱题名》《图画见闻志》皆作郭圆）

#### ○胡氏亭画记

艺游而至者，则神传焉。神传者国宝矣，墨妙之於艺，又加口贵焉。浮图焰梁炽今，国力不能迨也，故艺之至者，虽鸿德巨儒，亦伍於工徒矣。唐故宰相薛公稷，画人神器，以名之重，时加贵之。成都静德精舍有壁二堵，杂绘鸟兽人物，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吾后帝宇之五年，污叛帖夷，万方无事，於是大去蛊人之疾，以浮图氏为最，诏走御史监毁域内之祠，凡云构山峙之字，一时而坏，百工之名迹随去焉。胡氏璩文而好古，惜少保之迹不存於乡，乃操斤挟党，力可於颓垒之际，得人三十七头，马八足；又於福胜祠获展氏子虔天乐二十五身，及乡之名工李氏感天乐十二色，皆神传异迹，陷于茅亭之壁，长者之事，益满门矣。任愚子若缺时寓蜀，壮君好事之心，亡於压覆，於是染醉毫纪其始於石。会昌五年五月三日记。（《益州名画记》下）

#### ☆宋诚

诚，广平人。会昌中乡贡进士。

#### ○苍山庙记



苍山在州西才十五里，水陆之途通焉。连属之势，亘于西南，隐隐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于山，嘉树修竹，映夹道侧，联袂不绝，如在翠帐间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境，群峰叠秀，烟树罗碧，清猿好鸟，叫啸其间，实神仙之所居，信东岳之佐命。山之南又有澄潭，周环百馀步，空阔沉碧，逗而不穷，旁倚峻岩，穴通溟涨，峭壁削以直耸，甬泉贯而下垂。潭承其泉，而龙是宅，每天将晦，必云物郁平其上，或清旭晚照，辉映相鲜，岚障千里，永光一带，烟霭蒙翳，如列画屏，峻彼西郊，作镇兹土。

会昌四年冬，梁国乔公自尚书郎来守是邦。每景物澄霁，升高而望兹山，觉峰峦之有异。公曰：“是山也，得不司於吾土乎？”明年夏将旱，公惧岁之不登，忧民之歉食，虽土龙徙市，启千百神，曾未果应。公曰：“余为之长，郡之旱，民之灾，是亦警余之或未勤。”乃召《易》者而筮之，得山泽损之卦。筮者曰：“艮上兑下为损，损而後益，乃丰岁之象。艮为山，兑为泽，为西方云泽之气，果应为西，得不为苍山之兆乎？”公遂躬祷是山，请以民之灾置于诚，告明明，山不灵，车未及旋，索泽如悬，槁苒亘青，若云布川。是岁果登，乃自兹山。厥後阴阳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响答。公又曰：“《礼》云：能御大灾则祀之。水旱者，民之灾也。是山果能兴布云泽，救民之灾，得不庙而祀欤？”遂命工人爰构庙室于山之阳。六年春三月，庙告成，乃户乃堂，飞轩翼张，粉绩糊，东西其廊，像设无哗，威容肃庄，俨若旧制，候公而昌。秋七月，公大备牲牢，罗丝竹于庙庭之下，躬自荐拜，以答神祉。因命乡贡进士广平宋诚记其事，以志于庙。乃重为赞曰：

懿彼苍山，吐纳阴气。兴隆云泽，救民之瘁。实自我公，诚明期至。以虔以祷，引过诸已。玄鉴周明，布膏于地。岁戏丰盈，惟公之致。爰立庙堂，示民以依。春秋荐拜，水旱云祈。有卑无废，在礼而知。靡烦靡渎，无逾我仪。（《赤城集》）

☆萧向

向，会昌中人。巴郡军事判官。

○唐巴郡太守荥阳郑公新建天王记

浮图教以象法化人，修功德者於经文为定，学在俗缘（缺五字）归於善也。又按释氏说，毗沙门居须弥一面，为四方（缺六字）义辈受约束取指才为於我，北方以卫群有。向肄幕馀，尝讽佛书，见《毗沙门本经》，则杖戟掌塔庙铠甲而立者，常仪也。南瞻部洲之□□戾神为时患者，毗沙必乘逸足，手斧，驱山林江海之神，王师伐叛，以剪殄邪谬，为民除害，别於生人，亦谓有功者。

巴郡太守荥阳公，惠於民，信於士，虔於浮图者也。居家必洁室严香，大

□□之具，置毗沙其间。岁时月弦朔，必俨默簪裾，跪礼至再。前剖郡符，皆建厥像於其土，必尽严饰，果求精妙。既迨巴川，於郡之南山，视峭嶂斗绝，有严黄门武镌镂释像之所。乃命工，为国及阖境寮庶，立毗沙於其侧，姿容端庄，丹ぬ显布，就建华屋，以护风雨。岂唯将来之胜因，亦郡城之佳玩。公夫人彭城刘氏，初从公来郡，自鱼轩在途，寒暑生疾，亦有善愿。乃立救苦观音於毗沙之左，具妙口恪，莫可殫说。向实从公为州从事，奉命纪述，有愧不典。时会昌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记。（《金石苑》二）

☆沈櫓

櫓，会昌中乡贡进士。

○唐赵夫人故河内张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不□□物通，俗阜□与世俱行，孝敬存家，令德彰茂。夫人河内郡□云阳人也。夫人幼娴轨则，门望之崇，既笄之年，归于天水赵公之□□。夫人女宗母教，动叶礼仪，处室也功容允明，辞家也德言咸备，四者备矣，□妇道于何有。方期兆凤皇之吉，颂螽斯之宜，内外姻戚，无不□奉，何以疾遘沉痾，大夜将奄，时春秋五十□□，以会昌三年岁次癸亥四月廿四日，终于长安延寿坊之私第。□夫！赵公家世儒流，夙闻风雅，四男成长，二子聘室，两女有家。长男师□□□府□□州□阳县主簿，官贞政理，钟鼎是期。次男师牧、师□、师运，皆□以□力□助曾参，甘旨不亏。长女幼适河内张宥，任定远将军前光王府典军。次女早适乐繁，任濠州定远县尉。并温温润德，悌睦谦柔，送往慎终，金悲薤露。即以其年五月廿六日，窆于京兆府长安县小严村之原，礼也。恐陵谷迁变，家世湮沦，故刊于石，以志绵邈。其铭曰：

洎乎有归，逝于德辉。令望益者，歼□□姬。孤贞四被，天不遗。志彼泉石，名留不縻。（石刻。《斋藏石记》三十二、《古志石华》十九、《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三）

☆李

，武宗朝御史中丞。

○监察御史代监左藏库奏

御史台旧例：太藏左藏库，以殿中侍御史两人分监。今衣以监察二人代之，仍放朝参，本俸外依旧加给三十千，出纳小差，委以弹举。（《册府》五百十六）

☆裴谊

谊，武宗朝大理卿、江西观察使。

○详断刑狱取最後敕为定奏

当寺《格後敕》六十卷，得丞谢登状，准御史台近奏。从今已後，刑部、

大理寺详继刑狱，一切取最後敕为定。（《唐会要》三十九）

○请任百姓自酤奏

当道从大和元年，观察使李宪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酤，吏缘为奸，酒味薄恶，老病生产，尽不堪任，公开幸门，私谤盈路。臣叨膺重寄，合务使人，请停官酤，任自酤造。臣请诸色方圆节俭，冀使军用济办，人无怨咨。（《册府》五百四）

○榷酒钱不配业户奏

洪州每年合送省榷酒钱五万贯文。旧例百姓酤造，其钱依前例，随百姓两税贯头均纳。当管洪州停官店酤酒，其钱已据数均配讫，并不加配业户。（同上）

☆崔元式

元式，累官湖南观察使。宣宗初，以刑部尚书判度支，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进户部尚书。卒，谥曰庄。

○禁断次弱绫绢奏

准今年七月二日敕，诸道所出次弱绫、绢、纱等，宜令禁断。若旧织得行使，仍委所在官中收纳，如思更有织造，行使买卖同罪，须指射出次弱物州府，令户部、支度、盐铁三司同条流闻奏者。省司先牒左藏库，勘到所出次弱足帛州府名额。伏以绫、绢、纱等州府所买机杼织造，并合堪充煮练。既不堪衣着，则虚费织功。今欲委诸道节度、观察使、刺史，差清强官，搜获百姓织造滥恶疋段狭小机杼焚毁，其恶弱疋段仍俱收纳数闻奏。（《册府》五百四）

☆哭汝纳

汝纳，河南府永甯县尉。

○诉吴湘屈杀状

臣弟湘，去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娶故青州衙推颜悦女为妻，被都虞候卢行立等诬谮於节度使李绅，遂下狱枷禁，估阿颜资从衣服作钱数，竖称正赃，又竖颜悦继室阿焦为百姓，奏状称是百姓阿焦女，且女从从父姓，况嫡母已死，今竖是阿焦女，足为加诬。若父是百姓，自有格律，臣弟亦不合处死。於时谏官上论，差监察御史崔元藻为制使重推，知臣弟至冤。文案入奏，元藻下狱贬窜。乞下臣状於法司，追取卢行立、刘群、江都县令张弘思、元推官典崔元藻、覆推官典魏、元寿等推勘，即知李德裕用情，为李绅屈杀臣弟。

（《册府》八百七十五）

☆杨士端

士端，翰林待诏。

○光陵柏城不宜动土兴工奏

义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敕，奉光陵准经今年太岁在己丑，季土壬年，不宜於光陵柏城内兴工动土，宜於光陵封外东西北三面有地平稳处，别择置陵吉。（《唐会要》二十一）

☆李回

回，字昭度。长庆中，第进士。会昌中，以刑部侍郎、御史中丞，迁户部尚书。坐决吴湘狱不纠，贬湖南观察使。

○文武常参官准例置引马奏

文武常参，据品秩令式，合置引马。臣伏以车服之制，并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士，官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谦，或以简便为意，率相仿效，不置引马。街衢之内，品秩莫分，事涉因循，颇乖典故。其文武常参官，起今已後，并据品秩，准例置引马。其有合置不置，许臣司纠举，罚一月俸料。如违犯不已，请具奏闻，庶存制度，用表官荣。（《唐会要》六十二）

○常参官兼宪官序立依前遵守奏

准元和元年四月敕，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自後尚书诸司侍郎兼宪官，与左右丞不常并置。至於序立，或有所疑，臣伏请依前遵守，永为定制。（《唐会要》二十五）

☆纆千■

■，会昌元年为库部郎中，知制诰。官至岭南节度使。

○五品以上犯赃赐死于家奏

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唐会要》三十九）

☆孔温业

温业，字逊志。擢进士第。会昌三年，为中书舍人。大中时，为吏部侍郎。後终太子宾客。

○李绅拜相制

门下：兴化致理，必资作砺之功；纳海弭违，实赖将明之效。苟非材标人杰，道茂时过，蕴经济之宏规，积岩廊之素望，是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式举成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气禀清刚，体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贞姿，识达古今，虑周微隐。词源浚发，洞学海之波澜；智刃高挥，森武库之矛戟。中立不倚，方严寡徒。长庆一朝，委遇斯极，入参禁密，出总纪纲，王猷多润色之能，邦宪著肃清之称。洎领版图之任，尤彰均节之宜，而又宠辱靡惊，得丧齐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将帅之谋。威令播於军戎，豪黠屏迹；惠化洽於封

部，疲羸息肩。俗变阜安，人知礼义。日者畴其高第，换彼雄藩，当淮海之要冲，控舟车之都会，风望益峻，金谐莫逾。朕虔恭宝图，梦寐良辅，爰膺审像，果副虚求。尔宜践台席崇崇严，司中枢之密勿，外以底绥华夏，内以勤恤黎元，视同列犹埽箠，期致君如鱼水。无使仲山补袞，独见美於周诗；汲黯匡时，常推高於汉史。只率训典，往惟戒哉！可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王恽《玉堂嘉话》一）

☆陈夷行

《全唐文》七百四十五有传。

○仆射上仪依三公奏

臣等伏寻礼令，并无仆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仪注。近年礼变，多传旧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罗拜阶下，以为隔品致敬。按诸礼，致敬是先拜後拜之仪，非受拜之谓。又准礼，皇太子初见上台，群官即行致敬之礼，群官先拜，後答拜。夙以尊无二上，礼须避嫌，仆射与四品官并列朝班，比肩事主，岂宜务修僭越，独事优崇。况事有应变从权，礼有沿革损益，受拜既无根据，随俗则乱宪章。臣等尝凶故吏部尚书郑馀庆议仆射上日仪制，不与隔品官抗礼。其时窦易直为御史中丞，奏非郑馀庆所议。及易直为仆射，贪荣近利，忘弃前志，群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请告者。臣等过蒙宠异，擢任师长，不愿失礼，取消於时。臣等又按《礼记》云：“大夫士非见国君，无不答拜。”又曰：“君子于士不答拜。”今仆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传为故事，何所取法？复准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请依三公上仪，垂为定制。如蒙听允，望令所司约此撰仪注。（《唐会要》五十七）

☆归融

《全唐文》七百四十七有传。

○皇帝降服以日易月奏

伏睹义安殿皇太后遗令，皇帝三日不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释服者，皇帝遵奉遗旨，将欲施行。臣等商量，事贵得中，礼从顺变。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配庙室。今之议礼，合有等衰。伏请皇帝降服期，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释服。其内外臣寮，亦请以此除释。至营奉陵寝制度法物，即请准旧例，更无降制。（《唐会要》三十八）

☆殷侗

《全唐文》七百五十七有传。

○请给河北两州耕牛奏

当管河北两州百姓耕牛，见管避孕药一万三千六百九十四，除老弱单独外，其间大半力堪营种。去年缘无耕牛，百姓掘草根充粮，一年虚过，饥饿相继，转死道路。臣去年躬亲劝责，酌量人力，於一万三千户内，每户请牛一具，纳绢绫五疋，计三万疋。馀二千户不得牛营田，不敢不奏。（《册府》五百三）

### ○州县留放五员奏

管内州肥官，大半勾当留在京师，职掌当道两税外，又度支米谷，见在官为送纳者。今请下有司，留放五员。（《唐会要》七十八）

### ○改建陵等四县名奏

当管县名与陵号同，及与诸州县名同，总四县。一县与肃宗陵号同，桂州建陵县，今接图经牒，有修仁乡，伏请改为修仁县。永丰县与信州永丰县同，按图经，县下有丰水，请改为丰水县。富州开江县，与开州开江县同，按图经，江系马援所开，请改为马江县。唐州平原县，与德州平原县同，按图经，县下有思和水，请改为思和县。（《唐会要》七十一）

### ☆李景让

《全唐文》七百六十三有传。

### ○请升代宗以下八庙奏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当迁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以下是犹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宜升代宗以下八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唐会要》十六）

### ○谏宣宗为郑光辍朝疏

按：此文见《旧唐书·李景让传》，今存其目，文不录。

### ☆杜审权

审权字殷衡，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卒谥德。

### ○授唐技虔州刺史裴绅申州刺史制

按：此制，《东观奏记》云：“舍人杜德公之词也。”今存其目，文已见《全唐文》七十九卷。

### ☆裴素

《全唐文》七百六十四有传。

### ○明日帖

裴素制诰书，宝历元年，杨嗣复相公下及第，更不知闻是何薄精也。明日为吾人请假一日，具空只候，望舍却他事，早见访也。更无人，惟有崔十学士。此走状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郎中使君阁下。二日。（《宝真斋法书赞》五）

☆魏

《全唐文》七百六十六有传。

○权放一两月朝参奏

准兵部、吏部、礼部三司尚书、侍郎等官一十二员，主举选试，五个月不朝参，近已条流闻奏讫。奏敕，前後敕文处分，有司不合妄更奏论。准贞元十二年、元和四年弹奏，前件三司，除试人及入宿外，并不合不朝参。敕文曾未经年，三司复此论奏。今具前後敕文，如前敕者，本是五个月不朝，今许不过一两月，奏不权放，必恐拥滞。准兵部选事劳逸，尤与吏部不同，选限内遇公事繁并日，任具事由版本台，寻常不在放朝参限。（《唐会要》二十四）

☆李商隐

《全唐文》七百七十一有传。

○赋三怪物

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规，而官臣为佞〈鬼虚〉焉。佞〈鬼虚〉之状，领佩水流，手贯风轮，其能以鸟为鹤，以鼠为虎，以蚩尤为诚臣，以共工为贤主，以夏姬为廉，以祝驼为鲁，诵节义于寒泥，赞韶曼于嫫母。

其一物曰：臣姓潜弩氏，帝名臣曰携人，字臣曰衔骨，而官蔬为谗〈鬼〉焉。谗〈鬼〉之状，能使亲为疏，同为殊，使父脍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状若丰石，得人一恶，乃可用刻，又持一物，大如长，得人一善，扫掠葶蔽，诏啼伪泣，以就其事。

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为贪魃焉。贪魃之状，顶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蚕喙，通臂众手，常居于仓，亦居于囊，颊钩骨箕，环联琅。或时败累，囚于牢狴，拳桎屣校，丛棘死灰。侥幸得释，他日复为。（《渔樵闲话》）

☆薛逢

《全唐文》七百七十六有传。

○画像自赞

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手把金锥，凿开混沌。（《南部新书》丙）

☆段成式

《全唐文》七百八十七有传。

○金刚经鸠异序

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薨，贼辟知留後，先君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

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後辟逆节渐露，诏以袁公滋为节度使。成式再从叔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先君知其谋於一时。先君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觉，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声。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关扃，已开辟矣。先君受持此经十馀万遍，徵应事孔著。成式近观晋、宋已来，时人咸著传记，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讲解有唐已来《金纲经灵验记》三卷，成式当奉先命受持讲解。大和二年，於扬州僧栖简处听《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荆州僧靖奢处听《大云疏》一遍。开成元年，於上都怀楚法师处听《青龙疏》一遍。复日念书写，犹希传照罔极，尽形流通，摭拾遗逸，以备阙佛事，号《金刚经鸠异》。（《酉阳杂俎续集》七）

### ○连珠

窃以铜街丽人，恨尘泥之将隔；石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鸟孤峦，从来要匹；金鸡玉鹤，不愿成群。

### ○其二

名比大乔，怨佳期之未卜；居连小市，恨的信之难移。因知愁逼夜长，斜汉回而脉脉；寒侵梦浅，行云去以迟迟。（《湘烟录》）

### ○先天帧赞（联句）

观音化身，厥形孔怪。留淫厉，众魔膜拜。（张善继）指梦鸿纷，榜列区界。其事明张，何不可解。（段柯古）阎河德川，大士先天。众像参罗，噉噉田田。（郑梦复）百亿花发，百千灯然。胶如络绎，浩汗连绵。（善继）焰摩界戚，洛迦苦霁。正念归依，众眚如。 （柯古）戾滓可汰，痴膜可蜕。稽古如空， | 容若睇。（善继）阐捉黑尿，睹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上）（同上。《酉阳杂俎续集》六）

### ○答温飞卿书

昨更拾从土黑声之馀，自谓无遗策矣。但愧井蛙，尚犹自恃醯鸡，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复新耳目。重耳误彻，廖设生惭；张奂致渝，研味难尽。诂同王远术士，题字入木；班孟仙人，喷书竟纸。虽赵壹非草，数丸志徵；汲媛饷夫，十螺未说。肝胆将破，输答已疲，有力负之，更迟承问。成式状。（《文方四谱》五）

### ○按此文据足本文房四谱录

☆刘



《全唐文》七百九十一有传。

○大理寺壁重写律令奏

准文明元年四月敕，律令格式，为政之先，有类准绳，不可乖越。如闻内外官寮，多不习律，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式，书于厅之壁，俯仰观瞻，免使遗忘。今以年代遐旷，屋壁改移，文字不修，瞻仰无所。就中大理寺评断之司，尤为要切。臣已于本寺厅粉壁，重写律令格式。（《唐会要》六十六）

☆王铎

《全唐文》七百九十三有传。

○自请督师奏

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愿自帅诸军，荡涤群寇。（《唐会要》七十八）

●卷三十一

☆陈宽

《全唐文》七百九十三有传。

○再建圆觉大□□塔志

案梁武帝铭大师碑，大师大同二年示终於洛州，遗塔於□坂，即兹塔也。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大师名达摩，西域人也。梁天监中，自五天来昭昏辙荒车析端。□造作者，识羈繫之丑，落空寂者，知凝滞之非，指迷轅於炳直之途，揭惠旭於幽夷之表，分别邪正，开抑渐顿，使群流奔轮，若得渎而海也。□本宗大圣所付，至支那为最上乘第一祖。至若往来之有无，地位之高下，非吾辈所得言焉。过梁而徂，及魏而止，△汝遇不宁，我行藏缘殄则迁，岂堕诸数道，且不住迹，其可留取者，自言我则何有。熊耳山下，一塔岿然。骸葬形游，文详於梁武；灵泉瑞木，表□於汾阳。

月阙其圆，天之道也。武宗皇帝谓真谛不可以相取，密迹不可以像设，徒使动荡清静，泉藪昏晦。会昌癸亥岁，遂诏废释氏。于是率土塔庙，鞠为丘阜，大师铭志，亦随湮灭。碧空钟梵，与霜露而俱销；金地松筠，掩荆棘而无类。

今上即位，即日牵复。大中庚午岁八月十三日，诏河南尹河东公再建斯塔。今择僧有大德可用怀疑大师者，俾宰之。洛阳僧与轩冕之士累百，同举手而称曰：“大德僧审元其人也。”河东公赍诏书，诣龙门，以天子意起之。於是元公才丈锡至山下，不言而人化，无几而塔成。云构矗立，忽若叠，匠石覃思，武夫就雕，彼育□鬼功，多宝踊出，未独多也。分高中岳，鼎足二陵，浩劫

未灰，无以见毁。大唐大中七年岁在癸酉正月五日，颖川陈宽志。（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五）

☆邹敦愿

敦愿，大中时鲁郡人。

○唐故陇西董氏内表弟墓志铭（并序）

董氏其先陇西人也。当春秋孔圣有叹古之良史也，即狐公之远祖哉。袭于汉相，垂惟三馀，名遂史册列传，无代不书，略而引之，不复广述。曾祖芳，祖彦璧，考讳悦，并有令名於当时。其形状人物，备乎家传，不可缕而镌。先舅母广平宋氏，出自二男，弟处其季也。弟讳惟靖，字安众，立性恬和，为人谦退，交不狃杂，用晦而胆，运泉货以乐业子孙，崇释宗以益景福。天胡不，年始知非有七岁，染疾苍而卒终，呜呼！贞元十二龄丙子岁踵困敦，生於江阳县仁风里之私第。大中六稔壬申岁当滩，殁于江都替贤里之寝舍也。娶乐安任氏，幼有妇德之□，长继移天之义，画哭声咽，洒泪涟漉。鞠育四男，并天假秀异；长曰宗，恭事伯父，掌握格律，举直措诸，巨细无私，紧之是赖；次男曰宗英，次男曰宗，季子曰宗兴，并干父之用誉。长兄□惟竦，显居要职，管内都勾，友于急难，如鸽之孤翥，原野飞□，血泪潸然，以营葬事。宗等罹此直疚，闷绝哀号，恭承殓□，朝晡无阙。於其年六月十九日克殯于先考莹侧域内，以□神魂焉。呜呼！内外兄弟，能有几人，先后之间，余亦相次，恐他□地变，才文泪直镌。其铭曰：

呜呼董弟，先圣枝裔。洎袭于唐，甲子相继。不闻久□，忽讣斯毙。萼萼正华，霜凋其棣。炜炜强柯，痛尔先□。余忝内外，丰不悲涕。永捐骨肉，长乖人世。龟筮茆□，就玄瘞。旧列松贾，新坟创掣。四子号天，泉扃永□。

（《绩语堂碑录》、《唐代墓志汇编·大中六六》）

☆刘南仲

南仲，大中时乡贡进士、节度随军。

○唐故冯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广清，字元济，本姬周之盛裔，後分望於长乐郡。先祖事楚为台鼎，事汉为大树。曾门皇讳□，字□；祖门皇讳□，字□，累授品位，列郡为郎，枝叶芬敷，散於海内，从文及武，光荫门阑，如凤超腾，彩耀云路。惟府君温润从性，信义在心，行礼则於故交，布周旋於军府。去长庆之初，廉使乌公拥旄横海，察其忠孝，悉其功劳，累迁职为十将。公禀荆玉而胆白，同月桂以芳香，志好外书，心崇内典，不昧薰茹，长持藏经，皆以手书，读念川注，身即上事旄钺，心且悬於释门。比莲花之相，以清净为根苗；若金石之原，以坚贞为道本。常得众列高仰，上士钦风，爰至于今，善名不朽。岂为暴徒逆命

，结祸乱天，上纵凶残，下染君子。烈火焚野，灾及云萝；雷电震空，恶盈松竹。府君显为将领，攸适莫知，时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颍川韩氏，礼仪妇德，齐於敬姜；训子择邻，同於孟母。四德之风尚在，三从之教俨然。岂期寿命不遐，幽冥去速，时年世有三，而终於夫之故园。一男五岁，一女二龄。府君亲儿女，早失慈亲，再婚彭城曹氏，抚养偏露，过於己生，哀念恩深，并已成长。男继宗，天授聪颖，文藻日新，入事旌旄，便蒙驱荣，授义昌军节度驱使官。婚陇西董氏，男一襁褓，女二幼冲。女十五娘，适於王氏。曹氏时年七十有五，以大中元年九月三十日而终於沧州城内明经坊之寝位。呜呼！妇德声在，仪质沉泉，日月惨伤，悲助荼苦。恐以年代遐远，迁葬渐遥，遂以其年丁卯十二月壬辰下旬七日，卜地於沧州清池县西南十里成村为莹域，远招亡父之灵魂，来归胜原之坟墓。莫以逐胜他土，神仪散游，此者是府君之故乡，祖父之郡邑，速离他土，来新莹，邱陇永安，封原不变。恐後天地轮改，海岳有移，故制斯文，镌在贞石。铭曰：

人贤君子，温润容仪。令望远播，芳名世知。上事旌钺，忠孝不亏。惟尊释教，读念受持。不食薰茹，不饮醇醪。习吉积善，归於释师。今择胜原，安制坟墓。府君夫人，同泉礼。天地保庆，山川长固。明明垄月，方方薤露。百贾千松，万年卫护。（《非见斋碑录》）

☆孙治

治，大中时乡贡明经。

○唐故太原王府君墓志（并序）

公问望华显，盛德冠时，故能继祚无穷，传芳裔□，子子孙孙，勿替贤哲。（缺约八字）荣名□□□而入仕长□□（缺约四十馀字）大中八年六□十日（缺约十四字）八十一（缺约五十馀字）河阳（缺约三十馀字）河阳（缺约五十馀字）大中九年□月廿日（缺约九字）河阳□□十□赵村之（缺约一字）谷□□桑榆（缺约十字）其铭曰：

帝王之裔（缺十二字），嗣孙忠孝，国之利器（缺八字）。墓烟冪冪，垆树苍苍。以垂万古，斯（缺三字）。（《孟县志》）

○李翊

翊，大中间乡贡进士。

○唐湖州（缺六字）故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金氏，讳淑□，京兆人也。幼有容止，长能柔顺，姆教婉婉，织组乡川，克修女事，秉箕执，妇道□□。始其笄年，佩玉待礼。时处士冯君名湍，长乐人也，世代儒雅，弓裘靡湮，知名是空，高尚不仕。闻夫人令淑，以羊雁娶焉。且其阙望齐徽，姻荣并曜，变彼庆善，宜其室家，鸾鸣凤和，埭簏叶

□。敬修宾馈，然荐盐梅，谨侍舅姑，谦恭娣姒，肃□闺壶，举宗称嘉，训育儿女，咸就婚适。冀之偕寿，歿而同茔，无何天道疏鉴，殒兹令德。夫人以大中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逝于□□乡周章里私第，享龄六十有九。所育儿女六人，长曰亮，仲曰集，季曰彦，竟能仁孝，温清罔违，恂恂里闾，孰不钦仰。女三人，二归沈氏，一适陆门。夫人弃背之辰，远近奔格，擗踊□恸，泣血绝浆，邻里哀之，共修糜饲，□于人生，浮□谕之日。及<sup>上</sup>以年十二月十日，宅兆叶吉，乃迁柩窆於县西北盱娄山冯氏祖墓，於先舅姑茔域东南隅，礼也。至孝亮等虑时移世变，邱墟或湮，俾刻贞石，藏铭元宫。铭曰：

贤哉夫人，从德终身。肃肃容低度，誉美亲邻。俄然□□，奄谢青春。卜宅安厝，馀溪石滨。郁郁佳城，依依（缺四字）百岁，冥寞孤坟。（《古刻丛钞》）

按：《丛钞》是志题“乡贡进士李翱书”，不著撰人。谈论《吴兴志》：“金氏墓铭在墨妙亭，乡贡进士李翊述并书。”习之於元和初为国子博士，不应五十馀年後反称乡贡进士，其为翊撰无疑。

☆令狐专

专，大中时人。

○唐故上都唐安寺外临坛律大德比北尼广惠塔铭（并序）

维像教东度，秘垒南翻，玄元云吾师竺乾，宣尼称西方有圣。厥後感梦孝明，渐於中国，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心印传示，为最上乘。群生以痴苾爱网，缠覆身宅，不以慧炬烛之，慈航济之，即皆蹈昏溺之中，迷方便之路矣。於戏！文殊戾止，金粟来仪，穷象译之微言，罄龙宫之奥典，即我唐安大德其人也。大德讳广惠，俗姓韦氏，汉丞相之遗祉，周司空之远孙。地承华绪，门藉清流，虚根夙殖，道性天授，积金翠之莫饰，视葷腴而不味。於是分瓶灌顶，染法坏衣，奉乾越之真谛，识楞伽之要义。宾波罗窟，深入禅菁；阿耨达池，恒藏戒水。傍洒甘露，俯导蒙尘。运智慧之妙，其动也云舒曾汉；了般若之性，其息也月鉴澄泉。帝□缙徒，皆以宗师敬受初法，我皇十年，以名腊隆抗，充外临填充大德。德弥高而身弥逊，声愈广而志愈冲，负笈执经，扣鹤林者请益如市；无明有漏，传心印者皆脱其网。岂谓毗城示老，雪山现疾，虽菩萨之善本，生没是常，而金刚之威力，坚持不坏。以太中十三年夏五月廿六日寂然入灭，报龄五十七，僧腊卅八。弟子性通等号奉衣屨，如将复生，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幢苾香花，迁座於韦曲之右。呜呼！如来留影之壁，石室空存；舍利全身之函，珠台永。专微眇凡品，因绿甚亲，尝蒙引谕人天，粗探真觉。承筵作礼，肩绕玉之师子；出器入净，同生火之莲花。追荷法诱，爰荐菲词，惭非陆氏之雄文，终谢蔡侯之健笔。铭曰：

四流易染，万类难化。世同惊飙，色如奔马。非习调御，孰明般若。非习能行，甯有喜舍。生既不可，灭亦不空。无去无来，大观体同。至宝深尝，慧光不息。松塔新成兮秦山北，後天地不泯者，惟师之德。（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五〇》）

☆刘景夫

景夫，大中时人。

○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王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守琦，父皇任朝散大夫充内酒坊使讳意通之第九子也。公早朝禁掖，旋授勳恩，配贤父天，实遇慈昊，训以文艺，卓以诗笔，教以温常，诫以廉克，仁德播於流穹，特选名於肘掖。恪恪奉主，孜孜在家，贞清绝迈於古贤，刚听全逾於往哲，斯可为天之也。故得常居宠祿失，朱绂银光，握恩不榭於先宗，焕彩实晖於後嗣。贞元十二祀入仕，大中三载退归私第，因寝疾崩於岁十二月十五日。缘久居崇祿失，先莹稍隘，爰於旧坟西南隅创建斯莹也。伏以先坟高耸，碑秀峨峨，族裔具书，此不列之。公先夫人张氏，早丧，附在大莹。嗣子四人，长曰从，遄而往逝，亦附大莹。今夫人谢氏，追念前恩，怨嗟菀独，哀恸过於斑家，调训同於孟母。今至孝男允实，次曰从盈，又次曰从泰等，嗷嗷血泪，逾甚高柴，启侍晨夕，殊迈曾，生事已毕，葬事将莹，宅兆吉晨，用刻大中四年正月廿三日礼葬。乡曰崇义，村号南姚，土事铭词，因斯建也。铭曰：

彤彤王公，穆穆和恭。侍亲以孝，事君以忠。四科毕备，书剑全功。能章礼乐，能杨国风。少承光宠，暮乃将退。居上共宗，居下共爱。身歿名章，魂消誉在。剑镜人仁，孰不钦赉。（石刻）

☆康季荣

季荣，大中时徐泗节度使。

○旌周小儿孝行奏

据濠州刺史刘彦谋状，定远县百姓周裕女小儿，年九岁，今年七月六日，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疮长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吃。後二十九日，载割股上已落肉与父吃。其周裕至闰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讫。其女小儿於墓侧不归，县司与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获当盛明，亲逢大孝。伏请宣付史馆，并赐旌表门闾。（《册府》。《南部新书》癸）

☆尹震铎

震铎，大中时乡贡进士。

○唐故宣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丞员外置正员上柱国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海波动摇，珠玑先沉；飙风暴起，茂叶前落。秀木先折，甘井先竭，将徵其物，以类於人，不幸短命，少年身歿者，痛乎！府君姓李，名从证，汉将李广之苗裔，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于今一千年馀，名氏传於後，移族开内高陵县。曾祖讳温，傲时不仕，东皋自闲，名利去怀，平揖卿士；祖讳进超，兴元监军赐绯鱼袋；烈孝讳行邕，磔立伟材，英贤闲出，器冠成字，名扬者德。有命子三人，长曰忠义，故汴州监军赐紫金鱼袋；次曰从诚，阶朝散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上柱国；公第三子也。公多艺不群，聪明天折，博读经书，偏精《左氏春秋传》，学晋右将军书，墨妙笔功，时称能者。通老氏六博，周人十二棋中得其一，可以对人而阅视。所重者重於道，所耽者耽於琴，德如毛，艺成羽翼。获右神筑军护军中尉刘公慕而取之，置之於肘腋，知贤眷注，荐用亲於阁门。公足□拳，挥管洒翰，立书奏傍，点画无缺。未逾数岁，出入殿庭，善好和光，明时济会。厥初入仕，事武宗皇帝，授宣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身衣绿绶，面对天听。复遇方今圣皇帝，受命衔恩，为主心腹，直道事君，结诚许国。是知善人修短，聪明天折，身染于疾，渐寢丁榻，虚徵百药，蟾月三卹，心神不惑，知时而终。以大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终于广化里私第。昔礼婚王氏，比有所娶，今无其家，年少失倚，以哭为业。有命子一人，曰敬融，托长富门，未任时务。以丧事辨於仲伯从诚，堂兄敬实，偕曰箸筮龟卜而不吉，曰吉月兆而不利，遂不入於大莹。以大中五年正月廿三日，葬于先莹碑堂之东地，即京兆府万年县产川乡上传村置其坟焉。公从兄从诚会震铎於阙下，情深於与游，请非薄之词，遂握管搜思。铭曰：

瑞云瞥见，散而成空。念人在世，与此略同。水有回波，命无重生。名姓荣贵，如风响声。当官成客，入士是家。冤不长寿，少年可嗟。影灭魂消，艺随身去。深圻砖床，永为归处。（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五二》）

☆李柔

柔，大中时人。

○明州奉化县岳林寺塔铭（并序）

大中十年岁□□子正□□己丑廿日甲子建新□者□□道宗施主□□弟子傅二娘□西方圣人教传中国，作万方□救之途，□□□无住之相，即不以执著为□□小乘之初开□在於瞻仰，故□子□□尚（下缺）证果，况埏埴为□（缺）轟（缺）遂使（缺）大利（缺）□□所说凡在初□（缺）□□哉□师□□之（缺）□□日月电过□□（缺）□□铭曰：

（缺）□□罪灭生（缺）。（石刻。《两浙金石志》三）

## ☆韦博

博字公业，京兆万年人。第进士，迁殿中侍御史。开成中，拜河东节度判官，官至检校礼部尚书。

○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司徒刘公神道碑铭（并序）

公讳沔，字子淮，其先彭城人。世为将，习孙、吴兵法，皆以骑射善开石闻。开元、天宝（缺）功名（缺）曾祖玄，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利州长史兼监察御史。生王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刺史兼侍御史□□□□无□时号□平，虽□□功，□不甚显，忠厚积庆，必大其胤，是生皇考奉天定难功臣兴元元从骠骑大将军行左骁骑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上柱国东阳郡王，食实封□百户，赠左仆□□□□□时奸嬖起於鞏下，啸呼叛寇，狂刀指阙，六军无素，大驾西幸。仆射公与侍中（缺）德宗皇帝于奉天县，分守壁垒，力战前後凡数十合，贼不敢近其界。地雄（缺）公仆射之□子也，生知慈爱□□□□不以金玉实橐中。居仆射丧，哭无时，亲戚仆役给所奉外，余财封植松贾，无所留。制终，杖剑北游，□单于（缺）希朝，希朝与语□□□立署衙门将□□□□客公佩刀侍阶下，希朝目之，使与坐，指其众曰：“此子他年，必有吾坐。”公战竦拜谢，军中（缺）大将将（缺）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将军知军事。公善射，能击球，与其辈角技，公场数胜，群辈企羨。属（缺）公慨然□前兴军□□之（缺）前後高下。太和元年□月十七日，迁大将军，依前知军事。严谨简重，恩威洽肃，动静规矩，一皆法度（缺）□泾原北庭（缺）九月十七日，以北地危急，藉公威声，诏守本官，移理振武。泾人惜其去，闭垒留乞。公曰：（缺）义稍相解谕。会传鼓□自阙来，公给之迎迓，引众出，前揖其使，遂鞭驰数十里，入振武城（缺）开成三年，突厥□□□营田公（缺）归战卒，故士卒乐其□。公善缉破碎，不事冗长，无虚贯夸饰，故廩盈而庠实，人闲而力逸，足筑都□□□堡及□□□，□计钱百余贯。文宗皇帝嘉能军，诏曰：“卿材膺将帅，道茂公忠，立城堡於要冲，御番戎□□□□□之□□□□多，悉皆支持，不更论请（缺）业而出群，何能臻此。其年九月十七日，加户部尚书。五年三月十六日，检校左仆射。其年，回纥□天德□□□□诏公权领天德军，兴振武之师，据云伽关□□退归，赐缯锦银彩，监军使刘元政、大将百姓、僧道耆老、蕃部首领具公休绩，闻於朝，请建碑纪。公抗章固让，无劳□□虚□芳藹之遗实焉。会昌二年春，回纥大入天德，掠太原、振武北界。诏兵部郎中李拭，往视经略器备城戍，且观其节将之能否，使还实辞，唯公可委。三月廿七日，以本官除河东节度使。三月，回纥寇云州。六月，出太原之师。九月，制兼充招抚回纥使。其时徵四方之师已集，命公指

挥进退，遂屯于雁门关，斩云州失口将七人以徇，然後分部据险，秣马教射，积食砺器，练骁杰，第猛力，程其材而任之。频诏促战，公上表曰：不及献岁之初，必见诛戎之效。朝议不听，责战益速，诚筭既决，坚正不挠。其年冬，移军天甯。又移云州，得谍者曰：回纥已卜正月一日，将校当晨谒都护府，我并兵力攻，必得其城，食其粟。阴山、漠南，旧吾土，可以争衡，取安之道。公召并州刺史石雄、马步都知兵马使王逢、游口先锋使刘万，令之曰：“与尔口一万至安众寨，遇寇当战，复须以捷报，如乘共虚，即尽虏妻男女牛马，倍道归我。比虏还，已失旗帐，吾遣士登城呼之，可一麾来降。”时三年正月九日矣。至十一日夜，口口於杀胡岭大破之，斩首三千级，得太和公主，还于上京，将特勤王子二十一人，口污达干将军世余人，首领人俘累四千馀众，牛马驼羊万计。犒旋，加检校司空。物议赏未直其功，再加金紫光禄大夫，仍赐一子正员八品官。军还，次代州。时归义军回纥三千馀人，并首领世三人隶食诸道，天子新与其号，而又恃思忠宿卫之宠，不受诏曰：“我虏也，死於此足矣，南州不复往。”夜大呼连营，据呼沱河叛。公曰：“大权贵於合道，是宜诛之。”不俟诏旨。奏还，果契上意。军还河东。六月，又诏领师南讨泽潞，屯榆杜，归百姓男女五百馀口，得归义将李丕及健卒送阙下。公以刘稹口口江为邻封，从谏每欲济师助我。今诸军或不捷，必貽论指目，祸基此矣。上疏切言，移滑州节度使守本官。会昌四年二月廿五日，以万善之战口克，诏除河东节度使，领滑师三千人，为万善声势，实欲公归焉。自河阳又迁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镇许昌。诏将到，公曰：“吾闻无德而禄，又无基而厚墉，不亡何待！”称病坚去，风闻千朝，人不之知，如卿士叹惜，喧问相续。除太子太保，以不任朝谢报。复除太子太保致仕，又迁太子太傅。辞荣知止，或筋力不任，持年而请。公才龄六十，持节三镇，以全力盛，功高位尊，恃勋名无骄德色，日以盈满是惧，退休为切。二百年强寇一旦廓清，北方无虞，胡马不牧。闭室私第，不妄游止，出抵别墅，素衣小马，从者数人，道遇口贵，必除骑屏口，人仰口下，闻风口退，优游自遂，不悲不戚。以大中二年十一月七日，遘疾薨于升平里，享年六十五。天子悼痛，辍朝二日口口口口口口赠司徒。公两子，长口口口勇武毅为右神策军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前蒋王府长史兼侍御史，继其家声，不陨先业。幼从口，前左监军卫将军兼侍御史节口口口口书千口口口公之风可济秩，遗祉及焉。博自殿中侍御史改检校司封员外郎，佐公幕于太原，从行营于云州，周旋始终，目睹成绩，口口口口不刻口口。铭曰：

旄头耀芒，爪牙用张。系公而功，孰神可当。厥维匈奴，轶陆跳梁。在昔不驯，北方称强。既寇既扰，如虎如口。维公口口口口以口口口口类



□□□□。无遗□，兽无伏藏。界际万里，野寂三光。休烈巍巍，歉若无有。恩愧宠逾，功惭禄厚。二疏系思，五湖在虑。不盈不倾，□□□□。匪□匪□，□□□□。（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四）

☆宋

，大中时试太常寺协律郎，

○故忠武军节度兵马使朝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上柱国朱公墓志

有唐垂理天下二百世四历，大中岁庚午夏六月十一日，忠武军节度兵马使朱公时卒矣，呜呼！□之者辍社，知之者绝弦，是以贤哉斯人，若平生之好，为歿後之伤。滥学儒门，切慕仁里，将缀其事实，因而以叙之。

公讳萱，字元茂，其先出於吴郡，公即淮海之人也。曾祖讳宾，祖讳迁，先君讳惟，前代标其素行，後来袭其清风，闲居究第聘五千之经，处士修仲尼三百之礼，信有誉於乡曲，福将及其子孙。公性刚毅，心特达，早从职於盐铁之务，尝奉公於府库之司，善计丝毫，成资忆兆。又居行列之首，亦专馈运之先，在今之徒，莫能继踵，平昔之业，因由累功。复乃志乐辕门，艺合军府，佐元戎静其藩镇，事方伯美於黔黎，虽未亲随征轩，效其驱殿，或若悸屡从使骑，知其否臧。奈何怀雄略，期报国，而未就甄升，韞多谋以成名，而久婴沉痼。彼昊穹不，遗□良土，始春秋五十三，云亡于杨州之邑海陵之第。夫人弘农杨氏，对孤影恨丝萝无托，处空闺悲琴瑟何乖，昼哭其礼可知，朝奠而情罔极。□之贤者，曷以出其右哉！有一子曰敬存，以其继续於先将承祢勺于后。有三□，长许嫁东莞臧氏，次适太原郭氏，季许从陇西李氏，皆孝闻于阃，顺以归人。公卜葬以其秋九月八日壬午，于邑之西原白路里之礼也。虑其地或为岗峻，为溟以深，耕之以夷，居之以聚，将期永岁，斯以志之。固命余，以厚赠多惭，□者之所作不文不饰，无以加之，置诸埏隧而已矣。词云：

噫，于戏！伟哉淑人，杨名于淮泗，晦迹于江滨。遐迹响其德，疏昵依於仁。积货以丰屋，修辞以润身。其生也显于其荣，其没也归于其真。惜哉弓剑坠于泉壤，悲夫金玉瘞于荆蓁。刻兹石将为不朽，以传乎万古千春。夫人弘农杨氏，以大中十三年十月八日合府君之营，礼也。（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五三》）

☆王瑛

瑛，大中朝文林郎守苏州海盐县主簿。

○唐故颍川陈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颍川郡人也。其源流枝裔，系在家谍，故可得而略焉。曾祖远，皇左千牛卫长史；祖琚，皇申州罗山县尉；考，皇宣州旌德县尉。五代祖以文学中策，累资为长洲令，其後子孙因家吴郡。夫人，旌德君之仲女也。外祖顺阳范

公询，始以孝廉入仕，多赴公侯延辟，为巡察之职，季年终於丹徒令。其外族亲戚，世多卿相，为侯伯者不可胜纪。夫人少习诗礼，长善笔扎，自孩提至笄年，不履堂闕，其於针刀之功，罔不尽妙。子响其清规，傥其懿淑，遂因亲友传导，愿委禽焉。及拜其室，观其德，果叶所闻。尔後琴瑟韵合，闺门道光，将期睹子孙之盛，保松筠之寿。何期暂婴微疾，以至殁逝。抑闻之古人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且夫人事亲尽孝，可侔於曾闵；事夫执敬，有类於恭姜。孝敬之道既备，可谓全其德也，奈何不享其寿，弃予先逝，则天道辅德之言，曷足凭乎？然夫人在家有金玉之丰，为妇享禄秩之盛，则平生之分，亦无恨矣。所痛者，以予天年未尽，不得与良人偕死，故於九原之东，虚其左室，俟予启手足之晨，从夫人於此也，冀泉壤再合，神魂相依。夫人归予八年，生子二人，长曰严七，幼曰印儿，俱婴孩，然居丧号恸，皆过毁瘠。女二人，亦幼稚，晨暮哭泣，如成人焉。夫人年廿五，大中十年二月廿一日寢疾，终于海盐县之公署。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苏州长洲县馀抗乡石渚南馆墅村之原，礼也。呜呼！男未辨方，女犹总角，一旦弃去，俾谁字之？嗟乎！日月有时，痛伤无己，衔哀识石，以虞变迁。铭曰：

於戏良人，道光母仪。事上以敬，抚下惟慈。温恭可范，闺门有规。何图不寿，泉路永辞。楚玉沉秦，妍芳坠枝。皇天何罪，遣我孤危。恸哭む帐，生乎莫追。流水凝咽，松风助悲。彭殤兮同此道，泉壤兮与卿之期。（石刻）

☆薛逵

逵，大中时陇州防御使、秦州刺史。

○筑定戎关奏

伏奉正月二十六日诏旨，令臣筑故关讫闻奏者。伏以源西境，切在故关，昔有提防，殊无制置。僻在重冈之上，苟务高深；今移要会之口，实堪控扼。旧绝泉井，远汲河流，今则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伏乞改为定戎关，关吏钤辖往来。臣当界又有南由路，亦是要冲，旧有水关，亦请准前扼捉。去正月二十七日起功，今月十七日毕，谨画图进上。（《唐会要》八十六）

☆郑渥

渥，大中时山南西道节度使。

○文川谷路斜谷路置驿奏

当道先准敕文，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一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其应缘什物粮料递乘，并作大专知官，及桥道等开修制置毕。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平州驿一所，连云驿一所，松岭驿一所，灵溪驿一所，凤泉驿一所，并已毕功讫。（《册府》《唐会要》八十六）

☆韦损

损，初名谏，襄阳人。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

○请立私庙奏

四代祖湊，开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庙。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庙屋及树并在，今臣官阶至三品，合立私庙，享前件庙。（《唐会要》十九）

☆韦孺实

孺实，太常寺主簿。

○议韦损立三世庙奏

准何修之《礼问答》云：“姑安靖王庙，东城事乱，神主不存，废祠未久，今欲造木主升，于礼如何？”答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当设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准礼，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缘四代祖河东节度使先立私庙，太师己曾庙讫，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孙位卑，其祠久废。今韦尚书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庙，即合祭太师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营造庙宇，以安木主。今河东节度旧庙木主亡失，庙宇见存。其河东节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太师以下三神主于其庙，在礼无嫌。（《唐会要》十九）

☆李元中

元中，咸通间人，乡贡进士。

○大唐幽州节度随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太原王公夫人清河张氏墓志

夫人姓自轩辕之弟子挥，始造安实张罗网，甘掌中其职，遂为氏焉。夫人家族奇常，洪惟茂著，精妙淑气，称善人寰，奉养尽心於晨堂，妇道饱恭於大族，可谓金玉显明，礼乐嘉甘，惟孝其德，惟显其仁，竖立规风，温颜内外，实可比於行状也。祖万友，父少清，鲁儒相袭，业善何曾，不仕王庭，耿恣优逸，古今之有也。于戏！轮摇小焰，劫促年光，夫人无何以咸通四年正月廿日寝疾，至五月廿四日终于幽州幽都县界劝利坊私第，享年六十有一。呜呼！行路悼焉，姻亲感恻，子孙泣血，金曰孝门。夫人有子四人：长曰弘泰，见任雄武军平地栅巡检烽铺大将游击将军试左骁卫将军，文武全材，君亲选寄，弓开落鹰，词逸横科；次曰弘雅，次曰弘籍，次曰弘楚，咸著义方，俱修礼乐，壮年当代，名即其成。时谓曰：“弓裘不坠矣。”夫人以七月十三日礼葬于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之原也。呜呼哀哉！怆兮窀穸，知白杨早落，虑青松後雕，代变人移，纪之陵谷。乃镂其石，保其始终。铭曰：

人寰何限兮流年光，冥路何促兮空苍苍。明月照坟兮下泉客，春秋来去兮高白杨。烟云凝思兮埋古岗，风光声哀兮成惨伤。陵谷变移兮朝与暮，寂寞终

天兮堪断肠。（石刻。《金石萃编补略》二、《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三一》）

●卷三十二

☆李郴

郴，咸通中守京兆府参军长安尉，转监察御史，终秘书郎。

○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姓宇文氏，初代武川人。太和中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也。其先因瑞命氏，周纪备详，至於尊爵显名，勋烈赫赫者，则史不绝书矣。高祖远惑，皇任梁王掾；曾祖成器，皇任绛州翼城县丞，赠礼部员外郎；祖邈，皇任御史中丞，左迁洋州刺史，赠太尉；父瓚，见任右散骑常侍。常侍公娶故太子司议郎博陵崔贾女。夫人年始十馀岁，而崔夫人亡，丧礼成人，识者异之。而又生稟直气，幼知礼法，言必耸尊卑之听，动不假保傅之训，雍睦兄弟，令族罕俦。组绣奇工之暇，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潜学密识，人不能探。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常侍公每贤之，为人曰：“是女当宜配科名人。”

咸通甲申岁，因丞相今宛陵杨公媒，适陇西李郴，任以内事。夫人姓鄙华饬而安俭薄，时郴守官京兆府参军也。明年，郴改长安尉。其夏，转监察御史里行，充湖南都团练判官。又明年，敕拜秘书郎。其赴职也，携手同去，其拜官也，偕行而来。又明年春，夫人得疾长安宣平里，九十日启手足而化。是岁丁亥夏四月辛卯，享年叁拾有壹。

常侍公哀恻致疾，其於追伤痛惜，如掌失明珠耳。由三族六姻，无不泣涕如雨。以其年八月壬申，归葬长安县承平乡龙首原南刘村，先茔，礼也。有子四人，女二人。长曰召，前婺州义乌县尉；次曰吉，前宣州溧水县尉；次曰占，授滁州永阳县主簿，以亲丧不之任；幼曰同，前明经。郴执笔追悼，因志于石。铭曰：

夫人为女兮既孝且明，夫人为妇兮既顺而贞。何善则周兮其福不并，何松之茂兮而柳之荣。无所诘问兮地幽天冥，亲者泣血兮疏者涕零。谨其终始兮而刻斯铭，悲哉夫人兮永泉扃。（石刻）

☆李纓

纓，咸通中魏王府参军。

○唐魏王府参军李纓亡妻弘农杨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蕙，辽廷秀，弘农人也。远祖汉太尉博综经史，著在人闻，驰声古今，世为之关西孔子，史策有传。曾礼讳元最，皇任宣州刺史、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王父讳申，皇任武甯军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懿行洽闻，迴出群表。父鹄，前任京兆府三原县主簿，性稟孤标，韵含雅操，居莲府传清廉之誉，处县曹多抚育之仁。

夫人即三原君之长女也。家传簪组，世袭儒风，华族分辉，庆门叠耀，行著闺闾，德比芝兰，辩慧生知，天与其性。逮归李氏，贤如处家，淑德已播於六亲，孝敬夙彰於九族，昭昭妇道，肃肃雍和，宜尔室家，必期荣显。事姑能竭其力，无愧於孟光；为妇足见其心，何惭於漆室。纓家素寒褊，官宦且卑，物用不自饶，所向皆多阙。夫人未常戚戚於颜色，孜孜於博求，就粝推甘，夫人之道具周矣。内外恬和，尊卑敬顺，亲戚咸谓家肥耶。夫人女工刀尺，悉尽其能，至於丝竹，多所留心，就中胡琴尤是所善。呜呼痛哉！从兹雅音绝矣。

余今冬赴调，或补一官，上以奉旨甘，下以资中馈，道期方泰，共保荣华。何图福善祸淫，天何夺耶？遭疾周岁，医药无瘳，既缠二竖之悲，俄及九泉之叹。以咸通癸巳岁九月廿二日，以疾终于永甯里之私第，享年廿有九。夫人归我五年，只生一子，不福其善，早已殁亡。以其年十二月廿三日，归窆于京兆府万年县小阳村，先莹之侧，礼也。夫人有尸鸠之行，虑阙而不书，不若纓自志。其铭曰：

疾波东注，滔滔不归。雅传妇德，克著母仪。事长肃肃，抚幼怡怡。夫人既往，余交替可求。（石刻）

☆禹璜

璜，安阳县令。

○灵泉寺题记

圃人禹璜，以咸通八年五月自宗城拜安阳。是月十八日较砮租，面宝山之崔嵬，税车半日，扞萝环涧，力抵危峰，瞩盟津於前，眄常山於後，左揖泰岳，右俯民莘，流情肆目，独畅其巔。虽乘查之问霄汉，入壶而观太虚，未必多此。十九日纪，从者铁儿、阿用、十四。

明年夏五月廿八日，又擢麦徂，再游于寺，颇息尘思。禹璜记。（《安阳县金石录》、《安阳修定寺塔》刊拓本）

☆朱洪

洪，咸通中人。

○古山索靖庙碑

昔古茹毛饮血，尚建神祠，土鼓簞桴，洼尊坏饮，酌元酒以享上帝，犹能泽及於民，是以必先成民，然後致力於神。苾民，神之主也。自有聚落阨隅，人既安居，必葺祠宇，以为乡人祈有年之所也。是故甸都邱邑，必有社稷，社稷五祀，祭乃有由。斯皆德及於民，虽没遐年，血食粢盛，不敢轻废。今此古山之祠，亦其然也。按吴王号索靖，谥曰文皇帝。其姓孙氏，讳和，吴主大帝权之仲子，後汉张伯英之出也。伯英书善草隶，而有勇力，能索铁甲。既

大帝权之崩，诸子皆嗣父而立，靖独拂衣别业，於吴兴居焉，有如泰伯三让之德矣。於是训示民知父子君臣之道。时吴蜀分扰，决锋决镝靖以雄威御境。及子皓立，皓感父高迈，遂谥索靖文皇帝。文，谥也。《谥法》曰：“爱民慈惠曰文。”今吴兴之民，共怀甘棠之咏，因请立庙於水之南焉。今此地亦吴人也，古山里人，追而祭之，乃立庙於古山之隙地。咸通十一年夏，洪潦大淹，堂宇流浪，至念（当作十）三年春，即有沈君曰：“某者更广其地，巍构轩堂。”沈君思斋记斯事，顾乞余言。余观万化幽元，莫能穷究，聊具年月日，以副来意。（《湖州府志》）

☆李艺

艺，咸通中人。按与《全文》六百八十二李艺别。

○唐故颍川郡陈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直，其先□州颍川郡人也。後乃迁□钱塘县而家焉。曾祖滔，皇试登仕郎新易州易县尉；祖义，皇试文林郎爱州九真县尉；考及，并遁迹云林，高尚不仕。府君即先考之长子也。禀性疏达，德惟雅操，言不宿诺，行不鞫从，内己严格，外己温恭，少小习儒，长从诗史，乡党称孝，亲戚称慈。何期积善无徵，以咸通五年岁次甲申五月廿一日，寝婴微疾，百疗不痊，终於钱唐县方兴乡金牛里私第，享年六十有九。

娶谯国郡蒋氏，有嗣覆阴早失。有子四人，长曰存，娶渤海吴氏，有孙一人曰郁郎，女孙二人：姪娘、春娘；次曰存议、存制，娶颍阳范氏；存约等，幼集儒墨，强学为文，每以仁行理其心，常以孝义存其道，不以纵肆溢其心，不以繁华饰其体。有女四人，长女适周氏，早归幽夜；次女适章氏，次女十三娘，闺帟夭逝，凤舞沈幽；小女十四娘。在室有络秀之材，道蕴之学，四德俱备，三从母仪，内睦外和，六亲谦顺，各毁不逾礼，望丹而痛心，随孤魂而滴血。妹二十五娘适李氏，嗟惟庭树之摧，长乖郾蓐，十八娘适滕氏，素质早归泉扃。呜呼！逝水难住，何新不故，既享黄发之期，万皆尽度乃已。元龟宅兆，卜筮三从，以其年八月十八日窆於履泰乡步渚原亦俗里考妣之先莹，礼也。扶风子寓寄邻止，得乡党之名，实谓其往若休，炳然斯文，用垂於後。铭曰：

千秋冥冥，松青萧索。山云昼阴，陇月朝落。秋风萧萧兮寒水淥，长江一去兮无回复。冥冥魂魄兮何所依，儿女肝肠兮断难续。天地日月何沈昏，猗欤克己兮命不存。伤哉此去不复返，千秋万古扃泉门。（《古刻丛钞》、《志石华》二十一）

☆程山甫

山甫，江西人。咸通中布衣，隐居庐岳。

○唐临江郡故何长史府君墓志铭（并序）

有唐临江郡府君何氏，讳<sub>？</sub>免，字太常，则唐叔虞孙韩氏之苗裔，凤池曾公之远允。因道趾庐阜，遂家于江州寻阳县丹桂乡香谷里。皇朝请郎试左武卫长史退居云林，高尚其仕，高祖讳元琮，曾祖讳承裕，祖讳<sub>？</sub>，考讳溥，长兄讳建，次兄讳镒，外清河郡张氏。府君婚汝南郡周氏，生三男。长曰元广，婚周氏。次曰友棱，先婚严氏，次查氏、李氏，歿俱不幸先歿。次曰元袞，婚周氏。次曰元寿，婚彭氏。元寿外丹杨朱氏，亲姻茂盛，孰如是焉。

府君淑顺恭信，行德谦柔，福会良畴，高蹈云水，美玉不炫，声价益高，素琴不调，五音自足。百禄虽备，寿不永修，斯天之贻咎，何神理能保其至德哉！以咸通七年岁次丙戌七月廿五日卧疾，逾月终於私第，享龄六十有六。以其年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卜其窆窆於大莹之内而窆焉。岗峦兴伏，群岫低昂，云水萦流，溪谷回合，即何氏异世之所授耶！府君性行秉质，清真坦夷，介洁无虞，直道自处。呜呼！明星灭曜，剑坠平津，云锁碧山，雾郁寒水，亲朋痛切，闾里哀伤，楚悼之情，悲莫能已。广、棱、袞、寿等仁貌蕴叶，行恪温儒，材器天资，□标郡里。次子棱读书为文，修进士业，早以恋承怙恃，未赴贡帙，业盛昌，名誉高无，林峦得志，守节义谦素，其闲居上下无怨。至其四方之人，咸相谓曰：“何君即今之贤达之士也。”其第三子袞，又法名思齐，性好元门，身披羽服，坚持科诫，食柏饵芝，志乐烟霞，逍遥冲寂。山甫不揆琐昧，叨窃烟霞，侧聆休风，辄录斯序。广等冯墓泣血，托为撰述□志。铭曰：

凤池远裔，德并嵩莱。郡闾领袖，邦国良材。志夺冰霜，□同秋月。剑琨犀，□□明节。日月逝矣，德辰一沈。邻桁无相，百牙绝琴。大莹之域，茱萸原东。□实谁墓，长史何公。（《古刻丛钞》）

☆李直

直，系出赵郡，咸通中人。

○唐扶风马氏故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庆，本望清河郡人也。夫人即□公之长女也。夫人立性柔和，韶黻知礼，闺门之教，不肃而成。及以笄年，归于扶风马氏，琴瑟谐韵，几移星霜，敬夫如宾，恤下如子，□□何显□情易隔□花见□何图忽染微疾，药饵无徵，以咸通四年□□□□没於天长乡之私室，春秋五十有八。亲爱情恻（缺八字），难照长夜，本姻结发，同於百年，事与愿违，（缺八字）将仕郎前守亳州鹿邑县尉，以（缺十字）陈州项城县尉□□修己□仕郎（缺十二字）将仕郎□□陈州项城县主簿（缺十二字），有女二人：长女适渤海吴氏，次女适项城（缺入字）匍匐主丧，孝过於礼，衔恤问礼，恭修斋祭，无不顷诚□□，恭悲

逾於常礼。以当年五月廿七日，安葬于杭州盐官县西□里海昌乡秧田村昌宓里，买得郁师周地，东至孙至，西至郁师周，南至□浜，北至郁，为新莹，礼也。坟垅俨成，虽存没异路，夫妻□□，□莫大焉。伏恐桑田改变，陵谷难分，因刊贞石，乃为铭曰：

肃肃为人，德行先□。幽明易分，恩爱难别。红颜既无，白日先没。徒感松风，空悲垅月。广□直书，千岁不□。（《海昌备志》）

☆许舟

舟，咸通中乡贡进士，摄幽州大都督府参军。

○唐故幽州随使节度押衙正议大夫检校国子傖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太原王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合墓志铭（并序）

府君之先，周灵之後，秦有翦而汉有吉，晋有导而齐有俭。洎乎贵叶繁盛，高原三分，或抚俗中区，或字兵穷裔。兰荪衍馥，实为饱其风光；杞梓垂荣，谁可殫其简牍。曾祖讳清，皇前摄贝州录事参军；祖讳选，皇前摄瀛州河间县尉；列孝讳盈，皇银青光禄大夫检校鸿胪卿；府君即令嗣也。讳公晟，字嗣复，义冠金石，量韬河岳，动息成韵，恩威有文，叱吒而生谷风，谈笑而扬春卉。由勇张貌，猿臂虎髭，一诺千金，致命如往。元戎以挺生襟抱，迴出人寰，初其宿卫之资，终致建牙之署。事家邦而不危人望，输忠赤而独擅君恩。何当匪石之诚，忽掩虞泉之恨，呜呼！享年六十九，以咸通十一年庚寅岁夏六月二日，属纆於蓟县军都坊之私第。以八月四日，成事於幽都县保大乡樊村里之高原，终其礼也。

夫人清河张氏，结发移天，敬承祀，岂期超忽。先之去流，闺壶柔明。孰云箴诫，以兹良兆，可所天。有子四人：长曰宏太，摄蓟州三河县丞，幼敏公忠，颇闲吏理，方图晚器，倏谢明时；次曰宏雅，阅礼敦诗，亲人重义，授以文职，优之渐鸿，补充节度驱使官；次曰宏寂，履行庭，方宜仕进，只皇靡叶，鞠为泉人；次曰宏楚，情韬百行，心佩五常，仗文武之全材，为国家之模范，补充节度衙前散虞候。於戏！天道污隆，人经否泰，虽藏舟欲固，而覆轨难移，导其道而奚所悲，履其理而竟何恨。令子伏丧饮溢，假喘兴言事，恐陵谷推迁，高卑迭运，固命荒鰕，志於他龄。铭曰：

天降英灵兮壮我雄方，弼谐造化兮为栋为梁。施武力兮折锐摧刚，勤王事兮彼肝倒肠。上天速祸兮殄忠良，抱坚白兮归泉堂。逝川杳日只如此，松贾风生徒自伤。（《古志石华》二十三）

☆胡

，咸通间进士。

○贺曹尚书子希干及第启（节句）



桂枝折处，著莱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旧箭。（汾之名第同故也。）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唐摭言》三）

### ☆段公路

公路，东牟人。邹平公文昌孙，万年县尉。著有《北户录》。

### ○祷孟公祝词

公路咸通辛卯年，从茂名归南海，陆尽东口，行次水程，舟人具牢醴以祭船神，请愚为祝。词曰；

岁在单阏，时及朱明，柳絮风老，桃华水平，倚栏楫兮浅岸，张布帆兮长汀。粤有舟子，请祷玄冥孟家。遂即建高檣，开左郭，列，呼著作，召灵胥，邀海若，对蛟浦而烹牢，当鹿床而命爵。於是具六味，罗八珍，羽毛咸备，苏膏必陈。剖鬼陆兮合杂，剝博带兮缤纷，螃玉色，鱼锦文，噎鸠饼脆，骑驴酒新，无非可品，兼乃着人。果则独根橄榄，焦核荔枝，三节<甘干><甘者>，细腰蹙咨，署预蠡芥，素藉乌卑，委盘纂纂，堆案离离。更有越方之俦，解悟之辈，或衣朱裳，或涂翠黛，奏曲日，燃胶蕙，初叙诃而回瞻，遂传词而连。词云：“神下降兮龙骧，巫欢喜兮鼠态。驾雷电兮荧煌，拥烟云兮荧煌，拥烟云兮。”又曰：“船容裔兮何在，橹安稳兮徘徊。绝驾波兮此去，随驶潮兮揭来。”（《北户录》）

### ☆马郁

郁，咸通中乡贡进士。

### ○维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颜子渊死，孔子曰：“德行厥躬，不实殒落，命矣夫！”盛哉欤！府君之德寿也。府君名扶，其本黄帝孙颛顼之後，白周秦汉代，翼卫正道，轩冕不绝，至後汉治书御史违楷，生五子，三子从居赵，派为东、南、西宅，是为赵郡三祖。二子流寓陇西成纪，而子孙因其家焉。府君即成纪之後也。曾祖讳绍，清名苾代，素节不仕。祖讳，抱经纬苾世之才，负宏奥不羈之略，尝以珠紫为玷行之服，簪纓为拘身之械，固避世林泉，耻於谄谀诡佞，乐道不仕。大父讳曼，少耽诗酒，长傲风云，逸器不群，壮心独步，直志难摧，厌弃浮名，处士终老。

府君即处士之子也。幼而聪敏，长抱全才，倜傥英明，智有馀切。冠岁志学，有聚萤积雪之勤，无便僻进取之佞，承先人之遗志也。优游云水，靡不臻涉。届青卮，以南据吴渚，北倚秦泓，岗原膏腴，封疆秀，周视慨然，遂有才西止之趣，於是居焉。及寓于此二十馀载，官僚亲仁，闾里仰重。门环多士，到履之清风大行；席拥琴书，雅韵之良音满室。悲夫！以咸通四年六月廿九日缙杜父里之第，享年六十九。呜戏！生也人敬之，歿也人思之，馀芳蔼然

，经时益茂，不朽之誉，敦过於斯。繇是君子佳之。

嗣子牟术，得先人遗德，不坠弓裘，沉静而洁己清，启慧而艺能箸。夫人彭城刘氏，少耸妇德，长峻母仪，柔淑洽闻，规矩可范。生二女，一人适东海徐逊，千卷书生，一枝晋郗；一人从天水赵邯，秀父温明，松秋玉朗。夫人汝南周氏，植德无徵，早从风烛。生嗣子，翼教有方，致兹右德。育二女，一人许嫁河东卫从，状贯英华，杰出人表；一人归北海储瑜，温润而璋比容，峭直而松筠并秀；苾府君之良选也，咸抱怛腹之材，皆负孤标之格。嗣子娶东海徐氏，前进士群之爱女也，箴规自得於家风，儒墨杰彰於君父。呜呼！子婚身立，女配令德，君之干坎！家肥道直，歿无馀累，君之强坎！兆於形有生死苦乐，以儿女之情，悲夫！

至明年二月十三日，卜葬于县之兑宜陵乡白露里之原。牟术号泣而言曰：“虑陵谷迁越，俾陈辞刻石。”郁性本无文，廖居是邑，久响嘉誉，因敢直书，握管凄神，乃为铭云：

大患既形兮贤愚不一，稟生知兮秀而何实。必承势兮以浮以沉，分明灭兮终得终失。奄利刃於黄泉，埋金石於白日。在火玉兮寒色凜然，扃重匣兮剑光逾出。冀神明兮不昧无欺，厚子孙兮禄寿弥溢。（石刻）

☆张元勿

元勿，咸通朝御食使登事郎上柱国赐绯鱼袋。

○唐故朝议郎守徐州功曹参军上柱国刘公墓志铭（序）

公讳仕仁甫，字元同，彭城人也。祖讳光奇，开府知内侍省事；父皇讳英闰，特进；太夫人杨氏；妻张氏，先终。公有二女，长适田氏，次适张氏。二男：曰寿郎，先逝；次曰齐宴，年十二。

公气含清韵，独异贞姿，业广艺深，事皆天假。孤标状乔松之拔众林，郎质若秋蟾之悬碧落。温恭克己，节俭终身，顺协于家，忠贞于国。公宝历二年六月五日奏授出身，累参选序，数授令丞，後任徐州功曹参军。公纪纲一郡，椽理六联，清贫而吏靡忍欺，单步而人怀其惠。操心政理，美誉溢彰，枳棘非鸾凤之所栖，百里岂大贤之所任。公性亲玄奥，志慕云霞，朝拔黄老之书，暮览《南华》之要，喧嚣每厌，蝉蜕归元，身既离於俗尘，名定著於紫府。公咸通七年十二月一日终於辅兴里，春秋八十矣。八年正月廿五日，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呜呼！寒暑忽侵，缠绵数载，针药无瘳，百龄斯泯。嗟夫！盛衰生死，实可痛哉！乃为铭：

波澜不息，逝水孱孱。浩浩悲风，摧口何遄。千生永诀，一往无还。（石刻。《金石续编》十一）

☆温宪

宪，诗人庭筠子。光启中及第，山南从事。

○唐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墓志铭（并序）

程氏之先，出自伯休甫，其後程婴，春秋时存赵孤，以节义称，故奕世有令闻。公讳修己，字景立。曾祖仁福，左金吾卫将军；祖凤，婺州文学；父仪，苏州医博士。

公幼年英敏，通《左氏春秋》，举孝廉，来京师，游公卿名人间，能言齐梁故实。而於六法，得姿禀天赐，自顾、陆以来，绝独出，唯公一人而已。太和中，陈丞相言公於昭献，因授浮梁尉，赐绯鱼袋，直集贤殿，累迁至太子中舍，凡七为王府长史。

赵郡李弘庆有盛名，常有斗鸡为其对伤者，异日，公图其胜者，而其对因坏笼怒出，击伤其画，李抚掌大骇。昭献常所幸犬名卢儿，一旦有弊菴之叹，上命公图其形，宫中畋犬见者皆俯伏。上宠礼特厚，留於秘院凡九年。问民间事，公钳口不对，唯取内储法书名画，日夕指レ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数十幅，既成，因别为诗，命翰林学士陈夷行等和之，盛传於世。公於草隶亦精，章陵玉册及懿安太后溢册，皆公之书也。丞相卫国公闻有客藏右军书帖一幅，卫国公购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给彼而为，非真也。”因以水濡纸抉起，果有公之姓字。其为桃杏、百卉、蜂蝶、蝉雀，造物者不能争其妙于其际，仍备尽法则，笔不妄下。世人有得公片迹者，其緘宝耽玩，千万古昔。公尝云：“周侈伤其峻，（周）张鲜忝其澹（张太史萱），尽之其唯韩乎。”又曰：“吴怪逸元通，陈象似幽，悉扬若痿之强起（庭光），许若市中鬻食（琨）。”

性夷雅疏澹，白美风姿，赵郡李远见之，以为沈约、谢之流。大中初，词人李商隐每从公游，以为清言玄味，可雪缁垢。宪严君有盛名於世，亦朝夕与公申莫逆之契。高游胜引，非公不得预其伍。公又为昭宪画《毛诗疏图》，藏于内府。

以咸通四年二月一日，遘疾歿於京国里第，享年五十九，先娶菜氏，有子三人：长曰进思，州甘泉主簿；次曰退思，诗歌尤高妙，还必须秘公迹殆相乱；又其次曰再思，於小学靡不通，工篆籀，其为状澹古遒健。後娶石氏，有女二人，长适滑州韦城县尉景绍，一女幼，石氏亦先公而亡。以其年四月十七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姜尹村。

宪尝为《咏蛺蝶诗》，公称其句，因作竹映杏花，画三蝶相从，以写其思。其孤以宪辱公之眄，遂泣血请铭。铭曰：

五曜垂晶，群山降灵。锤兹间气，归我昌庭。遇物生象，乘机肖形。情通兮，思入微冥。顾陆遗踪，李张旧辙。芳尘寂寥，妙迹芜没。故笔空存，神毫

永辍。千龄万祀，惨淡夷灭。（石刻。《文物》一九六三年四期刊拓本）

☆刘从周

从周，乾符中光禄卿。

○刘氏幼子葬铭

大唐乾符二年岁次乙未四月廿日壬申，彭城刘氏幼子年七岁，终于升平里之私第。雉齿未名，小号阿延。曾祖讳廷珍，左骁卫大将军，封东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兴元元从，著勋当时。祖讳沔，太子太傅，赠司徒，功书竹帛，事载国史，故不备述也。父曰从周，光禄卿致仕，绝迹名利。呜呼！汝襁褓敏慧，戏弄有方，逮至韶，举动老成。方欲传汝箕裘，庆尔门闾，吾负神明，谪汝何速，以此哀恸，痛何能已！以其月廿四日，卜兆云吉，葬于长安县第五村亲伯杞王傅德章之莹。扶椁号天，泣血埏遂。乃为铭曰：

阿延阿延，寿何促焉。诗书礼乐，方期训焉。未就吾志，奄归黄泉。兰萎珠碎，兄姊摧焉。龟筮告吉，窀穸是迁。虑变陵谷，置于墓田。（石刻。《唐代墓志汇编·乾符二》）

○刘氏室女墓铭

唐乾符二年岁次乙未七月十日庚寅，彭城刘氏室女享年二十，终于升平里之私第。曾祖庭珍，右骁卫大将军，封东阳郡王，赠右仆射；祖沔，太子太傅，赠司徒，勋望一时，事载史策；皇考德章，杞王傅、御史中丞。呜呼！小号定师，即中宪之季女也。懿甄生知，柔顺幼备，动合规矩，雅为人师，喜愠未常形於色，是非罕曾恣於言。唯以静默自修，孝悌雍睦，实闺闼之令淑，训家之轨躅者也。呜呼！福善无徵，遘疾膏肓，伏枕未久，奄忽而谢。日月流迈，龟筮有期，以其年八月廿八日，葬于长安县第五村之先莹。余追念无已，痛彻心灵，泣血叙哀，寄于墓铭：

神道降祥，挺秀明德。礼法是遵，慈仁被物。彤史流芳，垂为令则。亲叔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致仕刘从周记。（石刻）

☆杨检

检，乾符中京兆府兵曹参军。

○唐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公女子书墓志

□□讳芸，字子书，隋越国公素之裔。显考公常□□君讳发第七女。曾祖公讳藏器，州三水丞；显祖公讳遣直，赠右仆射。府君名重於时，德□于世。子书之请姊皆托华胄，如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刘公承雍五朝达，皆子书之姊婿。子书自童年，则不随稚辈戏游，端默静虑，有成人量，不甚丝竹，寡玩好。诸兄所习史氏经籍子集文选，必从授之，览不再绎，尽得理义。勤于隶学，巧干女功，喜不形色，愠不见容，内外推敬，称非凡女。会乾符五岁夏京师病疫

，子书之兄姊侄妹，危疹者相次。子书省视力悴，忧劳内侵，疾不涉旬，竟厄天寿。以六月七日，终于延福里第，春秋廿。十月廿八日，葬于长安县南原姜允村。呜呼！天与其淑，而不与其寿，夭之灼灼，忍落疾风，四气轮谢，时可辨乎？於是其兄恸血而铭曰：华五族兮，成吾之妹。悴吾门兮，德亦其除。呈嗟天兮，付不俱□。生有恨兮，泣血涟如。（石刻。《唐代墓志汇编·乾符二六》）

☆孙溶

溶，乐安人。

○唐故前河南府录事天水赵公墓志铭

嗟夫！瑞云将布，俄散彩於晴空；皓月正圆，忽摧轮於天上。即知吉气难驻，祥光易亏，非唯动息之所瞻，实亦神灵之所叹。何殊俊造，奄及泉台，将纪嘉猷，难申执笔。公讳虔章，字敬彝，京兆长安人也。昆仲四人，欢侍左右，公异才也，量崇大节，不愧小慈，礼乐生知，敏捷天受。视扶空之<sup>く</sup>栋，不足峥嵘；观截海之螭梁，未为<sup>：</sup>兀，凤鹤写雍容之质，冰壶洒洞澈之风。才及弱冠之年，宠授曹之贵，莫不清兼洛水，秀合嵩云，誉满东畿，名传西阙。必谓寿等五千之仞，荣称百万斯年，何期清史而犹未<sup>B</sup>奇，黄泉而已为归路。呜呼！天亏一柱，岳折高峰，斩蛇之剑刃刚摧，射猿之雕弓弦断。并云销於瞬息，方月缺於逡巡，比逝贤良，未足为痛。以乾符三年九月六日告终于平康里私第。而丹言旋，蓍龟告吉，择用其月廿日，葬千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祖之莹侧也。今则泉路永塞，逝水不还，虑陵变迁，略纪贞石。其铭曰：

肃肃令德，雍雍至仁。玉质才成，冰霜始新。谨孝无比，忠贞绝伦。於家克俭，於邦克勤。诂料花发，风起清晨。来飘蕊谢，红香没尘。龙城之侧，灞<sup>：</sup>产之滨。一葬其中，三赵为邻。风悲雨泣，惨骨伤神。泉门永固，千春万春。（《古志石华》二十三、《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七）

☆莫云孚

云孚，乾符中人。

○城山寺残经幢

巨唐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功主莫云孚并妻杨十一娘、男惟信、惟忠、阖宅长幼等，自舍净财，建立法幢。奉为国王帝主、州县审□□□□□□其有馀分功德，奉资一祠先灵，并及亡男惟简等，愿早超净域，永离□途，同□□福□□□□岁。（《湖州府志》）

☆张宾

宾，中和中节度驱使官。

○唐故幽州随使节度押衙遥摄镇安军使充绫锦坊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

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平阳郡敬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延祚，辽延祚，其先平阳郡人也。繁宗盛裔，不广叙焉。遂授随使节度押衙，遥摄镇安军使，充绫锦坊使。於戏！寿之与夭，不保黄发。孝讳全纪，充北衙将判官；曾祖讳包，摄幽都县令；祖讳辉，守定理州右丞相；业富韬铃，才多经济，忠勤王士，无徇家私。府君性禀冲和，志惟端厚，早备成人之器，德怀鉴物之明。经藉材能，具精官业，谦以自牧，惠乃知人，不恃宠以骄身，不怒而临下。辕门旌能，移掌坊务。於是缮修戎器，淬励锋矛，私用无阙於军资，戈苾兼於武库。久处繁难之任，尤彰谱俭之名，时推贞干，咸仰清勤。是以洪锺发而声杨自远，寒松茂而秀且不群。於戏！修短有定，荣辱是常，以中和二年九月十八日终於昌平县界永甯村之私第，享年卅有六。以中和三年二月十一日葬於蓟县界会川乡邓村里之原，礼也。

夫人清河郡张氏，行洁冰霜，德芳兰桂，情殷葛藟，量协螽斯。冀期金石偕韵，琴瑟无亏，不图杞梓毁摧，丝萝无托，痛伤熟质，恨切蕙心。有子三人：长曰行修，充亲事副将；次曰行益，充亲事虞候；次进郎，并性行温淳，言无枝叶，悲号毁性，哀惨过情。泣血涟洳，迈王修之社；崩摧莫制，同隐之以感邻。夫人哀缠荼毒，痛绝肺肝，嗟乎，老之将至独存，秀而不实先殒。犹恐陵谷迁变，桑海有更，刊绵绵之清誉，记郁郁之佳城。乃命琐才，纪诸丰石。铭曰：

谁谓斯人，罹此祸端。谁为欢笑，翻为愁颜。名留世表，神归不还。民志景行，恐变何山。（《古志石华》二十四、《京畿冢墓遗文》下）

☆徐胶

胶，广明中乡贡进士，摄沧州司马。

○大唐故幽州节度要籍祖君夫人宏农杨氏台志铭（并序）

杨之受氏，宗於有周，始於鲁史所传，迨乎唐年攸盛。历代轩冕，嗣光简书，今步复云矣。曾祖升，皇不仕，祖辅，皇摄幽州安次县令；父瀛，皇不仕。夫人家奉诗书，门续青紫，渍润从生之善道，听闻未教之清规。故动叶礼经，言作世躅。洎乎成人之岁，以父兄之命，归于祖氏。及移彼天，益焕明德，率尽乃性，爰穆其亲。加以学道自怡，探微愈晦，闺门坐肃，埃潜融。故夫人之子，不仕王侯，高眠藪泽，洞启老庄之扃，退全箕颍之性情。鲁连三辞，不口谭笑；莱子五彩，自悦晨昏。笥中之龟质堪悲，天上之鹤书莫起。呜呼！时当讹薄，人寡坦夷，竟以劳生，罕跻中寿。而夫人逍遥外物，怡澹安贞，克保遐长，谅因颐养。以广明三年七月十四日终于沧州清池县善化坊，享年八十五。是岁改元中和，以十一月八日葬於所终之邑玄都乡流祥里。惟迹类漂梗，礼至茹荼，情疚送终，资自良友。涂刍潜备，松贾克完，其道实高，其孝

弥显。夫人女二人，长适李氏，次适刘氏，咸禀夫人之明勳，成□族之嘉猷。与余交分不渝，素风备熟，俾其纪石，难让濡毫。铭曰：

□□□仪，苻彼内则。进盥逾恭，柔声靡忒。雍穆其道，馨香在德。闺闼益清，□裳去节。暗谢繁华，坚归寂默。寿考保终，希夷自得。诫子遁迹，远辱全生。轻辞世网，静褫尘纓。上士斯达，□者何营。伊谁砥砺，本我高明。碧岫无业，沧郊寄莹。难详彼美，空愧斯铭。（《常山贞石志》十、《唐代墓志汇编·中和一》）

☆史归舜

归舜，光启间乡贡进士，

○罗尼经石幢赞（并序）

佛兴西土，俾万有以归真；像教东流，与群迷而正觉。爰从达者旨，是得除疑，慕善求安，应声闻向。当县近因兵革，实有侵袭，犬戎恣暴□之心，人口致流离之苦。唯兹郭邑，备以坚牢，既大振雄谋，实内依佛力。有清信士张宏建等，并理探空界，性入元关，每动枢机，事皆宏益。是以人称领袖，众乃依归。俱在艰时同□□圣□□□势回戈甲，气殄妖氛，□□陨於狼星，朝再闻於鱼梵。今则邑居不动，庶类无伤，由是志诚，绵蒙福覆，沉思至理，何路致酬，无非树善，言徵久远，诱人归正，斯所谓显灵验於一时，□□□於後世也。是邑人等各出净财，远求良匠，造玉石幢一所。上刻《佛顶尊胜罗尼》，立於康衢之内，是上报慈悲，而旁延庆祚。

雕镂既毕，合吉公门。时县尹宏农公轩苾始临，（缺五字）於金人妙道，无不□通，乐闻其请，寻而允之。此亦建善之有因，众功之合就也。遂於四月八日，会同缘而立之，时光启二年丙午岁也。归舜获逢胜事，敢不赞扬，遂录其实耳。

佛有圣力，人莫能知。一句一偈，大慈大悲。无量功德，不可思议。言以灾难，寻声救之。是邑之人，忽离凶■。念彼奔冲，忧其殄绝。金鼓屡振，鹅鹳频役。不告诸佛，何由见雪。非无应兆，□有降临。豺虎潜道，氛埃自沉。靡言在命，实由信心。既免灾难，道情转深。但念有情，无不沾福。何以报之，莫施琼玉。灵踪圣迹，唯纪与录。传於後时，言之不足。立其贞石，刻以真言。□扬妙道，救获无边。正觉正果，三千大千。报佛之所，长为福田。（《常山贞石志》十）

●卷三十三

☆张

，昭宗时历官兵部尚书。《旧书》有傳。

○南龕题名记

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及中秋方达行在。由青琐判吏，视事未浹旬，复归内署。明年，自貳口授是官。又明年，出馆是职，奉命先銮辂之神都，俾缉旧纲，行次口（缺）遇军变，乃间道俟通於兹郡。（缺）是尘清路邃，山秀川明，方与（缺）博酣於临眺，忽有赉函而登（缺）出天书以示，促赴行朝，将（缺）是境，得无纪焉。表兄巢湖处（缺）薛瓚、前进士封舜卿、侄曙同（缺）中和四年甲辰三月八日，尚书右丞判户部张记。时为侄暖等修释迦像，遂刊於此。（《金石苑》二）

☆戴师夕

师夕，僖宗时人。

○戴府君墓志（并序）

府君讳芳，鲁国郡人。祖讳蔽，父讳素，府君素之第四子。娶东海徐氏，育子五人，二女三男。长子师夕，次子师旭，少子师敏。府君温良恭俭让，志惟清雅，惟孝惟忠，琴酒戴不仕，何图积善无徵，凶衅，春秋六十有三，寝疾，医药无效，大化有终。中和三年秋八月廿五日终，至其年季冬之月初五日丁酉吉辰，窆为吴郡东南华亭县北甘二里，去张管墩五里，莞沼乡城山里进贤村洞泾西一百卅步新宅之东南，而葬新莹，礼也。三男泣血，二女哀号。长子师夕等恐岁月久远，陵谷变移，不托时世，今乃刊璧为记。铭曰：

晚晖西落，流水东驰。存亡永诀，逝者无归。万古千秋，坟垅巍巍。

是谁书，双鲤鱼。是谁读，双白鹤。鲤鱼入深泉，□□□□□。（《古刻丛钞》）

☆李景庄

景庄，乾符中刑部侍郎。

○应配流人就近奏

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为一等。准律，诸犯流应配者，二流俱役一年，称加役；流三千里，杀三年。钉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所从户口例。今後望请诸流人应配者，依所本里数，无要重城镇之处，仍逐罪配之，准得就近。（《唐会要》四十一）

☆高骈

《全唐文》八百二有传。

○寻访褚遂良後裔护丧归葬奏

爱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书令河南元忠公褚遂良墓。前都护崔耿，大中六年因访邱坟，别立碑记云：“显庆三年歿于海上，殡于此地，二男一孙焉。”伏乞寻访苗裔，护丧归葬。（《唐会要》四十五）

○致周宝书



伏承走马，已及奔半，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南部新书》）

○逐西川僧法进判

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北梦琐言》九）

☆司空图

《全唐文》八百七有传。

○李公奚行状

公有出伦之才，为时辈妒忌，罹於非横。其平生著交，有《百家著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论语》一部、《明无为》上下二（一作三）篇、《义说》一篇。仓卒之辰，焚於贼火，时人无所闻也，惜哉！阳春白雪，世人寡和，岂虚言也。（《北梦琐言》六）

☆胡曾

《全唐文》八百八有传。

○代高骈檄南蛮

欲慕平交，妄希抗礼，何异持衡秤地，举尺量天。越新州，故地，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迹之中。曩日边将邀勋，妄图吞并，得之如手加骈拇，失之若颌去赘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马之亡半羸，何足喻哉！（《鉴戒录》二）

☆白宏儒

《全唐文》八百十六有传。

○请废诸太子庙附庄恪庙奏

按：此奏见《唐会要》卷十九，今存其目。文与《全唐文》白宏侯作同，不录。

☆黄璞

《全唐文》八百十七有传。

○唐故福建观察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颍川郡陈府君（岩）墓志铭（并序）

呜呼！府君以大顺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薨变，春秋四十有四。其戢难之大略，镇俗之宏功，实挂在民谣，□于□□。江夏黄璞为《名士传》以伸之，又为《神道碑》以明之。吁，今将葬矣，合作志铭，以备陵迁。夫志者识也。但书爵里宅兆，镌之于石，藏之于幽，识之于后，故其词不缕矣。

府君讳岩，字梦臣，帝王之后。其先尤以贤德闻者曰仲弓，颍川人也。当东汉时，为太丘□令叔□季和弟昆，动于天文，聚以表德，章帝旌之，命为侍中□□始兴郡王□霸先仕于梁，平侯景之乱，□□□□五世□□□□避永嘉之

难，八闽之建安绥成，因乡于□。曾祖父讳宏，字文保，为当府司马。王父讳好古，字慕□，溺□林泉，不干利禄，搜抉胜异，蔚成篇章，有家集二十卷，追赠太子舍人。父讳简，字言史，漱流枕石，克绍先风，蕴粹孕灵，以钟令嗣，赠工部尚书，又赠羽林大将军。太夫人会稽郡□氏□□□□知诗祀，凤鸣叶兆，□子挺生，追赠会稽郡太君，又赠卫国太夫人。

府君幼而徇齐，不为儿弄，长逢离乱，□□兵钤，□□□之泣血，兴言□□王室；陈仲举之登山，思埽妖氛。登□则神鬼宵奔，挥剑则枪星落。洎縻使职，□□□功。廉使荥阳公鎰夙慕英风，累咨□画，请为都团练副使，仍判清源。又三发疏章，请□交代。荥阳公寻告疾北归，公□□府□□□□□文，威以肃众，宽以抚□，誓丹血以□□，□忧Φ而求理。尝曰：“□民莫先于令长，持法必系于纠绳，遂精吐□□□□□故□□□不桡，疮有咸瘳，莫不□率农桑，□□学教。卖刀佩犊，再扬龚遂之风；左诵右弦，大阐文翁之化。故得与国□□于□□□□竟纳于降幡。合浦灵珠，儿□光於五夜；渔阳瑞麦，叶秀色於连年。家家吟多之谣，处处咏如坻之什。朝廷嘉叹，□□□□褒崇，就加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才几，又加右仆射、左仆射。不二年，加司空。噫！虽则委珠道著，益彰衣锦之荣；然而治水功成，未捧陶钧之命。甘棠勿翦，讲树空存，哀哀生灵，何嗟及矣！

夫人钱塘范氏，出自令门，妇於华族，□□婉孌，蕙□兰□，□垂范於金闺，骤沾荣於石。□府君非惟敦敬孝悌，多奉以家规，至於恤物爱民，亦得於内助，□□□之□□□□□封钱塘郡夫人。有子六子：长曰延晦，太子司议；次延□，一子出身守闽县尉；次延冕，睦王府参军，次□□□□□□□□□□；次延曦，皆秀掩嵇松，茂逾绪柳，俨然在疚，柴毁逾礼。吾知聚星之德，其未艾矣。有女二人，长适事于□判荥阳公□□□□适于太子正字董承和，即浙东廉问相国之令子。孙男三人，长曰肇，任长乐县令，赐绯鱼袋□□□令裔□□□□□□□试于锋，展骥终呈于逸步。次曰□，检校工部尚书守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材质丰杰，宇量沈厚，□分茅土之□□□□□之望，又可以见敬仲之后，不乏其人焉。□府君以景福二年八月十四日，厝於闽县敦业乡太平里□□山之阳，□□。余复掇其民之哀歌，而为铭曰：

大滂仁化苏凋俗，生植沾如膏雨沃。方嘉九年重戴天，岂□一旦□□□。闽山上，闽山足，佳城郁郁松阡绿。逝者徒云可□录，□□御，知□□。（《福建通志》、《唐代墓志汇编·景福三》）

☆颜尧

《全唐文》八百二十九有传。

### ○自草墓志

寓于东吴，与吴郡际龟蒙为诗论之交，一纪无逾。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後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二君，於薨至死不变。其馀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复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变，不知异日见余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北梦琐言》六）

### ☆郑谷

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启三年进士。乾甯中，仕至都官郎中。

### ○云台编序

谷勤苦於风雅者，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咏。虽属对声律未畅，而不无旨讽。同年丈人故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马博士戴，尝抚顶叹勉，谓他日必垂名。及冠则编轴盈笥，求试春闱，历干於大匠。故少师相国太原公深推奖之。故薛许昌能、李建州频不以晚辈见待，预於唱和之流，而忝所得为多。游举场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馀首，自可者无几。登第之後，孜孜忘倦，甚於始学也。丧乱奔离，散坠略尽。乾宁初，上幸三峰，朝谒多暇，寓止云台道舍，因以所记或得章句，缀于笺毫。或得於故侯屋壁，或闻於江左近儒，或只省一联，或不知落句。遂拾坠补遗，编成三百首，分为上中下三卷，目之为《云台编》。所不能自负初心，非敢矜於作者。乾宁甲寅三月望郑谷自序。（影宋蜀刻本卷首）

### ☆庚

，字弩言，池阳人。乾符四年，登进士第。官至崇文馆校书郎。

### ○剧谈录序

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於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闲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师，所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馆残事，聚於竹素之间，进趋不遑，未暇编缀。及寇犯天邑，挈归渔樵，属江表乱离，亡逸都尽。景福、乾宁之际，耦耕於池阳山中，闭关云林，罕值三益。而又环堵之内，关於坟典，思欲叙他日之游谈，迹先王之轨范，不可得矣。然则平昔之道，本为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舍穷愁之翰墨。因想时经丧乱，代隔中兴，人事变更，邈同千载，寂寥堙没，知者渐稀。是以耘耨之馀，粗成前志。所记亦多遗漏，非详悉者，不复叙焉。分为二编，目之曰《剧谈录》。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足本《剧谈录》）

### ☆蔡德章

德章，广明时人。守藤州刺史持节藤州诸军事。

○唐故朝议郎前行宣州南陵县尉柱国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夫铭者，称其美也，记历年代，载B行德，因夫子讖秦始皇後必开发吾墓，颜回以下乃志讖词於墓内，使始皇见之，知我先师圣焉。又至後汉，滕公夏侯婴将葬佳城，驷马不进而鸣，乃掘其下，遇有穴室中得石记，亦有讖文。是以先王制礼，勒石地泉，虑陵谷有迁，以明枢之德位也。公名师儒，其先清河人也。曾祖景仁，祖昊，父南素，并不仕。公即家任之子也。器宇凝正，容范端华，检性依方，饰躬由礼。进身而先物，约己而厚人，言合诗书，动遵法式，自少小以勤学，苦节而立具身。始自豸府从职，能以干敏奉公，前後宪长，无不委用。或以纠绳之政而立纪纲，或竭节推刑，为霜台之领袖。优满，授坊州升平县主簿。秩满，授宣州南陵县尉。两任这政，恪著公勤，太守常以重难而委寄也。邑人遵凛惕，惧於制锦之威；赋税及期，一境无逋悬之簿。既之罢任，方欲归辇，荏苒未进，适值浙江、淮海等道而多寇逆，所在徵兵，忧以路虞不通，且驻宣城之侧。以乾符五年七月初遘疾，至其年八月一日，终于定理州权居之所，享年七十有二。

时第三男溥，自京侍从至南陵，数载不曾暂阙晨昏，侍疾求医而忘寝食。公歿之後，护丧归京，涉历山河，皆是途步周回委曲三千馀里，二百馀晨，方达家邑。孝道之志，此男偏臻，曾参之仪，之此也。公之先域，在於冯翊，近载缘诸子从职，多在诸方，南北驱驰，离乡日久，遂逐便移家於上都崇仁之里，灵筵之礼，备之于堂。以广明元年十月五日乙酉吉辰，归葬於万年县宁安乡新莹之礼也。

夫人王氏，以其糟糠之情，殮祭从便，阻以地远，恐後违时，不赴冯翊旧乡，虑其子孙阙春秋之祀而从近焉，乃卜新阡在凤栖原也。防其异日无亏洒扫之仪，子孙团圆，不坠松楸之主。伏以贤夫人太原大族之家，引驾王公鲁之女也。怀敬姜之志，袭梁鸿之风，尝以内循机帚之勤，外丰宾客之膳，亲族仰重，四德不亏。有男四人。长曰洙，见义武军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前陇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属以时当沙也悖乱，逆臣李国昌侵逼边陲，节度使王公知洙有韬略之机，筹筭之握，委领兵士，剪伐羌戎，果获收复镇城，招携户口。上闻帝阙，表以殊功，即领郡符，必酬前效。不久之际，新命当临，公之此子光前绝後，乃是德章外甥女婿，备孰德行，请以为志。次子曰汾，见家府从宦，而有出群之艺，主执奏章，颇立勤效，即有荣迁。次曰溥，乃是侍从南陵，无亏晨省，护丧归邑，不惮苦辛，亦非久必荣家族也。次曰，与义武军节度王公弟左神荣军粮料使弘绍同勾当供军之务。并各负凌云之气，皆怀孝道之心，盛德出於众人，光显彰於前代。有女一人，娉同州押衙王袞，寻终遐寿，袞及女孙悉在。儿孙二人，长名难胡，即男沫之子也。年未弱冠，亦是成器之宝，豹泽贵显之材。次曰周儿，乃是溥之子也，见在襁褓。孙女二人

，长适高翊，守职鸾台之内，官授中郎之荣。次女阿宜，齿未及笄。公时当盛族，年至从心，虽歿殊乡，得归帝里。四男泣血，一妇摧伤，备举哀歌，灵仪崇列，舟攸攸，送归新阙。呜呼！水无返注，日不东回，泉门既掩，永而不开，刻石为铭，乃为颂曰：

温温府君，令德出群。其聪莫比，其孝有闻。冲和茂著，节操松筠。两佐名县，颇立殊勋。方欲竭效，遽有替人。罢秩之後，偶染疾身。岂期倏忽，异乡之魂。哀哉上苍，何至于忙。行善云吉，岂降其殃。离京之日，骨肉断肠。不料永隔，生死分张。号天无及，叫地空伤。卜其宅兆，迁赴玄堂。萧萧松柏，杳杳白杨。泉台将掩，陇树无光。葬於新阙，永镇龙岗。（石刻。《关中金石文字存佚考》二）

☆郑贻

贻，昭僖间人。

○鹿门诗集叙

并山川英淑奇丽，当塞厄之冲，古多豪士，事武功健马，垂光宇内，永有钩锦绣（一作秀）绝、擅声词翰者。君出其中，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於逸歌长句，骏奔踔厉，往往而剧。李白、杜甫死，非君而谁哉！君讳彦谦，字茂业，咸通二年进士。以文章入仕，操官履洁，如其为文。晚从王重荣辟，从事河中，历蓟、绛诸州刺史，所至有能绩。光启七年，隐居鹿门山，以著述为任。与施肩吾希圣、薛能大拙为诗友，而二君皆以为不逮，折行与交。君卒，藁多散落，予为辑缀，仅二百馀篇。黄钟玉磬，咸其章章者，因题曰《鹿门集》，析为三卷。武城颺贻序。（席本《唐诗》）

☆韩义宾

义宾，深州人。仕成德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即忠献王之五世祖也。

○唐定州别驾程君（士庸）墓志铭

君讳士庸，字仲谦，定州安喜人也。系高阳而绵绪，氏列国以兴家，自兹以降，世际明德。故能高姻美爵，历秦汉而载盛；崇基累构，跨魏晋而逾显。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华，横海军使；祖怀直，归诚王；皇考权，邢国公；或分土主戎，威率数郡；或陪武祗命，康惠四方。君含璋以挺生，禀和以凝气，弱不好弄，早擅夙成。语嘿之机，帅心则远；孝弟之至，即性载深。道希四科，文贍百氏。好贤之性，得诸缙衣；恶恶之心，求之巷伯。加以神姿恢岸，望之俨然，雅气贞夷，听言则厉，贲秀北园，有声邦党，固已墙几数仞，器逾万顷者矣。齿壮知名，州辟主簿。治未浹辰，民谣已著，允可谓举契唯良，功成共治者也。义武节度尚书王公绥莅雄藩，雅君令问，下车之始，辟君掌

书记，云：“今日之事，犹李强之收君平，望便降意，成孤敢言尔。”其取重於时，多类此也。遂以价重见珍，转定州别驾。君乃导德齐刑，威强恤穷，千里移风，四民乐业，民颂政成，君之力也。王公尝从容众中，谢君而言曰：“海沂之康，昔自王祥，邦国不空，今复相赖。”因言是公此州管夷吾也，廊庙之才，若置之周行，则张茂先之流矣。而道消当年，运潜初九，惜哉！及王公赴难京师，君亦养性北华，慕七子之优游，事三径以嘉遁。前言往行，必得之於闺门；温恭孝友，亦穆之於宗党。宜延百寿，木铎民，而福应宜嘿，寝疾弥留，春秋七十有八，以中和元年十月廿二日卒於慈仁里宅。遗文後事，作范当时。子岩、孙秀等，粤以其年十二月朔日，迁窆於博野先茔。惟君慎终追远之风，纬文经武之略，信可以方衡四公，齐驱万石矣。门生邢仁等，悲云亡以潜目，軫遗爰以茶心，敬刊泉石，用昭德音。敢作铭曰：

同源浚起，分流远扇。周王修和，程侯利建。自兹以降，官姻世緬。於穆我君，含中作彦。义惟诞性，孝以立身。识周先觉，学广前闻。贞心洁玉，秀气贯云。龙潜或跃，螭屈载伸。时惟声耻，运逾道消。反躬纷霭，养志衡皋。孺心远慕，鼓腹长谣。育川比理，望月齐高。纷纶倚伏，冥昧遭随。谓仁者寿，曾不遗。泉官一设，垆路恒悲。贞徵有篆，永思无亏。（《新安文献志》）

☆张士宾

士宾，易武军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司议郎。

○大唐义武军节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上柱国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程公岩勋德碑颂

於戏！君非臣无以化化，臣非君无以替替，惟天正明命，不绝有唐，笃界纯臣，以靖国难，克荡民，将底于成。我太原王敬统旧服，惠周于下，下罔不格，乃天纪元甲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马使程公出复大命，元元以贞，集大和也。

先是贼温遘乱，明毒中夏，力政血刑，覆忠良，殖奸宄，蒸人侧侧不貳，率乃戮。王越在东土，受制宇下，克怀弗宁，在王室，诞宣我化，靡由尔凶。惟公敷闻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封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表献臣也。越兹元恶，明肆虐群，大侮王度，擅煞无人，薄三州，威五长，绅营不自即乃工。王执在厉阶，罔怫祇命，命我亚旅，咨我近藩，端恤遗人，人思反德，式载无欲，归于本朝。朝廷嘉茂，功锡丕命，授公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诏曰：“懿尔岩哉，审奉天威，保邦士，是用司国枢；威慑奸回，改革风俗，是用总朝宪。”公固让不获，祇奉天之明命。维时群盗貌聚于野，公文招徠，武殄暴，服如化，人讵是不虞，庐庐旅旅，以宴以处。士训业，农力穡，工就务，商通货，四

者各正尔下，日用乃蕃。逾年，群吏更告，天雨淫降，E涌岸，波积如阜，奔灌乃推，骨恐为鱼，其日固久。公聚人行水，度力陈工，启元导流，事若天造，层城，居人坦坦，庶德合于无疆。

岁庚午冬十一月，温益逞凶，自汴袭赵，殍轶殫宝，虔刘暴骨。公乃赞王辑睦尔邻，推功于晋，凡事得请命焉。由是屯于高邑，麇于柏乡，执忠奋威，罔敢加害，振旅还定，王用嘉享。时夏大旱，涿涿甫田，百谷如焚，人曰祈土龙，公曰非早备。乃贬躬之食，勤人之瘼，靡神不寅，崇朝而雨。秋，河朔大饥，易有年也。壬申春二月，贼臣守光戎性贪蔑，厚厉其人，与温济恶，爰以其党，伺间来寇，放兵流毒，延于齐民。民用赍咨涕E吁公，公曰：“不戢乃暴，负乃人。”爰请于王，合从晋赵，会王师于易水之上，恭行伐也。独夫惴惴，天用剿焉。乃破祁关，下涿鹿，二竖偕遁，执其大丑，馘于军门，敦奉王诛，保和人极。

甲戌之春，燕寇抵平，疆场安靖。或曰厚赋人，公[B242]人笃焉，对政不赋，乃耸善抑恶，发滞刊佚，葳惠昭利，六教既备，孳孳等心。於是奏记于王，王奖之；文访于赵，赵崇之。请谐六州，允奉于晋，贼不我制，公用哆然。由是匹夫匹妇，荡伏草莽，越践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摄进成序。若公在首，上集下望，申命用良，易人熙熙，嗜化益休。是岁冬，惟晋承制，锡命我王，用胙白茅，副以金钺，昭崇武功，允正师长，进公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陪武主戎，总经外政，参酌彝典，敬杨王休。紧公德载于人，人以蕃殖，翼赞方伯，翦除大凶，圣咨乃贤，神被乃禄。其惟有终，旨哉！

易中耆老师锡言曰：“奸臣反常，迭寇东土，人用惨黷，殆无指告。维公牧我有邦，天眷尔下，尔有君臣公正，尔有父子公保，尔有灾厉公奠，尔有稼穡公成，维公畴依，易大圯也。”赓曰：“昭茂德，崇丰碑，阜成于文，庶永于世，克建药石，勛扬颂声。”颂曰：

惟君配天，维臣配君。乔々我公，为君虎臣。翼襄霸府，奄有世勋。大盗々々，荒我东鄙。孔坟不夷，元元靡恃。易人恃公，乃有父子。泮水汤汤，我载惩。魑炎炎，我年载登。我用有孚，尔无不承。维公之德，浹于尔众。维公之勋，朝野攸重。贞石峨峨，永以垂颂。（《新安文献志》）

#### ☆卢知猷

知猷，字子谟，简能子。第进士，登宏辞文词赡丽科。萧邺镇荆南、剑南，辟掌书记。後官至户部尚书、太子太师。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卒，赠太尉。

#### ○卢鸿草堂图後跋

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

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荐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谟记。

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谟再题。  
（《避暑录话》一）

☆张

，字禹川，本河间人。屏居金凤山，後相僖宗。昭宗时，贬官，复以左仆射致仕。为朱全忠所害。

○太庙宫悬依古礼用二十架奏

臣伏准旧制，太庙、含元殿并设宫悬三十六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诸殿庭并二十架。今修奉乐悬，太庙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参议，请依古礼，用二十架。伏自兵兴已来，雅乐沦缺，将为修奉，事实重难。变通宜务於酌中，损益当循於宁俭。臣闻诸旧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乐。魏初无乐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会举之乐。明帝大明末，诏增益之。咸和中，鸠集遗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庙金石始备，郊祀犹不举乐。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调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庙宜设备乐，始为详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乐上书，陈乐章有阙，请集群官议定，广修器数，正立名品。诏虽行之，仍有残缺。隋文践阼，太常议正雅乐，九年之後，唯奏黄钟一宫，郊庙止用一调，（据礼文，每一代之乐，二调并奏，六代之乐，凡十二调。）其馀声律，皆不复通。高祖受隋禅，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乐。贞观二年，考毕上奏。盖其事大，故历代不能速成。今时近郊天，式修雅乐，制度之间，亦宜撙节。伏准《仪礼》宫悬之制，陈钟十二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於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宗庙、殿庭，皆用此制，无闻异同。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并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乃省之。则虞架数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协礼经。

（《唐会要》三十三）

☆胡密

密，乾甯中静南军事判官、前守静南县令。

○唐韦君靖碑

象纬降灵，河岳孕粹，必能挺生人杰，卓立功名，为当世之元勋，作□□之巨屏。苟非鉴识洞达，机变玄微，孰能创制奇功，抑扬大节。不有纪述，（缺）来。



我太守司空京兆公，陶唐氏之远裔，汉丞相之后昆，簪组相继，□□□别，国史详备，家谱具存，布在简书，略不缕。公少蕴大志，长负（缺）刻鹤之工微，耻雕虫之伎薄，相时而动，临事不疑，怀贯日之精诚，蔚凌云之气宇。语仁智即樗里罢说，较威猛则乌获休扛。向□□心，若子牟之恋主；从军立绩，同马援之征蛮。减灶得孙臆之谋，投箸秘留侯之策，挥剑即蛟螭潜伏，弯弓而猿豸由啼号。加以月角冲衡，犀文贯顶，视意气堂堂罕足，覩神彩赳赳无双，实命世之宏材，为一时之英俊者也。

顷以乾符之际，天下骚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睹兹遐僻，人不聊生，遂合集义军，招安户口，抑强抚弱，务织劝农，足食足兵，以煞去煞。洎黄巢侵陷京阙，銮驾出幸成都，四海波腾，三川鼎沸，韩秀升勃乱黔峡，侵轶巴渝。公乃统率义军，讨除逆党。值秀升尽抛舟楫，围逼郡城，公乃详度机宜，上下拦截，依山排阵，背水布兵，两面夹攻，齐心剪扑，贼势大败，我武益扬。渝牧田公备录奏闻，进忠节检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适值川师效逆，将臣专征，公乃收复合州，绝其枝蔓。恩旨加右散骑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洎郑君雄仆射失律广汉，山行章尚书攻围当川，故府主太尉丞相顾公累降命旨，频招起应。公统领精锐二万余人，虔告蓍龟，申令士卒，并破二十七寨，煞戮万余人，大振威声。上闻伟绩，特授检校工部尚书当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累加刑部尚书右仆射。公以临郡岁久，乃思退居，上表陈情，宸衷未允，诏旨褒奖，特许量留，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公累衔凤诏，哀剖鱼符，政茂颖川，化光河内，邑有仓箱之咏，俗多襦之谣，求瘼之念弥坚，除害之心尤切。其於驾馭英杰，取舍权豪，重仁义如丘山，轻金帛如泥滓，怜孤恤老，济弱扶危。逆旅如归，远凑郑庄之驿；游人若市，悉登汉相之门。其拯绥四方，乃如此也。每遇良辰美景，月夕花朝，张弦管以追欢，启盘筵而召侣，周旋有礼，揖让无哗，樽酒不空，座客常满，王衍之冰壶转莹，嵇康之玉岫宁颓，其礼让谦恭，又如此也。至若立功立事，为国为家，或坐运玄符，或亲提黑槊，身先士卒，首挫凶徒，谋必十全，举无遗荣，其刚毅果敢，又如此也。当其赏功罚罪，激浊扬清，甄奖公勤，黜弃私党，三军感德，万众归心，其恩威刑赏，又如此也。

公以海涛未息，云阵犹横，常愿驱胁，安置左绵，载实仓庾，奔冲遂府，使牒呼逼，连檄征行。然则士马虽精，其如城栅未固，思大《易》习坎之义，徵王公设险之文。乃于景福元年壬子岁春正月，卜筑当镇西北维龙岗山，建永昌寨。兹山也，上掩霄霭，下抗郊原，矗似长云，卒如断岸，崖重叠，嶝道崎岖，一夫荷戈，万人莫上。芟草木，相度地形，人力子来，畚鍤云至，连薨

比屋，万户千门，高亢浚流，深□沟洫，烟笼粉堞，霞捧朱楼，龙吟笳角之声，雷动鼓鼙之响。而又良工削墨，大匠设规，筑城墙二千馀间，建敌楼一百馀所。遐瞻天际，非龟形之可同；高倚云间，岂蜃楼之能拟。其上即飞泉迸出，淥沼滂流，峥嵘一十二峰，周围二十八里，盖造化之凝结，岂金汤之比伦。况乎粮贮十年，兵屯数万，遐迩臻休，军民胥庆，耕织无妨，徭役不阙，可谓一劳永逸，有备无虞。

公又於寒内两（缺六字）翠壁，凿出金仙，现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种之相好，施□□钱，舍回禄俸，以建浮图，聆钟磬于朝昏，喧赞呗於远近，所谓归依妙门，□□□□者焉。其军中节级将校等，深达机略，博识古今，皆是公同志弟兄，异姓骨肉，一心报国，戮力从军，咸奉渥恩，皆沾爵赏。或官崇题剑，或位列专城，或荣授金貂，或职兼霜宪，雅苻际会，允属休明。请列署名衔，庶不坠勋业。

密叨依门馆，累戴恩光，学浅文荒，纪□□其未尽；神愚智拙，录美事而犹疏。辄将鄙俚之词，聊述□□之绩，将欲焕乎不朽，传之无穷，遂葺斯文，乃镌贞石。大唐乾甯二年岁次乙卯十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记。（《金石苑》二、《金石续编》十二、《蜀中名胜记》十七）

☆张

，唐末乡贡进士。

○唐故处士江夏黄府君墓志（并序）

府君姓黄，讳公俊，字子彦，其先□□人也。即春申君歇之後，长沙太守之裔孙高祖讳□，曾祖讳恕，祖讳法，皆高尚不仕。府君生而有礼，体质魁□，□□淳厚，以孝义为心，处谦恭为首，家传清俭，乡里称□。□晋代跨於江，迄至今焉，子子孙孙，乐其耕钓，可谓弓裘不坠於地也。何图暂纓微恙，便至沉□，药石继来，略无徵应。以乾符五年十月十八日，歿于义兴县善拳乡□塘里，享年七十有六。娶夫人袁氏，淑性懿范，婉婉和柔，雅合闺闼，美哉琴瑟，先於府君四年而歿。有男三人，长曰约公，早终；次曰搏，曰□，□先人之风，传先人之业，远近钦奉，靡不云贤。有女二人。长安适吴郡张氏，其女不幸早亡，爱婿张公尚存，昔念□□之□□远及良辰。次女妇于谭氏，奔护丧礼，罔失其仪。呜呼□□而知命矣。因夫人袁氏之□□□其吉日□□□□□□备於今日归泉之所，宜哉。以□□□年丁亥岁十月□日，窆窆枕夫人莹之北庚首，礼也。□寓□乡党请□志难以让陈，才虽不敏，聊构斯文，以纪其事，刊于荆岷。铭曰：

大道冥□兮混然而成，得之则寿兮□之则夭。全我慈孝兮终□□□，上士所□兮下士则笑。先□有言兮善□及嗣，永介景福兮施乎後世。（《古刻丛钞

》)

### ☆王延嗣

延嗣，闽王审知从子。不受官爵，闽将亡，改姓唐，隐居延平。以五经教授生徒，人呼唐五经。宋乾德四年卒，年九十四。

#### ○谏闽王王审知书

天子播迁，大盗蜂起，迹其所由，正缘朝廷政出多门，刑赏滋滥。大王亲举义兵，为国平乱，轧於贼臣，决策入闽，士卒将佐弃乡并坟墓从王，何所图哉？志於立功名耳。今师旅暴露日久，大王尚未策勋以旌战士，而首以爵命猥及无知之私亲，将士解体必矣。（《福建通志》）

### ●卷三十四

### ☆崔致远

致远字海夫，一字孤云，本新罗人。年十二，入唐求学。越六载为乾符二年，宾贡登第。调宣州溧水尉，从事淮南，补都统巡官带侍御史，赐紫。中和四年归国，官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充瑞书院学士。卒谥文昌侯，从祀高丽文庙。

#### ○贺改年号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奉十一日宣下，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者。展义龟城，易名凤纪，美号既新於历象，欢声遍振於寰区。臣某诚诚跃，顿首顿首。臣谨案《王制》云：“天子西巡狩，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然则三秋启候，万乘省方，金郊兴肃杀之风，玉垒应巡游之地，遂遵规於举正，爰降命於改元。且《大戴礼》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汉益州刺史王褒，俾蜀词人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以歌君德，耆旧传扬。况及圣朝，曾编新乐，举二月恬和之节，播八风调畅之音，永验休谭，实谐昌运。伏惟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纂承宝位，丕阐皇猷，将务格苗，暂劳避狄。风始行於地上，《易》象可徵；日再耀於天中，休祲斯在。是以纪年有裕，悬法无亏。帝业中兴，则远超於前汉、後汉；物情允洽，则近继於元和、太和。足可使蠢植昭苏，华夷悦服，掩神雀黄龙之瑞，应河清海宴之期。则彼蕞尔叛徒，骚然啸聚，偶纵烟尘之患，即归原野之诛，伫回西幸之仪，便举东封之礼。臣今者既获成师以出，必能仗义而行，迹泛戈船，心驰剑阁，冀陈戎捷，永贺尧年。临楚水以魂飞，朝天可待；望秦云而目极，捧日为期。未获荣列朝班，称庆行在，无任跃战惧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 ○贺通和南蛮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入南蛮通和使刘光裕等回，云南通和，兼进献

国信、金银、器物、疋段、香药、马等者。天威远振，星使遄归，化外痴内黠之徒，竭奉贄献琛之礼，德既超於万古，恩已洽於四夷。臣某诚欣诚、顿首顿首。伏以圣主卜征，既以用和为贵；远人从化，自知犯义不祥。是得事尚从权，德资含垢，言皆答响，礼不违经。且南蛮尝怀异谋，久稔边患，数年猾夏，独亏控北之诚；列镇徵兵，骤动征南之役。则乘虚可虑，怙乱难防。今者凤口衔书，才飞远地；狼心感德，永顺皇风。有以见皇帝陛下法古为君，视人如子，以藏疾匿瑕为妙策，以玩兵黠武为良箴，能昭利害之乡，不失羈縻之道。遂使要服修贡，宝旅归仁，适当多事之秋，已见太平之兆。则彼驃信实狗封之族，尚革昏迷；贼巢乃蚁聚之群，何难扑灭？伫聆大捷，永贺中兴。必可驱尧舜而殿禹汤，苑五岳而池四海，盛矣美矣，念兹在兹。臣顷者御寇交州，董戎蜀郡，先则展马援讨除之势，後乃设随何说论之机。仰托皇威，粗申将略；喜当今日，免负初心。限守藩条，不获称庆行在，无任贺圣恋恩欣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诚跃、顿首顿首。谨言：

#### ○贺建王除魏博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二月二十二日恩除建王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太保充魏博节度使者。维城茂德，列土殊劳，逮分阃外之忧，实表寰中之庆。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闻周歌麟趾，汉譬犬牙，固须地处亲贤，方得天垂宠寄。伏以建王修善为乐，居高不危，好书而既擅多才，献表而肯惭求试。今以邺称上镇，魏有大名，将资磐石之宗，遂锡分圭之宠。岂独漳滨之俗，远荷恩威，永令海内之人，皆歌德业。臣限守藩镇，不获称庆行在，无任踊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欣诚跃、顿首顿首。谨言。

#### ○贺封公主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奉去年十月十四日敕旨，皇帝第十一妹封遂甯公主，长女封唐兴公主，次女封永平公主，待收复京阙，备礼册命者。芳舒玉叶，龙袭金根，郁佳气於高天，振欢声於率土。臣某诚欣诚、顿首顿首。伏以遂甯公主德资元吉，考祥於归妹之占；唐兴公主、永平公主誉洽肃雍，稟庆於降嫔之典。伴嫦娥於独月，分婺女於双星，秀发青春，光浮碧落。伏惟皇帝陛下齐家理国，恭己敬亲，流风之殊恩，举鸾闺之美命，犹以暂劳仙躅，未复皇都，留具礼於宫闈，待成功於千羽，捧日而荣滋九族，钦风而喜播四方。臣限守藩条，不获陪位称庆行在，无任蹈蹈耸踊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喜诚跃、顿首顿首。谨言。

#### ○贺杀黄巢徒伴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战逆贼黄巢徒伴二万馀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

又鳳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排仗受宰臣及百僚贺礼毕者。睿谋远叶，戎捷遄陈，开雉扇而俨皇威，举鸾旌而薛列辟，天浮喜气，地匝欢声。臣某诚喜诚、顿首顿首。伏以逆贼黄巢啸聚凶狂，偷生影刻，养女而惟日不足，恃暴而谓天可欺，敢驱蝼蚁之群，累拒熊罴之众。孽唯自作，罪欲何逃？拓跋思恭、东方逵等身居重位，手握雄师，气吞蠢彼之徒，志解赫斯之怒，齐驱於六步七步，果划於左之右之。战于野而腾威，戎难伏莽；拘诸原而聘勇，势若焚枯。不唯剥面春喉，乃得连头系劲。况李昌言镇於岐下，伺彼京中，识虞潭鹰集之祥，辩师旷鸟声之乐，遂飞吉语，远远宸聪，伫看大戮之期，克践中兴之运。伏惟圣神联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财成三极，敦叙九畴。出震位而临人，方瞻尧日；幸坤维而罪己，更阐舜风。暂劳遵养之师，遥委仁贤之将，既诛逆党，爰列贺班。濯锦江边已，睹霞舒采仗；苍龙阙下，即联雷振鉴音。永清四海之波，遍漉九天之泽。臣谬操钺，尚点鼓鼙，未唱凯歌，唯知舞。顾彭野之久妨道路，怒发虽冲；望秦原而将灭烟尘，愁眉已展。臣限拘守镇，不获称庆行在，无任欣耸踊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跃、顿首顿首。谨言。

#### ○贺处斩草贼阡能表

臣某言：得进奏院状报，西川都将高仁厚部领兵马收捉草贼阡能，已於十月十八日并处置讫。二十一日圣驾出罗城北楼，宣慰回戈将士，各赐优赏放归本营者。远耀日旗，高张天网，梟帅已归於大戮，鸿图永耀於中兴。臣某诚欢诚、顿首顿首。臣伏以草贼阡能迹陷迷津，心辜圣泽，短狐稔射人之毒，狗喧吠主之声。高仁厚逐恶志雄，擒奸气勇，仰资睿略，静划凶徒，伏惟皇帝陛下有罪必诛，无思不服，歌采薇而遣卒，念破竹之成功，亲降如纶之言，遍安被练之卒。妖氛息而绵山益翠，喜气浮而锦水先春，自此远振军声，深摧寇党，覆顽巢而在即，回法驾以何遥。臣方事专征，先聆吉语，限拘藩镇，不获称庆行在，无任踊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 ○贺收复京阙表

臣某言：蔬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及都监杨复光下诸都马军，齐入京城，与贼交战，约杀却贼步军一万余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往东南路去。其贼军家口钱帛，并皆遗下，黄巢亦未知顾亡。其逃遁贼徒，寻差兵马追奔，并已收复京阙讫者。天威耀武，月捷传声，望宸阶而初奏凯歌，举区宇而咸增舞。臣某诚喜诚跃、顿首顿首。臣窃窥曩代，旁采前经，静理邦家，必须以杀止杀；保安社稷，固在虽休勿休。是故不得已而用兵，无所私而煦物。伏惟皇帝陛下纂临宝位，丕阐宏图，赍四溟而不

见扬波，安九野而皆能偃草。而乃逆贼黄巢暗导邪径，深入祸门，久腾吠噪之声，敢恣穿窬之便，秽黷宫阙，淹延岁时，偷安暂戏於鼎中，戮暴难逃於机上。今者风行睿略，雨集王师，杨复光任在信臣，李克用名为勇将，各思报效，竞奋骁雄，齐心而覆灭泉巢，戮力而克收凤里。贼巢拒轮不暇，乱辙潜奔，于戈则雹散风飞，金帛则填街塞巷，更展追游之势，必擒稔恶之徒。自此日月重光，烟尘永息，唯望宸游之返驾，伫观盛礼於登封。臣职忝董戎，功惭徇难。虽手无重柄，数年亏奋击之能；而耳得嘉声，远地倍欢呼之切。臣限拘藩镇，不获称贺行在，无任手舞足蹈、庆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喜诚、跃顿首顿首。谨言。

### ○贺杀黄巢表

臣某言：臣得武甯节度使时溥状报，逆贼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於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梟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圣日重耀，狂氛暗销，戎捷超於古今，欢声振於夷夏。臣某诚诚跃、顿首顿首。臣伏以岁有四时，则秋行肃杀之令；武有七德，则兵贵禁戢之能。是故岁以无相夺而克成，兵所不得已而方用。自革结绳之政，皆劳祝网之仁。贼巢食土怀顽，含沙稔毒，深犯天纪，广口地灾，九州则半致侵袭，三辅则铉秽黷，擢发而既难数罪，春喉而只待惩奸。今者穷寇回心，元凶授首，杀伤老少，归附居多。有征无战之言，实符王道；以静待劳之势，深叶军机。伏惟皇帝陛下运启中兴，功资下武，睹天鉴而实为大警，听风谣而非止少康，永当销干戈之锋，便可铸耒耜之器。况乃西山八国，数年饱巡幸之恩；东岳百神，终日渴登封之礼。伫迎云馭，俯纳岩音。臣密迩寇戎，抚安疆境，不暇争锋而进，实防代俎之讥，惭亏犬马之劳，喜睹鲸鲵之戮，手舞足蹈，魂飞胆扬。臣限守藩条，不获奔走称贺行在，无任庆兢越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 ○贺降德音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司天台奏，六月十六日夜太阴亏。伏奉六月二十三日德音，应三川管内见禁囚徒等，宜委所在长吏五日内疏理决遣，其京畿四面暴露骸骨，宜委诸镇切准前後敕旨，差人收拾埋瘞者。望舒匿影，曲赦流恩，化洽泣辜，义资掩骼，振欢声於蜀垒，荡妖氛於秦川。臣某诚诚跃、顿首顿首。臣伏以日能顺晷而照临，不失其所；月以顺时而盈缺，则维其常。况当叶初凋，桂轮自减。兵销下土，非石麟睹阙於东陵；谪见上天，致玉兔暂亏於西汜。既同君子之过，乃軫圣人之忧。伏惟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光闡睿图，保甯区宇，仁能及远，德以胜妖。爰当展义之辰，克举眚灾之典。慈伤庾

死，牢囚免滞认风霜；义贯幽魂，道墓皆於雨露。可使涪水耀千年之色，巴山呼万岁之声，道能继於垂衣，法无妨於委辔，伫回巡幸，仰贺登封。臣限守戒藩，不获称贺行在，无任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 ○贺回驾日不许进歌乐表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伏审敕旨回驾日，应沿路州县切不得辄进歌乐及屠杀者。声除饰喜，味减荐珍，远遵罪己之言，深播好生之德，凡於蠢动，孰不欢呼？臣某诚诚跃、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日月运行，雷雨作解，体尧舜之理能咸若，法禹汤之兴必勃焉，退庭舞而撤宫悬，恶衣服而菲饮食。一慈二俭，守玄祖之格言；沐雨栉风，禀太宗之丕训。今则冕旒东顾，才十互西移。师乙收心，无以逞铿锵之曲；庖丁敛手，何由挫觳觫之形。义感六牲，恩加万姓。则乃蜀山力士，既无烦役之虞；汉水老人，岂有深讥之事？帝业永资於下武，物情皆庆於中兴。臣方拥戎旃，阻随仙躅，遥思盛礼，空驰拱北之诚；愿报深恩，但励镇南之志。无任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 ○谢加太尉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宣慰使供奉官严遵美至，奉宣圣旨，慰谕臣及将校等，并赐臣敕书手诏各一封，加臣检校太尉依前充淮南节度使兼东面都统者。

仰窥凤诏，谓对龙颜，宠荣极而何力负山，战灼深而自容无地。臣某诚诚感顿首顿首。臣伏以大司马之威权，百官所仰；上将军之法令，十道皆遵。岂唯整戢五兵，实在谐和七政，况当今日，宜属全材。如臣者，德乏润身，智亏周物，於儒则笔惭五色，在武则剑敌一夫，但以荷宠天庭，分忧水国。拥旄重寄，荣冠绝於一时；仗钺专征，冀折冲於万里。幸逢圣鉴，得尽忠诚。

今者已率雄师，将诛巨猾。征旗指路，远趋尧日之光；战舰凌波，方托舜风之力。岂期王人远降，帝命俄临，奖其外镇之微劳，授以上司之剧任，未著缙衣之美，旋叨锦被之荣。况乃兼制利权，广润军食，瑞节不移於南兖，兵符亦馆於东陲。将何异能，胜此宠寄。谨当冰为夕饭，藁作朝飧，寒帷则面抚丞黎，建旆则身先士卒。群寇既冒毛而起，偶恣舟张；诸侯必马首是瞻，共成翦灭。唯力斯视，何心自安，必也临乱忘身，见危致命，仰解焦劳之念，粗申式遏之功。臣既当下濑屯师，伫欲中流设誓。枕雕戈而辍寐，迹寄辕门；瞻帝座以驰诚，魂飞辇路。未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恩恋圣荣战惧之至。谨因宣慰使严遵美回，附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 ○谢示南蛮通和事宜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供奉官李从孟至，伏奉敕旨，入鹤拓使胄

嗣王龟年、阁门使刘光裕等回，得驃信表并国信，兼布燮扬奇肱与西川节度使书，皆备述情诚，无不顺命。其表及书白并答信物数，并今录往。此事首末，自卿良谋者。

远降王言，深窥使节，跪阅览室天之旨，坐知外域之心，宠饰逾涯，忧惶若厉。臣某诚跃顿首顿首。臣才非间代，智不济时，但以每镇穷边，粗安荒服，免使饱飞饥附，欲令前倨後恭。顷者忝守成都，冀申远略，遂凭释子，善谕蒙王，仰稟天威，得扬风教，永戢干戈之患，俾陈玉帛之仪。虽群议沸腾，竞炫铄金之口；而宸衷断，早推匪石之心。是以暂事西巡，或虞南叛。爰遣维城贵胄，直阁近臣。回圣德以降尊，远传玄化；译讹言而献款，备写真诚。既令抱义戴仁，果见奉琛执贄。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而乃谓臣有先见之能，知未来之事，设和蛮之良策，备幸蜀之严城，俯录勤劳，迴垂称奖。睹雕题之章奏，书轨既同；息猾夏之猜嫌，梯航相接。验南琛之赎咎，知北极之纾忧。虽云五利有馀，取希茂赏；唯愿四方无事，永赞昌期。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欣跃感戴兢惕之至。谨因供奉官李从孟回，附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 ○谢立西川筑城碑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六日敕旨，以臣在任西川节度使日，创筑罗城，昨因有敕嘉奖，方进所赐碑词，今已付所司镌写建立者。

一片石文，龟初戴立；九重天语，凤已衔来。雕铭莫继於色丝，宠饰遽超於华袞。仰窥恩奖，俯抱忧惶。臣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顷者幸梦三刀，久临益部；遥提一剑，得挫蒙兵。但以其玉垒可称，金城未设，山口则空吞蛮，水头则斜枕犍。含溪抱谷之形，虽云天险；比屋连甍之势，实类野居。臣是以运度筹谋，斟量板筑，葺从人欲，果致子来。遂得役兴而草偃川中，诚感而土生石上，长围於三十六里，高镇於百千万年，不愧铁名，可将锥试。隼墉乌堞，俨若騫飞；锦浪绵峰，迴然装饰。遂蒙陛下辱褒称之重，许刊勒之荣，以为事实可观，足得词华不朽。臣虽遇泥封激赏，岂将油素矜夸，非敢彭谦，所期避谤。今者伏遇皇帝陛下远巡胜概，亲览微功，徵旧赐之碑词，命新镌之笔迹，永使卓立琴台之境，平欺剑阁之铭。且杜元凯之岷亭，无非自炫；阮德规之齐国，葺是众成。漫传身後之虚名，岂睹目前之盛事。曷若彩毫见奖，翠琰斯刊，因成下土之功，终应上天之意，得逢今日，别振孤风。向非陛下录善恩深，酬劳德厚，则何以未有出师之业，篆刻叨荣；曾无兴学之规，传扬窃美。臣限拘镇守，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戴欣跃战惧之至。谨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 ○谢赐御制真赞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供奉官李从孟至，伏奉敕旨，已令於大慈寺御真院写朕真并扈从宰臣等真，列卿仪貌，俱会此堂。今先寄卿真轴，并朕亲制赞述赐卿，冀表显恩，式章异礼者。

银降使，玉简传词，受宣而顶踵光辉，拜赐而神魂惊越。臣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臣志钦渭诀，业炼圯书。敢凭涓滴之劳，自安宠寄；愿扫氛雾之患，永竭忠诚。遂在先朝，便从戎役。南征北伐，岂暇甯居；东镇西藩，累叨重任。遇陛下龙飞之後，委微臣隼击之能。蜀国防蛮，则粗申远略；楚宫捍寇，则偶遂良机。旋令移节於海门，复许建牙於淮甸，是以常拘戎阃，未覲宸阶，唯披天上之诏书，信睹日中之王字，空增恋阙，莫遂归期。顷者虔托仁祠，写留磨质，岂致去思於旧镇，唯惭取笑於空门。伏遇陛下展义陈诗，停銮驻蹕，遂徵绘事，俾写圣容。其於侍从之臣，宜居左右；岂料孱微之质，得润丹青。愧无燕颌之姿，永侍龙颜之侧。况蒙宸襟顾瞩，御笔赞扬，高题而素壁争辉，卓立而浮埃不染，然後远飞宠诏，特遣贵臣。仁捧彩笺，骤窃游扬之誉；初开宝轴，深惊刻画之恩。窥看崦形影自惭，感激而肺肠何极！昔汉朝中兴，圣帝下念功臣，列形像於禁宫，载勋名於史笔，虽令赞述，不自称扬。岂如陛下暂事巡游，迴垂奖饰，别降丝纶之命，亲编锦绣之词。俾臣位挂於凤凰池中，名超於麒麟阁上，遐寻故实，独荷殊荣，有何出众之能，见此非常之宠。所谓千年嘉遇，尤代美谭。唯当志励风霜，永验松筠之不改；身沾雨露，免忧蒲柳之先衰。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恩恋圣荣跃兢惧之至。谨因供奉官李从孟迴，附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 ○谢御札衣襟并国信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李从孟至，伏蒙圣恩别赐臣御札衣襟，并御服衫一领、龙脑香一金合、金银花散碗一口、金花银一只者。

□窥神笔，恩袭御衣，仙香气扑於鼻根，宝器光腾於眼界，仰沾宠锡，俯积忧兢。臣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臣每念业绍弓裘，任叨斧钺，誓倾忠节，终报圣朝。去年亲率骁雄，愿歼凶丑，旋承纶音，已驻舟师。既惭叩楫之言，徒切枕戈之望。岂期貂冠传命，龙袞裁书，辱宣尼一字之褒，过光武十行之诏。加以粉分御筥，香满雕奩，花镌乃丽水之珍，雪□透任山之器，捧玩而实惊寮吏，緘藏而永耀子孙。虽有幸逢时，辉荣骤集；而无功受赏，愧耻难居。徒荷鸿私，何申豹略。身依楚水，未陈告捷之书；目断蜀天，但洒感恩之泪。臣限守藩镇，不获称谢行在，无任荷戴激切荣兢惧之至。谨因供奉官李从孟回，附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 ○谢加侍中表

臣某言：臣伏奉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臣侍中，依前淮南节度使阶

勋封并如故，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者。

有命自天，处身无地，感深以泣，宠极而惊。臣诚诚惧顿首顿首。伏以黜陟分科，圣君至教；行藏守道，达士良规。虑受爵以斯亡，在持盈而不殆。臣自提榷莞，便遇兵戈，郡邑为征战之场，山海足逋逃之藪，既难聚利，莫遂成功。况乃权有他门，刃无馀地，动见越庖代俎，无非避柱触楹，遂亏漕挽之程，仅坏铜盐之法。伏蒙皇帝陛下俯详直道，不置严诛，选用良才，改移重务。而乃察臣在公之节，念臣恋主之诚，重委将坛，更增封邑，恕乏一时之秀，许攀七叶之荣，唯虑惭卿，或讥窃位。然臣今所以自贺者，三朝独立，七镇荣迁，每当拜爵王庭，不省谢恩私室，以兹励已，永免愧人。谨当激发壮图，歼夷穷寇，粗息四方之患，仰宽万乘之忧。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感恩战灼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惭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谢加侍中兼实封表

臣某言：六月十六日，供奉官刘叔齐至，奉宣圣旨，慰谕臣及将校，并赐臣敕书手诏各一封、官告一通，就加臣侍中，仍加食实封一百户馀如故者。自天降命，无地安身，启凤诏而魂惊，对貂冠而股栗，臣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臣早因薄效，每忝殊荣，勤王而素乏实勤，受爵而但多虚受，负山寡力，临谷戒心。况自戎马生郊，阵蛇出穴，妖氛蔽阙，法驾省方，臣久镇雄藩，尝提重柄，一无成绩，两拜宠章。前者以上将军为大司马，今则兼纳言之任，加真食之荣，累年亏横草之功，终日包伐檀之耻。且《易》曰：“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诗》云：“受爵不让，至於已斯亡。”遍览格言，是惩贪禄，不能报国，苟欲荣家，臣实何心，有于目。但遇王人远降，圣泽傍流，仰睹纶音，深嘉秕政，以为师徒辑睦，黎庶安甯，俯念忠诚，特行懋赏。臣也方寸之地可倚，咫尺之颜不违，岂敢矫俗陈情，饰词让爵，难效一辞而退，唯期三命益恭，既除劳务於利权，终愿励心於阃寄。臣伏限守藩，不获奔赴行在称谢，无任感恩恋圣战汗屏营之至。谨附供奉官刘叔齐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恋顿首顿首。谨言。

○请巡幸江淮表

臣某言：伏以舜伐有苗，修德而终能率服；汤征自葛，行恩而竟望来苏，斯皆今古之美谭，实乃帝王之盛事。固敢局天负责，向日裁诚，仰陈利害之端，冀副华夷之望，不量狂瞽，远黷圣聪，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臣闻日月以运行为德，永丽于天；江河以委轮是期，必朝于海。上能昭其煦育，下方遂於通流，况乃天灾非人力能除，地分有兵戎不志，将献永安之兆，辄陈可复之词。伏自寇陷上京，兵徵外镇，猛锐始从於鹤列，旋致徒归；顽凶尚固於蚁封，难成尽殪。臣岂唯投袂，实至冲冠，昨率丹师，暂屯江次，必

欲朝离楚岸，暮及汉滨，旗张商岭之风，剑拂秦川之雾。愿言薄伐，冀效微劳。寻蒙陛下远各市地分忧，不令离任，臣进退惟命，始终无亏，甯招旷职之讥，敢涉争功之责。又缘淮海乍息烟尘，忽若去兵，必当致寇。则乃江南沃壤，尽成蚕食之资；淮北强邻，暗展鲸吞之势。舆赋既无所倚，军须将必屡空。是以仰奉敕书，已班师旅，四境之赤眉归伏，八州之黔首谧甯。遍布皇恩，粗申将略，然而关中纵敌，阌外偷安，既乖踊跃以身先，每切忸怩於颜厚。伏惟皇帝陛下省方展义，驻蹕经时。龟城壮丽之形，金汤虽固；凤辇巡游之费，桂玉可虞。况旧谓西川富强，祇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贍彼军储。今则诸道发表章则半戴始回，徵贡献则经年未达，实缘道路辽，兼值干戈阻艰，值剽掠者斯多，至行朝者甚少。加以僦雇所费，耗蠹不轻，每当水运陆般，只可率锺致石，以此征税则渐成抗弊，军兵则未遂饫饶，伏虑扈从实繁，宴犒仍广，尽搜资於三蜀，难济用於百司，苟兴旰食之忧，实慊庶寮之望。又以蜀川僻居邛棘，口人密迩蛮戎，虺毒潜吹，兽心难测。倘或乘虚犯境，率众渡泸。六军之熊豹腾威，纵能制敌；八诏这豺狼作暴，不免喧惊。事可酌於将来，祸须防於未兆。

伏惟陛下览臣忠恳，察臣直言，暂回西幸之仪，更举南巡之礼，使处处後予之怨，人人安恋主之心，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且如远狩河阳，伪游云梦，将兴霸王，俯顺权宜。况江淮为富庶之乡，吴楚乃繁华之地。陛下九年理国，四海为家，岂比周之东迁，非拟晋之南渡。贼巢凶狂久聚，秽黷难除，纵使收城，未宜回驾。岂如杨都粤壤，桂苑名区，四夷之宾易朝天，九牧之贡无虚月。伏乞陛下俯回凤，略泛龙舟，必想山灵卷三峡之风，水伯寝九江之浪，遐寻禹迹，允叶尧巡。昔也日耀锦川，天不倾於西北；今则风行泽国，地无缺於东南。然後发使清宫，举章司隶，振盛仪於归阙，告休绩於登封。臣虽识昧变通，而志勤匡济，敢凭草奏，辄贡管窥。无任恋圣感恩战越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 ○第二表

臣某言：闻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心者，必阐於其义，达於其患，然後能为之。臣遂自前年，继陈短识，请移车驾，巡幸江淮，计资於避险就安，事叶於暂劳永乐。未回圣鉴，再献瞽言，臣某诚惭诚惧顿首顿首。

臣尚阻擒奸，敢言伐善，然但愿愚夫之一得，难迫贤者之三思。臣顷镇成都，偶谐远虑，克符天意，亟就土功，别营雉堞之雄规，永壮龟城之峻境。爰凭释子，善诱蒙王，果俊倔强之愆，便付怀柔之信，皆资帝力，能肃物心。伏遇陛下远耀珠旗，高临玉垒，乐降丝纶之旨，深嘉毫发之劳，谓臣有先见之机，念臣以至诚所感。仰銜睿奖，倍激忠诚。然则当年已往之功，粗成筹画；今

日未来之事，窃有管窥。苟或缄辞，则为负德，不辞鼎镬，辄贡刍蕘。臣近者俯察时情，仰瞻乾象。荆州道路，群寇将侵；蜀国封疆，微灾似起。倘或未收凤阙，尚驻銮舆，忽有妖氛，潜兴近境，必恐乌合蚕食之徒，占据江陵，把断峡路，则列镇贡赋，无计流通；行在诏书，亦难传降。若见东西阻绝，固当遐迩动摇。

伏惟陛下断自宸衷，斥其横议。念江淮之进猷，远涉多虞；察蛮之奸凶，乘虚可惧。早移仙躅，直幸杨都，灭星辰交错之灾，叶日月运行之理。则乃九州斧钺，讨戎而齐愿风驱；四海梯航，奉贄而必能云集。盛矣美矣，念兹在兹。且逆贼黄巢，久黷皇居，多成秽迹，直到虎收之後，须劳缮葺之功，更俟二三年之间，可兴千万世之业，虑不先定，事难速成。伏乞陛下览竭节之言，阐随时之义，俯从衷恳，暂事宸游，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粗识古今，略详利害，自非激以为智，岂敢知而且不言。谨奉表陈请以闻。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卷三十五

☆崔致远（二）

○让官请致仕表

臣某言：臣伏以圣君御宇，必先塞彼幸门；良士省躬，唯虑妨其贤路。苟速官谤，是辜主恩。况臣关中无定难之勋，阃外乏分忧之效，强欲晏安宠禄，其如玷浼刑章，永言量力而行，固在奉身以退，既知无隐，宁避有辞。臣某诚惭诚惧顿首顿首。臣少励琢磨，晚师擒纵，不以一经介意，粗於三略留心，愿绍家勋，免亏堂构。先皇帝念臣孤直，试以诸难，出分大将之威权，坐受上卿之爵秩，故得内禀聿修之训，外伸式遏之能。北扫处庭，则胡雏不敢南牧；南清獠海，则蛮谍无由北窥。及覲彤墀，暂司缇骑。俄属齐郊聚薛，钜野兴师，臣也不才，谬膺斯任。伏遇皇帝陛下纂临宸极，警谕戎藩，举旌钺以分劳，听鼓鞞而軫念，谓臣有戢兵之奇略，察臣立降寇之微劳，遂令位假中台，名编外相，梦想既通於凤沼，威棱益峻於龙旌。其後泸水波惊，蜀山雾暗，久念雕题之患，遍流黔首之灾，又蒙命臣曰俞，为帅於彼，爰遵薄伐，得解倒悬。岂敢贪天之功，愿铭钟鼎；只能因地之利，别建沟隍。

伏蒙陛下俯奖忠诚，特行懋赏，开国授周司徒之贵，立家绍邓小平丞相之荣。臣此时早诚持盈，辄思请老，必愿告休锦里，退隐罗浮。不料垆上耕夫，尽解揭竿斩木；草闲恶子，竟敢谋蚁聚蜂飞。当荆门失守之时，乃楚塞宿兵之际。忝趋戎旆，兼馆牢盆，个免而未能报恩，驱驰而何敢言病。或磨牙於原野，或鲸鲵喷毒於江湖，寻提招讨之权，求抚句吴之俗，远凭睿略，深挫群凶。洎解印海门，建牙淮甸。上将军之剧任，首冠列藩；大司马之雄资，先

沾宥礼。揣顶踵而偏濡雨露，扼咽喉而莫效涓埃。且自黄寇凭陵，翠华巡狩。仰天戮力，窃尝服王导之言；终日痛心，何止洒袁安之泪。

及至成军已出，又缘奉诏却回，行藏虽顺於纶词，进退实惭於物论。遂见时溥兴北林戎役，周宝致南邻责言，一每虑於俱焚，金亦忧於众铄。幸蒙陛下涵之以海量，之以天光，如见肺肠，得保首领。然臣也，先轸以直言逞志，曹植以深过责躬。则二上忝都统之名，不能诛奸戮暴；四载主铜盐之务，不能富国赡军。是以兵权则屡见改移，利柄则变为分割。凡此辱君之命，莫非职臣之由。臣犹自知，况在陛下，抉发而既难数罪，乞骸而唯愿辞荣。

今者大憝奔逃，上京克复，氛即当殄灭，寰区永见廓清。臣有忝登坛，无能报国，行当期齿，居亦胡颜。兼以顷镇蛮陬，久栖瘴岭，蒙犯其妖烟毒雾，划除其封豕长蛇，当年而靡惮勤劬，晚岁而皆成疾疹。不将筋力为礼，既载前经；苟或身心自讎，难逃後患。虽思强饭，实愧素餐。广陵为楚泽上游，差府乃汉朝大任，以臣衰老，当此重难，必恐终无所成，遂希不可则止。伏惟皇帝陛下知人为哲，多士以甯，选英才而代处是邦，俾微臣而退居散地。斗於菟之逃富，固是忠贞；王内史之辞官，诚非矫饰。幸遇舜风无外，汉日再中，陛下既已除旰食之忧，微臣亦希免夜行不息。臣无任望恩恋圣恳迫兢灼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蔬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谨言。（以上《桂苑笔耕集》二）

### ○谢诏状

右臣伏奉四月十日诏旨，黄巢凶逆，秽黩宫城，罪恶贯盈，人神共怒。寻东兵合势，翦灭元凶，想副朕怀，已遵道路，伫闻克复，永耀功名者。十行天语，万里星飞，捧窥而壮瞻初惊，跪读而愁眉顿豁。窃以黄巢祸心斯极，根力既衰，肉已太咸，果口将落，暂起烟尘之患，则归原野之诛。臣每当永夜枕戈，早愿中流叩楫，自启行十乘，已屯驻五旬。伏缘江路多虞，风波未便，暂淹行色，用候良时，非致役於迁延，但兴怀於矍铄。今则仰睹凤衔之诏，况乘隼击之秋，俯励军谋，仰遵睿算，即冀朝离江北，暮到汉南，长驱背水之师，永破滔天之孽。率奋义感恩之众，气已凌云；殄藏奸匿暴之徒，势如沃雪。伏惟陛下岁巡备礼，时迈傅歌，将示罪於三危，乃宣威於七德。臣远承奖谕，誓尽勤劳，身暂寄於戈船，公每驰於剑阁。唯愿西都献捷，早申收复之微功；东岳告成，得睹登封之盛事。臣无任感激兢惧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诏示权令郑相充都统状

右臣伏奉去年九月九日诏旨，卿曾问道献章，诸镇飞檄，便欲长驱甲马，亲议专征，未即便来，须权制置，遂命郑畋等分为京城四方面都指挥诸道师徒，虑卿偶未委知，故兹诏示者。

伏以《书》曰：“无偏无党，王化乃兴”，《诗》云“不识不知，帝谋是

禀”，况兵当伐叛，事合从权，牙齿去年先因淮北侵疆，後值江南阻路，久屯师旅，未遂战征。陛下妙选群才，近分重寄，郑畋等莫不身先貔武，手运豹韬，既当怒发争冲，固谓贼胸可才甚。仰酬睿奖，竟励忠诚。臣也远镇临戎，强邻结憾，唯惭旷职，岂望成功。伏蒙陛下尚念勤劳，曲垂慰谕，睹上天之慈意，解外地之忧深。既许将军，独举柳营之令；终期叛卒，必归竹町之诛。臣限守戎藩，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激战惧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宣慰状

右宣慰使供奉官李从孟至，伏奉去年九月九日敕书手诏，兼宣恩旨，慰谕臣及将士等者。伏以感恩效命，武士常规；仗顺摧凶，元戎素分。贼巢偶乘奸便，尚道严诛，臣显脍彼逆鳞，齧其邪胆，扫重氛於魏阙，迎法驾於蜀都。是以去年据马援之鞍，敢矜独勇；杖辛毗之钺，亲率诸军。久在江干，再承天旨，不令离任，遂已班师。岂料伏蒙陛下念及老臣，抚兹众卒，特迁星使，远降泥封。化传万乘之言，纤微不间；纾彼百夫之体，慰暖皆均。欢呼而声已振雷，感泣而泪将成雨，唯期励节，其愿报恩。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臣无任感戴荣战惧之至。谨因供奉官李从孟回，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诏奖饰进奏状

〈进奏院递到恩赐手诏一封。〉

右臣伏奉诏旨，以臣先口供军应接使骆潜等进奉银事，特赐奖饰者。伏以收功示赏，乃圣主之异恩；寓物输诚，固藩臣之常事。但属敌滋邻境，寇阻道途，运纲而既阙之先登，贄礼而仅侔锡贡，早成口滞，况涉鲜微，是以虽凭孱水之珍，难逭涂山之罪。岂料鸿毛比价，方申恳悃之心；凤口衔书，远降褒称之旨。感激而怀荣为惧，揣修而报德何期？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无任荷恩恋圣屏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诏示徐州事宜状

右臣先奉诏旨，据时溥奏，卿本道羌兵侵境杀伤，令务止遏者。臣遂具时溥诬谤事由申奏，伏奉二月二十五日诏旨，今则寇孽不日剿除，藩方务息争竞，所宜和叶，各保封疆者。

臣伏以天德既高，侧管者固难窥测；日恩至广，戴盆者自阻照临。是以远竭愚诚，动违圣虑，时溥既衔睿奖，得纵兵威，早成熊据之谋，更展鲸吞之势，累兴师旅，来犯封疆，焚郭邑於山阳，掠资财於淮上。臣遂讼捍御，略挫凶狂，而乃时溥奸计已成根株，巧言颇有枝叶，不思己过，敢惑宸聪。今者再奉丝纶，仰遵徽缠，唯期宽则得众，粗可和而不同。臣分阃无功，戢兵为务，至於草寇，犹许归降，况是邻藩，岂谋侵扰？彼无此诈，此无彼虞。臣限拘镇守，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激屏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诏上升地墨敕状

右臣伏奉诏旨，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已两度降敕止绝，自今後凡有要甄奖者，并於急递奏闻，不得更议承制者。蔬伏以汉朝邓禹，始启幸门；魏室曹瞒，敢专重柄。欲敦於自家刑国，所惜者唯器与名。伏遇陛下远事宸游，虑防爵赏，遂降无私之泽，遍资诸道之权。不料人人而竞弄笔端，处处而皆夸墨敕。长蛇封豕，犹匿暴於神州；狗尾羊头，已成群於列镇。臣前年虽奉诏旨，未欲施行，却缘亲率军兵，远期征讨，此时久屯南浦，将泛西江，忽被镇海节度使周宝欲惑军情，潜施巧计，便以无功将吏，悉皆超授官荣。臣所领士卒既多，将校不少，彼安坐者犹为甄奖，此远行者岂免怨嗟，递口声传，从头愤激，臣若不依周宝，必恐事生，遂准诏书得行军赏，已曾一一具事由申奏讫。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敕旨，仰遵成命，静守常规。至於近日所招贼徒，只与往时先赐官告，曾无僭越，岂可隐藏。今者外将忠诚，永当无二；大君善教，已至再三。泣告而天何未聆，居怀而地谓可入。臣限拘藩镇，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战越屏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郟公甫充监军手诏状

〈伏奉某月日敕书手诏各一封。〉

右新授当道监军郟公甫四月十日到，伏蒙圣恩赐臣敕书手诏，兼慰喻臣及将校等。九天降诏，万里宣恩，柳营之列将欢呼，桂苑之群寮感泣。伏以郟公甫素怀材略，久抚军戎，汉南之职业可观，江北之物情获赖，既见宽能得众，必令师克在和。臣仰窥五色之书，俯慰三行之士，喜气高侵於畏日，欢声远振於薰风。臣与将校等无任感恩激切荣并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除锺传充江西观察使状

右臣先奏请授锺传江西观察使，其高茂卿乞别除廉镇。伏奉七月五日诏旨允许，特赐奖饰者。天从素望，风递仙音，既谐举善之诚，实叶分忧之寄。伏以锺传比从属郡，来援府城，抚绥而使洽众情，御备而能成远略。高茂卿既多梗阻，不免徊翔，固难掉鞅而旋，岂许垂橐而入。臣以戒之在斗，事可从权，遂具奏论，辄陈利害。不料一言之善，遽得动天；终令二将之才，皆荣列土。锺陵江徼，铜柱海隅，政成而必有可观，恩重而各得其所。臣限拘镇守，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激兢灼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 ○谢就加侍中兼实封状

右臣得进奏院状报，伏奉某月日恩制，加授臣侍中，餘并如故，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者。九重降命，万里传声，侧聆而踊跃忘疲，内揣而征怔忡失措。伏以纳言进秩，颁邑赏功，固须德望镇时，仍有勋劳济物，然後方可谓君无虚授，臣无虚受。如臣者，谬提旄钺，免坠弓裘，空有志於四方，竟无能於一割。

况自群凶胃结，战陈蛇奔，狂鳞久戏於鼎中，圣驾远巡於剑外。臣也动不能划烟尘之患，静不能瞻山海之资，遂蒙改易兵权，分张榷课。虽值盘根错节，其如有斧无柯，安邦之计策何成，富国之机谋莫就。唯甘黜爵，以警慢官。岂期陛下恩洽无偏，义深宥过，特超众例，许陟高资。印标石鹄之祥，早惭不次；冠耸金貂之饰，愈觉非宜。况叨真食之荣，实愧素餐之咎。但属狼星未灭，鲸浪犹翻，方期抗旆以专征，不敢悬车而请老。谨当训兵是务，殄寇为期，粗中武弁之威，仰报而乡门之赏。臣限守藩镇，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恩恋圣战汗屏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

〈新授和州刺史秦彦。新授滁州刺史许。〉

右件官臣先奏请，各授管内刺史。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伏奉某月日敕旨允许者。九天降宠，两地分荣，睹降将之怀恩，喜元戎之获请。伏以秦彦等比者为梟为獍，维虺维蛇，久流螫蠹之灾，未有诛锄之便。臣偶令招谕，旋自归投，遂假分符，皆能守节。诚宜奖劝，辄具奏论。今者圣泽濡枯，皇风荡垢，才擢黄巾之饰，许登皂苾之资。秦彦等既荷新恩，永除旧恶，必也出荣建隼，入效悬鱼，学其守土之规，赎彼滔天之罪。臣限拘藩镇，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戴兢灼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以上《桂苑笔耕集》三）

○奉请从事官状

〈营田判官将仕郎殿中侍御中内供奉赐绯鱼袋宋绚。〉

右件官相门传庆，词苑成名，退居安东郭之贫，就养奉《南陔》之咏。自参戎幕，备见良筹，佐理而星霜屡迁，清勤而风雨不改。久裨重任，敢觊殊荣。伏请转官改章服，依前驻职。

〈摄盐铁巡官朝议郎守就兆府咸阳县尉柱国高彦休。〉

右前件官训稟儒宗，才兼吏术。王畿结绶，早见勤劳；宾席曳裾，颇多婉画。望宪台之清秩，助榷莞之重权。伏请转官，依前驻职。

以前件状如前。伏以臣子之所以立身者，以孝以忠，慎终如始，若遂荣亲之望，必勤事主之诚。且如择邻卜居，断织励学，至于成立，色养无亏，能报慈母之恩，则宋绚有焉。又如教以义方，退而学礼，至千仕宦，力行有规，能遵严父之训，则彦休有焉。臣是以久籍谟猷，仍嘉德行，事堪励俗，志切荐贤。伏惟皇帝陛下恩流域中，孝理天下，特回睿奖，许假宾□，冀令修己从知，尽以敬亲务本。千黷宸，无任兢惶。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奏请僧宏鼎驻管内僧正状

右件僧迹洗四流，心拘八政，演法於有缘之众，致功於无□之言。伏自翠华远省於风谣，丹诏屡征於月捷，凶渠未灭，锐旅犹勤。宏鼎常令僧三十人



，昼夜转念功德，张开觉道，教化阖城，所顾早覆巢巢，便回鸾驾。虽不关于至理，实自发於精诚。兼缘当道属郡既多，仁祠不少，若无纲领，难肃缙流。伏乞圣慈俯详所请，许充当道管内僧正，仍赐紫衣。所冀身挂金襴，逞养鹰之隼气；手持玉柄，制醉象之狂徒。录奏闻，伏听敕旨。

○谢许宏鼎充僧正状

右件僧臣先餐状申奏，请充当道管内僧正，仍赐紫衣，伏奉敕旨依允者。伏以宏鼎久勤转念，辄具荐论，能资十地之因，遽荷九天之宠。元戎获请，喜三教之并行；法侣欢呼，惊一佛之或出。唯冀永持功德，上报慈悲，苟不能荡火宅之余灾，则何以称水田之华服。必可潜燃慧炬，助灭妖氛。臣限守藩条，不获陈谢行在，无任感戴兢灼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谢除侄琼官状

〈前守京兆府县尉高琼。〉

右件官是臣侄男，今得进奏院状报，伏蒙敕旨除授彭州九陇县令，仍赐绯鱼袋者。伏以高琼早乏艺能，忝从禄仕，佐理未闲於吏道，列官已陟於王畿。昨者背秦岭而脱烟尘，面蜀川而就云日，虽有心於葵藿，且我托於萍蓬。岂料不由荐论，便赐超擢。才抛黄绶，遽沾墨绶之荣，始佩铜章，又窃银章之贵。况乃阳属邑，益部名区，正当巡幸之邦，实谓来苏之地。岂伊残劣，能此胜当。臣也必令行慎履冰，坐勤饮水，勉追芳於花县，无致辱於竹林。臣限守戎藩，不获称谢天庭，无任感恩战惧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谢弟再除绵州刺史状

〈绵州刺史高。〉

右件官是臣堂弟，今得进奏院状报，奉某月某日恩制，除授金吾将军。被军州官众状举留，续准敕旨，依前授绵州刺史者。恩资夙，喜集原，形影光辉，精魂震越。伏以高早从裾履，免坠箕裘，既悬报主之诚，得习牧人之术。昨者忝膺宠寄，粗举政条。银水金山，曾无自润；带半佩犊，或有可观。振家声廉慎之名，致乡俗举留之请，况乃秩假帝之喉舌，官登王之爪牙，仕宦既荣，分忧又重，也必遵勗励，更慎抚绥，辜署剑之恩，以谢拥辕之众。臣亦申教诲，俾赎贪叨。俱在朝之盛仪，虽惭前哲；各为郡之清誉，可畏後生。共资绰绰之诗，冀播优优之政。臣限拘藩镇，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恩跃之至。谨奉状陈谢。谨奏。

○谢侄男宏约改名济除授扬州大都府左司马状

〈朝散大夫前行润州上元县令柱国高弘约。〉

右件官是臣侄男，先具奏请除授扬州司马，并请改名济，伏奉敕旨依允者。九天渥泽，万里涂程，沐恩命於尧阶，泛光辉於阮巷，负山既重，临谷何安

。臣以高济早列官裳，颇闻吏术。建业字人之政，曾有微功；惟扬典午之资，必希薄授。始陈丹请，骤窃殊荣，济也誉虽让於王，名不惭於程昱。圣君如父，照临实表於无偏；犹子比儿，训励悸遵於匪懈。俾申勤效，少赎贪叨。臣限守藩条，不获称谢行在，无任感恩激切兢灼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奏请侄男劬转官状

〈前鄂州都团练副使朝议郎检校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柱国赐绯鱼袋高劬。〉

右件官是臣亲侄男，粗详吏术，早忝官裳，始佐理於江阳，旋从知於寒壤，实得片以折狱，未尝枉道而事人。遂荷宠荣，已登班列，寻叨命服，久入廉车，方当寇盗喧惊，亦有筹谋施展。加以每遵家法，愿报国恩，宗族称孝悌之名，僚友许温恭之行。臣是以辄思内举，敢具上陈。引以进之，守《戴礼》之深义；惟善所举，凭鲁书之美谭。伏乞圣慈，俯鉴忠恳，特赐除授峡内刺史。劬也必能励心从政，常铭马援之言；竭力分忧，不负谢安之举。干黷宸，无任兢惶，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奏荐归顺军孙端状

〈归顺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左武卫将军御史中丞上柱国孙端。〉

右件官巢鸟知风，园葵向日，能投善教，永戢奸图。既悛抗斧之心，可在执殳之列。仰希甄奖，辄具奏论，伏乞圣慈特授一官，勒在军前驱使，冀率感恩之众，永除稔恶之徒。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奏李楷已下参军县尉等状

以前件状如前，伏以臣当府淮海奥区，州县多事，永言属吏，实籍得人。每忧輿赋阙悬，渐难责办，若俟铨衡注拟，恐失举贤。前件官等皆为君子儒，有古人志。学优则仕，既知禄在其中；见善若惊，不愧艺成而下。可以参臣军事，可以代臣邑僚，试假缺员，颇彰殊效。况抱斑衣之乐，冀攀黄绶之荣，伏乞圣慈，允臣所请。干冒宸鉴，无任兢惶。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奏杨行敏知庐州军州事状

右臣伏以武士所先，惟忠与勇，忠勇兼著，行敏有之。自假郡符，能勤□理，锐旅有争先之志，齐无背怨之词。葑乃训练齐戎，抚绥周室，在於巡属，实越辈流。累具奏论，请赐正授。伏虑道涂艰阻，未达宸聪，每籍干能，再陈荐举，永言成绩，可使颁条。伏乞圣慈特赐允许。干黷宸鉴，无任兢惶。谨录奏闻，伏听敕旨。（以上《桂苑笔耕集》四）

○奏诱降成令环状

〈草贼英杰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环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

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

黄管内，最甚伤残。臣伏以肃齐王者之师，必期无战；遵奉圣君之德，可恕有瑕。暂缓讨除，先加告谕。臣昨者专差押衙丁威，赍委曲深入招诱，果愿归降，兼乞委任郡符，展效忠节。其成令环，臣当时补充军前押衙，兼给功名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官告一通，权知楚州军州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伏缘楚州与徐州涟水对岸，今春曾被寇戎骤来攻劫，虽频讨逐，未尽诛擒。况涟水贼徒，久蓄奸谋，潜行侦谍，常排战舰，欺视孤城，再欲奔冲，终为患害。臣以此特将此郡权授令环，既以投信义而来，必得破顽凶之窟。臣久临戎事，素习军谋，以为先则惠而後则诛，兵家所贵；远者怀而近者悦，帝道方兴。上窥含垢之恩，下察慕膻之志。不劳寸刃，唯假尺书，成令环遂革野心，能从天意。叛徒四万，尽为乐业之齐人；精骑七千，皆作输忠之烈士。既当恕罪，信见感恩，蜂飞之小寇旋销，胃结之元凶可殄。斯乃陛下祝除三网，舞耀两阶，信既洽於豚鱼，化能移於梟獍。善师不阵，敢矜止杀之权；至道无私，但仰好生之德。其成令环下愿在军门及放散人数，请续具申奏。谨录奏闻。谨奏。

#### ○奏招降福建道草贼状

〈福建道溪洞草贼何峤、张延鄂、璩悚等徒伴共人万人。〉

右件贼徒，自去年冬侵劫信州界内。臣以其道途阻阔，溪洞险艰，若欲讨除，恐为劳役，遂於今年二月内，差节度衙推诸葛成充东面招谕使判官，便赍委曲职牒，招诱其贼首何嵩等三人。虽行匪有师，而卜能从吉，一时响应，三窟除奸，才当言下归投，兼乞军前展效。臣□□委曲补职名，追赴军前，俾申忠节。臣伏以小人兴叛，所迷者贪竞之心；上帝垂恩，所恶者杀伤之事。终能耀德，固可弭兵，与其继献捷书，曷若尽收降款。是以远飞折简，便倒群戈，尘不假於曳柴，风自行於偃草。溪头洞口，免污烟霞；闽岭鄱江，豁通道路。况乃各期後效，但愿前驱，能令八万馀人，永不二三其意。有以见陛下皇古巴天覆，玄德日新，四郊之烟叠将销，万国之梯航竞集。则乃军中士卒，安身而永别战场；宇内生灵，携手而齐登寿域。臣无任歌咏屏营之至。其何嵩等下补职名愿随臣征行及放散人数，请续具申奏。谨录奏闻。谨奏。

#### ○秦侄男劬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

〈具衙高劬。〉

右臣伏以僭军之将，礼所兴讷，大义灭亲，传曾垂训，将肃安危之本，必严赏罚之科。窃自巨猾增骄，王师致讨，臣堂侄男劬，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稍申鹰犬之力，暂挫梟狼之声。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诚合率忠励勇，〈耳或〉丑摧凶，稟进尺退寸之规，决万死一生之计，终

申诚节，仰报宠光。昨者狂孽并来，疲兵再战，既绝安西之救，难申逐北这威。然而不能润草涂原，永忘苟活，抑使靡旗乱辙，旋见脱归。致诸道之星分，纵奸徒之雾结。职此之过，罪无所逃。岂可当二峰保守之时，遽沾宠赏；及一阵奔亡之後，得免诛夷。国有常刑，军无贷法，惩一劝百，念兹在兹。伏乞圣恩，特行严典，徇于藩镇，警彼师徒。所冀国章，永能巡於社稷；微臣家法，亦不昧於神只。干冒宸聪，无任责躬泣血战越之至。谨奉状陈请以闻。谨奏。

○奏请天征军任从海等衣粮状

〈天征军都将任从海及节级军将并官健总二百八十七人。〉

右臣得都将任从海及节级状称，自赴征行，已逾五载，累曾沿海袭贼，上江防虞。去年军都放回本道，从海等且在当府，愿随行营者。各得家信，知四川已停衣粮。伏缘从海等皆是贫寒，更无营业，彼处父母亲属，便须委壑填沟，请具奏论，乞还衣粮者。

谨按《史记》释云：天子车驾所至，则人臣为侥幸。赐人爵有杀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谓之幸也。伏以任从海等万里从戎，五年于役，不辞艰险，愿尽勤劳。今者身在东吴，职居西蜀，此方苦於羁旅，彼已停其衣粮。远路音书，难写征人之恨；贫家亲戚，先怀饿殍之忧。伏遇陛下暂幸龟城，未迴龙阙。三川草木，别有光荣；万户黎，永能苏息。而任从海等久离本镇，不睹殊恩，望雨露之均沾，恨烟波之迴隔。固堪伤悯，辄具奏论。伏乞圣慈允臣所请，特令本道却给全粮，所冀凤驾巡游，士卒皆知其有幸；鸿慈煦育，君亲必表於无私。谨具录奏闻，伏听敕旨。

●卷三十六

☆崔致远（三）

○奏论抽发兵士状

〈当道先准诏旨，抽庐、寿、滁、和等州兵马共二万人，仍委监军使押领赴军前者。臣当时已各帖诸州，令排比点检。次又得进奏院状报，近奉诏旨，更於诸州催促兵士者。〉

右臣伏以兵惟饰怒，虽尚勇於战征；师克有和，固推诚於辑睦。苟非得众，何以成功？臣当管庐州与和州旧有讎嫌，至今疑忌，唯谋以怨报怨，未遂知和而和。孙端辨授滁州，又与秦彦有隙。既是滁、和接境，动有他虞；若於光、蔡会军，必酬旧憾。事非便稳，理合奏论。臣自得招降，多方控驭，粗能禁戢，免有动摇。如令各出兵戈，必恐自相鱼肉。辄陈利害，冀慎始终。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奏请叛卒鹿晏宏授兴元节度使状

右当道贺正子将许令琮等今日回，得状称，三月五日，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宏领兵马二万馀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坐节度使牛勣，四日夜领随从人并家累约二千馀人，奔投龙州西山谷者。伏以天未悔祸，地多受灾，既当易动难安，非可惩一劝百。鹿晏宏早驱散卒，广集叛夫，始聆焚劫东都，旋见奔冲西路。本道节度使周岌累令招谕，终不归降。岂兴破浪之风，但爍燎原之火。今者逆党则鲸吞盛府，元戎则鼠窜危途，爪距已成，根株难划。倘或未恕乱常之咎，别兴伐叛之师，即恐终成一秦，固应不利三蜀。且列藩贡献，诸道表章，得达刀州，皆由剑路。况乃凤城已复，銮辂将旋。纵令雕鹗在天，能摧狡窟；若更豺狼当道，必碍行宫。峡路虽通，水程多虑，不唯险阻，实且遐遥。兼至上江，皆为贼境，唯忧进献，莫膀通流。臣久窃宠光，深怀惊愤，远详事意，辄具奏陈。伏乞圣慈霁雷霆之威，回雨露之泽，速飞宽大之诏，特委抚绥之权。鹿晏宏免致麋惊，便当豹变，必当克己，永务安人。圣主含宏，既有其穷斯滥矣；奸臣警悟，亦免於尤而效之。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进金银器物状

〈金器、银器〉

右牙齿伏以烟尘向息，道路犹虞，每惭仗钺之荣，多旷献琛之礼。得申远贡，唯有轻赍。前件金器、银器等，质变披沙，形分铸砾，虽愧易盈之用，且资虚受之功。固敢竭航波梯之心，助麟趾马蹄之瑞。贡金三品，空陈任土之宜；望阙九重，未遂朝天之愿。感恩何极，恋圣徒勤。今差押衙王虔随状奉进。谨进。

○进漆器状

〈当道造成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

右件漆器，作非淫巧，用得质良，冀资尚俭之规，早就惟新之制，虽有惭於琼玉，或可代於琉瓶。伏缘道路我虞，星霜屡换，器贡难通於万里，纲行前滞於三年，既失及时，唯忧虚月。臣今差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辛从实押领，随状奉进。谨进。

○进御衣段状

〈当道先兼盐铁使织造中和四年已前御衣罗折造布并绫锦等。除先进纳外，续织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谨具如後物色。〉

右臣久权莞货，素乏筹谋，多亏山海之资，莫报云天之泽。前件御衣并绫锦绮等，薄惭蝉翼，轻愧鸿毛，然而舒张则冻雪交光，叠积则馀霞斗彩。既成功於凤杼，希入用於龙衣。俭德弥彰，致美宜光於敝冕；皇恩远烛，输诚必鉴於丝毫。其疋段物等，臣谨差某官某押领，随状奉进。谨进。

○进绫绢锦绮等状

〈进奉绫绢锦绮银等一十万疋段两。谨具色目如後物色。〉

右蔬伏以兵戈充炽，郡邑凋残，仰思御辇巡游，唯恨赋舆悬阙。况乃当道巡属之内，招降颇多，皆请占留，将充供贍。贵息寇戎之患，难丰进献之仪。前件绫绢锦绮等，虽制自驾机，而价惭蛟室，谢八蚕之号，劣登三品之名。只将申行土之宜，岂足备补天之用。轻微既甚，陨越何安？其疋段物色，或差节度散兵马使王审球等押领，随状奉进。谨进。（以上《桂苑笔耕集》五）

### ○贺入蛮使回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入南蛮通和使刘光裕等回，云南通和，兼进献国信、金银器物、疋段、香药、信马等。汉使传诏，则星回象林；蒙王奉琛，则云集龙阙。能举羁縻之术，果怀倔强之心。若非圣上德叶弃瑕，化敷柔远，则何以感锯耳镂身之众，启隳肝沥胆之诚。彼越雉呈祥，未为盛观；旅獒入贡，徒见良箴。曷若正在艰时，能安犷俗。使云南酋长，再遵奉贄之仪；天下贤良，免献征蛮之策。斯皆相公魏绛陈利，王商振威，已今六诏归投，即使八清谧。某比者南寻铜柱，西镇剑关，曾施上将之谋，免辱大君之命。今则远聆盛事，倍切欢心，陈贺末由，无任欣云云。

### ○贺杀黄巢贼徒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定难军拓跋相公、保大军东方逵尚书奏，於宜君县南杀戮贼徒，并生擒贼将。又凤翔李相公奏，采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圣上御宣政殿排仗受贺者。

窃以逆贼黄巢，稔恶既多，就刑非久，敢驱乌合之众，屡拒鹰扬之师。拓跋相公、东方尚书或力微裔孙，或曼倩馀庆，皆申秘略，共殄凶徒，能愿天诛，遂陈月捷。军名定难，雅称关张之声；县号宜君，克符尧舜之德。是以圣上高临紫极，远耀皇威。睹百辟之欢呼，雷惊蜀国；想六师之勇战，电扫秦川。即当静灭氛霾，永见均施渥泽，此皆相公调鼎中之味，运堂上之兵，右援x而得功，左执律而至戏，勋功相继，称庆何穷。某久阻淮夷，尚淹海徼，无聆捷语，但切欢声。然必愿剑拂狼星，旗迎圣日，终继张飞之拒後，不惭聂叔之致师。限守戎藩，末由陈贺，下情无任踊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 ○贺收复京城状

右得河中节度使王司空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仆射及都监杨骠骑下诸道马军齐入京城，与贼军交战，约杀贼步军一万馀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黄巢亦未知存亡。其逃遁贼徒寻差兵马追奔，并已收复京阙讫者。

伏以逆贼黄巢，藏奸匿暴，恶积祸盈，久於鞞下偷生，固是檻中待死。杨骠骑受圣君之重寄，李仆射传飞将之雄名，既无虑於二心，果有成於一力。想其霜锋电击，月羽风驱，压雀卵之威高，燎鸿毛之势猛，遂使贼巢困不能斗

，乱无所归。虽为漏网之鳞，已是伤弓之翼，则期加显戮，永扫群凶。加以熊据六宫，豕う九陌，今兹克复，免致焚烧。伫望翠华，便归丹阙，稍豁上天之怒，实除下土之灾。此皆相公静运庙谋，远扬戎略，既叶一匡之妙道，北极何忧；将流万古之美谈，东封可俟。某登坛有忝，仗钺无功，远听欢声，始除惭色。限拘守镇，陈贺末由，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录状上。

○贺月蚀德音状

右伏见六月二十六日德音，以太阴薄蚀，曲赦三川管内囚徒，及委诸镇收拾埋瘞京畿四面暴露骸骨者。伏以金精隐耀，玉垂仁，答天诫以震惊，省风谣而钦恤，圜扉宥罪，扫慧销冤。近鄙北齐，号御囚而肆虐；远遵西伯，葬枯骨以施恩。蜀山之草木先春，秦甸之烟尘永息。此皆相公功成燮理，道洽变通，助日月之光辉，振云雷之号令，八方翘首，万汇欢心。某迹系戎旃，心驰台室，阻随班列，莫遂欢呼，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贺内宴仍给百官料钱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七月一日，於内殿宴百官，仍令度支各给三个月料钱。并奉敕旨，回驾之日，应沿路州县，切不得辄进歌乐及屠杀者。伏以圣上继周匡业，避狄兴忧，自幸成都，弥资俭德，守玄元之三宝，达舜帝之四聪。彻彼珍肴，挂其素服，言唯罪己，事不劳人。今日已复上京，将回大驾。致伯梁之高宴，尽醉千锺；鄙炼布之乏财，均颁九府。然後继飞纶翰，仍命绣谣旧郡邑之严科，节道途之浮费，既施令於好生恶杀，亦停欢於八列九成。王化斯行，物情皆泰。此皆相公手携多士，躬贺圣君，驾行赋在镐之间，凤藻咏济汾之乐。一时盛事，万代美谈。某限守藩条，阻攀仙仗，心驰蜀栈，目断尧樽，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请降诏旨指喻两浙状

右先准浙西周相公牒，杭州与浙东兵士斗敌，某遂具事由申奏，请降诏书，速令戢敛。伏奉二月二十日诏旨，已诏两浙务在叶和者。某当时备录王言，各移公牒乞，兼先差人赍书牒与刘汉宏尚书，诘彼起戎之本，谕其继好之规。今得回书，其言不让，唯称周相公与董昌，苟恃宠荣，妄行威福，虐侵近境，阻载通津。况有不同国之讎嫌，又失无蕴年之誓约，必想见豺而战，犹能首鼠幸生。已决加兵，终期释憾。然则此无和气，彼有斗心，尝胆者结怨既深，抉眼者遗言可验。必恐以吴与越，终当有越无吴，实所胃夫差之麋鹿兴讥，节蠹之鼯鼯得便。唯忧黎庶，枉见杀伤，辄再具状奏陈，请更飞诏止遏。某徒圆凿方枘，避柱触楹，累陈高凤之词，莫解子都之怒。且讎因手足，疾在腹心，久练师徒，决期战伐，则也卫丝转乱，郑蔓难除，三人是仇，百姓何罪？伏惟相公赞成睿略，施展庙谋，俾陈两武之事端，唯仰一言之恩庇。谨录状

上。

○谢加侍中兼实封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伏奉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侍中，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者。伏以某材轮美箭，业绍良弓，早勤式遏之规，敢怠聿修之训。遂得一分戎阃，七换师坛，提汉法之重权，陟秦官之极品。恩荣独盛，绩效何申？况自蚕尾之徒，猬毛而起，神州倾陷，御辇巡游，不能踊跃用兵，有类迁延之役。虽进退惟命，不敢争功，而行藏相时，岂无怀愧？而又积山煮海，瓜剖豆分，莫成瞻国之权，徒窃经邦之位。唯甘废弃，永见沈沦，敢期渥泽之无私，俯念涓埃之有效，许登玉署，高戴金，仍忝真封，式加懋赏。且如讲能夺席，谏切引裾，方升鸾渚之荣，俾称凤池之望，岂伊孱劣，所可贪叨。此皆相公仰赞万机，俯安九牧，无使怨乎不以，能令可者与之。唯当三命益恭，一辞无退，入则抚安疆圉，出则誓扫氛，伫成灭寇之功，冀赎旷官之责。戎镇有限，不获陈谢，下情无任感恩兢惧之至。谨奉状陈谢，谨录状上。

○谢落诸道盐铁使加侍中兼实封状

右某伏奉去年十二月下一日恩制，加授侍中，馀并如故，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落诸道盐铁使者。伏以君亲委任，固能舍短从长；臣子忘勤，唯愿从微至著。某一司才课，六换暄凉，正逢多事之秋，莫展牢笼之用。况自频更统帅，别致租庸，既当狐让千皮，实见羊分九牧。瞻军富国，固绝筹谋；熬海熔山，几隳条贯。今者圣上恕春不逮，察以无私，将汉法之重权，委儒流之妙术。岂料更留宸虑，犹念戎勋，许登负玺之班资，不替拥旄之宠寄，尚假极品，重增实封。当主忧臣辱之时，若斯荣盛；审福过灾生之理，何以遑安？此皆相公曲庇庸虚，全忘僭忝，俾息躬於负重，当锐志於专征。甯无淬砺之功，仰答陶钧之赐，此外以荣为惧，至末如初。下情无任感戴兢惕之至。谨奉状陈谢云云。

○谢弟再除绵州状

右件官是某堂弟。今得进奏院状报，奉某月某日恩制，除金吾将军。被本州官吏众状举留，续准敕旨，依前充绵州刺史。某尝读《後汉书》，见寇恂为颍川守，後拜金吾，从上经过颍川，郡人遮道，愿借寇君，乃留一年，以慰百姓。此实国家殊宠，郡邑美谭，万代之来，一人而已。谁知盛事，得属鄙宗。安贫恤孤，颍川之政化虽乏；出官入仕，子翼之官资略同。感深而喜作悲端，效浅而荣为惧本。伏以高粗闲吏术，忝荷君恩，分忧而地压剑关，理俗而尘销铃阁。今者才升缇骑，却拥朱轮，冒施抚葺之能，特徇众多之请。此皆相公爱忘其短，仁及於微，仰赞帝俞，俯从群愿。某唯知提训，俾慎揣摩，同驱轘下之熊，但期静理；虽睹堂前之燕，免恨分飞。限守戎藩，末由陈谢云云。



○请转官从事状

〈某官薛砺。〉

右件官闵损登科，良由德行；陈琳从职，实假词华。林幽而转识芝兰，木落而方知松桂，深敦操尚，夙著干能，远叨分阃之荣，唯籍运筹之妙。伏请转官，仍改章服，转充观察判官。

〈某官郑乚。〉

右件官早登上第，久佐大藩，能修捡慎之规，每助抚绥之政，宾筵所重，健笔为先。伏请转官，仍赐章服，转充节度掌书记。

〈某官顾云。〉

前件官东筠孕美，南桂抽芳，曳谢眺之长裾，从卫青之军幕。五皮之为重，岂谓虚谭；百鸷鸟之不如，方知实事。良资妙画，其履壮图。伏请转官，仍赐章服，充观察支使。

以前件状如前。伏以某远率舟师，誓除国贼，征帆则云挂行色，战鼓则雷含杀声，留务既繁，良筹是托。或倚幕中之婉婉，或求马上之翩翩，辄具荐论，仰希甄奖，不拘月限，别覬天恩。伏惟相公庇护戎藩，激扬宾席，稍超常例，特受清资，略假润於丹青，许分荣於朱紫。所冀元戎十乘，速成讨罚之功；越府三才，各得施张之处。已具状申奏讫云云。（以上《桂苑笔耕集》六）

○滑州都统王令公（以下别纸）

伏见制书，伏承荣加内史之任，暂执元戎之权。往镇雄藩，誓歼穷寇，伫复宫阙，则归庙堂，九重之倚赖如山，八表之欢呼动地。而况令公志勤捧日，力贍补天，三秉台衡，两分戎律，入则建萧何之功来，出则振黄霸之恩威。此皆群议称扬，不假拙辞赞咏。今者圣上以叛徒乘便，尚敢舟张，诸道徵师，互相逗挠，蠢彼之奸凶未弭，赫斯之愤怒良深，遂辍股肱，远资心膂。敖宰楚，设前茅後劲之规；管仲相齐，致九合一匡之誉。是以荣转西台左相，请为东道主人，儒武全材，古今罕遇。伏想近承睿略，严令诸侯。诚知白马封疆，幸而获赖；必料苍鹅群党，困不能飞。即当立划梟巢，去迎銮驾，海晏而永兴龙德，池清而再睹凤仪。凡在含灵，皆增孙望。某静思奋击，动见悔尤，四邻多是异心，十道竟谁同力？今所以自贺者，得逢知己，亲总贞师，巧唇无所构之端，壮胆有可倾之处。唯冀遥禀大将军之命，用励骁雄；仰凭真宰相之威，永除妖孽。末由陈贺，下情不任欣慰瞻攀虔祝云云。

○第二

伏睹制书，伏承荣膺宠命，正镇雄藩，伏惟感慰。窃以动惟佐圣，静乃优贤。百谷垂成，则暂停霖雨；八向泰，则贵息兵戈。讵劳有道之人，久练不祥之器，群情既郁，帝命斯行。令公独竭忠诚，克扶厄运。当六师扈从，司南之

制度无亏；及十乘启行，逐北之威棱有裕。但属王事靡盐，人心不同。祖豫州志在誓江，伫占壮节；萧相国力谋佐汉，或致游词。今以小寇必歼，大臣于役，虑失华夷之望，倍兴宵旰之忧。遂乃凤纸传恩，远离西蜀；蜂旗卷影，却到南燕。指纵既稟於成谋，转噬伫看於众旅，坐驱十道，卧理百城，显为出入之宠荣，保就始终之勋业。某夙衔深奖，继奉好音，览古人贺满之言，睹君子持盈之节，慰攀恋，不任下情。伏惟云云。

○第三

伏承旌幢已到镇上讫，伏惟感慰。令公手倾霖雨，身耀福星。三入庙堂，已超仲父；一匡寰宇，更属何人？昨者十第启行，九重轸虑，以为萤不劳海灌，卯何假山摧，遂请元臣，却临重镇。今则徐回龙节，静抚雄师，下车而恩泽均沾，举扇而仁风广振，南燕受赐，北极纾忧。某早荷奖知，倍增欣慰云云。

○郑畋相公

伏见二月六日制书，伏承相公正居宏父，光弼圣君，兼总兰台，再调梅鼎。凡云远者近者，莫不舞之蹈之。伏以相公硕德茂勋，雄才奥学，播在四方之口，沃於万乘之心，固绝赞扬，但增瞻仰。况自关中聚寇，岐下屯兵，率先诸侯，累展奇略。是以才趋凤辇，便陟鸾台。远涉山川，行就九天之宠；克平水土，坐升百日之荣。竹宫既托於清规，芸馆更归於雅望。则乃孙叔敖之慎守，愈贵愈恭；胡伯始之累迁，有伦有要。永凭上德，伫贺中兴，使仲父执鞭，为侯捧饗，驱蠢动入华胥之域，格蛮夷归虞舜之风。某早沐深知，远聆殊拜，末由陈贺，耸倍深云云。

○第二

伏承太保相公累陈章表，恳让钧衡，暂辍任於股肱，果优贤於羽翼。缙衣纁美，青绶加荣，守难进易退之规，叶居安虑危之道，莫不宸钦瞩，绅咏歌。而况相公比者统冠甸侯，深攻国贼，唱义声而飞羽檄，管爵赏而练甲兵，方驱破浪之风，伫灭燎原之火。而乃腹心有疾，牙爪无功，何君子之见欺，实小人之难养。然而灾为福始，小往大来，再秉洪钧，远安仙躅，调鼎中之实味，运堂上之奇谋，决胜汉筹，弭灾魏阙，皆凭萧丞相指踪之力，岂假鲍尚书统集之兵，咸推第一之功，能赞登三之业。今则奉身有裕，正足无亏，将寻疏傅之高踪，乃访留侯之故事。用黄石公之妙略，蔚为帝师；从赤松子之胜游，别作仙侣。虽云独乐，其柰众情。氛噎馀妖，方愿静销於天下；陶熔重望，岂宜久滞於山中。必计才返鸾旌，请归凤阙，永使蝮螳罢噪，仍令鹿马分形。深荷眷私，况联亲懿，依攀祷望，可鉴远诚。拜贺末由，悚恋增切云云。

○史馆萧遘相公

昨暑制书，恭承高辞大计，正陟中台，兼升史馆之荣，实副儒门之望。窃以册书所重，笔削为难，别成一代之楷模，掩百王之规矩，是得宸衷妙选，朝列具瞻。而况相公真君子儒，老成人德，允厘百揆，显赞万机。今者邦计既丰，国经斯整。东西台之极位，扬历无遗；左右史之直言，裁成有类。莫不勋华表德，游夏緘词，能施补袞之功，备载垂衣之化。必使褒真贬伪，彰发传之体有三；激浊扬清，励事君之心无二。古今盛美，遐迩钦依。某远守藩维，忝资陶冶，每慎六条之理，敢希一字之褒。跃所多，启陈无及，伏惟俯赐念察。

#### ○度支裴彻相公

伏睹除书，伏承相公再履台席，荣均輿，凡在生灵，莫非欠跃。某今之所贺者，真以天上之福，与大国之幸，不欲更牵俗礼，强饰繁词。然而欢心有馀，祝史无愧，敢陈赞咏，冀害恳诚。伏以相公德袭清通，道资恭俭，历游华贯，高陟台衡，当圣群巡幸之初，见贤相燮谐之业。而乃原陷难，凤阁辞荣，暂屈迹於外藩，寻秉权於大计。今者在将悔祸，日待升平，果请英才，却归旧位，躋周司马统兵之秩，骋晋尚书较运之谋。四方所传，一意相贺。某每惭薄伎，偏荷殊私，再逢调鼎之期，实切弹冠之望。末由陈贺，但增攀恋，耸之至云云。

#### ○租庸王徽相公

伏睹制书，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伏以万乘巡游，最难留事，百官毗倚，允属持纲。况当返驾之时，尤重清宫之礼，膺兹宠寄，实在贤能。司空相公静抱长材，动施馀刃。报主安人之业，早冠鼎司；束奸芟弊之名，已谐舆论。今者尸鳩鳩命氏，鹰隼扬威，内清鞞毂之尘，外肃关畿之地。圣君新命，永托中庸；司隶旧章，伫观大礼。某忝承眷奖，欣实深云云。

#### ○前太原郑从说尚书

得河中王相国书报，伏承相公荣膺宠命，将赴京国，伏惟感慰。伏以宸游既远，居守是难，须倚元臣，方安圣虑。是故昔汉帝曰：“吾与仆射何异？”则知重寄，别表显恩。而况相公岳立儒宗，川流相业，顷辞凤阁，远耀龙旌。郭示信之乡，广沾恩化；周举移书之地，遍活疲羸。肃军令於貔貅，振兵威於豸严狃。求安边境，胡雏不敢南侵；遽值妖氛，周馥久劳西狩。今以玉京虽复，銮辂未回，辍戎略於藩垣，托繁机於宫阙。必计中和乐职，已继雅音；司隶旧章，即兴盛礼。然後重调梅鼎，永对阶，赞成天下之春，固是毂中之事。凡云品汇，莫不欣欢。某早忝恩知，倍增慰，末由陈贺，但切依攀云云。

#### ○礼部夏侯潭侍郎

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侍郎泰初朗鉴，日月虽逾，孝若美资，风尘莫染。儒室别开其户牖，相门必继其弓裘。是以始於宪府宣威，便见仪曹主贡

，履历而皆遵仙路，操持而永振贞风。柏列朝霜，昨日揖登台御史；桂开夜月，今朝选入室生徒。采珠而蓬岛待空，搜玉而蓝峰寡色，副天下正人之望，息场中艺士之屈声。某早沐眷私，不任欣云云。

○吏部裴瓚尚书

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窃以勋华圣代，唯务举能；郭泰贤流，共推取实。用舍既归於重柄，古今皆托於长材，人望所谐，主恩斯在。尚书情疏宦路，性悦道风，月高而霜鹤数声，云卷而莲峰万仞，早知厄运，久避嚣氛。洋川之瑞草仙花，几牵蝶梦；阆苑之朝岚暮霭，深润豹姿。然而陶钧难住於山中，涂炭待平於天下，遂辞肥遁，来谒宸游，果登铨管之司，允洽簪纓之望。昔年掌贡，搜海岳以皆空；今日抡材，酌淄澠而不混。清通所莅，淆乱必除，历居六郡之峻资，终补三台之缺位，远祈迓禱，匪夕伊朝。某早仰仙标，遥钦懿范，慰瞻望，不任下情云云。

○第二

伏以《礼》称选士，实资秀孝之科；《书》贵知人，允属铨衡之职。君命既将历试，物情固得金谐。而况侍郎云鹤性情，天骥行止。琐窗近日，高批帝语於笔端；绛帐生风，妙选群才於门下。洎湖湘察俗，洛尹都，便宜入秉化权，坐匡圣略。直以手能持满，心切避荣，唯求勇退之谋，久阻急徵之诏，万乘梦思於隐雾，四方渴望於为霖。今者移黜陟之司，托清通之鉴，何假山涛之密启，能遵李重之良箴。永期泾渭分流，必使轮辕适用。某每思玉昆金季，皆辱眷知；松茂竹苞，深敦交契。禱祝瞻恋，并同众诚。伏惟云云。

○宣歙裴虔馀尚书

伏承荣奉徵诏，将赴阙庭，伏惟感庆兼极。今者妖氛向息，圣运重兴。诸葛亮之用兵，已非急务；叔孙通之制礼，方籍贤才。以尚书望积皋夔，政成宛句。三年察俗，以仁义为先；四境怀恩，俾寇戎之戢。是得傅岩结梦，宣室飞书。黎庶倾心，莫遂攀辕之恳；君王耸耳，待听曳履之声。况乃亲侍安舆，荣趋帝辇，伫聆调鼎，永使建橐。岂独关中安，实为天下幸甚。某久邻仁境，深饱德风，慰瞻攀，不任诚恳云云。

○第二

特垂手笔荣亟，兼示陈情表藁，捧寻无欠，欣贺有馀。且近者时风仅讹，孝道多缺，事亲则薄，奉己为先，只将左竞荣身，不以违离介意。今睹尚书远辞徵诏，恳致奏章。叙向来为国分忧，不矜茂绩；请从此於家就养，实稟格言。况尚书若赴行朝，必登相位，而乃不亲梅鼎，愿奉板舆，是逃台袞之荣，唯恋斑衣之乐。永使李密之表，万古齐名；仍令束皙之诗，千秋长价。有以见聿修令问，横励时流，岂唯上德之美谭，实乃中兴之盛事。拜贺末由，但切

攀依之至云云。

○盐铁李都

伏承荣膺宠命，兼掌漕运，伏惟感慰。伏以铸山熬海，既标富国之权；紫帐皂，固是安邦之彦。况从多事，谅托全才。相公中庸日彰，大任天降，舟楫暂妨於援溺，栋梁必俟於扶危。今者三年礼成，万乘恩至，假途端揆，正位司元，凭孔仅之智谋，继齐桓之霸业，必也广施奇计，遍致丰资，答上帝之殊恩，振中兴之盛事。凡云品汇，孰不欣欢。某每惭糠粃居前，久阻盐梅入用。主张多失，固难称老成人；交代叨荣，无以告新令尹。慰竞惕，不任下情，拜贺末由，攀恋空切云云。

○第二

每辱荣缄，即垂虚誉。周凯齐名於乐广，固是怀惭；韩非接传於老聃，实为过望。荷戴增切，兢惶益深。伏以相公宋剑倚天，鲁戈驻日，再居重任，大洽群情。必计海若倾心，广润煎熬之利；山灵效力，助成熔铸之功。便令流马飞牛，终得逾千越万，国用则立期饶羨，庙谟则坐致升平。勤王之诚，在我而已。伏惟遵护，用慰祷祠，其他下诚，已具前状云云。

●卷三十七

☆崔致远（四）

○卢绍给事

近睹除书，恭承贤兄左丞荣膺宠命，伏惟感慰。窃以国有司直，野无遗贤，盖前代之所难，实我朝之独盛。况乃上可以纠弹八座，下可以整肃百官，永言其才，固属全德。贤兄左丞中庸处厚，大雅含清，柱晴空而岳顶无云，莹秋色而潭心有月，是得历游华贯，辉绰令猷。顷遇分忧，暂作甘棠太守；寻聆徵诏，请为仙桂主人。此时也，欢声则风振儒林，喜气则云铺笔阵，有口皆贺，无心不归。蓬岛灵珠，想离颌下；荆山瑞玉，待入掌中。而属莺谷藏春，凤城陷寇，不见孔门盛事，唯伤魏阙馀灾。今者远从行朝，久临宪府，既躋清资於侍极，荣升重位於肃机，传咸之畏慎无亏，郑晋之矜庄有裕，正当今日，必继芳尘。给事避地经时，陟岗劳念，今聆美拜，稍慰远思。然每於绛帐驰心，共怀遗恨；须到洪钧入手，方洽群情。高接雁行，伫迎凤诏，虔祷瞻乡，无以披陈云。

○壁州郑凝绩尚书

伏承自小司马假在宗伯出刺始宁，伏惟庆慰。窃以进有致君之志，共托阿衡；仕无择禄之言，常聆季路。绰然遗范，宛若合符。尚书玉树一枝，金山万仞，雅望全腾於八海，华资缓步於五云。汉丞相之传经，永光儒室；周司徒之善职，固属高门。况乃於国於家，曰忠曰孝。比者黄巾犯阙，翠辇省方，尚书

暂别鲤庭，远凤，高提梦笔，仰赞宸猷，禀大圣之指归，立中朝之张本，此实为人臣之忠於国也。今以圣主优贤，严君逊位，尚书固辞武部，峻陟仪曹，荣挂莱衣，俾歌廉，毛义之喜难自己，胡威之清必众知。又为人子之孝於家也。莫不事标双美，誉冠一时。今彼郡而昔彼州，岂能较盛；出传舍而入官舍，未足齐荣。伫见风扇扬名，云屏隔位。隼高建，免劳《陟岵》之诗；龙鼎待调，即展济川之业。某早衔眷奖，常切祷祠，拜贺未期，瞻攀无极云云。

○泗州郑庾常侍

伏承已到贵镇上讫，伏惟感慰。昔郑弘为临淮太守，熊初架轼，鹿乃挟，既传一郡之政声，终陟三公之宠秩，果符瑞应，永振美谭。今则常侍族茂山东，威临泗上。实继巨君之芳迹，足分圣主之远忧。况乃沛帅戢兵，淮民复业，悬一城之爱日，振四境之和风，群情允请，新命非远。某近封斯接，殊眷先垂，慰瞻攀，但切诚抱云云。

○湖州杜孺休常侍

昨睹除书，伏承荣膺宠命，再理吴兴，伏惟感慰。常侍比临水，大振袁风，适聆高握新兰，又见重分旧竹，实谓政声日洽，人欲天从。徵黄太守之书，却随风去；借寇使君之众，迎得春来。自此烟封苟畦，月挂苹渚，不咏洞庭归客，即吟金谷主人，再乐三年，终苏一境，然後入居青琐，坐演紫泥，福庶品而既多，掌陶钧而不晚。某早衔殊眷，慰实深，拜贺末由，瞻驰倍切云云。

（以上《桂苑耕集》七）

○泗州于涛常侍

常侍荣戴貂冠，远驱熊轼，能施善政，遍恤疲氓，暂牧雄州，已安乐国。斯乃郑巨君之甘雨，再润淮边；眩子夏之儒风，重兴泗上。况属彭门叛乱，仍当汴路艰难，独守危城，终摧敌垒，果成茂绩，实验全才。且群师悦挟纩之心，邻孽缩吞舟之口，仁者有勇，信非虚谭。某昨奉诏书，许令军赏，设爵而唯凭帝命，举贤而实契私诚。今则宠换银，威兼铁柱，敬申厚礼，用报殊功，楚岸风声，处处而既传灭寇；隋堤柳色，年年而只望行春。拜贺未期，瞻思颇切，某公牒同封送上云云。

○西川陈敬相公

伏睹除书，伏承相公以祝鸠之荣，兼大貂之贵，礼登八命，宠冠三台，伏惟感庆兼极。伏以掌邦教之司，无人则阙；负国玺之任，有德始居。昔丁固休徵，终叶生松之梦；戴凭奥学，曾标夺席之名。然十八年而既居後时，五十重而何益於事？曷若相公雄临玉垒，荣奉金盃。昔也坐振风谣，作一方之慈父；今乃立迎天宠，为万乘之主人。使西夷免怨於後子，南诏永知於恋圣，是以秩归凤阙，化洽龟城，蹶高踪於黄阁紫扉，耀伟质於朱衣皓带，岂独一时之盛

事，实为万代之美谭。某早沐眷知，不任欣云云。

○徐州时溥司空

窃以誓於晋乘，则重其执贄往来；讽以楚词，则愧彼随波上下。永言有义有礼，唯在知和而和。况乃仁境接邦之彦兮，善邻存国之宝也，始终相契，今古何殊。去春特辱长笺，兼贻厚币，使者乃和门上校，赋之以华棧大宛。引夏殷罪己之言，铺陈数幅；举邾鲁息民之义，抚绥近封。有以见真男子之用心，古诸侯之行事，其於景仰，岂可弭忘。今遣专人，聊驰微信，匪足为报，永以为好，伏惟照察。

○第二

司空利器倚天，忠诚贯日，授律而举无遗策，训戎而动有成功。昨者穷寇警奔，锐师薄伐，审麟史追逃之势，展豹篇决胜之机，静划群凶，暗梟戎首。范丹县侧，雷威腾肃杀之声；季氏山边，天罚示告成之庆。久留盛绩，终属雄才。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绛灌亦一时俊杰，关张非累世勋庸，镂姓名於金鼎玉钟，饰仪形於云台烟阁，永言尽美，孰敢争先？某幸接德邻，深遵义路，每增欣贺，固异等伦云云。

○第三

特辱长笺，俯传大捷，诱贼将而暗除梟帅，划群凶而遍戢豺声，夫何壮哉！诚可畏也。且黄巢谓逃天得计，乃揆日偷生，书罪则竹乏南山，流恶则浪乾东海，逞暴於锯牙钩爪，挺灾於金阙玉京，烟氛所侵，涂炭皆匝。诸道递相逗挠，别自舟张，驱兵而未暇搴旗，丧律而先聆返旆。养奸既久，玩寇何安？若非司空以当春滋雨露之恩，则坐迎龙节；及初夏顺雷霆之怒，则立展豹韬。遂得才发锐师，果歼穷寇，刷国家之积愤，弭州县之馀殃。所谓三年不飞，终当一战而霸。况可饮头而快意，何须擢发以论辜，有以见报圣天子之恩，固须待举真将军之令。幸联仁境，先听好音，欣钦矚，翰墨何寄云云。

○诸葛爽相公

伏承亲提师旅，远赴战征，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审近日尊体何似？急景凋年，寒威肃物。令行麾下，尽忘鞞痍之伤；望峻寰中，将救疮痍之患。必有百灵荐祉，七萃成功，远扬却元帅之高名，近继郭汾阳之雄略。则销氛，遍活黎，有心之徒，引领而望。伏惟每加保重，早副祷祈，远诚所望云云。

○第二

访聆贼巢自逃商岭，久逼许田，蔡师相连，狂锋尚炽，当使以道途远隔，行止难知，未施擒鹿之能，但养斩蛟之勇。伏承相公麾八阵，深运《六韬》，将静扫其群凶，已齐驱其锐旅。既见三冬擐甲，即致殊功；方知五月渡泸，成为易事。诸道固当高枕，圣君便可回銮。而未测鲸奔，须防兽搏，凡居戎

阍，合审军机。辄遣专人，远侦贼势，幸垂示及，冀助讨除。伏惟照鉴，谨状。

### ○湖南闵頊尚书

亲故前河西朱大夫到，远垂书示，深荷眷私。兼将尚书书《弄马图》及喷会祥瑞事迹相示，阅览忘倦，欣仰有馀。且武艺所称，历朝可数，楚夸彻札，鲁炫蒙轮，弯三百斤之长弓，尝传《汉史》：掉八十斤之双戟，亦著《魏书》。然而唯守一隅，莫能四达，长於射而短於御，力甚壮而心甚怯。永言戎仗，难遇全才。今者尚书术继白猿，名高赤兔，既占万人之敌，真为一代之雄。虽居仗钺之荣，不忘据鞍之勇，爰徵粉绘，妙写风仪。遍览左旋右抽，唯知目骇神耸，彼系绳逞捷，运臂服勤，实谓区区琐琐者尔。况乃梦符捧日，政洽观风，花竹呈祥，果验中兴之运；龟龙荐感，皆标上瑞之姿。若非望重行春，歌喧来暮，则何以三军效勇，永谐钦化之名；七郡怀恩，尽表殊常之应。必期渥泽，继入潇湘，此则但睹其电击云飞，鹰麟鸚视。每劳企想，无以喻言。唯望慎举政条，仰酬宠寄，方值四郊多垒，实凭万里长城。其他中心藏之，永以为好，幸垂谅察云云。

### ○幽州李可举大王

不审自履初夏，尊体动止何如？伏想赵盾日威，雄临北塞；袁宏风化，遥助南薰。固当九郡怀恩，百灵荐祉。符提白玉，俨标万里之长城；台筑黄金，遍启四方之贤路。岂止应挂丝之梦，自然超衣锦之荣。伏惟精慎寝兴，别迎宠册，永扶昌运，大洽群情。今遣诸葛果卿，假以邮巡修聘，既愧未成好币，又虑或失良材。无限远诚，各具别状云云。

### ○第二

云龙在想，风马异区，末由倾盖之诚，空切著鞭之望。虽傅鳞翼，莫写肺肝。况某俯顾家门，忝同里，每咏维城之什，即怀乔木之恩。幸蒙侍中大王不贱家丘，深知国产，曲垂厚奖，频辱好音。然则苟能知心，何假会面，以斯佩荷，可鉴依攀。今缘国患未除，邻仇不戢，甚欲慎方吉舌，其如愤气填胸？略假笺毫，具陈事实，恃惠子之知我，望明王之鉴贤。伏惟恩私，远察诚素云云。

### ○第三

伏以蜂蚁巢窠，犹能稔恶；熊罴队伍，未见摧凶。在於义士忠臣，莫不痛心疾首。某盖谓去年奉诏，遂於近境旋师，然今若终不自行，必恐竟无所就。已从中夏，遍阅大军，待划淮戎，即登汴道。便以指其百胜，决此一行，人不异心，事希同力。侍中大王族荣周姓，爵贵汉封，固多报国之诚，常贮安邦之术，见兹祸难，忍不忧勤？某既事征行，辄申控告，伏望差借兵士，助平寇戎



，得贵藩精骑五千，胜诸道羸师十万，伫收京阙，克在旬时。亦已先具奏陈，所贵免成专辄。申包胥之告急，与此虽殊；赵充国之请行，于今可试。幸垂亮察，必赐允从。不敢独擅茂勋，所冀均分重赏，忠诚之切，实在於斯。伏惟永存始终，早示可否，未间望，可想眷翹云云。

#### ○第四

别奉荣緘，远搜古籍，其於降叹，无以喻陈。且近者列土诸侯，盈庭多士，唯以宦涂锐志，少於儒术留心。而乃侍中大王博古通今，去华取实。燕碣石之接土，已继芳踪；汉维城之好书，远符仁旨。是以访遗编於汲冢，寻坠简於鲁宫。然则荆轲易水之歌，徒矜壮气；召伯甘棠之咏，虚播政声。岂若博采圣人之书，用光君子之道，但怀钻仰，敢覬切磋。况某久拥戎旃，杂亲讲席，耽读阙五千卷之数，藏贮无三十车之多。自奉指踪，愿申诚恳，遍令列肆，广集异书，冀资日益之功，宁惮风咏之过。必可徵名东观，承乏西斋。伏惟俯赐鉴察云云。

#### ○滑台王令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惧。某粗传堂构，廖荷国恩，然而术略素贫，勋劳甚浅，早分相印，累陟师坛，每遇福过灾生，曾为材微任重。一自四郊多垒，万乘蒙尘，未施毫发之功，深负咽喉之寄。羊皮狐腋，空思赵简子之言；瓦釜黄钟，甯免楚大夫之叹。既难展用，唯愿退闲。方欲沥血拜章，奉身请老；岂料更随众例，亦忝殊荣。遽登常伯之高资，复益实封之异宠，伐檀可惧，横草何申？伏缘递路不通，制书未到，先垂荣问，过辱奖词，既聆天上之音，不愧月中之梦。末由陈谢，但切兢惶云云。

#### ○盐铁李都相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惧。伏以纳言峻秩，真食殊荣，有扶持社稷之功，有燮理阴阳之术，方居正位，允洽群情。如某德乏润身，智惭周物，况逢多事，未展壮图，动无效於启行，静有能於卧理。加以久司莞货，实寡筹谋，既亏於富国贍军，深愧於木牛流马。唯甘黜削，永遂优闲。岂料圣泽无偏，戎藩有忝。飞画鹿，昔年而莫见休徵；冠耸丰貂，今日而愈惭非据。仍加班邑，何报圣朝？此皆仆射每赐保持，得荣交代，唯期励节，共愿匡时。陈谢末由，依攀益切云云。

#### ○第二

窃以世途易变，时事难言，泛泛如水中自安，滔滔者天下皆是。虽董卓已燃巨腹，众切欢呼；而桓彝若有忠魂，潜应恸哭。每窥师律，空激壮图。今则大驾未旋，外藩多难，获利者唯谋润屋，握兵者谁解清宫？当道虽乏供须，但勤贡献，愿早回於御辇，难空倚於赋舆。割占所因，指才为斯在，必希朗鉴

，深察鄙诚。其他即遣专人，冀具後状云云。

### ○龙州裴岷尚书

远劳专介，特枉华缄。发函睹不灭之踪，满幅示相忧之旨，其於佩惠，何以寄言。且国步犹艰，天心难测，忠直者韬声戢影，奸邪者鼓舌簸唇。彼既一时，此须三黜，唯当竭节，岂足兴言。尚书偶值危时，暂淹雅望，将期历试，无限卑栖。宠辱若惊，周柱史非无意也；行藏自保，鲁司寇有是言乎？多谢故人，勉报圣主。分忧救瘼，为政非轻；志操不亏，恩荣斯在。伏惟谅察云云。

### ○西川柳常侍

某顷镇龟城，别营雉堞，盖符天意，得就土功。今者幸遇巡游，谓申绩效，久留御辇，俾立丰碑，杜元凯方愧勋名，李玄感敢言德政？虽忝当功受赏，其如见宠若惊。常侍直道而行，乐人之善，远垂华翰，过辱奖词。以永传不朽之谭，先见未来之事，可使美掩蜀都之赋，高齐剑阁之铭。荷戴兢惭，无以指喻，伏惟照察云云。

### ○史馆萧邁相公

某日无劳效，天降宠光，虽雨露常均，不辞润物，而丘山渐重，莫遂安身。况蒙相公察以独立，圣朝勤行直道，迴垂芘{卅赖}，免使湮沉。既辟洪炉，辱陶之厚赐；仍挥彩笔，烦刻画之妍词。以为动有成功，前无强敌，抚宁淮甸，静戢烟尘，继陈任土之仪，远沥望云之恳。遂使荣升画室，特解牢盆；更增班邑之恩，尚将统兵之位。仰窥华翰，俯揣凡材，未能息多垒之灾，何以窃长城之誉，唯期激励，少报生成。拜赐未前，怀仁益切云云。

### ○三相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惧。伏以风后古官，是圣代弼谐所重；国侨美赏，非贤才负荷固难。必也挺秀儒林，钩深学海，方可夺席占五十重之誉，享秩称二千石之荣。如某任重咽喉，功微毫发，早提兵柄，不能静划寇戎；久握利权，无以广资经费。虽进退每从於帝命，而否臧实愧於军谋。以兹责躬，无所逃罪，但愿罢归林藪，绝望云霄。岂料宸襟，犹伤坠履。自上安下，方惭画鹿之幡；居高饮清，忽戴附蝉之冕。解烦难於平准，增宠禄於实封，此皆相公启导睿慈，庇安戎律。使贞金炼火，免销耗於毒烟；直木摧霜，更敷荣於圣日。唯当亲驱锐旅，遍讨群凶，冀成破竹之功，少赎伐檀之刺。末由陈谢，悚惕增深云云。

### ○翰林侯<曾羽>学士

某材略素贫，勋劳甚薄，谬蒙睿渥，累陟华资。今者拜以古官，加之真食，伏蒙学士亲奉宸眷，过垂奖词。烦郭璞之彩毫，荣胜轩冕；使夷吾之琐器

，顿异斗筭。遭逢实契於百生，铭镂岂唯於一字。但冀仰凭笔阵，更炼戎韬。充国壮心，早遂征行之望；无盐陋质，免惭刻画之恩。荷戴兢惶，不任诚恳，末由拜赐，但切依攀云云。（以上《桂苑耕集》八）

○都统王令公

近者专驰贺状，伏计已览卑诚，久绝来音，但多景恋。令公始终陶冶，表里经纶，王商能止於讹言，谢万暂提其劲卒，夺穷寇奸凶之魄，活疲震慑之魂。行既顺天，捷当克日。某比承诏旨，久缓师期，今伏见令公命许君亲，身先将校，幸叶弹冠之望。倍警投袂之心。已阅全师，既离弊镇，虽自称岸上之虎，或谓当仁；而不畏水中之龙，实归重德。唯期助役，非敢贪功。欲取来月上旬，决谋进退，直冲宋野，先会梁园。谨遣专人咨探行李，辄覬回信，聊纾远怀。伏惟恩私，深赐鉴察云云。

○第二

累专寓状，粗得输诚，继奉荣缄，益铭殊眷。不审近日尊体何似？夏星没火，秋飘灰，伫妖气之雪销，想军声之雷振。伏计振振君子之德，伉伉勇夫之诚，足可凭有庆之威，誓无哗之众。功期一举，势必万全。谢太傅之智谋，预知大捷；鲍参军之歌咏，唯伫中兴。伏惟慎保节宣，用谐时望。某常衔曩顾，史捧温言，朝祷暮祈，可量卑恳云云。

○第三

某自承令公亲率锐师，伫歼穷寇，便谋训练，欲赴战征，愿折豺牙，仰瞻马首。履山川而犯霜露，久决心期；擐甲冑而峙糗粮，早成力办。不料徐戎忽聚，费誓犹陈，未豁征途，难通馈犩，以此早申诚恳，但切忧惶。伏想万夫争广弩之先，八表望建橐之令，伫见龙归魏阙，却迎风舞荀池。虽居喙息跛行，尽解口祈心祷。某早窥伟量，遥禀壮图，仰视旄头，渐觅奔藏之处；俯看屐齿，唯怀断折之虞。恭俟捷音，专申贺礼，未前祝望，不暇启陈云云。

○浙西周宝司空

昨奉缄翰，兼寄示书碑样，眷私既深，披阅无倦，其於荣，无以喻陈。某每念久握兵戎，累移节制，虽纆弓裘之业，未扬钟鼎之勋。况乃来暮歌稀，行春化拙，岂期睿奖，特采微劳，许标不朽之规，远降非常之宠。至如仲尼儒术，始流芳於沂水之湄；元凯战功，方挂美於岷山之顶。愚实何效，遂叨此荣。司空念切忧忘，事谐响应，猥垂恩力，妙选书工，所谓知臣者莫若圣君，成我者固须良友。有始有卒，念兹在兹，彼虽未起雕镌，此已先深铭镂。今者干戈务拥，笔砚事疏。不及别请他人，敬遵来命；唯望早成刊勒，实赖奖怜。其碑词同封呈上云云。

○第二

录温者，包藏异谋，玷污玄化，蝼蝨暂成聚窟，鸱梟实欲同巢。诚谓天高可欺，不知日远能照，果彰罪迹，遂举刑书。既绝虑於窃，俾成规於用钺，言堪自贺，事必相传。岂料司空染五色毫，飞一函纸，微美词於鲁史，辱虚誉於刘笈。列土除凶，不负国章在手；临风拜赐，其如戎律拘身。未启素诚，但铭殊贶。

### ○第三

扬示诏书，仰窥圣旨，伫攀高躅，倍激壮怀。司空寄馆吴门，瞰悬魏阙，况奉臣哉之命，必兴王者之师。但希水簇舟舫，幸遵旧俗；山堆戈甲，早振雄威。副大君旰食之勤，慰下走朝饥之望。某祇看风信，便泛江程。五两翩翩，解指朝天之路；三军踊跃，待申破竹之功。许接後尘，远示行日，倘可从心所欲，必希携手同行。王导有言，无作楚囚相对；刘琨养勇，以诛逆虏为期。事可荣今，功何让古？既衔帝语，勿老师徒，愿因江汉之征，得遂潇湘之遇云云。

### ○第四

伏以山岳降灵，尹吉甫之全德；风雷奋气，窦世宁之异祥。况乃景值新秋，时当圣代，间生英杰，高建勋庸。伏惟相公名可掩瑜，志堪夺璧。魏公子春霆振响，有物皆惊；晋大夫冬日流辉，无人不爱。深蕴安刘之业，终成佐汉之谋。今则又庆生辰，永资景福。出握元戎之柄，既播嘉声；入持宰相之权，则迎急诏。祷祝攀恋，不任下情，有少续寿之仪，谨具别状寄献云云。

### ○第五

专使押衙傅逊至，启阅华缄，奉承珍贶，光辉夺目，荷戴铭心。况承已奉尧言，永除回怒。继好息民之义，远耀麟经；输忠报主之诚，频传雁讯。喜气连铺於两岸，嘉声遍振於四邻，敬仰成规，深敦曩契。唯愿内防蝎潜，外息狐疑，必期戮力於公家，不敢欺心於暗室。伏惟深赐云云。

### ○宣歙裴虔馀尚书

今月十六日，裴校书至，伏蒙深追曩顾，迴黜违言，损之以荣笈，辱之以好币。情敦刻画，无非誉过之词；事系琢磨，宛是爱忘之眷。既多受赐，永切衔私。不审自履闰秋，尊体何似？伏想蝉噪暮景，鹤叫晴空，楼下长溪，阅政声而不息；窗中远岫，引诗思以无穷。伏惟侍膳之馀，公退之暇，精加保爱，伫俟宠徵。某早愿攀稽，近蒙善郑，深祝瞻望，岂任下情云云。

### ○第二

去年因景氏子，有小人言，谗诬之事多兴，尊沓之词不少，动成忌器，久阻亲仁。昨以戎首既摧，祸胎自剖，遂修旧好，聊达微诚。伏蒙尚书特请嘉宾，远赉厚币，俾息四方之笑，永通两地之欢。捧嘉贶而增荣，窥雅言而窃，况

对莲池之客，实逢桂苑之仙。自此句渚清波，已能流恶；隋河远派，亦得洗瑕。炼多而既识金精，烧罢而共知玉冷。伏惟仁鉴俯察愚衷云云。

○第三

当司宣歙院被浙西越局侵权，差官夺务，以强自恃，谓暴无伤，仰计通仁，备详深弊。今者鹾务却仍旧贯，已有诏书。浙西虽近宋聋，固殊鲁瘠，只解租庸副职，尚提招讨兵符，宜惭已往之非，用结将来之好。窃知犹寻乱辙，愈青雄权，再署周正，罔思唐令。宣歙院上违圣旨，下阻群情，实亏臣子之诚，岂道鬼神之恩，既失用和为贵，唯知长恶不悛。伏望尚书洞察事情，俾全理体。虽知秦镜，固无遗鉴之虞；或恐齐竽，犹有滥吹之咎。能擢狡妄，远托威严，亦虑官吏惊疑，必望深加抚恤。幸甚。

○壁州郑凝绩尚书

贤尊相公不问庸虚，早垂眷顾，每念攀鸿之息，频传系雁之书，动皆陶侃之手踪，曾非陈遵之口占。宝玩而字终不灭，何翅三年；辉荣而恩有所从，倍贤十部。况与尚书顷依凤里，已覩龙章，清谈深仰於阿戎，异礼得攀於侯昱。高山仰止，何日忘之。今者远辱荣緘，过垂虚誉，永言荷，但务镌铭云云。

○第二

某素无材术，谬荷宠章。顷握兵权，方举上将军之令；爰沾睿渥，叨承大司马之荣。仰睹凤书，深惭豹略。此时未审尚书蹶八花砖之影，缀五色笔之词，刻画恩深，游扬意重，不护早由感激，远谢褒称。又奉华緘，方知丽藻，虽早荣纸贵，固无愧於士安；而每想笔乾，实有惭於玄照。既多阙礼，何赎深辜？伏惟眷私，赐恕察云云。

○太保相公郑畋

自承相公大郎再持庙算，大庇藩条，况蒙特假陶钧，正归榷管。虽则鲁为长府，仍旧贯之言行；其如晋阅被庐，作新军之意切。未能措手，寻见移权，凡所阻艰，自能审度。远垂批示，倍荷恩私，如愚者焉，所获多矣。敢速官谤，有负亲知，伏惟鉴察。谨状。

○护军郗公甫将军

某用舍行藏，唯遵帝命，始终去就，冀洽群情，仰酬万乘之知，岂计一朝之忿。昨得继窥天旨，更励冰心，遂令专介传书，愿得近邻释憾。周相公似能遵禀，免致悔尤，既知遽瑗之非，必息廉颇之怒。一带水永除多梗，九重天实鉴忠诚。自此日聆鸡犬之音，风识马牛之性，往来无壅，彼此相成。斯皆将军远替睿慈，旁均和气，共成美事，但荷深仁。特辱芳緘，过垂虚誉，铭戴惭惕，岂任下情。

○第二

特垂宠示，过辱奖词，窃知将校官寮，三军百姓，共陈众状，请发奏章。以为烟尘自起於四郊，涂炭遍加於九野，唯有斗牛之境，稍无戎马之灾。此实地分所招，天心见庇，盖黎之福也，何功力之有焉。岂料将军过听众词，助成美事，欲烦录奏，特赐传言。然以拙政而诱群情，以虚言而干圣鉴，固为不可，实所难当。伏祈终寝奏论，俾速官谤，便同受赐，非敢矫言，伏惟允察云云。

### ○第三

特辱华缄，猥传吉语，初惊善谑，终荷深仁。某每省庸虚，过沾宠寄，未能报主，岂至封王。虽汉代诸侯，亦流恩於异姓；而周书列爵，须示赏於殊勋。曾无剖竹之声，讵有分茅之望？既非实誉，必恐虚传，但惭眷私，未必陈谢云云。

### ○前左省卫增常侍

忽奉荣缄，特垂善谑，宣父则钦遵三益，老君则唯赠一言，仰衔成我之恩，但抱起予之叹。自常侍远劳仙骑，俯顾弊藩，窃承久陟道途，倦垂轩盖，悬德而被云尚阻，怀诚而启露未期。每忆笑谈，莫胜饥渴。某他早以勤行至道，唯希翊替圣朝。张良正遇於汉恩，敢言绝迹；范蠡未除其越耻，讵欲逃名。非求八百岁以成春，但读五千言而励节。幸无大故，且恕小瑕，方愿惠然肯来，岂将率尔而对云云。

### ○泗州于涛尚书

蠢彼徐戎，聚兹馀烬，敢侵贵境，再逞奸谋，只应来就诛夷，固可立期扑灭。况尚书德超定国，威跨栗。妙略防危，实知孺子可教；强邻结憾，是表忠臣不私。去年既振雄威，今日更资茂绩。此已微驱众旅，救援仁封，永言牙爪之勤，须托指踪之妙。愿谐群望，暂屈长才，辄敢请充都指挥使，仰俟一呼之命，同成九拒之功。冀耀兵权，早寇党，得脱齐桓之耻，唯凭却之贤。伏惟眷私，深赐照察。

### ○第二

昨者窃聆有拔城之议，遂申忠告，冀保远图。伏奉回缄，得窥深旨。且徐戎肆虐，固非楚子之能；泗俗怀忠，不比萧人之怯。欲谋自溃，何谓克终。虽云有虑於防川，岂可潜思於坐井。某近奉诏旨，颇促军期，即得经过贵州，便可划除寇垒。未见殷轮之苦，且更勉旃；其於泼釜之言，已承命也。他具前状，此不繁陈云云。（以上《桂苑笔耕集》九）

### ●卷三十八

#### ☆崔致远（五）

### ○魏博韩简侍中

一自黄巾北侵，翠辇西幸，蝗无避境，蚁已坏堤，内抚宫阙之灾，外结藩维之耻。诸葛爽者豕食难饱，豺声易骄，却蹶迷途，敢凌贵圉。侍中手驱虎队，心阅豹韬，一阵才施，三城遂复。雄功始建，册命俄临，永为壮士之盛谈，别作诸侯之美事。某昨欲剖巢熏穴，久为淬甲励兵，及出师徒，又蒙诏旨，且令利权山海，镇压江淮，一弭国仇，先资邦赋。然其奈夜眠军幕，霜横枕上之戈；晓挂戎衣，雷吼匣中之剑。终愿亲扬勇略，静灭凶徒，伏惟鉴察。

○鄂州崔绍大夫

远蒙仁私，特示表藁，其於叹仰，无以喻陈。某夙练戎韬，愿裨王略，不愧於管天锥地，犹勤於撮壤导涓。遂敢累贡忠诚，冀回圣鉴，傥或六龙下峡，岂同五马渡江。中朝之礼乐无亏，下武之功猷斯在。果蒙大夫惠於宗族，替以表章，过垂华袞之褒。益睹彩毫之妙。古诗云：“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今日知音，幸遇之矣。然荣示中媿茂弘之德业，齐越石之机谋，自顾琐才，何当虚誉？今则王导清望，已推於首座相公；刘琨至诚，亦付於襄阳仆射。必期英鉴，永察愚衷云云。

○考功蒋泳郎中

特劳专介，忽辱荣緘，过垂轩冕之褒，永置巾箱之宝，实惭彼已，岂敢当仁。郎中学士暂避艰时，偶劳侨迹，今者官清司绩，职峻集仙。麟趾殿中，久侍骖鸾之客；螭头阶上，则亲吐凤之才。岂唯举四善之精详，盖必备九重之顾问。铺陈组绣，演畅丝纶，则也虞夏商周之书，重行圣代；萧曹魏邴之位，更属何人？讵可守三径之寂寥，虑千山之险阻。许垂访别，专冀祇迎，伏惟眷私，幸赐鉴察。

○前泗州郑廉常侍

窃以寇戎未殄，士卒多骄，凡曰郡侯，实难政理。纵得上和下睦，犹为朝是夕非。况福乃傥来，祸惟不测，但无惭於屋漏，亦何累於国恩。然而常侍盖切奉公，匪疏抚士，虽云惊扰，终免侵伤，有以见为政无私，当仁有裕。伏承已离泗水，始及淮山，捧阅来緘，才为谦往咎，其於瞻仰，胡可弭忘？然则郡守悬鱼，既继古人之节；塞翁丧马，可宽达士之怀云云。

○新罗探候使朴仁范员外

忽奉公状，备睹忠诚，慰愜钦依，但增衷抱。员外芳含鸡树，秀禀鳌山，崦登天上之金牌，桂分高影；去陟日边之粉署，兰吐馀香。今者仰恋圣朝，远衔王命，捧琛执贄，栈险航深，能献款於表章，欲致诚於官守。虽无奉使，难在此时，九州之侯伯倾心，万国之臣僚沮色。幸来弊镇，得接清规。况奉贵国大王，特致书信相问。将成美事，不惜直言。傥员外止到淮上，却归海徼，纵得上陈有理，其如外议难防，无念东还，决为西笑。圣主方深倚望，贤王

伫荷宠荣，道路亦通，舟舫无壅，勿移素志，勉赴远行。峡中寇戎或聚或散，此亦专令防援，秘应免致惊忧。且过郁蒸，可谋征迈，馆中有阙，幸垂示之。所来探候事，已令录表申奏，敬惟鉴察。

### ○萧遘相公

某累贡靖章，请议巡幸，忠诚屡罄，宸眷未回。冀保始终，再陈利害，匪望河阳之狩，愿迎汾水之游。窃以诸道赋舆，皆遵峡路，多是什既五致一，盖已万水千山，後纲不继前纲，所贡不如所费。况近者西从蜀国，南至荆门，似有微灾，恐遗巨患。忽若草寇侵据，江陵阻艰，则榛梗既多，苞茅莫入，或更蛮戎伺隙，必令越崔劳兵。避柱触楹，防微可诫；行舟坠剑，执滞固难。某以孝子不谏其亲，忠臣不谄其主，遂陈狂瞽，远黷圣聪。唯望略泛龙舟，暂迁凤里，庶使九州修贡，不愆任土之宜；四海归仁，尽遂朝天之望。且贼巢凶狂聚众，秽黷经时，纵能早覆妖巢，岂可使回法驾。淮南乃寰中久当，阃外名高，喻以金瓯，永无衅缺；比於玉垒，实异繁华。

伏惟相公居注意之朝，处沃心之位。周成王之卜洛，始托姬公；晋元帝之渡江，终资仲父。早申决议，仰替宸衷，能成可久之规，益表无私之德。某顷在西川制置，及於南诏通和，虽为先察於微，岂欲骤称其伐。但缘相公皆垂目验，不敢面欺，则今日荆蜀灾星，未能退舍；吴楚福地，实可迁都。事归从权，化资垂拱，永定一有之理，必输万里之诚。某言不近诬，志唯远虑，非夺日官之业，冀乘天子之恩。幸望国侨，无讥裨灶。谨已具表陈请讫，伏惟云云。

### ○第二

伏以物忌太盛，器满必倾，自古有言，至今为诫。苟或不能知止，但欲贪荣，则有折鼎足之虞，炊剑头之险。某每念遭逢圣运，绍续旧勋，北定羌戎，南征蛮，东降齐盗，西建蜀城，高提三尺之权，粗展四方之志。然自烟尘聚孽，原野宿兵。曾无敦阅之全材，先叨统帅；讵有纵横之令荣，兼领利权。而乃不能首唱义声，身先锐旅，戮奔鲸於海泽，逐豸制犬於秦关，遽及火炽祠篝火，尘惊御辇，远聆巡幸，便议征行。但以每当誓众之时，即奉止军之诏，虽自始终励节，其如进退失图，华元兴城者之诬，子产致国人之谤。乃有浙侯构隙，沛将加兵，三年已来，二憾不释，蝮螭竞噪，蚌鹬相讥，厚诬而巧弄舌端，显奏而乱摇心曲，求刺舡而不暇，想投杼以难逃。伏赖相公照以秦台，调之伊鼎，察邾公之诉郑伯，解晋帝之疑石苞，免挂刑章，尚縻宠秩。既蒙明洗，诚合淬磨，更修克己之心，永竭勤王之力。直以松筠不改，虽自保於坚贞；蒲柳先秋，遽已伤於衰暮。筋骸渐惫，志气潜摧，纵欲自强，终忧不逮。

今者幸遇上京已复，大驾则回，麟斗龙吟，固息兴妖之虑；放牛归马，实迎偃武之期。某也既在清时，诚为弃物；况萦沉痼，深负壮图。揽镜无そ，投



簪是念。岂慕祈奚请老，尚处冗员；唯思范蠡爱闲，得行素意。乞解所职，自卜为宜。伏惟相公选士惟贤，退人以礼，俯矜羸劣，特赐允从。虽惭未遂报恩，免更久为尸禄。仰干陶冶，敬托笺毫，始知调急声哀，唯愧词穷理尽。伏惟俯赐恩鉴。

○田军容

某惭无术略，久窃宠荣，提汉法之重权，陟秦官之极品，莫申展效，何赎贪叨。况自寇盗奔侵，京都陷覆，久守咽喉之寄，不成毫发之功。虽兵柄既多，固难措手；而君恩未报，实切颜。况乃室怒潜兴，邻仇竞起，陆逊徒称其佳吏，崔暹终撼於痴人，显奏相诬，多言可畏。幸蒙军容推心庇护，极力保持，虽遭贝锦之词，免陷识罗之罪。祇合以恋轩思幄，荣蹇磨铅，毕命为期，在公无倦。但缘摄生罕妙，从役久勤，齿发既衰，精神亦耗。少私寡欲，敢言君子者乎；多病爱闲，方谓古人是也。智力不可强进，宠章不可滥行，实觉妨贤，只宜求退。

今者肃清风阙，扑灭梟巢，橐弓矢以销兵，永除戎备；垂衣裳而致理，广任贤才。如某者，寒灰罢燃，智井谁顾。往岁之南征北伐，虽忝当仁；此时之尸禄素餐，逾惭非据。既失行驱十乘，岂能卧护六军。辄贡表章，恳辞爵位。伏惟军容察以有犯无隐之义，难进易退之规，仰替帝俞，俯从愚愿。敢有胁肩谄笑，固无没齿怨言，幸逢四海之升平，愿指一丘而养老。干黜清德，兢惕实深，伏惟云云。

○都统王令公贺冬

伏以律管潜吹，星躔改候；观台望瑞，云物呈祥。伏惟令公每布祥云，常悬爱日。三军广弩，挟楚纆以忘寒；五夜枕戈，拥孙衾而达曙。必资景福，早建殊功，雅当肃杀之时，便遂计除之势。四方耸耳，伫聆大捷之音；万众倾心，永致中兴之运。某末由陈贺，但切祷祈。

○浙西周宝司空

伏以礼庆履长，传标视朔，夷夏契混同之运，乾坤叶交泰之期。伏惟司空相公浙水流恩，吴山变俗。既睹赵衰之日，永洽物情；愿亲傅说之星，早环帝座。未由拜贺，但切祷祈云云。

○前宣歙裴虔馀尚书

伏以礼称迎日，传载书云，当寰中贺圣之晨，是水外寝兵之际。宜陈善祝，仰荐殊祥。伏惟尚书政报褰帷，庆资温席，已捧徵黄之诏，固谐梦说之期。人仰板輿，羨老莱之荣养；帝留金鼎，待伊尹之来调。某虽戎律拘身，而清规在想，未由拜贺，但切祷祠。

○幽州了可举太保

〈碾玉排方腰带壹条并金鱼袋壹枚、金花银合盛重一百六十两。〉

右件腰带体资廉润，功就琢磨，虽惭鄂坂之金，稍胜延陵之缟。璋比德，宜亲佩剑之腰；霜雪呈华，愿近生松之腹。动则金章跃鲤，静乃宝匣盘龙，既当屈以求伸，唯望服之无欠。谨专寄献，远表依攀，伏惟恩私，特垂检纳。

〈银结条灯笼一枚（承灯盏白盛荷叶一，恭木匣盛，金铜锁并全）。〉

〈金花平脱银装砚台一具（垂钊香囊五枚，恭木匣盛，金铜锁全具）。〉

〈金花平脱银装砚匣并砚几一具（银砚水瓶等四事，砚几在第二匣内）。

右伏以持异物而奉异人，尝聆斯语；览远书而愧远客，亦验古诗。志常切於攀鸿，事不惭於献鹄，每逢珍玩，则系恳诚。前件灯笼、砚台等，铸铄成功，披砂润色，运巧而灵丝缀藻，标奇而霞藻雕华，高悬谓云盖凌风，遥视疑露盘含日。龙膏豹髓，偏宜卜夜於欢筵；凤笔鹅笺，亦可依仁於末席。加以谢囊分挂，孔砚深藏，虚心而只待含香，蕴器而终能处默。是敢徵美言於举烛，寄微谦於濡毫。伏惟无思宋殿葛笼，僻敦俭约；或逞张旭草圣，许近恩辉。必可远耀九光，深滋五色。隔飞蛾而救物，仁化弥彰；研含麝以传书，德馨增馥。非无所采，粗有可观，必望眷私，俯垂容纳，幸甚云云。

〈金花陷银拓裹合大小共三具。〉

〈银接头红牙匙箸一十对。〉

〈犀子四只，已上大合内盛。银装茶碗四只（在中合内盛）。〉

〈犀碟子二十片，在小合内，盛金花银脚螺杯一只。〉

右件匙箸、犀合、茶碗、螺杯等，虽愧金盘，粗胜棘匕。钿玫瑰之表异，固让魏铭；咏玳瑁之标奇，敢徵潘赋。所贵者，烟排翠点，霞染纤条。掌握增荣，不虑刘使君见失；指踪任意，或希柳御史自携。况乃水族殊姿，天成雅器，永免蜘蛛寄迹，能将婴鹞齐名。稍谓珍奇，远思寄献。伏惟静筹帷幄，许接棂。对郭隗於高台，深倾露液；遣甘需於仙阙，胜醉霞浆。伏惟恩私，特赐检纳，幸甚云云。

〈织成红锦缴壁两条。暖子锦三疋。〉

〈被锦两疋。西川罗夹纈二十疋。〉

〈真红地绢夹纈八十疋。〉

右件缴壁、锦、纈等，龟城传样，凤杼成功，张广幅而宛见虹舒，叠彩缛而免惭蛟织。虽五十里之夸步障，则难可争光；而四十疋之制戎衣，则或堪入用。亦冀备会稽守昼行之服，援平津侯夜寐之衾。不咎轻微，特垂容纳，干浼斯甚，兢惭实多云云。

〈《安南开海路图》一面。〉

〈《西川罗城图》一面，并八幅紫绫缘。〉

右窃以事畏人知，切惭自炫。孟侧奔殿，终著美於鲁论；郟至骤称，果兴讥於晋乘。妍蚩可鉴，今古何殊。顷者铜柱南标，金墉西建，开八百里之险路，则云将驱石，雷师劈山；筑四十里之新城，则水神渗泉，地媪供土。盖乃感忠诚於上鉴，标壮观於外藩，敢言简在帝心，实匪率由人力。今则八蛮归化，万乘省方，既能有备无虞，亦所当仁不让。去年尝传雅旨，欲览微功，乃徵於墨妙笔精，遍写彼长途峻垒，宛如缩地，不止移山。远遣寄呈，略希展阅。必谓桂阳卫飒，诚琐琐焉；亦知蜀国张仪，是区区者。恃深养老而不拘小节，激壮图而无讶大言。伏惟云云。

○徐泗时司空

〈物色。〉

右伏经縞带衣，鲁史乃先其所出；投桃报李，周诗用表于相知。永言沼之毛，岂让琅之宝，盖防阙礼，只贵申诚。前件物等，虽曰土宜，亦由波及，实惭华丽，况至鲜微。难把八行，尽写传心之语；唯凭一介，聊陈藉手之仪。伏惟眷私，特赐检纳云云。

○田令孜军容送器物

右窃以气<sup>a</sup>未销，道途尚梗，久乖专信，略达微诚，每忧於远莫致之，不敢以多为贵者。前件器物，货非难得，器实易盈，虽惭<sup>A</sup>铕之名，愿接樽之列，辄将寄献，远表依攀。伏望无挂意於四知，幸流恩於一诺，特垂容纳云云。

○振武赫连铎尚书谢马狗

右特蒙眷知，远有惠贲，无庾亮的颇之害，有陆机共耳之能，敢谓备於左牵右牵，实为酬於执勒执绁。宁唯致远，况解防奸。既驱荣之有期，固指踪而无失。仰承重贶，倍荷殊私，未有报酬，益多愧悚，伏惟云云。

○幽州李可举大王

〈青毡帐一口、金铜装铰具。〉

右伏蒙恩私，特赐惠贲，委之专介，卫以壮夫，遥陟危途，得张官舍。不假栋梁交构，能令户牖全开，出观则一朵莲峰，入玩则千重锦浪，加以顶标晓日，额展晨霞，静吟而筠箔摇风，俯视而地衣铺雪，舒卷皆成其壮观，行藏永佩於深仁，莫不炫沙漠之奇模，骇江淮之众听。卧龙窃誉，固当高枕无忧；虜豹成功，必可运筹决胜。唯期克捷，全赖庇庥，荷戴所深，启陈何及。伏惟云云。

○檄黄巢书（以下书）

广明二年七月八日，诸道都统检校太尉某告黄巢：

夫守正修当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智者成之於顺时，愚者败之於逆理。然则虽百年系命，生死难期，而万事主心，是非可辨。今我以王师则有征无战，军政则先惠後诛，将期克复上京，固且敷陈大信。敬承嘉论，用戢奸谋。且汝素是遐，骤为敌。偶因乘势，辄敢乱常，遂乃包藏祸心，窃弄神器，侵袭城阙，秽黷宫闱，既当罪极滔天，必见败深涂地。

噫！唐虞已降，苗扈弗宾，无良无赖之徒，不义不忠之辈，尔曹所作，何代而无？远则有刘曜、王敦，觊觎晋室；近则有禄山、朱，吠噪皇家。彼皆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任，叱吒则雷奔电走，喧呼则雾塞烟横，然犹暂逞奸图，终载丑类。日轮阔辗，岂纵妖氛；天网高悬，必除凶族。况汝出自閭阎之末，起於垆亩之间，以焚劫为良谋，以杀伤为急务，有大愆可以擢发，无小善可以赎身。不唯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纵饶假气游魂，早合亡神夺魄。凡为人事，莫若自知，吾不妄言，汝须审听。

比者我国家德深含垢，恩重弃瑕，授尔节旄，寄尔方镇，尔犹自怀鸩毒，不敛梟声，动则啗人，行唯吠主。乃至身负玄化，兵缠紫微，公侯则奔窜危途，警蹕则巡游远地。不能早归德义，但养顽凶，斯则圣上於汝有赦罪之恩，汝则於国有辜恩之罪，必当死亡无日，何不畏惧於天。况周鼎非发问之端，汉宫岂偷安之所，不知尔意，终欲奚为？汝不听经乎《道德经》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又不听乎《春秋》传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今汝藏奸匿暴，恶积祸盈，危以自安，迷以不复。所谓燕巢幕上，漫恣骞飞；鱼戏鼎中，即看又烂。我缉熙雄略，纠合诸军，猛将云飞，勇士雨集。高旌大旆，围将楚塞之风；战舰楼舫，塞断吴江之浪。陶太尉锐於破敌，杨司空严可称神，旁眺八维，横行万里。既谓广张烈火，彼鸿毛；何殊高举泰山，压具鸟卵。即日金神御节，水伯迎师，商风助肃杀之威，晨露涤昏烦之气，波涛既息，道路即通。当解缆於石头，孙权後殿；伫落帆於岷首，杜预前驱。敢复京都，克期旬朔。

但以好生恶杀，上帝深仁；屈法申恩，大朝令典。讨官贼者不怀私忿，谕迷途者固在直言，飞吾折简之词，解尔倒悬之急。汝其无成胶柱，早学见机，善自为谋，过而能改。若愿分茅列土，开国承爱，免身首之横分，得功名之卓立，无取信於面友。可传荣於耳孙。此非儿女子所知，实乃大丈夫之事。早须相报，无用见疑。我命戴皇天，信资白水，必须言发响应，不可恩多怨深。或若狂走所牵，酣眠未寤，犹将拒辙，固欲守株。则乃批熊拉豹之师，一麾扑灭；鸟合鸱张之众，四散分飞。身为齐斧之膏，骨作戎车之粉，妻儿被戮，宗族见诛，想当燃腹之时，必恐噬脐不及。尔须酌量进退，分别否臧，与其叛而灭亡，曷若顺而荣贵。但所望者，必能致之。勉等壮士之规，立期豹变；无执

愚夫之慮，坐守狐疑。某告。

○招趙璋書

都統太尉馳問趙璋：古人有言曰：“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虬虱相吊。”審其賀之與吊，由彼依之與違。且爾同惡相成，異謀斯構，遽為犯順，尚收偷安。今我水陸微軍，天人助信，久審風雲之會，遠揚雷電之威，即當行展豹韜，立擒梟帥，克取城闕，靜划烟塵。想計爾曹，具知吾意。但以先春而後秋者天之道，垂賞而輕罰者君之恩，遂乃馳吾咫尺之書，問爾方寸之事。

爾等依凭大憝，猜亂中朝，罪己貫盈，理須誅剪。然若黃巢狠性能改，雄心自新，望其國封，建彼家社，勛業可超今邁古，恩榮可付子傳孫。必為致之，速相報也。如或螳螂努臂，磨牙，輒欲拒張，必當撲滅。爾須審詳至理，勸誘元凶。欲令天下知名，早申忠節；奈何草間求活，終作叛徒。況居成算之中，即在覆巢之下，死生有命，禍福無門，唯審是非，可知成敗。所謂燕雀相賀，虬虱相吊，實在於知與不知，順與不順。良時易失，嘉會難逢，生為有害之人，死作無知之鬼，深可耻也，深可痛也！勉惟去就，早副指踪。悉之。

○告報諸道會兵書

中和二年五月十二日，具銜某謹告某州府節度使：逆賊黃巢，自亂天常，亟移得律，縱使擢其賈發，詰罪難窮；未能舂彼狄喉，稔奸斯極。神誅可俟，鬼怪何凭？而敢鴟張風城，熊據龍闕。至於五尺童子，猶欲請纓；況在四方諸侯，忍為投袂。偶屬朝廷密施廣畫，先倚甸侯，不勞十道徵驅，必謂一麾蕩定。豈料軍令雖殊於兒戲，將名莫驗於童謠，未暇搴旗，旋聆反旆，遂使犬狺狂吠，猿不驚號，徒招玩寇之讖，孰擅弭兵之譽。聖上暫飛日馭，親省風謠。蔭行恩，睿慮則雖勞罪己；慕臙結望，群情則却怨後予。然而自幸龜城，久停銜轂，秦雲遠隔，蜀柳再芳。每興霜露之懷，聖情可想；未滅烟塵之患，臣節何安？

某去年羽檄先馳，牙璋後舉，唱義聲於遐迹，養勇氣於偏裨。偏差是廣徵陶侃之舡，久握辛毗之鉞，畫齊飛於雪浪，檣烏高轉於烟空。必欲帆張曉風，旗寢夜月，才離楚岸，便到漢江，直驅背水之師，永破滔天之孽。而乃未施豹略，頻降鳳書，民政局知諸道進軍，不許遠藩離任。詔旨云：“為朕全吳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是以再閱綸音，遂回組甲，蓋乃仰遵帝命，固非敢緩師期。

今則萬里專征，誰能奮翼；三年縱敵，尚許磨牙。賊巢雖戲鼎中，已居机上。掘尾狗子，輒曾發狂；斷頭將軍，難可釋怒。某幸忝握兵之要，固當仗義而行。近奉詔條，遍徵戎旅，一呼巡屬，四集驍雄，不唯被練三千，實有控弦十萬。已取今日十八日，部領兵士，發離本鎮，必得直趨汴道，徑入潼關，立

划梟巢，去迎銮驾，引舜风之无外，睹汉日之再中。况都统王令公暗运智机，别操戎柄，已提劲卒，即履奇功，足可相应军谋，共兴王略。诸道自从贼盛，皆峻官荣。凡为食土之毛，尽思效命；矧乃荷天之宠，岂合安身？且大丈夫之在世也，壮气难申，良时易失，苟或美事让他人之手，殊恩负圣主之心，则莫测肺肝，何施面目？固应各勤训练，同愿诛锄，瞻帝辇而魂飞，拥戎轩而眦裂。早看行色，勿怀儿女之悲；须把战勋，永作子孙之福。谨告。

○告报诸道徵促纲运书

谨告某州节度使：夫忠於国者，无以家为。是故汉代微臣，有倾产助边之请；魏朝烈士，有举宗陈力之言。况乃边寄荣身，兵符在手，遇大朝之多难，见上宰之董戎，而不能役致泛舟，令行挈畚，使战士犹多饥色，将军未献捷书，但忝分忧，实为忍耻。某昨从中夏，再集大军，不惭素饱之名，已誓无哗之众。仍差都押衙韩汶，先赍金帛百万疋，救接都统令公军前。既装运舡，将扣飞楫，言遵汴道，径指圃田，必值徐戎，来侵淮口，扼断河路，攻围郡城。近者又拥凶徒，直冲近境，敢凭胃结，欲恣鲸吞。当道既见阻艰，暂须停驻，遂乃拣徵骁勇，往讨顽凶。伫静封疆，便登道路，必可豁通纲运，广备供输。行称东道主人，非无意也，立斩南阳太守，窃有志焉。诸道久荷深恩，各居重任，纵以家门宝钢，犹合贍军；况将州县赋舆，岂宜壅利？其宣武、忠武、天平、昭义、泰宁、平卢、河阳等道，尽发雄师，咸从统命，其依馈运，各已通流。其浙东、浙西、宣州、江西、鄂州、荆南、湖南、岭南、福建等道，今欲逾年，未聆发运，若由水路，须入汴河，如此稽留，何因济集？必计杜畿美化，遍得人心；任峻奇谋，兼施兵力。速请同勤馈辇，继发纲舡，齐至都统军前，早期收复京阙。其徐州实为国蠹，岂止邻雠，盖以天暂容奸，地犹聚慝。昔为庞勋叛乱，早合溘宫；昨因时溥猖狂，更宜涂地。偶属朝廷未诛大憝，不问小瑕，贵悦军情，骤加爵赏，而乃时溥罔遵诏旨，尚构奸谋，去年曾犯淮山，今夏又侵泗水，乃作黄巢外应，久妨诸道进军。先须划当路之豺狼，後可殄坏堤之蝼蚁。冀使隋皇新路，杨柳含春；无令汉祖旧乡，荆榛扑地。凡承宠寄，共察忠诚。谨告。

○答浙西周司空书

某白：忽览来示，惊愤雨深，是何见事之乖，如此发言之过。且赵公约者，背军逃走，行口追擒，遽投迹於贵藩，遂偷生於逋藪。今则异端斯构，细作为名，若能怀上士之心，岂可信下人之口，谭何容易，事不酌量。来示云：“位极上公，权尊都统，别兴异见，遽起他谋，以何悔尤，欲为烧劫。”此乃稍殊雅责，仅涉秽词。鼠尚有皮，盖讥无礼；驷难及舌，亦诫慎言。岂是不为虐兮，诚非所可道也。

司空晚岁，纵不以学识为口；从事隼才，亦合以智谋相赞。虚成饭，难望和羹，未谕是非，须陈本末，具标五信，无贮一疑。且此三世立功，无非报国；四方出镇，曾不安家。身持将相之权，手握恩威之柄，岂独抚淮边之俗，终期安海内之人。方切缉绥，何言侵伐？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一也。况今黄巾尚炽，翠辇未归，方驱貔虎之师，欲破豺狼之窟。远离弊镇，深托善邻，临危而犹冀依凭，守静而更除损害。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二也。司空早联中外，永保初终，言既馥於芝兰，操弥贞於松桂。曾无衅隙，每有音书，偏深鲁卫之情，永绝张陈之事。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三也。浙西始为交代，未得多时，陶公之官柳谁移，召伯之遗棠不让。至於贼垒，犹将信义招降；况是旧藩，岂以兵戎侵逼。其可信而不合疑者四也。昨自师过江浦，令肃雪霜，军门则击柝夜严，行路则衔枚昼静。岂有任从海则登舫，赵公约则隔帘，通报既不难为，指麾又何易得？直至上流嘉客，不瑕接迎；是何下等健儿，敢来亲近。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五也。粗申大较，可察中心，何乃凭叛卒之谗词，失贤人之事体。以此陈奏圣主，以此传告诸侯，非我无辞，是谁有过？细寻来旨，莫测贵怀。为当老耄所侵，末年多变；为复狂迷偶作，忠节遽乖。

夫耳不辨五声曰聋，耳不分五采曰昧。司空久当重寄，已谓元臣，因何妄发莠言，或似自怀蓬性。不知彭宠，此时有按剑之疑；却恐廉颇，他日无负荆之处。噫！将帅则空荣列土，君王则尚远蒙尘，更无匡复之诚，唯有猜嫌之事，祇隔一条水脉，便兴万种风言。必计心虚，遂成口实。大凡献酬以礼，来往为书，理失其中，事生非小，且须审谛，勿恣豪强。於此难尽私诚，其他备载公牒，无遗後悔，并弃前功。某白。

●卷三十九

☆崔致远（六）

○答江西王尚书

十二月六日，某白：阁下远损长书，深贻善谕，一览而发皇耳目，再窥而惊越神却魂。是何词彩之彬彬，能致言端之恳恳，既知约我以礼，方信起予者商。况乃事徵於里圣人，道媿於首阳义士，切磋虽至，刻画何胜，敬佩良箴，专铭鄙抱，然虑虚声易应，真宝难知，美唇吻以铄金，众皆妙手；拭瞳眸而辨玉，多是清盲。苟非原始要终，则必唱予和汝，是以略陈梗概用察根源。匪欲广援古今，所希暂晓左右，仅同伐善，岂免兴惭，君其审之，仆所望也。

仆与浙帅周司空，早於凤里相识，亦为原往还，接载笑载言之时，展如兄如弟之分。况作建交代，真为结绶相知，既睦比邻，罢肩外户。江南江北，祇斗行春，三楚三吴，尽喧来暮。方谓凭我友岁寒之节，解吾君宵旰之忧，岂料苍鸟高飞，翠华远狩。仆以久叨重寄，便决专征，偶缘兵力未加，人心尚惧

，遂於春首，先发羽书，仍请都统判官顾云协律，议共成之事，谋相见之期。固非阅被庐之军，微夹谷之会，实欲亲谋歃血，方写痛心，若能接济师徒，粗得振扬声势。而乃周司空却自弃同即异，不能舍短从长，忽疑惑於澠池，谓矜夸於践土，便见戒严城壁，阻塞津途，构猜嫌而信有小人，遗故旧而曾无大过。仆虽逢彼怒，但守吾真。及至中夏出军，外方多事，异安弊镇，旁倚近邻，又令幕客过江，请为都统副使。岂炫弓旗之礼，邀辟元戎；祇凭钦钺之威，抚绥近境。周司空确乎阻意，莞尔兴讥，不从固请之言，自惜有馀之刃，频移曩顾，但积沉猜。见此初屯下濑之师，未设中流之誓，犹淹水道，久候天风，军声既振於四邻，人意自防於两岸。

偶有背军官健赵公约者，走投浙西，钓以巧言，构为细作，便移长牒，妄说异端。其书云：“位极上公，权尊都统，别兴异见，遽起他谋，以何悔尤，欲为烧劫。”仆以赵襄子之忍辱，念兹在兹；藺相如之慎微，有始有卒。遂驰书牒，具述事情。闻司空尚发怨言，自怀作色，与宣护景虔贞、徐帅时溥者，暗资积衅，相应密谋，各兴梗路之兵戈，遍告沿江之郡邑，以至练成战阵，锁断征途。仆若不辞险阻之虞，必致杀伤之患，坐甲而未期破竹，回车而用待负荆。寻属继奉丝纶，不令离镇，遂驱组练，却已班师。虽云帝命期遵，实乃邻兵所阻。

彼宣州者，亦有所因。春初寇犯黟州，势侵旬水。况值前廉已去，新帅未来，既无御捍之权，恐落奸凶之便。遂差押衙冯绶，暂令安抚郡城，盖缘曾奉诏书，特许便宜从事。凡於制置，得以指麾。景虔贞常侍菽麦不分，兰蕪莫辨，谓言专辄，遽有侵袭，杀害军人，劫掠财物。冯绶几临死所，劣得生还。自此隋国怨兴，谢城信绝，将投彼鼠，其如有碍之时；欲僨於豚，又是无端之事。且为舍忍，未及通和，必知横被织罗，巧成贝锦，传之於远，谁曰不然。噫！兆兆者天下皆同，君子所耻；泛泛如水中自乐，壮夫不为。但问事之若何，则知曲之在彼。

今则特垂教督，益验奖怜，自缘有理可申，岂便无辞以对，固非饰过，不敢凭虚。庄生不云乎，其智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非辱殷勤之旨，何以息睚眦之词？仆也不能嫉恶如仇，唯以用和为贵，但以贤愚共惑，本末未彰，复书而不觉词繁，比事而弱惭理短。身修三省，勉寻曾子之规；心敬一言，永荷伯阳之惠。幸垂鉴志，某顿首。

### ○答徐州时溥书

六月十六日，某白仆射足下：特辱长牒，仍移公牒，细详来旨，颇涉多端。有同戏以前言，无乃惊於众听，难倚兵强力壮，其如作伪心劳。且泗州旧隶仁封，新标使额，固非郡守专辄，盖是朝廷指挥。为在顷年，独全忠节，遂编



名於防禦，永传赏於骁雄。近者久结邻仇，盖遵国典，独行直道，固守危城，当瞻争先，断头非苦，此亦古人云“宁为忠鬼，不作叛臣”之义也。况于尚书有定国恩威，有栗武勇，自安疲俗，甚洽群情。每将勾践单醪，均沾无党；不独臧洪薄粥，分啜有馀。固当散三年之储，充一日之费，寡能敌众，安可待劳，岂比於筑室反耕，杜门却扫者哉！

忽睹来示，云“泗州独阻淮河，自牢城垒，使四方多阻，诸道莫通。而又每於朝廷，妄为讪谤。今有城中将校，潜来计图，请少振兵戎，即便期开泰”者。大凡人事，莫若知知。足下去年忍隼不禁，求荣颇切，暂奋横行之气，果成顺守之权。是以累受国恩，远膺藩寄，岂可尊身忽物，是己非人，偏致嫌於藺生，终归过於季氏。其於淮河久阻，道路不通，皆因贵府出兵，不是泗滨为梗。是非可辨，远近所聆。去岁夏初，早蒙侵伐，呼蚁军於涟水，拒虎旅於淮山。此缘将援亲仁，难逃善战；爰谋薄伐，用救倒悬。君异荀吴，莫振受降之誉；仆惭吕布，有亏解斗之言。泗州以实奏陈，岂为谤々；仆也虽惭知己，尝敢荐贤。亦曾录诏寄呈，必合垂情见悉。谁料既逾望始，翻起衅端，甲兵继兴，疆场频骇。

所云“泗州城中将校，频来计图”，此乃巧饰雄城，遍行长牒，尽知讪讒兆，孰肯诡随。朝廷以足下身处雄城，刃多馀地，委推纳运，冀济权宜。但自戢敛兵车，必得通流馈犩，今则却云“奉朝廷意旨”，收徐泗封疆，广出师徒，难穷事意，必若足下训戎勇锐，报主忠勤，何不亲总全军，往歼巨憝，早立非常之效，以酬不次之恩。而乃知仆再次西征，即谋北渡，便浸泗境，来犯淮舟，负国家之宠荣，构州县之患害。幸其贼势，阻此师期，未谕雅怀，何辜圣奖？言但繁於枝叶，事莫究於根源。

来示又云“此皆庐州海州，皆为背叛，累来投款，不遣措词”者。强谓恩情形於书札，颜虽不厚，心且何安？彼东海、庐江，偶聚奸恶。异端斯起，既非郑有人焉；同气相求，说是跖之徒也。足下已居重任，不徇危谋，自守诏条，何烦饰说？仆累将军食，频救临淮，为分顺逆之踪，令保始终之志，实以泗州曾非杞子之无礼，亦类展禽之有词，每当告急告穷，唯以行仁行义。

唯望足下暂息馀怒，深量远图，且先报国之诚，无急伐邻之役。兼睹诏书奖谕，请与忠武协和，足见睿情，俾销微憾，在於臣子，合更慎思，求将安抚氓黎，速自追回士卒。苟或上负君命，下违物情，隔碍征途，侵袭近境，则亦难辞借一，用试当千，必见伤禽易惊，困兽犹斗，悔须防後，险已居前。矧乃泗州以抱节为命，贵镇以玩兵为务，泗州则唯遵王化，贵镇则虚构牒词。以较否臧，可知曲直。是敢远申忠告，冀绝後诬，正当圣主蒙尘，未除祸难；何忍诸侯列土，更起兵戎。猛发忠言，懒为谄笑，勉思大体，勿暴小瑕。必因此日

所箴，却得後时见谢，幸从诚信，无损功名。某官顿首。

○答襄阳郟将军书

中和二年七月四日，具衔高某谨复书於将军阁下：某侧窥前史，尝慕古贤。赠人以至言，则老聃垂诫；成我者良友，则管仲知恩。但恨季俗寝讹，芳规仅丧，岂期今日，得睹馀风。将军唯恐掩瑜，欲令磨玷，特劳彩翰，远辱长笺。初寻归美之奖词，汗惊浹背；後览扶危之箴谕，泪迸沾颐。既乃粲然可观，焉敢率尔而对？辄凭毫素，仰疏血诚，科冀恩私，略垂采览，幸甚幸甚！

某自去年春，知寇侵秦甸，帝幸蜀川，欲会兵於大梁，遂传檄於外镇。练成军伍，选定行期，便被武宁，忽兴戎役，先侵泗境，後犯淮汴，声言则狼顾旧封，衲民则鲸吞弊镇，长驱猛阵，直犯近疆。是以分遣偏裨，果歼凶丑，及当中夏，乃出大军。既知其北路阻艰，遂决於西征利涉。寻奉诏旨云：“卿手下甲兵数多，眼前防虑处多，但保淮南之封疆，协和浙右之师旅，为朕全吴越之地，遣朕无东南之忧。言其垂功，固亦不朽。”某以兵机固难自滞，君命有所不从，已事征行，必期进发，占风选日，只欲奋飞。又奉七月十一日诏旨云：“诸道师徒，四面攻讨，计度收克，旦夕可期。卿宜式遏寇戎，馈犩粟帛，何必离任，则是勤王。或恐馀孽遁逃，最要先事布置。”以此再承纶旨，遂驻舟理由，唯广利权，宜供戎费。殊不知进退唯命，始终无亏，却被近镇谗诬，圣朝猜虑。食是之良肉，何敢望焉？绊骐驎之骏蹄，无能为也。遂使忠诚未展，睿奖难期，非敢自辜海内之人心，但养淮边之兵力。询之於理，良有所因。

将军以泗州旧属彭门，谓某妄为占护，必虑未详狡计，或援浮词。且徐州昨自舟张，更无戢敛，威权既盛，暴虐转深。见某自五月初再谋征讨，已排劲卒，欲援令公，兼差都押衙韩汶，先赍一百万贯，救济都统军前，尽载舟船，将临道路，又兴兵甲，来扰疆陲，把断淮河，蒺成寨栅。是以行计犹阻，群情莫安，细察徐州所为，是作黄巢外应。不然，则何以每见当军临发，即将凶党奔冲？又乃□□泗滨，阻绝汴路。且临淮则城孤气寡，劣保疲羸；彭门则地险兵强，恐行狂悖。以兹斟酌，可见端倪。况无诸道纲船，曾过泗州本路，今则皆因此寇，却滞诸纲，近则浙东、浙西，远则容府、广府，并未聆馈运，何济急难？

某见发楚师，俾诛馀孽，一则遵行诏旨，救援邻封；二则得静长淮，欲登征路；固非贪泗民之租税，排徐师之兵戎，盖分曲直之端，将保初终之节。泗州二年闭垒，一境绝烟，织妇停梭，耕夫释耒。满城军食，犹仰给於弊藩；阖郡赋舆，固难徵於疲俗。将军谓某藉其地利，构此邻讎，细阅来言，难知深意。泗州不独咸通之际，得振雄声；曾於天实之中，亦遵直道。况于涛尚书政条

既举，武略兼精，收百姓之欢心，得三军之死力。将军便令弃而不问，理复如何？徐州实有大愆，固非小患，若将助虐，岂谓输忠？

某今所俟者，戮当道之豺狼，奋乘秋之雕鹗，星言夙迈，电击专征，必与王令公腹心见知，首尾相应，齐驱蛇阵，豁转豹韬，克复上京，奉迎大驾，亦不敢负秣陵之节度，争强弩之功名。所冀得继前劳，自防後患。使藺相如之谦德，不损雄威；费无极之谗徒，皆归显戮。舍此之外，馀无所云。敬佩良箴，岂离愚抱，伏惟鉴察。某再拜。

#### ○浙西周宝司空书

昨奉公牒，云当道临淮叛卒，过江来投，集众广场，已受降讫。三复来示，言难不酬。且降之为名，其理甚大，虞舜之七旬苗格，晋侯之三日原归，此皆以于纪乱常，起兵动众，缓之则稔成患害，急之则横致杀伤，遂假小慈，终施大信，能敷德化，俾革奸凶。若有偶聚荏蒲，散为榛梗者，共须扑灭，勿使晏安。今相公幸此邻灾，乐其军祸，莫能嫉恶，翻欲惠奸，恐乖杖钺之威，虚炫倒戈之捷。且如去年陈儒徒伴，唐突贵镇封疆，仅有六万馀人，宣州曰告危急。此时相公何不招谕，致令侵袭，却见琐琐顽凶，即自勤勤诱引。莫测高旨，实辜众心。《传》不云乎，夫召外盗；《书》不云乎，为逋逃主。稍详至理，无信虚词。昔汉朝匈奴叛党来附，景帝便欲与之封。周亚夫曰：“彼背其主而见赏，何以责人臣之节？以小喻大，可量事情。”况临淮一郡，早从淝上行营，及淮边战敌，每有优赏，曾无偏颇，自是临财则竞起贪心，遇贼则皆无斗志，旋为逗挠，犹与矜宽。昨又请换都头，已依众请，殊不知大易兴於狂，豕难制於喧，未尽诛擒，便谋奔窜，幸且未离近境，固合同塞奸源，在此既已不忠，於彼亦应非利。石祁子所云：“天下之恶一也，恶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补？”其在兹乎！

况凡邻府事宜，一彼一此，互相救援，同致安宁。是以前年六月中，贵镇有天平、潞府元从兵士，背叛奔逃，数仅百人，为患非小。遂蒙移牒，请为追擒。当使差都将梁楚，部领马军，所在讨袭，并各帖管内诸州，令差精兵，同力捕逐。寻即诸镇及东塘游奕使相次收获三十八人，才见擒来，便令押送。续得梁楚状报，到濠州界赶上残孽，杀得三十馀人，其馀漏网之徒，尽以伤弓而走。所生擒之凶党，皆就戮於贵藩。能致彼之快心，实赖此之劳力。今则却见临淮叛卒，特向沿江招呼，便称受降，仍口补职，累牒咨请，不送过江。慝何多，养奸斯甚，敢言以怨报德，实恐在安忘危。《诗》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此乃《国风》遗训，昭晰可观。相公通仁，略赐详度，无自贾天下之戮笑也。其他已具回牒，伏惟俯赐昭察。

#### ○浙西护军焦将军书

昨有临淮背叛兵士，咏擒不尽，奔进过江。便蒙贵镇相公特许归降，遍加补署，兼移公牒，颇构虚词。既乖七纵之谋，谁谓三驱之礼，盖是幸灾乐祸，固非抚士安人，自古受降之义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忠信能敷，德刑乃就。或以贼数则动盈千万，奸谋则难测二三，若欲战争，恐多伤杀，或吹笳感动，或书箭招呼，免致膏锋，俾从肉袒。其或藁伞凶狡，率在叛离，免奔冈而终必自颠，鼠失穴而欲将安往？在於接境，合与同擒。不料豁开叛换之门，深作逋逃之藪。慰安蝼蚁，虽欲好生；训练熊罴，有何用处？才招稔恶之辈，遽炫受降之名，蕴豹韬而略不施张，对龙节而恐须惭愧。

鲁史云：“晋楚设誓，无相加戎，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文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此则古时敌国，犹保话言；今日善邻，岂伤师律？况晋楚则各在远地，扬润则只隔长江，会无交恶之端，岂有相欺之事。实惊众听，甚爽远图。已无蚕女争桑，永安两境；宜效农夫去草，静划本根。伏惟将军远护兵符，共成王事，必不欲和之如响，知而不言，唯望稍致良箴，终除巨弊，永使必诚必信，谁云莫往莫来，此既无尊沓以背憎，彼亦免忸怩於颜厚，幸垂采听，特惠终始，伏惟云云。（以上《桂苑笔耕集》十一）

#### ○滁州许委曲（以下委曲）

报许：得状，知妻刘氏将从征讨，愿效勤劳，嘉尚之怀，谕言不及。吾尝览《後魏书》，见杨大眼者，武伎绝伦，战功居最。其妻潘氏，颇善骑射，至於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镞并驱。及至远营，同坐幕下，对诸寮佐，笑言自得。大眼时指诸人曰：“此潘将军也。”吾思见若人，为日已久，不期今夕，得举妙才，此亦可谓刘将军矣。想鼓鼙方振，琴瑟相随，既在同心，可知竭力，教战则必欺孙武，解围则可假陈平。勉致殊功，即行懋赏。悉之，不具云云。

#### ○昭义成

报成大夫：鲁史云：“臣一主二。”《汉书》曰：“一心可以事百君。”则知下有离心，盖为上无全德。侄孙仆射夙亏家训，骤荷国恩，累忝藩方，曾微绩效，每於抚俗，略下随时，恩威岂得并行，宽猛无由相济。况近关西之贼窟，持山北之兵权，战伐既劳，缉綏莫至，固知军情溃散，物议喧张。大夫名既超伦，事能从众，息貔貅之愤怒，慰黎庶之疲羸。实谓有三隼才，谁云犯五不韪，古之所有，今也何疑。远遣专人，迎取家口，傥或行程齟齬，且令彼处婆娑。如能断送出来，便与支持发遣。一坠屣，犹能牵念旧之心；百口孤孀，何忍见含愁之色？必应慰暖，免至饥寒，倚望所多，谕言无及。彼但勤修政理，伫荷宠荣，不令外盗侵袭，必见大君委寄。冬寒，慎为将息，节级各与

安存。悉之。

○庐江县令李清

报李令：昔有桓荣祖者，少曾学武。或曰：“何不学书？”答云：“上马构槊，下马谈经，方可谓不负饮食矣。若无自全之伎，何异於犬羊乎？”昨见所申，众情可奖。昔也一百里之疲俗，托在神君；今则十八砦之义兵，请为军帅。若非宽将猛济，惠与威行，则何以龟毛怀仁，各能遂性；熊罴聚党，尽得降心。姑抛堂上之琴，便握匣中之剑，所谓文一变而至於武者也。况李令族联天派，名比水源，才机为一代之雄，心术是万人之敌，足得以指麾锐卒，扫荡叛徒，不惟除郡邑之灾，亦可定国家之难。然而军务既常独理，职衔须有可称，未见所求，固难抑致。为复愿兼知戎役，却守县曹，为复欲改辙从知，乘机立事。察斯二者，决取一途，专期奏论，早与飞报。且如班超投笔，蒯恩舍菖，当池蛟得水之秋，有天骥追风之便。古诗云：“宁为百夫长，羞作一书生。”信知倜傥之人，懒守低回之节，勉成勋业，永荷宠光。戎务方殷，善自将息，诸寨将士，各与慰问。悉之。

○淮口镇李质

报李质：览所申状，慰愜良多。李再兴未革狼心，敦张蜂目，构称虚事，违负本军，初凭逐寇之名，却设起戎之计。赖质深怀智策，善审兵机，一唱义声，四围逆党，状疾风之扫危叶，如烈火之飞蓬。再兴将见诛夷，果当慑窜。然既是伤弓之物，必为衅鼓之资。兼知质男裕，黄口上儿，血气未定，偶亏严父之训，以涉叛夫之谋。质又徇公绝私，舍曲取直，爱而知悉，义以灭亲，削其舐犊之言，遵彼烹臬之理。若非忠勇，何得如斯？古语有之：“蝮蛇在手，则壮士断其节。”是乃忍小痛而除大患也。况石昔传芳於鲁史，日载美於《汉书》，故事斯存，令名不朽，足以见质有大丈夫之气，有真君子之心，权兵而动必成功，镇境而静能守节。前劳後效，日就月将，固当荣盛可期，勿以滞淹为恨。勉安军旅，善保勋名，以古况今，惟吾知汝。悉之。

○光州李罕之

报李罕之：成〈间见〉有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然则成功立节，不独古人；仗顺输忠，正当今日。近奉敕书手诏，无非激励众心，兼除王令公充都统，西门军容充都监，此乃藩镇功亏，朝廷计尽，遂将大任，专付老儒，虽漫传声，必难济事。此去年齐驱猛锐，将扫顽凶，寻奉丝纶，俾安淮海。诏书云：“为朕全吴越之地，遣朕无东南之忧。”遂乃旋师，不敢违命，然则审详物议，参酌军期，关中有执斧之徒，阆外无枕戈之志。谁能竭力，实可痛心；吾若不行，众将焉往？今欲直趋汴路，便入潼关，伫复凤城，奉迎銮驾，永使流传万代，终能肃静四方。罕之已处分忧，久为养勇，必欲拣精练锐，以期

伐叛摧凶。今录敕书手诏白寄往，仰窥圣旨，必励忠诚，便决征行，共图富贵。时不可失，吾子勉之。故此告知，速宜飞报。悉之。

○楚寿两州防秋回戈将士

报王承间等：久劳防戍，又役战征，知得远归，良多慰愜。《诗》称束楚，不免怨思；《传》载及瓜，亦尝愤恚。古之难事，今见忠诚。况承间限过三年，训齐一旅，值国家之多难，息乡井之怀归。言下忘身，军前效命，遂得永别伍符之列，高登八座之荣。固知实勤，岂虑虚掷。且往年被练而去，今日衣锦而回。孙权努力之言，已成显验；王昶实身之诫，更慎操持。深秋远行，善自将息，节级将士，遍与安存。遣此不具。

○归顺军孙端

报孙端将军：自从归投，久处闲散，想多郁悒，不暂弭忘。但以端职秩已高，官资须称，使司累具奏荐，朝廷则有指挥。且仰安抚师徒，伫迎恩命，古人贵其晚达，君子诫其速成。王化既无偏无颇，宠章必尽善尽美，勉期顺守，勿念躁求。秋晚其凉，切慎将息，节级遍与慰问。悉之。

○楚州张雄

报张雄中丞：得状，知己点练兵士，兼请出军西去，讨逆贼徒。愤气勃兴，忠词恳切，览之嘉叹，深置於怀。且每值寇戎，稍侵疆圉，雄必心腾勇略，首唱义声。去年已建殊功，今日又申丹请，不辞危於马革，愿展用於豹韬，实谓起予者雄，始可与言兵已矣。则帝委之以郡侯，吾待之以国土，永扬茂绩，固在良时。然彼州司事力犹困，未可便谋征役，且宜更候指挥，兵士各与慰安。秋深，善自将息，驰此不具。

○楚州张义府

报张义府：得状，兼送罚钱，引咎自责，足验用心。古语有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人焉。馈饷之义，《春秋》所重，在於属部，岂可外交？勿为饥则附人，别欲申於知己，将灭白圭之玷，遂以金作赎刑。细览来词，似怀他虑，朕受之，固不行焉。但慎始终，永图富贵。悉之。

○滁州许

报许：语曰：“兵食可去，无信不立。”则知守信之道，乃是立身之本欤！苟若坏隳，自为颠覆。访知近日浙西周相公，频差上元镇使马暨，专赍书曲，兼将金银，送到和州，说诱秦彦，令归浙岸，许授川。信使继来，事情甚细，则未知秦彦终欲如何。且浙西素乏勋劳，骤沾恩宠，谓得长久，遽为骄矜，殊不知人尽指楹，鬼多瞰室，恶既天稔，道唯日亡。今更阻绝我通津，动摇我属郡，已乖众议，可见前途。以直木千寻，精金百炼，固无忧於邪曲，终不改於贞刚。况乃邦媛相随，家肥是保，永除异虑，必享同荣。或恐未审浙西所

为，先此告示，悉之。

○寿州张翱

报张翱：知己部领兵士，将赴令公军前，言念远征，倍所加念。且杖钺者比诱阃外，分者略满囊中，而乃顾家产为远图，划国仇为闲事，唯矜肉食，孰肯身先？今则翱首唱义声，躬提锐卒，骋大丈夫之志气，副上宰相之指踪。况知素蕴机谋，久施训练，伫伸壮节，必树奇功。当五马离乡，远地之芳声独振；及六龙归阙，前程之变化难量。暂此苦辛，善为将理。今附衣段、银器、茶药等往，到宜检领。春寒，慎为行李，将士倍与慰安，驰此不具云云。

○庐州杨行敏

报杨行敏：使至得状，送芝草图一轴，览之嘉叹，喜有馀怀。且草木之祥异也，虽自天成，皆因地秀，物有所应，吾何以堪。行敏始假郡符，已彰瑞谍，天其诫尔，尔宜慎之。况乡号千年，村名谷禄，足验一百年之寿，与二千石之资，固保前程之富贵矣。将酬美贶，更励忠诚，非吝奖词，虑骄锐志，悉之。夏热，切好将息。使回，附此不具云云。

○和州秦彦

报秦彦尚书：使至得状，兼送羊五百口。勤诚斯展，其数实繁，所谓尔羊来思，我爱其礼。况彦虽荣建隼，能效悬鱼，远传廉慎之名，深举抚绥之政。而乃特申恳悃，倍所叹嘉，既无虑於触藩，勉致功於荷。使回，附此不具。

○卢传

报卢传：殿中监裴尚书将到洪州武宁县人吏百姓及僧道等状，举论传前後战敌贼徒、保全县邑功绩一十五件。细览事实，慰愜满怀。《传》不云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传。”能资馀庆，无怠聿修，自值危时，便扬壮节，一呼义旅，四讨凶徒，兄弟二人，义声俱唱，遂得疲获赖，廉使见知。始提百里之权，寻假六条之寄，忠诚所至，宠命非遥。勉慎始终，稳图富贵，所希荐举，必不弭忘。悉之。

○戴卢

报戴卢：殿中监裴尚书经过彼县日，得百姓僧道等状，举论卢自乾符五年主镇兼知县事课绩一十三件，事皆摭实，情切举能，词理灿然，良增慰愜。卢竭诚报国，倾产忘家，纠集义军，训齐宗族，抚宁羸瘵，捕袭寇戎，六年於兹，一邑获赖。有功不伐，唯善是从，遂领县曹，永安乡党。古者田称续命，邑号义兴，求之於卢，未足多也。既增嘉叹，不忘荐论，勉保忠诚，终邀美命。悉之。

○光州王绪

报王绪：天不容奸，人唯助顺，苟违至理，必乱常刑。知绪昨因颜璋久藏

祸心，果致众怒，璋既诛戮，绪乃奔逃。何不束手戎场，投身义域，而敢更谋啸聚，尚恣喧张。自招相鼠之讥，莫识牵羊之礼。未知尔意，终欲奚为。此乃先惠後诛，武经所重；好生恶杀，王化斯行。豁开诱善之门，俾蹶归仁之路，遂加诲谕，试问端倪，速仰割捐本情，指陈他望，待详来状，即与指麾。《礼》云：“志不可满。”《传》曰：“恶不可长。”绪之今日，其意若何，勿驱齐，枉入罪网。秋冷，切好将息，节级各与慰问。悉之。

#### ○楚州营田判官綦毋莘

报綦毋评事：夫欲均调兵食，固须妙选公才，供亿既多，料量非易。评事自匡郡政，甚洽物情，割而案无滞词，淬磨而笔有馀刃。今委兼判顺国军粮料，举牒同封寄往。孔圣犹为委吏，萧何亦作功曹，唯托干能，无辞猥屑，欲令小人怀惠，伫看君子劳心。悉之。

#### ○郢州耿元审

报耿元审：古来名将，多是耿家，恭、贾、秉、，徽音相继，永言苗裔，固瞻机谋。元审虽名异双声，而志能独立，伫申忠勇，别俟恩荣。况逢危难之秋，实建勋名之日，勉存终始，慎守行藏。其他并令樊谷面述。今寄衣一副、鸟觜茶二斤，到宜一一领之。秋凉，切好将息。悉之。

#### ○海陵镇高霸

报高霸：得进奏院状报，知转授右散骑常侍。永言欣愜，霏然满怀。昔周盘龙破虏有功，继沾爵赏，齐世祖戏之曰：“卿替貂蝉，何如兜鍪？”对曰：“此貂蝉乃自兜鍪中出耳。”当时以为名对，前史标之美谈。今此官荣，实彰君宠，唯在专勤戍遏，固守边陲，更俟大来，永扬忠节。知之。

#### ○淮口李质

报李质：得进奏院状报，知质转授右卫大将军。且自数年君恩溥洽，官荣职赏，可谓均沾。然而成功可为，受爵无愧者，屈指而数，能复几人？唯质久戍淮口，远防寇孽，勤劳最至，品秩尚卑。今授大将军之名，乃满烈丈夫之望。更宜慎守，无虑湮沉，慰愜叹嘉，不离怀抱，遣此不具云云。（以上《桂苑笔耕集》十二）

#### ●卷四十

#### ☆崔致远（七）

#### ○行墨敕授散骑常侍牒词（以下行墨敕牒）

敕淮南节度盐铁转运等使东面都统兼指挥京西京北神策诸道节度兵马制置等使牒：某官乙。右可检校右散骑常侍，馀如故，如将军须言员外置同正员。

牒：准今年二月九日诏，应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折闻奏者。大君降命，元帅从权，但云能立功



劳，特许先申奖劝。汉祖则手无元司印，不阻论功；武侯则心若悬衡，必能举职。用示军中之赏，式资阙下之恩。前件官夙蕴壮图，久从戎事，将救奔沈之惠，固凭擒纵之能。桓荣祖之驰名，不唯马槊；周盘龙之受爵，允称貂冠。事须准诏授检校右散骑常侍，仍具申奏，并牒知者。故牒。

○广明二年六月十二日使兼都统检校太尉平章事燕国公授盱眙镇将邹唐御史中丞

牒：准诏云云。将军分阃，大夫出疆，可专未请之权，况奉已成之命，高懋懋赏，用报奇功。前件官术继白猿，名齐赤兔，夙归信义，备察忠良。虽迁柱下之官，尚谦军中之望，宜升专席，更励枕戈。尔其心保清廉，好对映淮之月；力夸骁锐，无惭破浪之风。事须准诏行墨敕授御史中丞。

○楚州刺史张雄将军

牒：准诏云云，见功必赏，汉高祖之殊恩；承制无疑，邓司空之故事。前件官材标落落，韵稟铮铮，自假使符，已扬政绩，理股肱之名郡，登耳目之高官，信义相从，功名愈振。伫擅外台之寄，宜升大树之资。尔其益励忠规，仰銜成命，用副刘弘之善举，无嗟李广之难封。事须准诏行墨敕，转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

○授高霸权知江州军州事

牒：准诏应诸州刺史如有军功，卿量加爵赏，如有罪犯，卿宜书罚，别差人知州具状申奏者。大元帅之权，既资成命；古诸侯之任，宜选良才。前件官蛟跃池中，虎蹲岸上，用军以义，守节唯忠，不辞白刃之危，累挫黄巾之众。或短兵斗勇，或圆阵呈寄，动有所成，往无不利。今以九江阙牧，一郡思春，将活疲，固凭干吏。尔其遏强抚弱，削弊蠲苛。无登庾亮之楼，空知玩月；好把袁宏之扇，且学移风。稍展政声，伫沾恩命。事须准诏行墨敕，差知江州军州事，仍具事由申奏，并牒知者。

○许妻刘氏封彭城郡君

牒：奉处分，古者官至，大夫，室称命妇，遂有从夫之贵，乃为处世之荣。而况静则能慎内言，动则克从外役，躬擐甲冑，志凌雪霜，功名既异於常流，封拜岂拘於成命？以滁州刺史许妻刘氏，英才在授，贞节日彰，平欺後魏将军，洛阳失行；仰慕圣朝公主，司竹兴兵。一昨专命良夫，讨除叛卒，遽陈丹赤，固愿同征。手驱组练之群，远攻城垒；身脱绮罗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馀，六韬可试，岂独家之肥也，实谓邦之媛兮。夫既冠其银铛，妇宜荣於石。岂可使松标峻影，早致凌云；萝抱柔姿，犹嗟委地。先行茂赏，用报前功，军中之命爵策勋，与人从欲；天上之锦笺钿轴，待凤衔来。事须准诏行墨敕，封彭城郡君，仍表次录奏，并牒知者。

○请节度判官李绾大夫充副使（以下举牒）

牒：大夫天芝稟秀，霜桂含贞。蔚尔芳猷，每见用和为贵；凛然直气，终能嫉恶如雠。信知贤良，实救凋弊。顷者再握一同之政，曾标三异之名，既发县花，伫分郡竹，而乃鹏自滞，羔雁相从，钜野早栖，剑川远役，察俗而唯资婉画，犒师而不乏丰储，果得入奏玉墀，出悬金印。泊某暂临江陆，旋镇海门，永言移节之难，咸假运筹之妙。一来淮甸，四换星霜。判官德以润身，固为已任，恩能济物，不欲人知，莅事实繁，在公匪懈，笔直而吏多畏色，鞭轻而狱绝冤声，见君子之尽心，实古人之用意。十二年之弘益，久而弥芳；千万里之追从，永以为好。虽将徐榻别致，犹恐燕台未高。今已假小秩宗，兼大司宪，不迁职位，何称官荣？幸屈迹於副车，冀扬威於戎幕。陈宠宣诏条无失，尝赖功曹；吕虔致郡俗永安，亦凭别驾。若言今日，彼在下风。事须请摄节度副使，表次录奏。

○请副使李大夫知留後

牒：大夫剑横天外，珠媚水中，雄棱则仰决浮云，温润则旁无枯草。深藏利器，久佐远藩。每施婉婉之谋，共化蚩蚩之俗，五镇相倚，一纪於兹。尝於折狱按刑，唯遵直道；纵至旬休节假，不离公门。敢言知己之难，实荷尬之美。今已三年玩寇，尚恣舟张；十道徵师，递相逼挠。若不专征钺，何因倒载干戈，遂驱养勇之锋，伫破稔奸之窟。代行拙政，留托长才，慰八郡之疲羸，察四邻之。翼使袁宏黎庶，粗识咏歌；无令陶侃宾僚，只耽闲戏。数年卧理，今日出行，皆资裨助之功，聿保始终之惠。事须请知观察留後。

○请高彦休少储充盐铁巡官

牒：少府学麟成角，词凤传毛，偶轻桂客之游，暂乐梅仙之侣。鹤唳而月龙寒野，万里清音；鹏飞而云簸长天，九霄高躅。幸联宗党，得接徽猷，敢兴念於维驹，未见辞於绊骥，稍假纵横之术，终匡幹支之权。虽惭燕国之金台，愿接谢家之玉树，同姓必亲於异姓，今人何让於古人。事须请摄盐铁巡官，表次录奏。

○请泗州于涛尚书充都指挥使

牒：尚书洞究儒经，旁探武纬，指清途於万里，牧远群於三年。看隼飞，待鹿挟，慰疲以仁政，捍寇盗以智谋，克归合浦之珍，曾散曲堤之众。今者徐戎遗烬，敢恣侵袭；楚卒精录，伫期埽荡。终免致包胥之哭，况非夺晋鄙之军。但以鹰犬呈功，熊罴就列，须侯指挥之命，仍申抔噬之能。实托威权，远希统摄。俾瞻马首，皆知进退之宜；永灭梟声，用审否臧之律。事须充都指挥使。其应援诸都及甯淮、盱眙、淮阴等三镇将士，悉受指挥。

○王启端公摄右司马

牒：端公乌衣茂族，鹤氅清流，早列官荣，颇精吏术。口中金石，常聆直韵之高；手下铜盐，曾展长才之妙。事既同於外举，理无愧於旁求。今则秩挂方书，职参典午，虽云承乏，且欲试能。宪府威棱，他日见豺狼慑伏；郡庭闲散，此时乐鱼鸟留连。事须差摄右司马。

○右司马王启端公摄盐铁出使巡官

牒：奉处分，且榷莞之设也，本资戎事，将贍军须，既当薄伐之期，实藉均输之利，能成重务，固选良才。端公韵振维山，庆流淮水，静处五常之域，勤寻六义之门，每览缘情，备知守节，继委当仁之任，皆传干吏之名，已为历试诸难，可谓多能鄙事。今以仰裨国用，旁济兵储，榷课方殷，句稽匪易，官居典午，既已优闲，志在推公，抚辞冗屑。伫縻幕职，立展筹谋。虽见王，长寄心於方外；何妨裴楷，暂劳力於俗中。事须请摄盐铁出使巡官，句勘当司钱物。

○前邵州录事参军顾玄夫摄桐城县令

牒：前件官善水无壅，谦山自高，腹饱诗书，口含锋刃，厚利唯勤於耕道，闲情素道於钓名。为疏奔竞之门，尚处皋栖之地，既能洁己，何惜爱人？州主簿之提纲，昔尝留意；邑大夫之制锦，今可呈功。永言不惮勤劳，方谓克承阙乏，稍念时危而慎守，勿云俗弊而难除。一门多咏雪之才，众推儒庆；百里渴象雷之理，勉振政声。事须差摄舒州桐城县令。

○海陵县令郑杞

牒：奉处分，字人之政，为吏所难，欲俟三年有成，固须一日必葺。永言委任，实藉贤能。前件官深於诗，敏於行，不近刘舆脂膩，唯资谢朓膏腴。累假一同，备彰三善，眷彼东吴之近境，实为南兖之奥区。昔也承乏多勤，去思犹在，今可以举旧令尹之政，修真君子之诚。均调政刑，遍慰黎庶，展骥终希於得路，割鸡无惮於发硎。行乎敬哉，勿隳乃力。事须请摄海陵县令。

○前宣州当涂县令王翱摄杨子

牒：奉处分，宰字之术，若驱群鸡，缓之则散，急之则乱。此言虽小，其理其中，知者非难，行之不易。况乃隋城近邑，楚岸通津，螟蝗则久待消除。龟毛则每思养育。前件官相门积庆，儒室推贤，早登廉孝之科，尝历句稽之任。虽栖下位，不坠讼名，果逢连帅之知，再假字人这秩。雉谁忍补，鹄自停喧，陶潜之腰腹暂□，孔奋之膏腴下润。今以杨子一同繁剧，四达要冲，每当使命交驰，实托宰僚勤干，遂重责成之寄，况逢多事之秋。而乃有令患风，请告逾月，若言考秩，亦合替移，固选长才，俾修阙政。其在上瞻夏日，下视春冰，宜无惮於徒劳，伫有成於历试。苟有经年沈醉，必亏莅事之能；如将终夕清谈，亦失相时之理。勉於二说，慎自三思。事须差摄杨子县令。

○柳孝让摄滁州清流县令

牒：奉处分，今世之奖邑大夫也，多以河阳花、彭泽柳为美事，永言至理，我则不然。唯某在其视人如伤，洁己以仕，能怀冰蘖之操，回掩花柳之名，实难其才，得副吾意。前件官展禽苗裔，言偃政能，曾宰济阴，克安属邑，久依江徼，静守穷居，数年而虽甚食贫，直道而未尝改节。今将历试，俾假缺员，无兴喧鹤之讥，勉致驱鸡之术。事须差摄滁州清流县令。

○前浙西馆驿巡官乡贡三传张咸摄山阳县丞

牒：奉处分，前件官族资鹤印，业练麟经，未躬壮图，尝从碎职，既简牍之事，宁辞州县之劳。习传之体有三，能详正义；在公之心无二，宜慎尔官。往矣敬哉，赏罚斯在。事须差摄山阳县丞。

○前婺州金华县尉李涵摄天长县尉

牒：奉处分，夫县尉之设也，其官虽卑，其务甚重，动则推详滞狱，静则慰抚疲，是以佐僚能惮其直声，宰尹亦怀其畏色。悄言至理，实系长才。前件官性习五常，身资一命，尝佐金华剧邑，颇传玉洁高名。久见退修，诚思进取，俾助养龟之政，且升华鲟之资。其在蘖作朝餐，冰为夕饮，高悬曹棒，静和宓琴，誉能息於鹤喧，势必登於鸿渐云云。

○前颍上县主簿郑绶摄盛唐县丞（舅韦緘评事荐）

牒：奉处分，凡城一邑，皆列六曹，虽云具体而微，岂可从心所欲。况县丞之佐理也。令长惮其纠摘，猾吏稟其规程，苟能自强，何患不立？前件官康成求己，季智奉公，曾申颍上之勤劳，遂见渭阳之论举。桓谭贰政，且宜肃彼奸豪；殷浩吟诗无用伤其贫贱。事须差摄寿州盛唐县丞。

○诸葛殷知榷酒务

牒：奉处分，权酤之权，起於汉代；会计之利，著在周经。既当预备阙悬，难可不从改作，将成重务，固选良才。前件官隐豹含章，卧龙兴庆，洁己则隋珠无，在公则庖初有馀。昨分孔仅之重司，已成历试；今躋鲁匡之良策；何惮专勤。无辞郑驿之卑栖，早致卓炉之馀利，能资美禄，必贍雄师，所期百姓无哗，非阻三军告醉。事须差摄馆驿巡官，专知榷酒务。

○李昭望充奉国巡官

牒：奉处分，昔孔子诫伯鱼学曰：“其先祖不足称，其族姓不足道，然而大以流声後裔者，岂非学之所致乎？”若然，则先祖之与族姓也，不唯时世所荣，亦乃圣人所重。前件官绅上品，结绶中朝，方袭芸香，遽飘蓬迹；远逃虎口，犹绊骥蹄。今以一言为贤，三代可数，但□□渭阳之族，坐振重名；漂流淮徼之居，来求碎职。遂兹响应，用试才能，既知各有司存，唯在聿修厥德。事须补充楚州营田奉国巡官。

○柴岩充洪泽雨塘巡官楚州营田

牒：奉处分，三农就稔，一溉推功，苟非□降雨之渠，何以致如云之稼？俾无隳惰，固藉专勤。前件官壮志不渝，公才可任，承乏而善参军事，慎终而益见吏能。今以洪泽近封，雨塘美号，微小喻大，升高自卑。尔其静勩冰心，潜窥水脉，勉禀龚黄之令，远继田曹；无惭郑白之名，有亏地利。高悬赏罚，用试否臧。事须差充楚州营田院洪泽雨塘专知官。

○许权摄观察衙推充洪泽巡官

牒：奉处分，抚俗所先，劝农为最，是以郑浑则夺其猎具，温峤则请置田曹。仰顺天时，俯徵日力，俾督耕夫之业，须凭干吏之才。前件官历试已多，忠勤可奖，令尹之功成制锦，督邮之政克提纲。但承阙乏之时，皆有缉绥之誉。今以山阳沃壤，淮畔奥区，地占三巡，田逾万顷，非乏决渠为雨，尚亏多稼如云。盖为编，不勤功於{衮}；纵当稔岁，皆失利於稻粱。知尔奉公，劝民务本，若使而不辍，必期敏则有功，委以农时，假之使职，永言从政，实司与权。无取润於膏腴，苟徇私於毫发，勉施乃力，广谕众心。事须差摄观察衙推充洪泽巡官，兼都巡勘指挥奉国谢阳等巡务者。

○王启端公知丹阳监事

牒：前件官蹈冰守节，饮水安贫，静吟而篋有新诗，寂坐而门无杂客。卓尔君子，宛然古人。今以将济军须，诚资吏术，少辍琢磨之业，俾专鼓铸之权。想夷甫之不言，无亏祖德；思仲宣之未遇，勉俟官荣。事须差知丹阳监事。

○臧洵知盐城监事

牒：奉处分，若官无直道，则利有多门，凡历任於牢盆，或咸资於润屋，而乃就此繁剧，守其洁廉，心珠则不惹脂膏，智刃则能分髑髀。尝聆斯语，罕睹其人。前件官雅淡装怀，清勤馆务，尝握由拳之榷课，唯遵止足之规模。休替未遥，功劳可验，更资历试，必济重艰。展才於近监之乡，守节於作鹵之地。不须对雪，空中吟谢朗之诗；只在熬波，言下见张融之赋。事须补充权榷使巡官知盐城监事。

○赵词摄和州刺史

牒：奉处分，昔张绪子充，少好游猎，右臂膺，左牵犬。绪见而谓曰：“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充跪答曰：“丈夫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绪曰：“过而能改，颜氏子焉。”其後折节修身，终为贤达，则古之豪俊，今可规模。前件官脱迹迷途，投身义路，永除惑志，可奖俊容。既能资父事君，是得居官理务，俾参上佐，用试忠诚。况当□荣之时好，纵安居之乐词，其勉输後效，善补前愆，已销九族之忧，无起一朝之忿。事须差摄和州刺史。（以上《桂苑笔耕集》十三）

○淮口镇将李质充沿淮应接使

牒：奉处分，用兵之难，择利而动，不论远者近者，须赖掎之角之，在安思危，有备无患。前件官名超广利，勇继雄飞，自提外戍之军，每审中权之要。彼徐寇以屡侵吾圉，莫戢其锋，急之则鼠窜彭墟，缓之则豕う楚岸。遂徵众旅，俾划群凶，岂从援溺之权，将助焚枯之势。尔其指呼顺命，擒纵成功。终令人海之波，偏能流恶；乃使映淮之月，早见洗兵。茂赏高悬，良时倏往，勉思委寄，勿负利终。事须差充沿淮都应接使，便仰量出兵士，讨除贼徒。

○淮阴镇将陈季连充沿淮应接副使

牒：前件官勇於战贼，乐在从军，操戈而只待春喉，发箭而曾无旷目。自居远戍，久练雄兵，每聆捍蔽之劳，能息奔冲之患。今则未歼彭孽，犹役楚军，将资痴上尾之权，是成蛇阵；固藉爪牙之利，共展豹韬。尔其迹脱伍符，身居贰职，专防险道，伫静长淮，虽云回绕之川，未是萦纡之地。坐思前哲，犹传跨下之踪；立取奇功，好豁胸中之气。勉期竭节，实谓逢时。事须差充沿淮都应接副使，便仰量出兵士，讨除贼徒。

○宋再雄差充水军都知兵马使

牒：奉处分，舟楫施利，干戈骋威，自古为维，在今所急，固托纵横之略，始成捍蔽之功。前件官学剑有成，弯弧自许，嚼彘而当年逞俊，曳牛而是处争雄。高列军门，深遵义路；久居江戍，妙练舟师。今以泗上流灾，淮中聚寇，既犯观风之境，颇昏映月之流。尔其总握雄兵，远张秘第，陆歼蛇豕，水截蛟螭，早令贼垒皆平，永使惊波不起。用官物而讨官贼，吾不为难；探虎穴而拔虎雏，尔当自勩。事须差充水军都知兵马使，部领诸兵马，讨除淮内贼徒。

○苏聿补衙前虞候

牒：奉处分，古之有言，以小谗大，则祁奚之请老也。既当问嗣，能自举亲，情不涉於阿私，事何妨於委用。前件官早从使役，久习武才。父也暮年，既思休退；子之壮气，可代勤劳。且令职在於早趋，乃欲功归於历试，无爽聿修之训，勉成负荷之规。事须补充衙前虞候。

○曹威转补散兵马使

牒：前件官勇而好礼，勤以从戎。比者逞陈众之言词，传郭维之讯问，果驱险浪，皆赴顺风。寻值沛戎，来侵楚壤，首登鹤列，深挫豺牙，摩垒而每能率先，殷轮而不欲言病，忠诚励己，壮节惊人。今则郡守论功，材官受赏，俾升峻级，用报前功。事须转补散兵马使。

○许授庐州刺史

牒：奉处分，良二千石，古难其人，属郡之中，吾有所试，勤修静理，今得人焉。前件官自举六条，已逾四载，邑无吠犬，境绝飞蝗外令邱井安，内致

闺门肃睦，政声则有口者歌咏，仁誉则无翼而奋飞。远达宸聪，果沾殊宠，美秩已题於龙剑，雄威愈振於隼，既销滁水之灾，来作庐江之福。分忧救瘼，能谐圣主之心；红旆碧幢，岂落他人之手。事须准敕授庐州刺史。

○孙端权知舒州军州事

牒：奉处分，昔李弼有言，大丈夫生世，须履锋刃以取功名，安可碌碌依阶求仕。是乃蓄志能壮，谋身克成，夕脱羔裘，朝驱熊轼，不惭往哲，其在兹乎？前件官族继兴公，术传武子，能扬俊气，久练雄师，常安乞乞之徒，果就循循之诱。今则委之郡政，试以公才，既逢豹变之秋，善守龙舒之境。为邦致理，必见三年有成；向国输忠，勉令百姓无患。即迎帝赏，更峻官荣。事须差权知舒州军州事。

○朱补讨击使（纳助军钱，遂加职赏）

牒：奉处分，汉有卜式者，输家财助军费，遂乃出自牧羊竖子，终为司宪大夫，忠诚所施，其利甚博。前件官石非硌硌，铁实铮铮，知义重而财轻，愿忘家而报国。天龙地马，不藏私室之中；尺籍伍符，可列军门之下。俾升峻级，以讽顽，既有赖於金多，无自惊於铜臭。事须补充讨击使。

○郝定补衙前兵马使（能手射七十步）

牒：奉处分，弧矢之利，武艺所先，号猿而永播嘉声，落雁而能传妙技。况乃只凭五指，能代六钧，岂唯迈古超今，可谓神功圣术。前件官早攻手射，善应心机，不弯三百斤弓，能发七十步箭。纪日若见，必想韬弦；吕布相逢，固惭。既抱非常之伎，伫成可久之功，换滑台之旧资，陟隋苑之高级。事须补充衙前兵马使。

○客将歌舒兼充乐营使

牒：前件官动彰毅勇，静保谦冲，早成学剑之功，不坠为裘之业，颇经历试，无怠聿修。久委宾司，既见与言之可使；俾兼乐职，必期饰喜之克谐。尔其有礼为先，无荒是诚，迎送於燕台郑驿，指踪於回雪遏云。勿使英贤，或发养痾之诮；须令艳丽，先缄笑辟之声。事须兼充乐营使。

○王处顺充盐城镇使

牒：奉处分，夫藩镇之为制也，中屯锐师，外列诸戍，用备腹心之患，固凭爪牙之勤。前件官深蕴壮图，挺生勇气。姜维若在，未占雄儿；焦度相逢，应饶健物。每展报恩之节，累申伐叛之功。眷彼盐城，居於海岸，苟或一同失理，实为四远多虞。遂徵处顺之名，俾守防奸之任。尔春效勇夫之重闭，致危俗之安居。暂固封疆，无念及瓜之限；但逢寇孽，勉扬破竹之声。事须补充盐城镇使。

○张晏充庐州军催阵使

牒：奉处分，师克在和，兵贵在速，若各市地缓其善阵，诚为挫彼奇锋，用之则行，时不可失。前件官志能传略，名可止啼，待逢盘错之难，愿展纵横之术。今则舒犹叛楚，卫已伐邢，雨虽润於兴师，云未销於结阵。遂使鱼丽猛势，阻埽氛埃；蚁聚顽徒，敢安窟穴。尔其驱之以马，训之以豹篇，事唯托於一麾，功必成於百胜。将迎军赏，伫送捷书。事须差充盐州军前催阵使。

○归顺军补衙前兵马使

牒：奉处分，前件官身荣豹饰，志习龙韬，奋心於击鼓其镗，骋力於挟以走。早归信义，无惮勤劳，去正寇，据属城，兵微诸郡，共歼微孽，各誓前驱。既遵令於牙璋，宜陟名於甲骑，聊迁职秩，用报军功。尔其勿替忠诚，更邀上赏。事须补充衙前兵马使。

○安再荣管临淮都

牒：奉处分，西魏王黑率众拒寇，乃杖白挺，大呼而诟曰：“老黑当道卧，獾子那得过？”敌见威勇，果自惊奔。则知猛将之名，以夺叛徒之魄。前件官夙精韬略，历试机谋，尝犯重围，决成独战，实可谓神出鬼没，岂唯□左旋右抽。今之武力虽衰，壮心益励，临事而犹能强饭，即戎而宁欲素餐。蠢彼顽凶，骚然侵扰，虽徵众旅，未建奇功。眷彼临淮，处於要地，其在训之以三令，激之以一呼，审详於彼竭我盈，成就於先难後获。老骥免嗟於伏枥，无令弩马争先；秋鹰既遂於下，勿使妖狐得便。事须差管临淮都。

○吕用之兼管山阳都知兵马使

牒：奉处分，仲尼云：“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尝聆斯语，今见其人。前件官庆袭玉璜，业精金版，遵直道而利有攸往，奉公这而知无不为。是以晋作新军，权资处右；齐行勇爵，众许居先。乃裨察俗之规，动叶安民之策，遂得晨羊罢饮，夜犬停喧，永除奸滥之源，深得抚绥之道。今以属城多难，散卒无依，穷猿既切於授林，飞鸟犹思於择木。群情所附，戎略可嘉，俾安其瞽瞍然来，实倚其多多益办，无辞两役，用展长才。事须兼充山阳军都知兵马使。

○獬豸都将

牒：奉处分，凡标军额，须警众心，如指喻之非宜，则训齐而何在。况乃均沾好爵，其荷殊恩，迹虽限於柳营，秩尽异於柏署，宜加一等，俾异三行。前件官壮气挺生，忠诚卓立，广弩则前无强敌，荷戈则动有成功，累戎建勋，遂沾爵赏。今以狼星未灭，鲸浪犹翻，将申戮暴之能，用示触邪之号。尔其勉思一角，永息二心，伫销封豕之灾，勿失神羊之性。事须补充獬豸军都知兵马使。

○宿松县令李敏之充招讨都知兵马使



牒：奉处分，昔来护者，立性卓劳，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乃舍书欢曰：“夫人在世，固当如是，会因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专事笔砚！”其后果申壮志，累建殊勋，则知奇才所为，何代不有。前件官精详吏道，旁习戎机。假百里之威，则疲获赖；作万夫之长，则义旅知归。遂得县道肃清，邻藩倚赖，从事破斩春之狡窟，遥分江夏之兵权，罢从役於驱难，伫承乏於建隼。聊加职赏，俾振军声。是乃丈夫雄飞，君子豹变，勉驱甲骑，远应羽书。既设援於他邦，必保安於吾围。事须补充节度卫前兵马使，兼充西南招讨都知兵马使。

#### ○张雄充白沙镇将

牒：奉处分，升高自卑，君子所以励素志；辞大就小，古人所以传令名。但能守节不亏，固在相时而动。前件官密怀义勇，深贮谦和，颁条而政有嘉声，馭众而军无愠色。今以新恩未降，锐旅何安，眷彼古津，实为要路，是成镇务，乃在江直，既居使府之要卫，宜假公才而管辖。况兼场货，可瞻军须。且卷豹韬，其义斩蛟之勇；伫迎凰诏，别迟建毕之荣。事须差权句当白沙镇务，兼知场司公事。

#### ○安再荣充行营都指挥使

牒：奉处分，昔曹公为乐府歌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今犹古也，我得人焉。前件官百战成功，一麾出守，曾安海俗，永振风声，而乃不求更握虎符，唯愿终申豹略，岂觉老之将至，每俟用之则行。今以大憝未歼，外方多难，诸藩命将，无非竹筒探名；远道徵师，或是葵邱代戍。苟亏忠勇，何荡妖凶，遂付重权，伫观奇策。其在身先行伍，顾指军兵，勉扬矍铄之名，无致迁延之役。时不可失，往矣敬哉！事须差充行营都指挥使，赴寿州西面备御，讨逐黄巢徒党者。

#### ○徐莓充榷酒务专知

牒：奉处分，前件官发迹戎行，研心吏道，忠勤所至，干济可观。今则举汉代之权宜，搜杜康之利润，贍吾军用，藉尔公才，既非若处先登，无与会从人皆醉。事须差句当天长县榷酒务。

#### ○柳李让知白沙场榷酒务

牒：奉处分，前件官直道立身，公途励志，学已窥室家之富，在曾致州县之劳。今以备食三行，搜资六物，岂使弊归於下，只令利在其中。勉禀条章，早申绩效，俾不欺於酿具，无自陷於醉乡。事须差知白沙场榷酒务。

#### ○行营都虞候

牒：奉处分，前件官勇而好礼，敏则有功，膂力甚强，腹心可委。今以齐驱劲卒，俾划群凶，尔其纠摘行闲，防虞境外，宜拘小节，善事上官，勿谓忠

贞，有乖辑睦，能成勤效，不吝甄酬。事须补充行营都虞候。

○曹鹏知行在进奏补充节度押衙

牒：奉处分，藩侯所任，邸吏为先，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九霄之命，固凭干济，方付重难。前件官鲁刳长材，魏仁雄族，虽处干戈之列，早闲刀笔之能。遂使远赴行朝，专司递务。睹六龙之仙躅，每审巡游；传九凤之王言，曾无阻滞。以兹历试，深可奖酬。今已秩亚宪卿，官升典午，身得趋於辇路，职未称於辕门。俾假牙璋，遥分甲骑，慎达上天之旨，以安外地之心。尔能竭诚，吾不吝赏。事须改补摄节度押衙，依前知行在进奏。

○朱祝大夫起复

牒：奉处分，事繁金革，礼夺苴麻，鲁公制之於前，晋侯行之於後。盖乃从权顺变，是为移孝就忠，苟不忘家，将何报国？前件官方从戎役，每藉公才，遽鍾风树之悲，永违霜槿之养，能勤泣血，唯惧夺情。然以群寇未歼，列藩多事，霍执三年之爱，仰辜万乘之恩。况承敕命指挥，已许军前驱使，出如纶之睿旨，既俟成功；衣夫锦之格言，岂同前哲。时异事异，念兹在兹，扬名显亲，竭力从命。孝之终也，往矣敬哉。事须牒举起复，差往五岭已来类会军前公事。

○上都昊天观（声赞大德赐紫谢遵符充淮南管内威仪指挥诸宫观制置）

牒：大德真璞混成，灵源广润，淘俗恣於心水，莹仙姿於面冰。蓬岛神仙，应待衔杯之乐；茅家兄弟，敢攀执袂之游。犹思救苦於寰中，尚阻追欢於物外。属以阵蛇出穴，戎马生郊，每勤斋敬之心，深假护持之力。达圣聪而有谓，施醮礼以无亏。今则秦岭烟昏，难寻四老；楚淮月皎，幸伴八公。但以桂苑繁华，杨都壮丽，既见星坛月殿，处处荒摧；难期鹤驾霓旌，时时降会。欲设精严之备，须资扬统之权。白马将军，方役大朝之元帅；青牛道士，暂充下界之仙官。比年既遂於攀留，他日必同於轻举。事须请充淮南管内威仪，兼指挥诸宫观庄田等务。（以上《桂苑笔耕集》十四）

●卷四十一

☆崔致远（八）

○应天节斋词三首（以下斋词）

道士某乙言：伏以圣大降生，王者嘉应，包天地之大德，启日月之殊祥。是以电绕虹流，克符龙质；握乾披震，允叶龟书。伏惟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紫府真宗，丹陵宝命，孝理而勤修一德，化成而胥悦万方。偶以犬吠尧威，熊惊汉御，犹轸泣辜之念，暂劳展义之行。今者风振南薰，方任长赢之节；星瞻北极，乃当诞庆之辰。莫不山灵供万岁之欢声，河伯献千年之瑞色，仰资圣寿

，敢设仙斋。广成子之微言，既传众妙；华封人之善祝，实系群诚。伏愿德乃日新，祸当天悔，暂兴时雨，遍洗妖氛，高整鸾旗，早回凤辇。然後搜济汾之咏，撰封岱之仪，传芳於玉叶金枝，积庆於天长地久。使蛮戎率服，蠹植咸苏，仰沐华胥之风，齐登仁寿之域。普天率土，永贺升平。

○又

道士某乙言：伏以父天母地，帝道所以为尊；贯月绕星，灵符於是乎在。况睹一人有庆，固知万寿无疆。伏惟皇帝陛下龙握丕图，凤资圣纪，播休声於里社，标盛礼於高。今者风调舜琴，日缓羲辔，历草舒芳於八叶，丹陵降瑞於千龄，谨设仙斋，仰陈善祝。伏愿尘销九野，波息四溟，早回西幸之仪，便举东封之礼。一千年之休运，高建武功；三十世之昌期，倍延福祚。允谐大定，永贺中兴。

○又

伏以濂乡白鹿，既挂仙踪；函谷紫云，果资王气。积庆於天长地久，传华於圣子神孙，耀玉京而我李长春，演金录而庄椿永茂。伏惟皇帝陛下三无禀德，万有覃恩，叶感星梦日之祥，掩四乳八眉之瑞。上天降圣，爰乘解愠之风；列土修齐，况值宴阴之月。伏愿峒山顺轨，汾水回銮，迎万岁之岩音，归九重之天阙。享七百年之休运，寰宇中兴；守五千字之格言，兵戈大定。仰祈玄鉴，永护皇居。

○上元黄录斋词

年月朔，启请如科仪。伏以有德不德，无名可名，自施倏忽之功，莫究希微之旨。是以紫储乃修心可到，玄关非用力能开。臣志慕真风，躬行正道。但以汉良前箸，犹劳战伐之谋；越蠡扁舟，未遂优闲之望。既荣人爵，须报主恩，誓歼无赖之徒，久练不祥之器。动拘俗役，虑犯玄科。今则节已及於上元，灾未销於下界，谨修常醮，仰贡微诚。所愿泉覆顽巢，凤回仙驾，帝座与三台永耀，王畿与九牧皆安，雷惊而蛰户全开，风埽而妖氛静息，俾臣灵根日茂，至业天成。虎符提阃外之权，终安泽国；虹节指壶中之境，得认家山。臣无任虔肃祷祠恳悃之至。谨辞。

○中元斋词

年月朔，启请如科仪。伏以道本强名，固绝琢磨之理；身为大患，深惊宠辱之机。能审自然而然，必知无可不可。是以雕词赞美，则乖妙旨於混成；矫志求真，则爽奇功於积学。冀标玉籍，在守金科。臣才谢半千，虽惭贤路；心凝正一，早扣玄关。斋诚於八节三元，炼志於龙緘凤蕴。但属鲸翻逆浪，蚋喷毒沙，数年兴蠹螫之灾，万姓抱疮痍之苦。三尺剑高提在手，须救危时；六铢衣轻挂於身，未谐夙愿。今谨因中元素节，大庆良辰，依宝坛而醮设常仪，企

仙阙而拜申精恳。伏愿真风荡涤，玄泽滂流，吾君享万岁於岩音，贤相耀符於渭诀。询舜弦之美化，永复昌期；漏汤网之凶徒，咸归显戮。然後戴发含齿，鳞潜羽翔，不知日用之功，各遂天成之乐。俾臣代勋善继，真位高迁，留形於烟阁云台，纵赏於芝田蕙圃。铸金追想，终荣圣主之恩；叱石闲游，得效仙人之术。倘非过望，敢不精修。臣某无任祈恩谢过虔祷恳悃之至。谨辞。

○下元斋词

年月日，启请如科仪。伏以教资妙用，无为而无不为；道在勤行，不厌是以不厌。苟得捧持三宝，必能极护万灵，须凭善建之根株，始睹混成之阃闕。故曰：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者也。臣虽尘役拘身，而云装挂志，大成是望，上达为期。每依郭璞诗中，精调玉石；愿向葛洪传上，得寄一名。所以仰钦象帝之先，岂在他人之後？听烂柯翁之说，则倍惜光阴；览《抱朴子》之言，则不亏忠信。但以卑栖俗累，深握兵符，政刑之得失难调，赏罚之重轻易忒，暗推愆咎，莫补精修。况叨真位之荣，恐负玄科之责，是以三元八节，显醮遥祠，唯期致力於九层，未曾妨功於一篔。今则天吏扣应钟之候，冰官揽玄轡之时，月数就盈，日辰在望，仰投灵地，敬设宝坛，备仪於琳几琼盘，注想於金台银阙，冀感通於良夕，能济技於危时。伏乞太上三尊，十方众圣，曲垂玄鉴，俾遂丹诚，早回翠辇於长安，复振皇风於正始，秉陶钧者永谐德化，仗节钺者共戢兵戎，波涛静寢於四溟，氛雾豁开於九野，树下有推功之将，草闲无求活之徒。至於翔翼跃鳞，行喙息，偕登仁寿之域，不蹶昏迷之途。使臣深结道缘，遥申斋愿，望三清於通路，资一溉於良田。此时枕越石之戈，暂妨高卧；他日把浮邱之袂，岂讶後來。臣某无任沥恳投辞虔祷惶切之至。谨辞。

○又

年月日，启请如科仪。臣伏以测管窥天，虽乖旷望，挥戈驻日，盖感精诚。苟为山之力不亏，则至海之期何远，仰玄门之善闭，遵妙道以勤行。但以为子为臣，曰忠曰孝，既增荣於国祿，愿无忝於家勋。手握玉符，且救寰中之难；志栖金录，唯思象外之游。每虑政人务三，法亏画一，虽慎抚绥於南兗，尚多愆咎於北酆。况当剪寇为期，弭兵未暇，今则月就盈数，日临下元，遥仿真仪，敬陈斋法，俨星坛而稽首，想风驭以驰魂。伏乞太上三尊，十方众圣，玄慈见荫，良愿克谐，翠华早耀於秦云，皇祚永兴於汉日，百官多庆，八裔同欢，寇戎则销燧象之灾，幽滞则假烛龙之照。然後使臣世官贞吉，道业滋成，遗荣待泛於五湖，企想潜通於三岛。作人间之都尉，蒯训无心；拜天上之侍郎，沈羲有望。唯愿在家必达，终能直道而行，臣无任祈恩忏罪虔切惶恐之至。谨辞。

### ○上元斋词

年月日，启主如科仪。臣仰察玄经，乃见道资众甫；俯稽盛典，则知神应至诚。是以早详病病之言，每励贤贤之行。五音五色，实除耳目之娱；六甲六丁，潜致爪牙这役。愿蹶轻飞之路，常敲众妙之门。但属戎马生郊，陈蛇奔穴，无苟免而临难，不得已而脾兵。盖报主恩，虑亏臣节，只誓显诛寇孽，宁知暗积愆殃，虽军律克申，而真科是惧。今以日延和景，月满初元，遇吸新吐故之辰，忤喙腐吞腥之罪，俨陈醮礼，敬荐斋诚，灯耀九光，烬焚百和。寂寥尘外，幡幢静设於星坛；仿佛云中，环佩似传乎风驭。冀销妖，仰告威灵，伏乞大降玄慈，下从丹恳，万乘永资於万寿，百官皆荷於百祥，战场则荆棘丛生，农壤则麦禾花茂，凡云蠢动，尽获昭苏。然後俾臣援溺功成，奉身以退，冲灵道遂，鼓腹而游，饱琼蕊之糗粮，就瑶台之蹊径。过圯上者终谐素志，自有前踪；入壶中者益感专心，宁无後望。既殊捕影，敢惮劳形，臣无任悔过祈恩虔切惶恐之至。谨辞。

### ○中元斋词

启请如科仪。域中之四大难名，字之曰道；物外之三清在想，心以为斋。岂图滋福於一身，唯愿洽恩於万汇。臣生逢圣日，志慕真风，宁贪久视之门，有覬轻飞之路。但以行先不殆，德贵有馀，每虔一气以存思，非止三元而展敬。今则云摧火影，风戛金声，当中元积庆之辰，谨修常醮；以下界罹灾之事，仰告玄慈。一昨夏景既阑，秋成甚迳，而乃旷野则飞羊敛翅，深泉则黑仑藏鳞，嗷嗷之黔庶何依，烈烈之苍穹莫诉。虽近沾美泽，而尚慊农郊。伏乞太上三尊，十方众圣，下从精恳，大庇生灵，使风雨常调，烟尘永息，兴圣祚於千秋万岁，振欢声於四海九州。然後俾臣功名则与国同休，道业则在家必达。水中泛泛，谢时态之浇浮；云外飘飘，逐仙踪而蹇翥。既探珠而有望，宁种玉以无因，臣不任祈恩救灾恳祷虔惕之至。谨辞。

### ○斋词

启请如科仪。伏以混成至道，本在勤行；众妙玄门，唯资善闭。故曰修之身则其德乃贵，修之国则其德有馀，既能事小功多，可谓暂劳永逸。臣虽手提金钺，而心寄瑶台，飘飘然自有良期，扰扰者谁知积学？是以三元致敬，一气存思。伫天上之鸡声，潜悬素望；待海中之鹤信，每沥丹诚。终冀用之则行，岂言深不可识。今者谨赍薄礼，仰黻玄慈，所愿转茂灵根，渐抛俗界，饵崦嵫之奇草，饮沆瀣之仙浆。汉代淮王，终遂仙游之乐；周时柱史，何妨吏隐之名。荷保天成，奚言日损，景仰於其中有象，原知於此外无求。臣无任投辞恳迫虔祷兢越之至。谨辞。

### ○黄录斋词

启请如科仪。臣身拘俗网，志仰真筌。虽窈窈冥冥，至道则无形可扣；而勤勤恳恳，精心则有感必通。是以每励焚修，敢安晷刻，所冀学海而终归巨海，好龙而不惧真龙，岂贪轻举之名，但效勤行之旨。然以早分相印，久握兵符，燮扶危静乱之秋，有戮暴诛奸之役，伏虑政条失所，刑律乖宜，愆违暗积於玄司，殃咎难逃於黑籍。今则景销木德，节启火威，稽首昊天，叩心灵地，叩祷而谨陈薄奠，祷祠而仰献微诚。伏乞太上三尊，十方众圣，俯矜丹慊，深降洪慈，使电灭于灾，云兴百福，永资玄荫，渐茂灵根。埽阍外之烟尘，早成勋业；玩壶中之日月，免役梦思。臣无任悔过祈恩恳迫惶恐之至。或辞。

### ○禳火斋词

年月日，启请如科仪。於紫极宫内，修建洞渊妙斋，三日四夜，转经行道，为禳当府火灾，祈恩投辞，上诣虚无元始天尊。伏以波荡四溟，尘昏九野，遂见绵区萑字，未能灭消氛。臣虽志悦道风，而身沾睿泽，早托山河之誓，久临淮海之封，每慎抚绥，不遑宁息，粗安一境，已涉五年，斋诚仰贡於上玄，妖气愿销於下界。岂料天心悔祸，性命骄地期，地分罹殃，难逃历数，方当暮月，始起融风。遽兴郑国之灾，难施；将救成都之急，谁巽酒杯？所既多，俱焚是虑，众力犹勤於撤屋，群心免骇於燎原。今则每念伤人，唯知罪己，仰投灵宇，敬醮宝坛。袞禳异於四郊，宁拘古礼；祈祷远瞻於三岛，但献精诚。伏乞太上三尊，十方众圣，曲流玄泽，大挫阳精，使回禄知非，祝融请罪。闾阎扑地，皆除火宅之灾；道路生风，永作水乡之福。黎乐业，师旅怀安，构阴谋者自就消亡，归善化者各资荣泰，齐登寿域，仰望仙乡。臣无任归罪乞恩虔祷恳迫惶恐之至。谨辞。

### ○天王院斋词

唐中和二年太岁壬寅正月望日，具衔某敬请僧某乙，设斋于法云寺天王院，谨白言舍利佛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伏以欲界将倾，魔军竞起，九野尘昏於劫烬，四溟波荡於狂飙。诸侯志慕於宋公，星无三徙；圣主德齐於汉帝，日未再中。不知天养鸱梟，地容螟贷，力斗之群凶得便，义征之众旅摧威。某也手握兵符，心抱将略，欲展焚枯之力，愿成拯溺之功。是以景仰三归，勤行十善，深凭护念，敢启邀迎。宇内疮痍，略假医王之术；世间疲瘵，遍希慈父之恩。今则幸遇初元，精修美供，春露洒琉璃之境，晓风吹檐葡之香。想其舍卫城中，长老尽携弟子；水精宫里，天王便作主人。伏愿舍利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教既东流，迹能西降，远救阎浮之地，暂离兜率之天。问疾语言，不竞维摩之说；称名功德，可逃罗刹之灾。唯愿共泛慈航，齐挥智剑，寢惊涛於苦海，埽妖气於昏衢。则乃慧灯照天帝之心，法鼓破波臣之胆。静销诸恶，暂开方便之门；广庇众生，无惜慈悲之室。谨疏。

### ○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

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聊凭法疏，用写悲词。以昭义侄孙幼蕴壮图，长居重任，不埽一室，有志四方。手运豹韬，既是吾家之事；身持龙节，累沾圣代之恩。至於越海征蛮，对河分陕，立战功於遐徼，传理化於近藩。慎守诏条，能谐物议，遂移上党，实委外权。寻属戎马生郊，阵蛇出穴，遽聆寇孽，直犯京华，频兴伐叛之师，消息训戎之令。上将则虽期徇难，欲竭忠诚；小人则多是幸灾，潜兴狡计。叛徒忽至，横祸斯侵。弘演纳肝，其谁能继；酆舒伤目，所不忍言。噫！道则日彰，志惟天夺，征旌永卷，飞远来，言念雕零，莫胜悲恻。但以推寻佛理，抑割俗情，既知前世因绿，粗解此时冤痛。况乃父立忠节，子扬孝名，古贤所称，今我何恨。俾资冥福，敬设妙斋，所愿慧炬照迷，慈航援溺，早推诚於贯日，终致乐於生天。子子孙孙，永绝怨讎之本；生生世世，常逢安泰之期。谨疏。

### ○又

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某官某乙奉太尉处分，为故昭义仆射於法云寺设三百僧斋，并写《金光明经》五部、《法华经》一部，永充供养。盖聆佛修慧力，普济群迷；人发信心，终成善愿。苟得影从至教，必能响答虔诚。伏以昭义仆射夙振雄图，继分重寄。将军投袂，练兵而方切专征；天子剪衣，飞诏而唯凭妙略。伫建穀中之勋业，忽罹意外之灾殃，不吊昊天，夺我良胤。今则敬投莲宇，虔设桑门，仍口贝叶之真踪，仰奉《法华》之妙义，伏愿乘兹功德，解彼冤讎。灾星昔照於豫州，已推定分；慧日今悬於觉路，永绝良缘。谨疏。

### ○祭五方文

年月日，具衔某谨以清酌庶羞量币之奠，敢昭告于五方神之灵。《传》不云乎：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以《礼》云：“共公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然则神主顺天，灵功莫测；诸侯列土，祀典宜行。惟夫人实统阴祇，广含坤德，身为万物之母，首冠五方之君，职奉轩皇，功标口社，殷汤罢改迁之议，汉武陈祠祭之诚。是知神鉴则无偏无颇，物情则以享以祀。昔平九土，既能疏决江河；今处五方，岂不庇安淮海。灵其调和於金木水火，驱役於风雨雪霜，使春夏秋冬，永息灾殃之气；东西南北，静除氛之源。牢币具陈，庶羞甚潔，致敬不亏於中溜，施恩幸满於大藩。唯候丰禳，冀神报塞。尚飨。

### ○筑羊马城祭土地文

年月日，具衔某以兵戎未息，御备是勤，乃命修筑羊马城，遂遣某官某乙

告於土地之神曰：夫城郭之设，邑居所凭，陋之则狡者或口，美之则寡能固守。况今豺声竞发，虺毒遍吹。易动难安，何处能为乐境；暂劳永泰，此时须建良功。遂乃揣高卑，议远近，便令百堵皆作，终可三旬而成，徵名於伏枥触楹，接势於长云断岸，不假龟行之迹，岂须龙见之期。众既叶心，事无费力。神其德惟博载，道实流谦，勿辞板筑之喧，勉致金汤之固。使云锹雷杵，远振欢声；乌堞集墉，高标壮观。北吞淮月，南吸江烟，平欺铁瓮之名，回压金甌之记。有备无患，神其听之。

### ○祭楚州阵亡将士

尔等尺籍从军，寸心报国。羔裘武饰，既以力称；马革雄图，早将身许。爰有徐孽，来侵楚封，春喉之壮气未申，失手之冤声遽起。始见荷戈就列，翻为复矢成行，然而功其可称，死且不朽。有狼覃之君子，无羊斟之小人。昔时之重义轻生，不求苟活；今日之名存身丧，岂贮遗悲。魂其有知，各歆薄酌。

### ○寒食祭阵亡将士

呜呼！生也有涯，古今所叹；名之不朽，忠义为先。尔等广弩劳身，蒙轮逞力，奋气於熊罴之列，忘形於鹅鹳之前，能衍勇於干戈，固免惭於床第。今也野草绿色，林莺好音。杳杳逝川，空流恨而无极；累累荒冢，谁验魂之有知？我所念兮是功劳，我所伤兮好时节，俾陈薄酌，用慰冥游，共谋抗敌於杜回，无效怀归於温序。能成壮志，是谓阴功。

### ○移浙西陈司徒庙书

滔滔逝水，幽显虽殊；凛凛雄风，古今何让。苟或同心立事，必能异代论交。司徒壮节奇功，备载外孙之碣；灵恩显验，高传太伯之乡。谭扬而不假再三，徵引而难穷万一。今则冀动玄鉴，直书素诚，既当可举而行，固在不言而信。且此誓除国难，齐命舟师，将泛西江，即离北岸。练铺一水，指疆界以虽分；黛列千山，望威灵而如在。今於敝境，已立严祠，敬迓来仪，乃酬前愿，幸移玉趾，无恋石头。桂楫兰权，早决迁居之计；鸾丝凤管，伫神迎奉之仪。况乃近境无虞，芳筵不绝，但得祸淫福善，何妨舍旧从新。北渚烟花，休起别离之恨；东塘风月，好追歌舞之欢。必能依统帅指挥，永可振司徒勋业。特差专介，用启至诚。昔之青骨标奇，已谓阴阳不测；今也赤眉稔恶，岂宜征战无功？将申烈烈之威，实假冥冥之助。所冀八公山上，遍设雄师；五里雾中，能呈异术。则必阴子春之破贼，吴大帝之封王，其立功名，若合符契，无误会稽之军备，有惭即墨之神谋。早详禘勺祭之言，永副里仁之义。某白。

### ○手札

风烟虽迓，云雾难披，景仰灵威，遥申诚愿。今已静搜胜地，高创寿宫，永可安居，谨令咨迓，便请挈家速至，专当埽席相迎。且铁瓮城低，金陵地



狭，能施百福，无滞一方。此欲剑拂妖星，旗迎圣日，必期大捷，永致中兴。幸其来助阴兵，共成王事，目极东流之雪浪，心驰北顾之烟峰，神兮移来哀江南。某曰。

### ○西川罗城图记

西川罗城，四仞高，三寻阔，周三十三里，乃今淮海太尉燕公所筑也。粤若梁州别壤，蜀国雄都，内跨犍，外联蛮，左临百濮，右挟六戎，咽喉之控引实繁，唇齿之辅依难保。自昔鳖灵流异，龟迹标奇，藩篱始建其一城，肩犹亏於四郭，莒子则既忘重闭，卫人则唯虑徙居。蠢彼狗封，恣其狼戾，每至草乾道，浪缩泸河，则必推横侵，拨群驱队，编偃窜，巷哭街号。戎兵以拔旆为中权，府尹以闭关为上策，稔成氛，积有岁时。洎乾符初，偶绝羈縻，稔成氛，积有岁时。洎乾符初，偶绝羈縻，大兴叛换，白虎之狂灾渐盛，黄龙之旧约难寻，兵力莫申，帝心有寄。以公庆传渭梦，业练圯书，交趾铭勋，则永威八诏，郾城报政，则不待三年。属蛮寇加嚣，王师告老，遂飞急诏，请救倒悬。由是自东徂西，以昼继夜。走单车於外境，岂烦龚遂献书；受戎轂於中涂，莫掩晋侯称伯（公郾行次咸阳，除授西川节制）。遥衔睿略，倏达成都。于时骠信屯兵，逼郊队而才逾一舍；黔黎失业，焚里闾而何啻万家。彼则举国而济师，此则阖城而受弊。外炽昆冈之焰，巽酒无能；内枯疏勒之源，指梅何益。莫非枕倚墙壁，谁堪擐执甲兵。公至止之日，豁启城扉。若开笼槛，威振而宁劳利器；邪胆皆摧，化行而如嗅新香。惊魂尽返，蛮王以锯耳饱聆其异略，镂肤畏挂於严诛，乍 忽然观电惧雷，尔乌飞鱼散。公寻令选锐，暂使追逃，乘其垂翅之时，展我燎毛之势，数俘莫记，执馘居多。尔後因阅地图，得搜天险，是猿养高之窟，为豺狼伺隙之蹊。乃令一创雄关，一标巨防，（修功峡关，置平夷镇，蛮贼要路，固守无虞。）危堞则凭峦助峻，长沟则道涧资深，宛成善闭之机，实扼间行之径。丸泥可固，断知无得而逾；火罢惊，坐见不争而胜。仍寻水道，别建河营。（大渡河侧置防河营。）远方猾夏之徒，难谋航苇；均发戍申之卒，免咏流薪。疆陲永保於覆盂，塵唯矜於列鼎。卿云邦彦，闲吟搜吐凤之词；卓郑乡豪，静坐贮蹲鸱之利。公以寝处戎阃，梦想扁舟，将申远虑於穷，岂立空言为不朽。乃曰：“彼蛮之习也，外痴内黠，朝四暮三。虽庄叔此时，功已成於长狄；而季孙他日，忧必在於颡臯。诘可虚号锦城，尚无罗郭。守民之制，非我而谁？”启抱而神钦至诚，飞章而帝允丹请。时有宾寮进难，将校献疑，皆云：“公孙述跃马雄临，非无意也；诸葛亮卧龙崛起，亦有志焉。但以曩筑子城，犹资客土，九年方就，百代所难（蜀口无土，昔张仪筑子城，攀土於学射山，役往返，九载於始成）。况今将兴廓落之基，恐致迁延之消。”公曰：“术口先定，事当速成，必能终简天心，岂谓虚穿地脉。”於是

郡侯奔告，邑尹乐从，乃使揣高卑，议远迩，虑材用，量事期，采时候於鲁书，佚规模於周令。引长江而列长堑，夏禹惭能；对高而划高墉，秦皇失色。矧乃命五相而啸侣，运六甲以驱僮，天吴则噪水於寒泉，地媪则变沙为美土（蜀地穿未盈尺，泉源涨起，至是土出沙中，城口如旧）。实谓百灵幽赞，万姓悦随，锺聚云锋，杵腾雷响。不见烈风凌雨，又令簋饱觞酣，登登百只竞欢呼，屹屹而便如涌出。百堵皆作，三旬而成。然後郢匠劳功，素材变质，优人展妙，壤凝华，攒空而烽櫓高排，架险而耸起。横分八尺，结雕甍而彩凤联飞；槛彻四隅，拥绣堞而晴虹直挂。罩一川之佳景，笼万户之欢声。远而望焉，则巍巍峨峨，若云中之叠嶂，锦霞雾，隐映乎其上；迫而察也，则赫赫々，杨海畔之仙山，金台银阙，乎其间。始自庀徒，终於解役，不假朽乡昏於官税，无资剖粒於军租（筑板所费钱一百五十六贯，米一十九万石，皆由智计，不破上供）皆聚羨财，俨成壮观。遂使蛮酋褫魄，宾旅归心，不敢言摩垒而旋，无因致入郢之役。爰徵绘事，仰贡九重，旋降纶言，过褒一字，宣睿旨於翰林才子，缀妍辞於黄绢外孙（《筑成碑》，今租庸王相公承旨撰词）。公虽迎金凤衔书，未议石龟戴版，盖乃谦冲自牧，耻其功伐骤称。及苍鸟高飞，翠华远狩，俨仙游於玉垒，安圣虑於金墉，故得亲览宏规，益钦忠节，特传瑶检，徵进碑词。遂命雕镌，永扬威烈，实万古未聆之事，乃四方无比之荣。美矣哉！龙以云兴，鱼因水乐，谁不仰公智周物表，事照机先，凡施权谋，若合符契，则昔全蜀未城也，天留盛绩，日待英才。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是以非常者，固非常人之所觊也。致远虽丘堂睹奥，师冕何知，而秦国敛贤，由余不弃，谨成实录，敢记殊庸。所冀四海梯航，阅雄图而稽颡；九州旄钺，望法驾而安心。中和三年龙集癸卯八月二十五日记。

### ○补安南录异图记

交趾四封，图经详矣。然而管多生獠，境迩诸蕃，略采俚谭，用标方志。安南之为府也，巡属一十二郡（峰、演、变、陆、长、郡、谅、武定、武安、苏茂、虞林），羁縻五十八州。府城东至南溟，四百馀里，有山横亘，千里而遥，邃穴深岩，为獠窟宅，蛮之众，六种星居，邻诸蕃二十一区，管生獠二十一辈。水之西南，则通婆、大食之国；陆之西北，则接女国、乌蛮之路。曾无亭埃，莫审涂程，履者计日指期，沈浮者占风定信。二十一国，鸡犬传声，服食所宜，大较相类。管内生獠，多号山蹄，或被发镂身，或穿胸凿齿，诡音嘲，奸态睚眦。其中尤异者，卧使头飞，饮於鼻受，豹皮裹体，龟壳蔽形，捣木絮而为裘（獠子多衣木皮，熟捣有如纡纆），编竹苦而作翅，生养则夫妻代患，长成则父子争雄。纵时有传译可通，亦俗无桑蚕之业，唯织杂彩挾布

，多披短襟交衫。或有不缝而衣，不粒而食，死丧无服，嫁娶不媒，战有排刀，病无药饵，固恃险阻，各称酋豪。

远自汉朝，迄於隋季，荐兴边患，颇役遐征。马将军标柱归时，寸分地界；总管倒碑过後，略静海隅。洎咸通初，骠信才延灾，元戎丧律，鸱啸於中点鸢之地，豕う於束马之涂，摧凶欲快於才春喉，拯溺唯思於援手。先帝以今淮海太尉燕公宣威大漠，政洽上都（时公防御秦城，划平丑虏，才归鞏下，出镇安南），乃请出镇龙编，立身豹略，划雕题而卵碎，活黔首以肌丰，复壁垒於一麾，拔封疆於万里，有蠹皆削，无冤不伸（朱道古稔奸於外，杜存凌恣虐於内，皆为安南巨患，公乃诛灭无遗。故褚令公遂良窜歿日南，子孙雕零，公特表洗雪）。然後使电母雷公，凿外域朝天之路；山灵水若，偃大洋沃日之波（安南经乍口天威，神功所开，播在远迹）。遂得绝蛮谍之北窥，纾汉军之南戍。乃凤传徵诏，泛归程。至於洞獠海蛮，莫不醉恩饱义，远投圣阙，请建生祠。则知善政所行，殊方可诱，既见马如羊而不取，纵令蚁若象而何虞，足以验四夷之时或不宾，九牧之任不得所也。

有柔远军从事吴降，尝集是图，名曰《录异》，叙云：久观遐蕃，目击殊形，手题本事，然则信以传信，斯焉取斯。□阅前词，退而叹曰：愚之所以为巽者，其诸异乎人之所异。曰六合之内，何物则弃。至如鼠肉万斤，虾须一丈，既知南北所产，永释古今之疑。则彼兽性群分，鸟声类聚，诚不足异也。顷太尉燕公受三顾恩，用六奇计，使犷悍归服，边陲晏然。今圣上省方，蒙王献款，不敢弄吠尧之口，永能除猾夏之心，皆由燕公收交州，镇蜀郡，威振於奔魑走魅，功成於金垒汤池。所谓蕴先见之能，察未来之事，呼吸而阴阳不测，指踪而神鬼交驰，实为天工，人其代之，斯实可为异矣。聊补所阙，敢贻将来。翠华幸蜀三载也。

### ○求化修大云寺疏

大云寺募缘求化重修建瓦木工价等。详夫教列为三，佛居其一。其如妙旨则暗裨玄化，微言则广谕凡流，开张劝善之门，解摘执迷之网。然则欲使众心归敬，须令像设庄严，有感必通，无求不应，恳情田而种福，游法海而涵映，不可思议，於是乎在。当州城西大云寺，虽临楚甸，实压蜀冈，旧创仁祠，高标兑位。雨洗烟窗之色，万朵前山；风敲月砌之声，干株古木。在一郡乃遍为胜境，於四时则最称芳辰。至如春水绿波，杂花生树，都人士女，以遨以游，不劳听法之缘，自得消忧之所。则与城东禅智寺，双肩对耸，两耳齐张，夹炀帝之遗宫，拥停顿王之仙宅，壮兹乐土，倚彼福田。前年偶值飞蝗，未能避境，旋忧聚蚁，或欲毁塌。故护军特进以将隔妖气，忽兴猛焰，遂使琉璃之界，翻成煨烬之馀。虽菩萨焚身，固为常事，而菑住足，尽失安居。可惜只

雷锋，便同隙地。今幸遇太尉将驱众旅，伫灭群凶，既逃过去之灾，或补未来之福。欲安盛符，许葺精庐，欲使炉续朝香，钟迎夜梵，树宿猕猴之友，林栖鸚鵡之王。盖寻贞观之中，曾传帝语；岂效太清之末，酷信伽谭。所愿广运慈航，徐捶法鼓，深资功德，静划妖魔，百官荣从於鸾旌，万乘遄归於象阙。次愿太尉廓清寰宇，高坐庙堂。演伽叶之真宗，龙堪比德；举儒童之善教，麟不失时。克兴上古之风，永致大同之化。凡於载发含齿，鳞潜羽翔，皆荷慈悲，尽能解脱。但以一毛可拔，先求信义之心；百足下僵，须赖扶持之力。既难独办，固托众缘，无吝羨财，合资洪福。富者不仁之说，自古所讥；积而能散之规，於今河诫。谨疏。

### ○求化修诸道观疏

紫极宫重修城下诸宫观，求化瓦木等价。伏以苦县诞灵，神州演法，真性乃圣朝之祖，强名为至道之宗。玉叶金柯，耀芳阴於万代；瑶函琼笈，传妙旨於四方。遂得斋醮有归，科仪无坠，神宫灵宇，宛写诸天，秘殿精坛，严修胜地。当州东吴丽俗，南兖雄藩，鲍参军则赋炫精妍，扬执戟则箴夸天矫。而乃至道少勤行者，玄门无善闭之。味澹口中，动成大笑；义深目外，谁信上升。福庭则草没尘侵，仙室则雨倾风坏。况值梟声竞噪，虺毒强吹；到处星飞，但见羽书之急；经年雾集，唯聆甲骑之劳。俗既喧惊，教增寂默，未有葺修之暇，非无舍施之缘。

今幸遇太尉德继犹龙，道深有象，黄石公之妙诀，雅称帝师；赤松子之胜游，伫迎仙友。是故出则以六奇制敌，入则以九转服勤，静除阍外之烟尘，闲对壶中之日月，三元尊敬，一气精修。果见真位高还，殊祥荐降，彩云片片，飞来楚岫之风；玄鹤双双，暎向隋宫之月。又乃前年则江寇南逼，去岁则淮戎北侵，蚁皆恃於成群，蛇欲矜於结阵。伏赖太尉雄威坐振，众孽奔亡，四邻戴信於桓公，八郡感恩於邵父，睹耕农之蔽野，听歌吹之沸天。古人有言：为可为於可为之时，则可。其城下宫观，今欲旋集良工，增修旧址。拟金室银堂之制，处处腾光；俾得冠月帔之徒，人人洁迹。微功若就，良愿克伸，龙图早耀於中兴，虎旅永摧其大盗。次愿太尉运筹佐汉，迴掩张良，拊棹游湖，静追范蠡，石留马迹，台挂凤音。蓬岛花开，春醉而闲乘白鹿；芝田雨过，晓耕而长任青牛。罢吟小桂之篇，独迈大椿之寿，然後仰从翔翼，俯至潜鳞，凡曰含虚，悉能蒙福。但以所修宫观，荒摧既久，经费甚多，无因独办资粮，唯仰众成功德。伽谭之难舍能舍，犹见乐输；道教之自然而然，幸无轻诺。谨疏。

（以上《桂苑笔耕》）

### ●卷四十二

☆崔致远（九）

### ○初投献太尉启

某启：伏以岳之高与海之深，物所归而人所仰，回拔千仞，平吞百川，其如擎天，波澜蘸日，豁四方之眼，醒万族之魂，是宇内之所歌谣，匪毫端之能赞咏。伏惟司徒相公独抱神略，一匡圣朝，誉洽於良哉康哉，名标於可久可大。龚黄德政，则郡民有遗爱之碑；韩白功勋，则国史有直书之笔。况某劣同窥豹，浅比倾螺，难将篆刻之词，辄颂陶之业。但以间生贤哲，年当五百之期；广集英豪，客满三千之数。既纳之似水，则来者如云。斯乃司徒相公镜於心而宽兮绰兮，枰於事而无偏无党，网罗隽彦，笼罩骁雄，於儒则沈谢呈才，於武则关张效力。遂使弓旌招隐士，岩谷为之一空；介胄降叛夫，烟尘为之四息。岂独分忧於阃外，实惟称庆於寰中。莫不信齐於春夏秋冬，恩播於东西南北，但日月照临之所，是风雷变化之时。然则尼父堂中，亦有他乡之子；孟尝门下，宁无远地之人。片善可称，前贤不让，永能执大邦之政，岂欲遗小国之宾。以敢写微衷，轻投朗鉴。某新罗人也，身也贱，性也愚，才不雄，学不赡，虽形骸则鄙，年齿未衰，自十二则别鸡林，至二十得迟惊谷，方接青襟之侣，旋从黄绶之官。既忝登龙，敢言绊骥，今者乍离一尉，欲应三篇，更愿进修，且谋退缩，独依林藪，再阅丘坟。课日攻诗，虞讷之底诋诃无避；积年著赋，陆机之哂笑何惭。俟其敦阅致功，琢磨成器。求鱼道在，垂竿而不挂曲钩；射鹄心专，捻而冀衔后镞。端操劲节，伫望良时。窃见万物投诚，八统乡德，不谒相公实阅，不谒相公德门者，词人之所怀暂，群议之所发诮。某固敢隳肝沥胆，进牍抽毫，不避严诛，辄申素恳。谨争光所业杂篇章五轴，兼陈情七言长句诗一百篇，齐沐上献。冒犯尊肆，不仕战惧之至。谨敌。

### ○再献敌

某启：某今月五日，谨以所学篇章五通，贡於实次。虽惭献豕，辄观攀龙，修客路以心摧，望仁风以目断。乍睹秦云之态，或似美人；细看燕石之姿，恐为弃物。伏蒙司徒相公光逾爱日，照及寒灰，念以远别海隅，久沉江徼，特垂丰饷，俾济朝饥。自惊樗栎之材，已荷稻粱之惠。虽龟鱼投水，骤喜命苏；而蚤虱负山，深夏力败。且某也，兔县虽络，蛛纲自营，万计寻思，不如学也，百年勤苦，犹恐失之。所以未竞宦涂，但遵儒道，筮仕而懒趋鹿土，卜居而贪意林泉。人间之要路通津，眼无开处；物外之青山绿水，梦有归时。所愿更淬车公刀，终求铁印；敛迹而卜藏学藪，安身而跌宕词林。尝诵古诗，还符此意云：“志士惜日短，愁人知认错长。”某既怀志士之勤，又抱愁人之苦，聊冯毫牍，敢述肺肝。且如蹋壁冥拽，杜门寂坐，席冷而窗风摆雪，笔乾而砚水成冰，欲为尼父之绝编，无奈羲和之促轡，即可知指万卷之经史，恨三冬之景光。及其冻枕伤神，孤灯伴影，寒漏则滴残别泪，遥パ则捣破羁心，空劳

甯戚之悲歌，莫继陞机之安寝，亦可想贮千端之郁邑，遇五认错之寂寥。然则志士之勤也既如彼，愁人之苦也又如此。况某家遥日域，路隔天池，投客舍而方甚死仇，指何门而欲安生计。唯虑道之将废，丰言人不易知。不敢以陋质凡姿，观相公清严之德；不敢以片言只字，希相公采争光之恩。所望者，或以其万里地远来，十余年苦学，稍垂怜悯，得济困穷。则必坚背水之心，终为勇士；决移山之志，不让愚公。伏以某译殊方之语言，学圣代之章句，舞态则难为短袖，辩词则未比长裾。舌无三寸之能，空减壮气；肠有九回之息，但恋深恩。干免尊严，下情无任感载兢惶涕泗之至。谨启。

### ○谢生料状

某启：某昨日伏蒙仁慈，再赐生料，恩垂望外，喜集愁中，安贫而已胆晨炊，感德而惟知宿饱。遂使范家斧甑，免恨长闲；颜巷箪瓢，倍加其乐。伏以某虽杨曾穿叶，而蓬且断根。空把利锥，冀遇大贤之鉴；岂将长铁，先兴下客之歌。一昨辄贡芜音，累鹿尊听，窥德宇而燕虽相贺，望威风而蠲恐退飞。丰料司空相公俯念海人，久为鹿吏，特垂记争光，继赐沾濡。生前之沟壑无虞，饥寒虽济；头上之邱山渐重，负戴难胜。依投而既类穷猿，展效而愿同病雀，下情无任云云。

### ○献诗启

某启：某窃览同年愿云校书献相公长启一首、短歌十篇，学派则鲸喷海涛，词锋则剑倚云汉，备为赞颂，永可流传。如某者，迹自外方，艺唯下品。虽儒宫慕善，每当窥颜冉之墙；而笔阵争雄，未得摩曹刘之垒。但以幸游乐国，获睹仁风，久贮貂诚，冀伸歌咏。辄献《纪德绝句》诗三十首，谨封如别。定王拙舞，适足自嫌；嫫母浓粧，转为人笑。不足赞扬休烈，翻夏浼黜尊威。然圣人以激劝诚深，不间五乡童子；学者以揣摩志切，皆投鬼谷先生。伏惟特恕荒芜，俯垂采览，所冀趋仁化於江北，终得传美谭於海东。唐突藻鉴，下情无任战栗之至。谨启。

### ○谢职状

右某今月二十五日伏奉公牒，特赐署充馆驿巡官者。恩降台阶，光生旅舍，承命而吟魂乍慑，叨荣而病骨能苏。攀依有心，荷戴无力。伏以某樗生旷野，莠托荒田，岂惟良匠不窥，抑亦农人见弃。风欹弱植，难举势於凌云；尘织纤茎，但怀愁於委地。昨者不惭狷者，辄效狂生，累贡巴词，仰读秦鉴。伏惟司徒相公念以来从异域，远寓乐郊，俯爱似龙，不嫌非凤，拔衰英於粪上，搜滞刃於狱中，许厕嘉宾，仍沾厚俸。神仙见顾，稍亲郭隗之台；弩蹇何施，得主郑庄之驿。况乃念子襟之志业，辱华袞之褒词。刻画恩深，已能长价；琢磨志切，终愿成功。修身则饮水怀冰，炼思则吟烟啸露。唯当励节，能谓报恩。

谨诣衙门，候陈谢，下情无任感激彷徨荣惧之至。谨状。

○谢借宅状

右某昨日客司奉传处分，借赐官宅安下者。叩聆尊旨，俯省庸才，既荣投迹之有门，唯恨杀身之无路。伏以自趋龙旆，免泣牛衣，职奉非轻，书粮颇贍。尝读《鲁论语》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以望东开之卜，永誓依仁；坐北面之窗，惟期肄业。非敢隐居而不嫁，只将直道而自媒。今者幸寓乐郊，况栖静室，簠八则不劳涉远，簞瓢则永遂安贫。岂谓爱闲，诚堪养勇。三年就学，非□藟之心；一日成功，愿满依刘之志。下情无任感恩激切兢惕之至。谨诣衙门，只候陈谢。谨状。

○出师後告辞状

右某伏念来从异域，托在德门。昔曾名列桂科，未知称意；今忝职居莲府，始觉荣身。恩既厚於稻粱，迹能安於萍梗，日增学植，月瞻书粮。岂期市骏之余，傍沾驽蹇；惟愧封侯之印，未效祚祥。今者属以大憝通诛，中朝多难，顷烦豹略，伫灭豺声。伏惟太尉相公身耀福星，均临庶类，手倾霖雨，遍洗妖氛，远命舟理由，重兴国祚，华夷则望风竞，蠢植则克日当苏。若某者，空有肺肠，方重祷视，恨无羽翼，一遂奋飞，望龙节以魂销，窥虎威而股栗。虽则熊罴之力，共喜安人；其如犬马之心，常增恋主。下情无任攀依激切涕泣之至。谨状。

○谢令从军状

右某适见客司奉传处分，令借舟船随从行李者。深恩既降，壮气潜伸，励心而愿效驱驰，感德而难胜踊跃。伏以某尘中走吏，海外腐儒，五能非自济之资，一割无可施之处。惟增慷慨，已分沉沦。岂无投笔之心，时应未偶；空有请纓之志，力且难成。谁谓忽被殊私，不遣贱迹，许随旌旆，借赐舟航。蹇足无堪，敢望维驹之念。磨资何幸，遽叨泛之荣。况当泣路之时，永荷济川之赐，下情无任感戴欣跃兢惕之至。谨状。

○谢借舫子沾

客司奉传处分，借赐舫子安下者。某方脱穷鳞，得攀画，自惭迹在尘吏，忽讶身为水仙。则彼甘宁割锦纜而呈奢，顾恺毁布帆而无恙，岂若荣栖德宇，又泛仙舟，风波无失所之忧，烟月有搜吟之暇。况清流满望，暑气销威，每当定志安神，则乃铭肌刻骨。谨课七言长句诗一首，斋沐上献。干渎台阶，下情无任荷戴兢惕之至。谨状。

○谢许奏荐状

右某昨日见衙前兵马使旷师礼奉传处分，特赐慰问，兼许奏荐，令自修状本来者，俯惭蓬迹，仰听兰言，喜而身轻欲飞，兢惶而心战难遏。何者？某职

叨郑驿，已谓极荣；名达尧阶，实为过望。凭何展效，佩此恩光。况乃朗鉴冰开，英才雾集，所宜倒屣则先迎王粲，筑台则次接剧辛。如某者，辍耕海上之田，来泣尘中之路，虽云游学，尚未成功。岂料勤劳莫副於指踪，将念已全於卵翼。许令伐善，将使警愚。每思邳子之骤称，深惭速谤；欲效黄公之多让，又恐失时。冀缉拙词，仰遵严命。南宫适之问宣父，实有所归；东方朔之对汉皇，甯辞自责。既忝风雷之变化，伫期雨露之沾濡。下情无任感戴荣兢灼之至。谨奉状陈谢。谨状。（以上《桂苑笔耕集》十七）

### ○贺破淮口贼状

右某昨日窃聆淮口镇状报，今月八日，诸军合势杀戮狂贼已尽者。伏以徐州贼党，偶因啸聚，敢恣喧张。鸱枭同巢，势必不久；虬虱相吊，生能几何？犹怀拒辙之心，未有返远之意。伏赖太尉相公雄声远振，妙略潜施，谋安四方，决胜千里，遂使淮山乐境，长成虎豹之威；泗水孤城，免作鲸鲵之饵。功著於暂劳永息，计资於彼竭我盈。小盗旋除，中兴可望，三军之勇气方振，百姓之惊魂再苏。但仰恩威，咸增跃。谨只候陈贺。谨状。

### ○贺高司马除官状

某启：伏承司马二十五郎荣膺宠命，伏惟感慰。伏以汉朝美仕，称太傅、少傅之荣；晋代高流，夸大阮、小阮之誉。然而但欲脱身於利禄，无非纵志於歌吟，於臣则亏报主之诚，为子则失荣亲之节。岂期太尉相公重言天应，美命风行，遂令司马二十五郎挂彩衣，披朱绂，动高堂之喜色，振德字之嘉声。佐理多闲，藹馥芳於玉树；连官独贵，掩前哲於竹林。某每愧小儒，忝栖大厦，睹鹏之逸势，贮燕雀之欢心。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奉启陈贺，谨启。

### ○谢职状

右某志虽求己，艺不及人，伏蒙太尉相公仁慈，肉被摧骸，翼成孵卵，难饰片言只字，粗伸感德怀恩。今则久贮血诚，敢凭毫素，先甘鼎镬，仰黜旌幢。谨具长书咨陈，下情无任战灼之至。伏惟特宽罪诛，俯赐念察。谨状。

### ○长启

某启：某伏以短绠不可以汲深，顽锋不可以滞，是故不能者止，周任有言，自宜量力而行，岂可从心所欲。某东海一布衣也。顷者万里辞家，十年观国，本望止於榜尾科第，江淮一县令耳。前年冬罢离末尉，望应宏词，计决居山，暂为隐退，学期至海，更自琢磨。俱缘禄俸无馀，书粮不济，辄携勃帚，来扫膺门。岂料太尉相公回垂奖怜，便署职秩，迹趋郑驿，身寓陶窗，免忧东郭之贫，但养北宫之勇。去年中夏，伏遇出师，忽赐招呼，猥加驱荣，许随龙旆，久倚舟。每恨布鼓音凡，铅刀器钝，纵倾肝胆，莫副指踪。遽蒙念以慕善依仁，特赐奏荐，重言天应，忝获超升。若非九重倚赖於功名，十道遵承於法令



，则其恩命，亦岂肯许？某自江外一上县尉，便授内殿宪秩，又兼章绂，且见圣朝簪裾比赫子弟，出身入仕二三十年，犹挂蓝袍，未趋莲幕者多矣，况如某异域之士乎！昔有一日九迁，无以及斯荣盛。某尝读《鲁论》，见仲尼使漆雕开仕，对曰：“仕进之道，未能究习。”善其深志，夫子致悦。某虽惭不敏，窃有慕焉。

昨蒙恩慈，特赐转职，寻已具状陈让，兼纳所赐公牒。伏奉批诲，即有敕命，但请收之。某既蒙示允至诚，固且仰遵严旨，立愧形影，坐惊神魂。每当夜对寒，晓窥清镜，感激而头横涕雨，忧惶而背浹汗浆。虽荣摆脱於风尘，倍赧污渎於门馆。伏以太尉相公雄名峻望，硕德茂勋，不惟云覆九州，抑亦风扬万国。寓目倾耳，仰为指南，儒武所归，一人而已。是以诸道景附，马首是瞻。其如都统巡官，须选人材称职，外塞四方之望，内资十乘之威。若今某尘玷恩知，尸素口位，但恐买戎狄之笑，沾史传之讥。昔汉朝金日，常在武帝左右，帝欲别加宠遇，日辞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某今日之请，实在於兹。诸厅郎宜，早陈公议，愿以贱无妨贵，欲令夷不乱华。

某伏自前年得在门下，更无知识，惟谒诸厅，幕中垂情，幸而获宥。窃聆太尉相公去年夏於东塘顾问某之时，诸郎官同力荐扬，和之如响，遂沾厚遇，遽窃殊荣。昨者继陈说言，不徇尊旨，实乃惜太尉相公之名望，存淮南藩府之规仪，事体不亏，裨赞斯在。冬末面奉处分，欲使别开院宇。虽承恩诺，转切忧不。何者？六韬曰：“人才大小，犹如斗也，不可盛石，满则弃矣。”故孔子云：“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今者甘置严诛，辄倾真恳，乞解所职，官谤可也。伏惟太尉相公特赐允从，令得其所，倘蒙未垂摈弃，犹许依栖，则望或别补冗员，或薄支虚给。一枝数粒，可养羽毛；斗水尺波，得安鬣。固非矫饰廉让为名，实愿揣量分涯，免成负累恩德。《春秋传》曰：“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免於罪戾，施於负担，所获多矣。敢辱高位，请以死告，使为工正，不失令名。”故事昭彰，卑诚悃悃，守道而得无愠矣，登门而免见刑之。但愿药曰留恩，终有凌云之望；蓍簪挂念，永无委地之愁。千冒台威，下情无任恳迫忧兢之至。谨启。

#### ○谢加料钱状

右某今日某官奉传处分，每月加给料钱二十贯者。某厚沾职俸，过贍书粮，羝羊之角且不羸，鼯鼠之腹能易满，惟忧福盛，难报恩深。岂料笔端乏白凤之词，日无可效；囊底获青兕之术，月有所增。但怀临谷之心，恐败负山之力。惟愿除供陋巷之食，分济远乡之亲，同感厚恩，永传遐谷，或成浮费，必速幽诛。下情无任荷戴兢惶涕泣之至。

#### ○谢衣段状

某启：伏蒙恩慈，赐及生衣段一十匹者。伏以风虽解愠，日可畏威，始当蒸郁之时，忝受鲜华之赐。敢效八公之侣，欲炫六铢；但随百姓之欢，同歌五。况乃某幸趋台阶，荣托德门，实资千载之遭逢，每济四时之服饰。愍念而情逾父母，称扬而礼异宾僚。今者轻衫材，细练制，俾趋俭幕，许曳邹裾。虽恩耀远人，足呈妍於蛟室；而名惭奇士，甘致刺於鹑梁。下情无任感戴之至，

○谢借示法云寺天王记状

某启：昨日伏蒙恩慈，借示《修法云寺天王碑》。彩毫乍阅，俗眼初醒，惟惭铁印之佣流，忽睹银钩之妙迹。既成国宝，岂许家藏？窃聆将勒贞碑，始挥神笔，风停减暑，天酒呈祥。固知垂露之踪，便成甘露；况假崩云之势，永耀法云。宜乎琬琰之词，镇彼琉璃之地，共传嘉瑞，远振芳声。然则隋炀帝之故都，永为宝窟；谢将军之旧宅，终作福田。下情我任捧读祠祷荣惧之至。其碑谨专谕纳。谨状。

○谢示延和阁记碑状

某启：昨日观察衙推邵宗奉传处分，赐及《延和阁记》碑本一轴者。跪展真踪，仰窥臣节，对银钩而手舞足蹈，望玉辇而魂飞胆扬。伏以太尉力贍补天，心勤捧日，遂启迁都之议，伫聆徙蹕之期。恭候宸游，俨成壮观。但以寻章摘句，素非吴主之心，进牋抽毫，惟在陈王之命。爰令幕客，谨撰碑词。支使侍御丘门颜回，蝠帐卢植，能挥真笔，妙写尊襟，叙三年望幸之丹诚，则鼓传众听；述一片勤王之忠节，则镜照群述。实乃酣饫德馨，备陈事实，永使奇功秘略，皆令陋古荣今。太尉相公志切迎銮，喜胜览檄，既赞美於凌云百尺，将掩能於入木八分。遂乃亲染彩毫，俾镌翠琰，随手而龙蛇旋活，迎锋而剑戟交横。画玉点珠，岂可比《兰亭》醉本；撇云挑雾，只宜示蓬岛真仙。谁料未儒，亦叨殊贶，辄敢覬觐将顾，是知诱谕孱庸。何则？名题桂宫，迹肄莲府，虽忝一时之有遇，实无万代之可称。

今者支使侍御以好善心，得稽古力，骋真才子之藻思，辱大丞相之笔踪，推为宾席殊荣，别是儒家盛事。则彼郭隗受黄金厚礼，虞卿沾白璧深恩，强欲北方，却成浼渎。然则四方舐墨含笔之士也，莫不竞效顰眉之态，潜希唾口之恩，仰修修然，勤卜造尔。如某者，学海至海，虽云有心；执柯伐柯，犹恐伤手。持弊帚而徒增健羨，遇神锥而便欲投降。惟愿读五千卷之书，庶几入室；把十九年之刃，无愧发硎。每睹仙书，更敦壮志，稍希异阙党童子，何敢望儒林丈人。其所赐碑，惟慎捧持，敢矜披阅，待过天池之外，遍剗日域之中。杨彼骊龙贪下之珠，永当减价；巨鳌头上之客，必欲偷看。下情无任宝玩师仰之至。

○谢改职状

右某伏蒙仁恩，特赐公牒，改署馆驿巡官，令随旄旆西去者。虽命重难荷，而身轻欲飞，称心甘情愿怀捧檄之荣，满口咏从军之乐。惟惭幽劣，有辱奖怜，感恩而既识海深，举步而但忧冰薄。况无孙搴之精骑，自此颜峻之小儿，将何以剖析事机，游扬德业。然所愿者，得睹龙飞玉剑，豹掣牙旗，风雷振大捷之声，日月照中兴之运，则某也有望於一言长价，或为天上之人；万里从知，免作池中之物。行惟踊跃，坐则祷祠，下情无任荣兢灼之至。谨斋沐只候陈谢。

### ○谢探请料钱状

某启：某顷者西笑倾怀，南音著操，蓬飞万里，迷玉京之要路通津；桂折一名，作金榜之悬疣附赘。乃是常常之事，徒云远远而来，海隅未觉於荣家，江徼况劳於佐邑。由是咏《南陔》而引咎，望东道以知归。伏蒙太尉念扫德门，许迁代舍。濡毫染牍，深惭雪苑之清才；顶豸腰鱼，遽忝霜台之峻秩。传天上披衷之命，荣日边垂白之亲。以定理父见知，则实同陈隼；以远人多幸，则不让汉貂。虽乖就养无方，久想宗族称孝。然而烟波阻绝，难申负米之心；风雨凄凉，空洒梁山之泣。既疏温清，又阙旨甘，但切责躬，敢言养志。况又无乡使，难附家书，惟吟《陟占》之诗，莫遇渡溟之信。今有本国使船过海，某欲买茶药寄附爱信。伏缘蹄涔易竭，沟壑难盈，不避严诛，更陈穷恳。伏惟太尉念以依门馆次三千客，别庭闱已十八年，既免行佣，有希及哺，特赐探给三个月料钱。所冀禄遂及亲，锭分光於异域；志能求己，永投迹於仙乡。干渎台阶，下情伏增感泣兢悸恳迫之至。其请钱状，别具上呈云云。

### ○与恩门裴秀才求事启

某伏念身托德门，光生异域。虽池蛟得雨，无沉埋末路之忧；而海燕含泥，有点污画梁之罪。迹贱而兢惶倍切，恩深而展效何期？岂合更写卑诚，仰尘尊听，但以事非获已，情或可哀，不辞钺之诛，冀满斗筲之望。伏缘某昨聆座主侍郎主铨东洛，道路不通，且在襄州，行李极困。早欲发遣专使，切缘力未副心，今有诸兄弟裴，远将穷恳相告，辄具别状，干渎台阶，下情无任战灼之至。

〈前湖南观察巡官裴。〉

右件人是某座主侍郎再从弟某，去乾符三年冬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之时，见於诸院，弟兄中偏所记念。自数年继遭剽劫，生计荡尽，骨肉凋零，久在江南。近投当府，愿披情恳，泣告尊慈，驻留多时，不幸疾苦，膀且扶持发去，云欲迳往襄阳，迎接侍郎。今得书云：“行至滁州，前去未得，道除既阻，沟壑是虞。况孤孀三十馀口，更无产业，未卜定居。”伏缘某家寄日边，路逾天外，杳无来信，固绝他图，既无雨土以分耕，宁有尺波而假润，是以不量

僭越，辄具荐论。命悬沸鼎之中，目断台阶之下，非少右捋虎须之险，非不知探龙颌之难，但缘既忝门生，岂论宾贡。鸳鸾之与蝼蚁，感恩皆同；多士之与远人，报德何异？伏乞太尉相公念以程穷计尽，悯其柱促声哀，特赐於庐寿管内场院或堰埭中补署散职，所冀月有俸入，使获安家。裴即自到襄州，令弟仰副驱策。不度涯分，浼渎尊严，下情无任感泣兢惧之至。

### ○献生日物状

某启：伏以降迹仙山，为行恩於俗界；挺神维岳，期定乱於危时。是以杞梓材长，松椿寿永，名字已标於金录，兵符暂理於玉钤。伏惟太尉相公员峤禀灵，尼邱诞质，大任天降，中庸日彰。四夷识倾胆之门，远栖仁荫；万姓归返魂之域，尽饱德馨。况今秦甸停氛，镐京聚孽，息虎旅奔沉之患，望豹篇擒纵之机。暂施决胜之谋，永致升平之运，则必坐宁环海，後当去会瑶池。五色轻云，镇随行止；千年素鹤，竞效驱驰。独保长生，却登真位，调鼎佐玉皇之命，衔杯听金母之歌。自此汉室公卿，仰羨而空矩望断；仙家朋友，相逢而不讶来迟。某居近鳌峰，遇深骥坂，每睹张良之术，惟吟郭璞之诗。喜对今辰，敢陈善祝。龟蛇病骨，叨承救活之恩；鸡犬痴心，窃有奋飞之望。下情无任虔祷依攀欣之至。辄以海东药物，轻黷尊严，谨具别幅，伏惟俯赐念察。谨状。

### ○又状

某启：某聆天降贤人，济天下之人也，是以材合地宝，性契天和，高辟德门，深匡帝室。伏惟太尉相公汉师仙格，鲁圣儒机，推心於三代之英，炼气於五行之秀。今者正融韶景，共庆诞辰，四方饱开阁之恩，万族献称觞之愿。伏惟龙韬暂展，静卷妖氛，凤辇遄归，永兴清运。然後诚白石生之妙术，从赤松子之胜游。鳌头擎五色之云，久劳西望；豹尾指二京之路，暂事北征。伫扬灭寇之勋，便举朝真之礼。某栖身大厦，祝寿中春，下情无任祷祠歌咏欣跃之至。谨具别状，辄申微诚，伏惟恩慈俯赐念察。谨状。

### ○物状

〈海东人形参一躯，银装龕子盛。〉

〈海东实心琴一张，紫绫币盛。〉

右伏以庆资五福，瑞降三清，中春方盛於香风，上德乃生於迟日。凡荷奖延之赐，合申献贺之仪。前件人参并琴等，形禀天成，韵含风雅，具体而既非假貌，全材而免有虚声。况皆采近仙峰，携来远地，傥许成功於药臼，必愿捐躯；如能入用於蓬壶，可知实腹。诚惭菲薄，冀续延长，尘黷尊严，倍增战灼。伏惟俯赐容纳，下情幸甚。

〈《蓬莱山图》一面。〉

右伏以重阳煦景，仙界降真，虽长生标金录之名，而众恳祝玉书之寿。前

件图，千堆翠锦，一朵青莲。雪涛蹙出於墨池，鲸喷可骇；云峤涌生於笔海，鳌戴何轻。不愧琐微，辄将陈献，望卧龙而股栗，随贺燕以魂飞。伏惟略鉴心诚，俯赐容纳，所冀近台座而永安寰海，展仙斋而便对家山，许沾一顾之荣，预报三清之信。轻黷视听，下情无任祷祝歌谣兢灼之至。

〈人参三斤。天麻一斤。〉

右伏以昴宿垂芒，尼丘降瑞，始及中和之节，爰当大庆之辰，仰沐尊慈，合申卑礼。前件药物采从日域，来涉天池，虽徵三桠五叶之名，惭无异质；而过万水千山之险，贵有馀香。不揆轻微，辄将陈献，所冀海人之药，或同野老之芹。伏惟特恕严诛，俯容情恳，续灵寿则後天而老，驻仙颜而与日长新。下情无任祷祝欣跃兢惕之至。谨状。

○端午节送物状

〈织成鞍幪一条。〉

右伏以晏阴将定，令节俄临，遇天地之仁时，睹江淮之乐境。伏惟太尉应五百年之运，用八千岁为春，仰赞熏风，高扬畏日，不假渡泸之役，自成匡汉之谋。某忝在末寮，合成微礼。前件鞍幪驾机呈妙，兽锦成华，当憩影於追风，或资光於照地。伏愿鞍也助百福永安之庆，幪也表四方率服之诚，干渎尊严，下情无任祷祝兢惶恳激之至，伏惟俯赐容纳。谨状。

○雪扇一柄

右伏以星火扬辉，云峰耸影，遇陈太过飡遥祠之节，效华封人祝仙寿之诚。前件扇细糝飞绵，轻铺冻练，虽假丹青之迹，实含洁白之姿。裁规则不学齐纨，空夸圆月；委质则愿依孙阁，得振仁风。谨献台阶，无任悚栗，伏惟俯赐容纳，百生荣幸。谨状。

○谢新茶状

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奉传处分，送前件茶芽者。伏以蜀冈养秀，隋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於金鼎，泛香膏於玉瓿。若非静揖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觐，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萱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任感恩惶惧激切之至，谨奉状陈谢。谨状。

○谢樱桃状

右中军使俞公楚奉传处分，伏蒙赐及胶件樱桃者。伏以三春之下，始阅群芳；百果之中，独夸先达。缀仙露而堪教凤食，被德风而肯许莺含，遂令摘自乔枝，分其美实，岂期末品，亦荷深恩。捧持而色夺楚萍，咽け而味欺苏橘，何必贮赤瑛盘上，最宜对白玉樽前。勺排万颗之珠，不惟眼饱；似服一丸之药，便觉身轻。下情伏增感戴之至，谨奉状陈谢。谨状。

○谢冬至料状

右伏蒙仁恩，特赐前件节料者。伏以某忝栖德宇，不愧异乡。万里沧波，虽恨绝东来之信；三冬爱日，且欢迎南至之辰。岂料尊慈，别垂厚赐，玉粒既资於同颖，霜华乃出於两岐，不劳大嚼之言，却怀中圣之虑。莫识酬恩报德，惟知饱食醉吟，下情无任兢鹜之至。谨状。

○谢寒食节料状

右伏蒙仁慈，特赐前件节料米、面、羊、酒等者。伏以口人举令，回禄沮威，正吟化俗之仁风，又对顺时之甘雨，仰沾丰饷，遇贍新炊。况乃蚁慕芳膻，蛆浮清醪。捧恩光而饱饫，岂止三朝；玩春色而醺酣，可期千日。只知歌咏，何报陶钧，下还必须无任感戴之至，谨奉状陈谢。谨状。

○谢社日酒肉状

右伏蒙恩慈，特赐前件酒肉等者。伏以候燕应期，句龙受祀，一半之韶光欲老，千般之旅思相攻。只知吟乐国之春，岂料捧仙家之赐。陵分甘脆，淮减香○，想田夫醉舞之场，起海客狂歌之兴。敢效陈平壮志，便发大言；惟寻徐邈前踪，略判中圣。其肉并酒，谨跪领讫，下情无任感戴之至。谨状。

○谢疋段状

〈绯罗、紫绫、紫天净纱、紫平纱、黄平纱、黄绫、黄绢、熟绵绫段。

右伏蒙仁恩，特赐前件疋段。霞舒凤缕，雪叠蛟绡，猥分绛帐之余，俾换褐袍之饰。不学王尼巧说，遽叨卢志殊荣，惟惭蝼蚁之姿，不称蜉蝣之什。但愿励食蕘饮冰之节，报披朱拖紫之恩，下情无任感戴兢惕涕泣之至，谨奉状陈谢。谨状。（以上《桂苑笔耕集》十八）

●卷四十三

☆崔致远（十）

○上座主尚书别纸

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道惟涤虑，德以润身，致五福之并臻，迎百灵之所荐。伏惟节宣无爽，时望有归。某窃窥曩史之传芳，备载达僚之晦迹，疏太傅登其祖帐，驻涉沽名；陶朱公泛彼柏舟，未忘邀利。岂若尚书中庸守志，大隐存神，表独见之能，察未萌之事，遂得高扬素节，夙避危时。到处烟尘，不污指鸿之目；终年云水，能怡梦蝶之心。然而宸鉴屡回，物情犹郁。欲作山中宰相，其如天下苍生？即期大驾还京，必赴上台虚位。斯乃万乘瞻瞩，四方祷祈。某海燕含泥，忝栖云屋；池蛟得雨，早脱尘涂。感恩自比於五乡，仰德但思於阙里。惟愿泥沙贱质，永资陶冶，深恩卑情，不任攀恋虔祝涕泣之至。谨状。

○贺除吏部侍郎

某启：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张司空之一一匡西晋，则藻鉴无伦；谢

太傅之忽起东山，则黎是念。苟欲幽栖悦志，独处忘怀，緘辉而耻耀秦台，蕴味而懒谓殷鼎。则乃智者仁者，止传乐山水之名；贤才俊才，尽失脱尘泥之望。群情久郁，美命遂行。今者侍郎静揖岩扉，高提铨管，万族仰清通之誉，一时进寒素之徒，致使关中之寇孽灾消，海内之英雄道泰。近又窃聆风议，仰顺天心，必谓文司，再归重德。然则任贤得地，既叶五百年之期；好学趋门，必盈七十子之数。继集仙游於蓬岛，盛传儒礼於杏坛。既搜虹玉骊珠，皆成国宝；伫见台鸾阁凤，永作家禽。某伏思万里无依，久劳漂荡，十年有遇，幸遂奋飞，异乡荣垂白之亲，达路忝披朱之饰。昔名士为李公御者，喜犹多；今远人称尼父生徒，光辉无比。陈至恳而喙输三尺，望深仁而肠结九回，下情无任贺踊跃感激之至。伏惟俯赐念察，谨状。

### ○贺除礼部尚书别纸

伏承天恩，荣膺宠命，伏惟感慰。昔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至於四科弟子，窥测尚难，况是万里远人，钻仰何及？固不效尤於篆刻，请益於琢磨，强搜类鹜之词，是黷犹龙之德。今者远聆美命，俯切欢心。望峻中台，回冠鸳鹭之列；恩深大厦，空倾燕雀之诚。伏惟舍念云泉，拯民涂炭，辅弼契千年之运，奸雄避七日之诛。某迹忝诸生，身拘一职，末由陈贺，下情无任跃兢惶祷祝之至。伏惟俯赐念察，谨状。

### ○济源别纸

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想孟津别壤，潏允水清源，风晴而欹枕泉声，云晓而卷帘山色，既见境含秀丽，固当道脱冲和。伏惟每慎寢兴，早归燮理，显验月中之梦，造成天下之春。卑情无任攀恋祷祝之至。谨状。

### ○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

不审近日处涉长淮，尊体寢膳何似？伏以源滋桐柏，浪接蓬莱，虽渐临郁懊之期，而宛对清虚之境，开乐镜而真同月映，泛膺舟而况值风调，谁言避地这行，实叶济川之业。伏惟缓飞仙棹，静运真筌，庶纳休祲，每加遵护，卑情恳望。谨状。

### ○又

某启：今月某日，专使至，伏蒙恩慈，特降尊诲，跪读欣，不任下情。伏审尚书远赴天庭，将遵水道，整兰桡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访刘安，睹神仙则楚俗皆惊，闻雅颂则鲁儒相贺。况某材实惭於苦矢，迹尝列於蓬壶，为倚德门，获栖候府。今者伫迎鹤驾，即覲龙章，既知天幸遭逢，惟切日深踊跃。且曾陈浴沂之志，只见虚谈；仲由悦浮海之言，终非实事。辄以管窥击，真为古陋今荣，卑情无任攀恋欣兢惕之至云云。

### ○五月一日别纸

某启：伏以黄雀风高，苍龙星耀，弄雨而梅虽应夏，铺烟而麦已惊秋。时定晏阴，□资全德。伏惟尚书处身无躁，深守礼经，视履考祥，雅符易道，恬澹则老聃让美，清虚则周父怀惭，冰光长泛於玉壶，岂须独映；天意久留其金鼎，惟望亲调。方当泛仙舟，必见凤衔睿笔，入康帝室，永福寰区，下情无任虔祷郁恋激切之至。谨状。

### ○谢降顾状

某启：某木遂山栖，尚从尘役，所居官舍，深在军营，虽异衡门，实同陋巷。既乏君章之兰菊，可袭馨香；空馀仲蔚之蓬蒿，偏资寂寞。春日则蝶牵昼梦，秋风则蛩助夜吟，以此为娱，无他所觐。今者方经离乱，再获起居，但喜攀父母之恩，却惭下儿女之泪。况某叨荣秦爵，就学汉仪，姜维之胆气虽粗，邓艾之口词甚讷。惟深感激，莫备启陈。伏蒙尚书念以远方，察其独立，俯怜素志，每煦温颜，听及阶及席之言，伫铭骨铭肌之恳。早来又蒙降三清之仙驾，顾一亩之穷居，方惭随入室之贤，岂料忝式庐之念。非所敢望，将何自安？莫不恩光远耀於殊乡，卑迹永超於末路，揣庸贱则华夷有隔，较辉荣则古今无伦。数年乖豹隐之期，常低俗眼；此日睹凤仪之後，豁展愁眉。下情无任感戴欣兢惕之至。谨祇候起居陈谢。谨状。

### ○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

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既明且哲，则《诗》美贤人；视履考祥，则《易》称君子。既乐持盈之道，固安养素之机。况属迟日载阳，光风遍煦。燕歌莺舞，深资酌桂之欢；智水仁山，静悦据梧之兴。伏惟永资景福，早副急徵，擢玄赏於烟霞，济苍生於涂炭。群情祷望，天下幸甚。谨状。

### ○又

某启：某仰审格言，侧窥性行。人能弘道，贤臣以致尧舜为先；世实须才，俊士以效巢由是耻。古者只传於方策，今也共仰於德门。伏惟郎中大雅含清，中庸处厚，既以高名肃物，能将全德镇时，柱晴空而岳顶无云，莹秋色而潭心有月。比者兰抛粉闼，竹领朱旻，出分天子之忧，来慰海人之望。况彼郡也，户吞越水，窗列吴山。得袁宏举扇之风，灵涛缩怒；使谢运枉帆之路，钓渚含春。及其五传歌，百钱流誉，寻迎睿渥，遥陟华资。怀宝令名，谁发迷邦之问；司珍正位，伫成匡国之谋。而乃得之若惊，直百不倨，选胜於岩轩涧户，贪欢於酒赋琴歌，久聆万乘虚怀，忍见四方失望。今者泉声向息，凤纪重兴。晋傅长才，待示指南之制；魏牟积变，伫申拱北之诚。入觐阶，坐调梅鼎，岂止应月中之梦，必期盛开在下之春。然则致尧舜之大猷，永匡宸；效巢由之小节，不介尊襟。某远卖蛟绡，惭非重价；仰趋马帐，忝预生徒。下情无任



攀恋祷祝兢惕之至云云。

### ○与客将书

某腐芥无依，断蓬自役，长走而未离尘土，独行而转困路歧。昨者远抱危诚，专趋朗鉴，竽声恐滥，琴调空悲。伏蒙将军念以来自异乡，勤於儒道，曲垂提挈，得遂献投。指喻情深，师冕不为瞽者；奖知言重，卞和免作罪人。荒浅何堪，辉荣已极。但以某无媒进取，有志退居，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却缘虽曾食禄，未免忧贫，赵囊则到处长空，范断则何时暂热？况乃家遥四郡，路隔十洲，穷愁则终夜煎熬，远信则经年阻绝。时情冷澹，俗态浇讹，买笑金则易求，读书粮则难致。天高莫问，曰暮何归？始知学者之心，须托至公之力。今幸遇相公山包海纳，雨润风行。有片言可奖者，称誉出群；有小技可呈者，随材入用。是以无一物不归美化，无一夫不荷深恩。然则举中国之人，咸承煦育；岂可令外方之士，独见弃遗。某不揆庸才，敢投清德，岂料将军许垂拯拔，每赐吹嘘。他人之得丧荣枯，皆推命分；小子之升沉进退，只在恩私。倘或特假重言，终荣贱质，惟托针能入线，则同锥得处囊。某已倚宦途，粗谙吏道，如能驱策，未必与藏，终当富见室家，岂惮职荣州县。实以流年易迈，壮气难申，惟望庇庥，得期变化。所冀燕栖云屋，永无巢幕之危；鹤出尘籍，稍识乘轩之使。今欲专修启事，再献相公，少申感谢之怀，预写辞违之恳。未知可否，先取指麾。且某也，姜维之胆气虽粗，邓艾之口辞甚讷，纵申拜谒，难具启陈。聊托笺毫，代披肝膈，未能患己，先切求仁。将军之心若镜焉，无幽不察；上子之身犹箭也，惟命是从。干浼既频，惭惶益切，伏惟终始，俯赐念察。谨状。

### ○谢宋绚侍御书

伏蒙殊造，俯念称居，借赐官车，得离旅馆，簞笈则免劳自负，箪瓢则各识所安，如承命驾之恩，但励抹轮之志。今者卜邻甚静，学植可成，惟肩袁粲之门，不扫陈蕃之室。虽乘机立事，输他附势之荣；而守道安贫，赢得爱闲之乐。既谐素志，但感深恩，伏惟终始，俯赐念察。谨状。

### ○答裴拙庶子书

某远离海岛，旅宦江皋，比者暂愿退居，稍期肄业，来投乐国，冀济穷涂。本望少贍山资，便谐谷隐，伏蒙太尉念以雀有多病，鹤自远来，特署职名，俾趋恩化。寻缘狂花有失，腐芥无依，转知山鹿野麋，惟宜退缩；永谓鸿俦鹄侣，不合攀瞻。况乃器比斗筭之人，身随刀笔之吏，旅舍既拘於雉堞，闲门可设其雀罗。自前年伏承庶子暂阻朝天，偶来避地，便欲托金牌之幸会，叙玉季之奖怜，专候起居，愿搜诚恳。苾虑迹贱而动多悔吝，才微而易见弃捐，强自微攀旧恩，是为玷浼清德，以此与藏形影，绵历岁时，虽知提帚有门，惟恐

负荆无路。岂料庶子恕以未陈祢刺，先降刘笈，阅温言而楚乡广覆身，捧华翰而隋珠耀掌。兼蒙贤弟起居未移曩顾，远赐荣緘，不遗异域之人，特辱同年之字。金膏珠粉，既垂摩拂之恩；骥尾龙髯，重有依攀之望。莫不駑骀长价，翎[QSDX]生光，不惟夸炫於亲朋，实所辉荣於远俗。谨当占筮撰日，斋沐拜尘，隳肝而尽沥卑诚，擢发而少逃厚责。其他所奉尊旨，谨具别状启陈云云。

### ○谢高秘书示长歌书

伏蒙特飞荣诲，宠示长歌。玉海金山，难测高深之本；北方南国，徒观美丽之姿。赞咏无阶，师资有路。但如青莲居士，惟夸散诞之词；白石山人，只骋荒唐之作。但以风月琴樽为胜概，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遂使千年万年所流传，皆嗟《大雅》《小雅》之沦弊。今睹四十三叔行出人表，言成世资，弄才子之笔端，写忠臣之襟抱。在今行古，既为儒室之宗，忧国如家，固是德门之事。天有耳而必当悔祸，云无心而亦可销兵，一言自此兴危邦，六义於斯归正道。则所谓陈平宰社，尔曹何知；邓艾画营，其志不小。永言他日，足验前程。某畏影虽迷，偷光匪懈，既知阅宝，直若发蒙。惟愿将鹏举篇章，传於异域；岂独以伯鱼对客，夸向同声。下情但增感戴钦仰降叹之至，续专祇候陈谢。

### ○谢李书

某启：某今月十日，得祇候见太尉。渤风息，蓬莱路通，惭非席上之珍，谬作壶中之客。伏蒙温颜见煦，陋质增荣。凤翼龙鳞，终容攀附；痴鹰钝犬，特许指呼。勉其检慎之心，谕以奖怜之意。此皆副使不遣薄艺，累发重言。始当独卧北窗，如蛙跳井；岂料荣趋东阁，似鹤乘轩。风云既识於因依，冰谷不遑於安处，感深惟泣，诚止无言。伏缘既忝从军，难为乞假，不获祇候陈谢。

### ○谢元郎中书

某启：伏蒙太尉恩慈，特赐转职，不任欢庆。某玄兔微儒，焦螟琐质，早因慕善，偶获成名，尔後客路多愁，侯门寡援，麻衣始染於蓝色，竹筒寻摧其桂香。伏自去年刺谒燕台，职叨郑驿，皆蒙郎中推心奖念，假力荐扬，使孤根无委地之虞，短翮有凌云之望。今者忽忝非常之遇，深惭不称之讥，虽乐从军，敢安尸禄。且披隼翼，已觉非宜；鸡处鹤群，固当自责。时日已具状辞让，以此未敢祇候陈谢。伏蒙恩私，特降荣诲，奉读欣，不任下情。

### ○谢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见示

昨日早谒玄成，晚归弊止，觉户游之发光彩，闻机案之散馨香，遂因惊讯仆夫，果得捧承留示。温辞一幅，粲然受益之规；雅什九篇，蔚矣患多之思。莫不振纪纲於六义，饰冠冕於七言，既崇大雅之基，实播中和之响。伏以诸从事鸿俦鹄侣，凤翥鸾翔，集桂苑之名都，占莲池之雅望。二十三官即先辈备观

周乐，深阅楚材，各陈赞咏之词，能展纵横之作。笔皆实录，机不虚张。始窥八首之前，只谓卫多君子；终览九华之後，方知鲁出圣人。某今所以祷望者，翠辇早遇东巡，日环免劳西献。二十三官百步穿叶，一飞冲天，娥则迎入桂宫，王母则引归蓬岛。然後辍胜游於御气，展长策於济时，来登郭隗之台，坐弄陈琳之笔。则乃今朝丽藻，已掩八仙公之名；他日宾筵，必盈七才子之数。见邱门之请祷，待陈榻之解悬。某便欲衔璧乞降，抠衣请益。但以志勤词战，虽将筑室反耕；道拙世涂，仅类杜门却扫。未获面申感谢，谨专修状启陈云。

### ○与寿州张常侍书

当今圣天子在上，贤丞相在下，然而宿德令望而推者，惟我上公暨滑台中令两地而已。初常侍静芟前弊，权握使符，我上公以理状闻，请为真守，帝惟曰“俞”。後常侍抚安郡俗，振肃兵威，大元帅以雄才荐，请贰前驱，帝亦惟曰“俞”。是得弄印分荣，剖符行化，逾月报政，尽活疲，宝谓寿之人永居寿域矣。则乃常待遇贤丞相之知，入圣天子之用，乃武乃文，多才多艺，固以播在四海，某岂敢一二而谈咏也。今所祷愿者，碧幢红旆，高引前途，相幕将坛，别张胜地，谓予不信，神之听之。

### ○贺楚州张义府尚书

国家自兵兴已来，爵赏既多，官荣甚峻，然而常恐授受之未能宜称，尽善尽美，固当有待。今则尚书以累世勋望，以数年战功，始假使符，旋迎真命。某将趋清德，获听好音，欣之来，雀跃而已。则非独喜尚书展龚黄之美政，实乃贺圣天子之得良二千石也。伏惟云云。

### ○与假牧书

伏以近日辱尚书题，言矜赞祝，苟非全德，多是愧辞。某执性近愚，处身斯直，以目所睹，以耳所聆，方敢咏歌，固无谄笑。某自达仁境，如归故乡。见百姓之安，则知三军之乐也；见乡闾之泰，则知郡邑之肃也。若非常侍宽猛相济，恩威并行，则何以至村落之居，室家相庆，自近及远，嬉嬉然喜遇慈父然，则政成一境，名达九重，即计冠耸丰貂，翻建隼，荣膺真拜，大洽群情。某每听讴谣，深增祷祝，伏惟照察。谨状。（以上《桂苑笔耕集》十九）

### ○谢许归覲启

某启：早来员外郎君奉传尊旨，伏蒙因慈，念以某久别庭闱，许令归覲者。仰衔金诺，虔佩玉音，虽寻海岛以荣归，古今无比；且望烟波而感泣，去住难安。伏缘某自年十二离家，今已二九载矣。百生天幸，获托德门，骤忝官荣，仍叨命服，一身遭遇，万里光辉。是以远亲稍慰於倚门，游子倍荣於得路。惟仰赵衰之冬日，深暖旅怀；岂吟张翰之秋风，遽率归思。且缘辞乡岁久，泛

海程遥，住伤乌鸟之情，去怀犬马之恋。惟愿暂谋东返，迎侍西来，仰托仁风，永安卑迹。今即将期理棹，但切恋轩，下还必须无任感戴兢灼涕泣之至。谨奉启陈谢云云。

○谢行装钱状

伏蒙仁恩，特赐钱二百贯，又令办行装者，谨依处分捧领讫。伏以某学亏力行，事过心期。燕觜衔泥，点污常惭於广厦；鳌头岳，低徊暗避於连钩。每慎行藏，深规躁静，岂谓谦而受益，或希屈以求伸。今者果逢尊慈，令将运命，荣归故国，免挈空囊。比陆生南说之橐装，倍多辉焕；异孔氏东还之輜重，岂虑焚烧。且彼虞卿自璧，郭隗黄金，徒欲耀名，终非济事。曷若念其就养，愍以食贫，减二十日之堂封，济数千里之家信，累载莫申其旁苦，一朝顿贍於旨甘。宁亲而既佩银章，倍荣衣锦；恋德而但垂珠泪，愿效卖绡。下情无任感恩荣涕恋兢惕之至云云。

○谢再送月料钱启

某启，昨日军资库送到馆驿巡官八月料钱。伏缘某将命远方，已奉公牒，暂离候馆，即指归程，既蒙别赐行装，岂令□□职俸。□难领受，遂便送还，不知库司具状申上□伏奉□□者笔飞云凤，显示深恩，缙跃天龙，仰资厚□，□遂还家之望，实惊润屋之言。远地贱微，虽有惭於□□；故乡亲识，必致敬於金多。通神则益验鲁褒，执癖则□□□□。伏以尊卑礼隔，辞让无由，谨依处分跪领讫，下情无任感恩恋德激切徘徊兢灼之至云云。

○谢赐弟栖远钱状

某启：某堂弟栖远，比将爱信，迎接东归，遂假新罗国入淮海使录事职名，获诣雄藩，将归故国。昨者伏蒙仁恩，特赐钱三十贯者。伏以崔栖远远涉烟波，大遭风浪，仅存微命，惟有空身。虽志切，窃慕在原之义；而誉惭骐骥，难期得路之秋。衔芦而但喜联行，泛梗而免虞失所。今者某已荣奉使，则遂宁亲。货泉沾润之名，实称子母；归路光荣之事，皆属善人。下情无任感恩欣跃兢惕之至。

○上太尉别纸五首

某启：昨以乡使金仁圭员外已临去路，尚阙归舟，恳求同行，仰候尊旨。伏蒙恩造，俯允卑诚，今则共别淮城，刘登海舰，虽惭李郭之誉，免涉胡越之言。远路无虞，不假琴高之术；巨川能济，惟怀傅说之恩。下情无任感恋之至云云。

○又

某启：伏奉手笔批海，一行人并善将息稳风涛者。俯顾微流，仰窥尊念，望淮海则陟遐自迓，指风波则视险如夷。遍洒温言，尽叨恩於挟纊；□敷至

恳，愿无愧於卖绡。下情无任感激攀恋兢灼之至云云。

○又

伏奉尊诲，药币子悬於船头，不畏风浪，慎勿开之者。仰挂青囊，远逾碧海，必使天吴息浪，不伯迎风，既无他虑於葭津，可访仙游於蓬岛。惟愿往来无滞，患孝克全，万里安流，永□济川之力；百年苦节，不欺临谷之心。下情无任感戴兢灼之至。

○又

某舟船行李，知到乳山，旬日候风，已及冬节，海师进难，恳请驻留。某方忝荣身，惟忧辱命。乘风破浪，既输宗悫之言；长楫短篙，实涉惠施之说。虽仰资恩煦，不惮险艰，然正值惊波，难逾巨壑。今则已依曲浦，暂下飞庐，结茅茨以庇身，糝藜藿而充腹。候过残腊，决撰行期。若及春日载阳，必无终风且暴，便当直帆，得遂荣归。谨具别状咨申，伏惟云云。

○又

某启：自叨指使，惟欲旧飞，必期不让秋鹰，便能截海；岂料翻成鳖，尚类曳泥。虽慎三思而行，且乖一举之隼，既劳淹久，合具启陈。某尝读《国语》，见海鸟爰居，止於鲁东门之外。展禽曰：“今兹海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常知而避其灾。”是岁也，海多大风，冬需。伏见今年自十月之交，至於周正月，略无发，□觉温燠，必恐鲁修滥祠，幽改成诗。静思汉祖之兴歌，大风可惧；遥想田横之窜迹，绝岛难依。遂於登州，近浦止泊，笼鹄无失，藩羊自安。惟愿时然後行，必当利有攸往，泛良艘而不滞，指渤而非遥。冀申专对之能，早遂再来之望。伏惟云云。

○祭山神文

维年月日，新罗国入淮南使检校仓部员外郎守翰林郎赐绯银鱼袋金仁圭、淮南入新罗兼送国信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崔致远等，谨以清酌牲牢之奠，敬□悬于山大王之灵。窃以昔辨方员，始分清浊，融作江海，结为山岳，石戴土而土戴石，小者敖而大者{石}，然而罕有威神，静无棱角，与堆阜而相接，见邱陵之可学。惟灵磊磊落落，高临是壑，岩岩，俯压鲸潭，上则为云雾萦缠之骨，下则为波涛激射之窟，朝则迎金乌而前出，夜则送银蟾而後没。是以峻德能彰乎东夏西夷，玄功不假乎南倭北忽，则彼织女之机倚河汉，秦帝之桥架溟渤，徒炫其名，莫劳我形。每谓蕴藏其片玉，岂惟厕列於双琼，遂使往来者虔度英灵，祈祷者尽写精诚，既苹蘩之可荐，信黍稷之非馨。

今者仁圭等久衔远命，致远也始奉殷聘，喜归舟之既同，伫游辔之能并，不患胡越之意殊，宁惭李郭之名盛。去岁初冬，及东牟东，属以沧流尚远

，玄律将穷，浪形[QF53]バ而难浮舰，风响[B271][B272]而鹄恐辞笼，遂舣刳木，聊安断蓬。一昨虽迎端月，犹惧俊风，延颈而待逢候燕，回眸而送尽归鸿，方期利涉，龟从筮叶，直指鸡林，轻浮芥叶。岂输驰马之号，愿较秋鹰之捷，远诣灵峰，难寻寿宫，但睹其青莲倒蘸於巨浸，碧螺高柱於晴空，仰威灵之耸尘外，想影响之飘云中。於是洁馈乍喜，择肥○，酒醴斯需，牲粗丰，谨赍薄礼，取凯阴功。

伏惟大王潜施呼翕，密降指踪，使波神拱手，川后敛容，楚师之南风且竞，郑伯之东道豁通。照水镜之心，既分妍丑；擘土囊之口，无杂雌雄。则可朝穿汗漫，暮截鸿，去采石华，必同谢运；行吟肉脯，免效张融。加以某临川自审，登木增慄，忆昔雪作夜光，冰为夕饮，几年独励於鼓篋，今日方期於扇枕，将问荆州之绢，忝披会稽这锦，见宠若惊，心如捧盈。虽智有不逮，而时然後行，况赍御笔，虑滞王程，今则裹装既饰，俨有行色，玩淑景以歌吟，泛安流於瞬息，惟托大王之风，早归君子之国，俾传帝命，无旷神职。尚飨！（以上《桂苑笔耕集》二十）

#### ○进诗赋表状等集状

右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当乘桴之际，亡父诫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见矣。住勤哉，无隳乃力。”臣佩服严训，不敢弭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实得人百之已千之。观光六年，金名榜尾，此时讽咏情性，寓物名篇，曰赋曰诗，几溢箱篋。但以童子篆刻，壮夫所惭，及忝得鱼，皆为弃物。寻以浪迹东都，笔作饭囊，遂有赋五首、诗一百首，杂诗赋三十首，共成三篇。尔後调授宣州溧水县尉，禄厚官闲，饱食终日，仕优则学，免掷寸阴。公私所为，有集五卷。益盛为山之志，爰标《覆篋》之名，地号中山，遂冠其首。及罢微秩，从职淮南，蒙高侍中专委笔砚，军书幅至，竭力抵当，四年用心，万有馀首。然淘之汰之，十无一二，敢比披沙见宝，粗胜毁瓦画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适当乱离，寓食戎幕，所谓乍於是、粥於是，辄以耕为笔目。仍以王韶之语，前事可凭，虽则伛偻言归，有惭鳧雀，既垦既耨，用破情田，自惜微劳，冀达圣鉴。其诗赋表状等集二十八卷，随状奉进。谨进。（以上《桂苑笔耕》卷首）

#### ○上太师侍中状

伏闻东海这外有三国，其名马韩、卞韩、辰韩，马韩则高勾丽，卞韩则百济，辰韩则新罗也。高勾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胸燕、齐鲁，为中国巨蠹。隋皇失驭，由於征辽。贞观中，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师渡海，恭行天罚，高勾丽畏威请和，文皇受降回蹕。我武烈大王请以犬马之诚，助定一方之难，入唐朝谒，自此而始。後以高勾丽、百济踵前造恶，武烈入

朝，请为乡道。至高宗皇帝显庆五年，敕苏定方统十道强兵，楼船万只，大破百济，乃于其地置扶馀都督府，招辑遣氓，莅以汉官。以臭味不同，屡闻离叛，遂徙其人於河南。总章元年，命英公李破高勾丽，置安东都督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於河南、陇右。高勾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杀刺史韦俊。于是明皇帝大怒，命内使高品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仍就加我王金某为正太尉持节充甯海军事鸡林州大都督。以冬深雪厚，蕃汉苦寒，敕命回军。至今三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晏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今某儒门末学，海外凡材，谬奉表章，来朝乐土，凡有诚恳，礼合披陈。伏见元和十二年，本国王子金张廉风飘至明州下岸，浙东某官发送入京。中和二年，入朝使金直谅为叛臣作乱，道路不通，遂于楚州下岸，迺迤至扬州，得知圣驾幸蜀，高太尉并都头张俭监押送至西川，已前事例分明。伏乞太师侍中俯降台恩，特赐水陆胜牒，令所在供给舟船熟食，及长行驴马草料，并差军半监送至驾前。幸甚！（《东国通鉴》）

#### ●卷四十四

##### ☆崔致远（十一）

○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

夫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以东人之子，为释为儒，□也西浮大洋，重译从学，命寄刳木，心悬宝洲，虚往实归，先难後获，亦犹采玉者不惮昆邛之峻，探珠者不辞骊壑之深，遂得慧炬则光融五乘，嘉肴则味饫六藉，竟使千门入善，能令一国兴仁。而学者或谓身毒与阇里之设教也，分流异体，圆凿方枘，互相矛盾，守滞一隅。尝试论之，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礼》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故庐峰慧远著论，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体极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约有云：“孔发其端，释穷其致。”真可谓识其大者，始可与言至道矣。至若佛语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说无可说，虽云得月，指或坐忘，终类系风，影难行捕。然陟遐自迓，取譬何伤。且尼父谓门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则彼净名之默对文殊，善逝之密传迦叶，不劳鼓舌，能叶印心，言天不言，舍此奚适，而得远传妙道，广耀吾乡，岂异人乎，禅师是也。

禅师法讳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汉族，冠葑山东，隋师□辽，多设骊貊，有降志而为遐者。爰及圣唐，囊括四郡，今为全州金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顾氏，尝书假寐，梦一梵僧谓之曰：“吾显为阿{弥女}之子。”因以琉璃罌为寄，未几娠禅师焉。生而不啼，乃夙挺销声息言之胜牙也。既龀从戏，必焚叶为香，采花为供，或西向危坐，移晷未尝动容。是知善本固

百千劫前所栽植，非可而及者。自口弁，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无斗储，又无尺壤可盗天时者，口腹之养，惟力是视。乃禅贩哺隅，为瞻滑甘之业，手非劳於结网，心已契於忘筌，能丰啜菽之资，允叶采兰之咏。

暨锤<喜>棘，负土成坟，乃曰：“鞠育之恩，聊将力报，希微之旨，盍以心求，吾岂匏瓜，壮龄滞迹。”遂於贞元廿年，诣岁贡使，求为榜人，寓足西泛，多能口事，视险如夷，挥楫慈航，超截苦海。及达彼岸，告国使曰：“人各有志，请从此辞。”遂行至沧州，谒神鉴大师。投体方半，大师怡然曰：“戏别匪遥，喜再相遇。”远令削染，顿受印契，若火沾糝艾，水注卑{备逮}然。徒中相谓曰：“东方圣人，於此复见。”禅师形儿黯然，众不名而目为黑头陀，斯则探元处默，真为漆瓶子道人後身，岂比夫邑中之黔，能慰众心而已哉！永可与赤须青眼，以色相显示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琉璃坛，则圣善前梦，宛若合符。既莹戒珠，复归横海，闻一知十，笨张蓝青，虽止水澄心，而断云浪迹。粤有乡僧道义，先访道於华夏，邂逅适愿，西南得朋，四远参寻，证佛知见。义公前归故国，禅师即入终南。登万仞之峰，饵松实而止观，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阁，当四达之道，织芒屨而广施，惓惓者又三年。

於是苦行既已修，他方亦已游，虽曰观空，岂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来归。大觉上乘，昭我仁域，兴德大王飞凤笔迎劳曰：“道义禅师已归止，上人继至，为二菩萨，昔闻黑衣之杰，今见缕褐之英，弥天慈威，举国欣赖，寡人行当以东鸡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锡於尚州露岳长柏寺，医门多病，来者如云。方丈虽宽，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异山，有数於菟哮吼前导，避危从垣，不殊俞骑，从者无所怖畏，[B123]犬如也。则与善无畏三藏结夏灵山，猛兽前路，果入山穴，见牟尼立像，宛同事迹。彼竺昙猷之扣睡虎头令听经，亦未专[A134]於僧史也。因於花开谷故三法和尚兰若遗基，纂修堂宇，俨若化成。

洎开成三年，愍哀大王骤登宝位，深托玄慈，降玺书，馈斋费，而别求见愿。禅师曰：“在勤修善政，何用愿为。”使复于王，闻之愧悟。以禅师色空双泯，定慧俱圆，降使赐号为慧昭，昭字避圣祖庙讳易之也，仍贯籍于大皇龙寺。徵诣京邑，星使往复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栖幽养高，异代同趣。居数年，请益者稻麻成列，殆无锥地，遂历铨奇境，得南岭之麓，爽屺居最，经始禅庐，却倚霞岑，俯压云涧，清眼界者，隔江远岳；爽耳根者，迸石飞湍。至如春溪花，夏径松，秋壑月，冬峽雪，四时变态，万象交光，百籁和吟，干岩竞秀。尝游西土者，至止咸愕，视为远公东林，移归海表，莲花世界，非凡想可拟，壶中别有天



地，则信也，架竹引流，环阶四注。始用玉泉为榜，屈指法胤，则禅师乃曹奚之玄孙，是用建六祖影堂，彩饰粉墉，广资诱经，所谓悦众生故绮错绘众像者也。

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诘旦，告门人曰：“万法皆空，吾将行矣，一心为本，汝等勉之，无以塔藏形，无以铭纪迹。”言竟坐灭，报年七十有七，积夏四十一。于时天无纤云，风云起，虎狼号咽，杉栝变<广良>。俄而紫云翳空，空中有弹旨声，会葬者无不入耳，则《梁史》戴褚侍中翔尝沙门为母疾祈福，闻空中弹指，圣感冥应，岂诬也哉！凡志於道者，寄声相吊，未亡情者，衔悲以泣，天下痛悼，断可知矣。灵函幽隧，预使备具。弟子法谅等号奉色身，不逾日而窆於东峰之冢，遵遗命也。

禅师性不散朴，言不由机，服暖<麻赍>，食甘糠<麦乞>，茅菽杂糅，蔬佐无二，贵达时至，曾不异馔。门人以参腹进难，则曰：“有心至此，虽粝何害。”尊卑耄稚，接之如一。每有王人乘舄传命，遥祈法力，则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倾心获念，为君贮福，亦何必远污纶言於枯木朽株。传乘之饥不得，渴不得饮，吁可念也。”或有以胡香为赠者，则以瓦载糖灰，不为丸而之，曰：“吾不识是何臭，虔心而已。”复有以汉茗为供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曰：“吾不识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类也。雅善梵呗，金玉其音，侧调飞声，爽快哀婉，能使诸天欢喜，永於远地流传。学者满堂，诲之不倦，至今东国习鱼山之妙者，竟知掩鼻效玉泉馀响，岂非以声闻度之之化乎！

禅师泥洹当文圣大王之朝，上恻仟襟，将宠净谥，及闻遗戒，愧而寝之。越三纪，门人以陵谷为虑，扣不朽之缘於慕法弟子内供奉一吉千扬音方崇文台郑询一，断金为心，勒石是请。献康大王恢弘至化，钦仰真宗，追谥真鉴禅师大空灵塔，仍许篆刻，以永终誉。懿乎！日出谷，无幽不烛，海岸植香，久而弥芳。或曰：“禅师垂不铭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确奉先志，求之与，抑与之与？适足为白之玷。”嘻，非之者亦非也。不近名而名彰，盖定力之馀报，与其灰灭电绝，曷若为可为於可为之时，使声振大千之界。

而龟未戴石，龙遽升天，今上继兴，埧箴相应，义谐付嘱，善者从之。以邻岳招提有玉泉之号，为名所累，众耳致惑，将俾弃同即异，则宜舍旧从新，使视其寺之所枕倚，则以门临复涧为对，乃锡题为双溪焉。申命下臣曰：“师以行显，汝以文进，宜为铭。”致远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顷捕名中州，嚼腴咀隽於章句间，未能尽醉衢樽，唯愧深与泥。况法离文字，无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辕适郢，第以国主之外护，门人之大愿，非文字不能昭昭乎群目，遂敢身从两役，力效五能。虽石或凭焉，可惭可惧；而道强名也

，何是何非。掘笔藏锋，则臣岂敢，重宣前义，谨札铭云：

杜口禅那，归心佛陀。根熟菩萨，弘之靡它。猛深虎窟，远泛鲸波。去传秘印，来化斯罗。寻幽选胜，卜筑岩磴。水月澄怀，云泉寄兴。山与性寂，谷与梵应。触境无亥，息机是磴。道替五朝，威摧众妖。默垂慈荫，显拒嘉招。海自飘荡，山河动摇。无思无虑，匪斫匪雕。食不兼味，服不必备。风雨如晦，始终一致。慧柯方秀，法栋俄坠。洞壑凄凉，烟萝憔悴。人亡道存，终不可援。上士陈愿，大君流恩。灯传海裔，塔耸云根。天衣佛石，永耀松门。（《孤云文集》二）

○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

帝唐才前知，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畅月月缺之七日，日蘸咸池，时海东两朝国师禅和尚盥浴已，趺坐示灭。国中人如丧左右目，矧门下诸弟子乎！呜呼！应东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绳座俨然，面如生。门人询等，号奉遗体，假聿禅室中。上闻之震悼，使驶吊以书，贖以谷，所以资净供而瞻元福。

越二年，攻石封层冢，声闻玉京，菩萨戒弟子武州都督苏判镒、执事侍郎宽柔、贝江都护威雄、全州别驾英雄，皆王孙也，维城辅君德，险道赖师恩，何必出家，然後入室。遂与门人昭元大德释通贤、四天王寺上座释慎符议曰：“师云亡，君为恟，奈何吾侪忍灰心木舌，邮缘饰在贰之义乎？”乃白黑相应，请赠谥暨铭塔。教曰：“可。”旋命王孙夏官正卿禹，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远至蓬莱宫，因得并琪树，上瑶墀，踞俟命珠箔外。上曰：“故圣住大师，真一佛出世，昔文考康王咸师事，福国家为日久。余始克纘承，愿继馀先志，而天不遗，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故追谥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尝西宦，丝染锦归，顾文考选国子命学之，康王视国士礼待之，若宜铭国师以报之。谢曰：“主臣殿下恕粟饶浮颯，桂饱馀馨，俾报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师於有为浇世，演无为秘宗，小臣以有限磨才，纪无限景行，弱辕载重，短绠汲深，其或石有异言，龟无善愿，决叵使山辉川媚，反赢得林惭涧愧，请笔路斯避。”上曰：“好让也，盖吾国风，善则善己，然苟不能是，恶用黄金榜为，尔勉之。”遽出书一编，大如椽者，俾中涓授受，乃门人弟子所献状也。复惟之西学也，彼此俱为之，而为师者何人，为役者何人，岂心学者高，口学者劳耶？故古之君子慎所学，抑心学者立德，口学得立言，则彼德也，或凭言而可称；是言也，或倚德而不朽。可称则心能远示乎来者，不朽则口亦无惭乎昔人，为可为於可为之时，复焉敢胶让乎篆刻。始绎如椽状，则见大师西游东返之岁年，禀戒悟禅之因缘，公卿守宰之归仰，像殿影堂之开创，故翰林郎金立之所撰《圣住寺碑》，叙之详矣；为佛为孙之德化，为君为师

之声价，镇俗降魔之威力，鹏显鹤归之动息，赠太傅献康大王亲制《深妙寺碑》，录之备矣。顾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标我师就般涅槃之期，与吾君崇堵婆之号而已。□将手议役，将自适具适，这有上足为求趣非白，语及斯意；则曰：立之原先立之久矣，尚阙数十年遗美；大傅王神笔所纪□，盖显示殊遇云尔。吾子□嚼古贤书，面饮今君命，耳饫国师行，目醉门生状，宜广记而备言，殆胎厥可长，俾之原始要终，脱西笑者或袖之，脱西人笑则幸甚。吾敢求益，子无惮烦。狂奴态余率尔应曰：“仆编苦者，师买菜乎？”遂绊猿心，强摇兔翰。意得《西汉书·留侯传》尻云：“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则大师时顺闲事迹，莘莘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学亦不书，自许窥一斑於班史然。

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实，而有辉八之质者，莫均乎晓日；气和且融，而有孚万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风。惟俊风与旭日，俱东方自出也，则天锤斯二馀庆，岁降於一灵性，俾挺生君子国，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师其人也。法号无染，於圆觉祖师为十世孙。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为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真骨，位韩粲，高曾出入皆将相，户知之，父范清族，降真骨一等曰得难，（国有五品曰圣言，贵姓之难得而曰真骨，曰得难，头品数多马贵。《文赋》云：“或求易而得难。”从言六犹命致九，其四五品不足言）晚节追踪赵文业。母华氏，魂交睹修臂，天垂受万笈花，因有娠，几逾时，申梦胡道人，自称法藏，授十护充胎教，过期而诞大师。阿孩（方言谓儿，与华无异）时行坐必掌合趺对，至与群儿戏，画塲聚沙，必摸样像塔，而不忍一日违膝下。九岁始鼓篋，目所览，□必诵，人称曰海东神童。跨一星终，有隘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念已前梦，泣曰：“讖兮（方言许诺）。”後谒父，父悔已晚悟，喜曰：“善。”遂零染雪山五色石寺，口精尝药，力锐补天。有法性禅师，尝扣伽门於中夏者。大师师事数年，才覃索无子遗。性叹曰：“迅足，后发前至，吾於子验之。吾卜爽矣，无馀勇可贾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师曰：“惟夜绳易惑，空缕难分，鱼非缘木可求，兔非过株可待。故师所教，已所悟，互有所长，苟珠火斯来，则燧燧可弃。凡志於道者，何常师之有。”寻去，问骠诃健於浮石山释灯大德，曰：“敌三十夫，蓝茜沮本色，顾坳杯之譬日，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彼岸不遥，何必怀土。”遽出山，并海〈司见〉西泛之缘。

会国使归瑞节象魏下，足而西。及大洋中，风涛颠怒，巨め鬼女人，不可复振。大师与心友道亮，跨只板，恣业风通星。半月馀，飘至剑山岛，■行之奇上，怅然甚久，曰：“鱼腹中幸得脱身，龙颌下庶几携手，我心匪石，其退转乎？”泊长庆初，朝正王子听舫舟唐恩浦，请寓载，许焉。既达之罟山麓，顾先难後易，土捐海若曰：“战风珍重，鲸浪好魔。行至大兴城南山至相寺

，遇说杂花者，犹在浮石时。有一{石}颜耆年言提之曰：“远欲取诸物，孰与认而佛。”大师舌底大悟，自是置翰墨，游历佛光寺，问道如满。满佩江西印，为香山白尚书乐天空门友者，而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耶？”去谒麻谷宝澈和尚，服勤无所择，人所难，已民易，众目曰禅门庾黔晏异行。澈公贤苦节，尝一日告之曰：“昔吾师马和尚诀我曰：‘春花繁，秋实寡，攀道树者所悲吒。今授若印，异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无使元可复云。东流之说，萃出钩谿，则彼日出处，善男子根殆熟矣。若若得东人可目语者畎道之，俾惠水丕冒於海隅，为德非浅。’师言在耳，吾善若徠，今印焉，俾冠禅侯於东土，往钦哉！则我当年作江西大儿，後世为海东大父，其无惭先师矣乎！”居无何，口师化去，墨巾离首，乃曰：“筏既舍矣，舟何系焉！”自尔浪游，飘飘然势不可遏，志不可夺。於渡汾水，登崞山，迹之古必寻，僧之真必诣，凡所止舍，远人烟火，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四体为奴虏，奉一心为君主，就是中颺以视笃癯、恤孤独为已任。至祁寒酷暑，且烦，或鞞疥侵，曾无倦容。耳名者不觉遥礼，器作东方大菩萨，其三十馀年行事也其如是。

会昌五年来归，帝命也。国人相庆曰：“连城璧复还，天实为之，地有幸也。”自是请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社大欢喜曰：“顾吾畴昔梦，乃非优昙之一显耶？愿度来世，吾不复挠倚门之念也。”已矣乃北行，拟回选终焉之所。会王子昕悬车为山中宰相，邂逅适愿，谓曰：“师与吾俱祖龙树乙粲，则师内外为龙树令孙，真瞳若不可及者。百沧海外蹶萧湘故事，则亲旧缘固不浅。有一寺在熊川州坤隅，是吾祖临海公（祖讳仁问，唐酬伐狂风貂功，封为临海郡公）。受封之所。闲劫烬不■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兴灭继绝，可强为朽夫住持乎？”大师答曰：“有缘则住。”大中初始就届，且兮饬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远问津辈，视千里犹跬步，其<丽支>不亿，实繁有徒。大师犹锤待扣而镜忘罢，至者靡不以慧导其目，法喜娱其腹，诱憚憚之躅，变蚩蚩之俗。文圣大王聆其运为，莫非裨王化，甚{加心}之，飞手教优劳，且多大师答山相之四言，易寺榜为圣住，仍编录大兴轮寺。大师酬使者曰：“寺以圣住为名，招提固所为荣。至宠庸僧，滥吹高藉，实避风斯媿，而隐雾可惭矣。”时宪安大王与檀越季舒发韩魏昕为南北相（各居其宫，犹左右相），遥展摄齐礼，贄以茗<香孛>，使无虚月。至使名{金}东国士流，不识大师门为一世著，得礼足者，必曰：而谒倍百乎耳闻，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躁，讠革其，而亿奔驰善道。暨宪王嗣立，赐书乞言。大师答曰：“周丰{卅到}鲁公之语，有旨哉，著在《礼经》，请铭座侧。”逮赠大师先大王即位，钦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最所施为，必驰问然後举。咸通

十二年秋，飞鹄头书以传召，曰：“山林何亲，城郤何疏？”大师谓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惭远公，然道之将行也，时乎不可失。念付嘱故，吾其往矣。”尔至穀下，及见先大王，冕服拜为师，君夫人、世子、既大弟相国（追奉尊谥惠成大王），群公子公孙环仰如一，一如古伽蓝缋壁面，写出西方诸国长侍勃样式。上曰：“弟子不佞小好属文。尝览刘勰《文心》，有语云：‘滞有守无，徒锐偏解，欲诣真源，其般若之绝境。’则境之绝者，或可闻乎？”大师对曰：“境既绝矣，理无矣，斯印也，默行尔。”上曰：“寡人固请少进。”爰命徒中铮铮者，更手撞系，舂容尽声，剖滞祛烦，若商飙之划阴霭然。於是上大喜，懊见大师晚，曰：“恭己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哉，余何人也。”既出，卿相延迓，与谋不暇，士庶承，欲去不能。自是国人皆认衣珠，邻叟罢窥庖玉焉。俄苦樊{奴}中，即亡去。上知不可强，乃降芝检，以尚州深妙寺不远京，请禅那别馆。辞不获，往居之。一日必葺，俨若化城。乾符三年春，先大王不预，命近侍曰：“亟迎我大医王来。”使至，大师曰：“山僧足及王门，一之谓甚，知我者谓圣住为无住，不知我者谓无染为有染乎！然顾与吾君有香火因缘，忉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诀。”复步至王居，凤药言，施戒，觉中愈，举国异之。既逾月，献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孙勋荣谕旨曰：“孤幼遭闵凶，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讵甫济海人，与独善其身，不同言也。幸大师无远适，所居唯所择。”对曰：“古之师则六籍在，今之辅则三卿在。老山僧何为者，坐蝗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留献，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装鸟逝。自尔骑置传讯，影缀岩溪，遽人知往抵圣住，即皆雀跃，丛手易轡。虑滞王程尺寸地，由是骑常侍伦伍，得急宣为轻举。乾符帝锡命之岁，今国内舌杪有可道者，贡兴利除害策，别用蛮笺书，言荷天宠有所自，因垂益国之问。大师因出何尚之献替宋文帝心声为对，太傅王览谓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归，五常均五戒，能践王道，至矣哉，吾与是符佛心。大师之言，汝宜。”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谓侍人曰：“国有大宝珠，毕世椽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时一出，俾醒万户眼，醉四邻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匿曜在嵩严山，脱辟秘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我文考恳迎，尝再显矣。昔ガ侯讥汉王拜大将，召小儿，不能致商於四老人以此。今闻天子蒙尘，趋令奔问官守，勤王加厚，归佛居先，将邀师必叶外议，吾岂敢倚其一慢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辞徵之。大师云：“孤云出岫，甯有心哉，有缘乎大王之风，无固乃上士之道。”遂来见，见如先朝礼。礼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传香，二也；三礼者三，三也；秉鹄尾炉，缔生生世世缘，四也；加法称曰广宗，五也；翌日命振鹭趋风树雁列贺，六也；教国中磋磨六义者赋送归之什，在家弟子王孙苏判镒荣首唱敛成轴，侍读翰林才子朴邕为

引而赠行，七也；申命掌次，张净室要叙别，八也；临告别求妙语，乃旬从者举真要，有若询又圆藏虚源元影四禅中得清净者，绪抽其慧表纤旨，注意无怠，泼心有馀。上甚悦，才壹拜曰：“昔文考为舍瑟之贤，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继体得崆峒之请，服膺开混沌之原，则彼渭滨老翁，真钓名者，圯上孺子，苾履迹焉，虽为王者师，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师语，密传一片心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太傅王雅善华言金玉音不患众咻舌，而能出口成俚，语如宿构云。大师既退，且往应王孙苏判镒共言数返，即叹曰：“昔人主有有远体而无远神者，而吾君备；人臣有公才而无公望者，而吾子全。国其庶乎，宜好德自{无心}。”及归谢绝，於是遣轩B放生场界，则鸟兽悦，纽银钩扎圣住寺题，则龙蛇活。

盛事毕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莅阼，两朝宠遇师而行之，使缙素重使迎之，辞以老且病。太尉大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驰讯十返。俄闻{既月}腰之苦，遽命国医往为之。至则请苦状，大师微破颜曰：“老病耳，无烦治。”糜飧二时，必闻钟後进，其徒忧食力亏，阴戒掌x者阳密击，乃自牖而命撤。将化，命旁侍敬还训於介众曰：“已过中寿，难逃大期，我依远游，尔曹好住，沟若画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尚如是，今之禅宜勉旃。”告语裁罢，{执心}然而化。大师性恭谨，语不伤和气。《礼》所云中退然言呐呐然者乎！黉侣必目以禅，师接宾客，未尝殊敬乎尊卑，故满室慈悲，徒悦随，五日为期，俾来求者质疑。谕生徒则曰：“心虽是身主，身要作心师，患不尔思，道岂远而？设是田舍儿，能摆脱尘羈，我驰则必驰矣。道师教父，宁有种乎？”又曰：“彼所啜不济我渴，彼所啖不救我馁，盍怒力自饮且食。或谓教禅为无同，吾未见其宗，语本夥颐，非吾所知。”大较同弗与异弗非，晏坐息机，斯近缕褐被者欤！其言显而顺，其旨奥而信，故能使寻相为无相，首寄生虫勤而行之，不见有岐中之岐。始壮及衰，自贬为基，食不异粮，衣不均服，凡所营葺，役先众人。每言：“祖师尝踏泥，吾岂暂安栖。”至才连水负薪或躬亲，且曰：“山为我为尘，安我得安身。”其克己励物皆是类。大师少读儒家书，馀味在唇吻，故酬对多韵语。门弟子名可名者，廛二千人，索居而称会道场者，曰僧亮、曰普慎、曰询、曰心光。诸孙洗洗，厥众济实，可谓马祖毓龙子，东海掩西河焉。

论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则昔武烈大王为乙粲时，为屠豕岁貊乞师计，将真德女君命，陞覲昭陵皇帝面陈，愿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许，庭赐华装，受位特进。一日召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宝货，俾恣备所欲。王乃杯觞则礼以防乱，缯彩则智以获多。泊辞出，文皇目送而叹曰国器。及其行也，以御制并书《温汤》《晋祠》二碑，暨御撰《晋书》一部赉之

。时蓬阁写是书，裁竟二本，上一锡储君，一为我赐。复命华资官祖道清门外，则宠之优，礼之厚，设聋盲乎智者，亦足骇耳目。自兹吾士一变至於鲁。八世之後，大师西学而东化，加一变至於道，则莫之与京，舍我谁谓？伟矣哉！先祖平二敌国，俾人变外饰，大师降六魔贼，俾人修内德。故得千乘主两朝拜起，四方民万里奔趋，动必颐使之，静无腹非者，庸讎非应半千而显大千者欤！复其始之说，亦何嫌乎哉！彼文成侯为师汉祖，大夸封万户位列侯，为韩相子孙之极则仁曲矣。假学仙有终始，果能白日上升去，於中止得为鹤背上一幻躯尔，又焉足我大师拔俗於始，济众於中，洁己於终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尚乎颂，偈颂类也，扣寂为铭。其词曰：

可道为常道，如穿草上露。即佛为真佛，如揽水中月。道常得佛真，海东金上人。本枝根圣骨，瑞莲资报身。五百年择地，十三岁离尘。杂花引鹏路，木浮鲸津。（其一）

观光尧日下，巨筏悉能舍。先达皆叹云，苦行无及者。沙之复汰之，东流是天假。心朱莹麻谷，目镜烛桃野。（其二）

既得凤来仪，众翼争追随。试覩龙变化，凡情那测知。仁方示方便，圣住强住持。松门遍挂锡，岩径难容锥。（其三）

我非待三顾，我非迎七步。时行则且行，为缘付嘱故。二王拜下风，一国滋甘露。鹤出洞天秋，云归海山暮。（其四）

来贵乎叶龙，去高乎冥鸿。渡水巢父，人谷超朗公。一{廿泛}归岛外，三返游壶中。群迷漫臧否，至极何异同。（其五）

是道澹无味，然须强饮食。他酌不吾醉，他飧不吾饱。诚众黜心何，糠名复秕利。劝俗饰身何，甲仁复胄义。（其六）

汲引无弃遗，其实天人师。昔在世间时，举国成琉璃。自寂灭归後，触地生蒺藜。泥洹一何早，今古所共悲。（其七）

石复刊石，藏形且显迹。鹄塔点青山，龟碑撑翠壁。是岂向来心，徒劳文字瓜见。欲使后知今，犹如今视昔。（其八）

君恩千载深，师化万代钦。谁持有柯斧，谁倚无弦琴？禅境虽没守，客尘宁复侵。鸡峰待弥勒，将在东鸡林。（其九）

□□□□巨筏□□宪□已于（下缺）。（《孤云先生文集》二）

○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

叙曰：五常分位，配动方者曰仁心；三教立名，显净城者曰佛。仁心即佛，佛目能仁，则也道郁夷柔顺性源，达迦卫慈悲教诲，实犹石投水，雨聚沙然。矧东诸侯之外守者，莫我大也。而地灵既好生为本，风俗亦交让为先，熙熙太平之春，隐隐上古之化。加以姓参释种，遍头居寐锦之尊；语袭梵音，禅舌

足多罗之密。是乃天彰西顾，海引东流，宜君子之乡，染地王之道，日日深又日深矣。且自鲁纪陨星，汉徵梦月，像迹则百川含月，德音则万籁号风，或缉懿缣緌，或镌花琬琰，故滥觞雒宅，悬镜秦宫，之事迹。昭昭焉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辞其间，驾说於後。就以国观国，考从乡至乡，则风传沙而来，波及海隅之始。昔当东表鼎寺之秋，有百济苏涂之仪，若甘泉金人之祀，厥后两晋昙始，始之貂，如摄腾，东入句骊，阿度度於我，如康会南行，时乃梁菩萨帝反同泰一春，我法兴王制律条八载也。亦既海岸植与乐之根，日乡耀憎长之宝，天融善愿，地耸胜因。爰有中贵捐躯，上仙别发，刍西学，罗汉东游，因尔混沌能开闲，娑婆遍化，莫不选山川胜概，穷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宫，烛修行之路，信心泉涌，慧力风扬，果使漂杵蠲灾，橐腾庆。昔之蕞尔三国，今也壮哉一家。雁剥云排，将无巢地；鲸雷振，不连诸天。渐染有馀，幽求不欠。其教之兴也，毗婆娑先至，则四郡驱四谛之轮；摩诃衍後来，则一国耀一乘之镜。然能义龙云跃，律虎风腾，涵光学海之波涛，蔚戒林之柯叶，道咸融乎无外，情或涉乎有中。抑止水停渊，高山佩旭者，苾有之矣，世未之知。泊长庆初，有僧道义西泛，睹西堂之奥，智光侔智藏而还，智始语元契者。苾缚猿心护奔北之短，矜翼谄图南之高，既醉於诵言，竟嗤为魔语。是用韬光庑下，敛迹壶中，罢恩东海东，终遁北山北。岂大《易》之无闷，《中庸》之不悔者邪！然秀冬岭，芳定林，蚁慕者弥山，雁化者出谷，道不可废，时然後行。

及兴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监抚，去邪医国，乐善肥家。有洪陟大师，亦西堂正心，来南岳休足。冕陈顺风之请，龙楼庆开雾之期，显示密传，朝凡暮圣，变大量蔚也，兴且勃焉。试覩较其宗趣，则修乎修没修，证乎证没证，其静也山立，其动也谷应，无为之益，不争而胜。於是乎东人於寸地虚矣，能以众利利海外，不言其拔早，大矣哉！余後觴骞河，筌融道，无念尔祖，实繁有徒，或剑化延津，或珠还合浦，为巨擘者，可屈指焉。西化则静众无相、常山慧觉，禅谱益州金，镇州金者是也；东归则前所叙北山义、南岳陟，而降太安彻、国师慧目，育智力门，双溪昭、新兴彦、涌岩体、珠丘休、双峰云、孤于山日，两朝国师圣住染，为菩提宗，德之厚为父众生，道之尊为师主者，古所谓逃名名我随，遁声声我追者。故皆化被恒沙，迹传丰石，有令兄弟，宜尔子孙。俾定林标秀於鸡林，梵水安流於鰈水矣。别有不户不牖而见大道，不山不海而得上宝，恬然息意，澹乎忘味，彼岸也不行而至，此土也不严而治，七贤孰取譬，十住难定位者，贤鸡山智证大师其人也。

始大成也发蒙于梵体大德，禀具於琼仪律师，终上达也，探元於慧隐严君，受默于杨孚今于，法允唐四祖为五世父，东渐於海，溯游数之双峰，子法朗



，孙慎行，曾孙遵范，玄孙慧隐，来孙大师也。朗大师从大医之大证。按杜中书正伦纂铭叙云：“远方奇士，异域高人，无惮道，来至珍所。”则掬宝归止，非师而谁？葑（盖）知者不言，复戏於密，能探秘藏，惟行大师。然时不利兮，道未亨也，乃浮干海，闻于天。肃宗皇帝宠贻天什曰：“龙儿渡海不凭筏，凤子冲虚无认月。”师以山狂妄鸟海龙二句为对，有深旨哉！东还三传至大师，毕万之後，于斯验矣。

其世缘则王都人，金姓子，号道宪，字智洗。父赞环，母伊氏。长庆甲辰，岁现于世。中和壬寅，历归于寂，宴坐了四十三夏，归全也五十九年。其俱体则身仞馀，面尺所，仪状魁岸，语言雄亮，真所谓威而不猛者。始孕泊灭，奇踪秘说，神出鬼没，笔不可纪。今撮其感应耸人耳者六异，操履惊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

初，母梦一巨人告曰：“仆昔胜见佛，季世为桑门，以嗔恚故，久堕龙报，报既既矣，当为法孙，故托妙缘，愿宏慈化。”因有娠几四百日，灌佛之旦诞焉。事验蟒亭，梦符像室，使佩韦者益试，拥毳者精修，降生之异一也。

生数夕，不咽乳，穀之则啼欲嘎，有道人过门，诲曰：“欲儿无飞，忍绝荤腥。”母从之，竟无恙。使乳育者加慎，肉飧者怀惭，宿习之异二也。

九岁丧父，殆毁灭。有追福僧怜之，谕曰：“幻躯易灭，壮志难成，昔佛报恩，有大方便，子勉之。”因感悟辍哭，白所生请归道。母慈其幼，复念保家无主，确不许。耳逾城故事，则亡去，就学浮石山。忽一日心惊，坐屡迁，俄闻倚闾成疾，遽归省而病随愈。时人方之阮孝绪。居无何，染沉疴，谒医无效，枚卜之，金曰：“宜名隶大神。”母追惟曩梦，试覆以方袍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为子。信宿果大瘳，仰悟慈念，终成素志。使舐犊者割爱，饮蛇者释疑，孝感之异三也。

至十七受具，始就坛，觉袖中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岂有心而求，乃无胫而至，真《六度经》所喻矣。使饥呼者自饱，醉偃者能醒，励心之异四也。

坐雨竟将它适，夜梦遍吉菩萨，抚顶提耳曰：“昔行难行，行之必威，形开瘁然，默篆肌骨。”自是不复服缁絮焉，修线之须所，必用麻楮，不穿鞞履，矧羽た毛茵馀用乎！使〈麻贲〉者开眼，衣虫者厚颜，律身之异五也。

自绮年饱老成之德，加莹戒珠。可畏者竞相从求益，大师拒之曰：“人之大患，好为人师，强欲惠不惠，其如摸不模何？况浮芥海乡，自济未暇，无影逐，为必笑之态。”後山行，有樵叟假碍前路曰：“先觉觉後觉，何须卜吝空壳。”就之则无见焉。爰愧且悟，不且来求。森竹苇于溪蓝山水石寺，俄卜筑他所，曰：“不系为怀，能迁是贵。”使占毕者三省，营巢者九思，垂训之异六也。

赠太师景文大王心融斩教，面渴轮工，遥深尔思，覬俾我则，乃寓书曰：“伊尹大道，宋纡小见，以儒辟释，自迹陟远，甸邑岩居，颇有佳所，木可择矣，无惜凤仪。”妙选近侍中可人鹄陵昆孙金立言为使。既传教已，因摄齐焉。答曰：“修身化人，舍静奚趣，乌能之命，善为我辞。幸许安涂中，无令在汶上。”上闻之，益珍重。自是誉四飞于无翼，众一变於不言。咸通五年冬，端仪长翁主未亡人，为称当来佛是归，敬谓下生，厚资上供，以邑司所领贤溪山安乐寺，富有泉石之美，请为猿鹤主人。乃告其徒曰：“山号贤溪，地殊愚谷，寺名安乐，僧盍住持。”从之徙焉，居则化矣，使乐山者益静，择地者慎思，行藏之是一焉。

他日告门人曰：“故韩粲金公崑勋度我为僧，报公以佛。”乃铸丈六元金像，传之以铄。爰用镇仁宇，导冥路，使市恩者日笃，偿义者夙从，知报恩之是二焉。

至八年丁亥，檀越翁主使茹金等，持伽蓝南亩，暨臧获本藉授之，为坏袍传舍，俾永永不易。大师因念言：“王女资法喜，尚如是矣；佛孙味禅悦，岂徒然哉！我家匪贫，亲党皆歿，与落路行人之手，宁充门弟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舍庄十二区、田五百结隶寺焉，饭孰讥囊，粥能铭鼎，民天是赖，佛土可期。虽曰我田，且居口王土，始质疑说王孙，韩粲继宗、执事侍郎金元八咸熙，及正法次统释元亮，声九皋，应千里，赠大傅献康大王{加心}而允之。其年九月，教南川郡统僧训弼标墅画生场。斯皆外佐君臣益地，内资父母生天，使续命者兴会仁，赏歌者悛过，檀舍之是三焉。

有居乾惠地者曰沈忠，闻大师刃馥定慧，鉴透乾坤，志确昙兰，术精安稟，礼足已白言：“弟子有乘地，在曦阳山腹，凤岩龙谷，境骇横目，幸构禅宫。”徐答曰：“吾未能分身，恶用是？”忠请交固，加以山灵有甲骑，为前驺之异，乃锡挺樵蹊而相历焉。且见山屏四冽，则鸾翅掀云，水带百围，则虬腰偃石，即且愕曰：“昔日获是地也，庸非天乎！不为青衲之居，其作黄巾之窟。”遂率先於众，防後为基，起瓦檐四柱以压之，铸铁像二躯以卫之。至中和辛丑年，教遣前安轮寺僧统俊恭、司正史裴聿文，标定疆域，仍赐榜为凤岩焉。及大师化往数年，有山为野寇者，始敢拒轮，终能食藁，得非深定水，预泼魔山之巨力欤！使折臂者标义，掘尾者制狂，开发之是四焉。

大傅大王以花风扫弊，慧海濡枯，素钦灵育之名，渴听法深之论。乃注心鸡足，洒翰鹄头，以徵之曰：“外护小缘，念逾三际，内修大慧，幸许一来。”大师感动琅亟，言及胜因通世，同尘率土，怀玉出山，辔织迎途。至憩足於禅院寺，锡安信宿，引问心於月池宫。时属纤萝不风，温树方夜，适睹金波之影，端临玉沼之心。大师俯而覬，仰而告曰：“是即是，余无所言。”上洗然

忻契，曰：“金仙花目，所传风流，固协於此。”遂拜为忘言师。及出，俾苾臣苾譬旨，幸宜小停。答曰：“谓牛戴牛，所直无几；以鸟养鸟，为惠不费。请从此辞，枉之则折。”上闻之喟然，以韵语叹曰：“挽既不留，空门邓侯。师是支鹤，吾非赵鸥。”乃命十戒弟子宣教。省副使冯恕行投送归山。使待兔者离株，羡鱼者学网，出处之是五焉。

在世行无远近夷险，未尝代劳以蹄角。及还山，冰雪梗跋涉，乃以并榈步輿躬行，谢使者曰：“是岂非井大春所云人车耶？为顾英君所不须，矧形毁者乎？然命既至矣，受之。为济苦具。”及移祥于汝，乐练若，杖锡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贤贤者离执，用舍之是六焉。

至冬杪既望之二日，跌坐晤言之际，泊然无常。呜呼！星回上天，月落大海，终风吼谷，则声咽虎溪，积雪摧松，则色侔鹤树。物感斯极，人悲可量，信而假殡于贤溪，期而迁窆於曦野。太傅王驰医问疾，降来营斋，不暇无偏无颇，能谐有始有终，特教菩萨戒弟子建功乡令金立言慰勉诸孤，赐谥智证，塔号寂照，仍许勒石，俾录状闻。

门人性蠲、敏休、杨孚、继徽等，咸得凤尾声者，敛陈迹以献。至乙巳岁，有国民媒儒道，嫁帝乡，而名持轮中，职攀柱下者，曰崔致远，捧汉后龙辂，赉淮王鹄币，虽惭凤举，颇类鹤归。上命信臣清慎陶竹杨，授门人状，锡手教曰：“缕褐东师，始悲西化；乡衣西使，深喜东还。不朽之为，有缘而至，无吝外孙之作，将酬，大师之德。”臣也虽东箭非才，而南冠多幸，方思运斧，遽值号弓。况复国重佛书，家藏僧史，法碣相望，禅原先最多，遍鉴色丝，试探锦公布，则见无去无来之说，竟抱半量；不生不灭之谈，动论车载。曾无鲁史新意，不用周公旧章。是知石不能言，益道之云远，惟懊师之去早，臣归来迟，字论证告前因，逍遥义不闻真诀，每忧伤手，莫悟申拳。叹时则露往霜来，遽凋愁鬓；谈道则天高地厚，仅腐顽毫。将谐汗漫之游，始述崆峒之美。有门人爽英，来趣受辛，金口是资，石心弥固，忍逾刮骨，求甚刻身，影伴八冬，言资三复，抑六异六是之属辞无愧，贾勇有余者，实乃大师内荡六魔，外除六蔽，行苞六度，坐证六通故也。事譬采花，文难消藁，遂同榛苦勿剪，有惭糠比在前，迹追兰殿之游，谁不仰月池佳对；偈效柏梁之作，庶几腾日哉高谭。其词曰：

麟圣依仁乃据德，鹿仙知白能守黑。二教从称天下式，螺髻真人难确力。十万里外镜西域，一千年後烛东国。鸡林地在鳌山侧，儒仙自古多奇特。可怜羲仲不旷职，更迎佛日辨空色。教门从此分阶戚，言路因之理沟洫。身依兔窟心难息，足蹶羊歧眼还惑。法海安流真叵测，心传眼诀苞真极。得之得类罔象得，默之默异寒蝉默。北山义与南岳陟，垂鹄翅与展鹏翼。海外时来道难抑

，远派禅河无拥塞。蓬托麻中能自直，珠探衣内体傍。湛若贤溪善知识，十二因缘匪虚饰。何用攀斲兼拊弋，何用纸笔及含墨。彼既远学来匍匐，我能静坐降魔贼。莫抱意树设栽埴，莫把情田枉稼穡。莫抱恒沙论万亿，莫抱闲云定南北。德馨四远闻檐葡，惠化一方安社稷。面奉天花飘缕袈裟，心凭水月呈禅---。霍副往锦谁八棘，腐儒玄杖惭埴埴。迹耀宝幢名可勒，才输锦颂文难织。器腹欲饫禅悦食，来向山中看篆刻。（《孤云先生文集》三）

## ●卷四十五

### ☆徐夔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传。

#### ○荐藺相如使秦赋（事节名贤，璧度论秦国）

报国忧君，无非荐人，嘉繆子之匡赵，擢相如之使秦。怀宝怀才，不是迷邦之士；有仁有勇，可为衔命之臣。昔者秦以轻诺连城，佻求尺璧，不从则吾国难保，将与则荆山可惜。廉将军不能陈其画，马服君不能献其策，君臣终日，空忧白璧之亡；朝野何人，可奉皇华之辱。繆子曰：“下位推先，相如是贤，骐驎请试於长坂，鸾须观於远天。欲将伊吕量力，皋夔比肩，推心而皎镜光动，鼓舌而黄河浪悬，祸乃为福，媿仍改妍，必能挫西秦百不强不大，亦能继东赵於千年万年。”王乃宣恩渥，召英杰，剑出匣而齐皇宿，松陵空而蔑霜雪，既佩君命，誓倾臣节。智为囊也，克藏和氏之珍；词作锋焉，愿刺秦王之血。既而西入君门，将朝至尊，受璧而但骄其色，还城而频哑其言。藺氏乃诡譎反币，初终抗论。大国封疆，既君王之失信；微臣投璧，顾柱石以宁存。然後见秦王蝇暴，不能肆吞噬之力；赵宝虽来，卒能归邯郸之国。国赏其爵，人钦其德。献空龙者，固可抱盖；歌易水者，诚宜处默。有墨客卿，进言以明，且人臣者，直以谏主，公以取名，况先王贱珠玉，宝忠贞，是璧也，合请投於泉而抵诸谷，庶令赵不屈而秦不争，亦足以致其君於淳朴，激其俗於廉平，安得徇不是以为是，枉其行而与行。大凡将有国以有家，无玩奇而玩异，岂不见匹夫以之而侧足，王者以之而丧志。余尝览赵国史书，窃笑相如之事。

#### ○元宗御制卢徵君草堂铭赋（碧洞真庭，言仁皇锦）

元宗以泽浸乾坤，维贤是尊，仰卢氏兮晦天爵，锡草堂兮抱节贞，（缺十字）如何，既不臣於天子；勒铭那借，爰特降於王言。微君以挺操凌霜，维松隐碧，吊夷齐为犯上之士，怪园绮为沽名之客，莫不洞壑窗楹，云霞簟席。去随麋鹿，难留传说盐梅；居陋茅茨，因锡般垂匠石。豹雾鸿冥，名高汉青，一千年圣赐梁栋，三十六峰擎户庭。金马石渠，忆神仙之降此；蓬扉瓮牖，假纶□□□。曰龙得水兮跃天威，云得风兮出岩洞，云龙兮有时兴，英贤兮违我梦，草堂兮超垢氛，椅桐兮老鸾凤。泉之深兮珠珍，石之韜兮玉贞，彼无胫而犹

至，此有德以难亲。草堂兮隔烟水，郊陈兮布麒麟，御笔挥云，玄文粲锦，玉判乎帝宠天语，迹逸乎鸡口晏寝。况乎沙室当槛，缙山倒枕，有月而箫吹碧洞，野鹤同吟；无人而涧锁流泉，野猿同饮。色耀琳琅，烟凝御香，浮邱而录载金籍，子晋而歌闻玉皇。涂山之帛帛骈罗，谁朝夏禹；箕岭之云瓢寂寞，敢让陶唐。是何暗室卑栖，明廷延伫，盖由抱其才而富以德，所以镂君恩而铭帝语。则知道不远人，可以诚而内处。

○陈後主献诗赋（醉酒言诗，新得骚丽）

国碎金陵，寰瀛鼎新，非翰墨不能赞洪业，非词章无以通紫宸。亿兆服归，被戎衣而创业；华夷共指，比天下以为臣。後主以不惜邦家，但荒淫之丑；不建道德，何历数之有？只贪翠阁留客，金壶劝酒，宁知其国换宗祧，不觉其身离玺绶。秦婴有志，能系组於沛公；孙皓无归，喜朝天於晋后。既而目注君门，心期渥恩，体国风而发咏，念王泽以兴言。丽句今晨，翻祝千年之圣；丹墀昨日，犹居万乘之尊。莫不枝咏巢南，星随拱北，吟搜而律吕相应，墨探而珠玑尽得。二仪形内，徵日月之光天；万物毫端，述山河而壮国。岂是迹辱才高，心伤思劳，周文里以穷《易》，屈氏潇湘而赋《骚》。荒唐之梦将醒，人才不见；唱和之非以悟，狎客何逃？然後写入琼编，神丹陛，行惊怀宝之屈，凤叹缘情之丽。太甲改三年之过，恨不同时；陈思惊七步之才，嫌当异世。且夫心为志，言为诗，志也者可以写於今而论於古，诗也者可以刺於上而讽於时，明不为舜禹禅而圣，晋魏强而欺，岂徒咏风云草木，徇荣辱兴衰。家国何之，却有登封之议；祖宗谁嗣，更无有惋之词。只闻五字时吟，千锺日醉，燕巢堪栗於帷幕，鸟觜先呈於讖记，逡巡炆帝殒江都，不及陈宫之故事。

○外举不避仇赋（先言亲仇，阙中已见）

君子之用心也，不以亲为亲，不以仇为仇，惟贤是搜，惟德是求。举於上也，可以治国匡主；疏於爵也，可使公主为侯，不可嫉其贤而失公论，庇其善而显私仇。昔者哀公问儒，宣尼对曰：斯言真奥於鬼神，厥理俱悬於日月。国家或利，於亲於怨以相推；金玉非珍，惟信惟忠而罔阙。且君之所任，任者在乎哲人；人难自举，自举者在乎忠臣。臣又徇私则君失任，君失任则贤曷亲，如此则坏洪业而隳大纶者也。凡百事君，宜其夫已，勿以己怒而要众怒，勿以己喜而招众喜。至如己喜者非贤，固难续鳧脰而长焉；己怒者诚善，固难掩骊颌於暗然。病一身而利四海，已於後而物於先。岂可哀者不歌，恶铿锵於雅乐；行人怨雨，怪滂霏於甫田。又若建宫室，架梁栋，在乎绳墨克正，而斧斤克中，是宜采匠石之明言，不可憾般有垂而不用。无偏无党，祁奚不废於解狐；舍短求长，齐主宁猜处管仲？人若秀发闺阃，才惟子孙，又安得池有龙兮惟蟠惟蛰，巢有凤而不飞不翻？抱其器以须用，虽其亲而必言，亲既不惮，仇何

足论？盖将抱君宠，酬君恩，如是则庆积高门，垂裕後昆，亘此道而天地永，播斯声而寰宇宣。况有其行者皆阐，无其瑕者尽见，我纵掩而人诂才，我不荐而人必荐，岂擢英贤於下位，赞明君於南面，外无怨而内无亲，所举者皆邦华国彦。

○避世金马门赋（乐道君门，禄微仙客）

名利交奔，大隐之人兮心还混元，晦其迹而宁归碧洞，避其时而却入金门，亦何必野岸垂钓，荒村灌园，目其利而我性非利，耳其喧而吾心不喧。曼倩以骨本天仙才唯墨客佩紫禁之组，别丹邨之窟宅。三冬积学，明君之玉枣先知；千载为期，阿母之仙桃几摘。口诵诗书，身游紫微，滑稽而黄屋频谏，鸞鸯而青云共飞。雨露恩深，列朝廷之百辟；风尘不到，隔天子之双扉。不知我者谓我沾宠荣，知我者谓我逃薄禄，吏漆园而无得无丧，官柱史兮何荣何辱。岂异严霜降处，难伤夫翠竹青松；烈火焚时，不损其良金璞玉。不知岩谷终身，揖飞泉而眠白云；昧其道则身山林而心垢氛。曷若干大国而谒明君，显其道则心无珉而身荣勋，众炫兮我不见，众喧哗而我不闻。观启石渠，岂异青澳之景；宫开白虎，宁思元豹之群。且避世者在乎远其祸，栖踪者在乎求其道，殊不知也者不在乎人而在乎我，祸也者在乎贪其财而渎其货。我今以珠玉而为瓦砾，以希微而通寿考，簪裾照耀，谁思箕岭一瓢；闾阖优游，堪笑商山四皓。一旦武帝求元，灵姝降天，指出三清之侣，言非下界之贤，自兹玉石分矣，公卿愕然。五利文成，谩说三山之药；金柜琐闼，常居六洞之仙。岂不以华夏无虞，君臣胥乐，负其才而皆取名位，背其理而乃居林壑。臣今歌紫宸，诵黄阁，庶金马之马有托。

○东陵侯吊萧何赋（客存云壑，名继石纲）

吊衰戚兮，世之常情；吊豪贵者，人难敢行。有秦朝之後，忧汉室之公卿，莫不旨先兆，谈未萌。人生之倚代难逃，如形随影；天道之盈虚有数，暮落朝荣。当其秦楚兵销，君臣义闭，江南诛布之後，代北平陈之际，彭越先斩，淮阴以继。周勃之兵机第一，縲绁常拘，方侯之相业无双，貔貅再卫。且侯也，道赫岩廊，权倾纪纲，才吞伊吕，道亚皇王，欲怒而蚪龙伏匿，流恩而瓦砾辉光。人民顾我以无先，何忧何惧；邦家因吾而肇造，为栋为梁。邵平则近甸隐沦，前朝侯伯，叔孙去国而制礼，绮季因时而遁匿。於是入青门，寻紫陌，波澜济陆海之岸，剑戟列三台之宅。朱门赫奕，初惊草泽之人；黄阁巍峨，乍揖瓜田之客。客曰：“公无冒宠承恩，凭高恃尊，家不善而殃至，神害盈而祸翻。木必摧秀，葵须卫根，赋命而吉凶同域，由人而祸福无门。当时丰沛之间，差肩并起；今日干戈之後，屈指谁存？鸞蹕履冰，燕巢悬幕，兔残而猎犬谁惜，敌尽而谋臣曷作？伍子不省，尸漂於叠浪惊涛；范蠡能辞，身隔乎重

湖远壑。今则瑰宝酬恩，兵戈卫君，以架颠危於累卵，堪惊富贵於浮云。”侯曰：“事既将悟，计乎已闻。客来凄怆而论，呜呼以云，妨田广宅拟可用，积玉堆金奚不分。漏尽光催，魑魅而看将笑聚；妖生孽作，妻孥而岂得同群？”侯乃徇彼英词，师其上德，能全终始於当代，果释猜嫌於大国。良哉避陈主而吊汉侯，果见东陵而鉴议。

○贵以贱为本赋（陈诸荣贱，迹岂下焉）

贵不可偶贵，故托贱以为本；贱不可久贱，故从贵而显诸。因考贵以由贱，乃明终而有初，则知失其本而事不立，得其本而义有馀。吾尝询道德之至理，知贵贱之终始，当俟其为龙为光，必先乎藏垢怀耻。徵乎论也，义同乎高以下为基；验以诚焉，理协于洪由纤而起。今请疏当时贵贱，书往代君臣。汉得鹿兮始诸亭长，周兴龙兮自彼戎人。殛鯀帝王，雷泽与历山旧隐；擲卢天子，耕衣将农器尝陈。此君上之贵也。贱为本以相因，媿用晦而以明，比登高而自天，太公相国昔垂钓，曲逆封侯曾宰社。鸡鸣末客，终为辅主之人；燕颌将军，亦是鬻书之者。此臣下之贵焉。贱为本以相假，人既有矣，物以宜然，则有宝銜明月，珠含媚川。价重千金，乃蚌胎而产矣；光照午夜，亦蛇口而生焉。彼珠玑之贵也。贱为本以相沿，在乎洁於道，不在秽乎迹。复有称连城而赵国瑰璜，号垂棘而晋宫辉赫。昆岳温润之片，不亦沉泥。荆山硌碌之英，乃闻韜石。此琼玉之贵焉。贱为本以相易，得不以其贱而为根为蒂，以其贵而为华为英。有根有蒂，而英华始茂；亡根亡蒂，而英华曷荣。亦曰在道无形，宗淡泊而成道；政声无朕，扣寂寞而致声。愚今察圣人之理，探老氏之言，斯见穷其微而知其要，蹟其隐而从其善。所以明富贵之本焉，又安得久处於贫贱。

○管仲弃酒赋（辨说为贤，位尊王德）

酒不可嗜，嗜之者必致危颠；酒可以诫，诫之者其惟智贤。嘉管仲後醒之说，当齐侯开宴之年，九醴虽珍，尽弃丹墀之上；一言可听，将陈绮席之前。当其邦国谁忧，樽垒不浅，将倾海以为饮，孰悬河而进辨。列坐而腰金拖紫，宁问安危？终朝而举月飞觞，惟求沈湎。仲乃拜捧瑶卮，倾言吐斯，纵竹叶以非贵，任兰英而罔奇，不咽涓滴，如无礼仪。左右相惊，咸谓其弃王以罪；公侯莫测，应云其不死胡为？君子爰询，大夫遂说：“臣非怠於恭敬，臣非轻於曲蘖。盖将入口以言失，或者言失而身灭，再思敢弃於君所，三省得中於臣节。臣闻酒祸难防，臣何以当，羲和惑以身丧，桀纣耽而国亡。臣今弃其祸而不弃於酒，臣愿醉於道而不醉於觞。何不规後世，鉴前王，太康酣而昆仲悲怨，大禹恶而邦家耿光。夫如是，又何必欣腐胁而候穿肠者哉！”公乃擢彼昌言，师诸硕德，穰苴未可以伦比，甯戚诚宜於缄默，众人龟兔免，应惭皆醉之容；惟我端庄，益励独醒之厄。则知立诚者莫溺旨酒，辅主者须申说言，酒不

溺则枢机自正，言苟申则忠信常存。大计安邦，致一匡而永逸；殊勋佐国，君五霸以弥尊。则管氏也，可与周召同风，夔龙并位，能弃酒以无谄，表为臣之不二。昭昭青史见清英，克播於千龄万祀。

○扣寂寞以求其音赋（清心求玄，雅韵自合）

寂寞何有，声音内并，不叩而基扃自启，能求而律吕方呈。驰裨於不宰之乡，宠将造化；运思於无形之景，剖出凉清。岂不以大道将秘，正声无自，走六合以何有，历千门而曷致。纵得伶伦之管，吟亦徒为；便多子冶之听，聪将不至。我则闻寂寂戛戛，向无象以取象，无音而索音，莫不塞耳目，廓胸襟，靡在疏而在静，不由物以由心，透恍惚以斯采，触杳冥而独尊。击扬雄吐凤之门，应怜凤啸；排老氏犹龙之闕，别契龙吟。是音也，非桑濮之传者，异齐秦之奏也。得之则协人神，畅风雅，本冲莫而将有，岂喧哗而与假。考灵台而入听，我调斯鸣；循乐府以来追，我音则哑。就默祈喧，稀其大焉。下不在乎地，高不在乎天，远不在乎物外，近不在乎目前。以讽论君德，经纶化权，以约黄钟而定律，如依赤水而探玄。亦由字本无文，究虫篆而斯文遂显；木元无火，钻槐树而厥火俄然。在乎拆彼诚明，分诸兆朕，拂希夷而浏亮潜引，剗浅薄而沧洋自振。岂比夫宣尼宅在，依稀留金石之声；泰女台空，仿佛有鸾凤之韵。寂与寞兮虚更纲，声与音兮深且柔，未尝扣之将扣，在勤求之所求。岂不以役智而偶，疑神以搜，虽苍苍之道将授，亦轧轧之声若抽。如绿绮之空阔，弹来始应；若清泉之阻塞，决破方流。儒有贵陆氏之赋成，与昭明之道合，欲三变之清异，陋众音之错杂。每惭文藻比乌莛，愿侯王之海纳。

○知白守黑为天下式赋（明彰晦全，福存德教）

白为象兮，皎焉明焉；黑为象兮，暗然昧然。踞其明而为事之贼，混其昧而为道之筌。白以将行，恐率土之恶盈患作；黑之为式，庶普天之用晦功全。昔圣人以抱玄默，取道德，既溢目以知白，复亡形而守黑，黑虽朽而守缙，白将变而易色。和其光也，为万有之宪章；同以尘焉，作群生之楷式。愚尝出知白之藩，入守黑之门，就其曜而不曜，居其昏而不昏，白易玷而式易立，黑无文而式可存。岂不见卞和献荆岫之珍，先伤足胫；大禹治北方之水，後化乾坤。至如佩宠光，绥景福，殊不知宠之极兮辱之继，福之多兮祸之速，天时尚有其盈虚，人事须防其反覆。神龙龟圣，尝闻其醢肉刳肠；象齿珠，但见其焚躯剖腹。此白也可知，庶思之而自勖，则知弱可吞强，柔能制刚。上之弱兮能广载，水之柔兮流且长，得不暗室自处，明诚自彰。所以耕稼历山，果见重华之帝；羈累里，终归西伯之王。斯黑兮可守，庶存之而不忘。其为知兮，不在乎外；其为守兮，不在乎内。协上德之不德，谅靡明而靡晦，如此则外灭浮荣，中含利贞，功其成而不宰，致其胜而不争。纵泥滓之理光，琼瑶愈洁；任烟



霞之蔽影，日月终明。老氏所以著此，垂言流而设教。帝王法之而自英自圣，臣子体之而乃忠乃孝。余将优游於元牝牝之乡，每勤行而是效。

○太极生二仪赋

太极何名，其形混成，画一气以中断，区二仪而始生，厚载者所以凝其浊，高明者所以厚其清。吾尝究天地之初，洞不之始，本无兆以无朕，竟何听以何视。茫乎大醉之乡，寂若无生之理，我形影以都秘，我音响而未起。混沌将至，唯圣乃出，随我声而发音响，逐我象而设形质。於是上溯无边，昭然廓然，营空碧而星辰错落，豁东西而鸟兔高县。汉玉奚水，河银曷泉，无得而逾，六律而宗成大化；不言而信，四时而飞作流年。此一仪者天也，上以昭宣。复以一撮之多，九垓攸布，耸华岳以西峙，汹沧溟以东注，蔓延生植，沧洋制度。何舟何楫，凌开白浪为程；谁马谁车，碾破青山作路。此一仪者地也，厚惟固护。呜呼！太极故兮二仪新，二仪新兮四象分，我目明兮所见，耳馀听兮所闻。五色成章，炳焕而光昭朴素；八风从律，凄凉而吹散氤氲。彼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秉造化之钧轴，络虚无之纪经，莫不润之以风雨，鼓之以雷霆，揭大象以垂象，鞠无形而有形。然後伏羲圣，黄帝灵，龟龙负而乾坤定位，文籍生而诈伪开扃。但见高极九重，下盘四角，日朝兮月夜，融为川兮结为岳，既将入我死而出我生，亦何必剖先天之清浊。

○员半千说三阵赋（武功藏用，国家录焉）

天地人阵者，其谁以测？惟圣主之嘉问，伊贤臣而洞识。莫不陈七德机要，叙三才楷式。愿同尚父，干戈永佐於周朝；敢学宣尼，俎豆将言於卫国。乃曰：“臣闻天阵则上考璇枢，明孤计虚，还星宿而吾君尧舜，叱风雷而敌国北墟。斯盖出黄石之妙诀，入武侯之秘书，臣谓其不然也。出兵者在乎信及寒暑，义如时雨，春发生兮当养士，冬肃杀兮当耀武，斯则得天道兮合天时，不可失天时而逆天取，此天阵以明焉，微言可补。又闻地阵则察土分疆，坤盘艮长，随向背而翼鹅鸛，顺山川而罗纪纲，所以韩信背水而赵灭，孟氏焚舟而晋藏，臣复谓其不然也。其用兵者在乎饶金富粟，兵雄食足，先耕而九载思蓄，後战而三军不辱。斯则分地利而得地财，岂有兵未征而农不，此地阵以明焉，微言可录。又闻人阵则勇气生风，精神贯虹，夭矫而常山跃地，弯环而皎月悬空，可与乐毅论将，穰苴比功，臣复谓其不然也。且为帅者在乎帅师将肃，连营敦睦，忠为甲兮信为胄，身为弓兮德为毂，指日烹齐国之半，反掌拾秦原之鹿，此则协人意而得人心。岂有人意和而兵不服，此人阵以明焉，微言可祝。”高宗乃知天阵则不必占彼星躔，地阵则不必恃其山川，人阵则不必仗其骁勇，唯德义而三军胜焉。

○文王葬枯骨赋（此骨枯尘壤，义归哲王）

因掘地以及泉，见穷尘之委骨，陈葬礼以外备，实仁心之内发。义之克著，幽可贯於鬼神；德之孔彰，明可争於日月。初其取象茫洋，开芜凿荒，幽宅几坏，遗骨遂彰。伊彼役者，奏於文王，王乃掩袂而矚，兴怀而伤，莫不蔓草蒙白，阴苔染苍，恐是往古豪杰，昔时圣哲。泽物名，光忠烈，宛是其死，谁曰不然。骨肉归土，神魂升天。深谷为陵，彼可知而蔑尔；佳城不见，为我主以收焉。於是召有司，具明享，賻以衿袵遂，盖诸泉壤，以遐返迩，飞声走响，遂使亿兆民庶以来归，八百诸侯之企仰。设若不逢君子，倏遇小人，必应视同尘土，弃若灰尘。既北墟而莫问，在封树以无因，则乌鸢是啄，蝼蚁是亲。幸将不遇小人，获遭君子，而乃睹之而骨惊，感之以心死。爰拾之於彼，葬之於此，盖将斯骨以喻我，以己不欲而行之於彼，可使见之者悲，闻之者喜。以至诚宾万国之臣，若沧海走百川之水。嗟夫！存歿殊涂，幽阴鉴乎？尔魂奚在，尔肌以枯，何得上恻於睿哲，而再向其涂矣？则宗周之仁也，不独及於有情，而必軫於触类。祝网之帝，不足以言其仁；泣辜之君，焉可以叶其义？得不启之十代，延之百祀，俾後之制礼垂教，将掩骼埋者也。且王於邦而至大，骨於物而至微，我不以大而自贵，不以微而有违，以仁不足为我罪，以物失所为我非。是以劳瘁无父，皇宁甚稀，骨尚恻於穷泉下土，岂惟於兽走禽飞。故得九龄者上帝所锡，九国者西方允归，以孝治天下也，亘万古以光辉。

○驾幸华清宫赋（开元履国，事促人空）

明皇帝号天上来，华清宫兮云际开，离紫禁而千官捧日，出清门兮万骑屯雷。巫山之翠佩珠，皆移云雨；洞府之霓旌绛节，尽去蓬莱。当其鲸海澄波，骊山叠翠，架琼宫玉殿之宏绝，锁万户千门之秘邃。上以我无为而国无事，记一千年之历数，富有寰瀛；起五十里之烟霞，长悬梦寐。於是跃马骖龙，烟驭风从，从我者七贵中贵，翊我者姚公宋公。蒙茸之组绣烟花，香随辇辂；错落之星辰日月，影射虚空。及其鳌负瑶台，擎生玉药，翔驾振鹭以环列，九棘三槐而森峙。玉帛骈积，梯航萃止，隋侯明珠兮饰车马，雾云罗兮萦步履。飘兰散麝，常薰昭应之香；落翠遗珠，遍鬻新丰之市。麒麟，祯祥日臻，朱阁拜玄元皇帝，金车迎虢国夫人。其有夜光枕贵，玉蕊冠新，春五王之燕语，倚六相於陶钧。其或露冷仙掌，波出渭津，河汉佳期，七夕会牵牛之伴；云天胜赏，中秋迎顾兔之伦。莫不龟鼎折年，夔龙奉职，真人羽客兮荐方术，朱草灵芝兮表生殖，诗成而玉瓮题新，云满而温泉暖极。烟霄可上，期骖彩凤之翔；光景难留，谁束金乌之翼？谏切虽纳，恩深半惑，禄山已变，犹期其十月来王；林甫既奸，合省其多方蠹国。竹语丝喧，中元上元，叶靖之灵丹旧得，花奴之羯鼓新翻。人间有大贝明珠，皆归戚里；世上无清歌妙舞，不属梨园。是何乐极悲来，时移代促，燕中之铁马俄起，环上之罗衣莫赎。华清宫观

兮阒无人，山青兮水绿。

○再幸华清宫赋（久掩年光，世移来叶）

明皇以既剪渔阳，尘清帝乡，自蜀郡而初还辇轂，幸华清而几隔星霜。巍峨而紫府洪都，重开圣日；牢落而金门玉户，几闭春光。是何乐极难期，繁华易久，时易而凤髻成梦，岁晚而龙颜皓首。嫔嫱零落，宁逢旧日之人；耆艾扶携，尚献新丰之酒。但见禁柳愁烟，宫槐暮蝉，苔昏而镜落金殿，岸改而汤拥玉莲。螭首蛾眉，遗迹而空存处处；落花流水，无言而但送年年。足令左右含悲，君王堕睫，尘泥渐委於花迳，岁月潜更於荚。金沙洞阔，凄凉而午夜流泉；玉蕊峰高，骚屑而一宫红叶。荣谢相催，心肠似摧，天在而俄悬二日，星移而几别三台。金戟凌霜，剑阁而曾悲幸去；银蟾皎夜，月宫而长忆游来。蝉寄花钿，星流笑脸，阳台之吉梦初断，岱岳之香魂已敛。解语之珍禽不见，琪树空高；长生之白鹿空还，朱扉半掩。象荐尘缙，犀屏影移。雪衣笼在，霜殿松痿。云母波轻，远殿之清涟自改；相思树老，满山之红实空垂。已而玉笛休吹，霓裳罢制，秦原杳杳以西接，渭水悠悠而东逝，空吟其刻木牵丝，比人间世。

○卞庄子刺虎赋（独见争猛，轻当丧之）

人虽至灵，虎且至猛，此灵智以终刺，彼猛暴以何骋，固在戮力，亦惟三省。谁氏之子，人为卞庄，有力如虎，提戈若霜，尔斗力我则非敌，我斗知尔何以当？始其三径无人，二虎遇肉，俱贪而途涎丰草，不啸而风停邃谷。我将爱其文而玩其革，必冀扼其喉而剖其腹。然而以寡制众，彼双我独，虽言肉袒，讵得心服？乃即客前而言曰：“贪夫徇利，君子俟时，且肉这美者，虎乃啖斯，啖饱则斗，斗极则疲。威棱虽大应以缩，瓜牙之利何以施？将一刺矣，必两中之，亦犹秦王克韩魏俱灭，渔父获鹬蚌相持。物之理也，君宜念兹，不然则虎非尔所得，尔为虎所资。”於是拜其言，伺其便，不躁进，不自炫，思曹刿之往见，法李陵之独战。俄而内既尽，势果争，齧牙而龙剑森齿，呀砮而云雷霹声，树拔石裂，陵摧谷倾，风毛羽血以狼籍，地转天旋而震惊。於是气衰力怠，彼竭我盈，岩阴而归鸟皆散，野回而残阳半明，负者可以槛，胜者可以烹。卞庄乃肉袒起，持矛迅征，足奔而飞箭宁速，身捷而鸿毛未轻，尔口将极，我时以亨，遂一麾而并进，如拾芥以将行。射绝塞之石头，胡为等价；去南山之白额，未足齐名。我则视若井中，科如几上，斩蛟夺剑者其心未壮，探龙取珠者其事应诬，盖感人进口言，神符厥望，设若不取善言而善何以师，不待物斗而物何以丧。如此则争雄负势之徒，宜览斯而恻怛。

○铸百炼镜赋（新成月象，心首屏邪）

十数炼者，未足为明，一百炼者，方为至精。祝皇帝以终贡，命良工而铸

成，威凝碧渚流泉，蛟龙欲活；折下青天皎月，蟾兔如生。惟南王以地产真金，天生哲匠，开炉呈造化之术，为镜照星辰之象。可以人间第一，法轩辕台上之规；天下无双，掩秦氏宫中之状。匠者曰：“金虽精则不炼不神，炼有数非百之不新。”又曰：“火为阳晶，午为阴月，阳得阴则百工备，阳失阴则万化阙。臣今选五月五日之亨吉，为乃锻乃砺之始卒。”而又就澄澈，革昏沈，拟犯乌光於天上，乃维首於江心。亦以水能鉴物，火能化金，念器大以晚成，其功乃倍；乃人生之不满，厥数方深。况乎空断飞鸟，人稀碧浔，顾采艾之轮蹄，应难窃视；纵升天之鸡犬，莫得遥临。想其嚼火吞光，冰壶惨令，幕金而麟凤相次，桂玉而狐狸难屏。陶钧即数，同杖头赤仄之多；照烛无瑕，启匣里青鸾之影。王曰：“吾秦之镜也，可以照肝胆，可以慑奸邪，吾将验彼，彼将妄抑？”且阎乐之奸邪曷隐，越高之肝胆谁遮？遽至於素车白马，绝国亡家。今斯镜也，用其鉴形容，定妍丑，比君德之不昧，论臣心之无苟。於是持百炼而献九重，惟拜手以稽首。

#### ○元宗御注孝经赋

明皇以孝理生灵，躬修紫庭，表後主之新鉴，注先王之旧经。立身行道之文，昭如绣纉；资父事君之要，焕若丹青。开元中，以儒道风行，皇明日皎，删六籍之奥秘，定百家之多少，顾老氏经标元默，义理犹浅，岂宣尼典急君亲，源流未显。於是镜豁宸衷，天开圣聪，由粗及精，删桩驳於千行之内；从无入有，演丝纶於百日之中。可以来者无猜，学徒洞识，三千罪尽显天鉴，十八章皆流御墨。九门翕集，清传邹鲁之风；万室雍熙，普咏文明之德。浩浩，详言纠纷，素王行在而犹隐，圣主躬修以其分。高深如山岳江河，避开地埋；炫耀比星辰日月，上烛天文。盖以首毁强秦，遥兴大汉，岁月颇谓其绵邈，传写或多其紊乱。朕今属事比辞，飞文染翰，冀使为臣为子之道，自我而行；穷经博古之人，从吾屡赞。皎皎明明，神功坐成，甲乙之良宵不辍，曾颜之密行俱呈。扬名後代之人，俾传白社；在上不骄之义，自表皇情。故得极思九重，研精一卷，旌孝悌以为教，剪繁芜而罔倦。然後勒贞石而建高台，万祝千龄兮谁激动。

#### ○割字刀子赋

物有至大而无所为，物有至小而功且奇，当彩笔临文之际，见锋入目之时。改雕虫篆刻之非，重修丽藻；正垂露崩云之误，尽在瑕疵。观其寸铁虽轻，尺书可理，磨砢本自於良匹，玩爱式归於君子。封章是假，常挑鸾凤之踪；淬砺非多，不损杯盂之水。文近倚马，多参解牛，划弊能新於鸟迹，摧刚几触夫银钩。削染翰之繁芜，八行宛定；笑磨铅之滥拙，一割何求？则知用自各贤，成因在冶，剔琼笈而疏玉无异，映月字而连环是假。通书窗之琴鸟，欲谓

割鸡；制迁史之姓名，何惭斩马。起余之思在青云，忆王祥之赠者。

○福善则虚赋（神瑞失灵，子何彰善）

圣人曰：天本无私，福惟佑善。曷云鉴之将昧，考前言而尽鲜。穷达而乌焉有命，莫究惨舒；吉凶而未必由人，谁原味显？吾将议彼穹苍，其灵不常，安得勇力者或昌，进德者或亡，忠谏者或罪，谄佞者或彰，孰云必有馀庆，屡闻反受其殃？且闻暴莫暴於殷纣，虐无加於夏桀，圣莫大於孔父，智莫过於颜子，那令辛御极以为君，癸承祧而化民，孔泣麟而叹凤，颜命夭而居贫。亦何用仰日月，祈鬼神，胡不沈暴虐，生圣智，影响殃咎，权衡嘉瑞，移辛、癸之位於孔、颜之才，赋孔、颜之才於辛、癸之位。是何徒阔清明，虚垂日星，谓其覆而匪覆，验其灵而不灵。在温良道德之家，不锤禄位；於悖逆荒淫之室，不震雷霆。焉得尽立明诚，不欺暗室，非惟禄善以增胶，复见祸淫而罔实。君或骄而臣或叛，自此而生；子不孝而父不慈，由斯而失。嗟夫！利害相磨，殊非一科，虽贤愚之异禀，竟天浊以同波。然吾终身而积善，不知天道以如何。

○竹篔子赋（兹乃文俗不立韵）

东海生将治巾栉，贫无玩饰，劈破烟筠，刮残霜色，衰鬓攸利，秋蓬自直。乃有绣毂王孙，光馀席门，嘲谑斯玩，薰兰厥言，曰：“先生不见南越之绝，珍华间发，犀角磨水，象齿批月，皎君素手，滑君绿发，朱邸豪商，持金买将，星流掌握，雪莹巾箱。胡为鬓枯涩灭，发撩相口，东箭推劲，缙笙罢吹，薤围烟肥，霜零叶萎，银床夕醉，横簟析泽，比君之玩，代君神愧。惟大丈夫ぶ金斛珠，雕琼镂璧，锦带罗襦，幽屑穷巷，谕人壮图。”东海生曰：“余居之穷也，风号绝徼，山枯鬼啸，黄鸡唱午，灵鷗未照，槐栋蛇吟，寒床雨深，跳跬媚灶，旧井无禽。又数之蹇也，塞鸿渐陆，金提析轴，玄蹄若神，敏手如束，青雀沿流，黄才覆舟，の磨槛虎，鼠嚼郊牛。君门咫尺，献书山隔，均人之禄；阴尺卧粟，龙媒负轭，绮语簧言，为犀为，卫退遽瑗，尧遗八元。天斗虚粟，均人之禄；阴尺神刀，剪人之福。余则朽析陈{廿奚}，呼春不来，块消而土，烬尽而灰，焉能搜奇抉望，为玩为好，弓影攻疾，菱花照老。且闻篔栉之功，修诸礼容，容之在肃，礼之在恭，容之不肃，奚犀奚玉？礼之若恭，为凤为龙。又闻荧煌易灭，葱易折，知白守黑，万寿不绝，旱祷滂沱，祥云若何，饭待嘉谷，灵芝孔多。列国遗史，恨四公子，削玳为簪，编珠为履，冠剑鱼鳞，争奇斗珍，宝肆开侈，龙宫诉贫。信陵能下，止屠门者，被褐则真，狐裘则假；田文三千，禽蹄一焉，权移势改，门罗雀悬；平原十九，毛生最後，我有嘉宾，莫孔之丑；春申甚宽，谁屠李园，朱门故人，何人死恩。君子中庸，奢亡俭存，嘲我竹篔，酬尔刍言，铭诸坐隅，永贻後昆。”（以上均旧

抄本《钓矶集》)

☆柳璨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传。

○请创阁图画梁王奏

西京旧有凌烟阁，图画国初功臣，今迁幸东都，比未崇建。四镇副元帅梁王勋业冠古，请近凌烟阁别创一阁，图画梁王，以旌德业。（《天中记》）

●卷四十六

☆薛贻矩

贻矩，字式瞻，一字熙用，河东人。仕唐为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入梁，拜同平章事。卒，赠侍中。

○上大梁新定格律奏

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敕中书舍人李仁俭诣阁门奉进。伏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颁下施行。（《册府》六百一十三）

☆蒋鉴玄

鉴玄，梁乾化中罗浮山布衣。

○梁故明州军事押衙充勾押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王府君墓志铭

府君讳彦回，字仲颜，其先琅琊人也。曾祖讳论，祖讳伯义，父讳，皆任性傲世，怡怡於云水间，能禀天爵，不拘浮华之态。乡党之美，著於家谍。府君少则有明慧之称，长则有干济之术，爰自历职郡署，处繁任剧，靡不洞达其理，佐佑之绩甚显矣。一旦俄遭沈痼，奄归厚夜，噫乎！生为强有，歿今本无，虽□□以如斯，测常情则不尔。私室且□，公权仍重，亦足以得志，緬维窀穸，又焉无眷恋。府君以乾化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即世，享年五十五。以乾化五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归葬於鄞县灵岩乡金泉里，礼也。

府君娶东海徐氏，乃句章之华族，和鸣之道，柔顺爱敬，为亲戚之所规仰。育男一人，长子充军事丘使官兼衙前十将廷规，琳琅其器，孝行胤嗣之美，尤可嘉矣。娶渤海吴氏。第二子充衙前虞候廷范，娶庐江何氏。第三子廷晖，第四子廷裕，第五子廷璋。育女二人，长女一适胡氏，一适杨氏。孙二人：翁儿、婆子，女孙钱婆。呜呼！荣落之期，关彼定分；平生之事，瞬息而已。松楸植於此，蔽於佳城，永安陵谷之变，幽冥之幸也。铭曰：

名利之竞，孰能灰心。一此一彼，以古以今。奈何不可移者修短，不可恋者光阴。悲乎人事，倏然升沈。萧萧邱陇，猿鸟号吟，（石刻）

☆韩建

建字佐时，许州人。唐末为潼关防御使华州刺史。昭宗数幸其镇，封许国公。梁太祖即位，拜司徒同平章事。出镇许州，军乱见杀。

#### ○谏夺孔纬宅疏

孔纬以直道为宰相，今其身歿未久，朝廷抚凌统之孤，祭萧何之墓，奈何夺其故居，使其妻子奉几筵无所，非君臣始终之道也。（《册府》四百七）

#### ☆永王李存霸

存霸，後唐太祖第三子。封永王，遥授昭义、天平、河中三军节度使。赵在礼作乱，乃遣存霸莅河中。庄宗再幸汜水，徙北京留守。宣麻未讫，郭从谦反，庄宗中流矢崩。存霸自河中奔太原，麾下皆散走，乃谒符彦超，曰：“愿为山僧。”彦超欲留之，为军众所杀。

#### ○旌韩德兄弟表

屯留县坊市百姓韩德，兄弟累世同居，母死割乳以祭，庐于墓侧累年，种瓜合欢同蒂。（《册府》）

#### ☆雍王重美

重美，废帝次子。领成德节度，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同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帝欲北征，重美固请勿行。帝如河阳，重美守京师。废帝自焚，重美与后同死。

#### ○量立僧道科试奏

每年诞节，诸道州府奏荐僧尼道士，紫衣师号渐多。今欲量立条式：僧讲论科试讲经，表白三科、文章应制十三科、持念一科、禅科、声赞科，并於本伎能中条贯；道士经法科试义十道，讲论科试经论，文章应制科试诗，表白科试声喉，声赞科试步虚三启，焚修科试斋醮仪，（《册府》）

#### ☆刘岳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传。

#### ○删定郑馀庆书仪奏

先奉敕删定郑馀庆《书仪》者。臣与太子宾客马缙、太常博士段禹、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陈观等，同共详定，其书送纳中书门下。奉敕：“宜差左散骑常侍任赞、右散骑常侍杨凝式、兵部尚书梁文矩、工部尚书崔居俭、太子宾客裴高、尚书左丞王权、尚书吏部侍郎姚夔等七人，与刘岳再於郑馀庆《书仪》内子细检详。除文臣起复及士庶冥婚准敕不行外，应篇目一一立出元旧条件，据有合事实上者，逐件别书出。”今详定式样，其不可改易者，亦须具言。请仍旧施行。（《五代会要》十六）

#### ☆杨途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传。

○禁开发古墓奏

但是古墓荒坟，不计有主无主，请下诸道州府，严诫乡闾，不得开发。

（《册府》四百七十五）

☆于峤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传。

○锡赉老病官奏

两班有老病，减绝其俸，虑玷圣明。请各授致仕官，仍加锡赉，以符尚齿之化。（《册府》四百七十五）

☆郭崇韬

《全唐文》八百四十四有传。

○征蜀荐才疏

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将士之忠孝，凭陛下之威灵，鼓行而西，庶几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择帅抚临，以臣料之：信厚善谋，事君有礼，则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愿陛下使之为帅；如臣出征之际，宰辅阙人，则邛都副留守张宪有披荆草昧之劳，为人谨重而多识；其次则吏部尚书李琪、御史中丞崔居俭，皆中朝士族，富有文学。陛下择才相之，臣亦无敢谬举，馀则臣所不知。

（《册府》四百十八）

☆豆卢革

《全唐文》八百四十四有传。

○诸加尊号表

陛下登宝祚以来，累贡章表，盖缘中外臣寮，请上尊号，未奉诏允，实慊群情。臣等闻帝王受命，必有鸿名，天人合符，须膺大号，是彰圣德，以耀宝图。今已歼厥渠魁，荡平九寓，御明堂而垂化，礼百神以告功，尚执谦冲，未加徽称，觐陛下开不违之旨，在臣等有难夺之勤。伏惟皇帝陛下亲举义师，躬除国耻，起坠地之宗庙，祚升天之神灵，再造乾坤，中兴历数，功逾夏代，道迈汉年。况乎八表诸侯，归陛下如百川之赴东海；中原多土，仰陛下如众星之拱北辰。保国安邦，功成名遂，傥固才为谦之口，是违亿兆之心。且义士忠臣，犹赏之以茅土，而英风丕业，乃滞之於典章。臣与万国公侯，普天黎庶，曷望圣旨，下允众情。（《册府》）

○请出内府财帛劳军奏

臣窃知内库所积有余，租庸贍军不足，今内外诸军，室家不能相保，傥非即时安恤，臣惧人心离散。（《册府》一百八十一）

☆李琪

《全唐文》八百四十七有传，



### ○请转运官物授官奏

臣伏思汉文帝时，欲人务农，及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赎罪，景帝亦如之。後汉安帝时，水旱不足，三公奏请富人入粟，得封关内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纵不欲入粟授官，愿降明敕下诸道，合差百姓转般之物，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次迁授，次迁者便与放选；千石已上至万石者，不拘文武，显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此亦转仓贍军之一术也。（《五代会要》二十七）

#### ☆蔡同文

《全唐文》八百四十八有传。

### ○武成王庙四壁设酒醢奏

伏见武成王庙中，每上戊释奠，汉留侯张良配坐，武安君吴起等为十哲。当排祭之时，止于武成王、张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图形於四壁，面前并无酒醢。自今後，乞准本朝旧制例，武成王庙四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一豆、一爵祀享。（《五代会要》卷三）

#### ☆李元龟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传。

### ○徒流放还依律处分奏

准《开成格》，应断天下徒流人到所流处，本管画时申御史台，候年月满日申奏，方得放还本贯。近年凡徒流人，所管虽奏，不申御史台，报大理寺，所以不知放还年月。望依格律处分。（《五代会要》卷九）

#### ☆张昭远

昭远，後唐天成二年为左补阙。

### ○加估折纳奏

切见今秋物价绝贱，百姓随地亩纽配钱物，名目多般，皆贱余供输，极伤农业。既未能减放，则请加估折纳斛斗，稍便於民。又国朝已来，备凶年之法，州府置常平仓，饥岁以振贫民，请于天下最丰熟处，折纳斛斗，以仓贮之，依常平示出纳，则国家常有粟而民不匮也。（《册府》五百二）

#### ☆张延朗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传。

### ○州县徵科赏罚奏

州县官徵科赏罚例：县令、录事参军正官，一年依限徵科了绝加阶，二年依限与试衔，三年总及限与服色；如摄令、录，一年内了绝仍摄二年，三年内总及限与真命；主簿一年、二年如县令条，三年总了别任使；本判官一年加阶，二年改试衔，三年转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绝，与试衔转官；诸节级三年内总

了绝者，与赏钱三十千。其责罚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册府》六百三十三）

☆张鹏

鹏，清泰中御史中丞。

○常朝就敷政门外赐食奏

文武常参官入卜日廊下设食，每宣放仗拜後就食，相承以为谢食拜。臣以每日常朝，宣不坐後拜退，岂谢食之谓乎？如臣所见，自今宣放仗拜後，且就以候，将设食，别降使於敷政门外宣赐酒食，群臣谢恩後食。（《册府》）

☆范延光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传。

○请赐指挥俸料奏

诸道指挥使月俸未有定制，请大藩镇都指挥使月赐料钱三十贯、粮十石、春衣十五匹、冬衣二十匹，其馀藩府约此为等第。（《册府》五百八）

○添支侍卫亲军指挥料钱奏

侍卫亲军都指挥与小指挥，每月钱料春冬衣物，元一例支給无等差。昨并省军都，自捧圣严卫相羽休已下逐厢都指挥使，新定名管禁兵五千人，欲为等第，每月添支料钱各三十千，粮十五石，衙官粮十分。（同上）

☆李郁

郁，天成二年为宗正丞。

○请复园陵旧制奏

两京畿甸园陵之制，其地十里曰封山。爰自伪室已来，收在公田之籍，今方绍袭，宜正规仪。（《册府》一百七十四）

☆聂延祚

延祚，天成中少府监。

○厘革牌印奏

牌印旧体，不与朱记相参。伏自近年，亦归当监铸造，既须篆字，何异印文？伏乞下中书厘革。（《册府》六百二十）

☆郭从义

从义，其先沙部人。後唐赐姓李，长兴三年，为永兴郡部署。晋天福初复姓，《宋史》有传。

○诛赵思綰奏

新除华州留後赵思綰，三月三日授华州留後，准诏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铠甲以给牙兵。及与之，又不遵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彦进告，思綰欲于十一日夜，同恶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诘旦，再促上路，云俟夜进涂。臣等与

王俊入城，分兵守四门。其赵思綰部下军各已执带，遂至牙署，令召思綰，至则执之，与一行徒党，并处置讫。（《册府》四百三十五）

☆范延策

延策，後唐安州节度副使。

○上三事奏

一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一请於山禁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一述藩侯之弊，请敕从事明谏诤之，不从，令诸军校列班廷诤。

（《册府》四百四十）

☆孔知邵

知邵，唐长兴中为太常丞。

○除替诸道副使等官奏

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及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并请依考限，欲满一月前，本处闻奏，朝廷选替补授。（《册府》六百三十三）

☆李延范

延范，长兴中大理卿，迁殿中监。

○条具切要逐件奏

当寺今有要切事节，谨具逐件如後。

一件，寺司每奉敕旨断案，准格须委法直司据罪人所犯，检定法条，本断官将所犯罪名，并所检法律及法书本卷，对验不差，然後逐件於法上署名，下法定断。伏见寺司案内，每将法直官所检条件法状，备录在详断案。伏准格文，法直官祇合录出科条，勘押入案，至於引条判断，合在曹官，仍不许於断状内载法直官姓名者。自今已後，其法状臣欲落下，留充寺司案底，不录在奏状中，冀免元敕法状三重在案。其本断官仍於断状後具言，臣所断前件文案，皆是将法直司所验条法，一周细详认，悉是罪人所犯科条，或言将某色律条比附详断，逐件参检，并无漏落法律，及无欠少案内事节。

一件，格文内大和四年十二月三日，刑部员外张讽奏，大理寺官结断刑狱，准旧例，自卿至司直诉事，皆许各申所见陈论。伏以所见者是消息律文，附会经义，以讞正其法，非为率胸臆之见，逞章句之说，以定罪名。近者法司断狱，例皆缉缀词句，漏略律文。且一罪抵法，结断之词，或生或死，遂使刑名不定，人徇其私。臣请今後各令寻究律文，具载实事，以定刑辟。如能引据经义，辨析情理，并任所见详断。若非礼律所载，不得妄为判章，出外所犯之罪

。

一件，详刑定罪，实在法律一科，须是犯人本条，或取比附详断。自今後大理寺详断文案，只得以本犯一条法律断罪，不得更将稍似格律，於本条前後

安排。如是罪人合以官品减等，官告赎罪之类条件，即许於法状内次第区分。

（《五代会要》十六）

○逃户归业二年内放免两税奏

请指挥诸道州府，每逃户归业後，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如有违，许州论讦勘责。若州县官招得五百户已上，等第奖酬。（《五代会要》二十五）

☆窦专

专，同光朝左谏议大夫。

○请罢租庸使归三司奏

臣伏见天下诸色钱谷，比属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和有郎中、员外支计分劈。自後以租赋殷繁，添置司之额。自唐天宝中，安史作乱，民户流亡，征赋不时，经费多阙。惟江淮、岭表，郡县完全，总三司货财，发一使征赋，在处勘覆，目曰租庸。才收京城，寻废职务。广明中，黄巢充斥，僖宗省方，依前以江淮征赋又置租庸使催征，及至车辂还京，旋亦停废。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既废宫後，改置租庸，杂以掊敛相兼，加之出放生利。况户口什一之税，是太平之日规绳，租庸总三司合勘，因丧乱之时制置，在京无此名目，乃是出使权宜。若要委一官之能，何妨总三司合判。伏请敕郡县重集户口，计定租税，令盐铁却归三司，收其征赋。务使仍旧会计到京，且便上供，何须直进。既户口不失，则增赋倍多，致海内有久远之安，示天下为一家之治。（《五代会要》二十四）

☆申著

著，天成中少府少监。

○未明事理不得行责奏

伏乞指挥诸道州府，此後或显犯宪章者，候文案毕，任依格法断惩。如未明事理，不得行责情杖。（《五代会要》卷十）

☆杨知方

知方，後唐兴唐府冠氏县尉。

○自陈请验文书状

光化三年明经及第，其後选授官两任。庄宗郊天年，於将作监内行事礼毕，拟授太子通事舍人，旋值错竖父母年几驳落。其年丁父忧。至天成二年又丁母忧。去年九月方服阙，今春欲赴郊天行事，又缘贫困，无财可办。今乞引验已前文书，量赐陶铸者。（《册府》六百三十三）

☆郝琼

琼，右街使，兼判尚书考功。

○司吏逐月支赐粮钱奏

去年五月诏，中外官员自宰臣、节度使以下，并逐年书考课。计官员千馀，当司人吏四人，二人赴官，又公用不足。乞依三铨例，当司归司官逐月支赐纸笔粮钱。（《册府》六百三十六）

☆任赞

《全唐文》八百五十有传。

○勿启幸门奏

郊天前有犯重罪合当极法者，并令推鞠断遣，无容开启幸门。（《册府》四百七十五）

☆崔居检

《全唐文》八百五十有传。

○大祠中祠车驾不出奏

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虽不与祭，其日亦不视朝。伏见车驾其日或出，於礼不使。今後请每遇大祠、中祠，车驾不出。（《五代会要》卷四）

☆王权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传。

○诸道详勘职方地图奏

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後，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於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於登涉者，亦须备载。（《五代会要》十五）

☆李象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传。

○散官犯罪不得当赎奏

请今後凡是散官，不计高低，若犯罪，不得当赎，亦不得上请。

详定院覆奏：应内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无品官者、有散试官者，应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并请同九品官例。其京都军巡使及诸道州府衙前职员、内外离任镇将等，并请准律，不得上请当赎。其巡司马步司判官，虽有曾历品官者，亦请同流外职。准津，杖罪已下依决罚例，徒罪已上仍旧当赎法。（《五代会要》卷十）

☆卢质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传。

○仆射上事仪注务简奏

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准旧例，左右仆射上事仪注，所费极多。欲从权务简，氏取尚书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属僚及两省官送上，亦不敢辄援往例，有废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废旧规。他时任行旧制，（《五代会要》十四）

### ○王墓志铭

（上缺）二□□居无何贼起，黄巢兵经（缺）涉险，九州版荡，唯兹全赵□□安邦一百五十年间，中外（缺）有□有恒，不潜不滥，相承四世，光辅十朝，（缺）有□及其叔世（缺五字）於□□邦是同其□，虽为常数，良（缺）山发源，始於□□，至於□代，乃有太原琅琊，分彼二流，（缺）之□也，□忠力於邦家，□捍蔽於（缺）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同中书门（缺）封二百户，赠太师，谥曰忠。在（缺）山（缺五字）爵为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缺）一寸□累赠司空、司徒、太尉、太傅在（缺）三（缺四字）封人臣之（缺）皆踵前修考终令□□曰忠穆（缺）中□四年，□授镇州兵马留後。来年起复，真拜继世焉。以（缺）太原郡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在疾毕丧，非公事（缺）相□信睦交修。中和五年，加开府（缺）检校太保，封常山郡王。文德元年又升太傅（缺）封□百户。大顺元年，就加检校太师。未几，授泽潞邢（缺）五年，□□□书令，进封北平王，增邑共六千户，实封（缺）赐敦□□定久大功臣。来年，又册拜太师，增爵一万（缺）远图。无何，事背防萌，众迷逐末，纳羈新於（缺）由兹一□，乱构凶徒，毒流一氏，屠杀全族，残（缺）夫人陇西李氏，父李全义，皇任检校工部尚书（缺）不越旬被害，（缺）守侍中，次曰昭（缺八字）部落都知兵马使检校太保，皆（缺）推官李（缺）怀□□六经大□何止於救患恤邻，五下（缺）前（缺六字）符习（缺）天十八年秋八月，大（缺四字）公舍（缺）伐□□□而终，贼男处瑾□父自立，处球□煞其兄。十九年平（缺）以（缺四字）幽冤，苾明义举。今以青乌□吉，丹有归，（缺）十二月廿□日（约缺七字）赵国夫人合葬於真定县新市乡廉颇里寿阳岗，于（下缺）。

（铭词上缺）府。螫手之蛇，反噬之虎。梟獍与妖，恩义□□。全族尽亡，（缺）□师一兴，飞走无处。逆首就擒，属封寻抚。衅血□□，申冤告□。（下缺）（《古志石华》、《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九）

### ☆李慎仪

《全唐文》八百五十二有传。

### ○请委铨曹检点选格奏

诸道州县，皆是摄官，诛剥生灵，渐不存济。此盖郭崇韬在中书日，未详本朝故事，妄被闲人献疑，点检选曹，曲生异议，行矫枉过直之道，成欲益反

损之文。其选人凡关一事阙违，并是有涉逾滥。或告敕欠少，或文字参差，保内一人不来，五保皆须并废，文书一纸有误，数任皆不勘详。且自天下乱离，将五十载，无人不遇兵革，无处不遭焚烧，性命脱免者尚或甚稀，文书保全者固应极少。其年选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馀员，得官者才及数十，皆以逾滥为中名，尽被焚毁弃逐，遂令选人或毙踣於旅店，或号哭於行途，万口一词，同为怨酷。臣等恳曾商议，坚确不回，以至二年已来，选人不敢赴集，铨曹无人可注，中书无人可除。去年阙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乃致诸道皆是摄官，朝廷之成泽不行，绅之禄秩皆废，御冤负屈，不敢申陈，列局分曹，莫非侥幸。且摄官只自州府，多因贿赂而行，朝廷不知姓名，所司不考课绩，皆无拘束，得资贪残。及有罪名，又不申奏，互相掩蔽，无迹追寻，遂使人户流移，州县贫困，日甚一日，为弊转多。若不直具奏闻，别为条制，不惟难息时病，兼且益乱国章。

臣等商量，伏请特降敕文，宣布远迩，明言往年制置，不自於宸衷；比日焦劳，将颁於睿泽。兼以选曹公事，情伪极多，中书条流，亦恐未尽。望以中书所条件，及王松等（按与刑部员外郎王松同上）所论事节，并与新定选格，有轻重未尽处，并委铨曹子细点检酌量。但可以去其逾滥，革彼弊讹，不失本朝旧规，能成选曹永例者，务在酌中，以为定制，别具起请条奏。（《册府》六百三十二）

☆刘句

《全唐文》八百五十三有传。

○乞免行香奏

中书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斋内，唯祀事得行，其馀悉断。又宰臣行事致斋内，不押班，不赴内殿起居，不知印。臣缘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国忌行香，伏乞特免。（《五代会要》十三）

○宗庙制度议

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享之仪。窃详太常礼院议状，唯立七庙，即并通其理，其他听论，并皆勿取。七庙者，按《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郑元注云：“此周制也。”详其礼经，即是周家七庙之定数。四庙者，谓高、曾、祖、祢四世也。按《周本纪》及《礼经》《大传》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为尧稷官，故追尊为天子。”此则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庙之明文也。故自汉、魏以降，迄於周、隋，创业之君，追尊不过四世，约周制也。此礼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参详都省前议状，请立四庙外，别引始祖，取裁未为定义。

续准敕，据御史中丞张昭奏，请创立四高之外，无别封始祖之文。况国家礼乐刑名，皆依唐典，宗庙之制，须酌旧章。请依唐朝追尊懿祖宣皇帝、献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庙为定。（《五代会要》卷二）

☆卢振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传。

○禁止织造疏薄奏

古先哲王之制，布帛不中度，不鬻於市，比来组织之物，轻重皆有定规。近年已来，织帛之家过为疏薄，徒劳杼轴，无益公私。臣请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凡织造之家，所织绫罗纁也掉诸物，并须斤两尺度，合官定规程，不得辄为疏薄。所在官吏觉察禁止，不得更然。（《册府》五百四）

☆曹琛

琛，长兴中起居郎。

○文武给假许支料钱奏

文武两班，或请假归宁，或卧疾未顿，才注班簿，便住料钱。伏乞特降敕命者。

敕：今後文武官，请准归宁假给及病疾者，并许支給本官料钱。（《五代会要》二十八）

☆樊伦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传。

○请除关税奏

耕桑未至，国多游民，关市之中，税物苛细，请稍减省，以惠疲民。百姓卖物不多，所历关市，并望除税。（《册府》五百四）

☆卢文纪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传。

○明定文武考校奏

请内外文武臣寮，每岁有司，明定考校，将相乞回御笔，以行黜陟。疏下中书门下商量，宰臣奏请施行。（《册府》六百三十六）

●卷四十七

☆张仁象

《全唐文》八百五十六有传。

○法寺置议狱堂奏

臣伏见咸通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大理少卿刘庆初奏，请於法寺置议狱堂。每寺丞详断刑狱毕，集大卿、二少卿、二正、六丞、四司直、八评事、十司



，於议狱堂参详，令依典式。其法官中能辨雪冤狱、迹状尤异者，二人已上者请书上下考，三人、四人已上者超资与官。今欲望依庆初所奏，法寺置议狱堂，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然後连署奏闻。天下诸州案牘，亦望本判官与副使已下部厅会议。（《五代会要》十六）

☆卢损

《全唐文》八百五十六有传。

○陈时政奏

先罪犯谴逐，歿於遐荒者，请淮南郊赦文，并许归葬，仍还旧秩处分。凤翔、山南已来长吏，有两川界内人户，任还乡里，愿住者即加安抚。前任节度使、刺史、防御等使，请五日随例起居。（《册府》四百七十五）

○五日起居如旧奏

准天成元年七月敕，如每月十五日入卜，罢五日起居。臣等以中旬排仗，有劳圣躬，请只以月首入阁，五日起居如旧。（《册府》四百七十六）

☆冯道

《全唐文》八百五十七有传。

○唐明宗谥议

按《谥法》，发号出令能悦民曰和，克定祸乱曰武。大行皇帝道契天和，功定神武，请改“圣智仁德”四字为“圣德和武”，馀依太常所议。（《五代会要》卷一）

☆杨凝式

《全唐文》八百五十八有传。

○西京置留台省奏

旧制，台省在西京，东都置留台、留省及分司官属，请依旧制於西京置留台省，如本朝东都之制。（《册府》四百七十五）

☆和凝

《全唐文》八百五十九有传。

○补奏斋郎奏

臣当司管补奏斋郎，今重起请如後。

一、应请补斋郎等，旧例，当司祇凭都省发到状，便给补牒。旋团甲申奏：“伏缘当司已前久无正官，多是诸司权判，或有投状多时并不团奏，或有才投文状即先团奏，遂致积聚人数不少。自同光二年二月後，至今年十月已前，共计二百一十人未曾团奏。”今臣点检，除有碍格条、一官并补两人三人，并使祖荫者落下外，犹有一百七十馀人。人数既多，虚谬不少。若取年深者团奏，终成积滞。今欲限一月内，并须正身将已前所受补牒，到当司磨勘後

，委是正身，及是嫡子，年颜人材不谬者，团甲引过中书门下，引验後一齐申奏。

一、合使荫官，请自今後若遇改官，须是转品，即许更补一人。明言是长子、次子，仍须不得过三人。其所补斋郎，五品已上荫太庙斋郎，六品荫郊社斋郎，仍须是嫡子。以侄继院者，即初补时状内，言某无子，今以侄某继院为子使荫。

一、应补斋郎等，只凭都省发状，便给补牒。请自今後，须得正身赍状到当司比试呈验。除三省官外，并引验告敕，及取保任官状，委是亲子，即给补牒。每年旋於八月上旬，具状解送赴南曹。仍团奏时，别具子细三代乡贯、使官荫状，赍赴中书门下引验，候无差谬，即得团甲申奏。仍每年只限团甲奏一年一甲三十人，以为常式。

一、按《六典》，所补斋郎，并试两小经，取粗通文义者充。奏补之後，非久为官，若不达经书，则难通吏理。请自今後，斋郎所投文字状，并须亲书，仍须念得十卷书者，即得补奏。

一、使父皇任官荫者，并须将前任告敕呈验，仍取在朝三员清资官充保，及移牒所曾任官、台、省、寺、监，勘有此官及年月日同否，委无虚谬，即得补奏。仍准千牛、进马例，不得过十年。其所使祖皇任官荫者，年月深远，难知子细，今後请不许补奏。（影宋钞《五代会要》十六）

○请放榜後贡举官晚出奏

举人就试日，请皇城司差人於院门前听察。举人挟带文书入院，请殿将来举数，自一举至三举，放榜後及第人看榜讫，便缀行於五凤楼前，谢恩後赴国学谢先师。旧例，侵晨张榜讫，贡举考试官便出院，盖恐榜下人喧诉。今年请放榜後，贡举官已下至晚出。（《册府》六百四十二）

☆张粲

粲，後晋天福中人。仕为军事判官朝议郎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

○创建斛律王庙记

我后以一著戎衣，天下大定，於今五载矣。分宵軫虑，待旦乞言，斥营欲於婴儿，尼道德於老子。四三王而兴国，何国不兴；六五帝以化民，何民不化。其高也无苞，其大也无外，瑞日停中天之照，荣河流澈底之清，光宅寰区，永宁函夏。郡主太保清河公，派成国器，独占将星，心悬八阵之图，舌挂九天之法，长城拓塞，岱岳横空，肃然三令五申，凜若秋霜冬雪，力能拔象，勇可捩犀。貔虎宣牙，豆拆狼贪之辈；蛟龙露爪，瓜分鲸纵之徒。爰自武库开关，智囊解括，剑批紫电，戟削白虹。弓挽六钧，昼日之蟾蜍影满；箭飞四羽，晴天之霹雳声高。阵前无脱兔之踪，帐外有牵羊之迹，情专拜井，威重刺山

，斡伪朝而绩用无双，树真主而功名第一。迹乃策勋宗社，旌载简编，遗五於人谣，转二天於郡守。今者恩流丹陛，惠浹绛台，数年之赤壤郊圻，一旦之清风歌颂。远比文公之教，但革古今；近徵杜母之名，祇分先後。合中庸之德，齐上善之功。土鼓污樽，克致神明之享；锺云渠雨，不愆民望之期。廩盈红腐之饶，陞蔑黄沙之叹。而且恪恭梵宇，虔奉灵祠，得不获天人之佑辅者哉！

当州子城内正衙东北隅，有北齐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於此，构诸孤坟之上矣。王讳光，字明月，实北齐之良辅也。屈事温国公，不得志於当代。属以後主荒殒，多士卷藏，外则疣赘生灵，内则蠹贼俊，戕残友弟，屠脍慈亲，王以剥第侵肤，良腓滞趾。骐驎伏栈，那伸千里之踪；凤凰在{妈}，宁展九霄之翼。荅敦忠孝，不难存亡，繇是三谏声高，一心志切。情同杜蕢，无闻饮主之规；言若比千，唯见丧身之患。君何太昧，臣何太忠，善不纳而其灭宜然，静不从而其逃可也。嗟乎良哉！何痛如是。

公曰：“余闻聪明正直惟神，则斯可谓神矣。”人曰：“颇有灵贶，不可犯也。”何岁月久换，庙貌不兴，向者民无所依，神乏其祀。遂以钱（音翦）事隙，田方闲，乃度土工，议板筑，云屯听命，楨干率从。扫单陈词，三献能通於天地；庇稯许力，千夫不待於朝昏。几多之涂{廿既}将升，百堵之垣墉已立，工访周人鄙匠，材求秦梓齐梧，挥斤之响亮乘风，层构之兀兀粲日。螭蟠护砌，可言龙斗于时；くぐ排梁，谁谓虹藏不见。磨砻鉴物，劊劊通神。鸳鸯之瓦成行，垂檐若翥；芙蓉之石布坐，连柱疑香。晚烟凝<华甲><华>之花，晓日烂元黄之色，绣而画拱，依稀三洞移来；镂雕甍，仿佛十洲化出。旋秘从长近日，鸣荐唯馨，才闻六变之音，俄睹一灵之表，瞿然如在，卓尔同生。隅目高睨，若执弥缝之节；瑰姿愠见，如申謇谔之言。星缀冕旒，霞封宝座。壁上之无限霓旌羽旆，实异今朝；筵中之玄鬯献樽，顿殊往日。卜 舀心主祀，随革故以永沉；逆耳臣名，遂鼎新而长在。加以上参倒影，下瞰澄澜，亭亭而鳌载鸿，屹屹而蜃呵寥廓，镇临胜概，控引韶光，清虚而松岛合风，靡丽而锦城铺暖。其或莺歌媚物，柳舞迎春，夭桃借素杏之红，岸竹接池荷之绿。龙鳞叶密，阴阗阗之间；凤脑花繁，香满帷箔之内。睹兹壮观，置彼休祲，得不福善乎，得不依民乎？善长民和，何灾之有？鄙石言于晋地，掩神降于莘郊。假使谷变陵移，斯灵也明齐日月；任历时迁岁改，斯庙也固等乾坤。则知公事主分忧，为民求福，为而不有，何用不臧。粲幼愧生知，长惭待阙，俯听流谦之命，宁述素贲之辞，诘僭厥功，直书其事。时天福五年二月十日记。（石刻。《山右石刻丛编》十）

☆张孝友

孝友，吴兴人。镇海节度判官。

### ○福祈禅院碑

道上虞西北四十里福祈峰下，旧传吴赤乌间僧纯一师，化其族李之所居为伽蓝，号祈福院。迄今乡人尊称一法华开山祖。是有晋天福二年丁酉，行淳师主兹山，弟子无相，自孙出也。兄鉴、镒，镒以武职显。院抚逼仄，倚山皆孙氏业，相言于兄，乐助形胜。凡山之为亩者三十又六，地之为亩者四，东距院田，南院，上极其峭而高者维西，下临其幼而深者则北。披蓁肆莽，创大阿罗汉殿，犹神输鬼运，咸媿乎成之速。复言于兄请诸朝，四年己亥，赐额福祈禅院，顺山名也。呜呼！二师相去寥洞，肇基拓业，若合符节。世之称士君子者，或群聚而訾浮屠之说，厥子肯堂肯播，视相之举为何如？纯一师其有传矣，行淳师其有後矣。继继承承，为国祝厘，永永无疆，而利益之及於檀施者，其又有不可量议者矣。猗欤休哉！余属与行淳师游，俾识初末，垂示将来，不得辞。是年腊月望日，外友镇海节度判官吴兴张孝友撰并书。（《越中金石记》）

#### ☆郑抟

抟，天福四年为侍御史。

### ○弹李鼎奏

伏见李鼎今月十一日衙谢妻陈叙封事，察认群言，似逾常例。臣遂倒流关按内，其李鼎去年八月中请妻亡准式假，十月中供状请叙封，有此过尤，致招群论，窃循职分，理合举明者。（《册府》五百二十二）

#### ☆王易简

《全唐文》八百六十一有传。

### ○请铨司一人都签署奏

史部流内铨诸司令史，各主一司，不相统摄，苟有逾滥，无所责成。起今後，望令本铨阙头一人，都签署诸司案牒。（《册府》六百三十四）

#### ☆孙绍荣

绍荣，晋天福时人。

### ○高明寺经幢记

清信弟子孙绍荣，因小男杨三疾患，遂舍净财，奉为亡考十五郎口造罗尼幢口贰所。舍入天台幽溪禅院，永充供养。

伏以真乘肇启，大教潜兴，化演千门，滋道牙而益茂；途归一里，因法本以弥坚。其有尊胜开宗，梵音成偈，功唯有证，利实多彰。今则爰发精诚，敬镌贞石，装严已毕，功德将圆。意者追荐先灵，拔超冥路，伏愿速登彼岸，长被胜因。诸佛证明，资善缘而不泯；众灵加护，居妙相以长新。时天福二年岁次丁酉七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两浙金石志》四）

☆宋齐邱

《全唐文》八百七十有传。

☆让表

昔高宗之梦傅说，西伯之获非熊，况臣非筑岩之相，钓谓之贤，禄位弥重，宜居山林。（《江南野史》四）

○收谷帛策

江淮之地，自唐季以来，为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将兴贩以求之，是教民弃本而逐末耳。乞虚升时价，悉收谷帛本色为便。（《南唐书》）

☆江文蔚

《全唐文》八百七十有传。

○二丹入贡图赞（并序）

皇帝建西都之岁，神功迈于三古，皇风格于四裔，华夷咸若，骏奔结轨。粤六月，契丹使梅里捺卢古，东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焕，奉书致贡，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称贺，以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鸿荒以降，骤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从。《诗》颂太原之师，则用伐矣；汉开朔方之地，则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俪德无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异产，充庭纳赆。《书》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谓矣。有司纪美烈于绩事。《传》曰：“主上明圣而德不闻，有司之过也。”臣职在翰墨，亲睹隆平，敢献赞曰：

赫矣圣武，纂尧之绪。要荒之长，骏奔臣附。伏波之柱，单于之台。遗镞徒费，献琛靡来。我后穆穆，我网恢恢。重译日贡，后哉唐哉。（陆氏《南唐书》十八）

☆张洎

《全唐文》八百七十二有传。

○项斯诗集序

项斯字子迁，江东人也。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及第。始命润州丹徒县尉，卒於任所。吴中张水部为律格诗，尤工於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唯朱庆馀一人亲授其旨。沿流而下，则有任蕃、陈标、章孝标、滕倪、司空图等，咸及门焉。宝历、开成之际，君声价籍甚，时特为水部之所知赏，故其诗格颇与不涪相类，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盖得於意表，迥非常情所及。故郑少师薰云：“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又杨祭酒敬之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於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自僖、昭已还，雅道陵缺，君之遗句，绝无知者。虑年祀浸久，没而不传

，故聊序所云，著于卷首。（席氏《唐诗》）

☆冯延巳

《全唐文》八百七十六有传。

○楞严经序

《首楞严经》者，自为菩萨密因，始破阿难之迷，终证菩提之悟。然则阿难古佛也，岂有迷哉！迷者，悟之对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设问，凭悟而明解。皇上聪明文思，探赜索隐，雾日朗，云开镜明，以为大赉四方，未为盛德，普济一世，始曰至仁，或启佛乘，必旭法要。（马令《书》二十六）

☆潘佑

《全唐文》八百七十六有传。

○与南汉主书

皇帝宗庙垂庆，清明在躬，冀日广徽猷，时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恋，难穷报德之情。望南风而永怀，庶几抚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复何言。（周必大《二老堂杂志》）

☆韩熙载

《全唐文》八百七十七有传。

○烈祖庙议

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中兴之君，庙号称祖。先帝兴既坠之业，请上庙号曰烈祖。（《唐馀纪传》）

○谢赐绢表

水火相济，日月无私，既示其瑕疵，又怜其憔悴，免逋欠使资于昏旦，赐绵绢令御其风霜。神造虽洪，粉身未报。（马令《书》十三）

☆罗周裔

周裔，後汉乾中官膳部郎中。

○禁民间用铜奏

钱刀之货，今古通行，从古已来，铸造不息，长无积聚，盖被销熔。若不峻设堤防，何以绝其奸宄？臣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辔、门户，民间百物旧用铜者，今後禁断，不得用铜。诸郡邑州府廛市已成铜器，及腰带、幞头线及门户饰，许敕出後一月，并令纳官，官中约定铜价支给。候诸处纳毕，请在京置铜钱监，俾铜尽为钱，以济军用。除钱外，只令铸镜，镜亦官铸，量尺寸定价，其馀并不得用铜。如敢固违，请行条法，以杜奸宄。（《册府》五百一）

☆曹允升

允升，乾二年为太子詹事。

○请置常平仓奏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时或水旱为灾，虫蝗害稼，既无九年之蓄，甯救万姓之饥？天灾流行，古今天有，而前纵逢灾歉，免至流亡，盖分财恤民，素有储备。请依古法置常平仓，请于天下京都州府租赋斛斗上，每斗别纳一升，别仓贮积，若凶灾之处，出货贫民，丰年即纳本数，庶几生聚，永洽绥怀。（《册府》五百二）

☆朱知家

知家，乾中人。

○镌观音像赞

（此上系衔泐去一二十字）大夫朱知家，发心舍净财，镌写观音自在菩萨尊像一躯，并装彩龕室等。因而赞曰：

大圣观音，身现尘刹。随声响应，咸见菩萨。了兹宝相，孰不解脱。善哉净信，本惠清豁。命乎郢手，倚岩镌割。水月现前，俨然生活。

巍巍乎非常名焉，公善达分而深远，唯愿以此功德，上报四恩，下沾三有，自身及见生眷属，与法界有情，同回向无上菩提，世世常得见佛、见菩萨，常生净土，早成妙果，永充供养。乾三年岁在己酉九月十四日记。（石刻）

☆窦文靖

文靖，乾三年为殿中侍御史。

○纠朝官便服徒步奏

台中纠弹过失，旧有十六僭事，节次不举明。臣访闻朝官有便服徒步城市者，既通闺籍，实污朝风。（《五代会要》十七）

☆刘悦

悦，乾中太常少卿。

臣伏见买卖耕牛，官中元无商税。近日关市场院，不禀敕文，悉是收税，岁计其利，所入无多，在於农民，即疲於市易。请重降敕文，明行止绝，劝人耕稼。国之大计，仓廩有绩，何莫由斯。（《册府》五百四）

☆侯仁宝

仁宝，乾中太子中允。

○广栽桑枣奏

诸州府长吏劝课农桑，随户人力胜栽蒔枣，小户岁十本至二十本，中户三十至四十，大户五十至一百。如广栽，不限本数。种讫，本县令佐亲省之。计数，得替时产与受代者，仍於历子内批书，省司以为考课。（《册府》六百三

十六)

☆滕绍宗

绍宗，周广顺中人。

○造像题名

当山清信弟子滕绍宗，□□右□敬舍净财，于石室内镌造弥□尊、观音势至佛。伏为自身，恐有多劫冤愆，今生故误，伏愿□不□之胜因，涤累劫之债滥。时广顺元年岁次辛亥四月三日镌记。（石刻）

☆夏承原

承原，显德中人。

○祇园寺舍利塔题名

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阖家眷属，舍净财，铸真身舍利塔两所。恐有多生罪障业障，并愿消除，承兹灵善，愿往西方净土。戊午显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记。（《绍兴府志》）

☆于德辰

德辰，字进明，元城人。唐明宗镇邢州，德辰往谒焉。明宗见而器之，得假官於属邑。历仕晋、汉、周，官至工部尚书。

○陈九事奏

其一、文武两班，有年深不迁官，不改服色者，或遭丧阙而不追者，今遇圣朝，幸均渥泽。其二、每年贡举人数极多，登科者少，伏恐淹滞贤能，乞量增所放人数。其三、潭朗茶货，只至襄州，客旅并不北来，请二司差清强官，於襄州自立茶务，收税买茶，足以贍国。其四、湖南见食岭南盐，请置官纲於湖南，立务权卖。其五、文武两班，差使出入，所令部辖，干济者聊加酬奖。其六、河朔缘边豪狭丁壮，能抵拒契丹斗战者，官中访闻擢用。其七、臣伏见官禁牛皮，条流太重，每请甲科合要皮，请量於地亩上配纳。若民间牛死损，亦从许货卖，其皮价不得过钱五百。其八、昨山陵仪仗一行，道路人户配米者，未纳已纳，并请放免。其九、西道行营立功将卒，早宜赏劳。（《册府》四百七十六）

☆析从阮

从阮，字可久。唐庄宗镇太原，以为牙将。晋出帝时，迁本州团练使。汉高祖於府州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周太祖时，历宣义、保义、静难三镇。显德二年，罢还京师，卒。

○庆州军事奏

奉诏示谕庆州诸蕃部，寻遣人告报首领，其野鸡第七门族首领李万全及树夥等族，受敕书领袍带等设誓。其诸族犹负屈疆，见与宁州诸军袭击次其用。



（《册府》）

○招抚树夥等族奏

奉诏讨逐庆州野鸡簇，兼招携诸部族。臣自前月兴珍後，招到树夥等二十一族，与敕书袍带彩缎，设酒食，令发誓词盟约，兼排列兵士围绕。今已和断，兼补郝爽为庆州牢城使，又发龙才建一指挥赴宁州。（《册府》）

☆高绍基

绍基，周太祖时为延州衙内指挥使。

○请捕录李勋奏

观察判官李彬，承节度使薨变，结构外内，谋杀都指挥使及行军副使，自据城池，已伏诛。其李彬妻刘氏，子怀义，怀义妻高氏，并已上捕。其高氏是臣亲姊，乞留在臣家持服。李彬弟勋，见充河中马步都指挥使，彬兄景韬一房九口，彬侄怀贞一房十一口，彬媵妾一人，并已收捕在州。其李勋请行捕录者。（《册府》九百三十三）

☆赵上交

上交，周广顺二年为户部侍郎，知贡院。

○请罢帖经对墨义奏

九经举人元帖经一百二十，帖墨义二十道，臣今欲罢帖经，於诸经对墨义一百五十道。五经元帖八十，帖墨义二十道，今欲罢帖经，令对墨义一百道。明经元帖书五十帖，欲罢帖书，令对义五十道。是法元帖律令各十，帖义二十道，欲罢帖律，令对义二十道。学究元念书二十道，对义二十道，今欲罢念书，对义五十道。三礼元对墨义九十道，三传元对义一百一十道，欲三礼於《周礼》《仪礼》各添义二十道，三传於《公羊》《谷梁传》各添义二十道。《开元礼》、三史元义三百道，欲各添义五十道，进士元试诗赋各一首，帖书二十帖，对义五道，欲罢帖书，别试杂文二首，试策并仍旧。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欲添念通前五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册府》六百四十二）

☆向训

训，周广顺中知延州。

○誓约蕃部奏

所属蕃部，侵盗汉户，臣已招唤诸部酋率，设酒食，仍令誓约，更不敢侵犯。（《册府》）

☆郭琼

琼，平州卢龙人。世宗时，历绛、蔡、齐三州刺史。

○与南唐刘彦贞书

自古有国，皆恶叛人，贵邦何为常事招诱，吴中多士，毋乃浅图？（陆《

书》)

☆王景

景，周显德中凤翔节度使。

○安抚诸砦奏

今月七日，收下黄牛、新城、大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黄花、下湛、滴水、皂荚等五寨。其乡村人户，并已招携安抚。（《册府》）

☆刘载

载，显德中为殿中侍御史。

○内殿弹奏仪奏

自汉朝次，每遇内殿起居，台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廷左右立定，百官始入起居。有失官仪，便宜弹奏者。今後欲依入阁弹奏仪折署。

奏後，宣徵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再拜讫便退。如两巡使自有失仪，亦候班退互相弹奏。（《五代会要》十七）

☆朱仲武

仲武，周末太子通事舍人。

○故左武卫中郎将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映，字先进，其先乐安人。後世家於京兆，今则京兆人也。晋将军苞之庆胄，术纯臣昔之灵苗。祖□，考守珍，皆公侯继业，锤鼎传门，载藉昭彰，其来自远。公策名委质，夙著令闻，孝以承家，忠以奉国，故得乡党称悌焉，朋友称义焉，可谓不忝不怍求，有典有则者也。顷以方事之殷，火不息，而能率先义勇，克集茂勋，累迁至左武卫中郎将，前朝赏有功也。公志怀敦素，性守谦冲，不以荣显介情，但欲优游晦迹而已。所冀神降其福，天与之龄，何图兆梦泣琼，藏舟弃壑，哀哉！以岁次□□十一月十四日，遘疾终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夫人孙氏，夙禀坤仪，素传内则，鼓琴瑟而有节，主苹藻而知礼。呜呼！花早凋，琼枝遽折，天不F 3 遗，先公数稔而亡。今以岁次甲子四月庚午，葬公于长安龙首原，夫人焉，礼也。嗣子清士冕、岳、、湊、岫、秀等，蓼莪在疚，栌棘其形，泣血於苴麻，竭力於窀穸。恐时迁陵谷，事或幽封，爰命挥毫，敬直贞石。词曰：

性柔温温，神仪。职参禁卫，位列中郎。流芳後代，秉义前王。冀保永终，曷其云亡。卜兆吉辰，素车薄葬。爰迁嘉偶，及此同圻。魂散泉扃，神游心帐。後背重岗，前临叠嶂。聊纪世载，式昭问望。（石刻）

按：此志卷有“大汉”二字，其书葬期曰岁次“甲子”，则宋太祖乾德二年也。不书乾德，以映非宋臣，亦仲武不忘前朝意也。与《全唐文》所收边鲁撰《路县令边府君墓志》正同，谨遵其例，附于周末。

## ☆张宪

宪，南唐监察御史。

### ○谏後主书

大展教坊，广开第宅，下条制则教人廉隅，处宫苑则多方奇巧。道路皆言，以户部侍郎孟拱辰宅，与教坊使哀承进。昔高祖欲拜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举朝皆笑。今虽不拜承进为侍郎，而赐以侍郎居宅，事亦相类矣。（《通鉴长编》九）

## ☆徐铉

《全唐文》八百七十八有传。

### ○述祖先生墓志序

门生彭，江夏人，既登第还乡，明年补本郡司仓掾。尝豫祀祭，宿斋于郡之延庆院，独处一室。既寝而精爽不宁，展转至四鼓乃得寐。梦一白衣书生入户，谓曰：“某尝述少文词在此室中，司仓当见之邪？”纳绋以未见。书生曰：“试为读之。”言讫而去。及寤，犹四鼓也。因呼仆秉烛，周视墙壁间，意谓有留题者，而都无所见。惟户扇下有石方尺馀，尘土蒙之。就视，仿佛有贺监字，乃知此是也。祀事既罢，移置阶前，以水涤之，文字依然，即进士许鼎所撰《祖先生墓志》也。问主僧，云：“十年前院侧数十步，官置瓦窑，掘地得之。而掌役者军吏也，不能周知，但见其有文，因惜不毁，而置于是。”按贺监以天宝二年始得还乡，既而天下多事，遂与世绝，至於吴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终。微彭子之梦，则贺监轻举之迹，与祖君高尚之节，皆湮没矣。（《绍兴府志》、《会稽掇英总集》十七）

### ○许真人并铭

长史含道，栖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鲋，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润芝田。我来自西，寻真紫阳。若爱召树，如升鲁堂。敬刊翠琰，永识银床。噫嗟後学，揖此馀光。

### ○四皓画赞

君子道行，必资其位。邈哉四贤，隐居救世。皤皤之貌，丹青假志。尔无素餐，睹此知愧。

### ○野老行歌图赞

昔在陶唐，光宅万国。下或知有，帝将何力。鼓腹击坏，嬉游无极。自然而然，忘适之适。中古道薄，亲仁怀德。末世政乱，奸宄冠贼。淳风不还，可以叹息。丹青志古，存诸往则。嗟尔有位，鉴兹玉式。

### ○砚铭

它山之石，是斩是治。荆蓝表莹，云露含滋。执简而至，磨铅在兹。言出

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慎尔枢机。（以上《徐公文集》十四）

### ○册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还，文质迭变，百王之法，六籍涣然。及周室既衰，诸侯异政，俊贤之士，分轨并驰。至如管仲霸齐之功，商鞅强秦之令，申、韩之名法，孙、吴之战阵，李悝则务尽地力，墨翟则崇尚节俭，此其尤著者也。萃百家之说，虽其道不同，奉而行之，皆足以致理。子大夫服圣道，必尽幽深，试论其中孰得周孔之旨，可为当今之用者。悉心极虑，以著于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则焉，故慎其威仪，定其声气，时其宪令，审其好恶，以此示之，未有不化者也。然而唐尧在上，日用而不知；圣祖立言，亲誉者其次。夫如是，则寂然不动，澹乎无为，便蚩蚩之，何所则象，而能革其浮伪，驱之仁寿哉？举要立中，必有其说。

昔太公理齐因其俗，故报政速而後世强；伯禽为鲁易其俗，故报政迟而後世弱。然则商辛淫虐之风，不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不被也。修旧者未见其迁善之涂，革故者岂伤於惟新之义？迟速之效，强弱之由，愿闻嘉言，以释斯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礼》，垂宪无穷。何故三苗行之以虐，秦人奉之以暴，汉文除之以仁乎？自魏、晋以还，议论间出，理竟不决，法竟不行。岂时运之变有殊，将圣贤之才或异？愿闻归趣，以正古风。（并本集。《徐公文集》二十）

### ☆林罕

《全唐文》八百八十九有传。

### ○十在文

咸康元年，蜀主临轩，龙颜不悦，群臣失色，罔知所安。时有特进检校太傅顾在越班奏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圣虑怀收成，臣等请罪。”帝曰：“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蛮强梁，朕虽旰食宵衣，纳隍轸虑，此不能兴师吊作，彼不能臣子来王，恐社稷不安，为子孙之患，是以忧尔。”在奏曰：“只如云云。”帝闻所奏，大悦龙颜，于是赐顾在绢五百疋，进加右金吾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仍令所司，编入史记。

案：自“咸康元年”起，至“编入史记止”，皆罕之设辞，今据《鉴诫录》补。

### ☆郭忠恕

忠恕，字恕先，雒阳人。周太祖时，仕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阶朝散大夫。贬崖州司户。後入宋官国子监主簿。

### ☆汪简序

《汗简》者，古之遗像，後代之宗师也。苍颉而下，史籀已还，爰从渔猎，得其一二，传写多误，不能尽通。臣顷以小学莅官，校勘正经石字，繇是谘询鸿硕，假借字书，时或采掇，俄成卷轴。乃以《尚书》为始，石经《说文》次之，後人缀缉者殿末焉。遂依许氏，各分部类，不相间杂，易於检讨，送题出处用以甄别。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样之释，不为隶古，取其便识，与今文正同者。惟目录之外，不复广收。《切韵》玉篇，相承纒繆，体既烦冗，难缮笺毫，有所不知，尽阙如也。

### ○汗简略叙後记

臣按鸟迹科斗，通谓古文，历代从俗，斯文患寡，日论臆断，可得而闻。太史公曰：“礼失求诸野。”古文犹不愈於野乎？亦下臣之志也。尘露虽微，山海不却，略叙其事，集而次之。

按：李建中题字，知忠恕著此书当在未入宋时。

### ☆陶谷

《全唐文》八百六十三有传。

### ○右军书黄庭经跋

山阴道士刘君，以群鹅献右军，乞书《黄庭经》，此是也。逸少真书，此经与《乐毅论》《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兰亭》《洛神赋》皆行书，其他并草书也。草十行敌行书字，行书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宝章待访录》）

### ○续跋

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罢任过浚郊，遗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获於旧邸，时贞明庚辰秋也。晋都梁苑，因重背之。中书舍人陶谷记。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彦威兼副都统。（同上）

## ●卷四十八

### ☆王宗弼

宗弼，本姓魏，名宏夫。前蜀王建录为假子，更姓名。官至中书令，封齐王，後族诛。

### ○奉魏王笺

昨蜀主与将校同议归款。其伪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南院宣徽使李周恪、北院宣徽使欧阳晃等四人，同出异谋，惑乱蜀主。臣当时梟首以徇，谨令送纳。（《册府》）

### ☆危德輿

德輿，杨吴时人。

○有吴太仆卿检校尚书左仆射舒州刺史彭城刘公夫人故寻阳长公主墓志铭

（并序）

夫甘露降，醴泉生，则知显国祚，讖明朝，使四方服我圣后度。其时甘醴应瑞叶祥，乃长公主焉。公主则弘农杨氏，大吴太祖之令女，国家闺室之长也。太祖以剑断楚蛇，手挥秦鹿，建吴都之宫阙，复隋氏之山河，功苾鸿沟，变家为国，编史载籍，其可尽乎！是知玉树盘根，耸金枝而繁茂；银汉通汉，泻天派以灵长，将符硕大之诗，必诞肃雍之德。太后王氏，坤仪毓秀，麟趾彰才，既谐典庆之祥，乃产英奇之女，即寻阳长公主也。公主蓬邱降雨，桂影融华，稚齿而聪惠出伦，笄年而名才名颖众。既明且哲，早闻柳絮之诗；以孝兼慈，夙著椒花之颂。国家详观令淑，用偶贤良，敦求闾闾之门，须慕裴王之族。我彭城大卿，代承勋业，世茂英雄，先君首匡社稷於吴朝，寻拥麾幢於江夏。繇是王恭鹤{敝毛}，回出品流；卫神清，果苻金议。苾标奇於枰象，遂应兆於牵牛，潜膺坦腹之姿，妙契东床之选。我公主輶降于天汉，鸾凤集於闺门。在内也，则班诫曹箴，克修女范；配室也，则如宾举按，冈怠妇仪，奉苹藻以恭勤，佩兰而芬馥，常逊言而抚育，每恪谨以事亲，宽慈则仆隶不鞭，娣姒则仁明是敬。星霜寝换，慈爱无渝，助君子之宜家，实诸侯之令令室，皆公主之贤达也。而况敦睦氏族，泛爱宗亲，不以公闾之贵骄人，不以奢华之荣傲物。

既而荣光内外，道合鸾凰，感吉梦於熊罴，肇芳华於桃李。育男六，育女六。长子曰匡祚，受镇南将军节度讨击使抚州军事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貌方冠玉，才蕴铿金，雅承庆於鲤庭，叶好迷於虎帐，乃娉于抚州都指挥使司空太原王公之爱女也。王氏以彩闱袭美，兰闼传馨，克奉孝慈，肃恭礼敬。次曰匡业，试秘书省校书郎。光融气秀，瑜润德清，才亲秘阁之风，益显侯门之美。聘雄武统军颍川侍中之爱女，即陈氏焉。虽通四德之规，未展二仪之礼。次曰匡远、匡禹、匡舜、严老，并幼而{山岐}嶷，志定坚刚，兰牙即俟於国香，骥子伫追於骏足。长女年当有字，容谓无双，娉婷融槿之英，婉恋叶丝萝之咏，适柯氏。柯氏受右军讨击使，诗书立性，礼乐臻身，邓艾昼营，必弘远大；刘琨夜舞，定建殊功。次女纳鍾氏礼。鍾氏器重璋，材亲廊庙，入仕才於宦路，登龙必履於朝廷。任洪州南昌县主簿。喜气虽通於银汉，云车未会於鹊桥。次女四，并天资柔惠，神授冲和，瑞分瑶萼之华，庆稟琼枝之秀。苟非公主义方垂训，秉范整仪，峻清问於圣朝，著声光於王阙，则（缺）。

以顺义六年中春，太仆卿自洪井副车秩满，皇恩降命，除郡临川。隼方耀於章江，熊轼俄临於汝水，入境已闻於静理，下车顿肃於山川，四郊而襁负还乡，万井而飞蝗出境。岂止悬鱼著咏，佩犊推名，可以与杜邵齐肩，共龚黄并轡。公主同驱绣毂，内助政经，佐寨帷露冕之功，赞察俗抚民之化。或发言善

谏，则惠馥兰芳；或静虑澄机，则珠图月皎。俾连营将士，皆钦如母之谣；比屋黎民，咸戴二天之惠。岂料霜凋琼树，月坠幽朱，祥云易散於长空，彩凤难留於碧落。呜呼！须发方盛，颜未央，俄梦蝶於庄生，忽貽灾於彭矫。爰从寝疾，遽致膏肓，腠理难明，归冥寞，何期天道，曾不F 4 遗，以顺义七年七月廿六日，薨於临川郡城公署，享年三十八岁，箕帚二十二春。悲乎！自有古今，不无生死，奈其修短，祸福难裁，何神理之微茫，曷荣枯之倏忽。

我太仆卿以鸾分只影，剑跃孤鸣，痛哽襟灵，韵悲琴瑟。自是政行千里，声彻九重，别拥旌旄，去迎纶。奉亲王之传印，宠亚前朝；承皇上之优恩，荣超太古。公主权丛福地，傍揖魏坛，而大卿亟赴名邦，正临岳。诸子以情锺陟屺，恨切如荼，哀号而泣血崩心，踊擗而柴身骨立，吁嗟遐迹，骇叹人伦，里巷为之辍舂，士民为之罢社。则以乾贞三年二月二日，符护灵柩，以其年三月廿四日，窆于都城江都县与宁乡东袁墅村建义里庄西北源，式建封树，礼也。举朝祭奠，倾国涂菑，送终之礼越常，厚葬之仪罕及。所谓（缺）乎。我彭城公代著八元，家传五鼎，荣驱貔虎，坐拥橐，据康乐之城池，播廉公之襦，则何以名光傅粉，誉振传香，偶良匹於龙宫，见起家於鹊印，不有懿戚，曷光令猷？所谓类以相从，合为具美者也。德輿识学荒芜，躬承厚命，直旌厥德，焉取让陈。乃为铭曰：

赫赫太祖，圣历符祥。厥生令女，贵异殊常。二仪合运，四德贤良。金枝玉叶，蕙秀兰芳。降于侯门，彭城刘君。夺瑶圃王，遏巫山云。宜家庆国，袭美垂勋。寻阳公主，中外咸阳。鸾凤双，遽怆分飞。人间永别，冥路旋归。阴云飒飒，夜雨霏霏。泉扃一闭，无复闺闱。（石刻。《金石续编》十二）

☆雷岳

岳，仕南汉，事三主，历官御书院给事。

○匡真大师塔铭

详夫水月定形，觉浮生之可幻；火莲发艳，知觉性之宜修。故妙果圆明，寂尔而不生不灭；真如常住，湛然而无去无来。祛其华则是色皆空，存其实则众魔咸折，亦由山藏白玉，泥涂不能污其珍；沼出青莲，尘垢不能染其质者也。故匡真大师业传西裔，性达南宗，戒珠朗而慧日融光，觉海扬而慈霖普润。示非法无法之说，若电翻辉；应真空不空之谈，如锤逐扣。以心唯清静，道本慈悲，常挑智慧之灯，洞照昏卫之路，将使化周有截，终期证後无为。故我释迦如来厌绮罗丝竹之音，痛生老病死之苦，逾金城而学道，依檀持而修真，六载成功，万法俱熟，为四十九年慈父，演八万四千法门，现千百亿化身（此句似衍一字），遍娑婆世界，说多多缘起，开种种导门，誓化迷沦，令超正觉。于时求法宝者是诸沙数，得道者於意云何，小则证须阿洹斯陀舍，大则

超阿罗汉辟支佛。卷舒自在，莲花中藏十二音声；变现无穷，芥子内纳三于国土。迺後化缘将辛，示灭双林，即以法服衣传于迦叶，叶传阿难，难传商和那修，修传优婆多。如此展转相传，俾令常住世不灭矣。洎至曹侯溪大圆满至真起觉大师，是为第三十三世祖。若祇认达磨禅师传衣法，至于曹溪，则中华推为第六祖焉。故西来智药三藏驻锡曹溪，云一百七十年後，当有无上法宝肉身菩萨，于曹溪兴化，学道者如林，故号曹溪为宝林。自祖师成等正觉後，现一百六十九口生身菩萨，遍在诸方行化。迺后得道莫知其数，皆曹溪之裔也，故匡真大师嗣于一叶焉。

师讳文偃，姓张氏，晋王<sup>あ</sup>东曹参军翰十三代孙也。翰知世将泯，见机休缘，徙于江<sup>江</sup>制，故胤及我祖。生于苏州嘉兴郡。师幼慕出尘，乃栖于嘉兴空王寺志澄律师下为童。凡诸经无烦再阅。及长，落发具足于常州坛。後侍澄公讲数年，顷家《四分》指归。乃辞谒睦州道踪禅师，则黄蘗之派也。一室常闭，四壁唯空，或复接人，无容伫思。师卷舒得志，径往扣门。禅师问：“谁？”师曰：“文偃。”师关门云：“频频来作什麼？”师云：“学人已事不明。”禅师曰：“秦时度轳钻。”以手托出闭门，师因是发明。又经数载，禅师以心机秘密，关钥弥坚，知师终为法海要津，定作禅天朗月，因语师云：“吾非汝师，莫住。”

师遂入闽，才登象骨，直夺鹏程。因造雪峰会，三礼欲施，雪峰乃云：“何得到诘麼？”师不移丝发，重印全机，虽等截流，还同戴角。由是学徒千馀，凡圣莫审，师昏旭参问，寒燠屡迁，抠衣惟切於虚心，得果冥输于实腹。因有僧问雪峰云：“如何是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雪峰云：“苍天。”僧不明，问师。师曰：“三斤麻，一疋布。”僧後问於峰，峰云：“嘻，我常疑个布衲。”师於会里密契玄机，因是出会，遍谒诸山尊宿，颇有言句，世所闻知。後雪峰迁化，学徒乃问峰：“佛法付谁？”峰云：“遇松偃处住。”学徒莫识其机。偃者，苾师名也。至今雪峰遗诫，不立尊宿。

辛未，礼于曹溪，旋谒灵树故知圣大师，以心机相露，胶漆契情。岁在丁丑，知圣大师一日召师及学徒曰：“吾若灭後，必遇无上人为吾茶毗。”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韶石，幸于灵树，知圣迁化，果契前约。敕为之，获舍利，塑形于方丈。于时诏师入见，特恩赐紫；次敕师于本州厅开堂。师於是踞知圣筵，说雪峰法，实谓禅河汹涌，佛日辉华，道俗数千，问答应向。郡守何公希范礼及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草。”有人问：“如何是本来心？”师云：“举起分明。”别有《言句录》行于世。

尔後大师心恬默，奏乞移庵，敕允。癸未，领学志开云门山。五载功成，四周云合，殿宇之檐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鳞差。邃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户



牖；乔松修竹，冒香风而韵杂宫商。近於三十来秋，不减半千之众，岁纳他方之供，日丰香积之厨，有殊舍卫之城，何异灵山之会。院主师传大德表奏院毕功，敕赐光泰禅院额及朱记。

至戊戌岁，高祖天皇大帝诏师入阙。帝问：“如何是禅？”师曰：“圣人问，臣僧有对。”帝曰：“作麼生对？”师云：“请陛下鉴臣前语。”帝悦云：“知师孤戒，朕早钦敬。”宣下授师左右街僧录，师默而不对。复宣下左右曰：“此师修行，已知蹊径，应不乐荣禄。”乃诏曰：“放师归山，可乎？”师欣然，山呼万岁。翌日，赐内帑香药、施利盐货等回山，并加号曰匡真。厥後每年频降颁宣，繁不尽记。

恭惟我当今大圣文武玄德大明至道大广孝皇帝岁在单阏，运圣谟而手平内难，奋神武而力口中兴，恩极八，道弘三教。乃诏师入内，经月供养，赐六铤衣一袭，香药施利等而回，并御制塔额，预赐为宝光之塔瑞云之院。师自从示众，卓尔宗风，凡在应机，实当奇特。常一时见众集久，乃云：“汝若不会，三十年莫道不见老僧。”时有三僧，一时出来礼足。师云：“三人一状。”有问禅者，则云：“正好辨。”有问道者，则云：“透出一宗。”有问祖意者，则云：“日里看山。”有才跨门者，则以杖打之。有时云：“众云直下无事，早是埋没也。迷缘不已，岂是徒然。”略举大纲，将裨往代。师以法无定相，学无准常，每修一忌齐，用酬二嗣讳（此处字似有讹）。师一坐道场三十馀载，求法宝者云来四表，得心印者叶散诸山，则知觉路程开，双林果满，诸漏已尽，尽法皆空。虽假卧漳，未少妨於参问；终云虚幻，乃示寂以韬光。侍者奉汤，师付杯子曰：“第一是吾着便，第二是汝着便，记取遣修表祝别皇王。”乃自札遗诫曰：“吾灭後，汝等弗可效俗教着孝服，哭泣丧车之礼，则违佛制，有紊禅宗也。付法于白云山实性大师志摩师，会下已匡徒众。己酉岁四月十日子时，师顺时。

呜呼！慈舟坏兮，轮回失渡；法山摧兮，飞走何依。缙伦感薤露之悲，檀信动式微之咏。宋云遇处，但携只履以无还；慈氏来时，应召三峰而再出。月二十有五，诸山尊宿具威仪，道俗千数，送师於浮图，灵容如昔。依师训塔于当山方丈内，法龄七纪二，僧腊六旬六。于日行云敛态，陇树无春。覩岳孤猿，啼助哀子之苦；穿林幽鸟，声添惜别之愁。吊客掩襟，伫立以泣。在会参学小师守坚，终始荷赞，洞契无为；门人净本大师常实等三十六人，知事皆明佛性，雅得师宗也。在京弟子报恩寺内供奉七十馀人，皆出自宫闱，素精道行，敕赐与师为弟子。法经内僧录六通大师教中大法师道聪，洞容人门，尤精外学也。岳镂冰艺（缺），映雪功疏，自愧裴然，滥承厚辟，编成实性，纪彼铭云：

师归何处？超然寂然，爱河万顷，涉若晴川。（其一）

恩超四果，难降众主人魔。迷则众劫，悟则刹那。（其二）

是色非色，真空则空。如水涵象，若烛随风。（其三）

虽云有佛，难穷千佛。如地有芽，逢春自出。（其四）

菩提无种，觉花无子。妙果如成，有何生死。（其五）

是法非法，恍惚难寻。无内无外，即心传心。（其六）

劫名成灰兮邱陵潜毁，大海为田兮人伦斯改。纪师实性兮刻于贞珉，龙化会开兮师踪如在。汉大宝凶年岁次戊午十二月一日建。（《南汉金石记》）

☆龚澄枢

澄枢，南海人。幼事南汉先主，为内供奉官。累迁内给事，後主时，迁至内太师。

○西铁塔记

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内侍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二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亥五月壬子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入缘弟子内给事都监韶州梁延鄂。（《南汉金石记》）

☆郑敬ど

敬ど，南汉大宝中人。给事即监乐昌县。

○乐昌黄连山洞钟记

粤维大宝二年太岁己未七月甲辰十九日，林禅院住持长老明徽大师赐紫沙门义初钟一口，重四百斤。劝缘弟子给事郎守内府侍省内府都并监乐昌县事赐紫金鱼袋郑敬ど，以七月廿八日（下缺）（《韶州府志》）

☆李托

托，封州人。事南汉先主，为内府局令。後主时，累迁内太师。入宋，戮于汴京。

○东铁塔记

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壹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龙躬有庆，祈凤历无疆，万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资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南汉金石记》）

按：《全文》九百八十七所收，与此不同。

☆欧阳炯

《全唐文》八百九十一有传。

○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

夫龙图凤纪，初宣上古之文；帝室皇居，必蕴非常之宝。是以书美锤张之

翰，画称顾陆之踪，代有其人，朝无乏事。今上睿政斯齐，化溢升平，俗登仁寿，天惟行健。动则总览万机，道法自然；静则无遗一物，将欲权衡三代，拱揖百王，宸襟所适，谅超化表。尝於大殿西门，创一小殿，藻井之上，轮排八卦，故以为号焉。其御座几案图书之外，非有异於常者，固不关於圣虑。其年秋七月，上命内供奉检校少府少监黄筌，谓曰：“尔小笔精妙，可图画四时花木虫鸟、锦鸡鹭鸶、牡丹踯躅之类，周于四壁，庶将观瞩焉。”筌自秋及冬，其工告毕。间者，淮南献鹤数只，寻令貌于殿之间。上曰：“女画逼矣，其精彩则又过之。”筌以下臣末技，降阶曲谢而已。至十二月三日，上御斯殿，有五坊节级罗师进呈雄武军先进者白鹰。其鹰见壁上所画野雉，连连掣臂，不住再三，误认为生类焉。上嗟叹良久，曰：“昔闻其事，今见其人。”遽令所进呈者引退，无至搦损兹壁。因目筌为当代奇笔，仍令宣付翰林学士欧阳炯纪述奇异。微臣拜手，因得叙其事焉。

伊昔大舜垂衣，作绘乃彰於象物；宗周铸鼎，观形可御於神奸。汉号云台，唐称烟阁，图画之要，史策攸传，公私虽於数家，今古皆言於六法。六法之内，惟形似气运，二者为先。有气运而无形似，则质胜於文；有形似而无气运，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奋霜毛而欲起；彩豪之下，混朱顶以相亲。而又观彼白鹰，ツ乎锦雉，俨丹青而可测，状若猥丛；掣绛车从以难停，势将掠地。遂契重瞳之鉴，假以好生；俄回三面之仁，真疑害物。举斯二类，兼彼群花，四时之景堪观，千载之名可尚。稽诸往牒，少有通神。图海献以腾波，秦朝贾誉；画池龙而致雨，唐室垂名。至於误点成蝇，徒成小巧；不成似大，安可胜言。况兹殿也，回架昭回，高临爽垲。瑶池水满，浮镜里之楼台；玉树风轻，锁壶中之日月。圣上以动咏坟典，亲讲政刑，崇制礼作乐之名，极侍膳问安亲之孝，允文允武，无怠无荒，故士有一技一艺，绵升陟褒赏如筌者焉。激东海之波涛，难方圣泽；拱北辰之光耀，永固皇基。诚非末士之常谈，可纪至尊之所御。臣职叨翰苑，誉乏儒林，因广圣模，聊同画品。恭承宣命，实愧菲辞。时广政十六年岁次癸场面十二月记。（《益州名画记》上）

☆詹敦仁

《全唐文》九百有传。

○初建安溪县记

夫万户而置郡，千户而置邑，古制也。泉之为郡，古矣。小溪场西距漳、汀，东濒溟海，乃泉之一镇守也。地广二百馀里，三峰玉峙，一水环回，黄龙内顾以骧腾，朱凤後翔而飞翥。土之所宜者桑麻谷粟，地之所产者獐麋禽鱼，民乐耕蚕，冶有银铁，税有竹木之征，险有溪山之固，两营之兵额管二千馀

人，每岁之给经费六万馀贯，地实富饶，是岂不足以置县欤？

敦仁奉命以来，视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壮，尤喜人物夥繁，思筑而县之，乃以状请於郡太守。未几，而报可之令下，增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敬奉以还，大惧弗称。矧新邑发冈，自乾亥而来，转势从辛兑而入，向丙己以奉离明之化，流寅甲以伸震叠之威。左环右接，如抱如怀；前拱後植，若揖若拜。析为四乡一十六里，通计一邑几三千馀户。梓列以图，卜契我龟，当三农收敛馀暇，适二营番戍休闲。便近之户，役止三日，而民不告劳；筑作之工，计不逾年，而兵不惮用。崇门竖楼，所以严其势；绳廊周宇，所以处其吏。屋不华而中壮，寝仅足以为安。居民鳞次，雍雍然以和；官廡翼如，济济而有辨。由陆而至者必出其涂，自水而运者会流於卜，坐肆列邸，贸通有无；荷畚执筐，各安职业。土沃而人稠，风淳而俗朴，真东南形胜之地，实疆场冲要之区也。

初经营於显德大火之首冬，遂落成於明年小春之下浣。苟完苟美，不至侈矣；曰庶曰富，又何加焉。其奈地华人质，业儒者寡，是岂教有未及者欤，殆亦有待而化者欤！岂知夫秦奢魏褊，俗若未易以转移，伯清惠和，闻者尚能以兴起，顾在上之人，所以作之者何如耳。敦仁不能远引古之说以为喻，请以乡邦之事而昌言之，可乎？尔闽之初，人未知学，自常公观察以来，有欧阳四门者出，岂曰彼能而我否，孰谓昔有而今无。盖未然者犹有所待而然，未至者当有所勉而至。齐变至鲁，鲁变至道。盛事鼎来，以答山川之灵；雄名日起，以续龙虎之号。□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从令之教，尔邑之人，当交相劝勉，以副令之愿望，猗欤休哉！丙辰十月甲辰记。（《福建通志》）

#### ☆钱铎

铎，字辅轩，武肃王之弟也。累授温、明二州刺史。文穆王时，除两浙行军司马。寻改本州团练使，封楚国公。开连二年，卒，谥忠简。

#### ○康乐岩题记

铎自庚辰载领郡，於康乐岩重创亭台，遍植花柳，兼华盖山畔建置果园，□□□□□添奇章。时甲申岁清明日，彭城辅轩记，以示後来。（《两浙石志》四）

#### ☆沈仁衷

仁衷，吴越国人。事迹待考。

#### ○感应塔记

昔者瞿昙氏之化天竺也，将宏妙法，式振辨才，既演畅于崛山，俄涌现于灵塔，久居多宝，契乎宿因，纯化之瑞，斯可见矣。洎无忧王之治间洲也，冥搜舍利，遐构佛陀，括囊于八国之中，经营于一日之内，被乎世界，炯若星罗

，鬼国之忧，斯可见矣。由是教传东国，法仰西方，伊塔庙之聿兴，遂支提而寝广，徵诸善者，可得言之。晋义熙二年，隐士许询字元度，拂衣俗态，脱屣浮名，舍第宅两区，建迦蓝二所。其一则营于镜水，号曰只洹；其一则立彼萧山，日之崇化。乃于馀衍，树以浮图，唯乏相轮，未全香刹。旋于中夜，忽迹飞来，既道俗而式瞻，且规矩而暗合。未几，有番僧邂逅，绕塔踟蹰，或问其来，非无所以。乃言国为天竺，寺实菩提，遽失相轮，遍搜印度，遂杖锡跋履，寻光现真。众复诘之，奚以为证？诉以七宝营构，谅匪五金作为，验之不诬，信矣何爽。元度载发宏愿，当冀来生，果克为王，重建是塔。浮世空嗟于阅水，善根有若于移山。

逮夫梁武受图，萧氏命族，至岳阳王，除会稽郡守，将欲理棹，访于志公，历彼川涂，诀之休咎。乃曰：“今之分命，葺还旧居，请询昙彦上人，在彼香岩精舍。”无何法眼，早已经心，遂约缁徒，伫迎元度。数日岳阳适至，画隼爰来，夫彼彦师，已伺门首。乃谓曰：“许元度，来何暮？昔日浮图今如故。”岳阳王应之曰：“弟子姓萧名，岂许元度耶？彦师既知宿命未通，岂造次能喻。”于时延入虚室，遽名香，乃以定慧加之，于是斯须恍若豁开疑罔，镇悟前生，洞究因缘，了在心目。俄命同载，适彼萧山。爰止旧庐，遂礼遗像，既现塔中舍利，兼腾基上神光，仍于龕室之间，采出斧凿之类。且悲且喜，于载于三，寻率俸金，别营雁塔，不日而就，异世合符，稽彼感通，有如影响。迨後年祀远，世故推迁，緬层构之冀存，顾基之空在，累代而下，一篲不留，遐考厥出，宜乎有待。

吴越监军节度使渤海公，文武杰出，忠孝间生，实惟霸王之心腹，久居元旧之爵位，中立无倚，出言有章，多重宝绿水红莲，得夷吾春风夏雨，彩衣炳焕，棣萼芬芳。虞潭养堂，莫能比兴；陆凯侯族，才足矜夸。而能属意真筌，灵衿道树，侧闻往事，载动信心。遂与蜀国夫人敦琴瑟之情，表金石之固，同发诚愿，须彼胜缘，务舍珍财，再崇瑞相。而乃磨砮文石，陶埏砖瓦，起自戊午年秋初，讫于己未岁冬首，在双塔，并建五层，其制超今，其高适古，事符感彻，妙尽雕镂。东则璀璨我々，树岳阳之善本；西则晶荧赫赫，表元度这禄因。其第一层则俨列天人师子石像，其第二层已上，则涌起千佛，面于四方，众宝庄严，五彩绘素，耸牟夷轮而萃汉，悬金铎以鸣风，台类须弥，状侔阿育，晋代之高踪不泯，梁朝之馀烈重光。愚窃思之，信可徵矣。若非公缙许询前志，应萧後身，则何得契彼三生，成兹万善。夫如是，亦何必志公复出，昙彦重来，举而论之，固其宜矣。树德之盛，积善攸归，雅述徽猷，称乎琬琰。仁衷才疏颂鲁，学愧游梁，擒藻腾芳，徒怀鸟凤；激波飞誉，曷比鱼。谁谓饰扬，罔遗荒坠，退让弗克，龟勉何多，虽锐意于枳园，必貽讥于画虎。其

词曰：

粤灵塔之穹崇兮，肇多宝之涌现。矧阿育王之鬼功兮，示阎浮之神变。礼一念之勤拳，辟万善之关键。由感应之不诬，遂祖述之斯荐。有许询之旷达，乐萧山之葱。捐爽垲之华居，聿庄严于秘殿。营社会汉之俄成，慊相轮之未建。忽中夜而飞来，实众目之咸见。冀後世之再逢，俾真风之重扇。造梁朝于帝族，封萧于禹甸。问所适于志公，通宿命于昙彦。果宏誓于畴昔，袭洪固于周遍。洎年代之屡迁，念颓毁之谁援。诞明公于海岳，列群辟于方面。鼓琴瑟之克谐，舍金玉而靡倦。树双标之耸拔，表三生之勇健。灿熠熠之金容，累层层之玉现。振象教之罔细，开龙华之方便。辗不退之法轮，正无漏之高选。惟天上兮人间，受丰报之宏愿。（《绍与府志》）

### ●卷四十九

#### ☆智诜

字惠成，俗姓徐，益州成都人。武德元年终。

#### ○答某书

辱使至止，并以诚言，披阅循环，一言三复，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贫道戒行多阙，化术无方，宅身荒谷四十馀载，狎鱼鸟，侣樵歌，习禅那，思般若，以此卒岁，分填沟壑，不谓耆年有幸，运属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归旧里，衣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绅君子，捧玉帛而来仪；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长卿返蜀，徒擅清文；邓艾前来，未能偃武。公萃阳甲族，井络名家，捧日登朝，怀金问道，剑南长幼，并俟来苏，岂藉微风，自然草靡。当劝诸首领，越境参迎。（《续高僧传》二十二）

#### ☆智首

姓皇甫，安定人。住西京禅定寺，精讲戒律。贞观初，卒。

#### ○续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序

世雄息化，律藏枝分，遂使天竺圣人，随部别释。自佛教东流，年代绵久，西土律论，颇传此方。然此萨婆多，即解其十诵。智首宿缘积善，早预缁门，始进戒品，即为毗尼藏学。至於诸律诸论，每备披寻，常慨斯论要妙，而文义阙少。乃至江左、淮右，爰及关西，诸有藏经，皆亲检阅，悉同雕落，罕有具者。虽复求之弥恳，而缘由莫测，每恨残缺，滞於译人，静言思此，恒深悲叹。比奉诏旨，来居禅定，幸逢西蜀宝玄律师，共谈此论阙义。玄言本乡备有，非意闻之，不胜庆跃。於是殷勤三覆，问其所由，方知此兴，译在於蜀，若依本翻，有其九卷。往因魏世道武毁灭法门，乃令兹妙旨首末零落，遂使四方皆传阙本。其真言圆备，尚蕴成都。智首乃托印■行人井络良信，经涉三周

，所愿方果。以皇隋之驭天下二十六载，大业二年岁次丙寅冬十二月，躬获此本，传之京邑。智首深愿流兹觉水，散此惠灯，悟彼学徒，补其法宝。已有一本，附齐州神通寺僧沙禅师，令於海岱之间诸藏传写。犹恨晋、魏、燕、赵，未获流布。相州静洪律师，毗尼匠主，复是智首生年躬蒙训导，今谨附一本，屈传之河朔。故具述由序，标之卷初，愿寻览诸贤，无猜惑也。（《大藏》气字函）

#### ☆行友

蒲晋沙门。入唐，召充弘福寺翻译。著《已知沙门传》。

○释智通论（通姓程，河东人。大业中卒。见幢菴塔庙曰：“吾生净土矣。”行友为传，因著论）

夫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如身实相，观佛亦然。因斯以谈，则三界与一识冥归，生死共涅同体，又何容净秽彼此於其间哉！则凡夫学人，妄情未尽，不能齐彼我，均苦乐，遗欣厌，亡是非，故须回向愿求，标心所诣，然後往生耳。其实则不然。譬犹明镜现形，空谷应声，影响之来，岂足远乎？而惑者以暗识生疑，谓净土越度三有，超过九定，绝域寥廓，经途远，自非三乘极位，及十地圣人，积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谬欤！

观斯上人虽禀性温柔，为人清洁，其所修习，则福德偏长。定慧之功，菴不足纪，直以一生之散善，临命之虚心，遂能自睹光明，亲见幢相，动摇神象，梦感旁人。是知九品之业有徵，十念之功无爽，凡我同志，岂不勸哉！若夫寻近大乘，修行止观，察微尘之本际，讯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无常之音，梟獍说甚深之法。十方净国，未必过此。如其眷恋妻孥，桓弊执，营生未厌，逐物已疲，摧百龄於仓卒之间，毕一世於遑忙之际，内无所措，外无所恃，则长劫冥没，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续高僧传》十八）

#### ☆法琳

《全唐文》九百三有传。

#### ○破邪论

庄周云：“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诗书礼乐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伦，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风易俗。自卫返鲁，诂述解脱之言；六府九畴，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汉·艺文志》所纪众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畅远途，诚自局於一生之内，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当见因果，理涉旦而犹昏；业报吉凶，义经邛而未晓。斯并六合之寰块，五常之俗谩，詎免四流浩汗，为烦恼之场；六趣喧哗，造尘劳之业者也。原夫实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师

体斯妙觉，二边顿遣，万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兴悲，揆虚空而立誓。所以现生秽土，诞圣王宫，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云於鷲岭，则火宅焰销；扇慧风於鸡峰，则幽途雾卷。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天主前，入则梵王从後。声闻菩萨，俨若朝仪；八部万神，森然翊卫。宣涅则地现六动，说般若则天雨四花。百福庄严，状满月之临沧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宝山。师子一吼，则外道摧锋。法鼓暂鸣，则天魔稽首。是故号佛为法王也，岂与衰周李耳比德争衡，末世孔某辄相联类者矣。

是以天上天下，独称调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泽。然而理深趣远，假筌蹄而後悟；教门善巧，凭师友而方通。统其教也，则八万四千之藏，二谛十地之文，海殿龙宫之旨，古谍今书之量，莫不流甘露於万叶，垂至道於百王，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但以时运未融，致令汉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东国後见闻之益。及慈云卷润，慧日收光，乃梦金人於永平之年，睹灵骨於赤乌之岁。於是汉、魏、齐、梁之政，像教勃兴；燕、秦、晋、宋已来，名僧间出。或神力救世，或异迹发人，或慧解开神，或通感适化。及白足临刃不伤，遗法为之更始；志上分身员户，帝王以之加信。具诸史籍，其可详乎！并使功被将来，传灯永劫。议者金曰：僧唯绍隆佛种，佛则冥卫国家，福隆皇基，必无废退之理。

我大唐之有天下也，应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兴上皇之风，开正觉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秽词，并天地之所不容，人伦之所同弃。恐尘黷圣览，不可具观。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卮惠，审其逆顺，议以真虚。佛以正法，远委国王，陛下君临，斯当付嘱。谨上《破邪论》一卷，用拟传词。（《续高僧传卷》三十二）

#### ○答太宗诏奏

文王大圣，周公大贤，追远慎终，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虽有宗周，义不爭长。何者？皇天无亲，竟由辅德，古人党理而不党亲，不自我後，虽亲有罪必罚，虽怨有功必赏，赏罚理当，故天下和平。老子习训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己谦光，仁风形于四海。

又云：吾师名佛。佛者，觉一切人也。塌竺古皇，西升逝矣，讨寻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经，示海子弟，言吾师者，善入泥洹，绵绵常存，吾今逝矣。今刘、李所述，谤灭老氏之师，世莫能知。著兹《辩正论》有八卷，略对道士六十馀条，并陈史籍前言，实非谤毁家国。（《续高僧传卷》三十二）

#### ○诏问临刃不伤对

自隋季扰攘，四海沸腾，疫母充行，干戈竞起，兴师相伐，各擅兵威，臣



佞君荒，不为正治，遏绝王路，固执一隅。自皇王吊伐，载清陆海，斯实观音之力，咸资势至之恩。比德连踪，道齐上圣，救横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来，不念观音，唯念陛下。

敕治书侍御史韦问琳，有诏令念观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

琳答伏承观音圣鉴，尘形六道，上天下地，皆为师范。然六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职，八表刑清，君圣臣贤，不为枉滥。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经即是观音，既其灵鉴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所著正论，爰与书史伦同，一句参差，任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则有伏尸之痛。（《续高僧传》卷三十二）

☆法宣

常州沙门。

○释道庆圻铭

余与伊人，言忘道狎。京辇少年，已欣共被；他乡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风筵，接腕晤晤，吾子经堂论室，促膝非异人。岂意玄穹，歼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宁赎？未能抑笔，聊书短铭。其词曰：

十力潜景，四依匡世。踵德连晖，伊人是继。宫墙戒忍，灯炬禅慧。并驱生、林，分庭安、睿。论堂才为玉，义室芬兰。坐威师子，众绕旃檀。道洁尘外，理析谈端。四仪式序，三业惟安。秽土机穷，胜人现灭。帐留馀影，车回去辙。陇月孤照，坟泉幽冽。竹露暂团，松风长切。气运有终，德音无绝。

（《续高僧传》卷十四）

○释慧κ砖塔铭

余与上人，情均道懿，君终我疾，枕泪眠号，素车不驰，玄壤长隔，欲申悲绪，聊书短铭：

方坟在列，灵塔斯布。爰属胜人，允兹崇树。於惟法主，人胜德全。爰河早越，心灯幼传。岩岳一篲，哮吼三年。青蒲应举，紫极闻天。名邦伫化，利物攸往。衢樽日斟，悬镜常朗。义海傍溢，谈峰直上。谁谓明珠，忽潜幽壤。神邨掩冗，素塔标坟。琼龕宿雾，玉掌排云。涧松送响，岩桂呈芬。山飞海运，迁贸相踵。火入秦陵，书开汲冢。惟兹道力，巍巍长竦。（《续高僧传》卷十六）

☆元续

事迹俟考。

○实园寺碑铭

老称圣者，庄号哲人。持萤比日，用岳方尘。（《续高僧传》卷十五）

☆彦琮

《全唐文》九百五有传（琮作）。

○大唐故左卫翊卫武骑尉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行威，字国宝，其先太原晋阳人也。自後因官播越，又为雍州明堂县人焉。若乃辅嗣谈玄，浚冲闲放，纂清徽於远系，继盛德以追踪者，於王府君见之矣。祖金，朝议郎益州司兵参军事；父师保，朝散大夫；并志尚老庄，屏忽名位，优游天地之际，托赏风月之间。爰诞异人，乃邦之彦。叶媚川而藻性，夙著温恭；禀圆折以资生，弱称歧嶷。起家以门荫补充左卫翊卫。提戈玉琮，荷戟璇墀，既申之以爪牙，亦罄之以心膂。秩满不仕，从私欲也。於是孔座陈筵，招携於执友；牙琴嵇王，留连於胜托。将谓永贞眉寿，天假大年，岂期董泽先秋，榆关遽落。以垂拱二年岁次景戌七月己亥朔十四日壬子，遘疾终於颁政里第，春秋五十有六。即以其年九月戊戌朔五日壬寅，归葬於京兆西南龙首之原，礼也。长子武骑尉义方、次子麟台御书手义端等，茹荼集蓼，惧平海以成田；陟岵循陔，虑高春而徙照。敬刊贞琬，为之志云。其铭曰：

景胄华宗，千霄括地。师王友帝，怀忠抱义。挺生才彦，有美璋。留连风月，优游老、庄。入仕登庸，提戈荷戟。翊奉宸极，罄於心迹。邨园养性，琴酒怡神。方希悬解，遽返天真。云亡殄瘁，人良殒丧。雾黯云低，松高野旷。勒方础兮泉之幽，纪四序兮有回周。庶滕棺兮照白日，识九原兮柏与楸。（《常山贞石志》）

☆道宣

《全唐文》九百九有传。

○续高僧传後序

窃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顷世浇漓，多乖名实，後学奔竞，未志寻筹，致混篇章，凋残者众。自梁已後，僧史荒芜，追讨英猷，罕有微绪。岂非缀缉寡鲜，闻见遂沉，高行明德，湮埋难纪。辄不崖揆，且掇在言，至於传述，固亏嘉绩，犹贤绝坠，无闻於世。所以江表陈统，琼晃琰燭之俦；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侣。英声昌於天汉，盛行动於人心，并可楷模，俱从物故。尝以暇日，逼访京贤，名尚不闻，何论景行。抚心之痛，自积由来，相成之规，意言道合，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勿谓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馀四百，尚有师寻，岂喻释门三五表也。故当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岂不光闻僧海，舟径圣踪，则释门道胜，顾思齐之有日；俗流上达，增景仰於生常邪！辄舒传末，冀期神人知有据耳。（《续高僧传》卷四十）

○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

《列子》云：“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穆王敬之若圣。”此则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释道安经录》云

：“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十八（皇）人来化始皇，始皇弗从，禁之。夜有金刚丈六人破狱出之，始皇稽首谢焉。”《汉书》云：“武帝元狩中，开西域，获金人，率长丈馀，列之甘泉宫。帝以为大神，烧香礼拜。後遣张骞往大夏寻之，云有身毒国。”即天竺也。彼谓浮图，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刘向云：“向检藏书，往往见有佛经。”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尽。哀帝元寿中，使景宪往大月氏国，因诵浮图经还，於时汉境稍行斋戒，据此曾闻佛法，中途潜隐，重此中兴。後汉明帝永平中，上梦金人飞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寻佛法，遂获三宝，东传洛阳。画释迦立像，是佛宝也；翻《四十二章经》，是法宝也；迦竺来仪，是僧宝也。立寺於洛城西门，度人开化，自近之远，展转住持，终於汉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渐深，不闻再毁。吴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孙权创开佛法，感瑞立寺，名为建初。其後孙皓虐政，将事除屏，诸臣谏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晋司马氏东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极，不闻异议。唯东晋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导、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辅政，帝在幼冲，为帝出诏，令僧致拜。时尚书令何充、尚书谢广等建议不合拜。往反三议，当时遂寢。尔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书令拜。尚书令桓谦、中书王谧等抗谏曰：“今沙门虽意深於敬，不以形屈为礼，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是以外国之君，莫池和礼（如育王等礼比丘之事也），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如魏文之轼干木，汉光之遇子陵等）。寻大法东流，为日谅久，虽风移政易，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於陶渐；清约之风，无时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书庐山远法师，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远答以“方外之仪，不隶诸华之礼”，乃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还崇信奉，终於恭帝。

有宋刘氏，八君五纪，虽孝武大明六年，暂制拜君，寻依先政。齐、梁、陈氏，三代一百一十馀年，隆敬尽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馀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备见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听谗灭法，经於五载，感疴而崩，还兴佛法，终於静帝。自晋失御中原，江表称帝，国分十六（谓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也）。斯诸伪政，信法不亏。唯赫连勃勃据有夏州，凶暴无厌，以杀为乐，佩像背上，令僧礼之。後为震死，寻为北代所吞，妻子形刻，具如萧子显《齐书》。高齐在邺，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国无两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纳张宾之议，便受道法，将除佛教。有安法师著《二教论》以抗之，论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为外教；三乘之教，教静其心，或名为内教。老非教主，易谦

所摄。”帝闻之，存废理乖，遂双除屏，不盈五载，身歿政移。隋氏承运，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载兴佛法，海内置塔，百有馀州，皆发休瑞，具如图传。炀帝嗣录，改革前朝，虽令致敬，僧竟不屈。

自大化东渐，六百馀年，三被诛除，五令致拜，既乖经国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刳之虐，被於乱朝；抑挫之仪，扬於绝代。故使事理乖常，寻依旧辙，良以三宝为归戒之宗，五众居福田之位。虽信毁交贸，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窳隆，据道曾无兴废。所以千馀大圣，出贤劫之大期；寿六万年，住释门之正法。况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亿应供，护持於四部。据斯以述，历数未终，焉得情断，同符儒典。且《易》之蛊爻，不事王侯；礼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从道，而便责同臣子之礼。又昊天上帝，岳渎灵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飨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仪，天龙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显微，祥瑞杂沓，闻之前传，岂复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门之宅生也，财色弗顾，荣禄弗縻，观时俗若浮云，达形命如阳焰，是故号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礼，出俗无沾处俗之仪，其道显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极广，故略述之。（《续高僧传》《广弘明集》二十五）

#### ☆定持

长安时宏福寺僧。

#### ○大周故居士庐州巢县令息尚君之铭

惟君讳真，字仁爽，清河郡人，吕望之後也。春秋七十有七，奄从风化。以调露元年八月十九日，逝於县循德之里。即以其月廿一日，迁柩於终南山云居寺尸陀林。舍身血肉，又收骸骨。今於禅师林所起砖坟焉。表生从善友之心，殒不离胜缘之境，建崇铭记，希传不朽。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庚申朔戊辰日，外孙宏福寺僧定持建。（石刻）

#### ☆怀素

《全唐文》九百十二有传。

#### ○自叙帖

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古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凝滞，鱼笺素绢，多所尘点，士大夫不以为怪焉。

颜刑部书家者流，精极笔法，水镜之辨，许在末行。又以尚书司勋郎卢象、小宗伯张正言，曾为歌诗，故叙之曰：“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韦公陟

观其笔力，勳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羈，引以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夫草稿之作，起於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殆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於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巡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亟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嗟叹不足，聊书此以冠诸篇首。”

其後继作不绝，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卢员外云：“初疑轻烟澹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王永州邕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针。”朱处士遥云：“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叙机格，则有李御史舟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张公又云：“稽山贺老粗知名，吴郡张颠曾不易。”许御史瑶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後却书书不得。”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语疾速，则有窦御史冀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戴公又云：“驰豪骤墨列奔驷，满座失身看不及。”目愚劣，则有从父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诗云：“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皆辞旨激切，理识元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徒增愧畏耳。进大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宋拓本）

### ○酒狂帖

酒狂昨日过杨少府家，见逸少、阮步兵帖，甚发书与也。颠素何可以到此，但恨无好纸墨一临之耳。比见献之《月仪帖》内数字，遂与右军并驰，非後人所能到。一点一画，便发新奇一法，此乃得锤繇弟子宋翼三遇波藏锋法。酒狂见此，遂大吐出胸中霓耳千丈，早晚纳去，俟杨生缚笔至可为也。兹不具，□狂□藏真太师丈足下。（《书画汇考》八）

### ○右军帖

右军云：“吾真书过锤，而草故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锤，草不及张，所谓世之所重以其能，怀素书之不足以为道，其言当不虚也。（《淳化阁帖》五）

### ○圣母帖

圣母心俞至言世疾冰释，遂奉上清之教，旋登列圣之位。仙阶崇者灵感远，丰功迈者神应速。乃有真人刘君，拥节乘麟，降于庭内。刘君名纲，贵真也。以圣母道应宝录，才合上仙，授之秘符，饵以珍药，遂神仪爽变，肤骼纤妍

，脱异俗流，鄙远尘爱。杜氏初怒，责我妇礼，圣母然，不经听虑。久之生讼，至于幽圜，拘同里，倏忽霓裳仙驾降空，卿云（上缺似云字）临户，顾召二女，践虚同升。旭日初照，耸身直上，旌幢彩焕，辉耀莫伦，异乐殊香，没空方息康帝以为中兴之瑞，诏於其所置仙宫观，庆殊祥也。因号曰东陵。圣母家于广陵，仙于东土，曰东陵焉。二女从升，曰圣母焉。邃宇既崇，真仪丽设。远近归赴，倾币江淮，水旱札瘥，无不祷请，神颺昭答，人用太康。奸盗之徒，或未人（似是引字）咎，则有鸟禽翔其庐上，灵徵既降，罪必斯获。闾井之间，无隐慝焉。自晋暨随，年将三百，都鄙精奉，车徒奔属。及炀帝东迁，运终多忌，苛禁道侣，元元九圣丕承，慕扬至道，真宫秘府，罔不择建。况灵纵可讯，道化在人。虽芜翳荒颓，而奠祷云集，栋宇未复，耆艾衔悲。谁其兴之？粤因硕德。从叔父淮南节度观察使礼部尚书（下空）、监军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勋崇南服，淮沂既蒸，识口作而不朽，存乎颂声。贞元九年岁在癸酉五月。（《湖南通志》、《西安碑林书法艺术》）

### ○秋风帖

此相遇，极慰积心。人情逼深江。事来甫尔，遂不果款悉。海（案帖首及江字上下、海字上下，俱有阙文）。我有数行泪，不落十馀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宝真斋法书赞》五）

### ○律公帖

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常服三黄汤，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刺。乃可处方数日服，不然，客舍非常之忧耳。律公能枉步求贫道颠草，斯乃好事也。奉浼，不尽垂悉。沙门怀素白。（同上）

### ☆一行

《全唐文》九百十四有传。

### ○请造铜游仪奏

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黄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汉有得。今梁令瓚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为之。庶得考验星度，无有差舛。（《唐会要》四十二）

### ○请与星官考校黄道游仪表

《舜典》云：“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说者以为取其转运者为枢，持睊者为衡，皆以玉为之，用齐七政之变，知其盈缩进退，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浑天仪也。自周室衰微，畴人丧职，其制度遗象莫传者。汉兴，丞相张苍首创律历之学。至武帝诏司马迁等更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与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闳运算转历，今赤道历星度则其遗法也。後汉永元中，左中郎将贾逵奏曰：“臣前上传安等用黄道度

日月，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天合。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与待诏星官考校。奏可。问典星待诏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日月行赤道，至牵牛、东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岁永元四载也。明年，始诏太史造黄道铜仪。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与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望日。铜仪，黄道与度运转，难候，是以少终其事。其後是洪因黄道浑仪，以考月行出入迟速，而後世治历者不遵其法，更从赤道命文，以验贾逵所言，差谬益甚，此治历者之大惑也。

今灵台铁仪，後魏明元时都匠解兰所造，规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不置黄道，进退无准。此据赤道月行以验入历迟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时。近秘阁郎中李淳风著《法象志》，备载黄道浑仪法，以玉衡旋规，别带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游，用法颇杂，其术竟寢。

臣伏承旨，更造游仪，使黄道运行，以追列舍之变。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黄道，交于軫、奎之间，二至陟降二十四度。黄度之内，又施白道月环，用究阴阳肉之数，动合天运，简而易从，足以制器垂象，永传不朽。（同上）

按：《全文》九百十四所收《请与星官考校黄道游仪奏》至“与待诏星官考校”止。

### ☆沙门邈

北崇福寺僧。

### ○大唐本愿寺三门之碑

粤若稽古迦文，咨度法界，服勤浩劫，获有万德，其兴也勃焉。若乃怀宝不可以迷（缺）字，其可得乎？於是给园宏构作矣。本愿寺者，昔在育王之所建也，在赵之鹿泉。鹿泉（缺）作纪，常山为镇，俯仰形胜，为百城之宗。案育王苾飞行之帝也，以铁轮为前驱尽有（缺）惟冈图，乃分遣鬼雄，大建灵塔，所杀八万有四千，建塔亦如之，以□罪也。□□八国（下缺）远，浸用邶墟，殆及有随，兴废起顿，改榜易号，建言有之，土火之间，龙战於野，绿林新市（下缺）高祖飞龙，王室草创，以大并小，遂迁井陘。太宗位天，光复释旧，开皇福地，尽举而存，故兹离正可知也。有若法宇禅居，率皆增（下缺）天子将有事东给，诛有罪也。中山次飞面名等，率六十人，忠勇冠时，言从薄伐。既其（下缺）天缚縲曷维，櫓棹皆废，胁息惶汗，归怀法王，下冀神效一微，树以遐福，既契既誓，疯然而（下缺）循其本，乃建斯门，崇昔愿也。视定极幅广，设阶分础，下袭粗给，猥狃之故。其业中断，□（缺）。上座僧道解

寺主僧希名、都维那僧惠仙等，举寺高德一十有四人，并戒惠兼广，才明奥（缺）曰昔给孤唱始身子演成。今则不承权舆，使懿绩长寝，上圣默责，夫何以安之哉！乃命（下缺）代焉。秀师俗姓阎氏，燕赵之松柏也。神宇特发，闻思毕举，讲唱表正，白黑攸归。乃心（下缺）筐筐蝉联，影从者可胜言哉！於是徇班输，徵匠石，陟新甫，举徂来槎，其条枚伐。乃（下缺）拱若阜，聚斲如山，规圆毕符，鍤无染，率壮士，令勇夫，抚鸿梁，蹶虚绝，藻掇植（下缺）庄阿阁四下，赭扉三启，海目极视，若有意乎。往来皇皇乎，有以见大觉之道□（下缺）数百里望而知归，况其迹者乎！其馀缘竹扫砌，碧流环扈，芙蓉司辰，明珠掌（下缺）秋七月哉生魄，刺史仇公克义布政施仁，镇抚（下缺）既下车，人悦其德。先是闾□阡陌，率多湫隘，（下缺）（《常山贞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六）

☆ 文器

开元中蜀僧。

○唐（缺）北峰塔院铭

□之有天下也，四维廓，九服宁，海若自晏，山戎不耸，详夫甲子，葦一百廿一载焉。（缺）七圣之丕业，膺千秋之昌运，却走马，御飞龙，击天鼓，撞地锤，平章百姓，叶和（缺）育尔黎元，则我明府清源县开国子王公预兹选矣。公名□，字臣忠，其先太原人也。周（缺）经纶，皇朝水部员外、主爵郎中、陈、鄂、饶、润四州刺史、薛国公之孙，前殿中少监司（缺）衣冠列地，威望通天，龙匣决云之锋，凤台照胆之鉴。北面受制，西江烹鲜，设五教（缺）尘无以点其清，厥教肃而成，其政严而理。一岁，輿人歌之曰：“我有权暴，王公息之。我有（缺）□王公之惠。夫政也善则有颂，明乃不欺，东里之声未弭，西门之气不灭。传云：谁嗣弗在（缺）木□□水火兼济，既小往以莅人，亦大有以成岁也。由是百姓足，三教兴，郊光无猛兽为（缺）李聳俗听於云韶，盲群徒询其雪乳。且夫月因指见，妙或色彰，弗示化城，胡憇商路，此（缺）乃白环兴四代之庆，朱轮列十人之宠，善积先哲，泽流後昆，代出□□，□僧家有陶朱之（缺）端闲，德音和雅，爰在胎襁，早闻祥奇，弱卯游京，真童削发，严修（缺三字）石□行，毕志云（缺）路，轮航八若之原恂恂善诱，孜孜匪懈，有若昆季前荣州资官县（缺三字）前维州风流镇（缺）□桐□□宝碧，袭一鸟之庆祉，知三之礼经，挂黄绶於东门，翹（缺三字）西刹。□行有序，（缺）乡□受惠，修奈苑之精庐，式凭慈善之力，以仁明之德。观夫莲龕聚日，菌阁凝霞，崢（缺）鸟假道於罟罟，海乙贺羌於榱，傍聆地籁，俯阅云根，花夺烛龙，桂侵阴兔，自非（缺）宴也乎。轮奐孔炽，诡怪殊搏，前临月殿，释子锤梵之场；却负云岗，蕉人斧采之（缺）同贞珉幢迴立，宝



炬长明，光光如太白点天，袅袅若修虹贯日，瑞花每雨，忍草（缺）真趣也。况金铺色设，玉字须镌，幸简墨以相授，宁谦让而自（缺）□育王八万，帝释三千，纷纶山海，煜耀人天，招提有识化（下缺）（《金石苑》、《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九）

☆了空

开元中大云寺僧。

○金刚般若石经赞（并序）

应知先圣六经，古贤百氏，钩深致远，未济苦集之川，任化安时，终迷灭道之界。不如得零点自在，号正遍知教□三乘，业宏十度，必超生老病死，而证常乐我净。《金刚般若经》者，佛於十六会中第九会说，即□乘之内最上乘也。约□有七，□地成三。四宏誓心，有情皆度；十□□行，无德不修。应空者见空，虽空而不违於有；应有者知有，虽有□不违於空。泯相会真，利断（缺四字）依证起说，克明极成之义。因□□往，福量等於虚空；果入无馀，□□同乎实际。是以弃损身命，数积□沙；惠施珍宝，量盈国界。方四句□非重，比一分而犹轻，诚可谓出口之妙门，至圣之洪范者矣。

本愿寺法师智者，俗姓阎氏，石邑人也。调心止观，毓德闻思，待业精纯，辩才通利。百千佛所，已种善根；十二部中，能宣奥旨。劝化鹿泉县崇善乡望五十人等，厌生死苦，□解脱乐，革社会而鼎法会，扶罪根而种善根，月取三长，斋持八戒，同餐法药，共庇禅林。□有清信士赵仁审者，身处俗流，心专妙理。长者买地，不难倾金；仙人掩涂，宁辞布发。念谓劳生易尽，至教难闻，雪山敬师，致身充供；波仑重道，以血洒尘。未能剥皮用书，日□□石为字，留此经典，多历岁年（缺五字）。有眼□圣种爰植，护念之德可怀；觉路□通，付属之功不坠。□□过去，已传{豕虫}鼓之音；慈氏当来，更续百千之焰。虽理超系象，不□□寻思；而意待筌蹄，应申於偈赞曰：从定起说，果妙因□□精□度□宏四心，构慈成室，树德为林。善吉由悟，悲喜难任。有大比邱，专诚钻仰。克生真智，能除妄想。具定希六，对值明两。今若不传，□将安放。劝化诸贤，心净如莲。熏修七最，出入四禅。爰刻经典，以诲人天。同希正法，久□宏宣。（《常山石志》八）

●卷五十

☆元

开元中修定寺僧。

○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

盖闻赤骥西幸，启声教於隆周；白马东巡，降灵仪於盛汉。图澄北迈，息威怒於赵邦；僧会南游，正邪谤於吴国。安上驭秦□之乘，飞令誉於弥天；生

公居宋帝之宫，播芳猷於席地。遂致人王顶敬，天主归心，修邸第以拟金园，莹陵台而模像设。八解流液，注溟渤叭涟漪；七觉敷荣，冠嵩华而共峙。是以金场宝刹，鳞次於郊畿；振锡乘杯，羽翊於都邑矣。修定寺者，後魏兰若沙门释僧猛之所立也。法师俗姓张氏，少游邺境，唯工弋猎。道缘将发，爰降异徵於此山下，遇一{鹿仑}鹿，应机饮羽，因即堕胎，曲躬遮护，更无惧意。乃叹曰：“昔闻此兽，死不择阴，今者怀恋は葵，轻命若是。我虽人也，诚不及之。”悲恻潜滋，遂挫拉弓矢，即於此地结构草庵，誓求真觉。割爱纲於人世，委形质於林泉，兽狎无惊，禽驯不扰，栖迟此谷，积十馀年，有一神虎，常随翊卫。于时金行支否，水德潜通，五马逸於江湖，二龙徙於河洛。太和十有八载，六军自北徂南，陈万骑於此山，设三驱之盛礼。大缘既下，此虎来奔。猛以衲衣覆裹，安置绳床之下。逐者寻至猛房前，温凉才讫，即陈本意。猛谓彼曰：“若不屠戮，在近不遥，必拟杀伤，定难可得。”彼矫苔，猛乃抱彪还，群虞崩骇，莫敢前受。既睹希有，遂以奏闻。孝文惊其灵异，銮驾亲瞩，素崇玄化，是用弥殷，庶旌厥事，爰诏立寺。以此谷四面山势，状类城埤，因此给额名天城寺。

次有沙门法上者，汲郡朝歌人也。业行优裕，声闻天朝。兴和三年，大将军尚书令高澄奏请入邺，为昭玄沙门都维那，居大定国寺而充道首。既非所好，辞乐幽闲，不违所请，移居此寺。澄文又别改本号为城山寺焉。

魏历既革，禅位大齐，文宣登极，敬奉愈甚。天保元年八月，巡幸此山，礼谒法师，进受菩萨戒，布发於地，令师践之，因以为大统。既见二水寺前合流，又改为合水寺焉。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仍给武官兵士，守卫修营。三时视覲，四事无阙。师以什物馀积，拟建支提。有一工人忽然而至入定思虑，出观剖镌，穷陶甄之艺能，竭雕镂之微妙，写慈天之宝帐，图释主之金容，虽无优之役龙神，无以加也。

自後齐师失律，鼎迁於周。建德六年，武帝纳张宾邪谏，先废释宗。邺城三县二十馀寺，限十日内并使焚除，此寺于时，亦同毁灭。赖使者深重三宝，不忍全除，虽奉严敕，才烧栏槛阶砌，圻去露盘仟掌而已，是以齐国灵迹，此塔独存也。

自後周氏无道，神器授随，文皇践祚，大宏佛法。开皇三年十月十五日，下敕修理，度人配住，改名为修定寺，封疆给，一同齐日。

皇朝武德七年，又被省废。至贞观十年四月，敕为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相州亦所同时得额，均人配住，名修定寺，故今则因其号也。开元七年岁次己未。（《安阳金石录》）

☆慧云

天宝中嵩山僧。

○嵩山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并序）

大师讳藏，借姓■，济阴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载持诵《金刚》、《般若》、《楞伽》、《思益》等经，写瓶贯埏，讽味精纯。来至嵩岳，遇安大师，亲承谘问十有馀年，大师化後，遂往韶郡，诣能和上谘玄问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寻睹大师，亲承五载，能遂印可，付法传灯。持而北归，至大雄山玉像兰若，一从栖寓，三十馀周，名闻四海，众所知识。复至嵩财会善西塔安禅师院，睹兹灵迹，实可奇耳，遂于兹住。阙乎圣典，乃造写藏经五千余卷。师乃如如生象，空空烈迹，可、■、信、忍，宗旨密传，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师亦心苞万有，慧照五明，为法侣津梁，作禅门龟镜。於是化流河洛，屡积岁辰，不惮劬劳，咸崇圣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十八腊，无疾示疾，憩息禅堂，端坐往生，归乎寂灭。即以其岁天宝五载岁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时，奄将神谢。门人慧云、智祥、法借弟子等，莫不攀慕教缘，奢花雨泪，哀恋摧恻，良可悲哉！敬重师恩，勒铭建塔，举高四丈，给砌一层。念多宝之全身，相释迦之半座，标心孝道，以偈而宣：

猗欤高僧，嵩岩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升。坐功深远，灵迹时徵。阙惟上德，成兹法兴。（其一）

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惮劬劳，三五载间。造写三藏，顿悟四禅。（其二）

三摩钵底，定力孤坚。悲通法界，慈治人天。法身圆净，无言可诠。门人至孝，建塔灵山。（其三）（石刻。《金石萃编》八十七）

☆处讷

开成间会稽沙门。

○结九品往生社序

唐工成丑年岁次庚申，皇帝升极。是岁夏五月，会稽禹寺请玄英法师讲《金刚经》于馀姚平原精舍，会次慕一千二百五十人，结九品往生社。夫为善者迷于所趣，无量寿佛退念不息，遗民挂冕，康乐投簪，史氏称之。其风不泯，英公学我真教，挹其遗踪，施有等差，阶陈九品，旁求贞石，书其姓字，不以予管见，命序其事云。（《德清俞氏丛书》、《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三）

☆君长

岳林寺僧。

○岳林寺塔记

自金轮氏应迹，迦维大汉，教流诸夏，尊舍利於支提，俨灵相於宝殿，诚

知殿塔之位，阙而不可。兹寺二所即女弟子傅氏二娘之建也。传氏媿于朱室三纪，不幸而所天早丧，爱子又天，恂然霜质，而恪勤檀度。时大中五载再创□□殿堂仑焉，阙者唯塔，傅氏发言曰：生（缺九字）矣。遂（下缺）（石刻）。《金石续编》十一）

☆圆照

唐末北山院僧。

○北山院造象记

舍（缺）建置北山院僧圆照，生不感元死（缺）报（缺）趣托於何道，今世当来无凭度于□阿弥（缺）经镌凿一石龕，造西方弥陀观音（缺）心同（缺）力，十念往生。僧人圆照发心便（缺）成就，所有布施文麻至凿佛所，愿不□（缺）恐。乾符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僧圆照记。（《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七）

☆季良

唐大安国寺僧，失其时代。

○沙弥尼清真塔铭（并序）

勤荣尼者，扶风马公左武卫中候顺之季女，大招福寺郟法师之犹子也。幼而聪慧，性善管弦，耳所一闻，心便默记，仁贤温克，尤重释门。父母违而嫁之，遂适陇西李氏，宿卫荣之贵妻。自入夫门，便为孝妇，虽居俗礼，常乐真乘。每持《金刚经》，无间於日，迨十许稔。不意染绵羸之疾，药物不救，委卧匡床，由是□□□心，舍俗从道，契宿愿（下阙）（石刻）

☆行坚

後梁时洛都僧。

○惠光和尚舍利铭记

大梁故墙西丽景门上北壁上，乾化三年春三月，长老惠光和尚建置禅院。至五年岁次乙亥三月庚辰朔十二日壬申迁化，十四日焚烧，得感应舍利。京都人众皆顶谒。其年十月八日，礼葬於洛都当院内，故记於舍利铭记。院主僧行坚。（石刻）

☆沙门绍

蜀广政中王董龕报国院僧。

○蜀普慈县永封里再兴王董龕报国院碑记

夫觉皇垂慈，应生戟筮，乘六牙而辞兜率，踏七步而诞迦维，月□超□，星光□耀，则知超凡入圣，历劫修来，证无上之菩提，获当世之妙果。故得周□幻显□金□眉抽白毫，顶旋绀发，穷生死际，尽未来时，巍巍称三界之能师，荡荡□四生之慈父，遂感十方皈敬，万类虔诚，垂慈於天上人间，利物

於此邦他土，莫不□□□□，□愿□形，一念志诚，尘沙罪灭，则有宣徽南院相公庄保头林延璋。伏见□□□□所地名王董龛，额B报国院，岩有一佛二菩萨，并圣□两龛，积年□像□遂乃上闻都庄仆射，许令召僧兴修，即经本县镇判状请罗大德奉□□令上（人）□皇帝文武重臣、本庄南院相公、州县寮き、都庄仆射及远近士□，起□□□住持葺理，供佛香灯，永为福祚。其院元有常住永封里普慈大路涪水旁□□壹□大七拾八只，并院基乾地前後，谨具四至界畔声竖於内，东从天□□□，南接三追石，至水井，西从石桥沿天流水，上接崖が，寻崖が向北，却沿天□接无水ニ为界。其院常住所立四至，盟誓已後，异日他时，忽有别人侵耕一犁□□□□□税课者，愿行藏不吉，染<疒患>百牛，顺其斯善者，愿福至命通，运为称意，相次缘化□□十六罗汉一堂，及重妆修释迦部众赞讫，皆回圣化，实赉尧年，堪发道心，□□佛□。既因知识，立身还自友朋，闻胜善而忻跃齐心，见修崇而悉皆注意，求哀□□□□□任是阐提之流，亦发正真之路，祛除谄诈，消磨业轮，一向回猛，兴大善心，愿克备功德□，分明了衣上之珠，仿佛鉴矿中之宝。伏愿国安民泰，雨衣顺风调，田种丰盈，公私叶遂。以大蜀广政二十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设斋表赞讫。

镇遏使李仁悦上偈：昔日古伽蓝，名为王董龛。数载无僧俗，积岁少人瞻。县镇兴三善，率土尽妆严。我佛（下缺）。（《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八十一）

☆李国贞

国贞，广德中道士，《旧唐书》附《王传》。

○请于昭应县南置天华上宫奏

皇室仙系，修崇灵路，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洒扫宫户一百人。又於县之南义扶谷故湫置祠堂。（《唐会要》二十二）

☆卢元卿

元卿，元和中太清宫道士。

○法书跋尾记

右按工部侍郎韦公云：“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人间古本，纷然毕集。太宗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亦合少多，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焯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记。开

元五年，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祿票，分一卷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坠失。元悌等又割去胶代名贤押署，以己名氏代焉，上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王右军书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书一卷。

”徐会稽云：“太宗大购图书，内库有锤繇、张芝、张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元卿见建中已後翰林中杂迹，用翰林印印缝，茹兰芳等署名。又云：“贞元十一年正月，於都官郎中宝泉兴化宅见王 e 书、锤会书各一卷，武都公李造押名。又两卷，并古锦祿票玉轴，每卷十余人书。内一卷，开皇十八年押署，有内史薛道衡署名。”前後所见贞观十三年及开元五年书法，跋尾题署人名或人数不同，今具如前。元和三年岁次戊子四月五日，太清宫道士卢元卿记。（《书苑菁华》）

### ○跋尾记

右。前件卷是官库目录第三十，共四帖，都一百六十一字，玳瑁轴，古锦祿票，有贞观印字及李氏印。谨具跋尾如前，元和三年四月六日，卢元卿记。（同上）

### ☆徐灵府

灵府，钱塘人。方瀛观道士。频诏不起，号默希子。（著《列子注》）

### ○天台山记

孙绰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信矣哉！盖寰瀛之灵墟，三清之别馆。按《真诰》云：“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牛斗之分，以其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名天台，亦曰树柏。”栖山陶隐居《登真隐诀》云：“大小台处五县中央（即馀姚、临海、唐兴、句章、剡县也）。大小台乃桐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桥，先得小者。复行百馀里，更得大者，在最高处采药人，仿佛见之，石屏虹梁，与画相似。又见玉堂金阙，望桥边有莲花状，大如车轮，其花恍惚不可熟见。大小台者，以石桥之大小为名。”据此说，即天台与桐柏，二山相接而小异也。按长康《启蒙记》云：“天台山在会稽郡五县界中，去人境不远，路经瀑布，次经犹溪，至于浙山。犹溪在唐兴县东二十里发源，知花顶从凤凰山东南流，合县大溪，入于临海郡溪江也。其水深冷，前有石桥，遥望不盈尺，长数十步，临绝溟之涧，忘其身者，然後能度。度者见天台山，蔚然凝秀，双岭於青霄之上，有琼楼玉堂，瑶林醴泉，仙物异种，偶或有见者，当时斫树记之，再寻则不复可得也。”按此记说，则神异之所，非造次可睹焉。今游人众所见者，盖非此桥，且犹溪高处，不见有桥，今众人所见者，乃在歇亭西二十里，水流于剡县界，定知不是长康所说之桥也。

州取山名，曰台州，县隶唐兴，即古始丰县也。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县。山去州一百四十八里，去县有一十八里，一头亚入沧海中，有金庭不死之乡，在桐柏之中，方圆可三十里，上常有黄云覆之，树则苏牙琳碧，泉则石髓金浆，《真诰》所谓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灵王太子乔，字子晋，好吹笙，作风鸣於伊雒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馀年後，求之不得，偶乘白鹤，谢时人而去，以仙官授任为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来治兹山也。故《真诰》云：“吴句曲之金陵，越桐柏之金庭，成真之灵墟，养神之福境。”《名山福地记》云：“洪波不登，三灾口莫至。”又云：“经丹水南行，有洞交会从中过，即赤城丹山之洞，上玉清平之天，周迴三百里。”

洞门在乐安县界，即十六洞天第六洞也，即茆司命所治也。群峰峥嵘，碧障合沓，磨霄凌汉，日蒸云起，雾桑迸芳，瑶花间发，光彩辉烛，四时如春，凤翔神鸾，栖於其上，丰狐文豹，隐於其中。南驰缙云，北接四明，东距溟，西通剡川。又多产怪，松桂垂珠，积翠於重岩；玄光灵芝，吐耀於幽谷。至於碉烟匿景，匪徒与五岳争雄；考异搜奇，自可引三山为足。爰洎晋宋，至于梁陈，咸以日中星鸟；望秩兹山，藏璧献琛，率为常典。《抱朴子内篇》云：“凡诸小山，不堪作神丹金液，皆有木石之精，千岁老魅，能坏人药，唯嵩镇、少室、缙云、罗浮、大小台，比诸山正神居处，助人为福，可以修真练药者矣。”

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居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抛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馀丈，状素霓垂天，飞帛触地。孙兴公赋云：“瀑布飞流以界道。”即此处是也。腾波沫，近惊翻云，鼓怒振雷，遥闻神悦。瀑布南流百馀步，与灵溪相合，流注县大溪，入于临海郡也。观中流引瀑水，萦绕廊院，灌注池沼，荷芰芬芳，萝竹交映，游者忘归，胜概炎极也。

观东一百五十步，先有故柳史君宅，号曰紫霄山居。南瞩苍岭，北接紫霄峰，左右皆列小山，迤迤为势。东北连丹霞洞，洞有葛仙公炼丹之初所也。宅中多植灵葩翠桧，修笙其卉，曲池沼，药院丹炉，斯亦炼化之奇景。柳君名泌，宪宗十三年，自复州石门山诏徵授台州刺史。不至郡，便止山下，领药，后浑家於丹霞洞隐仙也。

自天台观西去瀑布寺一里，宋元嘉年中，沙门法顺所兴立。近瀑布下，因以为名。寺北一里有岩，高百丈，名百丈岩，岩下灵溪。孙与公赋：“过灵溪而一灌，疏烦虑於心胸。”寺引溪水，经厨中过，还绕廊院。寺南九峰山，山

高百餘丈，周回六里，亦天台有派干也。旧名九垓山，天宝六载改为九峰山。昔王逸少与支道林常登此山，以为胜瞩也。

自天台观北路上桐柏观一十二里，皆悬崖磴道，舰折而上，皆长松狭路，至於桐柏洞门。故赋云：“苏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即此地也。自洞门一小岭，可二里乃至观处，倚小松岭，岭前豁平陆数顷，四面特起峰峦，有若郭郭，乃神真之所休憩，巢许之所钦，自非翕沉凌霄汉，梦龟鹤之夭促，与天地而长久者，何以居焉。昔褚先生修道之所，又徐法师之於此立道房斋阁，号曰隐真之中峰。观前有田顷馀，东有溪曰清溪，溪注田西经三井，飞流瀑布，凡是游客，但亲景奇物异，恍然似升玄都玉京者矣。观即唐睿宗景龙二年为白云先生所置。白云先生乃司马天师也，名子徽，字承祯，河内温人，事载在碑中。先生初入花顶峰，遇王义之入山学业，先生过笔法付义之：“子欲学书，好听吾语。夫受笔法，与俗不同，须静其心，後澄其心思，暮在功书，〈角力〉骨附近，气力又面均停，握管与握玉无殊，下笔与投峰不别，莫夸端正，但取坚强，〈角力〉力若成，自然端正。东边石室，子莫频过，尽是异兽精灵也。向余边受业，凡人到彼必伤，缘残吾命，汝将来料伊不敢。西边石室，甚是清闲，案砚俱全，诗书并足，松花仙果，可给朝餐，石茗香泉，堪充暮饮。闲玩水自散情怀，闷即凌峰，莫思闲事。”义之既蒙处分，岂敢有违，一登石室，二载不亏，夜则望月临池，朝则投云握管，澄滤其思，暮在功书，清静其心神，志求笔法。光迴影转，节物频移，日就月将，便经年载。义之第一年学书，似蛇惊春蛰，鱼跃寒泉，笔下龙飞，行间蝶舞，虽未殊妙，早以惊群。至第二年学书，似鹤度春林，云飞玉间，笔舍五彩，墨点如龟，筋骨相连，似垂金锁。至第三年学书，将为是妙也，遂书得数纸来。先生再拜展於案上，一见凜然作色，高声谓责义之曰：“子之书法，全未有功，〈角力〉骨俱少，气力全无，作此书格，岂成文字？但且学书，有命即至，仙堂无事，不劳相访。”义之唱喏，即归书堂。援又得三年功，书成矣。先生乃赞义之曰：“念汝书迹，异世不同。淡处不淡，浓处不浓。得之者罕有，见之者难逢。进一字千金重赏，献一字万户封侯。”再赞曰：“众木中松，群山中峰，灵鹤中冲，五岳中嵩。吾令归俗，汝向九霄红。汝归於世界，如鹤出笼。别後有心相顾，时时遥望白云中。”先生初入天台，後睿宗皇帝诏复桐柏旧额，请先生居之。其降敕书曰：“吴朝葛仙公废桐柏观右天台山，如间始丰县人斫伐松竹，毁废坛场，多有秽触，频致死亡。仰州县官与司马练师相知，於天台中僻方封取四十里，以为禽兽草木长生之福地，量一观仍还旧额。”初构天尊堂五，虚其上三，而良吏书之，以记祥也。天宝六载，郡守贾公长源及玄静先生李君名含光，即天师弟子之玄宗师等立碑，太史崔尚制文，翰林学士韩择木书，玄宗



皇帝亲书其碑额。

观南一里有石坛一级，以砖石杂砌，方广三十二丈。按《法轮经》，即太极三真人下降，授葛仙公修道於天台山，感降上真於此坛也。仙公真经并义注之所也，事迹具在《本起传》中，此不备载。坛西南下石上，有隶书刻记之，曰诰使徐公醮坛，授仙公经。真人自称姓徐，名来勒字，则未详何人也。坛前有塘，名曰降真塘，塘多植荷{卅杏}之类。自塘南一里至洞门，门外西南一里馀至王真君坛，真君即桐柏真人也。有小殿，即真君仪像俨焉。开元初，玄宗创立之，度道士七人邇扫也。

殿前有石泉，名曰醴泉，南三步新立上真亭，身临万仞，坐观千里，游者登之，坐跳平陆。按正坛在真君殿西北二十步，有石坛，方广四丈，八尺一椽，以古砖，今州县祈请水旱，皆於此坛。殿东二十步，又有古八角坛，自殿西北下山三百步，即至三井。一井今塞，俗传云曾有尼师洗手触之，一旦自塞，二井其深不测，并自然天凿。尝有好事者投纶於其间，缁纶尽而不及底，或云通海，或云海眼，未可详也。其春夏时，每雨将降，则[A159]充灌激，湔涌雷吼，有若蛟螭潜隐之鼓怒也。其问游者见之，莫不神骇胆栗。邑中有水旱，令长每虔祀情诚，祈於晴雨，无不响应之，是国家投龙璧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投龙於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诏令太常卿修礼仪使韦乡 留贲金龙白璧投於井。宝历元年，主上遗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於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璧也。

自三井西上一峰约二里，有僧院名佛窟院，今道元观是也。前枕翠屏岩，北连桐柏大山，翠屏岩与仙坛，狭径瀑布，双峙霄降，半隐云表。岩上有亭子，极眺平陆，此处并为殊景也。

自桐柏观西北行七里，乃至琼台，中天以悬居，自百丈岩上，无上琼台路，皆水石深，不可登涉，事须登仙坛取桐柏路，方可得到。即平视琼台，而且下望双阙，而游者多怪琼台不在中天，双阙不出云表，犹在山上观之然也。若自下仰视，则琼台不啻中天。双阙五里，夹灵溪而行，翠壁万仞，森倚相向，奇花秀怪，互发芳粲，珍禽灵兽，造杨清音。余曾寻琼台，下云溪，溯流北行三十里，或潺浅漱，其平则三里五里，或潭洞院杳，其深则千丈万丈。怪石嵌崇，水色明鲜，历历见底，纤鳞莫隐。造之者不觉忘归，非神仙之窟宅，曷能若斯。

桐柏东北五里，有华林山居，水石清秀，灵寂之境也（长庆初，道士陈宗言修真之所）。前有池塘广数亩，塘中有小洲犒焉，有苛芰，前眺望苍岑，後耸云盖，即後峰名也。西接琼台，东近华林，即灵府长庆元年定室於此，是天

台第二重。自方瀛上七里，有玉霄山居，平地顷馀，四山迴合，又邃若洞（洞）天也，即天台第三重。自玉霄东南行三里，有双石涧，列为高门，可百馀仞，因呼为石门桐柏观。北亦有上华顶路，路深邃梗溢，游人罕逢此行，多取国清路上。

自天台观西行十五里，有白岩寺，寺去县三十里，宋末有僧普辽所见精舍。

自天台观东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山庙一百丈，周回七里，即天台南门也，古今即是於国家醮祭之所。其山积石，石色艳然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烧山。故赋云：“赤城霞起以建标。”即此山也。半山有飞霞寺，即是梁岳王母为居此寺也，今则废矣。山下有石室，道士居之。其中山趾有寺曰中严寺，即是西国高僧白道猷所立也。

国清寺在县北一里，皆长松夹道至于寺，寺即随炀帝开皇十八年为智𣵿禅师所创也。寺有五峰，一八桂峰，二映霞峰，三灵芝峰，四灵禽峰，五祥云峰，双涧回抱。天下四绝寺，国清第一绝也。寺上方兜率台，台东有石坛，中有泉，昔普明禅师将锡杖队开，名锡杖泉。自国清寺东北一十五里，有禅林寺，寺本智𣵿禅师修禅於此也。以贞元四年使牒移黄岩县废禅林寺额，来易於道场之名。寺东一十五里，有香炉峰，甚高，峰上多有香柏，桧桂之木相连。有宴坐峰，其峰可高百馀丈，是智者大师降魔峰。後有神人送石屏峰於大师背後，至今存焉。峰下有龙潭，周回一里，下注螺溪，亦出县大溪耳。寺西北上十里至陈田（昔有神人於此开田，供智者大师朝种喜收）。自陈田可五里，西入一源甚平，丘号曰白砂，有僧居之。

禅林寺西北止二十五里，乃至歇亭，即平昌孟公简廉察浙东。北一十里，乃至灵垆，今来是智者禅院，即白云先生所居之处也。先生早岁从道，始居嵩华，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雅愜素尚，遂此建修真之所。《真诰》云：“天台山中有不死之乡，成禅之灵墟，常有黄云覆之。”此则其地也。故建思真之堂，兼号黄云堂。堂有小涧，南有岗，其势迴合，岗前有平地，立坛一垆，用石之，名曰玄神。故先生《灵墟颂》云：“堂号黄云，以口真气，坛名玄神，仰窥清景。”东为练形之室，吸引所居；南为凤辇之台，以吟风养畅；西为朝神靖开启祈依；北曰龙章之阁，以瞻云副墨。卑而不陋，可待风雨；庄而不丰，可全虚白。坛前十步有大溪，发源华顶，东南流宁海界。又堂西十步有泉，其色味甘，可以愈瘡。中间平地立别院，营大丹炉，修剑镜，并皆克就。长松十株，修竹数顷，皆天师手植。频有诏命，先生皆不就。至睿宗景云二年，令兄承就山邀迓。诏书曰：“练师德超河上，道迈浮丘，高历碧落之庭，独步甬源之境。朕初临宝位，久藉徽猷，虽非尧舜丕图，翘心啮缺

；轩辕御历，遥想崆峒。缅惟波怀，宁妨此愿，朝钦夕伫，迹滞心飞。欲遣使者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承往诏，愿与同来。披尉不遥，无先此虑。”先生随诏至京，帝问以“理身以清高为贵，理国则如何先？”师对曰：“国犹身也，身犹国也。老君游心於淡，合气於漠，顺物自然，而无私也，而天下治也。《易》曰：‘大侖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理家之道也。”帝叹曰：“广成之言，何以加此。”请归山，帝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中朝属词之士，赠诗百余人。帝遂置桐柏观，诏先生居之。

自灵墟南出二十里，有小庄在欢溪也。梁高士顾欢曾居此，是名欢溪也。自歇亭西行，注涧一十五里，至石桥头，有小亭子。石桥色皆青，长七丈，南头阔七尺，北头阔二尺，龙形龟背，架万仞之壑上，有两涧合流，从桥下遇，泄为瀑布。西流出剡县界，从下仰视，若晴虹之饮涧。桥势金峭，水声崩落，时有过者，目眩心悸，今游人所见者，正是此桥也，是罗汉所居之所也。意为即小者，则不知大者复在何处，盖神仙冥隐，非常人所睹。从此桥沿涧行一十五里，又有一石桥中断，号为断桥也。

自歇亭北上廿里，上华顶峰，此天台山极高处也。常为云雾霾翳，少有晴朗之时。其高霏微，似寒先云，幽涧凝牙，经夏不消，若遇晴时，则朝观日之所设。《图经》云：“白云先生从灵墟至华顶两处，从严朝谒不绝。其上造天尊堂，并左右二室，开宝以延日月，朝食其光；鉴龕以贮云雾，夕吸其气。堂前立坛三圾，堂内有石像石磬，上有铁香炉并锤。此坛久为荒榛，近亦修开也。堂东一十步有甘泉，先生住经二十八载，频奉敕诏，先生多不就，有表云：“俗人贞隐，犹许高栖，道士修真，理宜逊远。”又诏云：“虽阻彼怀，宜从此旨，请断来表，无或二三。”开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先生辞归，帝以天台幽远，难以迎请，遂於王屋山选形胜，特置阳台观居之。今灵墟华顶，无复堂宇，唯馀松竹，天气晴望见海水，碧色朕然，与天同光。若清真之俦，则三山十洲，仿佛而睹，云佩风笙，倏忽而闻。

自华顶北直，下甚阻，千崖万壑，千林复涧，猿猱腾翥，灵祇凭托，非人迹所及。又去天台北门，在剡县金灵观，观前有香炉峰，峰下有山穴，可以窥之，则莫穷深浅。自天台山西北有一峰，孤秀回拔，与天台相对，曰天姥峰，下临剡县路，仰望宛在天表。旧属临海郡，今肄会稽。又有大唾小唾二峰，去天姥唾为谷。天姥峰有石桥，以天台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之文，高邈不可寻觅。春月醮者，闻笳箫鼓之声。宋元嘉中，台遣画工匠，写山状於圆扇，以标■灵异，即夏禹时刘阮二人采药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刘晟、阮肇，入山遇仙於此，其事亦具在本传。又按《仙经》云此山有石桥一所，现二所不知其处。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桥，即与相见。”以此言之，即灵仙之桥

也。非今常人见者，自非精诚玄达，阻绝相偶，真仙亦不可得见，桥亦安可睹之。至於奇禽异兽，千状万类，不可称记，灵葩仙草，潜产谷中，莫能名之，而五芝耀彩，非真不遇，建木匿影，岂凡所观。

灵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岭，定室方瀛，至宝历初岁，已逾再闰，修真之暇，聊采经诰，以述斯记，用彰灵焉。（《古逸丛书》）

☆杜光庭

《全唐文》九百二十九有传。

○感古今赋

〈按：《全文》连属《纪道德赋》与《广成集》不同。〉

○温汤洞记

开州後倚盛山，东枕清江，溯江而北三十馀里，至温汤井。井有汤泉北山，麟德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开。当门有天然石锤，如数千斤重，空悬去地二尺许，而中实，扣之无声。门两壁有石，如金刚力士之形者数辈。锤傍有小径，高六尺以来，行二三丈稍阔。有石碑，巨龟负之，自然而成，但中无文字。碑侧有巨屏，上与鼎相连。下一穴，侧身入，可一二尺许。自是广阔，中路径平坦，与常无异。路左右滴乳为石，罗列众形，龙麟鸾鹤，颓云巍山，如林如柱，似动似跃，乍飞乍顾，千形万态，不可殫纪。仅一里许，傍竦莲台，周回数步，高三四丈，层缀重叠，皆可攀跻。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烛照之，通透莹彻，随折脆断。及出洞门外，得风皆为白石矣。自台侧三四十步，步有莲花，罗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温白，游洞者汲之烹茗。前自有横溪，湍波甚急，其声喧汹，流出洞外。溪上有桥，长二三丈，阔一丈许，非石非土，功甚宏壮。过桥得黄土坡，高四五丈，道径险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顶。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静，中高数丈，壁上多游人题记年月。堂之极处曲角一穴，高四五丈，广三四尺，去下丈馀，跻攀莫及。相传云：“昔有游人扳缘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无复敢入者。”（《游名山记》）

○焰阳洞记

焰阳洞，古老相传，在陵州阳山之上，从来隐蔽，人莫知处。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并监使保义军使太保马全章，中夜一人，裁衣束带，巍冠古服，状若道流，揖之俱行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阳洞也，闭塞多年，能开发护持，可以福利邦国。”又指其地：“近开小径，亦断之，勿使常人践踏。”言而去。及旦，全章往寻其所，果见土势微陷，以杖导之，深不可测。即命本军节级侯广之，句当人夫掘，渐获踪由。相次开掘，见三重石门，其内并是细砂，一无虫蚁他物。其洞自东及西，深三丈九尺，阔五尺三寸。洞皆是石洞门，第一重高六尺，阔五尺二寸；第二重门高五尺五寸，阔三尺七寸；第三重门

高四尺七寸，阔三尺五寸。第三重门内从顶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三重相去各口，镌凿精巧，迥非人巧。第三重南畔石房，阔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别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门。傍通一缝，以灯烛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阔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内有石床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阔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床，长三尺八寸，阔二尺八寸，西北畔灶模。长二尺三寸，门额阔七尺，灶深八寸，周围三尺五寸。从洞门向东，一直至盐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门面正东，全章召得当井监天师院，见有元和年刺史李下卿著《天师圣德碑》云：“张天师以东汉建安三年自沛游蜀，占乾为分野，见阳山气象，指谓门弟子曰：“此间山直下有咸泉焉。”今验此洞，正当井上，即是焰阳洞也。（同上）

### ○鱼龙洞记

岐府西陇州路七十里馀，有鱼龙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随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鱼龙形。人过洞前，并不敢语，语者便闻风雷之声，立致惊惧奔走，但诸人不闻耳。（同上）

### ☆李德初

德初，上元中道士。

### ○自题周易正义

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飘溺，因得舒展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宣室志》、《太平广记》一百五十六引《宣室志》）

### ☆张湛

湛，开元中道门威仪。

### ○大房山投龙璧记

维开元廿七年岁在己卯春三月，府城西南有大房山，孔水其水也。地僻幽闲，石堂华丽，云峰攒岭，宛度千龄，清泉引流，势将万古。耿介拔俗之士，度白云以方临；萧洒出尘之贤，千青天而直上，信知山水之灵矣。伏惟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纂承洪业，肇自开元，率土晏清，廿七年矣。去开廿三年，内供奉□□吕慎盈奉敕於此水投龙璧。暨廿四载，□□□□□又奉敕於此投龙璧。今又奉敕於此投龙璧焉。于时有御史大夫南阳张公讳守为府主矣，监官功曹参军段、法师观主□及公使□坐李义远、平步风、高味虚、张若水、庞味道、杜崇□、李西升、□崇□、童子李延忠等，三日三夜，登坛投告。且夫陵谷推移，百龄讵几，仆遂斐然书美，封山刊焉。词曰：

丹岭嵯峨，双峰迢迢。淥水涓涓，清泉ΓΓ。兰蕙凄凄，松风靡靡。百草开葩，众花吐花。刊龙璧之有功，庶千龄兮无毁。（石刻。《道家金石略》页

一二三)

●卷五十一

☆胡氏

胡氏，元和中左金吾卫大将军王用妻。

○请用姑荫补千牛奏

请用姑庄宪皇太后荫补千牛，申中书门下，称准格无条。伏见贞元中沈用姑睿真皇太后荫，元和中妾弟二男浩亦用皇太后荫。伏乞天恩，允妾所奏。

（《唐会要》卷三）藏

☆薛涛

涛，贞元时成都妓，善诗。有集一卷。

○四友赞

磨扞虱先生之腹，濡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薛涛集》）

☆景姁

景姁，後唐同光宫中内人。

○衣改葬唐诸王奏

唐昭宗诸王及皇子弟宗属千馀人，当朱梁弑逆之时，同时遇害，为三坑瘞于内西古龙兴寺，比请合为一冢改茔。（《五代会要》卷二）

☆越国夫人路氏

路氏，前蜀王衍宫人。

○千佛崖造象记

府主相公宅越国夫人四十二娘，奉为大王、国夫人重修装毗卢遮那佛壹龕，并诸菩萨及部从音乐等全，并已装严成就。伏愿行住吉祥，诸佛卫护。设斋表赞讫，永为供养。乾德六年七月十五日白。（《金石苑》二）

○其二

女弟子越国夫人路氏，幸回巡礼柏堂，叨睹此弥勒尊佛，并诸菩萨，悉皆彩色暗昧，遂乃发心，重具装严，已蒙成就。神变无穷，威光自在，奉为亡过先灵父母，一切眷属，承此功德，见佛闻法，离苦下脱。然後愿国家安宁，法轮常转，无诸灾障，行住吉祥，阖宅清泰，已（缺）同（缺）（同上）

☆乔氏

乔氏，南唐宫人。

○书金字心经後

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

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下缺）（王牟至《默记》中）

☆文嵩

《全唐文》九百四十八。

○好侯楮知白传

楮知白，字守玄，华阴人也。其先隐鼎商山之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为高士之首冠。自以材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时，与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谏，拱於庭七日。太戊纳其谏而修德，以致圣敬日跻，因赐邑于楮，其後遂为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後汉和帝元兴中，下诏徵岩穴隐逸，举贤良方正之士。中常侍蔡伦搜访，得之於耒阳，贡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诗》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史官，以代简册。寻拜治书侍御史，奉职勤恪，功业昭著。帝用嘉之，封好侯。其子孙世修厥职，累代袭爵不绝。博好藏书，尤能编缮，自有文籍以来，经诰典策，及释道百氏之书，无不载之素幅。遇其人则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则卷而怀之，终不自务其该博。晋、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咏，出於人口者，必求之缮写。於是京师声价弥高，皆以文章贵达，历齐、梁、陈、隋已至今，朝廷益甚见用。

知白为人好荐贤汲善，能染翰墨，与人铺舒行藏，申冤雪耻，呈才述志，启白公卿台辅，以至达于天子，未常有所艰阻。隐蔽历落，布在腹心，何於八行者欤！知白家世，纂以朝迄今千馀载，奉嗣世官，功业隆盛，簿籍图牒，布於天下，所谓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为不失先人之职，未尝辄伐其功，与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为相须之友。每所历任，未尝不同。知白自国子受牒补主簿，直弘文馆，为书吏所赂，因润而坠之。当轴素知廉洁，怜而不问。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无背面。累迁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直笔之下，善恶无隐。明天子御宇，海内无事，志於经籍，特命刊校集贤御书。书成奏之，天子执卷躬览，嘉赏不已。因是得亲御案，乃复嗣爵好侯。（足本《文房四谱》四）

○松滋侯易玄光传

易玄光，字处晦，燕人也。其先号青松子，颇有材干。雅淡清贞，深隐山谷不仕，以吟啸烟月自娱。常谓门生邴炎曰：“余青山白云之士，去荣华，绝嗜欲，修真得道，久不为寒暑所侵，寿且千岁，然犹未离五行之数，终拘有限。余渐觉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将至矣。余他日必为风雨所蹶，後因子炽盛，余当神化为云气之状，升霄汉矣。”其留者号玄尘生，徙居黔突之上，必遇胶水之[B094]，俞麋处士鹿角煎，和丹砂麝香数味，遗而饵之，其後果然，门生皆以青松子前知定数矣。玄尘生饵药得道，自黄帝时，苍颉比鸟迹为文，以代结

绳之政，玄尘便与有功焉。其後子孙皆传其术，以成道易水之上，遂为易氏焉。玄光即玄尘曾孙也，家世通玄处素，共寿皆永。尝与南越石虚中为研究云水之交，与宣城毛元锐、华阴楮知白为文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玄，慕其有道，世为文史之官，特诏常侍御案之右，拜中书监、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内，少长皆亲砚席，以文显用也。（同上五）

☆韩卿

事迹俟考。

○唐尧城令王进思去思祠记

（上阙）涵活之水图张皇纲之不紊，以致用也，则精义入神，以崇德也，则虚明应物，易所谓贤人之（缺）爽何远，遗爱结於严祠，畴能宏之，我王公其人也。□讳进思，字令怀，本太原祁人也。今为洛阳人。□宗纳海，辅□锡命，□於殿□忠臣向蜀叱馭□人□□来朝飞宰县荣功宠问，莫与京矣。曾祖□夫，京兆府长安县令；祖敬摩，河南府虞曹参军□新丰县令□□都督府司马；父玄铎，朝散大夫（缺）馘谷，允迪天休，珠玉扬华。风仪乃孤操夷甫，豪邪□魄；介直为独坐冀方，剧务雄资。聿熙帝载，传□气自逸，童心不萌，读尽国书□□物居俭履约，□仁亲良，朋游田□，言语宰我，韞和璞以润德，服□飞於鸿盘。年十八，宿卫附学。明经擢第，授潞州潞城县尉。以才敏功□□知训，乃清节激世，韶风和□，李杰奏公清勤守职，明闲案牍，又云解褐从政，清□可称。夫□绩甄广，旌懿哀德，式谋多政，允答尔□，贞不吐刚，奸无[C103]俗，非假子皮之面，自见□□之心。故使臣毕构奏云：“清勤守职，持法详密，庭间野复调为太常寺大乐丞。自季札听歌，仲尼匡雅，穷微通妙，吾尽之矣。又宪台奏公卑以自牧，清能厉朔，以展瑞璋邶，告成神岳，天颜咫尺，边豆有楚，吉蠲地产，物以备於礼容，观盥祭献，事必专於公□。柱国公靡泪缙磷，翔集□□，亢宣炯诫，大庇生灵，□虚怀以纳来，息鞭刑而得众，（缺四字）率以谨□□□礼让，殄削矫虔丕变器俗，人安相谓曰：宁谓刑罚所加，不□王君所短，则古（缺四字）以过也。□遵夫简书，服勤遐方，彼月则迩，馨善侍夕，我心曷□，衔恤庭闱，卧病公宣□休（缺六字）虽公□恭诲言，坦荡吉祥，登寿堂而乐只，穆慈训以利政。《书》云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则（缺八字）□□色丧形羸，崇朝不保者十四五矣。公隐心（缺）哀危菲躬厚物，均俸乍委，脱裳衣寒，（缺六字）□（缺）赫曦之月，值摇落之秋，拔木卧郊，败苗尽野。公硕德届远，至诚通玄，独祚吉我疆，无杀□□□□□娱（缺）土风剽悍，是剥是俎，□□勉力，候梅候栗，伐□绝甘。公率格惠功，劝沮艺植，凿井（缺五字）瓜（缺）以兼适饌之滋，生易荐饥之色，智也。顷大雨灾人，河朔无稔，郡邑：○，黎元阻饥，异县赈饥，□□遐



润，（缺）翁包糗食路，造舟梁河，不贸餐以贳留，济饿肌而□度，明也。有涉夏□□自春历请，倬彼云汉，杲杲出（缺）诉神，灵应大孚，甘液沓洒，洽润稿物，□安危心，惠也。有刳洫□城□□□力家急日馈人疲□□公考（缺）□不来服粟知礼当也。公恪居之瑕，寡词自牧，交匪□下功（缺五字）贤良囹圄草木思且□□愷（缺）啜泣卧辙，行号攀辕，启启阗阗，亦何胜言也。合县□有□人（缺五字）王公春秋鼎盛，太夫人景福（缺）□敷愉峨峨堂亲，开诱名训，粲粲门子，宣杨吏□，徇□□以立（缺六字）翰求□□人盖阙如（缺）□能远移劳於邑令，使我礼乐返鲁，□□罢春吾候不□□曷怙（缺六字）魄□□□饬材构（缺）而荐之祝而祠之，则士女不回，聿求多福，子孙显若（缺五字）天（缺五字）丰（缺四字）神明如□（下缺）。（石刻）

☆曹孝翼

事迹俟考。

○城桥记

窃以胫化资神，廓灵晖而际物；陶甄馭气，括象色以分空。道既积而形宣，理未极而名始。暨乎八柱妍机，运横空之过汉；九垓杼轴，分耿地之洪流。乃有散浸仙衣，屡淼春塘之派；霏徵玉丝，时涨秋江之澜。同自在於人天，变枯荣於节序。俄而庆锺劫往，黎元履昏垫之危；理属殷忧，皇王受漂溺之害。虽则员盖上驰，方輿下辟，扶危拯溺，孰与津梁者乎！然此涣水者，乃四渎之馀滋，山川之末浸，发源潜厄，灌注阴微，彳奔{卅泊}五州，澄彳亭七泽。飞花泛景，翻彩虹於洪流；落叶巡空，溅素蛾於绝岸。出平原以浩汗，则浴日含云；入郊甸以达紆，则浮天括地。苞山作鲠，文命无以庆其工；襄陵作灾，伯罕能施其计。遂使中涂练影，踪足长驱，陌上连衿，踌躇引接。所谓吉了悲绝，异燕丹之去秦；目击艰危，同马卿之归汉。

於是发心主夏侯师静一十七人等，共看行旅之勤，俱发拯人之愿。遂能询谋遐迩，忘味侵星，或求方外之材，永构不亏之业。模基蕴玉，郁为弘济之规，饬轨盈金，岿然管制，且前望章华，仿佛成夷之垒也。车习骑践，藉骊骧之游；後带黄亭，歇烟云之色。鸾居凤集，斯须曹伯之陵，樵人引伐木之讴，鸠鸟切怀音之彳。可谓赞侯故国，犹传画一之谈；曲逆先筹，尚想奇谋之论。据斯冲要，柝岸疏隈，仍於曲城西南，建兹大桥一所。上参卯宿，工鄙斗极之形；傍准月弦，妙尽半轮之势。虹梁照水，分景艳於员波；鹄栋排虚，写云光於长瀨。虽则仲由饬诈，詎劳编竹之勤；宣尼固穷，自解问津之惑。离娄以之拭目，不觉逃责；公输即此发迷，翻然褫魄。实五方之要会，信三楚之通逵。懋勤之绩已宣，能事之功又毕，若不旌其志行，饰以琼碑，则桑田之变有期，云火之辰莫纪。命余叙赞，乃作颂云：

粤若神功，凝兹化育。睇彼色空，陶甄宇宙。体道含仁，保真任德。爰立在中，惟皇作极。九皇嗣迹，万象味钧。辩方启域，式叙彝伦。地腾休气，山秀卿云。灾生百六，命禹条分。怆哉巨壑，圣化同源。枝梁受汴，浴日含烟。花飞濯锦，叶落疑船。停驼短日，作鲠长年。眷言胜壤，境狎谁梁。门齐杞梓，俗并琳琅。心期露掌，业会萁堂。席川华构，式表舟航。猗欤发心，效兹崇构。□□斜奚，披蓁昆岫。丹湊周施，玉石兼糅。似鹄罗烟，如虹饮溜。翠琰题芳，玄瑶纪德。族命□条，门风後饬。匪惟已运，庶资同力。一篲因基，延芳万亿。（《河南通志》）

☆康子玉

《全唐文》九百五十三。

○神蓍赋（以“天生神物，用配灵照”为韵）

神蓍之用兮，诚禀灵於自然，惟神也适变之义至，惟用也极数之理全，钩深孰云乎筮短，藏密弥彰於德圆。再三则蒙，舍我而惧渎；五十以学，由我而乐天。揲之而虽隐必索，保之而其静愈专。《易》之重者，胡可比焉。原夫质禀精纯，丛分葑，覆青云以表奇，伏玄龟而克配，佐尔筮之贞吉，观我生之进退，知微知章而可期，何思何虑而或昧。於是命彼筮人，释乎上春，韞之而必致其用，揲之而爰动其神。感以洗心，前通端策之志；执之指掌，空嗤握策之伦。《礼》事其仪，《易》赞其妙，探彼幽蹟，观其秘要，皆多假尔之能，必叶穷神之照。将欲观贞，谅无与京。乾道变化而悟，神明幽赞而生。原始要终，思尽性於大衍；知来数往，翼明彖於小成。非我无以昭效法之道，非我无以稽作《易》之情，於以致百虑，於以类万物，象四时四十九数而有常，推三才三百六句而不拂。惟蓍之用，惟神是听，运不穷而或变，通其志而遂宁。且提携而成列，有感应而协灵，滋而後数，布之而可辨；生而成象，审之而必形。何一卉之时育，配十朋之天纵，耻红兰之见锄，鄙白茅之藉用。则知夫蓍之可贵也，庶类安能而共之哉！（《赋汇》、《文苑英华》一百五十）

☆杨思本

事迹俟考。

○桃花赋（有序）

自建安七子以来，凡草木之可咏者，辞人咸为之赋，而桃花无闻焉。晋宋诸君子，徒赋其实，於义非取，张正邨哀桃之作，又不足以尽桃之一二，因为赋之。

何林中之奇树，乃发艳於春时，散玉衡之馀彩，引度索於干枝，异房陵之缥李，失真定之苍梨。芬暖露井，び花华池，丰茸艳汜，错落成蹊。想夫红萼初攒，丹跗欲吐，垂条轻缀，交枝密布，既纤兮得中，亦深浅而合度，远含緋

而送情，近渥丹而掩 $\angle$ 。至如檀脸将舒，粉肋微破，纷似醉，葳蕤半锁，越女笑而含颦，齐姬醒而犹卧。若乃嫩绿剪新，娇红出态，写两靥之胭脂，发双蛾之石黛。枝枝迸发，石家歌舞干群；两两含情，汉室妖娆一对。或萦回凤之钗，或挂倒龙之佩，共悯默以无言，著相思以不解。尔乃清露晨流，轻烟淡绕，娇啼如霰，朝眠怯晓，误新妆而未成，揽肤色而已耀。至如若木停驭，游气坐销，缤纷暖玉，飒绩红绡，粘粉汗於翠钿，熏香鬓於步翘，似望日而欲诉，复从风而俱笑。若夫失日正酣，暮云瞥现，射汉成星，引雾如电，横 $\times$ 圭珊瑚之网，侧拥芙蓉之扇，迷仙路以无从，约花关而独掩。尔乃轻云隐隐，细雨丝丝，楚襄梦里，汉武愁时，魂 $\text{㒰}$ 以无端，步珊珊其来迟。其或紫燕乍惊，华留初过，同翠羽以飞翻，将柔 $\text{纒}$ 而并堕。或萎青苔，或萦绣幕，惜危楼之艳质，惊广袖之红唾，几乍雨而乍晴，自风开而风落。於是才人陌上，少女闺中，将花怨绿，揽镜啼红，感芳时而自惜，持可怜之谁同。（《赋汇》）

☆王邵

事迹俟考。

○商霖赋

殷叶到，哲后出，笃思道，秉明恤，承帝眷，赉良弼，入梦惟肖，在野叶吉，起版筑之风云，洪流洽夫天日，副三祝聿求之勤，标千古攸卜之钵。尔其时也，睿虑渊涵，皇仁深厚，役阴阳而嬗化兮，泯雷霆之声臭，何雨之弗若兮，望云霓而瞻蚰，屯河亳之膏泽，靳渗漉于檐也邪。当其甘盘既遁，王言弗雍，学海竭，天泽壅，云龙睽而否隔，元黄战而乾封，忽甘澍之祈祈沛浩荡於三农，相彼元感之气类，如时雨可状其遭逢。

若夫霖雨之为瑞也，涵坤元，表阴德，滋稿萎而效灵，苏枯菀以为职，曰曰，膏黍膏稷，盥波石田，肥仁土域，至倾泻夫天潢，悉渝洽於乔陟。见夫山巽云而贯斗兮，星召毕以离月，浹寅以 $\text{㒰}$ 萋兮，雷横空而飘越，势滂沱以汗漫兮，霾静骄而 $\text{㒰}$ 翁泄，舞雩彻於郊坛，枯槁休夫林樾，草木发其光气，町川漾其涟滑，立解云汉之忧，如答桑林之竭。若彼滋梅应候，随车及时，如酥破块，似露濯枝，亦油然而 $\text{㒰}$ 孳然，仅涓滴以为施。乌能漂陶流虞，涤 $\text{㒰}$ 荡姬，肯播兮助明王之终亩，稽田兮勤哲后之敷。

於是天泽既溥，地华斯兹，重棹聿兴，茹颖毕展，配鸿而育物，实恭默之所幽闾，已优渥而渊如，何裔夏有殊夫演。故乃山川出云，日月顺轨，氛潜消，疵疫不起，浊流胥澄，鬼方亦救，泯神功於冲汉，昭调燮之凝祉，称交泰之奇缘，历千载而流美。是以後之代天理物者，召大降於宣麻，冀载零以洗兵，染天章而挥洒，特宠卑夫保衡，因而眷方寓之子道，切密勿之丞凝，忧尧之心，劳禹之形，四门辟，百度贞，立无方兮恢天网，吁简在兮维国桢。爰列夔

龙之姓字，稽元恺之氏族，对玉食而遑暇，覆金瓯以穆卜，期一德以享天，莞治忽之枢轴，萃岳牧於一堂，岂喜起这难复。方将挹三灵之蹇秽，极万姓於泥涂，覃恩布，至德沦濡，封山禅岳，瘞玉考图，蕴圣宣肃，抑惨用舒，道周神洽，体有示无。溢四海而讫声教，同造化以鸿敷；迈作霖雨於有商，播歌颂於终古。颂曰：

考德丹，凝神紫宫兮。覃精元默，帝载潜通兮。延英宅揆，灵润聿弥，精仰同兮。开济道弘，燮理懋功，今古是隆兮。祁祁宪宪，天人合德，保昌运兮无穷。

☆史超

事迹无考。

○观音势至二尊龕铭（并序）

详夫极沉溺，济幽危，运大悲舟航，作巨口梯蹬者，至哉二大士焉。报先灵酬乳养者，弟子史超夫妇矣。且孝性弥固，仁行谦恭，奉为亡妣，敬造斯像。遂命良工，选圣境，五家先用，真仪造成，克坚石而全身俨然，豁青岷则众相圆备。瑞花杂晕，岂异安养；宝方圣相，齐临逼似。只之会，工圆果满，聊记日时，造叙墨言，殆□□嗣。颂曰：

冥冥圣力，自在无疆。心心（缺）峰开相现现疑移净方（缺）有为之不泯。（下缺）（《金石苑》）

☆杜延业

事迹俟考。

○晋春秋自序

萧方等采削群史，著《三十国春秋》，囊括两晋之言，网罗诸国之事，以晋国为主，列附二十九国。延业删缉，题曰《晋春秋略》。

☆杜光彦

事迹俟考，五代时人。

○请旌乐寿令表

自唐之末，兵乱相寻，郡县残破，守令失职，耕桑不劝，民卒流亡。或以武夫摄治，尤多苛慝，两汉循风，於兹尽息。独臣管内乐寿县令史，本自儒门，起从为邑。政不酷刻，以抚字为心；缓其徵徭，以贪墨为耻。躬巡田野，时课芸获，招徕迁徙，用殷户版。三年之内，稍馀盖藏；一日之内，无留讼牒。庶几变荒邑为乐土，见美效於今时。虽未能比化中牟，继踪建康，然而俗有醇酒之徭，人去硕鼠之刺，相彼为治，诚有足嘉。是宜加

秩显旌，用为在官之劝。（《河间府志》）

●卷五十二

## ☆元质

元质，垂拱中人。失姓。

### ○八都坛神君实录

昔唐尧氏作，奄有冀方，晋卿族兴，裂为赵国，（缺二字）群（缺十字）祠宫，跨南垂而临北际，业希旧，古木十围；道亚仙公，幽灵八座，精义而入相兆於仪形，妙物（缺七字）八都坛者，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亲亲之道，或谓昆季，则檀（缺三字）如桂有丛，连蜷偃蹇，于庭之畔，方丈之地，八树星罗间，疏然见同气长幼之象。然而深根固本，龙盘武据，建殖时代，人莫能知。验其磊落多古，殆万年也。盖栋宇未作，灵祇之所凭焉。气色青，状烟霏兮雾笼；馨香郁烈，若兰时兮菜节。左车降生之地，休荫弘多；汉明载诞之城，芳猷允塞。岂徒川原之上，氏称明净而已哉！

昔汉光和州将冯氏，敬而不怠，谷至两钱，感恩立铭，盛绩犹在。自兹以後，鲜或能继。虽明时圣日，久属升平，而旬雨谷风，顷乖期候。或{此虫}鸟荐出，商羊屡舞，顾毕昴之分野，同寿春之东西。九年之储，汲汲於糊口；万人之众，敖敖以疚心。独我关亭，不减平素，匪惟神助，亦在人弘。弘之而谁，可得言也。时令萧仁炎，梁後主之幼孙，阳羨公之爱子。金陵地业，夙著盛名；玉树时英，少归雅望。禁裔宠，期黑头以为公；数奇不调，将白首而作宰。安此下人，颂声载路。丞薛惟节，曾祖暉，列棘周代；大佼约，剖竹皇家。君之降生，众推必复。青云自远，贰翔鸾於斗城；非罪而来，助割鸡於子邑。主簿赵延庆，体儿魁梧，识度夷旷，久而益敬，芬若芝兰；仰之弥高，邈如云汉。左尉司马玄同，器宇幽深，学术该赡。何思何虑，运鬼谋於掌握；玄之又玄，穷道源於唇吻。此等官属，实曰循良，辟人为龙，如鸾佐凤，聪明正直，道合於神，苹蘩蕴藻，感而必应。井邑之地，水旱无虞；疆里之间，稼穡独茂。甫田岁计，家积千箱，栖亩馀资，周给壹郡。就蒙福，更表休徵，嘉禾白鳩，往往间出，殊根会蒂，示同心也；雪羽霜毛，旌洁白也。酒食宴乐，穆将愉兮未央；暉光日新，郁纷纭而何极。邻城以之健美，台府由其籍甚，祀相望，扫除不暇。刺史冯义，故御史大夫安昌公之子也。六艺俱学，于何不长，八体论功，斯焉特妙，褰帷露冕，不坠家声，扶滞摧豪，以为己任。下车未几，亲行礼祔，簋如奠，云满四郊，舞咏未终，泽给千里。司马云東，有清劭之才，负邦国之誉，非其不可，所寄无忧。尝以龙见，密云逾积，暂紆鹤履，明德是歆，曾不崇朝，滂霈而返。司法参军陈鼎量，家保太北之道，宦得于公之名，俎豆之间，知其可任。其後微旱，又令祷谒，曲加奖眄，顾走为文，不以人废言，亦应时流溢。凡数斋告，而屡有年，八县空仓，壹朝重实，皆

可案覆，而敢公言。只如呼木扣藤，沐兰千藻，日有万计，愿无壹违，可得而闻，不可得而说也。神之邻里乡党，列於碑阴者，参十伍人，并地望时雄，耆年宿德，每有邀福，常所与祭。荷明神之重施，欲古庙之增修，间伺农隙，率先人愿，以垂拱元年十月一日，依洪洞故事而兴版筑。长垣百堵，烟云相连，回廊四注，阴阳不测，大厦中起，巍然若扶，幽邃窈窕，不可谈悉。於是绘事入山，署置叁面，千岩万壑，宛在目前。想宣父之名邨，思启母之为石，琢磨琬琰，放象体势，方面列。斑白有序，光流声殷之祉；从此而归，骨青耳细之奇。望之如在，岩岩焉，森森焉，人莫敢视，岂周访之能安寝乎！事毕功弘，既而胥悦，披文相质，方议雕镌。忽有得神古碑，有额无颂，规矩裁制，则光和碑之元偶也。嗟乎！人怀陵谷之虑，两地不孤；神知修复之期，千龄继出。气冲积雪，暂如埋玉；光照丛台，终同返璧。宰君重其神应，嗟玩久之，谓余曰：“抱璞俟时，岂无人之别玉；阙文有待，盖知来之如今。其汉碑之建立也，方伯冯公在位，左尉樊君撰文。此时也，刺史又冯君居右局，神意人事，尔知之乎？”元质肆拾无闻，壹命而仕，地孤鼎气，家累玉山，承乏末寮，名何足数。雄文千，有於当仁；吉事惟先，不遑於覃思。直书其事，焉敢论文；勒为实录，树之於右。萧公结构简贵，笔无妄得，崇重明神，敬恭缮写，钩回电转，金曜星繁。庶以发挥幽明，映澈今古，愿八君保，俾万代垂光。名之扬兮德之至，神之来兮此无愧，土之安兮岳之列，若有人兮斯不灭，为荣观兮□可阅。（石刻。《常山贞石志》四、《道家金石略》页七四）

☆张□

天授中人。失名，敬之之兄也。

○唐将仕郎张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敬之，字叔睿，功曹府君之第五子也。耿介不群，文藻贯世。年十一，中书舍人王德本闻其俊材，当时有□□制举天下奇佚，召与相见，赋《城上乌》，勒“归、飞”二字，仍遣七步成篇。君借书於手，不盈跬息，其诗曰：“灵台自可依，爰止竟何归？祇由城上冷，故向日轮飞。”王公嗟味，乃推为举首。文昌以其年幼，第不入科。以门荫补成均生，高第，授将仕郎，非其好也。遂与诸兄乡由校经史，专以述作为务。唐咸亨四年七月十六日，卒於家，春秋廿五。大周天授之三年正月六日，改窆於安养县西相城里。君未及婚娶，胤嗣永绝，著书无荷戟之童，刻石阙鬻环之女。执奠惟弟，纪德乃兄，抚楸操觚，号兆横集。其辞曰：

杨童不秀，颜子未实。妙迹参微，神机入室。羌尔贞懿，身高汉佚。梦蛟翻纸，雕龙散笔。（其一）

陈车夜动，马帐晨开。议深白观，言穷紫台。祸徵断石，悲缠赠□。道存

金素，书留玉杯。（其二）

漾池东鹭，骄山南拒。烛乘埋随，连城碎楚。萧<风瑟>风隧，苍茫月绪。  
仲兮叔兮，胡甯忍兮。（其三）（石刻）

☆张□

失名，天宝中符阳县尉员外置。

○杜昆吾石龕像铭（并序）

金玉其相，追琢其光，以三昧之力，成众真之妙者，郡司马杜公焉。公名昆吾，字景山，后魏黄门侍郎始平宪公之五代孙，皇朝太仆卿之子。衣冠弈叶，词翰纵横，已万卷而成麟，振六条而分虎□也。为□谪宦于斯，岁次大泉献（缺四字）中部太守而至懿夫敬天之谴，不敢戏豫，但（缺五字）运更龕□山□像於仁□璧□□清江下澈妙本□□如空际□相生於静现水中□夫□□则□人利远则福成□之契（缺五字）转法轮於金轭，佩智印於（缺三字）谁曰不然，乃为铭曰：

宝座层构，容（缺五字）江，□月在水。香风甘露，（缺四字）召□□焉，福□如是。（《金石苑》二）

☆范ガ

ガ，长庆中乡贡进士，阙姓。

○阿九墓志铭

皇光禄卿赠左散骑常侍顺阳□次女，字阿九，年十六，以长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疾终于京兆长兴里。太夫人河东县君裴氏伤悼贞淑，哀疚于怀。噫！夫婉顺情性，内理克明，肃闺过来壶之仪，晓组经之迹，至美不显，胡其鉴耶！姻懿知者，垂泣来吊，母兄之悲，其可胜哉！明年四月十一日窆於国之东隅白鹿原之别业。ガ奉高堂之命，忍哀志焉。铭曰：

断手裂心兮其痛何禁，歆余之悲兮殆□之深。呼不来兮思往莫得，入九泉兮音姿悄默。天不善善兮奈何，主凄怛兮无极。泪湿柏根兮声咽旷野，一支长瘞兮孤坟之下。（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

☆□泌

泌，元和中人，阙姓。

○长安昭成寺泥塔铭

大唐元和元年三月十四日，长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行归寂于义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九，戒腊一十九。伏惟神兮俗姓姜氏，望本天水，以簪纓承继，家寄两都，自顿驾长安，贯移上国，今则长安高陵人也。故中散大夫赠太子左赞善大夫执圭之女，适昭陵令赠通州刺史李昕之妻。妇德自天，毋仪生稟，事君子之门，敬姜比德；方择邻之爱，敖母其明。神仪惠和，体量凝肃。有二子

，长曰谊，终杭州余杭县令；幼曰调，终温州安固县尉。有嗣孙五人：定、寅、寓、宁、。皆现承严训，克孝克忠，或位崇百里之荣，或再班黄绶之职。神兮自中年锤移天之祸，晚岁割余杭之爱，由是顿悟空寂，宴息禅林，自贞元四年隶名於此寺。呜呼！莲宫始构，法栋斯摧，定等哀慕悲号，攀援何及？以元和二年二月八日敬奉灵舆，归窆于城南高阳原，礼也。白日昼昏，悲风恻起，玄云低垄上之野，苦雾暗行盾之衢。乌灵已陈，窆户斯掩。泌追承遗则，泣而为铭，勒石纪文，以永终誉。其词曰：

神假温恭，天资淑德。无言成教，有仪是则。舍故里之喧喧，归夜堂之寂寂。朝云出谷兮行雨散，暮鸟悲鸣兮去无迹。流光西没，逝水东极。闭泉壤兮千秋，烈馀薰於贞石。（石刻）

☆李□

失名，大中间宣州泾县尉。

○遗德庙罗尼经幢记

汉明帝梦金人（缺九字）兴（缺八字）归心乃（缺九字）六根无（缺五字）八（缺三字）意（缺七字）永兴俱入□□唐（缺八字）三（缺五字）皇帝施（缺六字）审讹谬（缺八字）莹净□三宝□立□四（缺三字）十力（缺七字）窥及无为（缺六字）有五大夫草市（缺五字）拱信思者，皇抚州（缺三字）与大清信弟子方少通（缺五字）斯道场建造罗尼□绩永□。洎我皇昭谕当（缺四字）敕折毁。自会昌五载（缺六字）未因再树（缺五字）。今有□信弟子方少通重新（缺十五字）或滥□□举首（缺五字）心证无为之体助（缺四字）具列人名，刊于贞石（缺七字）旧观（缺九字）悟佛。（缺十一字）叶（缺七字）永□不朽。大中（缺四字）（石刻）

☆□そ

そ，咸通中人，失姓。

○唐重修北岩院记

资中郡城（缺）数百步之近，有灵岩（缺）盖建中四（缺）智之所开创也。前（缺）顶有寺曰（缺）地之上方便矣。洎会昌五岁，诏（缺）流有读其教，而列刹□（缺）其制者大（缺）留一寺，馀悉除去□（缺）岩□构皆（缺）大中改元，屡降（缺）所（缺）时郡邑申闻□□（缺）兹岩胜境，宜重兴□（缺）阳公以清净化民，□（缺）心释教，无何梦中□（缺）补复前规□（缺）右有所诣（缺）□果得其□（缺）□满前志□（缺）焉。公草植木（缺）建佛阁、锤楼、斋厨总一十一间。力□未周，茅茨相半，公以咸通六年七月奄□化灭。

其时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方莅兹郡，以灵岩绝境，为郡邑赏胜之地，若



非名德，难副众望，沉吟精选，遂辟开元寺高行僧元住持焉。公俗姓谢氏，敏慧之德，发自韶龀，剃落受具，爰从弱年，尽节师资，苦心戒行，操禀真恣，言无矫妄，寒松孤鹤，可以喻其高洁矣。自膺是选，乃坚发弘愿，刻意增修，或随缘化诱，积微成著；或率励徒弟，尽力□□。手足胼胝，未尝倦怠。所受坛施，除粗衣粝食之外，一毫一粒，悉归营缮。於是宏材名匠，有求必至，历高就下，独得形势，以心自相授，偶运雕镌斤斧之思焉。

数稔之内，建立尊胜幢二所，佛阁、讲堂、斋堂、僧房、门屋总二十三间，皆宏丽显敞，克壮前规。喜近檀越，归心善诱，依崇岩镌众像，总一百三所。其馀院内石幢，峭壁佛阁，前後门屋，岩□石桥，规画广袤，已在心匠，将毕志愿，期於异日克就其功矣。时也讲堂初成，岩秋景清，修竹万竿，新池一泓，星龕照灼，月殿丹ぬ，洞彻氛埃，光映林壑，语兹势胜，即四时之物象可知矣。大矣哉！公之瞻智宏规，实法门之柱石，苦海之舟航，非心镜同明，情田广辟，诱人於善路，拯物迷津，讵能臻於此乎？师以そ时因瞻礼，日击营建，固求纪事，难以庸浅为辞，是用直书盛绩，期不泯於贞石也。咸通十二年八月一日记。（《金石苑》二）

按：题下有“前州衙推将仕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邓”（下缺）一行，证以文中“师以そ时因瞻礼”云云，或当是姓邓名そ也。

○□蒙

蒙，官荆南观察支使将仕郎试詹事府司直，失姓。

○唐故宣义郎侍御史内供奉知盐铁嘉兴监事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以乾符六年二月卅日终于常州义兴县之私第。逾月，其仲弟中权衔哀致书，□□□以志来请。蒙之与君，寓居同邑，顷在京师，往来甚密。蒙之季与君之季（缺六字）交甚固，以是得孰君之所行事，书其善，刊诸石，则又安可辞耶？君讳中立，字□□，其先范阳人，晋司空华十五世孙。高祖绍宗，皇邵州武冈令，赠宜春郡太守。博学工书，著《蓬山事苑》卅卷行於世，苏许公为之制集序，韦侍郎述撰神道碑。宜春生盛王府司马、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讳怀环，有文学，尤善隶草书，与兄怀同时著名。学士生池州长史赠金州刺史讳涉，尝以文学登制策科。金州生普州刺史讳爽，进士及第，登朝为殿中侍御史，□称其□享年不永，竟不至高位，当时惜之。

君即普州第二子也。幼失恃怙，授兄长之训。初兄以□□调补霍山县纠，随兄之任，孜孜务学，以至成人。大中初，再调授武进县尉，谓君曰：“曩以若等幼稚，未克□生，今既长成，可以葺事。吾恐坠先志，为平生羞。”遂以武进授君曰：“无以家事萦我，我其行矣。”乃就词科，累战皆北。呜呼！天不福善，旋抱陟冈之悲。君抚视孤侄，过於己子，君之操尚，出於先贤。

自武进历处州丽水令、婺州永康宰，到永康不旬月，旋丁内忧。服阕，予□□今祭酒常侍廉问陕郊，素知其材，奏为郡纠。值将受代，事遂不行。君曰：“事之不行，命也。□郊特达之恩，宜如何报？”乃裹粮策蹇，专专致谢，亦古人之心也。既至辇下，亲旧间稍稍□□，由是名姓颇达于上位。今左丞韦公蟾，即君之亲外丈人，时为中丞，遂奏为台主簿，甚为美秩，前辈名士多为之。然位卑任重，尤不易处，自宪长以降，无不谭其盛美。无何，故□□□师王公凝总擢莞务，奏为嘉兴监官，意颇不乐，辞不获免，遂授侍御史内供奉知（缺四字）年，吏畏课溢，咸谓得材。

及罢归阳羨，葺旧居，植花木，与亲朋骨肉聚会，贫（缺五字）之，女嫁之，男娶之，雍睦怡愉，无一日不得其所。复慕黄老之术，斋心焚修，颇得其（缺六字）无羨馀。呜呼，真可谓贤达之士矣！方今盗贼未弭，四方多事，适当展材业，振（缺六字）知，方闻荐於宰执，欲委之重难，忽暴疾，不六七日而终。呜呼，其亦命耶！享年五十有五。娶汝南周氏，楚州盱眙主簿元谅之亚女。有子三人，长曰庭海，令娶姑之女；次曰裔图（缺六字）性过礼，克绍其家。女三人，长知河东柳氏，即前郴牧泰之第二子；次许嫁宣（缺六字）及笄。季弟仁颖登进士第，有时名，从知广南幕下。仲弟（缺十字）长安城南。方属道路艰虞，未克归，遂卜用其年四月十二日甲申（缺十二字）任光乡许墅村之南，从先大父之莹右，礼也。呜呼（缺）铭曰：

居官惠民，居家睦亲。奉上御（缺）阳羨之北，荆溪之滨。（下缺）（《古刻丛钞》）

☆徐□

佚名，唐末镇海军节度掌书记。

○吴越国故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并序）

盖闻道宏大觉，教演三乘，福济群生，化周□界，法□□须弥之广，□河包巨海之波，元微设喻於□□，宗旨□传於心印，绍隆大教，代有□能□□历劫增修，多生结习，或托阴于轩裳鼎族，或降生于帝子王孙，□□不二之门，□入会三之理。其来也随机□现，与圣合符；其往也传化他方，归真□有。□知□身□相，妙果菩提，去住无常，古今一体。

大师俗姓钱氏，法号令因，即今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第十九子也。宿根净业，降庆王门，□卞玉於庭中，耀□珠于掌上，禀训而□通六籍，操心而暗达三明，晨昏每□於（缺六字）於友爱。爰□幼岁，便断葷辛，及尔韶年，遍□惠悟。不观戏玩，厌服绮纨，□思□□之荣，□□真如之理。我王方兴正教，大转法轮，遂舍□□，得依释氏，□□而期登妙觉，修真而且不□□城。於是年始十三，於梁乾化三年四月十日申请住持安国罗汉寺，以释迦降圣之日

，对佛披剃，脱紫绶□章之（缺四字）三□之衣，虽云学艺从师，实乃天生智慧。梁朝以我王匡守宗社，康济生民，日盛桓文，勋高典册，能舍□门（缺五字）大（缺四字）师於□□即□□在当令而定比□颁□□为□□特赐法号，仍□命服。自是密持秘藏，静住祇园，不（缺三字）喻青莲之出水，以（缺六字）之无□当年於西都（缺三字）明大（缺三字）梁朝恩命□法相大师，加赐三十□□当年封安国罗汉寺主。诠题妙（缺五字）常念《妙法莲花经》，以为（缺八字）神功（缺十字）我王□巡锦里（缺四字）时值中春□□庆诞，大师首登高座，讲赞《莲经》（缺六字）日景仰，咸宝于法（缺十四字）依贞明元年上元夜，又于功臣堂讲《七宝罗经》，教□□渺漫，智理纵横，演说精微，有（岂三字）机（缺五字）安不唯英雄侧（缺五字）倾□□加以遍披内典，兼著文章，所见一□□通□□五□俱下而又（缺七字）宏，述作悉体於风骚，词藻皆精於雅丽，□金□誉，可并芳猷；刻烛成诗，□□敏速。二年，我王□□上□广□僧□既启号□□师主，领加法戒都监，选练大德。三年，我王以释迦真身宝塔□在□江特建莲宫，精崇雁塔，声以（缺三字）爰增百宝之庄严，（缺四字）都城永与军民（缺三字）兹胜事，无出於□□兼授真身宝塔寺主。莫不愈精经论，兼洁香光，匡□教门，纪纲法律，悟道而非求五（缺三字）而益励三坚，梵□倾（缺四字）仰。六年，加授两浙僧统。

龙德三年，我王累功积德，冠古超今，大国褒崇，四方推戴，祇膺简册，肇启王图，文武缙（缺七字）以大师演（缺十九字）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梵刹增辉，僧徒□□，必冀永为法主，长作教宗。孰（缺五字）五□示相（缺二十三字）大□而广增福力，告灵祇而希助阴阳。汤药医治，宣传骆驿，凡关祷祝，靡所不闻，（缺三十三字）释迦顺□，弥勒往往兜率，乃知前佛後佛，万论十□殊途同归，圣贤不易。大师以宝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召□足□□付嘱教门，亲述遗章，（缺五字）王父，寻命□□云：“吾常念《法华经》，摄心不倦，今欲集众讽诵，益广胜经。”才唱真经，端恭合掌，□彻一卷，乃命鸣钟，令具奉闻□以此夜三更，便□圆寂（缺四字）真身宝塔寺，享年二十有四。君父号恸，棠棣哀伤，风悲而佛日沉光，烟惨而慈云□色。两都僧道痛咽酸辛，我王唯□香花，叠修胜善，□资妙果，益证□通。仍命迁（缺三字）卜营窀窆，遂於锦里功臣山南面峰峦营建塔院。以其年十二月九日，归窆于塔（缺三字）命□小师省缘、省善、省□、省勤、省贞、省□、省□、省超、省□、省希等十人，焚修住持。大师幼离慈爱，不恋荣华，洞晓大乘，了传佛性，□□方而示□，□万念以（缺四字）双修□无□□所以不久□世者（缺三字）果成□人天（缺三字）赴□华演隆法教，垂梵天之景福，荫家国之延龄，□□职忝词林，叨尘翰苑，□奉□□令撰塔铭，惟知不可

思议，叙述莫（缺七字）乃为铭曰：

□兴法教，大演真诠。福利群品，三千大千。（缺七字）贤（缺五字）生王宝。河岳灵气，圭璋令质。愿舍贵□，重明佛日。博通典籍，洞晓元微。辞荣舍爱（缺十一字）衣。大戒□明，□钦道德。诵论明敏，缙黄表则（缺四字）为民为国（缺五字）理教门（缺十八字）文（缺五字）临机（缺三字）人才□梵刹纪纲，□门（缺十字）三（缺三字）五（缺二十字）力所运，□古超今，转化他方（缺二十八字）建塔（缺十一字）龙天拥卫。垂荫□基，千秋万岁。（《两浙金石字志》四）

☆史□

阙名，南唐时史虚白之子。

○钓矶立谈序

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於江渚。先校书意薄簪组，心许泉石，每乘双犊版辕车，车後挂酒壶，山童三五人，例各总角，负瓢并席具以自随，遇境物胜概，则取酒径醉，或为歌诗，自号钓矶闲客。割江之後，先校书不禄，叟嗣守弊庐，颇窥先志，不复以进取为念。会王师吊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里，俱为王人大同之庆，有识之所共，咸以为百生不可逢之盛际。叟独何者，而私自怫郁，如有怀旧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时移事往，将就芜没，叟身非朝行，□不食禄，固无预於史事，顾耳目之所及，非网罟之至议，则波涛之呓语也。随意所商，聊复疏之於纸，仅得百二十许条，总而题之曰《钓矶立谈》，使小子温成诵於口，组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惭子山之丽，兴衰则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几矣。（鲍氏刊本）

案：《江南野史》：虚白有二子，次举进士，长早丧。孙温，咸平中擢进士第。陆游《南唐书》：“史虚白孙温，天圣中献《虚白文集》。”不言《钓矶立谈》。愚谓《立谈》当是虚白仲子所著。虚白在南唐，曾官校书郎，故云先校书。温为虚白孙；故曰“使小子温成诵于□”也。虚白长子既早丧，其为仲子所著无疑，惜其名不可考耳。

☆陈十八郎

失名，南汉人。

○尊胜经石幢记

□汉乾和三年太岁乙巳三月八日丙寅□亡考陈十八郎敬赎造加（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一座，追荐幽途，胡误物并乞自身清吉（缺）长於罗浮（缺）禅院供养，凤斋庆赞讫。（《南汉金石记》一）

☆习陵子

阙姓名，大历中人。

○雷氏琴铭

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古，月澄风劲。三馀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澠水燕谈录》八）

●卷五十三

☆阙名（一）

○春赋

春日迟迟，采繁祁祁，玩柔风兮韶景，眷芳节兮嘉时。勾芒兮太，乘震兮执规，遁人道路以徇铎，太师奉职而陈诗，候当振蛰，时将衅龟，或以命乐正而习舞，或以敕狱吏而决辞。尔其举正於中，履端於始，瞻青旗之在御，见斗杓之东指，农祥晨正，土膏脉起。望三素之云，饮八风之水，既布令於五时，复伤心於千里，风以解冻，鱼方上冰，戴胜降桑而翔集，王睢鼓翼以嚶鸣。

若夫孔门浴沂之咏，老氏登台之乐，知盛德之在木，见平秩於东作。雨润榆莢，云飞白鹤，既荐鮪以乘舟，亦先雷而奋铎。右乃佩苍璧，施土牛，其祀户，其兵矛。至若彩树初颁，含桃始荐，举此青幡，戴之彩燕，彳亭神水以酿酒，用桃花而面。亦复歌豳诗，舞云翘，后妃之种初献，东宫之琴瑟方调。亦云候属青阳，气渐东陆，食以蓬饵，饮之浆粥，进彼柔良，去其桎梏。复闻青鸟司启，元鸟司分，万物孚甲之际，精华结纽之辰。可以论爵赏之序，可以留宽大之恩。东郊方见於朝日，灵台靡忘於书云。既而日已载阳，时惟献岁，必埋而掩骼，亦行庆而施惠，祭马祖而祀高，荐鞠衣而修蚕器。元日祈谷，东郊迎气，女夷鼓士，上人秉耒。

若乃三朝三元，时惟正始，进椒花以献寿，□白兽以言事。设五木之汤，列五辛之味，戴凭重席而谭经，江夏举衣而告瑞，画鸡苇索以皆陈，柏酒桃汤而具备。放邯郸之鸪，献雕胡这米，或悬羊而磔鸡，或献琮而执贄。斯谓上日，四时肇启。

至其元日命社，以祈农祥，伊句龙之所主，在水土而允臧。汉祖□<sup>°</sup>而事著，陈平分催而道光，实以阴而主杀，岂伐树以斯亡。亦以封土达气，报本反始，或为群姓而立，或以百家共置。

尔其寒食之节，禁火藏烟，斗鸡蹋<sup>リ</sup>，佐以千秋，（原缺四字）榆火将然，古有司<sup>ピ</sup>之禁，俗有介推之言。故周举之书已布，而魏武之令方传。

又有暮春之首，布和之辰，临流高会，楔饮斯陈，过平阳之第，临薄洛之津，集彼张裴，玩兹洧溱。复有蕙肴轻泛，犍车见寻，周公之城洛邑，秦昭之受水心，或执兰而容与，或暴药以沈吟。天渊则坛名积石，华林则提号千金

，从花绕练以凝望，流莺满枝而啜音。斯并者於时令，故存之於翰林。

○大逆请改重法奏（贞观二十一年，刑部）

准律，谋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递流。此则轻而不惩，望请改重法。

（《唐会要》三十九）

○昭陵上食请依故事奏（永徽二年七月，有司）

谨按献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腊、清明、社节等日，亦准朔望上食。来月之後，改复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请依献陵故事。（《唐会要》二十一）

○明堂制度奏（永徽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司）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室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於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元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主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檐，或为未允，请据郑元、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十六尺，法乾之象。圆楣之下所施圆柱，旁出九宫、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馀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馀一丈一尺。内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在外，设而不开。内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葺屋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案《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於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案《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

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元阍，四角造三重魏阙。（《唐会要》十一）

○减马料饷饥户奏（开元二年，宰臣等）

陛下缘亢旱，亲降德音，减膳撤乐，朝野之人，无任欣感。然食粟之马，在厩犹多，自今请马料日减其半，回饷饥户，则人畜偕济，免供亿之乏。（《册府》）

○岳渎祝牒称皇帝奏（开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

伏准《唐礼》，祭五岳四渎，皆称嗣天子，祝版皆进署。窃以祀典，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则不合称嗣天子，及亲署其祝文。伏请称皇帝谨遣某官某，敬致祭子岳渎之神。（《唐会要》二十三）

○处分道僧奏（开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

臣等商量，缘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兴教，使同客礼，割属鸿臚。自尔已久，因循积久。圣心以元元本系，移就宗正，诚如天旨，非愚虑所及。伏望过元日後，承春令便宜，其道僧等既缘改革，亦望此时同处分。（《唐会要》四十九）

○东封乐舞奏（开元二十九年六月）

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元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乐，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币用《肃和》之乐，迎俎用《雍和》之乐，酌福饮福酒用《福和》之乐，送文迎武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用《凯安》之乐，送神用夹钟《元和》之乐，禅社首送神用林钟宫《顺和》之乐，享太庙迎神用《永和》之乐，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太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真皇帝酌献用《景云》之舞，彻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黄钟宫《永和》之乐。臣以乐章残缺，积有岁时，自有事东巡，亲谒九庙，圣情慎礼，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请编入史册，万代施行。（《通典》一百四十七）

○厘事二百日成考奏（天宝二年八月，考功）

准《考课令》，考前厘事不满二百日，不合成考者。厘事谓都论在任日至考时，有二百日即成考，请假停务，并不合破日。比来多不会令文，以为不入曹局，即不为厘事，因此破考。臣等参量，但请俸禄，即同厘事，请假不满百日，停务不至解免，事雪却上，其考并不合破。若有停务逾年，不可更请禄料兼与成考。（《册府》六百三十五）

○食封人两京给付歿後元孙直下一房许在分限奏（天宝六载三月六日，户部）

诸道请食封人，准长行旨，三百户以下，户部给符就州请受，三百户已上，附庸使送两京太府寺赐坊给付者。今缘就州请受，有损於人，今三百户以下，尚许彼请，公私之间，未免侵扰。望一切送至两京，就此给付，即公私省便，侵损无由。又准《户部式》节文，诸食封人身歿已後，所得封物，随其男数为分，承嫡者加一分，至元孙即不在分限，其封总入承嫡房，一依上法为分者。若如此，则元孙诸物，比于嫡男，计数之间，多校数倍，举轻明重，理实未通。望请至元孙以下，准元孙直下一房，许依令式，馀并请停。唯享祭一分，百世不易，自然争竞永息，勋庸无替。（《唐会要》九十）

○景皇帝陵台加尊号奏（天宝十三载，太常礼院）

《礼记》：“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上文方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礼，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郑元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犹改，则其馀可知。伏以景皇帝并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礼，陵台之号，不合有殊。（《唐会要》二十）

○详议狱成奏（乾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

准《名例律法》云：“狱成，谓赃状露验，及尚书省断讞未奏。”疏曰：“赃，谓所犯之赃，见获本物。状，谓杀人之类，得状为验，虽在州县，并为狱成。若尚书省断讞未奏，即刑部覆讞未奏，亦为狱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经闻奏，及有敕付法，刑名更无可移者，谓同狱成。臣今与法官审加详议，将为稳便，如天恩允许，仍永为常式。（《唐会要》三十九）

○决有两种法开二门奏（乾元二年六月十四日，刑部）

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唯有四刑。每定罪，须降死邢，不免还计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明。又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析，京城如是蠹害，决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种，法开二门。（《唐会要》三十九）

○请复御正殿奏（上元元年八月，中书门下）

陛下前以愆阳经时，避居正殿，凡在臣庶，无任兢惶。今至诚感通，嘉雨沾洽，凶渠授首，同类革心。臣等敢昧死请，自今已後，依常仪御正殿。（《册府》）

○州县三考一替奏（宝应元年十月，吏部）

准今年五月诏，州县官自今以後，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数州申解，疑三考後为复待替到，为复便勒停，请处分者。今望令已校三考官，待替到，如替人不到，请校四考後停。（《册府》六百三十五）

○内外官授日计考奏（闰月，考功）



内外员外官等，除合在定数外，准敕并任其所适。既不入曹，无凭捡考，比来或有申者，即与见在同奏。检勘之时，成破不一，文案混杂，条流未明。臣等商量，望请自今以后，内外文武员外同正及试官，除合在任外，一切不在申校之限，并听从授日计考，准中中例叙用。（《册府》六百三十五）

○立京外按察司奏（宝应二年正月，考功）

请立京外按察司，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其功过稍大，事当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状报考功。其功过虽小，理堪惩劝者，按成即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唐会要》八十一）

○厘革诸道料钱奏（大历十二年五月，中书门下）

得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台事李涵、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刘晏、户部侍郎专判度支韩等状，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观察使（令兼使不在加给限）每月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都团练副使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三十贯文；观察判官（与都团练判官同）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支使每月料钱四十贯文，推官每月料钱三十贯文，巡官准观察推官例，已上每员每月料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如州县见任官充者，月料杂给减半；刺史知军事，每人除正俸外，请给七十贯文，如带别使，不在加限。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三十贯。州县给料（其大都督府长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马准上州别驾例支给料钱），刺史八十贯文，别驾五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录事参军四十贯，判司三十贯，参军、博士各一十五贯，录事、市令等各一十三贯，县令四十贯，丞三十贯，簿、尉各二十贯。

右谨具条件如前，其旧准令月俸、杂料、纸笔、执衣、白直，但纳资课等色，并在此数内。其七府准四月二十八日敕文不该者，并请依京兆府例处分。其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其额内厘务，比正官减半。其州县官除差充推官、巡官及司马掌军事外，如更别带职，亦不在加给限。（《唐会要》九十一）

○停诸州团练守捉使奏（大历十二年五月十日，中书门下）

诸州团练守捉使，请一切并停。其刺史自有持节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其判司既带参军事，望令司兵判兵马案，司仓判军粮案，司事判甲仗案具。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当土百姓，名曰团练，春秋归，冬夏追，集日给一身粮及酱菜。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诸道观察都团练使判官各置一人，支使一人，推官一人，余并停。（《唐会要》七十八）

○武德以来功臣约为三等奏（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馆）

武德己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名迹崇高者，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国公裴寂、纳言鲁国公刘文静、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中书令博陵王崔元、侍中平阳王敬暉、侍中扶阳王桓彦范、中书令南阳王袁恕己、尚书左仆射徐国公刘幽求；二十四人第二等：司空河间王孝恭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莒国公唐俭、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基、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长孙顺德、行台尚书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行台尚书右信射郟国公殷开山、户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荆州都督谯国公柴绍、扬州都督褒国公段志元、右骁骑大将军郟国公张公谨、右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礼部尚书永兴县公虞世南、工部尚书武阳县公李大亮、散骑常侍丰城县男姚思廉、左武侯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夏官尚书耿国公王孝杰、右武卫大将军韩国公张仁愿、光禄卿琅邪郡公王同交、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说、兵部尚书中山郡公王峻等；三十四人第三等：司空淮安王神通、特进江夏王道宗、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行台左仆射方国公宝轨、大府卿葛国公刘义节、左屯卫大将军襄武郡公刘师立、右骁卫大将军梁公安兴贵、右武卫大将军申公安修仁、左卫大将军谯国公窦琮、夔州都督息国公张长逊、黔州都督夷国公李季和、右光禄大夫罗国公张平高、左监门大将军荣国公樊兴、左武侯大将军郟国公钱九陇、右武侯大将军沔阳郡公公孙武蓬、左武卫大将军怀宁县公杜君绰、右骁卫将军安化县公庞卿恹、凉州都督广德郡公李安远、凉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刑部尚书吴兴郡公沈叔安、右领军虢国公张士贵、左骁卫大将军毕国公阿史那社尔、右武卫大将军琅琊郡公牛进达、辅国大将军嘉州郡公周护仁、右武侯大将军天水郡公邱行恭、尚书左仆射宋国公唐休、右羽卫大将军辽阳王李多祚、吏部尚书齐国公崔日用、户部尚书越国公钟绍京、左武卫将军平阳郡公薛讷、右金吾大将军凉国公李延昌、光禄卿申国公许乾辅、中书侍郎赵国公王琚、特进邓国公张等。

至德己来将相，功效明著，已亡歿者，八人第一等：尚书左仆射冀国公裴冕、吏部尚书清河郡公房、门下侍郎卫国公杜鸿渐、开府仪同三司武威郡王李嗣业、卫尉卿颜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谦、御史中丞张巡、将军南霁云、八人第二等：大尉临淮王李光弼、兵部尚书凉国公李抱王、司空霍国公王思礼、御史大夫刘正臣、范阳长史贾循、尚书右仆射信都郡王田神功、左羽林大将军薛景仟、睢阳太守许远；七人第三等：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侍中韩国公苗晋卿、尚书左仆射赵国公崔圆、尚书右仆射辛云京、尚书右仆射扶风郡王马、右散骑常侍太原尹邓景山。按史传考详事实，约为三等，具列如前。（《唐会要

》四十五。按：邱行恭以下，当有脱文。）

○甲库采择一人专押奏（建中二年十月十一，中书门下）

中书、门下及吏部制敕甲库等，准式，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并合专判、缘官望清高，兼外有职事，不得躬亲，所以比来文历，多有罪过。今请每库采择一公清勤干，专押甲库，冀事得精详。其知经四周年，无负犯，仍望依资与改官。（《唐会要》八十二）

○量复具员改转旧制奏（建中三年闰正月十八日，中书门下）

准贞观故事，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书门下皆立簿书，谓之“具员”。取其年课，以为迁授，此国之大经也。自艰难已来，此法遂废，垂将三十载。伏望知大历十四年已来，量署“具员”，据前资见任员，量与改转。从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两考，余官各三考，与转。其升进黜退，并准故事处分。仍下天下州县审勘，责前资见任，其乡贯、历任官讳，同一状牒中书门下。（《唐会要》五十四）

○诸司文状依限录奏奏（建中四年六月，中书门下）

应送诸司文状，检勘节限中考文状等，并是每年长行之事，尚书省各依限录奏。旧例经一宿即出，如经三日不出，请本司更修单状重奏。又三日不出，即请本司长官面奏，取进止。其内状到，各令本司两日内具省案及宣黄，送到中书，依前件所定限勘会宣下，即事免稽滞。又准开元十九年四月敕，应加阶并授及勋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至门下省重加详覆驳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涂讫，仍於甲上具注事由，牒中书省。（同上）

○请二王入朝事毕还藩奏（建中□年，有司上言）

按《汉仪注》，朝贺正月，常一王四侯，十馀载一至。又按《史记》，诸侯王朝凡四见，留长安不过二十日。今诸王入朝者甚多，非为示之简要，宏之礼节，既乘古制，有亏前典。臣请每岁二王入朝，礼毕还藩，敢以义请。（《唐会要》二十四）

○公主出降乘金根车奏（贞元二年二月，太常）

长林公主出降，准《开元礼》，合乘厌翟车。去年嘉诚公主出降，得驾部牒，造来多年，不堪乘驾。又得内侍省报，旧例相沿乘金根车，其时便已行用。今缘礼会日逼，创造必不及，请准嘉诚公主例，乘金根车。（《唐会要》卷六）

○吏曹条例奏（贞元二年五月，吏部）

伏准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诸州府及京五品已上官，停使下郎官、御史等，宜付所司作条件闻奏者。缘诸色功优，非时授官，阙员稍多，请作节限许集。上州刺史、两府少尹、四赤令停替後，请许一月内于都省陈牒纳文状毕

，检勘同具申历，每至月终，送名中书门下，仍请不试。太原、河中、凤翔、江陵、成都、兴元府少尹、赤令，及京兆畿、赤令、中、下州刺史、诸使下停减郎官、御史等，停官当年并听集。六品以下常参官，以理去任者，当年听集。具员官，京兆府先申中书门下省，检勘未成失文历者，其中先东西在远，不及选集，并请依後件合集人限，所在陈牒，随例赴集。选人有明经、进士、道举、明法出身，无出身人有经制举、宏词、拔萃及第，判入等清白状，并有上下考校奏成，及孝义名闻，制及敕褒奖者；或曾任郎官、御史、起居、补阙、拾遗、太常博士、两府判司，两府畿、赤官，使下郎官，观察使、节府、都团练、都防御、度支、水陆运、盐铁使留守判官、支使、推官、书记等，制敕分明，贞元元年十二月已前离任者，一切听集，并六府少尹、弁赤令，并不在试例，应未及一考已下，被替、丁忧服满、废省、患解、侍亲，并隔绝不上州府县升降等官，并听当集。缘未得资望，准六品已下选人例，所试状纵入下等，望临时据人材定留放。其违程不上人，经免殿者，听集。仍却还本道本色官，应准格未合集人，其中有文词宏赡、学术精通，灼然为人所知，亦任於所在府州陈状。本州长官精加考核，有才实相副，别状送名，如有逾滥，其本州署申解牒本判官，量事科罚。四品官中，有衰疾情愿任致仕官者，但是正员官，不限考数，任於所在州府陈牒。依合集人状样，通由历，准前送本道观察使上省，不用身到礼部。附学官先及第人荐阙吏部者，并听集，准例试状定留放。应集合试官，并望准旧例状一道，仍准建中二年格例及大历十一年六月敕，请条委左右仆射、兵部尚书、侍郎同考试。其状考入上等，具名所试状，依限送中书门下。其考入下等者，任还。（《唐会要》七十四）

○阶高官卑准格处分奏（贞元六年六月，吏部）

准格，内外官承泛阶应入五品者，制出日，须经一十六考，见任六品官，本阶加正六品上；应入三品者，制出日，经三十考，见任四品官，本阶加正四品上。自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敕，诸道将士准制加泛阶爵勋等，特许不检勘注拟，其正员官不在此限。自後有司因循，以例破格，应试官叙阶并不限官品。其中或官是九品，阶称朝议郎；或官是六品，阶称正议大夫。加一泛阶，并入三品、五品。伏以元敕制令不检勘，无不限官阶之文，若以例判成，即阶违格令。请别立条限，渐归旧章。应将士兼、试官叙泛阶，奏敕已到，令入三品者，矜其劳效，须有优奖，其官阶相当，并请不限考数，检当任一衔有实，许与结叙。其阶高官卑者，请准格处分。（《唐会要》八十一）

○考课诸司比类格文定升降奏（贞元七年八月，考功）

准《考课令》，诸司官皆据每年功过行能，定其考第。又准开元、天宝以前敕，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来，诸司并一例中上考。且

课绩之义，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废朝典。自今以後，诸司朝官，皆须据每年功过行能，仍比类格文，定其升降，以书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应诸司长官书考不当，三品已上，具衔牒上中书门下，四品已下，依格令，各准所失轻重降考。（《唐会要》八十一）

○观察刺史等官考绩奏裁奏（贞元七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

准《考课令》，三品以上官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考，并奏取裁注云，亲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详此文，则职位崇重，考绩褒贬，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缘诸州观察、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请奏裁。其非节度、观察等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请不在此限。（《唐会要》八十一）

○请停东都礼生奏（贞元八年四月，太常寺）

本置礼生，是资赞相，东都既无祠祭，不合虚备阙员。且无功劳，妄计考课，年满之日，一例授官，比来因循，实长徼幸。其东都太庙及郊社斋郎，先并准敕停讫。惟礼生尚在，伏请下吏部，自今以後，不得更有注拟。其先补者，并请追赴上都，已满者伏望量留四年，未滿者请折听，或入考。如有情涉规避，委托事由，两月内不赴西都，即请牒吏部注甲解退，收实本色。冀循事实，永绝奸源。（《唐会要》六十五）

○贡举人谒先师请别择日奏（贞元九年九月，太常）

以十一月贡举人谒先师，今与亲享太庙日同。准《六典》，上丁释奠，若与大视同日，即用中丁。谒先师请别择日。（《唐会要》三十五）

○挝鼓进状却付本司奏（贞元九年，御史台）

今後府县诸司公事，有推问未毕，辄挝鼓进状者，请却付本司推问断讫。犹称抑屈，便任诣台司按覆。若实抑屈，所由官录奏，推典量罪决责。如告事人所诉不实，亦准法处分。（《唐会要》六十）

○内供奉御史班位奏（贞元十二年十月，御史台）

伏准贞元二年班序敕，诸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参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内供奉里行，即入御史班。缘使下御史稍多，近例并不在内供奉班内。臣等参详，伏请自今已後，请使下御史内供奉者，入门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员外郎之後，在正台监察御史之上。便为常式，庶叶通规。（《唐会要》六十二）

准开元天宝以前敕，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来，诸司并一例中上考，且课绩之义，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废朝典，自今以後，诸司朝官，皆须据每年功过行能，仍比类格文，定其升降，以书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应诸司长官书考不当，三品已上，具衔牒上中书门下，四品已下

，依格令各准所失轻重降考，（唐会要八十一）

○旱损借贷奏（贞元十三年三月）

诸道州府，各遭旱损。其诸州府有贞元八年已前见贮米麦斛斗三百八十万石，请各委州府借贷。今秋成熟後，依本数却纳。（《册府》五百十一）

○女子李妙法庐墓奏（贞元十三年，深州奏）

博野县女子姓李氏，号妙法，年六十六，庐墓经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禄山逆乱，被虏劫他乡，闻父亡，欲奔丧，又以有一子，不忍分离，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既而号恸擗踊，遂烧一指，以启告先灵。又以不见灵柩，志欲庐墓，兄弟不许，遂以刀刺心见其志。竟开埏道，见棺槨尘土，以舌舐之，又以发拭棺上尘埃。自是庐舍墓侧，往往有异鸟翔集。其坟上先无树本，李氏手自栽植杂树一千根，并高数尺。初庐墓数年，并皆尝之。无几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为记，其至性如此。（《南部新书》癸）

○改公主册礼奏（贞元十五年七月三日，有司）

册公主仪注，伏准开元之仪，侍中合宣制（今仪注误以中书令宣制则，其日侍中阙行事之仪），中书令合受册，又合以册授一册使（今仪注误以中书侍郎授册使，则其日阙中书令授册之仪）。内册案自东上阁出，诣横街北，合宣付中书门下，其侍中、中书令其日并行事（今仪注误独宣付中书令，则侍中无凭宣付），今欲改正。（《唐会要》卷六）

○病死羊犊送还太仆奏（贞元十八年五月，太仆）

每年四季，送太常入涤羊犊，送後或称暴死。准式理讫，真伪难明。伏以毛色羊犊，甚难择采，如有病死者，望还太仆卿，准数送替，庶易辩明。永为常式。（《唐会要》二十三）

○三品官假满日正衙参见奏（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

伏准承前旧例，诸司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满日，正衙参见。其馀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长，不曾于正衙参见。去年六月，侍御史窦群奏，令尚书省四品，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参见。既失旧章，又烦圣听。今请准例，三品以上假满日正衙见，如有违越，请准乾元元年三月敕，每犯夺一月俸。（《唐会要》八十二）

○升礼讫公私声乐复常奏（永贞元年十月，太常）

内外公私声乐祭祠等，汉、魏已来，既葬庙之後，皆复其常，本常行之，以为故事。今德宗皇帝十一月四日行升之礼讫事，请皆如旧。（《唐会要》三十四）

○改正昭成皇后忌日行香奏（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

昭成皇后窦氏，按国史，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崩。其时缘则天临御，用十一

月建子为岁首。至中宗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日须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唐会要》二十三）

○曾太皇太后沈氏服制奏（永贞元年九月，礼仪使）

孙为祖母，合服齐衰五月，汉魏以来，时君皆行易月之制。皇帝为曾太皇太后沈氏，合五日而除，内外百寮，并令从服，以五日为制。其在兴庆宫尝侍奉太上皇者，十三日而除。（《唐会要》三十八）

○废文敬恭懿太子庙奏（元和元年，太常寺）

七太子庙，文敬、恭懿太子，两京皆是旁亲。伏详礼经，无文享祀，官员所设，深恐非宜。其两京官吏，并请勒停。其屋宇，请令宗正寺勾当者。（《唐会要》十九）

○顺宗配享昊天上帝奏（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礼院）

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谨按《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太庙附享礼毕，大享之日，准礼合奉皇考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唐会要》十二）

## ●卷五十四

### ☆阙名（二）

○致仕官身故非三品上不辍朝奏（元和元年九月，中书门下）

近奏定合辍朝官品，敕已寻行，其致仕官多是优礼，合同贞观敕例，未该须有处分。自今以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历四品清望，并不在此例。（《唐会要》二十五）

○请置具员簿奏（元和二年正月，中书门下）

正月赦文，令於中书置具员簿，以序内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废，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令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已上前资见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数，置具员簿。应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及上州已上上佐、东宫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考已上，并请五考。其台官先定月数。今请侍御史满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满十八月，监察御史依前二十五月与转；三省官并三者，馀官并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上，并五考商量与改。尚书省四品已上，文武官三品已上，缘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须有追改，并临时奏听进止。其权知官後至两考，然与正授，不得用权知官资改转。其内外诸色官中，缘官阙要人及缘事须有改移者，即不在常格叙迁之限。诸道及诸使、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议、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等，有敕充职掌举检校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三考与改转官，四考与改。如未经考者，并诸授同类官，经两考者依资与转。如前御史是使下官未经考者，请以本官改转，经三考依资转与，仍许通前任计为考数。其军州戎镇别立功效，事迹彰著

，为众所知者，须别甄录，即具上事迹，奏听进止。其罢使郎官、御史，任依旧冬荐。其诸道应须荐送人等，自今已後，诸郎官、御史者，便及时限同为冬荐，所同准例检勘，申送中书门下。六品已上非郎官、御史者，状到後望付吏部，准同元元年二月七日敕处分。（《册府》六百三十一）

○请停诸陵道使奏（元和二年九月，中书门下）

先王制礼，皆有著定之文；後圣沿情，或徇一时之敬。过犹不及，遂至于烦。询于有司，参酌礼意，若无厘革，稍黷旧章。其太庙诸陵荐新，诸陵节日遣使，臣等商量，请每除太庙时飨，及朔望上食，诸陵朔望奠亲陵朝晡奠外，馀享祀及忌日告陵等并停。其果实、柑橘、蒲桃、菱梨，远方所进，并请遣使於诸陵荐献。果实之中甘瓜时异，亦请至时上荐。其馀瓜果，四时新物，并委陵令与县司计会，及时荐献。其专使亦停。（《唐会要》十八）

○依旧置校理官奏（元和二年七月，集贤院）

伏准《六典》，集贤院置学士及校理、修撰官，累圣崇儒，不失此制。至贞元八年，判院事官陈京始奏停校理，分校书郎四员、正字两员，为集贤院校理正字。今诸校书郎、正字并却归秘书省，当司请依旧置校理官，庶循名实，且复开元故事。又直官请减五人，写御书请减十人。（《唐会要》六十四）

○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奏（元和二年八月，中书门下）

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异兽等，准永贞元年八月敕，自今以後，宜并停进者。伏以贡献祥瑞，皆缘腊飨告庙，及元会奏闻，若例停奏进，即恐阙于盛礼。准《仪制令》，其大瑞即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元日闻奏。自今以後，望准令式。（《唐会要》二十九）

○两京监生每馆定额奏（元和二年十二月，国子监）

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请每馆定额如後：两监学生总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馆七十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二十员，书馆十员，算馆十员。伏见天宝以前，各馆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後，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定额如後，伏诸下礼部，准额补置。（《唐会要》六十六）

○非时选集注拟奏（元和三年正月，吏部）

准去年六月敕，元和元年下文状人，但有续阙，即便注拟。元和二年下文状人，均待有两季下续阙，至冬未合收用者注拟。伏以非时选集，见在无多，待阙多年，艰辛转甚。其元年二月十三日已前下文状，应未得官人，并请依当年平选留人例，一时注拟。其十月以後及今年下文状人，如元敕即与处分，亦请准前注拟。其馀并请待注平选人毕，有阙相当，便与注拟。如无阙相当，即请许待续阙。（《唐会要》七十五）



○三千里外县限十二月赴上奏（元和三年三月，吏部）

应授三千里外县，替年终缺人等。准元和二年五月十九日敕，量抽三千里外县令，至元和三年终计日成四考阙。其新授三千里外县令等，合用待旧人成四考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赴。请准元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其新授三千里外官人，请从甲下後，不计程限，但至十二月内赴上。如出十二月内，即违程例处分。如投替人续有故事，便请放授官人上，上不必待至十二月。仍请自今已後，每年若有替年终缺人，亦请准此。（《唐会要》六十九）

○举行乡贡举人奏（元和三年五月，兵部）

伏准贞元十四年九月敕，乡贡举人权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并用，举选之制，国朝旧章，参调者既积资劳，入仕者必先贡举。自经停废，今已十年，别趋幸门，渐绝根本，典彝具在，可举而行。其乡贡举，恐须准式却置。（《唐会要》五十九）

○荐举县令分入三铨注拟奏（元和四年正月，中书门下）

伏准元和二年制书，举荐县令等，前後敕文非一，有司难於遵守。今请中外所举县令，并随表状，十月三十日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选人例，分入三铨注拟。平选中，有资序、事迹、人才，与前举县令相类，即先注拟，时集望停。（《唐会要》六十九）

○知邮驿官书考奏（元和五年正月，考功）

诸道节度使、观察等使，各选清强判官一人，专知邮驿。如一周年无违犯，与上考。如有违越，书下考者。伏以遵守条章，才为奉职，便与殊考，恐涉太优。今请不违敕文者，书中上考，其违越者，依前书下考。仍请永为常式。（《唐会要》六十一）

○请谥行状须佐史撰录奏（元和五年二月，考功）

当司三品以上，准格合请谥官。准贞元七年格文，奉宝应二年正月十八日敕节文，佐史录行状，陈请考功详覆讫，下太常定谥者。近日以来，撰录行状，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伏请从今後请谥行状，准敕文须是佐史。（《唐会要》八十）

○减省官员请存旧例奏（元和六年八月，中书门下）

得兵部侍郎许孟容等状，当司准六月二日，减省官员及厘革三卫等应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员，京官七百六员，武官员数不多，俸钱比文官较少。又在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左右神策及诸军诸使，挟敕驱使，员阙至少，难议停省，并请仍旧。外官二十六万二十三员，所管诸府，自折冲以下，总无料钱，例多阙乏，空有府额。其镇戍官等，或有任者，不过数员，纵使停减，并无损益。伏请存旧例，六番三卫，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纵使分番当

上，配役处多，移牒勘会，须得详请，续商量闻奏。（《唐会要》五十九）

○县令犯赃殿罚举荐官奏（元和六年十月，中书门下）

准建中元年敕，每年授官人，令举自代状者。又臣闻周之群寮，委於冢宰，汉之多士，辟於有司。故凡称大僚，皆得尽善。陛下念黎元之困，设令长之科，群僚举知，天下蒙福，荐贤相继，敦劝大行，苟或容私，则利害攸伏。伏请所举县令到任，刑罚冤滥，及有赃犯者，其举荐官削阶，及停见任，书上考。并准元和三年敕处分。委御史台、诸道观察使严加察访，不得容贷。其诸道所举官属，及有状论荐人，如有赃犯过恶，亦请具名闻奏，量加殿罚。所冀人知戒惧，不敢妄行，为官择人，得贤报国。（《唐会要》六十九）

○孙用祖荫准例收补奏（元和六年十一月，礼部）

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敕应补太庙斋郎，用荫官并五品已上子，六品常参官子补者。今详节文，所用五品、六品荫者，唯许子，并不该孙。又节文其应补太庙斋郎、郊社斋郎，孙用祖荫，子用父荫，即孙之与子，并许收补，恐前後文字有所差错。今格限已及，须守敕文，其孙用祖五品已上荫者，恐须准旧例收补。（《唐会要》五十九）

○颜[QDDU]奔丧奏（元和六年闰十二月，庐州）

量移官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颜[QDDU]，母在扬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请奔丧者。准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敕，自今已後，流人左降官称遭忧奔丧者，宜令所司先奏听进止。（《唐会要》四十一）

○请定官俸规制奏（元和七年，中书门下）

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馀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艰难以来，网禁渐弛，於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袞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有名存职废，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将为定式，须立常规。（《唐会要》九十一）

○登科人据等第高下注官奏（地和八年四月，吏部）

应《开元礼》及学究一经登科人等，旧例据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缘校书、正辽等名望稍优，但沾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逾年，若无科条，恐长侥幸。起今已後，等第稍高文学兼优者，伏请量注校正。其馀署《开元礼》人，太常寺官有阙，相当注。通经人，国子监官阙，相当者，并请先授，以备讲讨。如不情愿，即通注他官。庶名实有恪，纪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阙人，亦请依此条限，使为常制。（《唐会要》七十六）

○勘会诸司食利钱奏（元和九年十一月，户部）

准八月十五日敕，诸司食利本钱出放已久，散失颇多，各委本司勘会。其合徵钱数，便充食钱，若数少不充，以除陌五文钱，量其所欠，添本出放者，令准敕各牒诸司勘会。得报，据秘书省等三十二司牒，应管食利本钱物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二贯九百五十五文（各随司被逃亡散失，见在徵数额，与元置不同。今但据元置数额而已），秘书省（三千三百八十四贯五百文）、太常寺（六千七百二十二贯六百六文）、光禄寺（一千二百九十九贯六十四文）、宗正寺（一百十七贯九十五文）、卫尉寺（一千二百五十贯九百文）、太仆寺（一千九贯五百文）、大理寺（五千九百二十四贯七百四十文）、鸿胪寺（二千六百六十贯文）、司农寺（二千七百三十五贯七百七十文）、太府寺（一千五百八贯九百文）、殿中省（九百九十贯五百五十文）、詹事府（一千一百九十一贯三百七十七文）、国子监（二千一百四十四贯二百五十文）、少府监（一千三百三十四贯七百三十一文）、将作监（一千六百十七贯文）、左春坊（一千三百八贯七百七文）、右春坊（一千贯文）、司天台（三百八十贯文）、家令司（一千八百一十贯七百文）、太仆寺（四百三十六贯六百五十文）、总监（二千六百七十二贯文）、左藏库（六百二十贯文）、尚食局（三百三十八贯文）、尚舍局（三百七十四贯三百文）、尚辇局（一百贯文）、太仓（二千四百十五贯六百八十一文）、内中局（六百三十六贯二百文）、万年县（三千四百贯六百文）、长安县（二千七百四十五贯四百三十三文）、左卫（五百四十贯文）、左司御帅府（二百一十贯文）、右司御帅府（一百贯文）。（《唐会要》九十三）

谒先师常参官观礼奏（元和九年十一月，礼部贡院，）

贡举人见讫，谒先师，准格，学官为开讲，质定疑义，常参及致仕官观礼。旧例，至时举奏。（《唐会要》三十五）

○左降官考满量移奏（元和十二年九月，刑部）

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其贬降日授正员官，或无责辞，亦是责授，并请至五考满，然後本任处申阙。并馀左降官，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如考满後，虽已申牒，未经量移间，其禄料并准天宝、贞元两度敕文，依旧支給。其本犯十恶等罪已有正名，仍请依旧。（《唐会要》四十一）

○御史职事行立以敕文为先後奏（元和十三年，御史台）

请应除御史职事，但据上日为先後，未上日不得计月数者。准其年九月七日敕，不逾一个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先後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时，据来处各有远近，若据一月，便为惩创，恐乖旧制，殊未合宜。伏

缘台司职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敕令，公事先后，须系到日，则院长本不职，翻然在下，制置错乱，无所遵承，行之累年，转见其弊。伏请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职事行立，一切依敕文先後为定。除拜上日，便为月数，须观积效，岂系旬时。如有除官以後，赴职稽慢，量道路远近，则台司别具名闻奏。须议惩罚，岂止颠倒职事而已。（《唐会要》六十）

○叙录将士准敕处分奏（元和十三年六月，中书省）

应叙录将士兼试官加泛阶入三品、五品，伏准贞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所奏，具有科条。近日因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滥，升进无章，须重申明，冀绝侥幸。自今已後，应叙录入五品、三品阶者，并请准前敕处分。其正三品以上阶，准格式须有特恩，不在用考累叙之限。（《唐会要》八十一）

○大雉仪服奏（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左右金吾引驾仗）

以旧例驱雉辰子等，金吾将军以下，并具襍阑笏，引入卜门。谨案大雉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其光仪襍阑笏之制，常参朝服，旧制未称。今後请各衣锦绣，具巾袜，带仪刀，部引出入，则与事合宜。（《唐会要》七十一）

请谥立限奏（元和十四年，都省）

请谥家子弟及门生故吏，请立限，未葬以前陈状。其家在遐远，及别有事故者，任至一年内陈状。到考功月内检勘，下太常礼院，受牒後，一月内定牒报考功。毓德邱园，节行特异，无官及位卑者，任所在长吏奏请，仍许不拘年限。未立节限以前，合请谥未请者，家在城者，任六个月内於所司申请，家在外者，亦许至一年内申请。立节限後，如过限久，全不请谥。其中有善恶尤著，可存劝诫，请委考功访察行实，便请牒下太常礼院定谥。庶使善必见称，恶无幸免。

伏准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请谥者，必先葬期，请於考功，牒送太常寺礼院，然後一月内定谥者。伏奉三月二十五日敕，宜令尚书都省与考功及太常礼院更审条流，明立节限闻奏者。今与考功郎中萧、太常博士李虞仲等商议，具条流节限如前。（《唐会要》八十）

○责授官任自参选奏（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吏部）

今请应责授官，前制已改转者，各勒依今任考数，停替日便放东西。合选时任自参选，不要反更有检辖，庶使人无凝滞，事有指归。（《唐会要》四十一）

○考状不得有虚美闲言奏（元和十四年十二月，考功）

自今以後，应注考状，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异政，某色树置，某色劳效，推断某色狱，纠举某色事，便书善恶，不得更有虚美闲言。其中与下考，亦

各言事状，然与注考，并不得失於褒贬。如违，据所失轻重，准令降书考官考。（《唐会要》八十一）

○奏报官吏善恶奏（同上）

据宝应二年敕，御史台分察使及诸道观察使，访察官吏善恶，功过稍大事当闻者，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状报考功，至校日参验事迹，以为殿最。伏以近日功过，都不见牒报。今後诸司不申报者，州府本判官便与下考，在京诸司追节级纠处，本判官敕课日量事大小黜陟。（《唐会要》八十一）

○诸道正员官依资改转奏（元和十五年二月，中书门下）

见任正员官充职掌等，比限两考，及授官经二周年以上，方许奏请，然与依资改转，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滞。请自今已後，诸道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年者，即依资与改转，如未周者，即量与同类试官。如此处分，庶将得中。（《册府》六百三十一）

○丰陵合停日祭奏（元和十五年四月，礼仪使）

按礼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腊、社日，各设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外，每日进食。今丰陵合停日祭，景陵日祭如式。（《唐会要》二十）

○脩景陵以香药代鱼肉奏（元和十五年五月，殿中省）

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数内鱼肉委食，味皆肥鲜，掩埋之後，薰蒸颇极。今请移鱼催食於下宫，以时进脩，仍令尚药局据数以香药代之。（《唐会要》二十一）

○宪宗配享昊天奏（元和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

季秋大享明堂，祀昊上帝。谨按礼文，皇考配神作主。今年季秋，准礼合奉宪宗圣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唐会要》十二）

○州郡收铜铸钱奏（元和中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

伏准群官所议铸钱，或请收市民间铜物，令州郡铸钱。当开元以前，盐铁使未置，亦令州郡勾当铸造。今若两税纳疋段，或虑兼要通用见钱。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民熔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校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用。待一年後，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炉铸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治例，每年与本充铸。其收市铜器期限，并禁铸造买卖铜物等，待议定，便令有司条流闻奏。其上都铸钱及收铜器，请各处分。将欲施行，尚资周虑，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并诸司长官商量，重议闻奏。（《唐会要》八十九）

○桃迁睿宗神主奏（元和十五年，礼部）

准贞观故事，迁庙之主，藏于夹室西壁。今夹壁南北三间，第一间世祖室，第二间高祖室，第三间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桃迁有期，夹室西壁三室外，无置室处，准《江都集礼》，古者迁庙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请于夹室北壁，以西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唐会要》十五）

○公卿拜陵取清望官充奏（长庆元年六月，吏部）

公卿拜陵，通取尚书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书省及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唐会要》二十）

○奏弹违便常参官奏（长庆二年七月，御史台）

文武常参官阁内奏事，近年无例。昨者，威卫将军高扶援引德音，迴出班位，缘非弹奏本条，未敢举勘。起今以後，其文武常参官应有谏论，合守进状常例，有违即请奏弹。（《唐会要》二十五）

○拜陵称疾罚俸奏（长庆三年，御史台）

应差定拜陵公卿，伏请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称疾患事故者，望同临祭出斋例论罚俸。应拜陵公卿，正衙辞後，并合当日出城。近来因循，转不遵守，动经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请申明旧制，因事酌宜，计其道程，前後辞发。（《唐会要》二十）

○学士名目定制奏（长庆三年七月，宏文馆）

按《六典》，当馆先有学士、直学士、详正学士、校理、直馆、仇校错误、讲经博士等，虽职事则同，名目稍异，须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请准集贤、史馆两司元和中停减杂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学士，六品已下充直学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宏文馆，其馀并请停减。冀得典故不烦，职业咸在。（《唐会要》六十四）

○白行简留充新置郎官奏（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

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勾当和余，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司员判案，留白行简充。（《唐会要》五十九）

○条件流贬量移轻重奏（长庆四年四月，刑部）

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请准制，以流管量移，轻重相悬，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部、寺论理，条件闻奏。今谨详赦文，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准今年三月赦文，放还人其中有犯赃死及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已，量移校近处；如去上都五千里已下者，则约一千里内。与量移近处，如经一度两度移，六年未滿者，更与量移，亦以一

千里为限；如经三度两度量移，如本罪不是减死者，请准制放还。如左降官未复资，遇恩满五考者，请准元和十二年九月敕，与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诸色流人与减一年，除赃限外，满五年即放还收叙，其配流在德音已後者，不在减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为限，又准三月十二日敕，纵遭恩赦，不在放归限。今请待十年满即放归，仍任取配流日计年数，不在援引德音减年之限。（《唐会要》四十一）

○到官淹延罚俸奏（宝历元年九月，御史台）

常参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来淹延，动经累月。今後常参官分司，请敕下後二十日发，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请待台牒到发。限外若妄称事故不发，常参官听进止。六品已下官，台司举罚两月俸料。（《唐会要》六十）

○条流两馆斋郎年限奏（宝历元年九月，礼部）

准今年四月制，当司合厘革条流两馆生、斋郎资荫年限等。据旧敕，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今请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实，坐其家长。所用荫告身，用本司印印，郎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书门下，请诸司官典检，报不实，并请准法科处分。其太庙、郊社斋郎，亦并准此处分。若用荫曾经流贬，未复本资，或便身亡，不曾申雪，即用旧荫，切恐非宜，请便驳放。其太庙斋郎，亦准此处分。

伏缘两馆生员阙不多，请补者众，今请一家不得用两荫，许隔二年收补。每用荫补人，请明置簿历，具注所补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郎官押署。至补人数足後，给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庙斋郎，准开元六年九月敕，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郊社斋郎用祖荫官阶，并须五品以上，用父荫须六品以上常参官，及两府司录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阶者。所补斋郎，皆用五保。其保请以六品已上清资官充，其一家不得周年保两人，仍不得频年用荫，并请准两馆生例处分。（《唐会要》五十九）

○请停赠太子庙裸献奏（宝历二年二月，太常寺）

追赠文敬太子庙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庙在怀真坊，各置官吏，四时置享，礼经无文。况九庙递迁，族属弥远，推恩降杀，裸献宜停。又赠奉天皇帝庙，赠贞顺皇后庙及永崇坊隐太子以下七室，同为一庙，并赠靖恭太子亦在此庙。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徇一时，且非礼意，日月既久，祀享寻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瘞于庙地，庶情礼终始，不失经训。请下太常礼院与百官议。（《唐会要》十九）

○停四陵朝拜奏（同上）

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让皇帝惠陵、奉天

皇帝齐陵、承天皇帝顺陵）。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号，皆是恩制，缘情而行，当时已不合经典。今乃二时朝拜，上拟祖宗，窃以情礼之差，过犹不及。谨按《礼记》及历代礼文并国朝故事，皇帝旁亲无服，又云五代而亲属尽。伏以四陵亲非祖宗，事无功德，缘情权制，礼合变更，有司因循，尚为常典。况今宗庙之上，迁世已远，尊卑降杀，朝谒须停。（《唐会要》二十）

○请当己钱充乐人衣粮奏（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

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蕃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於当己钱中，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唐会要》三十四）

○请赐独孤谓章服奏（宝历二年，京兆府）

法曹参军独孤谓。前件官元推问劫人贼车仲莒，遂寻踪迹，得去年十月於宣平坊北外门杀人并剥人面皮贼熊元果等三人。两人缘盗马捉获，寻准法决杀讫。伏以凶恶不去，鞫鞫难为肃清；勤劳不酬，官吏无以激劝。其独孤谓，伏请特赐章服。（《南部新书》壬）

●卷五十五

☆阙名（三）

○覆定辍朝例奏（太和元年，中书门下）

古有当祭告丧，义在申情同体，过时而哭，於理为乖。礼院所请合辍朝者，各以闻丧之时明日，请依。馀约太常寺所奏，别具品若悬河列轻重进定。谨按《仪制令》，百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一日。又准《官品令》，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从一品，侍中、中书令以上正二品，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护、上将军、统将以上从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六尚书、左右散骑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卫及金吾大将军、左右神策、神武、龙武、羽林大将军、内侍监以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秘书监、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监、将作监、京兆、河南尹以上从三品，缘令式旧文，三品以上薨歿，通有辍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间，祀情所及，事必繁于委遇，官则以时重轻，一，一用旧仪，或乖中道。臣等参配色目如前，其留守、节度、观察、都护、防御、经略等使，并请各据所兼官为例。（《唐会要》二十五）

按：《全文》九百六十五所收《覆辍朝例奏》与此不同，疑别为一首。

○条陈台参并科决令史奏（大和元年九月，御史台）

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合台参官等，旧例，新除大夫、中丞，府县官自京兆尹以下，并就台参见。其新除三院御史，并不到台参，亦不於廊下参见。



此为阙礼尤甚。伏请自今以後，应三院有新御史等，并请敕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就廊下参见，冀使禀奉之礼不亏，临制之义可守。台司令史及驱使官并诸色所由，有罪犯须科决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态，不可一一奏闻，便欲随事科举。

又缘台杖稍细，以细杖而正大罪，必恐凶狡不惩。自今以後，如有情故难容，不足上陈圣听者，许臣等据所犯判决杖下数，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决讫报，冀得戒惧之意稍严，奸欺之心可革。（《唐会要》六十）

○囚徒称冤便配四推奏（大和元年，御史台）

伏以京城四徒准敕科决者，臣当司准旧例，差御史一人监决。如囚称冤，即收禁闻奏，便令监决御史覆勘者。伏虑监决之时，各怀疑惮，务求省便，难究冤辞，恐至无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治。且台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狱，六察职事已重，不合分外领推。伏请自今以後，有囚称冤者，监察御史闻奏，敕下後便配四推，所冀狱无冤滞，事得伦理。（同上）

○三品以上官薨卒非任将相不辍朝奏（大和元年七月，太常寺）

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为辍朝，其间有未经亲重之官，今任是列散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思礼者，馀请不在辍朝例。其余并请依允。（《唐会要》二十五）

○图进白虎奏（大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储）

当管虞乡县有白虎入灵峰观。《瑞应图》云：白虎，义兽也，一名驺虞，王者德至鸟兽，泽洞幽冥则见。今并图奏进。（《唐会要》二十九）

○官吏出入人罪不得原免奏（大和二年二月，刑部）

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狱之内，官吏用情，推断不平，因成冤滥者，无问有赃，并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当坐者，不言有赃无赃，今请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唐会要》四十）

○处分诸道幕府奏（大和二年六月，中书门下）

诸道观察等使奏请供奉官，及见任郎官、御史充幕府，贞元、长庆已有敕文，近见因循，多不遵守。然酌时议制，事在变通，如或统帅专征，特恩开幕，戎府初建，军幄籍才，事关殊私，别蝗进止。此外一切，请准前後敕文处分。（《唐会要》七十九）

○推勘伪出告身奏（大和二年十二月，御史台）

准敕推勘逾滥官，都六十五人，应取受钱物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南曹令史李夕等六人及卖凿空伪官人许棱等，共取受钱都一万六千七百四十贯文。又据李夕等款称，去年三月已後，商量敛钱二千贯文，与吏部员外郎杨虞卿厅典温亮，嘱求杨虞卿不举勘滥官事。得杨虞卿状：虞卿忝迹郎署，为明

天子举伪捕奸，幸无差谬。今李夕之辈结党构虚，而云商量敛率甚明，用此致尤，谁则无罪？据李夕款，本与温亮钱物，嘱求虞卿不举逾滥官者。若虞卿遂不举勘，则小吏卜射计行。今虞卿检举伪官，牒台司推勘，於公事足以自明。缘温亮在宅居住，其於李夕处取受，虞卿无由得知，检下不明，伏候严责。

（《册府》六百三十八）

○实陈刺史善状奏（大和三年五月，中书让下）

增秩赐金，代有故事，前史所载，得者甚希。近日方镇所奏，人数渐多，自今已後，刺史在任政绩尤异，检勘不虚者，观察使具事状，及所差检勘判官名衔同奏。若他时察勘不实，本判官量加削夺，观察使奏听进止。所陈善状，并须指实而言。如增加户口，须云本若干户，在任增加若干户。如称垦辟田畴，则云本垦田若干顷，在任已来加若干顷。并须申所司，附入簿籍。如荒地及复业户，自有年限，未合科配者，亦听申奏，言合至某年，并收租赋。如称营田课，则所陈须云本合得若千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千万石。春所加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斛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覆，不得虚为文饰，谬有荐论。（《唐会要》六十八）

○内外官不论考年奏（大和三年五月，中书门下）

伏以建官莅事，曰贤与能，古之王者，用此致治，不闻其积日以取贵，践年而迁秩者也。况常人自有常选，停年限考，式是旧规。然犹虑拘条格，或失茂异，遂於其中设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传、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今不限选数听集，是不拘年数考数，非择贤能之术也。故经国治民，惟系人才，黜幽陟明，在课职业。据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具敕，敕内常参官并限年考，各与迁转，则官修者屈滞，职旷者侥幸，恐非朝廷循名责实之意，积课语劳之道。频奉进止，数遣商量，须令百吏勤官，众官得人，举直措枉，行於授受之际。伏望从今以後，内外常参官并不论年考，议事而迁位，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後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则冀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职，而以起功。唯御史台刑宪是司，责任颇重，其三院御史，望约旧敕例，比理处分。（《唐会要》五十四）

○诸道所奏宪官特置考限奏（大和三年十二月，中书门下）

伏准五月八日敕节文，诸道、诸使奏判官，所奏虽官资相当，并请限曾任正官经六考以上者，比拟监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与比拟殿中侍御史；以上庙级各加三考。如曾诸色登科，超资授官者，不得在此限。所奏宪官，特置考限，以防侥幸，深合至公。然节文之中，或有未尽。臣等再四商量，如京六品以上清资官，并两府判官，及进士出身，平判入等，诸色登科授官人，不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监察已上者，亦任准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节文，依月限

处分。馀望准前敕施行。（《唐会要》七十九）

○三院御史置只候院奏（大和四年三月，御史台）

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只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後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後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出入前後，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八月，於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給钱，置仆射只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却史只候院。请度支給钱一千贯文，台司自勾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只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唐会要》六十二）

韩巨川等进状奏（大和四年四月，都省）

湖州百姓韩巨川，及庾威男道彰进状，称庾威缘定户左降，及录事参军、县令等黜责事。敕付尚书省四品已上官集议。（《册府》四百七十四）

○推勘刑狱时限奏（大和四年四月，御史台）

诸司诸使及诸州府县并监院等，公事申牒臣当台，各令遵守时限。并臣当司行勘事，多缘准敕推勘刑狱，或是远方人事有冤抑，凡於关系，尽须勘逐。事节不精，即虑滞屈。比来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频牒不报者，遂使刑狱淹恤，惧涉漫官。其间或有须且禁申，动经时月者，若无条约，弊恐转深。臣等今勘责，各得远近程限，及往复日数。限外经十日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罚三十直，如两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五十直；如三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一百直。如涉情故遑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书下考。如经过所出，辄有停滞，其所由官等节级别举处分。其间如事须转行文牒，诸处追寻，亦须具事由先报。（《唐会要》六十）

○诸道荐送军将奏（大和四年四月，中书门下）

自元年以来，频有讨伐，诸道荐送军将，其数渐多。臣等商量，历诸道军将，官至常侍、大夫，职兼知兵马使、都押衙，功绩显著，本道官职可奖者，即任荐送。其余官职未高，才能可录，所在军镇合驱使。自今後，军官未至常侍、大夫，职兼都虞候、都知兵马使、都押衙者，不在荐送限。但仰本道节度使看其功绩显著，輿改转。职已至高者，检校官、兼官宜与奏改。如有功绩殊异，允合不次超擢者，即任别具事迹闻奏，亦不在便荐送限。又应诸方镇，或因移易，停罢其使，随从元从军将，只合本道量才驱使。不情愿住者，一任东西，不合更来朝廷，别求侥幸。（《唐会要》七十九）

○停废三卫资荫奏（大和四年五月，兵部）

伏以三卫出入禁署，番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顽弊，皆非正身，诸卫公

然纳资，访闻亦不雇召士庶，假荫混杂绅。隙既一开，奸滥盆入，实宜杜绝，以序彝伦。其资荫三卫，并请停废，冀清流品，式茂皇猷。（《唐会要》七十）

○知制诰满年正授奏（大和四年七月，中书门下）

伏以制诰之选，参用高卑，迁转之时，合系劳逸。顷者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准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员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职满一年後，各从本秩递与转官。如至前项正郎，即以周岁为限，皆计在职日月以为等差，不论本官年考，颇叶通理。凡是因职转叙，皆与此文相当。其本官已是前行郎中，年月已深，方被奖用，即授官数月未合正除比类旧制，却成侥幸，将垂永久，须有商量。自今以後，从前行郎中知者，并不许计本官日月，但约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从谏议大夫知者，亦宜准此。即迟速有殊，比类可遵，并请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唐会要》五十五）

○刺史缺人分析闻奏奏（大和四年八月，御史台）

谨按大历十二年五月一日敕，刺史有故及缺，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其上佐等多非其才，亦望委外道使臣精加铨择，不胜任者，具以状闻。昨者，宣州观察使于敖所差周墀知池州，若据敕旨，便合奏剖。今勘其由，长史、司马并在上都守职，有录事参军顾复元在任。若不重有条约，所在终难守文。伏请自今已後，刺史未至，上佐阙人，及别有勾当处，许差录事参军知州事。如录事参军又阙，则任别差判官。仍具阙人事由，分析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御史台。所冀诏旨必行，绳违有据。（《唐会要》六十八）

○羨馀充分条件奏（大和四年九月，比部）

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日赦文，天下州府迴残羨馀，准前後赦文，许充诸色公用。刺史每被举按，即以公坐论赃。其应合用美馀钱物，并令明立条件，散下州府者。谨具起请条件如後：应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车、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须创置添换者；或有公私使客，兼遇徵拜朝官，送故迎新，旧例合有供应，宴钱赠贖者；或官属将校所由等，有巡检非违，追捕盗赃，须行赏劝，合给程粮者；或百姓贫穷，纳税不逮，须有矜放，要添填元额者；或遇年丰谷熟，要收余贮，备以防灾歉者；并任用当州所有诸色正额数内回残羨馀钱物等。如不依此色，即同赃犯，其所费用者，并须立文案，以凭勘验。（《唐会要》六十八）

按：《全文》九百六十六所收《请定残欠羨馀物条件奏》，与此不同。

○公私行李勒依纪律奏（大和四年十月，御史台）

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苾缘任阙其人，则朝廷切於综理。近日皆显陈私便，不顾京国，越理劳人，逆行县道，或非传置，创设供

承。况每道馆驿有数，使料有条，则例常逾，支计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资陪？又准《假宁令》，官五考，一给拜扫假。今借称幸从便路，愿谒榆，则是展墓足以因行，赴官皆由枉道。臣今月五日，已於延英面奉，伏幸圣旨，令将伏承状。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纪律，敢有违越，请委所司论列。（《唐会要》六十一）

○止绝诸官改名奏（大和五年三月，御史台）

伏见在京诸司兼诸道方镇，每奏请宾僚及州县官等改名，多言与近族从伯叔名同，敕旨皆允。在於典法，宜为重难，若於宗族之中，服属又近，创名之日，合虑有妨，而曾不是思，但将自便，紊朝廷之典章，滋选部之奸滥，苟无惩革，实为幸门。或以孤更名，礼经不可，系於名教，合守格言。伏请严示敕文，俾其止绝，诸司自今已後，不得辄奏闻。如有事故，必须为改，即请具所奏同名人，下付有司，以出身以来官衔，切加磨勘，事实显者，方可听。（《册府》五百十六）

○截耳进状先决四十奏（大和五年三月，御史台）

应截耳进状人，准开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敕：“比来有小小诉兢，即自刑害，自今已後，犯者先决四十，然後勘当。”又准建中元年三月十一日敕节文：“自今已後，除事有不合，所司论者，即任奏闻，其馀不得妄有进状，如有违犯，及自刑害者，即令所司送官，准法处分，仍委台府具前後格敕，分析告示者。”伏以近日截耳论诉，其徒实繁，且将自刑，以冀上达，未必皆负其屈，州府不与申论。臣谨详前後敕制如前，伏请自今已後，有如此色者，并准元敕付司，先决四十後推勘。宜令待推勘无理，即本犯之外，准元敕处分。

（《册府》五百十六）

○刺史限发赴任奏（大和五年五月，御史台）

应诸州刺史谢官後，限发赴任日。准敕例，刺史谢官後，不计近远，皆限十日内发。伏以刺史治民之官，分陛下忧，受命之後，固宜速行。或以道途稍遥，私室贫乏，限内不能办集事宜，须假故淹留。虚悬促期，多不遵守。今请量其远近，次第限日。应去京一千里内者，限十日；二千里内者，限十五日；三千里内，限二十日；三千里以外者，限二十五日。如限内遇延英不开，亦请准常例进状，候进止便发。更有妄托事故逗留，伏请当时奏闻，量加惩责。其贬授刺史，即请准旧例发遣，不依此限。所冀事得中道，久而不隳。（《唐会要》六十八）

○闭塞向街门户奏（大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後敕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

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货，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後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唐会要》八十六）

○整肃禁街奏（大和五年七月，左街使）

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切应停止好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馀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折，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同上）

○进士先试帖经奏（大和七年八月，礼部）

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所问大义，便与习大经内，准格明经例周十条，仍对众口义。伏准新制，进士略问大义，缘初厘革，今且以通三通四为格。明年以後，并依明经例。其所试议论，请限五百字以上为式。（《唐会要》七十六）

私假不给公券奏（大和八年八月，门下省）

常参官私事请假，从来准例并给券牒。今商量或缘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须约公费。自今後，应有此色假官，并任私行，门下省不得给公券。如或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唐会要》六十一）

○当参假多夺俸奏（大和八年九月，御史台）

文班常参官，旧例每月得请雨日事故假，今许请三日，仍不得在尽入众集并头朝日。一品、二品官如合朝不朝，及尽入众集不到，临朝时请假等，并请假旧例，每季终仍具请事故假日，录状闻奏，兼申中书门下。文武常参官每月终比较，其中请事故个多人，三品、六品各罚两人，四品、五品人数稍多，各罚三人，请各寿一月俸。如合罚人数稍多，即从下罚，亦不过两三人及三人。如实疾患，已连请假十日以上，为众所知，不在此限。每至次月，具状申中书门下。文武常参应期年丧假者，除准式假满，连许请三日事故假，仍五个月内，每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其大功丧假者，准式，假满连许请事故假两日，仍三个月。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唐会要》八十二）

○水旱开仓赈贷奏（大和九年二月，中书门下）

常平义仓，本於水旱，以时赈恤。州府不详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候奏进止。自今已後，应遭水旱处，先据贫下户及鳏寡恊独不济者，便开仓准元敕作等赈贷乞，具数申报有司。如或水旱尤甚，米麦翔贵，亦任准元敕减价出粜，熟时余填。委诸道观察使各下诸州，重令知悉。（《册府》五百二）

○择清慎进奏官奏（大和九年五月，中书门下）

准大和七年七月十四日敕，诸道进奏官，令拣择清慎人充，非因过犯，不得停罢。如方镇自要腹心委寄，任於本道差见任官充。又准大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不许授别官。今日以後，并请准元和敕处分。如边上无俸料处，只得授近处官，亦不得占江淮好阙。其新进奉官，仍须守职二年後，无败阙，方得奏官。（《唐会要》七十九）

○朝使参台官奏（大和九年八月，御史台）

应文武朝参官新除授，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防御等使及入朝赴镇，并合取初朝谢日，先就廊下参见台官，然後赴正衙辞谢。或有於除官之日，及朝覲到城，忽遇连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许于宣政门外见谢讫。至假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者。请自今以後，如遇连假已见谢讫，至假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唐会要》二十五）

○节使参辞停带器仗奏（大和九年十二月，左仆射合诸道）

诸节使新授，具巾抹，带器仗，省中参辞兵部尚书、侍郎者。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苟不由旧，务祈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入弓刀之器，伏请停罢。如须参谢，任具公服，到本州县後，交割兵马，诣实申奏。（《唐会要》七十九）

○陌刀利器纳军器使奏（开成元年三月，皇城留守）

城内诸司卫所管羽仪法物，数内有陌刀利器等。伏以臣所管地，俯近宫阙，兼有仓库，法驾羽仪，分投务繁，守捉人少。前件司卫，皆有刀枪防虞，所管将健，并无寸刃。其诸司卫所有陌刀利器等，伏请纳在军器使。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请给仪刀，庶无他患。（《唐会要》七十二）

○择差千牛中郎奏（开成元年五月，中书门下）

入阁升殿接状中郎，准故事，合是左右千牛卫中郎。比缘用人未精，去年一时除县主婿四人。臣昨日令勘寻，左仗一人身亡。准旧例，便是金吾仗司於诸卫中郎差替，并不蝇中书门下。臣等商量，从今以後，左右千牛中郎将阙人，及在假故，遇入阁日，望令金吾司申中书门下，於南省郎官中是择差讫，先具名衔申中书门下。如临日，拣择差遣不及，则阙而不补，冀免乖杂。其郎官兼中郎有假故，都督便於郎官中权定充替，仍先具状申中书门下。（《唐会要》七十一）

○犯盐依贞元旧条奏（开成元年闰五月七日，盐铁使）

应犯盐人，准贞元十九年、大和四年已前敕条，一石已上者，止於决脊杖二十，徵纳罚钱足。大和四年八月二十已後，前盐铁使奏，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其居停并将缸容载受故担盐等人，并准犯盐条问处分。近日决杀人转多，椎课不加旧，今请却依贞元旧条，其犯盐一石以上至二石者，请决脊杖二

十，补充当据捉盐所由，待捉得犯盐人日放。如犯三石已上者，即是囊橐奸人，背违法禁，请决讫待疮损镗身，牒送西北边诸州府效力，仍每季多具人数及所配去处申奏。挟持军器，与所由捍敌，方就擒者，即请准旧条，同光火贼例处分。（《唐会要》八十八）

○刺史延英对了奏发奏（开成元年闰五月，中书门下）

伏准旧例，刺史授官後，皆於限内待延英开日，候对奏发日。详度朝旨，盖重治人之官，欲陛下观其去就，察其言语，亦所以杜塞宰相陈情。故除刺史，并往往进状便辞，盖恐对奏之时，错失乖误。自今已後，除刺史并望延英对了日奏发。地近限促，不遇坐日，亦望许於台司通状，待延英开日，辞了进发。（《唐会要》六十八）

○四库书随日校勘奏（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

秘书省四库见在新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文书。自今已後，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文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外察使每岁末，计课申数，具状闻奏。（《唐会要》三十五）

○田亩纳粟贮义仓奏（开成元年八月，户部）

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起今後，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贮义仓。敛之至轻，事秘通济，岁月稍久，自致充盈，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册府》五百二）

○采访刺史县令政事奏（开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

致治亲民，属在守宰，朝廷近日命官，颇加推择。从今以後，望令诸观察使，每岁终具部内刺史、县令司牧方策、政事工拙上奏。其有教化具修，人知敬让，贼盗逃去，遗赂不行，刑狱无偏，赋税平允，抚绥孤弱，不虐幼贱，奸吏黠胥，侵牟止绝，田畴垦辟，逃户归复，道路平治，邮传修节，府无留事，狱去系囚，纠慝绳违，嫉恶树善，以以灭私，绝去货殖，夙兴夜寐，宴戏省少，人无谤议，家有菑藏，是谓循良之吏，恺悌君子。其能备此具美者，仰以其尤荐闻，朝廷特加褒赏，增秩改章，徵受显重。如或数科之中，粗有提举，勤恪不怠，处事无阙者，仰以次等荐闻，量加宠赏，偕留未替，以候成绩。春有昧此政经，所向无取，循资待铄，无补於治，散材凡器，长在人上，亦仰以实奏闻，常请移於散秩。如有贪残黠货，枉地受赃，冤诉不伸，拷笞无罪，有一於此，具状以闻，当加峻刑，投诸荒裔。赏善惩恶，期於必行。椽曹邑佐，善恶特异者，亦仰闻状。请颁示四方，专委廉察，仍令两都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及巡院法宪官，常加采访，具以事状奏申中书门下。都比较诸道观察使承制勤恳之状，每岁孟春分析闻奏，因议惩奖。（《唐会要》六十八



)

○两府司录尉知捕盗贼奏（开成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

两畿及两京奏六品以下官，除敕授外，并吏部注拟。准大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中书门下奏，近敕隔绝诸司奏六品以下官，宽免占吏部阙员，亦稍绝邪滥。其两府司录及尉知捕贼盗，皆藉干能，用差专任，吏部所注，或虑与事稍乖。自今已後，京兆府及河南府司录及尉知捕贼盗，据官资合入者充。其馀并准大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及大和四年五月七日敕处分。（《唐会要》七十五）

○诸道押衙不得过侍御史奏（开成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

准大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诸道节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约五年以上方得改转；押衙兵马使，约七年以上方得改转。三万人以上军兵，每年许奏四人。其序迁合与宪官者，以曾历两任，奏授宾、詹者与监察，以次迁序，止於侍御史。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陋就简战功，方得奏请。诸道团练下万人以上军，所奏不得过殿中侍御史。如未有宪官者，不在奏限。万人以下军，不因战功，并不得奏论。（《唐会要》七十九）

○量留运米备江淮饥奏（开成元年十二月，盐铁转运使）

据江淮留後卢钢，以江淮诸州人将阻饥，请于来年运米数内量留收贮，至春夏百姓饥乏之际，减价出糶，收其直待熟补之，无损于官，有利于人。（《册府》五百二）

●卷五十六

☆阙名（四）

○诸道节度许奏副使奏（开成二年二月，中书门下）

诸道节度使、观察、都团练使，请朝官任使。准贞元年敕，中书门下有供奉官，及尚书省、御史台见任郎官、御史、诸司诸使并不得奏请任使。伏以周之列国，咸有命卿，汉代诸侯，皆建傅相。苾以崇重五爵，施之宠荣。贾生龙活为傅於长沙，管仲让王之上礼，出其廷彦，日命为卿。经史垂文，古制斯在。况贞元之初，戎镇之事，比於今日，颇谓不同。圣朝授任推公，惟才是急，辍诸上选，分佐戎行，职则稍尊，命则稍重。而又才人涉历，练远武经，出入往来，便堪奖用。是朝廷之所利，诚方镇之得人，希古济今，匪宜专吝，酌于临事，可否在兹。

臣等商量，诸节度、观察、都团练使，朝中素有相知者，许奏一人充副使，章服准大和三年五月八日敕。如素无相知，不奏亦听。其方镇带相，及自庙堂平章事出镇者，任约旧例奏署。庶使藩方益重，试任程才，其今日以前，应奏署敕已行者，虽关前敕，人数至少，式遵成命，又难追移。伏请自此已後

，不得违越。（《唐会要》七十九）

○驳张克勤回授外甥官奏（开成二年二月，吏部）

准制请叙一子官。张茂昭男左武卫大将军克勤进状，称男小未堪授任，请回与外甥。准起节文，只许回与周亲。克勤又奏：承前诸家请回授外甥，并蒙允许。中书省牒吏部详断。左司员外郎权判吏部废置裴夷直断：一子官，恩在报功，贵延赏典，若无己子，许及周亲。今张克勤知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请，移於他簇，知是何人。倘涉卖官，实为乱法。虽援近日敕例，难破著定节文，国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难虚授。具状上中书门下，并牒中书省，克勤所请不允。（《册府》六百三十一）

○中谢官不必候延英开日奏（开成三年二月，御史台）

宜自今以後，遇延英开，拟中谢官委司台立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谢限。（《唐会要》二十五）

○停罢退朝只候奏（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

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五监、九寺大卿监，准开成元年三月敕，每遇延英开，并令候对。如入阁日班过後，各於紫宸殿前东西松树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即闻奏者。伏以两衙坐日，宰臣及次对官奏事，比及退朝，已是辰巳之间，若更只候，即废阙公务。今日延英面论，并请停罢。如须顾问，隔宿及临时宣召，不必稽迟。（《唐会要》二十五）

○宰相出镇奏请朝官五人奏（开成三年四月，中书门下）

宰相带平章事出镇，应朝官充使府职事，任约旧例奏署，使藩方益事，委任程才。谨详敕文，意在明许，亦不定言人数，及所请职名。臣等商量，起今以後，宰相自朝廷出镇，奏请朝官及刺史佐幕，前後更五人，数内有迁转停罢者。或须填替，任更奏来，如或辟用他官，不奏亦得。官至侍御史以上者，即许奏章服。便为常例，庶可通行。（《唐会要》七十九）

○刺史替人未到杂给俸料奏（开成三年五月，中书门下）

旧制，刺史已除，替人未到，依前管一应务，并给俸料。待替到交割，便听东西。据山南道所奏，刺史得便令牒停务，别差官知州事，待到交割，方可东西。臣以为刺史禄俸固薄，留滞可矜。又岭南诸管及福建、黔府，皆是远僻，须有商量。并请除到後未交割以前，据俸料杂给之中，三分支一，以资其停费。惟戒所由，不可比例。（《唐会要》六十八）

○官典犯赃分别公私奏（开成三年五月，刑部）

准今年二月八日敕书，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载赃名，其数有六，官典有犯，并列科则。其间有入己者，罪即悬别。今请监临、主守将官物私自贷用，并借贷人及百端欺诈等，不在赦限。如将官物还充公用，文记分明者

，并请原免。（《唐会要》三十九）

○举人纳状五人相保奏（开成三年十月，中书门下）

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近缘核实不在于乡闾，名颇杂于非类，致有跋扈之地，情计交通。将澄化源，在举明宪。臣等商量，今日以後，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唐会要》七十六）

○皇太子丧公除奏（开成三年十月，中书门下）

皇太子今月十六薨，自十六日举哀，二十八日公除。臣等参详惠昭太子例，盖缘在公除内。今从举哀日数至二十八日，十三日满，合公除，不合更待辍朝日满。臣等商量，望令百寮二十九日概行参假，便赴延英奉慰。（《唐会要》三十八）

○皇太子丧停诸祠祭奏（开成三年十月，太常礼院）

皇太子薨，礼仪至重。诸祠祭除天地、社稷之外，并合权停。其天地、社稷祭日，悬而不乐，虞祭已後，却依常式。（《唐会要》卷四）

○请废让皇帝庙奏（开成四年，中书门下）

伏以让皇帝睿宗之子，元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元宗情深同气，恩起权宜，赠王者之尊名，中友于之私分，别构庙宇，以时尝。求之古先，则匪经制。比及肃宗之代，岁月未深，礼仪使杜鸿渐言其不可，四时享献，从此并停，每至之年，犹令一祭。伏以给之礼，义理甚明，谓合祭祖宗，谓寂谛昭穆。让帝亲非正统，名是增加，久从，颇为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元宗之功德，皆以亲尽祧去，藏主于夹室之中。而让帝宗祀依然，庙宇仍旧，曾无昭穆之序，而有之仪，惟情与理，俱所未可。况自建立，于今九庙，比章怀、孝敬，名位犹轻，与德明、兴圣，尊卑顿异，岂可因循不毁，享献无穷者也？伏以今年夏祭俯临，辄敢举明，特希废革。如或以臣等所见，不至乖殊，望下礼官，详议闻奏。（《唐会要》十九）

○准废毁让皇帝庙奏（开成四年，太常寺）

臣等伏以让皇帝追尊位号，恩出一时，别立庙祠，不涉正统。既非昭穆所及，又无子孙享献之仪，亲尽则疏，岁久当革。杜鸿渐所议之月时一祭者，盖以时近恩深，未可顿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赠奉天、承天皇帝之号，皆已停废，则让皇帝之庙，不且独存。臣等参详，伏请准中书门下状，便从废毁，沿情定礼，实谓协宜。（《唐会要》十九）

)

○交割廊下食料钱奏（开成四年五月，光禄寺）

当司伏准大历八年四月十八日敕，令主办百寮廊下赐食，仍委御史台勾当。至於补置所由，计料费用，即是当司本事。自从台司自置，都一人管计，今造膳支办，尽非有司阙败，罪归当寺。比於台司论请，因循竟未却还。今御史中丞丁居晦深知前弊，悉还所职，其廊下食料钱，敕令见於台司交割。（《唐会要》六十五）

○牒光禄寺部置人吏奏（开成四年，御史台）

伏准大历八年元敕，任委御史台勾当。本虑事有阙违，自後因循，遂成侵占。人吏虽隶光禄寺，补署多出台司。谨详敕旨根寻，应申归有司，方可求理。已牒光禄寺自部置，若有阙失，责在本司。仍依前差御史一人充使勾当。（《唐会要》六十五）

○五经博士定为五品奏（开成四年二月，中书门下）

伏以朝廷兴复古制，置五经博士，以奖颛门之学，为训胄之资。必在得人，不限官次。今定为五品俸入，四方有经术相当，而秩卑身贱者，不可以超授。有官重而通《诗》达《礼》者，不可以退资。从今已後，并请敕本色人中选择，据资除授，令兼博士。其见任博士，且仍旧。（《唐会要》六十六）

○上佐权充知州奏（开成四年三月，中书门下）

岭南小州，多是本道奏散试官及州县官充司马知州事。不三两考，便请正除，侥幸之门，莫甚於此。须作定制，令其得中。应奏授上佐知州事，起今已後，一周年在本任无破缺，即任奏请充权知刺史。宦途之内，犹甚径捷，仍须俟一周年考，不得将两处相续。（《唐会要》六十八）

○勒停诸道行军司马参谋奏（开在四年六月，中书门下）

诸道节度使参佐，自副使至巡官，共七员，观察使从事又在数内。虽大藩雄镇，有藉才能，而边鄙遐方，岂易供给？况行军之号，本系出师，参谋之职，尤是冗长。其行这司马及参谋，望勒停省见。任人如本道有相当职员，任奏请改转。其余官序稍高者，许随表赴京，到日，量才奖授。郎、御史以下，各令冬荐。节度判官旧额，虽本两员，近日诸道亦不尽置。起今已後，望以一员为定。其课料等，本是供军数内，户部不可更收。（《唐会要》七十九）

○勒停长定纲奏（开成四年十月，中书六下）

准开成元年三月十日敕，宜令两税州府，各於见任官中拣择清强，长定纲；往来送五万至十万为一纲；纲官考满，本州便与依资奏改，通计十年往来优成，与依资选，迁当处令、录、长、马；如本州官资望无相当者，许优成奏他处官者。伏以诸道有上供两税钱物者，大小计百馀处。旧例，差州县官充纲

，亦不闻过有败阙。若依敕以长定纲为名，则命官不以才能，赋禄难凭僦运。况江淮赋大州，每年差纲十馀辈，若令长定，则官员长占於此流，若氏取数人，纲运当亏其大半。

臣等商量，长定纲起来年已後勒停。臣又准开成元年已後旨条，州县官充纲送轻货四万已上，无欠少，不逾程限者，书上考，十万减一选；其馀优奖，犹以稍轻。送二万至五万，依旧书上考；五万至七万，与减一选；七万至十万，减两选；十万至十五万，减三选。如一度充纲，优劳未足，考秩之内，情愿再差者，旨条先有约绝，此後望令开许。如年少及材质不当，但令准旧例以课料资陪，不必一例依次差遣。其馀并望准前旨条处分。（《唐会要》八十四）

○请申明国忌日彻乐废公奏（开成四年十月，御史台）

请国忌日，天下依旧不举乐，不视事，不鞭笞。伏以道、释二教，澶漫虚无，陛下靡所归依，诚契至理。但以列圣忌日行香，及兹修崇，示人广孝，兼以天下州县，不举乐，不视事，不鞭笞，以此海内苍生，常知列圣庙号。今既停罢行香之後，敕内又无其日彻乐废公止行如旧之文，伏恐遐远之地，迷其所向，便与居常之日，率皆无殊。臣思此事，终阙圣虑。《礼》曰：“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谓不举吉事也。伏愿陛下圣睿留想，若以设斋资福，事损不经，起今罢之，已有诏旨，其日天下州县不举音乐，不视公事，不行鞭笞。伏请重下明制，依前遵守，则凡在遐陬，逮于蛮貊，不忘庙号，有裨孝礼之源。（《唐会要》二十三）

○宣懿皇太后庙飨礼奏（开成五年，太常礼院）

宣懿皇太后庙，伏惟《开元礼》，有皇后庙，牲牢乐悬，与太庙享一室礼同。今宣懿皇太后飨礼，伏请宣下。（《唐会要》十八）

○不移福陵奏（开成五年二月，中书门下）

园寝已安，神道贵静，光陵葬已二十馀载，福陵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载因合，须启二陵，或虑圣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实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合典礼。（《唐会要》二十一）

○庆阳节设僧斋奏（开成五年四月，中书门下）

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三日，著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後，更令以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各移本厨，兼下令京兆府，别置歌舞。（《唐会要》二十九）

○宣懿皇太后宝册宜藏庙中奏（开成五年六月，太常礼院）

宣懿皇太后宝册函，按晋太武帝追尊简文郑太后，问冕旒玺绶，归藏何处

？徐邈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开陵合葬，其绶藏于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谓今藏于庙中，宜合前事，准国朝故事，让皇帝及赠诸太子宝册，并随神主于庙中安置。（《唐会要》十八）

○加给课料及时支遣并许远官借俸奏（会昌元年，中书门下）

河东、陇州、坊、州等道比达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祇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伏准元和六年闰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河东、凤翔、坊、州、易定等道，令户部加给课料钱，共六万二千五百贯文，吏曹出得平流官数百员，时议以为至当。自後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

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後，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观察使奏取进止。选人官成後，皆于城中举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东、陇西、坊、州新授比远官等，望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借兩月之数，加给料钱，至支给时克下。所冀初官到任，不滞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唐会要》九十二）

○度支户部文案本司郎官分判奏（会昌元年二月，中书门下）

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职分，若各守官业，即不因循。比来户部、度支两司，尚书侍郎多奏请诸行郎官判钱谷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闲居，至於厅事，皆为他官所处。臣等商量，请自今已後，其度支、户部钱谷文案，望悉令本司郎官分判，不在更请诸行郎官限。仍委尚书侍郎同诸司例，便自於司内选择差判，不必更一一闻奏。其户部行郎官，仍望委中书门下，皆选择与公务相当除授。如本行员数欠少，亦任於诸行稍闲司中，选其才职资序相当者，奏请转授。所冀莅事有常，分官无旷，庶或可久，以革从权。（《唐会要》五十九）

○司直评事出使费用废印奏（会昌元年六月，大理寺）

当寺司直、评事应准敕差出使，请废印三面。比缘无出使印，每经州县及到推院，要发文牒追获等，皆是自将白牒，取州县印用。因兹事状，多使先知，为弊颇深，久未厘革。臣今将请前件废印，收锁在寺库，如有出使官，便令赍去，庶免刑狱漏泄，州县烦劳。（《唐会要》六十六）

○请铸出使印奏（会昌元年十一月，大理寺）

臣於六月二十八日，伏缘当寺未有出使印，每准敕差官推事，皆用州县印，恐刑狱漏泄，遂陈奏权请废印三面。伏以废印经用年多，字皆元可缺。臣再与当司官吏等商量，既为久制，犹未得宜。伏请准御史台例，置前件出使印，其废印却送礼部。（《唐会要》六十六）

○条流丧葬奏（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

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三品已上，而用阔辙车，方相、魂车、志石车，并须合辙，油、流苏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人，六铎、六た，明器并用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五寸，馀人物等不得过一尺，舁止七十舁，内外官同。五品已上，而车及方相、魂车等同三品，不得置志石车，其油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铎、四た，明器不得过七十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二寸，馀人物不得过八寸，舁止五十舁，内外官同。九品已上，而车、魂车等并同合辙事，其方相、头，并不得用车及志石车，其而车除油、流苏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繒彩结络兼银器装饰，挽歌十人，一铎、二た，明器不得过五十事，四神不得过一尺，馀人物不得过七寸，舁止三十舁，内外官同。散试官等，任于阶官之中取最高品等，五品已上选降一等，六品已下依令式。有品荫家子孙未有官者，用三品已上荫者降三等，用五品已上荫者降二等，用八品已上荫者降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并须是祖父母荫，内外官同。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车头同用合辙车，丧车不用油、流苏等饰，兼不得以繒彩结络及金银饰，挽歌、铎、た并不得置，丧车之前不得以鞍马为仪，其明器任以瓦木为之，不得过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并在内，每事不得过七寸，舁十舁。

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家，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虽每令举察，亦怨谤随生，苟全废纠绳，又讥责立至。总以承前令式及制敕，皆务从检省，减刻过多，遂令人情易逾禁限，将求不犯，实在稍宽。臣酌量旧仪，创立新制，所有高卑得体，丰约合宜，免令无知之人，更怀不足之意。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庶其朋器并用瓦木，永无僭差。以前条件，臣寻欲陈论，伏候进止，承前已于延英具奏讫。（《唐会要》三十八）

盗贼计赃至绢三疋处极法奏（会昌元年十二月，都省）

准开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踏，或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然禁严则盗贼屏息，闾里皆安，政缓则攘窃盗行，平人受弊。定其取舍，在峻典刑。自今已後，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御史台五品已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所冀巽懦者政无宽纵，刚戾者刑不至残，各秦朝章，法归画一。其强盗贼，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盐铁、巡院察访，务令遵

守，不得隳违者。伏以窃盗本无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诏旨，敢不尽心。臣请自今已後，入不应窃盗贼赃至绢三疋，即处极法。如未滿二疋，即任节级科处，不失罪人，其计赃数，即请准律以所在估绢为定。其两京及军府浩穰之地，或事繁一时，制断有异，则请许量情定罪，务在得中。自然法禁不亏，刑名可守。（《唐会要》三十九）

○精选法官奏（会昌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

伏见卫凯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百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任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精择法官，选任不得在文学官之後。如有缺员，兼委大理卿自举所知，举不得人，显加殿罚，向後御史台取御史，数至三人以上，即须取法官一人。所冀刑法之官，皆知劝励。（《唐会要》六十六）

○太和公主到日立班奏（会昌三年二月，太常礼院）

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寺门立班，旧例并以邑司承命入拜，复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多是至卑者，缘恐事太轻。今请公主左右一人，戴鬋帛承拜祔档，将命出入，以代邑司官，谓得礼之变。（《唐会要》卷六）

○辍朝编入令式奏（会昌三年八月，中书门下）

亲王公主葬日，准德宗以前实录，并合辍朝一日。请自今以後，准故事处分。又洋官一品、尚书省二品，及时旧相，方臻此位，比来同刺史曾任监例，辍朝一日，恐轻重不伦。起今後，并望辍朝两日。又二王後为国宾，又是一品，前年方与辍朝，请编入令式。又驸马登朝之初，例降四品，既是国戚，不合系於品秩，望辍朝一日。（《唐会要》二十五）

○禁进士题名局席覆奏（会昌三年十二月，中书）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流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後申於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前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参调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隳，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唐摭言》三）

○进奏官不得兼知两道奏（会昌四年二月，御史台）

准会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者，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向後兼知，不得过两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闻奏。仍委台司纠察，如有违犯，必议重惩。又兼知三四道



者，台司检勘，各牒本道，准敕差替讫。切虑改名补职，不离一家，元是本身，虚立名姓。伏请从今已後，如知两道奏进外，一家之内，父子兄弟，更不得知诸道奏进。如有违犯，台司准前察访。（《唐会要》七十九）

○三元日断屠奏（会昌四年四月，中书门下）

正月、五月、九月断屠。伏以斋月断屠，出於释氏，缘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断屠羊，宰杀驴牛，其数不少。鼓刀者坐获厚利，纠察者皆受贿财，比来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岁之首，万物生育之初，请起元日断三日，每遇列圣忌日，断一日。国家崇元初之道，竭严奉之诚，既以广阐其风，即须参用其教。仍望准开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敕，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断屠三日，馀望并停。缘断屠日数既少，法令所宜画一，望委御史台别条流闻奏。（《唐会要》四十一）

○量减州县佐官奏（会昌四年五月，中书门下）

应诸州县佐官，近令约户税多少，量减佐官，实欲渐去冗员，以惩尸素。今诸道所奏，户满五千，税满一万，不合停减者，其类已多。又假以当路为词，犹务占惜。臣等商量，当路顿亦不常有，若遇大军顿，即权勾当。所存例多如此，望令吏部郎中柳仲郢据元敕额，类会停减，不得许其破除。（《唐会要》六十九）

○刺史限日到任奏（会昌四月，中书门下）

比缘向外除授刺史，多经半年已上，方至本任，或称敕牒不到，或作故滞留。刺史未到前，知州官事，惟务因循，不急於治。百姓受弊，莫不由兹。臣等商量，自今已後，敕到南省，限两日内牒本道，便令进奏院递去。到本道後，委观察使勾当。去任一千里内，限十日进发；二千里已上，限十五日；三千里已上，限二十日。仍并勒取便进发，不得托以事故，别取他路经过。刺史於先，三十个月为限，向後并望以任後计日。如有前刺史诸道居住，未赴阙廷者，各委观察使，每季具管内有无申台，或忧制及疾废者，并须一一具言。台司待诸处报，都申中书门下。所冀人皆守法，朝免遗才。（《唐会要》六十九）

○泽州割属河阳奏（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

河阳近虽置制，土宇犹褊。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唐会要》七十）

○委清强官检点废寺奴婢奏（会昌五年四月，中书门下）

天下诸寺奴婢，汇淮人数至多，其间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或闻洪、潭管内，人数倍一千人已下、五百人已上处，计必不少。臣等商量，且望各委本道观察使，差清强官，与本州刺史、县令同点检，具见在口数及老弱婴孩，并须一一分析闻奏。如先自营生，及已输纳者，亦

别项分析。深恐无良吏及富豪、商人、百姓、纲维潜计会藏隐，事须稍峻法令。如有犯者，便以奴碑计估，当二十千已上，并处极法，官人及衣冠，奏听进止。如有人纠告，便以奴婢充赏。待勘知人数，续具条流。其京城委功德使，亦准此条流，仍具数奏闻。（《唐会要》八十六）

○铜像送官奏（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

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铜像，并限敕到一月内送官。如违此限，并准盐铁使旧禁铜条件处分。其土木等像，并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扰人。其京城及畿内诸县，衣冠百姓家有铜像，并望送纳京兆府。自拆寺以来，应有铜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内陈首送纳。如辄有隐藏，并准旧条处分。（《唐会要》四十九）

○僧尼系主客奏（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

奉宣，僧尼不隶祠部，合系属主客，与复合令鸿胪寺收管，宜分析奏来者。天下僧尼，国朝已来，并隶鸿胪寺，至天宝二年隶祠部。臣等据《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庙大祭，与僧事殊不相及，当务根本，不合归尚书省，属鸿胪寺亦未允。当又据《六典》，主客掌朝贡之国七十馀番，五天竺国并在数内。释氏出自天竺国，今陛下以其非中国之教，已有厘革。僧、尼名籍，便令系主客，不隶祠部及鸿胪寺，至为允当。（《唐会要》四十九）

○国忌行香上州留寺一所奏（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

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并合废毁。（《唐会要》四十八）

○首出藏隐废寺奴婢奏（会昌五年八月，中书门下）

应天下废寺，放奴婢从良百姓者。今闻有细口，恐刺史已下官人及富豪、衣冠、商人、百姓计会藏隐，及量与钱物索收。敕下後，如有此色，并仰首出，却还父母。如有依前隐藏，有人纠告，官人已下远贬，商人、百姓并处极法，其告事人，每一口赏钱一百千，便以官钱充给，续徵所犯人填纳。（《唐会要》八十六）

○条流诸道判官员额奏（会昌五年九月，中书门下）

条流诸道判官员额。西川本有十二员，望留八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云南判官、巡官。淮南、河东旧额，各除向前职额外，淮南留营田判官，河东留留守判官。幽州、淄青旧各有九员，望各留七员，幽州除向前职额外，留卢龙军节度推官，淄青除向前职额外，留押新罗、渤海两藩巡官。山南东道、郑滑、河阳、京南、汴州、昭义、镇州、易定、郢州、魏博、沧州、陈许、徐州、兖海、凤翔、山南西道、东川、泾原、宁、河

中、岭南，已上旧各有八员，望各留六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观察判官、支使。振武、灵夏、益州、坊旧各有八员，缘边土地贫，望各留五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观察判官。浙东、浙西、宣歙、湖南、江西、鄂岳、福建，以上旧各有六员，望各留五员：团练副使、判官、观察判官、支使、推官。黔中旧有十员，望各留六员：经略副使、判官、招讨判官、观察判官、度支、盐铁判官。东都留守、陕府旧有五员，并望不减。天德旧有三员，亦望不减。同州旧有四员，商州两员，并望不减。防御副使，华州、泗州各有两员，并望不减。楚州、寿州各有三员，寿州望减团练副使一员，楚州望减营田巡官一员。汝州、盐州、陇州旧各有一员，望不减。桂管旧有六员，望减防御巡官一员。容管旧有五员，望减招讨巡官一员。延州旧有两员，亦望减防御推官一员。楼烦、龙陂旧各有两员，望各减巡官一员。

右奉圣旨，令商量减诸道判官，约以六员为额者。臣等商量，顷据旧额多少，难於一切停减。今据本镇额量减，数亦非少，仍望令正职外，不得更置摄职，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专加察访。（《唐会要》七十九）

### ●卷五十七

#### ☆阙名（五）

○上都两街留寺改名奏（会昌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

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雨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於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及数内回改名额，分析如後。两所依前名额，兴唐寺、保寿寺。六所改名旧额，僧寺四所：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缘间架数少，取华阳寺连接充数。尼寺二所，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寺改为唐昌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敕留，西明寺请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八所添置二所，请依旧名额，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兴元寺。六所请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尼寺一所，万善寺改为延唐寺。谨定拣择添置及改名额，分析如前。（《唐会要》四十八）

○请定宪宗庙配享功臣奏（会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

十月十三日太庙祫享，庙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侁状，自高祖至德宗，每室并有功臣配飨。伏以宪宗皇帝诛荡淮蔡，削定河朔，武功英略，赫耀中兴，启沃谟猷，必资元辅，其配享功臣，伏请闻奏，定名降下。（《唐会要》十八）

○幕府迁授章服先绿後绯奏（大中元年，中书门下）

幕府迁授章服，贞元元年之间，使府奏职至侍御史，然後许兼省官，至章

服皆计考效。近日奏行殿中及戎卒，便请朱紫，数事俱行，其中自绿腰金，皆非典故。今请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後，更奏始与省官。至于朱紫，许于本使府有事绩尤异者，然後各市地奏请。惟副使行军奏职特加，先著缘便许绯，餘不在此限。（《唐会要》三十一）

○及第三年任奏试官奏（大中二年正月，中书门下）

从贞元元年、大和九年秋冬前，皆是及第便从诸侯府奏试官充从事，兼史馆、集贤、宏文诸司诸使奏官充职。以此取人，常多得士，由是长不乏材用。大和、会昌末，中选後四选，诸道方得奏充州县官职，如未合选，并不在申奏限。臣等昨已奏论，面奉进止，自今已後，及第後第三年，即任奏请。（《唐会要》七十六）

○诸使奏官不得虚竖头衔奏（大中二年十月，中书门下）

伏以银青借兼检校宾客官及朝散大夫，阶并三品资历，自身不合虚竖奏官。近年诸司使多虚竖此色头衔，奏请授官，求中上州长、马及上州判司，逾滥侥幸，莫甚於此。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诸司诸使应合奏授正官者，并不得虚衔前件官阶奏请。如是长不守章程，依前论请，奏听进止。其请道差知进奏官，亦望准此处分。（《唐会要》七十九）

○搜访武德以来名臣子孙奏（大中三年四月，中书门下）

武德已来，宰辅名迹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孙，伏以勋德之後，庆赏所延，每有恩帛，多令访录，将以兴废继绝，尊贤报功，事归奖劝，义主沉翳。近日诸家，目论颇众，史官曹阙，合用者稀，纵欲比拟，亦未详悉。应前件网色子孙，准前後制敕。令搜访与官者，望许於吏部陈状，便委磨勘。如审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状闻奏，其时与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选日优与处分。如自以才行，尝登利第，及是诸房子孙，不承祭祀，并先因存奖以授正官者，并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协本条。（《唐会要》十八）

○刺史条流先申观察奏（大中二年二月，中书门下）

诸州刺史到郡，有条流，须先申观察使，与本判官商量利害，皎然分明，即许施行。如本是前政利物徇公事，不得辄许移改。不存勾当，踵前因循，判官重加殿责，观察使听进止。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常切询访举察。（《唐会要》六十九）

○方镇子弟不得奏留奏（大中三年三月，中书门下）

伏准大和六年六月御史台奏，本置官员，藉其任守，吏曹注拟，皆是职司。况调选须有出身，合年十五以上，比及於选，入以十年，则二十五可以为成人矣。今则皆称年小，奏请勾当，所在相承，积习成例。若实年小，即不合早补身名。若补实当年，又何虑为官不了。合请诸道方镇子孙，应选授及奏授官

，一切勒归本任，不得辄有奏留。如或恩出殊常，赐及一子者，年十三以下，即任奏听进止。奉敕，宜依者。臣等谨详敕前约勤，非不丁宁。近日不守敕文，例皆请奏。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如或特降恩制，赐及一子官，年十五以下者，即望许奏请勾当恩制，赐及一子官，年十五以下者，即望许奏请勾当留除外，其余并望准前敕处分。其见在千牛、进马者，并准今年三月三日敕处分。（《唐会要》七十九）

○司直评事未出使不任分司奏（大中三年三月，大理寺）

当寺司直、评事，从前不循公理，到官便求分司，回避出使，致令官职失守，劳逸不均。伏请从今以後，待次充使後，即任分司，如未出使，不任分司限。（《唐会要》六十六）

○赐绯赐紫事例奏（大中三年五月，中书门下）

增秩赐金紫，虽有故事，如观察使奏刺史善状，并须指事而言，不得虚为文饰。其诸道副使、判官，如事绩尤异，然後许奏论。惟副使、行军，先者绿便许赐绯，其余不在此限者。诸使奏请，或资品尚浅，即请章服，或赐绯未几，又请赐紫。准令，入仕十六考职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许著绯，三十考职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後许衣紫。除台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请约官品为例。判官上检校五品者，虽欠阶考，量许奏绯。副使、行军俱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纵阶考未至，亦许奏弼。如已检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赐绯，经三周年已上者，兼许奏紫。其有职事尤异，关钱谷者，须指事上言，监察已下，量与减年限，进改殿中以上，然後可许赐章服。公事寻常者，不在奏限。（《唐会要》三十一）

○效韦让侵街造舍奏（大中三年六月，右巡使）

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唐会要》八十六）

○久任令尉奏（大中三年九月，中书门下）

两府畿令及次赤令，伏以古者为吏长子孙，盖言其在官之久也，然後备谙风俗，政术可施。近日入仕门多，交替稍速。近以续降手敕，又面奉德音，应选择者，不得其人，欲使抚字者久安其任。臣等商量，自今已後，其两府判司及县丞、尉，不带敕额事，及不知捕贼，不得非时奏请。如或政绩尤异，朝廷别有奖拔，及职事不修，须议替者，不在此限内。（《唐会要》六十九）

○诸司职掌不得一人判数曹奏（大中三年九月，中书门下）

伏以列官分职，各有司顾，苟或侵逾，则乖彝宪。近日判府司及两县簿、尉，多系诸司职掌，遂使额外假称，一人兼判数曹，易为因循，难以责办。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诸司职掌改集贤馆、宏文馆，并不得带府判司及两县簿、

尉。集贤馆、宏文馆，仍每司不得过一员。见在诸司充职者，请勒归本司。

（《唐会要》六十七）

○史馆典书五考参选奏（大中四年四月，史馆）

当馆写国史楷书、典书等，与集贤院写书人等，承前一例并校成五考，便勒赴选。自大和八年已後，被吏部条流奏，五考满後，待受散三年。今集贤院以其劳役年深，补人不得，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山申奏。已蒙敕下，并免三年受散讫。今当馆未蒙处分，伏请依例并勒校成五考，便许参选。（《唐会要》六十四）

○修斜谷及馆驿旧路奏（大中四年六月，中书门下）

山南西道新开路，访闻颇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纵遣重修，必倍费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馆驿者。臣等商量，望诏封敖及凤翔节度使、观察使，令速点检，计料修置，或缘馆驿未毕，使命未可经通。其商旅及私行者，在取稳便往来，不得更有勒约。

（《唐会要》八十六）

○宏文馆典书准例处分奏（大中四年七月，宏文馆）

当馆楷书、典书等，与集贤、史馆楷书等，承流前例，并勒校成五考赴选。自太和八年以後，被吏部条流，并加授散三年。今集贤、史馆奏，劳役年深，补召不得，已蒙敕下，免三年授散讫。今当馆请准例处分。（《唐会要》六十四）

按：此首与前四月史馆所奏略同，然宏文与史馆各别，当另为一首。

○村邑佛堂待兵罢建置奏（大中五年七月，宰臣）

陛下崇奉释教，臣子皆愿奔走。虑士庶等物力不逮，扰人生事，望令两机及州府长吏，与审度事宜撙节闻奏，不必广为建造，驱役黎。其所请度僧尼，亦须选有道行为州县所称信者，不得容隐凶恶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长吏精加拣择。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罢建置之便。（《唐会要》四十八）

○诸道奏请起复准旧例奏（大中五年八月，宰臣）

伏以通丧三年，臣庶一致，金革无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既久，讹弊转深，非惟大启幸门，实亦颇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已後，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使人吏职掌官并诸道进奏官，并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间或要藉、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勾当公事。待了阙日，即依前奏。（《唐会要》三十八）

○刺史得替敕到交割奏（大中五年九月，中书门下）

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担，得替後资送装事。应诸州刺史除替後，新人在远者，动经三四个月不到任，从便近处，亦或一两个月不到。旧人在任

，既不理事，又须一切州县祇供，将吏依旧衙参祇候，守分者固难自处，多端者犹能害人。自今已後，望令应诸州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敕到後交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敕到後，与知州官分明交割仓库及诸色事。如不分明交割，便令旧刺史离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後，称有小小异同，即令勘问知州官，并任行牒听勘问，诘前刺史。如大段差谬，即委具事状奏闻，其知州官别议推。罢郡刺史未别除官者，准地昌九年赦文，令所司在州县供给。伏恐日月久深，不遵旧制，望令所在经过州县，准旧节文处分，勿使羈旅。州许供三日，县许供二日，应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下担什物，离任时亦例有资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额。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载产会昌元年制敕，只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户。至於用州司公廩及杂利润，天下州郡皆自有矩制，缘曾未有明敕处分，多被无良人吏百姓，使致词告，云是赃犯。自今已後，应诸州刺史下担什物，及除替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旧规，亦不分外别有添置。若辄率敛科，故违敕条，当以人已赃犯法。餘望准前後敕处分。（《唐会要》六十九）

○建置佛堂兰若奏（大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宰臣上言）

近有敕，许罢兵役後，建置佛堂、兰若，若今边事宁息，必恐奏请继来，若不先议条流，临事恐难止约。伏以释门之教，本贵正真，奉之精严，则人用加敬。今诸州储寺宇新添，功悉未毕，百姓等若志愿崇奉，则宜并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请置佛堂兰若者，望所在长吏分明晓示。待一切毕後，或有云州府远处大县，即许量事建置一所，其馀村坊，不在更置佛堂、兰若限。（《唐会要》四十八）

○河东各道许奏判司丞簿奏（大中五年十月，中书门下）

伏见诸道及州府，如县令、录事参军有阙，及见任官公事阙败，切要替换，即任各举所知闻奏。及须莅官曾有课绩，处已必能清廉，如论荐不当，举主先议惩殿。其判司、参军、文学、县尉、丞、簿等，不在奏限。其河东、潞府、宁、泾原、灵武、振武、坊、沧德、易定、夏州、三川等道，或道路悬远，或俸料单微，每年选人，多不肯受。若一例不许，则都俸不在给留别限，仍勒知後判官，不许，则都无正官。今请前件数道，除县令、录事参军外，其判司、县尉、丞、簿，每年量许奏三员。须是元额阙，不得替考深人。其阙一年吏部不注，即注且差摄，二年列部不注，然後许奏请，仍资序不得超越。如是散、试及外身，不得奏第二任官。其京百司，除职事外，不在更奏官限。（《唐会要》七十九）

○议依白宏儒奏迁诸太子庙奏（大中六年，礼院）

伏以列圣祖宗，尚同太庙，追册储嗣，不合别祠。葺以年月各殊，宠恩有

异，岁时已久，即宜改更。况春秋荐享之时，礼乐牲牢之用，重烦人力，实为皇居。今据从卑就尊，创置年月，即合移怀懿太子以下三庙，就惠昭太子庙，地既卑下，多有浸湿，非可经久。庄恪太子庙地居高敞，屋更宽广，若移同一庙，只要增置庙室，谨详迁就，诚谓久安，审其便宜，移庙未亏于典故。今列次增室，礼尊崇，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仪不失。臣与官寮等集议，请依宏儒所奏，事诚允当，实举旧章。（《唐会要》十九）

○谏免郑光庄田税奏（大中六年三月，中书门下）

伏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而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致治，实为本根。近日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凡在士庶，无不仰戴圣慈。今独忽免郑光庄田，则似稍乖前意。况征赋所入，经费有常，差使不均，怨嗟斯起，事虽至微，系体则大。臣等备位台司，每承诚励，苟有管见，合具启陈。谨录奏闻，伏听敕旨。（《唐会要》八十三）

○勘审常平义仓奏（大中六年四月，户部）

请诸道州府收管常平、义仓斛斗，今後如有炎荒水旱外，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勘审。如实，便任开仓。先众贫下不济户给贷讫，具数分析申奏，并报户部，不得妄有给与富豪八户。其斛斗仍仰本州录事参军至当年秋熟专勾当，据数追收。如州府妄有给使，其录事参军、木判官请重加殿罚，长吏具名申奏。（《唐会要》八十八）

○许岭南各道年终论荐奏（大中六年五月，中书门下）

岭南、桂管、容管、黔中、安南等道刺史，自今已後，伏请於每年终荐送各官，选择较量资序，稍议迁奖。本道或知有才能，亦许论荐。仍须量资相送，历任分明，更不在奏散试官充司马权知州事限。（《唐会要》六十九）

○续修会要添给厨料奏（大中六年六月，宏文馆）

伏以三馆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来无事，未敢申论，今缘准敕修《续会要》以来，官僚入日稍类，囚缘费用，其数至多。纸笔杂物等，不敢别有申请，其厨料从前欠少，伏请准两馆流例增添，给用之间，庶得济办。（《唐会要》六十四）

○宰臣周亲宣吊奏（大中六年十月，太常礼院）

伏查宰臣周亲，如是全叔及亲兄弟，或曾居重任，或位列朝行七品已上官，则请行宣吊之礼。如年齿幼，官位卑，及其馀周亲事，并请不用遣使。庶劝重之宜有节，降杀之义得中。若宣吊例以期年，伏虑有烦圣听。（《唐会要》三十八）

○宗子家状送图谱院奏（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

当司修图谱官李宏简，伏以德明皇帝之後，兴圣皇帝以来，宗祧方有序



，昭穆无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序便乖。今请宗子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於官取高，处昭穆取尊，转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属籍稍获精详。（《唐会要》三十六）

○条流诸道俸料职田奏（大中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

应诸道节度使、观察、团练使、防御、经略等使，所请俸料、职田、禄粟、时服、杂给，并诸色人事用度等，先奉圣旨，令条流奏来者。伏以藩镇之任，寄切分忧，一方惨舒，系在长吏。近者所在军府，多称穷空，因缘增添，费用滋广，不遵往例，唯徇人情。物力既困于公家，诛敛终归于百姓。稍能厘革，裨益实多。置使之初，必有定额，岁月深远，或多改更。望令诸道帅臣及长吏，各询访事例，检寻簿书，其间苟逾旧规，及有新置，并宜除去，务在至公。于军、府、州、镇经营利纲等项，相承既久，并绝则难，相害于人，亦宜禁止。（《唐会要》七十九）

○明立剃度僧尼新规奏（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

当司伏准累年赦文及别敕，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护持释教，以济群生，出自圣慈，孰不知感？非欲华饰寺宇，广度僧尼，兴作劳人，匮竭物力。近日天下未喻圣心，建置渐多，剃度弥广，奢靡相尚，浸以日繁，恐黎因兹受弊。臣职司其局，不敢旷官，当陛下求理纳谏之时，是小臣罄竭肝胆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规，旧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见佛法可久，民不告劳。（《唐会要》四十八）

○量建寺院关防僧尼奏（大中六年十二月，宰臣上言）

伏以西方之教，清净为宗，拯济为业，国家宏阐已久，实助皇风。然度僧不精，则戒法隳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有司举陈，实当职分，但须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後应诸州准元敕置寺外，如有胜地名山，灵踪古迹，实可留僧，为众所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却仍旧名。其诸县有户口繁盛，商旅辐辏，愿依香火，以济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州下抽三五人住持。其有山谷险难，道途危苦，羸车重负，须暂憩留，亦任因依旧基，却置兰若，并须是有力人自发心营造，不得令奸党因此遂抑敛乡闾。此外更不得辄有起建，如引别敕处分，不在此限。其僧尼逾滥之源，皆缘私度，本教遮止，条律极严，不得辄有起建。如可容奸，必在禁绝，犯者准元敕科断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上文牒。其官度僧尼，数内有阙，即仰本州集律僧众同议，拣择聪明有道性，已经修炼，可以传习参学者度之。贵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齿为限，若惟求长老，即难奉律仪。剃度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请告牒。其僧中有志行坚精，愿寻师访道，但有本州公验，即任远近游行。所在关防，所宜觉察，不致真

伪相杂，藏庇奸人。（《唐会要》四十八）

○刺史到任闻奏公事奏（大中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

诸州刺史，仰到任後一季以来，寻访凋瘵之由，搜求疾苦之本，两季以後，可以周知。伏以古之报政，备在典章，後代因循，曾无实效。今请观察使、刺史到任一年，即悉具厘革制置诸色公事，逐件分析闻奏，并申中书门下。视其所司，真伪自分，才能可辨。事有可行者，著为令典，使久遵守。既欲责其洁己，须令俸禄少充。以厚薄不同，等级无制，致使俸薄者无人愿去，禄厚者终日争先。应中、下州司马，与军事俸料，共不满一百千者，请添至一百千。其上、中州不满一百五十千者，请添至百五十千。其雄、望州不满二百千者，请添二百千。其先过者仍旧，并於军事杂钱中方圆，置本收利充给。如别带使额者，并依旧，不在添限。其无明文，额外徵求，或送故迎新，广为率敛，或因徵发顿近，横有破除，皆是贫户出钱，惟使奸人得计。其他侵扰，色目至多，不问公私，一切禁断。其刺史为政必除其民瘼，在官必励於公心，日限才终，即议迁奖。其或不出常流，全无政绩，须知事分，合守田园，不可得替求官，稍迟即兴怨谤。自今已後，应诸刺史得替求官者，亦准前任年月为限，满者即量才除授，使免饥寒。未滿者任其东西，使营生计。其有课绩殊异，廉使荐论，校勘不虚，诚可优升者，不在此限。若授任之後，声实相乖，即是廉使别带私情，或因权势论说，上罔明主，下困齐民，所罪并归举主。（《唐会要》六十九）

○孝女收父遗骸奏（大中年，兖州奏）

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元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元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北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於莹内筑庐。（《北梦琐言》一）

○修奉太庙奏（光启元年三月，中书门下）

伏以前年冬月有霞，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仓惶，移蹕凤翔，未敢陈奏。今将回銮辂，皆举典章，清庙再营，孝思式备，伏请降敕命，委所司参详典礼修奉。（《唐会要》十七）

○建造武成王庙奏（天二年八月十三日，中书门下）

迁都以来，武成庙犹未置立。今仍请改为武成王，选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唐会要》二十三）

按：《全文》所收是年九月置武明王庙奏文，虽略同，与此当别，冬八月建议置立，九月始以避朱全忠父讳改成为明。贞元中，常去王字，定为齐太公庙，故文中有“仍请改为武成王”句。

○进监生郭应图等状奏（天三年，国子监）

得监生郭应图等六十人状称：伏睹今年六月五日敕文，应国学与诸道等明经一例解送两人者。应图等早辞耕稼，夙慕诗书，自抛乡邑之中，便忝国庠之内。栖迟守学，辄于时，未谐升进之期，却抱减退之患。苟或诸道解送，监府同条，实谓首尾难分，本枝无异。伏请闻奏，俾遂渥恩者。（《册府》六百四十一）

○考试及格举人奏（天三年，河南府）

当府取解明经举人周定言等二十七人，各据取解，差司录参军崔蕴考试，并已及格。伏缘明经举人，先准敕，诸州府解送不得过二人者。今当府除去留外，见在二十七人，考试并已及格，若只送二人，必恐互有争论，难以指挥者。（同上）

●卷五十八

☆阙名（六）

○李だ立三所庙奏（开平二年四月，中书门下）

莱国公李だ，合於西都选地建立三庙，以备四仲词祭，仍令度支供给祭料。（《五代会要》五）

○南郊服色奏（开平三年十一月，南郊礼仪使）

今检详礼文，皇帝赴南郊，服通天冠、绛纱袍，登玉辂，法驾鹵簿。自清游队已下，诸卫将军平巾幘、绯两裆、大口，锦滕蛇银隐起，金带刀、弓箭飞，执旗人引驾，三卫并武弁绯两裆、大口。供奉官并武弁服色，各一人步从，馀文武官及导驾士绛衣、平巾幘，馀并戎服。准式，近侍导驾官自三引车从。本县令州府御史大夫即朝服，各乘辂车前导。其引驾官员，不总备车辂。自中书令、侍中已下则公服。内诸司使并常服。内人服色，礼文不载。（《五代会要》二）

○留官俸修文宣王庙奏（开平三年十二月，国子监）

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政见了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五代会要》十六）

○监生出给光学文钞并纳光学钱奏（开平五年正月五日，国子监）

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修钱二千，及第後光学钱一千。窃缘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後，多不於监司出给光学文抄，及不纳光学钱，祇守选限年满，便赴南曹参选。南曹近年磨勘选人，并不收竖监司光学文抄为凭。请今後欲准往例，应诸色举人及第后，并先于监司出给光学文抄，并纳光学钱等，各有所业等第，以备当监逐年公使。（《五代会要》十六）

○请勿幸东都奏（开平五年二月，宰臣等）

龙兴天府，久望法驾，但陛下始康，念未宜涉褻，愿少留清蹕。（《册府》）

○册皇后仪奏（同光元年四月，太常礼院）

准制，以此月十三日行皇后册礼。今检详临轩命使册皇后旧仪，皇后庙见，如纳后之仪，受册後，合别定庙见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车，鹵簿鼓吹仪仗前导。（《五代会要》一）

○又朝谢皇帝仪奏（同上）

谨按《开元礼》，临轩册皇后，皇后表谢，朝皇太后，并如纳后之仪，不载朝谢皇帝之礼。准纳后仪，则皇帝服衮冕，降迎於门，恐礼太重。今详酌其日常服御内殿，皇后首饰衣，尚仪引入，至殿庭阶间再拜，又再拜讫，退如常仪。（《五代会要》卷一）

○停罢不急朝官奏（同光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

诸寺、监各请只置大卿、监、少卿、祭酒、司业各一中，博士两员，其馀官属并请权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属司天五官正、奉御之类，凡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郎，应有双曹处，且置一员。左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申奏。即日停罢朝官，仍各录衔名，具罢任月日，留在中书，候见任满二十五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五代会要》二十）

○正衙对见奏（同光二年正月四日，四方馆）

常朝诸职员，多有参杂，今後除随驾将校、外方进奉使文武两班三品已上官，可於内殿对见，其馀并诣正衙，以申常礼。（《五代会要》六）

○停废仪仗使奏（同光二年三月，中书门下）

仪仗法物使李肃，是伪梁置此使额，使令主持，又无考限。况主持法物，各有本司，请准旧停废。（《五代会要》二十四）

○淮渎广润庙树连理奏（同光三年三月，唐州）

淮渎广润王庙前有两树，东西相去七尺五寸，其树各出地七尺五寸，两树相向连理，画图以进。（《五代会要》卷五）

○录送史馆事件奏（同光二年四月，史馆）

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如右：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官），天文祥变、占候徵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送历日一本，祥瑞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送），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

），四夷人役来降（表状中书录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并主将姓名，具攻陷虏杀级数，并所因由录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录所因，并乐词牒报），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刑部逐季具有无牒报），详断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逐季牒报），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户部录报）；有水旱蝗虫、雷风霜雹（亦户部录报），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进封邑号词（司封录报），京百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录报，武官兵部录报），诸色宣敕（门下、中书两省逐月录报），王公百官定谥（考功录行状并谥议，逐月具有无牒报），宗室任官课绩，并公主出降仪制（宗正寺录报），刺史、县令有灼然政著述文章者（本州县不以官秩，勘的实具奏，仍具录报），应中外官薨亡请谥（许本家各录行状一本申送）。右乞宣下有司，条件施行。（《五代会要》十八）

○请废北都宗庙奏（同光二年六月十日，太常礼院）

国家兴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庙，今克复天下，迁都洛阳，於此立宗庙。按礼无二庙之文，其北部宗庙请废。（《五代会要》卷二）

○许诸道辟举职员奏（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书门下）

诸道除节度使及两使判官除授外（职），其余职员并军使判官，伏以翘车著咏，戈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俎。由是副知己之荐，成接士之荣，必当备悉行藏，习知才行，先奉幕中之画，以称席上之珍。爰自伪梁，颇乖斯义，皆从除授，以佐藩宣。因缘多事之秋，虑爽得人之选，将期推择，式示更张。今後诸道除节度副使、判官、两使除授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五代会要》二十五）

按：《全文》九百六十九所收《任诸藩奏辟军事判官奏》，无“式示更张”以上一百十馀字，而末多“所冀招延之礼”云云四句。

○重定州县等官俸料奏（同光三年二月十五日，租庸院）

诸道州县官并防御团练副使、判官等俸料，各据逐处具到事例、文帐内，点检旧来支遣则例，钱数不等，所给折支物色，又加钱数不定，难为勘会。今除东京管内州县官见支手支课钱且依旧外，其三京并诸州於旧日支遣钱数等第，重定则例，兼切循本朝事体。防御团练副使、判官外，其余推官已下职员，皆是本处自要辟请圆融，月俸贍给，亦乞依旧规绳，省司更不支給钱物。谨具如後。（《五代会要》二十八）

○支給副使以下俸料奏（同光三年二月十九日，租庸院）

新定四京及诸道副使判官已下俸料，请降敕各下，逐处支遣，兼除所置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外，如本处更妄称简署官员，即敕本道节度使自备请

给，不得正破省钱物。（《五代会要》二十七）

○虑刑狱迟留奏（同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大理寺）

准狱例，诸立春已後，秋分已前，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牍，若准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虑刑狱迟留者。（《五代会要》卷十）

○太祖曹皇后定谥奏（同光三年八月，中书门下）

据礼仪使状，准礼及故事，太常少卿定谥，太常卿署定讫，告天地宗庙。伏准礼文，贱不得谥贵，子不得爵母。后必谥于庙者，受成于祖宗。今皇太后谥，请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祖武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册文，别定日命太尉上谥册于西宫灵座，同日差官告谥于天地、太微宫、宗庙，如常告之仪。（《五代会要》卷一）

○曹太后定谥告庙奏（同光三年九月，中书门下）

大行皇太后谥，读于太庙太祖武皇帝室，其日合集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于太庙序立，俟行告礼毕，中书省班首一人升阶，诣太祖武皇帝读讫奏闻，别择日上谥册於西宫灵座，及祭告天地宗庙。（全上）

○贞简皇后不宜葬代州奏（同光三年十月，中书门下）

伏以人君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南北。洛阳是帝王之宅，四时朝拜，理须便近，不能远幸代州。且汉朝诸陵，皆近秦雍，国朝陵寝，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迁洛之後，园陵皆在河南，兼敕应勋臣之家，不许北葬。今魏氏诸陵，尚在京畿，葬代州，理为未允。（《五代会要》卷四）

○内殿引对番客奏（天成元年，太常礼院）

臣谨按《开元礼》，以宾礼待番客有六：一、番国王来朝，二、戒番王见日，三、番王奉见，四、受番使表及币，五、宴番国王，六、燕番国使。从开元定礼之後，本朝故事对诸番客，又并於内殿引对，其殿名曰参殿，事在礼宾使、客省使，不下外诸司，见今施行不一。今例惟回鹘番使则正殿引对，况回鹘见居甘州，其地又属河西道凉州所管，每遣使进表币，待以宾礼，皇帝御正殿，列百官，铺陈盛仪，酌礼沿情，事恐太重。伏请今後准诸番客例，只於内殿引对，不临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谨具详酌如前。（《五代会要》三十）

○参详引对番客奏（天成元年六月十日，御史台）

伏睹今月三日入阁班退後，方引对朝贡番使，窃观近制，颇失常仪。且月华门是宰相两省近侍官常朝来往之所，外国番国朝见，不合出在此门，而又殿廷班序先退。比者列其百辟，示彼四夷，俾观多士之羽仪，以显九重之严重，岂可众官退後，番客方来。合自正门，直趋丹陛。此是向来事例，今辰忽有

更张。窃以方属中兴，宜循旧典，伏乞宣付中书门下，重令参详，永为定制。

（同上）

○使相纳礼钱奏（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书）

伏准故事，应诸道节度使凡带平章事，宜於中书都堂上事，礼绝百寮，等威无异，刊石纪壁，以列名姓，事系殊恩，庆垂後裔。旧例，赴镇後合纳礼钱一千贯，充中书及两省公使。伏自近来，全隳往例。今皇纲再整，坠典咸修，合举成规，冀将集事。臣等商量，今请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中书建立石亭子一所，镌纪宰臣使相爵位姓名，授上年月，其所纳钱，请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五代会要》十三）

○越诉断罪轻重奏（天成二年二月十五日，御史台、刑部、大理寺）

奉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敕：“越诉之条，本防虚妄，须用惩断，以绝效尤。如或实抱深冤，无门上诉，其越诉律内，不载杖数，仍令大理寺别具奏闻者。”寺司准《名例律》，诸断罪而无正条，若或不经台省，何得复仇？事在酌中，理难执律，其应出律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云：“断罪而无条。”谓一部律内，犯无罪名者，准杂律，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云：“虽犯轻重，触类宏多，金科玉条，苞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今，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其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笞八十。（《五代会要》卷九）

○追尊四庙改置园陵奏（天成二年，中书门下）

伏以两汉以诸侯王入继帝统，则必易名上谥，广孝称皇，载於诸侯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圣慈，俯从人愿，许取皇而荐号，兼上谥以尊名，改置园陵，仍增兵卫。（《五代会要》卷二）

○纳夏秋苗子斛斗奏（天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户部）

先准天成元年五月十五日敕，检纳夏秋苗子斛斗，每斗只纳一斗，官中纳不收耗。人户送纳之时，如有使官布袋者，每一布袋，使百姓纳钱八文，内五文与擎布袋人，馀三文即与会使，充吃食铺衬纸笔盘缠。若是人户出布袋，令只纳三文与仓司。（《五代会要》二十七）

○李琪新授仆射上事奏（天成二年八月，中书门下）

据新授尚书右仆射李琪状：“准旧例，上事日合有恩赐百官酒食，具载《开元礼》文者。”寻下太常礼院，检《开元礼》，祇有从太师已下至六部尚书、太常卿、太子詹事、诸卫大将军、京兆、河南牧、上州刺史受册拜庙，各就本司礼上，无中书门下送上之文，亦无恩赐酒食之事。又检《礼阁新仪》，并不载诸品大臣上事礼例，唯信射初上见群僚轻重之礼。唯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窦

易直奏，七年尚书左丞段平仲奏，大和元年中书奏覆，下太常礼院并尚书省详议，终未能定。大凡礼上为领本司公事及与官僚相会，并授人吏参贺，内外无异，前後绵同。李琪寻会群僚，不称新授，已领公事，已请料钱，更引上仪，即非通制。今请李琪任便赴省，发遣公事。今後文武两班受恩命者，不计高卑，未领事不得擅落新授字，及便请料钱。内廷学士、中书舍人不在此限。

（《五代会要》十四）

○解送监生奏（天成三年，国子监）

诸国子监每年氏置监生二百人。自後更与诸道相次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谄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巾报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户门，兼太学书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辄免本户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册府》六百二十）

○县令两税徵科公事奏（天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书）

应天下县令逐年夏秋两税徵科公事。伏以县令之职，徵赋为先，若违限逋悬，自有罚责，如及期了毕，不谓功劳。况今无强名之科徭，绝虚系之税额，百姓据见苗输纳，官中指限期程，盖缘每及徵科，事归烦扰，未容输纳，已切催驱。州都则推勘吏人，县邑则禁系人户，虽云提举，责在徵求，动涉旬时，固须妨事，纵及期限，倍困黎民。自今後请只委主簿、县令勾当，不得更置监徵。

每一州之中，止限毕日委录事参军磨勘，取最後逋欠县分，具令佐名衔，申三司使举奏，明行责罚。其所欠税额，如是本道长吏及判官衙内节级并形势庄田，不伏县司徵督者，县令即须自经本州论列。如依前不纳，便可直申感情中，责罚这时，以定轻重。

其县令到官之初，须准近敕交割户口帐籍，至授替之时，比较多少，如或增多即量加酬奖，致逋窜则别示科刑。所冀赏罚不涉於过差，公务率归於修举。

其本判官、都孔目官、粮料使等，职固不在亲人，公事止於提举，每至徵科之日，皆须一例奖劝。或有徵督逋县，令佐独当之。伏请今後凡是徵科毕日，比较功过，只归令佐，如是一郡之内，诸县皆及期程，公事修举，其录事参军亦请量加甄奖。如管内诸县，并有阙遣，其录事参军亦请量加责罚。（《五代会要》十九）

○刘英甫请对经义奏（天成三年二月，礼部贡院）

当司据乡贡九经刘英甫经中书陈状，请对经义九十道，以代旧格帖经，奉堂判令详状处分者。当司伏准格文，九经祇帖九经书各一十帖，并对《春秋》



《礼记》□义各一十道。今准往例，并不曾有应排科讲义，九经若便据送到引试排科讲义，即恐有违格例者。（《五代会要》二十三）

○冬至百寮表贺仪注奏（天成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中书）

冬至日，文武百寮诣东上阁门拜表称贺仪注：前一日，所司于阁门外量地之宜，设中书令捧表位、礼部郎中押表案位及文武常参官位，如常仪。其日，文武百寮依时刻俱诣阁门外，列班如式。次通事舍人赞引中书门下入，就位立定。典仪曰“再拜”，应在位官俱再拜讫。礼官通事舍人引中书令诣奉表位，礼部郎中取表，授中书令跪受，复置於案（其案，礼部令史二人对舁）。前导至位，中书令笏捧表跪授，阁门使跪捧表侧立，候中书令退，归本班立定。典仪曰“再拜”，应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阁门使捧表以进，次阁门使宣答，出诣中书门下班前，曰“有敕”，典仪曰“再拜”，应在位官俱再拜。宣曰：“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宣讫，典仪曰“再拜”，应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相次退如常式。

右太常礼院状，准礼例修撰如前。案开元八年中书奏：“冬至一阳生，万物潜动，所以自古圣帝明王，皆此日朝万国，观云物。礼之大者，莫逾是时。其日祀圜丘，皆令摄官行事。质明既毕，日出视朝，有国已来，更无改易。若亲拜南郊，受朝须改。因敕：“自今已後，冬至受朝，永为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诏：“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子含元殿受朝贺。”至建中二年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贺。”贞元四年，中书侍郎李泌奏：“冬至受朝贺，请准元日中书令读诸方表。”敕旨：“宜依。”准《六典》，殿中侍御史，凡冬至、元正大朝贺升殿者。伏以天运四时，节分二至，阴胜则臣道炽，阳盛则君德兴。且一家之尊，祭先祖毕，受子孙之贺，岂万国之主。祀圜丘，止臣下之朝。宜按旧章，以光令节，冬至日望准本朝前後明敕处分。（《五代会要》卷五）

○朝官具三代名讳一度奏（天成三年十二月十日，中书门下）

朝官每遇待制，不计度数，具三代史讳奏闻。伏以臣子之道，资忠孝以为先；祖考之名，形翰墨而非异。初升朝者，不可有缺；久在讳者，何必更然。日日趋朝，不处疏远之地；时时待制；忍烦颦蹙而书。况屡读於天聪，且无益于时政，宜更往例，别示新规。今後自外任除朝官者，仰具三代名讳，一度闻奏，仍付所司。其久在班者，每遇待制，不令更通三代名讳。（《五代会要》卷六）

○撰太祖庄宗实录奏（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馆）

据左补阙张昭状：“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景皇帝於大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後来，勤王戮力

，剪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亲平大憝，奄有中原。僦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者。”伏见前代史馆，归於著作，国初分撰《五代史》，方委大臣监修。自大历後来，始奏两员修撰，当时选任，皆取良能，一代之书，便成于手。其後源流失绪，波荡不还，冒当修撰之名，曷扬褒贬之职。及乎编修大兴，即云别访通才，史当馆职在编修，盍令撰述。（《五代会要》十八）

○赐朝臣茶药奏（天成四年五月四日，度支）

准敕，中书门下奏，朝臣时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切缘诸班官班省使，不见品秩高低，兼未则例，难议施行。各令据官品等第指挥。文班：左右常侍、谏议、给事、舍人、诸行尚书、太子宾客、请寺太卿、国子监祭酒、詹事、左右丞、诸行侍郎，宜各赐蜀茶三斤。起居、拾遗、补阙、侍御史、殿中、监察御史、左右庶子、诸寺少卿、国子监司业、河南少尹、左右谕德、诸行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宜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二斤，草豆谷百枝，肉豆谷五十枝，青木香一斤半。国子博士、五经博士、两县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诸局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洗马、左右赞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宜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一斤，草豆谷五十枝，肉豆谷五十枝，青木香一斤。武班：左右金吾上将军、左右诸卫上将军，宜各赐蜀茶三斤，蜡面茶二斤，草豆谷一百枝，肉豆谷一百枝，青木香二斤。左右诸卫大将军、左右诸卫将军，宜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二斤，草豆谷一百枝，肉豆谷五十枝，青木香一斤半。左右率储副率，宜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一斤，草豆谷五十枝，肉豆谷五十枝，青木香一斤。（《五代会要》十二）

○条流租税诸般钱谷奏（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户部）

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盐曲折徵、诸般钱谷等，起徵条流如後：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麦广〉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头榷曲、蚕盐及诸色折科，十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纳足。河南府、华州、耀、陕、绛、郑、孟、怀、陈、齐、棣、延、兖、沂、徐、宿、汝、申、安、滑、汉、澶、襄、均、房、地、产、雍、许、邢、、磁、庸、随、郢、蔡、同、郾、魏、汴、颍、复、、宋、亳、蒲等州，二十三处节候差晚，随本处与立两等期限（二十三处州郡未见）。一十六处较晚，大小麦、〈麦广〉麦、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纳足；正税匹帛、地头钱鞋、榷曲、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十一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纳足。幽、定、镇、沧、晋、隰、慈、密、青、邓、淄、莱、、宁、庆、衍，七处节候尤晚，大小麦〈麦广〉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榷曲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纳。并、潞、泽应威塞军、大

同军、振武军。（《五代会要》卷二十五）

○明堂致斋旧仪奏（天成四年九月，太常礼院）

来年二月十八日致斋於明堂。准旧仪，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文武五品已上者褶，陪臣近侍祇著朝服。（《五代会要》卷二）

○命妇上表皇后不报答奏（长兴元年，中书门下）

其诸道节度使上表贺皇帝，其在朝外命妇所上皇后表章，进呈讫，不下令报答。自此不便进表。皇子妻、驸马、公主及近密亲旧，或有庆贺及进起居章表，内中委人主掌，进呈後只宣示来使，并不下令。（《五代会要》四）

○命妇表贺奏（长兴元年五月，太常礼院）

皇后今月十四日受册，准旧仪，外命妇并合赴皇后受册正殿门外就次，俟受册讫，司宾引入，就位奉贺。今未有命妇院，请准例上表贺。（同上）

○命妇贺皇后称殿下奏（长兴元年五月，太常礼院）

按《仪制令》，百官上疏於皇后，曰皇后殿下，中外臣寮外命妇庆贺，只呼殿下，不言皇后。（同上）

○上皇后章表请呼皇后殿下奏（中书覆奏，年月同上）

据太常礼院状，若祇呼殿下，恐未合宜。至如旧制，皇太子亦呼殿下，若无分别，何显尊卑？凡上皇后章表内，请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寻常并呼皇后。（同上）

○磨勘李范赵知远奏（长兴元年七月，吏部南曹）

磨勘南郊行事官前守濮州范县主簿李范，是同光二年不纳告身人数，准敕终身不齿。今又冒名於四方馆行事。前河南府长水县主簿赵知远，使兄为父荫行事者。（《册府》六百三十八）

○武功百姓劫县科断奏（长兴元年九月，西京）

武功县百姓三千余人，持白棒入县，乱击人吏，分劫县库税辂公廨什物。寻差兵士，捉到结集首领武功镇将夹跌琉等三十二人，各招本罪，称县令薛文玉以大竿尺检田，所以众心难抑。其夹跌准法科断，文玉罚七十直，主簿李彦柔罚五十直，并勒停。（《册府》七百七）

○详覆进士杂文奏（长兴二年，中书门下覆奏）

奉敕：新及第进士所试杂文，委中书门下细览详覆，方具奏闻，不得辄徇人情，有隳事体。中书於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帖贡院，准元敕指挥，中书商量，具详覆者。李飞赋内三处犯韵，李谷一处犯韵，兼诗内错书“青”字写“清”字，并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今後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别撰律诗赋各一首，具体式一二晓示将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其李飞，樊吉、夏侯珙、吴汭田、王德柔、李

谷等六人，卢价赋内“薄伐”字合使平声字，今使侧声字犯格；孙澄赋内“御”字韵使“宇”字已落韵，又使“簪”字是上声，“有”字韵中押“售”字是去声，又有“朽”字犯韵，诗内“田”字犯韵；李象赋内一句“六石庆兮”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礼”，合使此“导”字，及错下事，“常”字韵内使“方”字，诗中言“十千”，“十千”处合使平声字，偏字犯韵；杨文龟赋内“均”字韵内使“民”字，以君上为骏之士，失奉上之体，兼“善”字是上声，今押“遍”字是去声，“如”字内使“舆”字，诗中“偏”字犯韵；师均赋内“仁”字犯韵，“晏如”书“晏如”，又“河清海晏”，“又”字不合韵，又无理，晏字即落韵；杨仁远赋内，“赏罚”字书“伐”字，衙“勒”字书“针”字，诗内“莲莆”字合著平声字，兼“黍梁”不律；王谷赋内“御”字韵押“处”字，上声则落韵，去声则失理，“善”字韵内使“显”字犯韵，“如”字韵押“殊”字落韵。其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在取文解。高策赋内“於”字韵内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讹，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郑朴赋内言“股肱”，诗中“十千”字犯韵，又言“玉珠”。其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仍自宾贡，每年只放一人，仍须事艺精具。此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今後知举官如敢因循，当行严典。（《册府》六百四十二）

○幕府等官定限奏（长兴二年二月，中书门下）

准天成四年六月二十日敕，使准旧例以三年为限，其上尹、上佐官以二十五月为限，府县官准《长定格》以三十月为限，其行军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僚，及防御团练副使、判官、推官、军事判官，并宜以三十个月为限。如是随府，不在此限。（《五代会要》二十五）

○覆崔琮请置病囚院奏（长兴二年，四月中书）

有罪当刑，仰天无恨；无病致毙，没地有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须资异鉴，《书》著钦哉之旨，《礼》标有刑也之文，固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所请置病囚院，望依，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医人诊候，治疗後据所犯轻重科断。如敢固违，致病囚负屈身亡，本属官吏并加严断。兼每及夏初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册府》）

○换给告身多有违碍奏（长兴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书）

吏部南曹状申，准敕换给诸色官员告身公凭。伏缘点检选人历任文书中，其间多有违碍事节，若旋具姓名申覆，窃恐人数繁多，互有陈论，遂成壅滞，当曹不敢施行者。（《五代会要》二十一）

○京城请射空地造屋事例奏（长兴二年六月入日，左右军巡使）

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舍屋，又不经官中判押

凭据，厢界不敢悬便止绝，切恐久後别有人户，更於街坊占射，转有侵占，不惟罕狭，兼恐久後反致人户争竞。近日人户系税田地，多被军人百姓作空闲田地，便立封疆，修筑墙壁占射，又无判押凭据。及本主或有文契典卖，兼云占射年深。或有税额及无税空闲，拦吝不令修盖，以此致有争竞，厢界难以止绝者。

其在京诸坊曲应有空闲田地，先降敕命，许人户请射盖造。及见种蒔公私田地，如是本主自有力，便令盖造舍屋，若无力，即许人请射修盖。自後相次诸色人陈状，委河南府勘逐。如实是闲田，及不侵占官街，然後指挥劈画交付。今所称诸色人侵占街坊，及於见有主税地内占射盖造，必虑有妨车牛过往，及恐百姓互争议论，须定规绳，各令禀守。京城应天街内有人户见盖造得屋宇外，此後并不得更有盖造。其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应诸街坊通车半外，即日或有越众迥然出头，牵葶舍屋棚阁等，并须画时毁拆，仍据搏截外，具留街道阔狭尺丈，一一分析申奏。此後或更敢侵占，不计多少，宜委地分官司量罪科断。其街道内除水渠外，不得穿掘取土。若已有穿掘，各敕逐地分人户速速填平。

京城内诸坊曲，除见定园林池亭外，其馀种蒔及充菜园，并空闲田地，除本主量力自要修造外，并许人收买。见定已有居人诸坊曲内有空闲田地，及种蒔并菜园等，如是临街堪葶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除堪葶店外，其馀若是连店田地，每亩宜定价钱七千，更以次五千。其未曾有盖造处，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依已前街坊田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先定街巷阔狭尺丈後，其坊内空闲，及见种田苗，并充菜园等田地，亦据本主自要量力修盖外，并许诸色人收买，修葶舍屋地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除堪盖店外，其馀连店田地，每亩宜定价钱七千。以次近外，每亩五千，更以次三千。未有人买处，且勒仍旧。远僻处或欲置菜园，任取稳便，兼应本主所留，诸色人置到田地等，并限三个月内修筑盖造，须见次第，仍不得两处收买田地。其地祇许修造宅院，并其间小小栽植竹木外，不得广作园圃，及种植田苗，仍令御史台常加觉察。如有故违，仰具姓名申奏，当行严断。

其所置田轩，如是本主种田苗及见菜园，候收刈及冬藏毕，方许交割。据交割日限後修盖，其已定田地内所有苗税等，宜令据亩数出除，其所买田，除本主自要修葶外，有合卖数目，如妄托形势，辄有逗留，分外邀颡，固心占吝者，许买地人经台论诉。勘逐不虚，所犯之人，当行重断，其地仍准价例，画时交与所买之人。其所买卖田地，仍令御史台委本处巡按御史，旋旋给与公凭

，仍免税契。

右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劈画晓示，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夺奏闻。（《五代会要》二十六）

○李比五选集奏（长兴二年七月，吏部南曹）

前守郢州卢县令李比，曾两任秘书丞，一任国子《毛诗》博士。虽前任有升朝官，今任合准格五选集。（《五代会要》二十二）

●卷五十九

☆阙名（七）

○星历申送史馆奏（长兴三年，司天台）

奉中书门下牒，令逐年申送史馆十一曜细行历，并周天行度、祥变等。当司旧例，祇申星曜事件，不载占言。（《五代会要》十九）

○定十都督府额奏（长兴三年四月，中书六下）

天下旧有八大都督府，按《十道图》，以灵州为首，陕、幽、扬、潞、镇、徐等州为次。其魏镇已程式为七府，兼具员内。越、杭、福、潭等州，亦相次升为都督会府。望以十都督府为额，仍据升降次第，以陕为首，余依旧制。（《五代会要》十九）

○定四大都护额奏（长兴三年四月，中书门下）

据《十道图》，有大都护，除单于、北庭等储久不置外，今具员内节度使中，见有两员外守安北都护、安东都护。今请只以四大都护为定额，仍以安东大都护为首。（《五代会要》二十四）

○武成庙从祀英贤设遵豆奏（长兴三年五月，礼院）

礼院检《郊祀录》，释奠武成王庙，中祀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见今行释奠之礼。伏自丧乱已来，废四壁英贤之祭。今准帖，为国子博士蔡同文奏，武成王庙四壁英贤，请各设一豆一爵祀享者。当司今详《郊祀录》，武成王从祀诸英贤，各筮二，实以粟、黄牛脯；豆二，实以菜菹、鹿醢；簋各一，实以黍、稷饭，酒爵一。礼文所设，无一豆一爵之仪。（《五代会要》卷三）

○修撰功臣列传奏（长兴四年正月十一日，史馆）

当馆先奉敕修撰《功臣列传》，元奏数九十二人，馆司分配见在馆官员修撰。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後。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联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其无功於国，无德於人，但述履行身名，或述小才末伎，傥无可以垂训者，并不在编修之限。伏以自有史传以来，历代咸有著述，皆存定制，不可更张。如《前汉》止述萧、

曹、绛、灌之流，《後汉》但书寇、邓、耿、贾之例，并同翼戴，咸共匡扶，爵号功臣，先为列传。其馀宗室、外戚、文苑、儒林、游侠、逸人、循吏、酷吏之属，名目甚众，各有篇题，并随其次第撰述。其大恶大善之人，有善若周、孔、夷、齐，恶若敦、玄、莽、卓，亦各特为著撰，不附传记编修。或为世家，或为列传，盖欲取监前代，垂则後人，不可雷同，请令区别。其功臣未纳到行状者，馆司见更催促，候到即更分配修撰。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华，今请此後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其已纳到行状合著撰者，仍请委修撰官略其浮辞，采其实事。（《五代会要》十八）

○修史规程奏（长兴四年正月十一日史馆）

当馆承前修史事例，应合编录文书，分配在馆修撰直馆官员，逐人纪述。内修撰一员，充判馆事，自馀修撰外，应馆中著述及诸色公事，都专主掌。监修宰臣通判，前修撰、直馆等，其间勤恪者著述不闲，怠惰者自因循度日，只藉馆中扬历，以资身事进趋，或别除官，或因出使，便将自己分合撰史籍，送付後人。後人效尤，依前懈惰，积叠不了公事，为弊滋多。须设规程，庶远景和败。谨具起请如左：自判馆、修撰已下，见充职及此後充馆，请以二周年为限。据在职馆中文书繁简，逐季分配纂修，如月未满，公事未阙，即当馆给与公凭，仍旋申中书门下，请别商量。其职限内，遇本官本省署有递迁，请不妨其序进，即请令依前充职，终其月限，并请不许未终职限，特更除官。如职限满，有公事未了，不计几月，请不别与除官及差使，并与递迁本官。其旷职甚者，仍请量事殿罚。如据所分配文书修撰外，别能采访得皇后、功臣事实，及诸色合编集事，著撰得史传，堪入国史者，请量其课绩，别加酬奖。如当馆於职限满官员中，籍令充职者，则旋具奏闻，乞就加升陟。应此日已前曾充馆职，配过文书，除丁忧官员，则请与均分代修撰。其未了别除官者，所欠文书，不计多少，并与令本官修撰，速须了毕。其今日已前旷惰之过，特乞矜容。起今後若更将已前未了公事，迁延不速修撰了者，则别具奏闻，仰候圣裁。

（《五代会要》十八）

○正押衙设省职奏（长兴四年正月，三司使）

当省有诸道盐铁转运使额，职员极多。见有左右都押衙及客司通引，今欲从正押衙设省职，为转迁之序，正押衙、同押衙、衙前兵马使、讨击副使、衙前虞候、衙前子弟者。（《五代会要》二十四）

○试举人定制奏（长兴四年二月十六日，礼部）

今後试举人日，请令皇城司公干人，於省门外听察叫呼称屈，及知贡院有幸门者，引赴皇城司勘问。如是实的虚妄，请严加科断。兼今年放榜後及第人

看毕，便缀行五凤楼前，列行舞蹈谢恩讫，赴国学谢先师。然後与知贡举相识期集，祇候敕命，兼过堂及过枢密院。又旧例，侵晨张榜後，知贡院官及考试官已下便出，请今年张榜後，知贡举官并考试官至晚出。

奉敕：宜令敕下後於朝堂谢恩，即赴国学。其试举人日，宜令御史台差人，听其放榜日知贡举官送出，自此永为定制。及第举人过枢密院，宜不施行。（《五代会要》二十三）

○别凿洛河引漕船奏（长兴四年三月三日，三司）

洛河水运，自洛日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少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於诸军兼人内差借。（《五代会要》二十七）

○判官考校州县奖罚奏（长兴四年五月，中书）

准天成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敕，诸使府两税徵科，详断刑狱，校官吏考课，合是观察判官专判。其一州诸县徵科，纠辖提举，合是录事参军本职。今後观察判官、录事参军校量所属州县官吏，据每年徵科程限，刑狱断遣，户口增减，据州县申报，子细磨勘诣实，然後於本官牒内，据事件收竖。如官吏考课一一事实，其判官、录事参军後考满日并与酬奖，别加职任。如考课不实，亦行殿罚。如有水旱灾伤处，许奏听敕旨。（《册府》六百三十六）

○太子诸王见师傅礼奏（长光四年七月三日，太常寺）

奉敕详定太子诸王见师、傅礼如左：

一、准《开元礼》，皇太子与师、傅、保相见前一日，尉卫设次於宫门外道，西南向；伶官展轩悬於庭。其日，诸卫所部屯门列仗，典谒设师、傅、保位于西阶之西，东向；三少位次之，少退，俱东向，北上。师、傅、保及三少至宫门，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就次。左庶子奏中严，伶官师工人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及三少立于正殿门西，差退，俱东向。左庶子奏外办。皇太子著常服以出，侍卫如常，《承和》乐作。至东阶下，西向立，乐止。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及三少入，乐作。就位，乐止。皇太子再拜，师、傅以下答拜。若三少见时，则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师、傅以下出，乐作。出门，乐止。左庶子跪奏，称“臣某言礼毕”。

一、又准《礼阁新仪》，皇太子受册後，前二日，尚舍设次于崇明门外，南向，又设师、傅、保、中书门下文武百官，东西相向，以北为上。宫臣及皇亲陪其後。次左庶子奏“外备”。中官褰帘，皇太子常服出次，南向立，侍从如常仪。次中书门下就北向位再拜讫。礼官赞，皇太子再拜讫。中书门下班首一人前进贺讫，复位，再拜。皇太子答贺讫，又再拜。皇太子揖中书门下讫



，相次退。通事舍人、礼官赞，皇太子再拜。师、傅等少避位讫。师、傅为班首者一人进贺讫，复位，再拜。皇太子答贺讫，又再拜。皇太子揖，师、傅退出。内侍奉引皇太子就座，南向座讫，通事舍人引文武宫臣三品以下入，就北向，重行异位立定。奉礼曰“再拜讫”。左庶子一人进，跪奏：“具官臣某等言贺讫。”复位，皆再拜，各班分东西序立。奉礼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左庶子少前跪奏：“具官臣某言礼毕。”近侍垂帘，皇太子降座，宫臣侍卫仗散如仪。

一、准《会要》，贞观十七年，上谓房元龄曰：“太子三师，以德导人者也。若理由礼卑，则太子无所取则。”於是诏令撰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右据太常礼院状。谨检开元故事，《礼阁新仪》及《会要》分析如前。其师、傅见亲王，不同皇太子见师、傅。臣请师、傅、亲王对拜揖，各退。（《五代会要》卷四）

○逐年书考校优劣奏（长兴四年九月尚书考功）

今年五月中，翰林学士程迥所上封事内，请自宰相、百执事、外镇节度使、刺史，应系公事官，逐年书考，校其优劣。以前件考课，究寻台阁，深远岁年，若议与行，宜凭往制，具申中书门下。

宰臣判：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本司自合将条格故实参详，更检寻远敕条奏，定为悠久。缘本司公事，遂检寻《唐书》《六典》《会要》《考课令》书考第。（《册府》六百三十六）

○见天下兵马大元帅礼奏（长兴四年九月中书门下）

秦王加天下兵马大元帅，自历朝以来，无天下兵马大元帅公事仪注。或专一面之权，或总诸道之司，仪注规程，公事条目，载详故实，未见明文。臣等谨沿近事，伏见招讨使总管，兼受副使已下橐庭礼。今望今诸道节度使已下，凡带兵权者，见元帅，阶下具军礼，参见皆申公状。其带使相者，初相见亦以军礼，一度已後，客礼相见。应天下诸军务公事，元帅府行帖指挥。其判六军诸卫事，其行公牒往来。其元帅府所置官属，补授军职，则委元帅奏请。

（《五代会要》二十四）

○祧迁献祖奏（应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

太常以太行山陵毕庙。今太庙见享七室：高祖、太宗、懿祖、昭宗、献祖、太祖、庄宗。太行升，礼合祧迁献祖，请下尚书省集议。（《五代会要》卷二）

○御明堂比正至奏（清泰元年四月，中书门下）

皇帝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日奏告献祖室，不坐，比正至。是日有祀事，则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质明行礼毕，御殿在始旦後。请比例行之。（《五代会要》卷五）

○册拜王公车辂法物奏（清泰元年六月，中书门下）

据太常礼院申，册拜王公，如在京城，所司备卤簿审辂法物，皇帝临轩行册礼；如在外镇，正衙命使押册赴本州行礼。车辂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礼无明文。今制命幽州赵德钧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温封东平王，皆备礼册命。其合用车辂法物，在兵部，在常、太仆寺，请载往本州，行礼後，送纳本司。（《五代会要》卷四）

○窃盗议定赃罪奏（清泰元年九月，大理寺）

所用法书窃盗条，准建中年，赃满三匹已上决杀，不及三匹量情决杖。本朝以量情之文不定，诏御史中丞龙敏等议，赃满三匹。准旧法，一匹已上决徒一年半，一匹已下量罪以杖。大理寺又以量罪之文不定，申奏集寺重议。今议定，赃满一匹徒二年半；不及一匹徒一年半，不得财杖七十。（《五代会要》卷九）

○请差官详议循资格奏（清泰元年九月，吏部三铨）

所用循资格，先经详定，然自次府司录参军已下，无品第入官处，寻帖格式，参详添入。又以经卑，不敢添注，请差官详议。（《册府》六百三十三）

○前任节度使缀班奏（清泰元年十一月，御史台）

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近仪五日一度内殿起居皆缀班，序立元系班簿，虽曰便殿起居，其遇全班起居时，亦合缀班。（《五代会要》卷六）

○朝拜诸陵奏（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

北京永兴、长宁、建极三陵，应州遂、衍、奕三陵，准曹州温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太常、宗正卿朝拜。（《五代会要》卷四）

○明宗魏皇后上谥奏（清泰二年二月，中书门下）

臣闻汉昭帝承祚御历，奉尊谥于云阳；魏明帝继体守文，思外家于甄馆。而皆追崇徽称，飡朝廷，克隆敬本之文，式叶爱亲之道。臣等又览国史，窃见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宝氏，代宗皇帝母章敬太后吴氏，始嫔朱邸，俄元宫，鸿图既属于明君，尊号咸追于圣母。伏以鲁国夫人发祥沙麓，贻[A134]河洲。三母最贤，周母允成于天统；四妃有子，唐后先启于帝基。仰惟当宁之情，弥軫寒泉之思，久虚殷荐，虑损皇猷。臣等谨上尊谥曰宣显皇太后，请依昭成、章敬二皇太后故事，择日备礼册命。

又臣等伏闻先太后旧陵未先祠，则都下难崇别庙，既追尊谥，合创宫。按汉朝故事，园寝不在王畿，或就陵所更立寝祠。今商量上谥後，权立享庙，以申告献，配之礼，请俟他年。（《五代会要》卷一）

○避御史上一字奏（清泰二年五月，中书门下）

御名上一字与诸王相连，按太宗、元宗庙故事，人臣诸王合避相连字，改从单。（《五代会要》卷四）

○试进士依旧例奏（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

奉长兴二年二月敕，进士引试，早入晚出。今请依旧例，进士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五代会要》二十二）

○科目事宜奏（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

奉长兴元年敕，进士、五经、九经、明经、五科童子外，谕色科目并停。缘由有明算、道举人，今欲施行。又奉长兴三年正月敕：每落第举人，免取文解。今後欲依元敕格，请并再取解，十月十五日到省毕，违限不牧。又奉天成四年敕，诸色举人入试前五日纳试纸，用中书印印讫，付贡院司。缘五科所试场数极多，旋印纸锁宿内，中书往来不便，请祇用当司印。（《五代会要》二十三）

○明堂受朝大事不坐奏（清泰二年十二月，太常礼院）

来年正月元日，合御明堂受朝贺，其日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依礼，大事不坐。（《五代会要》卷五）

○请详酌现行法律奏（清泰三年，中书门下）

刺史位列公侯，县令为人父母，只合倍加乳哺，岂可自致疮痍？一昨张宗裔胥吏讼论，合当极典，法司据律，罪止徒流。向来此法极严，才可存其躯命，即一二十年不复还乡。却缘近日赦宥稍频，迁易所数，致其凶物，不顾严刑。臣窃惟立法稍严，则人不敢犯，其见行法律，望下所司，更加详酌。（《册府》六百一十三）

○今古服制令式不同奏（清泰三年三月，太常礼院）

据尚书兵部侍郎马縞上疏言：“古礼嫂叔无服，盖推而远之。案《五礼精义》，贞观十四年魏徵等议，亲兄弟之妻请服小功五月。今所司给假差谬为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禹称：“自来给假，元依令式，若云违古，不独嫂叔一条。旧为亲姨服小功，令式今服大功；为亲舅旧服小功，今服大功；妻父母总服，今服小功；为女婿为外甥总服，今并服小功。此五条，在令式与古不同，未审依马縞所奏，为复且依令式。”（《五代会要》卷八）

○封赠三代降等奏（天福二年四月，中书六下）

准二月二十六日敕，内外臣寮亡父母、祖父母，据品秩未封赠者与封赠

，已封赠三代更加恩命。按旧制，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约其子官品等降一等，亡母追封国号，祖母已上第降一等。（《五代会要》十四）

○宣示赦书德音奏（天福二年四月，中书）

准《翰林志》，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制书，并使白麻书，不使印。双日起草，候开门钥入而後进呈。至只日，百僚立班于宣政殿，枢密使引案，自东上阁门出。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馀付中书门下，并通事舍人宣示。若机务急速，亦使双日，甚速者，虽休假亦追班定时示。（《五代会要》十三）

○买卖使八十陌钱奏（天福二年七月十二月，度支）

三京、邺都并诸道州府市肆买卖所使见钱等，每有条章，每陌八十文。近访问在京及诸道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若少要约，转启幸门。请更腊降指挥，乃傍示管界州府镇县军人、百姓、商旅等，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兼令巡司、厢界节级、所由点检觉察。如有无知之辈，依前故违，辄将短钱兴贩，便仰收捉，委逐州府柳项收禁勘责。所犯人，准条奏处断讞申奏。其钱尽底没纳入官。（《五代会要》二十七）

○选差马步判官奏（大福二年九月，吏部）

长兴四年五月五日敕：应诸道州府都虞候司判官，先指挥令於州县前资之中，簿尉判司之内，选差勾当二年，行有廉谨，理无党偏，即委本道奏闻，请行酬奖者。近日马步判司，多是差摄官充，马步判官奏荐，须於前资正官判司簿尉中，精选明练公法性行端正者，方可任使，满二周年後无道阙者，与减三选，仍委本道州府一例给与公凭。如只欠三选已下者，仍便给与文解赴选。今日已前，有前资正官充马步判官，并准此。所有诸道州府，应今日已前已差摄试官充马步判官，勾当已及三年，无遗阙者，亦宜令本州府给与公凭，仍便申奏。更四年後，给与文解赴选，比拟初官。其今日已前摄试官，见充职有过一周年者，宜令待满二年日，准上处分。如未及一周年者，宜令逐道州府敕到後便别差前资正官停替，不在给与公凭者。伪清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敕，停废前资摄正官充马步判官，前件敕已经封锁不行者。（《册府》六百三十三）

按：《册府》作清泰三年九月，《五代会要》二十一所收节文，作天福二年九月。今考其年月，当以《会要》为正。

○谢贺上表准贞元制奏（天福二年十月，中书门下）

按《礼阁新仪》，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台奏，每月庆贺及诸上表，并合上公行之。制可。今後凡有谢贺上表，望并准元敕上公行之。如三公阙，令仆已下行之。中书门下别贡表章。（《五代会要》卷四）

○职事官覲省及给装束假奏（天福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

按《六典》，尚书吏部，凡职事官，应覲省及称病，不得过程，谓身有疾病满百日，若所亲疾病满二百日，及当时解官，申省以闻。其应待人材用灼然要藉驱使者，得带官侍养。及准杂令，诸外官援给装束假，去所授官一千里内者四十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七十日，过四千里八十日，并除程。其假内欲赴仕者听之。若有事须早还者，不用此令。若京官身先在外者，装束假减外官之半。（《五代会要》二十）

○改更漏刻错误奏（天福三年二月，司天台）

臣等准《漏刻经》云：“漏刻之制，起自轩辕，所以上揆天时，下著人事。是故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长短，以黄道去极之度，而求漏刻日移之变。”夫中星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假令符天以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为正前，四刻十分为正後，二十分中必为时正。上古以来，皆依此法。自唐室将季，黄巢犯京，既失旧经，漏刻无准。伏以见行漏刻，自午初四刻，元称已时，已入未时，犹打午正。若不改更，终成错误。今欲每时初打一刻，至四刻後正时正牌，打八刻终一时，後一时却从初起。即上同往古，下验将来。奉敕：“宜依。令本司集寮属讨定奏闻者。”

臣等据诸家历数及《太霄论》《漏刻》等经，皆以昼夜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凡一时宜打一刻起於时初，八刻终於时正。近取到水秤较验，方知见行漏刻差误。假令以午刻为例，从午时五刻上行，作午时一刻，侵至未时四刻，始满八刻，方终午时。此则午未两时，中各取半，合为一时也。自日出後，至日入以来，时刻皆如此例相侵，伏乞改正。从时初打一刻，至四刻後进正牌，八刻终为一时。後时却从初起，时辰自正，晷漏无差。

（《五代会要》卷十）

按：《全文》所收中无奉敕云云十五字，故分而为二，《会要》合为一首。

○日变依旧礼奏（天福四年七月庚子朔，中书门下）

谨案旧礼，日有变，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于社，陈五兵、五鼓、五麾，东戟南牙，西弩北，中央置鼓，服从其位。百职废务，素服守司，重列于廷，每等异位，向日而立，明复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岁正旦日蚀，唯谨藏兵杖，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守司，今且欲依旧礼施行。（《五代会要》卷十）

○制皇帝受命宝奏（天福三年六月，中书门下）

准敕制皇帝受命宝。今按唐贞观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玺，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五代会要》十三）

○韩延嗣合斩奏（大福三年八月，大理寺）

左街史韩延嗣为百姓李延晖卫者，本街使连喝不住，欧击致死。准律，斗欧者原无杀心，因相关欧而杀者，依故杀人者斩。其韩延嗣准律合斩。《刑法统类》节文：绞刑，决重杖一百处死。（《五代会要》卷九）

○旌表门闾令式奏（大福四年闰七月，尚书户部）

李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闾，当司元无令式，只先自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阙阙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氏桶漆黑，号乌头，筑双阙一丈，柱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又不载令文。

敕：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既非故实，恐紊彝章，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於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亏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树植，随其事力，同籍课役，一准令文。（《五代会要》十五）

按：《全文》九百七十五所收《请定旌表门闾式议》，与此不同。

○时政记付史馆奏（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馆）

按唐长寿二年右丞姚奏，帝王谏训，不可阙文，其仗下所言军国政事，令宰臣一人撰录，号《时政记》。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学士撰录，逐季送付史馆。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员撰述。（《五代会要》十八）

○重定正冬朝会奏（天福四年十二月，太常礼院）

奉敕，约《开元礼》重定正冬朔会。按《开元礼》，三品以上升殿，群臣在下。请法近礼，依内归列坐。据《开元礼》，称贺後，皇帝载通天冠，服绛纱袍；百官朝服侍坐，解剑履于乐府之西北。今京邑新造，殿庭隘狭，请皇帝冠乌纱巾，服赭黄袍；百寮具公服。俟朝堂宏敞，即举旧仪。二舞鼓吹《熊罴》之乐，工师乐器等事，因久废不可卒备。请且设九部乐，用教坊伶人。（《五代会要》卷五）

○公主出降废书函礼奏（天福五年二月，太常礼院）

长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礼仪使颜真卿议，婚用诞马，在礼无文。《周礼》：“诸侯以璋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驸马都尉加以璋，郡主之婿加元，以工用马。书函之礼，出自近代，事无正经，请废之勿用。（《五代会要》卷二）

○县令犯赃连坐府州奏（天福五年六月二十日，详定院）

准《刑法统类》大中二年正月敕：“天下州府官吏犯赃，皆递相蒙比，不肯发明，纵有申闻，百无一二。自今後，管内县令有犯赃事发，州府不举者，连坐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有赃犯事发，刺史不举者，连坐刺史。刺史有赃犯

事发，观察使不举者；连坐廉使。”又准大中二年二月十七日刑部起请：“今後县令有犯赃，录事参军不举；录事参军有赃犯，观察使不举；其所司奏听敕旨。”臣等参详，设县司本典知情，并同罪；告事人放三年租税差徭，仍将放免数却配盖藏罪。其录事参军不举者，请减县令所犯罪二等。（《五代会要》二十）

○正冬二节朝会旧仪制度奏（天福五年七月，详定院）

先奉敕：“正冬二节朝会旧仪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与太常寺官一一详定。”今检讨典经，具述制度。

按《礼》云：“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大乐与天地同和，大乐与天地同节。”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风易俗，莫善於乐。”书云：“夫乐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睹。”故圣人假於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和合，则大乐备矣。

又按《义镜》，问：“鼓吹十二按，合於何所？”答曰：“《周礼》鼓人掌六鼓四金，汉朝乃有黄门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摇鼓、金钲、大鼓、长鸣、歌箫、笳笛，合为鼓吹十二按，大享会则设於悬外。此乃是设二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由也。”

今议一从令式，排列教习。文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佾八人。左手妨笱，《礼》云：“苇笱，伊耆氏之乐也。”又《周礼》有笱师，教国子。《尔雅》曰：“笱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谓之产。”历代以文舞所用，凡用笱六十有四。右手执翟，《周礼》所谓羽舞也。《书》曰：“舞千羽于两阶。”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连攒而为之。二人执纛前引，数於舞人之外。舞人冠进贤冠，服黄纱袍，白纱中单，皂领标，白练衽盍裆，白布大口，革带，乌皮履，白布袜。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千。千，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画兽形，故谓之朱千，《周礼》所谓兵舞。取其武象，用六十有四。右手执戚。戚，斧也，上饰以玉，故谓之玉戚。二人执旌前别，旌似旗而小，绛色，画升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铎，以通鼓，形如大铃，仰而振之。金牟享二，每牟享二人举之，一人奏之。《周礼》四金之奏，其一曰金牟享，以和鼓，铸铜为之，其色黑，其形圆若碓头，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围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形，旁有耳，兽形衔环。二人执铙以次之。《周礼》四金之奏，其二曰金铙以止鼓，如铃无舌，摇柄以鸣之。二人执相在左，《礼》云：“理乱以相。”状如

小鼓，用皮为表，实之以糠，拊这以节乐。二人执雅在右，《礼》云：“讯疾以雅。”以木为之，状如漆桶，掩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皮鞞之，旁有二纽，髹画，殿辞而出，以器筑地，明行不失节。武舞人服锦，平巾幘，金支弼丝布大袖，弼丝袷两裆甲，金饰白练袷盍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乌皮靴。工二十，数在舞人之外，武弁朱鞮，革带，乌皮履，白练袷盍裆，白布袜。殿廷加鼓吹十二。案《义镜》云：“常设毡案，以毡为状也。今请制大床十二，床容九人眠，作歌乐，其床为熊罴虎豹腾倚之状以承之，象百兽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车享一，歌二人，箫二人，笛二人。十二案，乐工一百有八人，舞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充。其歌曲名号、乐章词句，请中书条奏，差官修择。（《五代会要》卷六）

○大行升奏（天福七年七月，太常礼院）

国朝见享四庙：靖祖、肃祖、睿祖、宪祖。今大行皇帝将行升，按《会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庙于长安，至贞观九年。高祖神尧皇帝崩，命有司祥议庙制，议者以高祖神主并旧四室庙。今先皇帝神主，请同唐高祖升。（《五代会要》卷二）

○上高祖谥册差官祭告奏（晋天福七年八月，中书门下）

山陵礼仪使状：高祖尊号、谥及庙号，伏准故事，将启殡宫前，择日命太尉率百僚奉谥册，告天於圜丘毕，奉谥册跪读於灵前，此累朝之制。盖以天命尊极，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谥宝册，伏缘去洛京地远，宝册难以往来，当司详酌，伏请只差官生洛京祭告南郊太庙，其日中书门下文武百官立班，中书令、侍中升灵坐前读宝册，行告谥之礼。今从敕牒所司择日，申请官员行事，伏请奏闻宣下者。（《五代会要》卷一）

○诸仓纳耗本色折钱奏（天福八年五月十五日，三司）

天下今後诸仓，请据人户元纳耗二升，内一升依旧送纳本色，充备鼠省耗折；一升即令衾送纳价钱两文足，与元纳钱八文足，共一十文足，充备仓夫斗袋人夫及诸色吃食、纸笔、铺衬、盘缠支费。（《五代会要》二十七）

○司封合行事作奏（天福十二年九月，尚书司封）

当司合行事件如後：皇太后三代祖母，并追封国太夫人。皇太子三代外祖母、宗室郡国王曾祖母亡母，亦追封国太夫人。中书门下二品及平章事、在朝正一品官、使相曾祖母亡母，并追封国太夫人；如母在，叙母为国太夫人，妻为国夫人（已上并在中书施行）。东宫一品、尚书省二品、不带平章事留守节度使祖母，并许追封郡太夫人止；如母在，叙封母为郡太夫人，妻为郡夫人止。如曾任皇朝将相，已经追封三代祖父母及已封国太夫人者，依旧施行。东宫二



品、西班二品、尚书省三品、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侍郎、太常卿亡母，并追封郡太夫人止；如母在，叙封为郡太夫人，妻为夫人止。如曾任皇朝将相，已经追封三代、两代祖父母及已封国太夫人者，依旧施行。应致仕官如未致仕日曾任五品已上正官封者，与据品秩施行，嫡母、正室即许封叙，如非嫡、继及正室，不在论请封叙之限。应诸色官请与母、妻叙封，须候官阶齐即得。如官及所封官高，并许施行。

臣等详本司前后敕条，凡母皆加太字，存歿并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叙封，进封内加太字，母歿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歿并同，若是父在，据敕格不载为母加太字之文。若以近敕，因子贵与父命官，父自有官，即妻从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荫加母太字。若虽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荫妻，叙封亦不合用子荫之限。（《五代会要》十四）

按：此首後五行，自“叙封进封内加太字”以下九十馀字，见《全文》九百七十五《封母加太字议》。

## ●卷六十

### ☆阙名（八）

#### ○寺监摄官五年方理选数奏（开运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

诸司寺监若无出身，不合一例差署摄官。况自前元无敕命指挥，又不曾具名奏闻。其太常寺太祝、奉礼，逐季只应祠祭行事，不可缺人。其太常寺已差摄官满五年者。宜比三传出身；其馀诸司寺监，今日已差摄官满五年者，宜比明绌身。今既称已年满者，各委本司一月内具所差年月乡贯三代申奏，下中书追引本司差摄文牒，及亲公事文书，点检不虚，奏覆敕下後，方理选数，仍给与优牒，候合格日赴选。如摄太常寺太祝、奉礼，有已满三年已睦得，亦许一齐奏过。候满五周年，准前事例施行。其馀诸司寺监摄，未满五周年者，不在施行。兼今後诸司寺监，不得更差摄官。其太常寺如正官数少，宜各市地差前资判司主簿及黄衣选人充，仍先具姓名申奏取裁，不得充原额人数。所摄一任，限三周年为满，每年与减一选，候罢摄日，准前给与优牒。候本选合格日，执优牒赴选。（《五代会要》十七）

#### ○吏部郎中主判祠祭行事官奏（开运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监祭使）

以祠祭所定行事官，临日或遇疾病，或奉诏赴阙，留司禀敕已迟。乞以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缺便依次第定名，庶无缺事。（《五代会要》卷四）

#### ○朝拜义惠康昌四陵奏（开运三年七月八日，中书门下）

太常礼院状，得宗正寺牒，今年八月，择日朝拜诸陵。今太眩署择用八月十二日庚午，告北京义、惠、康、昌四陵。准天福二年七月敕，宜就昌陵都朝拜，其朝拜官以本府上佐官充，行事礼料亦准上供备。（同上）

父在母封加太字奏（乾元年七月，尚书省）

准赦书节文，在朝文武臣寮，父、母在者，并与追封，内有父在见任官，母合叙封否？中书帖吏部废置司，令具新旧敕例。父在见守官，得承子荫加恩，及父在母叙封、追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吏部废置司以前後格敕内，祇言父、母许与加恩，即不说父在见守官，及前任得承子荫加恩例。司封以检详前後敕例，凡母皆加“太”字，存歿并同。即不说父在不加“太”字。近例有中书舍人艾颖，于天福五年十二月任殿中侍御史，父在，继母李封县君，不加“太”字。尚书司门郎中伊偃，天福八年三月任尚书仓部员外郎，父在，母宋封县君，不加“太”字。（《五代会要》十四）

○审改考牒奏（乾二年四月中书门下）

准吏部南曹锁宿内选中人，有契丹会同年号历子解山考牒，未审合各令改就天福年号，为复别有指挥。（《五代会要》十七）

○仆仗奏（乾三年八月，殿中书）

当司仪仗，车驾都洛京时所差，至今管系，逐年分番只候，执擎仪仗。昨京兆府奏，依平户例差使。伏恐忽有大礼，无人供应。（《五代会要》十六）

○追谥四庙所议未同奏（广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

太常礼院议曰：“合立太庙室数，若守文继体，则魏、晋有七庙之文；若创业开基，则隋、唐有四庙之议。”圣朝体通礼，追谥四庙，伏恐所议未同，请下百官集议。（《五代会要》卷二）

○南曹选人兵火散失公凭奏（广顺元年二月，吏部三铨）

去年冬，南曹判成选人三百八十一人，经十一月二十二日兵火，散失磨勘了历任文字，或有送纳文书未抄，及取到南曹失坠公凭，铨司若依格例磨勘，恐选人诉讼。今欲只举南曹给到失坠公凭，便与施行。（《五代会要》二十一）

○县令兼诸陵令丞不便奏（广顺元年五月，宗正寺）

准诸陵故事，有令、丞各一员。近令、丞不置，便委本县令兼之。今缘河南洛阳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伏候敕旨。（《五代会要》卷四）

○左右屯卫请复旧名奏（广顺二年二月，御史台）

唐景云二年，改左右屯卫为威卫，又唐高宗名治，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改为司马，苾臣子避君父名也。请诸卫中书旧是屯卫者，复旧名。（《五代会要》十一）

○犯罪人依格令处分奏（广顺三年二月，中书门下）

今後应犯窃盗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已前条制施行。应诸处犯罪人等，除反逆外，其余罪并不得籍没家产及诛骨肉，一依格令处分。请再下明敕

，颁示天下。（《五代会要》卷九）

○制天子八宝奏（广顺三年二月，有司）

按《唐六典》，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其一曰神宝，其二曰受命宝。其神宝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龙纽文，与传国宝同。传国宝，秦始皇帝以蓝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纽盘五龙。二宝历代相传，以为神器。又别有六宝：一曰皇帝行玺，二曰皇帝之玺，三曰皇帝信玺，四曰天子行玺，五曰天子之玺，六曰天子信玺。此六宝因文为名，并白玉螭、虎纽。历代相传，亡则补之。北朝铸之以金，至则天朝，以玺字涉嫌，改之为宝。正观十六年，别制玄玺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纽。同光中，制宝一坐，文曰“皇帝受命之宝”。晋天福四年，制宝一坐，文曰“皇帝神宝”。其同光、天福二宝，内司制造，不见纽象并尺寸制度。（《五代会要》十三）

○除授节度使等正衙辞谢奏（广顺三年三月，御史台）

应除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等，近日不到正衙辞谢，多称别奉宣旨。

敕：今後此色荫除，宜令卜门告报，勒正衙辞谢。如有宣入辞谢，卜门具姓名，分明投御史台、四方馆。（《五代会要》卷六）

○凤翔府考帐违限不收奏（广顺三年三月，尚书考功）

当司所纳诸道考课文帐，准格，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前考帐到京。如违格限，本处官吏各行殿罚。其凤翔府，自广顺元年十月九度移文，为考帐全不详认格条，遂申中书门下请勘。今凤翔府称违格限二十馀日，已决罚官典，申到考帐，当司准格违限不收。（《册府》六百三十六）

○勘韦城镇将赵应等发冢掘井奏（广顺三年五月，开封府）

赵应与僧智钦、镇民陈光济二十人，同谋发冢掘井，妄称罗汉圣小，诳惑闾阎，希求财物，逐人勘责，并招妖妄，其钱各人已分张藏匿。（《册府》九百二十二）

○圜邱制度奏（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

准敕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己之地，圜邱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十有二陛，每节十二等。燎坛在泰坛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润上南出，户方六尺。请下所司修奉。（《五代会要》卷二）

○修奉社稷坛奏（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

社稷制度，社坛广五丈，高五尺，色土筑之。稷坛制度如社坛之制度。社坛石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半根在土中。四垣结饰。每神门屋三

间，一门，门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罽毼，如太庙之制。中可树槐。准礼，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请下之所司修奉。（《五代会要》卷三）

○修奉洛京庙室奏（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

准洛京庙室一十五间，中分为四室，两头有夹室，四神门每门屋三间，每门戟二十四，别有斋宫、神厨屋宇。准礼，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请下所司修奉。（《五代会要》卷三）

○只祭礼料见行事件奏（显德五年闰七月一日，御史台）

诸司寺监逐季请到只祭礼料、币帛、脚钱等於宗正寺，监祭使与本寺官同掌，候至日供应。逐季所祭享郊坛祠庙，并是礼部差官，具名衔牒报监祭使。大祠前七日，赴尚书省受戒誓，如其日有官不到，具名衔申奏。申堂前三日致斋，前二日请道引赴祠所。中祠不受戒誓，前二日致斋，前一日请道引赴祠所。小祠不受戒誓，候吏部牒到献官名衔。监祭使点检封记、印礼料，并诸司只应人等发牒，差驱使官管押，赴所交割，逐祠祭诸司赴郊坛所等，至午时与公卿行事官立班，告洁省牲点馔毕，给付大官，令监厨造馔。至来日五更，於坛所食馔毕行事。点检有食馔祭器不精，应奉有缺，春本司人吏量罪责罚。郊坛太庙宰臣摄太尉行事，至受誓戒及赴祠庙日，监祭使具录公卿行事官名衔，申迎班状。应行事官未受誓戒前，牒陈有故请假，并是吏部别差官行事。如受誓戒後及致斋之内，有官陈牒有故请假，监祭使差次官通摄行事。祠斋前一日，本寺按阅申堂。如至行事日，音律乐官只应前却，监祭使量罪区分。太庙夹室行享之礼，所差行事公卿等，并听别敕指挥。诸祠祭有同日享祀，监祭使具状申御史中丞，请差官祀。若是无官可差，监祭使牒大常博士通摄。如缺太常博士，监祭使通摄。祠祭行事公卿官员职掌等，每至冬寒请柴岁，太常礼院差礼生请给，监祭使监散。（《五代会要》卷四）

○甲库见行公事奏（显德五年闰七月，吏部甲库）

见行公事，甲库先有专知官一人。於长兴二年停废，後来於令史内选差一人，承受主管诸杂制敕，及逐季抄录，关报史馆。所有选人受官黄甲，备录关送吏部，出给告身，及具名衔关牒，送格式收附员阙，准格出给新授令、录、判司、主簿签符。本官每官纳朱胶钱一百二十，依除内每贯二百刺送都省，除外供应三铨及本司公使废置。准敕格，应内外官员亡父追赠，及不年驳放选人，准《长定格》节文，牒吏部选差五考已上谳事令史五人，共行详断。及州县官名央讳、御名，并准格例改正。（《五代会要》二十二）

○漕运水陆行程奏（显德五年闰七月，度支）

当司漕运水陆行程制。陆行，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溯流，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馀水五十里；空舟，汴河日

四十里，江五十里，馀水六十里；沿流之舟，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馀水七十里。其三峡、礨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听折半功。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从黄河及潞河，自幽州运至平州，每十斤溯流十六文，沿流六文，馀水溯流十五文，沿流五文。从泮、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阪险难，驴少处每驮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下八十文。有人员处，两人分一驮。其运向播、黔等及涉海，各在本处量定。（《五代会要》十五）

○祠祭合供芹菲等五件奏（显德五年闰七月，司农寺）

奉敕节文，删集见行公事，送中书门下者。当寺每年季冬祠祭，合供使芹、韭、菁、葱、葵菹等五件，准例至藏之时，牒三司支給。寺司请领藏，准例一冬供应。（《五代会要》十六）

○定州县各官料钱停废俸户奏（显德五年十二月，中书）

诸道州府县官及军事判官，一例逐月各所有宵处主户等第，依下项则例所定料钱及米麦等，取显德六年三月一日後起支，其俸户并停废。

一万户已上县，令逐月料钱二十千，米麦共一石；主簿料钱一十二千，米麦共三石；七千户已上县，令逐月料一十八千，米麦共五石；主簿料钱一十千，米麦共三石；五千户已上县，令逐月料钱一十五千，米麦共四石；主簿料钱八千，米麦共三石；三千户已上县，令逐月料钱一十二千，米麦共四石；主簿料钱七千，米麦共三石。不满三千户县，令逐月料钱一十千，米麦共三石；主簿料钱六千，米麦共二石。

五万户已上州，司录事参军及两京司录，每月料钱二十千，米麦共五石；司户、悼司法每月料钱一十千，米麦共三石；三万户已上州，司录事参军每月料钱一十八千，米麦共五石，司户、司法每月料钱八千，米麦共三石；一万户已上州，司录事参军每月料钱一十五千，米麦共四石；司户、司法每月料钱七千，米麦共三石。五千户已上州，司录事参军每月料钱一十二千，米麦共四石；司户、司法每月料钱六千，米麦共二石。不满五千户州，司录事参军每月料钱一十千，米麦共三石；司户、司法每月料钱五千，米麦共二石。诸司军事判官，一例每月料钱一十千，米麦共三石。

右诸州府、京百司、内诸司、州县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候施行毕，具户数奏闻。仍差本州判官精细点数後，差使臣覆视，及有人论诉称有漏落，抵罪在本州判官及千系官典。如今後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五代会要》二十八）

旧徵光省礼钱及蠲免钱数状（天成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门下、中书两省）

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伏见尚书省检校官礼钱，近降敕命，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其馀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诸道副使、郎中已下，并三司职掌监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官等，凡关此例，并可徵收者。伏缘省官旧例，别无钱物，只徵礼钱，以充分廨破使。盖值离乱，致失规绳，即目纵有检校官，未奉敕命许令依旧徵理，其检校左右散骑常侍，乞依尚书省。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并许徵收。冀朝廷故事，免失於根源；省阁旧仪，长存於规制。谨具本朝元徵旧例钱数，乞奏闻者。

中书约本省旧徵礼钱及蠲减钱数如左：防御、团练、刺史、诸道郎官、三司职掌、检校左右散骑常侍，旧例各纳钱一十五千，今减外各纳钱五千。两府及次府少尹、左右司马、别驾、长史，旧例各纳钱十千，今减外各纳钱四千。诸道将校，旧例纳钱五千，今减外各纳钱三千。都押衙至大将，各纳钱五千，今减外各纳钱二千五百。进奏官各纳钱二千。其馀都头指挥使已下，并与免放。（《五代会要》十三）

○州府勾帐委使导按状（建中元年四月，比部）

天下请州及军府赴勾帐等格，每日诸色勾徵，令所由长官录事参军、本判官据案状子细勾会。其一年勾获数及勾当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馀尽三月到尽。省司检勘，续下州知，都至六月内结。数关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当年十二月三日内纳足者。诸军支使亦准此。又准大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敕，诸州府请委当道观察判官一人，每年专按覆讫，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来，诸州多有不到。今请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观察使计会勾当，发遣申省，庶皆齐一，法得必行。（《唐会要》五十九）

○覆推勘盗贼致死状（长兴二年，中书）

今後凡关贼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杀论，无故减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验分明，如无他故，虽辜内致死，亦以减等论。（《册府》六百一十三）

○选差勾当吏部甲库状（长兴二年闰五月十九日，吏部）

当司制敕甲库坟知官，一例近停废者。伏缘当司主掌制敕甲库，与三库不同，常日检寻，诸司取证，稍有差缪，所失非轻，无人主持，必虞败阙。今欲於吏部令史内选差一员勾当，又缘公事至重，仍遣别不执行他事，兼乞除本役外，特与减二年劳考者。（《五代会要》十四）

○每月公案只录状敕状（天福五年六月二七日，大理寺）

当寺自前每月公案一道，除断状外，须全写三本，内一本申奏，一本送刑

部，一本下本道者。伏缘近年诸处公案并多，寺司常虑淹延，况所行断遣案文，此谓举明条法，况本道已有元推公案，固不烦备录施行。今欲只录断状，连敕颁宣，亦不碍於规矩。况刑部、大理寺亦是已有具案，元祇以断覆词降敕归司，其诸道元推司，今欲乞准刑部例，只降断状，连敕施行，所贵将来免滞刑狱。（《五代会要》十六）

○南曹见行条件公事状（显德五年闰七月，吏部流内铨）

铨司先准格例，南曹十一月末开宿判成选人後，先具都数申铨司，铨举状，便榜示选人，引纳京诸司官使印家状，及试判纸三度榜引得齐足，方至十二月上旬内，定日锁铨者。铨司若候南曹十月内开宿引纳家状，虑成淹滞。今後才南曹锁宿後，先榜示选人，预纳家状，其合保文状，或识官司使印，限开曹後两日内赴铨送纳，须得齐足。如限内不纳到家状、保状、试纸人便人姓名落下，不在绩纳之限。据纳到文状，至十月二十二日己前锁铨。先准格例，锁铨後便榜示引验正身、告赤文书，三引共九日，如三度引如不至者，便落下。铨司今後锁铨日，便牒示选人，至次日引验正身及告赤文书，限三日内三引毕。如不到者便落下。

每年南曹判成，选中人多有托故不赴铨引，铨司准格例伺候，须及三引，计九日不至者，方始落下。今後有此色人，逐引不到，便据姓名落下。先准格，诸色人三引毕後，赍使印保状赴铨，并合保後，令、录重引验合保，审其才术者，铨司欲三引後次日，重内引验令、录，审其才术及合保，如限内不至者，据姓名落下。铨司引验後，本行准格敕及将铨状，历任告赤文书，限三日内点检，无违碍，具姓名关报，试判注拟。

所有选人，历任有於未注官已前，写帖送过院选人所合注使员缺。锁铨後，便具状申中书门下，乞降指挥，应选人试判。今欲锁铨内，预准敕於中书省请印到逐人试纸，候点检毕，开报名衔齐足。此日便定日试判三场，逐场次日申奏後，限两日内供纳宣黄，次日乞降可否敕命，铨司自前注拟诸色选人，准格三注。每注注内，有不伏官者，限三日内具状通退，三注共九日者。铨司自今後第一、第二注榜出後，各限次日内具通官文状，便具姓名落下，第三注毕日开铨，不在开通官之限，三注共五日者。准格，铨司逐年二月二十五日送门下省毕，三月十五日过官毕，三月三十日进黄移省毕。

三拟毕後，省甲案便於格式内逐旋覆阙入官，过院修写省历，至十月十四日己前，牒送门下省毕，铨司门下省押定，牒到取两日祇候，取判过堂。次日乞降可否堂帖。其黄甲限四日内修写，句勘印署，至十二月六日牒送门下省。至十二月九日进黄毕。所有衙谢对扬，在格眼内应行内诸司公事，或有千系，申铨取裁，铨司便准敕格指挥。如铨司难议裁酌，即申堂取裁。（《五代会

要》二十一)

○三公上仪约开元礼为仪注议（元和六年十月，礼官）

按《开元礼》有册拜官上仪，初上者，咸与卑官答拜。今左右仆射皆册拜官也，令准此礼为定。伏寻今之所行仪注，其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据，斯乃越礼随时之法，有司寻合厘正，岂待议而後革也。伏以《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後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今信射初上，受百寮拜，是舍高宗、元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传，而又云礼，得无咎哉？今既奉明诏详定，宜守礼文以正之。议者或云：致敬之礼，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则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礼记》云：“大夫、士相见，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是谓致敬。又曰：“非国君，无不答拜者。”郑元注曰：“礼尚往来”又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郑元注曰：“不敢臣人之臣。”今令仆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汉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并集都堂交礼。仆射，八座也，又无法答之文。伏以左右伏射，旧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固非伦也。且约三公上仪及《开元礼》而为仪注，庶几等威之序，允归至当之论。（《唐会要》五十七）

○宪庙配享议（会昌六年，都省议）

伏以宪宗皇帝元德英猷，迈越千古，神机睿算，恢复四荒，既戮惠琳，联诛辟，眷求良辅，果集大勋。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馀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宁，偃武修文，几无遗事。陛下崇严享礼，爰軫孝思，将举元勋，以显丕绩。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书令赠太师裴度，天纵公忠，道宏匡济，始处司言之任，屡陈忧国之诚。尝因别召，深得圣旨，乃贰邦宪，使于藩方。处嫌疑者，尽付心诚，怀顾虑者，必得腰领。俄升相位，专任大事，遂乃擒元济，梟师道，承宗效顺，刘总叩头，程权来朝，同捷就戮。盖宪宗有知人之明，而度尽致君之道也。于是息疮痍，培根本，区宇无犷悍之俗，元和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将明帝图，古往今来，善无与让。即宜祇配圣德，光扬大勋，详考功行，无先於度。（《唐会要》十八）

○请依统类计赃议（清泰三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

旧例，枉法赃十五匹绞，天宝元年加至二十匹。请今後犯枉法赃十五匹，准律绞。不枉法赃，是例三十匹加役流，受所监临五十匹，流二千里。今请依《统类》，不枉法赃过三十匹，受所监临赃五十匹。（《册府》六百一十三）



○上中书记事帖（天成三年十二月二日，学士院）

枢密院近送到权知高丽国诸军事王建表，令赐诏书者。其高丽国未曾有人使到阙，院中并无彼国诏书式样，木审呼卿呼汝，兼使何色纸书写及封裹事例。伏请特赐参酌，详定众院者。（《五代会要》十三）

○荐送举人先行乡饮礼帖（清泰元年九月，中书门下）

太常以长兴三年敕，诸科举人常年荐送，先令行乡饮酒之礼。凡预举人，例从乡赋，遂奏《鹿鸣》之什，俾腾龙化之津，雅音既动於笙簧，厚礼复陈於筐，行兹盛事，克振儒风。宜令复行乡饮酒之礼，太常草定仪注，颁行诸州，预前肄习，举人之时，便行此礼。其仪速具闻奏。（《册府》六百五十一）

○玉玺述（周广顺三年二月，史臣）

国以玉玺为传授神器，邃古无闻。《运斗枢》曰：“舜为天子，黄龙负玺。”《世本》曰：“鲁昭公始作玺。”秦兼七国称皇帝，李斯取蓝田之王，玉工孙寿刻之，方四寸，斯为大篆之形制，如鱼龙凤鸟之状，希世之至宝也。秦亡，子婴九于轵道，汉帝得之，与斩白蛇剑世世传宝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玺于元后。后怒，投之於阶，一角微缺。莽诛，公孙宾以玺送更始。刘玄败，以授盆子。及熊耳之败，盆子以玺降光武。汉末，黄门张让投玺于井中，孙坚讨董卓入洛，见井有五色气，乃杼得之，持归以授袁术。卫败，荆州刺史徐弋得之，诣许授献帝。汉禅魏，文帝得之。魏禅晋，武帝得之。刘聪陷洛阳，得之。聪死，归刘曜。曜为石勒所擒，玺归于邺。石季龙传冉闵，闵败，东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之，送江东授穆帝。晋禅宋，刘裕得之。宋禅齐，萧衍得之。齐禅梁，萧衍得之。台城之陷，侯景得之。景败，其将侯子鉴欲以玺走江北，追兵所迫，乃投于栖霞寺井中，寺僧永杼匿而得之。陈永定三年，永弟子普智上陈文帝。随平陈，随叔宝入长安，随乃始得秦真传国宝。炀帝在江都，字文化及篡逆，以玺北度，至韦县为窦建德所败，宝入建德。建德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宝献唐高祖。（本传：曹氏以八宝降于长安。）禄山之乱，肃宗即位於灵武，上皇遣崔圆送玺于凤翔。代宗之避狄分陕，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八宝从。黄巢之乱，僖宗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门，神器俱在。天四年，辉王禅位于梁，命宰臣扬涉送宝于大梁。梁亡，庄宗入汴得之。同光末，内难作，宝为火所灼，文字讹缺，明宗、清泰复得之。清泰败，以传国宝随身自焚而死，其宝遂亡失。

其神宝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龙隐起，文与秦玺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造。东晋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郗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东晋末，传於宋高祖。宋亡，入齐，萧道成得之。齐亡入梁，萧衍得之。台城之陷，侯景得之。景败，待中赵思齐携走江北

，献齐文宣帝。宇文氏灭齐，武帝得之归长安。宇文亡入随，文帝改号传国玺，又改为受命玺。开皇九年平陈，始得秦氏真传国玺，仍以秦玺後出，得於亡陈，以北朝所传神玺为第一，秦玺次之。随亡，窦建德妻与秦玺俱献长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

秦初制受命宝时，别制六玺：一曰“皇帝行玺”，封册诸王公用之；二曰“皇帝之玺”，与王公书用之；三曰“皇帝信玺”，诸夏发兵用之；四曰“天子行玺”，封册蕃国用之；五曰“天子之玺”，赐蕃国书用之；六曰“天子信玺”，徵蕃国兵用之。六玺皆白玉刻螭虎纽，方一寸五分，高寸，传之历代，或有亡失。北朝铸之以金，所谓乘輿八宝也。太宗贞观中别刻玄玺，庄宗时或引玄玺，又别刻受命宝。天福初，晋高祖以国宝为清泰所焚，特制宝一坐。开运末，契丹陷中原，张彦泽入京城，晋主奉表归命於虜主，遣皇子延煦等奉国玺并金印三面送于虜主，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虜主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寮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汉朝二帝未暇修制，故太祖命有司特制二宝焉。

（《册府》五百九十四）

●卷六十一

☆阙名（九）

○上柳学士书

某谬至显荣，皆承阙乏。昨者玺书慰勉，兰省迁超，虽上意欲壮於军威，在外臣转深於官谤。此皆学士曲垂奖会，潜为扶持，继产容於北风，为主人於东道。况兼姻媾，早接清华，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爱愚夫。不然，则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转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弥芳，思奉冰霜，邈同云汉，仰计亘霄路於高阁，隔人烟於禁垣。啸傲霞高，从容日近，闲挥彩笔，时弄紫泥，益彰叔夜鸾鹤之恣，转映王恭神仙之状。便当乘御灏气，濯弄瑶池，秉阴阳之炉锤，辅天地之橐籥。异时获赐，今日先知，瞻望风猷，常在魂梦。某再拜。（《云郁漫钞》八）

○上柳侍郎书

侍郎颀颀重霄，腾凌迴汉，刻名仙馆，绝迹人寰，润饰洪猷，承迎中旨。金茎瑞露，云表先尝；玉辇灵桃，窗间暗识。方兹独步，谁敢争衡？况艺奋神工，时推妙翰，凤鸾异态，龙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谁子？後生是畏，前圣有言。若非思与神凝，韵无俗累，则安能致兹遁逸，超彼等夷，穷锤蔡之楷模，入王羊之阃域。往者韦相公尝谓侍郎能以书谏者，今则行执陶钧，坐登台辅，终提一笔，以绝百僚，後这来者，延颈而俟。某素无勋效，叨滥宠荣，一授

藩垣，两迁官秩。犹以处床操扇，粗识孤虚；跨马弯弓，未为迟暮。誓将丹恳，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录孤微，终垂庇遇，使其晚节，无愧平生。下情云云。（全上）

案：《云麓漫钞》云：“柳公权亲笔启草，前辈俱跋为柳笔，但启中有笔谏之语，岂他人上柳启，而自书之耶？”愚案公权历官工部侍郎、学士承旨，《云麓》以为他人上诚悬启，是也。今收入缺名。

### ○使至帖

使至，得状为慰。五月中杨庆回，已遣书，此不一一。付白彤。（所）七月十二日，无事，勿专使人来。（《宝真斋法书赞》）

### ○奉礼帖

诸奉礼谢世，法当□憾度越。中书人零万尽，远公夙德，不可接对。但时复看古帖，窥先贤之迹，以遣日而已。（同上）

### ○不倦帖

笔砚用来多时，渐欲调适，殊发人书兴。若不醉有目疾，亦到暮书之不倦也。（同上）

### ○清慎帖

李玄胄曰：“先帝问□□□□□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先。”次复问吾，吾答诏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获已，慎为大也。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下缺）。”（同上）

### ○神州等第录序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抃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唐摭言》二）

### ○善兴寺舍利函记

大唐显庆二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於桂州城南善兴寺开发建立。此妙搭七级，耸高十丈。至显庆四年岁次己未四月丁未朔八日甲寅，葬佛舍利贰拾粒。东去大□三十馀步，舍利锁寺，普其法界，一切含识，永充供养。故立铭记。（《十二砚斋金石录》）

### ○裴琳德政记

朝请郎捡校令上骑都尉河东裴琳，字元瑶，儒（缺五字）兼□，河汾派其□□，□辟温其风雅。曾祖矩，随仕黄门侍郎，皇朝任户部尚书、安邑敬公，历政三朝，朱紫递袭，仪表海内，国史详焉。祖恭道，皇朝任（缺五字）奏□阙廷，风韵韶朗，贤才允属，德望攸归。父承亮，文笔秀异，光彩射人，雄

略挺生，英姿迈俗，以孝廉擢第，俄授朝议郎，行□□□军，寻迁州司功参军事。屈斯一德，佐彼百城，冰壶皎其从政，霜剑方其断割。君即府君之元嗣也。以门资解褐，授定州望都县丞。去长安二年秋九月，匈奴大侵边，防御大使薛公持节访察，以鹿泉地连云朔，□险须材，遂委君以莅之。君伯祖崇道，□敏有大□，义甯初持降墨掉委之，坐镇本县令，今君又嗣之。刘静父子，代□庐江，冯□弟兄，更临上郡，量德校义，彼实多惭。其年，捡校官奉敕总停，君则随停例也。百姓众庶而谋曰：“我君去矣，人斯悴矣。若不□命而诣阙乞留□，道路相属。”奉长□三年四月敕：“元瑶清平化俗，奉法无私，人不忍欺，吏不敢犯，绥强抚弱，悯孤恤穷，礼义兴行，生业修理。特听修旧捡校。”夫以□居上察，空闻编庶之谣；康理元城，但有尚书之奏。岂夫黔屡请，紫诰频临，礼义因天涣发挥，以为神明赞，岂同年而语者哉？（《常山贞石志？》）

### ○唐石堂山高凉灵泉记

昔徵（缺十一字）子（缺八字）初（缺十字）门（缺十字）或□石堂（缺六字）山泉之秀（缺十六字）开皇中□宇文□□二（缺六字）容（缺六字）之间。其後□□惟新（缺七字）或（缺五字）香□□所求福祐，多（缺八字）有托焉。转□□请□获其验（缺十六字）因於旧基而立庄宅。尔其山崖（缺五字）凉，近而不喧，幽而不野，实人间之佳境，仁智之游从也。朝散大夫清河崔府君讳融，地光轩冕，德茂芝兰，澄爽□以含秋，映清规而吐月，词峰意而包涵枚马之前，书因发挥□□之内旁求谷□，化谧不言；缅想齐郊，惠□□狄。故得□□屏而仁义成，犴圉清而哥咏起。夫人荣阳□氏，琼干金枝，荣镜海内；兰姿蕙问，驰骛域中。（缺五字）怀无玉叶，乃相与单车而适野，祈告于石堂山（缺四字）致诚，挹清流而敬，歆然有感，即事可追，徵兰之（缺三字）日□□月府。君以为明灵之不欺，宜其如在，乃命立碑□□而传祀焉。其铭曰：

崇崇隆北，玄流。惟神是宅，惟道为逯。（缺六字）洞幽。明明宰君，厥德惟醇。神之听之，其从如云。然府□，垂之万春。大周久视元年岁次庚子十一月三日造。（《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五）

### ○董日进造石浮图记

□力增明，善牙宿植，同舍净衬，修未来因，於此招提敬造石浮图一所，上为皇帝，中报四恩，十代先亡，见存眷属，出生死海，入功德林，泽及无边，一时成佛。天宝十一载八月十三日建。（《常山贞石志》九）

### ○殷审续造石浮图记

浮图主比邱尼贞固、净福寺尼正观。右识性冲融，行惟谨卓，心常不染

，志在无为，以戒是功，以经为务，处世间而世间无著，虽在家而不异出家。顷为去载四大乖和，阴阳失候，药而不效，疗亦无瘳，发希有心，愿造此浮图一所，奉为皇帝皇后圣化无穷，师僧父母永保安乐，法界有情□得利苦，俱登觉道。天十一载三月二十八日建。（《常山贞石志》九）

### ○唐益州学馆庙堂记

（上缺）文翁为蜀郡守，始趋文学（缺十六字）堂（缺）初闻时逢百六烈火□灾，堂及□□二（缺七字）唯石室独存。至东汉兴平元年岁（缺）名堂为周公礼殿。其堂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历代帝王之像，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缺）中益州刺史张收所画，今检□皆（缺七字）军（缺三字）有□□蜀中□二（缺）楹有书更精妙，甚可观□有能（缺三字）欲（缺十一字）此久（缺）益州刺史刘俊所画耳。东石室北壁，有晋义熙九年，刺史朱龄石□□高（缺）二晋益州刺史新淦县侯罗浚所树。其一□齐永明元年刺史刘俊（缺）前文字磨灭，时代不得而绎矣。案庙堂东南柱上，锺会八分书题（缺六字）会（缺）凿度开建泮宫，立堂布观。至壬申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寺二百馀间，四百年之（缺）失命烈火，□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朝变为灰烬，独留文翁石室，庙门之内（缺）民淳乐兴则国化。郡将陈留高（缺六字）斯十有三载（缺六字）涂炭（缺）文参古，久已讹缺，此不备举。其初平，即献帝之年也。献帝，灵帝之子，中平六年岁在己巳立（缺）十二月改永隆元年，一岁之中，三改年号。□年岁在庚午，改为初平元年，至五年岁在甲戌，又改为（缺）时火德浸微，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取旧名，为初平五年也。四年岁在癸酉，五年岁在甲戌，（缺）汉书年历，兴平元年岁在甲戌，乃与铭记相符合，《尔疋?释天》：“九月为天。”以此推之，即知此堂（缺）分崩，海内云扰，圣皇膺录，克定中原，吴蜀未通，声教尚阻。大业十三年冬十月己（缺）五年推於初平，皆此例也。自兴平元年至大唐永徽元年，凡经九代册八君，四百五十人（缺）间并从炎燎。东汉太守高关因其旧墓，重复修立。自尔迄今，多历年所。逮西晋至于宋齐之间，（缺）於後仪刑礼制，法度可观。然其此堂原以竹瓦上栈，年代既深，竹瓦渐将摧折。

今银青光禄大夫（缺）爰应纶言，述□□汉，宣赞皇猷，镇兹雅俗，敬遵朝典，抚绥黎庶，导德齐礼，崇教兴（缺）兹七稔，愍斯崇构，恐致倾危。因率所司，共加修缮。粤以永徽元年岁次庚戌二月庚午朔卅日己亥，分（缺）门遗更具材瓦，以□为像，将归倾颓，并增涂饰，其栋梁结构，汉时旧制，及晋世已（缺三字）浚（缺）不坠。昔柱史违周，苦乡之祠□泯；宣尼□鲁，阙里之庙□高。是知至德□芳，先贤□□，所以（缺）册籍，纪其年月，以为斯记。其在位寮采，爰及部司，并题氏族，勒名於後，庶以悬诸日月，永永□□者

欵！（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五、《金石苑》二）

按：此记後人于碑阴题“贺遂亮撰”，虽亦见于苏集，而《集古录》以为颜有意，《金石录》以为姓名残缺不可考，姑入阙名。

○明觉寺持律比丘尼心印记

粤以梁国郡高氏台息，有女如云，匪我思存，是大道之法象，为真如之律身。知涅槃之安乐，表世界之苦空，返迹潜道，归或至尊。道尊德贵，空寂亡神，守律虚院，三年化体。体气去至，劫劫生天，缘住来依，佛佛连声。悲夫！魄无华月之光，魂有法明之至，故以法华之理而归妙焉。乃以大历十三年岁次戊午正月戊申廿七日甲戌，於上都西长安承平乡，瞻仰至尊，俯临佛位，爰命下才斫石刻记。（《十二砚斋金石录》、《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四、《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四）

○王二娘造石浮图像记

若夫梵帝难名，霭慈云於火宅；仁王易悟，纵法舸於灰河。莫不汲引四生，津梁五荫。故知三千大地，终磨灭而为尘；百亿诸天，苾成散而无定。佛弟子王二娘亲归蒿里，灵瘞松门，伤白日之长辞，痛黄泉之不夜。知色身之若影，暂像须臾；悟四大之假形，合离俄尔。遂乃抽兹口宝，割此净财，等尸毗之饲鹰，类道林之养马。今为亡父母敬造石浮图一所，上有阿弥陀像一铺，今见成就。其像玉毫流彩，卅二相之光姿；金体成辉，一丈六尺之仪好。何者三乘莲目，兴华殿而齐明；十地霜头，共星宫而并耀。上为皇帝，下及苍生，同出爱河，咸登彼岸。维大周久视元年岁次庚子十口乙巳朔廿三日丁卯（缺）所记。（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五）

○唐观心寺禅律故尼大德坟前尊胜石幢记

大德续姓裴，法号惟彻，孟州人也。童子出家，住持此寺，口口经口严约在身，戒行常持，终天无缺。大师善因宿植，天生法芽，金口口宣，无遗不搅。奈何大运有日，掩化有期，去大中二年迁化於当寺，卅六夏，春秋口五。当便择吉口口，葬於河阳县盐坎北坡。子弟三三人，上口义达，次庆宗，次元操，准教使口置一虚塔，今世僧尼，多是砖为之，寻恐隳坏，起坚牢於石。子弟等日夜寝食不安，各咸口口口口同造此幢，伏愿和尚华资切德，莲华代生，般若舟中，常游法海；见存子弟，观心不二，同证菩提，今生来生，共同佛会。乃为赞曰：

罗尊胜，诸佛秘门。破诸地狱，能离垢尘。建资幢赞，用济幽魂。巍巍不朽，万古千春。（《孟县志》）

○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唐咸通十年三月癸未九日辛卯，口内奉先考府君遗言，於当县永安禅院前

建立幢两所，功德至当年内各得成就，福资主苏州嘉兴（缺五字）。（《嘉兴府志》）

### ○唐重修化城龕记

法性本空，至无际之寂灭；如来大觉，恐不悟者默耳沉轮。是乃广设多门，立斯缘〈是吕〉，现巍峨之圣，不动不摇；任生死之真容，证天证地。唐唐金质，俯仰者无不罪销；湛湛法身，稽首者齐增庆。洎我佛归化聋盲，若饮淄而何求，赖遗教以留仪，许乎瞻礼。今化城龕者，乃化现之所示也。後俗奉灵踪，达信玄诚，雕镌遍谷河沙，神圣随锋刃以众会于双林，百亿如来降威仪，偕归於万室，事滋年代，累历岁寒，或风雨所侵，或埃尘所昧。陇西公以惠慈立志，达肃心，依仰正真，栖奉咸切。牟尼大圣、千佛弥陀、地藏观音、极乐眷属，皆沉古质，普换神容，乃石发之所沿，挂藤罗而拂触，使胸迷万字，髻失宝珠，莫明五彩之相鲜，愧以六铢之更易。公乃凝（去声）情尽（上声）日，怏怏蹢躅，叹感于三步不能进，遂以禄中减美衣，弃华装，备青蚨之八十馀千，绘圣贤之二百五位，颺得精诚，俨肃灵质，昭然相性圆明，威德自在，感世寰所视，喜若只园；振天帝之窥，何惭金粟。斯人臣之道，著文德而是修；则业果之因，以菩提而积善。公即保持大法，栖仰正宗，舍五欲之爱财装严，何百灵而不卫护？善哉胜事，深助良缘，永乘不朽之功，必降无疆之圣，感滋瞬日，用述纪怀。光启三年□□□月二十有一日成就，明季正月十八日斋庆毕。绘土布衣张万馀。（《金石苑》二）

### ○唐宝禅院造象记

窃闻大像出现，与日月之同明，生在普愿即坚，千身万化，灵力无边，□（缺）验获目前，愚迷不辩，有苦千（缺三字）白刃到孟津，始拟造船，人（缺四字）田，三业有报，伏种何缘，急（缺四字）勒佛前，僧人寡劣，偏忤冒莫（缺四字）尽归泉，略标立记，永镇此（缺）乾符四年十月二日，造佛舍俗（下缺）（《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七）

### ○秦府十八学士写真图记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为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右卫大将军，新命为天策上将军，位在三公上。乃锐意经籍，怡神艺学，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国尊贤，存道先於申穆；梁园接士，比德至於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光後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兰始被，深冠盖之游；舟桂初丛，广旆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徒运，终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训，匡其阙如，侧席亡倦於齐庭，开筵有惭於燕馆。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察、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

道、天策仓曹李守素、秦王记室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典签苏勛等，或背淮而致十里，或通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或弘礼度而成典则，畅词学而路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徵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遣库直阎立本图形貌，具题名字爵里，仍教文学褚亮为之像赞，勒成一卷，号十八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千阁。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引见讨论坟典，商略前载，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寝，又降以温颜，礼数甚厚。由是天下归心，奇杰之士咸思自效。于时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云。（《历代名画记》九）

### ○鹿泉寺造象记

鹿泉县丞北平田垂棘，初恭乃位，不曰以□夙□□乘，心存□域，敬造菩提圣像壹躯，于碑之额□□□□式瞻，咸登福利。石邑县宰北平阳承庆闻善若惊，请事斯语，又勒式待菩萨□像之侧，以续刊□卧□□者利物之心焉。（《常山贞石志》）

### ○比丘尼等造石浮图残记

（上缺四字）惟徵非可以乡（缺五字）妙乃（缺六字）能以筏以成而（缺四字）善逝世界，惟觉正觉，调御丈夫知□日知□无□□□上士，非相合相，有□□□名来不来，以谛真谛，静默而自然□化，希夷而（缺五字）难见闻，况□□无□□常□诸有苦。弟子比丘尼一□□人等，厌嚣尘而入觉道，在处无为；杂苦空而□家，志登彼岸。尚姑赵英信尚、张四依尚、杜大尚、赵七尚、赵法果尚、赵妙果尚、李贵尚、刘真□尚、袁□□□、赵胜光尚、赵件娘尚等，禀气中和，结兰馥而修行；厥生清静，荣明王以□降。神泯色而共途，□□识而合□，表虚清泰，约□守真，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己，至□微妙，可知理知，体要□玄，忘观欢而後乐，以恬泊独著，旷然无忧，以道虽持孝心□父天母地，生我劬劳，欲报之恩，昊天罔极。发无□之愿，崇有果之日，成就法□□苦□上为文武圣皇帝，下□师僧父母，众共虔心，敬造石浮鄙一所。访（缺五字）九泉（缺二十字）虚心（下缺三字）（同上十）

### ○唐张公□造像记

（上缺）瞿昙二者不诘乘乃（缺）兮（缺三字）福而祸殒乎为殒顾而（缺七字）老聃，二教既北，一乘斯南，爰因玉垒，移妙檀龛。剑□□层，他山别仞。龙门仿佛，巴水分潭。阅川增感，爰树馀甘。既继组而谢病，将勒铭而愈惭。真要岂渝於石劫，金颜永灼於山岩。（缺）铭曰：

（上缺）裕述而不作，人其谓何。爰□□音，式光（缺）隔婚姻之故，远托斯文。况（缺三字）已夕迹（缺）列垂（缺三字）像雅好幽闲□□可上济



（缺）范阳张公□兹因华（缺）功德山是龛为之覆□□行而为一（缺）邑里真仪璀璨以增（缺四字）而（缺）咸与□□，乃铲嶙（缺六字）峭绝（缺四字）身（下缺）（石刻）

### ○唐造像记

（上缺）幽苦攻金攻玉式传□身威神力（约缺五字）拟陈郡袁通恭恪成性，操□行（约缺六字）命，今也则亡，刑于寡妻，抚尔（约缺五字）人之产，购当□之工，仪形金仙，追（约缺六字）圣像□开毫光，天龙俨然，势未（约缺七字）谁能敌之，期乎廓冥路之胚（约缺六字）阃阃，君子若曰，铭以志之。颂曰：（约缺六字）晔晔，神功潜运脱苦业，不蹇不崩（下缺）十一月五日毕。（《金石苑》二）

### ○赵仁造释迦象记

且夫天道（缺）谷之有变迁□□莫（缺）岂灭威神之力哉！是知妙法之（缺）凭，悟福因之可托，上为天（缺）法界，七代先亡，及□□敬造释迦石象一铺，在本村东一里（缺）壁之区宇也。而前即念德（缺）宫却祭丘墟崎岖（缺）途之广（缺）牵顺□之商车□接（缺）卅二之毫相，八十种之握（缺）则理邃幽玄，道□冥（缺）□希夷宇宙之外，化两仪而独尊。非有非无，岂□德之（缺）测；不生不灭，詎庸鄙之所知。聊且略以言诠，未可穷之於短笔。（《常山贞石志》四）

### ○怀州河内县西金城创修功德院记

本村六班奉职张渐、西班小底尚友直、税户卫、张成，各发虔恳，为维那首，於庚戌岁三月念二日，建此功德院一所。越有本村税户张用，愍见杜婆神左是碑圣像，日阳暴露，风雨摧剥，因睹此院西南隅隙地一方，特举愿心，自备瓦木，修斯碑亭。功毕，遂迁于兹。以为功德未圆，更与卫弟彦，各舍净财，同募石工，补完旧像。工曰：“尊容残缺，难施工巧。”於是回里作表，别刊是像，一切圣贤，灿然俱新，相好端严，慈容若动，可谓良工者哉！伏愿修此功德之後，遐迩老幼，永保康甯，一切时中，诸佛协赞，龙华上会，每愿相逢。是年六月辛未朔庚寅日了毕。（《绩语堂碑录》丙）

### ○虎跑寺经幢

（上阙）上柱国思宪行窆於此。国恩以大师□□功深，道业弥著，特造院宇，将欲建石塔，以光不朽。爰准教文，非果位即无立浮图之理。乃议树石幢，圣旨俞允。繇是镌《大佛顶罗尼》《大随求神咒》。屹标翠琰，遍列金文，作佳城之福田，与世人之恭□。或讽读，或顶瞻，胜利长存，果报无极。时天福八年岁在（下泐）奉立（阙）舍钱重立。（石刻。《两浙金石志》四）

### ○判官堂塑象记幢

（上缺）清浊位殊，先圆盖而後方（缺）才乃臻，然後列万象於穹（缺）厥後继有圣贤，司牧生民，育养万物，（缺）镇□□之半千里，北则简子藏（缺）巨灵□擘破水得潮宗，东则列圣之（缺）曰嵩□郡□而迴秀，俯众岫以标奇，乃神（缺）晋□□□□既而方位各有所司，大体东岳（缺）灵（缺）而致敬，洞府三千而见奇玉简（缺）知莫能（缺）秘宇，死生无以易其文。故释典（缺）形枯（缺）罪福之源，唯神为主，福则升而祸则（缺）有（缺）庆而恶招殃，宣尼令典，判官贞金，并□□日齐明，真岳渎之异灵，诚乾坤之伟气。生则挺出群之政，光焕典书；没则扬下世之名，辅匡神化。兹地也，先无宝□，空隙有年，□□榛芜，□为茂草。原□等恒遵五耀，忝□□□，不能择□以见从，岂敢□□而自各，遂同鸠润屋，共□囊装，爰召杼人，卜时缔构，堂宇既立，庙儿得兴，命匠者审莲丹青，澄神绘塑，遂於堂内塑六曹判官，并神鬼侍从，及壁上隐塑变相等。威容既立，不闻乌鹊之喧声；栋宇方成，似见云雷之出去。为一方祈祷之地，实千年请福之场。（缺）得牺牲并陈，水陆□荐，楚人白雪，全非郑卫之声。；赵□□歌，总入齐韶之韵。所赖休牛放马，咸欢尧舜之天；万户（缺四字）禹汤之化。时大周广顺三年癸丑岁七月一日建。（《常山贞石志》十一《八琼室金石补正》八十一）

#### ○蜀报国院西方并大悲龕记

夫慈心广大，宏愿殊常，开尘劳烦恼之门，启解脱菩提之路。恩怜三界，慈念四生，□使登场，煦令证果，斯则无量寿尊也。因地之时，於世间自在王佛所，发四十八愿□□有情愿力既宏，遂证佛果，尊居净土，利济含灵，无数声闻，皆来听法；百亿菩萨，咸愿传经。宝锤击而声贯玉琴，金磬响而韵含仙籁。天人就席，竟求解脱之源；缘觉趋筵，欲究真詮之理。瞻仰者咸臻异庆，修崇者必遘良缘，宏斯莫大之因，又同鸿休之善。则有簪裾盛族，礼乐名家，倾自赞佐令衙，超腾职□，莅事未闻於旷犯，输诚夙播於廉明，令望昭然，声猷著矣。泊休事务，散逸林泉，游心於觉苑之中，倾意於福田之内，知身似芭蕉不永，悟体若兰槿非坚，歌乐欢而暂时，声色追而非久。遂命良工也，镌呈西方妙相，并造满愿大悲，当来希佛国会中，咸使受菩提记。院乃遐兮四远，峭然千寻，山突兀而交横，石迳才而を匝。於是琼楼宝殿，迷皓月之辉华；朱牖玳窗，夺流霞之彩错。拦缀七重纓络，阶墀铺百种珠珍。仙女持花，似坠苦空之艳；钧天乐奏，唯传无量之音。花雨零而莺鹂飞，莲渚平而鸳鸯浴。金沙玉碛，恒聚化生；象阁雕台，戏诸禽鹤。瑞烟罩树，难分宝纲之纹；丽日融轩，交杂筠帘之影。历其浩劫，岂幻死生，依归清淨之乡，永奉白毫之相。雕镌告毕，粉绘云周，将穷愿作之功，是罄披宣之恳。伏愿可元自身康吉，灾星不挠於行藏；夫妇咸安，诸佛匡扶於动止，阖宅少长并保甯，内外枝

罗，尽期繁盛。既刊金石，俟显赞杨。

万法视相，三身本空。有为皆贯，无愿不通。霞明翠岫，烟霄孤松。岩铺皓月，壑引清风。爰有信士，早悟真途。思崇妙福，乃结良缘。遂镌变相，保寿年。斯设既，永镇金田。（《金石苑》二）

### ○花塔寺玉石佛座题字

开元十五年，和私皇后四月七日忌，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忌，太穆皇后五月廿一日忌，太宗文武圣皇帝五月廿六日忌。十八日，开十六年，昭成皇后正月二日忌，和私皇后四月七日忌，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忌，太穆皇后五月廿一日忌，中宗孝和皇帝六月二日忌。右已上九忌，同造玉石像一区，日光座举高九尺。（《常山贞石志》八）

### ○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赞（并序）

《佛顶》真言者，释迦为善住天子说也。善住骄逸，恣恶从心，行犯十重，罪当三涂。空灵告曰：“受诸恶身，惊白帝释，愿雪前愆。□帝为之稽首释尊。於是圣人发大慈悲□□□远照，得陀罗尼，名曰《佛顶》。哦此真言，净生死障，碎地狱阁，拔□恶之趣，□无为之地，是克伽佛说如来智印之所为也。摩尼真宝，未足同其功；日焰照彻，岂得等其妙。实救苦良药，非凡情之所测。河阳部内，厥有聚落，名曰长涧。於中招提净院，花竹茂然，弱柳乘缘，蔓藤架带。真人谈无为之教，长者众集其中，相谓曰：“我辈年多，如今可革前非，舍故逸，转善行，何法可以消灾殃，长福利？”或曰：“佛顶真言，不可思议，堵波尘，尚能代罪。”居士皆言曰：“宜共建石幢乎？”人咸曰：“休哉！”

於是召良匠，拣宝石，议助□□□财计日而讫（缺六字）如玉之□□□之□其峻也，奋锤则朱火迸空，震□乃雷（缺五字）若荆山片玉，净无□□，磨砉成砥，平无玷缺。其文错落，龙□□峙，点画分明，□□□石其□□□立，若天坛之耸高；四面削成，如华峰之峻拔。龙蛇交映，舍碧海以连空；采饰垂光，发朱辉而耀日。功成，洁斋以庆之。是日也，叩洪钟，陈香馔，邻邑云□，门众甫集。八音□妙，奏□□之声；四众围绕，发菩提之愿。众君子□其功宏，其目也博，若无歌诗，何以表当时之心；若无论批，发价可以示後来之德？诸君子谓余曰：“子□其文，能为□□□□之□日乎？”□无其请，尚可与之，况有所请，其可违乎？夫纘述者，铭其功烈，以示後人，搜贤行，扬善名，公等□□□用□□功之巨其念□□念□□之法永□永乐□之能可大可久□之，德□□□予乏作史之才，无褒奖之能，强叙本事，赞之云尔。赞曰：（赞语约半行，缺）太和五年岁次辛亥四月己巳八日丙子造。（石刻。《孟县志》七）

○题贾浪仙赞

惟可与岛，交情合道。吟水望月，不知其老。岛可与清，句口诗精。流行此集，四时代成。世不得失，人不得平。大哉浪仙，云山是营。

○又赞

长河流，岸葬久。太行前，少室後。（并席本《唐诗?长江集》）

○佛象赞

（上缺）既往，福寿常增，乃勒贞珉，纪其赞曰：

真如无相，有感即通。所习情异，其归性同。立像虽广，亦法亢空。洗涤烦恼，彻去昏蒙。心不染着，身成净土。真非有为，法亦无住。口颜至精，佛威潜护。功德庄严，福龄永固。大唐光启四年岁次戊申正月八日丙午兴建。

（《常山贞石志》十）

●卷六十二

☆阙名（十）

○孙文才造像铭

夫冥机未践，知我之累已深；寂境尚遥，有待之功斯立。是则大悲广济，随方应诱，既而鹤林西变，像教东流，形相发於丹青，容辉口于玉石。至寂空湛，体圆明以凝照；妙理机口，口权实於生灭。甘露遍洒，润品物於无边；慈云广覆，济群生於口口。慧炬已然，重昏再朗，化城既导，迷径口口，口口有之舟航，六道之津涉者矣。以麟德元年岁次甲子去九月辛丑朔廿日庚申，合村等深穷法性，体误无生，知妙果之易登，识善因之宝对，故能追往贤之胜轨，作来际之威仪，遂乃异力同心，敬造石碑像一区，金城之所置也。东眺长川，则有汉陵相望；西瞻峻岳，尼父之室岿然；南顾湍流，沁水间其侧；北临陂灃，鱼鸟或浮沉，彩云月以友凝，对大行而写目。其像紺眠流睇，湛碧海之清澜；月面浮晖，满金波之净彩。建毫伦於额上，炳万字於胸衿，总十力以降魔，照三明而导物。因此善根，善益合村，顺口口刚玉体，度劫火而常存；无漏智灯，越修芥而寿命。上为皇帝，下及有情，七代先灵，存亡眷属，莫不俱会胜因，咸登觉路。乃作铭云：

悠哉正觉，皇乎膺身。筌蹄靡际，游泳无津。阐扬妙果，宏宣胜因。救兹生灭，拯彼沉涨。感发真俗，汲引人天。千尊往记，八会来缘。城空芥尽，石灭灰然。渺渺沙界，悠悠大千。方凭妙力，永济无边。（《非见斋碑录》、《金石续编》五）

○大周相州安阳灵泉寺故寺主大德智口师像塔之铭（并序）

法师讳朗，字口智，俗姓王氏，其先周灵王子（缺四字）邺城人也。口祖惟祚，芬馥旃禅，师生口神口口口尘浊年七岁，投大慈寺主大德起法师

□□□诵维经□□至年十二，属大唐太宗□武圣皇帝广辟度门，俱蒙（缺四字）弱冠□□□支依本寺县源律师习毗□业。业□之後，又□慈润寺主大德智神论师学□□云□，复进学《□摩》《金刚》《般若》并《中观》等三经二论□□源流□□敷扬，或研精默识，加以纯之□一分□温於□《易》象玄文，方同三绝；《老》《庄》《素问》，博泛群□。年五十□持，《金刚》《般若》及《尊胜咒》等，各二万遍文，梵音转□，首出缙□。春秋六十有八，夏逾册□□讫於□安二年六月五日蛻迁，识盖□大□云逝，孰不悲伤。门徒大云寺僧玄皎、玄果、零泉寺僧玄晤、玄晖等，攀慕慈诲，思报莫由，遂於州西南六十馀里本寺□悬崖山之阳起塔供养。粤以三年十月廿五日□□永毕塔内便造以弥勒像一铺，图形奉侍□□事□□□以迹宣，敬托雕刊。乃为铭曰：

子晋之後，命氏为王。风流远派，爰宅真章。父功祖德，令闻令望。降生才子，玉质金相。面树来白，天花肃黄。稻□夙被，檀□早工。经泉折王，戒海浮香。迦旃妙教，罗□鸣庄。严坛□顶，舍筏金刚。亏讲亏诵，无怠无荒。积诚□□，□心自疆。中宗悬解，外法通方。歌呗特妙，唱导尤长。以□□□，南北宏扬。胚胎有裕，利乐无鞅。□□早（缺五字）轮脱辐消，殿摧□□。粤有子尚，□□师刚。披山建□，剖石开堂。敬□来圣，勒广亏傍。身命有□，供侍无忘。安厝既毕，铭颂攸彰。裨同遵於大道，庶共□□□常。

（《安阳金石录》三）

○大唐相州安阳县大云寺故大德灵慧法师影塔之铭

法师讳嘉运，字灵慧，俗姓刘氏。其先帝主汉高祖之苗，彭城人也。远祖因宦，遂此居□，子孙派流，於兹不绝，遂为魏郡人。大法师□□□□生而奇□，早怀慕□□修真年十岁，遂授慈润寺□大禅师（缺八字）广启度门，□像剃染，□本县□通（缺十三字）身知自□□不弘乃（缺八字）朝夕孜孜，遂授河南府雒授记寺翻经□□感茄□□右学《解深密》《法华》□王转女身《梵网》□□《成唯识》供□□三性一乘之妙旨，□满达磨之漾宗，莫不究尽颖深，穷其□奥，从兹温古，道□□新，遂得誉播三川，声闻八水。奉敕便留住佛授记子补袞翻经感法师侍者，後蒙本州大云寺牒充律师教授。至景云年中，属国家大弘佛事，广辟僧方，以圣善初成，□拓硕德，以法师道齐林远，业绍□安，遂蒙徵召赴都，充其大德。归□者若雾，渴仰者如云，三二年间，得灯无替。後为青□色奏，请牒□乡住大云寺。虽解行罔瞻，常怀□□□心，更投□宗懋法师□□□□□提奖偏授□□经论章，□莫不备□□雨□身重，法不劬劳，无所禀承，无所持饶，益兰法□□何□□□已□舍兹秽刹。呜呼□□哲人云亡，孰不凄感？春秋册有九，夏凡二□□七，以开元四年六月廿六日，於汾州平遥县福聚寺端拱<骨>生，奄然□迁。有侄男慈润寺僧元，斯乃出游子心

，重离宗情，□不惮艰辛，遂涉山途，申哀展孝，毗事毕，收骨归乡。门徒与侄同寺僧圆满等，师资义重，攀慕弥殷，思出世之因深，想入道之缘厚，傍求良匠，远访丹青，遂於州西南五十里零泉寺西南悬壁山南面之阳，敬想灵仪，□为起塔。即以开元五年岁次丁巳三月辛丑朔廿三日癸亥，□□舍利，塔事庄严。然理因教发，事假□陈，□之叙石，传芳不朽。乃□□曰：

粤有良匠，实亦□□。纽而舍俗（缺四字）行□□宝，筑广堪珍。寻师委命，□道□□□（缺）□拯物，遽谓迁神。（其一）

号□者才，无（缺）唯可则。此贤利物，善（缺七字）道，其宜不忒。（其二）

粤有□□□（缺）雕镌。上依奇岫，下墩零泉。（缺五字）美希亦代敬（下缺）。（《安阳金石录》三）

### ○唐故方律师像塔之铭

律师讳宝手，字玄方，俗姓王氏。其先太原人也，後代因官邺京，遂宅於斯，又为邺下人焉。师道性天禀，法器神资。年十三，就当县大慈寺，投大德度律师□和上诵《法华》《维摩》等经。年廿三，□神龙元年恩敕落发，配住龙兴寺，依□大德恪律师进受戒品。五夏未周，备闲持□。於是众所知识，允属光隆，法侣倾心。□在常寺律师十馀年间，□□□理□□身心益静。春秋三十有七□□□凡一□□五，以开元十年三月一日脱形迁识。呜呼！大士云逝，孰不悲伤？门徒玄超、玄秀、玄英等，攀慕慈诲，遂於灵泉寺悬壁山阳起塔供养。粤以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安厝。言因事显，颂以迹宣，乃为铭曰：

大士摄生，不贪代荣，坚法幢兮！讽咏叶典，玄章要阐，隳邪教兮！增善法戒，累鄣腐败，摧苦轮兮！生必归灭，悲哉伤哲，怀哀恋兮！建塔山阳，刊石传芳。（同上）

### ○刹下铭

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图，式崇妙理。文词阐相，粉黛涂容。金刹一树，永出烦笼。开元十六年岁在执徐首旬有五日建。（《後山丛谈》四）

### ○多宝塔铭

夫朗质浮乾，高明无以秘其象；真仪括牝，厚载安可遁其形？惟□界叵千，大海写浮珠之偈；商城六度，提河启净囊之□。故得慈航并泛，香辇分驱，济七水之沉沦，演三乘而弘懿。爰有郭楚贞昆弟爰眷等太夫人李氏，自开元七年受持《法华经》第八、《金刚观经》《尊胜》《药师》等经，每日夜持颂一遍，修词进业，实谦虚，弃五浊之烦笼，居四海之净域。又舍身裙帔等数十事，造多宝塔一所，上为过去，下缘见在。呜呼！性均泣扇，哀埒跪书，故能智炬潜辉，通《四分》而外朗；慧根夙洁，演十颂而齐贞。醍醐洒烦恼之津

，宝地镂业因之果。于时营构宇，托胜裁规，采昆门之名珍，琢锤严之美玉，雾竦云立，月映星离，类天上之飞来，疑地中之涌出。勒以琬琰，镌以琳琅，知灵心之凛凛，表禅识之苍苍。其词曰：

彼美昆弟，粤有尊堂。攀缘性相，经构津梁。情摈东岱，业□西方。倾企精进，长缘顶王。（石刻。《金石续编》七、《关中石刻文字新编》二）

○唐故优婆姨段常省塔铭（并序）

盖闻宿殖胜因，生逢政教，仰寻师友，意达直心，学普敬法门，慕不轻密行，贞心守志，尘俗不污。其性情等虚空，证真如之境，独拔爱网，厌世荣华，□萨垂雄悲。重迦文之妙典，火宅之内，驾馭三车，舍内外之财，望三祁愿满。春秋七十脱离，以天宝八载九月十日卒於私第，舍报归林。以天宝十二载建塔於兹，知神魂而不固。其词曰：

妙慧归真，德超上智。慈悲起行，忠孝无二。敦故重新，心存刚志。宿殖德本，动静合理。（石刻）

○唐故福林寺戒塔铭（并序）

大德具戒焉，元和尚金□将赎而之画衣惭惧也。以至蹙刍视，未尝犯者，信生于手，乡可约束。至颜氏子也，西方圣人，设戒二百五十，俾提限身口，径众生死。今言法者，馥喉舌鎗铠，其人我性，释氏徒毗尼者，虽不辙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是辐，大宅煽赫，羊鹿效驾，亦各也。视中夏圣人，刑自墨数三千，或和尚出家之维乎？不然和字德未相如，夏五十七，置幢于积，祖师能孕业，人戾垢不尝□□□非延奘□□□之宾宾然不差净触，噫，法广（缺九字）族庞氏，京兆兴平人。葷腴及（缺九字）产吮而不啼，ê而始谁，窦氏（缺九字）日滋善种，得度隶于慈悲，（缺九字）及《多罗经》滕颖硕请，介处不乍盍（缺八字）褫法界也。其年，其为泥人，若射□□是□□宅□□箭也。至乎眇生死之流，身□（缺八字）圣人□□□之歧，其在毗尼乎！《多罗经》五行□□□乎（缺八字）下次授万化，不可穷极，居山雪首（缺七字）百隼，苔色其下揭车夜形，偈答不□（缺六字）大厦，故鼓地之桐也。会昌六年正月十六日建。（石刻。《八琼室金石祛伪》）

○大周颖川许乾为修业夫人故东海徐氏龙门山石龕像碑铭（并序）

夫须弥□上，空留梵帝之宫。崛□□，独有如来之□。□□山者，苾亦寰区之胜躅，造化之奇功。昔□□□伊川，是名伊阙也。尔其岩□□纠之壮，溪谷□□□之状，上岑郁律，下□孝以波也，俯控龟□□□□□□□像□□□□而□□□□□□□□□□屏□□碧洞，千寻若画，四面如削。既而峰□□□，竦兜率之楼台；松竹群吟，韵诸天之箫管。非夫轻□□□欲凌霄汉者，焉肯攀陟而宅之？非夫□□□□欲摈器烦者，何能迁托存之？有清信弟子许

乾故□□妻徐氏，发慈悲之善愿，捐宝贝之珍□，就此仙岩，役斯灵匠，爰疏石壁，敬勒金容，造等身救苦观世音菩萨一铺。今庄严具足，法相圆明，□居士之真图，尽将军之妙范。星豪迴辟，即映星龛！月□□开，还临月□。若随缘而现显，似应物而观声。大矣神功，选乎难测。庶望刊山不朽，刻石长存，寿□二仪，贞逾万古。仙衣纵拂，巍巍之相罕亏；劫火虽燃，种种之形讵灭。乾以鸾伤宝镜，鹤怨瑶琴，□□咏以长怀，对庄歌而泄涕。嗟乎！盈盈绮质，灼灼芳年，武学吹箫，新工点黛。奄从蒿里，空闭骨於□□；忽弃兰堂。罢齐眉於华屋。遂使川鱼独泳，林鸟孤飞，抚荒垄而何堪，恸幽魂而靡及。所愿仰凭□□，潜沉冥，广被铁围，普覃砂界。同游法水，即泛慈舟；共荫禅枝，便观净蕊。蹑香莲而捧足，居□□而依身，□魂销鬼国之灾，诸佛契龙宫之福，智灯将鉴，昏室常明，觉剑才挥，耶山永破。辄抽惠□，□展哀襟，□□弹豪，传於勒石。其词曰：

赫矣慈观，悠哉□□。□持妙觉，来鉴重昏。怨贼□□，□人即存。□龙云散，妖鬼雷奔。（其一）

访宝遐鹜，浮舟远历。遇火不□，□□不溺。瓔珞空受，珊瑚可□。□教恢恢，□□寂寂。（其二）

声超象□，化迎龙术。目连青色，眉白光言。□□先伏，魔王无边。功德不□，□□□□。（其三）

有□□乘，而悲俗纲。逝川迅速，颓曦忽□。藤鼠镇缘，隙驹□□。发弘誓愿，常若瞻仰。（其四）

爰□□域，乃□□峰。绝壁千仞，回□万重。岩标凤刹，谷应鳧钟。凄凄雾□，落落风□。（其五）

碧磴冯霄，丹梯跨险。绮甍□□，雕楹雾掩。仙□时来，器埃莫染。聊舒情於奋笔，永□□於贞□。万岁通天元年□月十一日造也。（石刻）

按：拓本首行“序”字下，有“其文”二字可辨，下仿佛存“许朝”二字，左半馀泐，未敢遽定为朝作，姑入阙名。

#### ○唐武德祷雨辟邪镇铁镜铭

镇钱作镜辟大旱，清泉虔祀甘霖感。魅孽当前惊破胆，服之疫疠莫能犯。双龙略垂长颌，回禄睢盱威早敛。武德王午造辟邪花镇铁镜。

#### ○唐宫镜铭

粉壁交映，珠帘对看。潜窥圣淑，丽则常端。（《湘烟录》）

#### ○唐凤皇镜铭

对凤皇舞，铸黄金蒂。阴阳各有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西汉丛语》上）



○钟镜铭

人有千口，前牛无角，徒走有口。

○唐二十八宿竟铭

长庚之英，白虎之精。阴阳相资，山川效灵。宪天之则，法地之宁。分列八卦，顺考五行。百灵无以逃其状，万物不能遁其形。得而宝之，福禄来成。

○唐璧水镜铭

规逾璧水，彩艳兰。销兵汉殿，照胆秦宫。龙生匣里，凤起台中。桂舒全白，莲开半红。临妆并笑，对月分空。式固贞吉，君子攸同。

○唐满月回文镜铭

明逾满月，玉润珠圆。鸾惊钿後，凤舞台前。生菱上壁，倒井澄莲。情虚应态，影逐庄妍。清神鉴物，代代流传。

○八卦菱花竟铭

忆彼菱花，万形惟肖。无迎以将，有明而照。余曰反视，惟公何负。嗟呼虚心，媿者忘怒。

○唐素月竟铭

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迴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

○唐透光镜铭

透光宝镜，仟传炼成。八卦阳生，欺邪主正。

○唐鉴心镜铭

貌有正否，心有善淫。既以鉴貌，亦以鉴心。（《金石索》）

○大唐故骑都尉濮州濮阳县令于君之碑

君讳孝显，字犀角，河阴河南人也。肇自赤雀柄户，白鱼跃舟，时经百代，岁逾千祀，崇基缅邈，与嵩岱而齐高；华胄芬芳，共兰荪而并馥。廷尉以阴□□□，名播汉朝；将军以陷陈扬麾，声流魏室。自此琳琅接耀，轩冕连阴，虽张汤之七叶珥貂，郗鉴之四世台鼎，方之蔑如也。曾祖提，魏孝文以敕勒地居□□，气接幽都，陆梁狼望之前，掘强龙庭之外，遂授公节钺，奉使宣威。公喻以存亡，示其祸福，敕勒犁颡树颌，献马称藩。主上嘉使乎之功，授以征北将军、陇西太守。自魏历将终，周图已兆，先臣旧佐，咸加爵赏，蒙授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封建平郡开国公，从班例也。祖瑾，周太师、三老、尚书右仆射、柱国、燕国公，谥曰文。巨川舟楫，鼐鼎盐梅。燮理阴阳，寒燠无急舒之变；弼谐王道，政令有清静之歌。父礼，周使持节大侯正大将军、赵州刺史、安平郡开国公。周武帝亲御六军，问罪东夏，躬麾九伐，爰整西师，乃以公为大使，总知兵马节度。申□居鼎臣之□，齐王处帝弟之亲，咸皆禀其英谟，谘其进止。公牙思十计，闲出六奇，或飞书下城，或搴旗陷阵，犹冲飙之

卷寒，旭日之泮春冰，曾未浹辰，伪都平荡。□武平齐之日，总集伪官，谓高阿那肱曰：“平卿国者，由此人也。”昔吕子牙之佐周，号鹰扬而灭纣；王士治之翼晋，歌龙骧而殄吴。隔代相望，□无惭德。

君禀川岳之灵，膺星辰之气，角立杰出，高翥独翔，括百行之枢机，轶九德之轨躅。一室不扫，陈仲举之生平；万里封侯，班仲升之意气。发严岩电於神彩，韞荆玉於胸怀，てて如积风之运鹏，昂昂如箫云而<亡世>骥。开皇十三年，起家任右亲卫，非其好也。阮嗣宗之傲诞，屈以步兵；马犬子之文词，登之武骑。俄而文皇晏驾，炀帝嗣兴，划刮旧章，草创新政，璇室瑶台之制，迈辛癸之宫；车辙马迹之行，越姬刘之幸。公乃告归托疾，养素邱园，不事王侯，凿坏而已。於是亲宾断问，庆吊不通，保周陂而访三姜，依蒋径而寻二仲。甘乐山藪，木石为邻，樵歌唱而白云凝，邱琴奏而元鹤舞。读张衡之赋，且说归田；讽宋玉之词，甯忧失职？

逮隋风已替，率土分崩，九服移心，三灵改卜，天星骤落，海水□飞，万姓嗷嗷，瞻乌靡所。太上皇龙跃晋野，凤举秦川，挥宝剑而斩素灵，拥神兵而膺赤伏，群雄毕凑，众善咸归。遂仗剑辕门，投□献款，蒙补左武侯录事参军，于时义甯元年也。皇图亡落，帝典权舆，王世充叛换洛川，窦建德凭陵河朔，蚁聚蜂扇，狼顾鸱张，驱掠我黎元，违拒我声教。眷言经略，理资英杰，乃授元帅府铠曹参军。於是破入阙堡、清城宫，□太阳门，陷阵先登，获勋第一，蒙授骑都尉。武德四年，授雍州录事参军。处神州之要，居鞞毂之下，五方杂沓，四民设阜，纠レ奸伏，思若有神，不待赭汗之权，讵芝钩距之诈。同观元年，又授朝议郎行濮州濮阳县令。君下车布政，除烦去瘼。而移风易俗，不待三年；俗富刑清，才逾期月。还牛怨米，是表於深仁；驯雉移蝗，弥彰於善政。岂止沈丕邺县，留神灌坛而已哉！水积归塘，竟滔滔而东注；日沈昧谷，遂黯黯而西徂。辰巳之梦忽鍾，膏肓之祟便及。以贞观十年四月四日寝疾，卒於濮阳官舍，春秋六十四。陶潜琴酒，对彭泽而谁欢；言偃弦歌，临武城而莫奏。呜呼哀哉！

君器宇淹凝，风神秀逸。襟怀肃穆，与寒松而并劲；志气萧条，共秋天而竞爽。履仁为度，蹈义成基，不以富贵骄人，常以谦处待物，可谓淑人君子，邦家之彦者欤！爰以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壬寅朔十日戊子，迁窆於雍州三原县洪寿乡之原。夫人李氏，平昌县主，皇帝堂姑。王姬下降，作嫔君子，四德□□中饋，六行懋于闺仪，婉[A148]驰声，幽闲表德。既而于君长逝，守志孀居，同穴之义莫从，异路之悲奄至。抚育遗稚，皆遵礼度，虽享豕存教，断织胎训，曾何足云！嫡子正则等，并学禀箕裘，德齐颜闵，竭忠贞以事主，极爱敬以安亲，列鼎切季路之怀，从车軫曾参之叹。乃询诸古老，考之前

代，纪素誉於元石，列遗范於幽埏。庶感风树之悲，以慰寒泉之思。文曰：

逖矣洪源，遐哉峻趾。崇山亿丈，长河千里。陆离英彦，森梢杞梓。纓冕递承，琳琅间起。（其一）

乃祖英果，懔懔申霜。乃父诚绩，谔谔勤王。雄图独运，逸气孤翔。东征献凯，北使归疆。（其二）

笃生君子，风神特达。□侍丹墀，警巡紫闼。腰负羽，横戈戴。骥既驰，湛卢方割。（其三）

有隧道丧，沧海横淹。知机体命，卜筑林邱。一人御物，六合承休。翻然筮仕，佐府参州。（其四）

参州伊何？绳违纠恶。佐府伊何？崇弓砥镞。奸魁息讼，边隅静柝。衢路风生，戈矛霜落。（其五）

一同出宰，百里□风。霜威狡猾，露惠厘穷。庶期永锡，如何不终。武城弦绝，彭泽樽空。（其六）

人事浮促，生□□脆。孙楚长埋，韩□永逝。朝思馀藻，野悲遗惠。先秋刈兰，当春翦桂。（其七）

□□□□，□□□□。俄悲谷徙，遽叹舟藏。松风厉（下阙）（《精语堂碑录》丁《金石续编》四、《唐三家碑录》）

### ○唐越州都督于德芳碑

（上缺）开国男（缺）军事（缺）好贤爱丕（缺）大中大夫行（缺）年□□银青光禄（缺）曳之□□使（缺）郡（缺）都督原庆□□四州诸军□□□□史。永徽元年，授□□□。三年，（缺）能官逾於邓训。显庆三年，授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任□北畿□以□□□肃□□化洽华夷。公志在县车，□敦止足，（缺）恩诏矜遂庶，侍听政於阳馆，陪展余於石闾，未膺礼於上庠，遂归全於长夜。以龙朔三年岁次癸亥二月乙酉朔二十六日庚戌，遘疾薨于隆庆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其年五月癸丑朔二十日壬申，葬于三原县万寿乡，谥曰定公，礼也。

惟公禀荣河之纯粹，降仙掌之英灵，类邢禹之堂堂，芳齐往哲；比周舍之谔谔，□冠前修。案牒披图，以信顺而为本；敦诗悦礼，用忠孝以成基。譬虞代五臣，将稷契而并骛；若轩朝六佐，与风力而竞驰。意在恤冤，甚张季之折狱；情存周急，同鲁肃之指菌。囊括五车，惠施惭其博物；游□百氏，胥臣愧其多闻。体物缘情之篇，道文光於翰苑；擒藻□鞭之笔，符彩丽於词林。摄□名藩，黎献於焉咏德；式遏寇虐，亭障于是无虞。对彼安仁，时称连璧；偶斯元礼，俗号仙舟。追电伏辕，县知骏骨。孙枝入爨，便识琴音。开卜以接名流，置驿以招英彦。慕疏广之解印，仰魏舒之抽簪，抗表陈情，遂蒙昭允。角

巾私第，杖策丘园，或追梓泽之游，时习兰亭之赏。但四序不止，千月难终，倏敛魂於穷泉，俄沈照於悲谷。嗣子前荆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事代州司马护军昶，居忧之礼，殆不胜丧；至孝之情，几将灭性。以为桥元三鼎，腾茂实於祠堂；杨震四碑，飞英声於神道。庶金生翠碣，长标贾氏之坟；剑挂贞松，永识徐公之墓。乃为铭曰：

三山崇构，九水鸿源。将军树绩，相高门。服袞调饪，书社开藩。祉袭前叶，庆鍾後昆。风云蕴气，圭璋表质。据德依仁，衔华佩实。博咏金匱，学穷石室。辩轶谈天，诚深捧日。束发肆业，弹冠入仕。道属时屯，生逢运否。黑山雾结，白波浪起。戟指望夷，兵兴新市。九五应期，千年启圣。殄此元恶，戡兹放命。地纽克平，天保大定。荣名委质，濯纓从政。秩宗著称，恒岳扬声。漳滨讼息，晋水□清。□□□誉，□□□□。□流□□，名高郢城。荣显五都，光照千里。照耀金玉，芬芳兰芷。誉超四佐，德高八士。贵盛丹毂，声传青史。横海鳞摧，磨霄羽戢。森沈松贾，苍茫原隰。金铉未调，玉棺奄及。东都驻马，南阳下泣。摇落宰树，荒凉夜台。坟修燕集，莹空鸟来。凤箫嘹唳，熊轼徘徊。玉人不作，泉扃讵开。（《非见斋碑录》、《唐三家碑录》）

○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府君碑铭（并序）

若夫轩弧登御，威有截而开基；妣戚陈阶，格远方而载化。是知器之攸假，理无废於五材；国之所隆，业有偕於七德。皇家跃龙而启千载，翦鸿而清九野，叱咤而会风云，抑扬而徙舟壑。其有应衔珠之象，纵杰挺生；延捧日之微，程材命世，系桑以申其略，坐树以挹其庸，唯襄城公为体之矣。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将军感燕，取贵易滨之义；舞阳诳楚，终高戏下之功。学稼问仁，映阙里而腾誉；推田削契，掩湖阳而劭美。自时厥後，支分派流，昭彼青编，可得而略也。高祖弼，魏武陵太守；曾祖睿，魏员外敬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祖文，随南陵太守；并资忠为德，置言成范，体三棘而流润，苞六象而扬辉，雅达从政，□□□俗，召父延於时谚，任子悦於心。父方，皇朝金紫光禄大夫庆善宫监，藏器虚室，戢影太玄，偶出震之休期，縻宾王之华秩，公攀鳞晋野，奉鞠汾川，沾□露於紫宸，烛灵辉於黄道，体仁而贾其勇，由衷而讲其信，埒劲心於风草，比贞节於霜筠。言表身文，慎机枢於自远；行成士则，总枝叶於昌年。超越女之工，五校岂传其术；高楚臣之艺，七札本谢共能。至於当敌制权，临机授律，明其可否之算，审其向背之宜，聊取铄金之□，□践蜚锋之地。义旗肇建，乃授朝请大夫，随班例也。寻破西河，授通议大夫；又平霍邑，加金紫光禄大夫。特以战功，加勋级，殊贷稠垒，难用详言。既而克定京城，加左光禄大夫，除左监门郎将。恩流□□，□属宸阶，嘉猷藹於纪明，未伉司徒之表；茂识逾於安世，甯资博陆之贤。未几，以功

次除左监门将军。周卫斯俟，折冲伊寄，宫禁肃清，简在惟穆。昆夷旧壤，尚结妖氛，听鸣鞞而载怀，命寅车而戡罚，以破萨举勋，授上柱国、西华县开国公，赏物五百段。楚班为贵，蹶昭阳之大功；汉誓斯永，联颍阴之茂爵。刘武周口兵絳水，肆虐怀生，公乃奉旌麾而电迈，溺骖镳而风扫，乃封襄城郡开国公，赏物千段。于时山川振荡，群丑虔刘，元戎风驾，预诛千纪，王世充、窦建德因兹大溃，口勋馀十二转，回授其子，赐物二千段、金卅斤。武德五年，建德重兹见聚，带州才延乱，於是长驱锐骑，封豕希灭妖，加勋八转，赐物千段，并奴婢牛马。刘黑闥跋扈口口，陈兵旷岁，公克宣智勇，歼厥奸渠，以超辈之勋，赉物六百段。六年破徐员朗於徐兗，厥功斯懋，赏物千口廿。七年，手诏以公策名自久，立效居多，因授口口军将。八年，獯豸犯塞，大骇泾阳，权烽夕举，胡尘晓望，公摧锋转斗，群凶折乎。九年，以公夙昭勤效，给封四百户，授营国公。贞观六年，破陵州群獠，赏口六口口口授左骁卫将军。坐公事削。十一年还除右监门将军。望重禁闱，诚深贞固，骤招荣晋，亟践便繁。十五年，扈从巡方，检校左骁卫大将军，领千骑。十八年，授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大将军，封襄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十九年，銮輿东指，龚行辽隧，公於定州奉令，乘斲还口，副梁国公宫城留守。任寄之重，莫或与京。宸驾凯旋，特蒙劳喻，赐物三百段，捡校右武侯大将军。廿一年，从幸玉华宫，因而留守。有顷，乃婴风疾，敕遣名医就疗，赐告还京，砭药亟加，间月而愈。廿三年，除左监门大将军。属宫车晏出，晨移，奉端闱而限赴，望疑山而崩，从而负兹弥痼，卜曷景推辰。有司以寝瘵逾时，因而奏解。爰降纶汗，恩瞻尤多，给防卜禄，赐国官府，佐帐内一依见职，并遣医赉药，终始半疗。又降中使，就第慰问，赐绢口匹。终期介冑为礼，孤标细柳之名；铁石居心，独擅下江之懿。如何尺波行阅，风骇龙骧之水；一叶可悲，霜凋马陵之树。以永徽元年四月廿三日，缙雍州长安县怀远里第，春秋六十有三。圣情念功惟旧，伤悼者久之。赠左武卫大将军洪州都督江饶吉袁鄂虔抚八州诸军事使持节洪州刺史，赙绢布二百匹，陪葬献陵，赐东图书器，丧事所须，随由资办，给仪仗去还，谥曰思公，礼也。粤以斯上岁次庚戌七月戊戌朔九日景午，陪葬于献陵。惟公德符先觉，利见在田，立功立事，威棱卜詹远，信义行於州里，孝友著於家风，喜愠不形，宠辱惟一。歌锺继发，无累虚白之心；轩盖交阴，讎隔濠梁之想。践三宫之奥，先置涇流之毒；奖万夫之勇，方投越水之醪。宜其克壮风猷，永绥多祐。俄而丹乌迅景，下崦山而靡息；白马奔涛，委归塘而口口。长子护军濮王府兵曹参军事修义、世子上骑都尉荆王府法曹参军事修武等，下堂斯慎，恭孝之道夙彰；庭有奉，敦悦之风先备。遽缠手泽之慕，科婴心瞿之哀。惧口纪骤迁，坻壑相贸，思滕鼎之馀范，怀景锺之遗籥，翠琬勒其

鸿规，清芬垂而靡究。其铭曰：

叔世道消，夷羊在牧。乘时启圣，长鲸且暴。瑞兴殒野，祥开柳谷。式寄爪牙，久资心腹。（其一）

山甫姬相，□□命氏。峻构岩岩，丰源洵尔。祖考昭德，腾华绀绮。政体山蛇，业甄河豕。（其二）

介福潜衍，克昌厥嗣。赞辄鹜冥，承羈绝辔。（缺八字）聚米均声，沉沙比懿。（其三）

明□於□，持损于益。同志如兰，坚心匪石。家存卫剑，门郑驿。艺优方{穴卦}，道希函席。（其四）

得人斯盛，多上维宁。饰躬文陛，局□雕扃。拂锺挺锐，括羽□贞。功深越国，绩□□□。（其五）

负舟□□，凿楹贻衅。泗水回澜，武山颓仞。九京可作，百身靡吝。丽龟辍技，飞龙罢引。（其六）

远日告辰，如疑戒礼。容车夙载，严旦启。烟景空蒙，风□□□。□□□而税驾，聆□薤而挥涕。（其七）（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五）

### ●卷六十三

#### ☆阙名（十一）

#### ○唐陇西李氏清河太夫人之碑

（上缺八字）司马（缺六字）州司马仲□之女也。金枝□映，玉叶（缺二十字）孕灵月（缺四字）贞兰郁，义徽倾风，礼茂乘龙，齐□齐贤，宜家宜室（缺十五字）於减瑟一□□□国清河县开国以仁裕，弱冠而孤，仍遭□李夫人躬□义方，亲（缺十二字）天平地，成功□於补柱；河清岳动，赏尊乎带砺。入居上将，出牧名藩，圣恩金紫，资自（缺十字）於善诱，流誉□天，钦赏荣盛。贞观九年，授清河太夫人。若夫禀哲明敏，树之以家风；率性（缺八字）穷名义，博闻圣□，岂徒动作女师，故亦言成士则。始光妇道，终擅母仪，藉甚朝野，流形内外，永（缺六字）疾天慈哀惜，每□神衷，饮膳药物，咸资给御，仍令司公空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英国公（缺五字）辄门衢。其年六月七日，薨於长兴坊之第，时年八十有二。永徽三年二月，归於□□，礼也。监护赠（缺四字）赐之恩，越旧史之备闻，优圣朝之故事，实由仪范冠图牒，□使哀荣纪今古。

夫人薨日，爰降诏（缺三字）大将军房仁裕母亡，丧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令东宫五品一人检□凶事，并赐布绢各二百段，珠玉（缺五字）时盛暑，日给冰数石。及归旧域，又经敕书曰：“前左领军府大将军房仁裕，既还乡葬母

，宜□吉（缺六字）人力传乘等，务使周济。至乡之日，仍赐米粟各二百石，多□人力。”永徽三年岁次壬子二月癸巳朔十五（缺六字）宗亲豪族道俗，不远千里而至者数千余人，荼毒未逾十旬，恩诏特加荣命。诏曰：“□□都会禁要（缺十字）前左领军大将军房仁裕比（缺四字）淹星律，宜夺情礼，应兹藩寄，可金紫光禄大夫行（缺五字）长史。”□□□于时再三上表，乞终丧制，频（缺六字）仁裕既以孤仔一身，终鲜兄弟，几筵无□，方寸云乱，诣阙陈□，□动天慈。爰降敕书曰：“前大将军心仁裕，近丁哀疚□□藩须人，夺情从政，宜依故事，听於任所为立灵广，晨昏哭临，以终孝性。”之任之日，僮仆以上数百余人，悉给传乘。自□□府，已历五年，劬宁之恩，昊天罔极。令於润州江宁县，躬自采石造碑，羊人兽□，运送坟莹，限以委寄任重，不获身自□树造，长子先礼安立，贞观年中，碑已先树，□重刊贞石，纪述太夫人绩行遗训，并叙重叠天恩，安措年月。夫人□□□□□□饰□惟□□之□旨式纪□窆之时。泰山之丧，方简举而已济；琅琊之碣，撰实录而多惭。其词曰：

轩台茂祉，玄宫绵□。□明帝妣，陶甄孔圣。龟文日简，龙门孤映。盛祀弥光，攸钟淑令。诗史不蹇，礼章（缺六字）作嫔鼎族，仁孝宜□。□恭自牧，端操霜明。芳猷□郁，妇德光备。母仪是彰，恭维征冪。弘宣义方，命之□□□□□□□□哭□□□□□范人杰，功成寅亮。□□□□，尊极纶贶。永嗟大尽，（下缺）（《十二砚斋金石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六、《济南金石志》三）

### ○修寺铸钟碑

□此地（缺）建其来久耶。毗香（缺六字）尚阙□有□将□□□仁□□□属云，人慕其风，波蹙云委，搜工度木，创造中楼。从开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功□。於戏！大功未就，天不遗，转劫示凡，超登彼岸，美志不遂，良可痛耶！门人法嗣威公，释家英贤，法门孤秀，才清海量，当代高僧。泣和尚之遗踪，感斯事之未备也，乃采□梓，访□□，傍建挟楼，焕兹禅宇。天宝三载首营，天七仲春功毕。有上人禅公，硕德行淳，光华梵侣，见廊庑空缺，精诚助修，广州间，兼经楼二所。天八年创营，天九年孟秋之月，其功就矣。攢楼崢崢，疑翠岩□霞里；廊宇漫漫，如碧云映寒川。大矣哉，非常之功立也，伟哉！禅伯威公心悬秦镜，器润春云，鸣谦自安，虚己接物，世人趋学，倚袂盈门。顷以宴坐虚庭，闻钟之击也，叹曰：“其声幽□，谁为发辉？”乃广散金钱，询诸里，珍费山积，人以子来。暨天十一年初营，至十二年夏六月三日熔铸功就。и ね嶷，洪钟岳然，縻杵勺之声震区外，龙变神奇，吁，信鼓之最也。禅公每清赏矩步，厌其所居僧房古衰，阶门褫落。乃广其制，高其墉

，栾栌岩，檐宇廓落，楹础星布，阶砌烟凝。东西廿二间，分为四院。天十三载改制，十四年孟秋功毕。乡党清信士等一心裨建，雾集云齐，秘宇虚窗，风清法座，朱门素壁，霞间白云，美哉丽哉，不朽之事也。讲堂前龕宇年深，榱栋摧残，丹青晦色。爰有都上□乔公，乃择□匠，再雕甍，访画工，新丹ぬ。至诚感物，不逾旬而斯事厥终。乔公金玉其器，兰芳其心，文冠时英，道济群物，涣若江海，莫测其涯。夫树德立功，非贤莫可，岿然胜迹，垂范将来，树碑勒功，未尽其美，表兹刊刻，题诸赞云：

峨峨红楼兮溥之阳，登攀四望兮迷海乡。廊庑左右兮云之长，双碑岿立兮凛朝霜。（其一）

物殊地古今人修嘉祉，双树森蔚兮给园多士。地久天长兮名在哉，海变桑田兮功不毁。（其二）（《常山贞石志》九）

### ○大唐孝昌公许君墓碑

先王宅土，秩懿亲而建侯；我后得人，均关河而作牧。（缺）七年八朝，加授太中大夫使持节冀州刺史。（缺）履直道於朱绳，照全形於白璧。抑贪竞之俗，恩浹二天；屏权右之门，威加重燎。（缺）行露冕之，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诏，追迁太仆少卿。（缺）长史公以仪凤三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缺）嗣孙崇艺，易州司马、五回军使，英姿外发，灵鉴内融。（缺）毅梓这乡关，用标幽垅。何止韦孟之光绪祖德，（之）垂裕後昆；刘宽之传芳故吏，式照往烈。崇艺、崇述、崇烈（缺）铭曰：

炎图括地，姜派统天。融斤运火，太岳飞烟。缉诣帝若，业冠象贤。颍卮涵珍，箕山韞宝。仪刑邦干，经纶天造。华阳启国，襄城访道。汉剑舒莲，周圭映藻。运移赤野，威怀楚望。八翼飞止，三刀集祝。英苏早举，仁风晓畅。丹水擢图，黄星昭亮。恩狎圣齿，绩参龙跃。锦旆云道，实享天爵。青蒲奏蹟，赤野驰英。陆柙兕，水斫奔鲸。闽区恩暴，夏口先鸣。晋俗康阜，轩轸澄清。金根按禁，讪谟鹤省。兰昼严，钩陈夜警。军容甚泰，土功载靖。地轴东距，天津南渡。狼望（下缺）（王得臣《塵史》中）

### ○大周□□□□校尉上柱国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

原夫容万物者天地也，容天地者太虚焉，星辰日月天之文，卉木山河地之理，推之律吕寒暑之节，（缺十字）可□。然而三家不定，四术犹迷，事申臆断之辞，竞起异端之论。矧乎正觉冲邃，法身常住，凝功冥，湛然无□。

□□灭而归寂灭，□骛一乘；绝有为而□无为，独尊三界。若乃非相示相，总权实以运慈悲；非身是身，苞真应而开方便。不言作言，□□□□□□无□象为有象之宗，神仪广现，至若吉祥菩萨，宝应真人，效灵於太古之初，启圣於上皇之始，或练石而断鳌足，立四（缺九字）而察龟文，调五行而建八节。复



有儒童叹凤，生震旦而郁元云；迦叶犹龙，下阎浮而腾紫气。或因山起号，或□□□□，□道德以宣风，删诗书而立训。莫不分条共贯，异派同源。是知法有千门，咸归一性，等碧空之含万象，均沧海之纳百川。其道大焉，其功远矣。故能使三千国界，悉奉赆而输琛；百亿人天，并承风而偃化。拔众生之毒箭，作群品之良医，恚龙屏气於盂中，狂象亡情（缺七字）感，洒法雨而随根；无愿不从，慈光而逐物。丰功厚利，诚无得而称焉。我大周之馭宇也，转金轮之千辐，运（缺七字）谛於心田，皎三伊於智藏。慈云共舜云交映，慧日与尧日分晖。德被四天，不言而自信；恩隆十地，不化而自行。莢生阶，凤凰巢阁，物不召而自至，瑞无名而毕臻。川岳精灵，列韬铃而受职；风云秀气，伊槐棘以承荣。杰亻未咒离，韵谐韶，蛮夷戎狄，节（缺五字）更绍真乘，初隆正法，大云编布，宝两滂流。阐无内之至言，恢无外之宏唱，该空有而闻寂，括宇宙以通同。荡荡乎，巍巍乎，不可得而名言者也。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亻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於亻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於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後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泫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後显敞，川原丽，物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斑羽毛而百彩；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开基，植端桧而概日；敢山为塔，构层台以天。刻石穷阿育之工，雕檀极优闾之妙。每至景躔丹陆，节启未明，四海士人，八方缙素，云趋兮赫，波香兮沸腾，如归鸡足之山，似赴鹫头之岭。升其栏槛，疑绝累於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岂异夫龙王散馥，化作金台；梵王飞花，变成云盖。幢幡五色而灿烂，钟磬八音而铿锵，香积之饼俱臻，纯之供齐至。极於无极，共喜芬馨；人及非人，咸歆晟饌。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樽、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宏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馀龕。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

君讳义，字克让，敦煌人也。高阳项之裔，太尉之苗，李广以猿臂标奇，李固以龟文表相。长源淼淼，既浴日而涵星；层构峨峨，亦织云而裊需汉。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郡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道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祖操，随大府上大都督、车骑将军；并多艺多能，谋身谋国，文由德进，武以功升，为将有御远之方，作牧得安边之术。庭抽孝口，罗力而事亲；山涌忠泉，竭诚而奉上。谦光下物，不自骄矜，流令誉於当年，锤馀庆於身後。考达，左玉铃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渥洼骥子，丹穴凤雏，豹韬倜傥之姿，夙负不羈之节。荆山虹玉，不能比其内润

；宋国骊珠，无以方其外朗。行能双美，文武兼优，临池擅飞翰之工，射叶逞弯弧之妙。尝叹息而言曰：“夫人生一代，难保百龄，修短久定於遭随，穷通已赋於冥兆，假令手能拉日，力可拔山，性同□□□□喻若□条之露，何用区碌荣利，弃掷光阴哉！”於是涤胸襟，疏耳目，坦心智之所滞，开视听之所疑，遂讽诵金言，□得□□，□□道□，咸令归正舍邪；遇善恭虔，必能尊重赞叹。乃於斯胜岫，造窟一龕，藻饰圆周，庄严具备，妙宫建四庐之观，宁惭波若之言；瑞兮涌千枝之□，不谢《华严》之说。其上寥廓，其下峥嵘，悬日月于岩中，吐风云於涧曲，而郁律，杳条而穹窿，{内支}霞焕而栏槛明，落窅沉而山谷静。每年盛夏，奉谒尊容，就窟设斋，燔香作礼，爰屈兹日。斯道初宏，接武归依，信根逾固者矣。亡兄感，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上柱国，誉表髫初，名扬绮际，材称刈楚，器是拔茅，涧松以磊落见寻，岩菊以芳菲入用。其体量也，瑶明而镜鉴，其清肃也，雪冷而风寒。因与昆季闲居，论苦空之理，乃相谓曰：“是身无常，生死不息，既如幻如化，亦随起随灭。前尊考先有规，今小子□岂无放习？”乃齐声唱和，应诺风从，复於窟侧更造佛鐔。穿凿向毕，而兄遂亡。公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弟怀操，昭武校尉行紫金镇将上柱国，并奇才卓犖，逸调昂庄，泰初之晓月团团，玄度之清风肃肃，羽垂天而麟横海，驰千里而响九皋。晟讵忽之後必昌，象贤之踪无绝。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之丽饰，驰心八解脱，缔想六神通，远扣寂灭之乐，后起涅之变。中浮宝刹，匝四面以环通；旁列金姿，俨千灵而侍卫。璇题留月，玉牖来风，露滴砌而飞珠，霞映梁而散锦，既似龙宫之表，还同鹿苑之游。粤以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修葺功毕，设供塔前，陈桂馥以薰空，奠兰羞而味野。伏愿一人有庆，九域无虞，万邦销伪末之萌，群品沐淳源之始。拂轻衣而石尽，释教长流；去纤芥而城空，法轮恒转。且夫立功立事，尚光扬於竹素；何况大慈大悲，不宣畅於金册。辄课庸浅，敬勒丰碑，合掌曲躬，乃为词曰：

法身常住，佛性难原。形包化应，迹显真权。无为卓尔，寂灭凝玄。乘机逐果，示变随缘。大周广运，普济含灵。金轮启圣，玉册延祯。长离入阁，屈轶抽庭。四夷偃化，重译输诚。爰有名窟，实为妙境。雁塔浮空，蜂台架迴。珠笏星缀，睿题月莹。自秦创兴，于周转晟。西连九陇，东接三危。川坻绮错，物产瑰奇。花开德水，鸟翥禅枝。十方会合，四辈交驰。雕甍凤，镂槛盘龙。锦披石砌，绣点山窗。云萦宝苾，日灼金幢。芳羞味野，香气浮空。粤惟信士，披诚回向。脱屣尘劳，拂衣高尚。旁求巧妙，广选名匠。陈彼钩绳，凿斯岩嶂。代修七觉，门袭三归。取与有信，仁义无违。雕镌宝刹，绚饰金晖。真仪若在，灵卫如飞。营葺兮既终，丹青兮已毕。相好备兮圆满，福祥臻兮贞吉

。百劫千劫兮作年，青莲赤莲兮为日。著如来之衣，入如来之室。佛道兮旷荡，法源兮迤溢。勒丰碑兮塔前，庶後昆兮可悉。维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

李氏之先，出自帝颡项高阳氏之苗裔。其後咎繇身佐唐虞，代为大理。既奉命为理官，因而以锡其姓。洎殷之季年，有理微，字德灵，得罪於纣，其子理贞违难，避地居殷，食李以全其寿，因改为李。其後汉武开拓四郡，辟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督西戎都护，建功狄道，名高四海，殒命寇场，追赠太尉，遂葬此县，因而家焉，其後为陇西之人。遂凉昭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远祖，汉太尉公，历幽、豫二州刺史，食邑赤园宕口。显祖昭，魏使持节武张酒瓜等四州诸军事四州刺史、河右道大中正、辅国大将军。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郡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道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祖操，随大府上大都督、车骑将军。考达，左玉钤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缺四字）军。亡兄盛，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上柱国。弟怀节，上柱国。弟怀惠，骑都尉。弟怀恩，昭武校尉行西州白水镇将上柱国。弟怀操，昭武校尉行紫金镇将上柱国。侄奉基，翊麾副尉行庭州盐池戍主上骑都尉。侄奉逸，翊卫上柱国。男奉诚，翊卫。侄奉国，翊卫。孙令秀，翊卫。造碑僧寥廓，上柱国镌字索洪亮。（《西域水道记》三。伯二五五一）

### ○唐盟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之。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盟大节，留传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得知黎赞陛下，二圣浚哲鸿被，晓全永之化，享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治之责，慈睹同心，以申邻好之意，共成厥美。今汉番二国所守见营封疆，洮泯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彼此不为杀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积阻捉生闲事，说给以衣粮放归。令社稷山川无扰，各敬神人。然舅甥相好之义若难，每思通传彼此，相倚二国，常相往来。西路所遣唐差蕃使，於将谷交马。其洮泯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起，同闻颂德之名，频无惊恐之处，行人撤备，乡土俱安，永无相扰之犯，垂恩万代，则称羨之声，偏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合其大业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当三宝与日月星辰之下，共陈刑具，为设此大誓约。如有不依此事，誓背汉蕃背纳破其名者，来其殃祸也。倘倾覆以及动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首告立，周细为文。二君之德，万载称扬，内外蒙庥，人民咸颂矣。（《西域考》）

按：与《全文》所收《盟吐蕃题柱文》微有不同。

（上缺七字）安邦，柱石分忧，诞贤材而膺用，固有提纲罩俗，封长策而（缺十字）地中兴圣运，彼有人焉。公王裕称，讳勋，字封侯，敦煌人也。（缺）祖靖，仕魏晋，位登一品，才术三端，出入两朝，功名俱遂。曾祖讳（缺八字）锤庆於兹，来慕之谣既著，精驹之咏益深。乃保龙沙，永固城□□竹（缺四字）父琪，前任敦煌郡长史，赠御史中丞，早承高荫，皆显才能，儒雅派衍，弓裘不□。定理宗启运，乃眷西顾，太保东归□平□义河西克复，昔年土宇，一旦光辉，没（缺五字）公则□河西节度张太保之子婿也。武冠当时，文兼识达，得探囊之上策，（缺五字）明主皇王之□□□韬铃而五凉廓靖，布鹤列而生擒六戎（缺五字）姑臧复扰（缺九字）上褒厥功，特授昭武校尉持节瓜州诸（缺五字）墨厘军押蕃落（缺七字）继先人之闕闕，不愧於苟或，效忠烈於（缺六字）牢落□天（缺八字）外乏金汤之险，自从莅守，葺以完全，筑巍（缺八字）烟布□强（缺七字）以部，厥田唯上，周回万顷，沃壤肥□，溉用（缺十字）积为（缺七字）流顿绝，洎从分竹，乃运神机，土宇宏张，近堤（缺九字）腾飞（缺六字）功俄就，布磐石□，云浮川响，波澜众□，辐凑（缺八字）西成□□□咸感，如神灵踪，□应水流均布，人无荷锸之劳，鼓腹（缺九字）曰设法以济人，摧圯楼台，置功而再治。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缺九字）壁犹存，模仪尚宛，重以风摧雨烂，尊象尘，栋宇疏廓，空馀基址，（缺八字）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徘徊耸仞（缺十字）ぬ阶墀，古树却吐鲜芳，玉砌流泉，莓苔复点城隅之下，别创衙（缺十一字）就伊尔光辉。于时景福元祀，白藏无射之末，公特奉丝纶，就加（缺十一字）也军中投石，争夸拔拒之能；幕下吏民，悉展接梟之勇。某性（缺十一字）基之术，材兼文武，次亚夫以当年，幸遇昌时，继□营之（缺十五字）钦崇於大汉。洋洋政声，翔于阙下。（缺廿四字）竟千古（下缺）（《西域水道记》三《莫高窟年表》四四六页）

### ○唐罗汉寺碑

维大唐光化三年岁次庚申二月十五日，□院为皇帝陛下、州县官众，及亡□七祖见存普同供养。

苾□或悟（缺九字）缘恒□□宝虚旨乱识亦□诸元暄□妄情宁兴诸（缺四字）□□息炎干有馀（缺十七字）学竞见闻，解遗宏旨，是法虽复其空为本（缺五字）化（缺十六字）非虚□净观怀□□明据，弃本逐末，沈没□□经历尘（缺六字）迷（缺四字）习俗生常，知见弥论，莫知惺悟。只欲显扬政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非贤莫究其（缺六字）法元宗，妙道宏远，奥旨遐深，握空有情，微体生灭之机，要询{卅伐}道，广寻□长终不从其源，文

显义幽，疑只莫测，□□三藏秘典，是名无足而常行，其道无根而永长。坚得名流，庆历劫而镇常；起灭应身，经尘劫而不朽。於是百川异流，同会於海，万区分义，总成乎实。御大乘之宝车，涉道场之要路。但为迷心之士，爰染无明；耽戏之童，沈轮火宅。遂乃权开法宝，悟彼昏徒，引诸子於四□，□化我於中道。是以迷子今悟，深解上乘，高广之车，无不决了。佛现无相之相，毕竟非虚，上下中根，皆蒙含润。镌雕石像，用陈员寂之心，法王嘿然答之，所有皆无因性，虚谈既剪，伪妄亦空，备实归真，显乎中矣。□但崇敬未逢，爰取妄之日，本是清静国人，後发妄识，情所椎落，住在四大五阴村上。代本出琅琊，高祖进流此邑，行年六十有四，自叹丈夫居世运转，何能久停，乃发胜上宏心，趣向苦提之路。便舍世财珍宝，远造世有圣容，复作招提净院，拟供僧友。复割舍济唯粮之田，（缺四字）常住年纳伍百文，并将充急埽院衣粮，历劫不改。

赖浦高井重石胡奴盈山西面东接重石山顶，至主敬界。南接重石山鼻，下至大路泉水孔为界。西北接杨德小溪为界。此地施入院，为我皇帝、州县官等法界仓生、上祖亡灵，普同共造。故勒弟处（约缺十辽）曰老人狐宋满同证。後有无智弟、儿侄外人侵夺者，愿此生来生，常受百牛之大疾。弥陀龕向西小溪度大路下，有地贰拾亩。东至小溪，南至大溪，西大溪，北至大路。右杨德及儿晃，今将□分田贰拾亩。将施入龕院内，供一切诸方师僧永为常住。令对邻近村老街敬义、任伯琳、王忠、张後、盛狐守。尔满等一施以後，如有兄弟伯叔儿侄及外人心一贪认者，愿当往来，生常受百年大病。（《金石苑》二、《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七）

#### ○唐金满县残碑

（上缺）周仕等云中辇路（缺）行户曹参军上柱国赵（缺）惠敬泰摄金满县令（缺）姑臧府果毅都尉（缺）乘帝师之（缺）补迦（缺）

（上缺）而为□□承义郎（缺）登仕郎摄录事（缺）昭武校尉凉（缺）□州退魏□（缺）有准绳（缺）（《西域水道记》三）

#### ○大唐雍州同官县□□武定村碑之铭

右夫二仪□□，日月於是丽空；阴阳创分，（缺）其形五帝□兴，千法通於巨海。自尔□贤（缺）是知岱嵩灵岳，镇大地以顺苍生；四渎分（缺）体於摩敦，植善三只，降神容於净梵，轮光（缺）十力自在，广备六通，观三世朗若目前，晒（缺）须臾□迅，含灵蠢动，□许牢笼幽顾（缺）淼□流洗群岷□□苑。今敬崇尊像，号（缺）右敞丹崖，却望周□，□瞻汉像，青（缺）皎洁，绕宇回流，芳馥名花，依园放彩，以（缺）村所佛堂内，爰建像碑一日，使□人敬（缺）殊王舍说法，未异孤园；月六念诵，下救（缺）愿皇基永固

，圣祚无穷，牧宰贤（缺）方法界，六道含灵，解□恶之津，俱登正觉。（缺）玉□而非坚，遂发菩提心，求无上狂象奔（缺）业，敬造阿弥陀像□面，四区势至观音，巍（缺）奇工雕刻□丽。昔聚砂童子，犹传只夜（缺）於天地，刻琬毕以桑溟，□陵谷频迁，个（缺）

混沌初启，七曜丽天，三星感化，五帝称贤。（其一）

宗灵镇地，四渎潮溟。诸侯异□，百郡秦声。（其二）

□行六年，悟证无生。超兹八解，烛此威名。（其三）

狂象驰奔，朽藤垂断。净土时长，人兹为伴。（其四）

建斯武定，大圣居堂。遐迩瞻瞩，昔堡称黄。（其五）

凭均刊戒，镂乃轮斑。文武□立，日月齐悬。（石刻。《关中石刻文字新编》二）

### ○後唐毗沙门佛龕碑

（缺）□□□（缺）兵不交刃而定□（缺）京蒙赐恩对（缺）椎喧响狱市廉乎思煦与春日熙（缺）奇云积峰棱，烟霭岩谷，清冷碧沼，涵（缺）垆相映竹（缺）将欲（缺）龙虽葺置年深而见补仍陋，房廊隈曲，（缺）岁终莫改（缺）而（缺）慧（缺）深心机（缺）别敞豁庭户，移建重门，阶除於是袤延，（缺）清之烟临溪（缺）桥（缺）兴（缺）在胜境巨植福田，发精心，虔至恳，舍清俸，召良（缺）殿（缺）层峦之趾，镌十地之真相，列（缺）仲夏兴工，杪秋就毕，□毗沙门天王，则酬愿之所造（缺）观（缺）有为五月日计瞻二□来人一料问约费三万（缺）实频贾茶酒，抚慰匠师，金碧妙妆，丹青奇饰，花龕炳焕，宝（缺）劫证神，多间称圣，风威凛凛，气貌雄雄，（缺）甲束（缺）居水精殿而镇国，宝塔在掌，游河沙世而护人。天宝初，西（缺）犬羊之众万队，豺狼之暴肆凶，戍军陪（缺）於妖（缺）似有难色，都护告虔於真圣，如响随声。是时天王显□，兴云雨而四望昏暗，鸣剑戟而百里晶□，电卷□氛，风驱丑类。洎咸通巾，南蛮救乱，围逼成都，聚十万众蛇□鹅鹤之阵，焚庐掠地，穷恶恣凶，列郡之将军未□，会府之城池将陷。此际天王茂昭，圣力遽显，神威楼上（缺）耀光明之彩。蛮胆，酋豪视之而心□，即时遁跃於遐乡。是日尘清於锦里，威德示平凶之验，异需（缺）功（缺）司空顷年防秋雁门，守戍狼塞，每虎□敬付，功勤著立於辕门，符竹辉荣於牧郡。爰饰贞像，以答嘉休，（缺）□俨（缺）容威仪妙智，圣瞩大地，福利群生，弘誓海深，十□而无刹不现，垂愿周普，三途而有苦皆除。愁惧者悉使清凉，（缺）依（缺）怙地藏，凝然性相，浩尔慈悲，济悯深恩，澄涵□智，明惠灯而九幽解脱，洒法雨而六趣超生，妙力罕穷，序载难□，慈云覆荫，甘露沐沾。皇帝之运祖遐延（缺）侍中之勋德宏溥，司空寿山耸峻，福海渺祢，并邑（缺）

）不 失崇（缺）盛。爰自虎符之贵，伫迎龙节之荣，渥泽汪洋，□名焕赫。郡夫人婺星禀秀，女曜锺仪，珠玉之貌恒春，松〈杠圭〉（缺）大郎君小郎君，原积庆，雁序联荣，长承膝下之欢，宛绍宗中之瑞。六亲眷族，悉利胜缘，九元祖宗，咸升净域，处（缺）□迹（缺）预文斑，恭倍佐寮，趋事旌，虔奉严命，令纪星时，惭鳧胫之短才，非鸡窗之澳学，濡毫悚愧，述记不周，乃为（缺）

华龕紺殿，玉砌金基。三身贞像，十地真仪。雕琢工妙，彩绘师奇。慈风适畅，惠日融辉。飘荡恒□，照临愁悲。九幽解脱，六趣超离。法雨沾洒，甘露霏微。资福无量，功德难涯。

大唐天成四年太岁己丑十月日记。（《金石苑》二）

### ○敕赐光福地碑

南州列刹，西浙称雄。鹫岭开基，地拓乌陀之古迹；薨彻汉，天连青琐之遗宫。昭明屹构乎报恩，昌国峥嵘乎永福，高并则夹持两戍，孤悬乃特才延馀村。法护伽蓝，晋周团营威震；形图阿堵，梁僧繇绘像辉腾。远溯六代之宏规，近覩三朝之画壁，巍乎瞻仰，翕尔皈依。顷罗数属劫灰，福延净土，风霜剥础，几回玉斗周天，瓦砾堆，空想金绳界地，翳丛林之炳若，鞠茂草以凄其。恭遇皇唐幸兴梵遇（缺八字）於西昆；白马驮经，乾竹秘传於南那。法轮日转，昙舍星罗。仙李垂英，周柱现函三之玉相；优罗结蒂，汉庭飞丈六之金身。顾兹遐陬，均沾洪造。禅宿住持黄蘗，契缘辅弼裴公，定力圆通，慧光方便。上乘洞彻，叙湛寂於毗卢；象教流行，示庄严於法界。乃经乃始，既美既完。曩罄家资，舍宅而真如鼎建；今宣朝敕，赐颜而光福涣颁。作镇一隅，永图千课。（《湖州府志》）

### ○本愿寺铜钟铭碑阴

皇唐开元十七年，此寺都维那慧仙□□厥谟□寺众及邑□清信士等，同□□方，为国敬造神金之钟，以十九年二月八日铸成。其秋七月上旬，钟楼亦就□廿六年□□景寅春三月十□日□碑方建。凡诸布施，并刊□□□以为不朽，而传来□也。（《常山贞石志》九）

### ○化度寺僧海禅方坟碣

大唐化度寺故僧海禅师，年六十有六，俗姓刘，绥州上县人也。永徽五年十一月八日卒於禅众，以显庆二年四月八日於信行禅师所起方坟焉。显庆二年岁次二月廿五日癸未书。（《十二砚斋金石录》）

### ○唐造像碣

（上缺）救沈溺於爰（缺）功德，孰能预於此。今有果毅（缺）基等跋涉砂磧，效节边垂，（缺）云，积悲心於万里；交河泪下，忽□思于百年，遂鳩

集合营，敬造（缺）□并尊像等，剞劂雕象（缺）人（缺九字）艺（缺）营主（缺九字）作（缺）迂忠叶（缺九字）元盖（缺）立义叶（缺九字）明德（缺）司兵刘（缺）司田王（缺）众（缺八字）觉道（缺）天（缺五字）日（缺）（《西域水道记》三）

按：此碑有武后所制字，当为天授中刻。

●卷六十四

☆阙名（十二）

○大唐故齐府功曹参军尹君墓志

君讳贞，字善，京兆人也。岳灵降祉，勤王之绩已宣；神气凝精，大道之风斯闻。长源派其余烈，盛德蕴其家声。七世祖景，魏侍中；祖游洛，随观城令；献纳九重，貂蝉光於七叶；弦歌百里，政绩最於一同。君早擅英声，夙令望，志存夷简，性尚恬虚，淡矣无为，萧然物表。但以时逢昌运，官不遗才，遂礼盛九征，荣高五聘。贞观初，乃应齐府辟，屈节於功曹参军。俄而辞疾去官，从其所好。於是栖身庑下，晦迹尘中，开通德之门，居全节之里。绅攸仰，遐迩挹其雌黄；雅俗所归，中外酌其淳素。君心存爱敬，情笃友於，事不愿从，遂缠痼疾；时不我与，以至弥留。悲夫！天地不依，与善无效。长生之药，祈王母而莫从；反魂之香，想汉皇其何远。粤以廿年五月十四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五。伤哉！摧领袖於人物，坠模楷於乡闾，遂使里相悲，远近同恨。呜呼！文鱼旦跃，空见於衔哀；绿笋晨抽，徒闻於凄恻。荒凉原野，寂寞阶庭，无复池台之游，遽瞻松贾之列。其月廿九日，殡於终南山，礼也。前对莲峰，冠紫微而独秀；还瞻魏阙，干青云而直上。左临元灞，右望浊泾，萦带郊原，沃荡云日，实神游之胜地也。既而灵而肃路，祖奠凝庭，长风晓哀，鸣笳夕引，薤歌凄而入汉，素盖飘以抟空，白马徘徊，朱旒委郁，掩松扃於文石，窆玉质於白楸。恐舟壑之屡迁，惧市朝之数变，故勒铭於泉户，庶休烈之永传。其词曰：

灵岳降神，翔云入候。九列既显，五千方授。功高前古，德流遗胃。世济不殒，惟灵挺出。兰薰雪映，金声玉质。情深孝友，性敦闲逸。屈节从命，委质名藩。匪荣黻冕，养疾丘园。光华掩谢，令问空存。白紵敛维，华解馭。佳城永郁，夜台何曙。贞石既刊，芳尘是著。（石刻。《关中石刻文字新编》三）

○大唐故荆州松滋县令汤府君妻伤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姓伤氏，讳大妃，京兆县人。其先受氏於伤琳，得姓於汤武。父薄俱，随怀远公、成州刺史。夫人即刺史之长女也。幼而贞洁，少而明敏，年才二八，即适汤氏之门。卷耳之行早闻，昏定之文先注。以大唐永徽二年正月四



日卒於醴泉里第，春秋八十有二。行路悲叹，亲识流泪。即以其年正月十五日葬於长安县严村之左。乃为铭曰：

贤哉哲妇，孝矣难同。长埋玉体，永坠花红。孟母之本，令姬之宗。如何元鸟，丧此名龙。（石刻）

○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赞，字相，并州太原人也。幼镜长明，流五弦而清八表；巢姜启瑞，光四履而藺三贤。是知积善资於灵根，凉腾芳於方叶。唯公丘园晦迹，邻濮水之高踪；严肆韬英，追下帷之逸轨。孤标物外，负绝俗之姿，包逸群之量。天长地久，人口盈虚，隙驹难留，藏舟易远，晋膏沉，秦使虚归，齐媵缠疴，卢人远迹。公禀寿有期，延於大渐，於大唐永徽三年四月二日终於邻德里。夫人姬氏，资上德之淳休，禀中和之灵粹，承八百之余庆，系三五之元宗，阐四德之清风，含七隆於丹羽，参芽女而并驾，与陵母而齐驱。宜享遐龄，永隆景福，岂其遽疾，暨乎大渐。西山五色，空闻魏後之词；东谷十技，终阙楚臣之术。总章元年九月五日终於长安里第。贞凤奉口规，幼承柔训，诚单地义，孝尽天经，覩春露而光哀，感寒泉而迴绝。粤以其年九月廿八日，合於芒山平乐乡之原，礼也。丹旆扬飙，指芜城而响切；灵而肃驾，望蒿里而栖凉。入龙剑於邢峽，掩鸾镜於滕室，虑陵谷之俄迁，差海田之遽贸，式题贞石，永赞芳猷。其铭曰：

千龄挺秀，万叶飞荣。五弦流化，八表腾清。维公禀质，理照韬形。损之又损，辞口工盈。（其一）

德超终古，光泽无疆。公荣天邑，积口余芳。夫人贞则，闺风自扬。四德弥厉，六行克彰。（其二）

二龙邢〔峽〕，双鸾滕室。万古留名，三年白日。乌思含悲，松表荡栗。勒芳贞石，天壤永毕。（其三）（石刻。《芒洛冢墓遗文》上）

○大唐蜀王故西阁祭酒萧公墓志

公讳胜，字元寂，东海兰陵人。梁中宗宣皇帝之孙，太尉安平王周柱国岩之第十三子也。丰谷雕云，腾三杰於星汉；金陵王气，轶五马於天枝。爰自绮年，已膺茅社，封为宜阳侯。俄而青盖云归，咸阳起布衣之叹；农声不隕，高辛（缺五字）随授散骑郎，皇朝为上轻车都尉、蜀王西卜祭酒。□□质虚元，立操贞白，学综书府，文藹词林，乍畜铢纨，脱落尘滓，□物我於临濠，照空有於虚室。龙宫之旨，无以（缺五字）之□，自足符其想，信圻岸之金碧，为羽毛之麟凤。然而过鸟忽惊，悲鼠藤之何促；隙驹俄谢，怨驹俄谢，怨鹤林之已空。春秋七十有四，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遽疾，薨於万年县之崇义里。即以其年岁次辛亥八月壬戌朔廿三日甲申，窆於万年县宁乡凤栖之原。呜呼哀

哉！山可移兮日难系，海成田兮川而逝，因宝宇於穷泉，振芳声於来裔。其词曰：

楚国琴响，秦时故侯。寂寥下位，栖迟一丘。情涵水月，心泛虚舟。持莲淤尽，援桂芳留。人事超忽，生涯浮脆。溢露销津，翻霜蒂。夕阴先下，泉扃早闭。长夜不追，悠然来际。（石刻。《绩语堂碑录》乙）

○大唐太子左卫杜长史故妻薛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瑶华，河东人也。绵宗贵烈，叠照绅之林；胜躅殊声，累冠高华之秀。并光史，咸振谣，近懿今芳，可得而略。曾祖胃，大量卿、刑部尚书、内阳文公；祖猷，工部侍郎、泉、资、定、陇四州刺史，赠供州都督、内阳穆公；父元嘏，通事舍人、朝散大夫行益州晋源令；或材挺国桢，或誉标时彦，英明相纒，璵玞代袭。夫人诞灵鸿族，育彩琼田，幼资神颖，长而懿淑。太子左卫长史上轻车都尉京兆杜延基藉望清华，声芳宇县，求我令德，宜其室家。夫人展礼惟勤，荐虔诚於藻；承夫思顺，终克谐於琴瑟。羨柔芳於懿戚，溢惠雀於中闺。蔼蔼嘉声，杂红兰而洒馥；亭亭洁操，鉴皓月以分晖。既而朝露易侵，惨沈疴之遽积；隙光遄从，怆宵簟之俄空。以显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遘疾卒，时年廿六。粤以三年岁躔戊午十二月一日己酉，安措於少陵之南原。想音容之未遐，叹居诸之骤易，感人神之方广，痛显晦之悠隔，嗟凤去而声销，怅鸾沉而影寂，阅殊美於柔翰，寄余哀於贞石。其铭曰：

舄奕高门，蝉联遐祉。虹圭交映，文轩叠轨。效功垂德，飞芳擅美。照灼清猷，纷纶细史。（其一）

余庆是袭，载诞淑灵。温仪粹行，玉丽兰馨。动容中轨，敷辞有经。浹华邦族，饫美闺庭。（其二）

始晖朝景，行悲夜壑。月掩娥沈，星潜婺落。露凋芳秀，霜摧艳萼。潘悼已深，荀伤可度。（其三）

灵轩凤驾，素幌晨空。霜涂咽泣，晓免锵风。幽扃杳蔼，寒野蒙笼。千秋已矣，蓄恨何穷。（其四）（石刻）

○大唐故驸马都尉卫尉少卿息豆卢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逊，字贞顺，河南洛阳人也。太祖武皇帝之外孙，太宗文皇帝之甥也。原夫星街北镇，气雄高柳之乡；日域东临，威震扶摇之表。及（又）祥分玉板，运圯金行，盛王业於雀台，肇霸图於龙塞。辞燕入魏，既得姓（缺四字）北祖南，遂成功於翼主。故得门传戈鼎，业擅缙图，已宏散以孤征，总□□而（缺四字）史册，可得言焉。曾祖通，洪州总管、沃野公，谥曰安。道济风云，德（缺十三字）鹿於朱，落鸣乌於玉辇，百僚既肃，共仰金（缺十三字）祖宽，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行岐州刺史（缺五字）国公，赠

特进□州都（缺四字）海岳擒灵，辰象提气，风格沉肃，凝映士林，局量宏深，罔罗天宇。齐□□而（缺四字）传而并驰，荣数极於生前，缛礼繁於身后。父怀让，驸马都尉、尚辇奉御卫（缺四字）〔太〕府卫尉少卿。地望高华，音容韶令，家延帝子，室茂王姬，同游剑水之龙，独跨□□之凤。君即卫尉第三子也。亲长沙长公主，□〔珠〕台於婺象，分玉种於蓝田，（缺五字）朝光以动色；彩澄飞月，凝夜景以含□□□日称异，髻初表嶷。爰从戏马，即（缺四字）材，肇自乘羊方宄，河东之美岂亡。杨乌早岁，独茂重元；元凤夙龄，亟工柔□，及〔悲缠〕集蓼，痛结匪莪，标气就沦，卜曷阴□殒，虽年代浸远，凤枝之恨罔渝；苴缀外□，□露之性尤切。至若教成断纬，业就离经，笔海浮天，镜璇波於岳；谈丛丽日，教（缺四字）林。加以族茂燕垂，气凌河右，弓开明月，碎密叶於杨棚；骑转浮云，散轻尘於楸埒。故得荐绅属望，披薜驰心，犹决羽之弹丹禽，若涓滴之归沧海。岂渭寒风晓拂（缺四字）桂於初华；繁霜夜零，剪庭芝於方秀。呜呼哀哉！粤以大唐显庆四年四月十七日卒於雍州万年县之常乐里第，春秋一十有七。即以其年太岁己未八月乙巳朔廿八日壬申，迁窆於万年县少陵原，礼也。君以膏梁景族，懿戚豪家，生平钟鼎之□，□□簪裾之会，而天资澹雅，性与谦恭，无累烟霞之心，自得风尘之表。惜其英姿（缺四字）於明时；盛德芳华，已沦於厚窆。长沙主□□玉之□沉；痛掌珠之永碎，□为牛眠托葬，薄谢鸱鸢；马鬣开封，竟资蝼蚁。故（缺十五字）照□乌，见滕公之白日；泉飞圭鹤，芬陆子之阴（缺十一字）夕转，寒□拥而嘶马，秋风惊而楚□，惟桑田之方易，惧舟壑（缺七字）元扉，□□猷之永扇。其词曰：

地隔紫蒙，星分柳塞。山川响，风云么暖。（缺六字）匪昧。上谷辞燕，中山入代。二公垂绩，一敷前载。就日标华，浮霄引概。卫尉含章，芳声间起。职移井棘，花飞李。门庆斯来，笃生君子。玉瑛方润，壁山齐美。笔海鲸分，词林凤峙。日乌空落，蕃羊拟。谦恭神授，孝友天成。烟霞自重，戈鼎攸轻。方游星阙，奄泉扃。将华落蕊，方秀摧荣。百身何赎，千祀徒名。怅引秋虫，担飞暗翼。画柳朝引，素骐夕急。荒陇沈晖，寒郊寡色。□□遽返，归魂何极。空余素范，方标懿植。（石刻。《金石续编》五、《金石萃编补略》一）

### ○大唐功曹参军梁君故夫人成氏墓志

夫人讳淑，雍州渭南主簿第三女，成肃公之後也。原夫激澜姬水，架瑶篚於崇宗；分组汉京，晰银章於华棘。曾祖璨，随任济州东阿县长；祖贵，唐任豳州永寿县令；咸以芳浹五陵，飞云柯以切汉；声雄百里，曳花绶以交轩。夫人承姿洛月，诞魄巫云，温淑凝怀，幽娴协操。室善中积，交百两而妻高阳

；宫鏘外昭，腾六行而嫔通德。孰谓奄捐潘簟，随宝婺而沈星；溘谢秦楼，伴金娥而上月。春秋廿有二，以麟德元年十二月二日卒於隆政里第。呜呼哀哉！即以其月十一日，殓於终南山便梓谷之阿。乃为铭曰：

贤条吐秀，冤路扬声。三纲绚美，四德凝贞。嫔则凝闱，闺我明。降年不永，颓日遽倾。秦楼黯照，□宇沈形。风催晓九，雾卷晨旌。路迷□野，地没泉扃。斯今勒琰，终古芳名。（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七）

### ○大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

君讳兴，字文起，南阳西鄂人也。汉太史衡之胤胃。昔灵表西丰，留侯建帷幄之策；星移东井，常山兴缔构之功。或师范万乘，照彰图藉，光临千里，焕炳缣緌。异动三台，识司空之忠列；吟谣两穗，表太守之仁明。奕叶簪裾，蝉联圭组，规矩重叠，代有人焉，缅究遗编，可略而言矣。曾祖，魏冀州信都县令，弦歌不奏，美化洽於一同；鸣琴詎张，仁风清於百里。祖虎，周太仆寺主簿，才能干济，智略强明，寻见辟除，转授瀛州河间县令。父才，隋扬州江都县丞，辅弼风规，俗流清化；赞导名教，邑致歌谣。君胤系高华，等琨吾之良剑；箕裘纂组，若青丘之祥鸾。义烈因心，未资於典籍；忠良天纵，不假於规模。崇有道之林宗，慕无为之李耳，名利之所不拘，荣辱之期混一。弓旌不应，羔雁无移，道契虚元，性符高尚。纵寂寥而赏趣，持澹泊而怡神，志道研精，非邀鼎食；穷微尽要，詎徇轻肥？得性琴书，吟啸烟霞之表；时谈物义，进退木雁之间。妙款荣期，高符黄绮，时游三径，乍抚一弦，以道义而为尊，轻蝉冕而非贵。探蹟幽隐，迴迈庄惠之机；致远钩深，遥钳黄老之趣。想秦晋之有匹，见潘阳之代表，遂婚於辰州溪县令汉阳赵徽之女。幽亲婉

[A148]，中馈聿修，懿淑温和，母仪庭宇。君纂业成劳，遇扬雄之痼疾；淫书作瘵，遭皇甫之沉疴。气拥膏肓，疾缠腠理，属华他而不，见扁鹊而无瘳。以贞观廿二年七月廿七日卒於私第，春秋六十有二。夫人赵氏，卒於永徽四年，春秋六十。粤以龙朔元年岁次辛酉十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合葬於故邳城西八里，礼也。面平原，背漳浦，左带芜城，右连林麓，刊兹元石，纪以清徽，勒彼鸿名，光斯泉户。庶使青山为砺，表盛德而弥芳；碧海成田，阐嘉声而不泯。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规矩重叠，圭璋代映。三台表异，两歧兴咏。人伦楷模，绅龟镜。百代逾芳，千龄弥竞。道合幽元，性符林壑。迹齿沧波，名流台阁。贵不充讵屈，贱不殒镞。思巧雕龙，光逾刻鹤。有谓升堂，相期入室。帷薄犹空，繁华未实。倏忽不幸，咄嗟已失。一棺犹闭，万事长毕。苔堯垄首。丽{山施}山足。露销草翠，风飞树绿。元门一掩，寒烧无旭。私壤式题，贞芳载烛。（《安阳金石录》三、《金石萃编补略》一）

○大唐故张君之铭

君讳对，字怀玉，南阳白水人也。祖贵，朝散大夫；父素，身有勋官，潜居白屋。惟君积善余庆，始验无征，构疾一宵，遂殒私第。粤以光唐乾封三年岁次戊辰正月乙酉朔十七日辛丑，春秋一十有七。即以其月二十五日，殡於龙门西平原，礼也。恐陵谷迁变，沧海成田，勒石泉扃，传芳永久。（石刻。《金石续编》五）

○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并序）

法师讳法灯，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孙。高祖昭明皇帝，曾祖宣皇帝，祖孝明皇帝。父，梁新安王，随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史侍郎，皇朝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赠司空。崇基茂趾，国史家谍详焉。法师即太保第五女也。年甫二八，□行四谛，膏泽无施，铅华靡饰。精诚恳至，慕双树之高踪；童子出家，殊柏舟之自誓。具戒无阙，传灯不□，姊弟四人，同出三界。花台演妙，疑开棠棣之林；成等至真，还如十方之号。岂□□轮才转，道器先摧，以总章二年十月五日迁□於蒲州相好寺，春秋有九。权殡於河东县境□。永隆二年岁次辛巳三月庚午朔朔廿三日辛卯归窆於雍州明堂县义川乡南原，礼也。恐陵谷贸迁，田海变易，式题贞础，用纪芳猷。乃为铭曰：

丞相辅汉，司徒佐唐。功格天下，奄有大梁。暨兹令淑，爰慕武皇。家风靡替，法侣成行。慈云比影，慧炬传光。中枝犯雪，小叶摧霜。未登下寿，忽往西方。一超欲界，千载余芳。（石刻）

○大唐故左亲卫裴君墓志铭

君讳可久，字贞远，河东闻喜人也。祖，卫尉少卿、邢州刺史、翼城公；父居业，梁州都督府司马。君擅美蓝田，虹光绚彩，标奇渥水，龙友呈姿；见赏通人，知名先达。选补国子生，俄转左亲卫。既而魂惊大梦，运迫小年。夏首西浮，徒切思归之望；邯鄲北走，永绝平生之游。咸亨三年七月廿八日遘疾，终於襄阳，春秋廿五。粤以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丁巳朔廿九日乙酉，窆於京兆之朱坂。其铭曰：

卿相旧门，公侯子孙。荷戈运否，离经道存。佳城俄寂，夜台宁晓。独有仙禽，空游华表。（石刻）

○唐孝廉张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庆之，字仲远，功曹府君之第三子也。仪形简秀，风神峻整，引羲望於胸怀，转山泉於襟袖。泛览流略，尤明《左氏》。州辟孝廉，不赴。烧金未救，梦珠征祸。春秋有二，以唐之咸亨四年十月十七日卒於家。以大周天授之三年正月六日，与妻京兆杜氏同改窆於安养县西相城里。君孝友之行，冠绝等

夷，仁恕之情，超迈群辈，而伯道不嗣，仲宣无後，彼苍者天，孰云报施。援翰雪泣，用铭幽础。其词曰：

山以玉晖，水因珠媚。我有明哲，蒸蒸匪匮。彼美仲兮，其心贞愿。赠琼化泣，舟遂远。汉流东注，骄岫西盘。棣野风急，原日寒。扣棹遣车，惟兄惟弟。谁云不痛，永绝遗体。（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

○大唐故韩君之墓志

君讳宝才，长安人也。君德行著於乡间，物义芳於邻里，不谓天降疴疹，渐加困劣，名医频疗，曾不见瘳。忽以咸亨四年岁次己酉十月朔廿九日卒於京城怀德之第，春秋七十有三。遂以其年十二月九日殡於京城西布政之上严村之左。恐年代迁移，坟将雕落，勒兹玉琬，以记其处。乃为铭曰：

然君孝行，莫不恭顺。生前著芳，没後留润。（石刻。《金石续编》五）

○□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景之，字仲阳，功曹储君之第二子也。沈默少言，博涉史传。每慕於陵仲子之为人，好稼穡，乐名教，家无担石之储，晏如也。不应州郡之辟，专以琴书自娱。春秋卅有四，以唐之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子峤，志学而孤，俯逮成立，天不悔祸，俄随怛化。嗣孙逊，岁在垂韶，奠酌攸托，厘孀藐，递相凭附。固乃哀缠中外，痛伤心目者焉。余与晦之以为小年虽遽，大暮同归，松城合兆，蒸蒸有寄。乃以大周天授之三年正月六日，改卜先坟於安养县之西相城里，移诸兄弟并窆於新莹之内。青乌效吉，白楸速朽，惟《尧典》与《孝经》，共天长而永久。乃为铭曰：

念彼生涯，循兹怛化。川有阅水，日无停驾。共惜小年，同归大夜。令范将烟霞俱远，仪型与炎凉并谢。痛万始之不留，独泛澜而长。（石刻）

○王君讳留字留生墓志铭（并序）

君讳留生，太原乔之裔也。斯乃背符志海，记悬津，餐五云於清朝，吸三晨於暮景，自可驾鹤游金阙，乘鸾鹄玉京，践远祖之遗风，习家崇之至道。何期五芝不效，九转无征，去咸亨五年正月廿五日卒於里第，春秋七十五。权窆於刘村西，以地多磐石，下涌清泉，遂以其月五日改坟於伊杨村西一里，与夫人张氏合葬，礼也。恐田改碧溟，岸移丹谷，敬题元础，永播芳尘。其词曰：

猗欤王子，允矣淑人。体道高尚，味重悬津。修福无效，奄致倾沦。（其一）

名价寂寒，风云萧索。月照孤垄，云愁绝。一化今古，千秋杳漠。（其二）（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八）

○净土寺西院故大德禅和尚塔铭

大师俗姓张氏，太原人也，讳修法，白□英灵，孤范独秀，久学经论，陶

炼精博，识幽洞微，朗鉴无碍，忽弃浮生。□世如电。开元年中，於东都同德寺花严大师门下禀学，其时归心如蜂蚁众，得意志如麟。吾师曰：“言即无言，说是无说。”廓然大晓，顿会真如，颜异於群，镜心秋月。吾师印曰：“堪为人师。”後毕麟角於天宝岁。巩县耆老，净土纲维，王城咨迎，降斯开闡，於廿年广论心地，供养无缀，来如雨花，授学门人，去信情任。值安使狂悖，谋叛中华，大师悒言曷逢乱世，身瘿苦腹，知世去流。乾元四年十月廿九日夜，俚然坐化，寿算僧腊，繁不能述。但智德等稚童之年，亲蒙训诲，披衣剃发，皆师诣踪，碎身殒躯，酬恩未足。属荒世俭，子父相屠，荏苒之间卅余载。今四方清泰，岁稔时丰，若不罄舍浮财，生居幻景，峻岑南面，崇造偷婆，嵩少目前，清洛傍带，良工磨琢，用答洪恩。乃为铭曰：

大师灵骨，凡何识知。广博经论，实难匹之。心源泉洞启，渤同漪。幽鉴无滞，世伦叹希。琢磨刷炼，锤光进飞。（石刻）

按：此碑末行题：“弟子上座智全、僧澄、真撰、义嵩、宝珍。”是僧澄、真撰皆弟子名，非撰文人也。

#### ○大唐故亡宫六品墓志

承芳兰蕙，禀性松筠，族茂五陵，望雄六郡，嫔风早著，柔范夙彰。粤以良家，言充永巷，盘龙明镜，契元鉴於灵台；回文绮机，荷巧思於神府。春秋六十，以仪凤四年十月二日葬於城西，礼也。其词曰：

驰晖周隙，阅水惊川。一辞明字，永穷泉。陇寒霄月，松深曙烟。唯余令范，千载攸传。（石刻。《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三）

#### ○大唐故秘阁历生刘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守忠，字高节，楚国彭城人也。原夫元圭锡成，扰龙所以命氏；金刀发彩，屡蛇所以握符。况乎派别五宗，□□源而不测；枝分再命，播神叶而逾芬。其後雄才接武，扬蕤□国；逸气成章，镜华七子。曾祖和，秀映嵇松，彩韬潘璧，得粹旨於濠上，靡辍逍遥；猎元风於柱下，无希宠辱。祖延，随西平郡化隆县令；父捧，杞王府记室；或驯翟舞鸾，敷恭阜之良政；或玳簪珠履，侍楚赵之英蕃。君秀气资灵，元精毓粹。才登羈岁，即蕴黄中之心，未越韶龄，先预元文之赏。既而凝神图史，沥思缁油，步七耀而测环回，究六历而稽疏密。精通五剑，有薛蜀之高风；诺重百金，负季布之奇意。虽复用存过俭，居满诫於宥卮；施而勿念，并寡符於《易》象。而福善茫昧，神涂超忽。临溟激水，翻阅逝於黄陂；披雾观天，遽闻倾於赵日。粤以咸亨五年七月廿一日遘疾，终於崇仁里第，春秋卅。即以其年岁次甲■八月壬寅朔十三日庚寅，迁窆於高阳原之旧莹，礼也。元子志诚惧夜舟之移壑，忧桑田之变海，勒翠琰於元泉，俾风徽而斯在。其铭曰：

上哉神叶，□矣灵条。分枝炎汉，锡胤伊尧。白珩紫绂，金螭华貂。累践□□，代蹶清飙。（其一）

爰挺若人，是称奇俊。雕ひ绣，琼敷玉振。□□括羽，莫窥墙仞。水镜成姿，徵高飞韵。（其二）

西景骏驱，东川□□。潘发未见，滕城奄袭。楸垆月寒，松；露泣。仪形可泯，徽猷靡戢。（其三）（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八）

○大唐故瀛州□城县令宋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

粤若二仪伊始，灵坤於是育万物；雨气聿初，太阴以之调四序。降三才之秀，人道尊焉；含四德之华，母仪先矣。上则处胎施教，文母之雅范高驰；下则徙里求仁，孟母之芳猷远举。其有流谦上善，垂母训於千龄；禀度中和，成母师於一代，当仁有属，其在夫人者欤！夫人讳□，字□，本北海剧人。上叶从官，徙居弘农湖县。十代祖，晋龙骧将军。自运正玠，鸣萧大麓□野；功斑石，分茅太昊之墟。凤凰於飞，建千乘於沧溟之曲；鸿鹄耸志，悬三刀於碧落之前。国史详焉，可略而述。祖询，邵州司法；父机，朱阳主簿；并璋令望，廊庙奇才，骥伏小藩，龙盘下邑。夫人含章挺粹，骊川凤穴之祥；禀秀资灵，月宇星津之庆。自移天景族，对君子而如宾；履顺中闱，奉慈姑而展孝。德音无父，谢阁逾清；慈训有方，曹闺已肃。加以凝神妙有，睿想色空，剑断邪山，梁通法海。金文演说，引花线而增诚；宝塔庄严，解珠璣而不倦。方期辅仁可怙，求宝遐龄，而藏壑难留，俄悲大夜。以永淳二年正月三日终於私第，春秋七十六。以光宅元年十月廿四日合葬於衡山旧营，礼也。子守元、守敬等哀深陟岵，痛极风枝，叩地无追，号天罔诉，遂乃图芳纪德，勒石镌金，庶存不朽。乃为铭曰：

若水延庆，姚墟降祥。有妣之後，将育於姜。仁基峻极，德派灵长。茂实不坠，遗苗克昌。（其一）

载诞温柔，降生仪令。玉润牟质，兰芬比性。内范肃恭，中规雅正。韶望允属，德音斯盛。（其二）

天道反覆，神理虚盈。黄泉郑遂，白日滕城。草生马鬣，尘飞鹤莹。图芳篆懿，勒此丰铭。（其三）（《绩语堂碑录》）

●卷六十五

☆阙名（十三）

○大唐故辰州辰溪县令张君墓志（并序）

君讳仁，字义实，南阳西鄂人也。粤若祥禽翊景，襄城参问道之游；瑞兽授图，天幄于圯桥之册。博通群籍，对亡书於鼎川；识洞幽微，辩孽神於璜浦。曾祖嵩，隋贝州清河县令；祖生，沙州录事参军；父宽，禀性清虚，不希荣



禄。无为战胜，赋潘岳之《闲居》；空观坐忘，咏嗣宗之襟抱。遂使扬雄寂寞，不谢卿相之尊；梁竦清高，耻从州县之职。惟君传钩袭庆，落印开祥，龙节孤标，韵黄钟於《谷》；凤条危耸，韞白雪於朝阳。隐隐词降，滔滔学海，孔仞成半丘之土，黄陂为尺畎之流。爰自弱龄，光兹筮仕，解褐任太仓丞。秩满，迁辰州辰溪县令。涵斗大鼎，享小鲜於一同；舞鹤清琴，播弦歌於三善。冰壶湛照，水镜凝清，戒三惑於机前，铭四知於座右。日者南中逆节，徼外亏恩，聚余孽於，照明燧於包满。以君文武兼备，奉律龚行，师不逾时，殄兹凶丑。是用授公上护军，特加优锡。然则绛灌英雄，下车惭抚字之术；v密佳政，扬麾乏御侮之功。兼而有之，实惟君矣。鸿渐於陆，希参鹤鼎之荣；鲸波不留，遽兆梦鸡之衅。以仪凤二年八月十日，春秋六十有二，卒於辰州辰溪县官第。以调露元年十月廿三日，葬於高阳原。惟君忠孝稟矢，仁义成性，芳流桂岳，泽润兰泉，滑稽皋朔之群，藻绩卿云笔。既而青■锷，白玉沦光，勒芳徽於元壤，将地久兮天长。其词曰：

孕灵轩系，命氏星弓。珠胎产月，玉浦晖虹。龙生瑞渥，凤下猗桐。彼美之子，实代之雄。诞秀公族，毓粹卿宗。乃文乃武，出孝入忠。丹青国化，干蛊门风。敦诗复礼，善始令终。v密清政，仁洽道丰。采缙春秀，鉴明秋。学摛垂帷，才优闾市。文峰千仞，词澜万里。繁露蛟申，谈元凤峙。南乡金玉，西岩杞梓。日薄崦岫，波惊地纪。与善无实，梦妖斯口。风结松郊，云愁陇趾。缕芳徽於泉户，庶无味於年祀。（石刻。《唐代墓志汇编·调露一七》）

○大（缺四字）都督上柱国□□郡开国公孙管真墓志

讳真，城阳人也。显庆四年八月廿日终於私第，春秋卅有二。以调露元年十月十四日收骨，於鸱鸣埠禅师林左起塔。（石刻）

○大唐故大都督王府君夫人禄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禄氏，嫡於太原王善相之妻也。若夫鸿源迴派，与四渎而方深；积构崇基，将五岳而齐峻。芳苗盛胃，代袭簪裾，奕叶光华，足可言矣。乃祖乃宗，蝉联继踵，誉标朝野，谋略有闻，奋气横冲，英雄烈炽。惟公稟灵清干，夙著勋资，少事戎行，久陪营阵，先沉痼瘵，久奄黄墟，作配双魂。早婚禄氏夫人，粤以永隆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贤之里，春秋七十有七。即以永隆二年二月九日合葬於京城南洪固乡界韦曲之礼也。孤子□等痛伤脾胃，切甚心肠，惧陵谷有迁，式旌不朽。其词曰：

邈矣华宗，崇基峻极。嗟乎盛德，俄逾晷刻。夫人淑姿，奄倾遄电。四德久传，六行斯见。（石刻）

○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乐法师墓志铭（并序）

法师讳法乐，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孙，高祖昭明皇帝

，曾祖宣皇帝，祖孝明皇帝，父，梁新安王、随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史侍郎、皇朝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赠司空。赫奕蝉联，编诸史谍，芳猷盛烈，可得而详。法师则太保之长女也。勤恳之节，乃自幼童；元妙之体，发於岐嶷。年甫三龄，归诚六度，脱履高族，落发祇园。既而禅室沦精，羈象心而有裕；法场探秘，蕴龙偈而无遗。觉侣攸宗，真门取范。而念想云促，景落须弥之峰；福应斯甄，神升兜率之殿。以咸亨三年九月十九日迁化於蒲州相好之伽蓝，春秋七十有四，权殡於河东。以永隆二年岁次辛巳三月庚午朔廿三日辛卯归窆於雍州明堂县义川乡南原，礼也。恐松难固，柏棖终亏，式镌贞石，用勒芳规。乃为铭曰：

华宗袭庆，宝系承仙。爰诞柔质，归心福田。功登十地，业赞三天。神游法末，觉在童先。喻筏俄舍，慈舟遽捐。幽扉永晦，雅誉空传。（石刻）

○大唐故幽州范阳令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

夫人讳檀特，字毗耶梨，京兆杜陵人也。神皋华实，总陆海之纷敷；巨派灵长，控八川之泱泱。珠光集乘，已闻贤之谈；金气冲乎，实重圣人之道。貂蝉之美相继，兰菊之芬不绝。夫人魏太傅郟襄公之曾孙，周内史京兆尹河南公之孙，随尚衣奉御舒国公之第二女。休少阴之精，苞太和之灵，佩张《箴》以自勸，拥曹《诫》以飞馨。神彩嶷然，英姿独茂。庭前白雪，得飞絮之奇情；琴里清风，知绝弦之下调。年甫十五，归於随尚书左丞国子祭酒宏农杨汪第五子幽州范阳县令政本。河魴之美，乘龙之庆，休祉冠於二门，荣耀覃於九族。足不妄动，用遵珩佩之声；口无择言，必叶诗书之味。然而四节流迈，百龄飘忽，如宾之敬不居，远客之游斯尽。卅有几即丧所天，独处，哀哀长疚，抚衾畴而叹息，望闾阖而洞开。仙草十洲，反魂之语徒说；庭梧半死，余生之望几何。粤以永隆二年八月一日终於永宁里，春秋七十有四。即以其月十八日窆於雍州明堂县义口乡，礼也。恐双龙有会，将申共穴之仪；驷马长鸣，无复佳城之记。式镌金石，用播兰荃。其词曰：

英英之秀，灼灼其芳。家承钟鼎，德润璋。女仪闲淑，母范妍详。地宣六气，天回二光。龙孤剑没，鹤寡琴亡。长终帷縞，永绝穹苍。余生可见，奄逐徂光。薤音凄啜，松路虚凉。勒金声与玉质，固地久而天长。（石刻）

○大唐故朝请大夫张君墓志铭

君讳懿，字万寿，清河人也。昔玉耀南辉，抗炎精於翠凤；金钩西庆，肇昌绪於灵禽。或辅翼攀龙，创蟾丸於汉日；或飞荣总秀，捧雀环於晋朝。父绪，随任汾州户曹参军。质秉圭璋，心苞公竹。堂堂张也，未足标其美；懔懔志也，秋霜讵得比其威。释褐蒙授朝请大夫。观国观光，筮仕之期才邁；梦楹梦奠，止隅之衅已丁。先薨於延康斯里，春秋八十，即以永淳二年癸未二月己未

朔十五日癸酉，迁於长安县隆首乡之原，礼也。五百昌期，於斯永谢；三千冥契，即此长归。骼瘞幽垆，无复长安之日；魂收拱木，仍疏京兆之阡。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基裘靡坠，弁窟联绵。投身送款，实乃良贤。不求禄位，养性丘园。月之变改，年随逝川。（其一）

□猷永谢，玉质无全。谁知积善，不复长延。春秋递往，日月句还。令德不朽，历代流传。（其二）（《十二砚斋金石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九）

○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国行司府寺东市署令张府君妻田雁门县君墓志文  
错络缁緌，凭陵缥帙，命氏胥庭之表，得姓皇轩之初。周汉蔚兴，曹马弥盛，或封茅土而列子男，或剪桐而总侯伯。击钟鼎食，纵横於六国之奇；动鸣珂，响亮於二刘之际。衣冠簪纓，可略言焉。祖德家风，则雁门县君也。曾祖达，随魏州冠陶县令，悬车舍仕，灌园自乐。祖文政，唐沛王府大农，器局宏壮，基宇高深，乡党挹其风规，缙绅推其道义。父什善，州三川县令，廊庙其姿，瑚连其质，冰洁其清，玉润其白。岂止临淮朱季，吏敬其威；蜀郡张堪，人歌其惠。固可拟仪嵇，准的黄陂，鸣弦素翟之驯，制锦朱鸾之舞。其县君即明堂县人也。交川降德，龙峤诞灵，端淑为姿，婉柔成性。聪惠明辩，广读诗书，兼善管弦，知音绝代，无嫉无忌，惟孝惟贞。每以鸡曙传音，无不晨而问舅；落鸦沉彩，会晚拜以参姑。内外所以和安，大小咸其无怨，论其妇德，实曰成家。假若张氏修箴，悬知少伴，曹家设诫，定是无般，何烦苦说三从，深陈四德者也。顷以仪凤之岁，出归张氏，一经缱绻，十有三年。当时洛浦亲迎，芝田引驾，双轮转路，五马连珂，烛光将扇月争明，花影共桃蹊竞色。冀与南山比寿，北极齐年，何期积善无征，祸殃先至。虽越人秘术，不救将至之魂；秦媛神方，宁驻欲归之魄。痛芳桃之坠脸，悲翠柳之凋眉，哀只影而无依，叹孤魂而何托。春秋卅有三，以天授二年五月十六日薨於万年县平康坊之私第。呜呼哀哉！哀子承家等悲缠扣地，殆莫能兴，痛贯才门天，杖而後起。一溢之礼，不逾酌饮；三年之丧，情过泣血。其张君远哂王生，违诗不哭；近嗤庄氏，越礼益歌。睹明镜而伤神，对空床而泣簟。以其年六月三日迁窆於城东龙首原长乐乡王柴村南一里，向南与寿春坊路通也。其地北带泾渭，南望秦原，四塞之固，名箸安葬，自无殃柩，必出公侯。於时昼而东送，侍た排进，风云隐其郁彩，蔽日沉其霞影。田歌起颂，行路兴少之悲；楚吹传声，亲戚恨上年之叹。恐日月之深远，防马鬣之荒摧，援立斯题，纪标刊石。其词曰：  
家传烏奕，族茂蝉联。安平五里，宾客三千。朱邸流眄，绿轸鸣弦。霜高白雪，月上青烟。（其一）

飞皇启兆，丹凤来仪。城秘府，薛县多奇。道义胶漆，芳兰被涯。千金白首，一代清规。（其二）

闺门令淑，绮帐流芳。昔闻秦晋，今是潘阳。声同琴瑟，风度筠篁。三星百两，地久天长。（其三）

凤楼绝响，鸾匣沉辉。桂花夕落，薤露朝。白杨风断，翠贾烟归。红颜掩兮陇黑，素质秘兮泉扉。一朝寂寞，万古霏微。（其四）（《绩语堂碑录》癸）

○唐故仆寺廐牧署令兰君墓志铭

公讳师，字光韶，南阳人也。若夫逸□横□，□□九瀛□表，高柳之□，森梢万亩之余。韬映令古，昭彰史谍，其皆联晖篆素，擢颖朝伦，□□□□，克隆华构者，即兰君而已矣。祖达，周车骑将军。鸩□比□，词条郁茂，竟有闻於悲调，何以尽其瑰材。公幼负音节，孤B雅誉，览丘坟於早岁，拾青紫於昌辰。万顷洪波，溢黄陂而沃日；一枝月干，凌郟□以腾芳。风霜之气凜然，岳渎之灵斯在。爰於弱冠，即预簪纓，□任右尚署丞，又转仆寺廐牧署令。或官连武库，器宝邦基，上下挹其谋猷，□□皮其忠孝。渥川汗血，轶千驷而杨銮；玉塞霜蹄，六闲而服皂。屡蒙优擢，□处荣班，荷日月之贞晖，励鹰之劲翮。方当享□天秩，简在帝心，藹元凯之遐踪，骋骅骝之逸足。不谓东流淼淼，龙门之箭不□；西景，乌流之轮莫□。粤以永淳元年岁次壬午七月壬辰朔十七日戊申卒於□善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八。即以其年八月廿四日权殡於邙山之北原，礼也。惟君庙堂瑚连，鼎饪盐梅，信义浹於榆，□用显於刀笔。遂得高风百独运，横丘壑以孤游，频趋魏阙之前，载践□宫之地。既而冲霄坠翼，转九万而无因；纵海摧鳞，击三千而不逮。□□笙竽罢奏，里同悲，池台宛兮未平，窀穸幽兮已闭。呜呼哀哉！□□约□，崩心闻於厚地，血尽於徂晖，惧陵谷之将迁，纪声猷於不朽。□词曰：

源流湛淡，胃绪蝉联。弥纶素谍，晖映青编。文武不坠，簪纓相□。（其一）

奕叶重□，忠贞继踵。与朋唯信，依仁心勇。并蹈清规，终□□□。（其二）

悠哉庆绪，猗欤哲人。风仪独秀，令问惟新。材成杞梓，□□绅。（其三）

东川永逝，西光遽落。萎哲在兹，辅仁奚托。□□云路，先□□□。（其四）

邙山旧阜，嵩里新莹。烟霾拱木，日黯佳城。九□之上，万古□名。（其五）（石刻。《芒洛冢墓遗文》上、《八琼室金石补正》三十九）

○大唐故秦州都督府士曹参军颜君墓志铭

君讳瑶，字瑶，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自随以上，载在史册。皇朝郑州刺史振之孙，秦州都督府长史思贞之子。幼不好弄，甚有名节，以门功解褐右千牛，寻以秦州都督府士曹参军事。天丧颜子，人也其亡。以景龙二年二月三日，终成纪县，春秋卅有二。其年四月四日，归葬於雍州万年县四池坊之北一百步焉，礼也。惟後迁换，纪其年月。多铭曰：

日夜不息东逝水，今古同声叹颜子，琰琬题芳无极已。（石刻。《古志石华》八）

○大唐故朝散大夫金州西城县令息梁君墓志

公讳嘉运，字子，安定人也。温润怡仪，恭勤令誉，随尊巡翟，从父烹鲜，骋思文场，游神学圃。不意生灾斗蚁，祸及巢{任鸟}，积善无征，乃纓沉痼。至总章三年岁次庚午三月乙亥朔廿一日乙酉遘疾，终於襄阳县之私第，春秋四。夫人颍川陈氏，隆州长史之女也。芳仪春芷，质茂寒松，六行莫优愆，四德无爽。既而奔驹易往，浮箭不留，春秋七十有五，以长安四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安养县之私第。以景龙三年岁次己酉十月甲申朔二日乙酉合葬於襄州安养县升平乡怀德里之原，礼也。有恐桑海迁变，莲峰化贵，乃崇纂葺，遂铭其石。词曰：

隐隐遥源，坦坦平趾。矫矫庐陵，含章杰起。道有虚盈，人非金石。秋去坟孤，春秋草积。白日徒照，无靡诘辟。（《古志石华》八）

○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义普，字智周，乐安人也。受命作周，懿亲分卫，肥泉自远，瓜瓞攸兴。儒术著闻，卿有声於霸楚；兵法修列，武流称於强吴。兴公之藻思文河，安国之属词史笔，并播之谣俗，传诸好事。曾祖信，魏拜露门博士。武闱训胃，槐市说经，玉柄增辉，璧池逾浚。祖进，周晋州长史、魏州刺史。师舆奥壤，露冕雄州，誉重沂歌，爰深并竹。父乾，隋郟城、陈仓二县令。弦桐表逸，绀墨凝威，卓令耻其移螟，成人愧其冠范。君积基三袭，腾芳八桂，参元蕴睿，辩日飞英，涯岸自高，波澜莫究。以明经擢第，释褐魏州昌乐县令。导德齐礼，今古攸难，君顾水火以铭怀，佩韦弦而取诫。疲人有耻，犷俗知方。子承景至孝有闻，高材缉誉，情深色养，有怀捧檄。上元之岁，从宦河东，奉以之官，获申温清。而徂春不驻，靖树难追，粤以二年正月二日终於官舍，春秋九十有三。夫人李氏言容著美，琴瑟克谐，逝先风露，奄同泉壤。君雅道绝伦，贞风迈俗。颍川英杰，许以黄中；谯国俊贤，方之白起。重以虚舟在己，仁心拯物，妙达元言，归心释教。爰自弱冠，泊乎华发，饮食薰辛，嗜欲咸遣，每行般舟道，常诵《法华经》。未终之前，若有神应，恒咏薛开府诗云

：“昨望巫山峡，流泪满征衣。今赴长安道，含笑逐春归。”词气凄惋，左右伤恻。自是数日而终。嗟乎！知命不忧，托文见意。君尝以为次房交梦，近乎怀土之心；卜言留，几乎达人之智。故赵文子之择地，杨王孙之不袭，其得意哉！承景今任雍州高陵县尉，聿遵先旨，改窆京畿。即以文明元年五月廿一日卜葬於高陵县之西南乐安乡之偶原，礼也。尔其东界黄河，遥临晋邑，西郊黑水，近带秦。前望终南，得夏公之宝气；却居渭北，枕尚父之璜津。是知黄壤四隅，白楸三衽，延陵魂魄，无所不之，丘也东西，焉能不识。嗟原窆之难晓，叹阴沟之永，托元石以披文，庶清徽之不坠。其词曰：

苇载颂，淇竹传诗。悠哉长发，邈矣丕基。卿传儒雅，武善兵师。家承簪绂，业茂基兹。於铄通贤，惟材之秀。礼义缰锁，人伦领袖。环堵业殫，金ぶ学富。从政之道，德音以茂。制锦非学，棼丝易理。潘训自轻，游弦知耻。脱屣城邑，披襟田里。傲睨风云，徘徊林汜。夜壑舟徙，悲泉景戾。斗蚁翻声，巢{任鸟}驶翼。万化斯尽，九冥谁测。清风，泠泠不息。（《十二砚斋金石录》）

#### ○袁氏墓志

夫人袁氏，洛州永昌县人。曾祖君正，梁秘书监太子詹事。祖□，随秘书监赠上柱国阳夏县开国公。父大业，唐海州句山阳县令。以圣历二年十月四日遘疾，终於乾封县太平里第。以圣历三年正月十五日权殡於长安县龙首乡龙首原。（石刻。《金石续编》六）

#### ○唐故妫州参军赵府君墓志

□讳□□，字践冰，中山下曲阳人也。祖师，随□居不仕。父潜，唐雍州□乡□长史。居约□敏□观书籍所与（缺七字）起家左豹韬卫翊卫，选□妫州参军（缺四字）三年五月五日卒於妫州□舍，春秋卅有九。以□景云二年岁次庚□正月（缺五字）日癸酉，追葬□古曲阳城北五里（缺六字）府君（缺四字）也。呜呼哀哉！□为铭曰：

涵（缺四字）哭殊录。珠□吐日，□□飞星。命之不永，魂兮遂冥。千秋万古，松柏青青。（《常山贞石志》七）

#### ○大唐故右卫中郎将兼右金吾将军同安郡开国公郑府君墓志铭（并序）

粤若稽古，周之德也，逮宣王母弟，俾侯於郑，然後有诸侯邦国焉。武公父子匡政王室，然後有周郑交质焉。及其河洛归民，虢郟献邑，羔裘所以润色鸿业，鸡鸣所以国讽诂训，而後门见蛇斗，鼎尝龟立，阳城入晋，员忝添韩，俗泯时移，姓因国号，自兹以降，世弗乏贤。北海儒门，缙绅仰其高躅；关西驿骑，冠冕钦其甲弟。公讳元果，荥阳开封人也。其先祖仕（也）魏，名高当代，功冠朝伦。时岛夷弗庭，貂戈未戢，乃辍为东光侯，镇诸沧海，於今裔

胃，尚守其业。祖德通，隋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修以文德，服以远人，中外咸宁，夷夏弗扰。父仁泰，少好奇数，预识安危，属隋纲驰网，诸侯问鼎，人忧涂炭，士弗聊生。武帝建旗，侍銮輿而吊罪；文皇受禅，翊龙飞以底功。天下所以削平，社稷由其致固。除灵州都督、左武卫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进爵同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银书铁券，山河带砺，卒於凉州都督，谥曰襄。

公起家文德皇後挽郎，解褐曹王府兵曹、赵王府法曹，优游游磐石之国，驰骋衣冠之地。转豳州录事参军，旧周则新平漆县，纲纪则提目六曹。迁伊州长史、代州司马。自西徂北，抚边鄙以全邦；无私徇公，佐方岳之半刺。未逾旬月，除尚乘奉御，闲厩藉其襟带，骐驎资其剪拂。迁左率府郎将，乘星夜警，趋少海之波澜；候月春宫，仰摇山之气色。除右卫亲府郎将、右卫翊府中郎将，爪牙丹禁，钩陈紫闼。以公恪勤奉职，重加朝命，仍兼右金吾将军，袭爵同安郡公，委以仓廩，留守京师。荣深宠厚，勋名将卫霍齐驱；道合时来，赏契与山河共华。主上深思侍卫，追赴洛阳，寄以腹心，弗遑靡。加以劬劳钁禁，夙夜匪懈，无宁晏寝，遘以膏肓，从此弥留，方随大渐。以大唐垂拱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位，春秋六十有三。则天大圣皇後痛心哀悼，降使临祭，别敕造灵輿，给传邮，递送至京宅。公与物无竞，深恩厚仁，向风慕义，悲感行路。夫人河南郡君河南郡君河南元氏，後魏景穆皇帝第九子南安王祜七代孙，右卫将军寿之侄，右骁卫郎将备之女。夫人德润瑾，质敷兰蕙，舍华方镜，积昭圆流。於是占梦维蛇，有巢维鹊，作配君子，以降<sup>レ</sup>狄，标梅无亏於三实，桃不爽於九华。既下铜雀之台，还入和鸾之咏，雅量温丽，柔姿闲靡，彤管府於稷下，清婉合於淹中。诗礼抑扬，自有椒花之颂；箴规娣姒，非无秋菊之铭。不以骄奢而遗鼎俎，不以富贵而捐纺绩，六行克著，四德孔修，信可谓仪形邦教，丹青闺训。嗟乎！寒泉夕阅，风树景摇，仙草途遐，灵香路邈，无复阳台之雨，空余魏阙之云。春秋五十有三，以大唐永淳元年二月十四日寢疾，终於京师龙首里之第。以开元二年岁次甲寅十二月廿九日与公合葬於承平里之原，礼也。长子同安郡开国公行阆州晋安县令口嗣等，哀缠薤露，痛结号天，呜呼哀哉！改卜有典，功成身退，雄威将壮气俱销，位达名归，墨绶与丹青弗朽。佳城而郁郁，瞻大树而亭亭，刻石泉扃，列松莹表，播芳猷於万古，垂令誉於千秋。其铭曰：

钦若宗周，分天锡地。邑封十号，派流千祀。其政维何？平王卿士。其间维何？虢公猜贰。虢郟献邑，周郑交质。咏结缙服，符呈丹字。互宿恒明，山弗圯。（其一）

姓因国立，人称颖灵。婚冠之镜，缙绅之衡。名高北海，价重西京。儒门

卷舌，豪族吞声。推棘知让，驱毛见迎。（其二）

睢鸠有德，和鸾有闻。粉泽闺户，丹青阊门。玉折知美，兰摧必芬。空悲陟岵，徒想幽坟。（其三）

原隰央轧，烟云凄惨。素驾回轮，苍山迴瞰。松悲月照，禽啼夜感。白杨萧萧，伤心碎胆。（其四）（《绩语堂碑录》、《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二》）

○唐故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河东郡君柳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字□，河东人也。曾祖带韦，周武藏大夫、并、益二州长史、大司会、开府仪同三司、康城县开国公，谥曰愷；祖祚，随司勋、主爵、水部三司侍郎，袭爵康城县公；考范，皇朝尚书右丞、高、蔚、淄、雅、婺五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或元鉴未兆，道洽於明君；列爵成功，绩光於谥典。郎官才授，誉烈星台，熊轼唯良，歌芳风俗。忠贞永绝，簪绂相承，国史家谍，喧听华视。夫人十有四归於薛氏。妇则肃於闺阃，亲仪光於内处，实踵前烈，当规後来。既而剑分戟正，凤别孀居，无益母之男，有黄公之女，悲夫！青春速天，素秋驰日，神理无柱，人生有涯。春秋七十有六，开元六年四月廿三日终於洛阳县尊贤里之私第。夫人悟法不常，晓身方幻，苟灵而有识，则万里非艰，且幽而靡觉，则一丘为阻。何必顺同穴之信，从皎日之言。心无攸住，是非两失，斯则大道，何诗礼□束乎？乃遗命凿龕龙门而葬，从释教也。有女故朝散大夫□洛州来庭主簿柳府君夫人，攀慕罔极，号叩无从，虔奉顾命，式修厥所。以其年八月廿九日自殡迁葬於龙门西山之岩龕，顺亲命礼也。呜呼！春秋因袭，陵谷推迁，刻石为记，爰创铭曰：

无道恒运，人生必□。嗟嗟令淑，澹性虚融。永龄靡寿，辞世归空。北眺丹阙，东临碧嵩。生平□兆，旷望遐通。夜陇□朔，秋杨切风。掩白日而无晓，期苍山而共穷。（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七三》）

○唐故南阳县开国男行贝州司兵参军事张府君墓志（并序）

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才子趋斑，垂衣道长，忠臣奉国，文化成。前哲充彝伦，後胤传乎载籍。君讳道，字勤王，京兆泾阳县人也。门承钟鼎，代袭璋，氏以国生，斑隋地进，才华挺出，文武秀成，弼谐圣谟，敷奏天阙，千文儒则清河吐月，金武士则黄石开符，列史攸存，遗编可验者矣。曾祖魏辅国骠骑大将军西郡公，谥曰恭。雄风贯代，壮气凌云，长剑倚天，挥戈退日。祖随胡、胜二州刺史、皇朝梁州总管，谥曰顺。襟曰顺。襟灵雅，志节贞明，来苏远遥，惟良是赖，位升九伯，名震二朝。父金紫光禄大夫司双正卿，赠原州都督，谥曰安。旷代逸才，博文多艺，金能见宠，位处列卿。帝曰汝谐，星光照陇，功成身退，归驂华山。姓辞九列之荣，终赠一藩之寄。公思理清远，心境冲虚，膺五百之贤臣，仕竿年之圣主。解褐授绵州参军，亲连紫禁，遣发丹墀



，望国门而断心，瞻岱峰而谢魄。自贝州司兵参军事，如意元年四月廿八日殁於私第，春秋五十有四。以开元九年十月十日迁祠於豳州祖祿县之西原，礼也。呜呼哀哉！哲人长谢，魂兮遥□，语默斯隔，灵龟启兆，仙鹤占坟，一代英雄，玉颜掩晦，方时令誉，金石流芳。其词曰：

望自西凉，乘云帝乡。来朝北极，锡命南阳。门传将相，代袭璋。猗欤宗祖，永嗣无疆。（其一）

师尹赫赫，功业巍巍。根深叶茂，泉广龙归。二朝征辟，九命联辉。百城仰则，千里宣威。（其二）

代秩公卿，雅誉清英。天王发诏，丕传辞京。西戎退境，北狄销兵。哲人其逝，牧马悲鸣。（其三）

承恩紫庭，赞洽贝城。琴前雉ず，镜下鸾呈。月满则缺，天道恶盈。暂逢沦翳，终冀康宁。（其四）

清河雾敛，黄石霞霏。兰庭掩馥，□玉□辉。哺鸟群集，愁云□□。（石刻。《关中金石文字新编》三、《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一）

#### ○曹氏譙郡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严霜瘁草，独叹兰摧；惊飙拂林，偏伤桂折。人谁不死，嗟丧贤，伊贤者何？譙郡君夫人是也。夫人曹氏，讳明照。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惟玉阶，惟孝惟忠，允文允武。夫人柔馨在性，婉叔呈姿，妙川组於闺闱，洁繫於沼。年十有八，适右骁卫将军折府君为命妇。六礼猷备，四德凝姿。孟氏母仪，宗姻酌其训；曹家妇礼，里揖其风。岂谓石破山崩，奄从倾逝，以开元十一年十月八日终於居德里之私第。夫人春秋不或。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迁窆於金光坊龙首原之礼也。虑树偃千年，人移百代，式刊方石，乃为铭曰：

天街既形，髦头有经。经纬相法，夫人诞灵。如何孤应，危露先倾。悼逝川之不返，敢平生而著铭。（石刻）

#### ○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驾兰军大使沙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

夫人姓阿史那氏，继往绝可汗步真之曾孙，竭忠事主可汗驃骑大将军斛瑟罗之孙，十姓可汗右威卫大将军怀道之长女也。自冒顿骄天，声雄朔野，呼韩拜阙，礼袭京朝，殊宠冠於侯王，深诚见乎余羨。夫人天姿淑美，雅性幽闲，自然贞检之容，暗合繫之训。年十有七，归於沙氏，封金城县君。勤於辅佐，外彼荣满，藩部所以清谧，戎马所以滋大。宜其椒衍盈升，保宁榆塞，岂谓桂华沦彩，已矣蒿歌。春秋二十五，以开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遘疾，终於军舍。沙府君悲兴异室，感极如宾，虽大夜同归，将鼓盆而自遣；而方春摇落，咏

长簷而缠怀。粤以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迁於长安县居德乡龙芳无歇。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李华白兮桃复红，叹零落兮委飘风。兰有秀兮菊有芳，羌淑美兮不可忘。音容之寂寂，侍松贾之苍苍。（石刻）

●卷六十六

☆阙名（十四）

○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

漠北大国有三十姓河汗爱女建冉贤力毗伽公主，比汉公主焉。自入汉，封云中郡夫人。父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天授奇姿，灵降英德。君临右地，九姓畏其神明；霸居左衽，十二部忻承美化。贵主斯诞，天垂织女之星；雄渠作配，日在牵牛之野。顷属家国丧乱，蕃落分崩，委命南奔，归诚北阙。家婿犯法，身入吕闾。圣渥曲流，齿妃嫔之幸女；住天恩载被，礼秦晋於家兄。家兄即三十姓天上得毗伽煞可汗也。因承睿泽，特许归亲兄右贤王墨特勤私第，兼赐绢帛衣服，以充糜用。荆枝再合，望花萼之相辉；棠棣未花，遽风霜之凋坠。春秋廿有五，以大唐开元十一年岁次癸亥六月十一日，薨於右贤王京师怀德坊之第。以其年十月癸巳朔十日壬寅，葬於长安县龙首原，礼也。天汉月消，无复妆楼之影；星河婺散，空余锦帐之魂。男怀恩、兄右贤王，手足斯断，雁行之痛於深；膝下长违，乌哺之情永绝。虽送终之礼，已启松茔；而推改之俗，虑为芜没。抚贞石以作固，凿斯文以为凭，庶海变可知，田移物或。其词曰：

倏辞画阁，永卧荒坟。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日催薤露，风急松门。千秋万古，寂寞孤魂。（石刻。《闽中金石略》十四）

○大唐女子唐端墓志铭

女子字端，盖殿中少监唐昭之第三女也。母曰王氏。夫其体修幽闲，门传礼则，克柔其性，有婉其容。春秋十有六焉，不幸夭没，以大唐开元十二年六月廿三日终於京兆静安里之第。以其月廿六日权殡於万年县义善乡之原。悲欤！天乎不臧，曾靡降福，神道何昧，忽贻其殃，谅何有违，遂获此戾，悼以长往，终天无期。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猗欤庆灵兮锡嘉祉，婉而从训兮善可纪。宜其享福兮极遐祀，奈何修龄兮中道止。白杨萧萧兮陇路悲，丹摇摇兮相送归。相送归兮永别离，天情地义兮长相违。（石刻）

○大唐故骑都尉智君之铭（并序）

君讳元，字庆，其先陇西苗胄智百王之後。曾祖陇，齐南阳郡守；祖德板，授汾州司马；父燕，温儒勳志，廉让兼施，守节丘园，辞荣不仕。君神姿竦

远，禀天淑灵，帝施分辉，藏光匿耀，浮沉闾巷，博义宽仁，二柄精修。时当用武，雄心猛烈，召募从征，克敌无遗，蒙授骑都尉。岂谓鸟灾庚日，俄飞北斗之魂；人梦巳年，无复南山之寿。遂穆雍家室，逊悌乡闾，未既规模，忽离私疾。春秋七十有三，开元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卒於私第。遂使愁云泣鸟，涧吟猿，道俗叹其遗踪，内处嗟其旧迹。以开元廿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夕阳村东北四里自营，礼也。东连覆允，西眺龙门，南瞻象河，北临徐水。哀子怀文号天罔极，叩地无追，痛切南陔，悲终陟岵。即以龙而去去，男申辟踊之悲；素飞，女发号兆之泣。其词曰（其一）：

青鸟识兆，白鹤临坟。梁山歌处，遂铭无春。（《古志石华》十、《山右石刻丛编》六）

○大唐故冠军大将军行右威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

公曰仁德，族李氏，其先盖乐流望族也。自尧臣类马，周史犹龙，真裔散於殊方，保姓传於奕代。考甲子，皇赠定州别驾，天上降成纶之恩，地下光题輿之宠，公即别驾府君之元子也。风骨骁奇，器用英远，智为甲冑，义作干戈，谈王霸则金火生光，说甲兵则旗鼓动色。当昔中宗晏驾，韦氏乱常，将欲素黎元，危宗庙，公於是义形於色，愤起於衷，发皇明，披紫闼，奔走电激，左右风趋，心冠鹰，手刃梟镜，人再色，帝宇廓清。翊一人以御天，功存社稷；膺四履而列地，封固山河。是用拜公元磨将军行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金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昼巡徼道，环黄屋而竭诚；夜拜殊荣，佩紫绶而光宠。是用迁公右威卫将军。锡马承恩，一日三见於天子；以爵驭贵，十卿同录於诸侯。是用加公冠军大将军，进封开国公，增食二千户。何居昊天不■，哲人其萎，山岳收神，日月奄寿。以开元廿一年正月廿日葬於醴泉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一。呜呼哀哉！公履谦谦，杖翼翼，不轩裳而恃，不江海而闲，其生也荣，其死也恸。匪止邻不相，巷不歌，实亦负兴嗟，同盟毕吊。特敕赠绢二百匹，贖物一百段，米粟一百石，供丧事也。即以其年四月十三日葬於高阳原，礼也。南面近邻，问三龟而一吉；东首顾命，减大树而小封。金玉靡藏，诫之智也；琴瑟空置，奉之仁也。有子二人，长曰思敬，右骁卫中候；次曰思让，右骁卫司阶；并七日绝浆。式五月而葬，孺慕罔极，宾拜无容，防地道而变盈，纪天性於幽隧。铭曰：

惟岳降神，冠军当仁。忠孝是佩，清白为邻。曷其荣也，神稷贵臣。曷其哀也，朝市悲人。生可续兮，孰不万春。死可赎兮，孰不百身。生不可续，死不可赎。历考古今，谁免风烛。人阅代兮代阅人，倏兮忽兮一丘尘。舟移壑兮壑移舟，萧兮索兮九原秋。意气尽兮万事罢，泉门闭兮九重幽。悲夫悲夫空默

默，魂兮魂兮何悠悠。（《绩语堂碑录》）

○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惠隐禅师塔铭（并序）

禅师俗姓荣，京兆人，其家第四女也。族望北平。曾祖权，随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兵部尚书东阿郡开国公；祖建绪，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息、始、洪诸军事三州刺史东阿郡开国公；叔祖思九，黄门侍郎；父怀节，夷州绥阳县令；外祖韦氏，字孝基，皇中书舍人，逍遥公之孙也。禅师聪识内敏，幼挺奇操，粤自髫髻，敬慕道门，专志通经七百余纸，业行精著，简练出家。自削发染衣，安心佛道，寻求法要，历奉诸师，如说修行，曾无懈倦，捐躯委命，不以为难，戒行无亏，冰霜比洁。或断服气，宴坐禅忘，或炼臂试心，以坚其志，动静语默，恒在定中，凡所施为，不辍持诵。虽居有漏，密契无为，雅韵孤标，高风独远。呜呼！惊波不息，隙影难留，生灭无恒，遽随迁谢。以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寿终於安国道场，春秋七十有六。右胁而卧，奄然灭度，临涅时，遗曰：“吾缘师僧父母，并在龙门，可安吾於彼处，与尊者同一山也。”弟子尼博通三藏，才行清高，生事竭仁孝之心，礼葬尽精诚之志，追痛永远，建塔兹山。纵陵谷有迁，庶遗芳不朽。乃为铭曰：

至道希夷，代罕能窥。探秘就妙，夫惟我师。（其一）

爰自韶年，讫於晚岁。精念护摄，虔诚不替。肃肃戒行，明明定惠。净业滋薰，与佛同契。（其二）

逝川不驻，隙驷难留。奄随运往，万古千秋。嗟永感而无极，式雕纪於芳猷。（其三）（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六四》）

○大唐故高士王府君墓志铭

君讳行淹，字通理，太原人也。回官从地，家於河南，故又为县人焉。尔其仙界上升，践缙山而逾远；灵源迴派，等淮流而不竭。宦达西京，齐声五尹；名雄东国，高视八裴。历代英贤，详诸史传。曾祖整，齐潞州屯留令；祖一，随汴州浚仪县丞；父琰，皇朝襄州录事参军事；并冰清玉润，人杰地灵，颍川陈氏之联贤，宏农杨家之奕叶。为邦潞国，期月而政成；赞牧襄川，随风而响应。君擢英奇树，干灵根，践诗礼之幽庭，入芝兰之奥室。故得宏材挺拔，秀颖孤生，逸调不群，清襟独迈。以乾封二年明经高第，授文林郎，非其好也。解巾从职，虽陪南宫之礼；挂冠辞荣，遽蹶东都之迹。烟霞入赏，琴酒摅情，谈《老》《庄》而卒岁，咏图书而尽日。以垂拱二年三月廿日寝疾，终於景行里之第焉，春秋六十有二。惟君素履贞庆，黄中元吉，果行育德，资孝惟忠。出入於仁义之间，周旋於名利之外。优游天爵，方膺五百之期；寂寞泉扃，奄见三千之日。呜呼哀哉！以其年岁次景戌四月庚四日癸酉窆於河南县平乐乡之原，礼也。有子怀素等栞棘毁貌，荼蓼居心，痛遗泽之仍留，仰远期之有

日。攀松揽柏，孺慕何阶；地久天长，声芳天地，声芳未已。其词曰：

白仙术，青鸾政道。诚感天地，功侔化造。灵根仙胃，弈代重视。衣冠闾阅，人物英奇。猗与宰邑，或善毗赞。郁彼襄阳，高情灿烂。宏材特迈，伟量孤凝。千寻木耸，万顷川澄。沈研载籍，脱口公侯。东都美遂，南涧良游。福善无冀，与德何乖。泉台忽掩，玉树长埋。（石刻）

○唐故振威副尉左金吾卫新平郡宜禄府折冲都尉成府君墓志（并序）

赫赫宗周，昔有天下，分族命氏，列乎於成公（缺）连。曾祖威，皇太中大夫礼部侍郎；祖立□皇朝散大夫赵郡〈广婴〉陶县令；父崇儻，皇朝议郎属中宗孝和皇帝有事郊（缺四字）为□□授左羽林军长上，转京兆府望苑府别将、左清道率府□候。当警夜紫禁，环卫丹墀，以事十人，方逾一祀。无何，调河东郡霍山府左果毅都尉、左金吾卫知队仗，使洛交郡龙交府、彭原郡天固府，加振威副尉、新平郡宜禄府左折冲都尉，知队仗如故，兼左藏库使。勒骁雄之勇，列虎兕之师，守金帛之殷，将出纳之吝。公幼而习武，长而主兵，恭默其心，坚白其操，或福之善矣，岂祸之淫矣。遭疾弥旬，终於咸阳别业。然天宝五载九月廿一日，享寿五十有五。六载十月廿八日，葬於长安高阳原，礼也。铭曰：

吁嗟都尉，三居其位。天阶入侍，天府司使。福善无征，祸淫曷至。且小植松柏，乃高起裘遂。非独今日之如然，皆当万古之所利。（石刻。《古志石华》十二、《金石续编》八、《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七）

○大唐故西河郡平遥县尉王府君墓志（并序）

原夫愆於兰谷者，犹闻十步之芳；陟於松岩者，尚睹千寻之干。况乃於门□族，□□名家，堂构挺生不□不□者矣。公讳□，字□□，河南河内人也。太原望族，徙居河内焉。曾祖元，随任遂州司马□□□皇朝□太子家令，赠少府监；并以睦□登荣，□翰升贵。父（缺五字）任太子中舍人，赠银青光禄大夫；至於承亲孝亲，割股仁（缺七字）之节沐，旌表门闾之恩制，越古□□，降褒扬道（缺六字）於□代并□编於史谍，此可略而言焉。公以积善资灵，深仁（缺六字）之性，早登儒策之科，释巾任宣城郡宣城县主簿。江□浇□□□难抑，公以清平作范，正直申规，□得吏爱谣，传芳播誉，（缺八字）家之子，富笔之才，擢授西河郡平遥县尉。汾州巨邑，晋野雄邦，地称闾井之繁，人恣田□之讼。公以襟灵若湛，笔翰如流，疏江□以□源，与奋□怀恋德之情，□吏结云思之想，故□千里驾辕轡而已迎劲（缺五字）庭而毕□。昆房喜跃，广□善以同居；邻伍欢愉，仰仁德而垂荫。方□广修净业，□继先风，何期福善无征，殀良奄泊，以天宝九载二月九日遭疾，终於河南府河阳县韩城乡之本第，春秋五十有六。以其年三月十四日安厝於河清县亲仁乡，先祖先

莹，礼也。惟公□德无方，嗣徽名以植操，□深仁（缺七字）之仪，清高节俭，表其□风神（缺四字）体，斯乃自天攸为嗟，（缺五字）纵非乎激浪沉鳞，翔空坠羽，□□将驾，蒿隧已开（缺十字）之永隔，悲举案之长乖。有子三人，（缺四字）郎，次（缺五字）为铭曰：

惟彼善门，诞生材子。称奇初岁，（缺五字）高（缺四字）人□。唯□是言，惟仁是居。宣城授□，汾邑升荣。□察□滥，剖断（缺八字）仁□。□□流美，遗爱驰声。反辔丘园，安神静谧，闲（缺十一字）幼笄满室。庶凭积善，永固休逸。福衍曾元（缺四字）荆华□□，棣萼旋凋。佳城已启，德志虔标。修陵有变，夜壑长昭。（《孟县志》七）

○唐故定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内长入供奉张府君墓志（并序）

公讳毗罗，其先清河人也。父讳毗罗，奕叶承家，隐轮不仕。公累袭冲和之气，克遵高上之风，芝兰入室，瑾瑜照廉。其事亲也，色难以养之；其行异端，智周以成之。由是萧洒丘园，恬澹霞月，优游朝市，不违大隐大趣；弋钓林泉，有光豪士之迹。夫然者，宜其夫奏天阶，拜仪帝坐，公家其宠命，遂拜定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以天宝十四载八月廿七日薨於金城里之私第，春秋七十。即以其载十一月十七日葬於承平乡原之礼也。长子咸哀泣血，威〈广带〉诏穴，孟常泣感於大风，贤陵卦剑於心许。乃为铭曰：

府君反葬升成西，吉兆地夏明金鸡。千秋万岁兮松柏齐，魂魄归兮长不迷。（石刻。《陕西金石志》十三）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公夫人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并序）

惟天宝十有二载十一月四日，夫人卒於京兆府殖业里之私第。呜呼！时载六十有三。夫人之性裔，自乎太原，处嫔於室，丹廿武矣。夫人进对工绣，以备於宾祭先祖，恭具於膏泽，正之以容貌，不以悦己怡色，事上抚下，允穆谦和，爱子如生，育人无怨。夫张公讳无忠，任大中大夫，赐邑为雁门郡君；後进银青光禄大夫，遂加号雁门郡夫人也。不意因由运改，福谢缘疏，夫去天宝九载五月十三日卒於河南府里之第宅，次载就葬於京兆府三原县之分界。自阻已後，念趣来缘，每弘慈悲，常思不忘。以夫先偶，同事幽泉，又岁月无良，遂别莹壤，众子未宦，莫能再荣。呜呼！人道所悲伤矣。以今载十二月四日迁殡於京兆省长安县龙首之乡原也。代移世久，坟垅摧残，刻石为铭，愧序夫人之德。铭曰：

食邑之家，舍於珠瑁。簪纓之族，衣无重彩。六行所备，四德兼载。谨慎闺门，善音无坏。太山南指，渭水东迈。岁月苍苍，记之永代。（石刻。《八

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八)

○唐故将士郎守州奉川府长史焦公墓志（并序）

公讳璿，字润，河内广平人也。盖夏殷之後。古者建德立功，因生赐姓，宗氏以兹而起，枝派自此而起。暨夫温玉神完，兰芬郁口，或扬威於汉魏之代，或宣布於齐梁之间。其後继之口，虽百代可知也。随季崩沦，天下丧乱，高祖以义旗轮转，元从长安，因官平凉，遂为土。曾祖仁，皇职资陪尉；祖贞，皇勋官上护军；并积行累德，修辞立诚，名播於闾阎之间，声闻於郡邑之内。父庄，克勤於家，克俭於国，不失色於人而人敬之，不失口於人而人信之，故得声闻府县，誉动军州。公幼而聪敏，诗礼以得於趋庭；长而强学，奥义更闻函杖。志学之年，旋沾一命之职；弱冠之岁，望迁五守之官。何图福庆外移，不保南山之寿；灾缠内竖，奄归东岱之魂。以宝应元年十二月十二日遘疾，卒於私家，春秋廿。叹苗而之有季，痛秀而之无成。妻子类崩，父母伤割骨之痛。今卜远有期，龟筮习吉，遂以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十二月景午朔廿七日庚辛殡於州三水县归义县归义乡邑原，礼也。父庄悲伤五内，哀感四邻，但恐田成碧液，水变仓山，故勒石留文，以旌丹志云尔。

於穆远裔，肇自周秦。惟祖惟孝，乃武乃文。念子聪敏，幼年立身。不幸短命，福降沉沦。严父切骨，慈母割恩。哀哀恋念，泣对孤坟。（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宝应五》）

○唐故毕府君墓志（并序）

公讳游江，平阳王彦之後也。世居太原，豪族第一，英材倜傥，智谋深邃，谦约节俭，廉慎有规。於家以孝，有曾闵之心；事君以忠，晓纵横之略。宽而能猛，猛而能宽，接朋友尽盛德之仪，理室家刚柔得中，有仁人焉，有社稷焉。贤妻在室，遥鉴於山涛；命子理家，更崇於干蛊。公周之宗盟也，继世在兹，王侯之种，游宦不遂，蓬转於兹，降志辱身，隐於城市，苟得甘脆，以奉慈亲，日居月诸，卅余载。公之太夫人以贞元十三年七月六日倾背，公礼制不亏，大事终竟，奉亲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首全矣。公有子二人，长曰宗茂，次曰元清，并有令闻，皆公之有典有则也。将以积善之人，保受其福，岂为降年未永，罹此祸殃。以贞元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寿终於恒府敬爱坊之私第也。时年将耳顺，深可哀哉！里巷不歌，乡邻叹息。则以其年七月一日归葬於府城西北七里冰河乡之原也。倾城出祖，缟素盈途，送葬者执紼而行，赴吊者随柩而哭，白马前引，顾步而悲鸣；啼鸟以临，向风而惨恻。恐陵谷屡迁，纪兹贞石，用昭不朽，聊述德音。词曰：

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日来月往，身歿名彰。松风切切，野雾苍苍。昔作人中之宝，今归泉下之乡。（石刻。《斋藏石记》二十八）

○唐故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曰忠政，字不邪，生於京兆府万年县人也。邑崇仁里，清闲不仕，自居其家。昏何氏，不幸元和二年四月逝，葬城西小严村。府君寿年八十有二，终於长□二年七月十日。以其年八月二十二日亦葬於小严村。长子义後亡，亦葬於此。後□□元年，当家（约缺四五字）义乡南姚□□扫洒庄一所，遂再後举迁，厝庄东南□十步已来，遂择吉晨，以其年八月九日□翁婆及兄义，并安於坟阙。乃命□□，存之不朽。铭曰：

八月□风悲切切，安厝先灵归坟阙。□□孝感理於天，万代子孙昌不歇。（石刻。《唐代墓志汇编·宝历八》）

○大唐故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神福，字忠良，金谷郡人也。曾祖试鸿胪少卿□用，祖授左翊府中郎将臣恩，父何罗焯，试云麾将军蔚州衙前大总管，有子四人，公则第二子也。生於雄武，长在蔚州，□岁从师，弱冠好武，事亲唯孝，训弟唯和，五郡钦仁，六亲谈美。遇安史作乱，飘泊至恒阳，尊父早亡，哀荣葬毕，及乎攻武，便得穿杨。君主亦知，收於戎伍，频经战伐，累效坛场，勇毅前冲，杀戮无数，叙功见录，八座亲命俯临，悦畅君心，迁授大将。为征马事重，委在腹心，兼令勾当右厢草马使事。何天不，忽梁沈瘵，针药无效，去元和八年正月十七日奄然大谢於野牧，时春秋五十有五。男乃泣血，水孝绝浆，号天叩地，亲戚悲悼。去二月乙酉朔十八（缺）石邑县东北一十里□兆而厝也。恐（缺）石纪劳，用传不朽。其词曰：

英雄将军，武艺超群。频经斗敌，杀戮前奔。收功见录，独授崇勋。纪名贞石，不朽千春。（《常山贞石志》十）

○唐京兆季爱子墓志

唐兴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筑役於庐陵，殁於西垒之颠。吾时自王昭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於它山，就瘞於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後，当火德五九之间，世衰道是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康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邦，东平鳩工，复使吾爱子骨，得同河伯，听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浦记。（《天中记》）

○唐故东海徐府君夫人彭城刘氏合铭（并序）

大和八年岁次甲寅四月廿一日，徐府君终於扬州江阳县瑞芝里第，春秋八十有四。越来年乙卯岁十月廿八日，合於杨子县曲江乡五乍村先歿夫人故莹，礼也。府君讳及，其先东海郡焉。曾祖，婚李氏；祖明，婚王氏；考景，婚朱氏，而生府君，婚刘氏，而生五男二女。谏、晕二子，存歿莫知，早列前铭，礼无再述。其存曰震，高上不仕；次曰冰，殿中省掌御服七色主衣。次曰永



，宣节较尉前守左卫翊壹府翊行常州兰山戍主。一女适刘氏，不幸早世，星霜数秋；一妇适吕氏，早孀於家，三从并绝。府君忠孝二备，仁信两全，门风肃清，训子以道。夫显於身者，德也，显世者，寿也，洗洗子孙，弓裘不坠，府君三绝矣。古之葬者无铭志，而自魏时缪袭乃施之。嗣子习古之规，敢不修撰，不舍此事，称家有无，而命余琢他山之石，虑虞陵谷，直书其实。乃为铭曰：

则异室兮死也同穴，府君夫人兮於兹永廖。刊石於墓兮克荷前烈，嗣子哀哀兮攀号泣血。寒郊苍茫兮悲风切切，万古千秋兮孤坟吊月。（石刻）

### ●卷六十七

#### ☆阙名（十五）

##### ○唐舒论墓志铭

论贯杭州盐官县灵泉乡，望出天水郡，公讳敦，父平，论是平第二子。时年廿有四，以元和九年甲午岁十月十四日终於天长乡内私舍。以其月卅日葬於当县西南四里，买裘氏地安厝之，礼也。论未婚，父平并兄弟等恐陵谷变迁，桑田改移，勒为志词曰：

青青松柏，落落涧石。蓬蒿里中，长敛魂魄。□闭泉门，千秋永隔。（《海昌备志》）

##### ○唐故国子律学直讲仇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道朗，平陵人也。门传{士鼎}鼎，世袭簪衮旬，享茅土於东齐，光印绶於西汉。曾祖，周任骠骑大将军简州刺史，蕴龙韬之秘略，勇冠三军；当虎符之重寄，化行千里。祖绚，隋任车骑将军鹰杨郎将，材力过人，雄杰概世。父洗，唐任相国朝散大夫，攀鳞附翼，鸣镝金。君道禀自然，智由天纵，幼彰令问，资孝友以基身；长习文儒，体仁义而成性。殊明玉润，桂馥兰芳，兼以才辨有闻，功能克劭。拜骑都尉。既而志识甄明，学艺该博，亦婆娑於礼则，复优游於宪典。乃授宣德郎行国子监律学直讲。虽环林璧水，弘其待扣之材；方颌圆冠，承兹鼓篋之致。实以君道泰身否，德尊位卑。於是飞鸿乍煞翮，宁闻渐陆之谊；不谓栖{任鸟}敛羽，俄叹沉舟之酷。以咸亨三年五月二日，春秋五十有四，终於京兆私第。呜呼！几伤埋玉，更轸摧兰，虽振青徽於万业，而戢形骸於一棺。嗣子元柬，通直郎豳州三水县主簿上柱国，悲深陟岵，孝著循陔，启楹书而切慕，瞻手泽而增哀。夫人，隋太常寺太医令黄鹤之女也。以万岁通元年五月廿六日合葬□京兆南高阳之原，礼也。隧路浮烟，泉门少日，嗟蒿里之眇，听松风之萧瑟。呜呼！寸晷难常，尺波易往，勒芳猷於元石，铭恣勤於黄壤。其铭曰：

岁时不待，光阴□谢。倏矣浮生，悲哉厚夜。松贾森森，泉台。百身莫赎

，千秋诤晓。（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四十四）

○唐故承务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摄无极县令天水赵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全泰，字全泰，常山郡真定人也。考讳融，易定节度参谋口度营田副使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公至学之岁，曾读诗书；冠带之年，留好文艺。起家摄定州无极县主簿，再为府掾，五宰属城。事有始吉而终凶，有前中而後否，衣舟疏纳，限至难逃，歿世之年，五十有四，时则大和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夫人陇西李氏，宗正卿亳州刺史瀚之孙，都水监丞颍王府参军陕州夏县丞迈之女。昼哭毁闻。有子二人，长曰存存，幼曰存戍；有女二人，在室。摧慕过礼。以大和五年正月廿七日，迁窆於州城西北七里翟村平原，礼也。贞而可久，刻石铭之。铭曰：

奔曦转侧半西沈，顾影知为长逝心。悲风槭槭吹原野，荆棘笼坟荒草深。

（《常山贞石志》十）

○唐处士陆君墓志铭

处士讳县，字文广，其先吴郡人也。祖讳光，父讳朋。处士幼承严训，长有令望，风义洋洋，远近钦瞩，经学至美，笔法尤精，不仕明时，丘园乐道。祸为让善，殁於哲人，以开成元年寝疾，至二年丁巳岁暮春之月四日终於私第，春秋五十有二。以兹年孟夏月廿一日终安厝於华亭县南廿五里村号茆塔以平原新莹，礼也。处士娶吴氏，生四子，长曰行肃，次顾师，次杜老，次婆，愁以童稚之年，而知孝弟。恐时移代变，林陇雕摧，刻石刊砖，永为不朽。铭曰：

浮生寄世，电影难留。呜呼良士，埋没荒丘。魂气兮归天，形体兮归墓。亲戚兮悲伤，儿女兮号诉。（《松江府志》）

○唐故陈府君墓志铭

府君讳环，颍川人也。祖兴，父道清，并不求宦达。君即清公之第二子也。幼著才识，长闲规矩，克言理行，乡闾所钦。何图天不佑善，以会昌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终於私第，享年六十有三。以当年八月十八日窆於苏州海盐县东二十八里齐景乡雅山南二里祖坟南旧莹，礼也。君娶吴群顾氏，有子三人，长曰遂，次曰师损，三曰公甫，并至谦至让，忠乎孝乎，泣血主丧，绝浆逾制。後恐月日久迈，陵谷迁移，刊石为志，永传不朽。铭曰：

山作田兮田作海，万古存兮谁不改。青松新陇晓无年，千载惟留铭记在。

（《嘉兴府志》）

按：此文据《嘉兴府志》补缺文四十余字。

○唐故陆氏庐江郡何夫人墓志铭（并序）

大唐会昌五年乙丑岁孟夏之月廿一日，夫人终於家，春秋六十有八。祖讳

真，父讳□□，其先庐江人也。夫人幼习女仪，长有令誉，初笄之岁，匹於陆君，肃肃雍雍，如琴和瑟。呜呼！不同偕老，陆君不幸而先逝。夫人所生一子元庆，幼而习礼，颇识义方，承顺慈颜，曾无怠色，水浆不入，杖立营葬，以所卒之年莫秋之月乙巳朔廿六日庚午，迁奉於华亭县西北二十三里陆氏故山（缺五字）夫之兆，以遵生前之命。今虑岁月绵邈，林摧陇隳，刊砖立铭，周表系以铭曰：

呜呼浮生，如露如电。平生玉容，无由再见。精魄□散，形体（缺四字）慕乡，親子泪雨。（石刻。《古刻丛钞》）

### ○米氏女墓志铭

米氏九娘子，其先盖□□□郡人也。父讳宁，米氏即公之室女。贞淑温□，□家孝行，幼女聪明□生俱□□□和睦□内外亲族，无不钦传。爱敬立身，闺室令则，高门□礼，於家孝行无比。何期不幸遘疾，即以会昌六年七月五日终於扬州江阳县而政里之第，享年廿有一。呜呼！长及笄年，未娉待字，从兄亲弟，泣血哀号，六亲悲切，行过伤嗟。即以当月十九日，殡於城东弦歌坊之平原，礼也。恐陵谷迁改，刻贞石不朽焉。铭曰：

白日昭昭，青松森森。生死有限，□明恨深，朱颜永□，万古传令。（《十二硯斋金石录》十四、《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四）

### ○唐故刘府君墓志（并序）

府君名举，彭城人也。曾祖皋，祖通，父良，三代并皆谓居清显，隐於丘陵。府君承家礼让，立性温和，内外之亲，皆传人孝，充於四海，朋友能贤。何其不幸，染疾累岁，至於大中无年八月六日，歿於江阳县仁风坊之私第，春秋□□。夫人太原王氏。有男一人，名师贞，女一人，适於王君。孤男孝女，泣血号天，即以八月廿一日兆厝嘉宁乡五乍村之原。府君在生，寿禄两荣，先造其墓，逝矣冥冥。（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四）

序曰：南阳之後，轩冕间世，最为国内所称。曾祖钊，皇明经出身，泗州连水县令。夫人连水嫡女，有兄一人早逝。唯独孑立，未登笄岁，归於吴郡朱氏。二纪辅佐，不幸居孀，志在鞠育，悉知礼义。皇天不，大中四年七月廿日薨建业钟浦之旧第，春秋八十有一。以其年岁次庚午十月乙巳朔十日甲寅，合兵曹於钟山南善□里原，礼也。夫人遗息二人、女二人，长圆郎，将仕郎前守淄州淄平县尉；次散郎，拔众敏利，迴战史□□曰先仰；廿一娘适□□卫兵曹参军琅邪王镒，廿二娘适前太常寺奉礼郎颍川陈□。嗣子等泣血号叩，感而为铭，勒於贞石行焉。铭曰：□□

炜炜煌煌，洎汉貽唐，磊落轩冕，连绵琳琅。令则和睦，於何居孀。提挈抚育，历馥经荒。冯以积庆，福寿无疆。天不惠垂，玉润回藏。金炉歇艳，宝

镜休光。嗣子泣血，孝女绝浆。卜吉迁窆，钟领之阳。楨柏森森，永克嘉祥。

（《古刻丛钞》）

○前长安县尉杨筹女母王氏墓志

王氏小字娇娇，长号卿云，汴州开封人。幼失怙恃，鞠於二女兄之手。长女兄以善音律，归於故相国卢公钧。卿因女兄，遂习歌舞艺，颇得出蓝之妙。统农人初以音律知，遂用彩问於女兄。唐咸通庚辰岁子月，遂归於杨氏。未几，杨子以罪，逆受天罚，待死於长安万年裔村曰库谷。王氏固非宜留，将归女兄，坚不去，愿同疾於荒墅。太夫人念其孝谨，因许之。寒暑三周，备尝荼蓼，奉上和众，端贞柔淑。在杨氏五年，束如一日。杨氏德其孝谨，遂忘前所谓出蓝之妙。方思微沾俸禄，且酬其劳，不幸以甲申岁午月邁时疴，妊且病，医饵有所妨，故夭竖得以成祸。以其月四日诞一子，子逾腊而终。铭曰：

父王母高兮作媵於杨，始以音知兮终以行彰。其家千指兮剑戟锋，处於其间兮卒无短长。善非为善兮天受其臧，心虽犹面兮荼蓼备尝，衣不暖体兮食不充肠。岁月迟迟兮五周星霜，人不堪忧兮卿不改康。宜有丰报兮白首相将，如何夭夺兮二九其芳。风露犹清兮日月犹光，兰薰玉洁兮不可弭忘。（《古志石华》二十一）

○唐故□川於府君墓志铭

感君子之风，履古人之道，怀仁义以安礼乐，立名节以善其始终者，则有武原於府君焉。君讳阳，字子美。曾祖副，祖对，父□宣，或洁身於高士，或显志於明时。府君即□宣之第二子。幼敦孝弟，长睦归仁，清声既高，求闲林圃。何图灵芝见萎，醴泉咸竭。以咸通五年甲申岁五月十五日邁疾，终於私第，以六年乙酉二月二十日窆於县西南卅里尚父乡修化里通元寺西新莹，礼也。夫人太原孙氏，承奉癸祀。有女三人，嗣子一人曰□，行以仁孝，亲乡党以忠厚；□□邦泣血，增哀哀有余礼。女三人，皆适名族。□恐年逾代远，地谷迁移，茹毒衔悲，请为□志。其铭曰：

□□西□，武原之域。□葬其中，以流其福。□□□□草木朝肃。将书永年，日明胤育。（《常山贞石志》、《古志石华》十四）

○唐故汤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智，其先范阳人也。父湛，湛之幼子也。春秋六十有四，咸通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亡。以七年三月八日葬吴县胥台乡，先买顾涓桑宅地□□顾宏、朱从等建莹，礼也。有子二人，长师藏，次从□，女一人，匹刘氏。恐後无凭，刊砖於□。其铭曰：

嗟乎汤君，俄随风烛。一闭佳城，千秋陵谷。（石刻）

○唐梅□□墓志铭

梅氏之地望在汝南，府君之世业居海昌。祖讳罗，父讳庆，皆遨游时世，遁迹丘园。府君，庆嗣子也。未及弱冠，莅鹺职，递历众书，至於首统诸曹，游刃其间。自後顿怀高尚，杳思退休，□□千家，倏迁十稔，乃迫知己荐□赭山，未越月而政闻。差劾浙东盐盗，不逾年而盗伏法，自是奸人惧，反讼於公。公自夏初雪滥（一本作槛）於越，会廉察荈阳公鉴其冤，寻与申白（一本作闻）。上命未回，而公遽疾，奄然长逝，春秋五十有四。娶庐江何氏夫人。君无贤嗣，有女一，才及笄。以咸通□年十二月廿五日归窆於盐官县之昌亭乡新建莹，礼也。爰勒贞珉，求其不朽。铭曰：

□之□兮必摧，玉之坚兮必缺。魂之往兮不回，□之逝兮永诀。□之□兮□□，隙之光兮电掣。叹兮悼兮，泉扃是□。（《海昌备志》）

#### ○孙夫人墓志

唐咸通元年闰拾月拾伍日，富春郡孙夫人从夫王氏之任潮州程乡县令。时夫人遽疾，歿於官舍，享年四十七岁。卜兆未利，权设殡筵。省叁年岁次壬午玖月拾捌日，启葬於广州南海县四望亭後岗。虑陵谷变迁，刻石纪尔。（石刻）

#### ○唐故河中府左果毅都尉高府君墓志

君讳思温，字知柔，渤海郡人也。曾祖筠，试太常协律郎。祖举，司农寺丞。父建谋，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君娶夫人范氏，不幸早归大夜。君以乾符三年四月十一日终雅俗坊。以其年五月六日葬於江都县兴宁乡赵墅里之原，礼也。享年四十七。恐陵谷改移，直书铭曰：

哲仁君子，忠孝於国。家和六亲，有文有德。直书其名，以传他日。长归嵩里，万古千□。（石刻）

#### ○唐贞士韦君墓志

於！此有唐贞士韦君栖真之所也。贞士讳士逸，字士逸，万年杜陵人也。举进士，释褐为赤县尉，不屑焉，遂弃去。躬耕南山，家室睦如，入其庭，知其为隐君子。韦为京兆望姓，冠累叶，贞士独澹如也，不以门第相竞。於！其谢傅之流欤？中和四年七月，贞士拚微疾，喟然曰：“出不负乎君，而死不违乎亲，生无裨於时，而死不见讥於人，其亦可矣！”以其月寢疾没。越三月，葬於山中之白鹿坪，以其配杜氏，礼也。於！贞士往矣，而贞士又无息，千百年後，陵谷迭更，谁复知韦氏之有贞士乎？爰略生平，置诸墓门，以志贞士云。（石刻。《唐代墓志汇编·中和一一》）

#### ○梁故东海徐氏夫人墓志铭

夫人即节度右押东军副知客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左千牛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乐乐君之冢妇也。夫人曾祖讳□，祖讳佐□，严父，见充镇东军观察孔

目官检校工部尚书。夫人以乾化四年七月六日遭疾奄逝，享年四十。以其年八月三日归葬於鄞县灵岩乡金泉里，礼也。噫乎！夫人禀孌然之姿态，实仙苑之桃李，自和鸣鸾凤，并显令德，而又柔顺孝敬，以奉姑嫜，为六亲庭闱之则。所谓神垂其，天其喜，孰知一旦遽罹凶口，归於窀穸。夫人育一男光途，年犹幼冲。悲乎！偏露所不忍睹，呜呼！生也幻世，没兮归人，聊配馨香，用标年祀。铭曰：

君之容止，悉皆推先。君之行义，不辱移天。兰既摧而玉折，日将远兮时迁。永刊贞口，千年万年。（《镇海县志》）

○大唐故府君墓志铭

维大周显德元年岁次甲寅十二月辛丑朔二十日庚申，怀州武德县（缺）州清河（缺）君讳（缺）供奉（缺）巡检使（缺）新妇刘氏，新妇石氏，嗣子长（缺）次男（缺）次侄永兴，长男新妇李氏，次男新妇口氏，长女口口口次女口口孙女子口姑，次孙女子不怜，次孙侄儿不秋，（缺）曾闻寿涯修短，禀灵台而口口其分（缺）千岁为遥龄，郡路一口夫口为促世盖一至（缺）彭成郡刘氏夫人忽口口席救撩无途，何期不（缺）知身如（缺）它後难（缺）置墓（缺）南二里东南黄芦（缺）射犬古城约三里（缺）河口二里其莹地一口东至口口，南至贾口，西至口口，北至（缺）父业地（缺）妙克（缺）龙虎（缺）子孙（下缺）。（石刻。《古志石华》二十六）

○王夫人墓志铭（并序）

（缺）氏，吴郡人也。禀质贞（缺五字）三从有义，四德无亏，（缺五字）三忽遽弥留，日侵缠（缺六字）正月八日终於（缺五字）岁次庚戌二月廿七（缺六字）西北七里武丘山（缺六字）二人长子，次子（缺九字）恐陵谷变（下缺）。（《古志石华》二十四）

○大唐故冠军大将军代州都督上柱国许洛仁妻襄邑县君宋氏夫人墓志（并序）

夫人讳善主，字令仪，定州安喜人也。原夫元禽羽，开有商之祚；白翰腾骧，肇承殷之祀。洎乎分邦锡祉，凝茂实於睢阳；列国会盟，秀芳华於官度。祖逸，周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宁县开国公；父涛，随左千牛备身永州长史柱国袭爵如故；并位光烈宰，名参上将，褰帷楚甸，副轸衡吴。夫人名藹兰闺，声绵，标梅靚止，つ木承恩，捧案申恭，敬深个盍野。年过蒲柳，岁迫桑榆，遽疾弥流，游魂岱录。春秋九十有九，薨於金城坊里第。即以其年五日廿四日窆於龙首原，礼也。呜呼哀哉！松风凄惨，薤露苍茫，悲夜台之永暮，痛佳城之未光。乃为铭曰：

天开宝祚，地启灵源。瑶华荫蔚，玉叶便繁。伟哉先哲，猗与後昆。褰帷

下邑，露冕上藩。（其一）

四德B举，三从惠养。淑慎居贞，声名厉响。落景西倾，逝川东往。瘞玉质兮重泉，遂埋魂兮幽壤。（其二）（《十二砚斋金石录》。《台州金石录》一）

○毛藻墓志铭

颛顼开源，皋陶构绪。门多俊杰，代有文武。苕即演《诗》，遂使威楚。云布簪猷，星罗台辅。偃蹇疏放，志在追游。既轻轩冕，不重王侯。夷齐作侣，嵇阮为俦。满堂嘲谑，杯樽献酬。一生易尽，百年难驻。奄逐夜风，俄随朝露。行旅伤感，亲友追慕。隧道已通，佳城将措。黄泉路远，白马悲深。日掺春暖，云结郊阴。草悬露泣，树引风吟。式镌贞琰，永播芳音。（《广平府志》）

○唐故上骑都尉通直郎行永康令杜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铭（并序）

若夫桂晔松贞，表恭姜之逸操；兰薰雪白，彰孟光之闲雅。寢地之训，无爽於幼年；弄砖之仪，有成於岁。能兼之者，实夫人之谓乎！夫人朱氏，即荣之後也。分官命族，唐典迈於知人；扬历开基，魏史光於进德。父琛，才兼文武，位列周行，冀燮盐梅，将调鼎鼐。夫人问名纳礼，适於杜氏之门。承舅姑以敬恭，事娣姒而柔顺，中馈酒食之礼，匕榛栗之仪，皆暗合於前经，终可为於後则。不谓藏舟靡固，阳剑先沉，志负寒霜，抚其孤藐。每心归向，祈以净因，虔仰六时，匪亏一念，知岸树之非久，识井藤之不坚。岂积善之无征，忽迁神於大暮。於是夜台空掩，游月肆而无归；草露晨，望云衢而不返。春秋七十有八。嗣子君信，泉树多感，栾棘有伤，思答无由，号天叩地。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龙首原，礼也。白杨凄切，素柳萦纷，月缤翔，黄垆静寂。恐陵移海变，冥漠无追，敢勒翠琰，式旌不朽。铭曰：

莱梁之妻，夫人能似。幼□令德，实佐君子。家袭冠纓，名传策史。俄化一生，溘焉万祀。（其一）

容驾晨装，哀歌晓彻。庭酌告辞，崩心历血。□□凄楚，见之呜咽。恐音徽之寂寥，庶扬芳於镂碣。（石刻）

○唐王五从高叔祖易定等州（缺）上柱国李公故夫人辽东荣（下缺）墓志  
夫人讳尚卿，其先辽东人，（下缺）□□後妃之贤者，故慎氏（下缺）  
）□□名振於义武军，三代（下缺）□柔和，立性婉顺，深有静（下缺）  
）□□尚容德也。自作嫔君（下缺）□□玉叶秀而芳阴多（下缺）□□亲  
礼乐之风，训习（下缺）□□之祿，华如桃李，□（下缺）□□近无出其二  
美焉，（下缺）□□而亏随彼苍（下缺）□□亟九日，終於定州博陵（下缺）  
）□□习礼，次曰师周，承天（下缺）□□闻诗礼积习义（下缺）□□不自

胜叹鸣凤而□（下缺）□□并请俸钱，以丧事至（下缺）□□夫妇之道聿修，承□（下缺）□□安喜县鲜虞乡晖□（下缺）□以□受命，刊志贞石，用（下缺）□美淑德，夫人令名，惟桃之华，（下缺）□□□□之原兮，峨峨孤坟兮，（下缺）（《常山贞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八）

○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

大师讳法如，姓王氏，上党人也。幼随舅任澧阳，事青布明为师。年十九出家，志求大法。明内隐禅智，当人见让云：“蕲州忍禅师所行三昧，汝宜往谘受。”曰：“敬闻命矣。”其後至彼会中，稽请毕已，祖师默辩先机，即授其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数缘非缘，二种者尽。至清凉池，入空寂舍，可谓不动真际，而知万象者也。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故庐山远法师《禅经序》云：则是阿难，曲承音诏，遇非其人，必藏之灵府，幽关莫辟，罕窥其庭。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冥契於昔，功在言外，经所不辩，必暗轨元匠，孱然无差。又有达节善变，出处无际，晦名寄迹，无闻无示。斯人不可以名部分别有宗矣。明者即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步武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迹。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

至咸亨五年，祖师灭度，始终奉侍。经十六载，既淮南化掩，北游中岳，後居少林寺。处众三年，人不知其量。所以守本全朴，弃世浮荣，廉谦之德，贤士之灵也；外藏名器，内洽元功，庶几之道，高遁之风也；对问辞简，穷精入微，出有之计，解空之围也；权智勇略，能建法城，安人之友，师者之明也。垂拱二年，四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金曰：“始自後魏，爰降於唐，帝代有五，年将二百，而命世之德，时时间出，咸以无上大宝，贻诸後昆。今若再振元纲，使朝闻者光复正化。”师闻请已，辞对之曰：“言寂则意不亡，以智则虑未灭，若顺诸贤之命，用隆先胜之道，如何敢矣。”犹是谦退三让，久乃许焉。观乎至人之意，广矣大矣，深矣远矣。今唯以一法，能令圣凡同入，决定勇猛，当应谛受，如人出火，不容中断。众皆屈申臂顷，便得本心。师以一印之法，密印於众意，世界不现，则是法界此法，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子勤行之，道在其中矣。而大化既敷，其事广博，群机隐变之度，毫厘不差。

自後频诲学人，所疑咸速发问。俄然现疾，乃先觉有征尔。最後一夜，端坐树下，告以遗训，重明宗极，显七日而为一切，悟弹指而震大千。法无去来，延促思尽，即永昌元年岁次己丑七月二十七日午时，寂然卒世，春秋五十有二，瘞於少室山之原也。诸受业沙门北就高顶，起塔置石，优填王释迦像，并



累师之行状，勒在佛碑。冀汇奉庙庭，观文以自试曰：我师利见，动寂无方。陶均万累，广世为梁。登微有阶，庶勤必臧。遗功罔极，日月齐光。（《十二硯斋金石录》、《金石续编》六）

## ●卷六十八

### ☆新罗真德女主胜曼

真德，新罗王善德之妹。贞观二十一年袭王，永徽元年，遣其侄春秋、子法敏来朝，织锦为公布以献。五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 ○太平颂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用，抚运迈陶唐。幡旗何赫赫，钲鼓何。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况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旧唐书》百九十九）

### ☆新罗文武王金法敏

法敏，新罗王春秋子。永徽元年入朝，擢为太府卿。龙朔元年袭王，以其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以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诏削爵，发兵穷讨。上元中，遣使入朝谢罪，诏复官爵。开耀元年，死。

### ○赦教

往者国家间於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於原野。先王愍百姓之残害，越海请兵，本欲平定两国，雪累代之深耻，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丽未灭。寡人克承先志，既平两敌，四隅静泰，临阵立功者，并已酬赏。但念囹圄之苦，未蒙更新之泽，可赦国内，罪无大小，悉皆放出。百姓贫寒巢入米谷者，待有年偿之，只还其母。穷歎尤甚者，子母俱免。（《东国通鉴》）

### ○册安胜为高勾丽王诏

公之太祖，积德立功，子孙相继，开地千里，年将八百。至於建、产兄弟，祸起萧墙，衅成骨肉，家国破亡，宗社湮灭，生人波荡，无所托心。公避难山野，投身邻国，百姓不可以无主，皇天必有以眷命。先王正嗣，惟公而已，主祭非公而谁？谨遣金须弥山等册命公为高勾丽王。公宜抚集遗民，绍兴旧绪，永为邻国，事同昆弟。敬哉！兼遗粳米二千石，甲具马一匹，绫五匹，绢绸布各十匹，绵十五称。（同上）

### ○遗诏

寡人运属纷纭，时当争战，西征北讨，克定封疆，伐叛招携，聿宁遐迩，上慰宗祧之遗顾，下报父子之宿冤。自犯冒风霜，遂成痼疾，忧劳政教，更结沉疴，运往名存，奄归大夜。太子早蕴离辉，久居震位，宗庙之主，不可暂

空。太子即於柩前嗣立。且山谷迁贸，人代推移，昔日万几之英，终成一封之士，徒费资财，空劳之力。属纆之後十日，便於库门外庭，依西国之式，以火烧葬。服轻重自有常科，丧制度务从俭约。（同上）

### ○乞罪表

昔臣危急，事若倒县，远蒙拯救，得免屠灭。粉身糜骨，不足上报鸿恩；碎首灰尘，何能仰酬慈造。然深讎百济，逼近臣蕃，告引天兵，灭臣雪耻。臣惧破灭，自欲求存，枉被凶逆之名，遂入难赦之罪。臣恐事意未申，先从刑戮，生为逆命之臣，死为背恩之鬼。谨录事状，冒死奏闻。伏愿少垂神听，审元由。臣前代以来，朝贡不绝，近为百济再亏职责，遂使圣朝命将讨罪，死有余刑。伏惟皇帝陛下明同日月，容光并蒙曲；德合乾坤，动植咸被亭毒。好生之德，远被昆虫；恶杀之仁，爰流翔泳。倘降服舍之宥，赐全腰领之恩，虽死之年，犹生之日。非所希冀，敢陈所怀。谨遣原川等拜表谢罪，伏听敕旨。兼进贡银三百三十五两、铜三百三十两、针四百枚、牛黄一两二钱、金一两二钱、四十综布六匹、三十综布六十匹。（同上）

### ○报薛仁贵书

我先王於贞观二十三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我平定两国，平壤已南百济土地，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新罗百姓具闻恩敕，人人思奋。大事未终，文帝先崩，今帝践祚，复继前恩，频蒙慈造，兄弟及儿怀金才紫，荣宠之极，古未有，粉身碎骨，望报万一。

至显庆五年，圣上感先志之未终，成曩日之遗绪，命将徂征，大发船兵。先王年衰力弱，不堪行军，追感前恩，勉强至於界首，遣其领兵应接大军，水陆俱进，共平一国。苏大总管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大军回後，贼臣福信起於河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先破外栅，总夺军资，复攻府城，几将陷没。又於府城侧近，四处作城围守。某领兵往赴，以解其围，遂破贼城，复运粮饷，使一万汉兵免虎吻之危。至六年，福信徒党渐多，侵取江东之地。熊津留兵一千往攻，兵败匹马不返。自是熊津请兵，日夕相继，遂发兵众往围周留城。贼知兵小，遂即拒战，兵马失利而归，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福信乘胜复围府城，且绝熊津饷道，即募健儿间道救之。至六月，先王薨，又承敕旨，发兵北归。子在衰，不能应赴，含资道总管刘德敏等至，奉敕令我国供运平壤军粮。熊津刘总管亦使来，具陈府城孤危，道断粮尽。遂共刘总管攻拔瓮山，开通道路，若先运熊津，恐违敕旨，若专供平壤，即恐熊津绝粮。所以差遣老弱，运送熊津，选简精强，拟向平壤。其往熊津者，在途遇雪，人马殆尽。至龙朔二年正月，刘总管共我两河道总管金

庾信等，同运平壤军粮，风雪甚寒，人马冻死，所将兵粮，不能胜致。大军既还，我兵亦回，饥冻死者，不可胜数。行至瓠芦河，丽兵来追，我先渡河，幸胜而还，熊津府城频索谷种，前後所送数万斛，南运熊津，北供平壤。蕞尔小国，分供两所，人力疲极，牛马死尽，所贮仓庾，坐见虚竭。又留镇天兵，以时给衣。都护刘仁愿远镇孤城，数被百济侵围，我又遣兵解救，天兵一万，衣食於我，四年於兹。国家恩泽，虽复无涯；新罗效忠，亦足矜悯。至龙朔三年，总管孙仁师领兵来救府城，我兵亦发，同至同留城下。时倭人来助百济，兵船千艘，泊於白沙，百济精骑，阵於岸上。我以骁骑，先破岸阵，周留失胆，遂即降下。南方已定，回军北伐，任存一城，执迷不降，我军欲还。杜大夫承敕欲与百济共盟，我谓百济奸诈，反覆百端，今虽共盟，後恐有悔，奏请停盟。至麟德元年，复降严敕。盟会之事，虽非所愿，不敢违敕，乃於就利山筑坛，对敕使刘仁愿歃血相盟，山河为誓，画界立封，永为疆界。

至乾封二年，闻大总管英国公征辽。某往汉山州，遗兵集於界首。先遣细谍人觐候，回言大军未至平壤，且攻七重城，以待大军。其城垂陷，英公使江深来，云奉大总管处分，新罗兵马不须攻城，早赴平壤，即给兵粮，遣令赴会。行至水谷城，闻大军已回，我亦遂来。至乾封三年，遣太监金宝嘉入海，禀英公约束，我来赴集平壤。至五月，刘右相来。继发兵马。同赴平壤，某亦往汉城州点检兵马。此时蕃汉诸军，总集蛇水，男建出兵，欲决一战。我兵独为前锋，先破大阵，平壤城中，挫锋缩气。英公更取我国骁骑五百人，先入城门，遂破平壤，克成大功。我兵士并云：“征伐已经九年，人力殫尽，两国之平，今日乃成，必当国蒙尽忠之恩，人受效力之赏。”英公乃谓我军前失军期，及其入朝，反谓我兵无功。又早克之城，本是我国之地，陷於高丽三十余年，今还得之，置官以守，又以此城归於高丽。

夫我国自平百济，迄定高丽，尽忠效力，不负天朝，示知何故，一朝见绝。至总章元年，百济渝盟，越境侵犯，又致书云：“天朝修理战舰，外托征倭，欲伐新罗。”至咸亨元年六月，高丽谋叛，以歼留镇朝官。我欲发兵，先报熊津云：“高丽既叛，不可不伐。”百济司马祢军来云：“发兵即恐彼此相疑，宜令两国互相交质。”至七月，入朝使金钦纯等至，将百济旧地，总令割还。曾未数年，一与一夺，我国臣民，罔不失望。去年九月，具事奏闻，遭风未达。后百济构衅，诬我反叛，前失贵臣之心，後被百济之譖，进退惟谷，未申忠款。

使人琳润至，辱书，仰承总管犯冒风波，远来海外，理须发使郊迎，致其牛酒。远居异城，未获致礼，披读来书，专以我国称为叛逆，既非本心，惕然惊惧。今略陈冤枉，具录无叛。太阳虽不回光，葵藿犹怀向日，总管禀英雄之

秀气，抱将相之高材，天兵未出，先问元由，缘此来书，敢陈不叛。请加商量，具状申奏。（同上）

☆新罗宣德王金良相

良相始为宰相。建中四年，新罗王乾运死，国人共立之。贞元元年，册为检校太尉鸡林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是年卒。（据《东国通鉴》，谓弑王自立）

○遗诏

寡人本惟菲薄，居位以来，年不顺成，民用困穷，此皆德不符民望，政未合天心。常欲禅让，退居於外，群臣每以诚止，因循至今。忽遭疾疹，不寤不兴，死生有命，顾复何恨。死後依佛制烧火，散骨东海。（同上）

☆新罗兴德王金秀宗

秀宗，宪德王母弟，改名景徽。宝历二年立。大和元年，册为嗣王，开府仪同三司太尉鸡林州都督如故。开成元年，卒。

○戒奢习教

人有上下，位有尊卑，名例不同，衣服亦异。俗渐浇薄，民竞奢华，只尚异物之珍奇，却嫌土产之鄙野，礼数失於逼僭，风俗至於陵夷。敢率旧章，以申明命，苟或故犯，固有常刑。（同上）

☆新罗僖康王金悌隆

悌隆，宪贞子。唐开成元年立，在位三年，被弑。

○遗诏

寡人以眇末之资，处崇高之位，上恐获罪於天，下虑失望於人，夙夜兢兢，若涉渊冰。赖三事大夫，百辟卿士，左右挟维，不坠重器。今者忽染疾疹，至於旬日，恍惚之际，恐先朝露。惟祖宗大业，不可无主，军国万几，不可暂废，顾惟舒弗邨谊靖，先王之令孙，寡人之叔父，孝友明敏，宽厚仁慈，久处台衡，挟赞王政，可以祇奉，抚育苍生。爰释重负，委之贤德，付托得人，夫复何恨！伊尔多士，竭力尽忠，送往事居，罔或违礼。（同上）

☆新罗神武王金佐徵

佐徵，元圣王孙。开成四年立，七月卒。

○拜张保皋镇海将军教

清海镇大使保皋，尝以兵助神考，灭先朝之臣贼，其功烈可忘耶？（同上）

☆新罗真圣女主曼定

曼定，康王女弟。光启三年立，在位十一年，禅位於太子。

○禅位上唐帝奏

居义仲之宫，非臣素分；守延陵之节，是臣良图。臣倒年将志学，器可兴宗，不假外求，爰从内举。近已俾权藩寄，用靖国灾。（同上）

☆新罗景明王朴英

英，神德王之子。梁贞明三年立，同光三年卒。

○有唐新罗国故国师谥真镜大师宝月凌空之塔碑铭（并序）

余闻高高天象，非维占广阔之名；厚厚地仪，不独称幽元之号。岂栖禅上士，悟法真人，跨四大而游化观风，遐三端而宴居玩月，遂使假威禅伯，归魔□离乱之时；追令法王，扶释教於升平之际。以至慈云再荫，佛日重辉，外道咸宾，弥天率服，持秘印而发挥奥旨，举元纲而宏阐真宗，唯我大师即其人。大师讳审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住那王族草拔圣枝，每苦邻兵，投於我国。远祖兴武大王，鳌山禀气，鲮水腾精，握文符而出自相庭，携武略而高扶王室。终平二敌，永安兔郡之人；克奉三朝，遐抚辰韩之俗。考杯相，道高庄老，志慕松乔，水云虽纵其闲居，朝野根其无贵仕。妣朴氏，尝以坐而假寐，梦得休□，□後追思，因惊有娠。便以断其荤血，虚此身心，潜感幽灵，冀生智子。以大中九年十二月十日，诞生大师。异姿瞻发，神色融明，绮紈而未有童心，韶龢而□□佛事，聚沙成塔，摘叶献香。年九岁，径往惠目山，谒圆□大师。大师知有惠牙，许栖祇树，岁年虽少，心意尚精，勤劳则高风推功，敏捷则扬乌让美，俾践僧□，□离法堂。咸通九年，先大师寝疾，乃召大师云：“此法本自西天，百岩承词於江西，继明於南岳。南岳则漕溪之冢子，是嵩岭之元孙，虽信衣不传，而心印相授，远嗣如来之教，长开迦叶之宗。汝传以心灯，吾付为法信。”寂然无语，自□洹□。大师目语悲深，心丧愁切，尤积亡师之恸，实增绝学之忧。十有九，受具足戒。既而草系兴怀，□飘托迹，何劳跋涉，即事巡游，访名山而仰止高山，探□□而终寻绝境。或问曰：“大师虽备游此土，遍谒元关，而巡历他方，须参硕彦。”大师答曰：“自达摩付法，惠可传心，禅宗所以□者，何由西去，贫道已□□目，方接芳尘。”岂料舍筏之心，犹軫乘桴之志。

文德初岁，乾宁末年，先宴坐於松溪，学人雨聚；暂栖迟於雪岳，禅额我驰。何往不臧，曷维其已。真圣大王遽飞睿札，征赴彤庭。大师虽猥奉王言，而宁隳祖业，以循途多梗，附表固辞。可谓天外鹤声，早达於鸡林之畔；人中龙德，难邀於象阙之旁。□因避烟尘，离云水，投滇州而驻足，托山寺以栖心，千里安，一方苏息。无何，远闻金海西有福林，忽别此山，言归南界。及乎达於进礼，暂以踟蹰。爰有□进礼城诸军事金律熙，慕道情深，闻风志切，候於境外，迎入城中。仍葺精庐，谿留法犬，犹如孤儿之逢慈父，众病之遇医王。孝恭大王特遣政法大德如奂，回降纶言，遥祁法力，佐紫泥而兼送薰钵

，凭专介而俾披信心。其国主归依，时人敬仰，皆此类也。岂惟肉身菩萨，远蒙圣□□尊；青眼律师，频感群贤之重而已哉！此寺虽地连山脉，而门倚墙根，大师以水石探奇，烟霞选胜，游西岫，泉啖旧墟。岂谓果宜大士之情，深惬神人□□，所以创修茅舍，方止[QYDE]舆，改号凤林，重开禅□。先是，知金海府进礼城诸军事明义将军金仁匡，鲤庭禀训，龙阙驰诚，归仰禅门，助修宝所。大师心怜□□，意有终政，高演元宗，广扬佛道。

寡人抵膺丕构，嗣统洪基，欲资安远之风，期致禹汤之运。闻大师时尊天下，独步海隅，久栖北岳之阴，请授东山之法。兴轮寺上座释彦琳、中事省内养金文式，卑辞厚礼，至切嘉招。大师谓众云：“虽在深山，属於率土，况因付嘱，难拒下臣。”贞明四年冬十月，忽出门届於□辇。至十一月四日，寡人整其冕服，衲肖净襟怀，延入蕊宫，敬邀兰殿，特表师资之礼，恭申钻仰之仪。大师高拂毳衣，直升绳榻，说理国安民之术，敷归僧□□之方。寡人喜仰慈颜，亲闻妙旨，感激而重重避席，忻欢而一一书绅。此日随大师上殿者八十人，徒中有上足景质禅师，仰扣钟鸣，潜回镜智。大师撞击，声在春容，晓日之映群山，清风之和万籁。纵容演法，偏超空有之边；慷慨谭禅，实出境尘之表。莫知其极，谁识其端。翌日，遂命百寮诣於所止，同列称□，仍差高品，上尊号曰法膺大师。此则尽为师表，常仰德尊，恭著鸿名，以光元教。

其後大师已归旧隐，重启芳筵，谕诸学於道灰，俱传法要；援群生於涂炭，□{施贝}慈风。则必忽患微疴，犹多羸色，大众疑入两楹之梦，预含双树之悲。龙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诘日告众曰：“诸法皆空，万缘俱寂，言其寄世，宛若行云。汝等勤以住持，慎无悲哭。”右胁而卧，示灭於凤林禅堂，俗年七十，僧腊五十。於时天色氤氲，日光惨澹，山崩川竭，草悴树枯，山禽於是苦啼，野兽以之悲吼。门人等号奉色身，假隶於寺之北岭。寡人忽聆迁化，身恻恻情，仍遣昭元僧荣会法师，先令吊祭。至於三七，特差中使赍送赙资，又以赠谥真镜大师，塔名宝月凌空之塔。

大师天资惠悟，岳终精灵，悬慈镜於灵台，挂戒珠於识宇。於是随方宏化，逐境示慈，知无不为，绰有余裕。至於终世，心牢无瞥起之情；虽在片时，体正绝尘劳之染。传法弟子景质祥师等五百余人，皆传心印，各宝髻珠，俱栖宝塔之旁，共守禅林之阃，远陈行状，请勒贞眠。寡人才谢凌云，学非对□，柔翰敢扬其禅德，菲词希播其道风，遽裁熊耳之铭，焉惭梁武；追制天台之偈，不愧随皇。其词云：

释迦法付大龟氏，十劫流转示後來。心灭法流何日绝，道存人去几时回。传矣哲人忧迷路，生於浮世降圣胎。欲海波高横一苇，邪山路险轸三材。方忻宴坐年衰花发，忽叹泥洹宝月摧。霜沾鹤树悲长悴，雾暗鸡山待一开。龙德四

年岁次甲申四月一日建。

☆新罗敬顺王金传

传，孝宗之子，为甄萱所立。唐天成三年立，在位八年，降於高丽。

○上高丽王建书

本国久经乱离，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顾以臣礼见。（《东国通鉴》

）

☆金庾信

庾信，舒元子。官上州将军、梁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平百济，灭高句丽，皆其功。率年七十九，追赠王爵。

○中岳告天誓词

敌国无道，侵扰我封疆，略无宁岁。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祸乱，惟天隆监，假手於我。（同上）

○祭落星文

天道则阳刚而阴柔，人道则君尊而臣卑。苟或易之，即为大乱。今毗昙等以臣而谋君，自下而犯上，此所谓乱臣贼子，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今天若无意於此，而反见星怪於主城，此臣所疑惑而不喻者也。惟天之威，从人之欲，善善恶恶，无作神羞。（同上）

☆薛聪

聪字聪智，博学善属文，能以方言解九经义，训导後生。

○讽罗王文

唯臣闻昔花王之始来也，植之香园，护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於是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忽有一佳人，名曰墙薇，朱颜玉齿，鲜妆靓服，伶俜而来，绰约而前曰：“妾闻王之令德，愿荐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名曰白头翁，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前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窃谓左右供给，膏粱虽足，巾衍储藏，须有良药。故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不识王亦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难得，将如之何？”丈夫曰：“凡为君者，莫不亲近老成而兴，昵比夭艳而亡。然而夭艳易合，老成难亲，是以夏姬亡陈，西施灭吴，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谢曰：“吾过矣。”（同上）

☆金弼奚

弼奚，官翰林郎朝散大夫兼太子朝议郎。

○圣德大王铜钟之铭

夫至道包舍於形象之外，视之不能见其原；大音震动於天地之间，听之不

能闻其响。是故凭开假说，观三真之奥载；悬举神钟，悟一乘之圆音。夫其钟也，稽之佛土，则验在於赋；寻之常乡，则始制於鼓延。空而能鸣，其响不竭；重为难转，其体不蹇。所以王者元功，克铭其上，群生离苦，亦在其中也。伏惟圣德大王德共山河而并峻，名齐日月而高悬，举忠良而抚俗，崇礼乐而观风，野务本农，市无滥物，时嫌金玉，世尚文才，不意子虚，有心老诚，四十余年临邦勤政，一无干戈惊扰百姓，所以四方邻国，万里归宾，惟有钦风之望，未曾飞矢之窥。燕秦用人，齐晋替霸，岂可并轮双辔而言矣。双树之期难测，千秋之夜易长，宴驾已来，於今三十四年也。顷者孝嗣景德大王在世之日，继守丕业，监抚庶机，早隔慈规，对星霜而起恋；重违严训，临阙殿而增悲，追远之情转凄，益魂之心更切。敬舍铜一十二万斤，欲铸大钟一口。立志未成，奄为就世。今我圣上行合祖宗，意符至理，殊祥异於千古，令德冠於当时。六御龙云，荫洒於玉阶；九天雷鼓，震响於金阙。草木之林，离离乎外境；非烟之色，焕焕乎京师，此则报兹诞生之日，应其临政之时也。仰惟大君恩若地平，化黔黎於仁教；心如天镜，奖人子之孝诚。是知朝於元舅之贤，夕於忠臣之辅，无言不择，何行有愆，乃顾遗言，遂成宿意。尔其有司辨事，工匠尽模，岁次大渊，月惟大吕，是时日月借晖，阴阳调气，风和天静，神器化成。壮如岳立，声若龙吟，上彻於有顶之巔，潜通於无底之下，见之者称奇，闻之者受赐。愿兹妙因，奉翊尊灵，听普闻之清响，登无说之法筵，契三明之胜心，居一乘之真境。乃至琼萼之丛，共金柯以永茂；邦家之业，将铁围而弥昌。有情无识，慧海同波，咸出尘区，并升觉路。臣弼奚文拙无才，敢奉圣诏，贷班超之笔，随陆佐之言，述其明旨，铭记於钟也。其词曰：

紫极县象，黄輿启方。山河镇别，区宇分张。东海之上，众仙所藏。地居桃壑，界接扶桑。爰有我国，合为一乡。元元圣德，旷代弥新。妙妙清化，遐迩克臻。将恩被远，与物均沾。茂矣千叶，安乎万伦。愁云忽脱，慧日无春。恭恭孝嗣，继业於机。治俗仍古，移风岂违。日思严训，常慕慈辉。更以修福，天钟为祈。伟哉我後，盛德不轻。宝瑞频出，灵符每生。生贤天佐，时泰国平。追远惟勤，随所愿成。乃顾遗命，於斯写钟。神人奖力，珍器形容。震威谷，清韵朔峰。闻见俱信，芳缘允钟。能保魔鬼，救之鱼龙。圆空神体，方现圣踪。永是鸿福，恒恒转重。大历六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十四日铸钟。

☆金陆珍

陆珍，官守大南令。元和四年入唐朝贡使。

○唐鳌藏寺碑

守大南令臣金陆珍，奉（缺）考（有缺）测记予若存者教亦善数归於九（有缺）以双忘（缺）而不觉，遍法界而冥立，（有缺）是微尘之刹，沙数之



区，竟礼微言，争尚（有缺）能与於此乎！鳌藏寺者，（缺二字）回绝累以削成，所寄冥奥，自生虚白，碧涧千寻，中宫奉为（有缺）明业继断鳌。功崇御辨，运璇玑而照宇；德合天心，握金镜（有缺）何图天道将变，书物告凶，享国不永，一朝晏驾，中宫（缺）身罔极而丧礼也，制度存焉，必诚必信，勿之有悔，送终之事，密藏郁陶，研精寤寐求之，思所以幽赞冥休、光启元福者，西方府之纾财，召彼名匠，各有司存，就於此寺，奉造阿弥陀佛像一，见真人於石塔东南岗东南岗上之树下，西面而坐，为大众说法，既觉（有缺）卒，溪涧激迅，维石岩岩，山有朽壤，匠者不顾，咸谓不详，乃（有缺）之固正当殿立，有若天扶，於时见者，愕然而惊，莫不（有缺）至百虑多岐，一致於诚，诚也者，可以动天地，（有缺）既得匪棘，其欲子来成之，其像则（下缺）。（右第一石）

（上缺）也当此之时，岂（有缺）基壤之剔之，更将（有缺）欤是欤，故知万法殊（有缺）件之材毕至，班石之巧（有缺）普照八十种好，出众妙（有缺）铺绮槛，朝日映而炫耀，（有缺）苦节洁行修身，专思法（有缺）德贞顺立节，著於称道，（有缺）路若斯之盛乎！欲此（有缺）燕然之作，便察膺扬（有缺）物混成，载我以形，劳我（有缺）慧炬，用拯迷类，正教难测，（有缺）鳌业泰登枢位袭声教（有缺）忘不忘维何，思崇冥祐，（有缺）宝纷散，香花周绕，天人（下缺）。（右第二石）

#### ☆金力奇

力奇，元和三年新罗入朝贡使。

#### ○请授故主俊邕封册归国表

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唐会要》九十五）

#### ☆金柱弼

柱弼，长庆二年新罗国朝贡使。

#### ○请牒傍海州县任新罗良口归国奏

先蒙恩敕，禁卖良口，使任从所适。有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伏乞牒诸道傍海州县，每有船次，便赐任归，不令州县制约。（《唐会要》八十六）

#### ☆金颖

颖，官守定连府司马朝请郎。

#### ○新罗国武州迦智山宝林寺谥普照禅师灵谥碑铭

闻夫禅境元寂，正觉希夷，难测难知，如空如海。故龙树师子之尊者，喻

芭蕉於西天；宏忍惠能之祖师，谭醜翻於震旦。盖埽因果之迹，离色相之乡，登大牛之车，入罔象之域。是以智光远望，惠泽遐流，洒法雨於昏衢，布慈云於觉路。见空者一息而越彼邪山，有为永劫而滞於黑业。矧乎末法之世，像教纷纭，罕契真空，互持偏见，如擘水求月，搓绳系风，徒有劳於六情，岂可得其至理。其於众生为舍那，舍那为众生。众生不知在舍那法界之中，纵横造业；舍那亦不知众生在苞含之内，湛然常寂。岂非迷耶，如此迷者，大不迷矣。知其迷，惟我禅师乎！或谓此说为落之言。吁！道经云：“上士闻道，崇而奉之；中士闻道，抚掌而笑。”不笑不足以为首也，此之谓矣。

禅师讳体澄，宗姓金，熊津人也。家承令望，门袭仁风，是以庆自天钟，德从岳降，孝义旌表於乡里，礼乐冠盖於轩裳者也。禅师托体之年，尊夫人梦日轮驾空，乘光贯腹，因之惊悟，遂觉有怀。及逾期月，不之诞生。尊夫人追寻瑞梦，誓祷良因，膳彻段，饮断醕醴，胎训净戒，鹭事福田，由是克解分蓐之忧，允叶弄璋之庆。禅师貌雄岳立，气润河灵，轮齿自然，金发特异，闾里声叹，戚口咸惊。从襁褓之年，宛有出尘之趣；登韶龀之岁，永怀舍俗之缘。二亲知其富贵难留，财色莫系，许其出家游学，策杖寻师。投花山劝法师座下，听口为业，抠衣请益，夙夜精勤，触目无遗，历耳必记。常以口治粗鄙，藻练僧仪，积仁顺而烦恼蠲除，习虚静而神通妙用，超然出众，卓尔不群。後以大和丁未岁，至加良峡山普愿寺受具戒。一入坛场，七宵行道，俄有异雉，忽尔驯飞。有稽古者曰：“昔向陈仓，用显霸王之道；今来宝地，将兴法主之征者焉。”初道仪大师者，受心印於西堂，後归我国，说其禅理。时人雅尚经教，与习观存神之法，未臻其无为任运之宗，以为虚诞，不之崇重，有若达摩，不过梁武也。由是知时未集，隐於山林，付法於廉居禅师，居雪山亿圣寺，传祖心，辟师教，我禅师往而事焉。净修一心，求出三界，以命非命，以躯非躯。禅师察志气非偶，素概殊常，付元珠，授法印。

至开成二年丁巳，与同学真育、虚会等，路出沧波，西入华夏。参善知识，历三五州，知其法界嗜欲共同，性相无异。乃曰：“祖师所说，无以为加，何劳远适，止足意兴。”五年春二月，随平卢使归旧国化故乡。于是檀越倾心，释教继踵，百川之朝螯壑，群领之宗鹫山，未足为喻也。遂次武州黄壑兰若，时大中十三祀，龙集於析木之津，宪安大王即位之於年也。大王聆风仰道，劳於梦魂，愿辟禅扉，请入京毂。夏六月，教遣长沙县副守金彦卿赍药迎之。所以处云岩之安，兼属结戒之月，托净名之病，陈六祖之辞。冬十月，教又遣道俗使云岩郡僧正连训法师、奉宸冯等，宣谕纶旨，请移居迦智山寺。遂飞金锡，迁入山门，其山则元表大德之旧居也。表德以法力施於有政，是以乾元二年，特教植长生标柱，至今存焉。宣帝十四年仲春，副守金彦卿夙陈弟子之

礼，尝为入室之宾，减清俸，出私财，市铁二千五百斤，铸卢舍那佛一躯，以庄禅师所居梵宇。教下望水里南等宅，共出金一百六十分，租二千斛，助充装饰功德，寺隶宣教省。咸通辛巳岁，以十方施资，广其禅宇。庆毕功日，禅师莅焉，虹之与，贯彻堂内，分辉耀室，渥彩烛人，此乃坚牢告祥，娑迦表瑞也。广明元年三月九日，告诸依止曰：“吾今生报业尽，就木兆成，汝等当善护持，无至隳怠。”至孟夏中旬二日，雷电一山，自西至戌。十三日子夜，上方地震，及天晓，右胁卧终。享龄七十有七，僧腊五十二。於是弟子英惠、清奂等八百余人，义深考妣，情感乾坤，追慕攀号，声动溪谷。以其月十四日，葬於王山松台，垒塔安厝。

呜呼！禅师名留於此，魂魄何之？生离五浊，超入八空，乐寂灭而不归，遗法林而永秀。岂惟济生灵於沙界，实亦裨圣化於三韩。《礼》云：“别子为祖。”康成注云：“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是以达摩为唐第一祖，我国则以仪大师为第一祖，居禅师为第二祖，我师为第三祖矣。中和三年春三月十五日，门人义车等纂集行状，远诣王居，请建碑铭，用光佛道。圣上慕真空之理，闵严师之心，教所司定谥曰普照，塔号彰圣，寺额宝林，褒其禅宗，礼也。翌日，又诏微臣修撰碑赞，垂裕后人。臣兢惶承命，直笔为词，但以供奉宸衷，敢避文林嗤哂。词曰：

禅心不定兮至理归空，如活琉璃兮在有无中。神莫通照兮鬼其敢冲，守无不足兮施之无穷，劫尽恒沙兮妙用靡终。（其一）

寥廓舍那，苞育万物。蠢蠢众生，违舍那律。律既罔体，复谁是佛？迷之又迷，道乃斯毕。（其二）

大哉禅师，生乎海域。克炼菩提，精修惠德。观空离空，见色非色。强称为印，难名所得。（其三）

有为世界，无数因缘。境来神动，风起波翻。须调意马，勤伏心猿。以斯为宝，施於後贤。（其四）

乘波若舟，涉爱河水。彼岸既登，惟佛是拟。牛车已到，火宅任毁。法相虽存，哲人其萎。（其五）

丛林无主，山门若空。锡放众虎，钵遗群龙。惟余香火，追想音容。刊此真石，祀法将雄。（其六）

（中和四年岁次甲辰季秋九月戊午朔旬有九日丙子建。）

☆金□□（阙名）

○新罗文武王陵之碑

（上缺）後兵殊配天统物，画野经圻，积德□□，匡时济难，应神（缺）派鲸津氏映三山之阙，东拒开梧之境，南邻□桂之□，□接黄龙，驾朱蒙

（缺）承白武，仰（缺）问尽善其能，名实两济，德位兼隆，地跨八夤，勋超三□，巍巍荡荡，不可得而称者。我新罗（缺）君灵源自；继昌基於火官之後，峻构方隆。由是克□□枝，载生英异，■侯祭天之胤，傅七叶以（缺）焉。十五代祖星汉五，降质圆穹，诞灵仙岳，肇临□□，似对玉栏，始荫祥林，如观石纽，坐金舆而（缺）大王思术深长，风姿英拔，量同江海，威若雷霆，□地□□□方卷迹，停烽罢候，万里澄氛，克勤开（缺）简□之德，内平外成；光大之风，迺安远肃。□功盛□□□於将来，叠粹凝贞，垂裕於後裔，（缺）挹□舍谦乃圣哲之奇恩以抚人，宽以御物，（缺四字）知其际，承德者咸识其邻，声溢间河（缺）峰而疏干契半千而诞命，居得一以□□，照惟几於丹府，义符性兴，洞精鉴（缺）恬□辅质情源湛湛，吞纳□□襟（缺六字）握话言成范，容止可观，学综古（缺）之训，姬室拜桥梓之（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应鸿社（缺）宫车晏驾，遏密在辰，以（缺）舜海而沾有截，悬尧景以烛无垠，（缺）著□□□而光九列，掌天府以（缺）感通，天使息其青，安然利涉（缺）近违邻好，频行首鼠之谋，外信（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以君王（缺）列阵黄山，胃聚鸱张，欲申距（缺）至贼都元恶泥首辕门，佐吏（缺）三年而已。至龙朔元年（缺）所宝惟贤，为善最乐，悠仁（缺）朝野欢娱，纵以无为无（缺）颺更兴太伯之基，德（缺）之风，北接挹娄，蜂（缺）诏君王使持节（缺）军落於天上旌（缺）之谋出如反手，巧（缺）丸山有纪功之将，以（缺）真九合一匡，东征西（缺）宫前寝，时年五十六，（缺）牧哥其上，狐兔穴其傍，（缺）烧葬，即以其月十日火（缺）妣天皇大帝（缺）王礼也。君王局量（缺）国之方，勤恤於八政（缺）归，乃百代之贤王，实千（缺）清徽如士，不假三言识骏（缺）而开沼，仿佛濠梁，延锦石以（缺）之宾，聆嘉声而雾集，为是朝多（缺）即入升忘归，射熊若返，太子鸡（缺）丹青洽於麟阁，竹帛毁於芸台，（缺）余下拜之碣。乃为铭曰：

（缺）侍星精（缺）域，千枝延照，三山表色。盛德遥传，（缺）道德像栖梧（缺）允武允文，多才多艺。忧人吞蛭，尊（缺）九伐亲命三军（缺）威恩赫奕。茫茫沮，聿来充役。蠢（缺）钦风丹甑屡出（缺）镇空（缺）雄。赤鸟呈灾，黄熊表崇。俄随风烛，忽（缺）命凝真，贵道贱身，钦味释（缺）葬以积薪，（缺）灭粉骨鲸津，嗣主允恭，因心孝友，罔（缺）鸿名，与天长兮地久。

☆阙名

○新罗镜文

三水中，四维下，上帝降子於辰马。先操鸡，後搏鸭，此谓运满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年中兴大事。混踪迹，沌名姓，混沌谁知真兴圣。振法

雷，挥神电，於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智者见，愚者盲，兴云注雨与人征。或见盛，或视衰，盛衰为灭恶尘滓。此一龙，子三四，递代相承六甲子。此四维，定灭丑，越海来降须待酉。此文若见於明王，国泰人安帝永昌。吾之记。（《高丽史》一）

●卷六十九

☆突厥可汗默啜

默啜，骨咄禄可汗之弟。天授初，骨咄禄死，子幼，乃自立为可汗。开元四年讨拔曳固，为其残众所杀，传首京师。

○移书

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小姓，罔冒为婚，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唐会要》九十四）

☆吐蕃赞普弃宗开赞

《全唐文》九百九十九有传。

○致长孙无忌书

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往，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唐会要》九十七）

☆高丽国王王建

《全唐文》卷一千有传。

○喻群臣诏

朕虑诸道寇贼，闻朕初即位，或构边患，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示之意。

○又

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於其间，因而侵掠边邑，为害大矣。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屏，为百世之利。

○待蕃人诏

北蕃之人，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今虽服事，向背无常。宜令所过州镇，筑馆城外待之。

○定征赋诏

泰封主以民从欲，惟事聚敛，不遵旧制。一顷之田，租税六硕，置驿之户，赋丝三束，遂使百姓辍耕废织，流亡相继。自今租税征赋，宜用天下通法，以为恒例。

○收百济令

渠魁既纳款，无犯吾赤子。存问将士，量才任用。（《东国通鉴》）

☆高丽国王王金尧

金尧，字天义，丽王建次子。晋开运三年立，汉隐帝乾二年卒，在位凡四年。谥曰定宗。（按《五代史》作王武）

○褒奖王式廉诏

式廉三代元勋，一邦柱石，量吞海岳，气运风云。昨者当先王疾笃之秋，是泾渭未分之际，怀忠秉义，表节岁寒，翊戴眇冲，嗣临军国。寻有奸臣暴逆，结构凶顽，忽自萧墙，俄兴变乱。卿玉入火而弥冷，松冒雪以转青，按剑冲冠，忘生徇难，凶狂瓦解，逆党伏诛，朝纳欲坠而复兴，宗社将倾而再整。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今辰？可谓板荡识诚臣，疾风知劲草，昔闻斯语，今见其人，纵加万石之封，并授九州之牧，岂足酬兹勋绩，报彼功名！今赐匡国翊赞功臣号，加大丞崇资，将表予怀，以旌不朽。匪独展君臣义，惟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如皎日，更希予无忘责躬俭己，公常务知足养廉，爰育黎元，赏罚平中，使国祚而天长地久，貽富贵於百子千孙。（《高丽史》）

☆庾黔弼

黔弼，高丽平州人。累官征西大将军，佐王建平新罗，灭百济，数有功。卒谥忠节。

○上高丽王王建书

臣虽负罪在贬，闻甄萱侵我海乡，臣已选本岛及包乙岛丁壮，以充军队，又修战舰以御之，愿上勿忧。（《东国通鉴》）

☆崔彦

彦，初名慎之，本新罗庆州人。少能文。年十八，游学入唐，宾贡及第。四十二，始还国，拜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新罗亡，高丽王建命为太子师，委以文翰之任。官至翰林院令平章事。後晋开运元年卒，年七十七，谥文英。

○有唐高丽国海州须弥山广照寺故教谥真澈禅师宝月乘空之塔碑铭

昔者肉身菩萨惠可禅师，每闻老生谈天竺吾师夫子达摩大师，乃总持之林苑，不二之川泽也。於是远赍祖法口梁，而又游化魏朝，往寻嵩岳，非人不授。始遇大宏，因物表心，付衣为信，犹亦优昙一现，洎於五叶相承，其道弥尊，不令断绝，格於天鉴，元学咸宗，殊见所生，信衣斯止。是故曹溪为祖，法水长流，波口滔天浩浩，犹鲁公之政，先奉文王、康叔之风，以尊周室。则知当仁秀出者唯二，曰让曰思，实繁有徒，蕃衍无极。承其让者大寂，嗣其思者石头，石头传於药山，药山传於云岩，云岩传於洞山，洞山传於云居，云居传於大师，传法继明，焕乎本藉。且曰：大师法讳利严，俗姓金氏，其先鸡林人也。考其国史，实星汉之苗。远祖世道凌夷，斯卢多难，偶随萍梗，流落熊川。父章，深爱云泉，因寓城之野，故大师生於■泰。相表多奇，所以竹马之年

，终无（缺）年十二，往迦邪岬寺，投德良法师，恳露所怀，求为师事。自此半年之内，三藏备探。师谓曰：“儒室之颜生，释门之欢喜，是知後生可畏，於子验之者矣。”则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然则母氏初於有娠，梦神僧来寄青莲，永为征信，则知绝尘合契，怀曰同符。中和六年，受具足戒於寺道坚律师。既而油钵无倾，浮囊不漏，桑门记位，不唯守夏之勤：草系悬心，宁止终年之恳。

其後情深问道，志在观口，结瓶下山，飞锡沿海。乾宁三年，忽过入浙。後崔艺熙大夫方将西泛，迹而西，所以高悬云帆，遽超雪浪。不销数日，得抵鄞江。於时企闻云居道膺大师，禅门之法胤也，不远千里，直诣元关。大师谓曰：“曾别匪遥，再逢何早？”师对云：“未曾亲侍，宁导复来？”大师默而许之，潜愜元契。所以服勤六载，寒苦弥坚。大师谓曰：“道不远人，人能宏道，东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兴，唯我与汝。吾道东矣，念兹在兹。”师不劳圯上之期，潜受法王之印，以後岭南河北，巡礼其六堵波；湖外江西，遍参其诸善知识。遂乃北游恒岱，无处不游；南抵衡庐，无山不抵。谒诸侯而献刺，投列国以观风，四远参寻，遍宜舍筏，珍重屏翳，迺迤东征。爰有金海府知军府事苏公律熙，选胜光山，仍修堂宇，倾诚愿海，请住烟霞。桃李无言，稻麻成列，一栖真境，四换周星。大师虽心爱禅林，遁世无闷，而地连贼窟，图身莫安，所以乱邦不居，於是乎在。十二年，途出沙火，得至遵岑，永同郡南，灵觉山北，寻谋驻足，乍此踟蹰，缙素闻风归心者众矣。

今上闻大师道高天下，声盖海东，想对龙颔，频飞鹤版。大师谓众曰：“居於率土者，敢抵纶音；傥遂朝天者，须沾顾问。付嘱之故，吾将赴都。”所以便逐皇口，来仪帝壤。上重光大业，仰止高山，所以修葺泰兴，请停慈盖。粤以明年二月中，特遣前侍中权说太相朴守文迎入舍那内院，虔请信任持。无何，迴飭蕊宫，高敷莲座，待以师资之礼，恭披钻仰之仪。犹如西域摩腾，先陟汉皇之殿；康居僧会，始升吴主之车。遂以麈尾发挥，龙颜欣悦，其於瞻仰，偏动宸襟。此时鱼水增欢，不可同年而语哉！他时乘闲之夕，略诣祥扉问曰：“弟子恭对慈颜，直申素恳。今则国仇稍扰，邻敌交侵，犹似楚汉相持，雄雌未决，至於三纪，常备二凶，虽切好生，渐深相杀，寡人曾蒙佛诫，暗发慈心，恐遗玩寇之愆，仍致危身之祸。大师不辞万里，来化三韩，救昆岗，昌言有待。”对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虽行军旅，且ê黎元。何则？王者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不杀无辜之辈，焉论有罪之徒。所以诸善奉行，是为宏济。”上乃抚机叹曰：“夫俗人迷於远理，预惧阎摩，至如大师所言，可与言天人之际矣。所以救其死罪，时缓虔刘，怜我生灵，出於涂炭，此则大师之化也。”

其後大师自栖京辇，频改岁时，每以注目山川，欲择终焉之地。隐雾之志，愚到，闻□天上，上莫阻道情，潜忧生别，思惟良久，久乃许焉。大师临别之间，特披悲感云：“仁王宏誓，护法为心，遥垂外护之恩，永蓄苍生之福。”所以长兴三年，下教於开京西北海州之阳，遽择灵峰，为构精舍，寺名广照，请以居之。是日大师略领门徒，就栖院宇，学流盈室，禅客满堂，若融归北海之居，疑惠结东林之社。所以诲人不倦，如镜忘疲，其众如麻，其门如市。然则不资分卫，唯免在陈，此乃官庄则分锡三庄，供事则具颁四事。况复近从当郡，傍及邻州，咸发深心，并修净行。则知花惟エト，如投宝树之园；林是ヤ檀，似赴庵萝之会。大师先来於踏地，备自馀山，师至魂交，神来顶谒，献粲输玉泉之供，披诚指庐阜之居，其为神理归依，皆如此类。

大师谓众曰：“今岁法缘当尽，□径他方。吾与大王曩有因缘，今当际会，须为面诀，以副心期。”便挈山装，旅臻辇下。此时上暂驱龙旆，问罪马津，大师病甚，虚羸任特，不得诣螭头留语，入鸡足有期。岂惟昔在竺乾，迦叶别王之憾；曾於华夏，伯阳辞关令之嗟而已矣哉！明日肩輿到五龙山，颺使招诸弟子云：“佛有严诫，汝曹勉旃！”清泰三年八月十七中夜，顺化於当寺法堂，俗年六十有七，僧腊四十有八。於时日惨风悲，云愁水咽，门下僧等不胜感慕，俱切攀号。以其月二十日，奉迁神座於本山□千寺之西岭，去寺三百□，雅奉遗教也。士庶阗川，香华溢谷，送终之盛，前古所无者矣。上乃旋在省方，忽闻迁化，爰切折梁之恸，亦增亡镜之悲。自此特命亲官，遥申吊祭。

大师风神天假，智惠日新，生知而众妙会心，宿植而元机藏粹。所以事惟善诱，谭以微言，引彼蒙泉，归於性海。其奈山辉川媚，秀气难逃，故始自光山，终於□岭。可谓栖迟两地，各分韞匱之珍；戾止三河，俱示摩尼之宝者矣。传业弟子处光、道忍、贞フ、庆崇，并升上足，皆保传心，或早牵尼父之悲，或坚护卜商之业。所憾宝塔虽耸，洪铭未刊，然则扣不朽之缘，於在家弟子，左丞相皇甫悌恭、前王子太相王儒、前侍中太相李陟良、广评侍郎郑承休，俱早调夏鼎，常舣殷舟，诚仁国之金汤，亦法城之墙堦。与昭元大统教训断金相应，深感法恩，请赠大名，以光禅教。诏曰可，故追谥真澈大师，塔名宝月乘空之塔，申命下臣，式扬高躅。彦才惭燕石，学谢萤光，以有限微才，记无为景行，杳犹行海，难甚缘山，潜测高深，莫知涯际。爰有门徒元照上人夙传口，亲奉玉音，因趣龟文，数临蜗舍。所以得於无得，闻所未闻，譬凉月之游空，如猛风之扫霭，唯以敷陈厚旨，齐赞成功。所冀翠碣披文，感国主亡师之憾；丰碑相质，嗟门人绝学之愁。言莫慎诸，直书其事。铭曰：

禅宗之元，代代堂堂。人中师子，世上法王。元关阗阗，觉路津梁。远从天竺，来化海邦。伟矣吾师，生於辽左。何陋之有，岂论夷夏。冰姿雪肤，言



说温雅。乘查兮雪浪中，问道兮云居下。命之入室，仍以传心。栖迟道树，偃仰祥林。□津近棹，忽遇知音。便升金殿，钦仰殊深。卜地海真，曹溪接武。唯我导师，谓之慈父。忽叹泥洹，天收法雨。赠谥兮感法恩，流慈兮光禅宇。清泰四年十月二十日立。

○有晋高丽中原府故开天山净土寺教谥法镜大师慈灯之塔碑铭（并序）

原夫晓月遐升，照雪於四方之外；春风广被，扬尘於千岭之旁。然则木星著明，散发生之元雾；青晕回耀，浮芳序之法云。或色凝寒，或阳和解冻，聚此太平之美，激於离日之晖。所以二气相承，三光助化，可谓丽天之影，明望所宗，此则宏之在言，拾此於实。尝试论之，尺璧非宝，亡羊则唯贵寸阴；宏珠是珍，罔象则真探秋露。故知儒风则诗惟三百，老教则经乃五千，孔谭仁义之源，聃演元虚之得；然而虽念忘□，敢言得理，此则域中之教，方内之谭。曷若正觉道成，知一心之可得；真如性净，在三际之非殊。故知澡慧六通，不生不灭；凝情三昧，无取无行。盖因方便之门，犹认秘微之义，事情善诱，心在真宗。然而至道希夷，匪称谓之能鉴；元宗杳邈，非名言之所矜。於是各守一隅，难通三返，筌蹄之外，慧业所资。而又虽渴鹿趣炎，谓至清池之畔；盲龟游沼，犹逢浮水之中。则知法本不生，因生起见，见其可取，法则常往，用此庄严佛土，成就众度生天，人教菩萨，方思妙用，可谓周勤。然则昔者如来为五比丘说三乘教，化缘已毕，寻以迁仪，临涅之时，以无上法宝，密传迦叶，流布世间，日护念勤修，无令断绝。自大迦叶得其法眼，付属阿难，祖祖相传，心心共保。爰有应真菩萨，同觉大师，惠口中□非人不授，至唐承袭者，窃惟六人：摩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能。能其後分而为二，其一曰让，其一曰思，其下昭昭，此则何述焉。洎於像末，逾益浇讹，大道云丧，微言且绝，则非探奇上士，契理真人，何以一匡颓俗，再□法轮。必有涉进元乡，心行静处，时时间出，代有其人者焉。

大师法讳元晖，俗姓李氏，其先周朝德，柱史逃荣。苦县地灵，如有犹龙之圣；郡乡天宝，昔闻叹凤之君。故言匪鲁司寇，无以知之者也。远祖初自圣唐，远征辽左，从军到此，苦役忘归，今为全州南原人也。父讳德顺，尤明《老》、《易》，雅好琴诗。当白驹栖谷之时，是鸣鹤在阴之处，高尚其事，素无宦情。母傅氏，假寐之时，须臾得梦。阿婆布施，证鸠摩罗驮之祥；圣善因缘，呈鹤勒夜那之瑞。歿贤曾尔，唯我亦然。况又在孕之时，十有三月，免怀之际，元正伍时。以乾符六年孟陬之朔诞生。大师生有圣姿，幼无儿戏，行惟合掌，坐乃趺跏。画墁堆砂，必模像塔；分<sub>レ</sub>食汲水，须给虫鱼。然则因睹牛岑，冀游鰲壑，潜辞尘世，实欲出家。闻於二亲，志切且慊。父母谓曰：“今思前梦，宛若同符；始觉曩因，犹如合契。汝前佛所度，汝亦度之，任你东西

，早登佛位，导师慈父，便是其人。”所以永遂离尘，寻山陟岭，东西获投灵觉山寺，谒深光大师，倾盖如新，忻然自得。追念东山之法，实谓得人，倍切欢娱，宁知昏旭，阐扬吾道，不在他人。所以仰惟祖宗，仍是崇严之子，犹认先系，亦为麻谷之孙也。足见圣道所传，曹溪为祖，代代相契，至於大师，所以来自江西，流於海左，海隅圣住，天下无双。於是许口探元，殷勤学佛，不出莲宇，常住草堂。大师实劳我心，谈不容口，後生可畏，其德维新，自非宿植善芽，生知灵性，其孰能至於此！乾宁五年，受具於伽邪山寺。即而戒珠更净，油{皿}弥坚。修善逝之禅，灵台不动；契文殊之慧，照境无口。演三藏之文，解行相应；阐四分之律，勤修两存。所以问诘绝命，吐言尊道，口不谈俗，身犹蕴真，然则穷理在三，体元含一，必能兴仁寿域，拯物陆危。此时虽圣运三千，而难期百六，火辰照地，金虎司方，此际风闻南在武州，此中安处，可能避难，修保残生。所以大师与同侣十一人，行道茫茫，至於其所。果然群黎翕集，所在康宁。然则窃承南海，多有招提，实堪驻足。不久住於彼处，谓云：“何以栖迟者为焉。”居无何，忽遇绿林，潜侵元室，便为动剥。俱煞同行讫，次至大师。师临白刃而神色怡然，志青云而目光莹尔，唯悚惧自若从容，魁首观其风度怡怡，语声切切，投剑罗拜，请师事焉。至於豺狼革心，寇贼知礼，譬如元奘三藏，抛西域之为牲；慧忠大师，免南阳之遇祸。夫先圣这之遭难也如彼，我大师之化人也若斯，万里同风，其归一揆。

大师其後谓曰：“终居此地，必滞前程。”天三年，独行沿海，寻遇乘槎之者，请以俱西。以此寓载凌洋，达於彼岸，迢迢西上，行道迟迟。路出东阳，经过彭泽，遂至九峰山下，虔谒道乾大师。广庭望座，膜拜方半，大师问曰：“梨头白？”对曰：“元晖目不知梨，自己为什勿不知。”对曰：“自己头不白，追思别汝，稍似无多，宁期此中。”更以相遇，所喜升堂睹奥，入室能禅，才留一旬，密付心要。受兹元契，如泻德瓶，若备中和易直之心，而得升降周旋之节，於义为非义，於人为半人，恭惟世间出世间，皆归佛性，体无分别，俱会一乘。所以一托松门，十经槐律，独提瓶锡，四远参熨，境之幽兮往游，山之秀兮留驻。所以天台仰异，地境观风。岭外担登，虔礼祖师之塔；湖南负笈，远投禅伯之居。其後况复北抵幽燕，西致邛蜀，或假徒诸道，或偷路百城。

以此偶到四明，忽逢三岛，只贲音信，至自东方。窃承本国祁山雾收，渐海波息，皆销外难，再致中兴。乃於同光二年，来归旧国，国人相庆，欢响动天。可谓交趾珠还，赵邦璧返，唯知优昙一现，摩勒重荣。上乃特遣使臣，奉迎郊外，宠荣之盛，冠绝当时。翌日，延入九重，降於三等，虔心钻仰，待以国师。大师披雾之时，频摇麈尾；上乃望风之际，甚悦龙颜。所以大师语路风

流，言泉境绝，得所无得，元之又元。忽听元谭，尽去烦襟之闷；仍承雅况，终怀莹虑之规。然则大师曰：“群缘体无，众法归一。若灵药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泉下。能令分别，不有迷之。”上事佛精勤，深求亲近，仍於中州净土兰若，请以住持。大师自此才涉沧溟，每思幽谷，舍兹奚适，适我愿兮。於是便挈山装，寻凌汉广，悠悠蹇岭，往以居之。境地偏佳，山泉甚美，当州闻风而悦诣者百千。大师暂驻慈轩，寻铺禅榻，四方来者，皆满茅堂，森若稻麻，诲之不倦，所以先难後获，雾集云归。大师诱引学流，敷陈宗旨，理妙词简，几深义精，六度之龟麟，人天之海岳也。爰有佐丞刘权说者，殷傅说之流也，於国忠臣，在家弟子。钻仰尼父，必同颜氏之徒；服膺释迦，须并阿难之颊。特趁禅境，敬礼慈颜，便申避席之仪，深展抠衣之恳。其後下国之贤，求仁所聚；中原之士，慕德成群。祇奉仪形者，白莲开於眼界；敬闻言说者，甘露降口心源。然则可谓主僧子天君，法法兄曰禅林，御众开道，入天子之轩，宝树居尊，施浇季法王之化者也。而又知上法易，行上法难。修上法易，证上法易，证上法难。或问：“万行皆空，云何故行？”对曰：“本无苦乐，妄习为因，众生妄除，我苦随尽，更於何处，犹觅菩提。”然则朝廷士流，衔命来往，路出中府，终年几万一之流，忙於王事，不践门闕，以为大羞。若及虔谒禅关，仰承一眄，每闻晓诲，如洗朝饥。及其撞钟大鸣，入海同味，观法无本，观心不生，惟最上乘，止於中道，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吾亦随喜，由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大师谓大众曰：“曾修香火之因於大王殿下，永言付嘱，虔托王臣，所以老僧忍病趋风，贪程就日，冀於一诀，不在它求。”以此即至上都，亲申诚恳。上答曰：“法由国兴，诚不虚语。实愿大师安心道念，久护生灵，弟子墻塹法城，金汤树。”大师对曰：“菩萨宏誓，上乘发言，护法为心，流慈是务，正应如是，今窥圣朝。”又问：“修行功用，远近当殊？”答曰：“滴水下岩，即知朝海。”又问：“了信相信，先曾暗同，争奈童蒙，如何劝发？”曰：“儿喉既闭，乳母奚为。”夫金韞於山，则山称宝岳；珠藏於水，则水号珍川。其道念兹，亦同於此，此情何已，俱在前言。

此际宴坐禅床，经行慧苑，演心法元元之语，论性根切切之谭，然则真空无象，实际绝言，岂惟慧日光沈，方感泥洹之早；慈云色敛，忽牵灭度之悲而已矣哉。天福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诘旦告门人曰：“去留有期，来往无住，於焉示化，所在如然。汝勉旃，奉行遗诫，不隳宗旨，以报吾恩也。”未示灭之前夕，弟子问：“和尚欲去，付嘱何人？”师曰：“鐙鐙自有童子点，问彼童子点，问彼童子如何示，展日星布青天里，於中那得知。”言竟坐灭，俗年六十有三，僧腊四十有一。於时云日惨凄，风泉呜咽，山川震动，鸟兽悲啼

。诸天唱言，人无眼目；列郡含憾，世且空虚。天人感伤，断可知矣；圣感灵应，岂诬也哉！弟子阔行等三百余人，号奉以其月二十八日，窆於北峰之阳，遵像教也。临终之际，奉表告辞云：“老僧不遂素怀，永辞圣代矣。”上乃披览，皇情悼焉，乃赠谥曰法镜大师，塔名慈灯之塔。则知尊师之道悼然，追远之仪咳矣，於是乎在莫之与京。

惟大师维岳降灵，哲人生世，敷扬释教，章示禅宗，然则为物现生，忧人宏道，貌和言寡，饥至饱归。所以心树花鲜，法流水净，月明江阔，木落山高。故能工卜神香，醍醐胜味，正道无说，权机有言，由是四方施舒之缘，归於大众；一世有无之属，瞻彼穷人。然则可谓问道楞伽，寻师印度，求深断臂，志切传心。遂使人国归仁，实助帝王之化；千门入善，偏沾黎庶之心。下臣忽捧芝泥，令修齋白，臣才非吞鸟，学谢聚萤，强措菲词，式扬禅德。所冀垂於不朽，永示无穷。国主追哀，风喙彰亡师之恻；门人感慕，龟文表绝学之悲。铭曰：

懿欤大觉，ê我群生。休饮炎水，莫趋化城。色则非色，名惟假名。知惟真实，试是慧明。悼哉至□，麻谷孙子。具体则圆，犹如颜氏。道冠怜鹰，慈超救蚁。□悟真宗，潜传旨。绍隆三宝，□接四依。元情乘运，妙用息机。智流激爽，心□知归。闻取未闻，得其无得。法无去来，宗判南北。靡见圣心，谁尊禅德。佛戒恒行，师言不忒。心传灵器，道赞圣朝。化被群惑，威摧众妖。初从宴坐，屡赴嘉招。惟思惟虑，匪斫匪雕。服暖缙广，食甘禅悦。大君感伤，真宰思渴。唯喜学人，并无中辍。

○高丽国弥智山菩提寺故教谥大镜大师元机之塔碑铭（并序）

释氏之宗，其来久矣。伽谭日甚，圣道天开，然则八万度门，重光三昧，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最後涅之时，付嘱之故，独以法眼，授於饮光迦叶，奉以周旋，别行於世。至於鞠多，偏能守护，弥阐斯宗，目击道存，不劳口舌，不可以多闻识，不可以博达知。爰有达摩，从此来仪，本求付法惠可，倾诚雪立，熨以传心，其後法水东流，慈云普覆。由是漕溪之下，首出门者，曰让曰思。思之嗣迁，迁之嗣彻，彻之嗣晟，晟之嗣价，价之嗣膺，膺之嗣大师。故其补处相悬，见诸本籍，人能□道，此之谓欤！

且曰：大师法讳丽严，俗姓金氏，其先鸡林也。远祖出於华胄，蕃衍王城，其後随宦西征，从居蓝浦。父思义，追攀祖德，五柳逃名。母朴氏，尝以昼眠，得其殊梦，惊觉而灵光满室，未风而娠大师焉。生而能言，弱不好弄，年登九岁，志切离尘。父母不阻所求，便令削染，往无量寿寺，投住宗法师。初读杂华，屡经槐柳，所贵半年诵百千偈，一日敌三十夫。广明元年，始具大戒，其於守夏，草系如囚。然而渐认教宗，觉非真实，倾心元境，寓目宝林。此

时西向望嵩严山，远闻有善知识，忽携瓶锡，潜往依焉。广宗大师始见初来，方闻所志，许为入室，数换星霜。光启三年冬，大师寂灭。其後不远千里，迢迢来行，至於灵觉山中，虔谒深光和尚，是大师师兄长老也。早蕴摩尼，人中师子，以为崇严之嗣，学者咸宗，然则桃李成蹊，其门如市，朝三暮四，虚往实归。

大师师事殷勤，服膺数岁，由是擲守株之志，抛缘木之心，挈瓶下山，沿其西海，乘查之客，邂逅相逢，托足而西，遄凌巨浸，珍重夷洲之浪，直冲禹穴之烟。此时江表假徒，次於洪府，行行西上，礼见云居大师，谓曰：“戏别匪遥，相逢於此，运斤之际，犹喜子来。”吾师问义不休，为仁由己，屡经星纪，寒苦弥坚。已抵骊渊，得认探珠之契；仍登鸟径，方谐采玉之符。大师虽则观空，岂口忘本，忽念归欤之咏，潜含暮矣之愁。欲别禅居，先陈血恳。大师谓曰：“飞鸣在彼，且莫因循，所冀敷演真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可谓龙跃天池，鹤归日域，其於来往，不失其时，以此传大觉之心，佩云居之印，重超鲸水，再至是岑。

此时天佑六年七月，达於武州之平。此际舍筏东征，抵於月岳，难谋宴坐，不奈多虞，窥世路以含酸，顾人间而饮憾，虽攀依水石，而渐近烟法。路出奈灵，行臻佳境，望弥峰而隐雾，投小伯以栖霞。爰有知基州诸军事上国康公萱，宝树钦风，禅林慕道，窃承大师，远辞危国，来到乐郊，因倾盖以祇迎，每摄齐而问讯。归依禅德，倍感元风，知是鸣鹤在阴，众雏相应；白云扶日，佳表祥。东望之时，频窥灵瑞，宁逾数日，谨具闻天。今上闻大师道冠中华，名高两地，遽飞风笔，征赴龙墀。越一年，出曲扃，来仪玉辇。上忽披离日，情在下风，钻仰之深，异於他等，萧武之尊崇释教，不可同年而语哉！中间暂自归山，重修遗址，不久特令贵使，虔请入朝，於是难拒芝泥，再升兰殿。披云之际，奉对龙颜曰：“国富民安，不让於骨庭之境；尧仁舜德，唯侔於华夏之朝。”上对曰：“三五之时，太平之运，寡人虚薄，何以当之。”仍念故山，去京犹远，舍菩提寺，请以信持。此际深感圣恩，往而停驾。其寺也，山川胜美，志有终焉。所以从善之徒，不呼而集，诲人不倦，善诱孜孜。有人问大师：“酌尽清流时如何？”师答：“尽後事作摩生？”对曰：“岂同清流者。”大师乃许之。

以同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示疾，明年二月十七日善化於法堂，春秋六十有九，僧腊五十。於时日惨风悲，云愁水咽，天人痛口，道俗摧伤。况又绀马腾空，青鸟卜地，归寂之瑞，前古罕闻。上听泥洹，潜增恸哭，特令吊赠，神重国师。门人僧等以其月十九日，共举灵龕，入於口之西隅三百余步，传业弟子融阐、昕政等五百来人，恭叙遗德，表以上闻，谥曰大镜大师，塔名元机之

塔。噫！大师璞玉呈祥，浑金演庆，志无抵俗，言卜由机，终身有布衲之名，後世钦袍之誉。游方施化，赴国观光，然则楚问江萍，便引童谣之答；齐谿海枣，方征国语之讖州。其为时所归依，皆如此类也。

此际他山之石，未勒高文，所以门徒每度伤心莫窥，堕泪所憾，泊於入灭，首尾十春。下臣顷岁幸谒尧阶，仍居董野，蓬飘风急，桂老霜沈，岂期捧瑶检於□□，铭石坟於莲宇。叨因代斫，恐贻伤手之忧；实类编苦，甘受解颐之消。虽粗穷故实，莫测高深，而聊著斯文，才陈梗概。强摇柔翰，深愧斐然。铭曰：

□□立教，迦叶传心。东山之法，远■鸡林。几经年代，来抵鳌浔。云居之子，雷振法音。天福四年岁次己未四月十五日立。

### ●卷七十

#### ☆崔彦（二）

#### ○高丽国溟州普贤山地藏禅院故国师朗圆大师悟真之塔碑铭

原夫鹫头岩上，世雄开立教之宗；鸡足山中，迦叶表传心之旨。则知认於三佛，知有心王，观空而其道希夷，见性而本源清淨。繇是西从天竺，东届海隅，至人则早绍真宗，禅伯则曾寻元契。骊壑探珠，谓传黄帝之珠；鹊溪□印，如得法王之印。於是旬虚失实，遐劫而久滞凡间；捐妄归真，刹那而俄登佛位。

大师讳开清，俗姓金氏，辰韩鸡林人也。其先东溟冠族，本国宗枝。祖守贞，兰省为郎，柏台作吏。考有车，宦游康郡，早谐避地之心；流寓录乡，终□朝天之志。母复宝，魂交之夕，忽得休祥，神僧自空来，立於阶下，怀里出木金双印，示之曰：“何者要之？”母氏脉脉无言，其僧即留金印而去。觉後方知有娠，因断晕□，肃设仁祠，虔修佛事。以大中八年四月十五日，诞生大师。面如满月，唇似红莲，才有童心，静无儿戏。八岁而初为鼓篋，十年而暗效横经。甘罗入仕之年，□穷儒典；子晋升仙之岁，才冠孔门。此时特启所天，恳求入道，谓曰：“潜思前梦，宛若同符。”爰而许之，难拒先度。是以即为负□，□以担书，既□浮海之囊，遂□□泥之发。寻师於华严山寺，鼻祖们正行法师。法师知此归心，许令驻足。其於师事，备尽素诚，志玩杂华，求栖树。高山仰止，备探鹫岭之宗；学海栖迟，勤览猴池之旨。大中末年，受具足戒於康州严川寺官坛。既而忍苦尸罗，忘劳草系，伤鸭之慈心愈切，护鹅之ê念□深。守夏□阑，却归本寺，再探众典，以导群迷，超欢喜之多闻，迈颜生之好学。此时远闻蓬岛，中有锦山，乘杯而涉鳌波，飞锡而寻投鹿苑。栖禅之际，偶览藏经，披玉轴一音，得金□三昧，十（缺五字）正觉之心；三岁餐松，冀证提之果。

勤参之际，忽有老人；瞻仰之中，翻为禅客。粲然发玉，皓尔垂□，谓大师宜亟傍穷途，先寻□岭，彼有乘时大士，出世神人，悟楞伽宝月之心，知印度诸天□性。大师不远千里，行至五台，谒通晓大师。大师曰：“来何暮矣，待汝多时。”因见趋庭，便令入室，心深求法，礼事师□。一栖道树之旁，几改阶之序，所以始传心印，常保髻珠，不出岩□，□栖云水。大师年德皆至，耄期不任，极倦诲人，无疲□客。教禅师事同法□，勤接来徒，牛头添上妙之香，麈尾代元谭之柄。可谓犹如洪州大寂，地藏□诱□之门；有若鲁国宣尼，子夏代师资之道者矣。文德二年夏，大师归寂，和尚墨□增绝学之悲，恒切忘师之憾，所以敬修宝塔，遽立丰碑，兼以常守松门，几遭草寇。诘遮洞里，惟深护法之怀；坚操汀边，志助栖禅之息。爰有当门慕法弟子闵规阙，餐钦风志，慕道情深，早侍禅扉，频申勤款，仍舍普贤山寺，请以住持。大师对曰：“深感檀那，有缘则住。”逡巡移入，便副禅襟。广□丘原，遐迩道路，又以高修殿塔，迴启门墙，来者如云，纳之似海。深喜吉祥之地，慧月当轩；共依功德之林，慈云覆室。亦有知当州军州事太匡王公荀息，凤毛演庆，龙额呈祥，趋理窟以探奇，诣禅山而仰异。人中师子，扣山阴玩月之门；天上骐驎，投剡县栖霞之舍。

本国景哀大王闻大师德高天下，名重海东，憾阙迎门，庭中避席，仍遣中使崔映，高飞凤诏，远诣鸯庐，请扶王道之危，仍表国师之礼。此际太匡齐携僚佐，直赴禅门，共陈列贺□仪皆群黎之庆，况後邻州比县，典郡居官，冠□柱石道（有缺）大师此时暂移慈盖，来至郡城，□州师勤王，赞邑人之奉佛，（有缺）□南止观，长流福慧之泉；岭外言归，仰见清凉之月。才臻旧隐，忽患微疴，渐□危虚，潜知去矣。以同光八年秋九月二十四日，示灭於普贤山寺法堂，俗年九十有六，僧腊七十有二。於时山崩海竭，地裂溪枯，道俗悲哀，人天感恻，门人不胜追慕，国士徒切憾嗟。其月二十八日，号奉色身，假隶於当寺西峰石室，去寺三百来步。

大师功成亿劫，德值千年，神通则龙树推□，变化则马鸣让美。故得绍兴三宝，降伏四魔，道情早冠於灯兰，心路曾超於安远。所以欲出迷徒，焚慧炬於□衢之畔；将超彼岸，舫慈航於苦海之中。可谓智慧无碍，神心叵量，一切之导师，生人之先觉者矣。上足弟子神镜、聪静、越、奂言、惠如、明然、弘琳禅师等，俱栖慧苑，共守禅扃，思法乳以年深，想慈颜而□远。切恐鲸池灰起，先忧陵谷之迁；鲸海尘飞，忽憾岁年之往。所冀记大师之言说，远示无穷；流吾道之社宗，传於不朽。由是门徒抗表，频扣金门，众悬闻天，达於玉。今上圣文世出，神武天□，三驱而克定三韩，一举而齐成一统，今则高悬金镜，普照青丘。所以振恤黎民，已致中兴之运；归像释氏，皆披外护之恩。以此

锡谥曰朗圆大师，塔名悟真之塔，申命下臣，式扬高躅。彦词林末学，繁苑微臣，叨奉纶言，仰铭禅德。谭刘琨之山高海阔，卢湛焉知；美郭泰之龙圣龟神，蔡邕不愧。重宣前义，乃作铭云：

奥哉正觉，利见迦维。传心鹫岭，立教猴池。爰有至人，生於海裔。□山寻师，赞传元契。贤岫□众，显示真宗。高悬法镜，迴挂洪钟。方忻宴坐，忽汉归灭。日惨云愁，天翻地裂。大君悲咽，门下感伤。灯传□，塔耸云岗。天福五年七月三十日立。

○晋高丽先觉大师遍光灵塔碑

盖佛陀出世，鹫岭开利物之门；迦叶□□，鸡足阖归全之□。□□□轧去圣，身毒怀仁，伤鹤树之升遐，俟龙华之□□□怅□□□隐其风渐衰。岂谓祖祖传心，当具体而微之侣；师师接踵，有高山仰止之流。至於圆觉深仁，远居南海，大宏愿德，曾□□山□□之心谐於郢匠，一莲启处，六叶重光，门徙□上之□□□在云居之□人能宏道，保□祖宗，惟我大师则其人也。大师法讳迴微，俗姓崔氏，其先博陵冠盖，雄府栋梁，奉使鸡林，流恩□郡，所以栖心云水，寓迹海峴，今为武州□□人□□□权早闲庄老，□爱琴书，私□□招隐之篇，萧寺□空门之友。母金氏，魂交之夕，忽得休征，见胡僧入房，擎玉案为寄，焉惊觉，寻报藁砧。答云：“必生怀宝之儿，先告弄璋之庆。”□后□□室□每有灯辉之□□子之□□证定光之瑞，以咸通五年四月十日，诞生大师。生有殊相，幼无杂交，洎乎志学之年，潜蕴辞家之念。此时忽垂双泪，虔告二亲曰：“切欲去尘，投其□□。”父母□□□志，惟许（缺五字）为山莫恒□□遂乃斜登歧□，直诣宝林，谒体灯禅师。禅师法胤相承，陈田子孙也。和尚虽云一见，便□□之□曰昔稍遥，今来何暮，许□□室□□□兹敬□禅宗（缺八字）倾油钵□□於救蚁，沙弥勤苦增劳，不离左右。至於中和二年，受具戒於华严寺官坛，大师（缺六字）安坐白虹之气，来覆法堂，□是（缺十六字）道知在□人戒珠，敢亏草系之心，尤保尸罗之律。及其夏□往度□山，礼见融坚长□□今□□僧陈（缺五字）何□上追思北海之中，所以□□论传中霄□□长（缺九字）黄□□法盃云□披云，药山采药，老僧恨不随地西笑，问径上游，祖塔於曹溪（缺十二字）莎莫以因循，时不待人，曷维其已。门属远从罔象□□珠（缺十二字）镜於青丘之畔。洎於大顺二年春首，忽遇入（缺十三字）朝使车，托足而西，达於彼岸，维舟镜水，指路钟□企□□□道膺大师先佛（缺十字）之兆宝沿付嘱之心，行道迟迟，远经（缺十二字）大师若披皇觉大师谓曰：吾子归矣，早知汝来。□□曰升堂□其□□所喜者□□室家之美□□禅教之宗。由是睹奥幽扃，探元理参寻（缺二十一字）岂惟迦维演阿难之独步释门，阙里谈经，颜子之□□□室而已矣哉！景福三年，覃州节帅马公



□节度副使金公闻风钦仰，拂雾敬（缺十六字）请□□居其为时所瞻依，皆如此类也。乃於天二年，（缺十字）此时知州□□王公池本籍承大师，才谐舍筏，已抵平津，□地□之攀（缺十三字）慈□每以趋尘，如窥慧日。常於四事，远假天厨，实展（缺五字）仍以（缺四字）无为岬寺，请以住持。大师惟命是听，徙居灵境。此寺也，林泉（缺十九字）地然则重修基址，八换星霜，来者如云，纳之似海，（缺五字）此时（缺五字）於□□□年，乱甚於曹刘之代。上无圣主，犹铺猖聚之徒；下□□事，莫□□□之难。（缺七字）如□四海沸腾，三韩骚扰。至九年八月，前王永平北（缺十字）舳舻，亲驱军驾，此时罗归命屯军於浦屿之旁，武府逆鳞，动众於郊畿之（缺十一字）大王闻大师近从吴越，新到秦韩，匿牟尼於海隅，藏□□於（缺五字）飞丹诏，遽屈道竿。大师捧到奔波，趋风猛浪，亲窥虎翼，暗缩龙头。僧□□铸吴□转明之（缺四字）无以加也。其後班师之际，持请同归，信宿之间，臻於彼岸。遂（缺十字）供给之资，出於内库，所恨群□伏众病莫除，唯奉法以栖真，（缺六字）今□祸者（缺四字）枉杀无辜。而乃遭艰者填其云屯，同归有罪，然则□□道□敢悛□□之□□□仁慈，宁止赫连之暴。况又永言移国，唯喝吃人□谓多（缺四字）信以十（缺六字）日大王骤飞凤笔，令赴龙庭，冀闻绝迹之谭，犹□□言之理。大师服（缺四字）主上鸮立当轩，难测端倪，失於举措。岂思就日元高之复□□君无（缺七字）遭伪□是□谓业对将至，因缘靡逃，兼崔皓怀奸（缺八字）大师曰：“吾师人间慈父，世上导师，何有存非，不无彼此？”大师方知祸急，罔迟危（缺七字）婴吕仆之谋；仁者怀恩，宁厕商□之恶。然而壹言不纳，迁□以加舍□之时世□□缘，俗年五十有四，僧腊三十有五。於时川池忽竭，日月无光，导俗吞声，人天变色，□海秦原（缺七字）之□□汉室龙兴。当今居尊之际，谓群臣曰：“窃惟故大师道□□十地德□□□远出□方，来仪乐土。寡人早披瞻仰，恭□归依，顾思有得之缘，常切亡师之痛。”仍於雨泣，实□□□追□□□俾修□□至明年三月日，遂召门弟子闲俊、化白等，日□□之（缺五字）之□昭此山也，山冈胜美，地脉平安，宜为置冢之居，必□尊宗。可师等与□□且□修山寺，寻造石塔者，至其日月，先起仁祠，便成高塔，塔成，师等号奉身迁葬於所建之冢。诏曰：“式旌禅德，宜赐嘉名。赐谥为先觉大师，塔名为遍光灵塔，仍赐其寺额敕号太安。”追远之荣，（缺四字）之□□□下臣谬因宦学，叨□枢机，辞润色於仙才，谢知言於哲匠。先是王室献赋，金榜题名，何期降紫泥於萑门，铭黄绢於莲宇。所冀强摇柔翰，申大君崇法之由；聊著鲜文，慰门下送终之恳。铭曰：

粤哉灵境，□□□禅。□□为□，道情是兵。即色非色，惟名假名。虽云方便，祇为众生。爰有僧英，□□禅伯。能使魔军，克归□□。雨中稻麻，霜

後松柏。須拜昌言，難欺雅□。動惟佛事，翻被人□。真衰俗成，法弱（缺六字）令終道光。無□遺迹，師旧芳□。德於茲傳，□□不朽。神足傷心，（缺四字）塔（缺八字）劫頻移，天長地久。開運三年歲次丙午五月庚寅朔二十九日戊午立。

☆孫紹

紹，高麗人。官本國大相守禮賓令元鳳令兼知制誥上柱國。

○唐高麗大安寺廣慈禪師碑銘

若夫擎虛發响，苟應就悟之能；取實藏聲，豈是處迷之術。門縱闊而不可得進，□雖明而難以獲逾。至理在中，守株者無定見□；真宗□外，窺管者莫以（缺四字）生之法器。是以運開一千里子，始遇聖明；歷周五萬霜，再逢賢哲。或□□□而□出，或蘊□以挺生，自古既稀，至今為貴，□全□□即（缺七字）大師法諱胤多，字法性，京師人也。其祖考等，皆族盛簪綴，以傳孝義，家記而□□寵（缺四字）耳□聞之。其妣朴氏，受性溫和，為人真潔，自幼□□於俗□長□□勤修佛事，迨其岳降分娩，等閑由孝，感而易為，若霜□之疾，是以咸通五年四月五日，誕生大師。初放蓬萊之日，雙柱絕倫；將辭襁褓之年，三亭轉□。□游而□定有方，禮度而顛沛無墜。扇枕之令譽，早表鄉閭；追灰之捷詞，夙馳遐迹。春秋材當八歲，有志三歸，遽告二親，願別蜗門，要投禪教，□父母□為□□前猶足縈紆，未能允許。大師潛然曰：出家修道，利□□無真饒□子之錦衣定□山僧之毳衲，哀鳴□□，至告再三。琮認盛情，固難法□□時一說而□辭步而云游四海，□駐惟伴孤影。炎涼倏歷數年，□□回跋涉於遼東，迤邐□後，桐里參覲，和尚□頤相面，目顧盼容，數日後侍奉上（缺四字）古語心專石也穿，志切泉俄涌。道非身外，即佛在心，宿昔智覺於刹那，□□之滯在萬劫，如來況諭為精□則再語為□□□略言汝身好看心□吾（缺四字）於晝宵，綱□心於瞬息，不戶牖是大道，不昆不□□神（缺十三字）法祖□西堂傳於徹，徹傳於先師如，如傳於吾師，即西堂曾孫也。大師傳法□於西堂，却不勞西（缺四字）於（缺二十五字）實際本空學無學□宗□□祇夜師無師之□必藉□多遂□弄一心者大信一音□九□者海水業□多方便為門□野不忘其故，却歸故山，才經□宵，忽有山賊入寺，擬劫衣物，直到上方。大師<迂Φ>而無鑒，不動禪座，被□大師自□罪（缺七字）數見此模□□既思惟知作夢，有一戰場，入於殿內，見勿它邪七□□座□是量忍兩字而已。睡覺（缺四字）盥（缺八字）白日狐疑□不料清宵蝶夢成古表有言一忍得長□哉。大師因此永獲安禪，久居僧寺，（缺八字）黃波□如而洞達禪源（缺四字）然□門慕義投仁，云趨霧聚，參禪學道，虛屈□梗狼烟往□□□於沙門裨□□終無於王□來□對□神聖大王來時□望主問代明□□安邦抚□之□恐

□行脚何妨师（缺四字）九重大师□□僧由成□即佛心是如何？大师答曰：若到□设者，不留於佛心（缺五字）虽得必得□相今□答云：六祖意不欲□触道，然师语□了道□慧赤□去也，若是戒夫繁托□□□今祖□大王威齐两曜，讲□而□道叶乾坤，德秀瞳治民而□无□□而又归依□□□具於□抑无禅有用於□□义云□古□大师在日，黄州院□王旭郎君遥仰□风，乐传尺牍，比为弟子□□犹□之风，每展八行之礼，仍为檀越，久受保於各效陈雷，允□旧分。大师至开运□分无□今焚香略今□淹然而逝，俗岁八十二，僧腊六十六。於是溜流号恸，叹津梁之已坏；□□咨嗟，□法□□□永□。至於□潺涧水，变作衰□；□年悦目之山云，皆成惨色。感动蠢植，毫楮焉周，遂以其时□止沧□伏乞从许树丰碑者。爰命微臣，延扬禅化。□才非七步，学昧五车，□哉开士，子达真筌，法门杳杳，至理元元，化符海外，道冠日边，云归深洞，月落澄渊，波澜□□平等（缺十字）鸡山（下缺）光德二年岁次庚戌十月十五日。

☆李灵

灵，高丽人，事迹无考。

○高丽三川寺大智国师碑

高（残缺）智国（残缺）兆■（残缺）倾（缺）质（缺）向若（缺）宰面（残缺）深愜（缺）须才遂（缺）夕管ゼ华（缺）皮皆实（残缺）且（缺）後（残缺）

○碑阴记

（上缺）丽国大兹（残缺）寺（缺）勇（残缺）真即觉悟（缺）古抄箕扬不二（缺）罔记海墨难书（缺）人也。高曾已来（缺）於郡邑天福七（缺）毁齿言欲（残缺）咸（缺）投宝（缺）或壮饰（缺）中（缺）勿（缺）刑（残缺）化（缺）衰之一（缺）救蚁护州（缺）族将一（缺）宗之幽（缺）〈讠人〉长者（缺）目（残缺）觉树（缺）元（缺）■（残缺）金（缺）大彳■（残缺）

☆阙名

○有晋高丽国踊岩山五龙寺故王师教谥法镜大师普照慧光之塔碑铭（并序）

盖闻鹫岭开宗，标立教无为之化；鸡山入定，止传心有待之风。或先□微言，或始□善□，所以别行法眼，深□全躯。无非□□，仰呈雪立之诚；唯知道存，方驻云游之志。所以英灵间出，□□相承，其道日新，适（缺）下人（缺）也（缺）有人大师法讳庆猷，俗姓张氏。其先南阳冠族，大汉宗枝，□祖偶□鲸波，来栖兔郡。父□荣□知礼□侍□诗□老□道□守道奉公，终身从事。母孟氏，尝於假寐，忽得祯祥，惊觉之时，□知有娠。常□净人，便断荤宰，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诞生。（缺四字）之年，五行俱下；子晋升

仙之岁，三克便成。其後志切离尘，心求□□，而□□父母，□□宗师。二亲囑曰：莫以因□苦□以此□归寂灭冢子□宗长老，部署门徒，不出松门，频经槐律。此际大师年才十五，志冠□所，愿令削染，许於入室，犹剩迎门。光启四年，受具於近度寺灵宗律师□莹戒徒□□归室，问一知十，德成教尊。然则（缺）兔之时，所以挈瓶出门，飞锡遵路，所（缺）因待朝天使，偶逢泛叶之时，西南得朋，□适□过大师虔陈素（缺）汤（缺）遄达西津，此时华亭系舟，桂苑寻径，望东林之侍境，瞻北渚之乐郊，□企间云（缺）道膺和尚道冠（缺）□以後（缺）答□之契，暗诣目击之符。於是潜付慈灯，密传法要，遂曰：“吾道衰矣，庆猷一人，起予者商，於是乎在。”所谓广宏佛道，何□□之□遐济禅（缺）力何假他心，□睹此门，本离文字，每思心境，终拂客尘，ê彼偏方，迷於得理，好佩云□之印，期□日域之流，是则真宰（缺）人劳止，忘其（缺）周应□返鲁（缺）於天□年七月，达於武州之会津。此时兵戎满地，贼寇滔天，三钟所尸，四郊（缺）愚（缺）大师来藏□穴远近烟（缺）逢（缺）□冲水媚，当大溟映月之□；玉透山辉，是深洞闻风之处。先王直从北发，专重南征，□地□行逃天者少待老草介□诣□祥户奉□令大师聆帝命，宁滞王程，及其方到柳营，便邀兰殿，留连再三，付囑得叠，寮人□回德□旆衽互□凤仪大师难□□舆绘（缺）则□覲藏经，仍窥僧史。宋武平敞，觉贤遂附凤之诚；隋史省方，法□膺从龙之□。一心重法，千载同待。岂期神（缺）倾（缺）以始坠（缺）子（缺）凶翻忠贞之佐，凌夷之渐，实冠夏殷。此时共憾独夫，潜思明立。无何，群凶竟起，是秦□鹿死之三；大□皆销，唯汉室龙□之施。今上西钟定议，北极居尊，悬圣日於桑津，扫□尘於□海。忽闻大师之窥惠日，听元风，□浪垂杯，中华问道，上乃□以达□尤深量海而钦承愈切。每回稽首，恭申舍瑟之仪；常以鞠躬，猥□抠衣之礼。所以屡祈警诫，更切□依，□以王师助君临之□子太弟太匡王信，便取摩纳袈裟一领，石钵盂一口。上乃登时适捧，跪献大师，然则敬佛之心，尊师之道，元亲奉僧祠之月，人间（缺）为（缺）如斯之盛者也。然则栖迟奈苑，宴坐莲□，来者如云，纳之似海。稻麻有列，犹如长者之园；桃李成蹊，亦若他人之市。贞明□□三月□子（缺）仍闻刀战之声，则是来迎之骑。示灭於日月寺法堂，俗年五十有一，僧腊三十有三。於时天昏地裂，雾□云愁，山禽悲啼，野□怀至。明年正月十九日，迁神座於踊岩山之东峰，去寺三百来步。惟大师天资心气，岳降英灵，深□而众（缺）四魔，冠薰修於三觉，超应化於尊如。况又曾听玉音，夙传金□，可谓禅出蕴（缺）资（缺）之风（缺）之（缺）奉圣心，恭承汲引之善，正受流传之旨。上乃仍飞丹诏，以慰门人曰：“懿彼□法□为一国□父，今则训用报法恩，正当追福之辰，宜举易名之典。乃赐谥曰法镜，塔

名普照慧光，申命下臣，式扬口烈。”（缺）而不（缺）率（缺）音（缺）莫寻荆岫之高，所以聊（缺）期文虽集庆（缺）之（缺）直书其口，憾非雅丽之工。其词曰：

传矣吾龟氏，堂堂到处春。可畏囊中宝，唯知席上珍。倬哉元口立，生我海海滨。（缺）曹溪（缺）祖塔（缺）君王重舍瑟，宰辅屡书绅。学徒探法口，来者结良因。宴坐方江目，泥洹忽伤（缺）宝外（缺）天福九年岁甲辰五月壬申朔十九日戊子立。

#### ☆成忠

忠，前百济时官佐平。王义慈淫乐，忠极谏，王怒囚之，不食列狱中。

#### ○狱中上书

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臣尝观时察变，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必审择地势，处上流以应敌，可以保全。敌兵若来，使陆不过炭岬，水不入白江，据险隘御之，然後可也。（《东国通鉴》）

#### ☆福信

福信，前百济宗室，爵佐平。百济亡，起兵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自称霜岑将军。

#### ○迁避城议

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桑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於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且径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奥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欤！（《日本书纪》卷二十七）

#### ☆观勒

百济僧，事迹无考。

#### ○上日本王请赦僧尼奏

夫佛法自西国至於汉，经三百岁乃传之，至於百济国，而仅一百年矣。然我王闻日本天皇之贤哲，而贡上佛像及内典，未满百岁。故当今时，以僧尼未习法律，辄犯恶逆，是以诸僧尼惶惧，以不知所如。仰愿其除恶逆者以外，僧悉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日本书纪》）

#### ☆後百济王子神剑

神剑，甄萱子。幽其父於金山佛宇，自称王。甄萱降高丽，高丽兵讨灭之。

#### ○赦境内教

如意特蒙宠爱，惠帝得以为君；建成滥处元良，太宗作而即位。天命不易，神器有归。恭惟大王神武超伦，英谋冠古，生丁衰季，自任经纶，徇地三韩

，复邦百济，廓清涂炭，而黎元安集，鼓舞风雷，而迳遐骏奔，功业几於重兴，智虑忽其一失。幼子钟爱，奸臣弄权，导大君於晋惠之昏，陷慈父於献公之惑，拟以大宝，授之顽童。所幸者，上帝降衷，君子改过，命我元子，尹兹一邦，顾非震长之才，岂有临君之智。兢兢栗栗，若蹈冰渊，宜推不次之恩，以示惟新之政。（《东国通鉴》）

☆铁勒诸部十一姓

铁勒本匈奴别种。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降玺书劳其酋长。

○乞置汉官奏

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奴等为主人。自死败，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唐会要》卷九十六〈一百〉）

●卷七十一

☆日本女主推古

推古，敏达天皇之後。崇峻天皇为大臣马子宿祢见杀，群臣请即位於丰浦宫。改元六：从贵、颂转、光元、定後、倭京、仁玉。

○答大臣诏

今朕则自苏我出之，大臣亦为朕舅也。故大臣之言，夜言矣夜不明，日言矣则日不晚，何辞不用。然今当朕之世，顿失是县，後君曰愚痴妇人，临天下以顿已，其县岂独朕不贤耶？大臣亦不忠。是後叶之恶名，则不听。（《日本书纪》二十二）

○检校僧尼诏

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诲俗人？故自今已後，任僧正、僧都仍应检校僧尼。（同上）

○遗诏

比年五谷不登，百姓大饥，其为朕兴陵，以勿厚葬，便宜葬於竹田皇子之陵。（同上）

朕欲与隆内典，方将建佛刹，肇求舍利。时汝祖父司马达等便献舍利。又於国无僧尼，於是汝父多须那为橘丰日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汝姨岛女初出家，为诸尼导者，以修行释教。今朕为造丈六佛，以求好佛像。汝之所献绅本则合朕心。又造佛像既讫，不得入堂，诸工人不能计，以将破堂户，然汝不破户而得入，此皆汝之功也。即赐大仁位，因以给近江国坂田郡水田二十町焉。

（同上）

### ○祭祀神敕

朕闻之：曩者我皇祖天皇等宰世也，天地，敦礼神，周祠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阴阳开和，造化共调。今当朕世，祭祀神，岂有怠乎？故群臣为竭心，宜并神。（同上）

推问僧尼敕夫出家者，赖归三宝，具怀戒法，何无忤忌，辄犯恶逆？今朕闻有僧以殴祖父，故愁聚诸寺僧尼以推问之，若事实者重罪之。（同上）

### ○与唐帝书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同上）

### ☆日本国王孝德

孝德，皇极同母弟。贞观十九年，皇极让位，即天皇位。改元三：大化、白雉、常邕，在位十年。

### ○薄葬诏

朕闻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为墓，不封不树，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完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漆际会奠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押，诸愚俗所为也。（《日本书纪》二十五）

### ○禁厚葬及强祓除诏

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乃者我民贫绝，专由营墓，爰陈其制，尊卑使别。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内长九尺，阔五尺，其外域方九寻，高五寻，役一千人，七日使讫，其葬时，帷帐等用白布，有而车。上臣之墓，其内长阔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五寻，高二寻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使讫，其葬时帷帐等用白布，亦准於上。大仁、小仁之墓者，其外长九尺，高阔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使讫。大礼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皆准大仁。役五十人，一日使讫。凡王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宜用小石，其帷帐等宜用白布。庶人亡时，收埋於地，其帷帐等可用粗布，一日莫停。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营殡。凡自畿内及诸国等，宜定一所而使收埋，不得污秽散埋处处。凡人死亡之时，若自殉，或绞人殉，及强殉亡人之马，或为亡人藏宝於墓，或为亡人断发刺股而谏，如此旧俗，一皆悉断。（或本云：无藏金银、锦绫、五彩。又曰：凡自诸臣及至於民，不得用金银。）纵有违诏犯所禁者，必罪其族。

复有见言不见，不见言见，闻言不闻，不闻言闻，都无正语正见，巧诈者多。有奴婢欺主贫困，自托势家求活，势家仍强留买，不送本主者多。复有妻妾为夫被放之日，经年之後，适他恒理。而此前夫三四年後，贪求後夫财物

，为已利者甚众。复有恃势之男，浪要他女，而未纳际，女自适人。其浪要者，嗔求两家财物，为已利者甚众。复有亡夫妇，若经十年及二十年，适人为妇，并未嫁之女，始适人时，於是妒斯夫妇使祓除多。复有为妻被嫌离者，特由惭愧所恼，强为事瑕之婢。复有屡嫌已奸他好，向官司请决，假使得明三证，而俱显陈，然後可谿，谁知浪诉。复有被役边畔民，事了还乡之日，忽然得疾，卧死路头。於是路头之家乃谓之曰：“何故使人死於余路？”困留死者友伴，强使祓除。由是兄虽卧死於路，其弟不收者多。复有百姓溺死於河，逢者乃谓之曰：“何故於我使遇溺人？”困留溺者友伴，强使祓除。由是兄虽溺死於河，其弟不救者众。复被役之民，路头炊饭，於是路头之家乃谓之曰：“何故任情炊饭余路？”强使祓除。复有百姓就他借甑炊饭，其甑触物而覆，於是甑主乃使祓除。如是等类，愚俗所染，今悉除断，勿使复为。

复有百姓临向京日，恐所乘马疲瘦不行，以布二寻、麻二束，送参河、尾张两国之人，雇令养饲，乃入於京。於还乡日，送楸一口，而参河人等，不能养饲，翻令疲死。若是细马，即生贪爱，工作谩语，言被偷失。若是牝马，孕於己家，便使祓除，遂夺其马，飞闻若是。故今立制，凡养马於路傍国者，将被雇人，审告村首（首长也），方授训物。其还乡日，不须更报，如致疲损，不合得物。纵违斯诏，将科重罪。罢市司要路津济渡，予之调赋，给与田地。凡始畿内及四方国，当农作月，早务营田，不合使吃美物与酒。宜差清廉使者，告於畿内。其四方诸国国造等，宜择善使，依诏催勒。（同上）

### ○罢品部诏

原夫天地阴阳，不使四时相乱，惟此天地生乎万物，万物之内，人是最灵，最灵之间，圣为人主。见以圣主天皇，则天御宇，思人获所，暂不废胸。而始王之名名，臣连、伴造、国造分其品部，别彼名名，复以其民品部交杂，使居国县，遂使父子易姓，兄弟异宗，夫妇更互殊名，一家五分六割，由是争竞之讼，盈国宛朝，终不见治，相乱弥盛。粤以始於今之御宇，天皇及臣连等所有品部，宜悉皆罢，为国家民。其假借王名为伴造，其袭据祖名臣连，斯等深不悟情，忽闻若是，所宜当思祖名所借灭，由是预宣使听，知朕所怀。王者之儿，相续御宇，信知时帝与祖皇名，不可见忌於世，而以王名，经挂川野，呼名百姓，诚可畏焉。凡王者之号，将随日月远流，祖子之名，可共天地长往。如是思故宣之，始於祖子，奉仕卿大夫、臣连、伴造、氏氏人等（或本云名名王民），咸可听闻。

今以汝等使仕状者，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及著位阶以官位叙。今发遣国司，并彼国造，可以奉闻。去年付於朝集之政者，随前处分，以收数田，均给於民，勿生彼我。凡给田者，其百姓家近接於田，必先於近，如此奉宣。凡调赋



者，可收男身调。凡仕丁者，每五十户一人。宜观国疆界，或书或图持奉，示国、县之名，来时将定国，国可筑堤，地可穿沟，所可垦田间，均给使造。当闻解此所宣。（同上）

### ○赐庸调诏

惟神（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自有神道也）。我子应治，故寄是以与天地之初，君临之国也。自始治国皇祖之时，天下大同，都无彼此者也。既而顷者始於神名，天皇名名，或别为臣连之氏，或别为造等之色。由是率土民心，固执彼此，深生我汝，各守名名。又拙弱臣连、伴造、国造，以彼为姓，神名王名，逐自心之所归，妄付前前处处（前前，犹谓人人也）。爰以神名王名，为人赂物之故，入他奴婢，秽污清名，遂即民心不整，国政难治。是故今者随在天神，属可治平之运，使悟斯等，而治国治民，是先是後，今日明日，次而续诏。然素赖天皇圣化，而习旧俗之民，未诏之间，必当难待。故始於皇子、群臣及诸百姓，将赐庸调。（同上）

### ○罢穿读诏

妄听比罗夫所诈，而空穿读，朕之过也，即日罢役。（同上）

### ○白雉见诏

圣王出世，治天下时，天则应之，示其祥瑞。曩者西土之君，周成王世与汉明帝时，白雉爰见。我日本国誉田天皇之世，白鸟才巢宫；大鹫鹫帝之时，龙马西见。是以自古迄今，祥瑞时见，以应有德，其类多矣。所谓凤凰、骐驎、白雉、白鸟，若斯鸟兽，及於草木，有符应者，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夫明圣之君，获斯祥瑞，适其宜也。朕惟虚薄，何以享斯？盖此专由扶翼公卿臣连、伴造、国造等，各尽丹诚，奉遵制度之所致也。是故始於以卿及百官等，以清白意，敬奉神，并受休祥，令荣天下。（同上）

### ○改元白雉诏

四方诸国郡等，由天委付之故，朕总临而御宇。今我亲神祖之所知，穴户国中有此嘉瑞，所以大赦天下，改元白雉。仍禁放鹰於穴户境，赐公卿大夫以下至於令史各有差。（同上）

### ○敕国司诏

随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将修万国，凡国家所有公民，大小所领人众，汝等之任，皆作户籍，及校田亩。其园池水陆之利，与百姓俱。又国司等，在国不得判罪，不得取他货赂，令致民於贫苦。上京之时，不得多从百姓於己，唯得使从国造郡领。但以公事往来之时，得骑部内之马，得餐部内之饭。介以上奉法必须褒赏，违法当降爵位。判官以下，取他货赂，二倍征之。遂以轻重科罪，其长官从者九人，次官从者七人，主典从者五人。若违限外将者，主与所

从之人，并当科罪。若有求名之人，元非国造、伴造县稻置，而辄诈诉言，自我祖时，领此官家，治是郡县，汝等国司，不得随诈，便牒於朝，审得实状，而後可申。又於闲旷之所，起造兵库，收聚国郡刀甲弓矢。边国近与虾夷接壤处者，可尽数集其兵，而犹假本主。其於倭国六县被遣使者，宜造户籍，并校田亩。汝等国司，可明听退。（同上）

### ○设钟匱诏

若忧诉之人有伴造者，其伴造先勘当而奏；有尊长者，其尊长先勘当而奏。若其伴造尊长，不审所诉，收牒纳匱，以其罪罪之。其收牒者，昧旦执牒，奏於内里，朕题年月，便示群卿。或懈怠不理，或阿党有曲，诉者可以撞钟。由是县钟置匱於朝，天下之民，咸知朕意。又男女之法者，良男良女共所生子配其父。若良男娶婢，所生子配其母；若良女嫁奴，所生子配其父；若两家奴婢，所生子配其母。若寺家仕丁之子者，如良人法。若别入奴婢者，如奴婢法。今克见人为制之始。（同上）

### ○聚僧尼诏

於矾城岛宫御宇天皇十三年中，百济明王奉传佛法於我大倭。是时群臣俱不欲传，而苏我稻目宿称独信其法。天皇乃诏稻目宿称，使奉其法。於译语田宫御宇天皇之世，苏我马子宿称追遵考父之风，犹重能仁世之教，而余臣不信，此典几亡。天皇诏马子宿称而使奉其法。於小垦田宫御宇之世，马子宿称奉为天皇造丈六绣像、丈六铜像，显扬佛教，恭敬僧尼。朕更复思崇正教，兴启大猷，故以沙门弟白大法师、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僧、道登、惠邻、惠妙而为十师，别以惠妙法师为百济寺寺主。此十师等，宜能教遵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加法。凡自天皇至於伴造、所造之寺，不能营者，朕皆助作。（同上）

### ○录民元数诏

自古以降，每天皇时，置标代民，垂名於後。其臣连等伴造、国造，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孝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地。及进调赋时，其臣连带造等先自收敛，然後分进，修治宫殿，筑造国陵，各率己民，随事而作。《易》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害民。方今百姓犹乏，而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从今以後，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同上）

### ○改新诏（一）

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会，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仍赐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降以布帛，赐官人百姓有差。大夫所使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同上）

### ○改新诏（二）

初修京师，置畿内国司、郡司、关塞、斥候、防人、驿马、传马，及造铃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长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按检户口，督察奸非。其坊令，取坊内明廉强直堪时务者充，里坊长并取里坊百姓清正强干者充，若当里坊无人，听於比里坊简用。凡畿内东自名垦横河以来，南自纪伊兄山以来，西自赤石栲渊以来，北自近江狭狭波合坂山以来，为畿内国。凡郡以四十里为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为中郡，三里为小郡。其郡司并取国造性识清廉堪时务者，为大领、少领，强干聪敏工书算者为主政、主帐。凡给驿马、传马依皆铃传符克数。凡诸国及关给铃契，并长官执，无，次官执。（同上）

### ○改新诏（三）

初造户籍计帐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户为里，每里置长一人，掌按检户口，课殖农桑，禁察非违，催驱赋役。凡田长三十步、广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随便量置。（同上）

### ○改新诏（四）

罢旧赋役而行田之调。凡绢纁丝绵，并随乡土所出，田一町，绢一丈，四町成匹，长四丈，广二尺半，绝二丈，二町成匹，长广同绢，布四丈，长同绢，绝一町成端。（丝绵纁屯，诸处不见。）别收户别之调，一户皆布一丈二尺。凡调副物盐贄，亦随乡土所出。凡官长者，中马每一百户输一匹，若细马每二百户输一匹。其买马直者，一户布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输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者，改旧每三十户一人（以一人充厮也），而每五十户一人（以一人充厮），以充诸司。以五十户充仕丁一人之粮，一户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凡采女者，贡郡少领以上姊妹及子女形容端正者（从丁一人，从女二人），以一百户充采女一人粮，庸布、庸米皆准仕丁。（同上）

### ○幸宫东门诏

明神御宇日本倭根子天皇诏於集侍卿等臣连、国造、伴造及诸姓：朕闻明哲之御民者，悬钟於门，而观百姓之忧，作屋於衢，而听路行之谤，离刍菑之说，亲问为师。由是朕前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皆所以广询於下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者，上观於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弊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备讯望也；汤有总术之廷，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故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所以悬钟设匱，拜收表人，使忧谏人纳表於匱，诏收表人每但奏请。朕得奏请，仍又示群卿，便使勘当，庶无留滞。如群卿等或懈怠不勤，或阿党比周，朕复不肯听谏，忧诉

之人当可撞钟。”诏已如此。既而有民明直心怀国土之风，切谏陈疏，纳於设匱，故今显示集在黎民，其表称缘奉国政至於京民官官留使於杂役云云。朕犹以之伤恻，民岂复思至此。然迁都未久，还似於宾，由是不得不使而强役之。每念於斯，未尝安寝。朕观此表，嘉叹难休，故随所谏之言，罢处处之杂役。昔诏曰：谏者题名，而不随诏命者，自非求利，而将助国，不言题不谏朕废忌。又诏集在国民所诉多在，今将解理，谛听所宣。其欲决疑入京朝集者，且莫退散，聚侍於朝。（同上）

#### ○处断臣下奉法违令诏

集侍群卿大夫及臣连、国造、伴造并诸百姓等，咸可听之。夫君於天地之间而宰万民者，不可独制，要须臣翼。由是代代之我皇祖等，其卿祖考俱治。朕复思欲蒙神护力，共卿等治，故前以良家大夫使治东方八道，既而国司之任，六人奉法，二人违令，毁誉各闻，朕便美厥奉法，疾斯违令。凡将治者，若君如臣，先当正己而後正他。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以不自正者，不择君臣，乃可受殃，岂不慎矣。汝率而正，孰敢不正，今随前敕而处断之。（同上）

#### ○戒朝集使诏

集侍群卿大夫及国造、伴造并诸百姓等，咸可听之。以去年八月，朕亲诲曰：“莫因官势，取公私物，可吃部内之食，可骑部内之马。若违所诲，次官以上降其爵位，主典以下决其笞杖。入己物者，倍而往之。”诏既若斯，今问朝集使及诸国造等，国司至任，奉所诲不？

於是朝集使等具陈其状。穗积臣咋所犯者，於百姓中每户求索，仍悔还物而不尽，与其介富制臣（阙名）、臣势臣紫檀二人之过者，不正其上云云。凡以下官人，咸有过也。其巨势德祢臣所犯者，於百姓中每户求索，仍悔还物而不尽，与复取田部之马，其介朴进连、押坂连（并阙名）二人者，不正其上所失，而翻共求己利，复取田部之马。台直须弥初虽谏上，而遂俱浊。凡以下官人，咸有过也。其纪麻利耆拖臣所犯者，使人於朝仓君、井上君二人之所，而为牵来其马视之，复使朝仓君作刀，复得朝仓君之弓布，复以国造所送兵代之物，不明还主，妄传国造，复於所任之国，被作偷刀，复於倭国被他偷刀。是其纪臣、其介三轮君大口、河边臣百依等过也。其以下官人河边臣矾丹比深目、百舌鸟长兄、葛城福草、难波癖（俱毗柯梅）龟、犬养五十君、伊岐史麻吕、丹比犬眼凡是八人等，咸有过也。其阿昙连（阙名）所犯者，德史有所患时，於国造使送官物，复取汤部之马。其介膳部臣百依所犯者，草代之物收置於家，复取国造之马，而换他马，来河边臣磐管、汤麻吕兄弟二人，亦有过也。大市连（阙名）所犯者，违於前诏曰：“国司等莫於任所，自断民之所诉。”辄违斯诏，自判菟砺人之所诉，及中臣德奴事，中臣德亦是同罪也。涯田臣

（阙名）之过者，在於倭国被偷官刀，是不谨也。小缘臣、丹波是拙而无犯（并阙名），忌部木果、中臣连正月二人，亦有过也。羽田臣、田口臣二人并无过也（阙名）。平群臣（阙名）所犯者，三国人所许有而未问。

以此观之，纪麻利耆拖臣、巨势德祢臣、穗积咋臣汝等三人所怠拙也，念斯违诏，岂不劳情。夫为君臣以牧民者，自率而正，孰敢不直。若君或臣不正心者，当受其罪，追悔何及。是以凡诸国司，随过轻重，考而罚之。又诸国造违诏，送财於己，国司遂俱求利，恒怀秽恶，不可不治。念虽若是，始处新宫，将币诸神，属乎今岁，又於农月，不合使民缘造新宫。固不获已，深减二途，大赦天下。自今以後，国司、郡司勉之勖之，勿为放逸。宜遣使者，诸国流人及狱中囚，一皆放舍。别盐屋负勺制鱼（制鱼，此云举能之卢）、神社福草、朝仓君、碗子连、三河大伴直、芦尾直，此六人奉顺天皇，朕深赞美厥心。宜罢官司，处处屯田，及吉备岛皇祖母处处贷稻，以其屯田班赐群臣及伴造等。又於脱籍寺入田与山（同上）

#### ○盟群臣文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後，君无二政，臣无二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诛人伐，皎皎如日月也。（同上）

#### ☆日本女主齐明

齐明，舒明皇之後。永徽六年，孝德薨，即位。在位七年。

#### ○救百济诏

乞师请救，闻之古昔，扶危继绝，著自恒典。百济国穷来归我，以本邦丧乱靡告，枕戈尝胆，必存拯救，远来表启，志有难夺。可分命将军，百道俱前，云会雷动，俱集沙录，翦其黥鯢，绋彼倒悬。宜有司具为与之，以礼发遣。（《日本书纪》二十六）

#### ☆日本国王天智

天智，舒明皇之子。母曰齐明。龙朔二年，齐明崩，即天皇位，在位十年。

#### ○问藤原内大臣诏

天道辅仁，何乃虚说；积善余庆，犹是无征。若有所须，便可以闻。（《日本书纪》二十七）

#### ☆日本国王天武

天武，天智同母弟。咸亨三年，天智薨，即位。在位十五年，改元二：白凤、朱鸟。

#### ○治病全身诏

朕所以让遁世者，独治病全身，永终百年。然今不获，已应祸，何默亡身耶？（《日本书纪》二十八）

○遗村国连男依等诏

今闻近江朝廷之臣等为朕谋害。是以汝等三人，急往美浓国告安八磨郡汤休，命多臣品治宣示机要，而先发当郡兵，仍经国司等差发诸军，急塞不破道，朕今发路。（同上）

○选简才能诏

夫初出身者，先令仕大舍人，然後选简才能，以死当职。又妇女者，无问有夫无吏及长幼，欲进仕者，听矣。其考选准宫人之例。（《日本书纪》二十九）

○除部曲诏

甲子年诸氏被给部曲者，自今以後除之。又亲王诸王及诸臣并诸寺等，所赐山泽、岛浦、林野、陂池，前後并除焉。（同上）

○随事罪犯诏

群臣百寮及天下人民，莫作诸恶。若有犯者，随事罪之。（同上）

○诸国贷税诏

诸国贷税，自今以後，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乃中户以下应与贷。（同上）

○禁造檻牢诏

自今以後，制诸渔猎者，莫造檻牢及施机枪等之类。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莫置比满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马犬猿鸡之完。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同上）

○赏惠尺子孙诏

汝惠尺也，背私同公，不惜身命，以遂雄之心，劳於大役，恒欲慈爱。故尔虽既死，子孙原赏，仍腾外小紫位。（同上）

○赦徒罪诏

死刑没官三流，并除一等。徒罪以下，已发觉、未发觉悉赦之。唯既配流，不在赦例。（同上）

○原东汉直等诏

汝等党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从小垦田御世，至於近江朝赏以谋汝等为事。今当朕世，将责汝等不可之状，以随犯应罪，然顿不欲绝汉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从今以後，若有犯者，必入不赦之例。（同上）

○议文武官优劣诏

凡内外文武官，每年史以上属官人等，公平而恪勤者，议其优劣，则定应

进阶。正月上旬以前，具记送法官，则法官校定，申送大辨官。然缘公事以出使之日，其非真病及重服，辄缘小故而辞者，不在进阶之例。（同上）

### ○拜兄姊以上亲诏

凡当正月之节，诸王诸臣及百寮者，除兄姊以上亲，及己氏长以外莫拜焉。其诸王者，虽母非王姓者莫并，凡诸臣亦莫并，卑母虽非正月节复准此。若有犯者，随事罪之。（同上）

### ○设细马诏

诸氏贡女人己未幸泊瀨，以宴迹惊渊上。先是诏王卿曰：“乘马之外，更设细马，随召出之。”即自泊瀨还宫之日，看群卿储细马於迹，见驿家道头，皆令驰走。（同上）

### ○纠弹暴恶诏

朕闻之：近日暴恶者多在巷里，是则王卿等之过也。或闻异恶者也烦之，忍而不治；或见恶人也倦之，匿以不正。其随见闻以纠弹者，岂有暴恶乎？是以自今以後，无烦倦而上责下过，下谏上暴，乃国家治焉。（同上）

### ○僧尼养老诏

凡诸僧尼者，常住寺内，以护三宝。然或及老，或患病，其永卧狭房，久苦老病者，进止不便，净地亦秽。是以自今以後，各就亲族及笃信者，而立一二舍屋於间处，老者养身，病者服药。（同上）

### ○官治诸寺诏

凡诸寺者，自今以後，除为国大寺二三以外，官司莫治。唯其有食封者，先後限三十年，若数年满三十则除之。且以为飞鸟寺不可关於司治，然元为大寺，而官恒治，复尝有功，是以犹入官治之例。（同上）

### ○求言诏

若有利国家宽百姓之术者，诣阙亲申，则词合於理，立为法则。（同上）

### ○改法式诏

朕今更欲定律令，改法式，故俱修是事，然顿就是务，公事有阙，分人应行。（同上）

### ○亲王以下服用诏

亲王以下，至於庶民，诸所服用金银珠玉、紫锦绣绫，及毡褥冠带并种种杂色之类，服用各有差，辞具有诏书。（同上）

### ○收大小角鼓吹等诏

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及弩抛之类，不应存私家，咸收於郡家。（同上）

### ○男女结发诏

自今以後，男女悉结发，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结讫之。唯结发之日，亦待敕

旨。妇女乘马如男夫，其起於是日也。（同上）

### ○纠弹犯法诏

亲王诸王及诸臣，至於庶民，悉可听之。凡纠弹犯法者，或禁省这中，或朝廷之中，其於过失发处，即随见随闻，无匿蔽而纠弹。其有犯重者，应请则请，当捕则捉。若对捍以不见捕者，起当处兵而捕之，当杖色乃杖一百以下，节级决之，亦犯状灼然，欺言无罪，则不伏辨以争诉者，累加其本罪。（同上）

### ○定氏族诏

诸氏人等各定可氏上者而申送，亦其眷族多在者，则分各定氏上，并申送於官司。然後斟酌其状而处分之，因官判唯因少故而非己族者，辄莫附。（同上）

### ○三足雀示群臣诏

明神御大八州日本根子天皇救命者：诸国司国造郡司及百姓等，诸可听矣。朕初登鸿祚以来，天瑞非一二，多至之传闻。其天瑞者，行政之理，协於天道，则应之。是今当於朕世，每年重至，一则以惧，一则以嘉。是以亲王诸王及群卿百寮，并天下黎民，共相欢也。及小建以上给禄各有差，因以大辟罪以下皆赦之，亦百姓课役并免焉。（同上）

### ○试练马兵诏

凡政要者，军事也。是以文武官诸人，务习用兵及乘马，则马兵并当身装束之物，务具储足。其有马者为骑士，无马者为步卒，并当试练，以勿鄣於聚会。若忤诏旨有不便，马兵亦装束有阙者，亲王以下逮於诸臣并罚之。大山位以下者，可罚罚之，可杖杖之。其务习以能得业者，若虽死罪，则减二等。唯恃己才以故犯者，不在赦例。（同上）

### ○男女衣服诏

男女并衣服者，有袞 阑无袞 阑，及结绉长绉，任意服之。其会集之日，著袞 阑衣而著长绉，唯男子者有圭冠，冠而著括绪。女年四十以上，发之结不结，及乘马纵横，并任意也。别巫祝之类，不在结发之例。（同上）

### ○作八色之姓诏

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同上）

### ○免贫乏货财诏

天下百姓，由贫乏而贷稻及货财者，乙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不问公私皆免原。（同上）

### ☆日本女主持统



持统，天智第二女，天武之後。垂拱三年，天武薨，临朝称制。改元二：朱鸟、太和。在位十一年，禅於皇子。（《唐书》作天武，死，子才忽持立。疑为持统之误。）

○赦皇子天津从坐诏

皇子天津谋反，诖误吏民，帐内不得已。今皇子天津已灭，从者当坐皇子天津者皆赦之，但砺杵道作流伊豆。（《日本书纪》卷三十）

○徙沙门行心诏

新罗沙门行心与皇子天津谋反，朕不忍加法，徙飞单国伽蓝。（同上）

○役身不得役利诏

凡负债者，自乙酉年以前物，莫收利也。若既役身者，不得役利。（同上）

○准麻吕等出家诏

麻吕等少而闲雅寡欲，遂至於此，蔬食持戒，可随所请出家修道。（同上）

○与新罗吊使级<sub>7</sub>食金道那诏

太政官卿等奉敕奉宣：二年遣田中朝臣法{麻吕}等相告大行天皇丧时，新罗言：“新罗奉敕人者，元来用苏判位，今将复尔。”由是法{麻吕}等不得奉宣赴告之诏。若言前事者，在昔难波宫治天下，天皇崩时，遣巨势稻持等告丧之日。医<sub>7</sub>食金春秋奉敕，而言用苏判奉敕，即违前事也。又於近江宫治天下，天皇崩时，遣一告<sub>7</sub>食金萨儒等奉吊。而今以级<sub>7</sub>食奉吊，亦违前事。又新罗元来奏云：“我国自日本远皇祖代，并舳不千楫奉仕之国，而今一艘，亦乖典故也。”又奏云：“自日本远皇祖代，以清白心仕奉，而不惟竭忠宣扬本职，而伤清白，诈求幸媚。是故调赋与别献，并封以还之。”然自我国家远皇祖代广慈，汝等之德，不可绝之。故弥勤弥谨，战战兢兢，修其职任，奉遵法度者，天朝复益广慈耳。汝道那等奉斯所敕，奉宣汝王。（同上）

○选定九等诏

百官人及畿内人，有位者限六年，无位者限七年，以其上日选定九等。四等以上者，依《考仕令》，以其善最功能，氏姓大小，量授冠位。其朝服者，净大壹已下广贰已上黑紫，净大参已下广肆已上赤紫，正八级赤紫，直八级绯，勤八级深绿，务八级浅绿，追八级深缥，进八级浅缥。别净广贰已上，一富一部之绫罗等，种种听用。净大参已下，直广肆已上，一富二部之绫罗等，种种听用，绮上下通用带白。其余者如常。（同上）

○赐直广肆筑紫史益食封诏

直广肆筑紫史益并筑紫大宰府典以来，於今二十九年矣。以清白忠诚，不

敢怠惰，是故赐食封五千户，纆十五匹，绵二十五屯，布五十端，稻五十束。

（同上）

○百姓从良诏

若有百姓，弟为兄见卖者从良，若子为兄母见卖者从贱。若准贷倍没贱者从良，其子虽配奴婢，所生亦皆从良。（同上）

○禁讼言奴婢诏

若氏祖时所免奴婢，既除籍者，其眷族等，不得更讼言我奴婢。（同上）

○禁酒诏

此夏阴雨过节，惧必伤稼，夕惕迄朝，忧惧思念厥愆。其令公卿百寮人等，禁断酒完，摄心悔过。京及畿内诸寺梵众，亦当五日诵经，庶有补焉。（同上）

○醴泉诏

粤以七年岁次癸巳，醴泉漏於近江国益须郡都贺山，诸疾病停宿益须寺而疗差者众。故入水田四町布六十端，原除益须郡今年调役杂徭，国司头至目进位一阶，赐其初验醴泉者葛野羽冲、百济王罗罗女人纆二匹，布十端，锹十口。（同上）

●卷七十二

☆日本女主孝明

孝明，圣武皇之女。圣武薨，孝明即位，当天宝初，改元天平胜宝。（见《唐书》）

○大和国东大寺圣武帝铜板敕书

菩萨戒弟子皇帝沙弥胜满稽首十方三世诸佛法僧。去天平十三年岁次辛巳春二月十四日，朕发愿称，广为苍生，遍求景福。天下诸国各合敬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僧寺，并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十部，住僧七人，施封五十户，水田十町。又於其寺造七重塔一区，别写《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安置塔中。又造法华灭罪之尼寺，并写《妙法莲华经》十部，住尼十人，水田十町。所冀圣法之盛，与天地而永流；拥护之恩，被幽明而恒满。天地神，共相和顺，恒将福庆，永护国家。开辟已降，先帝尊灵，长幸珠林，同游宝刹。又愿太上天皇、太皇後藤原氏、皇太子已下亲王及大臣等，同资此福，俱到彼岸。藤原氏先後太政大臣及皇後先妣从一位橘氏太夫人之灵识，恒奉先帝而陪游净土，长顾後代而常卫圣朝。乃至自古以来，至於今日，身为大臣，竭忠奉者，及见在子孙，俱因此福，各继前范，坚守君臣之礼，长绍父祖之名，广给群生，通该庶品，同辞爱网，共出尘笼者。

今以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十五日，庄严已毕，仍置塔中。伏愿前日之志，悉

皆成就。若有後代圣主贤卿，承成此愿，乾坤致福。愚君拙臣，改替此愿，神明效训，施封五千户，水田一万町，以前捧上件物，远限日月，穷未来际，敬纳彼三宝，分依此发愿。太上天皇沙弥胜满，诸佛拥护，法药薰质，万病消除，寿命延长。一切所愿，皆使满足，令法久住，拔济群生，天下大地，人民快乐，法界有情，共成佛道。以代代国王，为我等檀越，若我寺兴复，天下兴复，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复誓其後代有不道之主，邪贼之臣，若犯若破障而不行者，是人必得破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一切贤圣之罪，终当随大地狱无数劫中，永无出离；十方一切诸天梵天护塔大善神王，及普天率土有势威力天审地七庙尊灵，并佐命立功大臣将军灵，共起太祸，永灭子孙。若不犯触敬勤行者，世世累福，终隆子孙，共尘城早登觉岸。天平胜宝元年，平城宫御宇太上天皇法名胜满。

#### ☆上宫厩户丰耳聪太子

上宫太子，用明天皇第二子。推古天皇元年，立为皇太子，以摄政焉。二十九年薨。

#### ○宪法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於邻里，然上和下睦谐，於论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真枉？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方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诏必慎，不谨自败。四曰：郡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五曰：绝飧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日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岁。须治讼者，得利为常，见随听讞，便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贪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阙。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见恶必匡。其谄诈者，则为覆国家之利器，为绝人民之锋剑，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无仁於民，是大乱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世少生知，克念作圣，事无大少，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因此国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人不求官。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终日难尽，是以迟朝不逮於急，早退必事不尽。九曰：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於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无信，万事悉败。十曰：绝忿弃，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

耳，是非之理，谁能可定，相共贤愚，如无端。是以彼人虽，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十一曰：明察功过，掌罚必当。日者赏不在功，罚不在罪，执事群卿，宜明赏罚。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十三曰：诸任官者，同知职掌。或病或使，有阙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识，其以非与闻，勿防公务。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於己则不悦，才优於己则嫉妒，是以五百之乃令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则以私妨公，憾起则违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谐。”其亦是情欤！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闲，以可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辨，辞则得理。（《日本书纪》二十二）

☆中大兄皇子

孝德天皇元年，立为皇太子。

○献部口屯仓奏

昔在天皇等世，混齐天下而治，及逮於今，分离失业（谓国业也）。属天皇我皇，可牧万民之运，天人合应，厥政惟新。是故庆之尊之，顶戴伏奏，现为明神，御八岛国。天皇问於臣曰：“其群臣连及伴造国造所有，昔在天皇日所置子代入部，皇子等私有御名八部，皇祖大兄御名入部（谓彦人大兄也），及其屯仓，犹如古代，而置以不臣。”即恭承所诏奉答而曰：“天无双日，国无二王，是故兼并天下，可使万民，唯天皇耳。别以入部及所封民简充仕丁，从前处分，自余以外，恐私驱役，故献入部五百二十四口，屯仓一百八十一所。”（《日本书纪》二十五）

☆朴市田来津

来津，天智时臣。

○谏都避城议

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溢，守而攻难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国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日本书纪》二十七）

☆广相

广相，贞观时日本人，官少辨橘

○神护寺钟铭序

爱当之山，神护之寺，三宝既备，六度无亏。唯所有梵钟，形小音窄。故禅林寺少僧都真绍和尚，始发宏愿，有心改铸。熔范未成，衣衲戒早化。檀越少纳言从五位上和气朝臣彝范，悼和尚之遗志，寻先祖之旧踪，以贞观十七年八月廿三日，雇冶工志我部海，继以铜一千五百斤令铸成焉。恐年代久远，後人不知，仍聊记於钟侧。

☆是善

是善，贞观时日本人，官守管原朝臣。

○神护寺钟铭

传音在器，证果惟因。尔祖初业，厥孙聿遵。宿昔三尺，今日千斤。体有宽窄，功无旧新。山声万岁，谷响由旬。闻宜觉梦，扣即归真。慈周世界，感及非人。雕象胜趣，蒙叟当仁。

☆源顺

源顺字具济，日本村上天皇天历中人。大纳言定曾孙，左马允举子，能达和歌诗文。

○倭名类聚抄序

窃以延长第四公主，柔德早树，淑姿如花，吞湖阳於胸陂，笼山阴於气岸。年才七岁，初谒先帝。先帝以其姿貌言笑，每事都雅，特钟爱焉，即赐御府箏手教授其谱。公主天然聪高，学不再问，一二年间，能究妙曲，十三弦上，更奏新声。自醍醐山陵，云愁水咽，永辞魏阙之月，不拂秦箏之尘，时时慰幽闲者，书画之戏而已。於是因点成蝇之妙，殆上屏风；以笔回鸾之能，亦巧垂露。渐辨八体之字，豫访万物之名。其教曰：“我闻思拾芥者，好探义实；期折桂者，竞采文华。至於和名，弃而不屑。是故虽一百帙《文馆词林》，三十卷《白氏事类》，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适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太医博士深根辅仁奉撰《集和名本草》，山州员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纪私记》等也。然犹养老所传，杨说才十部，延喜所撰，药种只一端，田氏《私记》一部三卷，古语多载，和名希存，《辨色立成》十有八章，与杨家说名异实同。编录之间，颇有长短。其余《汉语抄》，不知何人撰，世谓之《甲书》，或呼为《业书》。甲则开口褒扬之名，业是服膺诵习之义，俗说两端，未详其一矣。又其所撰《录名》，河鱼为■，祭树为<标申>。澡器为泉等是也。汝集彼数家之善说，令我临文无所疑焉。”

仆之先人，幸忝公主之外戚，故仆得见其草隶之神妙；仆之老母，亦陪公主之下风，故仆得蒙其松容教命。固辞不许，遂用修撰。或汉语抄之文，或流俗人之说，先举本文正说，各附出於其注。若本文未详，则直举《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日本纪私记》，或举《类聚国史》《万叶集》《三代式》等

所用之假字，水兽有苇鹿之名，山鸟有稻负之号，野草之中，女郎花海苔之属於期菜等是也。至如於期菜者，所谓六书法，其五曰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平！内典梵语，亦复如是，非无所据，故以取之。或复有以其音用於俗者，虽非和名，既是要用，石名磁石、■石，香名之沉香、浅香，法师具之香炉、锡杖，画师具之燕脂、故粉等是也。或复有俗人知其讹谬，不能改易者，生讹为鲑，读如杉，锻冶之音误涉锻治，蝙蝠之名伪用威夷等是也。若此之类，注加今案，聊明故老之说，略述闾巷之谈。

总而谓之，欲近於俗，便於事，临忽忘如指掌，不欲异名别号，义深旨广，有烦於披览焉。上举天地，中次人物，下至草木，勒成十卷。卷中分部，部中分门，廿四部百廿八门，名曰《和名类聚抄》。古人有言，街谈巷说，犹有可采。仆虽诚浅学，而所注辑，皆出自前经旧史，倭汉之书，但刊谬补阙，非才分所及，内惭公主之照览，外愧贤智之卢胡耳。（《倭名类聚抄》）

### ☆僧空海

空海，亦称遍照金刚，延历中入唐，受书於韩方明，彼国号宏法大师。

### ○七祖赞

沙门输波迦罗四婆揭罗僧诃□子以我□之唐伽国王弟子金刚三藏□入道林神气□着精□□教门一心游入□□名□□□至□□境□□以□□□虚（缺四字）卷为十二於□□□沙门□□七卷□□婆呼□□三藏住□□恬神□开□奖劝初学慈悲，□诱无亏，折人□□无滞。弘仁十二。

沙门一行，张名遵国襄公孙仆太之也。母陇李氏，华容心性，及之二□白光及生之後，移在儿亲□聪慧过人，其父□神童举之，其母吾兆此儿，必为国师，忽妄举之，後必成。元宗皇帝自亲制碑铭，并书石上。禅师幼而希言，言必有中，长无暇日，深道极阴阳之奥，属辞尽《春秋》之策，甲科翻飞，蹈依嵩岳，僧乾、僧真纂律藏，宿爱全幽之素履，禅师以圣道故，开元之历，以朕敦述大衍，又□罗前佛坛译《卢遮那佛经》，开後佛国满大兹本，孰辨是而去矣，善是孝中又有也，道外别有忠也。尝风咨度乘，曰游沦典礼，方期永喜孤善愿一如□□意识明行所在新□身无□患□无一忽然瞻悼□觉有往生之意也，乃□神罔极之人之原曰大禅师崇称也，三爪甲不长形经佛後礼迦开山□自天聪明，授记波上人□□信穷天地精，有化心发无上志，□道称一灯，拔去三车，我梦金人来镇家集垣沙□住实相慧真宰□促促供心莫□□□□跏如舍利坚绝，见生灭□□岂生灭中□古□见中铭□来□夫□来文挥（缺四字）当於□若讷见者若愚□君□□以子每夜（缺五字）藏名多胜行阙□无□□□宏仁十二。

法应人也藏之□师见三藏器称叹不已之异父母印受职□顶促□本金刚顶瑜伽冲和精神爽利诘孔□年□甫十五闻之追入□之和尚加持童子钩□子皇帝

□□帝皇历数皇法力降天入瓶送□四事□给藏该通。（以下四首不录）

○大和州益田池碑铭（并序）

若夫感星银汉，下洒之功深；湖水天池，上润之德普。故能■卉因之而郁茂，虫卵赖之而长生。至若八气播植，五才陶冶，北方之行，偏居其最，坎之为德，远矣哉，皇矣哉！粤有益田池，两尊鼻子之洲，八岛初道之国，地是汉谿之旧宅，号则村井之故名。去宏仁十三年仲冬之月，前和州监察藤纳言纪大守末等，虑亢阳之可支，叹膏腴之未开，占斯胜处奏请之，纶诏即应，爰则令藤、纪二公及圆律师等创功。未几，皇帝游驾汾襄，藤公从之辞职，纪守亦迁越前。今上膺尧揖让，驭舜宝图，照玉站二仪，抚赤子於八岛。简伴平章事国代检国事，并拔藤广任刺史。两公检校池事，於焉青帛引块，数千之马日聚；赤马驱人，百计之夫夜集。既而车马轰轰电往，男女殷殷而雷归，土而雪积，堤倏忽而去腾，宛如灵神之埏埴，还疑洪炉之化产。成也不日，毕也不年，造之人也，辨之天也。尔乃池之为状也，左龙寺，右鸟陵，大墓南耸，亩傍北峙，来眼精舍镇其艮，武遮荒垄押其坤。十余大陵，联绵虎踞；四面长阜，迢迢龙卧。云荡松岭之上，水激桧隈之下。春绣映池，观者忘归；秋锦开林，游人不倦。鸳鸯凫鸭，戏水奏歌；元鹤黄鹄，游汀争舞。鱼鳖延颈，鲋鲤掉尾，渊獭祭鱼，林鸟反哺。洎如积水含天，叠山倒景，深也似海，广也超淮，笑昆明之非俦，晒豸辱达之犹少。虎啸鼓俦，则惊汰沃汉；龙吟决堤，则容与不饱。襄陵之罔象，不得溢其塘；又山之女魃，不能涸其底。六郡蒙润，万浚汤汤，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舞之蹈之，咏千箱以击腹；手之促之，呼万岁而忘力。叹桑海之数变，索铭词乎余笔。贫道不才当仁，固辞不能，谭虚吐章，乃为名曰：

希夷象帝，上下未萌。盘古不出，国当无生。元气倏动，苇牙乍惊。八风扇鼓，五才纵横。（其一）

日月运转，山河错峙。千名森罗，万物杂起。藤肤既隐，稷亢复始。天池人池，洒沾功似。（其二）

前尧後禹，虑厚恤人。智略广运，慈悲且仁。机事不测，成功若神。润物如雨，荣人似春。（其三）

纶纆勃雷震，有司创功。纪藤草，果绩圆丰。伴相施计，原守在公。良才奇术，民具靡风。（其四）

爰有一坎，其名益田。掘之人力，成也自天。车马雾聚，男女云连。归来似子，毕功不年。（其五）

深而且广，镜澈紺色。漾渺弥，瞻望罔极。百溪之宗，万派之职。鱼鸟涵泳，虬龙斯匿。（其六）

畎浍泛溢，甌畚播殖。孳我艺，才才我穡。如坻如京，足兵足食。井田我事，尧帝何力。（其七）（《遍照发挥姓灵集》二）

○沙门胜道历山水莹元珠碑（并序）（下野国日光山碑）

苏岭鹜岳，异人所都；达水龙坎，灵物斯在。所以异人卜宅，所以灵物化产，岂徒然乎请试论之。夫境随心变，心垢则境浊；心逐境移，境闲则心朗。心境冥会，道德元存。至如能寂常居以利见，妙祥镇住以接引，提山垂迹，孤岸津梁，并皆靡不依仁山，托智水，台镜莹磨，俯应机水者也。有沙门胜道者，下野芳贺人也，俗姓君田氏。神邈救蚁之龄，意清惜囊之齿，桎枷四民之生事，调饥三谤之灭业，厌聚落之轰轰，仰林泉之皓然。粤有同州补陀洛山，葱岭插银汉，白峰冲碧落，段雷腹而鼉吼，翔凤足而羊角，魑魅罕通，人蹊也绝，借问振古，未有攀跻者。法师顾义顾而兴叹，仰勇猛以策意，遂以去神护景云元年四月上旬跋上。云深严峻，云雾雷迷，不能上也。还住半腹，三七日而却还。又天应元年四月上旬，更事攀陟，亦上不得也。

二年三月中，奉为诸神写经图佛，裂裳裹足，弃命殉道，纒强负经像，至於山麓。读经礼佛一七日夜，竖发愿曰：“若使神明有知，愿察我心。我所图写经及像等，当至山顶，为神供养，以崇神威，饶群生福。仰愿善神加威，毒龙卷雾，山魅前导，助果我愿。我若不到山顶，亦不至菩提。”如是发愿讫，跨白云之皜皜，攀绿叶之璀璨，脚踏一半，身疲力竭，憩息信宿，终见其顶，恍恍惚惚，似梦似寤。不因乘查，忽入云汉，不尝妙药，得见神窟，一喜一悲，心魂难待。山之为状也，东西龙卧，弥望无极，南北虎踞，栖息有兴，指妙高以为俦，引轮铁而作带，笑衡岱之犹卑，晒昆香之又劣。日出先明，月来晚入，不假天眼，万里目前，何更乘鹄，白云足下。千般锦花，无机常织，百种灵物，谁人陶冶。北望则有湖，约计一百顷，东西狭，南北长。西顾亦有一小湖，合有二十余顷。眄坤更有一大湖，冪计一千余町，东西不阔，南北长远，四面高峰，倒影水中，百种异庄，木石自有，银雪敷地，金花发枝，池镜无私，万色谁逃，山水相映，乍看绝肠。瞻伫未饱，风雪趁人，我结蜗庵，於其坤角住之。礼忏勤经三七日，已遂斯愿，便归故居。

去延历三年三月下旬，更上经五个日，至彼南湖边。四月上旬，造得一小船，长二丈，广三尺。即与二三子棹湖游览，遍眺四壁，神丽夥多，东看西看，泛滥自逸。日暮兴余，强托南洲。其洲则去陆三百丈来，方圆三千丈余。诸洲之中，美花富焉。复更游西湖，去东湖十五许里。又览北湖，去南湖三十许里。并虽尽美，总不如南。其南湖则碧水澄镜，深不可测，千年松柏，临水而倾绿盖；百围桧杉，竦岩而构绀楼。五彩之花，一林而杂色；六时之鸟，同响而异鸣。白鹤舞汀，绀鳧戏水，振翼如铃，吐音玉响，松风悬琴，砥浪调鼓



，五音争奏天韵，八德淡淡自贮。雾帐云幕，时时难陀之暮历；星灯电炬，数数普香之把束。见池中圆月，知普贤之镜智；仰空里慧日，觉遍智之（在）我。托此胜地，聊建伽蓝，名曰神宫寺。

住此修道，荏苒四纪。廿年四月，更移往北涯。四望无碍，沙场可爱，异花之色，难名惊目；奇香之臭，叵寻悦意。灵仙不知何去，神人仿佛如存。忿负精之无记，惜王侯之不游，思饿虎而不遇，访子乔而去，观华藏於心海，念实相於眉山，蕴萝遮寒，荫叶避暑，吃菜吃水乐在中，乍彳乍于出尘外。九皋鹤声，易达於天。去延历中，柏原皇帝闻之，便任上野国师。利他有时，虚心逐物，又建立华严精舍於都贺郡城山，就此往彼，利物弘道。去大同二年，国有阳九，州司令法师祈雨。师则上补陀洛山祈祷，应时甘雨滂沛，百谷丰登，所有佛业，不能缕说。

咨日车难驻，人间易变，从心忽至，四蛇虚羸，掇诱是务，能事毕矣。前下野伊博士公与法师善，秩满入京，於时法师叹胜境之无记，要白文於余笔。伊公与余故，固辞不免，课虚抽毫，乃为铭曰：

维黄裂地，粹气升天。詹乌运转，万类骈阗。山海错峙，幽明殊阡。俗波生灭，真水道先。（其一）

一尘构岳，一滴深湖。埃涓萎聚，尽饬神都。岭分不梯，无图。（一首）皜皜雪岭，曷矚谁庐。（其二）

沙门胜道，竹操松柯。仰之正觉，诵之达磨。白衣观音，礼拜释迦。殉道斗藪，直入嵯峨。龙泛绝，凤举经过。神明威护，历览山河。（其三）（二首）

山也峥嵘，水也泓澄。绮华灼灼，异鸟嚶嚶。地籁天籁，如筑如箏。异人乍俗，音乐时鸣。（其四）

一览弥暇，百烦自休。人间莫比，天上宁俦。孙兴亦笔，郭词岂周。咄哉同志，何不优游。（其五）

宏仁之年，郭之岁，月次壮朔三十日之癸酉也。人之相知，不必在对面久话，意通则倾盖之遇也。余与道公生年不相见，幸因伊博士公闻其情素之雅致，兼蒙请洛山之记。余不才，当仁不敢辞让，辍拙词，并书绢素上。词翰俱弱，深恐元之犹白，寄以瓦砾，表其情至，百年之下，莫忘相忆耳。西岳沙门遍照金刚题。（《遍照发挥性灵集》二）

☆阙名

○葛城为封县奏

葛城县者，元臣之本居也。故因其县为姓名，是以冀之常得其县，以欲为臣之封县。（《日本纪纪》）

○佛迹石台刻字二首

大唐使人王元策，向中天竺丘兹国中转法轮，□回见迹，得转写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书本，实向大唐国，於普光寺得转写塔，是第二本。日本在右京四行坊禅陀，向禅院坛披见神迹，敬转写搭，是第三本。从天平胜宝元年岁次己巳七月十五日，至廿七日，并一十三个日，作□檀主从三位智奴王□。天平胜宝四年岁次壬辰九月十日，父王写成文室真人智努画师越田安方面写杉原甲（以下漫灭）。

伏愿为亡夫人从四位下茨田郡王法名良式，敬写释迦如来神迹。伏愿夫人之灵□高游入无胜之妙，拜受□□之圣，永脱有漏，高证无为，同沾三界，共契一真。

○上野国山名村碑

上野国群马郡下赞乡高田里□□三家子孙，为七世父母，现在父母，□现在侍家刀自□君□□自人儿□那刀自孙物部君千足次瓜刀自次□刀自合六□又知识所结人三家尾□次知万以钗□义□君牛麻吕合三口如是知识结而天地誓愿仕奉□□石文。神龟三年丙寅二月廿九日。

○下野国那须郡汤津上村国造碑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飞鸟净御原大宫那须国造追大壹那须宣事提评督被赐。岁次庚子年正月二壬子曰辰节珍故意斯麻吕等，立碑铭云尔。仰惟殒公广氏尊胤，国家栋梁，一世之中，重被贰照，一命之期，连见再苏，碎骨视糖，岂报前恩。是以曾子之家，无有娇子；仲尼之门，无有骂者。行李之子，不改其语，铭夏尧心，澄神照乾，六月童子，意香助坤作徒之大合言喻寄故无翼长飞，无根更固。

○多贺城碑

此城神龟元年岁次甲子，按察使兼镇守将军从一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之所置也。天平宝字六年岁次壬寅，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从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惠美朝臣葛修造也。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上野国多胡郡真井村碑

弁官符上野国乍冈郡、绿野郡、甘良郡，并三郡内三百户郡成给羊成多胡郡，和铜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左中弁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太政官二口穗积亲王、左大臣正二位石上尊、右大臣正二位藤原尊。

○小纳言正五位下戚奈卿墓志铭。（并序）

卿讳大村桧，前五百野宫御宇天皇之四世後，罍木圣朝紫冠威奈镜公之第三子也。卿温良在性，恭俭为怀，简而廉隅，柔而成立。後清原圣朝初，授务广肆。藤原圣朝小纳言阙，於是高门贵胄，各望备员。天皇特擢卿除小纳言

，授勤广肆。居无几，进位直广肆。以大宝元年律令初定，更授从五位下，仍兼侍从。卿对扬宸，参赞丝纶之密；朝夕帷幄，深陈献替之规。四年正月，进爵从五位上。庆云二年，命兼太政官左小辨。越後北疆，冲接虾虻，柔怀镇抚，允属其人。同岁十一月十六日，命卿除越後城司。四年二月，进爵正五位下。卿临之以德泽，扇之以仁风，化洽刑清，令行禁止。所冀享兹景，锡以长龄，岂谓一朝，遽成千古。以庆云四年岁在丁未四月廿四日寝疾，终於越城，时年六。粤以其年冬十一月乙未朔廿一日乙卯，归葬於大倭国葛木下郡山君里第百井山岗。

天潢疏派，若木分枝。标英启哲，载德形仪。惟卿降诞，余庆在斯。吐纳参赞，启沃陈规。位由道进，荣以礼随。制锦蕃维，令望攸属。鸣弦露冕，安民静俗。憬服来苏，遥荒仙足。辅仁无验，连城折玉。空对泉门，长悲风烛。

### ○南圆堂铜灯台铭（并序）

宏仁七载岁次景申，伊豫权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公等，追遵先考之遗敬，志造铜灯台一所。心不乖丽，器期於扑，慧景传而不穷，慈光烛而无外。《遗教经》云：“灯有明，明命也，灯延命。”《臂喻经》云：“为佛燃灯，後世得天眼，天生冥处。”《普广经》云：“燃灯供养，照诸幽冥，苦病众生，蒙此光明，缘此福德，皆休息。”然则上天下地，匪日不明；向晦入冥，匪火不照。是故以斯功德，奉翊先灵，七党如远，一念孔迩。庶几有心有色，并超於九横；无小无大，共蠲於八苦。昔光明菩萨，燃灯说咒，善乐如来，供油上佛，居今望古，岂不美哉！式B良因，貽厥来者云。

大雄降化，应物开神。三乘分辙，六度成津。百非洗荡，万善惟新。更升切利，示以崇亲。（其一）

薰修福（下缺）

### ○道澄寺钟铭

道澄寺者，从三位守大纳言兼右近卫大将行皇太子傅藤原朝臣、参议左大辨从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长官播磨权守橘朝臣，为报四恩，济六趣，合诚戮力，所建立也。堂宇比薨，南北轮奂，尊像接座，前後跏趺。两相公宿殖香火之缘，生为瓜葛之戚，非唯现世结契阔之情，亦欲净刹共安养之乐。故各取其名首字，以为此寺额题。所以貽本缘於来代，期同志於他生也。藤亚相爱命皃匠，乃铸鸿钟，且将令长夜昏迷，闻妙声而知晓；苦海沉溺，惊梵叫而通津。延喜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铭之。其词云：

亻垂师施治，菩提催缘。虚受必应，响高自传。从夕至晓，出定入禅。傍唱众圣，遥警大仙。法喜增感，耶梦惊眠。通阿鼻狱，达有顶天。劫数亿万，世界三千。一音利益，无限无边。（以上未注所出书者，均日本金石模刻本

) 刻本)